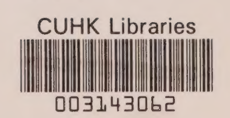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4226349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二期 新65期）

CHUNG CHI COLLEGE LIBRARY -7 OCT 1974
CHUNG CHI COLLEGE, C.U.H.K. LIBRARY -7 OCT 1974

無題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二(新65)期目錄·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真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

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正。經售者：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二(新65)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政權廿五年幹了些甚麼？

自九月下旬以來，中國大陸和香港中共尾巴報及毛派分子、準毛派分子、貼毛派分子，不斷吹吹打打，來迎接中共政權成立二十五週年。二十五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但張口「人民」閉口「人民」的北平政權，究竟做了些什麼呢？在這個漫長而痛苦的歲月裏，大陸同胞成千萬被扣上什麼「特務」、「反革命分子」等等莫須有的罪名給推上了斷頭台！——所謂「反革命」，和地、富、壞、右一起統稱爲「五類分子」，在無可奈何下忍受中共的「專政」。事實上，中國大陸就是一座巨型監獄，七八億同胞都是囚犯。中共宣傳說，大陸是「天堂」，人民過着「幸福生活」。這純粹是瞪着眼睛車大砲！天天有大批青年冒死逃來香港不就是很好的說明嗎？

二十五年過去了。如果中共政權所說的「爲人民服務」做到千分之一的話，大陸同胞也不會長期在飢餓線上掙扎，長期捱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牛馬生活。海外有些「矇派」，也跟着中共的虛僞宣傳胡說八道，說什麼中共「強大」、「安定」、百姓「精神振奮」、「生活美好」。這大概就是他們口頭「認同」的「根據」。事實如何呢？統治大陸二十五年的中共，在「強大」的外貌下給百姓帶來的是漫無止境的災難與痛苦！中共通過嚴密的特務網，對大陸同胞衣食住行實行殘酷的箝制，強迫工農「爲革命做工」、「爲革命種田」，辛勤勞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但所得到的卻不足以維持溫飽。

二十五年了！中共所「賜」予人民的，是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下，進行不斷地整肅、鬬爭和屠殺！一直到目前爲止，大陸同胞又有那一天不是在恐怖中過活？他們何曾有喘息的機會？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有一批人被抓、被關、被殺。其中，固然有些是中共的幹部，但更多的卻是無辜的老百姓。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五個年頭，如果也有所謂「成績」的話，那就是殺人之多，古今中外所沒有！其他還有什麼呢？也許有人會說：中共有了核武器，並在國際方面「聲威大振」。其實，就因爲中共窮兵黷武，所以，在「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方針下，年年喊「豐收」，年年讓百姓捱餓；天天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工人本身在高壓和低工資下根本就沒有所謂「主人」的感覺。在國際上，它的「聲望」是建立在大陸同胞血淚加白骨之上的，就因爲它「慷人民之慨」，對一些游手好閒的落後國家進行大量援助，致使百姓生活改善無望，所謂「美好的日子」、「幸福的生活」成了一張永遠不能的兌現空頭支票。

中共爲了「稱霸」，一邊積極發展殺人武器，一邊不斷對外擴大援助，但在內部，無論是工業，農業生產卻都強調「自力更生」。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特別是日用工業品，二十五年也未排到「重要議事日程」上。內地在香港有親屬者屢屢來信，除了油糖麵餅布料等等以外，連電燈膽、刮臉刀片、衣車針、腳踏車零件和膠拖鞋等等都需要「支援」，並在信上說明要「國產」，不然稅重不說還可能被沒收。這就說明：中共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下，也搞些輕工業和手工藝品，但那首先是爲出口爭取外滙。在農業方面，中共喊了二十多年的「四化」——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化肥化，「化」來「化」去「化」在紙上和嘴上，根本就「冇化」。在農村最嚴重的是缺乏肥料，所以，到處有「白水插秧」和無底肥播種現象，如果「集體」有錢想買化肥就會被批判爲「向上伸手」，存在「依賴化肥」思想。俗語說：「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種田不靠肥料，去靠什麼「毛澤東思想」和老毛的「革命路線」能多打糧嗎？三歲小孩子都會知道，那是辦不到的事。

中共純粹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政權。在內部扼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敲骨吸髓無視人民疾苦，但在國際上卻打腫臉充胖子，眞像是既「富」又「強」，其實這一切又有那一樣不是掠奪自老百姓口中、身上的呢？「天作孽猶可逭，人作孽不可活」。北平毛澤東統治集團眞是罪孽纍纍，萬惡滔天。時至今日，它的「國家」既無「憲法」又無「主席」，黨內派系鬬爭，正在如火如荼繼續進行，各級領導班子均呈動搖，它能不完蛋嗎？除了人世間眞的沒有眞理。



新聞以外

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創刊七週年
三結合聚餐聯歡擴大舉行

萬人傑

我們每年舉行的三結合聚餐，今年決定擴大。所謂擴大，是除了我們讀者、作者、編者外，還邀請一些嘉賓參加。他們是七年來對我們有很大幫忙、鼓勵或支持的。「萬人雜誌」能屹立至今，得力他們很大。今天，「萬人雜誌」長到七歲，漸漸的壯大起來，該對他們表示一點謝意。

七年以來・義寫千萬

「萬人雜誌」創刊於一九六七年，到如今轉眼已七年。七年間，從國際大勢以至個人遭遇，都有很大變化。有許多海外讀者，是六七年愛讀老萬文章的朋友，今天他們已定居海外，成為美加移民，但他們對老萬還有一份難以忘懷的情感，因而成為「萬人雜誌」長期讀者。他們對「萬人雜誌」不但喜愛閱讀，對它的內容、業務狀況等也非常關懷，如同對一個親人一樣。

大家從老萬籌募紀念亡兒的助學金捐欵者名單中可以見到，我們的讀者，遍及全球，不但美加、南美洲的巴西、巴拿馬、智利、哥倫比亞；歐洲的英國、荷蘭、西德、瑞士；在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都有我們的直接訂戶，且數量不少。「萬人雜誌」所以能維持到今天，沒有關門，完全因為得到海外讀者支持。

各位也許不相信，我們的讀者未必是有錢佬，但十分慷慨，有時候滙錢來續訂本刊，三十期本該是五十元，包括平郵郵費，但他們往往滙來十五元或二十元美元或加金，除訂報之外，多餘的用來幫助我們的經費。海外讀者這份熱情，實在使人感動。此外，本刊遇到什麼困難，大家還替老萬動腦筋，更有熱心讀者要發起救亡運動。

海外讀者・親如家人

這七年來，「萬人雜誌」遭遇最大的困難，一直都是經濟上的。辦這種政治性如此強烈的刋物，有經驗的人都曉得不易維持，和我們同類型的雜誌，已有不少人賠過全副身家。

從開始到現在，「萬人雜誌」的赤字，都靠老萬以爬格子所得補貼，平均每月四期要賠一千五百到兩千元，那麼，一年就是一萬八千元至二萬四千元，七年來，老萬為維持「萬人雜誌」而寫了十二萬六千元至十六萬八千元的稿子，以平均每千字十五元計算，已義寫了一千萬字，二萬張五百字原稿紙，疊起來可能差不多有老萬一樣高，自己回頭看看，也不禁吐吐舌頭，實在太難為自己！

不過，老萬並不後悔，我認為花這筆錢辦「萬人雜誌」是值得的。藉着這份週刋，結交了許多朋友，使遠適異國的老朋友，賴這份雜誌仍然保持我們間的感情，並獲得最適合他們的精神食糧。

我們和海外讀者親如家人是因為我們有共通的思想，我們已建立起悠久的感情，雖然我們的銷路比不上吃喝玩樂的刋物，但我們有什麼發動，都得到熱烈响應。這次籌募助學基金的成績，確足以驕人！

三者結合・擴大聯歡

從我們創刋起，我們就把「萬人雜誌」比作一個大家庭，編者、作者、讀者都是這大家庭的成員，（其實許多讀者也是我們的作者，因為我們有「萬人意見」專欄，這些文章，都是讀者提供的），和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非不看「萬人雜誌」，看了會着迷、上癮。

老萬不只一次說過，我們的眞正老板是讀者，如果得不到讀者支持、擁護，早就關門，老萬爬更多的格子也不能維持下去。因此，七年來我們都盡力和讀者打成一片。

每一年，在十一月一日我們創刋紀念日都舉行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晚會，中間只有一次為了人手不夠沒有辦，其餘幾年都攪得有聲有色，除一堂歡叙，作意見交換、感情交流外，還有吃有拿，我們例有抽獎，人人不落空。凡參加過我們聯歡晚會的，都深覺滿意。

每一年，我們的三結合晚會很熱鬧，那怕是七、八十歲的老公公，或遠居新界元朗、荃灣的讀者，也跑來參加，這少長咸集，親如家人的叙會，充滿人情味，使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今年，我們不但如常舉行，而且準備擴大慶祝。

邀請嘉賓・擴大慶祝

所謂擴大慶祝，是除了我們讀者、作者、編者外，還邀請一些嘉賓。這些嘉賓是七年來對我們作出了很大幫忙、鼓勵和支持的，「萬人雜誌」能生存到今天，穩定前進，得力於他們很大。邀請他們到我們這大家庭來，歡叙一堂，老萬認為很有意思。雖然我們雜誌是窮雜誌，但一年一度請客，老萬

掏腰包也應付得來。

我們的嘉賓不一定是大人物，但都是跟我們意志相投的，以後，我們還需要這種鼓勵和支持。

本期出版日期是十月三日，剛過了中共「國磬」；偉大的雙十是下一期出版的日子。今年，因為是中共「建國」二十五週年，香港的左派決定大攪一番，大家可以見到，全港較大的酒樓，都被他們包了，遍插紅旗。他們並決定今年不多作政治宣傳，只盡力製造熱鬧氣氛，因此在酒樓的大食會不只一天，有很多直落幾日，凡和中共有生意來往商行，幾乎「閤府統請」，實行雞髀打人牙較軟政策，不過，這倒有個好處，香港酒樓業今年生意奇淡，有些老板正大叫救命，中共「國磬」給他們帶來大筆生意，彷似楊枝甘露，起死回生，把他們暫且救活。

不過，想起大陸七億同胞捱餓抵餓，香港左派仁兄大吃大喝，不知問心是否有愧？

外人離心．國人歸心

今年雙十國慶，萬人協會組織回國致敬團，參加雙十慶典，參加人數達六十人，因辦理入境證要提前，我們只好提前五天截止報名，如照原定期間，參加的人數肯定超過一百。

老萬在萬人協會的會刊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國際姑息逆流中，我們不必氣餒。儘管那些對中共存有幻想的西方國家以為可獲得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市場而對中共盡力拉攏，連亞洲遭受共禍的國家如日本、馬來亞、泰國和菲律賓等，都拚命對中共獻媚，和中共建交。看來中華民國越來越孤立，但這國際逆流只是一時的景象，根本無損於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這些見利忘義的國家儘管對中華民國離心，中國同胞對中華民國卻越來越歸心。

每年回國參加雙十慶典的海外僑團，逐年增加，這兩年在國際逆流中，增加得特別多。去年有一萬三千多人，今年相信也有增加。即萬人協會的致敬團，參加者也比往年更熱烈。

近來，在海外高叫「回歸」「認同」的知識分子、學人等等，也不再聽到他們的謬說。因此，老萬認為外人離心，國人歸心，我們形勢還是大好。

萬方來朝．人民逃亡

從大陸翻山越嶺，或拚死游泅逃亡來港的同胞，今年特別多，雖然毛澤東宣傳大陸豐收，打破紀錄，但人民還是吃不飽，不能不逃，不能不走。逃亡客之多，為十二年來（即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以後）的最高紀錄，這些人並不如中共宣傳的是「大陸垃圾」，正式批准出境的「合法移民」，可能是的；但用槍桿子也攔阻不了的青年、幹部，決不是什麼垃圾，他們逃離大陸，就是投了中共殘暴政權的否決票。

正當中共「萬方來朝」的時候，連中華民國反共的「忠實戰友」菲律賓的馬可斯也轉向了，派出老婆跟毛周勾結；而中國大批大批的青年，卻逃亡海外。中共和中華民國情形剛好相反，這證明了什麼？表示中國人民選擇了民主、自由的政制，不願做一輩子農奴，為中共獻出無償的勞働力。

中華民國目前的窘境不足憂慮，能得到民心的擁戴，一定能夠把殘暴不仁的政權推翻，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今天不成，還有明天；明天不成，可以期諸後天。和共產黨的鬭爭是長期性的，一定要堅持到底。

我們「萬人雜誌」的鬭爭也是長期的，不只這一個七年，還有第二個七年，說不定更有第三個七年。我們有團結和堅強的鬭志最為重要，當然，我們三結合的聚餐，也有「團結」和「奮鬭」的深長意義，希望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熱烈來參加。

分工合作．籌備妥善

再談談我們三結合聯歡聚餐晚會，日期：十一月一日（星期五），下午六時開始，七時開席。地點銅鑼灣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席券：每位二十元。

售券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四號三樓B座萬人雜誌社；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席券每位二十元，每席十二位，共二百四十元，我們是交給飯店包辦的，當然除了酒席外，還要花很多錢。比方：音响的裝備，會場的佈置，文件的印刷等等，更重要是每年我們都有抽獎，無人落空，這些獎品大部分是「萬人雜誌」的朋友捐出，一部分是我們花錢購買，希望今年我們可以少花點錢，朋友們多捐一點，不一定要十分名貴，但希望還能做到無人落空。

還有就是我們打算音樂助慶，在這方面也要花一千幾百；嘉賓的酒席，也是一個數目。不過為了使我們這聯歡會真能達到「聯歡」目的，多花點錢也很值得。

過去我們曾經停辦是人手不夠，現在這問題解決了，萬人協會許多執委、會員願意擔任「義工」，由籌備到整理禮物，會場一切事宜，都有條不紊，分工合作。以後，每年我們都可以順利攪好聯歡會，至少可以每年叙首一堂，歡樂之外，還可交換意見。

雙十國慶．也有聚餐

下週四，雙十節國慶日，我們留在香港沒回國參加慶典的會員，在波斯富街廿四號醉瓊樓舉行聚餐，參加者不限於萬人協會會員，萬人雜誌讀者也歡迎，席券也是二十元，在會所和俊人書店都有發售，各位如有興趣，可以參加。

這是薄海騰歡的大日子，香港許多社團都舉行慶祝，相信各位也可到這些團體的慶祝會渡過歡樂的一天；如果你不屬於任何團體，想在熱鬧氣氛中過這一天；又或者你覺得參加我們的慶祝會更加高興，那麼，我們歡迎你攜眷同來。

不過，為方便我們安排酒席，各位要參加的話，請速購券，切勿臨時參加，我們辦事有困難，恐怕要額滿見遺。

連續而來的兩個歡樂日子，希望閣下都能參加。參加過一次我們的叙餐，你會有深刻印象，以後，將覺得這一班是你最談得來的朋友，非參加不可。

最後，重覆說一句：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多捐一點供抽獎用的獎品，使每一個參加的人，都帶回去一份禮物，與家人共享！

美蘇和解與[illegible]

美蘇和解

今日世界爭端，主要關鍵還在於美蘇的關係。如兩國關係惡化，歐洲首先必惴惴不安，全世界跟着必也隨之緊張。故美國外交政策，一定先要與蘇聯和解。

雖然如此，但美蘇和解，卻非易事。因兩國政治形態大相逕庭，一是實行的新資本主義，一是實行的新帝國主義。

今日歐美實行的資本主義，已非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可以說相差甚遠，決非馬克思所夢想。其主要特徵：㈠是資方剝削程度降低了，利潤並非全歸資方，勞方也有所得，如工資提高，每週工作五日，也有四日者，年終也有分紅制度，自由股票市場，工人自然會持有股票。由之，勞方不一定永遠是勞方，也會變成勞資雙方。㈡是社會福利提高了，如普及教育，由小學到中學免費教育。又如廉租屋、免費醫療、免息貸欵、退休金、養老金、以及消費合作社，……一切的設立。這些社會福利措施，政府就是從納稅人手中徵收，而用之於社會大眾，故歐美高度消費國家，通稱福利社會國，不再稱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古老名詞，已早不適用了。然經濟學家，想不出一適當名詞，故暫以新資本主義代替，或稱社會福利主義也未嘗不可。㈢新資本主義性質，當然仍是信仰自由、民主、平等，這是他們的永恆信念，是決不會改變的。

其次，談新帝國主義，舊帝國主義，是利用武力佔領別國領土，蘇聯是高唱「反對帝國主義掠奪」爲口號者，而主張解放殖民地和民族自由，並曾一度放棄帝俄時代在外國的特權。

帝俄時代的野心，不過在併吞土耳其一區、波蘭的一片，以及中國一部分，但蘇聯的野心，卻以整個全世界爲目標，赤化世界。

舊帝國主義駐兵於被征服地區，新帝國主義除駐兵外，並以各種「顧問」名義，以代替舊日殖民官。另一是，蘇聯決不張明顯著的，吞併別國領土，而是利用當地奸民做第五縱隊，或假投票方式，如此既可以矇蔽併吞當地人民，也可逃避國際間的干涉，顯然的新帝比舊帝更狡猾。

舊帝國主義，教你信仰天國、耶穌、福音，而忘掉自己祖國、列祖列宗、傳統文化。新帝國主義則是教你信賴蘇聯，所謂第三國際（今已撤消），馬克思、列寧及其思想，放棄你的祖國、文化，故唱「工人無祖國」、「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

當一八一五年大戰後，沙皇亞力山大吞併列國領土，並無顧慮。它可以吞併整個波蘭，以及北海三小國，而無須用「安全」或「反包圍」來藉口。帝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計劃，也企圖於戰爭勝利後，在歐洲劃出一個俄國勢力範圍，合併波蘭、捷克、塞爾維亞、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東普魯士的一部分。在這些土地上，[illegible]，並派駐軍，以便鎮壓叛變。但事實上，所想取得的土地，且遠超過帝俄計劃之外。然史大林卻裝模做樣，反對兼併主義，從外表看去，好像很願意附庸國維持其眞正獨立，但事實上卻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蘇聯這種侵畧方式，看來好像是十分成功，可是事實上，卻是大失敗，如南斯拉夫的獨立，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的叛變，以及中共的對抗，皆是明證。

據專家研究，新帝國主義對於經濟掠奪，分爲八類：㈠搜括戰利品，凡是有用之物，皆搜括淨盡。㈡佔領軍一切費用，全由被佔領國支出。㈢賠欵，德國賠欵總額爲六十八億二千九百萬美元。㈣蘇聯與附庸國簽訂貿易協定，常以美元爲標準。㈤蘇聯以低價向附庸國購入。㈥蘇聯與附庸國簽訂貿易協定，總是蘇聯佔便宜。㈦蘇聯貸欵附庸國，所定利息總比一般貸欵爲高。㈧蘇聯向附庸國要求酬答費，卽指過去培植在外國的第五縱隊（特務）所有一切活動費用，現在成功了，應該對蘇聯報答（詳參拙著「蘇維埃政權的沒落」第三章）。

二次大戰後，舊殖民地正在日益縮小中：英國喪失印度、緬甸、巴勒斯坦和埃及。荷蘭喪失印尼。法國喪失敍利亞、黎巴嫩。日本喪失朝鮮、我台灣、東北。意國至少喪失利比亞、阿比西尼亞（衣索比亞）。而美國，早把菲律賓還給菲律賓人。目前葡萄牙又把非屬殖民地放棄了。英國自治區，其所享有獨立程度之高，皆已是完全獨立自主國家。換句話說，舊殖民地幾乎已不存在了。有之，只是新帝主義的新殖民地而已。

照一九一六年列寧發表的「帝國主義」定義，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就成爲帝國主義。現在資本主義既已變爲新資本主義，或社會福利主義（當然還在開始萌芽，並未完成），而且舊帝國主義已在逐漸消失中，相反的，共產國際新帝國主義，如蘇共、中共，卻方興未艾。

代表新帝國主義者，是蘇聯；代表新資本主義者，則是美國。如上所述，兩者政治形態完全相反，如水火不能相容，故要想和解，是絕對根本不可能之事。

雖然不可能，但無論那方面，也決不肯絕裂，因如絕裂，最後必導致世界第三次大戰，誰也無把握贏得這次大戰。如果不幸三次大戰爆發，必定是兩敗俱傷。故此只好日日在進行和解。

美毛歧見

當十多年以前，美國與中共本處於敵對地位，中共口口聲聲稱美國爲「美帝」；而美國則與中華民國爲盟友，且不斷以經濟、軍事援助台灣。

中共之佔據大陸，一則由於日寇侵華機會，一則是全賴蘇聯自始至終以全力支持，故佔據大陸後，對蘇聯當大恩人看待，稱蘇聯爲「老大哥」，稱史大林爲「爺爺」，居然高唱「一面倒」。爺爺卽爸爸，一面倒卽倒入蘇聯懷抱。其情況正如撈女之對契爺然。不料僞蜜月不長，史大林暴斃後，毛俄關係陡變，俄露出新帝國主義本相，把中

境，且有進侵我大陸之勢。

中共內訌未已，本已無法應付，再加之東南方國府高唱光復大陸，枕戈待旦，而北方且又有蘇聯之大患，中共明明處於南北夾攻之勢，怎不心驚膽寒。於是乃用乒乓外交伎倆，以勾搭「美帝」。

美毛本是敵對者，故當然有「歧見」，中共勾搭美國的主要目的，原在解除南北的威脅，意圖破壞美俄和解與中美友好。但事實上，這是絕對不可能挽救之事。

美國之所以肯接受中共的勾搭，當然也必有原因。原因何在？㈠在想向中國大陸推銷工業品，並藉之發展雙方貿易。㈡在滲透美國文化，把純美國文化書籍，譯成中文，且用中共簡體鉛字印製，主其事者即香港美國新聞處。我知已出四部，以後將大量繼續出版，向大陸輸入。中共人需要這些知識，自然會受影響。共產黨狡猾，美國人自然也不是傻瓜，多年來從敵方也學會了不少東西。㈢中共利用美國防蘇聯，同樣，美國也利用中共防俄共，把中共當一個棋子，萬一大戰爆發，利用中共兵力以牽制蘇聯後方，牽制俄軍二三百萬，也大有用處。

這次中共勾搭美國，卻是眞心，恨不得馬上與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甚至聯盟、軍事同盟。須知中共無論誰當權，對外方針也不會離譜，總要維持它整個政權。美國是民主國更加如是，尼克遜既把中共當一個棋子用，福特或將來什麼人，也決不會眞心把中共當民主國家眞正盟友。中共有中共的立場，美國當然也有美國的立場。

所謂美毛歧見，只有兩點：㈠是中共希望美國不要與蘇聯搞和解，甚至與中共站在一條戰線反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歐洲國家不管各民主國或東歐附庸國，連中東各國在內，皆是畏懼蘇聯新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她們皆無力對抗俄國，故無不依賴美國支援。所以北大西洋公約，一定要拉住美國作領導。法國自戴高樂以來，雖處處與美國爲難，但一想到大戰，對抗蘇聯時，法國對美國便改變態度了。何則？皆因歐洲各國雖然團結起來，也未必能對抗蘇聯。凡非共產國家，甚至共產附庸國既把美國看得重要，美國自然也知道如何善處。戰爭既非任何國所願，故只好與蘇聯和解，簽訂各種協定，不過在以鬆弛雙方敵對關係。中共自以爲頂聰明，勾搭美國作戰友、打手。豈知美國也不那麼愚蠢。

㈡是美國對中華民國問題，中共幻想破壞中美盟約，犧牲中華民國，如是，它可以不用一兵一矢，便可以從容拾取台灣。這是毛澤東最大的願望，如意算盤多年以來，毛周苦心積慮的，就在這一問題。中共其所以利用各種手法，什麼乒乓外交、文化交流、雜耍團……不僅與「美帝」勾搭，凡國家皆勾搭，如西班牙明明是一標準法西斯主義國，也照樣用種種卑鄙手勾去勾搭，寧可放棄其本來立場，也在所不惜。爲什麼？即爲削弱中華民國對外關係、國際盟友。在這方面，只能承認它有暫時的成就。但這種成就，也只能比做如貓鼠結友一樣，實在不可靠的，隨時會翻臉，如過去對印尼及南非若干小國然，當人家

毛歧見

緇山

中共固如此想，美國是否會答允中共的要求呢？這可以從以下數點觀察：

第一、從軍事上說，美國固然想與蘇聯謀求和解，這是現實問題，不得不如此，但歷任總統，從來鬆弛對蘇聯防備，由北海、地中海、到太平洋、印度洋，一直皆在注視俄軍的動態。從南韓、台灣、泰國、南越到寮國、高棉，這是一條防共鎖鍊，任何一環皆不可缺少，而尤以台灣爲最重要。萬一大戰發生，俄毛焉知不會恢復和好。故台灣實居亞太區最重要戰略地位，豈有忽視之理！

第二、從經濟上說，新帝國主義謀人國家，就是顚覆，把民主國變成共產國。美國不然，它是向世界發展經濟勢力，獎勵美國工商業者進行國際性經濟活動。從水菓、汽水、牙膏諸如此類的日用品，便可說明全世界人差不多皆用美國貨。故美國工商界人，天天皆向天涯海角，飛來飛去。台灣政治社會安定，人工便宜，地點又適中，故最是發展工商業的理想地區。美國工商業者，向台灣投資，究竟有多少，雖不得而知，但據美方報導，只就電視機一項說，入口以台灣爲第一位。故台灣一再開闢新國際機場、大海港，主要即在爲達到美國工商業者的需要。

第三、從文化上說，中國文化雖然與美國文化分歧，但總比與共產主義爲接近。美國人爲了一時的好奇，固然有不少的糊塗虫親共者，但大多數美國人民，還是以親中華民國者佔大多數。例如：

㈠美國參議員洛特於本年八月十七日，向國會提出一項支持中華民國提案，居然獲得兩黨其他一百零四人連署，通過提案。該提案說：「美國政府，於從事減緩與中共緊張情勢之際，不做傷害我們友人與盟邦——中華民國及其人民之自由的事」。洛特在聲明中說：「對中華民國的經濟的成就，多年來對美國的忠實支持，以及其社會開放性，皆是值得讚揚的」。「我們一定會認識到，我們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是如何重要。關於與中共『正常化』，決不是意味着犧牲我們的理想與我們的盟友」。

㈡最近電訊報導，加州共和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說，中華民國是美國的忠實盟國，決不可背棄。

㈢不僅在朝者如此大力支持，而在野的「百萬人委員會」，多年來一向是站在我們這方面。還有在民間方面，紐約、三藩市近年來皆立有孔子銅像，這也是一直反共表示，且以孔子誕辰正式定爲美國教師節，以及歷年不斷派遣學生，到台灣留學等等。

結論

從上分析，美蘇和解，必一定持續下去，決不會順從中共意願，造成分裂。另一方面，美毛歧見也同樣會持續下去，充其量會有些改善，但若想美國放棄它的文物雙方利益，對我背盟，那卻是不可思議的。

記翻譯家林琴南

——逝世五十週年紀念

雨林

民國十三年林紓先生逝世了；他是一位不識外文，而第一個介紹各國文學進入我國的大翻譯家。他生前的努力，給中國文壇發生了鉅大的影響。茲値他的五十冥辰紀念，特爲之簡介如下：

侍奉慈母．不忘救國之道

林紓，字琴南，別署冷紅生。福建閩侯（今福州）人。生於淸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卒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享年七十三歲。

琴南的父親，早年來台，病逝淡水。他和弟弟少傒，自幼即由叔父靜庵撫養，十歲拜薛則柯爲老師。薛老師見他聰慧，故自十二歲起即認眞指導他讀幼學瓊林、四書、五經，以及杜詩、歐文。

琴南家中貧困，母親孀居，撫孤，且寄居叔父家中，那有餘錢多購書籍；幸逢歲暮，打掃屋宇，偶於閣樓中，獲舊書一簍，喜出望外，翻看詳閱，均爲父親早年所讀的毛詩、尙書、左傳、史記等書，即携至學塾。薛老師遂竭盡所能，爲之講解。琴南日夜勤於琢磨，常至廢寢忘餐。到了三十歲，校閱的書，不下二千餘卷。因爲他強記博聞，所以對詩、文都很精到；兼能畫得一手好山水，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學人。

琴南中了秀才之後，便在現在台南的三保尙書廟，設館授徒，家境於是好轉。暇時他便跑到三保附近的「二橋亭」菜館，學製魚丸、扁食、紅糟魚的烹調秘法，以侍奉慈母。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琴南三十一歲，中了舉人，於是賢母孝子之名益彰，嗣後北上會試，惜文詞不洽主司之意，故未如願。

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開始，次年結束，訂定馬關條約，賠欵之外並割讓台灣。國人鑑於日本維新不久，便能強盛，我們也不應「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於是紛紛倡言變法，高談救國之道。

當時魏季渚、高嘯桐、高夢旦諸人，均與琴南爲文字之交。常聚一堂，談論國是。對於淸廷辦理外交之顢頇無能，無不憤慨嗟嘆。

琴南認爲國家的安危，端賴國人的能否覺悟，若欲振奮人心，非從移風易俗不可。乃將議論所得，製爲俚白詩歌，以廣宣傳。「渴睡漢」一文，可以看出他對淸廷外交的不滿以及個人對政治見解：

「渴睡漢，何時醒？——奈何奈何大老官，一談外國先衝冠，西人投刺接見晚，儒臣風度求深穩，西人報禮加漫詞，又有大量能容人，所得不償失，易明之理暗如漆。——

奉告理學人，不必嚴夷夏，苟利我國家，何姑禮貌姑爲下？西國謀事事事精，兵事尤堪爲法程，國中我自崇王道，參之西法應更好。我徒守舊役自新，脅我多端氣莫新，羣公各有醫時術，不委人爲委天意。人爲一盡天意來，王師奮迅如風雷，西人雖暴胡爲哉？」

前半段嘲笑淸廷辦理外交的醜態，後半段說明他個人對於救國的主張，「中西並用」、「自助天助」。這些意見可以代表當時一般文化人的見解。

嘗試成功．從此譯書售稿

有一次，林紓與王子仁、魏季渚三人聚談。王、魏兩人均曾留學法國，因而提起法國小仲馬所著茶花女遺事，寫得極爲纏綿悱惻，可惜沒有把它譯爲中文，介紹與國人共賞。

琴南道：「介紹外國文學，猶如六朝的移譯佛經，也算一件美事；可惜我對法文一竅不通，不然我倒願意試試。」

季渚道：「這卻不難，你若和子仁合作，你落筆既精且捷，由子仁把文意解說，便可成文，而不致化費太多時間。」

於是，在一天乘遊鼓山（在福州馬尾）之興，子仁口述茶花女的故事，琴南走筆如飛，以古文筆法寫出，一夜之間，翻譯了兩三章。大家輪流閱覽，認爲雖是意譯，尙能存眞。俟全部譯成後，即付刊印。琴南署名冷紅生，而子仁則以曉齋爲名。極爲讀者稱賞，風行一時。時高夢旦在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輯，特約琴南譯作西洋小說。因此，王子仁又請了魏易、陳家麟來合作。嗣後琴南愈譯愈多，愈精，從此遂以譯書售稿爲生。前後譯出十幾個不同國度的小說一百七十一部。據左舜生先生的統計：英國九十九部，法國三十三部，美國二十部，俄國七部，瑞士二部，比利時、西班牙、挪威、希臘、日本各一部，不知國名的五部，都二百七十九冊，爲文不下一千餘萬言。在中國翻譯界，可算是空前的（玄奘所譯經典只七十三部，一百三十二卷）。有的重印至四、五版，暢銷全國各地。

成就卓著．可與史記媲美

與林紓同時做翻譯工作的，有他的同鄉嚴復和辜鴻銘二人。

嚴氏是中國第一屆留英的海軍學生，回國後曾主持天津水師學堂約二十年，造就甚宏。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他大聲疾呼，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重科學。譯有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法意、名學諸名著，介紹西洋哲學、政治、社會，以開拓國人心胸，改變保守觀念，對於中國近代化運動發生鉅大影響。辜氏曾在英國、德國十四年，通曉西方文學，除介紹西洋文學之外，曾將論語、中庸譯爲歐文，並以英文撰述「中國文化之精神」一書，銷售海外，使西歐人士認識我國偉大的文化傳統。這是辜氏對中國文化的另一貢獻。

嚴氏是一個古文大家，故所譯的均有文學意味，但究竟不是純文學的書；後來琴南用古文體翻譯西洋小說，西洋近代的文學才開始與中國人接觸。

林氏介紹了歐文、狄更司、托爾斯泰、大仲馬、小仲馬等許多名著。他的古文好，又有文學天才，對於原書的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悟，而譯

筆也有他獨特的風格。

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在當時確是一種嘗試，而成績倒也不壞。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的試驗，總算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成績。」林紓翻譯了許多西洋近代小說，但不曾翻譯詩歌。林氏也曾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他不懂小說與劇本的不同，把許多劇本都譯成小說的體裁，劇本的眞面目完全被抹煞了。其實當時研究西洋文學史的還很少，替林氏當口譯的人，對於西洋文學也未會了了，而我國舊文人本來對於小說和劇本的分別更不會注意到。這是時代使然，我們對林氏似乎不必苛責。

中國文壇．掀起壯大波瀾

琴南所做的翻譯工作，給中國文壇激起了壯濶的波瀾，茲略述如後：

㈠他使國人認識了西洋的面目——過去，我國人對於世界的事務，一向都很淺窄，鴉片戰爭之後，國人對於西洋人顯然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人依然妄自尊大，把西人當做「夷狄」，加以鄙視；一種人則認爲西洋人爲天之驕子，以爲中國什麼都不如西洋。總之：他們對西洋的社會組織和國民性一點也不明瞭，總以爲西洋和中國什麼都不相同，「中」「西」之間像有一道深溝相隔似的。但自嚴復翻譯西洋的哲學書以後，我國人才知道西洋原來也有像先秦諸子那樣的哲學家。林紓等翻譯西洋的文學書以後，我國人才知道西洋原來也有像司馬遷和李白、杜甫那樣的文學家。同時知道西洋文學家所描寫的人情世態，原來和我們並不十分歧異。

㈡打破了國人對舊文學的觀念——不但如此，我國人傳統的見解，總以爲小說一類的作品，「雖小道猶有可觀」，但總不能登大雅之堂，同時以「載道」自命的文人絕不肯動手做什麼小說，偶有所作，也都寫着假名，不肯以眞名給讀者知道。林紓居然用古文譯小說，馬君武、蘇曼殊等居然用五七古詩體來翻譯西洋詩，把我國幾千年的舊觀念完全粉碎！

㈢使我國文壇起了很大變化——林紓等的努力於西洋小說、詩歌的翻譯，引起了愛好文學者對西洋文學的研究興趣；同時對於西洋文學書的翻譯，也有許多人繼起努力。但用古文翻譯西洋書原是不得已的辦法。實際上用古文譯西書決不會十分「達」的。尤其是文學作品，要保持原有的風格與趣味，非於古文之外另創新體不可。林紓的古文程度很高，所以他的譯書還有相當的成績。古文程度不及他的，無論對於原書怎樣深切瞭解，決不能翻成一篇很好的古文。因此一般翻譯家漸漸擺脫了古文的桎梏，試用語體文，像伍光建翻譯大仲馬的俠隱記，就全用語體文了。五四運動後，許多學者主張改文言爲白話，而林紓在那時卻大聲指斥白話文的不雅馴，殊不知古文體改革運動，一部分實因他自己努力介紹西洋文學的結果哩。到了現在，不但沒有人用古文譯西書，連語體文也漸漸歐化了。語體文的歐化，在中國文學上有不少進步，推本溯源，還是受西洋文學的影響。

光緒二十六年春，琴南北上，初在北京的五城學堂任國文教員，後來在京師大學堂任教授。他絕不諱言窮困，且對窮苦者樂於相助，而對時彥絕不逢迎拍馬，曾作詩曰：

「人生知足眞難事，加國曾能得幾錢？
我自垂綸楊柳岸，蘆花無際水無邊。」

其風骨的嶙峋，品德的高雅於此可見。

琴南自題像贊亦云：

「紓，汝何物而敢放膽著書，汝少任氣，人目爲狂；汝老白耆，謬託於迂倫，名曰知止，而好名之心躍如；知名爲足，而治藝之心敦厚，爲己歟？爲子孫歟？吾勸汝姑徐徐而留其餘，飽汝食，寧汝居，養心如魚，樹德如畬！豈無江無湖？寧爲馬爲驢？子孫有福？寧汝須，紓！」

自民國二年至十三年，這十年中，軍閥割據，爭雄混戰，國事如麻，歲無寧日，琴南愛國之心，憂時念亂，無限抑鬱。曾作「望治」詩一首，藉以表露他的心情，詞曰：

「此心望治幾成灰，時論紛乘膽欲摧，
橫議直非常理喻，邊氛誰悟切身災；
國先難問逞言黨，意果能公轉勝才，
痼疾日深醫又誤，唐衢淚眼向誰開？」

這是大翻譯家辭世前的一首紀念詩。

歲月倉倉．勿爲時代遺棄

琴南先生一生孝順、苦學、愛國，做了很多翻譯和教書的工作，可算是一位「完人」，但仍有些人指責他：

㈠有人譏謗他「鑄造臭錢」。這是因爲他勤於譯述，稿費收入豐富，故爲人所忌。其實，這種譏評是欠公平的。要知道我們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可貴處，在於重視個人的尊嚴與個人的價值。我們絕不贊成「活人」變成「機器」，大家過着沒有生命的死板生活。因之，我們鼓勵個人發揮天才，也不排斥「利潤的追求」。民主與極權的區別就在這裏。

㈡人家指責他的翻譯常常發生錯誤。上面已經說過，他曾把劇本譯成小說，這是大錯的，可是這是不懂西文以及時代使然。我們不應苛責。他自己也在西利亞郡主別傳序中說：「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錯誤，均出不知。」一個開拓新局的人，無法十全十美，有缺點，是應該寬諒的。

㈢五四運動時，文學界有人提倡廢文言用白話，而琴南以護衞固有語文的精神，爲文駁斥；人家攻訐他爲「不合潮的古董」，說他「頑固落伍」，這是他一生最遺憾的一件事！歲月催人老，時代進步尤快，固執成見，自然落伍。

總之，歷史是一面鏡子，照了他人也亮了自己。我們回顧琴南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已如上述；其影響之如此鉅大，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我們於紀念之餘，除宣揚他的偉大貢獻之外，也應多自反省，負起時代所賦予的任務，朝着眞正愛國的大道邁進，勿爲時代所遺棄，或爲「古董」或「落伍者」。

馮友蘭「咏史詩」初探

柳以青

最近哲學家馮友蘭在九月十四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首長詩，題名曰「咏史二十五首」。幾天後，本港的左派報紙就一而再地轉載了。同時，也讀到了幾篇雜文，對馮詩大加闡釋與引申的。

說實地，當我讀到馮氏所寫的「咏史二十五首」之後，我有着另外的看法，其中特別有一個很強烈的觀念在促使着我，就是：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人士們，一定要知道或洞悉：大陸的人民，大陸的知識分子以及大陸的學者們，他們在說了什麼？表示了什麼？特別是他們的內心的意思與意見究竟是什麼？

最近，從一份週報上，讀到了一篇青年人所寫的文章，特別是他或她剛剛趁了暑假到大陸觀光，回來後，就以「是、知、非」爲題，寫了以下的一篇東西：

「自從北遊故國，嘗過了『知而不是』，『又知又是』的滋味後，長久以來，就想談談『知』與『是』的問題。……今天偶然重看莊子與惠施的辯論，讀到他們同遊於濠水橋上，望着橋下往來的游魚所說的對話。

「『河裏的魚兒慢慢地游着，他們多麼快樂啊！』

「『你又不是水裏的魚，你怎麼會知道魚兒快樂呢？』

「『你又不是我，你怎麼曉得我不知道魚兒的快樂呢？』

「『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了。但你總不是魚，你豈能知道魚的快樂。』……我便想起『是』與『知』來，他們的辯論也在『知』與『是』上。讀者當然明白『知』與『是』實是兩種不同的境況，理應是各執一辭的，不過，書本所載是以莊子爲主，而此節尤重道出莊子雄辯之才，結果以他說的『因我在濠水橋上遊玩暢快，所以才知道橋下的魚兒也很快樂。』而勝了施惠。

「從這記述，我們可以看見莊子只是以個人的心境來解說魚的快樂。而在我們的生活中，一件事突然發生了，當事人往往是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旁的人可不同了，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觀察、去分析事件的因果，去以冷靜的腦袋想出應付的辦法，因此旁人的『妙法』特別多；可是當事人的感受，旁人是否明白，旁人是否了解，要算是了解了，但總是缺少了那一份切膚之痛，旁人仍是一個『知而不是』的人。只有當事人才明白自己所受的一切。」

人與人交貴在知心

相信這是那位青年在觀光了大陸以後，所得的最大感受。不過，他所引的莊子的那段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問題的，問題在於他沒有分清楚人類與魚類的分別。

人與人之間的了解，特別是了解到對方內心的某方面的話，困難當然有，然而並不是不可能。兩人之間的全然了解，這境地恐怕是不易達到的，因爲任何人都該有他內心的絕對秘密，那是人性、人權的最後不能打破的防線，事實上，除非對方自動地全然烘托了自己，恐怕任何人都無法用壓力加以強迫的。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內心，就得從他的表情裏、行動上、語言中和他所做的事實上去了解的。但是，在判定這一表情、語言和行動意義中，我們不能單純地把表情、語言和行動抽象化，而該把這些放在具體的環境中，這樣才能眞的了解他的表情、語言和行動的意義。假如只注意一個人的表情、語言和行動，而不了解他所生活的背景與具體的現實，那麼，就不能了解一個人的行動、表情與語言的眞確意義。

就像馮友蘭最近發表的「咏史二十五首」吧，從這二十五首中，起碼我們可以知道馮友蘭在這一時期，他在想什麼——他內心在想什麼，借了這二十五首來表達的。

任何一部著作，內容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這部著作的「序」或「前言」卻是更重要的。因此，在馮友蘭的「咏史二十五首」作品前，卻寫了一個序。而這「序」的字數，幾與「二十五首」的字數相等，並過之。

這裏，我想先談談馮的「並序」。

很明顯地，馮友蘭之所有長達二十五首咏史之作，是受了兩個行動或安排所刺激的。他說：

「這些詩，是我近來向工農兵學習的一種習作。六月間，我得到一個機會到天津學習。天津車站工人同志所編的『儒法鬬爭史』和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大隊貧下中農同志所寫的批林批孔歌，給我很大的啓發。中國的舊詩中本來有『咏史』這個傳統題目。我想，我也要用這個題目寫幾首詩參加批林批孔的戰鬬。」在後面的一段，他又說：

「七月初回到北京，我又參加了一次會議，繼續向工人、貧下中農學習，又得了不少的啓發，於是我又寫了七首，合爲二十五首。」

從上面兩段話裏面，我們可以知道，馮友蘭這「咏史二十五首」的寫作與發表，是自動、自覺的行動，大概沒有什麼外在的壓力所強迫，原因是，他兩次在觸景生情之下「得到很大啓發」而來的。

他的啓發來源是「儒法鬬爭史」和「批林批孔歌」。關於大陸上所掀起的

「儒法鬬爭」，運到香港的偌多文字和書籍中，我們已經知道到大概，但是，馮友蘭所說的「批林批孔歌」，我還沒有看到。無論如此，馮友蘭所作的「咏史詩」，是從這兩方面得到靈感，大致上是不錯的。

雖是如此，馮友蘭卻在序言中明白的表示，他的思想改造的水平，仍然是差得很遠，特別是「口頭上講起來」，一定頭頭是道，「可是到寫的時候就忘了」。

這裏，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馮友蘭參加了六、七月間兩次「學習」的會議上，與工人和貧下中農在一齊時，一定「講了話」，所講的話當然是一如全大陸的中國人民一般，都是「異口同聲」的，因此，他現在用寫了的詩文，來更正他所「講了話」的偏激、偏差和偏錯部分。

否則的話，馮友蘭，就不會把先寫的第一首改掉了，但仍然要放在「並序」內。他說：「我寫的第一首詩原是：『歷史由來最詭譎，本質現象互依違，若眞一旦卽能了，安用馬列主義爲？』」

結果是，現在刊出的第一首就改成了：「堂堂國史四千年，浮雲竟欲蔽青天，儒生難傳貼金術，馬列今朝明鏡懸。」

馮的原詩與改詩

有的人在盛贊這第一首原詩，改爲現今的第一首詩是改的很好。因爲，馮友蘭在「並序」中解釋說：「兩下一比，我進一步地認識到，不僅歷史中始終充滿着階級鬬爭，在歷史學這個領域裏也始終充滿着階級鬬爭。……認識到這一點，我就把第一首原來的四句改爲現在這四句。這是我學習的第一個收穫。」

問題是：現在馮友蘭的兩首詩——原詩和改過的詩都印了出來，我們可以互爲比較一下，馮詩改變前後的意義，以下是我的了解和分析。

從第一首原詩中，馮友蘭似乎在鼓吹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是「究研歷史」的「正確」的「立場、觀念和方法」，所以有「安用馬列主義爲？」如果不是由於「歷史由來最詭譎，本質現象互依違」的話，爲了「若眞一旦卽能了」，非得應用「馬列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可。

但是，這爲一位學術界中人，特別是一位哲學家，是不能如此這般的，因此，他便揮筆改了上面的原詩，而寫成了目前的第一首。

目前的「咏史詩」第一首，意境超過原詩千萬倍。

首先，馮友蘭要絕對地肯定「四千年」的「國史」是「堂堂」正正的。因此有「堂堂國史四千年」。這一句話，沒有偏見，沒有潤飾，只是道出了中國過去的歷史——從傳統到現在（當然也包括了目前的中共政權），在歷史的演進上是堂正的。

這一堂堂正正的「歷史」，在第二句中，馮友蘭換成了「青天」。把「國史」換成「青天」是歷史意義的，也就是我們所常用的「垂名青史」的「青史」。在這裏，「青天」是代替了「青史」兩個字。也可以說是，用古往今來的「國史」、「青史」，目前，是用了「青天」來表達的。這「青天」是又深遠、又偉大的。

假如我們在這裏思索一下的話，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包括了許多不同的朝代，歷史是整體，朝代只是部分；歷史的整體是一個「常」的話，那麼，各個不同的朝代的更替就是一個「變」。我們中國人的觀念，天可以代表常，而四季的交替可以代表變。等而下之天氣方面的陰雨晴風等，更是「變」了。「常」既是一個整體，也是表示了「永恆」，而四季變化，或天氣變化卻是表示了「暫時」。從這一分析中去看：那麼，在「青天」上的「浮雲」無論如何猖狂，但總是暫時的變化而已。所以「浮雲」就是指「暫時」，也就是「無常」，而「青天」，不是今天才有，是永恆，是常，是指中國歷史的整體和中國歷史傳統。因此，馮詩的第二句：「浮雲竟欲蔽青天」所指爲何，我們就很淸楚明白了。

「堂堂國史四千年，浮雲竟欲蔽青天」，如果我們反覆的讀讀，就可見到馮友蘭的了不起。請想：二十五年的一個政權，面對四千年的一部中國傳統歷史，不是「浮雲」是什麼？何況這「四千年」的「國史」的確是「堂堂」正正的。

爲什麼「國史」是「堂堂」呢？只要在這裏稍微回想一下我們祖先們的行動，我們就知道：異族、異文化之入侵與侵畧，都在我們先祖們「四千年」之中，一一地被同化了，征服了，使我們的民族、文化、國家總是屹立於世界中，歷史中的。

從「浮雲」的暫時，我們更會了解到「今朝」的暫時。俗語說：「今朝有酒今朝醉」，這「今朝」更是一個短暫的，很可惜的是：不少人竟在「今朝」的短暫中而「自我陶醉」呢！我只能慨嘆地說一句「陶醉」的只是可惜是「今朝」呢！

因此，馮友蘭第一首的第四句詩就是：「馬列今朝明鏡懸」。明鏡懸是歷史的意義之一，那是以古鑑今，然而，中共在大陸，卻是以「馬列」來高懸！所以只能是短暫的「今朝」。

那麼，身爲「儒生」的人，或者把「儒生」換成知識分子，就很難有所作爲了。於是第二句是：「儒生難傳貼金術」了。

如果我們把第一首詩的第三、四句一齊讀的話：

「儒生難傳貼金術，馬列今朝明鏡懸」。

爲什麼「馬列高懸」，「儒生無術」呢？其中的一個解釋是：根本「馬列毛思」也者，是受不了儒生或知識分子們的研討批判呢？也可以說：是迷惑或蒙蔽「工農兵」的烟幕與騙局，但爲知識分子們，早已洞悉了馬列毛思的內容與不合理呢！

只可惜，目前不少的知識分子們不停地爲「馬列貼金」，然而，生活在大陸的學人馮友蘭教授，卻在實地的親驗中知道了「貼金術」是「難傳」的。不過，馮友蘭並不氣餒和悲觀，因爲他只知道，從中國的堂堂歷史進展中，「馬列高懸」只是「今朝」的暫時「浮雲」而已。

「韓非子·孤憤」註譯爲林彪翻案

北平「光明日報」刊登此文即遭就地銷毀

馬以順

行政院蔣院長十七日在立法院分析共情時表示：二十五年來中共內部一次又一次鬪爭、不斷鬪爭，目前已陷於無法自拔的困境。

蔣院長指出：最近大陸還發生一件觸犯共黨政治禁忌，以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光明日報」遭到就地銷毀的事件。

這份報紙已被我大陸工作人員所蒐獲，發現在第二版刊出一篇「『韓非子·孤憤』註譯」的文章，其譯文中以「古爲今用」的方式，似在爲林彪翻案。與上次「文革」前夕，吳晗（前「北京市副市長」）所編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爲彭德懷「鳴寃叫屈」，有「異曲同工」之處。

由於這篇文章干犯了中共政治禁忌，共方下令就地銷毀後，並改版重印，把第二版全部撤除，改排五條地方新聞，其餘各版維持原狀。

「南開大學」譯「孤憤」·以古諷今

這篇文章的譯者是「南開大學」的「南鐘」，據熟悉共情人士的研判，可能是該校「批林批孔運動」中成立的「理論批判組」的化名。南鐘在這篇譯文刊出之前的一個月內，曾連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四篇中國法家著作的「註譯和翻譯」。但是自這篇「孤憤」的譯文發表以後，迄今「光明日報」不僅不再刊出「南鐘」的文章，就是其他有關法家著作的註譯文章，也沒有出現。這種情形顯示，「光明日報」和「南開大學」的某些人，可能正遭到批判，也可能正受到整肅。

南鐘在「孤憤」篇中也僅作「註譯和翻譯」，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但是，他用「以古諷今」的手法，在譯文中將攻訐的矛頭，影射到毛澤東、江青、周恩來等人身上。

這篇譯文最重要的是在說明下列五點：

㊀肯定「知術能法的人士」，同「當道的權臣」是勢不兩立的仇人：「懂得法治的人，一定是高瞻遠矚而又明察秋毫。如果不能明察秋毫，就無法發現徇私的弊端……一般臣子遵從君令而奉行公事，按照法制而處理政務，不是那些所謂『重人』，什麼是『重人』呢？不聽命令就擅自違反法律以利個人耗損國庫以肥家私，他們的勢力大得能夠左右君主，這就是『重人』了。懂得法治的人明察秋毫，如果君主能夠聽其言而任其能，就會識破『重人』的陰謀……所以，知術能法的人士被君主任用，那些位尊權重的『重人』就必是爲法度所不容。可見，知術能法的人士同當道的權臣是勢不兩立的仇人」。（見原文：「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是智法之士與當涂（途）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㊁認爲君上難免遭受「重人」的蒙蔽：「當道的權臣獨攬朝政，國外的諸侯和國內的百官都要爲他所用。各國諸侯不投靠他，事情就辦不成，所以對他百般奉承；各級官員不投靠他，職位就不能提升，所以對他唯命是從；朝廷裏的內臣不投靠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左右的人都對君主隱瞞他的實情；儒生們不投靠他，就拿不到高薪，受不到重用，所以對他竭力吹捧。這四種幫手，就是有罪的『重人』用來掩蓋其罪惡的工具。『重人』不可能忠於君主而把自己的仇人推薦給君主任用，君主也不可能擺脫『四種幫手』而考察臣子，所以君主越受蒙蔽，重臣的權勢也就越大。」（原文：「當涂之人檀爭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故人主愈弊（蔽）而大臣愈重」。）

㊂慨嘆「懂得法治而又不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難逃一死的下場：「凡是當權的重臣，他們總是得到君主的寵信，這些重臣熟悉君主的脾氣，迎合君主的心理，附和君主的好惡，這是他們用來向上爬的一貫手段。他們官職大，爵位高，跟他們狼狽爲奸，結黨營私的人又多，一國的官員都替他們唱頌歌。但是，主張法治的人就不同了，他們想求君主用自己，既沒有寵信的親密關係，也沒有長期相處的深厚感情，而且他們還要用自己的法治主張去糾正君主偏袒壞人的想法，這就與君主背道而馳了。……當權的重臣持有五種取勝條件，而且從早到晚圍着君主轉，……這樣，那些懂得法治而又不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不是被官吏殺戮，就是被刺客謀害！那些結黨營私，蒙蔽君主和花言巧語，自私自利的人，必然被當權重臣所信任。……所以那些蒙蔽君主而走權臣的門路的壞人，不是在朝廷當了大官兒，就是在地方上擁有大權力，現在君主對人臣不經過審查就肆意誅殺，不看到功勞就亂賞爵祿，所以主張法治的人那能

冒着生命的危險而進獻他們的言辭，而作惡大臣又那裏肯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而自行退位呢？所以，君主的地位就越來越低了，而重臣的勢力卻越來越大了。」（原文：「凡當涂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㊃指出「現在大臣獨斷專行」，是因爲「君主太不英明」：「越國儘管國富兵強，中原各國的君主都知道它對自己沒有好處，理由是說：『那不是我們所能控制得了的。』現在有的君主，儘管他們的國家地廣人多，可是自己受到蒙蔽，而讓大臣獨攬大權，這樣的國家，對他說來，就同越國一樣，因爲他已不能控制了。……現在大臣獨斷專行而君主不知收回權柄，說明君主太不英明。……現在跟着齊、晉兩國覆亡的道路走，又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這是不可能的。」（原文：「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干己也。……今襲迹于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㊄強調「君主有大過」、「人臣有大罪」，欲使這個國家不滅亡，絕對不可能：「大國國君就怕大臣的權太重，小國國君就怕左右的人太得寵，這是値得君主們共同憂慮的事。況且人臣有大的罪惡，君主就有大的過失，人臣與君主之間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何以證明呢？回答是：君主的利益在於把有才能的人任爲官吏，臣子的利益卻在於沒有才能也得到權力。……所以當權重臣未下的人，要不是愚蠢而不知禍患的人，就一定是品格卑鄙而甘心爲非作歹的人了。大臣伙同愚蠢卑鄙的人，對上跟他一起欺凌君主，對下跟他一起侵奪百姓，他們結成黨羽，互相包庇，隨聲附和，欺弄君主，敗壞法紀，擾亂百姓，致使國家面臨削弱的危險，君主陷於困辱的境地，這是很大的罪惡，人臣犯了大罪而君主不去制止，這是很大的過失，假使一個國家裏，在上頭的君主有大過，在下面的人臣有罪，而想求得這個國家不滅亡，那是不可能的」。（原文：「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所公患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影射毛江周內鬥・爲林彪翻案

依譯文所列的是非標準，「人臣有大的罪惡，君主就有大的過失」，僅就林彪「陰謀搞反革命政變」、「復辟資本主義」這件事，便足以使中共無地自容，加上中共政權僭立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彭德懷裏通外國」、「黃克誠、張聞天反黨」、「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中共更難辯解他沒有「大的過失」。

就中共人事當前的情況而論，如王洪文充當共黨「中央副主席」，王海容不次提升爲「外交部副部長」，以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批「文革」分子權勢日盛，中共黨、政、軍各方面的老幹部，有充份理由批評中共「不看到功勞就亂賞爵祿」。

譯文所說「重人」每能蒙蔽「君主」的論點，則林彪的下場，與文中所言「不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難免「不是被官吏殺戮，就是被刺客謀害」，極爲相似。因此，要說林彪死於「重人」之手，也是有理由的。而且林彪在「國家主席」設置與否的問題上，以及在共黨「九大」後經濟建設的問題上，同毛澤東意見相左這些事，正可作爲證據，說明林彪確實是「不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

周恩來和江青都有被列入「重人」的可能。周恩來一直擔任「國務院總理」，執行中共內外事務，文中所列「重人」的「四種幫手」，都可以移用到周恩來的身上，說他用這些「幫手」作爲「掩蓋罪惡的工具」，指責他「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不願「自行退位」。就江青而言，她具有文中所說「從早到晚圍着君主轉」的有利條件，至於「結黨營私，蒙蔽君主和花言巧語，自私自利的」，則是抨擊江青「立黨爲私」。

中共「人民日報」在這篇「孤憤」註譯刊出的十天前（七月十三日），曾公開指出：「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或者公開跳出來進行破壞，或者躲在陰暗的角落裏，造謠言，煽陰風，攻擊批林批孔運動，——」要求提高警惕。屬於共黨「中央」文教部門的「光明日報」，自然更應引爲警惕。但是，它竟於十天後刊出「孤憤」的註譯，這當然不是出於一時的疏忽。

從「光明日報」能夠刊出此文來看，正顯示中共內部的權力鬬爭又有新的發展，一場重大的「政治事件」，可能即將出現。

「批孔揚秦」違背馬列

珠江客

中共藉「研究儒法鬬爭史」而大搞其尊法反儒活動，在理論上漏洞百出，已越來越明顯，離開「批林批孔」的原課題也日漸南轅北轍。據九月一日北平「紅衛報」透露：從所謂研究儒法鬬爭史中所得到的經驗有如下各點：一、是從歷史上一切「反動派」都尊儒反法，認識到批林批孔的重要意義；二、是從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鬬爭，體會到「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復辟與反復辟鬬爭的長期性；三、是從少正卯、吳起、商鞅等法家人物被殘酷殺害的事實，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其祖師爺馬克思的理論，認爲馬克思之所以指出「無產階級不能從過去吸取自己的詩情」，是因爲（他認爲）無產階級與所有的其他階級有着本質上的不同，所以歷史上發生在其他階級身上的種種事件的經驗，均不可能作爲無產階級開展鬬爭的經驗；馬克思曾明確叫喊「無產階級要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紅衛報」坦認：很多不同觀點的人正在各執一端，振振其詞的大辯大論之中，甚至還有人提出嚴重警告謂：「尊法反儒」和「批孔揚秦」結合起來，顯然又是歌頌專制，讚美帝王思想；強調吸取歷史鬬爭經驗，則又與馬克思思想相違背，大有修正主義再現的危機。

中共高層人事動向

司馬千

非洲多哥共和國總統納辛貝·埃亞德馬夫婦及其隨行人員，應中共邀請，進行正式訪問北平。

九月二日，埃亞德馬一行，乘專機抵達北平時，鄧小平、陳錫聯、吳德、阿沛·阿旺晉美、姬鵬飛、方毅、劉湘屏等會往機場歡迎，周恩來未到機場，但由周妻鄧穎超在賓館迎接。

二日下午，鄧小平與埃亞德馬舉行會談，參加會談者有姬鵬飛、方毅、何英、郝中士及倡欣（中共駐多哥大使）等。

同日晚，鄧小平又主持以周恩來名義之宴會，歡迎埃亞德馬夫婦及其全體隨員，鄧在講話中說：「代表毛澤東主席、董必武代主席、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埃亞德馬總統和夫人以及全體多哥貴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埃亞德馬在講話中特別表示：「我們對周恩來總理先生今晚沒有來到我們中間感到惋惜。」

三日下午，鄧小平復與埃亞德馬繼續舉行會談，有關會談內容及雙方出席人員名單未見發佈。

三日晚間，江青、鄧小平、陳錫聯、吳德、阿沛·阿旺晉美等，以中共領導人之身份，會見埃亞德馬夫婦及其全體隨員，根據中共透露：在會見時「賓主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並且一起照了像。」

毛澤東於九月四日會見埃亞德馬夫婦及其隨同訪平之七位政府部長，由「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齊宗華、羅旭、唐聞生等陪同會見，惟周恩來、王洪文均未參加。

中共為爭取所謂「第三世界」之領導地位，因此對亞、非、拉貧窮落後地區之諸弱小國家，極盡誘騙籠絡之能事，此等國家之元首應邀訪問大陸，共報例必撰發社論，並動員群眾歡迎、舉行盛大宴會，然後再由毛澤東親自接見，以示共隆重與優遇。埃亞德馬此次訪平，中共之接待程式，自無改變，除於九月五日上午雙方簽訂一紙「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議定書」之外，了無新義。但中共在接待埃亞德馬之過程中，卻反映出許多人事上之變異現象，畧可窺測其發展中之動向，殊堪注視，特分別報告如下：

周恩來情況惡化

去年八月廿四至廿八日共黨舉行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在會中代表共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並當選為共黨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名列副主席之首位，已取代當年共黨「九大」後林彪之實際地位，自後毛澤東接見賓客，周恩來例必陪同會見，即使今年五月以後，周恩來因病而減少公開活動，亦從未缺席，惟獨此次埃亞德馬訪平，自始至終未見周恩來露面。

在此之前，周恩來曾於七月五日在醫院會見美國參議員傑克遜夫婦，嗣後一度出院，並於七月卅一日出席「國防部」舉行之共軍「八一」建軍節四十七週年紀念招待會。據外電報導，只見周恩來面色蒼白，精神頹喪，顯示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俱呈病象，從而印證目前周恩來之病情，已至相當惡化之程度。有關周恩來病情，就有關資料分析，判定周恩來今後無論是否住院，已均難有恢復其過去正常的工作能力與活動，而且為了克保餘年，周恩來即使無病或病輕，亦要故意偽裝有病或病重。所以我們不應忽略其政治因素，同時確認如果周恩來一旦從中共領導核心中逐漸隱退，共黨內部可能將爆發新的權力鬪爭，國際間亦可能改變對中共政權的態度。因此，周恩來之生死動向，仍將是測定共黨內部權力鬪爭和政治結構變革的主要依據之一。

江青政治地位顯著提高

江青乃毛澤東之妻子，「文革」前僅為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之一，「文革」後，歷任共黨「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共軍「全軍文革小組」顧問、共軍全軍文藝顧問、共黨「中央機關文革小組」組長、至共黨「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去年共黨「十大」，復又連任。不僅成為共黨「宮廷派」之頭頭，而且控制文宣部門，插手中共政府事務，並逐漸爭取共軍之領導權。本年五月十八日江青曾正式以所謂「政府領導人」之身份，率同鄧小平、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徐向前、阿沛·阿旺晉美等會見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於前，復於同月二十六日與鄧小平、吳德等陪同前英首相希斯出席音樂會於後。此次又在毛澤東會見多哥總統之外，率領左右而另行會見。我們一則可看出毛澤東對江青之蓄意「栽培」，再則顯示江青之政治地位確已大為提高。

鄧小平任務日趨繁重

鄧小平在「文革」期間，曾被造反派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第二號頭頭，並罷黜一切職務。直至去年四月始獲「解放」，並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共黨「十大」復當選為中委，本年初且判定業已厠身共黨於中央政治局委員，四月，擔任中共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前往紐約活動，最近數月以來，經常代表周恩來迎送外賓，主持宴會，此次毛澤東會見埃亞德馬，又由鄧小平陪同，可見鄧之實際職務，頗有接替周恩來之勢。據悉：「共黨中央政治局曾經舉行會議，決定減輕周恩來的工作，由鄧小平暫行接替，但鄧小平之年齡已接近極限，所以只是過渡性質。」證明可信。

王洪文活動忽現失常

王洪文係崛起於「文革」暴亂之新貴，原爲上海市國營棉紡織十七廠工人。至去年共黨「十大」，業已竄升爲共黨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排名之高僅次於周恩來。王洪文現職雖仍兼任共黨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上海國棉十七廠革委會主任及黨委書記、共軍上海警備區政委，但實際上長留北平，甚少見其處理上海方面事務。自共黨「十大」以後，毛澤東歷次會見賓客，王洪文例必陪侍在側，從未缺席，然而此次埃亞德馬訪平之有關場合，王洪文均未參加，其活動忽告失常，值得注意。

陳錫聯共軍地位突出

陳錫聯係前「紅四方面軍」出身，一九四九年後迭任「二野」第三兵團司令員、砲兵司令員，與劉伯承、鄧小平等曾有隸屬關係。「文革」初期，陳錫聯因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極力支持造反派對反毛派之鬪爭，而獲毛澤東之重視，故在共黨「九大」和「十大」均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錫聯於去年底由瀋陽軍區司令員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以後，與江青之關係已於趨接近，舉凡江青領頭的會見外賓場合，幾均有陳錫聯陪同參加。據北平傳出消息，陳錫聯且有出任懸缺已久之「國防部」部長可能，果爾，則當爲江青利用其對共軍之影響力，進一步控制共軍。

王海容升任外交部副部長

王海容係毛澤東之姪女，原名毛遠疆，乃毛之弟毛澤民所生。毛澤民於民國二十年因在新疆從事共黨地下工作暴露被盛世才逮捕處以死刑後，王海容改從母姓。（其母王敏華是王季範之女，後易名朱曼華，改嫁方志純。）王海容於一九六六年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進入「外交部」任見習翻譯，一九六九年十月任禮賓司副司長，一九七一年充任中共出席聯大代表團副代表，一九七二年五月升任部長助理。自此每當毛澤東會見外人，王海容陪侍在側。本年八月廿六日，「新華社」報導歡迎李先念由羅馬尼亞返回北平的人員中，王海容排名在「外交部」副部長馬文波、何英之前，此次毛澤東會見埃亞德馬之陪同人員名單中，復獲證實王海容確已接替新近派充北越大使之原副部長符浩職，升任「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進入「外交部」爲時不過八年，其升遷之速實屬前所未有。此一情形，自係得力於其特殊身份，由毛澤東之提拔使然。毛澤東對待另一姪子毛遠新（共黨遼寧省委書記）亦復相同。再證以毛澤東對江青勢力之培育不遺餘力，可見毛澤東之所爲，實充滿封建王朝色彩。

駐外使節人員大幅調動

王海容升任「外交部」副部長之同時，八、九兩月以來，中共駐外使節人員亦正作大幅調動，根據共方透露，最近新任駐外「大使」者，計有：瑞典—秦力眞；幾內亞—錢其琛；敘利亞—曹克強；伊拉克—趙行之；奧大利—俞沛文；意大利—韓克華；北越—符浩；蘇丹—張越；西德—王殊；喀麥隆—魏寶善；迦納—楊克明；肯亞—王越毅；多哥—岳欣等十三個，此一人事調動情況，可能尚在繼續進行，此與中共內部上層之人事更動，當密切相關。

以上中共人事的動向，反映了其內部即將爆發新的變化，劉少奇被鬪倒後，中共久已「國無主席」，林彪身死後，造成共軍「師失主帥」，今周恩來又老病垂危，更顯示其「政無相輔」之危機，即就毛澤東自身而言，亦不過戶居餘氣，其死亡只是朝夕間事。在省級地區方面，其情形亦復如是，自去年底以來，尙有遼寧、山東、安徽、江西、福建、湖北等七個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至今虛懸無人。共黨之所以不能在人事上及早安排妥當，必然存在了難以解決的困難因素，因此，人事調整問題，將是中共爆發另一次內部權力鬪爭的火種和焦點。毛澤東扶植江青勢力接班意圖日趨明顯。毛由於過去安排其所謂「接班人」，先後失敗，自感眾叛親離，形勢孤立，因此年來極力安排江青勢力接班的跡象，日益顯著，其進行步驟有三：

第一、製造輿論：遠在八年以前，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信中說過：「劉邦死的時候，漢皇朝還不怎麼鞏固，局勢非常複雜，但他的老婆（按指呂后）能夠把班接下來，除了她以外的幾個皇后和皇太后，都是很有辦法的」；最近「紅旗」雜誌八月號羅思鼎「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鬪爭」一文中，特別標出「劉邦、呂后剷殺地消滅了韓信、彭越等人叛亂，保衞了西漢的中央集權」一段話，作爲貫串全文的論據；「光明日報」亦在同月六日發表劉乃和所作「西漢呂后和她的玉璽」一文，除暗示呂后和江青的出生（同在山東）和身世相同之外，並引周太尉周勃和丞相陳平說過的話「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歌頌江青。以上都說明江青已被比擬爲呂后。第二、培養聲望：今年以來，江青在毛澤東會見外國首要之外另行領頭會見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和英國前首相希斯於前，現又會見多哥總統埃亞德馬於後，以江青現職而言，僅係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而有此種表現自獲毛澤東之默許無疑。第三、糾合幹部：去年共黨「十大」，選出之中委和候補中委三百一十九人中，江青「宮派廷」業已佔有多數，現又趁周恩來病危之際，進一步積極利用鄧小平，又籠絡爭取陳錫聯，其意圖不外是透過鄧、陳之人事關係，控制軍、政兩方面。此外，最近「外交部」調整人事，並大幅度更動駐外大使之措施，似亦可能與江青勢力擴展及於外交方面有關。

人事問題是阻礙共黨召開「四屆人大」原因之一，中共早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九大」之後，即積極籌備召開「四屆人大」；去年八月，周恩來在「十大」的報告中，會宣佈「最近還要舉行四屆人大」；本年元旦兩報一刊聯合社論中，又提出要召開「四屆人大」，時逾一年，「人大」仍又無法開成，其原因何在？可以說人事問題是強大阻力之一。具體言之，包括「宮廷派」能否進入「國務院」各機構？新老幹部關係之如何協調？地方軍人權力如何壓縮等，俱非短時間內所能一一解決者。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8 「老虎」與「小虎」

已經一個星期沒有回家了，因爲誰都不能單獨行動，校門外是有人在看守的，非「領導上」批准，誰也不能外出。

這天是星期日，在「幹校」裏，我仍能自由行動，雖然被小組長陳紹赤找去「談過話」。我想，妻在星期六晚上不見我回家，星期天會來學校找我的。我應把目前的處境通知她。

「幹校」外面是一條公路，「幹校」距離公路不過十來丈遠。飯堂設在校門附近。這天早飯後，我便在飯堂一帶徘徊，希望妻來學校時可見一面。

見不到妻，但三歲多的長子卻由校門外跑到我面前，我正想抱起他，誰知被一羣「同志」喝住。

我本來想和孩子親熱一會兒的，可是在這情況下，只好揮着手，命令孩子趕快離開。孩子一向都是死纏着我的，可是這次在「同志們」的叱責聲中，在我嚴厲的命令下，他大哭着跑向校門外去。

妻大概在校門外吧？可是我見不到她。她會想到我已經成爲「問題人物」了麼？誰想得到我會成爲「問題人物」？記得少年時候，有一位教國文的馬老師曾經指出我的思想太偏激，他勸告我要走正路，可是那時的我，卻以爲馬老師「落後」，自以爲「前進」。

馬老師的教訓，是一九三六年我在廣州荔枝灣嶺南分校讀書時的事。過了一年，神聖的抗日戰爭便爆發了。經過了八年抗戰，經過了內戰，中國大陸被共產黨佔領了。我渴望多年的日子降臨了！我懷着興奮的心情跑回大陸，我要爲人民，也爲自己工作。我想：「萬人安樂」的社會，自由、幸福和公正的社會降臨了！

然而，我失望了。

濫殺無辜，非法鬭人，壓制輿論和剝削人民的現象，早已使我感到苦悶。陳碧玲事件，更使我不

在「司法改革」之初，我還以爲共產黨會大力整肅「司法」工作，會糾正濫殺，濫鬭和違法亂紀的行爲，我還以爲陳海天和徐寶球會受到制裁。誰知受整肅和制裁的卻是我，古鶴翔！

經過了漫長的黑夜，我從「法院」轉入「幹校」，而且無端的成爲「抗旱模範」，我以爲惡運已經過去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具體地規定說：「非經司法機關批准，不能逮捕人民」。然而，我卻無端地被幽囚着，看着三歲多的孩子大哭着跑出校門去。……

我會成爲「問題人物」麼？不！我確信自己沒有問題。陳紹赤和我談過幾次話，我始終拒絕「交代問題」，因爲我確實沒有「問題」呀！

有一天晚上，全「粵中區」的工作人員都要集中到「行署」去聽「報告」。「幹校」的師生當然也要去。

「報告」很長，但內容不多，重要的有三點：㊀胡風是「反革命集團」的頭子。㊁近日有若干單位，發現「反革命」標語，並且搜出武器。㊂毛澤東指出：全國有「百分之五反革命」，而廣東省接近港澳，「反革命」自然更多！必須乾淨、澈底，完全地肅清「反革命」！這次「肅反」，是對「領導上」的考驗，是黨提升或處分幹部的條件之一。「肅反」工作做得好的，便是「好幹部」。

「幹校」到「行署」聽「報告」時，嚴格地互相監視着，我們這些「問題人物」，當然更加不敢擅自行動了，甚至不敢入厠所去。我們恐怕恰巧在厠所中發現「反動標語」呢！

回到「幹校」後的第二日，何濤突然召集全體教職員到飯堂中，說：

「昨晚的報告，大家都聽到了。目前有些單位，不但發現了反動標語，而且還發現了武器。爲了確保大家的安全，組織上要到各人家中搜查一下，以免反革命分子危害大家的安全。大家同意麼？」

「同意！」轟雷般回答。誰敢不同意呢？不同意的，分明有問題了！

於是，全體非黨團員幹部都被監視在飯堂內。黨團員和學員們卻分成小組，先在校內搜查教職員的行李，然後到弼塘村搜查教員家眷的行李。

在中秋之夜，住在佛山的妻，也被搜查了——這是我獲釋以後才知道的事。不但妻住的地方曾被搜查，她鄉中的叔叔，也被搜查過！更奇怪的是，我在石岐月山里十五號的小屋，也被搜查過。——這時小屋已經租了給別人住。——

從「空中少

近年本港某些中小電影公司及獨立製片的製作，有不少人多側重搞所謂「諷刺喜劇」，這都是爲了迎合本港青年人不滿現實的心理，給他們來一回喜笑怒罵的共鳴。除此以外，很難找到建設性及積極意義。要是諷刺也有積極意義的一面，那應是屬於人性弱點的發掘，以及解剖文化社會的黑暗面，對於這兩點，如差利卓別靈的幾部不朽名作：「大獨裁者」、「摩登時代」、「城市之光」等，以及奧遜威爾斯的「大國民」、約翰·赫斯頓的「碧血金沙」比利·懷德的「桃色公寓」等。

本港近年的諷刺流行電影，是從那些無聊電視趣劇風格套過來的，這類低級諷刺劇作者，他們幾乎是連諷刺劇的眞正涵義是什麼也弄不清楚，他們以爲將一些時事新聞或

懂得誇張應放在什麼標準上衡量才能產生共鳴力量。

這期有兩齣可以列爲本港近年的典型流行諷刺喜劇，一是何藩導演的「空中少爺」，另一部是董名山導演的「水爲財」，可喜的是他們都是年輕一代，較少匠氣的東西。如果他們能虛心摸索，不斷求新的嘗試，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空中少爺」與「水爲財」都師承了電視趣劇的一項低級法寶，他們的所謂諷刺喜劇是從人虐待人的設計迫出來的。要給他分

我在[illegible]

的用單車載客或運貨來維持生活。他們有時沒有錢購米，我們會接濟一下他們。

共黨竟然在街坊中查悉這件事，還向這對夫婦調查我們的「反革命行爲」。由於這對夫婦說我們的好話，共黨便不相信他們，並且搜查他們的家，連屋頂的木柱也搜查過！

這對夫婦現在已逃亡到香港來了，他們生活得相當好，他們的孩子也成爲一個壯碩的青年了——如果這對夫婦在共幹的威迫利誘中砌辭誣陷我們，我們會怎樣呢？在大陸，爲了表示自己「積極」而砌辭誣陷別人的事，實在太常見了！

「幹校」的教職員中，大概有八十多個不是黨團員。這八十多人，全都要「過關」，終於有四五十人被「通過」了。

沒有「過關」的，都要用書面「交代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國有「百分之五反革命」。廣東接近港澳，增爲「百分之十」。胡風是文化人，所以文化機關的階級敵人更多，增爲「百分十五」。「幹校」是培養老幹部的重要機關，「反革命」更要鑽入這機關內，所以「反革命」的比率更高，應爲「百分二十」。

果然「反革命」只有「百分之二十」麼？否！正式成爲「老虎」的，八十多人中，竟有二十七八人！——這些人在經過一年左右的鬭爭後，有些被送入監倉，有些被「清洗」，有些被送入「勞教所」，成爲「勞教員」。筆者便是「勞教員」之一。

在「幹校」中被關的「老虎」，現在記得名字的有鄧永成、葉洛可、李欽棠、容納、陳衍昌、唐伯川、姚雪（女）、張世表、葉超等。此外，「幹校」的「校醫」和同我一個教研組的小組長廖某都是。這兩人的名字，現在記不起來的。

在搜屋，也即在一九五五年中秋節以後，我被何濤「公開點名」，正式成爲「老虎」。

當何濤宣佈別人是「老虎」時，他說得頭頭是道，我覺得被「點名」者確有問題。到何濤正式宣佈我是「老虎」時，我也幾乎懷疑自己呢。他說得證據確鑿似的，我似乎罪大如山，好像深山中的餓虎咆哮着。

「水爲財」談諷刺的學問

[illegible]是配角。那個主角並不是一個人物，只是配角的玩具，配角雖然是一個人物，但也不是一個完整的人物，而是爲了如何玩弄主角而存在的。除了玩弄主角之外，他們什麼也不存在。

「空中少爺」的伊雷，藝術匠人所以要他做一個空中侍應生，並不是有意在那職業生活正常範圍中表現什麼，其實在電影中，他只像是一個變形的應召男郎。雖然編導儘量讓他有一個太太，讓他保持住與別的女人逢場作興又能保留一點微妙關保，他與女人搞作一團時，永遠像一個情竇未開的孩子，因此這部電影，基本上是「白開水」式的，因爲伊雷這個大好人，心地善良，沒有利用自己的青春魅力的本錢去打別人主意的野心。

「水爲財」的何守信，藝術匠人將他設定爲一個了不起而又是成功而尚未成名的科學家，這本來是一個很新鮮而也很好的題材，如果處理得好，它可以反映一個人才被遺棄，另一方面人才又被看成奇貨可居的專有品。但電影並不是爲了表現這些，目的是製

[illegible]也許編導以爲將一個有抱負的人才迫瘋了，就收到諷刺這個現實社會的效果了。但迫瘋這科學家的人物並不能代表現實社會的什麼，只是編導自己設計的一班有形無質的怪人而已。

從「空中少爺」與「水爲財」兩部鬧劇背後，可以看出藝術匠人對流行電影多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迷信心理，他們迷信觀眾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電影就從編導來自迷信觀念的基礎上，盡量與劇情設法產生調和作用材料，硬生生拼湊在電影中，也許這就是某些人認爲可以將烹調道理化成電影噱頭中了。何藩因爲醉心於賣弄氣氛，加上最近「驅魔人」給某些製片家帶來一種可笑的噱頭觀念，於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大都市的電影，也得不調和地安插上鬼的迷離故事，殯儀館停屍房的恐怖氣氛。不可否認，何藩很認眞，而且也相當成功的去賣弄那些氣氛，然而由於那些戲，使伊雷這角色的純潔氣質弄糟了。董名山卻以爲賣弄色情變態是今日流行電影有把握的娛樂噱頭，因此他雖然構思人才被遺棄及人才被列爲奇貨可居的掠奪對象的大主題，但卻以唱低調的色情變態噱頭作爲與市場妥協的保險，這種想法，個人看來是十分無聊及可憐的。

從人物塑造上，「空」片的伊雷比「水」片的何守信充滿生命力，至少伊雷有一個家庭，觀眾看出他不是爲自己而活的一型，而且加上他善良、樂觀、樂意幫助別人。在電影中他雖然像配角的玩具，但在現實社會中仍然有其正常健康的一面。「水」片的何守信，卻完全是一個有形無質的玩偶。那個無質，就是被三個女人賣弄色情變態的花樣迫壞的。「水」片中有三個女子爲了爭奪陪何守信，迫到出拋籃球決定方式，我看出那個籃球，可視爲一個象徵，象徵那個不倫不類的科學家何守信。

個人以爲「空中少爺」如果何藩不必重視流行噱頭及戲劇排場，不必太急於賣弄自己喜愛的氣氛表現，不必搞這麼多的即興奇遇。而從同機幾個空姐身上產生不同的故事，如某空姐是他好朋友的未婚妻，但她幾乎給色狼騙掉，某空姐想找個好歸宿，幾乎給販毒的利用，伊雷從這方面充當護花使者，先是被空姐誤會，後來又被太太誤會，惹上一身痲煩，這同樣可以搞出不少奇妙的笑料，也可以將人物的玩偶作用大大地削減。

喜劇角色在銀幕上出現，多是性格馴服，容易被人捉弄，但那並不是一個皮球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被捉弄得太多，有時也會發揮出奇妙的反彈功能使捉弄他的人大吃苦頭。在戲台藝術效果上，這種反彈作用，可以使劇中人生命力突然大放光芒。像「冷暖心聲冷暖情」中的啞吧之高，也有偷錢來請街坊喝酒，模仿街上各種自以爲高人一等的人的古怪姿態，又扮死而使鎮上人爲他舉行喪禮等等。「空」片及「水」片，本來要藉劇中人的反彈突出人物生命力是不難的，可惜編導人並不重視這門學問。所以才將人物變成玩偶，純粹的玩偶。

林巽

團結・分裂・敗亡

兆華

九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呼籲全國團結的文章，主要內容是說即使人們不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他們也應該執行大問題求同，小問題存異的原則。又說：「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提高警惕，提防企圖煽動羣眾互相鬪爭……，散佈虛構和其他非法的謠言消息的階級敵人……。」全文雖僅八十七行，但「團結」或同義的字眼，在文內出現四十次以上，強而有力的呼籲政治上團結，不要讓一小撮生事破壞。

我們看到上面的文章，就覺得美參議員傑克遜的「友好訪問」、希望兩國「關係正常化」都是虛像。一方面是美國佬的無知，另方面可能是扮慣默察虛實。「批林批孔」深入展開，生產戰線全面超額，是中共一貫的政治宣傳術語（富春江鰣魚魚汎豐收，也歸入「批林批孔」勝利結果，其實說漁民提高積極性，魚獲增多不出奇，難道「批林批孔」會感召到魚汎，神奇甚於念毛語錄解除病痛）。其他「亞運」取金牌，十一祝「國慶」，更是虛像之虛像了。

中共竊據大陸廿五年，對人民清算鎮壓的運動不勝枚舉。黨內上層的鬪爭，自「高饒」事件以次，而「彭黃」之反革命，而「劉鄧」之奪權文化大革命，以至「林陳」之傾覆粉身碎骨，一幕又一幕接踵而來，不特打亂上層的政治結構，而且一直亂到基層人民的生命。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叫出「越亂越好」，結果弄至百萬人頭莫名其妙的鬪爭，相信中共今後永無寧日。因為憑槍桿可以奪權，而權力又是人人所夢想，如此相因相成下去，中共必定禍無了日……。」這話前後不到兩年，接班人林彪果然陰謀傾覆，與妻子等一齊粉身碎骨了。其手下大將黃、吳、李等也不知所終。筆者自然不是耶穌，但世事審情度理，就覺得「事有必至而理固宜焉」的。

林彪事件兩年，中共捧出乒乓外交，好像政策改變了。不特內部要求安定，對外也積極尋求友好，據說是為了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但曾幾何時，「批林揚秦」運動發生了，最後又變為「批林批孔」。北平大字報上街，各大城市大字報也上街。中共頭頭與地方頭頭同遭猛烈抨擊，報章雜誌指罵不休，任何人都知道這運動是有所指有所屬的。隨着各大軍區頭頭調動，本年五月所謂穩健派的周恩來也病倒了，這是真病還是政治病（有人傳說是受槍傷），現在也成一個謎。總之是鬧劇再演，將來會否成為又一「某某事件」呢？就要看不久事實的揭曉了。

廿多年來的政權，到今日仍然高呼團結，團結得來嗎？中共集團亂的死結，是隨它的本質、結構、制度而來的，即使能解決於一時，亦無法解決於日後。「批林批孔」運動是否要鬪倒周恩來，看情形似極有可能。大陸人民總之是苦矣！

有人說：毛澤東如果先周恩來而死，由周恩來主持中共黨政，則一切先後死去又怎樣呢？（七八十歲老人死亡是意中事）必然是次級頭目各自爬頭，你爭我奪。由大亂而至消滅，恐怕是唯一可走的途徑。因為團結兩字，在中共是永遠敵不過唯我有權。

中共上層無法團結因素既如上述，中下層又如何呢？由於本質與結構，一樣唯權是尚，最基層的鄉村公社幹部，獨立廠礦革委會的「黨支書」，都知道抓權向上爬。非如此則「不進則退」，退則無地容身。因此大小共幹只為自己打算，團結就成為空喊的口號。

再說權力與亂一定是變生的，極權政治不准談民主與自由，厲行專政與鎮壓，此中共廿五年來未有製訂國家法律（憲法有名無實，人民無基本人權，其他民法刑法俱無，只重野蠻呼喝的公審）。毛澤東一聲文化大革命，始而揭櫫「破舊立新」，終則轉向奪權鬪劉鄧。為維護權力，不惜使用陰謀詭計。莫說被鬪一派心有不甘，任意巧立名目人民也不服，上至下都不服正就是亂源。好容易一場歪風過後，又喊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這種愚弄手法，一而再再而三之後，試問怎會收到效果。

由奪權而專權弄權而亂，是一脈而來的。此十年而無「國家主席」，十年學校不照常規上課，失去價值的紅衛兵上山下鄉，急就章的排蘇親美，都可說從亂帶來的「倒行逆施」。大亂殊不知「倒行逆施」更會大亂，大亂到不可收拾，便是敗亡的來臨。

任人唯親

周琳

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已於八月下旬升任該部副部長。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被提拔起來擔任女性副部長的第一人。

中共「外交部」除部長姬鵬飛外，原有副部長喬冠華、韓念龍、仲曦東、馬文波、何英、符浩、余湛等七名。本年八月下旬符浩調任中共駐北越大使時，王海容即以該部部長助理遞升為副部長。

王海容係毛澤東胞弟毛澤民與王季範之女王敏華在新疆時所生，原名毛遠遙。其父毛澤民為中共派至新疆

現已升任書記並兼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

王海容現年三十二歲左右，文革初期在「北京外語學院」畢業後加入紅衛兵活動，為外事部門革命羣眾組織成員。

一九七〇年為「外交部」羣眾組織代表。一九七一年七月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同年十二月被派為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副代表。一九七二年五月被越級擢升為「外交部」

席」又會變成工賊、內奸、國民黨特務；聯合共同推倒劉少奇的親密戰友、黨章明文規定的接班人、「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林彪，一下又變成陰謀傾覆企圖刺殺「毛主席」的陰謀家，裏通外國的賣國賊；幾十年相伴作為機要的政論家陳伯達，至今亦下落不明；其他每次事件牽連失踪的頭目，簡直指不勝屈。說他們盡是潛伏奸細，階級敵人嗎？絕對不是的，問題全在共產黨這個結構，和毛澤東的為人。

默察共產黨這個組織，始而是秘密倡亂的結合，入黨的人明為參加革命，實則是好亂成性。入黨時要講表現，因之泯除人性（無溫情，反倫理，鬭爭父母，出賣朋友）；入黨之後要講權力。有權在手就鬭爭人，反之就被人鬭，故所謂共產黨者，實在是權力結合的角力場。人人有機會都志在抓權，你爭我奪各運奇謀（不擇手段），當然導致大亂。毛澤東這個人，更是白少反叛到老（八歲韶山村投塘反父母）。不管天下怎樣亂，人民怎樣苦，殺戮那麼多，一定要掌握權力，到死不放。你說這樣的結構，這樣的頭頭，又焉得不亂無寧日。

筆者六年前（一九六八）曾就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在萬人雜誌寫過「中共的爛攤子」一篇文章。當時劉少奇被鬭垮了，林彪係法定的接班人。在香港看到「九大」紀錄片，林彪一夥人真是意氣風發了。一向全無名聲的林妻葉羣也出了籠，而且高踞上座。羣眾揮動紅皮書，「高呼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這時候說是「全黨、全國、全軍的團結勝利了。」但筆者的文章卻有如下的幾句：「……劉少奇被這次奪權的文化大革命

一派當權。不談威望與從政經驗是否做得來，幾十年革命的黨政頭頭與出生入死的軍人怎會貼服於江青裙下，結果依然是亂個不休的。再如毛周都

疆由毛澤東領養，並改名王海容。其兒毛遠新，文革初期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造反派負責人，一九七一年一月被選為共黨遼寧省委員會副書記，

公開露面。

王海容此次獲升「外交部」副部長，說明毛澤東除嫡系親屬之外，已無可信任的人；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力圖在中共各部門擴展它的實力，於此亦可獲一具體例證。

西窗隨筆

無難不克

寒梅

在台灣，聽棒球「三冠」勝利凱旋的歌聲，看國旗飄揚，萬眾歡呼的壯觀場面，禁不住熱血沸騰！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歡迎行列中，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炎熱的太陽光下，雙手高高的舉起，揮舞着歡迎旗幟，熱淚和汗珠交流在神采飛揚的勝利笑臉上，一連說了好幾句這樣的話：「勝利的凱旋門，不是紅毯舖地，不是張燈結綵，而是用血和淚凝成的……」

他告訴筆者說：台灣少棒運動是由「紅葉」少棒隊興起的，說來還有一段充滿血淚的奮鬭史哩！

「紅葉」少棒隊是台東的山地「紅葉」國校組成的。那裏是比平地艱苦千百倍的山區，到處是崇山峻嶺，地形險要，日據時代，山地同胞是過着原始的生活。光復之後，政府對山地同胞生活之改善，雖是不遺餘力，而由於交通不便，在山地學校教育設備方面，比諸平地免不了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紅葉」國校的師生，為了推展棒球運動，他們沒有充裕的預算去添置棒球器具，就在山上拾取一些卵石當棒球，造一根比較合適的枝幹當球棒，就在崛崎不平的山坡地上，發揮高度的克難精神，埋頭苦練，一練再練，直到教練認為球技已有相當水準了，才向附近的平地學校去借了一套用過的棒球器具回來，讓小將們有機會「打眞軍」。

半年下來，「紅葉」少棒的小將們，由於是在崎嶇的山地上練慣了，個個跑起壘來如行雷閃電，投手捕手的功夫經過千錘百鍊後，更是經得起任何的考驗了。尤其是他們的一身銅皮鐵骨，在多少辛酸的血淚凝結下，更是堅強無比了。才滿懷着信心下山去，來一次環島遠征，果然一鳴驚人，連戰皆捷的輝煌戰果，終於轟動寶島，掀起了少棒運動的熱潮，也助長了全民體育運動的風氣。

現在，台灣青少棒已成為世界「三冠之王」了。想起「紅葉」小將克苦克難的奮鬭精神，所謂「不怕難才能打破難」的啓示，感受良多！

佛山嫁娶屋

春聲

「啐」，租酒（樓）店，禮堂新房俱備，多方便啊！但在佛山還沒改市當兒，最有名堂酒樓僅三家：一為三品樓，二為一品陞，三為笑塵寰。此外都是大餚館或茶居，通通沒有禮堂設備。是以嫁娶擺酒，家有足夠地方，當然在家裏，不足夠，可以租嫁娶屋。

佛山很多大屋，而且不少有轎廳的，因為遜清一代，如蓮花地吳、低街張、松桂里梁和走馬路李等「高腳七」以羅計，自然既富且貴。但進入民國後，富貴多不能保，況且幾邊過「住唔晒」，租賃部份又「沒定」放傢俬，最適宜就是租給做嫁娶屋，「一家便宜兩家著」。

嫁娶屋最淡月為正、五、九，「正五九唔做事」，即是正月、五月和九月不想做嫁娶喜事。而八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至尾禡止為旺月，嫁娶屋亦於上述時期旺相。

又普通租嫁娶屋約一週，租值則比租一個月更昂。潤人，可會添送飲食，特別屋大人稀，疑神疑鬼出現，做過喜事，自然氣象萬千云。



中共企圖赤化菲律賓

胡蓁之

由於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夫人之訪問鐵幕毛朝，不禁令我聯想到中共於二十年前就企圖赤化菲律賓，遠在一九五〇年間，因爲中、蘇共的競相支持下，令到菲律賓的恐怖活動非常猖獗！虎克黨（菲共）的勢力更爲膨脹，一度估計武裝游擊隊的背後，至少有二百萬農民予以支持。在內地幾省，甚至統治城鎮而向人民收稅。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也曾遭五萬名游擊隊進攻而幾乎宣告陷落！

然則菲共後來爲什麼會突然失勢，而一蹶不振呢？這問題多半歸功於前菲律賓總統麥塞塞。由於二次大戰結束，菲國宣告獨立之初，中央政府因貪污之風大熾，毫無行政效率可言，以致大失人心。而企圖推翻親美政府的虎克黨，亦已被中、蘇共所利用，於是大舉叛亂；菲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共支持下，計劃於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間征服全國，使當時的政府軍警束手無策。這時中共曾協助蘇共將武器大量運入菲國各島上，接濟虎克黨的游擊部隊；並派有中共特務分子控制菲共組織。

麥塞塞看出了當時共黨勢力之所以迅速膨脹，完全歸咎於腐化的政府對那些進剿虎克黨的正規部隊和警察，缺乏統一指揮的緣故，不僅不敢深入叛軍所匿居的山林裏去；而且假藉搜索虎克黨分子的名義，實行盡量敲詐老百姓，認爲犯了驅民附敵的大錯誤。爲了針對這一時弊，麥氏曾在國會大聲疾呼，要求嚴明政治，整頓軍警。故於一九五一年當麥氏出任菲國防部長以後，即運用着一種恩威並施的手段，果然不到半年，使到匿藏於山林中的共黨武裝部隊就已減少了五千人，同時對於那些投降的叛軍，馬上由政府設法分別予以安置，使他們能夠獲得安定的生活，於是叛黨的來歸絡繹不絕。

當時的菲共中央政治局在中、蘇共的控制下，秘密派遣兩名年青的恐怖分子負責行刺麥塞塞。其中一名叫山狄哥，另一名則叫雷石爾。當他們從山區至馬尼拉市的沿途，到處聽到農民說麥塞塞是一個好人，工人出身，做過汽車駕駛員，因而令到他們良心發現，終於向政府自首，把武器交出，並決定協助麥氏的剿共工作。第一步查出屬於菲共最高中央政府局委員全部逮捕。其中最使麥塞塞感到吃驚的是，菲共政治局首腦竟是他的舊相識。那人名叫弗賴，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大學教授，他跟麥氏熟識得幾乎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共進午餐，而行刺麥氏那項命令，也竟出自弗賴之手呢！

另一方面，菲共內部也一度發生分歧，據前菲共游擊隊領袖泰洛克（他於一九五四年投降後，以叛亂罪和四項騎刼及謀殺罪名而入獄，直到一九六八年始獲大赦出獄）說：在一九五〇年代，菲共書記祖斯·拉瓦（馬尼拉的知識分子），有一次在東呂宋施拉馬山區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強調指出，馬尼拉已經到了接收的成熟時期，而他和其餘的幾位武裝游擊隊領袖，則表示不同意，並認爲如果馬上動手，無異犯了冒險主義的大錯誤！可是他們的觀點卻受到其他各政治局委員的否決。此後，馬尼拉的知識分子與他們之間就失和了。

這個曾經在菲共裏面領導五萬以上武裝游擊隊的共黨頭子泰洛克，在獄中撰寫而於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自傳「騎在虎背上的人」一書中認爲：「任何民族主義者，只要一旦與共產主義聯上手，那就無異於騎上了虎背！」而他之所以與共產魔掌聯上去，在他的自傳中也有一段說明：「一九一三年他出生於呂宋中部的巴潘加省一個農人家裏，自幼在稻田遍野的鄉村長大，後來進入六哩外的小學唸書。十幾歲就失學了，轉入裁縫店做學徒，出師後不久回到鄉下，則加入了農村中佃農對地主或大蔗園主人的鬪爭。一九三〇年代，他便被一名馬列主義分子的誘騙，開始學習馬列主義，旋而成爲遐邇皆知的農民領袖，進一步領導巴潘加省的農民和蔗園工人的一次大罷工運動，於是成爲眞正的共產黨徒。」

第二次大戰的前一年，泰洛克和他的附從者，便與以馬尼拉爲根據地的共產主義者相結合，組織了菲律賓共產黨，對當地知識分子進行猛烈滲透工作。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菲共曾組織了一支游擊部隊，取名爲「虎克巴拉哈普」，意即人民抗日軍，簡稱「虎克」，後來的所謂「虎克黨」，便由此而來。其後逐漸變質，不單是抗日，並反對地主或富農，在呂宋中部不斷培植勢力，牢牢地控制了當地局勢。及美軍歸來，虎克黨早已壯大起來，且有發動全面叛亂的能力。而原本純粹主張抗日的人，也都被菲共書記拉瓦拖下了水去！因此，泰洛克在自傳中，形容拉瓦在菲共運動中成爲一個霸道的冷血動物，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教條主義者，完全聽命於北平中共政權的「指示」。

拉瓦出生於布拉坎省一個地主家裏，一共有三兄弟，都在菲共組織中擔任要職。一九五〇年以後，菲共離開了山區，決定向城市發展。但在一九五一年春，當虎克黨能夠發動全面攻勢之前，新任國防部長麥塞塞則先發制人，對潛伏於馬尼拉周圍的菲共政治局委員（包括着拉瓦三兄弟中的老二）展開搜捕，使到它們失去內應。而拉瓦的第三個弟弟，則重整旗鼓，並將泰洛克提出了政治局，而又將泰洛克集中在馬尼拉區的原有兵力，也遭到拉瓦老三遣往荒僻的呂宋東北部去活動，終於使菲共決定失敗。以故，泰洛克於一九五四年便隨一位年青的參議員阿昆諾下山投降。這便是麥塞塞最大的成就，無怪乎一九五三

年十二月，當菲律賓獨立後舉行第三屆總統選舉投票時，麥塞塞便一舉打敗了前任總統季里諾而成為菲律賓第三任總統。

自此之後，菲律賓的局勢似有轉變，因前國防部長麥塞塞為國民黨人，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奪取了菲律賓第三屆總統寶座。以故，國民黨與自由黨成為競爭激烈的兩大敵對政黨。麥塞塞在其總統任內繼續清剿虎克黨，一度逼使菲共陷於窮途末路，由二十萬人的勢力，逐漸減至不足五千人了。一九五五年麥塞塞總統發出第三道命令，要求菲共投降，立功贖罪，隨即便有五百名武裝共黨恐怖分子（民抗軍）響應投降。在一九五六年的全年中，先後共有三千五百名「民抗軍」武裝人員及其支持者，相率向政府投降。據菲律賓警察當局透露：截至麥塞塞總統因乘機巡視宿霧而意外失事罹難時為止，菲共勢力已微不足道，只剩下的七百名左右的武裝「民抗軍」，由拉瓦和艾歷仁德諾所率領，散處在中呂宋的各省地區，而繼任總統加西亞續行清剿。

一九五七年十月，加西亞正式當選為總統，仍由國民黨執政，而其副總統一職則由自由黨的馬卡柏佳所贏得。這是菲律賓前此從未有過的分屬兩黨的正副總統，他們兩人雖然具有同一的立場，都表示要加強內政外交，可是麥塞塞死後，加西亞總統則以民族主義號召，強調「菲律賓第一」政策，令到許多計劃向菲律賓投資的外國商人，都望而卻步，而使菲律賓的經濟成長遭受打擊。因此，在野黨則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故於一九六一年當宣佈進行第五屆總統選舉時，參加競選的政黨共有五個，除了國民、自由兩大黨之外，尚有民主公民黨、進步黨及人民大同盟等三個少數黨。公民黨與國民黨採聯合步驟，共同進退；進步黨和人民大同盟則全力支持自由黨。是故，自由黨的候選人副總統馬卡柏佳，一舉擊敗了加西亞，而當選為總統。

一九六五年當菲律賓舉行第六屆總統選舉的時候，年青的國民黨人馬可斯異軍突起，他當時才四十八歲，原為律師出身，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他曾參加菲國游擊隊，從事抗日戰爭，大戰結束，菲律賓宣佈獨立後，馬可斯於一九四七年當選為菲國國會議員，且曾一度擔任菲律賓國會議長。由於他以往未有擔任過政府重要官職，加以他那一位年輕而美麗的太太，又是馬尼拉某大學的校花，到處替馬可斯競選拉票，使他能獲得一連串的優越條件。因之，他以國民黨候選人參加競選總統時，不僅使其他對手無懈可擊，且能得到一般的好評，而輕易獲得勝利。

在他當選上屆總統之初，曾經表示對外政策不變，忠於東南亞公約組織及美非共同防衛協定等，並準備加強對美關係。對內則表示繼續其民主政治，而改善措施以促進國人的繁榮。實際上，馬可斯當選總統後不久，便首次履行其諾言是，在他就職後一個所面臨的迫切難題，則由他公開表示派遣菲軍二千人至南越，擔任非戰鬥性的工兵任務而起。儘管國會中大多數保守分子的竭力反對，但馬可斯總統為了要履行其諾言，非派象徵部隊馳援南越不可，深獲美國朝野人士的好評。正如華盛頓的報紙社論所說：「自從前總統麥塞塞的屍體由宿霧島的一架撞毀了的飛機中被拖出之後，菲律賓共和國就一直在找尋一位有為的領袖，直到八年後，當選民把朝氣勃勃的馬可斯送進了馬尼拉的馬背坎南宮裏時，便有許多菲律賓人，都一致認為這找尋行動實告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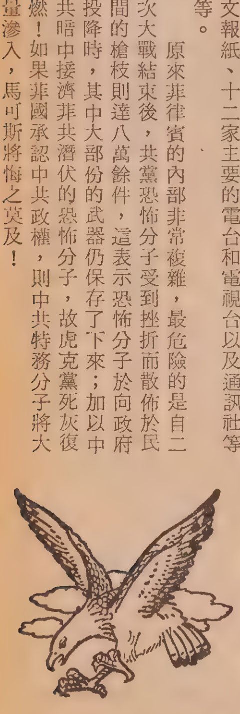
自一九六八年九月，當馬可斯特赦前菲共頭子泰洛克等人後，菲共死硬分子已不過三百人罷了。

馬可斯對外政策似有改變，他認為亞洲國家應在地區發展而減少依賴美國，顯然是在進一步地追求其獨立政策。故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初，由於駐菲美軍開槍擊傷一名菲人，而一度引起了示威事件後，菲外長立即與美展開會議，要求美國提前結束美菲軍事基地協定和共同防衛條約。但菲律賓獨立後二十多年中，一直由美國駐軍所保護；由於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間，美菲先後訂有軍事協定，軍事援助協定及共同防衛協定，保證菲國不受外來的侵略，使該國安然地渡過了若干次的危機！

很顯然地馬可斯總統似乎忘記了國內所潛伏的危機！而遠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就曾盛傳菲律賓向中共洽購糧食的消息，原因是菲國那年缺糧估計約四十五萬公噸，除分別向世界各地採購了三十萬公噸外，還需十五萬公噸。中共聞訊即準備把一批食米售予菲國，且其索價甚低，作為釣餌。但北平中共提出狠毒的條件：㈠是雙方交換貿易代表團；㈡是在米袋上要註明「由中共運出」字樣，作為宣傳。一九七二年五月，菲律賓政府准許與社會主義國家貿易時，中共立即削尖腦袋向菲律賓的縫穴鑽入，而在共黨集團中，便已成為菲國第一號貿易夥伴。

中共為什麼要搶着跟菲律賓貿易呢？因為企圖乘機加緊滲入東南亞國家的心臟而赤化之！果然到了同年九月初，北平曾支持一個恐怖的共黨活動小組，分別滲入了馬尼拉，企圖暗殺政府官員和破壞政府建築物，並在菲國首都馬尼拉市區，進行一連串的炸彈攻勢；九月十七日已分別搜捕了涉嫌為顛覆分子的青年，共達三十四人，其中有來自大陸的共幹二人；特別是到了同年九月廿二日晚上，菲國防部長恩里勒趁車經過馬尼拉市郊時，更遭遇着恐怖分子的伏擊，以致領前的一輛汽車彈痕纍纍！因此，菲總統馬可斯認為：國防部長遇伏事件發生後，已使該國連串的暴亂達到了最高潮，乃於九月廿三日早上便宣佈實施全國戒嚴，除了加緊拘捕那些進行暴動的共黨恐怖分子外，據說若干反對黨領袖亦已被捕；並暫時封閉馬尼拉區的所有新聞媒介——包括着八家主要的英文報紙、十二家主要的電台和電視台以及通訊社等等。

原來菲律賓的內部非常複雜，最危險的是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共黨恐怖分子受到挫折而散佈於民間的槍枝則達八萬餘件，這表示恐怖分子於向政府投降時，其中大部份的武器仍保存了下來；加以中共暗中接濟菲共潛伏的恐怖分子，故虎克黨死灰復燃！如果菲國承認中共政權，則中共特務分子將大量滲入，馬可斯將悔之莫及！



三日

共黨新華報本日發表社論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中，戰犯一條，決不容許任何修正。這對那些幻想利用「和談」以混水摸魚，攫取政權的先生們，給了一個迎頭痛擊。

四日

共黨明白宣佈：「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決隨同俄國對北大西洋公約國家作戰。未知美國對此作何感想？果能坐視共黨如此侮辱，而毫不動心乎？馬歇爾固執成見，縱虎反噬，事有必至！但共黨「一面倒」之附庸主義真面目，亦因此宣告而暴露無遺矣。

上午，侍父遊覽溪南積善菴，此為父親十歲時侍先祖母禮佛唸經之地也。回溪口後，又侍遊慈園一週，父子同遊，甚覺難得。

五日

和談開始。共方經由所謂「第三方面」代表，對李宗仁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共在十二日限期內投降。提出所謂聯合委員會的組織，毛任「主席」，而李副之；李須前往北平共同管理國共軍隊之移交。

張岳軍先生來溪口。

七日

「和談」進行，已起波折。李宗仁向共黨提議：「隔長江而分治」。共方則堅持「無論和，戰，均須過江」。

本黨在廣州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議，行政院院長何敬之先生報告和談經過，會中對父親和談方針之意見，一致通過；並決定和談原則五項：㈠為表示謀和誠意，取信國人，在和談開始時，雙方下令停戰，防隊各守原防。共軍在和談期間，如實行渡江，即表示無謀和誠意，政府應即召回代表，並宣告和談破裂之責任屬於共黨。㈡為保持國家獨立自主之精神，以踐履聯合國憲章所賦予之責任，對於向以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之外交政策，應予維持。㈢為切實維護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應停止所有施用暴力之政策，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及其生命財產，應依法予以保障。㈣雙方軍隊應在平等條約之下，各就防區，自行整編，其整編方案，必須有互相尊重，同時實行之保證。㈤政府之組織形式及其構成份子，以確能保證上列第二、三、四各項原則之實施為條件。

、共黨新華報，又以「要求南京政府投降」為題，發表其正式

風雨中

體實現」。共黨得寸進尺，節節逼人，無非要求政府作「城下之盟」，無條件投降而已。

父親同岳軍先生商談，準備對李宗仁坦直示以利害，只要：彼能站穩本黨立場，認清國家民族利益；共同對共，則無論和、戰；必全力予以支持。

八日

毛澤東本日對張治中等和談代表，發表談話，要點有五：

㈠戰犯在條約中，不舉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責任的字樣；

㈡簽約時須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吳忠信等皆到北平參加；

㈢改編軍隊，可緩談；

㈣共軍必須過江，其時期在簽字後實行，或經過若干時日後再渡江；

㈤聯合政府之成立，必須有相當時間，甚至須經四、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南京政府仍可維持現狀，行使職權，免致社會秩序紊亂。

共黨在表面上故意討價還價，實際上是想把國民政府的五院院長騙到北平，任其要挾擺佈，組織「聯合政府」，可不費吹灰之力，把我政府毀滅！

父親與岳軍先生同遊金峨寺。下午一時前出發，先至寧波新河頭，乘民船，經寶林寺遊覽，到橫溪登岸，抵寺已六時餘矣。峨山形勢優勝，狀如鵝之上騰，維妙維肖，實所罕見。寺內幽靜，遊覽一週，進晚餐，旋即就寢。

九日

父親六時起床，出寺巡遊。由左側大廚房至坑谷，臨泉攝影；再至正後方之羅院基址，遠眺朝山，停勻可愛。更南行，登白虎山，鵝山中脈也。下山遊引仙橋，回寺早餐。八時半，由寺出發言歸。途經田街、樓隘，謁蔣氏祖祠，經金紫廟，瞻仰金紫神備，轉至費宅之東，眺望象山港、獅子口，參觀蚶塘與結蚌，至下陳乘車，五時返抵慈庵。

鄭介民次長來溪口。

十日

周至柔總司令，胡宗南長官今日來溪口。

李宗仁被毛澤東玩於股掌之上，手足無措，情狀尷尬，不得

共黨態度忽又轉爲懷柔，並施拉攏、拆散、延宕的手段。父親認爲此比軍事進攻，更覺可怕。爲了挽救當前的危機，並能進一步加強內部團結，一致反共起見，乃囑電約何敬之、閻百川諸先生暨李宗仁、白崇禧等，在杭州會商對策。

十三日

昨日居覺生陳啓天兩先生來溪口。

和談第一次正式會議，在北平舉行。共方闡述其立場與協定草案的理由。張治中由北平電李宗仁與何敬之先生，謂周恩來於今日面交「國內和平協定」一件，內分八條，二十四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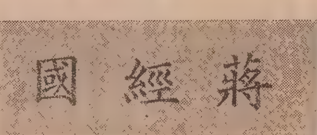
張又上父親一電，謂：「到北平後，共黨言論態度。意在逼降」；並勸父親「毅然放下一切」。張治中這個電報，完全是替共黨說話的。

晨間天氣晴朗。父親八時許由高台出遊。經徐鳧岩、蜘蛛嶺、蓆岩，直至北溪，約二小時；由北溪經大俞而至石窗，亦約二小時。沿途景物美麗，山巒險峻，西對華蓋山僅隔一溪水而已。父於民國十年冬，曾遊「石窗」，但爲一北溪盧姓導遊者所誤，非今之日所遊石窗也。先在石窗之左窗閒坐，移時，去右窗。因左窗與其餘三窗不通，故由中大窗入，經隘口，伏身而進，至右窗，實一普通隘狹之石洞也。盤桓約四十五分鐘而返。嶺上有大岩，高約十餘丈，其上有水滴至洞前。窗洞皆面向西北華蓋山，嶺上草木葱蘢，不覺其爲岩石。下午二時半回大俞，在其對岸呑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餐畢，經百步階至仗錫之西，即所謂六龍泉、三峽、與潺湲洞之前，畧憩攝影。路旁有大岩石矗立，恐即「再來石」也。侍從人員欲在石上鐫字，以作遊觀紀念，因時間不早，未果。復進至仗錫，寺如舊日，惟破損不堪；僧眾亦僅存一半。詢其「過雲石在何處」？則茫然結舌，不知所答。問之附近李姓者，亦不知有「過雲石」；只知有「再來石」云。四時半由仗錫歸，途經屛風岩，鐫「四明山心」四大字，頗爲壯觀。更經躡蹻嶺，回妙高台，天已黑矣。

十五日

和談第二次正式會議，仍在北平舉行。共黨以最後修正草案，八條二十四款，要求我方簽字，並以二十日爲最後限期，盛氣凌人。

今日，天氣晴朗，是我的四十歲的生辰。天色微茫中起牀，至祖堂拜祖；六時上慈庵，八時侍父作禱告，並向父禮拜報恩。父爲我題「寓理帥氣」四字匾額，附跋，文曰：



寧靜

蔣經國

自覺於此畧有領悟。又常玩索存心養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無聲無臭，惟虛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帥氣』。爲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體認深切，引爲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經兒四十生辰，特書此『寓理帥氣』以代私祝；並期其能切己體察，卓然自強，而不負所望耳。」

又題：

「主敬立極」，「法天自然」八字。

凡此所言，希望於我愈深，亦鞭策於我愈力，此後修養治事，定以此爲準繩。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無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養氣」，細想起來，真是慚愧萬分！

許多舊朋友和老同學，從滬杭各地，遠道趕來歡聚；鄉居得此，亦一樂也。

父親於晚間到天童寺遊覽，天已昏黑，適有八校學生旅行團亦在寺寄宿，一時僧侶青年，皆在山門熱烈歡迎，熱情可感。

十六日

父親六時起牀，遊寺內一匝。早餐後，登小盤山，謁摩訶祖師塔墓。墓地所謂「金鈎釣魚」者，蓋其照山第三層形狀似魚也。十一時，由盤山出發，經天童、小白等處而達育王，沿途民眾皆放爆竹歡迎，父親至感不安。在育王進午餐，遊覽寺內，參觀藏經閣三藏圖書。後由承恩堂登車言旋，途經寧波南門外，覓得柳亭菴「日講僧」之墓地及其塑像，甚爲欣喜；蓋父親幼年曾聽鄉人傳說「日講」勘輿之精，神效無比，故此一覩爲快也。晚六時回慈菴。

黃紹竑自北平飛返南京，携共方所提的二十四項要求，向中央請示。這些都是共方對我政府的作弄與緩兵之計。

十七日

共黨堅持渡江要求。李宗仁本日向共方要求展緩簽訂協定日期。父親閱畢黃紹竑携回之二十四項要求後，曾在日記中寫道：

「共黨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條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敍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爲；可痛！余主張一方面速提對案交共黨，一方面拒絕其條件，同時全文宣佈，以明是非與戰爭責任所在。」

【二十一】

昏愚妄行程頌雲

胡樂翁

當世運迍邅之際，有不少所謂英雄人物及所謂聰明才俊流輩；往往因奔競利祿，終於身敗名裂；前此寫章行嚴。惜其不能甘於寂寞，風燭殘年，仍然僕僕有香港之行，畢命香港客邸，供共黨的役使，亦卽受共黨輩的玩弄。

本來，人之所以貴乎其爲人者，要在立身能安其分際，守其本末，從而便能視功名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從而便能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大德完人，如此而已。怎奈世俗淺見輩，惑於現實的利祿，或逞於個人的氣忿，不惜自損品格，自污心性，終於晚節難保，以致身敗名裂，甚且辱及先人，貽羞後嗣。如以「湖南家長」自詡革命身世之程潛，卽其顯著的一例。程潛，別號頌雲，湖南醴陵人，計年現已九十左右？出身日本士官，他在前清科舉時代，還是一名黌門秀才，他喜寫字，也能「賦得」五言八句，可惜限於天資，不拘是作文寫字吟詩填詞，都難得出人頭地。他生就一副古板面孔，加以性情剛復，因此他的人緣不大好，除了一干有求於他的人，任誰也不願意去做他的座上客。由於時會的際遇，他早年加入革命陣營，當過大本營的軍政部長，又是歷屆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過去每回湖南事變中都有他的一份。表面上看來程潛是一個「老革命」，實際上他是爲着做官才來革命的，如其不信，遠之有他私通北洋軍閥的往事，近之有他投共的實例。他和譚延闓積不相能，譚是一個雍容大度的人，他是一個心胸偏急的人，因此譚雖時時對他以優禮厚助，他卻忌譚的賢能聲譽高過於他，直待他在漢口被李宗仁羈押後，他才體驗到譚氏對他眞情摯意，可惜爲時無幾，譚便道山歸去。

遠在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初，程潛受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軍政治部主任卽現稱中共五老之一的林祖涵（伯渠），林弟叔康爲程潛壻，在兩相私親的關係下，程對林是信任有加的。後來在香港被狙擊身死的楊杰，當任第六軍的參謀長和師長，第六軍在北伐之役，是參與江西一線，程潛以第六軍兼右翼總指揮（？），統轄第二軍第三軍等部隊，南昌之役，程楊輕敵無備，設非第二軍和第三軍的併力死戰，程總指揮楊參謀長幾致被俘，終於有「牛行豬欄」的笑談，傳遍前線各友軍。據傳是程楊二人由南昌退出後，在距南昌三十里的「牛行」地方中伏，二人狼狽潛入民家豬欄躲藏，才免於被俘云。南京之役，程潛以江右軍總指揮率第二軍第六軍及賀耀祖的獨立第二師與其事，首先攻入南京的部隊，傳爲第二軍第六師，師長是譚道源，二軍在前線的主官是副軍長魯滌平，軍長譚延闓時任國府主席駐在漢口。由於當時戰報所傳不是江右軍攻克南京，而說是程潛所部攻克南京，從而首先攻克南京的戰功，就新聞記者漫不經意的報導裏，由指揮官程潛而推測爲程潛任軍長的第六軍了。同時，也許由於第六軍政治部在林祖涵的輕率妄動？或者是俄顧問故意擺佈裏，在攻克南京的不久，就在第六軍政治部的串演下發生了一次「下關事件」，在這些記憶裏，我們可以想見程潛的爲人，究其一生，大可以「昏聵妄行」四字概之。

民國十六七年間，西征軍盪平了唐生智在湖南的權勢後，程潛充任湖南省主席，他在湖南，着實作威作福過一些時候，結果由那時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假會議之名，將程潛賺到漢口，在一個會議席上宣告「湖南省主席程潛，心存叵測，應予扣留」，扣留的所在，是華商總會的四樓，其時似爲十七年的春間？經過三四個月之久，還是由譚延闓氏的轉圜，才將程潛送到南京，亦卽算是開釋了事。自此，程潛就在上海住將下將，他在上海法租界馬斯南路置有兩幢三層洋樓的公館，他自己住一幢，另一幢先是李烈鈞住，後是梅蘭芳住。程據他自述身世，他是一個農家子，他不但在上海有私產，而且湖南有好幾座大公館，有好幾房姨太太，如果不是平素的貪婪，又何能有如是的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此可以看出其人之貨色兼好。

我和程在上海是時相過從的，他幾乎無日不過陳惟老（強，惟誠）那裏閒談；陳於我有世誼，我也喜愛聽他們談「想當年」的往事。程的左右羣從，潘培敏（薰南）是一個「正派人」，他是留日學生，程投共後，他間道來台，操律師業，小資生計；我每過台中，必「偸忙」過他那裏，吃點湖南菜，玩一會湖南牌，他夫婦倆極好客，尤其像我這樣的老朋友，更是招待得無微不至，可惜他已在十年前過世，幸喜潘夫人能幹，子女皆已學有所成而宜室宜家了。潘是程潛左右唯一不「逢惡」助奸的人，他是程的醴陵小同鄉，程當河南省主席，他是秘書長，想見他們的關係之深；然而淸者自淸，濁者自濁，談程潛應得表一表潘薰南。

程潛在上海「賦閒索居」的時期，他和那干號稱「留滬中委」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因之凡是留滬中委對政府措施發表文告時，他也是其中簽署人之一。這個時期，是他最苦悶的時期，他原有一妻兩妾，大太太是一個瘋子，二太太在他受禁時，和一個拆白黨式的姓卞的無賴漢往還，等到他來到上海，竟然彰明較著的下堂求去，二太太是他最所寵愛的，由此可以想見他心情的苦痛了。三太太較忠厚，他那位被共黨利用作鷹犬的大少爺，所謂文化功臣的程博洪，就是三太太的所出。大太太只生兩個女兒，大女兒就是林祖涵之弟叔康的未亡人，不過在抗戰時期她就改嫁了。二女兒也是一嫁再嫁，聽說曾經在香港開着一爿點心店，自己還是躬親當爐哩。二太太也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黃一球（黃克強的第四子）；三太太生有幾好個子女，長大成人的只有博洪一個。抗戰前一兩年，程潛在上海還討了一個妓女做四太太，四太太比他年輕四十歲，也還養了兩個子女。當他在上海閒居時，他是和西南方面有來往，常常發出些通電以相呼應。

據說由於所發通電一個字的關係，程潛受了劉蘆隱一番奚落後，他迫切的需求政治上的慰藉。這通電稿，係由「西南執行部」駐滬代理人劉蘆隱所擬，交送留滬中委簽署，程潛在電稿上改易了一個字，不料電文在報紙上刋出時，仍然原來的文句，程潛便在何世楨面前咕嚕了一陣，劉蘆隱就坦率的說電稿是南天王的授意，南天王按月滙錢來上海爲的什麼，大家用錢時只嫌少，要發電報卻吹毛求疵的故事挑剔。這些話傳入程的耳朶裏，當然感慨萬千，恰巧其時楊杰由駐箚蘇聯大使卸職回國，道出上海，楊原程之舊僚屬，便下榻程寓，當下兩人談今到後的政治出路時，楊勸程不必在上海受人播弄，轉不若歸向中央。時正「一二八」後，程於楊勸導之下，便寫了一封坦率眞摯類似悔過書的信，交由他醴陵小鄉親鄧某賫呈極峯。經過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參謀總長朱培德以護士注射針劑失愼致死，原任副參謀長正擬擢升參謀總長的楊杰，一力推薦程潛出任參謀總長，好在楊杰仍在參謀本部，他便坐享其成的幹了一兩年參謀總長，一直到對日抗戰，他兼代一戰區的司令長官，同時還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後來又轉任西安行營主任，抗戰勝利後，他轉任武漢行營主任，再後又轉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由這一連串的經歷裏，顯現黨國對他的優遇，如果他是一個具有人性的人，又怎能幹出叛黨禍國的事來？其實，程潛的反覆無常，原不是今日始，民四、五迄九、十年間（？），湖南是南北兵爭的衝要地，程潛嘗以南方革命軍部隊的姿態，暗地和北洋軍閥勾結，有一次北洋軍閥派了一個姓陸的來到郴縣和他聯絡，在歸程中被譚延闓的部隊在那姓陸的身上搜出程潛致北洋軍閥的信件，迫於淸議的所不容，程潛不得不離開了湖南，因此譚程之間就交惡起來，一說查獲姓陸的是那時湘桂聯軍譚浩明部的馬濟旅，查獲的地點是馬旅駐在地耒陽的棲鳳渡，大約是民國六七年間事，時程潛任護國軍的湘軍總司令云。至於譚程之間，與其說是譚程的交惡，毋寧說是程的遷怒怙過，因爲程私通北洋軍閥的事被揭穿，原來平分春色的湖南局面，便讓譚延闓碩果僅存，程潛他不但不自怨自艾的悔恨自己不該和北洋軍閥勾結，反而處處與譚延闓過不去，譚延闓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督湘」時，程潛和他的部衆是明裏暗裏在不斷的搗亂。民十二後譚程同在大本營，譚先後任建設部長和秘書長，程任軍政部長，還是少有往還，總之程是一個十足逞權恣暴貪財好色復喜私心自用而又矜能怙過的強項自了漢。

原已潛伏在程左右的如江西人李世璋輩，一面唆使他那寶貝兒子博洪，搞些七七八八的花招，一面串通唐伯球（時任湖南省議會副議長）和仇鰲輩極力捧程，稱他是「湖南家長」；如此如彼，程便樂陶陶的聽從這些人牽着鼻子走，因之，共黨的「解放湖南」，就絕不費力的達成了。

那時，程潛已是垂死的人了，所謂「塚中枯骨」，「尸積餘氣」，眞個萬死不足以蔽其辜。我們所懸懸在念的是三千萬的湖南人民，是三湘七澤間的處處瘡痕，在在寃獄。當三十八年夏秋之交，那時的國民政府早已播遷在廣州，湖南是百粤的屏垣，我們一干和程潛稍具私誼的人，曾經函電交馳，希望他南來廣州，保守他的革命人格，珍藏他的人生晚節，當然我們不說請他來就「考試院長」的話，那是不識其時「政治行情」的懵懂人語。何況，在我們的識知裏，由程潛的爲人，估計程潛的政治恩怨觀，他自不會忘卻在漢口被李宗仁扣留的往事。可惜那時廟廊之上的和行伍之間的大權在握的人，都似乎過於畏葸將事，竟然任令程潛由長沙而寶慶而瀏陽平江，身爲國民政府的高吏，口出共黨的邪言，爲什麼不再來一幕漢口華商總會的舊戲新演？而今事成過去，說來徒然心痛，[illegible]過追溯其時的局勢，如果沒有程潛的叛變，也許廣東的局勢，不會那麼惡化。從而西南半壁，又何致若決大川潰大澤的莫可提防。同時，像程潛如此昏聵荒淫驕縱貪婪的人，竟然邀得毛澤東的垂青，也無非「湖南同鄉」的封建觀念？又有什麼「主義」的可談？

程潛似在十年前死去？受共黨紅朝[illegible]豢養，也只不過十來年吧？如果不變節投共；當[illegible]，寫[illegible]的革命人物，自不會漏掉程潛，要爲他寫上一段。同時，對於他這位「湖南家長」稱號，也不會像而今的「嗤之以鼻」不願聽人說起了。如果程潛不是昏聵妄行，或者在三十八年以前死去；那，他會在湖南人的心目中，定是一個好的湖南家長；本來，在人生的歷程中，最後的一段「晚年」，應該倍加珍惜才是；「壽」，不一定是福；老而不死，反而落得個身敗名裂；可不哀哉！（下期續刋灌君夢）

滇緬邊區叛變風雲（三）

封侯

盧漢正式宣佈叛變後，龍澤滙的部隊，除在昆明近郊據點上嚴陣以待外，在市區裏也大量徵集民伕和動員學生，協助士兵加緊構築巷戰防禦工事。

同時，第八軍和二十六軍聽到盧漢投共的廣播後，即於當晚作緊急調動，分別在大板橋及呈貢兩地，設立前進指揮所。第八軍分由昆明西北兩面向昆明包圍；二十六軍由東南兩面向昆明進襲，兩軍協調於九日拂曉前進至昆明市郊，佔領有利地勢，完成攻擊前的一切準備。

緊接着，昆明城廂內外叛軍施行戒嚴，軍車徹夜馳騁，軍隊不停地往來奔走。眞個是一幅車轔轔，馬嘯嘯，行人槍砲托上肩，手槍榴彈各在腰的緊張場面！

另一方面，龍澤滙帶了一位秘書，兩位錄音員來和李彌見面，因爲此時李彌與余程萬已分別招待在兩間臥室裏加以監視。龍澤滙首先說明這次起義的理由，和盧漢不得已的苦衷後，便將一份事先擬好的廣播稿交給李彌過目。其意除指責政府政策失當外，並強調盧漢這次起義是當前最好的做法。最後是要李彌命令第八軍的官兵響應盧漢的起義，各守原防待命，不得發生抗命或破壞事情。

李彌看了這份廣播稿後，對龍澤滙苦笑說：「我現在已經成爲階下囚了，還有什麼權力和理由去命令他人。盧主席要他們怎麼做，儘可以向曹軍長去講好了。」

龍澤滙感到不滿說：「主席的意思，無論如何都要請李先生講幾句話，以安定第八軍官兵的心。這也是大勢所趨，李先生又何必固執成見，說幾句話，可以免掉千萬人作無謂犧牲，李先生又何樂而不爲呢！」

李彌覺得這時不是強辭得掉，或辯論理由的時候，在無可施爲下，只好以苦笑作爲答覆，以表滿腔。

龍澤滙好像急不及待的說：「李先生對盧主席這點要求，總得有個表示才好。」

李彌被迫，頗忿懣地說：「要我指責我的長官，亦如要你指責你的長官一樣，在做人立場上，我和你都不願做的。至於要第八軍的官兵服從命令，這是軍人本份，我倒可以講講。」

兩人經過一度談論和折衷後，龍澤滙同意讓李彌修改廣播原稿。所以人們於八日深夜，在收音機裏聽到李彌的聲音說：「第八軍的官兵同志們，我是你們的老軍長李彌，我現在盧主席的公館裏，請你們不要掛念，盧主席爲了雲南老百姓而起義，你們要聽命令，服從曹軍長指揮……。」

龍澤滙對余程萬，亦用對李彌一樣，由余程萬將廣播詞稿，作了彈性修改，然後播出說：「告訴二十六軍的官兵同志們，要稍安勿燥，靜待盧主席作合理的處理……。」

盧漢一整天坐鎭省府處理要務，到了入夜九時過後，才帶着一身疲倦，回到公館。一進門，就忙着上樓去叩見張羣。

張羣一見盧漢，立刻現出一副很不客氣的面孔，極其惱怒的說：「永衡兄，你究竟是怎麼搞的，事前也應該和我講一聲呀！」

盧漢顯得非常尷尬，苦喪着臉說：「眞對不起岳軍公，這是形勢脅逼着，不得不如此！」

張羣態度嚴厲的指責說：「蔣先生對你，可謂仁至義盡，你這樣一來，最少你應該想想，旁人將會對你作怎樣的批評！」

盧漢反而作狡猾地辯說：「岳軍公，老百姓實在太苦了，爲了避免老百姓長期受戰爭蹂躪，也只好不去管他了。」

張羣在憤恨中加以譏諷說：「你爲什麼不把共產黨統治下的老百姓，和這邊的老百姓比一比？看看，究竟是誰比誰苦？你認爲這樣做，就可以使老百姓不受蹂躪！那眞是在做你的春秋大夢！」

盧漢良心遭受遣責，一時給窘住，說不出話來，低垂着眼，不敢正視張羣正義的臉孔！

張羣在氣憤中，接着厲聲責問：「我現在要問你，盧永衡，你究竟要想把我怎麼辦？」

盧漢羞澀抬起眼說：「我正要向岳軍公請示，一切唯岳軍公的意願是從。」

張羣懇切且嚴厲的繼續訴責：「憑心而論，盧永衡，我倒希望你把我宰了！在你可以對共產黨立功，在我則可以向蔣先生謝罪，這倒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呀！」

此刻，盧漢內心的歉疚，似是被毒蛇啃嚙着。兩人緘默些時，終於，盧漢良知有愧而說：「岳軍公請休息罷，明天一早，原機送岳軍公回重慶和台灣。」說罷，起身告辭。

這一夜，夜是靜了，人卻難得寧靜！

盧公館裏的燈火通明，好幾部電話機，給人忙個不停的使用！佩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員及車輛，穿梭般地來去。不過，每個人的臉上，都掛上一副緊張和驚惶的表情。

最得意的，要算是中共地下分子了，這一夜之

間，全都一齊從地下鑽出地面來！平日他們的各級幹部，都是些伙伕、司機、以及販夫走卒為職業掩護，此時，便聚會在一起，眞是形形色色，琳瑯滿目。而就地吸收的，除了一些小學教員及大中學生外，多是些流氓，地痞！他們徹夜忙着分組開會，指派任務。在協助盧漢抓國特，打國軍的口號下，配着紅臂章分頭到處奔走！

中央派在雲南保安司令部，任盧漢的副司令柏天民將軍、特務首要沈醉中將，及以下的一批幹部，就在這一夜裏被拘捕了。接着滇越、川滇兩路局局長唐宇縱也被搜捕了出來！

同在這一夜之間，第八軍及二十六軍的部隊，便在西起碧雞關、北校場、以迄東南的金馬寺，形成對昆明的包圍，而與叛軍保安部隊對峙中。二十六軍駐開遠及宜良部隊，第八軍駐曲靖和霑益部隊，均在緊急狀態下，向昆明運動中。而余建勛的部隊，也奉盧漢的命令，增援到達碧雞關，戰火有一觸卽發生之勢！

在戰雲密佈下的昆明城，於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時，一輛插着白旗的吉甫車開道，緊隨着一輛轎車，和另一輛吉甫車，向巫家壩飛機場疾馳而去。盧漢總算還有一分天良未泯，承昨晚之諾，送走了張岳軍。

就在九日當天中午時分，昆明外圍爭奪戰揭開了。首先是第八軍一七〇師孫敬賢師長，下令向北校場的據點，大小連山展開猛烈的攻擊。防守大小連山的兵力是叛軍一個保安團，在孫師強烈砲火壓制下，攻擊部隊節節推進，到了約近下午三時，雙方已進入短兵接觸地步。叛軍陣地，顯出卽將動搖的模樣，幸而援軍及時塡補火線，同時龍澤滙又派出督戰小組，緊隨陣地之後，凡臨陣退縮官兵，立予槍斃，傷亡雖大，陣地幸而暫保住。一直堅持到黃昏時候，保安團才利用薄暮掩護撤入昆明，憑藉城牆高聳，堅守北門。

孫師乘勝清掃戰場，控制北校場，前哨進出蓮花池一帶。次日破曉，孫師本部向蓮花池進駐，除留部份兵力監視北門之敵外，另一部則向小東門一帶之敵進行掃蕩。

在孫師展開攻勢的同時，二十六軍呂維英率領的一九三師，也展開了對叛軍保安團的攻擊。雖然龍澤滙的督戰組，嚴格執行死守陣地的命令，可是在呂師聲討國賊，義無反顧的憤怒意志下，又以作戰經驗，和火力均遠在叛軍防禦部隊之上，終於，在九日下午，把昆明東郊的防禦陣地內的叛軍逐個予以擊破。又進佔狀元樓之線，成了首先突進昆明市區之部隊。

西面的碧雞關，原駐有龍澤滙的一個團，在盧漢的構思中，到了萬不得已時，就以碧雞關為撤退的掩護點。所以先令余建勛，兼可接應昆明之急。故在十二月八日，余建勛的兩個團，已到達碧雞關增強防務；而國軍方面，認為盧漢若到了必須放棄昆明時，也應該給他留條退路，以便沿途截擊，既能避免名城受損，又可減少巷戰攻堅的傷亡。因此，對碧雞關，只以同等兵力監視，而未施行攻擊。

雙方戰事，從九日下午開始，龍澤滙所接到的，盡是前方敗北訊息，儘管龍澤滙對他部屬，不停不斷地，發出獅吼憤怒般的叫罵！這不但不能阻遏已成的敗象，反而敗兵彷彿缺堤河水般，潰退撤入昆明市區。

龍澤滙要將這許多潰敗後退的單位，在極其快速的時間裏，用來增補和加強市區的防禦，並不是處在情緒極端衝動、和憤怒中所能解決，更無法做到周詳無懈佈署的。因此，其內心的痛苦與惶恐，一時躊躇難以為計！

敗兵之將的龍澤滙，滿懷憤怒和惶恐，正痛苦得難以應付昆明市區緊急局勢措施的時候，突然他的太太由公舘裏打來電話說：「李司令官的夫人龍慧娛，要求見你，已經在家裏等了好幾個小時！」

龍澤滙聽了這個電話，靈機一動，回說：「請你好好陪着她，我馬上就回來。」

說完，便把部隊的運用與部署問題，交由他的參謀長，會同保安司令部的參謀處連同處理，立刻抽身回家。

李夫人見了龍澤滙，感到出乎意外的和氣，當她要求龍澤滙准許她去看看李彌時，龍澤滙未加考慮，坦然說：「李夫人要去看李先生，沒有什麼問題，要不要由我陪你去？」

李夫人忙說：「軍長事情太忙了，不敢勞駕，你能派一個人送我去，那就感激不盡了！」

龍澤滙處此兵敗之時，欲喘一口悶氣，卽行藉機勸說：「李夫人見了李先生時，請勸勸他，只要他下個命令給第八軍停止攻擊，我負責報告主席，馬上恢復他的自由，以他的才氣和能力，共產中國借重他的地方正多，何必一定要抱着國民黨，硬鑽牛角尖呢！」

李夫人領首應諾，在龍澤滙指定派出的副官陪同下，去見她的丈夫。

李彌早就得到監視他的副官通知，請他到客廳裏等着會見他的太太。

李彌的夫人，一跨進客廳，見了端坐沙發上的丈夫，剎那間，一股淒切悲酸之情湧上心頭，眼淚幾乎奪眶而出。李彌一見他太太這付悽愴的樣兒，趕忙含笑先開口說：「太太，坐下來吧，沒有彩雲，是不應該下雨的，還是笑一笑吧！」

李彌的幽默感，是他太太一向所習慣，也是所喜愛的，但卻想不到在此時此地，他仍然顯得這樣輕鬆。因之，對李彌無可奈何的現出了一絲苦笑而說：「炳仁（李彌字炳仁），看你，還是這老樣子！」

李彌尤顯出異樣愉快的說：「這樣子不是頂好嗎？在這裏蠻舒服的，你看，這些傢具，比起我們家裏的，好得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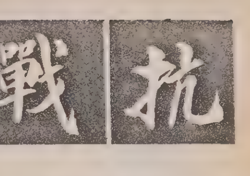
李夫人難解心中淒楚，黯然說：「說正經的，炳仁，剛才龍軍長對我說，只要你能命令第八軍停止攻擊，盧主席將會馬上放你，我看還是先求脫困這裏，再作打算吧。」

李彌更顯得無所謂，調侃着說：「原來我的太太是來下說詞的，我倒小看你了！」

李夫人落然地說：「事情總得要解決嘛！」

李彌宛然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攻打昆明？」

李夫人有些忍隱不住，氣忿的說：「這你還要問我！」



抗戰武術談

欺暗室[illegible]遭報應　試新招勞燕各分飛

他要我站在一旁，祗見他右腳一提，左腳一點地，就地一縱跳步法，往上直穿而去，好似有根繩索將他扯上去，祗見他如飛鳥一般向梨子樹的枝葉空隙間直升上去，直到樹梢，伸手摘了兩隻成熟的大梨子，一手抓住一隻，然後墜落下來，落地時腳尖先着地，平穩得一點聲音也沒有。當時我站在一旁，目不稍瞬的看着，他縱跳的姿式，眞是輕靈又美妙，那裏像是有一百幾十磅重的身體，簡直如同鳶子上升時靈活敏捷！他表露這手輕功，看得我眉飛色舞，欣喜莫名，立即上前請教他說：「公公！你以前練縱跳輕功時，鐵沙綁到了多少斤？」他說：「每隻腳最多綁到三十斤。」我驚異的叫着：「嘩！這樣苦練的好功夫，眞是少見，我最多綁到八斤。」

他的軟功已練到了如此程度，難怪懲罰色狼李友善時，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化境。我又請教他的穴道功夫，他此時已認我是同道中人，說話就隨便得多了，當時我和他兩相比較，眞是天差地遠，我祗不過是懂得點點皮毛而已，承他老人家錯愛，以同行看待，我更加虛心聆教。他當時會講述一手名叫「犀牛望月」的功夫給我聽，並列舉事實經過，雖然我未親自見到，相信老前輩不會亂道事實。我也會研究過此功夫，但是我從未試驗過。

據族長親自告訴我說：昔年某地有個浮滑青年，每天必要去附近市鎮鏢玩賭博，至深夜始歸。在去市鎮的大路旁，左邊有一座房屋，裏面住有一位美貌的少婦，時常坐在靠路邊的窗口外相隔十多尺遠處，還有一堵圍牆隔住。該青年每天在短牆外經過，必定要停留在牆外，用各種不堪入耳的言語來調戲少婦，初時少婦並不理他，但他每次經過都是如此，實在令人討厭已極，如此可惡的人，常時來騷擾，令她忍無可忍，就將情形告訴她丈夫知道，要他將外面圍牆加高幾尺，以避免麻煩。誰知她的丈夫聽後說：不必加高圍牆，他有辦法解決此問題。

自從夫妻對話之後，丈夫就常在市鎮上和該青年接近，在一起賭錢吃喝，好似好朋友一樣，有一次青年飲得醉醺醺，少婦的丈夫在旁邊扶着他，就在此接近的時間，出手用手指在右邊頸項間掐了穴道，這手功夫就是「犀牛望月」！頭歪在一邊，好像犀牛側轉頭望月亮一般。點中此穴道的後果，先是慢慢右頸酸軟，一個月後頭就不能轉正了，點左邊頸項，頭向右邊歪，點右邊就向左邊歪，如不及時醫好，就變了歪頭佬，定了型後永遠也不會好了！下手點穴的人，他的房子是在大路右邊，青年的頭側向左邊歪，當他白天去市鎮經過少婦屋前時，再也不能朝右看，來調戲他的妻子了！

用這種方法來懲罰色狼，不但不會使地方人士生反感，反而令一班正義之輩拍手稱快！都說這是他應得的報應。

族長講完此事經過後，我會詢問在甚麼地方？是何人？他搖頭不肯說明。但我會聽孀娘說過，族長太太年輕時是很漂亮的。後來我在外面會看到過有歪頭的人，但不知是否被點穴所致，那我就不明白了。

器械的種類太多，普通練武術者，是選擇自己喜愛適用的，如大刀、木棍、鐵槍、雙刀、劍等，近數十年來，外國發明槍砲，上陣作戰，主要兵器是自動槍砲。因此很少有人化精神時間去學習這些器械，其他很多冷門器械如耙、叉、鳥子等，即使學會好也無甚用處。

族長平時訓練子弟是着重木棍、大刀、雙刀、鐵槍，（吾鄉俗稱梭標）他的木棍功力是特別出色的，他採用一種與眾不同的方法來鍛鍊，眞所謂「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毅力，所以他勁力的雄厚，功夫的深湛，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令人置信的。

他這套棍法，名叫「子午棍法」，是鑽、壓、挑、捲，爲主要攻擊法，還可調轉棍頭，用連消帶打的手法，以擋開對方的槍刀橫掃而來；用棍頭橫掃，還可乘機擊打對方膝蓋骨和足踝骨的妙用。經他詳細解釋，並示範給我看，但見他每下動作，均含有隨機變化的意思存在，同時還有應付四方八面圍攻場合的打鬥法。如能練到棍隨心轉，眼明手快，在靈活運用之下，用棍尖鑽、壓、挑、捲，同時能調轉棍頭倒挿、掃、擋，各種手法去攻擊和抵擋對方，即使有三五個人圍攻，亦能應付自如，克敵致勝是毫不費力的。

要練好一路木棍，主要着重坐樁，這是我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武術談中會特別提起過，因使用棍法時，騎馬樁式佔多數，其次是丁字和前弓後箭馬步，如紮樁的基本功夫不穩固，成爲上重下輕，亦即上面如泰山，下盤如浮沙，如有此種毛病，就是練來練去也不會有成就的，祗有枉費精力而已。

族長又帶我走到後園一片空地上，那裏有四塊方圓形的大小不同石頭，用竹篾串成魚網型，包住石頭，上面都有一個抓手圈；四塊石頭有輕有重，最重的約八九十斤，最輕約二十餘斤重；他告訴我這是練木棍的道具，打木棍首先學習一鑽、一挑、一壓，他用石頭，練習挑棍的勁力；先將木棍套在抓手圈內，然後用力一挑，看你能將石頭挑得多高；先挑輕的，再挑重的，如練到挑得起最重的那塊石頭，而且不覺得怎樣費力，那就很不錯了，但還要再進一步，就是挑穀籮。這眞是別開生面，獨創一格的訓練；挑穀籮練棍法，的確是我前所未聞未見過的獨門練功方法！他採用此較量功力深淺的最好方法，一點也不能偷雞，功力練到如何程度，在挑穀籮時，就完全表露無遺了。（未完）

張仲仁



毛澤東慷大陸人民之慨 到處施捨夢想赤化世界

一共幹說：我們已夠窮了怎還有錢援助他人？

筆與是東南亞某地華僑，五十年代末期，由於年幼無知，擅自離開溫暖的家庭，到中共血腥統治下的祖國大陸升學，希望創造美滿幸福的未來，但是，六十年代初連續幾年的大飢荒，使我的學業半途而廢；後來又受到中共的誘廹，到某「國營」農場當了將近十年的農奴，去年幸而脫離了人間地獄，來到了自由世界櫥窗的香港。十多年的牛馬生活，有如一場惡夢，現將記憶猶新的慘痛經歷，作一簡畧報導，望海外青年朋友們有所警惕！

在中共暴政統治下的大陸，包括言論在內的一切自由都被剝奪，經過無數次殘酷政治鬬爭，使廣大人民羣眾都養成了對人說人話對鬼就說鬼話的習慣，以免惹來麻煩，我當然也不例外；但在農場受奴役這段期間，卻有一位亞旺是我唯一可以與其暢所欲言的好朋友。

早在中學時期，我就認識亞旺了；他高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後來和我一起下放到農場去，因爲經常一起勞動，談起話來也很投機，久而久之，我們便成了知心朋友了。

中共在「文革」前，特別是在「四清」運動期間，經常以「憶苦思甜」的方式對年輕一代進行「階級教育」，拉出「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訴說自己以前怎樣過着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解放」後又怎樣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過着如何「幸福」的日子。

接着要大家帶着「階級感情」吃野菜粥，以使讓年輕的一代就「舊社會」勞動人民吃的野菜粥和「新社會」的白飯加白菜進行「苦」與「甜」的對比。會後大家還要進行討論，每一個人都要發言，談認識、算細賬，年紀大一點的就說自己在「舊社會」如何貧窮，現在「新社會」是如何「幸福」，家裏有幾多件衣服或家具，連幾角錢一雙的木屐也要記在「毛主席」的功勞簿裏。

在一次「憶苦思甜」會後，亞旺對我說：「媽的，剛才那碗餵豬一般的野菜粥使我差點吐了出來。」我開玩笑對他說：「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關懷啊！」他接着很氣憤地說：「天天在說舊社會人民牛馬生活，而現在這所謂新社會，我們卻比牛馬不如！」

亞旺這番簡單的話，對毛澤東一手造成的「新社會」的人民生活，作了十分正確的結論，可不是嗎？像亞旺這樣的高中畢業生和我一樣在農場做了將近十年的農奴，月薪僅二十元「人民幣」，每月除了十五六元伙食費之外，再買點日用品及香烟等東西，一月到頭辛苦勞動所得的報酬就完了，想每月積存一元比登天還要難，起碼得在經濟上作半年的準備。而且我們像賣身的奴隸一樣，絕無遷居和選擇職業的自由，尤其時時刻刻要擔心自己不愼做「錯」事或說「錯」話，招來各種無情的打擊，大陸人民這種恐怖的心理，是生活在鐵幕以外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

如今我在香港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可憐的亞旺，卻仍然在烈日下賣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力，過着非人生活，每念及此，內心非常難過。

記得是在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期間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麻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中共說：由於「文革」前劉少奇竭力排擠毛澤東及抵制其思想，使到「毛澤東思想」得不到充分的傳播，現在「蘇修」已被打倒，就應該大力傳播「毛澤東思想」大頌特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就這樣，繼「毛語錄」、「語錄歌」之後，「忠字歌」、「忠字舞」，以及對着「毛主席像早請示晚滙報」，和飯前「三句話」等奇形怪狀的規定就相繼出現了。

我們生產隊的陳隊長，從未讀過一字不識，因孩子多負擔重，當了十多年隊長欠下一身債。但由於他出身「苦大仇深」的貧苦家庭，且腦蠢如豬、力大如牛，最適合培養成爲「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所以受到上級共幹的器重，吸收他加入了共產黨。陳隊長平時很好出風頭，每次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或者開會呼口號，只要他在場，一定要出來帶頭，以便在羣衆面前顯示他對「毛主席一片忠心」；但因他是個不識字的大老粗，所以有時難免鬧些笑話。

「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就是當時共幹強迫大家每天一定要排隊對着毛像念的所謂「飯前三句話」。由於這種愚弄人民的花招，羣衆恨之入骨，所以每次念咒的聲音都顯得很低沉，只有陳隊長一人放盡喉嚨對着毛像狂吠。在當地的方言中，「壽」字和「事」以及「疆」字和「功」字的發音十分相似，而他根本不懂得「萬壽無疆」是什麼意思，所以有一次大家都很清楚聽出他將「萬壽無疆」念成「萬事無功」。

陳隊長雖然在無意中挖苦了毛澤東，但他卻等於說出了毛澤東萬事無功這個眞理。因爲毛澤東殘暴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的所作所爲，從「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反右派鬬爭」、「大煉鋼鐵運動」、「三面紅旗」直至滅絕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歷次政治運動不但浪費大量人力、財力、物力，而且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在這二十多年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數以千萬計的同胞，死於中共屠刀之下，毛澤東不但萬事無功，而且罪該萬死！所以每當陳隊長高呼「萬事無功」（即「萬壽無疆」的變音）這口號時，更激起羣衆對毛澤東的仇恨。

毛澤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弄得民窮財盡，其原因除了野蠻的共產制度阻礙了生產發展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毛澤東愛打腫臉充胖子，不顧人民死活，實行對外「支援世界革命」、對內則一毛不拔的反動政策。

毛澤東忘記了希特勒和東條英機夢想征服全世界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歷史教訓，妄圖以攪「世界革命」來實現其爲「世界領袖」的美夢。要攪「世界革命」就得以大量金錢武器和物資，收買各國叛徒，製造其本國內亂，以便達到傳播共產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罪惡目的。而要支援「世界革命」，就不得不對大陸人民實行「一毛不拔」的政策，才能搾取更多民脂民膏，作爲擾亂世界的資本。

由於毛幫必須對內加緊其罪惡統治，所以除了連續不斷攪政治運動，不給人民有喘息機會外，更要剝奪人民享受應有的一切自由；在經濟上，絕對不容許人民改善生活，使大陸人民至今仍然過着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平；同時不重視城市建設，不增建新住宅，爲市民解決居住問題，使很多城市一直破敗頹腐不堪；尤其對完成學業的學生，不提供就業機會，而是一畢業就像垃圾一樣將他們掃到農村，用最原始的生產工具種田。凡此種種都是大陸人民恨毛澤東入骨的主要因素。

苦難深重的大陸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着，但是獨夫毛澤東，卻把肚子吃得像水缸那樣大，根本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眼裏。對外，他活像個國際慈善家到處施捨，大攪其國際主義；除了北越、施漢諾以及世界各國的游擊隊，每年消耗了大量人民血汗之外，世界各「友好」國家，只要一發生火災旱災或地震等災害，毛澤東的「中國紅十字會」便大慷其慨，以幾十萬幾百萬元或大量糧食和其他物資，予以緊急救濟。例如南美洲的智利和中共「建交」後，先後發生過暴風雪和地震兩次自然災害，每次都很快得到毛澤東大量物資救濟，其中有一次竟有大量的奶粉，在大陸住過的人都知道，奶粉一向是大陸各地最缺乏的東西，憑六個月內的嬰兒出生證，每月只配給一包（一斤庄），而且即使有出生證還不是隨時買得到。喪心病狂的毛澤東，這種置本國嬰兒的健康和人民的死活於不顧的罪惡行徑，眞是可恨至極！他只知道對外攪國際主義，卻忘記了對大陸人民應有人道主義。無怪乎一個共幹說：「我們已經夠窮了，怎還有錢去援助他人呢？」

毛澤東的肚子吃得像水缸那樣大，體內有厚厚的一層脂肪，那是大陸人民血汗的結晶，他生前一毛不拔，極盡虐待人民的惡勾當，他死後，人民定將把他身上的獸毛連根拔掉，至於體內那層厚厚的脂肪，中國人民也將仿效古人對董卓那樣，拿來點燈，以洩心頭之恨！

（金光）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衆，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大陸城鄉人口過剩 糧食生產供不應求

筆者在逃離大陸之前，參加過批判「國富民窮」的「政治學習」，在學習會上，除了「啞巴瞧啞巴，睜眼不說話」地「冷場」以外，就是含沙地借批林而批毛。人們是這麼說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國富民不窮，怎麼說窮呢？那麼多人都養得活，在農村，一人養活五六口人……」「農村就是吃飯的人太多了，吃飯的人多，做事的人少，要不，怎麼窮呢？」一批判「國富民窮」，人們總要提到人口的惡性膨脹，包括共幹在內，也常常對「人口過剩」的現實表示不滿。不過，人們使用的名詞術語不同吧了。人們都不敢使用諸如「人口過剩」，「人口膨脹」，「人口爆炸」這類「反動」的詞匯，而改稱為「吃飯的人太多了」，「人口太多了」等等。其實，含義是相同的。

大陸「人口過剩」，主要表現在農村。大陸人口，前幾年，以每年增長一千四百萬人之「大躍進速度」迅速膨脹，這其中是，百分之九十是「貧下中農」的子孫。似此速度，中共還有臉在高叫「有計劃地增長人口」，眞是無恥之極！

大陸的「貧下中農」熱衷於生兒育女嗎？不！絕不！大陸農村人口的惡性膨脹，是「人民公社化」的「優越性」決定了的，也卽由大陸的社會制度決定的！大陸的農民，拚體力掙「工分」吃飯，沒有任何社會保險可言，沒有絲毫社會福利可享受，體力消耗光了，如果是單身漢，或是老夫妻倆，那就只有等着餓死了！所以，他們在精力尚存的時候，就不能不考慮到來的悽慘晚景，為此，必須「養兒防老」！年輕時多養兒子作「儲備」，這就是今日大陸農民的普遍心理！所以不管中共如何費盡唇舌大叫大鬧「計劃生育」，仍然沒有幾個農民買他們的賬！最後，中共沒有辦法了，乾脆撕下了「毛澤東思想」的偽裝，而採取了不分「自由地」、不給「口糧」等等直接威脅農民生存的強暴措施，這樣做，雖然比用「毛澤東思想」「說服教育」有效，但是也不過是暫時的，因為「沒有羣眾基礎」，這樣子做，不單單一般「貧下中農」不服氣，就連廣大農村基層共幹也不服氣。因此，中共要眞正取得「有計劃地增長人口」的成績，除再殺幾千萬人！看來，毛澤也只有「殺人滅口」這一條路可走了！

「人口過剩」，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一點，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大陸的「人口過剩」，是大陸的社會制度，也卽毛澤東統治造成。這一點，在農村表現得更為突出。日前大陸農村，眞是吃飯的人太多而做事的人少，卽存在着大量失業人口；一人養活五六人，怎麼不產生貧困、飢餓等社會現象呢？要解決農村的失業問題，只有徹底打碎毛澤東「的國家機器」，重新建造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社會！

大陸的城鎮，也存在着大量的失業大軍，千百萬人生活在半飢半飽的低工資制度下，每年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畢業生，面臨着「畢業必失業」的嚴重威脅。城鎮仍然「人口過剩」！大陸城鎮的失業大軍，是極其龐大的，而且源源不斷，是早已「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的。不管中共怎麼狡辯也徒然，要改變這種局面，只有毛澤東公開修正其「路綫」！

近日，中共的宣傳機器妄圖用幾句「馬列主義」的教條來遮掩其「人口過剩」的悲劇，這是枉費心機！「馬列主義」的教條不但不是他們的救命稻草，而且更使他們的「馬列主義」的面目暴露無遺。

港共的報紙，為了緊跟大陸的宣傳機器，也在人口問題上大作文章，這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在論述過程中，顯得「客觀」一些。第一、他們沒有強調「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在大陸人口問題上的「偉大勝利」，只是就事論事地點了一下「初步成果」。第二、他們盡量迴避大陸嚴重的失業問題，盡量避免大陸人民的飢餓和貧困這些嚴重的社會現象！雖然字裏行間仍然還有昧着良心說瞎話的例子，但是，在論述問題時不敢「理直氣壯」地使用「豪言壯語」，除了就事論事外，就是引用幾句「馬列主義」的「經典」，「以空對空」地發議論，泛泛而談。因為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實在舉不出中共在處理人口問題上的實績，更無法列舉中共在制止「人口過剩」問題上的成就，比如如何戰勝了失業、貧困和飢餓等問題，因而也就只好空發議論了，更特別的是，在港共報紙有關大陸人口問題的多篇文章中，竟不見「偉大領袖毛主席」，「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這一類的字眼，說明那些字眼已經成了過時的陳貨，被唾棄了，被淘汰了！當然，港共文章的基本格調還是「緊跟」、「照辦」的。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讀者熱烈响應

居美洲的離鄉客（加斯達尼加）　一百元

巴拿馬一讀者　一百元

葉廣迪先生（法國留尼旺埠）　一百元

小結：三百元

連前共六萬四千七百○四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其實，只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不能無視現實，也不應該迴避「偉大領袖毛主席」這一類字眼。要知道，大陸人口的惡性膨脹，大陸「人口過剩」極其嚴重，大陸的飢餓，貧困問題無法解決，大陸人民羣眾掙扎在死亡綫上，這些，都不是「帝、修、反的造謠」吧？只要還有一點民族良心，還有一點愛國感情的人，都絕不會昧着天良否認上述的鐵一般的事實！而那些災難是什麼人造成的呢？是人民羣眾愚昧無知嗎？是中國人民沒有本事嗎？是中國人民不想改變狀嗎？不！絕不！這是毛澤東統治大陸的惡果！

（鍾實）

萬人協會慶祝雙十國慶聯歡叙餐通告

本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雙十國慶，謹於十月十日假座銅鑼灣波斯富街二十四號醉瓊樓飯店舉行國慶聯歡叙餐（詳情列后），敬請各位會員携眷偕友參加，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同申慶祝：

參加辦法：

㈠日期：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十日。

㈡時間：下午七時開會，八時叙餐（另有餘興節目助慶）。

㈢地點：香港銅鑼灣波斯富街二十四號醉瓊樓飯店三樓。

㈣費用：每位港幣二十元（即日開始售券）。

㈤截止售券日期：十月八日（請及早購券，以便預定酒席）。

㈥購券地點：①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

「萬人協會」簡訊（六四）

萬人協會於本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假座香港灣仔渣斐道梅江飯店二樓設讌向雙十國慶回國致敬團餞行。

在餞行會上首先由萬人傑會長致詞，萬會長說：今年本會回國致敬團參加人數非常踴躍，比過往兩年都有顯著增加，同時也是本港各社團回國中人數較大的，由於今年報名日期提早截止，否則人數會更多。萬人協會這個組織在國內是很受重視，因而我們這次回國在各方面大家都要很好地檢點，給國人對本會留下一個更好的印象，最後祝各位在這次回國旅程中玩得愉快。

接着由曾憲光副會長致詞，曾副會長說：我們今天除了向各位餞行之外，主要是希望大家旅程中互相幫助，互相認識一下，以便大家見見面互相照顧。今年參加本會雙十回國致敬團除了本會會員之外也有部份是萬人雜誌讀者，我們非常歡迎各位熱愛自由祖國的朋友參加我們回國致敬團的行列，大家既然參加了我們的團，我們對大家都以會員一樣看待，也一樣的要求，萬會長經已說過，本會在國內是很受重視的，因此希望各位在回國期中要很好地遵守紀律，給國人留下一個更良好的印象。

大家在國內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親戚朋友，這次有機會回國難免大家會帶點手信的，這是人之常情，但是要提醒大家一點的，就是不准携帶大陸貨以及其它違禁品，相信大家也明確這次回國的目的與意義的。

另外我要告訴大家的好消息，十一月一日是萬人雜誌出版七週年紀念日，萬會長準備擴大慶祝，這是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的好日子，到時大家回來後希望再在聚餐會中與大家歡聚。

跟着是由金城旅運貿易公司負責人黃處興先生介紹有關入境的各種手續以及注意的事項。

最後是由萬、曾兩會長分別授旗給第一、二團團長梁伯中與吳少雄。

× × ×

本會在港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雙十國慶聚餐聯歡，蒙下列各位慷慨捐欵。計

萬會長	一千二百元
符　強先生	一千元
何錦庭女士	五百元
吳少雄先生	五百元
岑嘯雷先生	一百元
賴先鈿先生	一百元
洪銓林先生	一百元
曾副會長	一百元
梁伯中先生	一百元
黃憲中先生	一百元
李　昌先生	一百元
林　鏗先生	一百元
陳達科先生	一百元
鄧德茂先生	五十元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廣州共軍造反
中山大學被炸

據日前自大陸泅水逃抵香港的青年共幹透露：中共毛江派的「批林批孔」運動，現正在廣州「人民解放軍」與退伍的共軍軍人中激烈進行，引起林共軍與退伍軍人的強烈反抗，紛紛由軍隊裏逃出，與退伍軍人結伴逃亡，並進行各種破壞行動，使廣州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秩序大亂。

該三位原自共軍退役轉任「公社」民兵教練的青年共幹說：「自三個月前，「批林批孔」運動在共軍及退伍軍人中進行以來，最近已進入整肅階段，不少指戰員和退伍軍人被批判，免職，捕去坐牢及勞改。因此軍隊中逃亡事件不斷發生，有的還帶着武器逃跑，與在地方上任職的退役共軍聯合做出搗亂的行動。九月八日下午

，廣州石塘圍火車站的候車室與月台被炸毀，死傷十餘人，以及九月十日上午廣州河南康樂村「中山大學」的部份建築物被炸，據傳都是那些逃亡共軍幹的，而並在出事現場發現反毛傳單。

由於共軍正在進行「批林批孔」運動，故目前廣州市區沒有共軍巡邏隊出現，而由武裝的「農糾」、「工糾」（即農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代替。於是放火、爆炸、打刦、毆鬬的事件層出不窮，秩序紊亂不堪。

中共內爭趨嚴重
四屆人大難開鑼

當前毛澤東確有急於召開四屆「人大」的需要，所以去研究會議召開的正確日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應探究四屆「人大」何以一延再延？如果召開，毛澤東主觀上希望達成何種結果？對中共政權會產生何種影響？

毛澤東召開四屆「人大」的急迫性，可以從長遠的與現實的原因來說明。長遠的原因是從毛澤東年邁老朽急於安排後事這一方面着眼的。毛鬬倒了劉少奇、林彪等以後，急切需要在他愈來愈短促的餘生中，完成權力繼承的安排。要安排權力繼承，依目前的情況來說，必須「在黨領導一切」的口號下，使已篡奪「黨權」到手的「文革派」（即「宮廷派」），繼續奪得「政權」與「軍權」，並通過修改等於已經廢棄了的憲法，重新確立各級政權的體制，以顯示虛假的「合法性」。

現實的原因是要解決人事的總調整問題，具體的說，在「中央」要安排好周恩來的出處，並讓「文革派」進入「國務院」；在地方是要改變共軍兼掌黨、政權力的局面，藉此造成政權的「安定」、「合法」、「鞏固」等的虛假表象，來欺騙世人，特別是美國、日本和西歐各國。

自第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於一九六五年一月閉幕以來，迄今將近十年沒有再舉行會議。按中共自己的規定，任期已超過了兩屆（每屆任期四年），一年一度的例會也停開了九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受了「文革」和「林彪事件」的影響，去年八月共黨「十大」時，周恩來曾公開宣稱「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年元旦中共報「聯合社論」也提出「要以各項工作的優異成績來迎接四屆『人代』」，但是，至今仍然沒有透露確實的召開日期。

究竟一延再延的眞正原因何在？可以肯定指出的是：這決非籌備事務性的原因，而是政治性的原因。去年共黨「十大」以前是如此，「十大」以來一年間仍是如此。

所謂政治性的原因，總而言之，有如下四點：㈠林彪集團殘餘勢力，必須處理，林彪在共黨內外的政治影響必須清除；㈡爲了便利於「文革派」的奪權接班，保障毛澤東暴政的延續，必須反擊否定「文革新生事物」的潮流，必須製造輿論爲「文革派」壯聲勢；㈢必須壓縮「軍權」，恢復並提高「黨權」；㈣必須改變地方軍人控制當地黨、政權力的現象。

毛澤東召開「人大」的主觀意圖，是藉此通過憲法的修改，變更現行憲法所訂的「政權體制」（包括「中央」和地方），並重新安排政權的重要人事。其中有㈠確定「國家主席」制度的存廢問題；㈡變更「人大」的權貴和地位；㈢變更地方政權的名義和體制；㈣重新安排「中央」政權的人事。所謂「中央」政權的人事，主要是包括「人大常務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及其所屬的各部、會頭目。

「國務院」人事的安排，比較複雜，如部、會的精簡調整，若干部、會的「軍代表」的撤除。依據「十大」所訂「老、中、青三結合」的人事安排，周恩來是否留任，或者改調、引退，「副總理」新人如何補充，「文革派」份子是否能混入「國務院」，「國防部長」懸缺如何解決，這一職仍由共軍頭目擔任，抑或改由政治幹部出任，在在都要全盤考慮。

這裏周恩來出處的安排，成了所有問題的關鍵，周恩來雖然表面上不充當權力鬬爭主角，毛澤東也需要利用周恩來，但是，周恩來長期在「國務院」的「總理」位子上不下來，對於毛澤東今天安排「文革派」接班的部署，總是一個極大的障碍，對於將來毛澤東死後能否保障「文革派」鞏固權力這一點，總是毛澤東心中一大隱憂。從毛澤東念念不忘蘇俄馬林可夫失敗教訓來看，毛澤東對周恩來這樣的「元老」是不會放心的。但是，又苦無藉口的機會可以搬動他。兩全之道，一是讓周恩來升位尊而無實權的「人大常委會主任」的職務；一是周恩來本人能看清毛澤東扶植「文革派」的意圖，自動逐步退位，或可求得一個「善終」。所以，目前周恩來不論眞病、假病，總是在逐漸減少工作，勢必非從「總理」位子上下來不可。鑑於共黨尚未舉行「十屆二中全會」，第三屆「人大常委會」也未發出召開四屆「人大」的公告，加上「批林批孔運動」尚未告一段落，因此並不能肯定四屆「人大」立即就要開鑼。但是，由於下面這些理由，隨時召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有共黨草草召開「十大」的先例在前；第二、目前中共黨、政、軍士氣消沉，鬬志衰退，人民不滿的情緒高漲，需要藉此打氣；第三、需要對世人進行欺騙。

毛澤東如果召開四屆「人代」，可以肯定的幾件事有：㈠它將先製造「團結」妥協的氣氛，如繼續「解放」過去被整肅的幹部之類；㈡召開之前必有公告；㈢會議過程中必有相當的報導；㈣地點必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㈤人事必有變動，周恩來易位的可能性極大；㈥各省市、「自治區」「人大」的舉行，將在屆四「人大」之後。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五七至三六一）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中共內鬨鬭爭激烈
京派海派世不兩立

中共的內鬨鬭爭，現已發展至公開的白熱化階段。

內鬨鬭爭在共黨中分為兩派，一派是所謂「北京來」，簡稱「京派」，以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等軍政頭目為一邊；另一派是所謂「上海派」，簡稱「海派」，以新上台的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等為一邊。而兩派各操縱在北平的手下，互相以「大字報」為武器進行攻擊，如北平王府井大街上的「大字報」，就會出現過「現代中國的妲己」大標題。

中共發動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所以持續到現在，就是「京派」被說成是「儒家」、是「保守派」；而「海派」被定為是「法家」、是「革命派」。因此，「批林批孔」到今天就定出「調子」來了。

由於兩派都有實力，所以相持不下，毛澤東就是想盡辦法要「整軍」、要削弱「京派」；而「京派」則到處製造混亂，設立障碍以反毛。

今年五月間，北平的工廠會奉命檢討周恩來的「聯美政策」，是不是損害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綫」，要大家大膽的提出批評。但是大家都不敢，怕走上「文化大革命」的老路。

今年六月中旬以後，北平街頭的「大字報」浪潮，內容形形色色，多為揭發地方領導共幹的私隱，一般都說是江青派所策動，目的在動搖周恩來一派的地方勢力，因為，江青一直未能獲得地方權力的控制。

在華北各省，大家皆知所謂「批林批孔」，雖然名義上是反林彪、反孔子，但是實際上是江青在暗鬭周恩來一派，企圖削弱周恩來的地位，並且認為周恩來一派已經敗下陣來，而江青等一派在山東沿海一帶，似已攫取了地方上的權力，當前山東省膠東數縣一般「公社」頗多拉攏派系，公開批評鬭爭周恩來的新「美帝資本主義」。

由於中共內鬨鬭爭的公開白熱化，因而導致全大陸到處混亂，物資極度缺乏，羣眾一片怨聲，而北平情勢，現為外弛內張，入夜以後，街市沉寂，軍警巡邏不絕，民眾多於晚上九時即就寢，旅社裏的「服務人員」告訴歸僑說：「夜間如無要事，不要外出。」

破產

蔡瑛

今天偶閱報載：脫派肉彈紅星狄娜申請破產，繼而失蹤。這則新聞看後眞令我額手稱慶，其實我並非幸災樂禍，而她之有今日，實在意料中的事，不過時辰未到而已。

回想她年前遊罷大陸歸來，在無綫電視蒙太奇節目中，口沫橫飛，敍述社會主義的祖國，人民生活是怎樣的美好、幸福，眞是埋沒良心，好話說盡。而她則猷在資本主義殖民地的香港，過其極盡奢華的生活，居則半山區「紀園」，行則以「纍死纍死」代步，傭人廚師，派頭十足，可謂人格破產。

在源能短缺，適遭一片加價聲中，麵包也因而縮水，她亦以年華隨歲月而消逝，往日驕人之處「肉彈」。且形縮水，就算再脫，也引不起人們欣賞的興趣，不如及早收檔，免致日後更淒涼；正如她留書所說：欲語無言了！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詩壇小啟

本雜誌每月出刊四期，全年只有四十八期，每期詩壇所發表之詩詞，多則七八人，少則三五人，目前各方寄來詩稿，堆積如山，雖一年時間，無法全部刊出，而且尚在繼續來稿中。又因各方文友來函，希望每期均有評語。估去篇幅頗多，據云：「若無評語，則趣味減低，時賢之詩雖好，終不如買本唐詩閱讀矣。」此言亦有道理。

鄙人對各方新友來稿，十分重視。既不肯滄海遺珠，又未便將稿久置。誰先誰後，頗費周章。況若干作品，每有時間性質者，例如：七夕，重陽，中秋等，逾時發表，即成明日黃花。選稿之時，每要多方兼顧，稍不細心，即能得罪友人。因遲遲未見刊登，誤會其作品不能入選，或鑑賞欠明，致懷怨懟。此情若不言之，作者何能知曉，小啟之目的，使明實況，延期之咎，或當能蒙見宥耳。壇主拜言。

遊台灣　馮萬里

暑假台灣半月遊，國門初踏北投休，
驅車瀏覽京畿設，快意傾聽市井謳，
足食豐衣民物阜，徧庠普序學行優，
無偷無搶無求乞，幸福人人說自由。

遊故宮博物院　馮萬里

中華文物世奇珍，滿院琳瑯亦避秦，
玉璽圖書鐘鼎器，廿年海外嘆蒙塵。

登陽明山　馮萬里

山號陽明見曙光，何期靉靆隱扶桑，
霧雲欲撥觀天日，祇是悠悠一夢長。

遊日月潭　馮萬里

蒼翠峯巒繞碧潭，山清水秀憶江南，
情知美景留人醉，誰道公侯伯子男。

其二

輝煌金殿禮文武，又見佛圖照碧嵐，
弘水一湖山共綠，遊人如鯽酒雙柑。

台中忠烈祠　馮萬里

烟熅正氣怒虹長，一擲頭顱作國殤，
換得英魂羈海島，思鄉歲歲望重洋。

遊高雄澄清湖　馮萬里

四野叢林映碧湖，漣漪蕩漾去塵汙，
須知水有澄清志，何獨斯人反卻無。

春節懷香港曹文錫兄　台灣　石孝岑

一別故人隔音問，回思暢叙楚江萍。
卅年桂芷兼蘭秀，萬里山遙帶水青。
詩債久稽難索句，爆聲愁聽感飄零。
北臺縱有屠蘇酒，旅邸憑誰共醉醒。

依韻奉和　曹文錫

與君濶別隔滄溟，飄泊天涯類轉萍。
俯念歲華嗟苒苒，縱觀楊柳尚青青。
欲談往事咽猶哽，聞報家園淚已零。
爲語首都知己道，眾人多醉我長醒。

祝台北博羅同鄉會十週年會慶　袁暘照

會創宏基十閱春　衣冠文武慶佳辰
樽前誼盡東南美　座上情聯梓澤親
群策同心終復土　孤忠有志必亡秦
隔洋遙祝諸君健　協力誅毛報國人

惜尼克遜總統　梁積臣

是次旅美，目睹尼克遜總統被逼辭職，未能完成連任兩屆之志，感賦惜之。

偉哉尼克遜總統，維護和平立奇功！
調停越戰解千劫，百萬男兒回國中，
竹幕衝開稱妙算，石油停火救中東；
惘躬盡瘁招人妒，爲國犧牲萬古同！

無題　詩書畫協會雅集題　琴庵朱敬安初稿

一夢江湖三十年，餐芝長自憶遊仙；
梨花艷放冰霜地，櫻顆香尋縹緲天。
青鳥使來心惴惴，黃昏人去意牽牽。
孤燈照寂渾無俚，伏案翻殘貝葉篇。

其二

爲誰拖枕夢難成？密密低聲喚小名；
不負痴情深一往，祇因緣分繫三生。
醇醪飲能心同蜜，錦字傳來意獨明，
惆悵海天燈火外，小山樓閣夜無聲。

哀尼克遜　李劍平

㈠
萬里迢迢大陸來　陣容浩蕩訪金台
怎知冠冕堂皇客　竟是宮庭盜竊才
北國重遊成夢想　東風無賴爲君哀
玩權弄術終何補　昔日豪情已廢頹

㈡
偶緣時世喜忘形　賣友求榮背舊盟
汝也棄人人棄汝　卿非憐我我憐卿
妄施詭惑千方計　贏得臭遺萬古名
涕淚縱橫何醜態　孽由自作實該應

㈢
上台容易下台難　好夢由來一瞬間
事洩東窓空狡辯　尊稱南面復何顏
唇焦舌傲悲聲啞　力竭途窮顧影單
惡果如今知味否　茫茫天理有循環

客中感懷　泰國　龍軌

㈠
九州欲渡欠神通　壯士無顏淚繞瞳
湧浪驚濤撐乏力　驅山縮地未全功
天崕走遍迷多路　華髮生時斷一叢
等是偏舟兼水逆　期程復遇石尤風

㈡
瞬眼南遊去五周　蹉跎歲月見人羞
貧窮不喪除奸志　潦倒難忘伐匪仇
暫守硯池聊自樂　時磨管筆遣深憂
閣來畫紙三千字　橫掃群魔逐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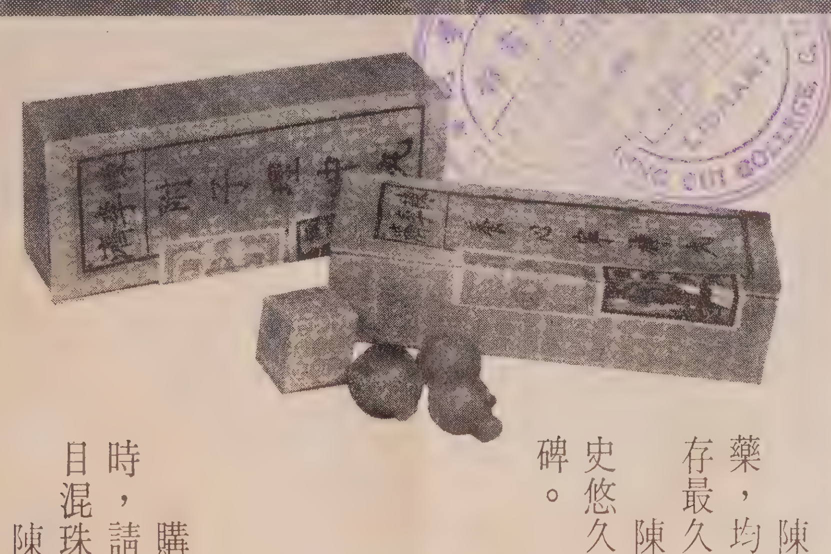
秋感　泰國　一帆

西風嘯嘯暑仍留　南國殘荷尚未收
玫瑰嬌羞猶帶美　菊花含笑更溫柔
青苗飄動如波浪　黃橘瀟疏似石榴
此景斯情迷醉客　征人撩起故愁鄉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杏和堂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illegible]六號　電話：五一四[illegible]九三三五　五一四[illegible]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三期 新66期）

永恒的光輝！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三期(新66)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2册出版

陸奎生 健康報導

VOLUME 2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册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2册 **目錄** 1974年10月1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英雄占早春 七彩封裏：貧血與紅血球 七彩封底裏：菓蔬。)

HEALTH REVIEW

談驗經弱體療治・好神精血養氣補
Keeping up your spirits by means of tonics A dissert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debility
神經衰弱根治法・劏除神經衰弱的病根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解除焦慮脫離樊籠・調暢神經全身舒泰
睡眠與失眠
風濕與關節炎
補腎培元利養生
胃痛與胃潰瘍
緊張的壓力
貧血與紅血球
游泳要注意安全衛生
皮膚敏感・風疹塊驗方
談夏天的衣食住行
素食養生長壽法

提煉中藥
即服即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奎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 三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厦1501室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 晨九至十二時晚七至九時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厦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三期(新66)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從「國馨」看中共

十月一日北平政權成立二十五週年。在中共「國慶」前夕，北平舉行一個招待會。這個招待會參加者四千多人，以十人一席計算就是四百多席，酒菜自然是上等。可惜，中共所說的「國家的主人」工人和農民，不用說吃，連作夢也夢不到那擺着鮮花的枱子上是些什麼佳肴嘉饌！有他們的份，是「節日堅持勞動」。在北平，「國慶」嘛！就「盛」又「大」一些，是應該的，不然怎麼能顯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強國」呢？問題是大陸七八億同胞，二十五年來天天「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也就是說總是吃不飽！他們長年辛勤勞動所得[illegible]裏去了呢？北平政權對內對外的豪華和大方，又那一樣揮霍的不是民脂民膏？

九月三十晚在北平「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招待會，是由周恩來主持的。日前，由美國一些訪問北平的參議員傳出周恩來病情惡化的消息，[illegible]利亞元首戈翁訪問北平回國經過香港時，在文華酒店招待記者又透露：周恩來曾經開過刀。「病情惡化」加「開刀」，大多數[illegible]於是接近死亡了，可是他又「鹹魚翻生」突然走出醫院到「人民大會堂」主持招待會，[illegible]，這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簡直是[illegible]外人所[illegible]的[illegible]，也[illegible]：周[illegible]沒有[illegible]，可是在江青手下[illegible]打手的[illegible]、招架不住，[illegible]醫院[illegible]去，[illegible]以表示從此以後[illegible]江青[illegible]權力：

這次「國慶」招待會由周恩來主持，估計也是表演一齣「樣板戲」，劇名叫作「團結」。不過，作戲永遠是作戲，絕不是真實，可以說這齣戲不反是給外國鬼佬看的。

周恩來這一「亮相」，有些「[illegible]」國家的政客，如美國、菲律賓和馬可斯兩公婆[illegible]一類「元首」，一定是[illegible]見牙唔見眼，以爲這下子「可好了」！其實，這齣名爲「團結」的「樣板戲」，有什麼「沙家濱」、「智取威虎山」等等所謂「革命樣板戲」一樣，導演者是「現代呂后」江青，而周恩來還不是[illegible]（紅線女）「同台」一樣，只是一個表演給人看的戲子。

有人以爲：周恩來「亮相」了，加上一些「[illegible]人物」如李德生、韓先念等人繼續露面，還有[illegible]的「愛人」葉[illegible]和「[illegible]」等等人「解放」了，似乎是今日中共政權，仍是周恩來[illegible]掌握，[illegible]江青爲「第一把手」的左派，既[illegible]無權無勢的地位，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先從那個招待會上「亮相」的頭面人物：除了「毛[illegible]」的「[illegible]」江青[illegible]參加招待會外，「十一」[illegible]又[illegible]火，這是[illegible]後，[illegible]「意氣風發」？[illegible]招待會上[illegible]一聲，[illegible]打造[illegible]院：參加招待會的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江派，佔了二分之一。[illegible]「[illegible]老」[illegible]，[illegible]表示江青[illegible]人[illegible]，這[illegible]老[illegible]出現了：在「[illegible]」[illegible]領導人」的名單上，除「文仔」、「康老」、江青和[illegible]，還有二十六個人，其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富春、徐向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十三人，都是[illegible]，他[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的十三個人[illegible]，除了李先念[illegible]不是江派[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江青[illegible]。

江青派人多，周恩來[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招待會，[illegible]數語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沒有了權力，[illegible]工具，[illegible]「十一」是「國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今天，周恩來[illegible]，江青[illegible]，[illegible]一日北平的所謂「[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最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倆已在籌備」一類的話交待一下。

固然，中共的[illegible]，[illegible]：以江青爲「[illegible]」的左派[illegible]了上風，至於周恩來[illegible]「[illegible]」和「毛[illegible]的偉大戰略[illegible]」，[illegible]不一定[illegible]，[illegible]以後永遠不[illegible]可以肯定的。

新聞以外

目前仍在黑暗中．前途是一片光明
雙十國旗飄揚表示民心歸趨

萬人傑

儘管國際逆流洶湧，與中共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但每一年中共「十．一國慶」，民間反應非常冷淡，只有左派人士關埋門來慶祝。成為強烈對照的是雙十節國慶，到處旗海，民間團體的慶祝，十分普遍。回國參加慶典的代表，超過一萬人。這表示了什麼？中國人和外國人對中共政權的態度剛好相反，正表示民心眞正的歸趨。

人心向背．端視懸旗

今天，是中華民國六十三年雙十國慶。每一年，香港的左右派是看掛旗的反應來表示人心向背。當然，每年香港到處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表示了人們對中共政權的厭恨，藉掛旗來表達他們內心的傾向。

因此，香港每逢雙十國慶，憎恨中共暴政的人，都懸掛國旗，最大原因是藉此發洩心頭之憤。

「十．一中共國慶」，在香港所見，只有中共開設的銀行、國貨公司和一些專做大陸生意的商店掛出五星旗，把門面裝飾一番，此外就是租用酒樓，宴客的最大目的是利用酒樓外邊的裝飾，多幾個地方掛五星旗而已，除此之外，眞心為中共捧場而掛出五星旗的人，少之又少。

雙十國慶情形和十．一剛好相反，窮人越多的地方，掛旗的情況越熱烈。在新區，眞的是一片旗海。有人認為：掛旗有什麼用？既不能反攻大陸，也不能推翻中共政權。但老萬以為，雙十節熱烈掛旗慶祝，雖不是反攻大陸、推翻中共的直接行動，也並非沒有作用。

所有掛青天白日旗的中國人，都是對中共投反[illegible]香港是國際港口，世界各國人士都有，這可以讓他們曉得，儘管世界逆流澎湃，越來越多國家要和中共建交，但中國人卻越來越多反對中共。為什麼？他們慢慢會自己找到答案。

今年，我們像過去一樣，在我們報社裝上燈飾，掛出國旗，同時組織了包括六十多人的兩個回國致敬團，參加台北的雙十慶典。又在香港舉行盛大聯歡會，聚餐慶祝。

我們的慶祝方式，在目前來說或者起不了什麼作用，但從長遠看，可以喚起民心，不要忘記我們尚在黑暗之中，應當共同奮鬪，前途還是一片光明的！

十一酒會．滑稽鏡頭

大家在螢光幕上看到今年左派人士在富麗華酒店翡翠廳舉行的慶祝十．一盛大酒會，無綫電視還特別給毛伯伯掛像及兩面五星旗來一個特寫鏡頭。每年幾百萬廣告費，這個義務宣傳免不了的。

不過，其中卻有一個滑稽鏡頭，足以抵消五星旗大特寫鏡頭的宣傳作用。這盛大酒會來了許多嘉賓，但有不少是政府高級官員，連當時得令的廉政專員姬達也到會，氣氛表現得十分和洽。當年「鬪垮鬪臭港英」的鬪委，和港英白皮豬共聚一堂，化干戈為玉帛，是一件好事。能參加這盛大酒會，本該是十分榮幸的事，一來左派人士看得起你，二來許多人出盡方法，高舉紅旗，大呼「認同」「回歸」還接近不了左派人士，如果他們不高興，會給你掛個「托派」，有機會參與盛會，也就有機會和他們接近，這是一撮要向左派靠攏的「大勢所趨派」人物求之不得而大表羨慕的。

但，如果大家稍為留心，會看到電視鏡頭拍攝與會來賓時，有一位肥肥地的貴賓，發現拍攝機鏡頭對着他，連忙用手掩住面部，不讓攝影機拍到他的面貌。

為什麼要遮遮掩掩？顯然是不願讓人認出他。參加這盛會本是榮譽的事，何以不願讓人認出。有些人如果有這機會，不特希望攝影機在他身上停留久一點，還會在鏡頭上做些動作和表情，藉以引起觀眾注目。這位嘉賓顯得和一般意圖拉攏的人大有不同。

香港人有許多人是這樣的，一方面巴結左派，一方面怕人知道。這種人，廣東佬稱之為「又姣又怕痛」。上次體育界回國觀光團入大陸，電視照例拍攝新聞片，大力宣傳。許多大牌球員為避開攝影

[illegible]

政經分離・作風迥異

[illegible]。同時，她這封信，充分表現其愛國（不，是愛共[illegible]

[illegible]買賣嚴肅，更無「累人破產」理由，只有助人建立[illegible]

[illegible]

不過，做生意和攪政治不同，做生意最講信用[illegible]

[illegible]

年賺外滙・七十多億

[illegible]一億港元。

[illegible]

三十一億港[illegible]

[illegible]這些瘋子會不會有一天當權。如果當眞由瘋子奪權[illegible]

[illegible]一維持下去，七十多億一年的外滙，中共當然不會[illegible]

[illegible]，當然不可以達到滲透台灣的目的，香港是英國「[illegible]

請參加十一月一日 讀作編三結合 聯歡聚餐

時間：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地點：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席券：每位二十元。售券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雜誌社；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我們需要大量抽獎獎品，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捐助，逕送洛克道本社，或致電H七五四九三五，當即派員到取。

論「光明日報」譯註韓非「孤憤」一文事件

項楚

中共收回並銷燬七月廿三日「光明日報」重印發行

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三日，北平「光明日報」於發行後，發現內容有問題，下令立即銷燬重印再發。經查對該報第一次版與第二次版內容不同之處，在於第二版。

第一次版的第二版，全版原刊「『韓非子·孤憤』譯注」全文，作者「南開大學·南鍾」，第二次版的第二版，則改爲：㈠「旅大塑料研究所黨支部引導科研人員聯繫實際批林批孔，堅持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促進了科研工作發展；」㈡「聯繫下鄉下廠的革命實踐，深入批林批孔，廣西林科所科研人員堅持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㈢「支農紅旗更鮮艷——記綏化鐵路分局『支農小客車』；」㈣瓦房店軸承廠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發揚革命精神，用普通設備製出大型超精密軸承；」㈤「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國蝗區人民戰勝蝗害促進生產發展。」以上五篇，均屬通訊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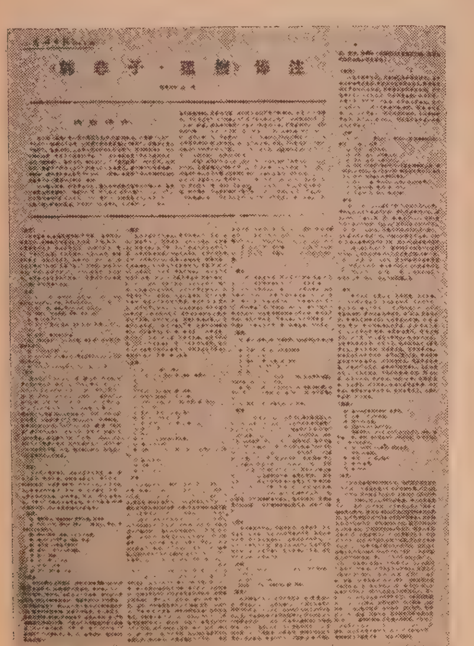
「孤憤譯注」前文——「內容評介」

「光明日報」第一次版所刊「『韓非子·孤憤』譯注」一文，首爲「內容評介」，次就原文分爲七段，在每段「原文」之下，加上「注釋」及「譯文」（即譯爲白話文）。

該文的「內容評介」全文如左：

韓非的「孤憤」，是一篇充滿戰鬪精神的政治論文。它提倡「法治」、「術治」，強調君主集權，主張君主要明察秋毫以「燭私」，要剛勁正直以「矯奸」，也就是要打擊奴隸主貴族階級的復辟勢力，鞏固和加強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文章中所揭露的「重人」，就是沒落奴隸主貴族的政治代表，他們「擅事要」，篡權專行，欺壓君主，又「朋黨比周」，網羅奸邪，結成集團，形成「外內爲之用」的龐大的反革命勢力。新興地主階級要革新、要前進，就必須打破這股勢力的反抗。「孤憤」正表現了對這種腐朽反動的政治勢力進行猛烈冲擊的戰鬪精神。

在這篇文章裏，韓非具體分析了新舊兩種政治力量的矛盾和鬬爭。奴隸主貴族雖然是腐朽的、沒落的階級，但它卻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它會利用種種舊的社會關係，舊的習慣勢力，故能盤根錯節，維繫一時。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儘管暫時「處勢卑賤，無黨孤特」，是少數派，他們是新生的、進步的力量，他們是不會向舊勢力屈服的。韓非尖銳地指出，「法術之士」與「當涂之人」是「不可兩存之仇」。這就深刻地揭示了這時兩個階級、



光明日報第一次發行被銷燬之第二版

兩條政治路線的嚴重對立和激烈鬭爭。舊貴族對革新派實行殘酷的鎮壓，不是公開的殺戮，就是卑鄙的行刺，法家的處境是很艱險的。提倡法制，力主革新的韓非，當時在韓國同樣受到反對和迫害。由於韓非終究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家，他的歷史觀是唯心史觀，不可能看到人民羣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力量。因此，他在感到孤立無援和懷着滿腔悲憤的情況下，寫這篇文章的，並題為「孤憤」。

「孤憤」對當時階級鬭爭、路線鬭爭的具體形勢，作了真實的反映與深刻的分析，尖銳地提出了要防止野心家、陰謀家篡奪國家大權這個嚴重問題，對沒落階級的反動本質與醜惡嘴臉，也作了深刻的揭露與生動的勾劃。它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具有很突出的現實意義。當時的呂不韋就是和孤憤裏的重人一模一樣的一個反動傢伙，可見秦始皇之所以欣賞「孤憤」篇，絕非偶然。今天我們閱讀這篇文章，也會從中受到啓發，取得借鑑。透過韓非所揭露的重人，我們不是也可以看到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林彪的影子嗎？

以上「內容評介」全文，雖然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韓非的時代背景，襯托出當前「批林」的現實意義，從而指罵林彪，但影射所及，連毛澤東、周恩來、江青諸人，以及中共內部的「官僚勢力」和「宮廷派」等，都已被一竿子打到底。其含蓄旨意，暗示出今天類似作者一羣的大陸知識分子，乃是暫時的「處勢卑賤、無黨孤特」的「今之韓非」。

「孤憤」譯文語涉雙關

該文對「孤憤」原文的解釋，更多語涉雙關。諸如：

㈠「知術能法的人士」，同當道的權臣，是勢不兩立的仇人。⑴「知術能法的人士（暗示今日大陸上的知識分子），被君主任用，那些位尊權重的『重人』，就必定為法度所不容。⑵「重人」就是「不聽命令就擅自行事，違反法律以利個人，損耗國庫以肥家私，他們的勢力大得能夠左右君主」的權臣。

㈡「君主越受蒙蔽，重臣的權勢也就越大。」——⑴「當道的權臣獨攬朝政，國外諸侯，國內百官、朝廷內臣和儒生」，都被用作「掩蓋其罪惡的工具」。⑵「『重人』不可能忠於君主，而把自己的仇人，推薦給君主任用，君主也不可能擺脫（上述）『四種幫手』而考察臣子。」因之君主越受蒙蔽，重臣越弄權勢。

㈢「知術能法的人士」，最後的下場是被殺。——⑴他們與權臣在君主面前相比較，那是以「疏遠的人去和被君主寵信的人，生人和熟人，違反君主的意見和順從君主的意見，職位卑賤的身份去和職位高貴的人，一個人和全國人」的相爭，而且他們「常年都見不到君主的面，權臣從早到晚圍着君主轉。」這樣「處於必不能勝的地位，而又與重臣勢不兩立，怎能不危險呢？」⑵「那些懂得法治而又不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不是被官吏殺戮，就是被刺客謀害。那些結黨營私、蒙蔽君主和花言巧語，自私自利的人，必然被當權的重臣所信任。」⑶「現在君主對人臣不經過審查就肆意誅殺，不看到功勞就亂賞爵祿，所以主張法治的人那能冒生命的危險，而進獻他們的言辭；而作惡的大臣又那裏肯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而自行退位呢？」⑷「所以，君主的地位就越來越低了，而重臣的勢力卻越來越大了。」

㈣「君主用人不得其道，賢能之士以是遠離。」——⑴「當君主認為某人很聰明而聽取了他的言論」。「或某人是賢者而對他很尊重」時，卻叫左右去「研究他的言論」，或「討論他的行為」，這樣必然產生「錯誤」的「論斷」，並使聰明和賢能的人，會感到羞恥。」⑵「有操守和足智多謀的人，謀求官職，既不會行賄，也不會巴結君主的左右，和接受別人非法的要求，而誹謗和誣蔑他們的流言，就會紛紛產生。」⑶「君主不根據品德才能賞功，不進行調查審核定罪，只是對左右近臣偏聽偏信，那麼，在朝的將是一批無能之輩，做官的會是一羣愚蠢之徒了。」

㈤「人臣有大的罪惡，君主就有大的過失。」——⑴「大臣伙同愚蠢卑鄙的人，對上跟他欺凌臣主，對下跟他一起侵奪百姓，他們結成黨羽，互相包庇，隨聲附和，欺弄君主，敗壞法紀，擾亂百姓，致使國家面臨削弱的危險，君主陷於困辱的境地，這是很大的罪惡。」⑵「人臣犯了大罪，而君主不去制止，這是很大的過失。」⑶「假使一個國家裏，在上頭的君主有大過，在下面的人臣有大罪，而想求得這個國家不滅亡，那是不可能的！」

上列解釋，雖然忠於原作，用現代語表達了出來。但卻暴露了毛澤東獨裁



光明日報改版後重印發行之第二版

專橫的種種暴行惡行，好似這篇「孤憤」，是大陸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權極端不滿而發的，甚至痛罵中共必亡而以爲快。這不但違反了毛澤東「古爲今用」的原則，而變成了「以古鑑今」的活用，這樣的「尊法反儒」，已反到毛澤東自身的頭上去了，當然是一樁十分忌諱的事。

韓非及「韓非子」一書

我們對共黨這一事件，要了解其全盤的情況，必須從韓非及其著作，結合到當前中共「批林批孔」運動中「尊法反儒」的一些做法去探究。

韓非是戰國時（約公元前二八〇年——前二三三年）韓國的公子。他集愼到（注重君主權「勢」）、申不害（注重君主權「術」）和商鞅（注重嚴刑峻法」）三派法家的大成，思以圖強其國家，韓王不能用。史記稱其「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乃強制其入秦。其同學李斯忌其才，陷之於獄中，遺毒使自殺。漢書藝文志載：「法家韓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載：「韓子二十卷」；今本「韓非子」都二十卷、五十五篇。其中「孤憤」及「五蠹」分列第十一及四十九篇。

現仍傳世的「韓非子」五十五篇，歷代名家迭經考證其佚僞，今本之中可信出自韓非手筆的，僅有十分之一、二。秦始皇所欣賞的「五蠹」一篇爲可信，「孤憤」一篇不可信。（清光緒間韓學權威王先愼所著「韓非子集解」書中的「考證」及「佚文」，與胡適所著「中國古代哲學史」第十二篇「古代哲學之終局」，均條舉其考證。）

中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要「尊法反儒」，對於古代法家宗師的韓非，當然要首加捧場。更何況秦始皇如此欽敬其人及其書。因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描繪韓非，而不管「孤憤、五蠹」的眞僞如何，來介紹其內容，這是中共當前「思想戰線」的熱門任務。大陸今日此等文章的代表作，計有「大山大學、黃南雅」所作的「韓非——反對奴隸貴族復辟的思想家」（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及「翟青」所作「韓非的『五蠹』篇」（「學習與批判」雜誌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其後續有其他作者有關「五蠹」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中發表。

「光明日報」「批儒、研法」的專頁

本年六月，在共黨要求「深入、普及和持久」，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之下，大陸各地掀起了宣講「儒法鬬爭史」的熱潮，「光明日報」配合其所負「文教學術思想戰線」上的任務，開闢了「批判儒家的書，研究法家著作」的專頁，對所謂法家作品譯註的文章，應運而生。計自六月廿六日起刊出第一篇譯註文章開始，至七月廿三日刊出第六篇譯註文章爲止，想不到卻因韓非的「孤憤」一文，而砸爛了該報的這一專頁。該六篇譯註文章題目與日期如下：㈠六月廿六日：「商君書，更法詳註」；㈡六月廿九日至七月一日：讀「封建論」；㈢七月十一日：李斯「諫逐客書」譯註；㈣七月十七日：曹操「屯田令」譯註；㈤同日：曹操「舉賢勿拘品行令」譯註；㈥七月廿三日：「韓非子，孤憤」譯註。以上除「讀『封建論』」的作者，署名「北京汽車製造廠工人理論組」外，其餘五篇的作者，均爲「南開大學·南鍾」；「南鍾」可能是該大學一個「理論組」的代名。

此外「光明日報」，從六月廿六日至七月廿三日的廿六天中，在「批判儒家的書，研究法家著作」的專頁裏，另曾刊出廿九篇「尊法」的文章中，其有關各家思想的，計商鞅的三篇，荀子和韓非的各二篇，李理、桓寬、吳起、王安石、韓愈、李斯、西門豹、曹操的各一篇，此外其他文章十一篇，和資料介紹三篇。並三篇反儒的文章，（計攻擊孔子、孟子、和呂不韋的各一篇。）上述有關韓非的兩篇文章爲：㈠六月廿七日，「李倫」所作「儒家是最大的社會『蛀蟲』——讀韓非的『五蠹』」；㈡七月七日「天津鐵路分局列車段工人陳鵬」所作「儒蠹必須鏟除——讀韓非的『五蠹』」韓非所指的『五蠹』爲『學者（儒家）、言談者（縱橫家）、帶劍者（游俠）、患御者（逃避兵役者）及商工之民』」，括弧內爲該文的解釋。

「孤憤譯註」一文問題所在

中共對韓非著作的解釋，早在一九六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韓非子選」一書，其中選載韓著廿八篇，予以註釋；其中包括「五蠹」及「孤憤」兩篇。本年四月該書再版，現仍在大陸發行中。

但七月廿三日「『韓非子，孤憤』譯註」一文刊出後，卻使曲意迎合中共主子的「南開大學南鍾理論小組」和「光明日報編輯部」一大伙人犯下了「思想」大罪。其存在問題有四：

㈠自本年六月，中共大搞「尊法反儒」種種活動之後，各方反應極爲不佳。有認所謂儒法鬬爭不過是「狗咬狗」的把戲而已；有認法家是淵源於儒家，不應有鬬爭。中共對此不得不在八月號的「紅旗」雜誌，及由楊榮國於八月廿四日「光明日報」上，予以嚴厲駁斥。中共對此「思想毒流」，認爲必須作一番清洗，該文作者及編者，適當其衝，遂不幸陷身文字獄中。

㈡知識分子一向與共產思想積不相容，（此亦韓非子「孤憤」篇中，所指「智法之上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的道理，）他們由「鳴放」、「文革」以至今天的「批林批孔」各時期中，都在「打着紅旗反紅旗」，也在「孤憤」譯註中洩憤，乃觸犯了「當涂之人」，自己「焉得不危」。

㈢這些中共御用文人，自恃得寵當道，要替「現代秦始皇」，忠實地反映出韓非原著的精神，卻在「內容評介」及每段的「譯文」中，斲傷了其獨裁主子，闖下了毀身的大禍。

㈣中共內部鬬爭激烈化，「光明日報」替江青「宮廷派」佔領了這一文化陣地，不斷去薳擊他人，結果因文章中出了紕漏，遭到別人的還擊。這批人乃成了中共內訌中的犧牲品。

這一震動中共內部的新「海瑞罷官」、新「三家村」事件，現尙在共黨秘密掩蓋處理中。我們於此可以進一步認識到，卽使是古代法家的作品，用來對照中共的現實，也是對中共十分不利的。因法家政治上和思想上所構思的權術與高壓控制，其殘酷程度，遠不如中共政權；相形之下，將中共的暴政暴露無遺。現在「尊法」活動已經觸礁，中共已面臨到自打嘴巴的尷尬局面了。

文字疑案

王文清

「『韓非子·孤憤』譯註」究竟出了什麼毛病未見任何說明，事後亦尙未見中共對此作任何解釋，「光明日報」的負責人與撰寫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受到何項處分，截至現止，亦未見任何透露，但顯而易見這是大成問題的文字疑案。

如果立於旁觀者地位替毛澤東設想去讀這篇文章，不但感覺不妥，而且會毛骨悚然。

試舉三例：

第一例：韓非子原文中的一段：「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譯文是：「和死了的人患着同樣的病症，這個人終究不得生；和已亡的國家採取相同的政治措施，這個國家終究不能存。跟着齊晉兩國覆亡的道路走，又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例：韓非子原文「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譯文是：「大國國君就怕大臣的權太重，小國國君就怕左右的人太得寵；這是值得君主們共同憂慮的事。況且人臣有大的罪惡，君主就有大的過失，人臣與君主之間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

第三例：韓非子原文：「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譯文是：「人臣犯了大罪而君主不去制止，這是很大的過失。假使一個國家裏，在上頭的君主有大過，在下面的人臣有大罪，而想求得這個國家不滅亡，那是不可能的。」

「『韓非子、孤憤』譯註」這篇文章的作者爲南開大學「南鍾」，南鍾可能是筆名，眞實姓名叫什麼，還未查出。南鍾在文章的第一段標題爲「內容評介」，關頭就說「『孤憤』是一篇充滿戰鬬精神的政治論文。它提倡『法治』、『術治』，強調君主集權，主張君主秋毫以『燭私』」。結語是：「今天我們閱讀這篇文章，也會從中受到啓發，取得借鑑。透過韓非子所揭露的重人，我們不是也可看到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林彪的影子嗎？」表面看上去「提倡法治」，大罵林彪，應該沒有問題，但如細讀上引三例，當會立卽感到出了大毛病，自然非燬版不可，非抽換不可。

在原文「譯註」裏，還強調以下幾點：

㈠「什麼是『重人』呢？不聽命令就擅自行事，違反法律以利個人，損耗國庫以肥家私，他們的勢力大得能夠左右君主，這就是『重人』了，……知術能法的人士同當道的權臣是勢不兩立的仇人」。

㈡『重人』不可能忠於君主，而把自己的仇人（法智之士）推薦給君主任用，君主也不可能擺脫『四種幫手』，而考察臣子，所以君主越受蒙蔽，重臣的權勢也就越大」。

㈢「處於必不能勝的地位，而又與重臣勢不兩立，主張法治的人怎能不危險呢？可以拿罪名進行誣陷的，就用國法除掉他們，那些加不上罪名的，就讓刺客暗殺他們，……所以主張法治的人，那能冒着生命的危險而進獻他們的言辭，而作惡的大臣，又那裏肯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而自行退位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來越低了，而重臣的地位，卻越來越大了」。

㈣「現在大臣獨斷專行，而君主不知收回權柄，說明君主太不英明」

㈤「君主的左右，不一定都是聰明人，當君主認爲某人很聰明而聽取了他的言論，這就是跟傻子去評論聰明人。君主的左右不一定都是賢能的人，當君主認爲某人是賢者而對他很尊重，隨後又同他的左右的人去討論他的行爲，這就是同不賢的人去評論賢者，……聰明的人和賢能的人會感到羞耻，而君主的論斷，也就必然會錯誤了」。

㈥「才德之士，不巴結，不行賄，不違法，君主左右的人見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對才德之士的才能誹謗誣蔑齊加，君主的聰明也就被堵塞了。」「如果君主不根據品德才能賞功，不行進調查審核定罪，只是對左右近臣偏聽偏信，那麼，在朝的將是一批無能之輩，做官的會是一羣愚蠢之徒了」。

「光明日報」爲中共文教戰線的機關報，竟然出現這樣「失察」的文章，無論是有心之失或是無心之語，中共「文教戰線」的確大有問題，未來發展，可能還大有文章。

從雙十節談到再革命

胡養之

時間眞是過得太快，轉瞬又是雙十國慶紀念良辰。緬懷民國締造的艱難，咱們應該遙向先烈們在天之靈致敬。但是想到目前大陸悲慘的現象，咱們則應該遙向先烈們在天之靈致歉。現在六十三年已經過去，誰料今日需要革命的程度較諸當初更爲迫切。國事至是，哀且不暇，何以爲慶？不得已，只好暫時抑制熱情，試把今日與當年的客觀環境作一對照，看看咱們的再革命，是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大家都知道，在辛亥以前，革命風潮，鬱怒勃發，實由於滿淸顢頇貽誤，以致國將不國。對內而言，滿淸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漢人慘遭血腥統治，早已造成民族深恨。對外而言，自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帝國主義步步進逼，中國飽遭荼毒，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在此雙重民族仇恨之下，尋求獨立自由，遂如上弦之矢，不發不止。兼以中西交通以後，歐美民主政治使人耳目一新，對滿淸的專制，倍感厭惡，而遭受西方經濟侵略結果，民生日益痛苦，更有不能繼續忍受之勢，窮則變是一種必然的道理。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最主要的因素則是：

㈠目標非常淸楚，全國同胞都深切地認明滿淸是公敵，必須同心協力打倒公敵，一切才有辦法，除了滿淸之外，並沒有第二個力量可以分散人民視線。

㈡處於被革命地位的滿淸，非僅腐敗不堪，而且非常孤立。滿淸原憑「下馬而謀，上馬而戰」的朝氣，以武力征服中國，經二百餘年的養尊處優，所有王親國戚滿人早已意志消沉，變成了敗家子弟，不打自倒。對外則由鄙視而痛恨，且不分淸紅皂白的排斥，未與任何一國親善，絕不像現時許多國家的統治者那樣挾外援以自重。列強開明人士都同情革命，而極少有與滿人勾結者。

㈢統治者可以說間接地培植了革命勢力，如果當時滿淸反動到底，嚴厲取締革新運動，相信其壽命也許可以延長一點。可憐滿淸既自知非革命不可，而又不願自動革新，徒然裝出革新的姿態，企圖緩和革命風潮，所以結果就反而爲革命造成機會。例如練新兵、辦洋務、派大臣赴外國考察，……種種新政，幾無一不助長革命勢力的膨脹。武昌起義，各省就紛紛響應，最主要的就是新軍反正。

㈣新人物新思想泛起了新期望。辛亥以前，無論號召革命或倡導維新，都是一般在政治上無劣跡的新人物，其所揭示的主張，也是前所未聞的新思想，所以就容易使人泛起新希望，形成一種新力量。雖則初期有革命與維新的對抗，革命勢力中也五花八門，各樹一幟，不久卽熔爲一體，把滿淸推翻。直至今日回想起來，辛亥革命成功，實在不是偶然的了。

實際上，在辛亥以前的十多年間，那些不甘任人鞭笞奴役的志士們，不斷地擲頭顱，灑熱血，對革命的義舉不知失敗了多少次。其次最著名的自從「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先生於一八九五年九月九日，卽糾集同志陸皓東等起義於廣州，不幸陸皓東竟於此役殉難。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由於淸廷排外，引起了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瓜分之禍迫於眉睫！孫中山先生復於惠州與廣州二次起事，史堅如被執就義，事雖未成，而其人心士氣卻已激盪。

換句話說，自一八九五年（淸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這五年裏面，可以說是革命運動的中樞，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成立「同盟會」之後，海外留學生紛紛加入該會爲會員，已達萬餘人。而同盟會義師與淸軍發生激戰前後達七、八次之多，雖然屢戰屢敗，則愈挫愈奮，最後一次卽是辛亥（一九一一年，淸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壯烈成仁後，使革命運動進入了瓜熟蒂落的階段；至同年十月十日，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不旋踵間，立卽推翻了滿淸近三百年的殘暴統治，粉碎了自夏商以來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了嶄新的中華民國。自是而後，每年此日，不管中國如何混亂，黨派政見如何不同，凡是中國人，都一致熱烈慶祝，無有例外，也從未間斷過。中共竊踞大陸以後，儘管它把辛亥革命的豐功偉績，抹煞得一乾二淨，且另定十月一日爲其「國慶」日，然而全國同胞對於武昌起義，後來定爲雙十國慶的今日，則依然永遠不能忘記，咱們認爲這絕非偶然，自有其至理存乎其中的：

第一、武昌起義可以說完完全全是中國人自己幹出來的，並沒有借助任何外力，更沒有受外人指使。孫中山倡導革命，也完完全全基於愛國熱忱；而參加革命和策動革命者也都是中國人；一切費用皆靠中國人自己（特別是華僑）捐助，絕無國際背景，動機非常純正。這跟有些所謂革命黨派，係由外國人秘密派特務到中國來策動組織，專靠外國人接濟！服從外國人指揮，更要叫外國人爲「爺爺」、「老大哥」，實有天壤之別！而辛亥以前，凡參加革命者都有被誅九族的危險，這與辛亥以後，誅戮只及本人，又有難易之差別。

第二、武昌起義其所標榜的鵠的爲實現三民主義，而非拾取外國人的所謂「馬列主義」；辛亥革命成功，人人有份，並非專爲某一階級奪取政權，或是專爲某一外國「爺爺」效忠。在政治上，凡是及齡的中國人，人人都有選舉權，士農工商一律平等，並沒有一個人因爲階級或思想的關係，而對國家只負納稅的義務，不享受政治的權利。在法律上，人人都是「旣往不咎」，絕不因革命前曾遵守彼時的法律，而遭淸算。人人都有上訴的權利，絕不會被人任意鬪爭、謀殺。在經濟上，人人都有企業的自由，出賣氣力的自由，絕不會被迫下放到自己所決不願去的地方，幹自己所不願幹的牛馬工作。在外交上，人人都

有同等的權力決定那些國家是友邦？那些是敵國？絕不會硬硬被抓去充當外國炮灰；而中共將中國百多萬青年迫到朝鮮戰場去送死！

簡言之，辛亥革命所爭取的是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着重點在於全國同胞一齊翻身，而不是只許一部份人則永遠被指為「黑戶」！

第三、武漢起義是中國歷史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有了武昌起義，咱們中國人才有較多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遷徙等自由）。憑着這較多的自由，於是一切新思想、新學術及其他新知識，才能源源地輸入中國，而產生了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轉變。假定沒有武昌起義，恐怕直至現在大家還在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誰都「前進」不了。時代當然是前進的，卻不能數典忘祖。

因為有了上述這些道理，所以，無論中國局面怎樣轉變，十月十日這一天就永遠不能使人忘記。可是六十多年來，國家每下愈況，人民過着五千年來空前未有的非人生活，徒然記得十月十日這一天，又有什麼補益？咱們應該閉目沉思，深自檢討，看一看武昌起義以後，為何國事愈搞愈糟，所爭取的目標為何盡皆落空？這裏面的原因當然多不勝舉，最基本的一種，相信還是因為多數同胞皆坐以待救，而未奮起自救。

大家都知道，「事在人為」。不論什麼事，一定要自己努力去做，才有成功的可能，自己不努力，則一定失敗。比方做生意，你希望發達，那你一定要克勤克儉，格外努力，才有發達的可能。若心想發達，卻整天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結果不但發不了財並且可能活活餓死！這是一個最淺薄的道理。又如合股經商，你如希望分得利潤，就得站住自己的崗位好好努力，不然的話，就一定不會有利潤可分，縱使有亦必被那些努力的股東席捲以去，不分給你。這也是最淺顯的道理，國事也是這樣。如果所爭取的只是幾個人，或是一個階級的利益，其餘的人，當然可以袖手旁觀，坐看他們成功。

但所爭取的若為全體的利益，則凡希望分得一杯羹的，就不能不一齊動手。因為有權利必有義務，爭的時候你不盡義務，得的時候你就不能享受權利。何況人類歷史本來就是一種鬪爭的紀錄，只有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之下，才有公道之可言，你自己不動手，不肯爭，別人當然不把你放在眼裏，任意宰割。咱們時常聽見有人在詛咒某黨貪污，某黨殘暴，某黨賣國，一若國事皆由某某黨搞糟者然。實則這完全是坐以待救的心理，不負責任的表示。不論任何黨都由黨員組織而成，黨員即國家一分子，咱們也都是國家的一分子，大家都只有一條命，一條命拚一條命，誰都沒有吃虧。某黨禍國，害了咱們，咱們就應該奮起跟它拚命！這樣一來，就可能使某黨有所警惕，也就變相的革命。

就拿今天的中共來說，它之所以敢肆行無忌，就完全因為咱們老百姓不肯跟它拚命，而中共之所以能夠獲得肆行無忌的機會（推行血腥的殘暴政權），則完全因為它們肯驅使嘍囉來拚命。假如大陸七億人民，加上台灣一千五百多萬人和海外兩千多萬僑胞，一齊起來跟獨裁殘暴的中共政權拚命，我想它充其量也只有兩千萬名黨員，幾百萬軍隊，平均三百五十人拚一個，即使中共分子三頭六臂，也絕對不夠拚的。歐美各國政治之所以清明，工商文化事業所以發達，就是因為它們每一個國民都視國事如己事，時時準備與禍國殃民的當權者拚命，所以就沒有人敢為非作惡。咱們中國則不然，幾千年來為國家出錢出力的，僅屬於極少數的一部份人，而佔全國絕對多數的同胞則都坐以待救，偶爾以最消極的方式表示其對國事的態度而已。人民如斯，野心黨派當然可對人民任意奴役、壓迫、宰割。探本求源，國家之敗，全在多數同胞不知奮起自救。

唯其如此，所以，咱們應該踏着於辛亥革命前後，為國捐軀的先烈們的血跡，跟那些專門殘民以逞的暴政統治者拚命。這也就是說，現在對革命的需要，比諸當年，顯然更為迫切。由於以前全國人民是痛恨外國侵畧，恐懼國家被瓜分；現在由於中共純粹由俄人一手豢養長成，等於蘇聯的私生子，無異蘇聯驅使其鷹犬來奴役中國，咱們全國人民都已變成了奴才的奴才，呻吟於雙層魔掌之下。從前滿清雖然專制，人民除了納稅稱臣之外，還是相當自由的，現在中國大陸則絕對多數的人民都被列為反動分子，身家性命永遠受控制看管，簡直人間地獄，完全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前國家雖窮，大家還勉強可以溫飽，現在由於中共的橫征暴斂，藉口儲糧備戰，唯「武器論」，令到被統治者誰都無法繼續活下去。一句話，由於中共的殘暴不仁，視人民如土芥，使全國同胞早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非奮起作生死的搏鬪不可了！

然則咱們的客觀環境又是怎樣的呢？稍為肯用腦筋的人，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今日和當初，情形截然不同。試作分析如下：

㈠革命的力量不集中。現在全國同胞痛恨中共，比辛亥以前對滿清更甚，可是因為國民黨還擁有一部份實力，一直企圖奪回政權，而又不肯領導採取流血革命的實際行動，曠日持久，令人由希望而變成失望，不像辛亥以前那樣深感必須重起爐灶，從頭做起，目標一致。加以共黨善於宣傳，觀聽混淆，是非不定，人民對國事的看法，也遠不若辛亥以前那樣清楚。

㈡中共不僅還保持着兇狠的氣燄和毒辣的手段，表面上似與俄共發生爭執，實則狼狽為奸；由於國府的猶疑不決，遲遲不反攻，甚至廿多年來連動也不動一下，已遭國際上的輕視，而中共則已混入聯合國，情形與清時不同。

㈢經過國共數十年來鬪爭結果，共黨特務政治已完全控制人民思想行動，凡不肯同流合污者，均無立足地，星星之火，未可燎原，現在則幾連火種也沒有了。㈣舊人物，舊思想泛不起新期望。現在稍有資望的人，大多是舊時代的碩果，當然不易發生號召的作用，而政治上各種主張，都是以前所聽慣了的一套，毫無新穎之處。一切情形與辛亥以前不同，所以發動革命就格外困難。

但無論如何困難，咱們始終深信再革命最後一定成功。天無絕人之路，不管全國人民怎樣怯弱，總不能繼續坐以待斃！中共的暴力統治，既比滿清更不能讓人生活下去，人民走投無路，自然非奮起自救不可。一切真理，所有英雄好漢，都是從苦難中產生出來的。目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個階段，全國人民正在黑暗之中，找尋光明，只要中華民族不毀滅，遲早一定看見光明。在此雙十國慶良辰，咱們可以肯定告訴大家：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毀滅的。

台北小事



最近因爲小兒考入台灣一間大學，送其回國讀書，在台北住了兩個星期，回港後許多朋友見面詢及國內情況。大的事件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爲政府政策久定，無論環境如何艱苦，鬬爭要延遲多少年，最後非光復大陸，解救同胞不可，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問題可談。

至於光復大陸的時間，各方都認爲不會超過五年。一位八十高齡最權威的史學大師，一次同大家談話時，十分平靖的說：「我看朱毛之亂不會超過三十年」，三十年已過去二十五年，剩下也只有五年，可見野朝看法大致相同。但毛幫敗亡，光復大陸是一事，徹底解除毛幫毒害，復興中華文化是另一事，照筆者在此事接觸了部份大陸流亡青年的心得，此項工作十年未必便能成功。每一個反共自由人士，都應當對此多用點腦筋。

現在再說小事，人所共知台灣治安好，筆者年[illegible]台北十次[illegible]，並未有不同感覺，只有這一趟，確實發現台灣眞是人間樂土。

筆者動身時一位朋友托帶一件首飾與其台北一位同學，這位同學是台北傑出公務員，曾受過褒獎，見之於報紙。筆者到了台北之後，即坐車按址送到，樓下是辦公室，進門詢問他已下了班，就住在樓下，我當時上了樓，迎面是一間大廳，進了客廳發現周圍皆是房間，門皆大開，皆無人在，當時忽發奇想，如果我是個強盜豈不得其所哉，闖進房間從容將珍貴財物擒走，決無半點麻煩。可惜平日心理上無此準備，一時下不得手，只得大聲喊叫，很久時間，主人始由後面廚房出來，見面接過物件，千恩萬謝，一定要留吃飯。我當時眞想問一句：「如果我把你房內物抱走了，你有什麼辦法？」但因爲第一次見面，不便開玩笑，只好客客氣氣道謝告辭。

不但民間沒有戒備，官廳亦然，這次爲了順便要辦掌故月刊進口事，跑了幾處黨政機構，除去未進總統府，行政院及國民黨中央黨部都到了。每次一下的士，門首徒手警衛含笑過來問：「先生有何貴幹？」當我說到要看朋友，他就用手向裏面門房一指，說：「請到那邊。」到了門房說明要看某人，塡一張簡單會客單，値勤小姐掛電話問淸楚某人在房，現在沒有客人，就告訴幾號房間，請先生自己去。我所看的也有很重要的人，因此就不能不想到文世光刺朴正熙事件。台北黨政大員從來沒有人想到安全問題，從報紙上可以看到行政院長蔣經國到處巡視，隨便進小館子吃飯，此一幅昇平畫圖，當今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處了。

此外官員服務的態度也値得稱道，許多年來中國人養成一種習慣，官比民高，民與官辦交涉要用呈文，此一公文呈式政府遷至台灣後仍未改變，據聞蔣經國組閣後，已通令廢除呈文，改爲信函，我們在海外只聽傳說，並未見諸文字。但我此次爲所辦雜誌向僑委會備案。只寫了一封後面寫「此致僑委會毛委員長」，署名是「××月刊發行人×××謹啓。」僑委會接到信先回一封信，說明來件已收到，正在辦理中，請勿懸念。中間隔了兩個星期，我動身去台北時，尚未發下，到台北後去僑委會查詢請主辦此事的辜科長，以前並不認識，見面十分熱烈，馬上調卷給我看，確已掛號寄出。這一科幾位同仁，個個笑逐顏開，如對老朋友。隔了一日，我要辦內銷，不記得僑委會登記號碼，致電辜科長，他查查我月刊的號碼，馬上就查出在電話上告知。由僑委會文化科的辦事效率與態度，不能不使人聯想起毛幫的「爲人民服務」，這個口號毛幫最少也喊了三十五年，大陸同胞被毛幫服務得家散人亡，生活不如牛馬，這些且不說它。就以最近毛幫放寬入境，准海外同胞回鄉探親，許多探親歸來的人，提起深圳那道鬼門關的情況，皆不寒而慄。許多毛幹在檢查入口時，突然會發出一個奇怪問題，如果入關的同胞猝不及防，張口結舌，馬上就被指爲有嫌疑，要扣留查詢，有的就從此不能回來。所謂人鬼殊途，沒有去台灣，去大陸分得再淸楚了。明乎此，我們才明白每年雙十國慶，香港同胞回台北參加慶祝的，人數過萬，而十一僞慶，去北平的人

有幾個，簡直不成比例，就那麼少得可憐的一小撮人，也沒有一個是眞正志願去的，只因爲代銷大陸貨物，不能不任毛幫牽着鼻子去湊興。

也許有讀者會同我開玩笑，說你是「名作家」，當然會比別人方便。這個說法也似是而非，不錯僑委會的朋友經常看到我寫的亂七八糟東西，可說神交已久。但我到教育部爲一個朋友的小孩子，交涉分發初中讀書，那一部份的官員，確不知區區是何人，但也同樣熱誠招呼。我這個朋友小孩子是由本港去的，要到台灣讀書倘不難，難在他爲了有親友照料，指定要讀南部一間中學，非此不能讀，主辦其事科長最初稍有難色，經我再三要求，終於說：「好吧！我一定想辦法。」隔了兩日公文仍未收到，又去催，他拿出發文簿給我看，證明確已發出，但此刻公文旅行到何處，則不得而知。我當時根據他指的路線，一處一處查詢，最後終於追到，尚未寫就，當即催促辦理人員繕寫，坐以等待，等他寫好交我拿走，這件事便算辦妥。

在港住二十五年，一向佩服英國官吏的辦事效率，但此次返國，發現我政府官吏辦事效率，也不遜於香港政府人員。

還有自從能源危機發生，台北方面尤其是政府機構，節省能源，十分徹底，許多機關的小汽車大部停駛，重要官員也都坐交通車上下班。即以教育部而言，上班時，門外只停三四部轎車，可能只供部長、次長坐，司長以下只有坐交通車了。教育部共高五層，但電梯只停在四樓，一二三樓只有自己去爬了。

來的前一天，我去看司法院長田烱錦老先生，田老甘肅人，自從于右任、賈景德二老相繼謝世後，田老是在台西北唯一大老。他聽說我到台北，托其世侄女致意，希望見見面，我同此老以前並未見過，但一直很景仰他，離台北前一日，同這位世侄女，也是我的朋友，一道驅車去司法院。進了司法院向門房說明見院長，門房也是用手一指，告訴幾號幾號房，要我們自己去。一直到了田老辦公室，他放下待辦的公文陪我聊天，台北當時天氣甚熱，我又穿了一身西服，進門眞熱得汗流浹背，田老已看出我的狼狽情形，扭開一座高架電扇，微笑說道：「因爲節省能源，冷氣機久已不開了。」司法院長地位與行政院長平行，可以說官居極品，居然連冷氣機都停開了，此事乍聽來未免寒酸，但國家艱難時候，人人都應該爲國家打算，越是在上位，越要以身作則。

同田老談起西北方面現代史事，民國六十多年來事，都在此老胸中，談了一個鐘頭，確實得益不少。而且從田老言談中，仍然見到老輩風儀，此亦中華文化結晶，在海外很難見到了。

但台北一切也並不是完全能使人滿意，最受世人詬病的交通問題，始終沒有辦法搞得好，最近似乎更每下愈況了。擔任台北市警察局達七年的王魯翹，剛在八月底交卸，九月二日步行經過斑馬線，被一輛電單車撞倒，昏迷不醒，經過急救雖然清醒過來，仍未脫離險危。就在王氏被撞傷第三天，其好友曾任台灣全省警備副總司令的戴樸將軍，去台大醫院探王氏的病，出門又在斑馬線上被電單車撞倒，傷勢雖然沒有王氏嚴重，也要留醫，正好與王氏作伴。這種事件在台北實在普通的很，台北市長上任時第一項抱負就是整頓交通，但到了今天卻越來越糟。前台北市長高玉樹是工程師出身，任台北市長期間，修地下道，美化市容，開闢馬路均頗有成績，但對管制交通卻一籌莫展。

換了現任市長張豐緒，以能幹出名，原任屏東縣長，連任八年，每年終全省縣市長考績，他考了八次第一。屏東縣所轄大小村莊，他沒有一村沒到過，有些在高山上，沒有路可通，他都能爬上去，與村民見面，了解其疾苦，本身又是富家子弟，當縣長時未支過薪水及公費，因此受到當局特達之知，蔣經國組閣時，邀高玉樹出任交通部長，便以張豐緒繼任台北市長，台北市是院轄市，市長地位與省政府主席相同，縣長而直升省政府主席，荐任縣長直升特任市長，不但民國未有，中國歷史上也不多見，可見當局倚畀之深，但張市長也沒辦法搞好台北交通。

台北交通的癥結，當地人歸咎於電單車（台北名機器腳踏車），確實闖禍的多半是電單車——台北的電單車多是日本人用過的舊貨，送到台灣傾銷，日本電單車在香港不多見，其樣子是既笨且舊，很容易失去控制。但要說車禍完全歸咎於電單車，也不盡然。主要是交通規例處分太輕，騎電單車的人橫衝直撞，毫無所懼，即以在斑馬線撞傷人而言，就不能歸之於無心之過，因爲台北斑馬線與紅燈在一起，紅燈一亮，行人沿斑馬線過路，上有紅燈，下有斑馬線，騎電單車者再在斑馬線撞傷人，就應科以謀殺罪，撞死別人者判死刑，撞傷別人者視其傷勢輕重判徒刑。只要殺一兩個人，騎電單車者必然改觀，膽小者可能不敢再騎，膽大者也非小心謹愼不可。殺人救人，是政治的最高準則，台北歌星李雅芳案件發生後，法院將肇事爲首者判死刑，輿論一致支持，公認今後將不會再有同事件發生，是案雖殺了兩個人，要救了多少人。

台北交通混亂另一原因在行車秩序太亂，像香港的不准左轉，不准右轉，在台北是沒有的，任何路都可轉彎，說實在話，台北的士司機技術眞高，常常眼見兩車就要碰頭，雙方同時能煞住，若非如此，車禍更不知有多少。總之，香港維持交通靠規則，台北靠技術，台北交通混亂，其故在此。

此外還有一點不解的小事，台灣工業二十五年來突飛猛進，美國家庭都用台灣彩色電視機，成就不爲不大，但是，台灣始終沒有發展文具業，直到今天未見到台灣造出鋼筆等文具。還有最要不得的一點，台灣信封無論中式西式一律沒有膠水，寫信封口要用漿糊粘，一粘一手漿糊，大家視爲當然，整個台北市買不到有膠水的信封，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台北郵政服務之佳，堪稱世界第一，不知何以未注意此點。

以上所寫是小事，但大風起於蘋末，從一連串小事中，可以看出我們國家光明的前途。

認識中國

馮友蘭「咏史詩」再探

柳以青

在「初探」一文中，我只是把馮友蘭的「原詩」——「歷史由來最詭譎，本質現象互依違，若眞一目卽能了，安用馬列主義爲？」，和修改的第一首詩——「堂堂國史四千年，浮雲竟欲蔽青天。儒生難售貼金術，馬列今朝明鏡懸。」加以分析，囿於篇幅，就沒有再徵引下去。實則，這「原詩」和「改詩」之後，第二十首裏，仍然寫下了與上面所舉的兩首相呼應的一首，就是：「八億神州齊論史，撥開迷霧見青天。千年國史還眞相，眞相一還倍光鮮。」

從這第二十首詩裏，我們又重新地發現了「千年國史」的「青天」，這「青天」該是要「撥開」馬列的「迷霧」，才能「還眞相」的。

很可能讀者們以爲，我的「初探」和這篇的前面的二段內，或怕是太靠不住的「索隱」。那麼，我就再舉幾條證據，來支持我的論點。

思想路線一波三折

不知是幾時開始的，中共的「兩條路線」鬭爭，本來是有「官方」的定義與內涵的，例如中共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思想上的路線」是指研討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並且也必該以「馬列毛」爲思想的指導與原則。

但是，「馬列毛」思想與著作的所謂研討，不是眞正的研討，因爲所謂研討就是有疑問，有批評，有發揮，然後就會在「批判中接受」，而「取其精華，揚其糟粕」的。可是，中共不是這樣，他們卻是先把「馬列毛」的一切固定在不可改變，一無瑕疵的「眞理」地位，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思想路線正確」的觀念下，所有的文章與談話，都是死硬的、一字不變地搬動着原文、原句，放在每一論說的結論上，藉以證明自己是在「馬列毛」思想主義範圍內的。明顯地都看得到，「馬列毛」原文、原句的徵引，只是在證明自己在思想上是正確的，這無形中就成了一種文字與言論上的「保險制度」。

其實，這種所謂的「保險制度」，產生了許多弊端，其一，對馬列毛不再做了解，事實上，馬列主義並非容易了解的，君不見西方的大學哲學系中，出版了遠比馬列主義多上百萬，千萬倍的批判著作就可以知道了。至於毛思，問題不是難於了解，而是難於捉摸而已。因爲毛澤東任意說出的一句話，或者是前後矛盾的一句話，都成了毛思的內容之一。其二，搬字過紙的徵引結果，不知道是「馬列毛註我」呢？還是「我註馬列毛」，而所謂「註我」與「我註」也罷只是「斷章取義」的產品。

於是「活學活用」四個字，就是面對了上面的情形，必然要喊出的一個口號，同時，也是避免僵化的一個對策。然而，這「活學活用」四個字固然很好，然而，在「學」的對象中——「馬列毛」如果發現了問題（這方面是必然的），就秉承了「活」學原則加以「自由化的修正與解釋」，然而在「用」的範圍內，也就「活用」起來。

「活學」範圍愈廣，「活用」的影響力也愈大，既然是「活」了起來，就會多樣化和多彩多姿。這與中共強調「一色」、「一元」、「一黨」、「一階級專政」的原則大相逕庭，因此，倡導「活學活用」的人們，其中就以林彪來做待罪羔羊了。

於是喊出了「批林」、「尊法」、「揚秦」。

這種「批林、尊法、揚秦」的策畧，並沒有發生「一色」、「一元」、「一黨」、「一階級專政」的效力，特別是在思想界中，就風起雲湧地由「批林」而「批孔」了，由「尊法」而「反儒」了；由「揚秦」而「反仁政」了。於是，演變成現在的「反儒尊法」、「批林批孔」和歷史上的「儒法鬭爭史」。

明眼的人，都會發現：這一時期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演變成的「儒法鬭爭史」的討論，表面上似乎還是「馬列毛」主義與思想爲指導，實質上是把「馬列毛」全部已由中國歷史上的「法家思想」和「法家人物」所取而代之了。

假如我們稍一留意目前大陸各地，以及大陸知識分子們的作爲，特別是大陸各大學的文科科系研究小組的工作報告，全部都是從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和人物中，分清儒法派別的涇渭——把儒家及孔夫子的經典著作加以「註釋」，把法家人物加以突出，把法家思想加以宣揚。

站在整個中國文化和民族立場，當然有人會不直中共高級知識分子們的全部「尊法反儒」「批孔反孔」的所爲。然而，如果我們也能設身處地爲生活在中共的高壓、控制下的大陸人民，這一「尊法反儒」和「批孔反孔」的行動，在我的了解裏，似乎是在積極地做着揚棄外國思想的「馬列」，和不成思想的「毛思」而已。代替品嘛，只有先以中國文化中的法家思想，來大加闡發與閱讀而已，這樣，爲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也卻是先只能做到這一步而已。在這一觀點上，或許我更能體會到大陸上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時期的心態。

誠如我上面所說，由「馬列毛」轉向「尊法反儒」，是一個不得不的轉變，也是一個順水推舟的轉變，這方面可以看出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偉大潛力所在。然而，這轉變只是第一步驟，或許更好地說只是一個過渡，決不會只止於「尊法反儒」的。而必會逐漸走向對中國文化主流「儒家」的了解、探索，而後使儒家所主張的本義愈來愈彰明。這不是別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較其

他各家是更合乎人性呢！

我的這一推理或推論，不是空中樓閣，而且可以用馮友蘭的「咏史詩」來證據的。

論古今「咏史詩」三首

目前的「儒法鬬爭史」的討論，大概中共的少數人已經發現了問題，這問題是：何以中共的知識分子或大專院校，對儒法鬬爭這麼起勁呢？同時，在工人中，也成立了「理論小組」，在這一儒法鬬爭中，努力不懈呢？似乎是對「馬列毛」不太注意，而專注意從「故紙堆」中去找尋資料來發闡儒法鬬爭呢？是不是有「厚古」而「薄今」的傾向與嫌疑？

在我猜測，這種風言風語，在大陸上已經有所聞訊了，於是馮友蘭就在這「古」與「今」上，做了三首「咏史詩」，它們分別是第八首、第二十二首和第二十四首。

現在抄錄在下面：

「王充奪筆出寒門，唯物營中張大軍。『問孔』『刺孟』敢薄古，『宣漢』『恢國』深厚今。」（第八首）

「以今論古非厚古，以古鑑今實厚今。試看今日『復禮者，折戟沉沙何處尋？』」（第二十二首）

「疾風陣陣掃殘雲，雷電聲光動四鄰。上窮往古下今日，安排基業與後人。」（第二十四首）

今就以這三首詩所談到的古今，來分析分析。

在大陸，毛澤東說過的「古爲今用」和「洋爲中用」已經是二十幾年來的學術思想上的指導原則。從目前的「儒法鬬爭史」的強調，大部份大陸上的中國人，已經沒有了「洋爲中用」的探討精神，原因一如上面所說的。只專心於「古爲今用」，而且專心得如火如荼。但是，這「古爲今用」的思想指導，首先是最反對「以古非今」，其次是「借古諷今」，再次是「借古說今」。可是，這些的古今關係上，最基本的立場與態度，乃是由於「厚古薄今」。

因此，馮反蘭在看到目前大陸的各階層都在努力發掘歷史上的「儒法鬬爭」的資料與著作，心中頗爲感動而得到「很大的啓發」，同時，又怕這一所謂「批林批孔」不能繼續的「深入展開」，原因是怕中共指爲這是「厚古薄今」，於是便在「咏史詩」中闡明着：讀王充論衡的「問孔篇」與「刺孟篇」乃是在於「薄古」；讀王充論衡的「宣漢篇」與「恢國篇」，卻是在於「厚今」呢！（對於這兩句詩的眞正含意，我還有另外的探索，這裏暫從畧）。把中共反對的「厚古薄今」，變成「薄古厚今」，這卻是馮友蘭何以做二十五首「咏史詩」的目的之一。

再看第二十二首，馮友蘭所表達的意義，就更明顯了。他說：「以今論古非厚古，以古鑑今實厚今」。

中共是最反對「以古論今」的。現在的「批林批孔深入展開」後，卻是「以今論古」呢！以今論古仍然是合乎中共所反對的「厚古薄今」，於是才稱爲「非厚古」，雖然人們都在閱讀古書，而卻是「實厚今」呢！從這些古書中，找出「以古鑑今」的教訓，仍然沒有犯了中共的忌諱，

照馮友蘭的意思，眞盼望中共統治二十五年來的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再掀起一次大規模的閱讀中國古書運動，從而「上窮往古下今日，安排基業與後人」呢！（這是馮氏的第二十四首詩）

不過，他所最怕的是：這一讀古書，找儒法鬬爭史料與言論的情形，被限制了。特別是怕用「厚古薄今」的帽子壓抑下來。於是在馮友蘭的詩句內，就出現了：「敢薄古」、「深厚今」、「非厚古」、「實厚今」的字句。並且在「古」與「今」的「厚、薄」形容詞上，再加上「副詞」或「動詞」，這不能不說是「深意」存焉！

事實上，在今日大陸上的「儒法鬬爭史」的發掘、發揮上，雖然在強調法家思想與法家人物的突出裏，也就不能不對儒家思想和儒家人物加以認識，而後才能貶抑。用句中共的行話，就是所謂的「反面教材」呢！

「反面教材」與「正面教材」的差別，可以說是來自政治上的思想指導原則。然而，只要一進入思想範疇，外在的政治力量，就大形失色的了。因爲，在思想中的「正」與「反」，最重要的是馮藉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某種認知能力的。這認知能力在閱讀了兩種不同的著作，或是兩個不同的思想，就會產生認知上的斷判而有所取捨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以前沒有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或是沒有強調將這一運動「深入展開」時，大陸上的人民就很難有機會大家一齊來讀古書，現在卻成了風氣呢！這一風氣，特別是在強調「儒法鬬爭史」上，一定會發生思想方面的轉變。這思想的轉變，恐怕又得是證明：我國傳統優良文化的再一次的勝利。

在這裏，我得特別聲明一下，促成這一「批林批孔」、「反儒尊法」運動的原因，以及這一運動願達到的目的，很多專家們已經有了分析，特別是證明大陸上的政治勢力與權力鬬爭的激化，以及將來中共接班人等所牽連的問題。這些都很有見地，有道理。現在我之所以這樣地來分析，只着重大陸知識分子們的思想方面的情況，以及他們在思想方面的需要和轉變。

爲生活在大陸中的所有知識分子們，只是馬列毛等書籍，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求知範圍了，一是貧乏，一是限制，那麼這「儒法鬬爭史」的範圍，卻使他們可以上下古今的馳騁了。會會韓非子、賈誼、王充、柳宗元，讀讀荀子、論衡、藏書、續藏書等，這些，總是比馬列毛更有意味，更具深度的！

由此，卻是可以產生「新道路」、「新階段」、「重日新」和「日月新」的。

當然，由馬列毛而法家，這正是目前的路向，由法家而儒家，相信在「深入展開」的話，也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由儒家而找到傳統的中國文化，卻是要歸結到集古代中國文化大成的孔夫子身上了。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9　被損害和被侮辱的一羣

在何濤正式宣佈我是「老虎」以前，我在「幹校」內仍可以「自由行動」，雖然是在「羣眾」半監視的狀態下生活。自從何濤正式宣佈我是「老虎」之後，我已成爲正式的「囚犯」。——不，「囚犯」還好一點，因爲「囚犯」還可以在監房中自由活動，而我們這些「老虎」卻整天被人玩弄！

我們被囚禁在「老虎籠」內。這「老虎籠」並不狹小，反之，它十分闊大。它是一個可住三四十人的單層洋房，從前是「幹校學員」的密舍，當然是好地方。

「老虎籠」中並沒有監獄式的閘門，反之，門和窗都大開着，陽光普照。

這個「老虎籠」只囚禁着幾隻「老虎」，但日夜不停的有人看管着，管制着「老虎」的行動。

擔任看管「老虎」的人，有些是以往的「同志」，有些是「學員」。過去我們稱呼他們是「同志」，他們也稱我們做「同志」，或者「老師」。現在呢，我們成爲「老虎」了，我們已經不是人，我們只能沉鬱地咆哮。

「打虎隊」可以隨便地侮辱我們，玩弄我們，因爲我們已經不是人類，而是食人的「老虎」！

我們曾經被換過「老虎籠」，但每一個「老虎籠」的情形都差不多。被監禁在「老虎籠」裏的「老虎」常有調動，但李欽棠、姚雪這兩隻「老虎」給我的印象較深，因爲這兩人最年青，而且是最接近我的兩隻「老虎」！

李欽棠大概只有二十一二歲，他結婚了不久，他的老婆是鄭潔兒。

有一次，我被「打虎隊」帶到「鬬爭大會下」，幾百個從前的「同志」和「學員」圍着我，鬬爭我，要我「坦白交代」「反革命」活動。

省人民代表」，可惜她太過無知，她有什麼辦法把我馴服呢？

突然，李欽棠的新婚妻子鄭潔兒跑到我面前，這個女教師尖聲地鬬爭我說：「古鶴翔，趕快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我想：她的丈夫也是「老虎」，她竟然鬬爭我？她心中必然十分同情「老虎」的，不過爲了向「組織上」表示「積極」，不得不鬬爭我罷了。

最妙的是：李欽棠在這天上午和我一同被押赴飯堂吃飯時，他乘監視者不注意，低聲地向我發牢騷，表示自己的無辜。一個人被長期孤立以後，自然想找人發發牢騷，我也如此，我們低聲地交談了幾句。

鄭潔兒既然威風凜凜地來鬬爭我，我便向她迎頭痛擊道：「我應該坦白，我犯了罪，我破壞了『肅反紀律』。今朝早上我和李欽棠暗中交談過，我們說自己不是『反革命』！」

她，鄭潔兒被我迎頭一擊，立即潰退。從這時候起，每一次鬬爭我時，都不見她的踪影了。

李欽棠和姚雪和我同在一個「老虎籠」內的時間最長。我們都最憎恨范泉，他是最虐待我們的「打虎隊員」。

李欽棠的床位在我左邊，姚雪則在右邊。

姚雪這女教師是剛剛在中學畢業的。她的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她竟然也是「反革命」！

她犯了什麼「罪」呢？這「罪名」決不是自由世界中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她唯一的「罪名」是：曾在一間天主教學校讀過書！

在中共心目中，「天主教」這三個字就等於「反革命」，其「罪行」遠比「孔老二」爲甚！

根據中共的標準，目前香港的人，確實全都是「反革命」。

凡在教會讀過書的，是「反革命」；凡在官津補學校讀過書和做過事的，是「英帝走狗」；凡在港府工作過的，更是「港英爪牙」了；在私營工商業中工作的，也是直接或間接「勾結帝國主義」。

或曰：在左派機構工作的員工，大概沒有問題吧？答案是：共產黨是唯物論者，香港既然是一個「大染缸」，誰能出污泥而不染？君不見，前「華商報」的招麥漢乎？他的妻子林楚是共產黨員，在大陸淪共初期曾任「珠江區新華書店經理」。招麥漢由「華商報」返回大陸之初，是「珠江人民報副總編輯」，後來是「粵中行署文教處的科長」，結果卻被鬬爭，後來自殺了！

我們在「老虎籠」中，被迫不停地寫「歷史」

替張徹

對於一些在票房紀錄上有成就的導演，當他走來走去仍是走着一條老路子時，我可預見他必因觀眾吃厭了那老菜色而棄掉他，這是電影導演的另一種悲哀典型，連荷里活的希治閣也沒法跳出希治閣風格的一關。終於越拍越褪色，越拍越少。於是我總希望一些有多少成就的國片導演，能創出新內容的東西。除此之外，走老路子的奇蹟是沒有的，但有這勇氣的很少。

看了張徹的「哪吒」，從觀眾反應上看，我深感張徹已到了既沒辦法走一條新路，退又不敢，進又不能，只有退而求其次，用另一種形式來借屍還魂的可憐地步。「哪吒」是一齣神話故事，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張徹藉這故事來借屍還魂的表現他過去的「叛逆」、「朋友」、「少林寺」內的東西，故事骨架是他過去作品的拼湊。只換上一個形式表層。

跟觀眾反應一樣，此片雖然排在中秋節假期，據說此片賣座情況也不十分理想，不

它沒有充份發揮神話故事的趣味性。

「哪吒」故事原著，出自歷史加神話的「封神演義」十二回至十四回。故事寫紂王當政時代，陳塘關守將李靖生子哪吒，這個頑皮孩子，得太乙眞人暗中收爲子弟，練得一身神勇力量，大鬧東海，殺死龍王太子。

「打虎隊」規定：坐時一定要端端正正地坐，不准起立，不准動，更不准談話。倘若要喝水，也要監視者「批准」。

至於「老虎」的大小便，也要監視者押隊前往。有一次，姚雪請求去小便，范泉不批准，她忍不住站起來，卻被范泉指控她「違反紀律」，要她「檢討」。她被迫「檢討」了一次，又一次，但范泉說她「不接觸思想」，拉她出去鬬爭，又鬬爭。鬬爭以後，仍然要寫「檢討」。她究竟寫了十次還是二十次「檢討」呢？我不淸楚！

我也嘗過「檢討」的滋味。那是在隆冬的天氣了，太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照到我坐的床上。枯坐着，沒書看，沒事做，而且又不能談話，甚至望一望其他「老虎」也有「罪」。因爲太冷了，我悄悄地將身體移近陽光，被范泉發現了。他又要我「檢討」！我把眞實的想法寫出來，說是想「取暖」，但不被接受。

「檢討」，又「檢討」，再「檢討」，更「檢討」，「組織上」始終不通過我的「檢討」。最後，我說：我違反紀律，我破壞「肅反」，我是「反革命」！

既然自承是「反革命」，那麼，便要將具體的「反革命活動」交代出來呀！可惜當時的我確無反共的行動，如果現在，便有無數的「反共活動」可以「交代」了。寫反共文章，逢人便罵共產黨，參加萬協，「勾結」反共人士。……

在這裏，我還要告訴諸位：毛澤東共產黨確實「偉大極了」。前面說過，「老虎們」的大小便要「打虎隊批准」後，才可以集體排隊前往的。「打虎隊」只准我們每天集體去大便一次，大便時女孩子姚雪和我們一同解決，人的尊嚴已完全喪失了！

筆者是一向不能在短促的規定的時間內解決大便問題的，可是在毛澤東共產黨的「教育」下，大便也乖乖地服從「毛主席」的命令了。在規定的五分鐘內，「老虎們」的糞便都化作肥田料，成爲毛澤東共產黨的食糧。——誰說毛澤東共產黨不「胃大」呢！

「哪吒」的得失

林巽

機會和好。

「封神演義」與「西遊記」一樣，同時明代創作小說，「封神」的哪吒情節，看來就有孫悟空的影子，但文筆表現功力，「封神」比「西遊記」差得遠。不過我們可以從兩部小說看出一點共通，就是作者對兒童，尤其是頑皮兒童，異常喜愛，所以才將孫悟空與哪吒，寫成頑皮小神仙。然而兩部小說，都有一個總內容，就是強調佛教、道教、儒教三結合，共同專對付一切惡魔精怪。兩部小說化成舞台劇，喜劇趣味很濃，但張徹的「哪吒」看來像寫實而又不像寫實，完全沒有什麼喜劇效果。這就是編導對原著消化功夫並沒多大誠意，只利用借屍還魂意念，用「哪吒」來重覆表現張徹自己的舊排場而已。當我看到傳聲這個「哪吒」在海底大戰魚兵蟹將之時，那些噴血鏡頭，換上清水或藍綠彩色水，大有使人感到導演有「技窮」之感。如果勉強給張徹尋找「哪吒」的成就價逗觀眾發笑，這是張徹的失敗。

「哪吒」的最大敗筆是沒有先替李靖這人物設定一個自己認爲絕對正確的人生觀，人物在電影中，既不屬正面人物，又不像反面人物。如果他是反面人物，最後燃燈道人要他們父子和好是肯定做錯了。其實李靖並不是一個反面人物，只是一個服從主義者，他以爲做臣子一定要服從皇帝，海龍王生下來是一個法力高強的神，所以不能逆他。哪吒卻是理性主義的化身，在他眼內，不論是皇帝也好，海龍王也好，只要做不對必起反對，那麼，最後一幕，大可以強調成兒子上了老子一課。是非問題解決，父子之情的恢復便容易突出之情味了。電影的敗筆是不從父子之間的矛盾側重，而卻塑造一個古老八股老師與哪吒之間的矛盾，來拖出父子矛盾，變成喧賓奪主，使那父親只是站在老師的一邊。電影的矛盾因素卻是由父子典型造成。入戲之後，那老師早已不存在了，如此結構，老師的存在，卻使故事大爲鬆弛。何況八股老師在今日觀眾的感受上看，正是沒法產生戲劇效果的一型人物。

個人以爲處理這個故事，文場老師可以存在，但不可用老師來表現哪吒的頑皮，因爲李靖既然是武人，可以從教兒子練武或戲弄武師上產生戲味。更可以藉武師的偕他出獵，故事引他去看民間疾苦（武師可以暗喻成隱伏的革命派人物），後來武師被捕，這才迫出哪吒與父親之間的衝突。如果要給哪吒製造笑料，什麼關口、兵丁抽稅、苦工場等，都只是低級人物作威作福，效果當然不會太好。如讓他去與大奸惡的武人或各臣作對，給父親製造壓力，效果會更佳。電影的反效果，是對於劇中人當恨的人而觀眾沒法發洩那個恨而滿足。

神話故事的戲味，應力求一種容易使人興奮的效果上。正面人物，必須活活潑潑，有點神經質，人物與情景亦相當起調和作用。在那環境裏，正面人物是極端熱情，反面人物多愛裝腔作勢，其基本格調，是從眞實境界誇張成漫畫境界般來的。如果你仍一本正經用平實手法去拍神話故事，除了愛情作主題的故事，觀眾一定難以接受。因爲觀眾已心裏明白，在現實世界裏，神仙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用「假撞板」的手法，然後在內涵上，將你的漫畫人物，刻劃成一種現實世界存在的「象徵」，那就差不多了。在過去如「米蘭的奇蹟」、「月宮寶盒」，粵片「大冬瓜」，甚至摩登神話電影「飛天老爺車」、「萬應錢」它的魅力完全是從塑造那些神經質的人物，那些沒有喝酒而像醉酒的人物，從種種古怪的興奮時刻展開出的戲味來。哪吒一如「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一樣，本來是屬於像上面那些興奮情趣的故事。至於神話故事中也有用平實手法展開的，那只有以愛情情節爲主題的才能產生感人的娛樂效果。如「天仙配」、「白蛇傳」、「睡公主」、「牛郎織女」等。而哪吒，只是一個情竇未開的大孩子，那是不能用愛情情節去製造美感及掌情的。

動盪的新疆

馬蜂

新疆是個好地方，但現在卻動蕩不安。這是由於長期以來蘇聯干涉、滲透和妄圖侵畧造成的，也是中共殘暴無能統治的惡果。

目前新疆內部矛盾重重，人心思變，如讓局勢繼續發展下去，大規模暴亂將會出現。四十年代民族流血事件還會重演，弄不好，一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還會在蘇聯扶植下冒出來。是時，我國錦綉河山將會失掉一大塊，是可忍孰不可忍！請關心國是者注視之。

外患

新疆外患嚴重，禍根在蘇聯。蘇聯對新疆早唾涎三尺，千方百計想使之成爲另一個外蒙。自與中共交惡後，其侵畧新疆之狼子野心更暴露無遺。六十年代開始就增兵邊境，肆意製造磨擦。六二年曾脅裹大量疆民外逃，在其境內培訓和武裝其中骨幹分子，大搞「游擊戰」，從此騷亂便不止。六九年中共與蘇聯打了兩次較大的仗，一是三月份東北珍寶島之戰，該仗中共贏了，但是年夏天在新疆進行的戰爭，中共卻輸了，損失了約四個團兵力。於是蘇聯日益囂張，沿新疆邊界大事建立哨所、營地、機場、修交通系統、設立電台等，連核子部隊、火箭部隊、機械化部隊也開到邊境了。連年來，小戰不斷，就今年三四月間，已打了三次。蘇聯在邊界的電台一天廿四小時用國語、維吾爾語進行交叉廣播，讓一

土特產多。由於二十多年來，工農業發展極其緩慢，人民生活很苦。新疆土特產連年外運，保證出口，故被搜括得乾乾淨淨。烏魯木齊不容易買到葡萄吃，連吃肉都得排隊購買。疆人愛喝酒，酒每月每人二兩，根本不夠少數民族喝，其他日用百貨更缺乏，館子裏頭肉食極少，且早早就關門，造成民有怨言。某一種好的東西到了，商店便出現擺長龍現象，漢人跟少數民族排在一起買，往往要挨少數分子用維語辱罵：「就是來了漢人，造成我們什麼都沒有。」懂民族語的漢人只有低下頭，不敢言或裝聾作啞。

加上蘇聯邊境電台廣播煽動，少數民族長期受蘇聯影響，那些分裂分子借機活躍，利用各種場合，進行煽動，挑撥離間，製造漢人與維族等少數居民間的不和，鼓吹倒向蘇聯，鼓

激戰中被消滅，剩獲武器全爲蘇製品，衝鋒槍、火箭炮、電台、電話機等樣樣都有。

前兩年還逃走了一位新疆少數民族詩人叫馬力者，寫有「維吾爾，一個古老民族的希望」的長詩，詩中竭力強調維族的特性，鼓吹獨立，現正效勞蘇聯，在蘇邊境電台工作。

面對上述種種現象，中共加強了其殘酷統治和控制。如各級黨內政府內還有黨，即核心小組，全是漢族幹部組成，重大決策須由核心小組決定。公社、縣以上單位，第一把手必須是漢人。軍隊裏少數民族士兵不能守邊防重地，他們按班按排插入到漢族士兵裏。越是這樣搞就越亂，那些極少數分裂分子又撈到話柄，到處煽動種族分裂情緒。現在隨意打殺漢族人等事件屢有發生。從新疆最西部城市哈什到首府烏魯木齊，一到深夜，漢人極少外出，因爲常常遭到襲擊，第二天陳屍窮街陋巷。偶而還在各地發現一些用維語寫的鼓吹獨立的傳單或標語。在牧畜區，反抗現象更形嚴重，這些畜牧區，區大人稀，荒涼枯燥，生產隊一旦沒漢族幹部，蘇聯勢力往往趁勢滲透，於是什麼扣發軍馬飼料、走私、越境，與上邊頂等盛行。總之，山高皇帝遠，加上幹部都不願負責，只好任由生產隊胡作非爲，分裂分子隨意出連活動。

綜上所述，新疆目前局勢很不穩定，暗流洶湧，中共政權就像坐在火焰山上，有朝一日，大火終將把它燒塌。新疆動蕩不安，新疆人民在苦難中！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舊夢重温

旅台期間，曾和幾位共過生死患難的青年軍同學「喜相逢」，把酒話當年，從入營剃光頭的趣事談到全身盔甲，在戰鼓笳聲中橫槍躍馬，那一股捨我其誰的雄風壯志猶在，幾忘記了歲月催人！

當年生於苦難，也長於苦難，在國家多難之秋，以身許國，加入青年軍行列的袍澤，如今皆已霜鬢輝映了，值得向讀者告慰的，就是青年軍的精神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青年軍的革命情感和道義，歷久彌堅。

青年軍的聲威與榮譽，是中國知識青年在對日抗戰期間，國家面臨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響應領袖「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

內憂

目前中共在新疆正進行大力清洗運動，因爲新疆乃林彪苦心經營地盤之一。「文革」動亂期間，林彪趁機把其心腹龍書金派進去，排擠賽福鼎，實行軍事獨裁統治，胡搞一通，把新疆弄得越發亂了套。林彪垮台後，龍跟着垮台，毛派借機在新疆進行大清洗。然林龍餘黨心未死，不斷窺測方向，伺機反撲，故新疆中上層幹部，人心惶惶，勾心鬭角。這種上層人物走馬燈的換來換去，使得許多中下層幹部無所適從，怨氣冲天，都不願好好工作，行政效率低，「混」革命的人極多。這就造成新疆局勢動蕩不安的內因。

民族

新疆是民族雜居區，情況複雜，

核爆

每次核試，造成了汚染，興師動衆，核試前，成百輛核試車輛路過，烟塵滾滾，要求居民行人全都躲避，不准看，更不准數。核爆炸時，方圓五百里的人全得鑽到地洞或房子裏躲避。新疆地大人稀，有的牧民或旅客就不知道，核爆剎那間在露天行走，往往就受到輻射。近年來，醫院常發現白血球驟減混身沒勁的人，自己查不出原因，醫生知道了也不敢明告，當然突然不能生育的人也比比皆是。

叛亂

前兩年有一武裝集團燒殺掠奪，橫行沙漠，要求獨立。中共派大軍追剿，費很大勁才滅其主力，其首領阿洪最後率兩百餘人往邊境逃竄，結果

意代表，有許多大專院校校長、學者、專家、報社社長、主筆、記者、律師、醫師、工程師、工商界領袖，不少是當年青年軍中的「二等兵」，他們站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本着當年從軍報國的初衷，爲多難興邦的大業而努力。

台北市有一個青年軍聯誼總會，會長是青年軍導師蔣經國先生，立法委員詹純鑑先生擔任總幹事。聯誼會是遵循領袖的意旨成立的。

在抗戰勝利復員時，領袖訓勉全體復員青年軍說：「諸君今後或返學校，以畢修其學程，或就業各方，以發揮其才力，或研究學事，以求益造乎高深，雖取徑不同，而所致力之目標則一，形踪縱有睽隔，精誠實相感通，余歷來對諸君之期望，凡所指示，皆有關立身報國之要道，所望篤實踐履，拳拳服膺，發揚過去之光榮，更策未來之進展，則千里雖遙，何殊一室？日後國家遇有需要，諸君尤應隨時赴調，以盡報國天職，臨岐寄語，其各勉旃。」可見領袖對青年軍子弟兵期望之殷切！

聯誼會是青年軍同學「精誠實相感通」的橋樑，而以會長的訓示：「我們過去曾經共生死，我們現在正在共患難，我們將來還要共成敗共勉共勵，在事業上互相扶持，休戚相關。使「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情感道義，在聯誼會的結合下，更是親愛精誠，生死不渝了。

舊夢重溫，回味當年青年軍「二等兵」的戎馬生涯，往事歷歷的情景，猶似是昨天……。

弘揚儒家思想的眞諦

陳裕清

今天是中國人所崇奉的至聖先師孔子的誕辰，也是中華民國的教師節，中國人崇奉孔子，並且把他的誕辰定爲教師節，是因爲儒家思想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結晶，同時也是我們立國處世，推己及人的所本。在治世，儒家思想進德修業，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在亂世，儒家思想也是激濁揚清，撥亂反正的指標；所以能夠歷久而愈光愈盛，不但是東方文化的主流，而且也爲全人類所推重，在國際上居於長期重要的地位。

儒家思想所倡導的「仁民愛物」，「有教無類」，重視「人」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充滿了理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光輝，是和偏激專橫的共產主義，及其黨徒的所作所爲，積不相容的。因此，中共面對幾千年來根牢蒂固，深植人心的中華傳統文化，自始就感到深刻無比的恐懼和威脅；尤其是在它竊據大陸，橫施暴政以後，更加寢食難安，不斷加緊其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罪行；繼之又發爲瘋狂的「文化革命」，以及當前「批孔揚秦」，欲罷不能，色厲內荏的反動逆流。

但是，在歷史發展和人類進化的鐵則下，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以及爲人們所一致接納，崇尙的文化思想，都不是一時一地的暴力，所能夠摧夷得了的；而且，邪惡黑暗的魔道愈猖狂，眞理正義的光芒也愈燦爛。今天中共所面對的，也就是這一股無限潛力的、堅強的傳統文化思想，並且自供自承，這股主力一直潛藏蘊蓄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不易泯除。言外之意，也正顯示它的悲哀和戰慄。而我們中華民國，以及遍佈海外各地的華人，長期以來，所作爲維護和宣揚中華文化的重大努力和貢獻，卻已經成爲中華文化的重心和表徵，屹立於當前濁流橫溢，混沌迷失的世局裏，不斷地發射光芒。

另一方面，我們放眼國際社會，在認識中國，認識中華民族，認識中華文化的潮流下，對我們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也與時俱進。國際人士具有漢學素養者，所在多見，由來已久。近年以來，外國學府設置研習中華文化科系課程的，此起彼伏；美國有些州，而且也擇定孔子誕辰這一天，作爲教師節，紐約華埠興建中的一座大廈，已經以「孔子」命名，在美國聖荷西市的公園裏，西貢孔子大道上，先後建立了孔子像；印尼的孔教會，已經擴大爲孔教總會。凡此，都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廣受崇重，將可風靡世界的具體事證。

我們今天紀念孔子誕辰和教師節，更要把握住時代使命和大好時機，強化遍佈海外的廣大文教事業，透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弘揚中華文化的眞諦，揭發中共摧殘傳統文化的暴行眞相，及其對外施展文化統戰的僞裝，藉以端正世人視聽，澄清迷失逆流，增進國際上對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正確認識，保持海外華人的特質，爲人類社會擴大盡其貢獻，創造長遠的，共同的福祉。

「仲夏回鄉見聞」讀後感

兆華



明報記者李明鍇先生一連十多天在明報刊載他的「仲夏回鄉所見所聞——從珠江到黃浦灘畔」長文。讀後覺得非常詳實，除了很少地方見解不盡苟同外，一般說來確屬客觀，絕非前些時某些墮落知識分子回去打個轉，走出來滿口幸福祖國一套可比。

高唱「回歸」或有意「回歸」的人，不妨細讀深思一下，那邊的環境是否樣樣都好，更是否能眞正適應自己，以免誤入歧途，無法自拔。

李先生的文章是旅行遊記式，符合題目所稱的所見所聞。跟大主筆去年遊台所寫的「見、聞、思」，大異其趣。因爲多了一個思字，並不表示他怎樣淵博，而只是滲雜了他個人的思想。這思想如果是戴了有色眼鏡，就連所見所聞也弄不清。所以大主筆所寫的「見聞思」，謬誤百出，結果受到海外人士圍攻。筆者也曾就其文內最荒謬的幾點，予以事實的對比和「大是大非」的道理，爲文直斥其非，刊於萬人雜誌。其後又戲寫「老查夢遊大陸」一文，說老查如果遊大陸，會有這樣的遭遇。其實此文所寫的旅途過程，也確是事實，現在拿李文來一比，很多地方是完全相同的。

關於「大是大非」問題，確非個人賣弄聰明的一己想法，隨便說是什麼所思的。「大是大非」是有其不可更易的眞理存在。

現在全世界的國家與人民，都崇尚民主與自由，即使開發中的落後國家，都懂得朝此路走，這當然是「大是」；而中共卻要極權專政，暴虐統治，現在還搬出歷史公認無道之君秦始皇以爲遮羞，這就是「大非」！

全人類都企求平等博愛，這就是「大是」；而中共卻鼓勵階級鬬爭，不但人們劃分階級，且要分爲紅五類、黑五類、黑七類等，進行尖銳殘酷的鬬爭，這就是「大非」！

大陸七億多人都愛好中國固有文化、倫理傳統，這自然是「大是」；而中共卻要進行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奪權），批鬬孔夫子。兒女上山下鄉，夫妻異地工作，要人拆散家庭，這就是「大非」！

人人都希望過美好或起碼溫飽的生活，工餘有點娛樂消遣（不說享受），這也是「大是」；而中共廿五年來每人每月只配廿來斤米（還分勞動級數，老弱無此配額），每月二両油、每年八尺布，做完工要開會，還要挑燈夜戰，強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就是「大非」！

我們要人有理性，有感情，人就是人，這也是「大是」；中共要人埋沒理性，感情冷酷麻木，把人變做機器，這就是「大非」！

總之「大是大非」，是眞理與非眞理，人性與獸性，人道與野蠻的兩個極端，無法混淆也無可調和的。單以拆散家庭夫妻異地工作一事而論，中共的藉口是「革命需要」，試問結婚而長期分離，則結婚有何意義。何以江青不長期到海南島，鄧穎超又不長期到烏魯木齊鬧革命呢？可見中共是無人性，不把人當作人。如果有人爲「大是大非」而作詭辯或貼金，這人不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

我們看看中共廿五年來的所作所爲，實在是了然於胸。不過很多海外人士，每每被它的宣傳所煽騙，不曉得從深處看問題。有的簡直不知中共在大陸的凶相，大陸人民所過的非人生活。現在細讀李先生的文章，雖不能說是很全面，但亦可畧知其梗概。由認識中共而決定自己的觀點與立場，是極有好處的。茲將李先生逐日所記的重點，節錄於後，有意「回歸」或高談「回歸」的人，不妨細讀慢想：（日子是刊報日期，不是旅遊日期）

九月三日——工作人員袖手旁觀：「……香港公務員服務態度的差劣，是大家所熟知的……初到深圳的時候，看見到處都貼標語，以『爲人民服務最光榮』來勉勵服務員，筆者心想這次一定可以獲得良好的服務，可惜事與願違」。

有問必答切勿吞吐：「……工作人員倒也權威，一旦遇到這種旅客，便擱下筆來，叱喝着：『第二個！』根本就不屑於聆聽那位『不識相，說話不高聲一點』的旅客。」

滴水未進凡七小時：「塡妥回鄉介紹書……檢查行李也是要輪候的……筆者才想起自從火車由尖沙咀開出以來，已行七小時滴水未進！」

九月七日——火車服務值得效法：「在國內的火車上，都有服務員……服務員不可能爲乘客解決全部問題，但卻會盡力而爲……不過，這是外來旅客所受的待遇，本地乘客都沒有這樣幸運，服務員對於本地乘客，不是充耳不聞，便是粗暴地回絕，筆者至今仍不明白，爲什麼在一個平等的社會，竟會有這種厚此薄彼的事……」

九月八日——食水供應無缺：「每一車廂都設有開水供應，這是免費的……食的方面卻不敢恭維……憑良心說，這種飯實在吃不下嚥，但奇怪的是同車的本地人，每次都爭先恐後搶購，而且津津有味，粒米不剩……」

九月九日——羨慕港人入息：「國內的人對於外間的一切都很好奇，幾乎每事必問，但最多人詢問的問題，是香港人的收入……但當筆者告以香港工人月入平均在港幣一千元左右，對方是疑信參半，而且流露嚮往的神色，實在難怪他們不相信，因爲這個數目幾乎等於他們一年的入息……。」

九月十日——糧食配給因地而異：「……筆者

回程時在車上吃不飽，全伙停車時在車站購買點心充飢……同車一位本地人關照筆者多買一點，他的解釋是進入廣東省境後，糧食供應較緊張，車站不會有吃的東西售賣……糧食供應最充裕的是湖南，最緊張的是廣東……但韶關的糧食配給則只十六市斤食米……。」

上海市容不敢恭維：「上海火車站很殘舊，據內子說，一切仍與她十六年前離開時無異，上海的市容，尤其是公共設施方面，卻與第一大城市這稱號不配──有人說香港是東南亞最骯髒的城市，但與上海比較，香港大概只能屈居第二……奇怪的是宣傳搞好衛生運動的標語，觸目皆是，難道這些人都是瞎子。」

屎坑設在診症室旁：「……候診室內堆滿雜物，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則不得而知，但有氣味卻不假……這次去的是另一間醫院，這間醫院的屎坑，也是設在診治室附近的，異味直衝腦門，倒收了提神之效。」

九月十一日──築防空洞塵土飛揚：「原因是全市的下水系統，都因爲築造防空地室而或多或少地受影響，積水難去，蚊蟲滋生，大街小巷，到處都堆放着泥土和建築材料，不獨妨碍人車往來，而且塵土飛揚，建築是一門專門學問，就地取材地由住戶或官員築造地室，當然意外頻生，廣州便發生一宗塌樓活埋四十多人的慘劇。」

防蘇侵略加緊備戰：「備戰的宣傳，已深入老百姓的腦海中，連兒童圖書也是以備戰爲主題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華後，反美情緒甚至已化作雲烟。」

反美反蘇此消彼長：「反美的情緒雖已消滅，但反蘇情緒卻極強烈……蘇聯實在把國內的同胞害苦，築造防空地室是爲了防範外敵侵略時轟炸，那麼究竟是否牢固呢？但一些『專家』卻認爲多此一舉，這些『專家』是來自友好國家北越的工農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到全國最大的上海柴油機廠參觀後，循例發表觀感，不客氣地指出上海的防空地室，只能作棺材坑，連普通美國炸彈也抵受不了。」

九月十二日──生活單調：「上下班乘公共車要花幾小時……一天工作完畢，尙要開會，開會的時間歷幾小時，在會上不發言，恐怕有不夠積極之嫌，發言又擔心言多必失……工餘的時候，娛樂很少。」

享受極少：「因爲每天工錢平均不過一元多一點……逛一次公園便花掉幾天的工錢……晚上到外灘逛逛，這都是最普遍的娛樂。」

拍拖難：「與男朋友『拍拖』，一切開支由男的負擔，但國內的少男也不笨，『拍拖』都跑到公園，只花一角幾分便可以有半天的溫馨，如果到飲食店的話，不獨要會賬，還要代付女方的糧票，談婚嫁是國內男女所不敢奢望的，即使雙方的年齡加起來足五十五歲（最起碼條件），也不一定能如期結婚，首先要籌錢，其次是置傢俬，由坐椅到睡床，一切都要等分配，有人在結婚時申請傢俬，結果愛情結晶已有四歲了，仍未獲得分配，最後是新居，沒有居所的人，只有先行登記……因此也有許多『新婚』夫婦，結婚後兒女成行，仍與家人同居，連佈置新居在內結婚所費大約一千元，即使不吃不穿，也要省三年才成。」

九月十四日──輕貧重富：「輕貧重富是人的本性，在國內亦然，曾與不少人談及擇偶問題，最吃香的是工廠工人和計程車司機，其次是在機關當文員的人和採購人員，能找到一個貨運工人也不錯。」

擇偶條件：「飲食公司管賬，可以憑工作上的方便，弄來許多被人羨慕的食品，至於採購人員，所到之處大都是物產豐富的地方，帶點本地所缺乏的東西回家。」

假公濟私：「憑工作上的方便來爲個人謀利益，或憑個人關係造私利，在國內稱爲『開後門』，『開後門』和官相衛的情形，仍很普遍。」

九月十六日──青年問題：「上海也有『阿飛』，大多數是潛回的下鄉青年，在原籍沒有工作，到處滋事，動輒以刀子羣毆，只要不鬧出人命，不會受到嚴重處分。」

罕見職業：「是由老年人幹的，這門職業是輪購糧票。原來國內無論購買什麼，都要排隊，即使一日兩餐的餸菜，亦不例外，但許多家庭都是夫婦同出外工作的，沒有時間輪購，但又不能不輪購，於是便僱人代他們輪購。」

九月十七日──享受難求：「這並不表示國內的人不追求物質享受，只是不容易獲得享受而已。『上海牌』的腕表一般售價二百元左右，單車也是近二百元，幾年節儉下來，積蓄到這個數目的時候，便向單位申請寫條子，憑條子到商店購買，但這張條子可能要等一兩年……且上海的大商店內，有許多商品註明只售給外來人，這卻是事實。」

九月十九日──結語：「筆者與祖國的關係，就像一個第二代的遊子與家的關係……這篇見聞錄，是名符其實的紀錄，雖然夠不上深入（事實亦無此可能），但卻敢說絕對客觀。」

以上是李先生全文的部份節錄，筆者開頭所說「除了很少地方見解不盡苟同外」，這不盡苟同的見解究竟在什麼地方？

第一，李先生口口聲聲稱中共政權爲「祖國」，又說「遊子不是不想回家，只因爲既不知道家變成怎樣，也不知道是否受歡迎」，這是李先生內心的矛盾，如果是個和平幸福的祖國，那有不歡迎思家的遊子，但像現在的中共政權，任你怎樣思家也徒然。

第二，李先生文末兩句：「從筆者在國內的體驗，我們的家並未絕對把我們拒於門外」，這點我覺得回去旅行下，是不會絕對拒人於門外的，但「回歸」去「爲人民服務」怎樣呢？恐怕不會很受歡迎，廿年來幾批回去「建設祖國」的工人，結果都狼狽而逃回香港，可爲例證。

第三，李先生曾提到「國內卅歲以下的人，雖然對個人前途有前路茫茫之感，但對國家前途卻充滿信心，目前吃點苦是應該的」，這點李先生可能不深受了解（他文末自道），或得自相反的說法，其實大陸青年對一切都茫然而沒有信心，四分一世紀時間，長期在吃苦，究竟捱到幾時？末後一提李先生回去塡介紹書職業一欄，恐怕不是塡明報記者，否則能否進入，也成問題，起碼不會有如此詳盡的報導。

十八日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發表聲明：「重申和平談判，應以五項原則為依據」。父親今日會擬如下之對策：

「共黨條件之對策及方式：（甲）提出具體相對條件覆之。（乙）不提出對案，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條件而願先訂停戰協定，以表示和談之誠意。如其在此和談期間，進攻渡江，則其戰爭之責任，應由共黨負之。（丙）用黨部名義駁斥其條件之前文與消滅行憲政府而實行其共產專制政府，比之捷克與波蘭政府猶不如也之意，以昭告中外，宣示中共毒辣之罪惡，乃為國際共產中之尤者。」

二十日

共軍五十萬人全面向江南進攻，欲以武力壓迫我政府簽訂投降式之協定。共黨利用「和談」掩護，在江北整補大軍，達四個月之久，今傾巢來犯，足證其毫無「和談」誠意，何院長本日對共黨所提八條二十四款，斷然予以拒絕。父親為使李宗仁安心主政，盡其職守，不致動搖與逃避起見，決定約其定期面晤，切實商定辦法。而其原則有二：㈠徹底堅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談。㈡應使政府不能再與共黨中途謀和，否則等於自殺。

下午五時後，張岳軍、吳禮卿兩先生由南京來見父親，報告京中研討共黨所提條款之會議經過及其結果，並言李宗仁仍暗示要父親「出國」，且以不能負責，即日回桂為要脅，父親不為所動。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中共所提「國內和平協定」發表聲明。李宗仁與何院長敬之亦電張治中等，對共黨提出之「國內和平協定」有所指示。

晚間，陳毅共軍大舉渡江，江陰要塞守備部隊戴逆戎光叛變。

二十一日

黃紹竑飛往香港，朱德發佈命令，全面進攻。昨晚陳毅部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各軍，已於荻港舊縣附近地區渡江。我八十八軍於今日向繁昌撤退，陳毅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各軍，亦於江陰以西，申港一帶，強行渡江。和談因此破裂，責任應由共方完全負之。

風雨中的

「和談」既已破裂，父親仍持原有主張，為使李宗仁能全權負責主政，不致動搖規避起見，乃於本日邀約李宗仁與何敬之、張岳軍、吳忠信、王世杰諸先生在杭州舉行會談。

李宗仁首先即席說明：「和平方針既告失敗，請求蔣總裁復職」；父親為求內部團結，共同反共，奮鬪到底起見，懇切說明今日只討論時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變動。

會談決定於本黨中央常務委員之下設「非常委員會」，俾本黨經由此一決策機構協助李宗仁；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黨中獲致協議，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實施。另對當前時局及政府今後政策，鄭重商討，一致決議四事如下：

㈠關於共黨問題，政府今後惟有堅決作戰，為人民自由與國家獨立奮鬪到底。

㈡在政治方面，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鬪。

㈢在軍事方面，何敬之將軍兼任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之指揮，㈣採取緊急有效步驟，以加強本黨之團結及黨與政府之聯繫。

李於會後即回南京，白崇禧返漢口，何於夜間在南京發表公告，申明團結反共，奮鬪到底之方針。並由行政院新聞處發表公報稱：「政府為謀取全面和平，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之機會，派遣代表前往北平與共黨商談停止戰事，恢復和平之辦法，經兩週有餘之折衝，迄未能達到協議。最後共黨竟提出所謂「國內和平協定」並限期答覆，全文八條二十四款，完全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受降之處置。其目的在施用武力以消滅國家軍隊，造成恐慌以摧毀人民自由與社會安全。一面更發動全面攻擊，強行渡江。至此共黨毫無謀和之誠意而甘心破壞和平，擴大戰亂與國家人民為敵，已大白於天下」。

二十三日

李宗仁飛往桂林。國軍撤離南京。和談代表邵力子、張治中等投共。時局益趨嚴重，留穗本黨中央委員及立、監察委員百餘人集會，要求父親蒞臨指導，俾克應付非常。

父親於今日上午自杭州飛返溪口。

二十四日

南京業經棄守，太原亦於本日淪陷，梁敦厚等五百餘同志壯烈殉職。內外形勢已臨絕望邊緣，前途充滿暗影，精神之抑鬱與內心之沉痛，不可言狀；正「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情景也。竊念

憂，得以盡瘁國事。上午在慈庵與攻楷處理有關離開溪口之事務，下午妻兒飛台；遍地烽烟，未往送行，此心亦有所不忍也。

中午，奉父親囑咐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我當即請示此行的目的地點，父親沒有回答。當時只好準備一艘軍艦。聽候命令。艦名太康，艦長黎玉璽中校晚間問我：「你知道不知道，領袖明天準備到什麼地方去？」我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目的不外兩個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門。」黎艦長甚以爲然。

梁敦厚同志服毒自焚，使我與無限之感想，我與他雖相識不久，但數度長談，意見甚爲投契，且深覺其人豪爽正直。今如此壯烈殉國，是最光榮的歸宿，眞不愧爲一條好漢！

二十五日

昨日妻兒走了，傍晚到豐鎬房家中探望，冷落非常，觸景傷懷。

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有了他們，又無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爲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爲爲之，孰令致之？一息尙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三時拜別祖堂，離開故里，乘車至方門附近海邊，再步行至象山岸口登艦，何時重返家園，殊難逆料矣。

登艦後，父親才說出要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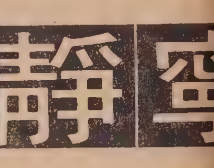
「到上海去！」

這眞是出人意料之外。蓋共黨已經渡過長江，上海情勢非常危急，匠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毫不介意，因爲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險的時機，到最危險的地方去了！父親一生冒險犯難，又豈獨此而已哉！

二十六日

太康兵艦於本日上午進入吳淞口，下午一時到達上海黃埔江之復興島。抵埠後，父親即開始接見徐次辰、顧墨三、周至柔、桂永淸、郭悔吾、湯恩伯、毛人鳳、陳大慶、石覺、谷正綱、陳良諸氏，聽取報告，並指示方畧，夜宿島上。

二十七日



蔣經國

狠的原形完全暴露，而舉國民衆痛憤之餘，對於「和平」幻想和迷夢，亦已根本打破了。

父親爲要表明「和談」破裂的責任，爲要揭發共黨的陰謀，爲要宣示本黨和自己個人的立場，乃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發表文告。謂：

「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鬭到底。」

並呼籲愛好自由之同胞：要認識：共黨之需要非「和平」，而爲戰爭；更要重振抗日時期之決心與勇氣，爲國家獨立、民族自由、民上和平而奮鬭，必能獲得最後之勝利。

至此，數月來由共黨所導演的「和平」騙局，才最後揭穿，而其要求父親「出國」的論調，也隨着「和談」的破裂，而從此烟消霧散了。

我們住在島上，離市區太遠，對於那些前來謁見和請示的人員，很多不便。因此父親要遷住市區，命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我聽了這話，十分驚訝，立刻向父親報告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父親很嚴厲地說：

「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

我不敢違拗父親的意旨，只好遵命辦理了。上午進城在市區金神父路的勵志社佈置父親住所，下午遷居。

父親整天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時或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時或召集黃埔軍校同學訓話，幾無一刻休息。而在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懇切坦白的告訴他們說：

「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

父親的苦口婆心，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

父親最後還對我說：

「這幾年來，因爲要想國家自由、民族獨立之希望過切，所以用心過急，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

這幾句話，深刻反映的，父親悲天憫人的心情。

二十八日

父親文告既見報端，父親又親巡上海市街，一般市民暨陸海空軍將士，精神爲之振奮。上海之混亂亦稍趨安定。

緯弟自台來滬，講述台灣之情況甚詳。

【二十三】

新儒林外史

丁冬

這一回：下詔求賢詎是五天京兆尹　操戈入室儼然再世新都侯

詩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此李白之詩也。世人多以太白詩豪放有仙氣，然他畢竟是紅塵現實中人，於年壽時光之短，不能無感，抑且其感受自與凡人無異。歲月空過，懷才莫用，實足令人悽傷。正唯知光陰一去，無可攀援，乃有得意須盡歡之語。以此而比諸一些不識天高地厚，混沌過日之徒，勝且多矣！

且說此間的漢人大學，於開府之初，製有法典，其中有一項條文是這樣的：教職員於九月三十日前年滿六十者，須令退休，但於特殊情況，甚於職務或教務之需要，得逐年延長退休期至六十五歲止。換句話說，任何人於六十五歲後猶思戀棧者，概卽法例所不容。於是，有些深謀遠慮，算盤打得噹噹響的人士，為了多吃一兩年優悠茶飯，多賺它十個把月薪水，不得不勁舉右手，使出「誓神劈願」的一招，從法律立場上修改母親大人分娩的歷史，把自己誕辰時日推晚一點，例如把「九月三十日」的訂為「十月一日」，這區區的二十四小時差別，卽可以使那發誓者多喫一年的衣食租稅。你說君子不打誑語，但僅此一遭，有何不可？

崇神學院的院長早在三年前便到「於法無可戀棧」的階段了。他老人家德高望隆，主持校政超過五分一世紀。人雖然還是硬朗，但頂上青絲卻已成灰。差幸董事局一晌情深，每年都懇予挽留。如是者又過了三年，眼看無法再就待下去了。試想每年屆九月底，都由自己手中迫逼老同人離校，自己又怎好厚顏戀棧？於是乃有「下詔求賢」之舉，在各大報紙宣言公開招聘新院長，以見其虛懷若谷，大公無私之意。不過，廣告儘管刊登下去，合條件的應徵人卻萬中無一。符合「擁有高級學位」而同時有教學行政經驗的，則又不必是「上帝子民」；是上帝子民的，卻又未必有上面的資歷。一時好愁煞人也。幸而天無絕人之路，求賢盛事終竟有了結果。物色來的「接班人」，又是老院長的「行家」，又是每周上禮拜堂的。寄語學府諸公，且莫效漢朝五日京兆的故事，使親者痛而仇者快也。

講到五日京兆，又使人想到他們的姊妹學院來了。崇儒學院自從它那位曾在國內任過教育部次長的校長退休後，一時間物色不到有「崇儒精神」的接棒人。於事機急迫中，先後臨時拉來了二個年紀比原來校長更要老邁的頂替者，其中一個吃了一年閒飯，另外的一個拿足了二年俸。這倒也罷了，只恨那二個老人都是不識好歹的「旦頭」：一個只懂得拍馬，一個只曉得發老脾氣。直到去年才好不容易的物色到一位既有才情、理想，又有真學識的人物。

且套一句西廂記話：「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人兒罕曾見」。像這種的人材才是大學的領導人物啊！只是你福薄，我福薄，香港人全都福薄，沒法留得住這位校長。明年他要回到黃金國去了。

物色人材之難，不必是人材罕有，而是難在知人。回想崇儒學院的第一位校長錢四門先生，有一次在飛機上空中，跟漢人大學創校之父傅而墩爵士一席話，便決定了大學未來校長的國籍（現在的大學校長之恩將仇報，那是意想之外的後話）。想當年，為了物色新的聯邦式大學的校長，帝國政府確曾傷了不少腦筋，也表現了一點尊重漢人意見的誠意。

據說，現任大學校長（西名音譯為「搶食勒」）當年在五名候選中本是排名最末，前四名是：語言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數學家。「搶食勒」當時尚未為創校之父所賞識。至於他怎樣由第五名搶線扒頭，躍居首選，那就不是區區之孤陋寡所知。「搶食勒」居美凡二十多年，尙能守宮自持，不淪異國籍。就憑這一點，卽足以使此間之讀書人如錢四門老先生等掀鬚微笑，一廂情願的想像：校政所託有人矣！知人論世，談何容易哉。古人以知言為難，其實知人更不易也。

區區現在閒居，讀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王莽自由任大將軍的父親（繼統）把他交託於太后及皇帝始，旋卽官拜黃門侍郎，憑他的矯飾術，不久卽封新都侯、安漢公，進而僞造符命，為假皇帝、攝皇帝，更進而卽真天子位，定天下之號曰「新」。讀罷，先而掩卷遐思，繼而回首神州大陸的二十五年政權的經過，再則回看眼前漢人大學近日的作為，此三宗古事，近事與今事於時間空間固有不同，但事體之發展似合符契者。王莽由黃門侍郎而至廢

孺子嬰自立，前後共二十五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共艱苦半生，至淹有大陸，安享富貴十五年後即轉成死敵。「搶食勒」於即位後第八年，便把過去爲他華路藍縷的第一號助手一腳踢開，引出「孩子臉」的納爾遜。曾幾何時，這個鬬爭的貓爪工具又已成爲一柄秋扇了。一九七〇年，「搶食勒」藉口政府批撥的經費不足，又發起了「統籌計劃」，不惜以校長之尊親自奔走於大學中的幾間學院，當起推銷自己計劃的「布祿加」。當時的淒厲、緊張局勢，正只由他一人做成。學生們不知就裏，居然「強作解事」的爲那得不到手的「經費」發動了罷課。這一招倒爲「搶食勒」要進行的偉大意圖幫了個大忙。他們直接助長了「統籌」的氣氛，也間接警告了政府不可再進一步嚴限經費。學生們力竭聲嘶在校園裏演講的時候，多智的「搶食勒」卻優悠舒適，躊躇志滿地在他的「唐園」官邸啜着香濃的咖啡！

區區記得，當時曾對幾個「講師」朋友指出過：貴校長的舉措——利用經費爲藉口而削三學院的大權——是仿毛朝文化革命的故智。所不同的是，毛朝的文化革命是要在殺人如麻的亂局中進行，貴校長的「文化革命」是在佈置週密的會議席上完成。相似的一點是：毛朝的文化革命打壞了全國的政、黨機構；貴校長的大革命是徹底破壞了大學原來的聯邦精神，打散了屬下三間學院的固有傳統。其中一位朋友聽了，呆了半天，搔搔頭，自言自語地說：

「我不是照樣的講書、拿薪水、升級嘛……？這有什麼關係！」他那種憨態眞是可愛，即使是假裝的，也裝得很妙，因爲它代表了一部份職業主義者求生活的現實態度。前人講過一句話：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謂失言。區區要說的話亦只好到此爲止。正是：

蠱惑腸多蠱惑計，有心人失有心言。

晚節不修梅蘭芳

杜負翁

一代藝人梅畹華、蘭芳，晚節不修，蓋棺論定，已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逝於北平阜外醫院，已不值一談。負翁近於舊筒中，檢得民國十一年三月初四，北平吉祥茶園日戲戲目一頁，距今已五十餘年。蓋余於當時有北平之役，與友人偶往聽戲，偶存此一戲目，及今思之，頗增感慨。茲錄當日戲目於左：註明陰曆三月初四日白天。

姜妙香、諸如香——破洪州
朱素雲、王立卿——未央宮
朱桂芳、朱湘泉、沈三玉、李三星——補大缸
裘桂仙——鍘美案
梅蘭芳、王鳳卿、傅小山、李壽山、李鴻玉、慈瑞金——慶頂珠
楊小樓、許德義、劉硯亭、遲月傳、傅小山——麒麟閣

觀此戲目，當日壓軸戲，是爲楊小樓，可見當時梅蘭芳雖然已負盛名，尚未登峯造極，當時北平吉祥園日戲價目，亦僅小洋數角。

梅蘭芳出自戲劇世家，祖父梅巧玲，以演風騷戲出名，常入內廷供奉，呼爲胖巧玲；伯父梅竹芬，後改名雨田，也工旦角，有荷露粉垂，杏花烟潤之妙；父名肖芬，亦習旦角，早逝。時蘭芳年方四齡，十年之後，母又棄世。蘭芳從小便孤苦伶仃，由他的祖母撫養，另外有個胡琴聖手的伯父，所以七歲便開始學戲，開蒙是玉堂春，他未到十歲，便可以哼一兩段了。

他的人緣好，許多名士如樊樊山、易哭庵、張南通等，爲他寫了多少詩詞。所謂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加以他天生麗質，嗓音、身段、益顯得一班名士之筆，不是亂捧，有實至名歸，絕不空泛之譽。後來南下到上海，東至日本，西至美洲，北至蘇俄，到一處，紅一處，身價高一次。不僅是中國藝人，簡直是東方藝人，世界藝人。日寇侵華，蘭芳避居香港，汪精衞附逆，邀梅到南京歌舞昇平，梅不但婉辭以拒，並在上唇留了一撮小鬍，以示堅絕。

我還記得這個消息，傳到重慶，沒有一個人，不替他鼓掌，人人都稱贊梅博士的忠貞，足爲藝人增加光彩。那知不旋轉間，他竟變成兩個人，竟受了郭沫若、田漢等一班人的騙，終於到了北平附共，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覺得一切都不必談，梅蘭芳太對不起自己了。我這一張戲目，若不是梅蘭芳晚節不修，他也值得寶貴，有他的價值，現在這一頁保存五十餘年戲目，可以說黯然無光，不值一錢，雖拿他糊窗覆甕，也沒有人要，言念及此，不禁感慨繫之。

（下期續刊瘟君夢）

滇緬邊區叱咤風雲（四）

封侯

李彌屹然地說：「如果不是他們在外面打得緊，恐怕你的這位家門，也不會大發慈悲，讓她來看我的，你知道，我的部下既然不願意出賣我，我又怎可以出賣我的部下，你說是不是？」

「炳仁，我知道，你說的話也很對，可是……」李夫人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兒僵硬，淚存於睫，說不下去！

李彌仍然樂觀，幽默的說：「可是又要下雨了，是不是？天下雨，怪不好受的，還是晴天好。」

李夫人被丈夫說得啼笑皆非，然而，她一向是個很自負的女性，在悲悽與關切中，不免有些懊惱的說：「那末，在現在這種情形下，你說，我應該爲你做些什麼？我能爲你做什麼？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

李彌牽強的笑了，盎然說：「有好電影，你應該去看，有好戲，你也應該去看，不然，能找幾位太太大夥兒在一塊打打小牌，可是，千萬要記住，不要把逃難的路費輸光了。」

李夫人好像不理會這些話，轉過話題說：「如果我見到曹軍長他們，你要我向他們怎麼說？」

李彌的心理，認爲婦道人家，不應該過問有關他的政治和軍事的事情，他說：「最好你不要去見他們，如果不可避免見到他們的話，就把我和你剛才說的，從頭到尾說給他們聽就得了。」

龍慧娛很瞭解自己的丈夫，他是個忠於領袖，愛護國家民族的倔強男兒漢，此刻不能以說服姿態來對待丈夫的，如此，不但自討沒趣，反而令丈夫傷心，尤其是處在沼池正囚困蛟龍的時候。

於是，李夫人惘然說：「那末，我要走了，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知妻莫如夫，李彌冷然說：「你走罷，事情已經遇上了，一切只有從好處想，把心放寬些，君子坦蕩蕩，小人恆戚戚，我們正應該坦蕩蕩才對。」

李夫人正想告退，復像想起了什麼，便又再說：「要不要送點吃用的東西來？」

李彌豁然說：「這裏什麼東西都有了，只是缺少一樣！」

李夫人不竟錯愕地說：「缺少什麼呢？」

李彌苦笑着，杳然地說：「毒藥，你如果能弄得到，下次有機會來看我，就帶點來吧。」

李夫人聽了「毒藥」二字，心裏突然不寒而慄！一陣酸楚，又幾乎將眼淚擠出來，可是她強忍住了，瞿然說：「炳仁，自己保重吧，我要走了。」

李夫人辭別了李彌後，與陪同她前來的副官，一道離開盧漢的公舘，返回龍澤滙的公舘。

龍澤滙一見她回來，就忙着說：「李太太，李先生沒有駡我吧。」

李夫人說：「怎會呢，他感激還來不及哩。」

龍澤滙爲了戰事問題，忙着開門見山說：「他對停止進攻昆明問題，同意了嗎？」

李夫人委婉的說：「我想會同意的吧。龍軍長，不過他不當第八軍的軍長已經很久了，雖然第八軍由他指揮，但是，現在的情況變了，如果下達命令出去，曹軍長他們不接受，弄得彼此都下不了台，以後更不好辦事了。所以我想和你商量，我願留着，作爲人質，讓李先生親自去和他們解釋，相信李炳仁不會拿我做替罪羔羊的，也只有讓他親自出馬，才可以說服曹軍長，和那幾位師長。」

李夫人這個主意，是她離開丈夫以後，在回程車上想出來的。

龍澤滙將李夫人的話，仔細想了想，然後說：「這樣吧，我想還是勞李太太的駕，到大板橋去見見曹軍長，告訴他，只要把部隊退出市郊，我們就讓李先生自由，因爲很多善後問題，須要大家會同商量解決。也請你勸勸曹軍長，如果眞要打下去，除了把昆明打爛，多打死些人外，是不會打出什麼結果來的！」

李夫人說道：「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都願意去做，你看，是不是須要先讓李炳仁知道呢？」

龍澤滙說道：「這是我們的意見，請李太太直接轉知曹軍長，如果李先生有什麼話要說，當然由你轉達爲妙，現在天快黑了，明天一早，李太太見過李先生後，我們就送你去大板橋。」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李夫人向龍澤滙告辭回家，當龍澤滙送李夫人出門時，才知道李夫人沒有坐私家車來，因而想起李彌的車子和司機，還被扣留在保安司令部裏。他一面派自己的車子送李夫人回家，一面通知保安司令部放回李彌的車子。當李夫人回到家裏不久，李彌的司機就把車子開回來了，而且在車窗上，還貼上一張戒嚴時期的特別通行證。就在當天下午，第八軍石建中率領四十二師，和二十六軍梁天榮率領一六一師，全部抵達昆明，參加攻擊戰鬭行列，縮小了對昆明的包圍圈。爲了顧及人民的損傷，國軍只用擴大器在陣前喊話，呼籲人民避開火線，向西區疏散，因此整天沒有戰鬭，成了僵持狀態。

住在昆明市區的人們，都清楚明白，盧漢的兵力不足以阻止國軍進攻的，所以全關門閉戶，大家在焦急中等待着即將到來的變化。

入夜後，一陣陣緊密的槍聲，由小東門方面響

起，那是保安團，向第八軍佔領的一個據點，實行反攻，結果保安團陣亡了兩個連長。第八軍的據點並未動搖，而呂維英師的一個團，卻在狀元樓方面，乘機推進到拓東路一帶。保安團的士兵，被一班班，一排排地，壓縮在老百姓家裏，憑藉牆垣門板固守，呂師若再進一步，便將觸發起強烈巷戰了！

這一夜，在戰爭氣氛高壓下，人們懷着驚恐緊張的心情渡過，直至十二月十日破曉！

一輛插着白旗的吉甫車，車上坐着四個人，通過叛軍警戒線直出東門，馳近第八軍警戒線時，被喝令停止。經過哨兵們盤查，知道是李司令官的夫人，帶着一名衛士，和龍澤滙派出的副官以及司機後，前哨排長得到上級在電話裏指示，准許他們向陣地後方駛去，排長和兩名士兵，順着爬上車座一同前往，藉以監視。在排長指引下，車子一直開到孫敬賢師長的指揮所，那是一個村莊邊緣的一棟農家，孫師長事前早已叫人在門前設下座位，自己則站立在等候着。

孫師長恭迎李夫人下車，隨即引導入座說：「這兩天，夫人見過司令官嗎？」

李夫人說：「見過的，昨天下午，和今天一早都見過。」

孫師長繼續關切地說：「那末，今天是司令官要夫人出來的了。」

李夫人說：「是他同意我來的，不過，主要的還是龍澤滙要我來和你們談談。」

孫師長爲了事關機要，吩咐同來其他的人，往稍遠的停汽車處，相坐等待，然後始說：「他們有沒有釋放司令官的表示？」

李夫人說：「有的，不過，他們的意思是先要撤除對昆明的包圍，然後釋放李先生。」

孫師長接着說：「司令官同意我們撤退嗎？」

李夫人說：「昨天龍澤滙要我勸說李先生，意思是要你們撤退，後來，他知道李先生不肯這樣做，所以今天要我來見你們。幸好，他准我來此之前去見李先生，李先生要我對你和曹軍長說：部隊是國家的，一切應聽命於國防部，李彌的生死是命數，相信此時還命不該絕，請大家不要顧慮。」

孫師長說：「依照夫人的看法，如果我們撤出昆明，他們會不會眞的釋放司令官。」

李夫人說：「今早我也會把這個問題問過李先生，他的答覆是否定的，他說：如果你們撤退了，對他的釋放與否，就不是龍澤滙甚至盧漢所能決定的了！」

孫師長頻頻點頭，並在細味這幾句話的意義，旋即說：「如果我們加緊攻擊，他們會不會在城破之前，放出司令官。」

李夫人說：「李先生認爲，只要再加壓力，他們可能會放棄昆明。要我特別轉告你們，等到他們放棄昆明時，第八軍應該迅速前往滇西部署基地，增強防務，千萬不要進駐昆明，他能脫險與否，請你們不必費心去管。」

孫師長說：「龍澤滙除了要我們先行撤退，而後釋放司令官外，還請夫人另外轉達些什麼？」

李夫人說：「還不是希望大家隨同起義，說共產黨另外賦予番號，保持兩軍原有之完整，以及經費由盧漢卽行墊發等，這一類的好聽話。」

孫師長沉思了片刻說：「請夫人在這裏稍坐一會，我去報告軍長一聲。」

孫敬賢師長走進農家所設的指揮所，在電話裏，將李夫人到來的詳細情形，報告給曹軍長，並表示對這事處理的意見。最後曹軍長在電話裏，對孫師長作斷然的指示說：「既然明白她的來意，那就不必讓她再來見我了，免得龍澤滙會增加幻想，反把問題搞複雜了，還是讓她原車回去吧。不過，你要當着龍澤滙派來的人，給點顏色他們看看，限令他們明天釋放李司令官和余軍長，然後要談什麼都可以，否則的話，我們只有強佔昆明一途了。」

孫師長得到指示後走了出來，卽把派來跟隨李夫人的員兵和司機等，喚到李夫人身旁，斬釘斷鐵地說：「曹軍長堅決要他們明天放人，要夫人立刻折回昆明去。」

李夫人驚訝的說：「你可會說過，我是特地來見他的！」

孫師長說：「已經說過了，可是，軍長說：婦道人家，請不要揷手過問部隊的公事！」

李夫人給氣得臉色鐵青的說：「我去見他好了，我丈夫有難，怎能不笭止，我又何嘗想揷手過問你們部隊的事！」

孫師長堅持說：「請夫人冷靜些，軍長既不願見你，就算夫人能去到軍部，也未必見得着的，何况他已愼重的，要我將夫人送出警戒線，夫人若衙着要去大板橋，這就使我不好交代。至於營救司令官，那是我們的責任，盧漢若敢不釋放，我們就立刻打翻他的老窩，請夫人對盧漢那邊說明一聲。」

李夫人無可奈何，現出很爲難的神情，半晌，才說：「好吧！這裏還有龍澤滙的一封信，請你交給曹軍長好了。」

孫師長接過信後，龍澤滙派來的副官從旁緊接着說：「龍軍長說過，要請曹軍長給個回信，讓我們回去有個好交代。」

孫師長臉色一肅，抬眼瞧着那副官，不屑的說：「快回去告訴龍澤滙，他膽敢不放我們司令官，砲彈會代替我們答覆他的。」

跟着，孫師長恭敬地，面向李夫人說：「請夫人回去對龍澤滙說明，只有放出司令官和余軍長，一切問題才好談。放與不放，要他們在明天十二時以前表示。」

於是，一場李夫人戰地會訪，至此結束。

李夫人則默默地，懷着一股沮惱的心情，乘原車離去，向龍澤滙回覆此行各情。

盧漢深切知道，防守昆明的部隊，實不足以抗拒國軍攻擊的，因此，便先擬作退卻準備。他首先徵集昆明所有的公私車輛，把重要物資集中，滿載所有車輛，當天一早，首批六十多輛載重車隊，在少數武裝護送下，馳出西站，向碧鷄關而去。可是，剛過了黑林舖，就遭受到由筑竹寺方面而來的第八軍阻擊，雖然駐碧鷄關的保安團奉命接應，可是走在前面的汽車被打壞了多輛，橫綸斜臥於公路上，阻碍了後面的汽車不能前進，於是，迫使後面的汽車匆忙掉轉頭，驚惶萬狀的奪路馳回昆明。如此退路遭遇到威脅，盧漢正苦思無法打通的時候，龍澤滙卻又把李夫人帶回來有關曹軍長堅決的態度報告一番。

抗戰武術談

練木棍獨創一格　舞獅燈名震四鄉

吾鄉農村收割期是早稻晚稻兩次，早谷登場是在夏季尾，六月下旬間；此次收割因在暑熱天氣，農夫們是很辛苦的。晚谷登場是秋深九月重陽後，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田野成熟的稻谷金黃一片，隨風飄揚，非常美觀，農人們看了心都開朗又喜歡；將稻田裏的水放乾後，農夫們都在稻田裏就地做打谷場，這季的工作，就不覺太辛苦了！在田野裏將谷打好，用谷籮一擔擔挑回去曬乾。

普通莊稼人是沒有谷倉的，均將谷收藏在木樓上；谷籮分大小兩種，大的盛五桶谷子，小的盛四桶，五桶谷約六七十斤「司馬秤」的重量；谷籮的四面穿四根指頭大的棕繩，將繩索進起打個花結，然後將木棍梢頭挑住谷籮上繩索花結；練武術的人，雙手一前一後緊抓木棍，紮坐成騎馬樁勢，全身運動，口中「嘿」一聲！用力向上一挑，將這籮谷子挑上十二尺至十四尺高的樓門口；樓上預先站立有兩位壯漢，分站在樓門口兩邊，等候樓下將谷籮挑上，他們就伸手接住，配合得天衣無縫，平穩妥當。抓木棍向上挑的人，當然要有很大的勁力，但用力恰到好處，要做到不急不徐，平平穩穩的正好挑到樓門口停住不再上升，如此則上面兩人捧接住谷籮，才不會失手倒瀉。以前我們稱這手功夫叫撩陰棍法。

這種練木棍的方法，抓木棍挑谷籮上樓固然難，但站在上面負責接住的，也很不容易的，如沒有相當的手勁，別想接得住。這就是聯合鍛鍊的好方法，三個人一面工作，同時練武功。我眞佩服族長能創出如此奇妙的方法，來訓練他的後輩，不但在武術方面能達到登峯造極的地位，青年們還可藉此激勵起對辛勞工作的興趣，使得他們知道辛勤工作的代價是什麼。

族長的功力更是驚人，他可連續不斷一口氣挑十八籮谷子上樓；他子侄輩當然要較他差一點，他兒子功力也很不錯，可一連挑十二籮，有一位堂侄可挑九籮，其他能挑四五籮的也算不錯的了。在鍛鍊中如不愼失手將一籮谷子倒瀉，那就一定要挨罵，因此個個努力勤練，毫不鬆懈。

用此方法練木棍，最適宜秋季晚稻谷登場時期，那時天天有機會練習，直到收割完畢爲止。在早稻谷收割時，就不適宜練此棍法，因天氣炎熱，白天工作已夠辛苦，黃昏不能再練此費勁之武術，有時一班青年興致高，想練挑谷上樓功夫，但族長嚴厲禁止，不准許他們練，免傷害身體。

族長不但軟硬武功一流，他的醫術也非常高明。當我發現巫族長有此種種本領後，我喜歡得好似發掘到寶藏！武術和醫術，兩樣都是我夢寐以求的技術，像這種名師，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此時怎不令我對他老人家既敬仰又欽佩呢！

巫家所用的木棍是他家獨有的，木棍不分頭尾，比普通的要粗大。好似西遊記孫悟空保護唐三藏赴西天取經，他手中抓住那根「定海神針」鐵棍同樣形狀。用普通木棍打一路棍法，祇須八成功力就可運用自如；如果用巫家的兩頭一樣大的木棍，那就用上十二成的功力，還覺吃力得很，而且棍法使出來並不出色。巫家採用挑石頭和挑籮谷的練棍法，祇能用他們自己的木棍，普通頭大尾小的木棍，決承擔不起六七十斤的重量，更何況還要向上挑起的勁力；如用普通木棍早就挑斷了，因此他家所製的木棍是特別堅固粗大的。

巫族長曾贈送我一根罕有的紫檀木棍，裏外全是紫黑色，比普通的粗大，光滑又堅硬，與我原有的兩根木棍相比較，要重一倍有餘，我非常喜愛及寶貴。如今雖相隔三十年，還時刻記得他老人家對我的特別的深愛，及語重心長的一番話，他說：「練武術和做事是同樣的，有志氣的人，專選難練做的去練去做，沒有出息的人，才專找投機取巧容易的去做；我覺得你頗有上進心，並有不畏艱苦的精神！這根木棍是先祖遺傳下來的心愛之物，如今贈送給你作爲紀念；此種紫檀木棍是有錢都買不到的，是清朝邊疆的進貢品，不用時要插在槍架上，不可直豎在地面上，如日久受潮濕，木頭會腐朽。你初用不習慣，祇要練習幾個月後，就知道此木棍對功力的進步，會很有幫助，到那時對普通木棍，會不屑一顧哩！我們在世爲人，最難得是有正義感！否則活着等於一條蛀米蟲。你倆兄弟雖年輕，但一班鄉鄰對你們都有好感，在閒談中，我常時聽說：吾鄉出此青年輩，大有敦睦鄉誼，結好友情的天性！我並非當面讚你，也許你們自己還不知道鄉鄰們的評語；我們巫家子弟，以後在此鄉居留，眞是山高水長，源遠不絕，尙望看在我的老面上，還請多加照顧呢！」

族長和我家是世代相交，聆聽長輩的訓示，使我誠惶誠恐的接受他老家的鼓勵和托代，如此的深誼厚愛，我怎敢輕易忘懷呢！

豈料不到幾年，世事變幻無常，大陸赤禍蔓延，山河變色！從此舊社會的一班流氓地痞，忽然平地一聲雷，紛紛崛起做貴人，一字不識的鼠摸狗盜之輩，居然做村長和鄉民代表！從此地方翻天轉，好人不能立足，道德淪亡殆盡，巫族長所講的正義感，變爲毫無價值，還要受淸算鬬爭，眞乃人間浩刼降臨！

避居海外二十餘年，雖已時移勢殊，今昔大異，但我不忘舊誼，時時思念紫檀木棍不知落在何人之手？辜負了巫族長的勉勵及托付，猶感痛心！如今他老人家生死莫卜，對巫家子弟的照顧更是成了空談夢想，可能還要他們暗中看顧我的家人呢？因爲他們不是地主，是佃農，也許共幹會放過他們，懷往事，黯然心傷，不禁感慨萬千！

張仲仁

萬人意見

台山阿婆攜物回鄉 深圳海關諸多刁難

陳太太在家鄉台山有一位近八十的老父，雖然年邁多病，又無子女在身邊，但是由於的「成份」是「華僑地主」，所以無法得到「五保戶」的待遇（那待遇是差得可憐的，只免費配給成人糧食「定量」的一半），為此，那老人家必須求得在港親人的救濟才能生活下去。

陳太太為了救濟父親和在廣州、台山等地的親人們，逢年過節就得來往於香港、廣州、台山之間，每進去一趟，就得肩挑手提數十斤，不外乎衣着、食品、藥物之類的經濟品，而返來時就兩手空空，只剩一紙「回港證」了。來往的次數多了，她自認為是「老資格」了，別看她是不識丁的五十來歲的家庭主婦，每次出入境都能應付大陸海關人員的種種刁難呢！

但是，在今年的清明節卻闖下了大禍，差一點變成甕中之鼈，現在，一提這事，陳太太就搖頭嘆息不已：「……那些人太絕情了，我們好心好意、辛辛苦苦把一些救濟品送進大陸去，可是好心沒好報，那些人一個一個都像兇惡的看門狗，他們專門為難港澳同胞，還有什麼政策，清明那次，要不是我横下一條心，想拿命去跟他們拚了，說不定已經失去自由了……」

今年清明節，陳太太照例回鄉給母親掃墓，並且照例携帶品種繁多的生活必需品去救濟親人們。由於想帶的東西過於繁雜，自己一個人準備實在忙不過來，所以有時就叫兒女或陳先生去買，他們有時也自作主張，看到中意的東西就順手買了回來，在繁榮的香港市場，只要七手八腳忙一下子，東西就基本上辦妥了，他們家，每年都要辦兩三次這種「例行公事」，所以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了。

過關麻煩

港澳同胞要通過大陸海關，實在麻煩，人多時最快也得等上三五小時。這裏有幾個原因：第一、大陸海關人員的工作效率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一副不理人的懶洋洋樣子，真使人哭笑不得，他們多數是當過兵的「紅五類」，又是領固定工資的，地位較穩，所以一天磨完幾個小時就了事，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他們「磨洋工」，旅客們的時間就浪費了，第二、在檢查行李時，大陸海關人員遵照上級指示，因人而異，大概有這麼幾個等級：最受優待的是外國人，其次是「高等華人」——居住在外國或港澳的有錢有勢的「大資產階級」或有名望有地位的「臭知識份子」，接下來的才是一般「海外華僑」，最受歧視的，那就是普通的「港澳同胞」（包括左仔的下層人士）了，第三、港澳同胞回鄉救窮的人不少，又全都帶上大包小包的救濟品，所以非長時間排隊輪流檢查不可，第四、港澳是大陸海關人員心目中的「特務窩」、「間諜巢」，所以對港澳同胞一個一個都打上了問號，那真真正正是「懷疑一切」，所以檢查行李特別麻煩。

「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展，大陸社會秩序更亂了，生產更顯著地下降了，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也就再也無法滿足大陸人民最低的需要了，他們為此紛紛「暗示」港澳親友回鄉「探親」，而好心的港澳居民也都心領神會，即使花精力、花金錢，也樂於照辦。所以今年清明入境的港澳同胞就比往年增多了。

嚴密盤問

陳太太在海關的板櫈上足足坐了五個小時，還沒有輪到她去檢查。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走來了一個大漢子，不客氣地叫道：「喂！喂！」喊了幾聲都沒聽到，聾子！還不快過來！」陳太太就跟着那人走進檢查室，在室內，照例受到了各式各樣的盤查，這一關，比較順利地通過了。接着，她的行李就由大漢子和另一個海關人員分頭檢查，而她就只能坐在一旁，不准靠近行李，更不准去碰行李，這些「常識」，她這個「老資格」當然瞭解，也就安份守己地等待過關。檢查了快一個鐘頭，眼看就可以過關了，突然，那個大漢大喝了一聲：「你過來！」她就規規矩矩地走了過去。「我問你，你身上還藏着什麼東西沒

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

傷科 針灸 中醫 **張仲仁**

脊椎骨痛 風濕創傷 鼻涕鼻塞 婦女痛經 頭痛胃脹

診所：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電梯按11字由碧街上即渣打銀行樓上）
電話：三一八五〇五〇〇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下午休息、公眾假期照常

有？」她搖了搖頭。「要老實，否則……」

搜查私處

那大漢子一邊「否則」，一邊跑到一個女「同志」那裏，嘀嘀咕咕了一會，那女的就跑了過來，也不客氣地說：「跟我走，老太婆！」走到檢查室，那女的把門一關，命令道：「你把衣服脫光！我要檢查！」那「老資格」碰到這突如其來的「命令」，趕忙申辯道：「什麼事！我那裏犯了法？」那女的神氣活現地說：「我不檢查，怎麼知道你犯不犯？脫下！」陳太太看看周圍，沒有男人，也就把衣服脫光了，那女的，也就從頭到脚摸了一遍，接着就非常仔細地翻檢陳太太的衣褲、鞋襪，還特別用心地對陳太太的臀部、陰部檢查了一番。檢查不出什麼名堂，就冷冷地說了一個字：「走！」

深圳過夜

但是，那一天，陳太太走不了的，那大漢子對她說：「你別想走了，先住旅館，明天再來！」陳太太被勒令在深圳過夜，還是第一次，便十分迷惑，問道：「同志，怎麼一回事？」那大漢子顧着下班，生氣了：「我告訴你，明天再來！」陳太太也就只好空着兩隻手，到被指定的「旅館」（實際作用是拘留所）去了，在「旅館」住下後，她的證件被「服務」取走了，她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旅館」苦熬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她被「服務員」送到了海關，同時被送去的，還有好幾位香港同胞，大概也都是出了問題。

「我問你，」大漢子對陳太太說：「你在香港每天看什麼報紙？」

「我不識字，我沒看報紙。」

「撒謊！老實點！你再裝瘋賣傻，我就不客氣了！」

「眞的，先生，不同志，我不識字。」

「那我問你，你家有那些人是識字的？」

「除了我，都識幾個字。」

「我問你，他們每天看什麼報紙？」

「我不曉得，我從來也不問他們，他們也沒說……」

「媽的！」那大漢子生氣了：「你們你不老實！」他又接着問道：「你們經常買台灣的東西嗎？」

「我不清楚，我們是什麼都買的，沒有專選台灣的，也沒有專選大陸的……」

「什麼？大陸？你不說祖國，說大陸，看來你們一家都是反動派！」

限期趕回

「漢子繼續折磨陳太太，花了很長時間，後來就下了一道「命令」：你立即回台山去，立即趕回來！×月×日以前一定趕來，過期自誤！」

陳太太立即把行李託運走以後，立即回鄉去了，不久，也匆匆忙忙地按期趕回海關。直到那時，她還不曉得犯了什麼錯誤。等待對她進行「逼供」鬬爭的，還是那個大漢子。

「我問你，你回國來做什麼？誰指派你回來的？帶了那些東西回來？回來以後做了什麼？」一連串的問題，越問越使人摸不着頭腦，陳太太乾脆不回答了。

「我問你，你沒聽見嗎？聾子！快回答！」

「我不止一次回來，我是自願回來，我是自願回來探親的，沒做什麼，不信……」

「不信，什麼？你帶反動報紙回來做什麼？你帶台灣食品回來做什麼？」

「沒有呀，先生，不，同志，你沒攪錯吧？」

大受侮辱

「我攪錯？我是什麼人！老實告訴你，比你狡猾一千倍的階級的敵人我都對付得了！」大漢子越說越大聲，越說越生氣，他又折磨陳太太很長時間，才把「罪證」擺了出來：「一張包着鞋子的舊報紙和兩罐台灣罐頭食品。以後就無理地要陳太太住「旅館」「隔離反省」。陳太太不願意去，並說明那些行李大都是女兒整理的，可能無意中放「錯」了東西，但那大漢子兇神惡煞地，理都不理。陳太太想，不如跟他拚到底，就大聲嚷道：「你還講不講理！我活夠了，我死也不走！我眞的死在海關，你也沒有好下場！豈料那大漢子竟嬉皮笑臉地說：「你想死？上吊嗎？服毒嗎？剖腹嗎？老實說，你死了還不如一隻死豬……」

陳太太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污辱，眞的準備跟他拚命了：「你放不放我走？不放，我就跟你拚了！」

幾個海關人員都心虛了，他們害怕逼死了「香港同胞」，造成「國際影响」妨碍了「統戰活動」，可能被撤職查辦，所以就聯合起來，對陳太太實行「軟硬兼施」的一套手法。陳

七夕有感

惺惺自是惜惺惺，合者心心隔者形，天漢迢迢無鵲渡，人間今亦有雙星。

中秋夜獨行

踽踽

銀盤冰滿欲深杯，消受良宵復幾回，誰識蟾圓如此夜，有人街上獨徘徊。

睡起

睡起霜風滿一襟，銀河又見玉繩沉，愁愁病病年年貌，冷冷清清夜夜心！好夢不堪危處覓，幽歡只合幻中尋；相思尚許時多久，瘦骨支寒恐未禁。

封淑英

太太畢竟是「老資格」，也識得其詭計，反正你軟我軟，你硬我硬。

最後，一個海關人員大罵一聲：「行了！你要死就回到香港去死，別浪費我們的火葬費！走走走！」陳太太知道即將獲得「解放」了，不必再頂，只有裝聾作啞了。那人就訓話了：「你回到香港以後，如果把這事傳出去了，你要倒霉，注意，你父親在台山，而不在香港，懂了沒有？這回饒了你！」

「這就是他們對香港老百姓的照顧！」陳太太一回憶起那段經歷，總是來這麼一個結論。（劉一平）

分期付欵購樓 利息高過樓價 置業慎勿疏忽

編輯先生：

上次曾說過，有關購置樓宇事，今再作詳談，與各讀友研究，使欲購置者，有更深認識，而且亦可知建築界的正反兩面性。

當你分期付欵購樓後，每年收到一張清單，內說明你借欵若干（每月付欵）總結一年已付欵若干，還欠若干未付等，你會看得不明白，爲什麼付了這麼多錢，還欠欵仍如舊年？只扣除幾千元？

在此先說明如分十年付欵，在事前先作決定，認爲數年後便淸，切勿作長期付欵，因長期付欵，利息當然較短期多，而銀行或貸欵公司，不會因你臨時還淸欵項，將利息扣除。

例如：貸欵十萬元，每期（每月）每萬元還一百三十元，分十五年付欵；即每月付一千三百元，共付連本帶利二十三萬四千元。現在普通貸欵約一分四息，十萬元每年利息一萬四千元，而一年所付（每月一千三百元計算）只一萬五千六百元正，利息與付欵相扣，實得一千四百元，即十萬元變欠九萬八千六百元。

次年利息以九萬八千元，以一分四利息計算，使本年利息一萬三千八百〇四元，扣除本年付欵總額一萬五千六百元，實付一千七百九十六元，如此第三年欠九萬六千八百〇四元，如此類推，每次實付欵項增加，而利息因欠欵減少亦依次續減，假如第三年還淸欵項，只扣除該年剩餘月份利息，但亦要交九萬六千元左右才成，可以說，借欵十萬元，兩年共要付額外欵（可以說利息）三萬一千二百元。目前銀行存欵十萬，每月可取利息約一千元，兩年共二萬四千元，如此計算，銀行每年可賺數千元。

若干置業公司自設貸欵部，並且聲明免首期，這上次已說明淸楚，再建議讀友小心行事，現在樓宇並非搶手，而且空置的甚多，置業公司設法吸引購置者，例如免費裝修，送冷氣機等，羊毛出在羊身上，各位不可不知！

若干置業公司在以往所興建樓宇（現在工務局嚴格執行條例，對石屎特別注意，故此沒有以前偸工減料情事，不論任何材料皆偸，柱頭鐵，樓面間牆石屎偸英坭，用黃花砂結磚及批擋乃平常事。（高尚樓宇用海沙，但用黃沙不算偸料），各讀友可試試自己所住樓宇，有無偸英坭？可試用鎚打鐵釘入石屎牆（並非磚牆），如果鐵釘直入，並沒彎曲，而且極易，所費力度不大，保證此樓宇偸料，若用英坭，不要說鐵釘，就是鋼釘也不易爲。

據釘石屎板木工說，以前若干置業公司樓宇，材料之差使人驚，一根二寸鐵釘，三、四鎚便可打入石屎牆或樓面，如此樓宇，據知年前曾給工務局發覺，要全部拆除，重新興建。

據所知：如香港華富村某公共樓宇；香港司徒拔道某華資置業公司高級洋樓；以及北角某戲院附近二十層大厦亦險要拆樓，那就是發覺高層會偸柱頭鐵，後設法補救便算，如何補救，天曉得了！

據某高尚樓宇全面積十萬尺，樓高二十層，即佔地只約萬尺左右，整幅地購入時三百餘萬元，工程費二百餘萬元，成本每尺要約五百多元，故此要計算通天及樓梯位等，通常將實用面積加百分之四十左右爲建築面積，四百方尺變五百六十尺，置業公司如好景，普通可賺至少百萬元以上。

在這裏，還要向各讀友提一些意見，通常住宅多喜愛裝置花籠，甚至伸出三尺許，天熱可作睡覺地方，又可種些花草，化三千左右便可享受。但你知道很危險嗎？目前若干樓宇除柱頭外，其他間格及外牆皆結磚，並非石屎牆，若干可能偸用沙磚而並非紅磚，在此種情況下，如裝置鐵籠，如跟死亡開玩笑般，實在太危險了！如聲明用大介子收角鐵架螺絲（通常鑿穿牆，將角鐵架螺絲穿過孔，用絲母收實便算），比較安全，當然如石屎牆，鑿穿孔，並且在樓身內，在螺絲橫綫位置鑿深約半寸濶一寸許坑，加用一分厚，一寸濶角鐵，在放入該坑前，應鑽定角鐵架螺絲孔，普通十尺長花架，應有七、八條角鐵，放妥角鐵收妥螺絲，再用英坭沙塡妥，油漆或掃灰水皆無不可。

上述角鐵（普通鋪頂用石棉瓦螺絲），最好燒焊在間牆鐵（預先鑿孔），再塡英坭砂，可保安全。註：並非磚牆不可靠，因外圍用磚結，厚度要九寸，石屎牆四寸便可，只因近來紅磚多數質劣，加上可能偸用砂磚，應該小心行事爲妙！

周來生上

啟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啟

「回歸」客申請「出國」 共幹亂扣「崇洋」帽子

我在北平時的中學同學周啓明，是由印度「回歸」大陸的，周君於今年初倖出生天，和他談起在大陸時的傷心事，有如一場惡夢，相互欷歔歎息不已。

周君中學畢業後，被中共分配到北平市齒輪廠當學徒，第一年月薪是十六元，第二年十七元，第三年十八元，三年「出師」後，月薪爲三十二元六角一分，整整七年從未調整過工資，仍然是「二級工」，到「文革」後，該廠始給周君加薪，但不過只加了五元而已。好在「回歸」者基本上是依靠外滙生活，中共加不加工資，從未不放在眼裏，何況只加三、五元。因此周君在加五元工薪後，跟工長說：「早就該給我加工資了，我已經幹了十年，才他媽的加五元，眞他媽的孫子！」這一下可糟了，那個工長跑到廠的領導共幹那裏去滙報，幾小時後，共幹將周找去訓斥一頓。回到車間周君發牢騷，說了一句「我不需要他們（指中共）施捨」。碰巧此話又被一個「積極分子」聽見，立即追問他此話什麼意思，周君自然不敢放肆，只說「沒什麼意思，沒什麼意思」。但中共訓練出來的「積極分子」向來心狠手辣，個個都想撈一根政治稻草，別說周君如此發牢騷的言論，就是平常無意的，比較含蓄的失言，那些「積極分子」都覺得有幾可乘，要小題大做，加以迫害，此次對周君自然不能罷休，要強迫周君「如實交待」說話的矛頭所指，周君在壓迫之下，只好拐彎抹角地說是一時衝動失言，並保證今後絕不再發類似言論，但這樣解釋，等於是承認「錯誤」，也無異是給那些「積極分子」抓到把柄。於是周君立刻被拉去工廠辦工室，經過共幹訓斥後，並限定三日內交出「活思想」自我檢討書一份。但是，周君連中文都不識多，以後跟着「起哄畢業」），只好用英文寫檢討。

第三天，周君將十幾張「活思想」檢討書上交共幹，共幹是土包子，連本國文字都不識幾個，怎會懂得英文？但又不好意思承認，只好收了周君的英文檢討書，往抽屜裏一放，連看都沒有多看一眼。

過了三個多月，共幹突然又將周君找了去，說周君的檢討書「寫的不夠深刻」，叫周君再寫第二次，因事情已過了這麼久，周君早已忘記，便問共幹「什麼地方寫的不深刻？」共幹說是「這一張寫的不深刻」，並將手上用英文寫的一份稿紙還給周君。周君接過一看，才知共幹擺烏龍，但不敢當面嘲笑他，只好將共幹認爲的「檢討書」收回來，兩天後，周君又寫一份「檢討書」（實際是一份申請出「國」書）交給共幹，那共幹仍如上次一樣，放進抽屜裏。約五天後，共幹對周君說：「你的第二次檢討書寫得很好，下次要注意，絕對不許有半點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否則就要批鬪」。搞得周君啼笑皆非。

從一九七一年初起，大陸掀起「回歸」者出境潮，凡有「海外關係」者紛紛向中共申請出「國」，周君當然不例外。

周君說：他在七一年冬詢問單位共幹有關上次那份出「國」申請書，幾時能夠批准。共幹一頭霧水，說：「你何時提出申請出國？我怎麼不知道？」經周君再三解釋後，那共幹方知周君的所謂第二次檢討書原來是一份申請出境書，便大發雷霆說：「簡直無法無天，叫你寫檢討，你卻逃避現實，豈有此理！」又說：「你別以爲有了華僑出國政策，就可以隨心所欲，那是痴心妄想，先好好地批判自己的錯誤言論再說。除非得到羣眾諒解，再考慮你出國的事，再說，出得去不去，也經上級審核，像你這樣的落後分子，出國後是會做出好事來？我們先解決你上次那句反動言論再說：：」

共幹吃了周君一記耳光似的，因爲幾次全以英文書寫，共幹根本分不出那份是「檢討書」，那份是「學習心得」，那份是「出國」申請，該廠的職工又根本沒有識英文的，但又下不了台，只好拿出中共的看家本領來，亂扣帽子，將周君批鬪一番，然後再予「解放」。批鬪周君的「罪名」是：「愚弄領導」、「故意書寫英文」、「崇洋思想嚴重」、「目無領導」、「看黃色外國小說」（實際是外文毛語錄）等等。

以後，周君親自跑到「外交部」去交涉，幾經周折後方獲得一張出境證，從此獲出生天，重作自由人。

如今周君已是香港某大公司的技術員，想起過去在大陸的非人生活，不禁感慨萬端。

（林強）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一位「萬人」迷忠實的批評

萬人傑先生：

好容易熬了一個禮拜，到九月十二日又是萬人週刊總第三五九期出版的一天。

我地雖然據說是兩萬多人口的新邨，但報販只賣早晚報七八個鐘頭，這些林林總總的各種雜誌是沒得賣的，我往返搭了六毛子巴士，買本萬人雜誌，共計花了兩元一角錢了！

我爲什麼要鬬緊去買本萬人雜誌？爲的是看慣了，要過過癮嘛。

可是一本雜誌，等於一台雜膾的酒席，挑選挑選，把好的食埋先。

很可惜，「食不厭精，×不厭細」，學問有高低，食慾有深淺，琅琅一過，好味道不多見，每週評論從周恩來「病情惡化」談起，是適時榮肴，還有點提神醒腦作用；新聞以外，澳門問題使中共大感尷尬，一些小標題，每題談一件，輕鬆寫意，我想沒有看萬人雜誌的，不看「新聞以外」的文章；縉山先生的文章，近期未加細讀，不用說都是好的；最有味，最好閱讀的篇幅，是岳騫先生的每期一篇，從來閱讀就不會中途停止，我雖匆促中說不出所以然，總之題目新穎，言之有物，有時雖屬理想，也不盡咸言言中，但材料豐富，勢所必然，經岳先生一推論，能令人不由你不信。但近數期來，都是寫：爲毛幫清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到本期爲第四次寫這個了，這種歷史性的文章，不知岳先生還有多少期寫完？個人感覺，就不如一篇一完場的步步追踪，味道雋永了。自然岳先生這些文章，爲歷史存眞，有鉅大的價值，那是不用說的。

偶然記得，是上期三五八期吧，刋在「萬人意見」欄，一個八十五歲的半盲婦人寫給萬先生的信，她說她與萬先生素昧平生，談不到交淺言深，然與她有這一次自陳身世的信……（忘記了，因爲這本雜誌，已寄給另外一個遠方同鄉）這個老婆婆，刻苦自勵而成功，一生命運非常崎嶇而慘淡，但是她一種偉大的抱負，由親及疏，直欲把「天下爲己任」，文字感人之深，能使孤寒吝嗇鬼，變到大方而慷慨起來，可以「頑廉懦立」，眞不可多得的一篇至情至性的文字。

還有，廖淑倫先生的名人佳作，已在本刋見過多篇，他以自身經歷所知，不遺鉅細，敍述詳明，可爲將來編纂各名人歷史不可多得的藍本，……。

上列所述，這是投交本刋「萬人意見」欄的，讀者不學無術，諸多詞不達意，我很贊成充實「萬人意見」欄的，故不管寫來如何拙劣，總之我是一個萬人週刊的讀者，很愛護而珍視萬人週刊的。

讀者：黃建中

毛慶五零星散
顯現敗亡象徵

毛慶今年冷清清，五星縮成一粒星，排樓幾乎看不見，汚腥旗少得驚人。究竟四星那裏去？「民」「資」消滅，「農」「工」失踪。

回憶以前五顆星，想想今日「中國銀行」懸掛一粒星，意味深刻。有人說，毛共「文革」革去了「民」「資」「農」「工」四顆星。如心水不清，根本很難看出毛共內情。

朋友，毛共的狼頭狐尾表露了。牠，二十年來一直是詭騙中國人。祇不過以前的把戲——愚民政策——表演得逼眞，才使到很多人懞在鼓裏，變了矇查查，不知毛共是「騙人精」。牠的遮羞布揭穿了，原來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屠夫。

毛共出蠱惑，混進聯合國，建交國家尤其今年特別多，照情理，港共該意氣風發，鑼鼓喧天，旗海淹港，大飲大宴才對，誰知剛相反；得個慘景堪憐（按：港共往年慣例，「十・一」前後五日，照樣是收買酒樓設宴，大排筵席，招待七七物物人士，今年卻不見這種熱鬧場面）。實際是：毛共內部狐狼爭奪戰未熄，形成外圍港共今年搞毛慶無心情。朋友，毛共五零星散已顯露，眾叛親離確是眞。

毛共盜國二十五年，施行殘民以逞的奴隸制，這種不人道政權。深信壽命不會長，遲早必定自潰滅亡。

雲南少數民族
反對大漢主義

（棄左）

在毛澤東殘暴統治下，大陸各地少數民族與中共之間鬬爭分裂情況，日趨明顯。

中共「人民日報」在九月二十七日發表呼籲各民族要團結不要分裂的文章中，舉出滇省爲例說：「雲南省成立的八個「民族自治州」，十五個「民族自治縣」，不僅各民族之間四分五裂，各民族與中共也大搞分裂活動，不但拒不執行毛澤東的所謂「革命路綫」，而且嚴重打擊暴政的推行。

據「人民日報」指出：滇省各少數民族與中共鬧分裂活動，是如下各因素所造成的：

一、多數少數民族不堪中共剝削，拒絕走「社會主義」道路。

二、漢族共幹普遍存有「大漢主義」思想，對少數民族在生活習慣等方面特點，不但不照顧，反而歧視甚至騎在少數民族中滋長濃厚的地方民族主義與漢族共幹的關係極端惡劣。

四、受所謂「階級敵人」挑撥。

在這方面，「人民日報」會這樣說：「民族團結問題從來就是兩個階段，兩條鬬爭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內外階級敵人爲了破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總是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國各民族的統一和團結，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特別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國各民族的罪惡活動」。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大陸非「高等華人」不准入「友誼商店」

中秋佳節前，筆者又接到了大陸親友們的來信，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乎盼望早日接到一些吃的東西。奇怪的是，這次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親友的信，都特別點明最好是寄「國產」的食物回去。

這一點，在以往節日前夕的來信中是未曾有過的，雖然筆者以往也還不至於「瞟查查」，公然寄去貼有「帝、修、反」商標的產品而使親友們遭受中共的批鬬。

以往節日，筆者寄回去的救濟品，大都是本港的產品。這次，這些產品能否順利地通過大陸海關，這就不得而知了。為什麼點明最好寄「國產」食物呢？眞不知什麼原因。

也許，中共想在大陸同胞面前出一下風頭，顯示「國產品」品種之「多」，質量之「高」。中共輸出的大陸貨，廣大的大陸同胞是看不到的，即使在第一流的「開放城市」如平、津、滬、穗，也只有在中共明文規定的大陸中國人（「高等華人」除外）不准入內的「友誼商店」才有擺賣，至於在「廣濶的天地裏」，人們最多只能買一本「人民畫報」，看看彩色圖片，從而收到「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的效果了。

如果能從海外倒流一些「國產品」回大陸，讓大陸同胞也能夠見識見識，欣賞欣賞，大概有助於提高中共的「國威」吧？而如果讓洋貨進口，那就屬於「崇洋」「媚外」了。這是政治目的。

第二、從經濟目的來看，中共出口一批「國產品」，賺了不少錢，而再進口一批「國產品」，海關要打稅，又賺了不少錢，這眞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啊！

第三、北平中南海以外的中共中下級幹部，也可以乘物資倒流的機會，撈得大把油水，而且可以美其名曰「愛祖國，（食）用國貨」。

不過，中共的如意算盤確實打錯了！須知，大陸的同胞並不是阿斗，他們深知（不過不敢怒也不敢言吧了）幾億人「抓革命，促生產」，「拚命幹」所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血汗錢，血腥物資），不是流入了北平中南海外市場上去了。流入了中南海的「剩餘價值」，當然就無法再倒流同大陸同胞的手中了，而如果讓海外市場上去了的「國產品」再倒流回城鄉，豈不使大陸同胞產生強烈的「觸景生情」的「副作用」嗎？

大陸同胞看到了中共壓搾人民羣眾而取得的若干「國產品」，而再看看自己所過的「湯湯水水半年糧」和「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褲子」的悲慘生活，反毛反共的激情不會更加高漲嗎？

因此，如果筆者是毛澤東的師爺，一定建議嚴禁「國產品」倒流回大陸。不過，不讓那些東西倒流回去，又如何收到上述政治、經濟「效果」呢？眞是矛盾啊！

因此，如果筆者是毛澤東的師爺，恐怕因為無法幫助中共擺脫矛盾重重的困境，而早在胡喬木、陳伯達之前就打成什麼「死黨」而被送去「幹校」「勞改」，或者被送去見馬恩列史去了。

因為筆者不是毛澤東的師爺，所以尚有自由去選擇一些於我同胞有利的妥善辦法來救濟多災多難的大陸親友們。

（丁子）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頃接紐約余半儒先生來函：畧云「萬人雜誌，擿伏發奸，甚合口味，詩壇尤覺生花之筆，豈新文學輩所能望項背耶？茲不揣謭陋而和先生詩，希爲斧正是幸」。

敬和董力行先生著書原玉

紐約　余半儒

才比江郎異暮年　詩壇祭酒更雙全
誅奸莫輟董狐筆　斂翼何妨范蠡船
赤禍早除同久望　黃花未讀每遙憐
精誠奮勵男兒志　還我山河蕩毒煙

其二

反攻復國待何年　玉碎寧爲不瓦全
踴躍犂庭掃鼠穴　長驅破浪動樓船
轟轟烈烈開新運　赳赳桓桓恥乞憐
積極騷壇雄鼓吹　定能羣起滅凶煙

半儒先生所和之詩，勝過鄙人原作，函中所云：「素未謀面，和詩必然驚異」，查和詩步韻之事，爲中國文人傳統習慣，唐宋以來，盛有此風，文人學士，多以文字訂交，不因貴賤貧富，而存畛域，李白與杜甫，初不相識，因和詩而成知己，賈島與韓愈，貴賤懸殊，因推敲而成莫逆，畢秋帆貴爲巡撫，讀黃仲則「九月寒衣未剪裁」慨以數千金相贈，延入幕府，優禮有加，蓋昔人道義淳厚，重視人才，國運星隆，文風鼎盛，始有以上美談。

民國至今，世風日下，一羣五四文妖，破壞國家文化，打倒孔家店。廢棄之乎也者，代以底地嗎呀，摒棄詩詞文言之結果。大學畢業，一竅不通，博士文憑，言詞荒謬，教育機構，列入黨派門戶之中，純潔青年，施以亂臣賊子之教育，灌輸外國主義，教以遊行，請願、革命、罷課、示威，用爲政治資本，禮義道德，全不知曉，畢業以後，做事不忠，居家不孝，頑劣不馴，視爲本領高強，邪說胡言，指稱才華出眾。人心不古，世道日非，此天下大亂之因也。

今日所謂「新文學家」，即是不通者之代名，愈「新」則愈糊塗，文化水準，極其低下，見到他人和詩，不解其中之味，更不知所言何事，其意何指，尙有胡言「新詩勝過唐詩」者，例如唐詩：

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簡單十個字，上句思念父母，下句懷想朋友，字有限，其意無窮，某新文學家，有「思親」新詩云：

我底慈愛的伯伯媽媽啊！
我見到天上的白雲。
我就想起了你們來了……
你的兒子現在遠游他鄉啊！
不知何日能回到家中，
見到你們呢？

（以上爲某文妖最佳作品之一）

下句落日故人情，有某新文學家云：

我的最親愛的H君
分別好久了。
我對你何等的懷念啊！
朋友：
回想起我們在黃昏的落日下散步。
微風吹動樹枝
夕陽照在人面
而今呢？
你我天隔一方了。
我非常的想念你啊！

以上爲新詩中最佳作品，尙有某文妖作品云：

我的太空小狗啊！
你一飛就飛到了天空！

又有詩云：

我的鋼！
永恒的太陽，
斯大林我的爺爺啊！

昔人用五個字即可表達者，文妖則捨而不用，加上「了的呢啊」，名曰新詩。又臭又長，胡說八道。以上三妖，均是五四運動時鼎鼎大名者，現在二妖已死，尙有一老妖今尙健在。壇主云。

寄宗兒

澳洲　蔣應岐

誰道中華是睡獅　吾家拔萃振宗兒
少年博士研科學　列國周遊作講師
接合陰陽生電子　通連經絡活心肌
英倫廣播稱奇蹟　一舉成名天下知

法國凱旋門

澳洲　蔣應岐

百勝將軍甲馬喧　巍峩法國凱旋門
可憐多少征人婦　不見夫歸見淚痕

有感

澳洲　蔣應岐

越貨傷人莫敢當　於今飛禍太猖狓
揮拳擊面囊堪洗　箍頸迷魂棺可藏
假扮病夫侵診所　喬裝顧客刧銀行
香江法治成無法　前夜驚聞奪警鎗

贈銀行守衛員

澳洲　蔣應岐

光天化日刧銀行　縶頸更夫鐵鎖噹
義膽忠肝超勇力　披枷揮梃撻刀鎗

蔣先生公子振宗，少年顯達，能任外國講師，父是詩人，子爲博士，家學淵源，足見教訓有方也。詩中妙句：「假扮病夫侵診所。喬裝顧客刧銀行」。對仗極工，壇主。

孤軍苦戰

泰國　龍軌

㈠
泰北容歸路　緬南作敵戡
千兵爭戰進　萬馬裹屍甘
白骨依衰草　黃沙埋偉男
由來軍國事　不見善人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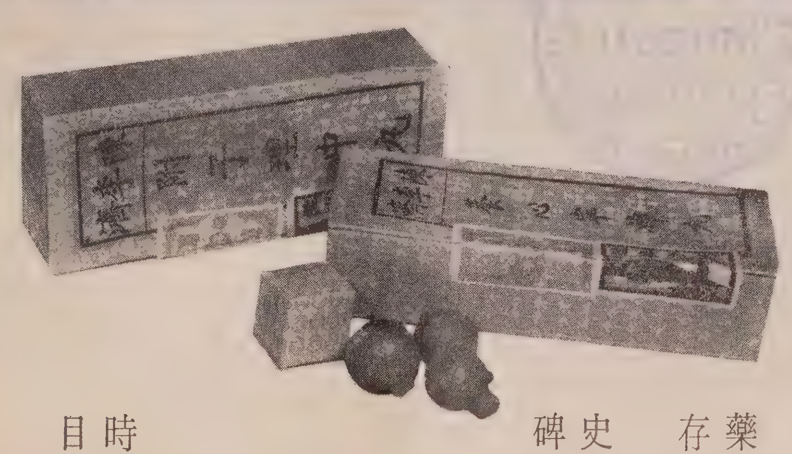
㈡
傾家救國闖風波　疾走銜枚苦痛多
剖膽內由齊太史　輸肝擬效燕荊軻
艱辛轉戰撣邦地　幸喜仍稱薩爾河
有種全憑三尺劍　渾身刻寫碧心歌

㈢
孤軍塞外抗群奸　血戰經年敵震寒
飲至盤飧酣玉黍　歡隨鎬鑿羨琅玕
連雲巾馬飛塵土　接地刀環鎖翠巒
慷慨流丹成素霓　捐軀取義共維團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杏和堂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四期 新67）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四(新67)期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2冊出版

陸坴生 健康報導

VOLUME 2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冊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2冊 **目錄** 1974年10月1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英雄占早春 **七彩封裏**：貧血與紅血球 **七彩封底裏**：菓蔬。）

HEALTH REVIEW

補氣養血精神好・治療體弱經驗談
Keeping up your spirits by means of tonics
A dissert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debility
神經衰弱根治法・
剷除神經衰弱的病根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解除焦慮脫離樊籠・
調暢神經全身舒泰
睡眠與失眠
風濕與關節炎
補腎培元利養生
胃痛與胃潰瘍
緊張的壓力
貧血與紅血球
游泳要注意安全衛生
皮膚敏感・風疹塊驗方
談夏天的衣食住行
素食養生長壽法

提煉中藥
即服即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坴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三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厦1501室 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晨九至十二時 晚七至九時 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厦 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四(新67)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十‧一」雙十國慶談到本刊七週年

這一期本刊與讀者見面的時候爲十月十七日。十月一日爲中共政權成立二十五週年，十月十日爲我們中華民國國慶，十一月一日爲本刊創刊七週年紀念。因爲三個日子差不多連在一起，所以，在此談談感想。在中國大陸上暫時存在的毛澤東政權，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浩刧和中國同胞的苦難，當然不值得紀念，但卻不能因爲它不值得紀念而忘掉這個十足的黑道日子。實際上，凡我愛國同胞和旅居海外各地華僑，均應把「十‧一」視爲「國難日」。由於這個國難還未過去，正應同心同德，艱苦奮鬪，共同朝着收復大陸，解救苦難中的大陸同胞而奮鬪。

中共政權以馬列邪說爲「立國之本」，雖然它有時也侈談什麼「國家」、「民族」或「傳統」，但在事實上它所搞的那一套，完全違背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根本就沒有一點國家民族觀念。中共所講的是「鬪爭哲學」，反對「人性論」，凡屬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等倫理道德和作人處世之道，完全都在打倒之例。特別是在大陸上開展批孔揚秦運動以來，凡與仁愛中庸和禮樂等等中國人的美德沾邊的東西，完全要破除，相反地與暴和奸有關的人和事卻一律受到頌揚。秦始皇這個暴君和漢賊曹操這個壞蛋都得到「翻身」就是證明。

因爲我們堅決反對中共這個壞透了的政權，所以，在慶祝雙十國慶的日子裏，益使我們歡欣鼓舞，但在歡樂中也充滿了無限辛酸！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每於重要節日仍飄揚於世界上所有人類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今日台灣已成爲全世界最安定的一塊安樂土，兵強馬壯，人民生活熙熙融融；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卻一直是「萬戶蕭疏鬼唱歌」的人間煉獄。比較之下，優劣立見。於此也不難看出：中共政權必垮，而我們的莊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必然於未來要再遍插於中國大陸上。

人心不死，國家必興，從歷年海外各地慶祝雙十國慶的盛況就可肯定這一點。至於在歡欣中帶有辛酸，這是人之常情，更可以說是愛國的表現。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於慶祝國慶之餘，我政府朝野以及海外僑胞，都應以不忘在莒的精神，痛定思痛，作一番自我檢討。我們過去作錯了什麼？退出大陸我有沒有責任？今天我們在作什麼？所作所爲是否與反攻復國有關？對於國家民族是否盡了自己的責任？我們自己應作此檢討，更希望別人也作此檢討。就拿台北有些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來說吧，在此國家存續關頭，他們卻仍在那裏爲自己的老婆、孩子、商業、土地、房屋打算，對於反共復國好像和他們沒有關係似的，成爲地道的「此間樂不思蜀」的現代劉禪。尤其令人浩嘆的是一些旅居外國的過氣官僚，靜久思動，把國家、民族、氣節全都拋於腦後，搖身一變厚着臉皮「回歸」到北平去「認同」。過去高官厚祿，長期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丟掉大陸，這類人渣要負更多的責任，而今天他們卻不能痛自檢討，於接受經驗教訓之餘思爲反攻復國有所貢獻，卻昧着良心爲中共搖旗吶喊，甚至跑到北平替毛皇帝舔屁股！這還是人嗎！茶瓜送飯好人有限，正衰人！最近由日本回北平的商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本刊自創刊以來，不斷爲這類人渣剝其卑鄙無恥的「畫皮」，今後，還當加重火力對這種人間妖孽進行無情的轟擊。

七年時間不算長，但在香港地維持一本純粹反共的政治性刊物卻是極爲難捱。本刊雖不能說對反共大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但我們總算盡到了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國民應盡的責任。在這七年中，受盡了閒氣，諸如中共分子的乘機陷害，貼中共分子的造謠攻擊，以及受物價影响，稿源偶有不足等等，雖然像是「有自晒在，擺苦來辛」，但因我們深感反共責任的重大，非堅持下去不可。

不可否認，不管辦一本什麼樣的刊物，貼錢找挨駡的事頭是一種心情，爲萬人雜誌寫其「物美價廉」文章的作家又是一種心情，還有編者、讀者可能也是各有各的心情，但有一點就是反共大目標卻是完全一致的。心情不同是小事，目標一致才是大事，以大事爲重，希望各方面凝聚力量，把這本刊物辦得更好。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為了儘速與日簽訂「和約」中共賣大包不談釣魚台

萬人傑

中共統戰分子曾經拿「釣魚台問題」大攪特攪一番，本港及海外很多學生哥上當，為「保釣」大賣氣力。可是，今天中共為了報答日本「承認」大恩，居然擱置釣魚台問題，暫且不談。拿國家領土做人情，曾為「保釣」而叫到聲嘶力竭的學生哥，對此有何感想？

保釣分子・那裏去了

鄧小平接見一批日本訪客時說，中共與日本間的「和平友好條約」應儘可能迅速地簽訂，至於釣魚台問題，應「暫予擱置」。

釣魚台是位於台灣以北的一個小到無可再小的海島，在普通地圖上也找不到。它之所以為人熟知，是中共曾經嗾使一些激進青年，發起了所謂「保衛釣魚台」運動。

當然，他們出把口無助於「保衛」領土，發動這運動的最大目的是打擊國民政府威信。因為，那時候國府正循外交途徑向日本交涉，要保有釣魚台領土。統戰分子的保釣運動，如果國府交涉不成功，可攻擊國府無能，同時也可藉大攪保釣運動而影響中日兩國的融洽關係。

田中角榮上台後，貫徹其親共傾向，和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既然日本承認了中共，對國民政府斷絕邦交，有關領土問題交涉，應當以中共為對手。而中共對正攪得如火如荼的領土問題，也應找尋解決方法。

可是，自中共與日本建交後，釣魚台問題便不再為那班激進青年提及了，難道日本承認了中共之後，屬於我們中國的領土，就可以輕輕放棄，變為不重要了嗎？由於他們絕口不提釣魚台，就證明了過去的保釣運動，的確是中共統戰分子策動的，現在如果再提，便是拆中共的台，打擊中共威信了。

其實國府對釣魚台問題一直非常重視，從沒放棄過與日本談判。但日本承認了中共後，中共絕口未提這一塊國土。據說：不提釣魚台問題，是日本承認中共的條件之一，因此，今天鄧小平已公然表示「釣魚台問題暫時擱置，先要完成和約。」加上述的傳說，就不是絕無可能了。如果事實果是如此，那中共無異出賣國土，換取日本承認，太可鄙了。那些為保釣而大大地鬧過一陣子的激進青年，「愛國」的熱忱，現在又跑到那兒去了呢？

印尼中共・暫不建交

正當馬可斯聲言和蘇聯、中共建交之時，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說：印尼現仍未準備與中共外交關係正常化。和較早時李光耀表示新加坡尚無意與中共建交一樣，在世界逆流湧到亞洲的今天，是較為令人感到興奮的消息！

今天，亞洲許多國家跟隨西方對中共採安撫及討好政策。而亞洲國家，更多了一種幻想，以為一旦與中共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就不會再受到國內共黨分子的困擾。

目前已承認中共的日本、馬來西亞，以及準備和中共建交的泰國、菲律賓，國內的共產黨勢力相當強大。日共雖大部分走蘇聯路綫，仍有一部分是毛派。馬、泰、菲的土共，都受中共幕後支持。馬來西亞承認了中共政權，馬共並未因此而銷聲匿跡。菲律賓、泰國雖有意和中共打好關係，境內的非共、泰共更形活躍。

李光耀被視為較有目光的政治家，如果承認中共可減少共黨在國內的壓力，他早已採取這項行動，但他表示暫時無意承認中共，當然因為看出不承認比承認更為有利。印尼早年在蘇加諾執政時，已備嘗親共之苦，今天蘇哈圖政府是反共政府，馬立克外長，也是了解遠東形勢的外交家，他在聯合國中聲譽相當高，他說的話應有分量。

因為印尼是產油國，自石油漲價，印尼國家的經濟情況好得多，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提高了。他們認為這樣過下去，印尼人民的生活水平會提高，生活改善，是國內對抗共黨最佳的武器，因此他們不必討好中共，馬立克的聲明，當然有不小作用。

印尼暫不承認中共，馬可斯也該考慮，和中共關係正常化，是禍是福，不可不深思！

諾貝爾獎・大擺烏龍

小孩子都知道有所謂諾貝爾獎金，而人們也都以得到諾貝爾獎金為榮。不過，諾貝爾獎金卻常常大鬧笑話。除了物理、醫學之類的科學獎不太離譜外，其他的往往發得漫無標準，更乏原則。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例，有一年頒了給日本佬，事後發覺他得獎的大作，實際並非「創作」，此公原來是文抄公。有一年頒給俄國佬，也有如此情形。今年，文學獎頒給兩名瑞典作家，報章嘩然，認為是「悲劇」，可見這兩位本地作家，好極有限。

最烏龍的是和平獎，去年的和平獎發給美國的基辛格和北越的黎德壽。基辛格僕僕征途，奔走於全世界，在報紙上可說出盡風頭，他應不應該得到

後來，據說中南半島實現和平了，其實不過是北越共黨玩弄拖延手法，所謂和平，不過是一片假象，到今天，越南戰場上，還是炮火連天，何嘗實現過眞正「和平」？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日本前首相佐藤和愛爾蘭前外交部長麥布萊。老萬看到日本佬居然可以得到和平獎，不由笑到噴飯。我不但記得抗戰時候許多同胞被「皇軍」凌辱的鏡頭，還想起台拉維夫機場數十名死於日本暴徒之手的無辜婦孺旅客，更想起法國日本使館赤軍挾持人質的一幕。一向以來，日本佬是講打講殺的，一有機會便想到侵畧。

最可笑的，佐藤才獲得和平獎，在接見記者時便說：日本要有核武器。大家當然明白，核武器並不是「和平」的東西，佐藤要核武器，他腦袋裏充滿什麼，不問而知。諾貝爾當權人把和平獎頒贈給他，豈不是天下最大烏龍？再這樣弄下去，諾貝爾獎金不但失去意義，而且成爲一大笑話！

八字鬍子·青年怪相

偶然在報上看到一則小新聞，半島青年商會選出會長，這位會長還有近照附刊新聞上。生得英俊，西裝筆挺，論外表，堪說得人。不過，照片上所見，他長了兩撇八字大鬍子，既是「青年商會」，當然是青年人團體，當選會長的照例不會老氣橫秋。看清楚圖中人物，他雖有八字鬍子，年紀並不大，可以用「年少老成」四個字來形容。

有人反對青年留鬚，有人則認爲，鬚髮是自己生長的，可以視爲身體一部分，留長剃短，視乎人們的喜愛，何必反對？

這話雖說得有理，但文明社會的人注重儀容，尤其在社會上有地位，如身任會長的人，儀表更應注意，否則就不會穿了筆挺西裝，打一條美麗的領帶。

留長鬍子是儀容不好嗎？不見得，許多人稱鬍子爲美髯，可見留了鬍子並不難看，還會增加美感。這話也說得有理，美不美，因時髦與否而改變。譬如若干年前女人愛穿尖蹿高跟鞋，尖得像一根鐵釘，當時的女人，認爲非如此便不夠美。今天，女人卻時興穿七寸的厚底屐，時間不過幾年，轉變如此之大，用昔日的眼光看今日的青年亦然，有許多事情年紀大一點的人以爲不對，但年輕一輩完全接受。年輕人留鬍子，不必奇怪，也無權反對。

老萬並非食古不化，也不如一般老坑保守，絕不反對年輕人留鬚。不過每逢見到留鬚的青年，不由想起發生在不久前的故事。一個只有三十多歲的朋友，死了父親，他在守孝，致祭的人看看他一大把鬍子，靈堂上的遺照，卽是個白面書生，不由訝異的問：「究竟死的是父親還是兒子？」

窮人翻身·最大謊言

雙十國慶，老萬參加了幾個集會，也在市區內觀看一匝。滿地紅國旗，成爲罕見的東西。

如以國旗來衡量，香港市民反共愛國的都是窮人，有錢佬卽使不盡親共，至少也不肯開罪共黨。這情形似乎有點不合邏輯，誰都知道，共產黨是以「窮人大翻身」的口號來奪取政權。窮人大翻身，卽是把有錢佬攪∴，與他們易地而處。中國窮人多，有錢人少，這號召當然甚得民心，自然輕而易舉的把有錢佬鬪∴。

照道理，共產黨該受到窮人擁護，尤其貧富懸殊的香港社會，如果窮人眞有翻身之日，取有錢佬之位而代之，當然爲廣大市民所歡迎。何以香港有錢佬親共，而窮人卻成反共的中堅？

理由很簡單，有些有錢佬眼中祇有鈔票，有鈔票的人才可以跟中共做生意，從中圖利。一如狄娜所說，中共祇有助人建立事業基礎，香港許多人的事業基礎是由中共供應的貨品打好的，這些人非親共不可。還有一些有錢人，內心雖然反共，但因身家厚了，恐怕共產黨跟他算帳，因此不敢開罪共產黨，還討好共產黨，以期自保。

祇有勞苦大眾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眞正的心意，他們在香港還可以安定的生活下去，如果在共產黨統治，就非跟大陸同胞看齊，同樣勒緊褲帶不可，休想多賺些外滙去接濟大陸餓着肚子的親友了。所謂窮人大翻身這些謊言，二十五年來，窮人已看得清清楚楚，誰也不會再相信，因此，反共最堅決的，就是窮人。

請參加十一月一日 讀作編三結合 聯歡聚餐

時間：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地點：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席劵：每位二十元。售劵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雜誌社；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我們需要大量抽獎獎品，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捐助，逕送洛克道本社，或致電H七五四九三五，當卽派員到取。

中共「批林批孔」運動最近的發展

項楚

中共自今年以來，把「批林整風」運動改成「批林批孔」運動後，其主要目標仍是要解決林彪在共軍中的殘餘勢力。這個勢力的繼續存在，不僅使毛澤東對他現實的權位沒有安全感，對他安排「宮廷派」人馬接他的權力班子也是一種具有威脅性的阻力。

問題仍在軍中

去年年末，毛澤東在他自己製造的強調「中央集權」的輿論聲中，互調了有問題的八大軍區的司令員，初步拿掉他們「文革」以來一直兼掌的「黨」「政」大權，大大削弱了他們的權力地位。

共黨中央軍委本年初頒發的有關共軍中「批林批孔」運動的指示中，明顯指明目前的批鬬首先在軍級以上的幹部中進行，並把批鬬的對象分為：㈠「林彪死黨（凡參加林彪集團叛黨、叛『國』頑固不化者）」。㈡「林彪活黨（凡參加林彪集團陰謀活動，事後已表示悔悟者）」。㈢「犯錯誤幹部（凡對『批林批孔』運動不積極，騎牆觀望，未具體表明立場者）」。共軍內部批鬬，交待問題，大概從年初即已開始。

今年四、五月以後，十一大軍區司令員中，丁盛、韓先楚、皮定鈞、曾思玉、楊得志、李德生，及林彪原在廣州的心腹後調往四川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劉興元等人，都受到「大字報」的公開攻擊，顯示鬬爭已經升高。此後，各地共軍中的第二、三把手，尤其是廣州軍區的林系幹部，如孔石泉、黃榮海等人，也都受到「大字報」的公開攻擊，顯示鬬爭的範圍在逐漸擴大。

在軍中人事整肅的同時，還號召軍中新、老幹部的團結。尤其是批判林彪破壞「黨指揮槍」的原則，和破壞「軍政團結」和「軍民團結」的罪行，強調「工、農、兵、學、商、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強調共軍要「自覺地維護黨的一元化領導」。為了清除林彪在共軍中的影響，最近還全面展開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澈底削掉林彪是『遼瀋』『平津』兩大戰役的『英明指揮者』、『天才軍事家』、『常勝將軍』等畫皮，認清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極右實質，認清林彪的軍事路線和他的政治路線關係，把林彪一伙歪曲和顛倒的歷史端正過來」。並說：「這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個重要部署，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項重要任務」。

總之，目前共黨內矛盾鬬爭的焦點仍在軍中，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

政治上的分裂加劇

去年共黨「十大」，毛澤東把一批「文革」時期被打倒的所謂「解放幹部」塞進了共黨的「中央委員會」裏，同時又把一些年青的新幹部提拔到較高職位，引起了共黨全黨的反對。一般的反映認為鄧小平、譚震林、李井泉、廖承志、趙紫陽、李葆華等等再被重用，等於「文革」被否定；而對幹部升遷，認為應該「論資排隊」。今年七月廿三日，「光明日報」刊出的「『韓非子・孤憤』譯注」一文中，就借古諷今罵毛澤東「不看到功勞就亂賞爵祿」。（這一天的「光明日報」印發後被「宮廷派」發現，又全部追回銷毀重編重印。）

現在大陸上，年青左傾的新共幹，他們對於共黨的老幹部懷着仇恨心理，主張應該根據「吐故納新」的原則，把老幹部乾淨、澈底地清除出去。老共幹，特別是所謂「解放幹部」，他們不承認自己犯的錯誤，認為「文革」中打他們打錯了，甚至利用整肅林彪餘黨，對某些在「文革」中的積極分子，進行打擊報復。也有些共黨政幹部，利用整肅林彪餘黨機會，攻擊「文革」時的「軍管」幹部，和仍留在機關廠礦中的「軍代表」。

這種內部矛盾內鬬情勢有增無減，愈演愈烈。毛澤東提出的「老、中、青三結合」原則，不僅未能全面貫澈執行，甚至遭利老、中、青三方面的反對，結果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貌合神離，分裂日益加劇。

社會動亂不已

當前大陸社會的動亂，仍以「盲流」進城的農村青年和「回流」重返城市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所造成的城市犯罪現象為主。因為他們在城市沒有戶口，領不到配售戶口糧和生活日用品，為了生活，他們只有盜竊、打刼。現在大陸上的主要城市的社會不安，基本上都是中共的知識青年下放政策所造成的惡果。

今年五月以來，由於各地准許再貼「大字報」，一時又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但是最嚴重的是由於「大字報」的反「回潮」和各地整肅「文革」時期權傾一時的共軍幹部，刺激起「文革」時期被共軍鎮壓的「造反派」組織，紛紛「串連」重建，準備東山再起。有些地區又出現了派系「武鬬」的事件。如本年六月三十日，共黨江西省委書記、江西省軍區司令員陳昌奉，在南昌市民兵成立大會上講話時，會場兩派發生武鬬，陳經武裝保衛始脫離現場。四川成都、昭化地區相繼發生武鬬，成都地區曾「逮捕數千人」，「渠縣情況混亂」，駐酆都共軍眷竟遭「暴民公然姦污」。廣州市各工廠、碼頭、「工人均分

成派系，互不合作，尤其車站碼頭工人態度惡劣，工作散漫」。福建「批林批孔」運動已普遍發展成爲派系鬪爭，一般市民稱「武鬪」的兩派爲「紅革派」及「白革派」。以漳州爲例，自今年五月開始派系衝突以來，迄七月達高潮，二派曾以新華東西路，以及延安南、北路爲界，進行武鬪，市區槍聲不絕，行人絕跡，死亡多人。「當地解放軍也分成兩派，暗中支持武鬪」。七月廿日以後，共軍實際上已接管市區，致武鬪一時緩和。

同時，最近各地共黨省委的會議，都會號召「堅持就地鬧革命，業餘鬧革命」，「堅持鎭壓竊盜犯、殺人犯、縱火犯、不良少年集團，和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的各種壞分子」。充分反映了大陸各地社會秩序之混亂和治安的不靖。

禁止「串連」

共黨中央本年「中發十二號」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禁止羣衆各地串連，禁止恢復「文革」期間敵對的派系組織。文件中「禁止各行各業自搞串連，已串連者要儘速恢復原狀」。並限制各地利用「林彪事件」對「文革」期間執行「軍管」的「軍代表」進行報復打擊。該文件肯定共軍「文革」期間「三支」「兩軍」中的貢獻，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對軍代表有意見，可用文字向其所屬單位詢問，不得將彼等拉入運動加以批鬪。」

另外在五、六月間盛極一時的「大字報」，進入七月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似乎除共黨授意的有組織的「大字報」外，一般人已經不能或不敢隨便張貼了。於此期間在社會上的鎭壓也在加強，廣州市在九月初加強戶口管制，經常深夜突擊檢查，每次檢查都有許多沒有戶口的「黑人」被捕。

號召團結

最近共黨一些公開的和秘密的文件，多數都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九月份「紅旗」雜誌一篇短評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堅持革命的大聯合。毛主席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堅持革命團結，鞏固發展革命的大聯合」。該文號召「鬪爭需要團結，團結進行戰鬪」，號召要警惕階級敵人挑動鬪羣衆，不批林，不批孔，製造謠言，散佈小道消息，以此來轉移鬪爭的大方向。對於階級敵人搞分裂的陰謀活動，我們必須徹底揭露和打擊」。共黨地方上，如開灤煤礦的共黨黨委也認爲：「不批林，不批孔，糾纏具體問題，就會走偏方向。批林批孔使大家明白了，分裂是林彪造成的鬧資產階級派性，是上了階級敵人的當。」

集中力量打擊林彪餘黨

中共號召「團結」，號召「不要糾纏小事」，並非是放棄了鬪爭，或逐漸停止「批林批孔」運動，它只是怕分散了力量，轉移了鬪爭的大方向。在前述中共「紅旗」九期的文章中就號召說：「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羣衆，把鬪爭鋒芒直指林彪、孔老二，眞正把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在革命隊伍內部，要防止對某些問題糾纏不淸，而沖淡批林批孔，更不能拉出頭，搞分裂，幹那些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在革命隊伍內部，卽使有些爭論的問題，也要通過認眞學習，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弄淸是非，共同對敵」。「在某些問題上，認識一時統一不了，要本着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出於公心顧全大局」。「對少數犯有或多或少錯誤的同志，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總結經驗，吸取敎訓，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轉變立場，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並歡迎和鼓勵他們的進步」。這種縮小打擊面的作法，主要仍然是爲了集中力量首先解決林彪餘黨問題。在該文件中就指出「壞人只是極少數」，而他當前所要打擊的也就是這個「極少數」。

毛澤東誅殺「開國功臣」失敗

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最現實的目的是想瓦解和打擊林彪的殘餘勢力，而「批林批孔」所受到的阻力，一個是羣衆的不支持，一個是來自共軍中的反抗。就目前的情況看，毛澤東儘管使用縮小打擊面等手法，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共軍中的高級職位，如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等的繼任人選還都沒有派出，就是明證。

中外歷史上誅殺開國功臣的事例多得很，但多數都很快就解決了，解決之後多能維持一段政治上的安定時期，毛澤東從整高、饒、彭、黃開始，到整劉、林止，內鬪了廿五年，結果是越鬪越亂，無法恢復政治上的安定。這說明毛澤東誅功臣已失敗，問題不僅解決不了，還在逐漸擴大，其結果終將導致中共政權的潰亡。

有些人認爲江青現在正在抓軍權，毛澤東死後她可以藉此力量「接班」。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看法。所謂「軍權」，並不能因爲她兼共黨「軍委」的重要職務，或與某些帶兵官的關係較好就能建立。共軍經長時期在叛亂中發展起來，具有一定的封建性。這種封建關係，非一朝一夕所能破除。想僅憑一兩次整肅就可消除其封建傳統，或憑藉軍中職位就可實際上接掌軍權，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毛澤東想通過軍中的整肅來爲江青排除接班阻力，毛澤東掌權時或能表面上敷衍，毛澤東一旦死亡或權力衰退，實際掌握兵權者必然各有各的打算，不管江青兼共軍中的什麼高級職務，都不會聽命於江青。所以毛澤東目前這場整肅，只能刺激共軍更加反抗，其結果必然是徒勞的。

總結一句，中共的批林批孔，又走到了「批不深，批不透，批不下去」的死胡同裏了。

尼赫魯父女

亡人之國・滅人之族

岳騫

最近印度國會突然片面通過合併錫金王國的議案，所謂片面，不僅是印度片面通過，未得到錫金朝野同意，卽是印度國會反對黨也一致反對，就在執政的國大黨本身，也有部份正義議員反對，所以這次併吞錫金，可說是尼赫魯的遺規，由其女兒完成，滔天大罪，在其父女兩人。

尼赫魯此人，不但是二十世紀第一小人，也是二十世紀第一野心家，此人如果生在維多利亞女皇時代，又有幸投胎爲英國人，必然整個世界蒙其害，他雖然生在又窮又愚又弱的印度，憑其買空賣空的本領，居然在國際政壇上縱橫捭闔了二十年，死後焚骨揚灰之後，其女仍能逞其餘惡，併吞鄰邦。自從二次大戰之後，此尙爲第一次。

其實尼赫魯生前也併吞過小國，只是沒有這次顯著，也沒有這次受人注意。計自印度獨立，執政人物雖然也有別人任總理，但眞正當政的只有尼赫魯父女，經尼赫魯父女之手，前後併吞鄰邦計有三次，成功佔兩次半，兩次成功，一次則是半成功，茲分述於後：

一、喀什米爾

喀什米爾，我佛典上稱迦濕彌羅，爲佛教傳入中國之接待站，亦是東方的瑞士。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全邦土地爲八萬四千零七十一方哩。北與中俄接壤，東界西藏，南鄰巴基斯坦，西至阿富汗，形勢重要，成爲今日印巴爭奪之地。

喀什米爾之爭執還在於印回雜處。該邦土王爲印度教徒，然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人民均爲回教徒。分治之後，對於喀邦誰屬未作具體決定。因此，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督眞納乃先發制人，出兵喀邦，不一月巴基斯坦軍隊將近喀邦首府師梨娜伽。於是該邦土王宣佈願將喀什米爾歸附印度，印度政府接受其請，並宣佈喀什米爾土邦將來應由該邦公民投票解決。

印度政府乃調動八萬軍隊，助以飛機，因而使巴基斯坦所控制下的喀什米爾自治政府軍隊向後撤退。前巴基斯坦總理阿里汗指責尼赫魯，作好圈套，以軍事力量迫喀什米爾土王作城下之盟。

二、海特拉巴

海特拉巴土邦問題，恰與喀邦情形相反。海特拉巴土王爲尼柴姆，乃一回教徒，其人民百分之八十爲印度教徒。該邦位於達卡高原，四週均爲印度領土。該邦面積約有八萬二千三百方英哩，如英倫兩倍之大。土王爲世界首富，遠近咸知。海特拉巴旣屬回王統治之地，其統治階級除同情並擁護巴基斯坦外，自不願意歸附印度。若投靠巴基斯坦，又因地理環境所限，因此，欲求獨立。惟印度政府則認爲海特拉巴位於印度的心臟地方，假若獨立，於印度安全關係甚大，自難容忍。

斯時海特拉巴土邦有武夫名羅茲維者，組織團體，訓練幹部，以與印度對抗。同時，奪取回王權力，期使海特拉巴獨立。羅茲維之部下時與印度邊界縣份人民發生爭執或殘殺事件，印人譁然。同時印度政府欲以和平方法與海特拉巴談判歸附問題，

亦不可能。此外，海特拉巴備戰情形益著，於是印度政府乃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派兵進攻海特拉巴，名之曰「警察行動」。海特拉巴之土著軍隊及羅茲維所訓練民團自難抵抗印度之正規軍隊，到九月十八日海特拉巴回王投降，羅茲維被俘，送交印度政府審判。該邦行政交由印度裝甲師師長周陀黎管理，周之名義為海特拉巴軍事總監，至此，海特拉巴遂歸附印度矣。

照印度獨立時所實行的印回分治辦法，凡是回教徒佔多數的地區，歸巴基斯坦，印度教徒佔多數地區歸印度。喀什米爾回教徒佔多數，自應歸巴基斯坦，尼赫魯卻指喀什米爾王是印度教徒，應歸印度，如果此說成立，則海特拉巴王是回教徒，海特拉巴也應歸巴基斯坦，尼赫魯又指海特拉巴居民回教徒多，總之，道理都在尼赫魯兩片唇上，他怎麼說就怎麼有理。

對中國西藏也是如此，世人皆知中印邊界之爭在麥馬洪線，不知毛幫成立政權後，為了向印度買好，早放棄了麥馬洪線，目前毛印所爭在麥馬洪線以北又數十里，只好名之曰「尼赫魯線」。

現在再說錫金，錫金是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一個小國，面積只有七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不過廿萬，以尼泊爾族人為最多，它的地理位置，介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極具戰略價值。由於它是一個內陸的山國，所以相當的閉塞，經濟自然也很落後，出產大米、玉米和水果。林業資源豐富，不過運輸很困難。礦業有銅、石墨、鋅、鉛、煤等，蘊藏量並不多。

這個蕞爾山國自一八九〇年起被英國納為保護國，印度獨立後，它又成為印度的附庸，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五日，錫金在印度的重兵壓境下，簽署了「印度錫金和平條約」，由印度控制錫金的國防、外交、交通和貨幣。印度派出政治專員及錫金首席行政官主持錫金國政，印度並有一師陸軍駐守錫金，從那時候開始，印度經援錫金達二億二千萬印度盧比。根據這項條約，錫金事實上已等於印度的保護國。

十年來，錫金國王納吉爾一直希望錫金能獲得更多的自治權，他娶了一位美國出生的王后，紐約名媛庫克小姐，在這位王后的鼓勵之下，進行了有限度的與外界接觸，譬如說計劃簽訂外國投資，准許遊客前往觀光，加入國際郵政聯盟，加入紅十字會，加入可倫坡計劃等。最後錫金王夫婦有一個願望，就是能使錫金進入聯合國。

這是一種逐漸擺脫印度的計劃，對印度而言，自然是加緊的控制，特別在印度與毛幫剛打過一場慘烈的邊界戰爭，錫金在中印邊界上具有戰略上的緩衝性地位，對印度的防衛極為重要，因此印度對於錫金王夫婦的擺脫運動的答覆便是加緊的控制。當錫金王要求更多的自治權力時，印度政府的答覆是強硬的進行吞併。

去年四月由錫金的尼泊爾青年發生反政府示威暴動，錫金王被迫要求印度接管錫金政府，新德里委任了一名印度人擔任錫金的行政長官，錫金王於是變成了完全的傀儡，錫金王后和他的孩子悄悄的飛到紐約定居，但又不敢公然宣佈身份，怕在紐約引起歹徒的綁架，認為她是一個王后身份，一定可以大大的勒索。其實這個小山國的國王，收入實在有限，王后在紐約也只能過非常簡樸的生活。

今年七月間，一名印度憲法專家到了錫金，起草錫金新憲法，再根據錫金新憲法作為印度憲法的修正。所謂錫金新憲法就是併入印度，錫金王和錫金人民獲悉後曾大為反對，可是卻沒有結果。

這個法案的全名是「錫金議員加入印度國會修訂案」，認為這樣做印度會受別國指責為擴張主義。不過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決心要將這個法案通過，錫金王和錫金人民雖然反對，但卻毫無力量。

錫金不但是中國藩屬，實在是由中國西藏割出去的領土，對於印度尼赫魯之女如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併吞錫金的行動，任何一個中國人皆不能容忍，我們一旦光復大陸，一定要拯救這個小國，扶植他們走上獨立自主的途徑。

共產國際分崩離析

繆山

蘇聯的離心分子

蘇聯自建立政權後，便放下鐵幕，禁止相反的思想傳入。殊不知思想之為物，是無法禁止的，愈禁止而愈加速其流傳。反共國家既不能禁止馬列主義，同樣，共黨國家，當然也就不能禁止自由民主主義的流通。況人是理性動物，人腦就是一理性發動機，凡不合於理性的思想，便會噴出反對的音浪。如最近蘇贊尼辛、沙哈羅夫等「離心分子」事件便可證明。他們同是在馬列主義教育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何以會皆反對馬列主義呢？就因他們從本身固有的人性自然產生出來的。

由於蘇聯嚴密統制，反對思想的實情，雖不得而知，但就蘇聯控制思想的措施，如重要的評論、演說，以及各思想家的被整、被捕，便也可獲得一個梗概。

早在一九二九年，蘇聯音樂家，便奉命「打擊頹廢的資產階級的音樂」，而企圖另外造成一套新的無產階級的音樂。更由此，發展到對列寧格勒圖書館的全面控制。這是以政治局日丹諾夫領導於一九四六年八月開始實施的對反對思想之控制。因此蘇聯大批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建築家、統計家、物理學家、戲劇演員、劇本作家、文學批評家等遂皆被控告為反政府的、非共產的、及仰賴西方文化，尋求感應的，遂一律加以制止。

一九三一年，在教育部機構下，又成立一個單獨控制出版的「文學事務出版總署」。該總署的使命，便有「對抗一切反科學的觀念與異端理想的殘迹」這麼一項。此中所謂科學，即指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所謂異端，即指對信仰的反對思想，異端包括甚廣，不僅自由、民主、人權包括在內，即老牌馬克思主義，而非列寧主義，也是異端。如蒲列哈諾夫、布丹諾夫、布哈林、托洛斯基，以及考次基、庫諾夫、華格等等一般老革命黨人，原皆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被殺，便是下獄，放逐或悔過。

異端不僅關涉到哲學範疇，且也闖入生物學、音樂方面。如主張遺傳說的孟德爾學說，也成為異端，凡是該派學人皆遭到整肅，被迫悔過。作曲家也發生問題，認為普通的傾向於「形式主義」，雖經警告，仍未能改造。

上述反對思想，皆屬於上層知識分子，專門的學問，故其影響社會，並不太大。但當二次大戰後，由於回國的士兵，無意中把西方文化帶入鐵幕，揭穿了蘇聯宣傳家的欺騙，蘇聯社會便整個發生動搖了。在蘇聯境內，到處張貼，告誡其人民「不要相信同盟國士兵的話」。這問題越鬧越嚴重，一九四五年八月，致有所謂加里寧對遊行全國大批宣傳員的演說，切囑他們駁斥所傳外國文化的成就，次年蘇聯當局開始發動一個全面運動，重申共產黨的理想，並建立蘇聯人民的自我觀念。於是他們揑造了一連串最初發明事務表，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當第二十九週年革命紀念時，日丹諾夫說：「……人民的意識中，仍殘存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崇拜，而有待於克服」。次一週年紀念時，莫洛托夫演說：「我們當中，不是人人皆能排除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崇拜。舊俄統治階級，對於資本主義更高度發展的歐洲國家，在精神上加以依賴，積重難返，致對於今日情勢，不無影響。此種積習，……遂養成一種奴性自卑感。而在心理上，遂養成傾向於歐洲的小資產階級國家」。類似的這類週年演說八股，大致皆不外此。從以上蘇聯政府的新措施及主要頭目的演說，便足以瞭解，在蘇聯國內反共思想是如何嚴重！

最近數年，蘇聯國內反共浪潮，從表面看來，似已少見，其實不然，從沙哈洛夫、蘇贊尼辛事件中，可以瞭解，蘇聯國內反共浪潮，卻是始終並不停頓的，不過由於蘇聯封鎖消息十分嚴密，致不易洩露而已。

但由於蘇贊尼辛之放逐事件，還是被洩露了。蘇贊尼辛是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人，不僅在他國內聞名，即國際間也無不知之，是大文豪、思想家。他的「古拉格羣島」，即描述蘇聯法西斯殘酷統治的一部分，因為那是他親身經歷之作，故寫來特別娓娓動聽。另一部，是「陳情書」（給蘇聯當局上的書），他本意是站在愛祖國立場，勸說當局放棄馬列主義，他稱馬列主義叫「臭襤衫」。這部「陳情書」，本是遞交蘇共當局看的，但在國外，讓全世界人士皆可看到，無異把蘇聯國內一切黑幕全揭穿了。

因蘇贊尼辛之放逐，連帶着又把另一位在國內的反共巨頭沙哈洛夫，也暴露出來。沙哈洛夫是大物理學家，號稱「蘇聯氫彈之父」，他對反共態度的堅絕，正與蘇贊尼辛同，而且準備犧牲性命，也要與共黨周旋到底。由於他聲望太大，蘇共頭目有所顧及，所以始終未敢加害他。以上兩人，一在國內領導反共勢力，一在國外號召反馬列主義，互相配合，必有成功之一日。

各附庸國紛紛叛離

南斯拉夫——蘇南兩國破裂的因素當然很複雜，但主要一點，不外南國拒絕新帝國主義的控制與掠奪。一是軍事控制，一九四七年九月底，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在波蘭成立時，決議了一件「軍事措施」。依此決議，凡附庸國家，應同意把他們所有軍事資產，與蘇聯軍力合而為一體，以置於蘇聯控制之下，建立一新的更大的紅軍，由單一的參謀總部調配。在一個總司令指揮下，完全由莫斯科掌握。另一是南國要單獨擬定獨立自主的經濟計劃。這計劃：㈠希望蘇聯協助，由軸心國獲得實質的賠償。㈡與西方

國家建立良好的經濟關係，包括美國的經濟財政援助。蘇聯要把附庸國當殖民地看待，而南國則上要獨立自主。在這種情況下，主奴之間當然無法合得攏。可嘆到這時，南國大頭目狄托還未瞭解蘇聯的本質。

自一九四八年，南國脫離了蘇聯羈絆以來，兩國仇恨逐日加深。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南國向聯合國及美國，控訴蘇聯在南國邊境一帶，集結紅軍，其他附庸國也準備向南國進侵，總計兩年來，兩國邊境衝突，達二千餘件。未久，狄托在全國解放大會演說，指控「蘇聯爲帝國主義國家，不予我人以和平」。並號召全國武裝起來，以對抗侵畧。又向自由運動大會演說，指責以史大林爲首的蘇聯領袖，在巴爾幹製造憎恨，並抨擊蘇聯政策，以帝國主義侵畧、暴力，企圖完全控制東歐與中歐。

從此兩國揭開罵戰序幕，多年以來，一直未停。近年來好像有些和緩，但最近西方報導，蘇聯對南國仍企圖控制，野心並未死。蘇聯對附庸國關係，好有一比，卽黑社會頭子之與不幸女子，如不能把她吃掉，便想把她毀滅。

波蘭——俄國是波蘭的世仇，自立國以來，屢次被俄國與其他列強瓜分，或滅亡。一九四五年四月，蘇聯會與波蘭簽訂所謂「友好互助戰後合作條約」：目的卽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把波蘭完全置於蘇聯掌握之下。自一九四八年，南國獨立後，蘇聯卽刻想到波蘭的不穩，因此次年便派羅可索夫斯基元帥到波蘭，任駐波蘭總督，調七萬多正規軍駐紮波蘭，以監視之。同時，且把波蘭有獨立傾向的軍事領袖，予以淸除，而代以蘇聯人，任參謀總長、空軍部長、炮兵總監及其他重要職位。蘇聯對其他附庸如匈牙利也一樣。

蘇聯如此作法，果能控制波蘭嗎？當然不可能。一是最大多數農民，他們便拒絕與共黨合作。當一九五一年羅可索夫斯基元帥到華沙不久，只有一百五十個農村被迫與共黨「合作」，後經大力一再壓迫，一年後始增加約十倍。在大力壓迫下，也只能作表面上的「合作」，但內心還是反對的。波共報紙批評說：「希望可變爲共黨政權最熱烈的擁護者的小農民，特別不願參加合作……。小農民佔農民百分之六十，但我們只有百分之二十七」。據專家達林說，今日波蘭四分之三土地，仍在地主手中。每人至少擁有二十五英畝以上的土地，因此糧食異常缺乏，此也自然之事。

比農民數字更大的，是天主教徒，波蘭是信仰天主教的國家，差不多人人皆信仰天主，所以當蘇聯控制波蘭後，共產黨並不能獲得什麼發展，絕大多數人民仍照常信奉天主教，這可從二千個修道院女尼證之，只見增加，卻不見減少。這個問題，不僅限於波蘭一國，凡信仰天主教國家，皆一樣。蘇聯既不能消滅天主教，因此企圖建立一個脫離梵蒂岡的天主教的親俄集團，俾政府容易控制。在波蘭、捷克、匈牙利等附庸國，蘇聯曾經過無數次的威迫利誘手段，革除天主教堂領袖，由政府控制教堂的財政，但結果皆無效。

不僅如是，自一九四三年以來，有組織的秘密獨立運動，卻仍不斷發生。此外，還有海軍叛變，空軍逃亡等等事件。

捷克——捷克緊臨波蘭，第一次大戰後，在馬沙里克領導下，於一八一九年建獨立共和國，不幸於一九三八年，英法與德舉行慕尼黑會議，出賣了捷克，二次大戰告終，一九四五年逐被迫與蘇聯在莫斯科簽訂亡國條約。一九四八年，總統貝奈斯以不肯賣國而辭職。於是蘇聯奴才捷共頭目高德華乃繼任總統，捷克因此又做了蘇聯的附庸。

捷克的工業，在東歐是站在第一位的，而軍火製造，尤爲發達。蘇聯爲防止捷克叛變，乃藉口防美機轟炸，遂強將捷克各種重要工廠，拆遷運至波蘭、羅馬尼亞的東境，以便控制。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捷克政府曾下令，所有外國商業機構，只限於和貿易部做交易，工廠經理決不可與外商自由買賣，卽因捷克工業遂全部被蘇聯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尙稍有天良的捷克共黨分子，於是也對蘇聯發生仇恨。由仇恨，遂引起推翻蘇聯運動，而引起恢復獨立自主。一九五一年，捷共的整肅事件，卽捷克獨立運動所暴露者其中之一。

共產國家所謂整肅，其內容有兩類：一是本國共黨互相爭取權力，另一是叛國投俄與獨立自主之爭。捷克的多次整肅，卻屬於後者。獨立自主派，就是自由民主派，當然傾向美國方面。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捷克共黨總統高德華，演說稱：「史蘭斯基（獨立派領袖）及其黨羽，曾企圖步南國後塵，而想在美國經濟支助下，建立資本主義政權。……美國及西方帝國主義者，曾企圖使史蘭斯基逃出捷克」。結局史蘭斯基卒被殺。（以上參拙著「蘇維埃政權的沒落」第五章）

其他附庸——由上述南、波、捷被蘇聯掠奪、壓迫種種情況，已可見新帝國主義的梗概，故其他附庸國的遭遇如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阿爾巴尼亞、東德，以及我們蒙古、中共等等，其情況當然也不會兩樣，故可以省畧。

結論（社會主義必然崩潰）

從上述共產國際史事以觀，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個結論：㈠凡共黨國必然分裂——蘇聯國內尙有「離心分子」，隨時皆在伺機謀求革命中，何況各附庸。共黨國的分裂，與民主國家性質大不同，民主國家黨爭，只是政策問題，然共黨卻是分爲「奴才國賊」與「自由獨立」之爭。

㈡凡自由獨立派，自然會結成一個陣線，以對抗新帝國主義。蘇聯對中共與南共手法一樣，故中共與南共聯合，乃自然之事。最近消息，南共議員已抵北平，南共團長強調各附庸國應各自主平等，是不可侵犯的權利。中共頭目表示說，中共決支持南國反顚覆，「在今天的反帝反霸鬪爭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結成了深厚的友誼」。由中共南共的聯合，勢將引致與東歐其他附庸的參加，此必然之勢。

㈢蘇聯原計劃，在未來三次大戰中，利用各附庸國以對抗民主國的，殊不知附庸國今已逐漸投向民主國家了（據英記者訪問記）。馬克思曾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然照今日事實分析，他的預言正相反，「必然崩潰」者，不是資本主義（因已改變），而是所謂社會主義。

大陸青年與「共青團」（上）

胡蓑之

中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去年才勉強重新建立的所謂「共青團」，在不久前又已宣告陷於癱瘓狀態了！原因很簡單，這種以拼湊方式重建起來的「共青團」，顯然是江青的私生子，缺乏基礎；且其領導成員，又係由各方面「協商」產生的，原爲一個充滿矛盾的組合體，自然不能發生統一領導的作用。自從毛派開展所謂「批林批孔」之後，因受批鬬的衝擊，多數單位不僅工作停頓，組織亦因之普遍渙散，而形同虛設。

根據來源可靠的資料顯示：造成「共青團」癱瘓的主要原因，至少有如下四種：㈠是中共「黨團」爭權，黨方面的領導對「共青團」工作，干預過多，引起「團」的幹部不滿，而採消極態度，放棄領導。㈡是「共青團」內部的江青「極左派」和地方的反「文革」右派，因爲對「批林批孔」意見不同，發生內訌，鬧分裂對立。㈢是由於江青提拔的新幹部，多數未曾做過團的工作，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無法開展工作，領導班子的成員，因思想分歧，各自爲政。㈣是大陸上的多數青年，尤其是下放的知識分子，無不了解「共青團」是毛澤東的幫兇機構，認爲當了團員，等於投身牢籠，多半都拒絕加入該組織，即使已經被誘加入了的青年們，事後覺悟了也要退出的。

「共青團」原爲反毛組織

大家都知道：約在一九七〇年六月杪，北京電台曾經引述中共理論雜誌「紅旗」的文章報導說：「自從去年（一九六九）四月召開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立即就開始重新建立「共青團」的努力，乃是基於團員的思想教育，他們正受着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教訓，需要對他們實施繼續革命階級鬬爭教育的理論，更需要教導他們應該去愛何人？及憎恨何人？」這即是說要他們去愛毛江兩公婆，而憎恨那些不滿毛江的分子。

其實，中共的所謂「青年團」，原爲毛澤東興家立業的鷹犬，無產階級專政的接班人。記得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中共「第三號文藝報新語錄」裏面，曾經把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胡耀邦，捧爲「文藝工作者的後起之秀，毛主席最信任的人物。……」一九五四年春夏之交，當朝鮮戰爭停火協議生效之後，胡耀邦曾在「共青團」發表過一篇談話，帶有訓示中共文藝工作者的口吻說：「現在抗美援朝的戰鬬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今後應該更要努力地去描寫我們的黨和領袖的偉大英明，而極力地去矯正那些游離分子的作品。……」由是充分表現出胡耀邦不僅儼然成爲中共文藝工作者的領導人的地位，而且更進一步地要求改組「全國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個協會及各地方的「文聯」組織，運用政治力量，來提高創作質與量的水平。在周揚的支持下，於是把「全國文藝工作者聯合會」改組爲「中國作家協會」，自此中共老一輩的文藝工作者如夏衍、柯仲平、田漢、歐陽山、饒彰風等，已開始失勢而黯然無光。

然則中共「青年團」的人馬，直到現在爲什麼連「愛何人及憎恨何人」還不知道呢？「紅旗」雜誌的文章也有所解釋：「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青年團的團員未能充分注意研究毛澤東思想，不明瞭階級鬬爭的性質。」這即是說：在中共進行其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青年團」的團員根本就是憎恨毛澤東，而是愛護劉少奇的，因此，它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跌入了屠宰場！

實際上，毛澤東自一九六六年八月，決定摒棄「共青團」而建立所謂「紅衛兵」之後，由於煽起青年「造反有理」，便助長了大陸青年變更思想的發展，各地各幫「紅衛兵」組織林立，「共青團」組織遂宣告「壽終正寢」！根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東方紅」報的透露：「共青團的領導幹部，是以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幹部爲骨幹的，他們都是彭眞所培養起來的黑路線人馬，也是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一個大據點。」

「共青團」被碰碎前後

同時，該報又指出：「中共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胡耀邦，是彭眞黑路線的嫡系幹部！」是故「共青團」的主要負責人胡耀邦以下的如胡啓立、廖承志、王偉、蔣南翔、胡克實等人，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已相繼遭受清算和整肅，甚至「共青團上海市委會」書記張浩波，也被指爲「大叛徒，大流氓，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罪名。毛派分子更認爲：「共青團」的二千五百餘萬團員中，無疑地有大部份是傾向於劉少奇的；並認爲這些青年學生壞分子，爲蔣南翔所領導。因之，「東方紅」的文章標題是：「要澈底粉碎首都（北平）各大專院校中保皇黨的紅衛兵總部」。又說：「這些保皇黨的最高組織雖被解散，但是有許多壞分子，還在追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不錯，中共「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已被擁毛派的「革命造反團」宣佈奪權勝利，可是被奪權後的「共青團中央」，也沒有進行任何活動。在進行三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只有一九六八年四月，曾經一次以「共青團中央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字，題爲「永遠忠於毛主席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批判「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青年團運動路線。」這表示奪權後的中

共「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將是擁護毛澤東，而非擁護劉少奇反革命路線的了。

至於中共「青年團」被奪權後的各地組織中，也只有該「青年團」的浙江平陽縣「委員會」，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曾致電「南鹿公社團委會」，決定於同年二月二十四日，召開所謂「揭發批判縣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而已。其餘各地的中共「青年團」組織，則始終未見有任何活動。足證中共於「文化大革命」以後，「共青團」組織由上至下已全部陷於無組織狀態中！

誠如李富春一九六六年九月間，在一次奪權的大會上所說：「現在已經把青年團中央砸碎了，我們不要它了！」

團員打着紅旗反紅旗

究竟中共「青年團」原有的二千五百餘萬團員到那裏去了呢？綜合來自各方面的有關資料顯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短短地幾個月當中，大陸各地竟出現了數以千計的青年「紅衞兵」；絕非毛澤東所號召起來的純粹的青年學生或工人，而其絕大部份是那些不甘寂寞的所謂「青年團」團員。他們以不同的姿態或方式，鑽入了各地各種及各階層不同的「造反」組織，且多半成爲各組織的頭頭。由於這些魚目混珠的團員，大多數是懷有不同陰謀的。依據有關資料指出：一部份是利用「造反」機會，發洩平日受盡壓迫的怨氣，尋仇復仇！一部份是不滿現實，而乘火打刼，亂來一通！更有一部份人則立意揭竿而起，企圖乘機「拉隊伍」、「立山頭」、「獨樹一幟」，藉此推翻毛澤東派而自立爲王！

事實上，毛派「紅衞兵」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及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他們在各地的所作所爲，大部份都是越軌的行動。例如：搗毀全國各地的歷史文化古跡、黑夜破壞鐵路、橋樑、妨害春耕、搶刼糧倉、圍攻外國使館、毆打外國使節甚至縱火焚燒外人的建築物等等，顯然比庚子拳匪之變更爲猖獗，並且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暗中拆了毛澤東的台呢！所以，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間，毛澤東認爲矛頭不對，一度要求「紅衞兵」停止其行動。可是當時的形勢有如黃河決堤，一發不可收拾！而那些存心反毛的「共青團」團員，更露骨地變本加厲，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的，由悲憤、消極而逐步走上了與毛澤東集團對立的極端！於是後來形成嚴重的所謂「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及「小團體主義」等等現象。

尤其是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爲着鎭壓這些變相的敵人，毛澤東集團於不得已的情況下，乃動用了武裝部隊向他們進行開火，致使西南方面的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各省，及東南方面的福建、浙江等地，均有流血衝突，數以萬計的「紅衞兵」死傷！儘管毛澤東派宣佈他們是反動的「階級敵人」，未經允許而自動成立的「黑組織」。實則是本來有組織、有陰謀的「共青團」團員，有關資料指出：『普通一般青年學生和工人，卽使被動地參加運動，因爲沒有組織背景及領導人，他們斷不致於那樣持久性的猖狂；只有那些搞政治的老手——中共「青年團」人馬，才具備如此狠毒的陰謀手段！』

超齡脫團與吐故納新

原來中共「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各領導層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大部份已發生蛻變了。因之，毛共在過去的二十多年，對中共「青年團」就曾先後進行過三次的「整團」運動，但始終未能解決團內的嚴重問題。舉例如下：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青年團」所舉辦的團員登記工作，便可看出該團組織的渙散，團員們的缺乏興趣。據同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人民日報」曾透露：「青年團進行登記工作兩個多月後，還有三分之一的團員未辦登記手續，現在仍有十分之二的人不願登記。」這證明中共「青年團」的團員有自動脫團，而發生不願歸隊的嚴重現象。

又根據同年九月，該青年團曾經舉行過一次典型的調查統計結果：團員的平均年齡爲二十三歲，其中二十歲以下的團員僅佔總數的百分之十六，而二十三歲以上的則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因此，中共當時就曾指出：「如果在兩三年以內不直接吸收新團員，將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團員超齡。」

到了一九六六年當中共推行「文化大革命」時，已距一九六二年的調查統計時間達四年之久，那末，二千五百餘萬團員中，起碼有三分之二爲超齡團員是在被淘汰之列。所以，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進行「整黨建黨」時，就曾提出所謂「吐故納新」的指示，他說：「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空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夠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同時，這也說明了中共對於重建其所謂「青年團」的策畧，顯然會依據這一原則去進行。

然而，「文化大革命」以後，大陸上的所有青年們，對於中共則已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們鑒於舊時「青年團」的團員們，大部份都被棄如秋扇，甚至有百分之六十五被下放到邊疆奴役，等於送進了墳場，有去無返，誰不望而生畏！還有人敢去重蹈覆轍嗎？爲了要重建這個「青年團的團中央」及各地方的團組織起見，中共的「中央」當局不得不對吸收團員放寬尺度。據一九六八年九月初旬的規條件如下：

㈠每一個被認爲合格的團員，可以介紹三、四名青年入團。

㈡不計較新團員的家庭成份，強調「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對成份不好的青年，在政治上也不歧視他們，在工作上任信他們，感情上接近他們，相信這些成份較差的青年，將很快地會覺悟。

㈢是加強進行結束各地「紅衞兵」的組織活動，將大陸上六百五十多萬名的「紅衞兵」，迅速地通過政治考核，分別吸收加入各地「青年團」的組織；並以爲數五千萬名的「上山下鄉」等知識青年爲重點，爭取吸收他們爲「團員」，是故，未來的中共「青年團」所吸收的新團員，其主要來源將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衞兵，和被迫下放的知識青年，而團內骨幹則以工農子弟爲主。

「問孔」却是今當古

——馮友蘭「咏史詩三探」

柳以青

這篇想從具體的證據中，來探索馮友蘭的「咏史詩」的部份意義。在第八首詩內，他提到了王充，並且點出了王充論衡的四個篇名，一是「問孔」，一是「刺孟」，一是「宣漢」，一是「恢國」。現在就先談談「問孔」一篇，以及這篇在目前的大陸所反映現實意義。按「問孔」一篇，共分十八段。

學習的真正方法

馮友蘭特別點出「問孔」一篇，表面是表示王充在東漢時代已經「敢薄古」了，也可以解釋成「敢於反潮流」，想促使青年人，工農兵等，深入地去閱讀這一篇在古代的「反流潮文章」。但是，如果仔細去讀的話，就會發現這篇十七段中的文章意義，卻是可以「古爲今用」的。

這裏就先舉出具體的事實來。

「問孔」的第一段，基本上是論學習方法的。這「學習」的風氣在大陸上普通異常，幾乎是人人都被捲入「學習」的風氣裏。因此，除了每一單位的「理論小組」之外，更有羣眾集會和學習串連。

根據一位美國的傳播學教授殷納克博士的調查所得，目前大陸上的四種主要的傳播方式，以促進大陸人民學習的，其所佔百分比如下：集會佔百分之九十六；電影佔百分之七十；電台廣播佔百分之五十八；報紙佔百分之四十。

但是，在大陸上所推動和進行的「學習」，當然是異乎我們所了解的「學習」意義的，那只不過是政治宣傳、思想控制的方法而已。因此，馮友蘭在盛讚了「世間最善論史者，還是工農創史人」之後，就提出了「問孔」篇。特別是該篇的第一段：論學習方法的。

該段的幾句是：「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

「距師」、「核道」、「實義」以「證定是非」，這該是多麼尖銳的反響，面對了大陸上「定一尊」的思想學習中。

大陸的「馬列云何」、「語錄云何」已經是普遍的現象，但在「問孔」的第一段裏卻指出：要問難，要證定是非，這該是多麼的迫切與需要。

同時，這一學習方法，在第五段中，王充又引了孔子的話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這不是又是「古爲今用」的一大例證嗎？中共的宣傳與其實際行動，如果兩相配合的話，那才能有所信取的決定的，絕非「聽其言，信其行」呀！而該是「聽其言，觀其行」呢！

接着，在「問孔」篇的第七段和第八段，都是談論「好學」的。特別提出了「顏淵」。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馮友蘭就再借了王充的口，說出：學習也者，不僅是定是非，明眞理，同時更該是「不遷怒，不貳過」的修身養性的工夫。絕對不是鼓勵鬬爭和淸算，因爲那是「遷怒」於人，加「貳過」於人呢！因此，在第八段上，王充就指出：孔子之所以這樣對「哀公」如此答覆，志在於「並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

事實上，在「問孔」的第十三段裏，再引伸「顏淵」的短命，而慨嘆曰：「噫，天喪予」。這也可以解釋成馮友蘭看到大陸的一切，悲觀着「大道既隱」呢！於是，借了王充的下面的幾句話來開解說：「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方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輔，其死未必喪。」

這幾句話，對目前中共的胡亂作爲，卻是擲地有聲呢！

貧賤・鬭爭與反抗

王充「問孔」的第三段談到了孔子的「富與貴」和「貧與賤」的問題，特

別在「得」與「去」上加以反復討論，同時指出孔子用「得貧賤」之「得」字用得不妥。這當然反映了目前大陸人民的貧與賤，不但不能「去」，反而是「得」的。王充解釋稱：「得者，施於得之也」。

同時，在「問孔」第十二段中，也是談「富貴」的。乃在於教訓弟子子路。「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在屢中。』」

在第十五段，還是講「富貴」，但這富貴是從最基本的生活來講起。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讓生於在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幾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這段文字，中共的理論家們，多對孔子對子貢的話大加抨擊，但卻不及孔子對冉子的話加以深究。當然是有難言之隱。可是，「問孔」篇中卻並列，供大陸的知識分子及工農兵去仔細閱讀。

事實上，信，在中共的統治下是喪失了；而又不能飽食，只在強調「槍桿子」的山頭與宗派主義呢！而中共不斷地去「教之」，可惜離孔子所說的只有在「富之」的基礎上來「教之」的原則遠甚！

以上的只是對中共的「學習」與「生活」問題提出了反擊。但是，總還算溫和。然在下面的幾段中，眞正的點中中共政策的要害與弊端，卻是值得我們在此加以探索、探索的。

在「問孔」的第五段中，談到了宰我晝寢的事，這卻是大有深意的。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到二十五年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情形，特別是一次次的運動，一回回地的整風，其間所牽涉的清算、鬬爭、殺傷、陷害等情事的話，我們就能更了解這「問孔」篇此段的現實意義。

現在我先抄出幾段來：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壞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過，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問？使宰我賢，知孔子責子，幾微自改矣。」

這段話，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難道不是具有很深刻的反映現實意義嗎？不是在表示了對中共的整風、鬬爭的大反抗嗎？

這卻是證明了馮友蘭所強調的「抽象繼承法」呢！

在「問孔」篇第六段中，又紀錄了一段話，是與上段異曲同工的。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王充的評論，當然不錯，這裏我不再徵引。不過，在這句中，我特別欣賞：「三仕無喜色」和「三已無慍色」的描述。

當權派在大陸可以說是「仕」了，但是，千萬別有「喜色」；因爲「專打當權派」的「革命力量」，隨時會被攻下台的。同時，「在野派」可以說是「致仕」的「已」了，但，不需要就有「慍色」，因爲起碼風險不會那麼大。這是我普通的解釋。

然而，中共的統治者，總是喜怒無常的，因爲他們強調不斷鬬爭，因此，在上的「無喜」，在下的則「有慍」，永遠要做成不息的你傾我軋，你死我活，這一鬬爭風氣，已經普遍的吹進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

「問孔」篇的第九段，談到了「子見南子，子路不悅」的事。王充在引伸着說：「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唯命未當死，天安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

這又可了解成大陸的中共所強調的出身、階級的理論，以對付黑五類分子的情形。

另外，在「問孔」篇的第十一段和第十七段，都談到了孔子對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觀念。

第十一段是論孔子「居九夷」的一段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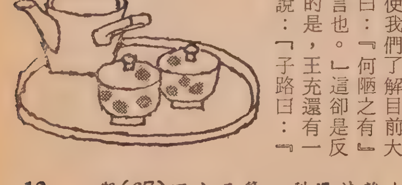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之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這段話，本來很有文化意義的。然而，王充的解釋，卻使我們了解目前大陸具體情況的現實意義。像王充說：「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這卻是反映目前大陸所謂的「上山下鄉」的強迫行徑之一斑。更重要的是，王充還有一句話，也反映了目前大陸中共青年對中共教育的態度。王充說：「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第十七段談「佛肸召，子欲往」，和第十八段談「公山弗擾以費解，召，子欲往」。這兩段都是深有意義的。由於篇幅所限，不克一一分析。

總之，馮友蘭「咏史詩」中，特別指出王充論衡的四個篇名，來鼓勵大陸的工農兵與知識青年閱讀的話，那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問孔」篇固然是如此，「刺孟」篇所牽涉的問題，則更尖銳呢！下次會向讀者們分析。



八年回歸夢

40 鬪爭，又鬪爭！

古鶴翔

從前提起過的「教研小組組長」廖某，他的名字，我現在突然記起來了，他叫做廖幼平。他是有肺病的。他成爲「老虎」後，初時還和我拘囚在同一個「老虎籠」中，不停地被拉出去「鬪爭」，不停地被虐待，不停地咳嗽，實在可憐。——比我們這些沒有病的「老虎」更可憐。

看見廖幼平，我就想起在澳門的五兄公欣，因爲欣兄也是有肺病的。在一九四九年，他曾想過返回共區，後來沒有實行。幸而他沒有實行，否則他必然死得更早。

廖幼平在不停的「鬪爭」中，終於嘔血了。結果怎樣，我不清楚，因爲他被押到別處去了。

「校醫」的名字，至今仍想不起來，我只記得他頹唐的樣子。他的罪名似乎很嚴重，共黨說他「謀殺幹部」，因爲在處方時，曾寫錯了用藥量，結果被配藥員發覺，沒有弄出事來。

當時雖然沒有弄出事來，到了「肅反」時候，這就成爲嚴重的「政治問題」，成爲「敵我問題」，於是他被押往監倉去了！

我自己呢，不停地要寫「交代」，要把一切經歷，一切認識的人及事都「交代」出來。這麼多的人和事，這麼多的戚友，老師和學生，怎麼能一一記憶？如偶一遺忘，便是「隱瞞」，便是「反革命」分子的「花招」！

有一次，他們又開「大會」「鬪爭」我，他們要我「交代反革命分子」陳KC和我的關係。

陳君是我在廣州嶺南分校時的同學，抗戰時我們又一同居住在澳門，所以接觸較多。勝利後，他曾任廣州警備司令部秘書，他結婚時，在廣州寄了一張請帖給我。我和陳君的關係只是如此。然而，共產黨卻要在鷄蛋中找骨頭來。

在共黨心目中，陳君便是「特務」，便是「反革命」；我認識陳君，我也就是「老虎」！

他們要我「交代」和陳君的「眞實關係」，要我把見過陳君的次數和日期都「交代」出來，更要「交代」具體的「反革命活動」。

根本我和陳君之間，並無政治關係，怎能「交代」？於是他們迫我「交代」何時見過面和說過什麼話。

我也盡可能地「坦白」了，但總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試問一個老同學，怎能記得清彼此來往的確實日期和次數？甚至連最近出席萬協時的確實日期，我也記不清楚呢！

記不清楚？那是「反革命的花招」！他們一定要我「坦白」！他們的理論是：自己幹過的事，怎會記不得？

我被「羣眾」推來推去，像一個皮球，我只有默然不語。不說話，便是「對抗運動」，便是「反革命」。

「古鏡幽魂」

前天遇到一位「萬人」讀者朋友，他怪責我在近期的鬼電影中，「勾魂艷鬼」既然值得寫，爲什麼「秋燈夜雨」就不值得寫。我笑道：「也許有如現代兒童不喜歡玩走馬燈一樣，那並不是走馬燈不漂亮，只是它的時代過去了。」「秋燈夜雨」是台灣略有名氣的影評人與編劇家姚鳳磐的作品，電影由編到導，拍的很認眞，中規中矩。這部電影在本港不賣座，它就如走馬燈一樣，我想這部電影的得失，自會有電影行家去研究的。

近期的「古鏡幽魂」比較「秋」片賣座，眞是此鬼不同彼鬼，觀眾對於鬼也有偏愛的。有些電影行家說：「古」片收得是因爲有林青霞，無論如何，我總以爲這是錯誤的判斷。類似「古」故事這類橋段的電影，書生在破廟寄宿苦讀，夜遇艷鬼，由愛生憐，結爲人鬼姻緣，然後來了一股惡勢力，活生生將它拆散，我在記憶中，少年時不知讀過多少這類故事，著名的「白蛇傳」也有這類故事的影子。它是我國古代最典型的鬼妖故事。甚至仙女下凡愛上凡夫俗子的故事，亦有這類故事影子。

「夜雨秋燈」的鬼，只是爲復仇而存在，該片編導可能受日本片「鬼燈籠」的影響，日本的鬼，受歡迎的多是又醜又惡的幽靈，中國的鬼花樣繁多，最受歡迎的都是善與美的幽靈——艷鬼。

像「古鏡幽魂」這類故事，想像中是在科舉時代，多少書生離鄉別井，走了幾個月的孤獨途程才到京師，除了在途中結識一些同路書友，彼此結拜兄弟，結伴同行的之外，不少人是孤獨的旅行，於是美麗的女鬼，便是書生想入非非，混合着大家閨秀品質加上性的幻想的自我創造下冒出來的產物。那類鬼，事實是愛情心理幻化出來的一種象徵。這類幻想與「秋燈夜雨」式幻想完全不同。猶其是在男女間這麼普遍的社會，電影將一個失貞女鬼如何慘死，化爲厲鬼報仇，青年觀眾，可能看得不那麼嚴重。至少現代女子像秋娥那麼脆弱的不會太多。

不過宋存壽搞這個劇本，可很巧妙的化入不少現代電影的公式。首先一個神秘的殺人井，忽然先殺了兩個人，然後將一個書生放入那恐怖的困境中，那已經是希治閣常用的構思故事方式。用手抄佛經製造最後危機，多少有日本鬼故事「和尚失

在陳KC問題上，他們一定要找出把柄來，於是質問我：「陳KC是秘書，是官，你只是一個窮教員，爲什麼他結婚時，會派請帖給你？」

我想：國民黨的官，還有故舊之情的，並不一定個個像你們一樣，完全沒有人性！——當然，我並不能拿這些話答覆他們，我只有沉默。

於是，他們追查惡霸陳楚鏡、特務簡長風、特務梁鑑波、特務李尙拔和我的關係。

陳楚鏡是我在中山教書時鄉中的一個惡霸，我一貫來就討厭他，可是共產黨卻硬要我和他發生關係。這情形，正如古某人反共，卻要香港的左仔負責一樣可笑而且野蠻，共黨產就是這樣愚蠢而且兇狠的一羣！難怪共黨愈搞「肅反」，而「反革命」愈多了！

至於簡長風、梁鑑波等，只不過是「三反」時，我曾和他們一起外出調查而已，彼此之間絕無私人來往，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三反時共黨派我和他們一起出外調查，現在卻要我「交代」和這些「特務」的關係，世界上還有公理麼？

李君尙拔，是我在「法院」時一起工作的「同志」，他頗有正義感，只不過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於是被共產黨認爲是「問題」人物。

李君離開「粵中法院」後，被派到封開縣去，我們很少聯絡。只有一次，他出差到佛山時，曾和我見過一面，從此再也沒有消息了。理由很簡單，一方面忙，另一方面不願惹麻煩。在大陸，識多一個朋友，便要「交代」多一個人，誰敢保證對方不會成爲「反革命」而牽累自己呢！

我和李君見面時，由於環境不同，而且也不敢亂說話，所以實在是相對寡言。這情形，住在自由世界的人是永遠不能瞭解的。

這次和李君分別以後，我曾寫過幾句東西：「縱有萬語千言鬱積在心中，今日重逢，境遇不同，欲訴無從！嘆水流花謝太匆匆，明日我向西行，君又向東！」

我和簡、梁、李的關係，只如上述，而共黨卻一定要把我們羅織成爲一個「反革命集團」，要我「交代問題」，教我如何「交代」？

我被他們纏鬬到深夜，他們還是要我「交代反革命」關係，於是我憤怒地坦白說：

「我還有一點沒有坦白的」。

他們以爲我眞的要「交代」問題了，於是鼓勵我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認識蔣介石，」我說，「可是他不認識我！」

我這話一說出口，便有人喊打，可是主持鬬爭我的人制止了，而且還叫陳紹赤和我作「個別談話」。

陳紹赤提起我的妻兒來，勸我「坦白」。坦白？我還有什麼可以「坦白」的？懷抱着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心情投入共區，竟然無端的被打作「老虎」，竟然成爲「反革命」，哈哈！

電影招式

林巽

可以從小說及電影看出：每一個民族的鬼故事，都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脈絡可循的。日本式女鬼，只是一個恨的化身，這種鬼的存在，多少回應日本武士道時代，男人對善良婦女的摧殘與迫害。中國的艷鬼，是一種渴望享受人間幸福的幽靈。這種鬼的存在，多少反映出舊禮教時代，男女之間沒法存在正常的戀愛，於是只得藉幻想來渲洩內心的性苦悶。西方的吸血殭屍，可說是來自貴族公爵的幻想，作爲一個公爵，財富與權勢是世襲的，但他難以克服的是死亡問題，於是便幻想從吸別的人之血來永保青春，那血正是長生不死藥的代替物。

「古鏡幽魂」女主角林青霞，記得在「窗外」出現時，我覺得她的氣質有點像樂蒂，但看了「古鏡幽魂」覺得這小姑娘忽然變得那麼活潑，倒與鄭佩佩的氣質有點接近。這種變是可喜的。「古」片有部份像李翰祥的「倩女幽魂」，而「倩女幽魂」的樂蒂，因李翰祥塑造一些幻景來陪襯她，予人一種玉潔冰清的氣質。「古」片不用幻景來陪襯，甚至連用忽隱忽現的公式來製造笑料，只限於用來戲弄琴童一小段，爲的是嚇走琴童。這種節制相當聰明。因爲今日觀眾，對於鬼的造作這些玩意，已明知是假的，導演要是迷戀那類魔術，過於濫用，不但不能取到正效果，反而會收到反效果。

「古鏡幽魂」留下好些尾巴，如書生收拾回破鏡，毒龍沒有死，看來可能會跟着拍二集三集的可能。但再拍下去，能保持首一個故事那份靈氣，看來是不容易的。因爲那口古井的神秘魅力已不復存在。

不過講電影內涵，「古鏡幽魂」不能與「倩女幽魂」比，也不能與「吸血殭屍」比，甚至亦不能與近期的「秋燈夜雨」比。「秋燈夜雨」至少在最後通過道上沒法贏寃鬼，說明道法這東西，如果不站在正義一方面，是不能起作用的。「倩女幽魂」與「吸血殭屍」都有很明顯的邪正之爭。「古鏡幽魂」的書生與女鬼，卻同屬逆來順受一型。本來最後對付毒龍來攻擊的一場戲，可以搞一個動的場面，書生用草書速寫佛經，女鬼趕着貼佛經，他們可以在最後一分一秒與毒龍競賽，它的藝術性就突出來。可是只聽得女鬼說一聲「來不及了」，「也許是定數」書生與女鬼便毫無抵抗的坐下來，等待最後命運，這種結局，是多麼軟弱無力的！

最壞的一點是那書生眼見一個修房子的工人死了，他對那井中的鬼怪，雖然表現出不懼怕，但卻沒有一點恨意，本來在他與女鬼初相見時，應該對那鬼的害人深惡痛絕，設法將那鬼制服，甚至爲此事去求老和尙，接着先來一場人鬼之間誤會。到了誤會冰釋之後，書生應從女鬼打聽多些資料，想出種種剋制毒龍方法，甚至爲了對付毒龍，將抄經工作押後，或者認爲對付毒龍比抄經更值得先去做，因而放棄抄經，爲此與母親、老和尙發生衝突，後來母親與老和尙都受他的感動，肯定他那種除害精神，那麼，它的藝術意境，必然會突出來的。

袁世凱的喪禮

余嵩山

袁世凱一生以權詐自用，始以騙李鴻章，繼以媚慈禧太后與榮祿，再則挾隆裕后與溥儀，更以欺國人以竊位。及大權在握，誅戮黨人，而生家天下之心，終而身死，爲天下後世恥笑。

袁世凱平時食量甚大，每餐能盡大饅頭三四枚，每枚約重六七兩，佐以烤肥鴨，及火腿煨雞湯。後從醫者言，早晚改用雞蛋，睡前飲參茸酒一杯，故體魄甚健，當僭號洪憲之年，亦僅五十有八，絕無驟死之兆。

袁生平不以誠待人，亦不輕於信人，雲南倡義聲討後，袁頗感棘手，更無一事放心得下，所以事必躬親，自晨至晚，竟日理事，而使權用詐，更見憂煩。如是者累月，面容憔悴，食量頓減。民五年五月廿二日，陳宧從四川飛來一電，袁閱之怒不可遏，全身震顫，拍案大罵：「欺人太甚！」其聲悽厲，臉色赤如炭火，其妾侍見狀驚惶，躑躅室外不敢入，袁怒責其不及時至，拔劍擊踣之，並及其懷抱中之幼子，袁亦昏厥，迨悠悠醒轉時流淚向左右說：「人心大變了！」

自是，袁病日劇，喜怒無常，氣壅痰結，夜常失眠。五月廿五日曾復暈倒二次，但雖不能理事，每日尚舉行榻前會議一次，經左右勸以休息，對普通公務，乃令長子克定代行。

五月二十八日，袁病勢略減，且能進食雞子；翌日，復暈去一次。克定主用中醫，並由羅瞎子、黃神仙之

入奠，各學校停課兩天，各衙署亦半旗誌哀。

六月廿三日設奠，由段祺瑞主祭。廿八日運回彰德原籍。是晨，在新華宮舉行殯儀，黎元洪已攝行總統，一面下令優禮，備致推崇，並親臨致奠；奠後，柩即移出懷仁堂，置小槻架內，舁以三十二人。槻過新華門，黎對之行一鞠躬而退，易用大槻架，籠以紅綢，使八十人着綠衣舁之。乃就大道，盛排儀仗，大小官兒咸親執紼，至中華門而退，餘隨出，上京漢路特備專車。護而行者有陸海軍中西樂隊暨轎車馬車等，延長幾一英里，靈車啓發前，尚鳴砲一〇一響，京城各寺院敲鐘一〇一下，一代梟雄便這樣躺着「榮歸」洹上去了。

袁死時，長妾次妾第八妾均仰藥，長妾竟殉，餘獲急救而解。

袁妻于氏，爲項城巨族女，貌寢不得歡於袁，居常反目，終其身不和。袁死時，于氏夫人已茹素多年。

長妾閔氏名碧蟬，朝鮮人，袁駐兵朝鮮時，爲朝鮮李王閔妃所推重，蟬碧爲閔妃族妹，四德俱備，兼諳武略，經閔妃作伐，嬪於袁，次子克文字寒雲者即閔氏所出也。

次妾黃氏字阿嬌，渾名小白菜，項城小家碧玉，其家設小肆糊口，袁微時家居，涎其美，常流連小肆，久

紳家，驚爲天人，紳即以葉贈袁，葉歸袁後，與閔妾最相得，性和順，上下咸樂與親。

至袁病中被劍擊之姬，曰洪姬，即洪述祖之胞妹，述祖思媚袁，飾妹爲民女以獻，洪氏貌妍麗，性尤慧黠，極爲袁所寵愛，垂二十年不衰，詎因應對稍遲，值袁激憤昏亂之際，一擊而踣，至可哀已！

袁氏長子克定夙攖足疾，自以希冀儲位，慫恿其父稱帝致死，自數不孝，袁咽氣時，克定大哭暈去。次子克文見父母殂喪，歸咎楊度等倡帝制，哭罵不休。

袁死後，其他姬妾如第三妾何瑞姑、第四妾柳三兒，及子媳輩，各嗾心腹，將財物運出新華宮，爲僕役捲逃避匿者亦不少。第七妾范鳳兒，爲袁乳媼女，給役於于氏夫人之室，貌娟秀，袁強與之私，既娠遂納之，袁死，鳳兒猶依于氏以居。第五妾紅紅，本濟南名妓，袁以三千五百金納之，袁死後竟與僕捲逃，不久，爲偵者所得，入以他事，僕飲刃以死，紅紅不知所終。

新華宮中一切裝飾，即壁上所嵌碎玉亦被袁氏家人剝挖一空，珠寶並公私贖金約二千萬左右，諸子爭先分拆，經徐世昌、張鎭芳區處，長子至第四子各分二百餘萬，餘子共二百萬，五六七八子由嚴修領赴外國留學，九十兩子留河南原籍讀書，克定因領國政，頗能積聚，其財產數字可觀。

文抄公獲諾貝爾獎

當蘇聯最著名小說家蕭洛霍夫在一九六五年贏得諾貝爾獎的時候，「瑞典皇家學院」曾稱頌他的名著「靜靜的頓河」，說這是一部具有「藝術的力量和完美」的小說。

九月上旬，蘇聯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辛尼津在巴黎出版的一本評論「靜靜的頓河」著作的序文中，譴責蕭洛霍夫，說他其實是一個文抄公。

蘇辛尼津說，這本以第一次大戰和蘇聯內戰期間的哥薩克人爲主題的敍事詩式小說的眞正作者是克魯柯夫一個哥薩克作家。

克魯柯夫曾寫過一部名著「靜靜

作品裏對反共的一方表示同情，所以蕭洛霍夫不得不插進幾段讚美紅軍的文字，並且在這部小說裏加進了幾個布爾什維克英雄，蘇辛尼津說，這是那部作品文體不均勻的理由。

目前在瑞士的蘇黎克市過放逐生活的蘇辛尼津說，蕭洛霍夫以前是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工人和小職員，在出版「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全書共分四部）那一年他才二十三歲。

但是，蘇辛尼津指出，「那本書裏顯出了只有經驗豐富教養良好的作家在試過許多次以後才能獲得的文學威力。」

「靜靜的頓河」在出版後變成了

徐世昌、段祺瑞等入見，臨床慰問，袁見徐泫然淚下；曰：「我已不中用了。」言已喘息不止，既又曰：「他們害了我……」聲已甚微。徐等強慰之，袁慘然搖頭，見其妻妾子女皆在前，袁顧謂徐曰：「他們都在這裏，只好累你們了。」精神越看越不濟，延法醫注射了一針，呼吸畧見安詳，到了深夜，即六月六日上午三時許，袁忽將眼張門，向周圍畧視一遍，即瞑目而逝。

袁既死，徐世昌等都不曾離開，大家紛紛議論，徐力言項城後事及國家，應即妥定辦法，北京秩序須由段總理維持，眾聞言均望着段祺瑞，一時臥榻之前，鴉雀無聲。好半响，段氏始謂：「我個人沒意見，即以相國的意見為意見。」隨亦主張遵守約法，扶持黎元洪為總統，乃找着張國淦去見黎元洪。

袁之喪事，則推徐世昌總理其事，並由袁乃寬督辦喪儀，隨將袁之遺體移停居懷仁堂前之春藕齋，一會兒各部總次長紛紛到了，曹汝霖提議先向靈前祭奠一番，便設了香燭祭品，大家向袁遺體行禮後始散。袁乃寬特電河南洹上，運取預定之壽材，星夜趕送在北京應用。相傳袁乃西山癩蝦蟆投胎，死之日，適為陰曆端午，正應着「癩蝦蟆難過端午節」的謠傳。

大殮時有主張用總統服者，有謂宜用元帥禮服者，最後徐世昌主用祭天禮服，平頂冠，冕旒十二，服十二章，綬，朱履。袁生前想過帝王癮不遂，只有躲在棺材裏以「大行皇帝」形相出現了。殮後，柩停懷仁堂，設立靈位，子女各十人，分左右跪，百官及清室代表，各外國使節，依次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國恨與家仇

寒梅

自從突擊珍珠港的戰事爆發後，在烽火漫天中，我隨着家人先由廣州逃到廣西的梧州去，喘了一口氣又輾轉柳州，驚魂甫定，又擠上人堆的火車到貴州的獨山去了。

如果沒有在抗戰期間，吃過逃難苦頭的讀者，對人堆的火車一定是很難想像得到的。因此，我必須加以說明：由柳州到獨山有一條黔桂鐵路，千千萬萬的逃難人羣，要從柳州逃到西南的大後方去。除了徒步爬山涉水，或是有通天的本領，擠上那些所謂「馬達一响，黃金萬両」的木炭汽車，做一個委屈求全的「黃牛」外，為了逃命，就只好迫上人牆似的火車。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候，黔桂鐵路沿線各站，都是人山人海的難民羣，每一列火車到站人羣就蜂擁而上，不但車廂裏面是人疊人，車及車頂也是人堆簇簇，只要有吊得或鈎得一隻手的地方，就有人冒險犯難的掛上去，能有一條繩索在車廂旁邊做「綁蟹」，算是最安全的措施了。擠在車廂裏面的，更是動彈不得，別說沒有吃的飲的，大小便也只能在褲內解決，否則一站立起來，就沒法再蹲下去了。疾病死亡的呻吟和哭泣，分分鐘都教人腸斷心碎！

我家算是幸運的了，起先在柳州車站露天等了一個多禮拜，始終是望車興嘆，家父和叔叔一看情況不妙，就徒步到宜山去，再乘坐回頭車轉來，那時回頭車除了軍運之外，是沒有走向戰區的乘客的。可惜家父想得到的，已落在千萬人之後了。到了宜山車站早已擠滿了「霸位」的難民，車廂裏面已無立足之地，情急智生，家父和叔叔就扛了三塊長木板，在火車鐵輪上面的二邊鋼管上架上去，像「屈蛇」一樣回到柳州來。我們一家五口就在三塊木板上，聽天由命的屈到獨山去，一不小心，就落在車輪底下粉身碎骨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和我們一樣在飛輪上玩命的大有人在，比成千上萬連火車影子也見不到的離亂人家，算是幸運得多了。

人多，超載過量不知多少倍，又是老爺「火車」，加上「路無三里平」的黔桂邊區，就算是較平的路段，也是出門兩三里，拋錨四五次，氣喘如牛。遇上斜坡，更是行一步，退兩步。無可奈何，列車長唯有張大喉嚨喊叫：「幫幫忙，幫幫忙。」年青力壯的只好跳下車來，一方面是減輕超載的負荷，另方面邊推邊行。卻不知明夜此車，能推到何處！

體驗過「人堆火車」滋味的過來人，對日本鬼子的血債，是永遠難忘的。生長在那一個時代的青年，更了解「國家至上」的眞諦，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之風起雲湧，也許就是激發於強烈的國恨與家仇！

克魯柯夫是內戰中的白俄軍官，他的

正在那兒做「宮廷小說家」和文化死硬派的刀斧手。在最近幾年中，蕭洛霍夫常常譴責有自由思想的作家，在一九六九年，他曾說蘇辛尼津是一個「科羅拉多甲蟲」（一種馬鈴薯害蟲），是應該撲滅的植物害蟲。

蘇辛尼津認為「靜靜的頓河」大部分是一個反共作家的作品，這種說法揭露了一項壓抑了許多年的傳聞。

遠在一九二九年，就有人說蕭洛霍夫是個文抄公。當時到處流傳着蕭洛霍夫剽竊那本小說的報導，使共黨機關報「眞理報」不能不提出嚴辦「惡意中傷的毀謗者」的威脅。

當史達林在後來宣佈蕭洛霍夫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家」的時候，任何有關那部小說的眞正著作人的討論，都變得極為危險，但是爭論不會死滅。在一九六七年，蘇聯詩人伏茲納任斯基曾在莫斯科當眾誦朗他的一首沒有刊載過的詩，詩中暗指的人物顯然是蕭洛霍夫。

你，大文豪和忠心的跟班，
你應該感到羞慚！
你曾經抄襲過別人的小說，
但你卻沒法再現那種才華。

蕭洛霍夫抄襲「靜靜的頓河」在國內外贏得兩次桂冠的證據，雖然使人不能不相信，但是那都是間接的「情況證據」。目前還沒有人找到蕭洛霍夫原稿的直線證據，克魯柯夫本人曾說他的原稿已經在戰爭中毀掉。

現在蘇辛尼津特地提醒文學界的學者和研究員們，請他們仔細研究「靜靜的頓河」中足以指明有兩個作者的「不均勻的文體和內在的矛盾」。

（譯自九月十六日「時代」週刊）

趙盾






東洋風貌（一）

萬人傑

本年八月間，老萬隨同中外旅行社組織的「徐福節訪問團」旅遊日本，同行有工商界文化界名流尹致中、胡鴻烈、陳存仁、陸藻章、朱振聲等。老萬念書時，歷史常常不合格，因此對這位秦代方士徐福並無印象，目的是觀光東洋。旅遊八天，走馬看花，略有印象而已。回來，就所見所聞，內心感想，寫成「東洋風貌」，零零碎碎，不能作為遊記看，只不過是「老萬眼中的日本」而已。

東京只能認第二

東京是個大都市，人口密度驚人。目前生活在東京的人，三倍於香港，共有一千三百萬人口以上。不過，仍然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她只能認第二，不能認第一，因為，據中共公佈，上海的人口比東京還要多，因此這個第一已被上海搶去；而聞名世界的美國第一大都市紐約，只是名列第三位。

也許因為東京面積大，所以雖然有一千三百萬人口，但在老萬的感覺上，她還遠遠的比不上香港。走在東京最繁盛的銀座區，也遠不及香港的旺角成銅鑼灣的擠擁。在香港，假期或晚上，在旺區有肩摩踵接，有時候簡直走不動，你有急事，除非有飛越的本領，否則只有隨着人潮，慢慢的流，徐徐的蕩。

不過，東京也有擠得可怕的情形，那就是在上班和下班的時間，要把幾百萬人從近郊送到市中心區，及把這些人從辦公的地方送回家去。在這一個多小時內，只隔兩分鐘便有一列十多卡的火車、地下鐵開到，也不能把這些人全部送走。

東京的地面和地底火車都是同一形式的，兩邊面對面座位，中間空出大部分是企位，不是上班時間，這些卡車都是空空的，差不多必有座位，否則企一站，到第二站便有人下車，可以補上，非常舒服。

但據東京的朋友告訴老萬，上班下班的一段時間，地上地下火車的擠迫情形，非想像可知。交通當局僱了一大批「點鐘工作人員」，他們的任務是推人上車。因為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如果要自己擠上車，不但浪費時間，而且無力擠上，必須有人在後面力推，跟住自動門一關，車子馬上開行，第二列車開到，照樣把乘客推上車。不過，負責推人上車的工作人員有一定規矩，否則可能惹來麻煩，那就是推人必須推屁股部分，不可以亂推廿四，否則女客大喊非禮，你這份點鐘散工便沒得撈了。

據那位住在東京的朋友說：當你被推了上車後，你絕對不用挽住上面的吊環，無論如何你不會倒下來的，因為車廂之內根本已擠得滿滿的，沒有你倒下來的空隙。

東京人口多到這樣巴閉，居然也只能認第二，那麼說來，大陸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便更離譜了。不過，相信他們不必僱用這些臨時工，如果每個人工作、吃飯、睡覺都在一個地方，那便不必躭心交通的問題。況且，大陸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是單車，人人踩單車，不必擠火車，當然不必像東京那樣推人上車。世界第一大城市，何而沒第二那麼多麻煩，用阿Q的口吻說：大國究竟是大國嘛！

銀座與百老匯

東京銀座，是全市最繁盛的地方。據說銀座這名稱是日本使用銀幣的時候，就在這地方鑄造的，因而稱之為銀座。

今天，銀座卻是吃喝玩樂集中的地方，有如美國許多大城市的百老滙區一樣。銀座是東京的百老滙。在這裏，可見到東京最能追上時代的新潮人物，最漂亮的日本小姐。

和美加一些大城市一樣，禮拜天一些通衢大道封閉了，不准行車，讓人們在馬路上自由徜徉，不必躭心給汽車碰到。人們在馬路當中，擺設桌椅，張開七彩巨大太陽傘，兩邊馬路擺滿售賣食品的攤子，人們買了東西，坐在當中的椅子或馬路邊石級享用。到處是廢物桶，套上膠袋，有人負責收拾，人雖然多，廢物雖然多，沒有人會把地方弄髒。

老萬非常欣賞多倫多的無車地帶，東京銀座街頭雅座情調雖比不上多倫多，坐在這裏看看過路的漂亮女孩子，也確是很難得的享受。

日本不論男女，對服裝非常講究，隨便一個女人，穿的衣服，不論顏

色、款式都很配合。在東京買衣服，要不是減價貨，看看標價就把你嚇壞。一件稱得上名貴的女服，動不動兩三萬日元，兩萬便是三百四十元港幣了，同樣貨色，在香港大概二百元左右便買到。

她們的消費能力使老萬驚奇。我們以遊客身份，看到什麼東西都捨不得買，但日本人像毫不在乎，百貨公司都其門如市，反而遊客裹足。

一瓶汽水，罐裝的香港售價一元一角或一元二角；這裏是一百至一百八十日元，貴得多，但勞苦大眾也毫不吝嗇地光顧自動售賣機。

日本國民收入相信很不錯，否則怎能維持得起這麼沉重的生活開銷？據朋友說，自從能源危機發生後，日本受到極大打擊。老萬所看到的情形，已經是衰退後的現象，在日本經濟發展到巔峯時，真是人人富有，花錢毫不計較。今天，他們也知道世界難撈了。

日本一般人生活看來比香港人好，老萬初臨貴境，當然只是表面的看法，老東京或者不同意這說法。日本人在別的方面或者很懂得享受；不過，吃這方面太過簡單，他們口味，不像香港人刁鑽，所以香港遊客到日本，吃得最不慣。此地的「中華料理」十分多，可惜都爲了遷就日本人口味，早已變了質，香港人根本就吃不出什麼中國味道來。

好的與壞的

每天都有旅行團從香港到東京，香港人遊過日本的多得很，因此如果要寫日本遊記之類的東西，大家熟口熟面，遊過的人覺得太貧氣，未遊過的沒多大興趣。

不過，以一個香港人眼光來看日本，卻可作出很多有趣的比較。同時，遊日本的人，每一位都有不同的感想，老萬未必與眾不同，不過可能想到別人沒想過的事。因此遊罷東洋，也願將所見所聞及個人感受，拉雜一談。有些問題或者已有人談過，不過可能跟老萬見解並不一樣。

老萬身歷八年抗戰，對日本人沒多大好感，但也不會對他們有偏見，日本人有其可愛處，也有不少可怕的地方。戰後以來，不論在輕重工業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科技的進步，確實驚人。

比方說，汽車的設計與製造，已迎頭趕上先進國家，今天的日本汽車，固然獨佔了落後國家的市場，到東南亞看看，幾乎清一色是日本汽車；在美國，玩家也以擁有一部淑女型的達善跑車或萬事得的三角引擎跑車爲榮，可見日本汽車不但產量大，而且設計大有改進，才可在世界市場上佔重要地位。

照相機、音響器材、家庭電器用品、電子計算機等等，能夠生產最便宜而普遍的貨品；也有最精密的高級製品，可說大小通吃。

以前，瑞士是鐘表王國，今天大受日本時鐘影響，原因是日本出品不斷改進，瑞士的鐘表太過保守。日本要製造某一種東西，都有爬頭的把握，在科技發展上，確是前途無限。

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追上美國，當然資源和經濟潛力相差仍遠，但求進步之心，可能比美國更切。不過，一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每一滴石油都要從國外輸入，遇到這次能源危機，自然比別的國家更感頭痛。所以阿拉伯國家提出任何要求，田中只有照單全收，並無討價還價的餘地。

這打擊對日本經濟發展十分沉重，目前雖然暫時解決，但危機仍在，隨時給產油國牽着鼻子走，前途殊不樂觀。

更可怕的是老左派與新左派的勢力，在日本發展特別快，政治局面一直很難安定下來。也許，忽然有一天日本給赤化，猝爾變色，並不是天方夜談的神話，大有可能成爲事實。謀殺朴正熙夫人的「志士」，是日共訓練出來的，這種事，當然更容易發生於日本。

參考東京地下鐵

香港正在籌備建造地下鐵路，承建的又是日本集團，因此老萬到東京，特別多坐幾次東京地下火車，參考一下，跟以前在紐約、波士頓、多倫多等地搭過的地下火車比較，看看有什麼不同。

車廂內設計，東京的較好，兩旁相對的座椅用深藍色天鵝絲絨，看起來漂亮名貴，其實是尼龍，比真正絲絨耐用。一般車卡內座位仍然很新，車廂內一塊紙屑都沒有，這一點，恐怕將來有了地下火車香港人也辦不到。講到公德心，日本人很不錯，大概和民族性、國民教育都有關。香港清潔運動，一陣子就冷了，現在又恢復到處垃圾，和沒發動前毫無二致。

說東京街道十分乾淨也不盡然，許多地方仍有人棄下烟頭、紙杯、汽水罐子等等，但不會太離譜。而地下火車車卡，確比紐約乾淨得多。

天氣燠熱，下到地下火車月台，便覺涼風陣陣，冷氣認眞夠冷，車廂內反不如月台涼快。因車廂裏用圓形旋轉風扇，每一車廂有四把，如不是擠滿人，不會熱得太難過。紐約的地下火車往往使乘客汗流浹背。最舒服是波士頓，冷氣、乳膠座位，行車穩定，比坐勞斯萊斯相差無幾。

大概將來香港市民所能享受到的地下火車是東京這一個等級。如果大家守規矩，好好的保持，那會是很好的集體運輸工具，有東京一半那麼方便，香港許多私家車主都會自動放棄他們的汽車而搭地下火車；問題是管理如何，及市民是否覺得他們需要有這完善的交通工具，加以愛護，保持不被損壞。

日本目前只有四個城市有地下火車，那是東京、大阪、名古屋和北海道的扎幌。這地方的地下火車是最近完成通車的，可惜老萬此行不到北海道，這最新完成的地下火車，當然與將來香港建設的更相近。

香港也有財團要建造單軌高架電車，在東京，有一路單軌電車從市中心區直達羽田機場，只消二十五分鐘，比路面上的任何車輛爲快，對旅客十分方便。

任何可以乘載大量搭客的交通工具，對香港都是有利的。如果架空電車獲得批准，當然是好事，不是有了地下火車，其他交通方法就不必要，以東京爲例，有公共巴士、有高架電車、有地面火車、有地下火車、馬路上仍然汽車如蟻，連接不停。相信將來香港有了地下火車，其他交通工具也不致受到淘汰。因爲，建成之後香港人口可能不只四百萬，需要交通工具的人更多了。

乘風破浪　再接再厲

五月三日

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二日飛往桂林後，迄未至廣州處理公務。

當此風雨飄搖，人心浮動，而忠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時，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親談人事、軍權、財政等「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黃金，並且要父親不再過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父親內心痛楚之餘，因李代總統之誤會與猜疑，如此其深，乃函覆何院長，請轉達李代總統及中央諸同志。函中首請李代總統立即蒞臨廣州，領導政府。第二說明政治改革非二三個月短時間所能收效，必須樹德養望，開誠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恆。第三說明其本人無復職之意。第四對於李氏六項要求之前五項，作如左之答復：

㈠「總統職權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

㈡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嘗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具在，儘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干涉，妄支分文。

㈢美援軍械之存儲及分配，為國防部之職責。引退之後，無權過問，簿冊羅列，亦可查核。至於槍械由台運回，此乃政府之權限，應由政府自行處理。

㈣國家軍隊由國防部指揮調遣，凡違反命令者應受國法之懲處，皆為當然之事。

㈤非常委員會之設立，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會談所決定。當時李代總統曾經參與，且共同商討其大綱，迄未表示反對之意。今李既欲打銷原議，彼自可請中常會複議。惟民主政治為政黨政治，黨員對黨負有遵守決議之責任，黨對黨員之政治主張有約束之權利，此為政黨政治之常軌，與訓政時期以黨御政者，自不可混為一談。」

最後，父親對李代總統請其出國一事，答覆如左：

「若謂中不復職即應出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許身革命四十餘年，始終一貫為中國之獨立自由而奮鬬。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竟無立足之地。

在溪口時，曾對禮卿兄言：「前次他們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現在若復迫我出國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慘之遇境」。今日

風雨中

談失敗，又賈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負妨害外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為民主國家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

中自引退以來，政治責任已告解除，而對革命責任仍自覺其無可逃避；故德鄰兄凡有垂詢，無不竭誠以答。但決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際干涉政治之行動。

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制政府。故中惟有遯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復聞問。」

五日

昨日杭州失陷，今日李宗仁致函美國杜魯門總統，表示彼將迎合美國對美政策之改變，並公然指摘我政府未能善為運用美援之不當。彼身為代總統，而向外作此個人乞憐之表示，誠不知其置身何所矣！

上午冒大雨往招商局，為父準備出發的輪船。

六日

上午，奉父命訪顏惠慶先生於中山醫院。下午五時，隨父登江靜輪，夜宿船上。

立法院本日在廣州復會。

七日

早晨六時，江靜輪由上海復興島啟碇，船出吳淞口外，我才起身。太陽高照大海，顯現着美麗而雄偉的晨景。國事不堪設想，只有向天禱告，保護我父的安全和健康。

父親很痛楚地在本日的日記中記道：

「今日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兇險的共黨，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的一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這一條革命大路，已由先烈用他們的血來鋪平了；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今天黑暗重重，危險艱苦，但我憑着一線光明的希望，及我對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鬬下去。」

這樣，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顧茫然，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裏，

七時半輪船安抵大穿山口外之大榭山，暫停於北渡燈塔附近。侍父乘汽艇，至南渡西岸之關帝亭登陸。步行里許，到後沙城之後山，瞭望形勢；再登東北城角視察，大榭與穿山周圍形勢，瞭如指掌。旋入龍睡宮稍憩；和尚招待慇勤。庵有前後二宅，風景不俗。復徒步至穿山碼頭，未入市街，卽登艇還江靜輪啓碇。一時至瀝港，乘艇至南碼頭，三時登岸。經街中，到天后宮視察；旋至北碼頭登艇還船。稍駛，至岑冊，卽岑港，時已六時，未復航行。

時落日鎔金，水鷗上下，江帆歷歷，儼如一幅美麗之畫圖。

十日

天晴風暖，瀝港一帶，山脈秀健可愛，惜樹木甚少耳。岑港為一長堤，居民數百家，多以採石為業，聞其地石質頗佳也。因靠岸不便，且非要地，故父親未登岸視察。七時半，由岑港啓碇，沿途眺望金塘背山之形勢及風景，更覺可愛。願他日有暇，能再深入金塘村，一遊雪竇寺別院也。船經金塘山北端盡頭，海平如鏡，心神怡逸。亂世敗時，父親尚能自得若此，豈非上帝賜予以復興之朕兆乎；十一時前，到東沙角，住戶約四千餘家。其地北連西沙角，有內港，適於漁船避風，岱山之重要魚場也。十二時船到南浦，居民不過二百家；西北有搖星浦，為岱山鹽產之中心，有鹽戶三萬餘家。岱山者，定海縣富庶之區也。船行京沙角、倒斗岙（地圖為「島斗岙」）間，父親曾參觀漁船張網捕魚實況，亦一樂也。下午到倒斗岙，乃衢山之魚市場；其富庶不如岱山，但亦非貧瘠不毛之地可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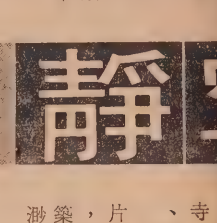
五時後，船到普陀，未登陸，卽在船上視察形勢。晚餐畢，設計明日行程，並念舊地重遊，必更覺有趣。父親獨坐舵頭，澄懷伴月，大有「月光如水水如天」之情景。十時就寢。

魏德邁將軍致函父親，對中美關係有所陳述。父親因對美國援華態度，曾作如下的估計與評判：

「美國會已發動調查美對華政策運動，其國務院內親共分子無論如何設計阻止援華，惡意中傷，顛倒是非之舉動，只要忍耐持久，終有一日水落石出，虛實大白於天下，決不至沉冤莫白也。」

十一日

氣候陰沉，大風突起。九時三刻登岸，徒步至三聖堂，為父親民國九年春侍奉先祖慈寄住之地。現房屋欵式已變，多不如前。問寺僧，則曰：



，風大，幾不能駐足。攝影卽回。父親數遊普陀，皆無暇登臨此寺，今始償宿願矣。在寺午餐後，取捷徑，東行下山，至古佛洞、梵音洞，皆重遊之地也。古佛洞內，有證光和尚塑金之肉身。

下午先遊梵音洞，復赴天福庵。途經羼提庵之淨土亭，息足片刻。庵在千步沙左端，位置甚佳，亭供佛像五幅。途經法雨寺，以微雨，未停遊，直抵天福庵。此亦父親舊日寄住之地，惟建築皆新，無復舊觀矣。離庵後，道出南天門，遊覽一周，幽淨浩渺，惜無泉水耳。遊畢回船，已四時半矣。

十二日

天晴，八時由普陀啓碇，經珞伽山、朱家尖、登步諸地。十時後，見桃花島、蝦崎島。十二時，至六橫島邊緣，復經大小尖倉山，轉向西北航行；下午三時，到達舟山，下碇。

十三日

天雨，孝文由台灣來此，父子離亂中相見，倍覺親熱。讀妻信，知勇兒病痛已痊癒，衷心更喜。誰無兒女之私，要在公私衝突之時，能犧牲個人利益，化私為公耳。後日為妻誕辰，特去電致賀。在普陀山時，一老和尚說：「寺中有一處名『雲水堂』者，專供來在朝拜的和尚食宿之用。因為『雲』飄來飄去，『水』總是不斷地流向他方而不知去處的，和尚行踪與此相類，故以雲水名堂」。老和尚妙語解頤，亦有「行雲流水」之意。竊念豈獨和尚如雲水，世人熙來攘往，亦莫不如雲水也。

韶光若白駒過隙，踪跡若水中浮萍，今日父子相依，海上飄泊，何去何從，得毋貽「雲水」之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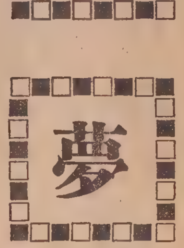
船中無事，父親專心考慮黨政問題；不但對於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及人選有所準備，同時對於幹部的組訓，亦有所策劃與安排，認為：

必須選訓大批幹部，加以組織，並使之深入社會各階層，組織基層羣眾，嚴格執行紀綱，提高組織尊嚴。黨政軍幹部並應痛改過去鬆懈散漫的惡習，以羣眾力量來維護黨紀；且保證每一黨員都應服從革命的領導，執行革命的綱領。鏟除空言不實，因循敷衍，徇情任私，麻木不仁等官僚作風，而代之以實事求是，精益求精，急公尚義，嚴正不苟，是非分明，賞罰公允的新作風。

此外，並準備擬定實行民生主義的具體方案和後期革命之三年準備計劃與五年準備計劃。

【二十五】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看看原來十九位中委名單，問道：「林老，你看那些人可以保留。」

活曹操摸摸一撮四色鬍子說道：「現在不是研究那些人應該保留，只能說那些人不該保留，因為要保留的到底是多數，不保留的只是少數。」

毛澤東說道：「國際派這幾個傢伙王明、博古、洛甫、凱豐一律趕出中委會，免得我看見他們就有氣。」

活曹操摸着小鬍子，慢條斯理說道：「這一羣人要分別對待，不能一棍子打死，因為情況不同的。」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的意見怎樣？」

活曹操說道：「先說洛甫，他在遵義會議時，倒向我們這邊，擁護主席領導，我們也就以毒攻毒，推他繼任總書記，使他和博古敵對，分化國際派。」

毛澤東笑道：「林老，這都是你的錦囊妙計。」

活曹操說道：「主意雖是我出的，也虧主席能接納，才獲得成功。目前國際派雖垮而未消滅，再說背後還有靠山，我們要加強運用，不能逼他們再團結一起。」

毛澤東說道：「既然這樣，就保留洛甫一名中委好了，這人是個廢物，沒有什麼作用的。」

活曹操說道：「現在再談王明。」

毛澤東問道：「王明還有什麼好說的。」

活曹操笑道：「主席不要動氣，冷靜想一想，王明是史大林指定的我黨領導人之一，排名僅次主席，現在突然連中委都不能當選，史大林作何感想。」

毛澤東立時打個顫，說道：「林老，虧你提醒我，史大林對我已經相當不諒解，如果再加深歧見，我真怕他一變臉不再支持我們，同國民黨聯合對付我。」

江青抿嘴笑道：「應該不會吧！史大林是世界共產黨的領袖，怎能不支持共產黨而去支持國民黨。」

毛澤東說道：「政治上的事你不懂的，史大林的想法，非我們所能預料，林老的話有道理，算了，算我前世欠王明的，給他一名中委算了。」

活曹操說道：「還有博古呢？」

毛澤東苦笑道：「把這三個傢伙都留在中委會，硬氣也把我氣死了。」

活曹操奸笑道：「其實天下任何事都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留着這批小傢伙固然面目可厭，但遇到開會討論某一問題時，可以把他拉出來當箭靶，罵一頓不是也出口氣，比起見不到面想罵也罵不到，總好得多。」

江青抿嘴低頭笑着說道：「林老，你的壞主意怎麼這樣多，相信真曹操給你提鞋都不配。」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的辦法真想絕了，把王明、博古，留在中委會作為反面教員，遇到問題就拉他們出來罵一頓，也真過癮。這樣說還有凱豐，不如也一齊收了。」

活曹操說道：「凱豐可要不得。」

毛澤東問道：「為什麼？」

活曹操說道：「凱豐太沒有骨頭。」

江青笑道：「林老，共產黨員一切要服從黨，本身沒有自由意志，那來骨頭。」

活曹操擺手道：「江青同志，你觀察入微，實在難得，不過表面上總還要維持一個假的面子，凱豐連假面子也不要，自從鬬爭張國燾之後，黨內替他上個渾號『無恥凱豐』，試想把他選入中委會多不好聽。」

毛澤東笑道：「林老，其實無恥的中委也並不是凱豐一人。」

活曹操說道：「誠然，現在不談有恥無恥，再說一說其本身利用價值，這一期中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絕對忠於主席的，一類是有利用價值的，凱豐兩者皆不是，何必准他在中委會佔一席位。」

毛澤東不明白活曹操為什麼苦苦咬住何克全不放，但又不能不尊重活曹操意見，再說自己也確實

並不喜歡何克全，當時說道：「既然這樣就把凱豐從中委名單剔掉好了。」

活曹操又指着名單說道：「羅邁上屆是候補中委，這次應該提升中委，他是湖南人，又是主席總角之交。」

毛澤東擺手道：「林老，這回眞對不起，我要作一次你不同意的事，把羅邁趕出中委會。」

活曹操吃驚道：「爲什麼？」

毛澤東說道：「第一，其人個性似土匪。」

江青笑道：「也不會比賀龍更似土匪。」

毛澤東說道：「話不是這麼說，賀龍雖是土匪，但是他聽我的，李維漢卻不聽我的，從在湖南新民學會起，他就同我作對，秋收起義那一次，他正當湖南省委書記，向國際代表面前告了一狀，差點把我害死了，這個湖南人還不如四川人，四川人像陳毅就不錯，比他好得多，無論如何不能留他。」

活曹操眼見毛澤東說的如此斬釘截鐵，不好再說，問道：「其餘的呢？主席看還有誰不該入選的。」

毛澤東指指鄧發的名字，說道：「把他排出去。」

活曹操大吃一驚，問道：「怎麼把鄧發同志趕出去，誰不知道他……」

毛澤東笑道：「都知道他是我的劊子手，所以才能不讓他當選中委，免得國民黨說鄧發因殺人而升官。」

活曹操作夢也想不到毛澤東怎麼對鄧發有了意見，但鄧發平日樹敵太多，活曹操也知道，既然毛澤東不支持，鄧發落選，未嘗不是好事，當時也就不爭了。

江青心裏有數，知道由於上次鄧發在西安方面買了一些紅色藥丸春藥，毛澤東吃了幾日，發覺不對，趕到扔掉，因此懷疑鄧發有心要謀害，所以恨死了鄧發，因爲這是個人私事，不便張揚，就乘這次機會將鄧發踢出中委會。

活曹操說道：「舊中委連同候補十九人，剔掉凱豐、鄧發、羅邁尙餘十六人，都沒有問題，還有二十八人，選什麼人？請主席提出來。」

毛澤東說道：「先從軍事頭頭來說，上屆中委只有朱德一個人，這一屆應當選進去一大批，咱們商量看看。」

活曹操說道：「目前地位最高的彭德懷同志，又是湖南人。」

江青笑道：「還是湘潭人。」

活曹操擺手道：「江青同志，你不要這樣說，主席只認湖南人，從不分湘潭不湘潭。」

毛澤東笑道：「婦人之言，愼不可聽。」

活曹操說道：「彭總之下，幾個一級大頭頭，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

江青說道：「這些人都不是湖南人呀！」

活曹操說道：「這一點我也顧慮到了，只有另外多提湖南人平衡外省人的份量。」

江青說道：「湖南人，賀土匪第一個該當選中委了。」

活曹操說道：「不錯，還有羅榮桓、李富春、滕代遠、譚震林、黃克誠、王首道、譚政、粟裕、王震、蕭勁光。」

毛澤東說道：「這批人有的資格很淺。」

活曹操說道：「資格淺了可以作候補。」

毛澤東說道：「還有一些雖然不是湖南人，但忠心同湖南人相同的，如饒漱石、陳伯達、康生、彭眞、薄一波這批人，也應當給他們一名中委。」

活曹操說道：「主席意見永遠正確，太應該了。不過，還有一批地頭蛇，也該給他一名中委。」

毛澤東說道：「你是說的高崗。」

活曹操說道：「不止一個高崗，像馬明方、習仲勳都是。」

毛澤東低聲說道：「林老，你知道高崗我們當初是想害未害死的。」

活曹操說道：「這件事經過我知道，但知道的人不多，高崗這些年表現的還不錯，主席正好藉此收買他的心，使他出死力。」

毛澤東點頭道：「這也算了，還有紅四方面軍餘孽，怎麼安置。」

活曹操說道：「主席既然能容國際派，怎會容不下紅四方面軍。」

毛澤東說道：「不是容得下容不下的問題，我是怕他們在中委會造反。」

活曹操說道：「不會的，第一，他們造不起反，第二，他們對主席感激尙且不暇，怎敢造反。」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陳昌浩斷不能用，徐向前給一名中委算了，剩下還有誰呢？」

活曹操說道：「鄭位三地位相當高，也應給予一名中委，還有李先念。」

毛澤東問道：「就是那個小木匠，我看他眉眼不正，心術一定不端。」

活曹操笑道：「主席只問他能不能幹，不必理他心術如何，若是端方正直的人，也不能當共產黨。」

毛澤東說道：「好吧！就給小木匠一名中委，還有呢？」

活曹操說道：「主席是不是覺得女性中委太少。」

毛澤東說道：「不是有蔡暢了。」

活曹操說道：「是的，但只有蔡暢一個，女性佔的比例太輕了。」

江青說道：「女性在共產黨裏面本沒有地位，多加兩名中委，不見得就能改過來。」

毛澤東笑道：「你想當中委。」

江青冷笑道：「怎會輪到我。」

毛澤東笑道：「慢慢的來，遲早總會輪到。」

活曹操恐怕一發岔，引起意外麻煩，說道：「鄧穎超作了不少的事，又是國民參政員，不如給她一名中委。」

毛澤東說道：「把那頭母老虎引進來，中委會還有半天的平安。」

活曹操說道：「怕她多說話，給她一名候補中委好了。」

毛澤東說道：「這兩個女中委都是重要領導人的老婆，實在不太好看。」

活曹操說道：「我也想到這裏了，不如再選一名候補中委，選陳少敏好了，他沒有丈夫。」

毛澤東點下頭，尙未說出話，劉少奇推門慌慌張走進來。

滇緬邊區風雲（五）

封侯

這時的盧漢，眞個沮喪和憂心如焚！忙了手腳！迫不得已，召喚龍澤滙和周體仁前來互商解決辦法。

龍澤滙和周體仁應盧漢召到盧公館，在樓上小客廳裏，三人面對目前的惡劣情勢，磋商了很久，最後作出了決定，便分別走下樓，盧與周兩人走向大客廳。

龍澤滙則獨自向後院走去，在兩間精緻的房間裏，分別會見了李彌和余程萬。龍澤滙極其客氣的對李與余說：「盧主席現在在客廳裏等候兩位，特地由我來請兩位到客廳裏去談談。」

於是，李彌與余程萬隨同龍澤滙來到客廳，盧漢卽起立趨前和他倆握手，各自尷尬默默地分別坐落法國式大沙發上，誰也不說話。一時沉悶的氣氛，不期然地使各人各自都燃上一支香烟，讓噴出的烟霧，掩蓋着各自內心不安的情緒。良久，盧漢終於先開口說：

「這兩天眞對不起炳仁兄和石堅（余程萬字石堅）兄，我因爲事忙，一直沒有和兩位見面，現在特意請兩位來談談。」

盧漢愧愁寞落地，頓了頓，接着說：「其實，我們都是國民黨人，蔣先生對兩位和我，都是一樣的好。如果我們拚着這條命，就能把目前的局勢扭得轉來，我相信我和兩位都願意去拚的。問題是，卽使拚了命以後，仍舊是於事無補，所以，就應該深加考慮了。試想，我們中國這麼大的一塊土地，曾幾何時，差不多都丟光了。三百多萬軍隊，也搞成七零八落！就憑我這三四萬保安團，加上兩位率頂約六七萬人，用來掌[illegible]急轉直下的局[illegible]，頁多也只能拖延一段時間，結果仍免不了要走上失敗的一途。這樣一來，地方給打爛了，人民給拖苦了，還得賠上幾萬條人命！所掙得的，又是一頂戰犯的帽子！就算是能徼天之倖，打出一點奇蹟來，又怎能阻止李宗仁擴充地盤，建立派系的野心？到頭來被調動的，還不是我們，被整編的，還不是我們的部隊嗎！所以，我想來想去，總是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幸得周善初先生，代表共黨中央，回來指導我們作局部和平運動，因此我才決定取捨。炳仁兄和石堅兄對目前形勢，知道得更爲詳盡，要是認爲我這個決定正確，當然歡迎兩位能和我們走在一起。善初兄受中共之託，對兩位的出處和部隊，都有儘善的安置。如果認爲我的取決不當，我也不能勉強。過了這段時間，只要有機會，兩位仍然可以去開創。不過將昆明當作戰場，不論是摧毁文物，或是犧牲無辜，都是不智的。因此，我請善初兄、龍軍長一齊來和兩位談談，善初兄和朱德有很深厚的淵源，澤滙代表我這方面，大家開誠佈公，將問題攤開來談。」

盧漢說完上段話，停了停，特別將目光專注到李彌臉上，意欲找到答案，繼又接着說：「不知炳仁兄的意見是……」

李彌聽了這些不願聽而不得不聽的話，惱恨中忍耐不住，便截着說：「這件事除了關係個人的成敗榮辱外，我們必須要對歷史負責，對國家有所交代。就今天的立場來說，我個人的任何意見，已經不能影響到第八軍和編練部的同事們。主席於今需要的是第八軍和二十六軍官兵們的響應，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向現在指揮部隊的人身上去找答案，因爲他們才可以影響官兵們的意志和行動。」

聽完李彌的話後，盧漢旋將眼光注視着余程萬，接着說：「石堅兄的意見呢？」

余程萬愼重的說：「主席扣留了我，那只是扣留了一名軍長，中央當然可以另派一個，或者更多個軍長來接替的。就是要響應主席的號召，也只有讓我們出去，才可以教大家響應。不然，單是我們在這裏響應，又有什麼作用？說到攻擊昆明的問題，我很同意主席的意見，只要我能出去指揮部隊，我保證不進攻昆明，這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夠信得過。」

盧漢聽了兩人的意見後，接着說：「炳仁兄說的對歷史責任和對國家的交代，這一切都由我去負責。我說過：只要兩位認爲是機會到來，仍然可以去開創的。石堅兄保證不進攻昆明，我當然信得過，我希望善初兄與兩位詳細商量一下，因爲這兩天邊遠地區，發生的事件特別多，我必須要到省府去及時處理和指示。這裏就請龍軍長陪着兩位，更希望與善初兄多談談。」

說完，便抽身離去。

盧漢走後，周體仁把共產黨給第八軍及二十六軍的目前新番號當面宣佈出來。關防以及信印都準備好了，隨時可以頒發。只要李彌和余程萬返回部隊後，召開幹部會議，宣佈脫離國民政府就可以了。接着便又繼續強調說：「共產黨裏面的將領，儘多是出身黃埔，但能如炳仁石堅兩兄這樣才華卓越，能力高強的卻不多見，在可預見的將來，兩位在共產黨中，將是很受重視的人物。」

李彌聽得有些不耐煩了，因而譏諷說：「周先

生口中的才華能力，要是換成共產黨的口語，那就是血債如山了。那時候如果以李彌一身，還不夠賠償這如山似海血債的話，少不了要請周總司令幫忙湊合上一點。」

周體仁似乎沒有聽懂這話裏有刺的含義！還顯出很得意的連聲應諾着！

龍澤滙則對於余程萬保證不進攻昆明的承諾，好像很感興趣，因而又把話題扯到撤圍的問題上去聊着。

原先盧漢扣留李彌和余程萬的動機，是希望挾持兩人，要脅國軍不可進犯昆明。於今爲了扣留此兩人，反而激怒國軍，以致兵臨城下，昆明危如壘卵！迫着盧漢不得不授意龍澤滙，決定釋放兩人，以緩和國軍攻勢，因此他們四人的商談非常融洽。

龍澤滙對昆明之圍，亟待解除，只要能夠延遲國軍的攻擊，爭取時間，各地土共就可以紛紛增援，甚至中共的野戰軍，也會乘隙鑽過貴州廣西而來。

在周體仁心中，正想憑着舌翻蓮花，做一場無本生意。只要說得李彌和余程萬靠攏，這就是把現成十個師的兵力，拱手送給中共，先在功勞簿上畫上一行，論功行賞，少不了也得沾上一分光。

李彌和余程萬，當時正是憂心如焚，但求掙斷金鎖，過得海便是神仙。所以，當時只好壓住滿腔怒火，虛與委蛇。因此，很快便達成協議。其內容大意是：首先恢復李彌與余程萬的自由，並由盧漢沒收昆明中央銀行的現金項下，墊借一個月經費，以供兩軍維持。而國軍即應撤除對昆明的包圍，兩軍仍調回原駐地，召開幹部會議，宣佈脫離國府，即由中共派員頒發共軍暫編第九軍及第十軍的關防及信印等等。

彼此會商完成結束時，已是下午四點鐘了，龍澤滙對李彌故作關切之態說：「李先生準備什麼時候出去呢？」

李彌則幽默地說：「讓我們省下些子彈吧！還是現在就走，免得到了晚上，他們又打槍嚇人。」

龍澤滙則笑說：「難道不和太太見見面就走了？」

李彌半眞半假說：「除非你下命令不准我來昆明，我不是仍然可以每天都回昆明來陪太太嗎？」

龍澤滙說：「那末，就請李先生一起到我家裏，讓我安排好了，就送李先生出城。」

李彌表示同意。

接着，龍澤滙又徵求余程萬的意見。

余程萬表示須要先回到二十六軍駐昆明辦事處去看看，準備明晨再回部隊。

此刻，李彌與余程萬，才卸下了一場虛驚，心情愉快地分別離開了有驚無險的盧漢公館。

李彌隨同龍澤滙來到龍澤滙的公館，龍命令通訊隊，把電話線由他的公館接通前方，等李彌通過防線後，再跟隨着一直把線路架設到大板橋，以便直接與李彌通話。他又命令前方部隊派出通訊軍官，將通知送到第八軍前哨，並知會李彌回防所經的路線。

在龍澤滙安排下，一位聯絡軍官領着四名衞士，分乘兩部吉甫車護送李彌向大板橋而去。車子將馳近第八軍防線時，龍的聯絡官兵便停止前進，由李彌一人自己駕駛吉甫車進入其防地。

當士兵們看到李彌時，全都情不自禁的齊聲叫喊：「司令官回來了，」大家蜂擁跳出戰壕，向李彌舉手致敬。一副高興的神情，正如看到久別重逢的親人一般。

這時的李彌，給感動得幾欲掉淚，頻頻揮手，不斷高聲說：「弟兄們，辛苦了，感謝你們，感謝你們！」

孫師長接到通知後，早領着兩位團長來到前哨等候迎接。李彌一見他們正在舉手敬禮，連忙下車和他們分別握手，隨說：「你們表現得很好，總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領袖。」

說罷，要他們一起上車，一路上詢問幾天來所遭遇的情況。

孫師長當即報告：「官兵們戰志高昂，大家磨拳擦掌，恨不得馬上衝入昆明。如果明天中午以前，再不讓司令官回來的話，這場攻城戰是要打定了。爲了讓盧漢知道我們決不妥協的決心，所以在今天早上他們請夫人出面前來勸說時，軍長還要我表演一齣大花臉戲，當着龍澤滙派來的人，給夫人一個難堪！」

李彌聽得非常有趣，還要孫師長把經過情形詳細說出來，頓時聽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不一刻，車子開到師部指揮所，李彌警惕地對他們說：「大家警覺鬆懈的時候，往往容易發生意外，你們還是各自回崗位去，小心警戒，等我和曹軍長決定時間後，再約你們來開會見面。」

孫師長便偕兩位團長下車辭去，李彌繼續駕着車子，在落日餘輝照映下，馳向大板橋。

曹天戈軍長，早就領着軍部的高級軍官，到來郊外迎接這位脫險歸來的上司，他們好像忘記了大局的沉悶，而顯出一派欣幸愉快的神態。李彌一見到他們，也就捨車步行，大夥兒簇擁着，一路談笑而去。

大板橋本來就是個小市鎭，走不多遠就到了軍部，此時已是上燈時候，各科處長在一陣問候寒喧後，便分別告辭。最後只剩下李彌，曹軍長及參謀長三人，他們面對着一些辣手問題，剛才掛在臉上的笑容，這時竟不期然地消失了。

他們打開了多份地圖，研究當前的軍事形勢，曹軍長首先說：「目前攻克昆明，已是指顧間事，即使讓余軍長把二十六軍調到滇南佈防，本軍的五個師已足夠攻取昆明，這不過使盧漢潰敗而已。然而，收復昆明後，我們將變外線作戰而爲內線作戰，變攻擊爲防禦，則將失去主動和機動。若不能一舉殲滅盧漢的主力，各地土共又十分猖獗，必向昆明增援，然後將昆明反包圍，如此，倒成了我們一個大包袱。況且國防部亦無明確命令，要我們佔領昆明，不如把主力調駐滇中南一帶地區，與二十六軍成觭角之勢，再以兩師兵力向滇西發展，以接應西康方面，從容整補，再圖反攻。」

李彌很同意曹軍長的觀點，接着說：「大體上，曹軍長的着眼正確可行，準備明天召集營長以上軍官開會，首先必須溝通思想，堅定大家的意志，等余軍長返防後，我們用行動來答覆盧漢。」

曹軍長即吩咐參謀長用電話通知各師，於明天上午十時，營長以上軍官齊集軍部開會，前線部隊則由副主管官出席，並聆聽司令官訓話。

抗戰武術談

練木棍獨創一格　舞獅燈名震四鄉

回想當年我還再三促請族長，率領一班子弟，組合出一隊舞獅武術隊，既有這樣好的武功，實在不可以長期隱藏不露，應將自己的苦練奇功，表演給鄉鄰欣賞才對。但他對我的建議，總是猶豫不決，因他們原本的外鄉人，居住在吾鄉幾個大族姓之間，對一切事情不願太過露鋒芒，寧願平靜度過清貧日子。

一次我家宴客，各鄉紳均有請到，我想趁此機會請巫氏族長父子來我家，就徵求我父母親的意見，倆老均表示同意，我就去誠意相邀巫氏父子來我家吃飯。在飯後飲茶閒談中，我就介紹巫氏父子的武功給各鄉紳知道，並將他如何教練子弟練武術，及我親眼所見，族長用腳踢栗子樹，用輕功摘梨子，用棍挑谷籮的極高深功夫，詳細的講述給各長輩聽。我說：「吾鄉有此傑出的武術師傅，實不應受環境的壓制，讓其長久湮沒無聞，我們應該要鼓勵，支持巫家出一隊獅子燈，將他們經數十年苦練成功的高深功夫，藉玩獅子燈的機會，表演出來給各鄉鄰欣賞認識，這等於是發揮吾鄉武術界的光耀！相信巫家獅子燈的演出，決不會使人失望，以他們這種高深武功，吾鄉是很少有的，演出後不但能揚名遠近，還可能領袖群倫！各位長輩們平日均有公正的君子風度，如能得到各位的贊助，將來巫家燈演出成功，我們同樣光榮，而四圍各鄉人士，也有明瞭我鄉各族姓之間，大家相處是如此的和睦融洽，豈不既羨又讚！各位長輩以爲如何呢？」人們是喜愛熱鬧的，而且有好合群的天性，當我講完這篇話後，在坐各鄉紳都很興奮的，表示樂意贊助，還希望早日看到巫家獅子燈的演出，當時都向巫氏族長父子表示熱烈的敬意！

族長在本鄉本土，已居留了頗長的時間，生子養孫，如同自己家鄉一般了，但數十年來，從未曾有過全鄉的鄉紳們，如此對他的尊敬場面，他的喜悅和感動是不消說，他很明白我對他家的用心，爲他邀請一班地方權威人物來支持他，至此他已經消除了對各方的顧忌；祗要獅子燈能順利的演出，地方人士對巫家就會另眼相看了！人生在世，誰不願揚眉吐氣呢！這當然是人之常情。

在全鄉各村各族，引頸盼望的巫家獅子燈，經兩個多月的籌備和加緊練習，終於在新年正月間順利演出了！巫家安排全隊三組雙三制，第一組幼年組，年齡十四至十六歲，共六人三對；第二組青年組，十八至二十五歲，同樣六人三對；第三組是中年組，年齡三十歲以上，由族長兒子帶領，也是六人三對；十八人服色相同，整齊又美觀，祗以腰帶的顏色不同爲區別；陣容強盛，青一色的巫氏子弟獅子燈！因他們訓練有素，武技超群，在各鄉各村的演出，均受到熱烈的歡迎，令各鄉的武術同行，由衷的敬佩！均自動的向族長攀交情，人們都不以他家族小，田地缺而嫌他，相反以能結交他爲榮，這也是巫家自己能矢勤矢愼，苦練武術，始能顯露頭角，爲本族增光榮！

以前的鄉村過新年，眞乃熱鬧異常！各村族姓均組有龍燈、獅子燈、茶花燈等表演，惟茶花燈很特別，是演花鼓戲的開路先鋒。

那年又增加一隊巫家獅子燈，他們去到各村各族舞獅賀新年獻技時，特別令人注目，但也很受歡迎！有一次，在鄰村的楊家祖祠前大坪裏，舞獅後接着表演拳術、拆招、器械、鐵流星、水流星、响叉、瓷缸，還有沿方桌翻跟斗、跳躍穿過刀圈等等節目。

這樣獅子燈人員多陣容整齊，配搭又好；尤其兩人對打拆扣的節目，不論徒手或舞槍弄棍，均演得精彩絕倫，看得觀眾拍痛手掌，喝采連聲！不料正在興高彩烈之際，突然發生了意外，原來當他們表演沿方桌翻跟斗時，一位青年按住桌面的手失手愼一滑，跟斗尙未翻過去，仰面一交跌落在方桌三角邊沿上，攔腰一擱，正好桌子邊頂住腰骨部位，然後再滾落地上，當場受重傷昏迷不醒！因事起突然，同伴要搶救也來不及，眼見禍事發生，各人均大驚失色！觀眾見突然發生此不幸事件，一班婦孺們當時嚇得驚叫起來：「不得了呀！跌死人呀！」當時場面非常混亂，好像已出了人命一樣。

那天我也陪族長在場觀看，族長和我三腳兩步的跑上前去，趕忙解開腰帶查看傷勢，知道是壓傷第一節腰椎骨，即十三節脊椎骨；鑒定第幾節腰骨的簡便方法，祗要摸下肚臍，用手劃過腰部一比，前後平肚臍處是第二節腰椎骨，即脊椎骨十四節，不必從上面第一節去數下來這樣麻煩。一看該青年的傷處，骨節縫間上下有突出形狀，顯然是骨折的嚴重損傷！他的呼吸很弱，脈膊還有跳動。所幸有腰帶實護住，不然骨節有完全折斷的可能。族長是有經驗的醫術家，當然對此種骨傷很是明瞭，即用指力整壓脊骨斷口的凹凸不平處；我亦協助推按腿部筋絡；當時我發現族長情緒過份緊張，當然是骨肉情深，難免激動心亂；當要用重力壓骨時，他卻不敢用力下手重壓。

凡爲醫療人員，多數有情感上的心理缺點，替別人醫病，滿有主張把握，如遇到自己親屬有危險重症，就有舉棋不定之感！這種情形，就如前朝某名醫，他母親患內熱症，應該用白虎湯、石膏、知母、甘草瀉火降熱劑。他怕母親飲此涼藥會壞身體，因此不敢下藥，反而請別人來主方下藥。這是同樣心理的情感作用所致。當時我年輕大膽，看此情形，心內非常着急，立即上前對族長說：「公公！你辛苦了，換換手，等我來整骨好嗎？」

他點頭說：「好！」即立起身站在旁邊看住我。

（未完待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香港經濟衰退 但能渡過難關

日本經濟新聞評論

石油危機以來，香港經濟遭遇到極大困難，但如在港日商所說的那樣，香港是一隻「不死鳥」，在艱苦的環境中，它已發育着新芽，而走向新的飛躍。

這是日本經濟報紙的權威「日本經濟新聞」（簡稱「日經」）在十月一日該報「第二部」的「香港特輯」中對香港經濟前途的看法。

「日經」的特輯首先在分析香港經濟的特徵時指出，在過去一百三十年中，香港在國際貿易，經濟的進展，總是比人搶先一步，所以作爲「商業都市」的香港的面貌，一次又一次地轉變；其轉變之速，也正是香港經濟一個大特徵。

特輯指出：除優秀而豐富的勞動力外別無其他資源的香港，唯一求生之道是貿易。而這個貿易還必須是逐漸提高附加價值的加工貿易。因此，香港比其他地方都能搶先一步找出能夠暢銷的商品，而把它製造出賣。因而隨着時流的轉變，香港商品的內容，也就不斷在轉變。

具體地說，從年代分別看來，香港的流行商品，在五〇年代前半期是棉紗、手電筒；後半期是棉織品，塑膠製品。六〇年代的前半期是玩具、雜貨、塑膠製品；後半期是縫製品、電子工業製品、假髮。七〇年代則以編織品爲其代表。

特輯在敍述商品內容的轉變後還指出，香港的貿易方式，也逐漸由轉口貿易向加工貿易轉變。本港貨出口的比率去年增加，到五〇年代的後半期，已超過了單純的轉口貨。

日經的文章分析說，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這一段期間的國際環境，也是對產品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需靠出口的香港經濟最有利的時期。在這時期，以先進國爲中心的世界經濟興旺，世界貿易市場不斷擴大，由日本及其他地方獲得原材料的安定供應。在這時期，在輕工業領域上，除日本外，幾爲香港所獨佔。同時，香港也利用這大好形勢努力使商品高級化，保證了貿易額的不斷增長。

據統計，香港本地貨的出口，一九七一年比七〇年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三；七二年又增長百分之十點九；七三年再增長百分之二十七．七，增長的速度顯得相當猛。同時，轉口貨的出口也有相當的增長；一九七一年增長百分之十八，七二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一點七，七三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七點一。今年的第一季貿易實績，每月平均比去年同期也續增百分之四十三點二，輸入增百分之四十一點三，都在順利擴大。

但是，「日經」同時也指出，由於近年來通貨膨脹的結果，輸出品的單價約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所以貿易的實質增長率，可以說已現出停滯現象。據分析，增長率停滯的原因有：㈠美元實行貶價後國際貨幣的不安定，㈡各先進國因通貨膨脹購買力下降，㈢韓國和台灣以低廉勞動力的背景增強了國際競爭力，使香港受到威脅。纖維製品便是很好的例子。

石油危機的影響，使情況更加嚴重起來。因爲日本限制原料的出口，且價錢高騰，使香港的加工工業不能不受到打擊，以致被迫轉業。「日經」的特輯同時提到，現在香港的股票跌到去年三月最高水平的七分之一，也是香港經濟呈現衰退的一個反映。

但是「日經」引述在港日本某大公司的社長的話說：「香港是隻不死鳥。它在苦難中已見若干新芽在發育起來。它正走向新的飛躍」。「日經舉例說，「香港朝野正致力於商品的高級化，加強對技術者的訓練，增設職業學校，充實生產設備，革新款式設計，並由香港生產力中心推進「保證品質證」等等，對出口貿易仍具有莫大信心。

「日經」認爲更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吸收外資建立以精密機械爲中心的機械產業這事件。它舉出在新界的青衣島和南丫島建設石油化學工業和煉油廠的新興企業，大大改變了香港經濟的面貌。並且認爲今後還將更進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一步向精密機械工業發展。該報引述日本貿易振興會香港支會長西川的話說：「今後香港產業的核心，將是照相機、透鏡、電腦、錶等精密機械了。」

「日經」的特輯對香港作爲亞洲金融中心的前途表示更有希望。它指出在新加坡競爭之下，香港作爲亞洲金融中心的機能，已提高至國際的規模，逐步地鞏固它的基地。它說，近年來各國爭相在港增設各樣各色的銀行，即爲明證。

據「日經」的分析，各國爭相在港設銀行的理由有如下幾個：㈠香港同歐洲的關係殊深，通訊機能很優秀。㈡對金融業務已有長期經驗，技術水平甚高。㈢對掌握東南亞華僑資金動向，比較其他地方有利。

「日經」指出，作爲一個金融中心，不僅要能夠籌集資金，更重要是對資金的運用，能夠提供豐富，迅速而正確的情報，使其活動能更快而更自由地展開。香港便是具備這些條件的場所。特輯引述日本銀行家的話說：「香港銀行都體會到投機的危險性」。所以，在香港不會出現像西德的銀行一樣，因爲炒外滙而倒閉的情況。它說：「這『健全性』便是香港的吸引力。」

「日經」還指出，在多國籍企業正向東南亞進軍的今日，作爲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顯得越來越重要。這就是說，香港將成爲多國籍企業活動的「指揮基地」，在這裏向東南亞的企業發號施令。這也就是香港銀行家們所說的「新加坡是金庫，而運用它的司令部是香港。」

「日經」並認爲作爲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的確立和鞏固，對於安定所謂香港的「地位」問題，也將極有幫助。

不過，「日經」認爲香港在股票市場方面的地基，還嫌軟弱些。爲確保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它認爲香港正在認眞促進股市的近代化，是很有必要的。（芳亭十月二日於日本）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讀者續有捐款

高樂昭先生（美國）　七十五元

馬珠琼女士（美國）　五十元

小結一百二十五元

連前共六萬四千八百二十九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文滙報替中共吹牛 胡說十一全港騰歡

十月二日香港「文滙報」的照片說明，有那麼八個字，叫做「慶祝國慶，全港騰歡」。

看了這八個字，讀者們不知有什麼感想？筆者看了則覺得十分可笑。

香港在十·一那天，究竟有什麼「騰歡」的景象？讀者們人人淸楚。那一天，不過在一些左派機構和大陸公司出現幾面污腥旗；不過有幾個人在舞台上唱、跳早已被江青取締了的「忠字歌」、「忠字舞」；不過有三幾百個穿西裝、結領帶、大腹便便的紅色或灰色資本家，與工棍在酒會上活動，這就叫做「全港騰歡」嗎？

香港人看得一淸二楚，街上提着燈籠玩的小孩，比那些在酒會上「慶祝」十·一的成年人，其「騰歡」之程度，超過豈止千百倍！今年的十·一沾了中秋佳節的光，所以不少人放假「騰歡」，特別是小孩子，更是興高采烈。「文滙報」的記者，如果把小孩玩燈籠的鏡頭也拍攝起來，作爲「慶祝」十·一的鏡頭，那倒眞是要顯得「騰歡」一萬倍了。而且，不妨把「全港兒童熱愛毛主席！」做斗大標題。這樣做，雖然香港人不免「丟丟」聲，但總比將冷冷淸淸胡說爲「全港騰歡」來得好看些。

香港的左派妖孽，看來個個還發福了，西裝畢挺，紅光滿面，而且進大酒家吃飯不用交「糧票」、「油票」、……大陸的「無產階級」看到以後，恐怕沒有一個不臉青眼紅的。同是走「毛思」路綫，同是「慶祝十·一」，但是，因爲在兩個不同的世界，生活就顯得十分懸殊了。

「文滙報」那「全港騰歡」的鏡頭，大都取材於左派商人與工棍們吃飯喝酒的茶樓酒館，不知是否在控訴「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對「無產階級」的「腐蝕」？

「十·一」應該是「無產階級」的「節日」，而在香港，只有幾百家家財富裕的「無產階級」爲之「騰歡」，不知毛江一伙有何感想？

其實，筆者說的是「廢話」，毛江一伙也都是家財億萬的超級「無產階級」！所以海外的一些左派妖孽，爲北平中南海的一伙「無產階級」「騰歡」，這是博得毛江一伙開心的。

大陸人民向來對「兩報一刋」社論，最感興趣的是這八個字：「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但今年中共的「兩報一刋」社論，不敢再這麼提了，所以使該社論遜色不少。

香港「文滙報」那令人發笑的八個字「慶祝國慶，全港騰歡」，今年仍然照用，大概是不明毛家的苦衷，以後（姑且假定中共政權還能苟延一些日子）如不像「兩報一刋」般的「修正」，那倒是要當心「後果自負」呢！

（丁子）

江青鬥爭矛頭 向劇戲界揮舞

江青極左派的鬥爭矛頭，又指向

戲劇界揮舞，最近曾透過上海「解放日報」叫囂「要掃除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必須同舞台上牛鬼蛇神的保護人，進行殊死的鬬爭，文藝革命才能奪取勝利，得到鞏固」。並供認：「文藝戰綫的鬬爭仍在激烈地進行，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不甘心放棄他們失去的地盤，時刻都在窺測方向，採取各種策畧，或公開或隱蔽地同我們鬬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放鬆警惕。」

由於不利情勢日趨發展，由江青勢力控制的「國務院文化組」，藉着「調演」名義，於八月中旬，將滬、桂、湘和遼寧等省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二千餘人，調集華北進行為期一月的思想訓練，在訓練中，除了學習「樣板戲」的「創作經驗」外，並對我國傳統的舊戲曲如「孟母三遷」、「三娘教子」、「斬經堂」、「一棒雪」和「駡曹」等，進行了全面批判，指舊戲曲中都充滿孔孟之道的「流毒」。

據「人民日報」在九月十日、十三日等報導中透露：江青所攪的「樣板戲」，大陸人民感到厭倦，普遍不欲觀看。例如廣西的「文藝工作者」在對舊戲曲批判時說：「廣西有那麼一小撮人，對宣揚孔孟之道的舊戲曲津津樂道，捧為至寶，而對革命樣板戲卻惡毒攻擊，對地方戲學習，移植革命樣板戲百般阻撓」。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衆，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為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萬協回國致敬團員來鴻報導在台情況

萬會長、曾副會長、各執委暨萬協諸友：

您好，我相信當您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已經正是大家舉杯來慶祝我們國慶的時分了，因為我寫這封信時是在十月七日晨，加上郵件從台北到香港的時間，大概所差無幾？您們在熱烈慶祝國慶的氣氛中，大概總想知道萬協致敬團的消息吧，那我唯有簡畧地向您們報告一切，我知道您們關心我們的音訊如同關心股市的點數一樣。

五日下午八時左右，我們已辦妥了出境手續，可是因為嚴密的安全措施檢查下，延誤了三十分鐘，飛機起飛的時候已是九時二十分，到台北當然更夜了。順利的通過檢查下，回到飯店，安頓好一切，您們該知道是什麼時間了，這時腹如雷鳴，台北當局為厲行節約，晚上十一時夜總會和食肆都一律休息，所以當時眞有「覓食艱難」之感，整團人如冇頭烏蠅，到處亂闖，結果大家唯有到隔鄰麵店，整碗湯麵來頂檔，所謂飢不擇食，所言非虛。

這次致敬團回國，因有良好的籌備開端，加上金城旅運社隨行人員對工作的熱忱，和駐台人員的協助，一切比預期更好，與去年來說，更冇得比了。我團人員因為大家能自律，所以入境過關時甚為順利，祇是集中來抽查一、二件行李而已。

抵台北松山機場時雖在夜色迷茫之中，僑委會人員可謂服務週到，為歡迎我團而加班加點。而今年報到手續畧有改變，要等到全團實到人數到齊才能辦理，故早上抵台的先行人員無可奈何，等到我團全部到齊，唯有再去辦理，漏夜上衙門，所為何因！兩位團長可謂勞苦功高，日後班師回港，慶功宴上，請會長要頒贈一個汽水蓋給他倆為要。

萬協致敬團在台一切活動消息，往往在國慶氣氛過去了才見諸於週刊，使會友和讀者，眞是望眼將穿。故我提議今年盡早發表，使他們能分享一下我們在台的歡樂，但我底拙筆，能否見人，頗成問題，請各位主委定奪，我唯鞠躬盡瘁。希望這封信算是我團在台活動的一部分，趕上本期出版時間，其他情形，拖下一期，使我有個喘息時間，因為這兩天要走完蘇花公路和橫貫公路，每天坐上十幾小時的車程，眞是英國名廠「累死累死」了，寫完這封信，台北時間是八日零晨四時十五分，你們閱後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七日晨動筆寫到八日晨？這因時間實在太少了，故寫吓蛇吓，由花蓮寫到台中，潦草無序之處，希勿見笑！

細佬蔡瑛

十月八日寄自台中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生活在自由地區 何必瞞良心說假話？

從明報的媚共社評想起

萬老兄：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明報社評「蘇聯又想炒高世界糧價」。這篇社評中心內容是：蘇聯向美國以低價購入糧食，以高價轉售東歐共產國家，日的想賺東歐共產國家的錢，不惜搗亂世界糧食市場糧價。堂堂一個大國，罔顧世界貧窮國家人民，學足奸商，囤積奇居，不惜餓死些外國人來發財。做此壞事，是蘇聯共產黨。「社評」說蘇共是「奸黨」。讀了此段社評，不免對查兄有點擔心。社評言外之意，雖不是有意影射中共，也犯了含沙射影。這幾年中共何嘗不是向美加大購谷物，轉售非洲亞洲小國？最近菲律賓馬可斯夫人訪問北平會簽署一項貿易協定，有糧食谷物在內，便可為證。根本國內有好些地區的確不夠糧食，只是中共箝制人民，不敢公開。明報社評間有捧共文字，（請參閱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十足勤勞」「十足節儉」一文）。

另一方面，副刊間有反共文字，也許這是查兄在商業成功之道。筆者曾寫過幾篇文字，批評明報社評立場，查老兄曾在社評回答過「立場沒有變」。

過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方式，很難接受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尤其高級知識分子和商人。明報社評媚共，可能為了商業和恐共。向共產黨打交道，誰都曉得，最後是給牠吃掉。不過人們抱着暫時爾虞我詐度過這一、二十年光景。如查老兄慰萬老兄文中說：「數十年後你我盡皆化物，俱為塵土」。人們雖感嘆人生修短，在這剎那間也得要閃閃光，才不負人生此行。以查老兄目前經濟成就，又何必呢！

雖不以文天祥正氣歌作榜樣，也該學學岳飛這首「滿江紅」，留給後世敬仰。誰人無錯，回頭也是岸。若在極權社會，無話可說，在中共淫威下——如謝冰心、馮友蘭等，迫於昧着良心說假話，他們的苦衷值得人們諒解。在自由地區做個自由人也說不出心中話，未免可惜！

異鄉客寫於雙十節

再給毛澤東的公開信

潤芝先生台下：兩年前小弟與梁莊先生會在萬人雜誌公開致閣下一函，諒邀台照。先生一世辛勞，飽經風險，今已年逾八十，膝下猶虛。令弟澤民、澤覃，不做抗日英雄，而為你做了殘民禍國幫兇之鬼，以他們的初衷，原以為共產主義可救國救民，為了實踐他們的理想，不惜追隨閣下，南奔北竄，了此浮生。目看今日大陸炎黃子孫之痛苦悲啼，他們九泉之下，倘若有知，亦覺撫心猶痛。岸英世姪亦在台端轉奉異族爺爺史太林之命，喪生於美帝炮火之中，在閣下晚景蕭條，宗枝斬斷，深燈夜靜，有無念及令尊翁仁生伯父之劬勞，楊開慧女士之九泉飲泣呢？

以先生之才，比之蕭瑜博士，實有雲泥之別。蕭君勞瘁一生，過着辛勞清濟生活，與世無爭；而台端可謂叱咤風雲，席捲大陸，身為「主席」，堪稱一代梟雄。以台端奮鬪之成功，本堪自慰。但台端身為「主席」，堪稱一國之尊，當年竟聽令於史太林，任人擺佈，在毫無自主之下，在韓國境內，連令公子岸英在內，白白死去中華民族一百多萬年青有為之同胞，最後還會賠償戰債於蘇俄，致令全國人民，餓得皮黃骨瘦，死人不計其數。雖然以後可把責任推歸下屬以騙人民，但始作俑者實出於閣下一人，清夜捫心，將何以對國家民族？台端為了共產黨，大殺地主、富農及迫死工商界的資本家，究竟多少？用最低數字計算也可能超過一千萬吧？貴黨雖名共產，產既共了，自當留給人民一綫生機，使他們從事於自由之生活。不期凡屬是人連帶畜生在內，均被在共之列。人既被共，自應一了百了，閣下還不放過他們，繼續追查歷史，長期折磨鬪爭入獄勞改，折磨到死或殺害而後已。成了既共產，又共人，繼而又共命，良知若在，何以自安？今天大陸同胞表面雖叫閣下萬歲，其內心已經對台端恨之入骨，早已種下血海深仇，兄非愚人，當能瞭解，自不待區區向閣下提及，亦已心知。二十五年來，全國同胞處身於水深火熱之中，世界人類非設身其中，我不敢置信有其悲慘之事。閣下唯一的成就，祇有製成原子彈而自驕，每自誇強國，以自欺欺人。設使區區以半月工酬買西瓜刀一把，行於旺區之上，倘無警察在場，尚可威嚇無知婦孺；而先生之原子彈為懼，以全國同胞捱飢抵餓，換此廢物，有何用處？祇可以套俗語一句「打腫面皮充濶佬」而已。

台端之患難戰友高崗；親密戰友，有「橫戈立馬」的彭大將軍；有創造「毛澤東思想」的少奇同志；有妻舅的賀龍；更有繼承人的林副主席，不但為你打江山的主將，也是為你殘民的幫兇，縱有差池，也應曲諒，何以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呢？還要株連其下屬。胡風、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等人，他們雖無槍桿子，但他們的筆桿，善於幫助先生，欺騙青年，其「功」不小，今天落得何許下場，先生清夜捫心，有無引咎呢？

先生年事已高，痴肥臃腫，行動蹣跚，心肝兩臟，不難為脂肪所積存，且平生陰德不修，寃魂困繞，兄台之壽命，既不是以年計，又不能以月計，祇可以小時算之，每小時均有心

臟停止可能，一但陽壽已終，試問先生一世辛勞，功勳何在，繼後何人？

尊夫人江青女士，出身微賤，德薄才疎，治家也實際無能，何堪治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趨炎附勢則有餘，運籌帷幄則無術，台端閉目之口，彭、林、劉、賀之下屬，勢必起而造反，到時領導反尊夫人者，必屬鄧小平無疑。在先生固已斷子絕孫，無人繼後；王洪文在本人推測，必屬王海容之哥哥或弟弟，亦可能爲令弟澤民之骨肉，卽是先生之姪兒，願閣下留毛門一脉之存，免此一點未熄之殘灰，亦爲先生作爲維持「思想」之犧牲品。其實閣下之思想，既無宗旨，又無原則，朝言夕變，比之婦孺之言還遠遜，有何價値呢？

數十年來，先生殘民禍國，罪孽淵深、衆叛親離，名汚譽穢，倘不及時悔改，不但死無葬身之地，抑且貽累你之女兒姪兒。今已繼後無人，不久將來，旁枝亦絕，先生性雖狂妄，而資質聰明，能不思念及之？今天適逢先生有生以來，在表面上權力最集中之一天，也是在象徵式權力最高的一日，如果還想洗脫汚名於後世，維繫你毛家一綫生機，軫念七億生民之疾苦，爲今之計，唯懺悔愆尤，向全國人民謝罪。逆耳忠言，諒邀詧照。

袁暘照啓

讀作編三結合聚餐 各方紛紛捐贈獎品

十一月一日本刊創刊七週年紀念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聚餐，例有抽獎，各方友好及讀者紛紛捐贈獎品，現已收到的有：

李立本先生捐三十磅生日大蛋糕一個，另捐抽獎手錶兩隻

胡長進先生捐星辰錶十隻

劉梅軒先生捐男女裝手錶共兩隻

萬會長夫人捐獎品代金三百元

廖柱天先生捐獎品代金二百元

李昌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黃憲中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林鑿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黃理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董壇主捐抽獎萬花油一百瓶

曾憲光先生代表梅江飯店捐抽獎鹽焗雞十隻

鄭秀堂先生捐毛衫一打

盧傑泰先生捐原子粒收音機一打

萬會長、梁伯中、岑嘯雷、葉俊文先生合捐歌唱樂隊一隊

吳少雄先生捐拔蘭地酒（欵待嘉賓）兩支

葉俊文夫婦捐拔蘭地酒（欵待嘉賓）兩支另葡萄酒兩支。

各位如有捐贈，九龍方面：請送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益昌米店，電話三—九六三八二八。

香港方面：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社，或致電話H七五四九三五，當卽派員到取。

（萬人雜誌社）

「萬人協會」簡訊（六五）

萬人協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三年雙十國慶大典，除組織兩個回國致敬團赴台參加隆重慶典外，在本港會所架搭巨型雙十牌樓，掛插國旗張燈結彩慶祝外，於十月十日下午七時假座灣仔波斯富街醉瓊樓飯店舉行慶祝國慶大會，醉瓊樓飯店內外佈置大小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蔚成一片旗海，會場正中高懸國父孫中山遺像與蔣總統肖像，莊嚴而輝煌，場面非常熱鬧，到會的人數非常踴躍，比預定人數多出百分之六十，在澳門的會員張文先生也遠道跑來參加慶祝。

會議開始，全體肅立，唱國歌。隨後由萬人傑會長與曾憲光副會長對慶祝雙十國慶的意義與目前形勢作了簡短的分析報告。跟着開始聯歡聚餐，青年部男女青年熱情洋溢地高唱「台灣好」等革命歌曲，獲得雷般的掌聲與讚揚。

到會的人都得到萬協贈送刻有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國慶的膠骨筷子一對以作紀念，同時在抽獎方面亦做到人人有份，皆大歡喜。

由於萬人雜誌在十一月一日是它誕生七週年的紀念日，七年來，它戰勝了左仔的威迫利誘，衝破了經濟的困鎖，克服了種種的困難而堅定成長起來，成爲海外同胞在這國際逆流高漲的迷途中的一盞光輝的燈塔，因而各方面的人士要萬人雜誌社社長萬人傑先生在今年十一月一日七週紀念中擴大慶祝。在雙十酒會中，許多萬協會員與萬人雜誌讀者紛紛購券及提出各種捐助，以作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七週年紀念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的聯歡聚餐會中抽獎的獎品，相信到時定有一番熱鬧。

（秘書處）

俊人新小說

情·人·老·去

定價：四元五角

俊人新著倫理文藝小說「情人老去」，以故事嶄新，高潮迭起，在報上連載時已傾倒萬千讀者。現印成單行本，可使間有遺漏未觀全豹者有機會重溫一遍。全書一氣呵成，回腸蕩氣，確是佳作。

經售處：(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二）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港幣 郵票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共幹可搶購物資 百姓則罪該萬死

中共「十・一」悄悄過去了，每逢此日，感慨萬端，筆者回憶在北平時，十・一前為搶購一條鯉魚（死的）遭到「內部批判」的傷心事，至今猶有餘悸。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筆者的姑丈由南洋到北平「觀光」，住在每日房租十六元人民幣的「華僑大厦」（別以為便宜，要知道大陸工人每月收入只不過三、四十元），因十・一即將來臨，北平市場上，或多或少地加了點平日看不到的食品，如活鷄（但沒活鴨）、小蝦（每斤百隻以上的小蝦）、死鯉等，這是因為十・一時，有中共的「外賓」來到，才將這些東西充門面，表示「市場繁榮」。這些食品，對海外同胞來說雖算不了什麼，但對大陸同胞，已算是很特別的了，因此購買的人很多。

筆者當然也不能例外，那次正好是姑丈遠道而來，無論怎樣，也得炒幾個菜給姑丈洗洗塵。於是，向組長請了「病」假，跑到東單「人民菜市場」搶購死魚，總算幸運，排了兩個多小時的長龍，終於「搶」到一條死鯉魚，便興高采烈地拿回家去，公用電話處（北平市民家庭裏無電話）給姑丈打電話，約他到家裏來吃飯，但姑丈說：「旅遊日程安排很緊湊，擠不出時間」，（對於海外「觀光」的人們，中共從不安排自由活動時間，恐怕他們到處走，或接觸市民，對中共的虛偽宣傳不利）眞使筆者掃興之至。不幸的是，單位幾個「積極分子」總是找岔子，說我「裝病不上班，到市場買魚」。這是事實，但不知怎的被人發覺了，心裏很不安。

不久，單位共幹把筆者找去，首先詢問我某時某日到何處去？我本不想說謊，但知道中共對私人的事從不輕饒，和好硬着頭皮說是「在家休息」。共幹卻勃然怒道：「你最好老實交待，別自作聰明，以為別人不知道？說！」筆者仍堅持「在家休息」。共幹更暴怒，拍着桌子說：「你到東單了沒有？買魚了沒有？你生什麼病？」這一來，眞相雖已大白，但筆者只是不敢認「罪」，那不是鬧着玩笑的，這是一種「滔天罪行」，所以仍然說「在家休息」。同時也知道一下到底是誰把我出賣了。共幹沉不住氣，說：「張組長看見了，你還想賴？」筆者仍辯說是「張組長看錯人了」。這一下共幹更火冒，便把「張組長」叫了來對證一下。只聽見張組長說：「林強，別自作聰明了，那天你到東單買魚，我也去了，我排在你後頭，老實交待也就算了，今後不要再請假辦私事就是了……」。「哦這麼說：『只許官方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既然在上班時間，張組長（共黨黨員）可以去買魚，我就不行？」我心裏很想這樣反駁，但始終不敢說，只好忍氣吞聲，低着頭，準備接受無情的批判。

共幹說：「這回你賴不了了吧？我們考慮你是華僑，吃慣了嘴，原諒你一次，下次若再犯，非號召全體職工批鬪你不可！」然後又說：「回去寫份思想檢查，明天交來」。就這樣，筆者為了「招待」姑丈，招來一頓難受。

以後我聽其他職工說，每逢節日前夕，共幹自己也在上班時間到市場上去搶購物資，雖然同是一件事，但「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語）卻是「罪該萬死」，這是多麼不合理啊！

（林強）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陳克華先生八秩壽辰兼花燭重逢紀念洵潁川之瑞典而香港之盛事也敬賦四章用申嵩祝

曹文錫具稿

㈠ 香海欣傳話鑽禧，況當八秩值佳期。回思六十前年事，揮毫再賦定情詩。

㈡ 舞綵堂前列綺筵，親朋齊拜地行仙。廿年再祝期頤壽，王母洪崖共比肩。

㈢ 半生衛國事戎行，掃盡欃槍靖梓桑。立德立功兼壽世，爐峰矗豎魯靈光。

㈣ 太邱崗德眾稱尊，載誦先芬更立言。儆帚莫云供覆瓿，千秋事業企龍門。

先生有甲寅八秩生辰欣逢鑽禧書懷七絕八首

念奴嬌 秋思 詩書畫協會雅集題

塞鴻初至，問家書，為我帶來多少？故國不堪回首望。惆悵雲山縹緲。海上旌旗。天邊雲樹。祇夢魂縈繞；卅年羈旅，生涯空印鴻爪！轉眼又是新秋。西風故壘，餘淡煙荒草。把酒臨風長太息，寶劍何時長嘯？匝地烽烟。燒天刼火。魔鬼瘋狂笑！丘虛華屋，無言默默憑弔。

琴庵朱敬安初稿

贈董壇主

梁志超

神州咫尺碧波間。志士如公未許閒。
去國同傷懷北闕。居夷共待起東山。
詩文直筆堪移俗。韜畧塡胸足濟艱。
佇看風雲來海上。長纓縛賊凱歌還。

徐雲鶴先生卧病大埔，以詩慰之。

湝癯道貌徐夫子。不獨詩清品更淸。

漁村夕照

袁暘照

鄉心愁寄興難饒　　懶管江堤柳綠嬌
彭蠡不聞漁唱晚　　廣陵久待客觀潮
燎原刼燼灰猶在　　竭澤枯塘上已焦
悵望茘灣荒草畔　　夕陽影下更蕭條

曉行秋思

一覽樓上楊海天

朝曦初上海湄行　　桐葉驚風繞樹鳴
雨後青山如倩女　　眼前世態總刀兵
衣裳九月難新換　　故國廿年誤舊盟
雲水萬重天外客　　人人戈枕待收京

祝國慶

梁莊

旌旗蔽日障洋濱　　浩氣冲霄勢斷雲
金馬艨艟連海峽　　台澎鐵翼鎮湘閩
貔貅百萬驚毛膽　　武軍千重掃妖氛
收土北征傳大令　　崇朝不待斬殘臣

欣悉總統　蔣公康復

前人

舉國騰歡喜若狂　　欣聞元首復安康
天留大老匡華夏　　世仰豪雄繼聖王
日月同光占永壽　　山河並茂卜添長
鷹揚揮動摧毛頭　　指日收功靖漢疆

乘機赴台卽景

前人

騰歡帶笑瞬凌空　　雲海霞山歷萬里
放眼青天無限際　　舉頭白日掛蒼穹
翺翔鐵翼盈台峽　　破浪樓船佈馬公
一入國門情更烈　　旌旅招展萬家同

論交久已師兼友。過訪何分雨或晴。
小恙欣聞占不藥，我來還欲酒同傾。

鄭六豐

㈠ 凡夫俗子少煎磨，應是人間鐵漢多。敢與極權分壁壘，廿從仁政作箕籮。

㈡ 道途久歷憑腰骨，稻麥收成供飯醝。老去更增家國恨，聞鷄對劍愧顏酡！

㈢ 孤館寒燈夢寐常，疑眞疑幻舊家鄉！倘供顆粒充飢腹，何用乒乓擅勝場。

㈣ 親美反蘇今日見，聯蘇抗美昨宵忘。瘟神多少覆翻事？記取龍雲奏綠章。

文革當年鬬父師，祗爭來早恐來遲。蜉蝣欲撼孔夫子，螻蟻同攻韓退之。

綠綺輕彈臣女恨，紅燈伴奏帝妃宜。劉林批鬬又風發，幕裏存亡總是痴！

世間多是亦多非，各有排場入譽譏；護士偏歡穿素服，小兵不厭着紅衣。

認同有客牛牽鼻，出走幾人兔突圍。島上風光生活好，更從正義判安歸。

應調景嶺梅花詩社之約訪舊述懷

一覽樓主楊海天

㈠ 煙水蒼茫浮古嶺　　無端歌哭一登臨
孤城寒角吹天曉　　八表飛雲捲地陰
客裏青衫司馬淚　　夢中蝴蝶漆園心
滄桑塵刼興亡恨　　付與江濤起怒音

㈡ 幾人詩酒性情眞　　天壤茫茫寄此身
四海魚龍渾自得　　隔林燕雀亦相親
嬌花寵柳靈山笑　　怒水驚風戰鬼嗔
留取丹心同共守　　莫忘今日是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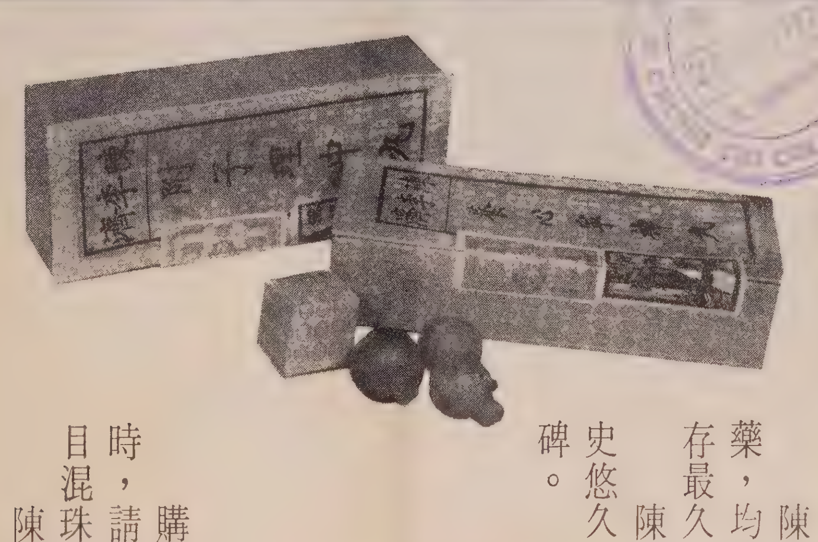
㈢ 蒼鷹怒逐戰雲飛　　誰向中原獵一圍
處士應知憐鶴瘦　　英雄那識使民肥
宮前御柳霞烟鎖　　殿上朝臣面目非
海角風波驚子夜　　夢殘銀燭總難歸

㈣ 莽蕩神州古戰場　　臨風遙弔淚成行
千秋雄鬼無歸處　　萬里荒村嘆絕糧
半榻蓬窗明月在　　幾人青史姓名香
天心倘肯亡胡虜　　我欲琴書老故鄉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一

萬人週刊 雜誌

(總第三六五 新68期)



福特:「老尼,你好像越來越重了!」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五(新68)期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2冊出版

陸奎生 健康報導

VOLUME 2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冊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2冊 目錄 1974年10月1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英雄占早春 七彩封裏：貧血與紅血球 七彩封底裏：菓蔬。)

HEALTH REVIEW

補氣養血精神好・治療體弱經驗談
Keeping up your spirits by means of tonics
A dissert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debility
神經衰弱根治法・剷除神經衰弱的病根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解除焦慮脫離樊籠・調暢神經全身舒泰
睡眠與失眠
風濕與關節炎
補腎培元利養生
胃痛與胃潰瘍
緊張的壓力
貧血與紅血球
游泳要注意安全衛生
皮膚敏感・風疹塊驗方
談夏天的衣食住行
素食養生長壽法

提煉中藥 卽服卽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奎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 三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1501室 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 晨九至十二時 晚七至九時 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厦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五(新68)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派系鬥爭的勝負取決於毛的健康

最近，在國際間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病」的傳說非常多。當然，癡肥的老毛，隨時都有中風的可能，俗謂「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老毛已八十高齡，就是不中風也分分鐘都有死的可能。至於周恩來，自今年五月初「半退休」以來，眞病假病迄未證實，但長期住在醫院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在當前不僅在國際間有關毛周健康的傳聞頗多，相信在中國大陸上也不例外。可以估計得到：在中共政權內部，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無時無刻不在馨香禱告，希望他們的靠山毛澤東眞的「萬壽無疆」，俾能有充裕的時間，清除上台的障碍，將來由他們這一派掌權。而右傾官僚集團和共軍中較爲「穩健」分子則願意周恩來能渡過當前的難關，等老毛死後由他帶頭打垮文革派從而使大家保住既得的權益，繼續騎在老百姓頭上過其荒淫無恥的「寫意」而又過癮的生活。

毛澤東偏偏「老而不」，加上江青一派的勢力越來越大，恨他們的右傾集團咒駡，是一回事，可是要打倒他們又不是那麼較爲容易的一件事。當前，因毛江集團是當權派，勢必要維持在國際間的「威望」，所以，一時不便迫不及待地置周恩來於死地。這就是現階段大陸派系鬥爭一時分不出勝負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中共文革派在派系鬥爭中對整肅周恩來有顧慮，所以，也就等於給右傾官僚集團和共軍中某些問題人物以喘息機會。中共歷次派系鬥爭，正如它自己所說：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原則上是應速戰速決，否則必是夜長夢多，發生不可想像的反覆。邇來，中共「二次文革」似已陷入低潮，僅在有氣無力地批判林彪在遼瀋、平津戰役中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罪行，而不能深入發展。

十月七日北平「人民日報」轉載了十期「紅旗」雜誌上刊登的「洪宇」寫的一篇題爲「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的文章，就當前的派系鬥爭形勢給左派猛打強心針。文章說：鬥爭的反覆與曲折乃是無可避免的事，告誡左派大小嘍囉切勿悲觀失望；因爲，鬥爭是循着螺旋式的曲折道路向前發展的。文章說：「新事物一定要代替舊事物，革命力量一定要戰勝反動力量」。但是，文章承認「新事物要戰勝舊事物，代替舊事物，不能不遇到舊事物的頑強反抗」。代表「革命力量」的文革派遇到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官僚集團「反動力量」的「頑強反抗」怎麼辦呢？那篇文章「堅定」地指稱：「只有經過反覆激烈的鬥爭，新事物才能由小變大，上升爲支配的東西；舊事物才能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消滅的東西」。

從這裏可以看出，文革派那一套「新事物」，還沒有成爲「支配的東西」，要使右傾官僚集團的「舊事物」成爲「消滅的東西」，還必須「經過反覆激烈的鬥爭」。從這裏不難看出，文革派正在磨刀霍霍，準備進行另一回合的厮殺！

「洪宇」在「紅旗」上的那篇文章，還提醒文革派分子不要「直線地看問題」，因爲不懂轉彎抹角地看問題就會矇杳杳分不清現象和本質，以致弄得「當革命順利發展時，就盲目樂觀，喪失警惕；當革命遇到困難，出現曲折時，就束手無策，悲觀失望」。



文章強調要運用「螺旋式的辯證觀點去看問題」，這樣才能看到「革命發展過程中反覆曲折的必然性」和「勝利的必然性」。

其實，作爲文革派的文化打手的「洪宇」，在寫這篇文章提醒文革派不要「直線地看問題」時，應該清清楚楚地說明：文革派的女頭頭是江青「同志」，江青是毛「主席」的「愛人」，即或鬥爭出現反覆和曲折，最終也一定會取得「勝利」；因爲，在今日大陸上誰有毛澤東那麼「硬」？有他的全力支持那會不「勝利」？問題是：毛澤東今日不「中風」，誰能保證眞像林彪說的那樣：他能「活到一百歲」？

當前，中共派系鬥爭發生反覆和曲折，在文革派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怕毛澤東一旦健康發生問題，那才眞是嚴重的反覆和曲折，在這個反覆曲折中，以江青爲頭頭的文革派，必於老毛死後不太久的時間追隨「主席」掃數歸於「地下」。不過以江青的潑辣性格而言，絕不會把周恩來從醫院中「解放」出來，如果老毛眞的要去見馬列，文革派必先下手幹掉周恩來。因爲到了那個時候，生存要緊，什麼國際「威望」和「世界革命」等等都是次要的了。

新聞以外

洛杉磯命案暴露中共可鄙面目
暴力壓制不了愛國雄心

萬人傑

美國洛杉磯中國留學生舉行雙十國慶舞會，中共出盡方法破壞，力圖阻撓不逞，最後竟派出暴徒打手，以利刃刺殺，造成一死三傷。中共可恥可鄙的面目，暴露無遺，引起國內國外中國同胞的憤慨！中共使用暴力對付愛國同胞，肯定難收阻嚇作用，其反效果是使人更認識中共的一貫暴徒作風，更堅定反共的決心！

使用暴力．激起公憤

美國洛杉磯的中國留學生，十月十二日在比爾莫大飯店舉行雙十國慶舞會。中共份子進行搗亂，首先以恐嚇電話聲言在場內放置了計時炸彈，未能達到阻止舞會進行目的，晚上十時四十分，竟派出十餘名暴徒，意圖闖入會場，爲守門人阻止，他們竟拿出兇器，將四人斬傷。其中一人阮寶珊因傷致死，其餘陳一之、梁樾、劉忠仁三名受重傷送入醫院。

死者阮寶珊，廣東中山人，家住高雄市左營區自治新村，今年二十九歲，省立高雄中學畢業後，考入中正理工學院就讀，今年初獲得政府保送前往美國加州深造。不料僅僅在幾個月，就發生了這樁慘事。

到過美國的人都知道，中共收買的職業學生，在美國大學裏的中國學生會中勢力很大，十分囂張，經常使用暴力，因此許多中國留學生都非常害怕他們，不大敢正面對抗，形成左派份子控制了所有留學生組織。

其實，在美國的學生，思想上大部分是反共愛國的。不過，一來鑒於左派份子學生囂張跋扈，二來他們目的在求學，不願生事，因而變了沉默的大多數。

其中也有一些反共思想較爲激烈的，因沒有組織，也不會動不動出諸暴力，因此都鬭不過左派學

今回洛杉磯的事件，美國留學生應是見怪不怪，這一類的衝突時時會發生，不過今回弄出人命，情況便嚴重很多。

這夜的慶祝舞會，參加的有八百多人，可見得反共愛國的留學生佔絕大多數。也因爲如此，使左派份子老羞成怒，非把舞會破壞不可。佯稱放置計時炸彈的詭計不逞，竟出之暴力殺人，眞是黔驢技窮，心勞日拙！

可是，暴力不可以使人屈服，相反的，只有使人更爲憤激。六七年港共也大規模使用暴力，不但不能鎮攝香港居民，反而掀起前所未有的反共情緒。在洛杉磯亦然，今後，中國留學生的反共情緒也會越來越高漲！

控訴暴政．何怪之有

雙十節之日，有一名老頭子把自己鎖在馬路的鐵欄上，提出控訴，抗議中共的苛政。有人以爲這老頭子是黐綫，但未經精神病醫生檢查過，很難確定他是否不正常。

據專家分析，香港平均四十個人當中，便有一分則因受到嚴重的刺激而致神經失常。

老萬的老友中，也有不少被認爲「黐黐地」的，所謂黐，是他們常常產生幻覺，激憤，多疑。有一位朋友，整天說有人要毒殺他，迫他喝毒藥，因此連太太弄的小菜也不敢下箸，把住處的窗戶關得牢牢的。

又有一位讀者，整天打電話要老萬救她，因爲她左右身邊的人，全是左仔，每一個都用種種方法陷害她，她希望老萬設法幫忙她到台灣定居。

這兩個人怎麼會黐綫呢？完全因爲在大陸時期，受到共黨的迫害，長期間生活在恐懼中，因此杯弓蛇影，動不動就以爲有人陷害她。

香港四十人有一個黐綫，而黐綫的人當中，有很大部分是上述這種情形的，這些人十分可憐，如果不是恐怖的暴政迫得他們黐了綫，他們應當還是個正常的人，過着幸福的日子，今天，他們成爲可憐蟲，大家都用一種嘲笑的目光看他。

在彌敦道自鎖抗議的老頭，有關他過去的身世，報紙上沒有記載，老萬當然也不知曉。不過可以理解的，他當然有可憐的一頁痛史，他的控訴，他的抗議，也並不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在大陸中共的暴政下，多多少少的人遭受到同樣的痛楚，家庭拆散，父子分離，比比皆是。在這個時代中，中國人是十分可悲的。

有些報紙用「怪事」做標題來形容這個老頭，

而來，其中不少人是死剩種，要抗議，可能排長龍，排到筲箕灣呢！

港人所望・安定繁榮

英國大選，電視作了街頭訪問，香港市民對此反應淡，有位阿差哥說：呢處係香港，英國大選關我地乜嘢事？呢位印度老友的確道盡許多香港人心聲。

雖然說，香港是英國人統治的地方，工黨和保守黨的政策，容有不同，但英國大選，既非香港人可以左右，我們根本無權投票作取捨，不論那一個政黨，工黨執政也好，保守黨獲勝也好，他們都不會關心到香港人的福利，忙着把國內的經濟攪好還來不及。不是工黨當政就會把香港的儲備金全部提回應用，對這一點，工黨和保守黨的政策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因此，英國大選，只有英國人緊張，香港人猶如隔靴搔癢，相信四百萬人中沒有幾個眞正關心，卽使是歸化英籍，拿了英國護照的。

香港人所最關心的，是「香港能否繼續安定下去？」「香港的股市什麼時候才會好轉？」「香港地產淡市何時可以扭轉過來？」「香港工廠何時可以恢復全部正常生產？」至於英國政府由誰當家，他們都覺得差不多是一樣。

關於香港安定問題，最近因爲中共同意了無限期維持澳門現狀——卽繼續由葡萄牙人統治，香港人也吃了一顆定心丸，香港和澳門命運有連帶關係，如果澳門維持現狀，香港自然也可以保持不變。長遠的看法雖然很難說，但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的地位也不會改變。至於經濟上的問題，現在已成爲香港人最關注的問題。但，股市低殘，除了人爲因素，還受到世界性的影響，地產、經濟等等，也不是單獨香港本身的問題，如果世界經濟退縮，香港決不會一枝獨秀。因此，我們必須忍耐，在沒受到政治性的影響下，局勢安定，我們是可以耐心等候的。

現在英國大選揭曉了，工黨勝利，希望這會給英國政局帶來一個時期的安定，英國經濟復甦，當然也有利香港。

女人衣服・應像女人

正當好新奇的美國人對「解放裝」發生興趣的時候，大陸卻醞釀「服裝革命」。有關當局已發出一項佈告，大有鼓勵女性由明年起穿着女性服裝的意思。

這項革新行動是由毛妻江青所支持，她是今天中國大陸服裝潮流的先導（路透社的說法）。中國傳統的女服，尤其極具誘惑性的旗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已被四清運動「清」掉。當時，簡樸的窄腰上衣和褲子，成爲男女兩性共同的服裝，就是上面說的「解放裝」。

尼克遜夫婦訪問中國大陸，毛妻江青出現人民大會堂看她的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時，身上穿的也是「解放裝」，和男性裝完全沒分別。近幾年來，大陸服裝已「軟化」，穿顏色鮮艷服裝（包括裙子）的女性越來越多。華南的女人，很多都熨髮，不過臉部化粧，還是不太普遍。

中共這項「革命」，主要是「今後女人要像一個女人，不可再那麼不男不女的」。其實，單性服裝不只流行中國大陸，也流行全世界，所不同的是大陸的女人向男人看齊，而大陸以外的男人，卻向女人看齊而已。

在香港，往往對迎面而來的人，私下裏問：「他究竟是男是女？」因爲香港門前不少男人把頭髮長得很長，而且把它熨得卷曲，穿一條喇叭褲，七彩繽紛的襯衫，更有些人在肩上掛個手袋，驟眼看去，的確雌雄莫辨，無法肯定對方是男是女，屬雌屬雄。

在大陸，男男女女都穿解放裝，見面時一樣會問：「這位同志是男是女？」

也許，這是中共施政中唯一値得稱讚的，男女不分本來沒關係，不過有時在許多生活細節上會產生不少麻煩。帶來一些不便。女性要穿女服這命令的用意如何雖難明瞭，不過，王光美穿華服會受江青批評，今回她領導潮流，如果放棄其解放裝而改穿裙子，不知會不會受別人批評？

誤交損友・青年墮落

一位體壇名將，最近剛祝過壽，國家領導人物，都成登門賀客，人們對他的榮譽，不勝羨慕。可是，接着而來的新聞是：他的孫兒因「偸車」嫌疑被拘，家人正從法律上予以援救。

這位家境甚佳的青年，爲什麼涉嫌幹出這樣的醜事？據說是爲了「誤交損友」。因爲家庭富裕，他的零用錢不缺，可說要個樣得個樣，原不必幹這等作奸犯科的事，相信他被拘之後，家長也會感到莫名其妙。

爲父兄者，盡管事業上有多大成就，在社會上有多崇高的地位，不就可以使他的後代也像他一樣，光大門楣。所謂「虎父無犬子」，只在正常情形下，使他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而言，如果他經常接受壞的習染，不會因爲他是名流之後，出污泥而不染，一樣會變成壞人的。

因此，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不要以爲憑自己的地位，就可使兒孫世世代代做偉人，不加以教育，他還是會變成垃圾的。好的父兄，對子姪着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好，誤入歧途的機會較少。

老萬不少朋友的子姪也像這位體壇名將的孫子一樣，忽然發覺他犯了法，感到痛心疾首。一位從台灣來的朋友，把他在台灣長大的兒子帶來香港，不到兩年，發覺他結黨開片打傷了人，把父親嚇壞。打完官司後，問計於老萬，老萬勸他立刻把兒子送回台灣。這兒子現在又循規蹈矩了。

原因很簡單，他在香港所結交的朋友，都是黑社會份子，跟他們混在一起，沒法不受影響。但當他被送回台灣，不再與這班青年爲伍，又是個正常的好青年了。

因此，父母必須注意兒女所結交的朋友，朋友對他的影响最大。一旦發覺他和阿飛來往，儘管效孟母三遷，也要使兒女與他們隔絕，否則，這孩子就如染上疫症，完蛋了。

中共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紅旗」雜誌）的「聯合社論」，向例是中共中央的政策性的指導文件，它的撰寫過程是很愼審和嚴肅的。在這種社論中，不僅要總結當前的內外形勢，提出它的政策路線，並具體提出當前和今後工作任務，然後鼓舞號召各級共幹和「人民」爲完成任務而奮鬪。

對外大送秋波顯示內部困難增大

但是今年「十・一」兩報一刊發表的以「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前進」的「聯合社論」既沒有對內外形勢做較詳明系統的分析，也未提出明顯具體的政策、任務，內容卻充滿矛盾、混亂。

社論在一開頭就提出了：「向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向愛國人士，港澳同胞和愛國華僑，向全國各族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對我國的革命事業和正義鬪爭給予支持的全世界人民和各國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這裏，尤其是對「全世界人民」和「各國朋友」大送「統戰」秋波，過去是沒有先例的。不過從過去的經驗看，每當中共對外大送「統戰」秋波，都是它內部困難最大的時候。

誇耀「成就」、「空洞」而無具體內容

其次，社論就誇耀它二十五年來的所謂「成就」說：「二十五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已經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它所提出的具體內容只有：

㈠在社會改造方面：「我們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㈡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進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裏面它舉出了所謂「文革」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茁壯成長」、「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等等長時期內鬪不停的事例，來證明它的所謂「成就」。

㈢在經濟戰線上：「我們堅持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一個社會主義農業爲基礎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形成」。並且還說：「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侵略和顚覆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這篇社論裏，提不出具體的經濟數字來說明它的所謂「成就」，對人民生活的過去與現在隻字未提，所有的詞句都是空洞無內容的，有些（如「文革」和「林彪事件」）根本就不能算是「成就」。

內鬥還要長期繼續下去、遙遙無盡期

該社論明白表示：

評中共「十…

制的改造取得基本勝利而結束。」

㈡「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鬪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這等於否定了它前面所提的「成就」。並且該社論還提出：「黨內四次大的路線鬪爭（指「高、饒」「彭、黃」「劉」、「林」）都是圍繞着走什麼道路問題進行的」。「這樣的鬪爭今後還會長期進行下去」。「我們必須繼續批判舊制度和舊思想，同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作鬪爭」。顯示中共承認其黨內的這種鬪爭是永無止境的。

「批林批孔」目的是爲了鞏固毛澤東權位、但沒有成功

該社論指出「批林批孔」運動的目的：「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佔領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使社會主義的江山永不變色」。「要通過批林批孔，進一步提高路線鬪爭覺悟，推動各條戰線的鬪批改，更好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並提出「我們要繼續把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的進行下去」。

該社論透露大陸現正進行全面的「羣眾性的清查工作」，這是以全體大陸人民爲進攻對象的一次大整肅。社論號召在這次全民大整肅告一段落之後，「應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學習和批判上來」。並指出「要認眞看書學習，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這是把批林批孔運動推向深入的關鍵。」

該社論指出「批林批孔」當前的重點是：

㈠「特別要學習毛主席的軍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㈡「總結儒法鬪爭和整個階級鬪爭的歷史經驗，爲現實的階級鬪爭服務，爲反修防修服務，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

㈢「並注意在鬪爭中培養和壯大馬列主義理論隊伍。」

中共想通過這場「批林批孔」運動來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再用這種權威去鞏固毛澤東的權位，其目的已十分明顯。

加快經濟建設不是爲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爲備戰

該社論在政治問題之後，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步伐。爲此它提出了兩個具體的方法：

㈠「認眞總結和推廣那些革命和生產搞得好的先進單位的經驗。」

㈡「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農聯盟，充分發揮億萬羣眾在批林批孔中煥發出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但是這裏仍有兩個前提：第一、是不能因生產而傷害「革命」，它要推廣的是「革命和生產」兩者都搞得好的經驗，而不只是生產搞得好的經驗；第二、加速生產建設目的是爲了備戰，而非是爲了改善人民生活。這樣，既暴露了它「革命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嚴重，無法解決；

沒有突出共軍、顯示軍中問題仍然嚴重

該社論對共軍的任務，前後只提到兩處，即：

㊀「當前，特別要學習毛主席的軍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㊁「要貫徹執行毛主席的軍事路線，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而做出新貢獻。」

這裏除「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是一個新的內容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第一、今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會把「隨時準備解放台灣」列在共軍任務項下，這次社論沒有。第二、所謂「發揮光榮傳統」主要是指「黨指揮槍」。當前中共的黨槍、內鬪正在嚴重關頭，這篇社論對共軍問題提得如此簡單，如果不是中共有意輕描淡寫掩蓋其內部緊張，就是它在這方面怕刺激起新的緊張而不敢多講。

強調「統一」、「團結」，顯示這方面出了問題

該社論強調「國家統一」「人民團結」「各民族團結」，強調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加強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並且說：「國內外階級敵人總是千方百計破壞我們的統一和團結」，這說明它的「統一」和「團結」已經出了問題，毛澤東正在用「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大帽子來壓制他的政敵。同時也顯示圍繞「統一」和「團結」的鬪爭，與毛澤東建立黨的一元化的領導體制有關，也就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接受還是抗拒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小集團所掌握的中央黨權問題上，正進行着激烈的鬪爭。

該社論提出維持「統一」「團結」的方法是：

㊀「要學會用一分為二的辯證方法處理各種問題。」

㊁「切實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㊂「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㊃「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羣眾」。

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並且儘可能的將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

這顯示反對勢力的強大，毛澤東既無力喊殺喊打，只好不惜委曲求全以讓步妥協來維持虛假的「統一」和「團結」表象。因為今天大陸上只要有一個人登高一呼，必羣起響應，「統一」和「團結」的局面馬上會破滅。所以，毛澤東在這方面腳步是不敢邁得太大的。

所謂「解放台灣」的口號已毫無現實意義

這篇社論裏，關於台灣只提了兩句話：

㊀「我們對台灣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關懷」。

㊁「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今年元旦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會對所謂「解放台灣」大做文章，但是所謂「解放台灣」已經變成永遠不能兌現的空洞的口號，因此，在這裏只是循例提一句，就連共幹們也明白，並沒有任何現實的意義。

未具體提到對外關係，顯示有很大的焦慮

從前「十•一」社論，都要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篇幅分析國際形勢，提出中共對外政策。但是這篇社論只講了以下幾句：

㊀「天下大亂的國際形勢正朝着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發展。」

㊁「美、蘇兩霸內外交困，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㊂「第三世界和各國人民的鬪爭推動着世界歷史車輪前進。」

㊃「我們應當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

㊄「加倍努力，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這裏面沒有像往常那樣大張旗鼓反「蘇修」，也沒有具體批評美國。雖然它也表示了未放棄「世界革命」（即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但顯然並未強調其現實的地位。雖然也表示了繼續執行毛澤東的外交路線，但只用「應該」的字樣，而未用「堅決執行」字樣，表示這中間有可變性。這顯示美國福特總統上台以來，迄今尚未有明顯的表示他對中共的政策，中共正在焦慮、觀望，在此期間還不能對今後的對外政策做出肯定的決定，所以這段文字只講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不作具體的表示。

聯合社論

項楚

共黨內當前的權力鬥爭仍在「黨與槍」之間進行

這篇聯合社論透露了中共內部的鬪爭在繼續，混亂在加強，「批林批孔」遭遇了強大阻力，並未達成其預期的目的，現在正處於前進不得，欲罷不能的處境。

該社論顯示中共目前的問題仍在地方，仍在軍中。去年「十大」毛澤東想解決中共中央的權力關係問題，建立「宮廷派」在中央權力班子中的優勢地位，雖然後來遭到各地的反對，但在形式上已經算完成了。因為有毛澤東的招牌，在中央建立黨權還容易。

今年通過「批林批孔」的壓力，在地方重建黨權，就遭遇困難，這從「批林批孔」的反覆就可看出。因為今天地方上各組織機構的推動和政權秩序的維持，主要是靠在地方根深蒂固的槍桿子的力量，「黨中央」的一紙命令如果沒有槍桿子的支持是毫無作用的。所以今天共黨的權力鬪爭主要在地方，在江青「宮廷派」與地方軍人實力派之間，也就是在「黨與槍」之間。不能單純用「周恩來問題」來掩蓋共黨內當前的主要矛盾和弱點。

「英烈千秋」觀後



「英烈千秋」在香港上映，得到自由報章的一致好評自不待說，也替中國電影界出一口氣，改變了國人對中國電影的觀感，我們的電影除去黃色武打之外，也能拍出「英烈千秋」這種主題正確，場面偉大，劇情逼真的電影，至於對白精鍊，演員態度嚴肅，尤其餘事。自政府遷台以來，是眞正一部好電影，相信此片將如「亂世佳人」一樣，十年二十年後仍然會放映，幾位主角也將如奇勒基寶、慧雲李一樣，永遠不朽。

「英烈千秋」在港上映，時間選擇得更有意義，正在此時毛幫職業搞手在幾頭紅肥貓出名支持下，搞什麼展覽、演說的活動，爲毛幫搽脂抹粉。「英烈千秋」的上映，對一些歪曲事實的宣傳提出答覆，抗戰是國民黨領導的，死的官兵大部是國民黨人，與共產黨毫無關連，歷史不是任何謊言宣傳所能歪曲、改造。

讀者看過「英烈千秋」的一定很多，茲就此片眞實情況，提出幾點補充與商榷。

張自忠將軍出身二十九軍，此是盡人皆知的事，二十九軍在長城戰役之後，七七事變之前，支持華北危局達五年之久，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但二十九軍的來歷，可能知者不多。民國十九年馮玉祥、閻錫山反抗中央，爆發了所謂「中原大戰」，以後馮部各將領大部投順中央，中央任命吉鴻昌爲二十二路總指揮，張自忠爲二十三路總指揮，宋哲元爲二十四路總指揮，梁冠英爲二十五路總指揮，孫連仲爲二十六路總指揮。只有宋哲元、張自忠不肯接受，繼續隨馮玉祥退入山西，同時退入山西的尙有馮治安、劉汝明、劉驥、過之綱各部，中央當時亦未派兵入晉追擊。

十九年底，中央明令將退入山西的馮部編爲二十九軍，轄兩師，以宋哲元任軍長，劉汝明任副軍長，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次年四月又增設一個暫二師，由劉汝明任師長、佟麟閣繼任副軍長。

二十九軍受中央改編，不但得到馮玉祥的同意，而且是馮玉祥向中央活動所得來。所以同是受中央改編，其他部隊是臨危叛馮，只有二十九軍將領有始有終。

當時各省部隊雖受中央改編皆叛服無常，只有二十九軍改編便矢誠擁護中央，心神不二。當時二十九軍「士兵識字」課本上，第一課是「委員長」，課文是：「委員長蔣中正，從前叫做總司令，他是總理的信徒，他是革命的先進，他統一了中國，他完成了北伐的革命。」每個士兵都要熟讀背誦，爲校閱考試最主要課目。

筆者所以要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在說明二十九軍將領的崇高情操，因此才有後來捨生取義的愛國決心，世間絕沒有一個投機善變的小人，會爲國家、爲朋友，犧牲自己的性命的。

二十九軍何以會負起捍衛華北的重責，此也由於時勢造成，非事先所能料及。原來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一槍未放率東北軍全部退入華北，成爲華北主人。在張學良本意不求收復東北，只求能保持華北地盤便於願足矣。但日本人卻不肯同張學良合作，繼續進逼，東北軍仍然不敢抵抗，其中還加上原屬閻錫山的商震三十二軍，也是聞風先遁，當時華北民眾痛恨此兩部，適值二十九軍喜峰口大捷，張自忠師趙登禹旅王長海團以大刀隊殲敵，砍死日軍將及三千。當張學良部五十三軍萬福麟部由喜峰口拚命後逃時，適逢趙登禹旅趕去接防，相遇途中，五十三軍只顧向後跑，現在看見有部隊向前去，大爲詫異，萬兵問道：「你們是那一部份，怎麼跑去送死？」趙兵答稱：「我們二十九軍。」萬兵邊跑邊罵道：「媽拉巴子，九十九軍也沒有用，別說二十九軍了，快點跑，上去必死，別混球哩！」

趙部未接受這番「好意」，跑步上山頭，適值日軍來攻，白刃相交，日軍死亡將及三千。消息傳到北平，一家報紙副刊懸賞徵聯，上聯是「大刀宋明軒」（宋哲元字明軒），收到下聯數千副，只有兩種，即「小膽萬福麟」及「長腿商啓宇」（商震字啓宇）。

華北局勢此時相當混亂，張學良又一部下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不戰而棄熱河，張學良在國人皆曰可殺之情況下携眷出國，馮玉祥乘機去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中央恐又引起內戰，乃派宋哲元爲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收拾馮玉祥留下的爛攤子，此爲宋哲元再度主政之始。

以後華北經過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日人要求中央軍及東北軍撤出華北，華北方面正規部隊只剩下一個二十九軍與「小膽萬福麟」的五十三軍，中央乃以宋哲元負責華北軍政的全權。

本來中央是想讓「長腿商啓宇」負華北全責的，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任命商震爲河北省政府主席，程克（親日政客）爲天津市長。但日方仍然容不了商震，日方何以反對商震，當是以爲商震是中央系統，因爲商震過去雖是閻系，但在中原大戰前已向中央輸誠，「身在曹營心在漢」，將山西方面情況報告中央，其中經過，日本人清清楚楚，以爲留下商震在華北，與留下黃杰、關麟徵沒有什麼差別。中央不得已只得把商震調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華北只有二十九軍與五十三軍，萬福麟捧不上手，中央只有任命宋哲元負責華北軍政。

日方不能容忍「長腿商啓宇」而能容下「大刀

宋明軒」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此事多虧當時任華北駐屯軍參謀長的酒井隆少將，此酋在勝利後，因南京大屠殺時任師團長，與另一師團長谷壽夫，同是屠城主角，爲我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在南京城外雨花台槍決。酒井隆當時堅決支持二十九軍，是由於認定二十九軍非中央系，中原大戰後，一直不肯歸順中央，具有堅強的反蔣意識，可以利用。酒井不曉得中國人的情操，二十九軍將領過去不肯叛馮，今日更不會背中央。如果日方當時接受了「長腿商啓宇」，憑商震那付德性與膽識，見敵即逃，跑得最快，他決不可能支持到七七事變，戰事若是早發生一兩年，我國準備不足，抗戰將更加艱苦。

宋哲元本已辭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在天津小住，中央在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式任命爲平津衛戍司令，十一月三日兼代北平市長，十一月八日政府正式任命蕭振瀛（宋哲元「智囊」二十九軍唯一壞人）爲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原任二十九軍總參議，此時似已任副軍長，另一副軍長佟麟閣），但蕭振瀛要長駐北平協助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便由張自忠將軍代理，不久眞除，張自忠任察哈爾政府主席至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中，調任天津市長，劉汝明將軍繼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

從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至二十六年七月，前後兩年時間，冀察平津兩省兩市完全由二十九軍掌握，宋哲元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主任，一度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仍兼二十九軍軍長。劉汝明將軍以一四三師師長兼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馮治安將軍以三十七師師長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張自忠將軍以三十八師師長兼任天津市長，秦德純將軍以二十九軍副軍長兼任北平市長。

宋哲元離平時，何以把所有職務交給張自忠將軍代理，其間也有一段淵源。

在二十九軍高級將領中，除去秦德純之外，要以張自忠將軍書讀得最多，又富折衝之才。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接任天津市長後，與日方華北人員經常接觸，當時天津實際上是中日共管，日本在天津有租界，有駐屯軍，天津市長如同日方處不來，一天也不能幹。張將軍富於機智，了解中央要他們在華北忍辱負重的苦心，所以在天津與日方相處頗爲融洽。日本軍人腦筋甚爲簡單，此時他們也看出宋哲元不會完全受日人利用，脫離中央，於是又發奇想，想拉攏張自忠將軍以代宋哲元，在日人想法，如果此策得逞，既可破壞二十九軍團結，又可促成華北獨立（此爲當時日本對華政策的中心）。因此，日方便向張將軍下工夫，張將軍也正好將計就計，虛與委蛇。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春，日本又邀張將軍率領一個代表團去日本觀操。至此華北各界皆把張將軍當成二十九軍親日派。實則張將軍只是「知日」，並非親日，因爲對日本了解的深刻，曉得目前尙非對日開戰之時，能多敷衍一日，國家就多一分準備，所以在七七事變之後，張將軍仍不主張全面決裂。當時在天津交通銀行任職之徐柏園氏，曾兩次與張將軍談話，七月八日張將軍向徐氏說：「對方是有計劃的，弄得不好，會鬧大亂子。」七月二十四日又向徐氏說：「混蛋的日本人，當然要殺盡他們才痛快，但如若仍有一線的希望，目前總以弭患爲是。」張將軍五月二十九日剛從日本回來，對日本情況自較任何人了解，他之堅決不主張打，實在基於謀國苦心。所以張將軍殉國後，今總統蔣公通電全軍表揚，其中一段：「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占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會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此一段電文用之於張將軍，可說字字有千鈞之重，一字更易不得。

不過，宋哲元離平時，要張將軍代理其職務，張將軍還是不肯的，他曉得這以來眞變成了漢奸，以後很難洗刷，但格於命令，不能不接受，宋哲元當時在鐵獅子胡同進德社手寫三項命令：一、派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二、派張自忠代理冀察綏靖主任，三、派張自忠代理北平市市長。張將軍接到這三項命令時，曾含淚向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可見其內心的痛苦。

張將軍接受命令在七月二十八日深夜，是時佟麟閣、趙登禹二將軍已先後陣亡，華北戰事已不可挽回，宋哲元把張將軍留下實在是多此一舉，若非總統知人之明，信人之專，張將軍將寃沉海底，到今天我們還會說他是漢奸，在歷史上地位連韓復榘都不如。

最後再談張將軍在戰場上求死之念，從何而來，此因由於其本身之忠勇品性，同時也由於領袖之感召。

秦德純回憶錄，記述他同張將軍到南京晉謁委員長經過：

我們到京的第二天，我陪着他到四方城晉謁委員長。張將軍首先起立請罪說：「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門嚴予懲辦。」

委員長訓示：「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瞭，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再約你詳談。」

到第三天，我接侍從室錢大鈞主任電話云，委員長要再接見張自忠將軍，要我陪同在明早九時到四方城晉見。晉謁時適逢日機轟炸，委員長鎭靜如常，對張慰勉有加，詢問健康情形及所讀書籍，張答以閱讀郭沫若的日記，委員長說：「應閱讀有益身心的書籍，郭的日記不要閱讀。」最後對他說：「等你身體恢復，我決令你重回部隊，讓你再有機會報効國家，並且到前方看看你的長官、同僚及部下。」態度誠懇溫和，儼如家人骨肉的親切。張將軍深受感動。由四方城回寓時，他在車上淚流滿面的對我說：「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

由這段史實，想起了歷史上兩件事，一是光武帝遇馬援，一是唐太宗待尉遲恭。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下轉23頁）

徐志摩的新詩與人格

墨默

曾經有人告訴我，他非常熱愛徐志摩的文筆，他那濃密而化不開的味兒，直在心坎兒打轉着。

而我也曾是徐志摩的信徒，那是出於童騃似的崇拜。後來，有段日子，我偏愛於清淡如水的文風，經過一番的咀嚼與回味，深入地研究生活、思想背景的狀況，我更愛徐志摩了。這不再是純眞而盲目的附和，是出於內心誠心的禮讚。我敢說，自五四以來，誰又能以生動活潑的情懷，吐露他內心的眞話，毫不保留，不管人家的惡意指摘，只要他認爲對的，他是一向「迎上前去」，於是他受到的波折與奚落也多，而他也在國家多事之秋時，不幸死於飛機失事，就如同他自己所說的「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徐志摩，原名章垿，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鎭人，生於民國前十六年（西元一八九五年）。最初就讀於硤石開智學堂，十五歲入杭州府中學，後改名爲杭州一中。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與張幼儀（張君勱之妹）女士結婚於硤石。翌年入北京大學。

在北京大學，志摩讀了兩年書，於民國七年，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社會學系。

少年徐志摩拜梁任公先生門下，

中撰寫一文致諸親友，豪情萬丈、壯志凌雲，行文是駢四儷六，對偶精工，如同其散文情感，熱烈而感人。此篇文章充分表現青年徐志摩的抱負，也是他最好的一幅自畫像。後來，爲追隨羅素，飄洋過海來到英國，但此時羅素被康橋除了名，而這到底不是他該走的路，於是碰着狄更生，而以特別生的資格，在康橋的皇家學院隨意選科聽講。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沙士頓，租屋而居，同住的有他的前妻張幼儀女士和郭虞裳君，但第一年，他未曾領略康橋的風光，直到次年的秋季，他一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他接近了眞正的康橋生活，於是他發現了康橋的美麗與多采，乃在民國十五年一月撰成了「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讀了此文，眞以爲是人間仙境，它的早晨是如此地寧謐而令人難忘。

民國十一年，志摩回國，致力於新文學運動，才名藉甚，曾任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的教授，但他的教學多少是玩票性質，而他在民國十五年與陸小曼的婚事，更是爲人所津津樂道。

徐志摩是個澈底的浪漫主義者。他將愛看成一種極聖潔極高貴虛無縹

顧一切與陸小曼結合，但是，一旦接觸實際，眞與心愛的美貌女子自由結合，幻想立刻破滅。

當初，陸小曼是北平有名的名姝，英法語言極爲流利，又是跳舞能手，父親陸定爲官，有意栽培她爲一名門閨秀的典範。民國九年，有一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王賡（字受慶）回來，學優識長，陸母以爲是東床快婿，便把小曼許配了他，小曼聽父母之命，閃電與王賡訂婚。所有一切結婚費用，全由陸家擔當，從議婚至婚期，不到一個月，便在北平海軍聯歡社舉行婚禮。儀式隆重，面場豪華。但她丈夫卻鎭日讀書、教書，政府又調派爲哈爾濱警察廳長。而小曼在北平的娘家，沒有丈夫的羈絆，更是自由自在了。

是時徐志摩回國，在北平晨報當副刊主筆，頗負文名，於追求陸小曼者中，脫穎而出。但王賡對此事略有風聞，陸家唯恐出事，遂帶小曼暫回上海老家中小住，乃相率南下，那知志摩亦相隨而行。

後來王賡自知「齊大非偶」。於是當小曼北上時，辦好離婚手續。並對徐志摩說：「我們大家是知識分子，我縱和小曼離了婚，內心並沒什麼成見；可是你此後對她務必始終如一

我定以激烈手段相對的。」

志摩亦與前妻張幼儀女士仳離，志摩父親氣憤之餘，從以吃長齋，不問其事。志摩並請其師梁任公爲證婚人，任公於婚禮中，引經據典，痛罵了一番。實因任公目光如炬，深知志摩的性格，他的話是不言而中的。因徐志摩的單純信仰是「愛、自由、美」三者的混合的一種理想，表現於行動的，便是對美婦人的追求。爲了達成這理想，便不顧後果。

可是，小曼是花錢慣了的小姐，徐志摩當然處處討好，一方面在上海光華大學教英文，一方面又寫文章，以供小曼的揮霍，而北平的胡適，便邀他北上兼差，增加收入。那時志摩的朋友保君健在航空公司作事，送了一張長期機票給他，藉以宣傳。那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飛機失事，在濟南黨家莊附近遇霧失事，一代英才，於「乘風而行，冷然善也！」之際，殞落於天際，令人哀痛。時年僅三十六歲。

他的著作，詩集有志摩的詩，翡翠冷的一夜，猛虎集。散文集有：巴黎鱗爪、自剖。短篇小說有：輪盤。戲劇集有：卞崑岡。書簡有：愛眉小札。此外尚有曼殊斐爾小說集等的翻譯。於新文藝的各種體裁，諸多嘗試，可見他的才情是多方面的。而以新詩的成就最大。在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佔領南京，當時局勢很亂，倒是上海較安定，於是文人麕集，徐志摩、胡適、葉公超、梁啓超等人便集資創辦「新月雜誌」，成立「新月書店」，取名是得自「泰戈爾詩集中的新月集」。在七編新月雜志

，以作此文的總結。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裏，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沈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蒿，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沈默，
　沈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詩句裏，所以我們覺得在他詩的字裏行間，有一個生龍活虎的人在跳動，他的音容、聲調、呼吸，都歷歷如在目前，夾有一種撩人的嫵媚。所以陸小曼說：「他的詩比一般來得俏皮，眞是像活的一樣，字用得特別美，神仙似的句子，叫人看了神往，忘卻人間有烟火氣。」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蓮瓤，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掩護着同心的歡戀，
　我又聽着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你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更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痛苦，
你害了我，愛，這日子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責你負，我不忍猜你變，
　我心腸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摟——
除非是天翻——但誰能想像那一天？

此詩像戀愛中的心語，正對着心愛的人傾訴心懷，他熱烈地愛，為了心苦，只是要緊緊抱摟，兩人融合，那怕是天翻，誰又能拆散，這不是他追求陸小曼的心聲？

生活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捫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志摩單純的理想失敗了，他要面對現實，社會的不諒解，小曼的揮霍，以及那些打擊者的冷嘲熱諷，他的信心動搖，他的理想被揉得碎碎的，他的慘敗，在詩句裏，不正是一一地道來，除了對他產生安慰的共鳴外，我們怎忍心再責備他呢？

黃鸝

一掠顏色飛上了樹。
「看，一隻黃鸝！」有人說。
翹着尾尖，它不作聲，
艷異照亮了濃密——
像是春光，火燄，像是熱情：…
等候它唱，我們靜着望，
怕驚了它。但它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霧，
它飛了，不見了，沒有了——
像是春光，火燄，像是熱情。

此詩雖是描寫黃鸝的死，和人們對死的悲哀，這又何嘗不是他自己死時的景象，他飛了，不見了，像是春光，火燄，在濃烈的烟火裏，不正是燃燒他的熱情？而他就如此地離去。

偶然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這首小詩是在他的卞崑岡劇本裏，那可愛的孩子阿明臨死時，那個瞎子彈着三弦所唱的，也是志摩最好喜愛的。我們人人都喜愛它，也隨口能背着它，更在這短少的字句裏，體會到熱愛生命自然的徐志摩，卻有寬宏的胸懷，他似乎看透人生的生生死死，離離合合，所以聚也無須喜，別以無須悲，可是難道我們不為這英年的早逝的徐志摩，發出一聲低喟的輕嘆，正如他自語道：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他的求學，他多采多姿的生活，他的戀愛，他的教書生涯，他的一舉一動，影響了很多人。而如今，一切雖都烟消雲散。但我們依稀可見到，一個瘦高的身影，穿着長袍，飄飄然的模樣，白白的面孔，長長的臉，鼻子很大，架着一付黑框的圓眼鏡，下巴特別長，風神瀟散，向着多變的雲霞，慢慢走去，而對着引頸仰望的人們，揮一揮衣袖，道一聲「再會吧！人生。」

認識中國

賈誼「過秦」有「治安」

——馮友蘭「咏史詩」四探——

柳以青

馮友蘭在「咏史詩」中，兩首是論及西漢的。一是提到賈誼，一是提到漢武帝，一是提到漢宣帝。原詩是：

「賈誼痛苦陳『治安』，路線鬭爭非爭閒。政畧一篇法家義，支持西漢二百年。」

「誰道武皇重孔丘？用人多是弘羊儔。漢家自有眞制度，不是儒生演『春秋』」。

這兩首詩，表面上所表現的意義是尊法的，配合和鼓勵了目前大陸的「反儒尊法」運動。但是骨子裏並不如此簡單，只要讀了西漢歷史的人都知道。

賈誼是通諸家的學者

洛陽少年賈誼的故事，是任何讀史的人都耳熟能詳的。因此，每每對賈誼的不得志而慨嘆。然而，爲此而只稱道他的「治安策」的話，那是片面的，不合乎西漢創立和演進的歷史。如果進而肯定賈誼就是法家或純法家的話，那更是杜撰歷史事實。事實上，賈誼是位博通古今的「雜家」。用「雜家」這一名詞又容易與「縱橫、農、名、雜」等家的「雜家」相混，可以說是博通各派學說的「雜家」、「綜合家」或「調和家」的。

漢書卷四十八的賈誼傳，就曾有明文記錄：「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明明述明是「頗通諸家之書」，不是法家，更不是純法家。這裏我得特別註明。

那麼，他的「治安策」固然有法家的思想，同時也有各家各派的思想，絕不是「定於一尊」的「唯法家思想」。

歷來的中共史學家與哲學家們，每每只注意了賈誼「治安策」的法家思想成份，特別現在的大陸上似乎更是把賈誼的「治安策」只突出其「唯法家思想」成份，這方面或許有其目前的政治需要，但並不是事實。或恐是在其「治安策」中，特別主張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而贊成削藩，頗合乎中共在林彪以軍權高漲而失權後的大陸軍人、軍區不穩的現實，而極權推崇賈誼。然而，假如把賈誼的「治安策」來分析的話，其中的儒家思想成份頗多，而且也爲他的思

！例如，他的「治安策」中就有重建「三綱五常」的：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漢書賈誼傳治安策）

這只是舉了一段「治安策」的主旨而已。在此不遑多引。

事實上，在「治安策」寫成之前，先是有賈誼所寫的「過秦論」呢！如果沒有「過秦論」，做爲歷史的鏡子，也就不會有「治安策」了。因此，任何讀史的人，一定會把賈誼的「過秦論」與「治安策」等量齊觀的。沒有「罪秦」，就不會「治漢」，要想「安漢」，必先了解「敗秦」的一切。

如果馮友蘭說：「政畧一篇法家義，支持西漢二百年」的話，並非馮氏所不知「過秦」與「治安」兩篇是同等重要的，只是在大陸上有「揚秦」之舉，於是就在詩中強調了「治安策」而已，由「治安策」而肯定了賈誼的整個人。這方面我們是可以瞭解的。

這裏，我試抄下兩段來前後呼應一下：

首先，他指出治國要從歷史上取教訓，同時，又指出政策該是隨時間而轉變，決不能「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僵化唯一的策畧：

「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接着就是賈誼論秦亡的重點：「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民隸之人，而遷徙之走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而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過秦論）

由此可知，馮友蘭之所以肯定賈生，自有其深意在焉。所謂「路線鬪爭非等閒」，一定要知道賈生的路線是什麼才行。

霸道、王道共雜之

至於下面的詩句裏，引用了漢宣帝的話，這「雜家」的思想就更明顯了。馮的原註只一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在這方面固可以明瞭馮的意思。

按這一「漢家自有眞制度，不是儒生演『春秋』」的註釋，如果我們深入討論的話，那是見於漢書卷九、元帝本紀的，宣帝爲元帝的父親。這一段如此的：

「孝元皇帝，宣帝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我子，而王母張捷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以下的事實：㈠元帝之所以詢問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端是由於宣帝對楊惲及蓋寬饒的「爲罪而誅」而起。漢書卷六十六楊惲傳及卷七十七蓋寬饒傳，對楊、蓋之行政爲人，多所紀錄，並非是純儒家中人，可以說是「雜家」，其治跡之消除貪污賄賂，法令之刻，不能算不是行政之專才，而其之所以獲罪，固由守正不阿而來，亦更有「刺譏辭語」而來，文帝是在這方法覺得宣帝之不對而發問。㈡宣帝之所答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不能全做法（霸）、儒（王）道來解釋，而實在是自私的「家天下」觀念的作祟所致。因爲當時的蓋寬饒就是請宣帝讓位而獲罪的。事見蓋傳。因此，宣帝所稱霸王道雜之者，乃是自私的家天下觀念所發出的遁詞。㈢同樣，宣帝知儒生的爲國家、民族的大義凜凜，皇帝不對就當讓賢，於是，先駡了「俗儒」一頓，最後卻責怪元帝，不能保持劉氏漢家的天下，所以說出了「亂我家者太子也」。

那麼，就西漢的歷史來說：是不是「不是儒生演『春秋』」呢？我才還得從西漢的歷史的事實中去找。這就牽涉到漢武帝一朝的「復古更化」了。

對漢武帝，中國的史學家們明顯地分成了兩種看法，那便是：「一是說漢武帝尊儒的「獨崇儒術」；一是說漢武帝政策的「陽儒陰法」。在這裏，我不想介入兩者之間的紛爭裏。然而，就事論事的話，我覺得錢賓四（穆）先生所說的最爲恰如其分：

「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傳統的士人政府。政府力量，不在貴族，不在軍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輩有特殊教育與特殊理想的士人手裏。而此輩士人之教育，則操在社會下層之士羣，不操在政府，即如漢武帝時代，興起國立太學，掌教者爲五經博士，皆由民間來，自有其客觀標準。不僅政府卿相高職，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羣中選拔任用。即儲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親貴子弟，皆與士人受同樣教育。有幾個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時受教。內廷設經筵講官，選朝廷名儒爲之。故中國儒家，雖不成一宗教，而其爲中國人信崇，上自政府，下達民間，一致不異。在唐以前則稱周公孔子，在宋以後則稱孔子孟子。仁義道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規範，皆從教育中展出達成之。近言之，所說是自漢以下之兩千年，遠言之，可說由西周以來之三千年。中國人早知標舉一人生共同理想，無上無下，自政府至民間，皆須爲此共同理想受教育，此事由周公開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闡揚。中國歷史上之政府與民眾，同樣由此教育所領導。士人政府之大體制，亦賴此維持不變。……總之中國傳統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爲一士人集團，學術與政治，並無嚴格劃分，而政治常受學術領導。學術命脈則奇託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則奇放於自由民間。即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斥百家，此一動議，便自民間來，在其太學中之五經博士，亦都自民間來。……故在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下之傳統政府，既不能稱之曰貴族政府，亦不能稱之曰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爲特立一名稱，則應稱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確立，則在漢武帝以後。在漢武帝時，已確立了幾項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試制度，一是選舉制度。每一士人，皆須經過此三項制度之提拔與升遷，自社會下層而進達於政府之最高層。皇帝雖是政府中之最高領袖，但亦得遵循此幾項制度，而行使其職權。此下兩千年來，此三項制度雖遞有改變，但大體上，絕大多數政府人員，必經此三項制度之審覈與通過，則並無有變。」（見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刊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副刊）

從這一段的分析裏，我們就可以了解到馮友蘭之提漢武帝，表面上是「揚法」，實際上是「尊儒」了。不但尊儒，同時更反映出在中國歷代政治制度上的「道統」與「治統」的關係來。

儒生演不演春秋呢？這裏卻是問題的重點。只要工農兵「論史」，來發掘「儒法鬪爭史」，就必然會找出究竟誰在中國的歷史上「演春秋」呢！事實上，工農兵亦可以進而爲儒生呢，一如自漢武帝以後的儒生們，還不是來自民間嗎！

照原訂計劃，這篇該是談王充論衡「刺孟篇」的。由於發現了另外的一些資料，暫時不專對「刺孟篇」來討論。就對馮友蘭談西漢的賈誼的詩，加以分析了。盼望讀者們能夠原諒。

同時，馮詩所牽涉的東西不少，如果不斷的探索的話，恐會引起讀者們的厭倦，盼望以後只做間歇性的探索。

大陸青年與「共青團」（下）

胡蓑之

重新建團的步驟

談到中共重建其「青年團」的步驟，可能以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共」的文件爲依據。該文件的內容大致如下：

㈠是廢除舊的「團章」，製造新「團章」從而恢復活動。這些文件指出：「廢除一切不適應於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舊團章，重新以毛澤東思想和團中央所定的新團章爲依據，恢復團中央及各地方組織活動。

㈡是以學習毛澤東思想爲主，文件指出：「團必須成爲青年當中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先鋒隊，進而團結廣大的青年羣眾，作爲組織活動的基礎。

㈢是強迫超齡團員分別轉黨或退團手續，該文件規定：「恢復組織生活的團員，已經超齡而又合乎入黨的條件的，必須申請或由團方保送，否則強迫退團。」又說：「根據吐故納新的原則，必須大力團結和爭取無產階級子弟；尤其對積極分子的入團手續，更可以簡化。」

㈣是團員由團轉黨的問題，也有規定：「凡團員超齡後，可以由團支部保送入黨；但必須有一至二個黨員作介紹人，其主要依據是轉黨的團員，能否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及在職單位上的考核意見。……」

㈤是要求所有「團員必須經常參加當地義務勞動，除協助當地保衛和宣傳工作外，還要深入了解羣眾對黨團的意見，馬上反映到支部，更要了解當地的階級鬭爭，經常參加階級鬭爭的實際工作，培養其本身成爲無產階級的接班人。……」

製造死人榜樣作教育

以上是中共重新建團的主要目標，而對於團員的思想教育準備工作，又採取怎樣的措施呢？正如「紅旗」雜誌所說：「對他們施行繼續革命階級教育的理論，着重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訓練，使他們了解階級鬭爭的性質。……」因此，中共所執行的措施大致是這樣：

第一、自從一九六八年起，除在北平外，其他各地也普遍設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從事對團員們的再教育；而其宗旨則以毛澤東那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的教條爲重點，組織新青年並分析所謂「階級鬭爭」的新動向，結果實際情況，開展其「革命大批判」，舉辦若干「階級鬭爭展覽會」，對省史、縣史、村史、家史及地方史等等，一律予以歪曲，企圖藉此以提高青年的「階級覺悟」，從而激起他們的憤慨！並防止反毛思想再抬頭。

第二、普遍製造死人作榜樣，更須積極展開學習所謂「金訓華運動」，藉以鼓勵青年人的革命熱情，而平息他們對現實不滿的心情。由於「文化大革命」以來，千千萬萬的大陸青年人，大多數都在中共強迫「上山下鄉」從事勞動生產，和接受「工農再教育」的慘況下，內心極爲不滿，因而他們的怨憤潛滋暗長，逐漸成爲目前在大陸青年中普遍流傳的所謂「霉氣」、「洩氣」、「不服氣」的「三氣」傾向。——亦卽所謂：「讀書吃虧論」、「讀書無用論」，認爲「上大學倒了霉！來到農村還要接受工農再教育，認爲洩氣了！他們自認爲出身頂好，覺悟也不落後，而文化大革命則把青年學生們個人發展的路線，幾完全堵死了！一條路也不讓他們走。」於是編成一些充滿牢騷性的歌謠，例如其中有一曲說：「老在窮山溝，前途沒奔頭，」又說：「前途！前途！只有一把鋤頭；手拿鋤頭，毫無前途[illegible]，到處都可[illegible]，歌聲響徹雲霄，反映青年人之不滿中共。

可是欺騙成性的中共，則厚着面皮杜撰一些所謂「英雄人物」，便早已製成一部影片叫做「青年的一代」，內容是描述一個以革命爲幸福，以鬭爭爲樂趣，以吃苦爲享受，上山下鄉四處爲家的青年，艱苦奮鬭的故事。這部影片加洗了很多拷貝，分別到全國各地作義務映出；同時由中共宣傳機關印發幾千萬傳單，稱讚片中的青年蕭繼業，爲千萬青年樹立了榜樣；青年們都要向他學習，向黨交出決心，黨指向什麼地方，你就得到什麼地方去學習、去勞動；那裏發生了困難問題，你就得要奔向那裏去解決問題；更必須決心在那裏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然後在那裏可做開天闢地的盤古王。

大陸青年的悲慘遭遇

中共瞞騙青年是列爲重要的陰謀策畧之一，它不但把「青年團」的團員像鷹犬般驅使，在學校裏的學生就開始被他作「公子」玩了。據說當青少年們一進入學堂，等於完全脫離開了父母的關係，而父母也等於失掉了兒女。原因是學校裏的幹部們，只許青年學生腦海裏有一個黨（共產黨），有一個頭子（毛澤東）、必須聽黨的話，相信「偉大」的毛頭，把革命的大旗，從老一輩人的手裏接了過來，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原來共黨對青年的教育政策是：要把所有青年人的思想當作一塊一塊的白布，而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做紅色的染料，更把各學校機關、各青年團體組織及其一連串的政治運動爲染缸，希望將這些以千萬計的白布，一起置於染缸裏去煑和忽，務必熔冶於一爐的紅色而後已！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儘管這一代的青年尚不會全部爲共黨所消化；但我們知道：長此下去，第二

代、第三代……的青年，由於環境關係，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無形中已成純粹紅一色的分子，而為數典忘祖的人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大陸青年人更遭到空前的摧殘！由於當時的毛澤東為了爭權，便不惜犧牲青年人的生命，發動了數以千萬計的青年起來造反，充當他的鷹犬爪牙，美其名曰「紅衛兵」，實則為他個人奪權的工具。但在這一千多萬的青年紅衛兵之中，基本上至少有三大派：卽青年學生紅衛兵、青年工人紅衛及青年農民紅衛兵。在這三大紅衛兵派系裏面，又分為若干種——起碼有擁毛反毛兩派。此外，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紅衛兵，他們既不擁毛也不反對劉，彷彿成了第三勢力。更有一種是流氓式的紅衛兵，專門乘火打刼！這一來，有如黃河決堤，一發不可收拾；而且愈來愈複雜，只要有了三人、五人，便形成一系紅衛兵，他們只要打着紅衛兵的旗幟，就可以到號搗亂，誰也不能辨別他們誰是眞的毛派紅衛兵？誰是反毛的紅衛兵？猶之乎中共「青年團」裏團員那麼複雜。

因此，青年紅衛兵後來演變成互相殘殺的亂局，死於這種混亂情況中的青年，全國至少共達三百萬人以上！其後毛派看情形不妙，為了急於控制亂局，鎭壓各派各系的紅衛兵起見，不得不動用其武裝部隊，大開殺戒，又起碼死了百多萬的青年人！其餘犯罪不重的青年紅衛兵，也遭逮捕投入集中營，陸續分批下放到邊疆去，從事墾荒造田，修路建場，永遠被奴役！永遠做牛馬了！後來中共要下放的對象，就是那些被認為不忠於毛澤東的青年團員——包括男女都有——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男團員，三分之一是女團員。這些青年團員多半從各地生產大隊中拖來的，他們雖然成了團員，卻是鄉村子弟和一些學生，在毫無抵抗下被送至幾千里外的邊區去了。所以，大陸上普遍成為恐怖世界，把「下放」視為「下葬」！表示下放後也像人死了下葬一樣，永遠不能再見到他們的親人了！而他們自己也認為本做了亡命之徒，只有聽天由命罷！

總而言之，今日大陸上的青年，好比熱鍋上的螞蟻、徬徨、苦悶、焦燥！學校教育早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染缸，實際上，自「文化革命」以來，全國大部份的學校都變了質；有家的也等於無家可歸，他們只剩下一個軀殼，靈魂已被毛思想所取代；命運一直操在共幹們的魔掌中，要你變牛你就不能變馬！在物極必反的原理下，這些青年第一步是消極地反抗。所以，令到毛共的「青年團」拚湊起來又告破裂，始終無法重振旗鼓；甚至將來很可能使這些青年變成中共內部的計時炸彈！他們不僅不會一心一意地再充作毛政權的替死鬼；於忍無可忍的時候，勢將爆發大流血的慘劇！這便是今日中共「青年團」無法重建的最大原因。

重建後又癱瘓的原因

儘管中共處心積慮，當它們數年前計劃重建「青年團」的時候，曾竭力展開基層宣傳活動，其主要陰謀是企圖提高青年的興趣，恢復他們的信心。由於當時大陸青年既失去了升學和就業的機會，又被剝奪了婚姻與生活的自由；終日像牛馬般遭受精神和體力的壓迫，情緒之惡劣可想而知。因此，中共自一九七〇年二月起，除配合我國舊曆新年的習俗，破例展開文娛活動外，並會從那時起卽着手發行了「青年報刊」，如原有的黑龍江「造反有理報」，便已改為「黑龍江青年報」；隨後又宣佈將逐漸恢復其「團報」、「團刊」，藉以加強其宣傳，而目的則在拉青年入團。

但是中共推行像以上一連串的措施，顯然只是顧到黨的一方面，卻絕對沒有顧及他方面。假定不讓青年人有着自然地適當的發展，而長期地強迫他們去做牛馬，更以枯燥的毛澤東「語錄」及其思想，不斷地向他灌輸，不獨不能獲致相輔相成的效果；將更會給反毛派製造機會。原因是一般血氣方剛的青年人，最喜愛新奇的刺激；當中共竊據中國大陸的初期，由於新的刺激給予那些天眞無邪的青年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因而拚命地做了毛澤東的鷹犬！可是，經過了二十多年來的種種事實的考驗結果，他們慢慢地覺悟了過來，認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大好青年，始終受到中共的欺騙和壓制，毛澤東二十年前對大家所開的空頭支票，永遠未能兌現，甚至搞到整個大陸一天不如一天！

換句話說，二十年前沒得吃沒得穿，中共給予人民的遠景是將來的美好生活。然而，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到處餓死人！使到青年人由希望轉為失望，由擁護轉為憎恨！誠如管子所說：「廩倉實而知禮義，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晁錯說得更好：「飢寒至身，不顧廉恥。……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父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中共重建新團，再用空頭支票來欺騙，絕無成功之理。

特別是那些脫團或超齡而無條件轉黨的團員們，佔了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他們將何去何從？輕則成為流氓地痞，為害社會；重則一變而為中共的主要敵人！加以目前大陸各地的反毛組織多如牛毛，所謂「此處不留人，猶有留人處」，人心一變，萬事皆休！何況「文革」後的中共，早已形成四分五裂，前後經過了五年的「整黨建黨」工作，稍有頭緒；而本來渙散的「共青團」組織，遭砸碎後重新整建，更為困難。直到去年，東拚西湊始告一段落，先後只有一年的光景而又陷於癱瘓，可知中共內部的崩潰，連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也騙不成，還說其他嗎？

國共特務戰

單行本已出版　每冊二元五角

曾在本刊連載，由退休間諜著述的「國共特務戰」，因內容眞實、資料寶貴，深受讀者重視。凡本刊長期讀者，無不愛讀，且承認該書為有關國共特務鬪爭的最佳作品。現已出版單行本，每冊售價二元五角，經銷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41 我是「天主教特務」！

本港某報的記者在採訪有關「收規」的新聞時，曾被警察「搜身」，這事曾經激起輿論界的公憤。香港是自由社會，基本人權是受到保障的，警局是不敢太過濫權的。

然而，在所謂「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中國大陸，在那個恐怖的「社會主義天堂」中，人的自由，人的尊嚴是澈底地摧毀了！

筆者曾經報導過「幹校」如何搜查幹部行李及其家眷的經過，也曾報導過「禍延鄰居」及鄉中親戚的事實，還報導過毛澤東共產黨如何監視男女「囚犯」入厠所的情形。

其實男女「囚犯」日夜不停地被「打虎隊」監視着，一舉手，一投足都要「打虎隊」批准，無端地被迫「檢討」和「鬬爭」，已是極人世之苦的事了！

可是共黨就要折磨人！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矯正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枉矯。」在毛澤東的「理論」指導下，共幹當然喜歡捉弄人，他們要像貓兒玩老鼠似的折磨人！那些喜歡折磨人的人，便是毛澤東共產黨心目中的「積極分子」，便是「鬬爭性強」「好幹部」。

我們每天都要被「打虎隊」搜幾次身。——從前我們被稱爲「同志」，被稱爲「老師」，現在卻被稱爲「老虎」，稱爲「反革命」，而且一日之內，要被搜身多次。難道整天被監視着的人，還能身懷違禁品麼？究竟他們是無知，還是故意侮辱我們這些「囚犯」呢？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也過去了，所謂「肅反

如果共黨認爲我們有罪，就判刑罷，就槍斃罷，何必貓玩老鼠似的折磨人？

有一次，我聽見兩個「學員」在談話，其中一個說：「在延安審幹時，曾有人被審查了十多年。」聽見這些話，我不由得搖頭苦笑，李欽棠分明也聽到了，他低聲地說：「慘！」

「你們幹什麼？」打虎隊員、負責看管我們的葉超怒喝着。

葉超這傢伙大概是一個老澳門吧？有一次在鬬爭我時，葉超拿了一幅我的照片問我道：「古鶴翔，這是什麼地方？」

這照片是我在澳門時拍的，那時我是一個中學生，當時我和楊錕、郭CP、何啓傳幾個同學常常到西灣一帶散步，偶然拍一些照片。

葉超給我看的是我自己一個人的照片，這照片我自己早就沒有了，不知他們從那裏找來這照片？大概是從楊錕那裏得來的，因爲郭CP現在還在香港。

「這照片是在西環的一座小山上面拍的，」我答。

「老虎不坦白！」羣眾大聲地吶喊。

不坦白？我有什麼要隱瞞的事呢？在讀書時和幾個朋友到西環拍些照片，何必隱瞞？何況這些朋友都是左傾的青年！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羣眾再次吶喊道。

我實在沒有辦法，我只能閉口不言，人們又把我當皮球似的推來推去。

「好罷，任由你們揭發我好了！」我咆哮着。

陳紹赤又跑出來了，他向我講「政治」，並且說：「你的妻兒都希望你老老實實的交代問題呢，你坦白好了，不要頑抗！」

我根本沒有問題，根本無法「交代」，結果被鬬至深夜。

最後，葉超警告我說：「古鶴翔，這裏分明是澳門的主教山。你在主教山上，面對教堂，手似十字架，身穿修士袍，你究竟和天主教有什麼勾搭？」

天啊，葉超不說，我根本不曉得那是「主教山」。我不過喜歡那兒的風景，站在高處，面山背海，拍一個照片罷了。我把雙手張開，只是「作狀」，共產黨卻說是象徵「十字架」。當時我穿着長衫，共黨卻說是「修士袍」！

那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我曾在澳門久居，家兄公欣和許兆福、楊安道兩神甫頗有交情，我也認識這兩位神甫。我和他們的關係，我老早已向「組織上」「交代」過了。我根本沒有隱瞞任何事實，也不需要隱瞞！

可是，共產黨卻一定要將我打作「天主教特務

看了「英烈千秋」，使我對該片編導丁善璽與飾演張自忠的柯俊雄的潛質，都有了再認識。由此可見大導演與成功的演員，絕對不能從平凡的電影中冒出來的。

這部電影如果在抗戰勝利後不久拍攝，它的現實意義倒不這麼深刻。只有在日本重新成爲經濟大國之後，對東南亞各發展中國家作經濟侵略，以及出賣中華民國，公開侮辱我國國旗，對我領土釣魚台再伸出魔爪之時，它就有不尋常的時代意義。

「英烈千秋」電影中，有血與火的愛國熱情，那裏每一寸膠片，都是我們過去的眞

實歷史，我想不論是普通觀眾或影評人，面

評打

評電影的尺子去理解的。作爲影評人，也許回家以後可以慢慢咀嚼，再由此推溯編、導、演的成功之處。個人認爲該片成功之處就是能夠很細密地將劇中人的愛國情操與每一段抗戰史實用平行或蒙太奇手法交融的展開。在抗戰史實中隱藏了不少愛國情操感的火花，到了情況最惡劣的每一階段，也是愛國

！」其實家兄公欣和我，都不是教徒。

我們認識許神甫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是抗戰初期的事了，有一次陳KC君介紹家兄公欣和我到聖約瑟神甫處學法文，但學了兩天，我們都不再學。

家兄公欣一向喜歡自製收音機，而許神甫也有同好，於是他們便常常來往，而且交情不錯。雖然這樣，家兄和我都不是天主教徒。我們都只信眞理、正義和良心，我們並無任何宗教信仰。

在抗戰勝利以後，許神甫曾在高要賓頭一帶傳道，當時家兄公欣去函許神甫，介紹我到他主持的一間學校教書。

可是，我在該校教了兩三個月書便辭職了。

楊安道在成爲神甫以前，曾因肺病在白馬巷醫院留醫，家兄公欣也在那兒留醫，於是他們便相識了。

我去探欣兄，因此也認識了楊安道，並且一同拍過些照片。在一九四九年，我到石岐工作時，楊安道已經成爲神甫了，他路過石岐，並曾探訪過我，當時我招待他喫過一次飯。

我和這兩個神甫的關係，只是如此，確沒有其他問題，這一切，我都已向共黨「交代」過的。

我曾經寫過幾句東西，說：「我不是敎徒，但我讚美耶穌。他犧牲，他受苦，十字架是墳墓。爲了愛，到死還寬恕惡奴！」

上面這幾句東西，便是我對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態度。愛，人類確實應該彼此相愛，而不應該相恨。孔子、孟子和古今的賢哲，都以這至高的理想來教導世人，在這核子時代，人與人間的相愛是更加重要了。

共產黨的「階級鬭爭」邪說，何以曾經吸引過不少人？那便因爲人們以爲「鬭爭」的出發點是爲了勞苦大眾，即是爲了愛。可是，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已經「走火入魔」了，共產黨已經成爲懷疑一切、憎恨一切，奴役一切的瘋子。共產黨已將「鬭爭」和「仇恨」代替了「愛」。

共黨不亡，那有天理？「賊殺賊」的局面早已形成。劉少奇垮了，林彪死了，周恩來「病」了。中國人民也快要獲得眞自由、眞幸福和眞解放了！

將軍先是奉命留在北平與日軍虛與委蛇，任務完成，復離開北平，回到南京，當二十九軍軍長，歷經台兒莊大捷，臨沂會戰眾役，升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再經襄陽會戰，最後在十里長山壯烈成仁。「英」片畧畧帶出日軍在戰場上放毒氣，在淪陷區大殺無辜人民。這些史實，正好給我們未經歷抗戰時代的青年，對日本人的殘酷劣性作一回再認識。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多少人各自守着自己的崗位，做着共赴國難的工作，有愛國軍人慷慨赴義的感人面場，在北平陷落前，將軍如何將學生安排赴後方繼續求學。唯有能對下一代有強烈的愛心的人，才能在戰場上成爲一個完美的愛國軍人。電影中最感人的一幕，並不是將軍與家人生離死別的時刻，生離死別的場面都很含蓄。張自忠唯一流淚

「英烈千秋」

林巽

同時在觀眾席上賺到不少觀眾的熱淚。可知人必有強烈的愛心，才能有強烈的恨。

筆者在沒有看「英烈千秋」前，對於我們的電影處理戰爭大場面，不敢存太大期望，但看了「英」片之後，看到戰爭場面的氣氛與效果之佳，大大出我意料之外。雖然如果拿來與國際水平的戰爭片作公正的比較，尚有多少距離，那距離並不是人力與場面的偉大問題，而是技巧問題。

拍戰事片的效果是不能單靠偉大的戰爭場面及士卒的英豪表現收到完全效果的。戰事片的效果必須重視重覆，那是作戰計劃或迎敵計劃與迎敵作戰及實際攻擊成爲相等的次序。如「最長的一日」、「海上長城」、「鐵血將軍巴頓」的戰爭場面效果是來自同一公式的。其實在我們的歷史故事「三國演義」中的赤壁之戰，其戰場上確能使讀者如身臨其境，都是從備戰與計劃作戰的前一個段落培養出來的。「英」片對這一點處理，看來比過去任何戰事片中的戰爭場面進步得多，都是因爲編導比過去的戰事片重視作戰前一階段的佈置，但我們如抱着嚴格的要求看，那仍是不足夠的。

「英」片最成功的是張自忠這個角色的塑造，特別是在他的節制與沉着的氣質這方面。由於他的沉默，所以觀眾每一聽到他開口說話時，都感受到一種鏗鏘有力的感人氣勢。其次是處理他不論面對任何危難，都表現絕對不逃避的態度。再其次是將他對戰士的愛護放在情感眞摯最高地位。譬如有一場戲，他本來奉命去見蔣委員長，已經站起來了，當他要開步時，爲了聽戰情報告，他站定了，及聽到敢死隊一連兄弟，只剩二十三人回來。他驚愕地重新坐下來，那場戲演員並沒表現出任何特別情感，只是一個驚愕的坐下來，觀眾早看到他內心的沉痛。

電影有兩個缺點，那就是張自忠奉蔣委員長密令留守北平與日軍週旋時，似乎欠缺我們在後方如何爭取時間作疏散文教機構及作迎戰的佈置的片斷，以突出張自忠留下來的積極抗戰作用。另一個缺點是他逃出北平後只用在火車上被學生認出誤會的戲來過場，似乎不夠深刻，如果換上幾個片斷，譬如他坐在火車上，一路上看到一些斷壁殘垣，被日軍飛機炸死的老百姓及被炸後的繚繞烟火，然後再來這位愛國英雄幾個沉痛的反應。如果被學生認出誤認爲他是漢奸一場，處理成被日軍空襲時，大夥人退入防空洞中認出更好，必要時配上炸彈聲及高射炮聲，只寫那班學生的驚疑與憤恨已足夠了。想象中像他這種身份，一定會有相當的保護。

電影最感人的是在危急關頭，多少人選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一條路。編導最明智的是在張自忠將軍殉職前，先有幾個部屬先行殉職，要是編導缺乏分析功力，只用一般庸俗電影手法來處理，他可能使張自忠將軍先行自殺，接着才是各部屬跟他而作。那是害怕配角搶了主角的鏡頭。可是我們只要想到一部有份量的戰事片，最重要的是如何將一枝部隊處理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不是爲了要突出主角地位。部屬先張自忠將軍成仁，正好強調了這軍事領袖的感召作用。只從這些小片斷看，顯而易見，丁善璽的藝術潛質是相當深厚的。

我所知道的于豪章將軍

禹之

前年十一月間，在一次宴會中，有一位剛從台北參加祝賀國慶回港的陳君，談論正在職的陸軍總司令——于豪章，說他：「儀表很不錯，就是從來未曾聽見過他幹過什麼要職，怎麼會一下子便當上了陸軍總司令？」

其實于豪章與筆者小學、初中、高中均同學，軍官學校亦是同一期，了解他所以有今日之成就，並不是偶然碰上特殊的機緣，也不是得之於僥倖，從任何角度來評述，都有他理應成功的條件。

當時由於我與陳君並無深交，沒有對他作詳細介紹的必要，但從那時候開始，便動念想寫這篇文字，今藉退休閒空之餘，方始於此執筆。

品學兼優

于豪章安徽和縣人，因其父應聘在國立中央大學執教，於是他在幼年便隨家人移居南京，初入南京中學附屬之實驗小學讀書，爾後繼升南京中學之初中及高中。其時小學畢業，規定不經過入學考試可以直升初中者，僅限四人，而初中畢業可以直升高中者，亦只限十五人，由於于豪章的操行每列甲等，各科成績亦均極優異，兩次皆獲直接被保送升學，非同筆者係再報名參加新生入學考試，等候放

池中，這種粗暴的行為，他非但未以為忤，還用和顏悅色的語調對我說：「你應該多用點腦筋，看遠幾着，慢慢才會有進步，愈是暴燥，愈容易錯失，必須隨時保持冷靜，才能有出奇制勝的佳着；可是亦不適宜把我們畢生的思維，沉迷在棋藝的精湛，僅可用以鍛練我們的身心，有益於我們將來的事業才對。……」這番話可真使我羞慚不已！童年時代的于豪章，就已經是氣質不凡了。

四重軍事學歷

當我們高中畢業之際，已歷經了「九一八」「一二八」諸事變，日本軍閥侵略我國野心已畢露無遺，此時之于豪章已堅定了投筆從戎的決心，我們同去投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二期，全國有志青年六千餘人報名投効，經過初試與覆試，最後僅取五百八十五人，于豪章名列第四。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於武昌畢業後，隨即參予抗日諸戰役，在排、連長的階段中，于豪章以剛毅沉着，有勇有謀著稱，深得各級長官之重視，因而被選拔參加陸軍大學正則第十八期之學員考試，他又名列前矛。陸軍大學畢業後，首先被派赴美國接受最新機械兵種之技術與戰術訓練，回國後便負

尊師重道

民國三十六年冬，筆者因傷由徐州往蘇州後方醫院，道經南京，拜謁我們在小學時候的級任老師喬一乾先生，才知道他們初由重慶復員抵京時，由於生活艱難，曾以一間教室暫作妻兒棲身之所，是得于豪章的資助，始搬進現在住宅，繼續尚在接濟他們的生活費用，已有一年之久，其尊師重道的美德，實足為諸學子作風範！

友情眞切

民國三十年筆者駐節桂林，適陸軍大學第十八期學員作見習旅行經過

，久別重逢的同學雖多，惟獨于豪章一人鄭重對我說：「千萬不要滿足現狀，應該再求深造與進步，希望我們再有第五度的同學。」至今言猶在耳！惜乎筆者僅獲參加陸軍大學第十二期的初試，即以國文不及格落第，誠感愧對好友！當筆者傷癒出院，便入國防部第三廳擔任我畢生首次的幕僚工作，住家適又與于豪章互為毗鄰，由於統帥部參謀的每一擬定，無不關係到整個戰局，勢必審愼處理，稍遇疑難，便於晚間求教於于豪章，每得詳盡指導，使我獲益良多！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于豪章五德俱備，深慶國家選得良將，其在未來之功績，更將未可限量。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於香港）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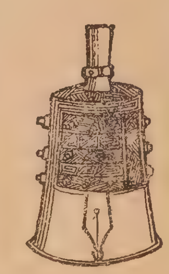
寒梅

十萬青年十萬軍

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八年的浴血抗戰期間，最後的一年，已進入決戰的階段，也是最艱苦的一個階段了。

繼驚天動地，鬼泣神號的衡陽四十七天血戰之後，湘北的烽火，已蔓延到桂林柳州，血淚山河，只剩下西南半壁了。千千萬萬的難民，顛沛流離在逃向大後方的路途上，爬山涉水，餐風宿雨，到處哀鴻遍野，哭聲漫天，苦難的國家，已面臨危急存亡的生死最後關頭。

最高當局為了扭轉局勢，也為了配合盟軍的軍事反攻，毅然發出「一



關一五三慘案」日本人在濟南殘殺

害我國公使蔡公時之經過時，一向沉默寡言的于豪章，竟然義憤塡胸，痛哭流涕，當卽誓言：「必定為國報仇雪耻！」如此一鳴驚人的舉動，頓使聆訓師生，無不刮目相看，校長對於他這種愛國的熱忱，倍加獎譽以外，並以「男兒當立志」勉勵全體同學。

從不暴燥

平時的于豪章，很少說話，可是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卻沒有人不對他發生好感，記得有一次，筆者與他在校園中對奕，由於我比他棋差幾着，一連幾局都被他殺得片甲不留，後來他自動讓我車、馬、砲各一子，繼續再奕，結果仍舊敗在他的手下，我於惱怒之餘，竟將全盤棋子拋入荷花

第二次由美國學成歸國後，調任總統府參軍處任上校參謀，適逢總統宣佈自動引退，當時奉命跟隨總統與夫人回奉化的僅有于豪章一人，雖經頒告一切國事由副總統全權署理，實際上許多重要的策畧，絕非意旨相違的李宗仁所能作適當的處斷，有關兵力的部署與調動，更加錯綜複雜，在這繁難的處境之中，一切業務全賴于豪章個人處理，不是一個腦筋清醒的幕僚，或不具備日理萬機的才能，焉能肩此重任？經過這一段時日的朝夕相處，乃益增總統對他德行和才幹的賞識。國都遷台北以後，于豪章再度跟隨蔣緯國任裝甲兵副司令，以管訓得法，訓罰嚴明，而調升海軍陸戰隊司令，再升中國陸軍總司令。

敵愾同仇，大有氣壯山河之慨！

知識青年志願從軍運動，百粵子弟是一馬當先的。享有「廣東才子」盛譽的梁寒操先生，當時他擔任中宣部長，以身作則，在中宣部志願從軍的報名冊上，第一個響應簽名。另一位是粵籍聞人馬超俊先生，也毅然放棄海外部長的職位，報名參加青年軍的行列。掀起海外青年回國從軍的熱潮。這兩位粵籍俊彥報名從軍的壯舉，改變了國人「好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的觀念，更鼓勵了青年從軍報國運動的壯濶波瀾，全國各地父子從軍，夫妻從軍，兄弟姐妹一起去從軍的感人故事，眞是不勝枚舉。

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全國知識青年皆以從軍報國，參加青年軍的行列為榮，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突破了十萬從軍人數的大關了。擔任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的粵籍名將羅卓英將軍，將十多萬經過甄選，考試及格的知識青年，編成二〇一、二〇二、二〇三、二〇四、二〇五、二〇六、二〇七、二〇八、二〇九等九個青年軍師，另外還有幾個直屬的教導團及女青年軍總隊，集全國精英施以文武兼備的教育，由於素質優異，紀律嚴明，人人自愛，成為最受國人敬愛的一支「子弟兵」。從那時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旌旗飄盪，一陣陣雄壯的歌聲「……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我們一齊來維護祖國……我們齊赴沙場……」劃破長空，不但使民心為之鼓舞，也更激勵了殺敵的士氣！

接班不成梟雄割據

林定

據最近外電報導，毛澤東患嚴重心臟病，纏綿床第，連以往每天較為神志清醒的三數小時參與抛政的生活，都不能享受，故其政治生命實際結束。北平領導階層則趁毛病重，展開繼承權的爭奪鬬爭。以江青為首的左傾急進派終日圍繞毛病榻，阻止周恩來的探訪，並直接發令施號下達中共各級黨組織；周恩來則經由他的助手鄧小平、李先念去控制國務院及地方行政。以上是外國記者的看法，不論其眞實性如何，毛澤東不是神仙，遲早要歸道山。但毛死後的繼承人，當然不是什麼集體領導，或按照黨章規定由第一副主席繼任，而是經過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權力鬬爭，這一點是肯定的。

由於周恩來也患心臟病，現尚在醫院療養，看來不會比毛澤東命長。若毛先周去世，按共黨黨章，周恩來繼毛位是毫無置疑的。但共產黨人向來不講信條，只重權力。老子有槍有炮，管他什麼黨綱黨章。江青派決不會讓周恩來坐上懷仁堂的寶座。況周恩來老拍檔鄧小平與嫡系陳錫聯，早已看風駛艃，投靠江青裙下；心腹許世友又遭調虎離山，遠離老巢，權力大大削減，不復當年座鎮南京，雄霸一方那樣威水了。就算周恩來能順利繼位，也是日本郵船——遲早完。

若周恩來死於毛前，在毛的庇護下，宮廷派當可暫掌大權。因在中共九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中，除王、張外，都是老朽之輩。董必武、朱德年齡比毛澤東大，來日無多，此兩老久不問政，前者是無權的傀儡，後者失勢多年，日以抽大烟度殘年。葉劍英虛有其表，唯唯諾諾，北平人稱黨老第二。康生臥病二年，且患有神精分裂症，最近江青為壯其聲勢，才拉他出來亮相。李德生外調瀋陽，因其與林彪有轇轕，為江派批鬬，迄未過關。

九位常委中，王洪文、張春橋是在「文革」時冒出來的，為當年紅衛兵的頭頭。加上「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可稱為宮廷派四大天王。這四個人表面看來似乎是有資格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四人中以毛婆江青勢力最大，但她的羣眾基礎卻最差。儘管她利用掌握中共宣傳機構職權去樹立自己的聲望，特別是爭取婦女的支持，大量培養婦女幹部，直接擔任縣、公社的領導班子，以圖控制最基層的羣眾。但總不能使地方軍人對她信服，尤其是曾經出生入死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老共幹最看不起她，大家都說她算老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崛起於上海，上海是他們的地盤，當然有些潛勢力，但大陸各地方頭頭不會聽其指揮。張、姚、王以前只不過是上海一地的黨委領導人，對建黨毫無汗馬功勞，尤與共軍更沒淵源。王洪文雖大抓民兵，但必竟敵不過正規共軍。毛澤東認為槍桿子出政權，當然有槍桿子才能保衛政權。王洪文名義上是「軍委副主席」，然各軍區頭頭是不把這個連火線也沒有上過的娃娃放在眼內。因此，毛澤東一旦蒙馬列寵召，大陸則風起雲湧，各地軍區，山頭林立，羣梟割據，走上清末民初軍閥混戰的老路。

東（二）

萬人傑

日本青年兩個極端

每到一個地方，除了遊山玩水、採風問俗，老萬喜歡觀察年青人的風氣。我以爲從年青人的言談行動看這國家的前途該是最切實際。

在日本，也注意到年青男女的動態。有兩種青年特別引起我注意。他們可說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極端，在東京常看到一種長髮披肩，穿高底鞋的青年。他們和女性一模一樣，不但在肩上掛着一隻手袋，還搽粉塗口紅。別誤會他幹「相公」一行，他們把臂同行的，才是千嬌百媚的小姐。

另一種青年特別熱中政治，不斷進行各種反政府運動，示威及街頭演說是他們的日常工作。東京市區內的共產黨總部有巨大霓虹管招牌，很遠也看見，這就是激進青年背後的操縱者。我們參觀東京大學（原名東京帝國大學，是日本四大著名學府之一）時，看到許多班房成爲左派學生大字報製造場，裏面堆着不少寫好了反對七七、反對物物的大標語，在過去許多反戰、反美、反核運動中，他們都是中心人物。

當然，日本青年除上述兩種外，更大部分是社會的中堅分子。他們不會穿奇裝異服，也不會以示威抗議的爲日常工作，他們勤懇地工作，短頭髮，穿得清潔整齊，在士農工商各自

響力。日本報紙和美國差不多，全是企業化，暢銷全國的報紙，只有朝日、讀賣、產經幾家，這些報紙的態度和美國一些受新左派控制的報紙一樣，喜歡跟政府搗蛋，替中共宣傳。因此佐藤當日下野發表演講時，憤而逐走在場的所有新聞記者，他在任時給這些新聞記者害苦了，有機會的話，他們也會搞水門事件的。

戰後日本解除了軍備，並無軍隊，只有警察和自衞隊，當然數量也有限制，這是盟軍爲了免除日本再度發動侵畧戰爭的一種預防措施，不過，一些有黷武思想留存的青年，感到苦悶，因而有由紀夫剖腹以鼓勵武士道精神復興之舉，也有日本青年加入巴游恐怖組織，在以色列台拉維夫機場上進行血腥殘殺；更有所謂「赤衞軍」的組織，這些，都是黷武思想的變態發洩，接受了祖先侵畧野心遺傳的日本年青人，他們的思想相當偏激，些微的事也會激動起他們的情緒，因此老萬說日本的政局隨時會變，但會變成怎樣，就很難說了。

東京人的入息

老萬發覺日本人消費能力非常強，東京物價雖然高得驚人，但不論大小館子、百貨公司，到處擠滿人，大阪有兩條有上蓋，很長很長的街，兩邊是各種不同的商店，有如外國的購物中心，也如香港利源東西街，不過，但裝飾得美奐美侖，設計也極藝術化，與美國購物中心的店子相比，不遑多讓。這兩條街，日夜擠滿人，雖然他們不一定買東西，可能只是趁趁熱鬧，但無事出街小破財，見到喜歡的東西還是免不了破鈔。

很多香港遊客認爲昂貴的東西，日本人毫不吝嗇的買下，如果香港也有出賣的東西，在日本須多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鈔票；有些還會貴百分之百以上。日本的鈔票最大額是一萬元，值一百七十元港幣左右，但日本花一張一萬元日鈔，容易過在香港一張紅底。

日本人能應付這麼高的物價，使老萬對他們的國民收入發生興趣。向東京朋友打聽，他們說：在東京很少人失業，只要肯做，不愁沒有工作。這一點，老萬也認爲沒有說謊，經過許多大機構門口，都看到「徵募」的牌子，列出需要的人員，往往須添人手一百幾十名，甚至數百名。諸如巴士售票員之類的位置特別多。除非你選擇特別嚴苛，否則不會沒有工作。

東京地下鐵的梯級，常常有些露宿漢，這些不是失業者，無家可歸而流浪街頭。他們多喝兩杯，在梯級上舖幾張報紙，躺過一宵，明天酒醉消失又照常上班。

東京一般工作的收入，大致在七萬日元左右，等於一千二百元港幣。不識之無，僅靠體力工作的人，和一

才有十萬元以上，也不容易超過十五萬日元，約二千五百多港元而已。不過，在大機構裏做事，可能有不少的外快。日本的商行很喜歡應酬，比方有從外國來的代理商，或其他業務上有關係的人，都會受到他們熱烈的招待，吃最好的菜，喝最名貴的酒。這些開銷，可以報稅，如果不花用，也是繳稅繳掉。

七萬日元一個月的入息，在香港已算很不錯，但在日本，尤其東京，這筆錢夠個人用度，倘未有娶妻的能力，因此日本聰明的年青人都不談婚嫁，他們盡情玩樂，卻不受到束縛。

摩登走難

雖然股票跌到恆生指數二百幾點，人們的旅遊熱還是高漲。翻開報紙，大部篇幅刋登旅行社廣告。在機場上，每天有不少旅行團出發。到外地旅遊，參加旅行團有很多方便，也有很多缺點。老萬從來沒參加過旅行團，這次到日本觀光，破題兒第一次成爲旅行團的一員。爲了言語不通，不參加旅行團，到了日本，便變成啞巴。十個日本人中，九個不懂英語；就算對方懂，老萬的英語也是有限公司，鷄同鴨講，很不方便。參加旅行團，至少導遊會講，有時請他翻譯，也可應付過去。同時，參加旅行團的費用，比自己旅行便宜，酒店有折扣，交通工具是部旅遊大巴士，到某一處

必照顧。不要以爲辦手續是樁簡單事，有時交涉機票之類的瑣屑小事，也會花掉大半天工夫，有人代勞，不必躭掛，可以專心玩水遊山，這是參加旅行團的好處。

但，有些人視參加旅行團遊埠爲「摩登走難」，因爲旅行團節目多數排得很密，每天大淸早便出發，終日奔波，旅遊車送你回酒店時，已疲不能興。第二天，又要一早起床，奔赴前程，上了年紀或過慣安逸生活的人，大多數吃不消，覺得旅行比走難還苦。所以有些人寧願多花些鈔票，單獨行動，到一個地方，喜歡的，多玩幾天；不喜歡，可到別處。累的時候，睡到中午，不會有人催你起床。不過，這當然多花很多鈔票，要濶佬才辦得到。

老萬體力還好，不怕摩登走難，卻怕團員中知識水平參差。老萬是半桶水，孤陋寡聞，但自己不識的，從不敢誇誇而談。有些無料的人，並不如此，不但自以爲是，還處處「教導」人家，意見多多。如果團中有三幾個這樣的人，會使你遊興大減。

負責領隊的人縱有很好的意見，但這個團沒有紀律約束的，人人有發言權，人人可以話事。到了一個地方，有人喜歡看古跡，有人要欣賞風景，更有人要買東西，個個都是客仔，客仔等於老板，往往使領隊無所適從。老萬參加的這個團，也有此情形，尤其女人，意見特別多，左右做人難，當領隊的眞不容易。

參加一個團，就該放棄一部分的個人自由。香港人常常嘲笑日本的旅行團，說領隊拿着旗幟跳海，他們也會一個個跟着跳海。我認爲這並不可笑，而是日本人的長處，中國人參加

會選擇一些團員知識水準較平均的，相信會玩得更開心。

嚮導不易爲

給我們嚮導的年青小伙子，是從越南到日本來的，在早稻田大學念書，因爲，只有念書才可以居留。他利用課餘時間，擔任導遊。他是潮州人，當然能說潮州話，此外，他還精通國語、粵語、日語和一點英文，這算是一個導遊的人才。

四十幾個團員都是他的老板，老板是不能開罪的，何況在團中有些人很有地位，有些人很有錢，更難應付是有些很嚕囌，在這四十幾知識水平不同，身分不同，興趣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的老板中，要每個都滿意，結果定必每個都不滿意。

不過，這位小伙子還算應付得面面俱圓，雖然有些人不滿意，但在最後幾天，也都諒解。老萬覺得吃這門飯確不容易，要老萬這副臭脾氣擔任他的工作，早而拂袖而行，寧願回去緊束腰帶。

有天他對老萬訴苦說，有位團員每到一個地方就寃住他，要他找日本姑娘。他說一來他沒路數找，不可能隨便在街上給他拉一個；同時，更怕老板知道，炒他魷魚。因爲老板吩咐過，爲了維護公司的聲譽，不可幹扯皮條這種「服務」。幾次要求沒達到目的，那位團員對他動了眞火，大罵一頓，他也唯有啞忍。

許多參加旅行團的人，心理上都認爲自己是顧客，顧客永遠是對的。但他忽視了這是一個團，集體的行動就不可能遷就某一個人。中國人過不慣集體生活，所以大多數參加旅行團的人，都意見多多，弄到大家不歡。

不錯。遊罷日本，大家還分別交換了地址，以便日後聯絡，這也是參加旅行團的好處，多認識幾個朋友。

在此之前，老萬也參加過一次文化界的回國觀光團，因爲成員全是文化界中人，興趣相同，二十幾位團員相處得非常融洽，雖然事隔兩年，至今仍每隔兩月便有一次敍會，田鷄東，大家雖都是忙人，非必要不會缺席。由此可知，旅行對情感的增進，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老萬有不少朋友是在旅程中認識的，現在飛機成爲旅遊主要交通工具，在飛機上時間不會太長，有時雖也會結交了朋友，但印象不深。如果乘郵船，在船上共同生活一段時間，不但可以結交朋友，許多浪漫的故事，也會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早上還徜徉在大阪，晚間便在香港參加朋友的歡宴，旅遊，彷彿把生命延長了。

水菓沙漠

在香港獃久了的人，對水菓並不稀罕，世界各地任何好的水菓，在香港都可買到，且價錢不太貴。美國的蘋菓、橙、布冧梨子；泰國的木瓜；菲律賓的芒菓；星洲的榴槤、紅毛丹；澳洲的啤梨；及大陸的荔枝、龍眼、雪梨；台灣的柳丁、無子西瓜等等，應有盡有。世界上可能沒其他地方夠她齊備。美國加州雖以盛產水菓出名，可是除了本地出產的，沒有外來水菓，比起香港的包羅萬有，大大的不如。

許多人抱怨日本東西不好吃，太單調，遠不及香港菜色多彩多姿。如果你喜愛水菓，更會覺得比其他食物貧乏。日本水菓不但貴，且種類不多，本地出產的還可以，進口貨價錢貴

在房間內放置一包用透明紙包好的水菓，兩小盅水，兩隻盤子和兩把小刀，附一張片子，書明是營業經理致送。這包水菓包括一隻大菠蘿，兩隻蘋菓，兩枚新奇士金山橙，兩隻香蕉，一些葡萄。不要小覰這包水菓，除了蘋菓和葡萄，其他全是進口貨，所值不菲。

在日本，買一枚新奇士金山橙，港幣五元，其他的可想而知。這份禮物，在日本人看起來很名貴，香港挺多値十元八塊。

日本最大宗的水菓是水晶梨、密桃，其次是蘋菓、葡萄。嚴格說來，都不是上品，水晶梨汁多而淡，葡萄很小，以前有過溫室葡萄，大而無當；蘋菓不爽；只有蜜桃好吃；比此地的大陸水蜜桃勝一籌。但在日本買也不便宜，水晶梨普通是一百到一百五十日元，相當貴。水蜜桃五十元到八十元。老萬在日本，想吃水菓時，大都吃這兩種，決不會花五塊錢港幣買一枚新奇士，寧可留肚子回香港吃。

不過，算起港幣，吃時也有點肉痛。水菓在日本的確屬於奢侈品，在香港享受慣各國名產的人，在日本這水菓沙漠都覺得不慣，貴是一件事，而且沒有好東西吃。買一個小小的美國蜜瓜，一千日元，還因爲太小，比不上在香港買的好吃。

在香港，最廉價和最名貴的水菓都有。有些是大陸運來傾銷的平價貨；有些是外國高級產品。不管你消費能力如何，都不會買不起，挺多人家吃高級的，你吃便宜的。其實便宜的不一定不好，只因產量多，他們運來傾銷，售價自然低降。五角錢一個的梨子，比起日本水晶梨，不知好吃多少。

父親更預定：以定海、普陀、厦門和台灣爲訓練幹部之地區；建設則以台灣爲着手之起點。實行訓練幹部，編組民衆，計口授糧，積極開墾，在社會上不許有一個無業遊民。實行二五減租，保障佃戶，施行利得稅、遺產稅，籌辦社會保險，推進勞工福利，推廣合作事業，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是以民生主義社會建設及其政策實施爲要務。更擬推行土地債券，士兵與工人的保險制度。

蓋父親重新研究總理的民生主義，對於這些問題，認爲應該解決而且必須設法解決；俾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打擊共黨的欺騙政策，以救危局、蘇民困、裕民生。父親憂國憂民的心情，於此可以概見矣。

十四日

天氣晴明，上午十時，由定海啓碇，約一小時半至[illegible]前海面停泊。午餐後，換小砲艇至梅山島對岸之獅子亭道頭登岸。岸有放水閘曰「方門」，由此循堤防北行，經官山之觀海亭，大度塘而至[illegible]。入吉安門，登城垣瞭望形勢，城已圮廢，僅留城基而已。三面環山，惟東面臨海，周圍約三、四華里，實爲海防要地。旋入城隍廟，見自衛隊官兵正在賭博爭吵；地方基層組織腐敗至此，國家焉得而不敗覆！出南門至雲海堂畧憩，經舊堤岸回方門，渡海至梅山嶺，入梅子山廟參觀，內有神室，陳設一如新房。回艦後，巡遊梅山鎮西南角上下道頭。此爲第二渡海地點，兩岸相距僅六百至一千公尺而已。以水淺，不能再進，即回航，仍經[illegible]，返定海。

十五日

武漢撤守。天陰，上午十時奉父命飛往上海公幹。

共軍自十三日起，即開始攻擊月浦，目的在奪取吳淞；激戰兩日，攻勢稍挫。又自十四日起攻打浦東；川沙與南匯皆被攻陷。今晨起全面攻擊，上海已陷於共軍包圍之中，共黨勢在必得上海。湯恩伯將軍語余：「浦東方面沒有把握，社會秩序是否將變爲紊亂，亦未可逆料；但只有盡心力而爲之」。

十六日

上午九時五十分飛離上海，十時半抵達定海機場。

本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請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全體黨員，請國民政府通令各級文官武吏及全國人民，如再有倡籲「和平」，中途妥協，或妄發求和言論者，應視同叛逆，予以黨紀國法之處分。

風雨中的

坦至柳巷。入普濟寺後門，忽見果如和尚塑像，在其東廳，仰觀扁額，亦爲果如而題。乃知此即雪竇寺之下院也。父親巡視二周後，與果如弟子性梵，敍談果如及雪竇往事，知其師弟性安和尚亦於前二年圓寂，相對唏噓。半小時後離寺，附近民衆皆已聞訊來迎，途爲之塞；見其欣願之情出自肺腑，爲之感慰不置！下午由柳巷經老碶頭大浦口，沿途民衆亦莫不空巷爭迎，在此敗創愧悔之中；而尚有民衆愛戴若此，則公道自在人心也。準備明日赴馬公島，但父親表示甚願在定海與普陀作常駐之計也。

十七日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電請父親「打銷遁跡遠隱之意」。氣候先晴後雨，午餐後，隨父由江靜輪登岸，一時半起飛。沿途俯瞰三門灣、海門、樂清、雁蕩山、永嘉、平陽、三都澳、以及閩、浙交界之山地海岸。經此空中視察，各地形勢，更如指掌，勝於一月旅行矣。四時五十分飛抵馬公降落，父親即至馬公城外之賓館駐節。此島實一平灘，並非山地，氣候頗熱。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父親自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以來，家鄉遨遊，將閱四月；在此百餘日中，雖心懷邦國，而閒情逸致，不減當年，蓋亦唯有在寧靜中更能致遠耳。此時中樞無主，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父親決計去台，重振革命大業。從此已無緣再享此人間清福矣。

十九日

今日奉命經厦門飛往福州，訪閩省朱一民主席於福建省政府；當日飛返馬公。

二十日

西安撤守，我新疆部隊後路斷絕，無法調回。行政院院長何敬之先生本日請辭本兼各職。中樞政要多無心支持殘局。

晨興，進早飯後，即侍父乘車出遊。至孔子先廟，原名「文石書院」，馬公之唯一古蹟也。由此經東街、潭邊、中墩、鎮海、赤坎、後寮至通梁，復依原路回賓館。後寮有「崎舍山」，上築砲台，惟已圮廢，想當年亦兵家必爭之地也。

二十一日

陳辭修、俞鴻鈞、蔣銘三三先生來馬公，晉謁父親。下午往機場送辭修先生飛返台北。

二十二日

攻佔上海市區矣。

二十四日

今日奉命再度飛福州訪朱主席，洽商有關構築防禦工事問題，事畢仍返馬公。

二十六日

父親於今日自馬公飛岡山轉高雄壽山。

李宗仁函囑于右任、閻百川諸先生，飛台晉見父親報告一切。並請父親蒞穗主持大計，俾免國家陷於羣龍無首，紊亂不安之狀態。

三十一日

何敬之先生辭職昨日獲准，李宗仁提居覺生先生繼任行政院長。今日立法院會投票結果，居先生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過。最後，由閻百川先生出任艱鉅。

俞鴻鈞先生對我說：「他的父親在彌留時候，告訴他幾句話：『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內行的生意，倘使沒有實權，亦不要做；每一個錢，敲開來看，都是有血的』」。我深感這幾句話實在太深刻而有意義了。這的確是有血有肉的金玉良言，不但做生意如此，就是做其他事業又嘗不如此？

父親本日草擬防守以及治理台灣的計劃。

建立革命復興基地

六月一日

今晨在台北拜訪吳稚暉老先生後，即登機飛岡山，途中遇大風雨，下午一時抵達。傍晚隨父親高雄察要塞；登壽山嶺視察形勢，西爲左營軍港、南爲高雄商港，壯麗雄峻，誠不愧高雄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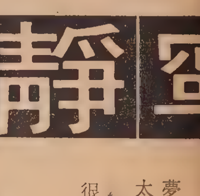
二日

中央政治會議一致通過，以閻百川先生繼何敬之先生任行政院院長。

今日爲端午節，大雨，在高雄要塞渡節。想起屈原投江故事，更深國難嚴重之感矣。父親研究台灣整軍、防務、軍政等問題。

三日

上午，父親手擬當前政府應取之政策及用人行政方針，計八項，準備與閻院長百川面商，並約俞鴻鈞先生等來見。下午，父親考慮非常委員會人選及行政院改組時應注意問題。台灣改革幣制基金已經擬定，父親認爲



蔣經國

霪雨初晴，精神爲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覺到愁苦；連夜多夢，睡眠不安。父親很想能扭轉危局，但環境如此惡劣，包袱又太重，自然是非常艱苦，而又不能不忍苦奮鬪也。

中午和谷正綱、張道藩兩先生在高雄小菜場飯攤吃飯，倒覺很有味道。

六日

父親與黎玉璽司令乘永興艦由高雄海關碼頭出港，沿海岸至左營軍港及海軍總部視察。再由陸路乘車回高雄。父親面示：

「共產匪黨是決不會成功的，但我們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們自己的做法。」

我聆訓之後，深受感動。

九日

昨晚月色澄朗，在住宅前靜坐觀賞。海天無際，白雲蒼狗，變幻無常，遙念故鄉，深感流亡之苦。夜中夢見溪口住屋被共黨所焚，而先祖母與先母墳墓，亦被共黨掘毀，驚呼而醒，不知是何徵兆也。

父親一再追問：組織如何策進，內心非常惶恐。

下午，父親批示「幹部與訓練要旨」。

青島國軍劉安祺部安全撤抵海南、雷州，毫無損失，此乃不幸中之大幸。同時國軍關閉上海港口，警告外國船隻迅速離滬。

十四日

今日是先祖母忌辰。清晨隨父作禱告紀念。十二時卅分，隨父自高雄出發，車行約一百一十公里，三時三十分到達四重溪，此地爲恆春之風景區；四面環山，中有溫泉，清甘可飲，更可滌身，周圍景物，酷似江南；惟居民尚存日本式生活習慣，未克盡行改變耳。

本日由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辭修先生宣佈：「台灣省幣制改革」，此爲父親自『引退』以來即苦心焦慮的穩定貨幣計劃，今得實現，極可紀念。

天氣陰晴不定。上午，隨父遊台灣省最南部之鵝鑾鼻，洪蘭友先生同行。

近來父親最關心的事，是進行全國性之人事調查與考核工作，俾便選拔全國各省區的優秀幹部，以達到用人唯才，綜覈名實和公平合理的地步。今日父親更擬採取並力行唐代取士辦法；即先以身、言、書、判爲選拔之標準；後以德、才、業三者爲任用之依據。體貌魁偉爲身，言語清晰爲言，筆法秀美爲書，文理密察爲判。以此取上，自可達到「天下爲公」的境界。

【二十六】

（上接第7頁）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又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行台左僕射屈突通、尙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旣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畧，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這三段對話，可稱爲歷史上的「三絕」，由此可知英主之駕御豪傑原不在高官厚爵，金銀珠寶，事實上眞英雄皆不吃這一套。

所以張將軍不久得任五十九軍軍長，回到部隊向全軍官兵訓話，也只說一句：「這次回來，是同大家找個死的地方。」全軍官兵皆泣不成聲。以後五十九軍官兵作戰皆奮不顧身，就因爲人人都想找一個死的地方。

五十九軍組成後，第一次大戰解臨沂之圍，影片指這一仗五十九軍一百三十五個連，陣亡一百七十五個連長，確數是否如此，筆者不知道，但這一仗是台兒莊勝利的前奏，迨無疑問。

今日論台兒莊大捷，功勞最大的是孫連仲部三十一師池峰城，這一部隊死守台兒莊，最後全城失掉五分之四，守軍同日軍隔一堵破牆，一道壕溝互擲手榴彈、拚刺刀，堅持不退，吸住了日軍兵力，等待我外圍機動部隊湯恩伯、關麟徵各部趕到合圍，全殲日軍。

但如果不是張將軍與龐炳勛四十軍在臨沂內外夾擊，大破日軍，阻滯了日軍進攻計劃。日軍全部投入台兒莊戰場，池峰城部未必能守得住台兒莊，台兒莊若失，我軍圍殲日軍落空，所有台兒莊周圍野戰軍便有被日軍圍殲的可能，所以臨沂一戰，關係非淺，而張將軍馳援臨沂，一日一夜跑了一百八十華里，已超過人體的極限，到地方就投入戰場，大敗日軍精銳板垣、磯谷兩師團，簡直是神兵，此種奇跡，還是由於哀兵生出的鬬志。

到了徐州撤守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命令張將軍（此時已升任二十七軍團長）率部殿後，當李宗仁與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由徐州出城時，日軍已近徐州東門，張將軍仍率部下將領列隊恭送，絲毫不改故態。李、白均身經百戰，膽量均大，但也未見過張將軍這麼從容的人，後來李宗仁到重慶見到馮玉祥三道謝，認爲馮玉祥訓練出張自忠這種將領，幫了自己大忙。實則問題那是這麼簡單，韓復榘、石友三何嘗不是馮玉祥訓練出來的。

總之，張將軍自接任五十九軍軍長之後，即抱了必死決心以報領袖，以洗刷自己。所以凡有危險任務，皆攘臂爭先。唐高適燕歌行：「身當思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可以改一個字移贈張將軍，其平生作戰是「身當思遇常輕死」，最後陣亡於南瓜店，則是「力盡關山未解圍」。

以上是就此一歷史事件畧作補充，現在再回到電影本身。筆者在前面已經說過，這部電影是政府遷台後二十五年來最高水準，最有價值的一部影電。因此，才不憚煩瑣撰文討論。此片優點各報刊均已說盡，爰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就此片犯駁處，舉出以供各方參考。

歷史劇不同於歷史，不必完全依照歷史，可以加以穿插、渲染以增強故事性，如此片加入張將軍回臨沂一段，當然無此事，但決無人說編導加入此段不妥，反之，還都認爲加得好，但有些毫無意義之錯，則屬於大意了，茲逐條舉出。

一、張將軍奉命去同日軍談判時，雙方談到趙登禹將軍之死，接着日方代表又接到報告，佟副軍長陣亡於固安，張將軍則反唇相稽，指中國軍已擊斃日軍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日軍將領且表示錯愕，驚嘆於中國情報之靈，實則全與事實不符。查佟副軍長陣亡於七月二十六日，趙師長陣亡於七月二十八日，佟前趙後，並非趙前佟後，其誤一也，兩人均陣亡於南苑，佟將軍並非陣亡固安，其誤二也。田代皖一郎七月十九日病死，絕非中國軍擊死，其誤三也。

二、當宋、秦離開北平，命令張將軍留守時，秦德純說：「我同軍長趕去保定配合十三軍、十五軍、十七軍、三十五軍共同作戰。」亦與事實不符，查宋哲元退守保定時，十三軍湯恩伯、十五軍劉茂恩、十七軍高桂滋、三十五軍傅作義均在平綏路作戰，以後退入山西參加太原保衛戰，無一部在保定，當時在保定的是孫連仲部、萬福麟部、商震部，編導何以要這麼說？

三、前面已說過，張將軍當時奉令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主任、北平市長，三職以北平市長最小，部下不應稱之爲市長，事實上當時北平報紙皆稱爲張代委員長，電影上應稱張代委員長爲宜。

四、張將軍離開北平是騎腳踏車到天津，乘船去靑島再坐火車到濟南，並非僞裝孝子脫險，但此點爲增加戲劇性，尙無不可。

五、張將軍由濟南赴南京時，在徐州爲學生所窘，當時張將軍避入廁所，由秦德純應付過去，學生並未見到張將軍，今電影上柯俊雄臉上顯然有傷痕，此點劇情是否有改動必要，大爲可疑。

以上是顯然可指的錯誤，再談幾項值得商榷之點：

一、蘆溝橋戰事發生後，宋、秦、張正在開會，突然闖進一個滿身血跡的將領，此人乃騎兵第九師師長鄭大章，所表現負傷不退精神至爲可佩，但鄭大章在抗戰不久即投僞，電影是否有大力表揚之必要，豈編導不了解鄭大章以後的事跡，如果此人換了趙登禹，在佟副軍長陣亡後，進來報告，負傷不退，中隔一日果然殉國，稍一改動便盡善盡美。

二、關於臨清縣人皆稱張夫人爲夫人，此點亦不妥，可能編導非北方人，不了解北方習俗，尤其

不了解張將軍家世。北方民風淳樸，富貴不壓鄉黨，無論在外面作了何等大官，回家仍然要按鄉下規矩相處，鄉下人稱某大官之妻爲夫人的固然沒有，即稱之爲太太的也不多。張將軍是臨清望族，其故里村莊名唐園，在臨清縣城西南二十八里，張將軍尊翁清末在江蘇作官，張將軍弟兄姊妹共七人，將軍行五，雖在將軍發達後，鄉人最客氣稱呼是張五先生，稱師長者絕無，至稱張夫人爲夫人更不會有。按照北方習慣，姓張的是「敍輩」，晚一輩的稱五伯或五叔，晚兩輩的稱五老爺，至於平輩的，年長稱老五，年輕稱五哥，長輩則喊自忠，客氣些也許會喊藎忱。總之，姓張的決不會稱師長，更不會稱夫人。

不姓張的一定同張府有親戚，稱謂加一個表字，表兄、表叔、表老爺一類稱呼，此是北方習慣，編導若能把握此點，更可增加親切感。

三、張將軍由濟南赴南京，是韓復榘派山東省政府委員張樾押解去的，秦德純將軍只是作伴。韓復榘認定張將軍是欽犯，如果在山東境內逃了，他要負連帶責任，所以派員押解赴京，到了南京第一天，秦將軍住二十九軍辦事處，張樾則押張將軍住山東省政府辦事處，直到委員長召見後，張樾眼見無事，才改變態度，將張將軍交與秦德純，自回山東。編導如曉得此事，加以渲染，既可看出人情冷暖，亦可顯出委員長知人之明，張將軍所以誓以死報者在此。

本片最要不得的是最後一段。張自忠將軍殉國經過，據三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五十九軍副軍長李文田致電蕭振瀛稱：「仙閣兄，前電計達，先總司令遺體，經黃師長維綱親自率隊分途搜尋，將敵擊敗，業已覓得，運回總部，正裝殮中。據先總司令衛士谷瑞雪負傷回部稱：『當敵人大部向我包圍，總司令即登山督戰。十六日午左肩受傷，我勸之回部綁紮，堅不肯回，神色自若，仍大呼向前衝殺！未幾，胸部又受重傷，即拔槍自殺，爲隨從副官朱增源所奪，隨即倒地，微聲曰：『你們快走，我自己有辦法。』又曰：『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遂瞑目矣。詳電奉聞，弟馮治安、李文田叩皓（十九）印」。

這是第一手資料，何等淸楚，編導偏要在後面加上那一段尾巴，破壞了全片氣氛。此一情形實基於國人一種不正常心理，對日本人有一種單相思，總以爲日本人可作朋友，日本人把刀放在我們脖頸上，我們還說這是日本軍閥的罪惡，與殺人者無尤。到了今日，國人還不覺悟，仍以爲日本人可作朋友，把一套驚天動地的歷史事實，以中日親善結尾，張將軍英靈如在，看到最後那一節電影，他不能瞑目的。因此，本人願向中影建議，此片下次放映時，將最後一段刪去，改以馮治安、李文田一電所敍情景，重拍幾個鏡頭，如此，就靑萍有價，白玉無瑕了。

（下期續刊瘟君夢）

從古艱難論故人

杜負翁

友朋在五倫之列，歷年既久，稱爲故人，情致已深，無殊手足，其有今昔貴賤不同，貧富異境，猶能篤念舊誼，敦睦舊好，若唐高祖之引丘和靖入臥內，漢光武之與嚴子陵共榻，漢宣之封彭祖，李大亮之廻爵張弼，眷懷故舊，一往情深，佳話千秋，固足以風世，其有任意乖僻，倒行逆施，恩怨無端者，亦隨代有之，爰舉所知，以誌從古艱難論故人。

漢、陳勝既王，昔與傭耕者遮道而呼，載歸後宮，放蕩不羈，言勝故情，勝怒斬之。公孫宏起家丞步，後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服麥衆，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歎曰，寧逢惡客，莫逢故人。方進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可羅雀，後復爲廷尉，客欲往，公大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見交情，一富一貧，乃知變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以貧自守，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向時意耶，柳曰，我無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相救，竟不助，柳竟伏法。蘇章與故人飮，而明日按其罪，源懷與故人飮，而明日劾之，是雖公矣，得微近險乎。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相，不用丁柔立，及被貶也，敏中詆之甚力，而柔立上書訟其寃，宋李昉厚張洎而薄張泌，及罷相，洎章制深詆之，而泌朔望必脂昉，斯誠難言矣。劉滬嘗訟尹洙文判罪，後滬兄渙，坐殺一卒，尹竟爲渙上書論直，得復知滄州。牟子才嘗劾吳子明之兄子聰，後子才被御吏劾贓，子明竟上書言聰淸貧，因得解，此皆不以私仇掩公論，難得之矣。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毀景仁。楊愼矜引王鉷，鉷飛語告愼矜，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叔卒叛安石。王輔因何執中進，乃欲去執中。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古之人，且不免如是，世風澆薄，降至今時，則更難言矣。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六）

封侯

第二天上午八時，盧漢把兩軍經費，用兩部大卡車滿載銀元，分別送到大板橋及呈貢兩地，同時余程萬軍長也回到了呈貢。

在大板橋的幹部會議上，李彌首先發言：「這次盧漢叛變，幸賴全體官兵忠貞不屈，卒使叛逆讓步，這種同舟共濟，效忠領袖的精神，正是我們復與國家的有力保證。但目前的形勢，帶給我們的困難正多，部份同志，不免受了局部和平的誘惑，希圖苟安。所以，今天我們在和與戰的兩個觀點上，特別徵詢大家的意見，再綜合作成結論，大家一條心，向一個方向撐持下去，以尋求共同的出路。」

最後並特別指明，先由營長級發言，而後再由團長及師長發表意見。

很多營長的意見，都慷慨激昂的表示，一定要攻進昆明，生擒盧漢以懲叛逆，不論在任何困難環境下，決不與共黨謀和，改變旗幟。

此刻，有一位姓陳的團長，氣憤塡膺說：「共產黨的欺騙方法，大家不是不知道，所謂和平，就是投降。與其投降受共黨奴役清算，我寧可現在自殺。如果我們同事中，有人要提倡和平，我首先跟他拚了，然後再自殺！」

這位陳團長的話，堅定而誠懇，本來就沒有人願意投降的，經他這樣一說，大家都露出會心的讚成。石建中師長接着說：「對，陳團長說得對，誰要是談和平，我們就先摔掉他。」

這一會議，李彌特別指定要下級幹部先發言的原意，就是希望由大家親口吐露出決心來，以促成部隊的緊密團結。今天看到大家顯現了眾志成城的決心，因卽加以勉慰說：「你們眞不愧是國家的好幹部，我絕對會勉力去做你們的好長官，我更不會辜負我的長官。不過，現在攻取昆明，生擒盧漢的問題，請曹軍長把一般情況向大家分析，然後再作決定。」

接着，曹軍長把佔領昆明的利弊得失加以詳細分析後，並說：「為了配合國防部的全盤計劃，我們儘快在滇西南地帶佈置基地，以奠立反共基礎。此時應爭取時間，實為至要。」最後商討了一些補給及一般行政問題，就此散會了。

中央政府接到李彌及余程萬脫險的報告後，立卽發佈李彌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余程萬為雲南省綏靖公署主任。二十六軍遺缺則由彭佐熙接任。並令李彌及余程萬於政府組成後，卽到台灣面領機宜及述職。

繼此之後，二十六軍的部隊，開始沿滇越鐵路撤退。軍部先行到達宜良，在宜良召開第二次幹部會議。在會議上，大家堅決表示反共到底的決心，把兵力集中確守滇南，所以軍部再度移駐蒙自，向屏邊、文山、西疇之線警戒。第八軍的五個師，則由晉寧、澂江經華寧、曲溪各縣向建水方面撤退，軍部進駐建水。

盧漢得到這無情的答覆；周體仁的幻想也因此而破滅。盧漢惱羞成怒，通令全省各縣自衞隊，凡國軍撤退所經地方縣境，自衞隊有責任加以擾亂和伏擊！奈何土槍土炮的自衞隊，怎經得起國軍一擊，死傷的都是無知的民兵，仍於事無補！

龍澤滙的部隊，在昆明受創後亟需整補，經整補後，卽推進至昆陽、玉溪各縣，形成對第八軍的監視。

李彌到達建水後，一面招撫流亡的忠貞人士組織雲南省政府，一面部署反共基地，派出人員向各縣士紳爭取連絡。而中央留置雲南的公務人員，與各省縣逃避赤禍的人士，都間道輾轉來投奔，雖在兵荒馬亂中，追求自由的意志，未遑稍懈，使建水縣頻添了熱鬧和繁榮。

三 出元江全軍覆沒 入越南解除武裝

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的年關剛過去，李彌奉中央政府電召，與余程萬連袂由蒙自飛向台北。在國防部的軍事會報上，決定由第八軍接替二十六軍在滇南的防務，二十六軍則全部空運到海南島增防，並着李彌接應西康國軍到達雲南就地生存。當他們由台北回程時，途經海南島着陸，余程萬又奉令留置海南島，以等待二十六軍全部調防海南島後，另行任命新職。

風塵樸樸的李彌到了蒙自後，急忙趕到建水，與負責指揮作戰的陸軍副總司令湯堯，舉行會談。將第八軍各師的作戰能力和特性，以及敵方一般情況，向湯堯作了詳盡的分析報告後，又處理一些人事上的問題，卽趕赴蒙自，專機飛往西康。

在西康停留了兩天，再飛蒙自時，蒙自機場已經發生變化。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了幾週，得到地面的通知，共軍已控制了機場而不能着陸，才悵然飛向海南島去！

緣因是：二十六軍駐防蒙自的部隊，正準備交替防務後空運海南島，以當時的空運能力而論，每

架飛機只能運送五十人，軍部轄下四個師，連同直屬部隊與眷屬等，需要八百架次以上。而每天只能有五十架次可供運輸，因此，計劃首先運眷屬。剛開始運了兩天，共軍陳賡部的十三十四兩軍，已經由廣西百色鑽隙進抵文山及屛邊等縣，部份共軍與駐守文山一帶的國軍部隊發生戰鬬。另一部共軍，則繞道進抵蒙自外圍，當蒙自外圍的駐軍與共軍先頭部隊發生激戰時，不幸駐守機場的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的孫世勛營長突然叛變，迫使空運驟然停止，而李彌的專機亦因此不能着陸了。

共軍先頭部隊約千餘人，輕裝疾進，孤軍深入，獨馬窮追，居然把二十六軍的防線突破，形成非常混亂的局面。二十六軍軍長彭佐熙於一月十四日在蒙自下達緊急命令，着一九三師呂維英師長，率兵兩團掩護軍部，及一六一師，以及九十三師、三六八師的一部向箇舊方面撤退，一九三師在完成掩護後，亦尾隨向南撤走。

進犯的共軍進入蒙自後，馬不停蹄的急向箇舊撤退的國軍緊追不捨，後繼的共軍急向建水、石屛兩縣疾進。一時風聲鶴淚，草木皆兵。二十六軍及第八軍官兵們的戰鬬意志，幾乎全部動搖了！

二十六軍在緊急狀態下撤退，原先設置的情報系統，此時已全告中斷。新的情報人員無法派遣，對敵方的兵力裝備，一無所知。又因防禦正面過寬，兵力復又分割警戒，通訊聯絡亦不健全，駐守屛邊、文山、西疇、硯山各縣的部隊，尙不及歸還建制，軍部就在共軍的追擊下，由箇舊再向蓬春嶺、經蠻耗卡房之間，渡過紅河，而進入越南。當時越南尙在法國統治下，幾經交涉，依照國際公法向法方繳械！而後被集中在越南金蘭灣及富國島上，受法軍監護。這些疾風中的勁草，傲骨嶙峋的忠貞志士，就在這島上渡過了三年多的悠閒歲月！

未能隨軍部進入越南的部隊，有的化整爲零，就地自謀生存，有的被共軍各個擊散。只有九十三軍羅伯剛團長，率領二七八團到了越南邊界，得知入越國軍必須繳械集中的消息，羅團長便與副軍長葉植楠及各營連長會商，決定由江城、鎮越各縣進入車里及佛海。原來九十三師的幹部們，在對日抗戰時期，曾經駐防過這一帶地區，以後又經由該地區進入緬甸截擊日軍。一經倡議，大家覺得舊地重遊，輕車熟道，倍覺興奮，多日來沮喪的心情，亦爲之一掃而光。

駐防建水縣的第八軍正分別派出部隊，接替二十六軍的防務，突聞共軍鑽隙而來，蒙自旋即棄守，二十六軍已作全面撤退，曹天戈軍長在湯堯副總司令的授意下，亦下達了緊急撤退命令。

在國防部的作戰計劃檔案中，始終指令第八軍在雲南建立基地，就地生存，等待時機以配合反攻。所以曹軍長此時的撤退命令，亦無法顯示最終目標，只指明各師團分別由駐在地，向元江、墨江進發。

一七〇師先行到達元江，沿途遭受保安團隊一些輕微的困擾。孫師長竟意志消沉，感覺前途危機重重，後有追兵，如驚弓之鳥，信心頓然消失。所以在通過元江大橋後，便命令工兵設置炸藥，破壞鐵索大吊橋。當引信待發的時候，有一位團長向孫師長報告說：「我們還有一連人在後面擔任掩護，大約半小時就可以歸還建制了，況且軍部和各師，勢將由此橋經過，請師長稍予等待，再行爆破。」

不料孫師長卻回說：「要顧全多數，只好犧牲少數，若再不爆破，半小時後，說不定我們也完了。」不由分說，孫師長即下令引發爆破，令此千百年來，不毛之地唯一賴以交通的大鐵索吊橋，至此壽終！

隨後，孫師長由墨江西進，到達南景街時，遭遇共軍二百餘人的突襲。這批共軍是以輕裝急進的方式由蒙自兼程追到，只携帶輕便武器及少量彈藥。一經接觸，便被潘少雄營以猛烈火力制壓且擊敗，當時俘虜了四十餘共軍及輕機槍八挺，使共軍不敢來犯。

令人費解的是：當時孫師長不以戰勝之姿，審訊敵人俘虜以瞭解敵情，竟然反客爲主，將俘虜全部釋放。尤有過者，並請這些俘虜寄語他們領隊共軍副團長，願意就地投降。此一違反常態的舉動，令各級官兵氣憤填胸，敢怒而不敢言。雖不願繳出武器，但人地生疏，前途茫茫，更無一人敢振臂一呼，出而領導，只好一個看着一個的全丟下槍械，讓共軍派出民伕一捆一捆的把武器抬走！

曹軍長和四十二師、新三師、教導師等，先後到達元江大橋。眼看鐵橋被毀，江流湍急，又無渡河船隻，只有一面派人搜集渡河器材，一面向後方施行警戒。而共軍亦適時趕到，一經戰鬬接觸，雙方形成僵持狀態。國軍方面，既感前途路斷，且部隊行軍所携食糧業已吃光！荒山曠野，補充無源，共軍又不斷喊勸降，前線守軍在無可奈何情形下，一連連，一營營地放下武器，大家相顧黯然！

四十二師師長石建中，眼着當時處境十分惡劣，即親赴前線指揮作戰，弟兄們平日對他非常敬愛，一見師長到第一線來，大家再鼓餘勇，向共軍作猛烈轟擊，因此在石師正面，共軍傷亡特多。石師長走往各團，營、連陣地視察過後，看到官兵們在飢餓困乏狀態下，現出失望無助的神色，頓覺一陣心酸，不禁背過身子，仰望蒼天，暗彈英雄珠淚，半響無語。

共軍喊話招降的聲浪不絕於耳，石師長看到友軍陣地上，已有部份豎起白旗。他心中暗想，假如他堅持獃在前線，他師裏的官兵，是沒有一人會投降的。目前，眼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再繼續打下去，只有增加官兵傷亡。爲了保持自己的人格完整，又爲了顧全大家的生命，因此，他走到一位張團長面前對張團長說：「這裏請你負責指揮，我到後面去看看，總之，這是一場歷史上的大騙局，邪惡抬頭，眞理磨滅，你們可以相機而行罷！」

石建中交待以後，兩名衞士跟隨他向後面陣地走去，還沒有到達師部指揮所，在衞士未及注意時，拔出自衞手槍向自己頭顱轟隆一響。這位器宇軒昂，才華出眾的青年將領，就這樣爲國殉職，爲三民主義殉道了！

石師長倒地氣絕後，師部人員撫屍同灑淚，悲愴不已！當即就掘坑掩埋，石師陣前的官兵們，聞知師長自戕，悲痛之餘，把所剩彈藥齊向共軍陣地猛射，藉圖發洩滿腔怒火。





抗戰武術談

練木棍獨創一格

當時損傷部位祇有少少腫起，並不防礙整骨手術，我接手卽用陰勁力貫指頭，迅速幾下手勢，卽將脊骨整壓平了；在鄉村找木板容易，立卽用木板墊住背心脊椎骨部位，上下用腰帶綁實夾住，慢慢將身體翻轉仰面躺在地上，再用推拿按摩手法，疏通筋絡，使受阻塞的氣血恢復暢通，傷者已很快的甦醒過來；巫族長帶有防急藥品給他服下，此時危險已過，大家也都放心了。

在楊家借了一扇門板，綁在一副轎桿上，就將傷者抬回去。族長隨着向四圍觀眾抱拳說：「承各位關心，傷者已沒有危險了，也不會成殘廢，不過要兩個月休養，才可恢復健康，我要守護他回去醫療敷藥，暫向各位告別，獅子燈繼續玩未完的節目，青年組的空缺，我會派人來補充，失禮之處，多多包涵。」他又囑咐他的子侄們小心謹慎表演，不要爲傷者擔心。

巫族長邀我陪他回家做助手，我當然樂意効勞；當我們返抵巫家，重行檢查傷處，敷藥後用特別的夾板綁好，並用手力推拿協助活動雙腳，受傷者就更覺舒暢多了！此次的意外受傷，雖然很嚴重，好在有醫生在旁邊，一點都未就擱醫療時間，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凡是受傷痛症，不論是內傷或骨折，能夠不拖延時間卽時醫治，就有事半功倍之效。此次的意外突然發生，但傷者並未感覺有太多的痛苦，因初時整壓腰脊椎骨時，傷者尚在昏迷狀態中，等他甦醒後，已經綁好了夾板，如不扭動腰身，則不會使得

舞獅燈名震四鄉

骨傷部位發痛；族長的醫術精良，兼且內服外敷均用上品好藥，後來果然如他所說，兩個月後完全恢復了健康。

此次獅子燈的演出，果然提高了巫家在地方的聲望地位，而他的醫術也因此傳揚得遠近皆知，眞所謂時來運到，巫族長醫運很是興旺，這次因獅子燈得名，因子弟受傷得利，巫家眞是名利雙收了！

脊骨症有六種病例

自經過此意外事件後，我和巫家也成了知交，族長時常教導我很多醫術知識及各種病例；還特別指示我關於脊椎骨的病症，因這身軀的主要棟樑骨柱，人體的重量全靠脊椎骨的支撐；凡是脊骨有嚴重毛病的人，身體必定羸弱無力，此症害處很大，會影响身體的造血機能，又會影响腳神經，多數有頭暈痛的併發症。脊椎骨有六種不同的痛症。一、傷損，二、骨節間的軟骨膜發炎，三、骨節間軟骨體突出症；突出的軟骨，擠壓傷兩旁神經線，會影响雙腳的行動，四、脊椎骨節囊腐蝕症，五、脊髓發炎症，六、風濕骨節痛。

他再詳加解釋，六種不同的痛症中，最嚴重的是脊髓發炎症，此是有生命危險的症候，所幸很少有人患此病症；嚴重的骨折斷症，是很難復元的，需要長期的護理及休養；還有脊椎骨節囊腐蝕症，初期如無適當的醫治，一條直的脊骨，可能會彎縮成三角型，會使五六呎高的身軀，彎成三四尺高的畸型體，行路之時，好似彎腰在地上尋東西一樣；但患此症的人，因脊髓沒有發炎，除身軀變形外，不會有生命的危險，但行路看起來，非但不美觀，而且很辛苦，不過這也是稀少的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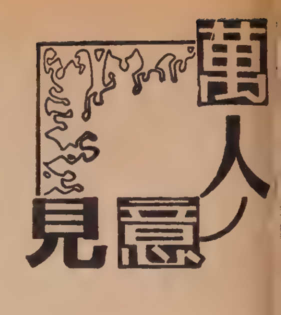
巫族長平日爲人處事，很是嚴謹精細，尤其醫病用藥方面決不馬虎，曾再三囑咐我說：脊椎骨痛症，要選藥上乘，不可貪圖便宜，如爲着節省藥物，而遺害病者健康，是不智之舉。我秉承師訓，數十年如一日，內服藥物必須配合補骨壯筋之品，外敷藥散，亦必須增加一樣，有良好効果的貴重藥物。我不敢說自己是良醫，但是我必定要用良藥，以盡本人的心力來醫治病者，決不做缺德敷衍了事的醫治，以免耽誤病者的健康。

大陸中藥奇貨可居

近十數年來，大陸產品經殘民政策統運統銷以來，百物騰貴，尤其中藥一項，因東南亞地區無出產，因此大陸唯我獨尊，自恃奇貨可居，價格直線上昇，其中外敷所需用的貴重藥品，一年前已漲到港幣三萬數千元一斤，到今年漲得更爲驚人，竟高達七八萬元一斤，每次祇購買一両，亦需四五千元之譜；這班爲「人民服務」的共黨，以土產換外滙的刮龍政策，的確高明之極；出產雖少，卻賣大錢；人民飢餓，王朝飽脹；你奈他何！爲醫療疾病痊癒，非用此藥不可，如因太貴而不用此藥，又好似對不住病人，而自己的良心也不安；同時要顧全成本和病者的負擔，眞是難之又難了！最可恨的是共黨政策，先將國內人民的精力骨髓榨盡，然後再來榨取海外僑胞的血汗！暴政是如何的兇殘，國內同胞無絲毫反抗力量，祇有身居海外的自由人士，大家團結一致，才能有一線挽救的希望，否則祇有讓其剝削壓迫，直到透不過氣來爲止了！

回頭再說巫族長自從獅子燈演出成功，四鄉都已聞名，知道他不但武觀高超，而且醫術精湛，自此他家再不是以前的普通佃農人家，因武功醫術的出色，無形中已抬高了巫族的身價，以前一班鄉紳們及有地位的人士，均沒有注意有巫姓這一族人，如今卻人人都知道巫族的其人其事了！而且常時有許多病人到來請求醫治，巫族長妙手回春，很有把握的醫好了病人，尤其是關於跌打傷痛，更是藥到病除！在以後的時間內，巫族長名利雙收，他老懷彌慰，終日笑口常開，和一班兒孫歡度晚年，他雖然已屆七十餘的高齡，但從外表看來，祇有五十餘歲；仍然體健力壯，一切操作並不輸於青年人，這當然是他鍛鍊得一身武功所得的効果。

張仲仁



葛量洪教育學院師訓班勒令一批在職教師退學

為教育好下一代院方不應漠視師資訓練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一羣「不知何因」被院方革除學籍之葛量洪教育學院小學在職教師訓練班一年級的學生。就是為了「不知何因」被勒令退學，我們便於本年七月十五日下午三時，面謁院長請示，並請求作適當之處理。

惟院長覆諭云：「已將革除汝等之情況，呈報教育司署察核在案矣。」

此等不着邊際的答覆，縱不敢謂其推卸責任，但若說句大不敬的話，則可謂之「答非所問」。為此，我們又曾先後去信教育司署、及立法、行政兩局辦事處，請求徹查眞相，秉公辦理，以昭公允！

現在為了希望各界，尤其是教育與文化界人士對此事加以注意，及賜予評議、與聲援，乃將始末情由，向各位報告：

我們自考取葛量洪教育學院一九七三年度之在職師訓班後，即入院受訓。一年來，既恪遵院規，服從師訓，努力向學，無敢懈怠；即在任教之學校，亦克盡厥職，無敢隕越，豈料考完升級試之後，成績尚未公佈之時，即突接院方通知，着令退學；究竟所因何事？卻未見公佈，故無從獲悉，即以通知退學之公函所示，譯其意亦僅得「成績不予滿意，不能繼續此項課程」（茲附上原函影印副本乙份）之籠統批語而已，到底此批語究何所指？是指全部科目，還是部分科目的成績「不滿意」？為什麼不能繼續此項課程？而「此項」到底又是指的什麼？誠教人莫測高深了。

以下且分作六點來探討：

㈠我們係根據教育司署明令規定，投考師訓班之資格而申請報考者，同時，並經筆試（本港中學會考畢業生則可免筆試）及面試合格，而被取錄的；倘若條件不符，資格不合，自不被取錄，現已在院進修一年，為何卻無故着令退學？到底此是何種措施？

㈡此次被勒令退學的同學，全屬任教於私校的在職教師及非本港中學會考畢業的。查本屆取錄非本港中學會考畢業者之比率，約僅佔百分之五；其被歧視之程度，及被取錄的機會之微，概可想見！就在數以千計的芸芸投考者中，我們僥倖列入這微乎其微的行列裏，可見得來匪易！豈有不善為珍惜此寶貴之學位，反任意妄為致遭開除之理？何況更有些同學是曾經三考以至四、五考始獲取錄者歟？此眞教人難明究竟也。

㈢我們在院進修經年，既無觸犯院規，更無任何不法行為，竟也遭無故着令退學，院方豈非有違當前本港教育則例之嫌乎！蓋本港教育條例，即使是初等教育，校方亦不得無故開除一個學生，何況本院是高等教育學府，而開除的又不止是一個，而竟是一羣！是則本院果眞如斯漠視條律耶？

㈣一年來，我們在院進修，各科成績，院方從未提示，是以學員對自己之學習進度了無所知；今僅憑在升級後之一紙通知，是升或留級是補考或開除等，便算交代。如此未免過於草率吧，即使是初等教育亦不許如此，何況是高等的？且是師範專業的教育，而且院方事前既無善意提示，

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

傷科 針灸 中醫 張仲仁

脊椎骨痛　風濕創傷　鼻涕鼻塞　婦女痛經　頭痛胃脹

診所：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電梯按11字由碧街上即渣打銀行樓上）

電話：三—八五〇五〇〇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下午休息、公眾假期照常

而事後又不具體解釋以作適當之補救，如此之師範訓練進修政策，恐非本港之教育政策，更非是高等教育學府所應有之政策吧！

㈤按本院之進修程序：每週上課一天，上午為示範教學，下午則為導師講課。另外每週指定十二節，由導師隨時蒞校，進行實習輔導，惟是在進行輔導時，卻常有如下之情況出現：

一、先行以電話預約時間，然後到校輔導者有之。

二、循例到校稍事應酬，根本未作視導者有之。

三、頤指氣使，使人凜然生怖！視導前後諸多挑剔，甚至譏刺謾罵，令人無地容身者有之。

如此之視導方針、與態度，究視教育為何物？更視教育工作者為何人？就是初級教育，亦不許有如此之惡劣作風表現，何況是高等之師範專業教育乎！似此徇私賣放及嚴重侮辱與傷害教育工作者之尊嚴，將置教育工作者於何所耶？

㈥本院之學員，全部均為在職之教師，論教學經驗，多者達八、九年，即少者亦有兩、三年，其對考試故能或按照導師口述之筆記作答，或根據各導師講授所示之原則及內容要點而申述，甚或自作理論性的闡述發揮，根本並非如小學生般填鴨式的注入，或一字不易地搬字過紙。因此，答案是否正確，成績是優是劣，均有賴院方的明確批示，今院方既無公佈成績，又不批還試卷，致使學員無所適從，不知改進，如此蒙蔽學員，即初等之師範專業教育乎，尤有進者，即[illegible]予滿意，不能繼續此項課程」，勒令退學，此豈惟濫施予奪而已，抑亦極權之極矣！

為了本港之教育尊嚴，為了高等教育及師範教育之政策，更為了今後從事教育之工作者着想，我們不得不冒瀆陳詞，而公開向社會各界人士呼籲：如要教育好我們的下一代，就必須要有良好的師範；這就是有賴於良好的師範教育，如今我們這一羣忝為教育工作者的所身受到的，卻是如此不良的師範教育，這教我們如何向我們的下一代交代？更如何向他們的家長交代？而負責「訓練」我們的「院方」又如何向我們交代，更如何向我們的下一代交代？尤其是如何向教育界及社會各界人士交代？

以上所陳，確鑿有據，並非徒出於私憤，故幸勿以等閒之訴苦視之，而加以匡導，並合力向本港不良之教育政策，一併大力針砭，則我們的下一代幸甚，教育幸甚，教育工作者幸甚！

一羣被迫離校的小學在職教師訓練學員謹啓

（十月九日）

新蒲崗慈雲山區
非法阻街檔林立
木頭車排陣、司機叫苦連天

編輯先生：

假如您要在新蒲崗找尋一個街市，實在是看不見，找不到。唯一的是，祇有崇齡街一系列的阻街非法攤檔。新蒲崗在最近的年內，不斷地改進，由藉藉無名，而變為人所共知的工商業集中地，居民大約數萬人，但連一個街市也沒有，近新蒲崗不遠的黃大仙、東頭邨、彩虹邨等地，都有一個合法不阻街的街市，可惜新蒲崗沒有！

在崇齡街祇有數間肉食公司，但沒有一個不阻街，不阻車位，不阻行人路過的地方，供小販擺攤檔，崇齡街對面的一系列地段（非法建築物），為何不建築一個不阻礙交通的街市呢！

正因如此，小販們祇好在行人路邊開檔，由於貨物不少，故連這段上落貨車位，也放置雜物，當職業貨車司機，則叫苦連天，因為他們的車子，要在這處車位上落貨物，而他們多不願因小事（泊位），與小販發生不必要糾紛，祇好將貨車泊越黃界線外停放上落貨物。

盡忠職守的警伯，見車子泊離界外，便寫告票（而沒有告小販們的阻街，卻告車子阻塞道路），控告的總是這三條：

㈠在道路上造成不必要之阻塞或危及其他使用道路者。

㈡在劃定之停泊處越界停泊車等候。

㈢在未經許可之地方停車等候。

天知道，這段車位是上落貨的，難道這段禁止上落貨嗎？為何又要在這段路設車位呢！

又慈雲山邨第四座房屋司署辦事處對上那三座，每天早上擺枱椅做生意的，將全部路口和行人通道上由頭到尾霸齊塞住，目然法律，簡直令行人不能順利通過，人聲喧嘩，衛生更不在話下，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更甚，常看見那座區長經過，都祇是側側身步過，詐作不見和不理態度，一聲也不聲或勸告，更連區長制服也不穿，普通人根本不知他是區長身份。

我們全體居民眞不知道本區經理所作何事，沒理由近在咫尺（約步行樓梯半分鐘）擺到六、七架木頭車（小販用作販賣熟食）十幾二十張大枱也不知和看不見。我們相信有別的原因。請房屋總署注意，請問經理月拿數千納稅人金錢，連由辦事處祇行半分鐘時間的地方也不能管理妥善整齊，要居民投訴，眞不可理喻。

如不相信，可於每早六時半至十一時到第四座對上攝影作證，其他如做鐵器店，小販用的大木頭車擺滿在通路上，近來越放越大和多架停在路上。

我們相信投訴後或會短時間暫避，不久又故態復萌，且更厲害，以往便是，望今後不會像以往那樣，俾大家能安居樂業。

新蒲崗、慈雲山居民上

「英烈千秋」觀後感

張仲仁

近年來電影的製作，一窩風趨向打鬬和色情，影片老板祇顧賺錢，那管因此影响一班青少年的犯罪動機而爲害社會呢！這責任應該誰負？前年我曾和家人看過一部「大軍閥」，當時以爲是一部喜劇，誰知內容竟有脫光屁股的色情肉麻鏡頭，當時眞使人噁心。記得還看過一部「虎山行」，內中有殘酷的打鬬場面，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就有血淋淋的殘殺鏡頭；這對我們成年人來講，自有我們理智的解釋，但對一班未成年的青少年來講，他們血氣方剛，難免會影响心理的變態，做出無法理解的怪事來。我覺得這種影片實在不宜在這罪惡滿城的香港來映。自此我就不會再踏入過電影院，甚至連電影廣告亦懶得看一眼。

此次中影的「英烈千秋」，在香港時報、工商報的副刊上早有詳情介紹，而我對張自忠將軍的事蹟，積藏在腦海中已經很深很久了！這次又經萬協青年部的青年們在我面前絕口稱讚！放映才一個多星期，他們竟有連看三場而不嫌多之感，還承他們送我兩張贈劵，因此我抽出時間，去看了這部抗日戰史的「英烈千秋」。影片從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上旬，榆關和熱河失陷後，長城抗敵開始起，至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午刻，張自忠將軍統率部隊在湖北棗宜會戰包圍壯烈殉國，張夫人聞將軍陣亡消息後，絕食謝世爲止。此片情節緊湊，劇情眞實，兩小時中絕無冷場，完全控制住觀眾的情緒，尤其男女主角的演技，眞使人讚嘆不絕！動人的表情，令人忍不住熱淚盈眶。

因爲我身經抗日戰爭，並曾參加戰爭行列，因此更感眞切，而對日敵的兇殘，又更加憤怒！眞好似重溫一次抗日戰鬬的過程。影片戰場拚鬬的慘烈情況，及一切佈景，均很逼眞。抗戰時我未加入步兵，也未在最前線的戰壕裏和日寇肉搏，但在炮兵陣地的觀測所，卻親眼見過我國英勇戰士，與敵爭奪據點的拚死肉搏情形，在影片中是非常忠實的表現出來。因此我覺得這一部「英烈千秋」是值得同胞們，不論男女老幼均應該去一看的抗戰史實的影片。

張自忠將軍指揮抗敵的英勇，及對日寇虛假談和時的冷靜和機智，是非常人能做得到的；但當一班無知之輩誤會他附敵，他爲國家大局，忍辱負重，內心之痛苦，眞是無法形容得出這是最令觀眾起共鳴的。

當年因我國武裝不如敵寇的優良，祇好以血肉之軀，抵擋敵軍無情的炮火，在危急時更有勇敢的戰士，自願全身綁滿炸彈，臥地去炸毀敵軍衝來的坦克車；用同歸於盡的方法，去挽救其他同袍，繼續前進奮戰的慘烈事蹟。

中國大刀隊揚威戰場，令日寇喪膽失魂，首於九一八東北淪陷時，抗日名將馬占山將軍，指揮大刀隊夜襲敵軍營房，演出一幕轟動中外的刀劈蘿蔔頭的輝煌戰果！不但令日寇心驚膽寒，甚至敵軍司令官竟因此而號啕痛哭，因他們看到數百日軍做了斷頭鬼，死後要變猪牛。第二次即二十九軍在喜峯口之役，那時張自忠將軍任三十八師師長，在影片中有詳細的演出；此役還有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將軍增援防守長城古北口，殲滅敵寇，也有輝煌的戰果。第三次是七七事變，吉星文團長奮起抗敵，是月二十八日敵軍集中約兩個師團之眾，向我北平駐軍進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將軍等在南苑駐地殉國。該次戰鬬，我軍亦使用大刀劈倭奴頭顱，以上三次大刀隊的殺敵成仁，眞是名揚中外，激勵起國人的抗日決心！以後國軍均有大刀操練科目。

「日本之不足畏，中國人不可欺」。「沒有好媳婦，怎會有好將軍」。此四句話由張自忠將軍口中道出，這是影片的精采語錄，是我們永誌難忘的名言！

我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題詞讚揚將軍爲「一代完人，英烈千秋」。他當受之無愧！綜合將軍一生事蹟，自始至終，對國盡忠，對部屬盡責，對夫人盡義，以身殉國時的浩然正氣，視死如歸，確實是當代完人！無人能及。

未經歷抗日戰爭的觀眾，看過「英烈千秋」，使他明瞭八年抗戰，是如何艱難困苦，用多少同胞寶貴的生命財產，來換取的勝利！當你見到當年戰場上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那爲國犧牲的勇敢戰士，是如何的慘烈成仁，你就會覺得自己愧對國家，毫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尙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倶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無建樹，而更加努力了！

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人民教育水準不一，但不論鄉民與學生，均應有冷靜慎思的頭腦，要有分辨善惡的理智，凡事應再三思而行，決不可人云亦云。張將軍就是被一班鄉愚誤聽謠言，以為他做了漢奸，羣情洶湧的圍着將軍門前，扔石頭辱罵張夫人母女，還有那一腔熱血的愛國學生，竟對將軍當面侮辱，那種誣衊忠良的情景，眞令人惋惜浩嘆！青年人既不懂政府的抗日軍機策略，更不明戰爭的兇險艱危，祇知信口狂叫口號，試想對一位忠心為國的抗日英雄當面侮辱，是犯了如何重大的錯誤，相信這班人，事後一定後悔無及。

中共妄想將抗日歷史顛倒改變，但從「英烈千秋」中可看出事實的眞相，證明當年是那一位領導抗日！那一班亂叫「認同」「回歸」的新左派分子，應張開眼睛去看看清楚。三十年前的抗日戰鬬是老一輩在擔當，今後復興我國，爭取自由的行動，卻要年輕的一輩負起嚴重、艱巨的重任，要盡心盡力的去完成神聖使命！決不可逞匹夫之勇，要多運用智慧去鬬爭，才能戰勝這一班牛鬼蛇神殘民的極權統治者。

歷史教訓我們：「周文王百里可王天下」。「周武王一怒能消滅商紂而天下平」。今天我們堅決的說一句：「毛黨不足畏，人民不可欺」！願同一陣線上的朋友勉之。

風燭殘年馮友蘭 無恥阿諛毛澤東

現任「北大」教授馮友蘭，在九月二十九日「光明日報」上，為捧頌中共竊據大陸二十五週年發表一篇對毛澤東極端阿諛，對他本人再次自侮的卑鄙專文。

馮在專文中以檢討方式，重申他是尊孔的人，自參加「批林批孔」運動後，改變了原來的尊孔思想。

又說：他以前不懂得在哲學中怎樣可以「古為今用」。對研究歷史也有一種錯誤思想，曾把儒家思想認為精華，而把法家思想當作糟粕，一直經過了三、四十年，經過「文革」和「批林批孔」，他才認識到：「孔孟之道，批判得越深越透好，批判了他們的反動性，就更見與他們同時的法家的革命性和進步性，也更見現在的孔孟之道的吹捧的反動性。」

馮友蘭又以中共立場強調「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在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眞正動力。歷史上的思想家絕大部分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家。」

馮在自侮，承認「我的思想改造還差得很遠，如果有一點改造，也是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勝利，毛主領導的勝利。」

目前的馮友蘭，實際上已成為中共誘迫上層知識分子就範，供其利用的一個主要工具。

馮友蘭在專文中，一再號召大陸知識分子參加「批林批孔」，並為所謂「革命」「建設」出一點力，就是有力證明。

張贛萍遺著彈雨餘生述存書出售

編輯先生：

近兩年來，時有海外及本港讀者來信托我代購「彈雨餘生述」一書。但因此書早已斷市，無法效命，深以為憾！

最近九龍俊人書店鄧先生來電話通知，現尚有存書十幾部，如喜愛此書讀者，需要購買，請勿錯過機會，至於以前托我買書的朋友，我因遷移診所時遺失地址，無法奉命代購，現請編輯先生，借此讀者版通知各位愛護先兄遺著之讀者，請逕向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洽購，電話K九六一九四四。

此書全套共六本，現售價港幣二十元零四毫。

張仲仁

（十月十四日）

請參加十一月一日 讀作編三結合 聯歡聚餐

時間：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地點：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席劵：每位二十元。售劵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萬人雜誌社；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我們需要大量抽獎獎品，希望各位有能力的讀者捐助，逕送洛克道本社，或致電H七五四九三五，當即派員到取。

下放青年逃亡來港 生活坎坷使他失望

歸去來兮？何去何從，使他徬徨！

尊敬的萬人傑先生：

您好，我知您時間寶貴，不應寫信打擾您，但我又沒處傾訴，覺得只有向您傾訴一下才快。我叫黎明，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青年，現已到港一年多些。從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文章後，便被緊緊地吸引着，因您的文章有使親者快、仇者痛的力量，將自我標榜為自由民主富強的極權社會，批得體無完膚，我看到「林彬事件」後，您還能一直堅持自己的論點，緊緊站穩立場，是真正的勇敢！確實能引起我們大陸青年的強烈共鳴！但我又看到現在港有些大陸青年也走上作奸犯科的罪惡之路，他們讓高樓大廈障碍了視綫，讓成人電影電視癱瘓了鬬志，讓聲色犬馬鴆毒了身心，染上可悲復可哀的「健忘症」……我覺得一個人不能輕易對國家和民族有所貢獻，但起碼應該發奮做人，發奮學習，將仇恨化為知識與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葬身魚腹的同胞，才能對得起倒斃荒山野嶺的兄弟姊妹，才能對得起處身水深火熱中的父兄叔伯。

但有時我又覺得殘酷無情的現實社會確實令人無可奈何和不由自主，不知我的看法對否？像我來到香港，由於沒人事兼不識ABC，幾經辛苦在一間食物館作雜工，辛苦不要緊，自己不是太子爺或紳士，但工作時間實在太長，除了幾小時睡覺就是做，根本沒時間利用來自修學習，彌補過去的失學無知。想另找些時間短些的工來做，可是現在一切生意淡，老細不炒自己魷魚就是最大的仁慈，眞使我初來港的滿腔希望化為渺渺茫茫！

我曾看過許多篇由您寫序的「三十六計古今引例」，希望能悟出一計來解決困難，但由於領悟力低，不能活學活用，始終無計。香港有些青年活學活用「走」的一計，走去了海外尋找天堂，但不久又唱着「人到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有被仙」的調兒，「胡不歸兮胡不歸」地走回了香港，但我是至死不能走回的，除非是將那顛倒了的社會再顛倒過來之時。失望之餘，寫信給您，懇切地希望您能指教我究竟走怎樣的路好。我自小下放到鄉村，晒太陽流汗水的日子多，坐課堂喝墨水的日子很少，胡扯亂寫一通，誠懇地希望您啓示指教。

您的忠實讀者黎明敬上

中共特務殺害留美生 回歸認同分子應醒覺

編輯先生：

十月十二晚，我國僑居美國洛杉磯地區的愛國僑胞與留學生，假當地比爾莫大酒店舉行盛大晚會，熱烈慶祝雙十國慶。僑胞與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使中共潛伏在美國的特務及爪牙惱怒欲狂。為了妄圖阻嚇華僑的愛國行為，中共特務喪心病狂地使用電話作「炸彈恐嚇」，當炸彈恐嚇無法阻止僑胞的愛國行動後，中共特務竟然派出殺手及爪牙，前往國慶會場搗亂。在會場，兇徒以預藏之兇器刺殺愛國的中國青年。就讀於南加州大學的我國留學生阮寶珊不幸被中共殺手殺害。中共特務的暴行，使全國華僑、全世界中國人都感到震駭和憤怒。

近年來，中共在海外施展「笑臉攻勢」，以誘使僑胞及留學生「回歸」、「認同」，但絕大多數忠貞反共愛國的炎黃子孫，並不為所動，這次左派分子行兇案件，正說明了毛澤東的「笑臉攻勢」失敗，露出了它殘暴的本來面目。海外回歸、認同分子應早日回頭，不要再上中共的當。

阮寶珊所表現的英勇行為，令人敬仰，對他的為國捐軀，海內外國人，此時的心情也都十分沉痛和悲悼；對他的家人更是衷心的表示慰問。不過，在悲痛之餘，可以告慰於阮寶珊家人的是，我們深信，更多海外反共青年，將是阮寶珊的後援！

讀者張鵬

「三結合」聚餐 各方捐贈獎品

十一月一日本刊創刊七週年紀念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聚餐，例有抽獎，各方友好及讀者紛紛捐贈獎品，上星期收到的有：

李立本先生捐三十磅生日大蛋糕一個，另捐抽獎手錶兩隻

胡長進先生捐星辰錶十隻

劉梅軒先生捐男女裝手錶共兩隻

萬會長夫人捐獎品代金三百元

廖柱天先生捐獎品代金二百元

李昌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黃憲中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林鏗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葦壇主捐抽獎萬花油一百瓶

曾憲光先生代表梅江飯店捐抽獎鹽焗鷄十隻

鄭秀堂先生捐毛衫一打

盧傑泰先生捐原子粒收音機一打

萬會長、梁伯中、岑嘯雷、葉俊文先生合捐歌唱樂隊一隊

吳少雄先生捐拔蘭地酒（欵待嘉賓）兩支

葉俊文夫婦捐拔蘭地酒（欵待嘉賓）兩支另葡萄酒兩支。

今又收到：

王淦華先生捐毛布衣料一套，花綢衣料一套。

高尚先生捐金線紅藍鉛筆六打，美國天秤黑鉛筆六打。

萬會長捐旗袍衣料十件。

各位如有捐贈，請送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益昌米店，電話三－九六三八二八。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社，或致電話H七五四九三五，當即派員到取。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學店只求牟利・不顧學生前途

校長滿口仁義道德，實市儈奸狡之徒。

編輯先生：

我任教於九龍某私立中學已有一月，而感人心之奸詐，內心之哀傷，亦莫過此一月者。故不以淺陋，欲借貴刊一角，聊舒抑鬱。

於暑假中，我往見該校校長求職，該校長告我爲師之道最要者莫如「道德上之責任」更大談其仁義道德，我亦深以爲然，唯唯以應。

然一月之教學生涯已揭盡辦私立教育機構者之污穢，市儈及奸險。

該校校長乃老板之一，其經營手法採用「判工」制，即校監每年收取一定數目之金錢，盈虧與之無干。該校長爲己之利益起見，於是盡量招收學生，本來只能容納四十五人的班房，現在每班平均有五十五人，有等班級還超過六十人。在此環境底下，試問學生又怎能接受良好教育？老師又怎能兼顧每個學生？僅此一點已將他滿面祥和的假面具揭開。可笑他還在校務會議上大發謬論，要對各老師作諸多要求。

該校共有二十班，共有學生千多人，一年收入七十萬元左右，而支二十五名教師的薪金不足二十萬。

最可憐的，是無知且受利用的學生，他們的程度太差，給老師們評爲「垃圾」，高層人士還說他們於升班試時必受淘汰，但學生知他們的命運嗎？到利用夠之時而被人遺棄，這是多麼不平且可憐的事啊！但學校爲了會考時的聲譽，所以良心何價呢？爲什麼校方不知會讀不上的學生，叫他們好好去學門手藝，而偏偏要賺夠人家的錢時，才將之拋棄呢？

因此當我面對一班學生時，也不知爲他們的無知及可憐嘆了多少氣，且還滴下了無可奈何的熱淚，有時他們表現太差，往往把罵到口的說話向肚裏吞，所以薪金雖可恥，但自覺受之有愧。唉，教我如何救救這班孩子呢？

一教師上

電視頭頭患恐共病

雙十盛況不敢播映

編輯先生：

本港中文視聽公司，他們的觀眾聽眾，絕大多數是中國人，而其工作人員，也多數是中國人，而且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對武昌起義轟烈事蹟，當然非常明白，在這轟動世界的偉大日子，遠在歐美各地的報刊、新聞媒介，都有專文刊出，可惜本港的電視傳播機構，不但沒有什麼節目播出，甚至在報告新聞的節目中，也隻字不敢提，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上看，則絕不可能是馬列信徒，如果說他們一切崇洋，或者歸化外籍，則在十月一日，他們不但在新聞報告中大事渲染，而且在羣魔亂舞場面，也編成節目。如此看來，是百思不解，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此輩都患了嚴重的恐共病，不得不背上順風旗，失去了中國人的莊嚴氣節，如不幸眞的如此，則我眞爲他們可恥、可悲，難道在雙十節，新聞節目中報導台北方面，本港僑團，有紀念武昌起義，慶祝雙十這樣的簡單報導？

還幸，像這樣的中國人並不多，年年此日，海內外的同胞雖然懷着沉重的心情，也一樣的熱烈慶祝，不約而同的把靑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每個角落高高升起，表現中華兒女的堅強不屈愛國精神。

讀者黃文彬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山居得句　雪梨　蘇伯楷

幽居城外作閒人，晴曉開窗景色新，
萬里江山誰是主，無邊風月我堪親。
郊前起雨關門睡，海上翻波掩耳聞，
好夢難成忘故舊，兒孫長寄帝鄉鄰。

寒夜書懷　雪梨　蘇伯楷

朔風怒號襲更闌，萬里征人枕未安；
被暖應憐鄭楊苦，履豐猶念閔衣單。
千秋賢士憂仁義，終古哀鴻怯夜寒；
兼愛普天須及物，幸毋袖手等閒看。

董力行曰：說話用言語，將言語寫成詩文，即是用以代表說話也。使彼此之間，互相通曉，既可傳及遠方，又能留存後世，此爲詩詞文章之目的。

昔人將優美文字，選擇刋書，用以流傳後世。經史子集，列爲民族文學，又稱國家文獻。其宗旨，詞章要美，義理須深，考據必確，具備以上三大條件，始有資格刋書。所以古人文章，增一字則嫌其多，減一字則不成句。起承轉合，氣勢貫通，百鍊千錘，達至最高境地，自秦漢以至明清，唐宋諸家，莫不如此。

文章之要點，在於字少而言多。更須辭能達意，叙事論理，簡短詳明，詩則限字限韻，千載以來，國家用之取士。頭腦不清者，無法作詩，是文學之中，兼有藝術也。詩因字少而欲言多，所以必須使用典故，以作比喻。例如大陸淪陷，內心悲憤，新文學家千百字說不清者，詩人祇用「新亭淚」三字即可表達，此爲用典可節省文字之目的也。

又例如：台灣久不反攻，歲月催人，光陰不待，鄙人有感懷詩云：

一夢槐枝傷草草！　百年人壽感匆匆。

此二句。「新文學家」，「新詩人」，用數百字而說不明者。吾人用唐詩筆調，有十四字即可。「槐枝」二字是典故，即是「南柯夢」，意言鄙人當年，求功求名，今日思之，等於南柯一夢，而且草草收場，內心無限傷感。下句不必解釋，人人皆懂，詩並不算好，祇不過舉例以證「新文學」，「新詩」不能與「唐詩」，「古文」相提並論，有小巫大巫之別耳。

自五四運動以來，五十年中，報紙刋物，官方文告，以及私人著作，未見有良好文字，能與昔人相比者。豈昔人聰明，民國時人糊塗耶？曰：非也，教育制度之不良未能繼承傳統耳。自民國八年，一羣文妖，以文化發展科學爲藉口，數十年來，未見有何發展？無非邪言謬論，欺騙後生耳。而且胡說八道，妄詆古人，廢棄線裝書，打倒孔家店，倫理道德，指爲封建，忠孝仁愛，一掃而清，發明狗屁不通之新詩新文，呀嗎底地，不知所云。最可笑者，糊塗政府，見解不高，認爲博士，即是聖人，任由胡鬧，不理不問，遂將外國落伍主義，抄襲而來。馬列邪言，代替朱程。教授介紹，學生入門，釀成大禍，天下紛紛，等於人身患病，垂死不曉病情。五四運動，即是病根。鄙人耿直，指出原因，處方不改，命必歸陰。

有懷力行鄉兄並正　张　方

一水相違不記年。羈懷繾綣舊鄉賢。
文章有價人推重。邱壑無緣世運遷。
詩人秋潮聲自壯。酒傾明月影同憐。
白頭且莫青衫恨。壇主前身是謫仙。
百戰將軍不曲撓。腰橫秋水雁翎刀。
當年北陸攻秦亂。此日南陬作楚騷。
倍馬催詩才可待。聽鶯載酒氣猶豪。
閒看今古滄桑事。一任風狂起怒濤。

張方先生。安徽桐城人，爲清代文華殿大學士張英之後，書香世胄，家學淵源，其詩格律嚴謹，是爲當代名家。前年拙著「明日黃花錄第一集」，曾爲作序，久不晤，馳系殊深。伊住九龍，我居香港，所謂「一水相違」。「不記年」者，指數年未見也，近讀萬人雜誌，因寄詩來，舊雨情殷，至爲感紉，壇主云。

小兒新婚喜賦　梁志超

避地南來廿五年。前塵如夢亦如烟。
江山壯麗空回首。風雨迷濛欲問天。
八表兵戈猶擾攘，一家兒女幸團圓。
瓊樓今夕迎賓宴。聚得詩仙與酒仙。

送小兒龍生飛星洲　梁志超

晶瑩海日浴清暉。遙指星洲碧四圍。
老至思鄉殷北望。客中有子壯南飛。
藝求精進勤毋怠。書報平安愼莫違。
緊記叮嚀臨別語。及時奮發繼前徽。

志超先生，是爲軍人，早歲隨軍東北，大戰林彪。大陸陷賊，攜眷到港，艱難困苦，奮自圖存，現在兒女成行，年逾半百，少年戎馬，轉眼即成老翁。其爲人也，工詩能文，品行氣節均高，昔年奔走國風詩壇，不辭勞苦。對五四文妖，極爲痛恨，見諸言語，而不敢形於詩文。據云：「爲因文妖徒弟眾多，以防開罪，況年已老大，一切灰心」，余謂之曰：

「吾人一生九死，戎馬干戈，埋骨沙場，身膏草野，在所不計，區區文妖，何懼之有？當年你戰林彪，我追老毛，如同獵犬捕兔，陝甘諸役，毛某望風逃命，屎滾尿流，未見有何偉大，現在兔子位尊九五，獵犬流浪街頭，久經磨練，既壯且肥，一旦機會來臨，尙堪效命，勿自餒也。」梁大笑。

余又曰：「目前中國三大問題，㈠是消滅外國主義，㈡是恢復傳統文化，㈢是拯救大陸國民。吾人在野小民，手無寸鐵，所存武器，禿筆一枝，爭天下則不足，掃文妖而有餘也，大刀闊斧，顧慮何爲」？梁聞之憤然。點首稱是。

驚夢　台北　戴文復

避秦蓬島阻歸期　夢到江南話別時
無奈鶯聲穿耳過　醒來愁對月遲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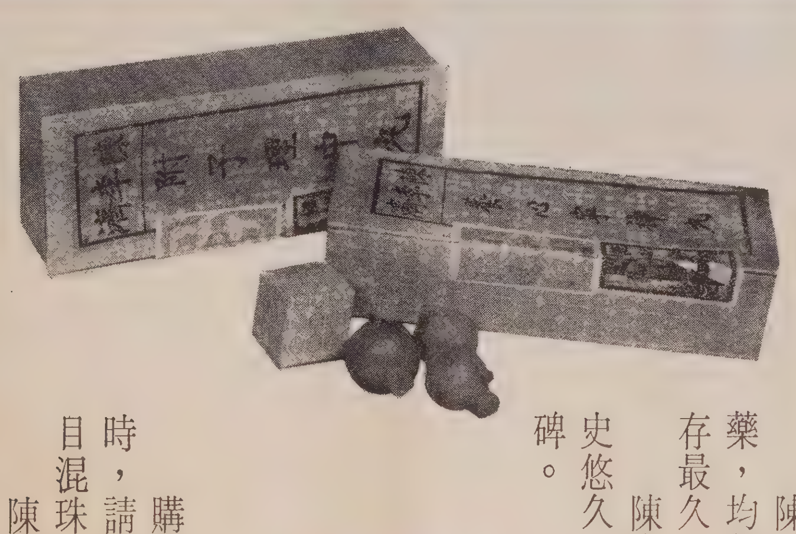
秋夜　台北　戴文復

耿耿銀河入夢遙　起持握管學吹簫
愁翻春水眉爭翠　血染相思色益嬌
濁酒杯杯和淚飲　新詩字字耐心雕
吟成一卷難醫瘦　託與鳴蛩共寂寥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杏和堂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六期 新69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六期(新69)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2册出版

陸奎生 健康報導

VOLUME 2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册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2册 **目錄** 1974年10月1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英雄占早春　**七彩封裏**：貧血與紅血球　**七彩封底裏**：菓蔬。）

HEALTH REVIEW

補氣養血精神好·治療體弱經驗談
Keeping up your spirits by means of tonics
A dissert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debility
神經衰弱根治法·
剷除神經衰弱的病根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解除焦慮脫離樊籠·
調暢神經全身舒泰
睡眠與失眠
風濕與關節炎
補腎培元利養生
胃痛與胃潰瘍
緊張的壓力
貧血與紅血球
游泳要注意安全衛生
皮膚敏感·風疹塊驗方
談夏天的衣食住行
素食養生長壽法

提煉中藥
即服即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奎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　三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1501室　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　晨九至十二時　晚七至九時　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廈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六期(新69)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月卅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撈女哲學」與「契爺思想」

——由所謂「中國周」談起——

由一位「有產階級」的富商出錢，由「學聯」旗下一些富家子弟搞的所謂「中國周」已經冷冷落落地收場了。出面活動的人士，雖然可以分成很多類，但主要的是投機分子和「不認識祖國」（所謂「祖國」係指中共政權）的「二盲」（盲目與盲從）青年。

在所謂「中國周」中有兩個「知名人士」參加演講，因爲他們在演講中都是沒有事實根據地硬往中共臉上貼金，所以，既令人憤慨更使人好笑。其中的「韓八嫁」（其實各色人等計埋不止「嫁」過八次）可能她本身的撈女行爲從根本上就與中國傳統道德，如禮義廉恥等作人之道背道而馳，所以，她說中共批判孔子有理，相信這主要是因爲她常跑北平有「人民幣」可拿；俗語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自然顚倒黑白，把中共說得「好得不能再好」了。此人的這一套完全是「撈女哲學」——連出賣肉體帶出賣靈魂，據說演講受到「熱烈歡迎」。那麼，所謂「歡迎」的人是些什麼人可想而知了。諺云：「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中共政權如果也算是一「國」的話，大概是快完蛋了！不然，爲什麼用大量刮自大陸老百姓血汗收買這麼多「妖孽」呢？

在所謂「中國周」上作演講的除「韓八嫁」外，還有一個滿腦子「契爺思想」的胡塗「教授」。胡某人的現職據說是本地漢文大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十月二十日下午，這位「教授」在香港大學陸佑堂以「從歷史的角度談中國的統一問題」爲題發表講演。大概這篇講演最精采的地方就是胡「教授」講到「契爺」的時候（因十月二十一日本港「文滙報」三版刋登他的演講詞時在「契爺」下邊加上「笑聲」二字）。胡「教授」所講的「中國統一」，當然是以其投機對象的立場爲立場，認爲中華民國遲早要併入中共政權，讓「書同文」、「話同語」的中國人，完全「統一」在毛澤東屠刀之下，過其吃不飽，穿不暖，既無民主，又無自由的暗無天日的牛馬生活。

他說中華民國尊孔是「大搞迷信」，而「大陸的批孔，是有道理而且是每個人都可以瞭解的」。胡「教授」兩個頭銜之一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如果任何對中國文化稍有研究的人，都不會說中共批孔「有道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與愛，因與共產黨的所謂「鬬爭哲學」是對立的，所以，它要批孔，妄圖把深植人心的孔孟之道從中國人心中連根拔起，俾使馬列主義和所謂「毛澤東思想」這些基本上是「來路貨」的東西能在大陸上站住腳。對「中國文化」深有「研究」的胡某，所謂的「有理」簡直是投機投到了暈頭昏腦的地步，眞是令人齒冷！

照胡某的說法，中華民國今日能屹立於台灣，據說「那就是國際勢力進入了中國，用廣東話來說，就是他們的『契爺』。」「教授」，閣下到底「研究」的是什麼？遠的不說，像星加坡、印尼等國家，又有那一個不歡迎外國投資？其實，稱斯大林是「鋼」、「太陽」、「爺爺」（是有血統關係的親爺爺比「契爺」近多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公開主張「一面倒」向蘇聯懷抱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是的，今天中共與蘇聯公開聲明「脫離父子關係」（或「祖孫關係」），然轉過頭來，又與所謂「窮兇惡極的美帝」勾結起來，如果尼克遜不下台，答應中共一旦蘇聯對其進攻的話，美國站在中共一邊，毛澤東若不跪地叫「契祖宗」才怪呢！

從胡「教授」的演講看，他的「反帝」情緒倒是很高，但若問問「教授」先生，中共政權已成立二十五年，且已非常「強大」，然閣下爲什麼長期留在美國，難道你所說的「狗與華人不可進內」的恥辱你沒有份兒？你成了「假洋鬼子」了嗎？可惜還沒有機會瞻仰一下「教授」的尊容，莫非是頭髮、皮膚和眼球都變成另一種顏色了嗎？「教授」先生你在演講中談到國恥的時候還提到：「『五卅』英國人在上海打中國日亦放假，我們是在國恥日裏面長大，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把中國人當作是人的日子裏長大的」。照「教授」的說法，你是恨透了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外國人了；那麼，中共是你的「祖國」，外國人亦不敢欺侮中國人，那麼閣下爲什麼從美國到香港，再從香港回美國，而不進入大陸去享受一番沒有國恥的「光榮」與「幸福」呢？講來講去，胡「教授」原來一腦瓜子「契爺思想」、「契爺文化」，轉來轉去還得仰「契爺」的鼻息，過其「假洋鬼子」的生活。

騙人的「墮子」，可恥，可憐亦可笑！

每週評論

七歲談抱負

萬人傑

時光匆匆，本刊由創辦到現在，不經不覺過了七個年頭。不論從那一方面看，七年的變化很大，從世界形勢、國家處境、香港盛衰以至個人遭遇，都今非昔比，很多事情出人意料之外。比方說，在中東戰爭處於劣勢的阿拉伯國家，運用石油武器，使整個世界形勢改觀，立時掀起世界性的經濟大風暴。又如風頭奇勁的前美國總統尼克遜，當他訪問中國大陸時，成爲轟動世界的大新聞，他的聲望也曾達到最高峯；可是畢生功業竟毀於水門事件。這都是難以料想的變化。

中共闖入聯合國與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共建交，曾使中華民國國運陷於低潮，但國府埋頭苦幹，努力發展，經濟增長迅速，斷絕邦交的國家，仍要與我在經濟上密切聯繫。今天，中華民國仍屹立世界上，卽使外交上孤立，沒有人能抹煞她的成就。

香港在這七年間，變化也不小，除了罪案增加、治安日壞，更加上股市如山傾土瀉，工業今不如昔，失業者與日俱增，處處呈現了可怕的情勢。

我們的雜誌，七年來不祗一次幾乎要關門，第一件是拍拍胸膛，一力擔承編務的張贛萍兄突然死於心臟病，拍檔無人，獨力難支，老萬曾考慮停辦。直至找到小棄接班，「萬人雜誌」才維持下去。此後執行編輯兩易，幸而仍能維持傳統的精神。第二件打擊是經濟問題。紙價、工人薪金不斷上升，使「萬人雜誌」售價雖經過三次調整，由最初六毫漲到一元，一元漲到元半，我們的虧蝕情況，迄未改善。寫稿的朋友，除了「義氣」外，對我們微不足道的象徵式的稿費都不感興趣。

不過，每一個刊物都有他的困難，我們的困難雖多，但七年來到底應付過去了。展望將來，也沒有足以使「萬人雜誌」關門的因素。同時，老萬還擬定一套改進計劃，從內容到印刷，都打算作一次重大改革，最終目的希望有自己的印刷機構。這當然需要錢，錢從何來？老萬近來正跟朋友煲有米粥，做些有利可圖的生意，生意順利的話，所得利益，就用來發展「萬人雜誌」。不過到目前還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要使它兌現，還得看老萬的運氣。

最使我們感到興奮的是：我們由每一年的三結合聚餐，發展爲成立了一個永久性的聯誼團體——「萬人協會」。「萬人協會」以「萬人雜誌」的讀者爲基礎，彼此生活環境雖然懸殊，思想上卻是志同道合。會務的發展，雖不是「突飛猛進」，也令人滿意。近兩年雙十國慶，我們的回國致敬團都超過六十人參加，爲香港任何團體所不及的龐大隊伍，單是這一點，已十分值得驕傲。

也因爲有「萬人協會」的組織，使我們的三結合聚餐辦得更有聲有色。今年，除了我們編、作、讀者外，還邀請了一些社會上有名望、有影响力的嘉賓，更有音樂歌唱、抽獎等餘慶節目，我們會一年一年的把他辦得更圓滿。

七年是不短的一段日子，雖然我們發揮的作用極微，但能盡一分力量，也比完全不做的好。我們知道，反對極權統治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鬬爭，因此「萬人雜誌」必須以不屈不撓，長期作戰的精神辦下去。鑒於「團結就是力量」，老萬希望參加聚餐的朋友，團結在「萬人」大家庭中，並爲這本屬於你們的雜誌盡點力——最容易辦到的是向你們的親友介紹、推廣，並對我們的一切，不吝賜教。

老萬個人能力有限，一本每週出版一次的雜誌，工作非常緊張，難免有掛一漏萬，不如理想的地方，但望能在人力、財力方面獲得充實，我們一定把它辦得更符合諸位讀者的理想！

末了，我們爲「萬人雜誌」誕生七週年舉杯！

世界紛爭・訴之決鬬

聯合國要改爲決鬬場

萬人傑

下面三篇題材不同的短文，是本週的有趣話題。今期「新聞以外」縮水，是爲了「萬人雜誌」創刊七週年，要騰出版位發表一點感想。七年，不過是一個開始，今後，我們還要倍加努力，才可達到摧毀殘暴統治的大目標。

教授挑戰・睬佢都傻

委內瑞拉一位叫羅素的教授，向美國總統福特下作戰書，要和他決鬬。原因他認為福特為了石油問題，對委內瑞拉會出言侮辱。至於決鬬時用什麼武器，則由福特選擇。

這不過是一則得啖笑的花邊新聞，相信福特看到後，會一笑而對他妻子說：「睬佢都傻嘅！」事實上這位羅素教授也知道福特不會應承，如果福特接納他的挑戰，他會走夾唔抖。

福特今年雖已六十多歲，但他年青時是個運動家，曾代表過學校球隊，現在雖貴為總統，仍然每天運動，體格結實，並非孱弱書生。羅素教授年紀幾何，健康情形怎樣，是否神槍手抑或拳擊家，老萬雖然不知，福特交由中央情報局一查，自然清清楚楚。如果他避重就輕，未必鬬不過羅素教授。

只是福特身為總統，他對許多與國家利益有關的事情，都會發言，而他講的話，也很容易被他國認為侮辱，即使這次和羅素的決鬬勝利，下次為了別的事情也會有人效法羅素，向他挑戰。福特豈不是不勝其煩？如果一個總統為了些微小事，動不動和人家決鬬，那非死於任內不可。貓有九命，然則身為總統，非有九十條命不可。

再說，如果此法行得通，老萬願向毛澤東下戰書，亦由他選擇武器，即使他以前帶過兵，會燒槍，老萬未開過火，他的手已震騰騰，打中老萬，只能算撞彩。如果老萬決鬬勝利，大陸七億五千萬同胞獲得真正解放，這次決鬬真有意義了。

老萬不知道羅素是一位什麼教授，本來教授是高級知識分子，講理多過講手，這位教授居然要講手，也許和老萬一樣，欺負伯爺公而已。

用決鬬來解決世界糾紛是很好的構想。如果行得通，把聯合國改為決鬬場，也用不着再聽他們不斷的爭辯而感到不耐煩！

瑞人偉大・否決排外

香港不許非英聯邦醫生執業，許多人認為這是狹隘自大的思想作祟，這種措施根本要不得。因為「醫生」這一行職業與別不同，他的服務有關人們的生命。在醫療人員缺乏的情況下，卻不容許非英聯邦醫生執業，實在說不過去。本地的醫療團體，也是支持這政策最力的，究其實，關鍵是不想有「外來人」搶飯碗而已。

閱報，瑞士為了經濟關係，要決定是否將五十萬外來工人及其家屬驅逐出境，目的在維護本國人的就業機會，否則等如「經濟自殺」。可是投票結果，竟以三對一的大多數票，否決了這項提議。投反對票的幾達一百七十萬人。政府發言人說：「我們感謝瑞士的公民能以這樣多數票來否決這個議案，阻嚇了未來採取相似的行動。」

瑞士公民這項決定，使人十分感動，這是人性善意的良好表現。自世界經濟顯出衰退現象，許多國家都採取自我保護政策，限制移民是普遍被採用的方法。尤以美國、加拿大為然。非美國、加拿大公民（或有綠咭者）。要做某一種工作，或某一機構要僱用外來人，必須得到勞工部許可，勞工部是要看這項工作有沒有本國人可以做到，如果有，就不許外來人擔任。

加拿大的專業工作也要經過考試，不管你在外國已有的資格，許多移民加拿大的香港工程師，也要經過考驗才可以執業。

凡此種種措施，都具有排外性，和香港只准許聯邦醫生執業同樣要不得。瑞士公民投票的結果，確值得讚揚，他們表現了人類的偉大，甘冒經濟危機而予外來工人以人性上的同情，在這世界上，相信沒有很多地方可以辦到。政府作出一個決定很簡單，但五十萬外來工人及他的家屬會彷徨不知所措，這是決策人不會受到的痛苦。

解決台灣・和戰都難

華裔美國共和黨議員鄺友良，上月訪問中國大陸後，最近又到台灣訪問，這是他第三次訪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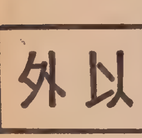
在訪台期間，他曾參觀過台灣的許多軍事設施，包括一個潛艇基地、直升機和F5E噴射戰鬥機的生產部門。相信這些軍事部門，不是普通訪客有機會看到的，國府讓他參觀，大概是要他對中國大陸作出比較。

鄺友良訪台後所作的談話，有很多地方值得注意。他雖然是中國人的血統，但他已是美國公民，而且被選為參議員，因此他是站在美國人立場講話，他的「我們」、「你們」，也等如李光耀是新加坡公民而不會因自己是中國血統，便視自己為中國人。

他說：「我認為台灣的軍事力量相當強大，當然，台灣需要更多的新式設備及如何使用新設備的訓練。我想美國沒有理由不給予你們的；同時，我們也不想見到有人侵犯台灣。美國一向是中華民國之友，我希望並且相信，我們會信守對你們的承諾。」

在軍事上及防衛上，台灣是堅強的。中共儘管叫囂要武力「解放」台灣，事實上並不是叫叫那麼容易，為台灣安危擔心的人，聽了鄺友良的話，對台灣的防衛力，應有進一步的了解。

那麼，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台灣問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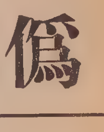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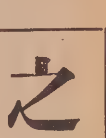
鄺友良在訪問過雙方之後，說：台北與北平之間的談判現時是「不可能」的。他說：「我到過兩個地方，並聆聽雙方政府的歧見後，認為談判在現階段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問題無法解決。也許將來會得到解決，但那可能需要百年之久。」他說，同時，美國、中共和中華民國都會採「觀望態度」。

軍事「解放」不可能，談判「解放」也不可能，因此，為台灣的安全耽心是不必要的，從鄺友良的談話中，可得到一個概念。











蔣宋美齡

最近新聞報導和質疑的問題頗多，由不同角度觀察，有的措詞得體，有的則令人煩惱。

自由企業的讚譽

首先談談由實地採訪所描述的有關我國經濟現況，雖然在全球性通貨膨脹及經濟萎縮，以致形成一個新的英文名詞 STAGFLATION（停滯膨脹）的情況下，但仍有對我國國民總生產毛額成長的適切報導。誠然，此種眞象的報導，自屬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省辛勤和機智的男女公民高度的讚譽，同時亦就是對於與世界某些地區奴工企業成鮮明的對照的自由企業制度的高度讚譽。

英國雖是最早主張自由企業制度的國家之一，同時並具有聰明才智的傳統，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創造和技術知識，但它現在卻陷於財政、政治、知識和道德的劇變痛苦之中。乃使美國「時代週刊」於九月卅日一期中，以大字標題提出民主制度是否能在英國存在的問題。它報導說：「上週大英銀行的一篇報告裏引述困擾英國各公司的若干弱點，可能觸發一股破產的激流……倫敦金融界獲悉，英國一家著名電子和國防承造商『費蘭提公司』，不能履行合約義務，並且債台高築。倫敦金融人士立即開始感到擔心，不知道下一家遭受同一命運的公司是那一個。」

英國所患的症狀

在同一期的「時代週刊」內，又刊載了查芳特勳爵在一次討論會中的談話，他歸納英國所患的症狀說：「我認爲政治權力已脫離了民選的立法機構。各大規模的職業工會，本屬非民選團體的典型例子，可是在很多情況下，此種非民主的組織卻掌握了龐大的權力。它們可以使民選政府下台，它們可以打擊和制止政府政策的實施。極端左派分子勢力的增大，使問題更爲惡化，這些極端左派分子亟欲使英國現存的政治制度發生急劇的轉變。」

然而，亞倫．泰勒卻爲英國日益嚴重的危機和災難的徵兆，勇敢地提出辯護。他說：在拿破崙戰爭以後，威靈頓認爲英國已陷於毀滅的境地。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失業的人們在畢卡廸里繁華市區遊行，打破了每家俱樂部的商戶。當時威廉．摩里斯認爲瀰漫的不滿情緒，可能導致社會主義的革命。當約瑟夫．張伯倫發動關稅改革的時候，他也認爲英國已在崩潰邊緣。當麥克唐納於一九三一年組織國民內閣的時候也是如此。因此泰勒辯稱：「這一切情形都將過去。」有人也可能同意泰勒的看法，只是他所列舉的事例，並不適用於今天英國的症狀。他忘記了那個時期英國民心士氣是靠當時獨特驕傲心理——那就是「大不列顛無日落」的驕傲心理，布林普斯上校和其他吉卜寧式人物們，始終不懈地以此種驕傲心理自勵，並激勵所有的英國人民。

當年英國人還有値得自豪的工作道德和技藝，在第二次大戰以後，這兩種英國驕傲心理的支柱盪然無存，於是卡納比派一羣年輕的一代，遂使英國成爲倡導過好日子生活方式的先驅，（譯者按：「卡納比」係倫敦波希米亞人所聚居席爾塞亞區的街名。這條街上的人們是一九五〇年代放蕩形骸嬉痞分子的始作俑者。）甚而至於容我再度引述「時代週刊」所說的：「英國已經儘量能夠保持它的生活水準，因爲它自外國獲得了大量貸款（約四十億美元），同時阿拉伯產油國家在倫敦各銀行的存款，估計約多達廿五億美元之多。如果英國在貸款轉期方面開始遭受困難，或者阿拉伯國家突然提取他們的存款，則這個國家可能會瀕臨破產。」

逆境中愈挫愈強

相反的，我國人民也像過去英國人一樣，具有工作道德和自律的美德，決無任何依賴他人或剝削其他民族的心理，我要提出，在今天英國惶恐懊惱交集的情況相形之下，我們同胞的氣質是値得讚佩的，也是難能可貴的。我之所以說英國處境惶恐，乃是由於它軟弱無力的政策，和萎靡不振的社會風氣，它已經陷於似乎在第二次大戰前所想像不到的低落和空虛狀態，英國的惶恐是因爲過去那種純樸的品性，似乎已被破壞了——但是我們希望還不致破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我似乎覺得由於散漫、冷淡和麻木不仁而使英國民族的工作意志達到一蹶不振的情況，一如在喪失大英帝國後遭遇挫折之時被某種不能超越的附生力量所征服。我之不憚繁瑣的談論英國，乃是因爲我對它目前不幸的困境深感惋惜，我談到我國同胞，爲的是要使世人瞭解，爲什麼我們在逆境中愈挫愈強，爲什麼我們能夠承受將來任何橫逆的暴風。

聯合國拆孔語錄

說到這裏，我不禁回想約三年前的往事，當時所謂第三世界勢力夥同機會主義者和偏狹的自由分子，以及僞裝的左傾分子，終於達成了將我們排出聯合國的陰謀，他們以爲這樣做法，在台灣的我國政府與人民，一定將變爲麻木不

仁，會很快的萎縮，而我們卻以事實證明這樣想法是大錯特錯的。事實是，困難正進一步促使我們加緊努力和達成任務的意志——看起來很奇怪，因爲這一切都是在受共產主義咒詛的自由企業制度內完成的。因此，當我看到一九七四年九月卅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週刊」時，我懷着一種可笑而卻帶着輕蔑的心情。該刊寫道：聯合國發言人振振有詞的說：「聯合國的政策不許陳列非屬聯合國會員的禮品。」但是「新聞週刊」又說：那塊刻有一段孔子名言長六呎寬三尺的綠色大理石嵌碑，據說是聯合國秘書長秉承黃華的命令拆除的，因爲「那是蔣介石的遺留象徵。」所以必須予以拆除。好像是拆除了這塊石碑，中共就可以使中華民國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消失於無形。這齣鬧劇最滑稽的一面，就是聯合國竟秉承一個「會員國」代表——黃華——的命令行事！以秘書長的地位而竟卑屈的聽命於黃華，曲意奉承的說：「照辦，先生」，並從黃某的表情察言觀色，揣摩黃某的指示，幹着正式打雜的工作，甚至設計一套官式的遁詞，奉命唯謹的行事，上演一齣荒謬而笨拙的鬧劇，拆除了前任秘書長代表聯合國接受的一塊石碑，想着看，以聯合國秘書長的地位而言，這該是多麽的羞辱啊！有心的人無疑的會同情華德翰先生，中國有一句寓言正適於形容當前的尷尬情況，這就是「打腫臉充胖子」。

我不知道中共如何能用這種方式來抹煞歷史，他們是否認爲拆除掉一塊石碑，就可以從人類歷史中刪除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國的事實？他們是否認爲他們可以像在中國大陸一樣，隨便竄改歷史呢？他們是否認爲模仿焚書坑儒使人民無知，並杜絕理想宣揚的秦始皇，就眞的能夠建立像希特勒所誇耀「千年第三帝國」的千年暴政統治呢？或者，他們是否懷有窮兇極惡的鬼胎，像周恩來去年十月一日所說爲了使中共能以「第三世界」領導者的姿態自居，成爲全球顚覆，叛亂和邪惡的根源，以便讓他們大有斬獲，所以才不要以孔子爲表徵的「天下爲公」的觀念呢？

諷刺華德翰漫畫

在看到有關聯合國石碑的新聞以後，我又想起了聯合國那種無原則的僞善、無情和背道的作風。在翻開該雜誌的首頁，有兩幅由盧里所作的漫畫，第一幅描述華德翰必恭必敬的立正站着，手持巴拿馬草帽置於胸前，臉上顯露一副相當自滿而期待的表情，守看一名穿着制服的工人，將聯合國旗幟升上旗杆，第二幅是一面破爛的聯合國旗幟，旗上寫有「N」字。其中一部份是用一塊像拾破爛者袋裏拿出來的舊布貼補着，在這幅破爛旗幟下面是華德翰，他一手倒拿着帽子作懇求施捨狀，他的頭歪向一邊，另一隻手則乂在腰間，臉部顯露一副似哀求，似嘲笑而又似侷促不安的神情，望着這幅難看的旗幟，這是一幅對今天聯合國多麽生動而逼眞的寫照——中共政權最近發現，貝多芬和孔子都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叛徒，我們不知道，這位聯合國秘書長對此作何感想，他在發覺自己置身於這樣悲喜劇和歷史性荒唐處境的時候，又是否有一種自憐之感湧上心頭。

背棄了永恒原則

自從聯合國最初揭櫫崇高的理想與原則以來，不久內部就發生了內訌。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聯合國」的命名根本是一種大錯特錯，是名不符實的，以這個國際組織所採取的大部份行動而論，應該稱之爲「不合國」才對，因爲這樣，聯合國才可以成爲發表各種無法協調，對立歧見的辯論場所，聯合國唯一存在的理由，是雙方或多方面可以公平地發表意見，除非爭論者認爲時機對他們本身有利，彼此間決不能解決任何歧見，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們說法並非出於取笑的態度，而是抱着誠實無欺的心情去分析問題。第二次大戰前的「國際聯盟」，是名符其實的國際組織。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或者是有意無意地希望集團或國家集團聯盟的組織。顧名思義至少可以明白看出它是一種某達到遠超越其集體意志與主張的壯志雄心。換句話說，建立持久和平與正義的觀念化理想，遠超過了時代的現實。自由世界徒勞無功而短視的苟安政策，本有機會爲較好的世界謀求和平。但政治家的才能都和這些政策極不相稱，因爲他們背棄了某些永恒不變的原則。

米爾頓（英國詩人）在他雙目失明之時，寫了「失去的樂園」這部至情流露的詩集。今天我們又如何能以感情和文字，表達我們對失去的世界和平——眞正持續和平——機會深感遺憾的心情呢？我所說的「持續和平」並非康德所謂的「永恒和平」，而是一種合理並能實現的和平，我於一九四三年在美國發表的一次演說裏，曾提出「德羅斯邦邦聯」的失敗，提醒我的聽衆要注意其陷阱，現在我還要指出「國際聯盟」的必然失敗，是由於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開始所表現的狹隘的自私心理，以及侷限於眼前利益的短淺眼光，或者對於日本侵畧行動，全然無動於衷，日本所謂「田中奏摺」中早就擬具了這種有計劃的侵畧行動，可是大部份人卻認爲，那是中國政府揑造的欺騙世人的說法。當日本擴張主義被放任至橫行無忌時，也正是在悲慘世局和屠殺浩刧激盪下「國際聯盟」末日的開始。

卑鄙的機會主義

我現在還要說，用不着卡薩杜蘭（希臘女預言家）的先覺，聯合國由於它締造時的基本原則横遭破壞，已經註定了難逃最後毀滅的命運，在幾近二十年期間，每當資深政治家和有識之士談起聯合國的時候，都莫不嗤之以鼻，或者報以輕蔑的嬉笑，不幸每件事都朕兆着聯合國必遭齊格菲（德國傳說中的英雄）式的死亡，包括在聯合國中陳列魏格納（十八世紀德國詩人兼劇作家）一幕佈景的情景。很多富有幽默的人士也曾說過，甚至聯合國大厦的建築物，也預兆着這個國際組織的末日，因爲這座大厦看上去，好像一塊長方形的墓碑——紀念它死亡的紀念碑。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所以聯合國大厦的建築計劃，並不會令我感到沮喪，常常使我感到非常驚愕和困惑的，乃是聯合國所表現懦怯和卑鄙的機會主義，令我感到悲傷的，乃是它那股輕浮的褻瀆了各種崇高的理

想。

安徒生童話故事

許多國家突然張皇失措和爭先恐後的搶着承認毛澤東政權，眞可以說是病態現象。此種情勢令我想起童年時所讀過的「安徒生童話集」中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說一個大騙子告訴皇帝說，他能用最純最輕的薄紗，編織一些最美麗的金色和銀色的長袍，這種衣料薄得只有最聰明的大臣們才看得出來，才能夠欣賞，這個騙子在指定的一天，帶有一些奇妙的長袍進宮，他在替皇帝脫掉世俗的衣服以後，非常莊嚴隆重的替皇帝更衣，換上了他所縫製的長袍，殿上所有的大臣，都對這些奇妙的長袍爭先恐後的讚不絕口，因爲大家都不滿意被認爲是愚蠢的人。然而就在羣臣諂媚阿諛聲中，殿裏有一個小孩大聲叫道：「皇帝是光着身子的呀！」中國共產黨也好像古代加勒底圖的巫師，也成功的欺騙着人們，或者嚇那些明瞭共黨寶石是廉價贋品，以及共產黨徒是以邪術行騙的，但是機會主義和毫無原則的人們，都一窩蜂搶登了樂隊花車，追逐當前的時髦風雨，這類人是等而下之不足道者。

我國決維護正義

關於我所說的話，任何人都有理由問：中華民國既然對聯合國沒有抱存幻想，以前爲什麼仍留在聯合國呢？我的最好答案是要讀者回顧以往的事實。中華民國不僅與外來的侵畧作過戰，她也曾爲反對強把外來主義加諸於她而作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乃是綜合了我們全體中國人民的需要，在我們的政治理想或政府制度中，我們絕對和澈底的拒絕馬克思、列寧或史大林的主義。因爲中共把暴力和無惡不作的人奉爲他們來自黑手黨的導師和義父，所有愛國的中國人均認定它是最無耻和卑鄙的。中華民國堅決的深信主權、正義、法統和公平競爭。爲了這些理想，中華民國反抗日本侵畧，成爲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五個聯合國發起國之一。作爲聯合國創始國，如果退出聯合國將是不負責的，因爲退出卽明示和暗示我們不再支持以往我們所擁護的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原則。

我重申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原則，此並非表示我們現在已不支持普遍認可的聯合國的原則和理想，但此種原則和理想在最主要和令人重視的各方面，現在已被忽視和腐蝕了。相反的，我們退出聯合國乃是因爲我們相信它已成爲一所死去原則的藏骸所。

另一個最重要和最普通的理由，我最好藉用希伯來人用以自我探求和自我反省的 MEHDAL 一字來解釋，這個字的含義是一些事情必須做但失敗了。我們中華民國不願被人說，我們在憤怒中偸偸的離開我們協助成立的組織，我們也不願被人說，在法律的意義上我們片面的背棄聯合國，對於聯合國我們是忠實履行憲章的會員國，而且作爲創始國我們有義務在不能忍受的情況下去支持它，甚至擁護它，直至它最後不能支持我們國家的榮譽和國格時爲止，現在我們的人民和政府已心安理得了，過去的作法並不是拖泥帶水，而是很聰明的，可供整個歷史和後代子孫去判斷。

我們總統的警語：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在此，我們始終保證這種絕不動搖的忠誠。

論商震投毛

——垃圾終上垃圾堆——

岳騫

自從勝利後就住在日本始終未回過台灣，可能已入了日本籍，成爲日籍華人的商震，最近居然也回了一趟毛管區，使毛報的「新聞作者」（不是記者）多了一份寫作資料。不論話是不是商震說的，但旣經發表，商震也不能提出否認，粵話吃死貓，商震這次就是吃了死貓。

關於商震此人，卽使不投毛，其人在歷史上也只能遺臭，而今更是棺未蓋已論定，但海外讀者對

年吳佩孚、張作霖合作打馮玉祥，閻錫山起而響應，當時綏遠未設省，尚是特別區，軍事長官稱督辦，督辦爲馮系大將劉郁芬，到了民國十五年馮軍在南口戰敗，一路西撤入寧夏、甘肅，綏遠地盤放棄，併入閻錫山範圍，閻錫山就任商震爲綏遠都統，爲晉軍將領中，出任疆吏第一人，此等處可見閻錫山對商震的器重。

但商震眞不濟事，都統幹到十六年底，國民革命軍已過黃河，閻錫山在山西響應，就任國民

娘子關，以第五軍團攻綏遠，三四方面軍團由張學良指揮，裴備之良，革命軍所不及，第五方面軍團是吉林部隊，由張作相指揮，爲張作霖安國軍七個方面軍團中最弱的一個，但商震一交手望影而逃，丟掉綏遠，連帶失掉晉北，幾乎連太原都失了。

商震雖然不能打仗，卻特別走運，此時國民革命軍已過黃河，蔣總司令直接指揮之部編爲第一集團軍，馮玉祥部編爲第二集團軍，閻錫山部編爲第三集團軍。張作霖因所部節節失敗，於民國十七年六月二日離開北京，六月四日在皇姑屯炸死，北京無主，第三集團軍比較接近北京，乃奉令接收北京、天津，商震以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名義，大搖大擺進入北京。國民政府乃於六月二十五日任命商震爲第一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此之前，河北原名直隸，北平原名北京），商震這一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一直幹到民國十八年八月初，八月十日中央因閻錫山請辭山西省政府主席兼職，乃調商震繼任。

於揣摩長官心理，工逢迎之術，閻氏墮其術中。

此時閻氏已同中央不和，有意聯馮反抗中央，暗中在進行，商震是閻氏第一號助手，又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自不能不同商震商量。誰知商震暗地已向中央輸誠，「身在曹營心在漢」，把山西方面一切情況均秘密報告中央，因在太原發密電易被查出，乃每次寫了機密報告着親信乘火車去石家莊拍發。閻氏始終被瞞在鼓裏。

商震向中央輸誠，不能算錯，但這樣吃裏扒外的作風，畢竟不是君子所應有。

民國十九年，閻馮聯合反抗中央的戰事，也就是中原大戰爆發。這次戰爭閻馮以下犯上，於理不順，失敗是必然之事，但如果不是商震在內部通風報信，閻錫山也許不會垮得這麼快。

閻錫山敗後避居大連，商震仍任他的省政府主席，所部改爲三十二軍，與宋哲元二十九軍同時成立。

民國二十年八月五日，閻錫山由大連回到了太原，因爲山西軍事大權仍在閻錫山遙遙控制中，他回到太原無人反對，立時取得山西軍政權力。此時閻錫山已曉得商震是中央坐探，不容他留在山西，商震也自知在山西待不下去，閻錫山八月五日回到太原，商震於八月十一日提出辭職，中央即派徐永昌繼任，商震率所部開駐石家莊。

此時北方風雲日急，日軍佔領東三省之後，繼攻熱河，中國軍隊在河北省內的除張學良部東北軍，只有宋哲元二十九軍，商震三十二軍，徐庭瑤十七軍。東北軍連戰皆敗，中央飭三部增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以大刀劈死日軍將及三千，威震當世，十七軍之第二師黃杰，第二十五師關麟徵也奮勇爭先，勇挫日軍，關師長且負傷，只有商震三十二軍一打照面就跑，日軍攻下商震守的長城要隘，傷亡不過十多人，日軍也詫爲奇蹟。

商震此人除去不會打仗，不敢打仗，此去可說樣樣精通，尤其長於宣傳，時當民眾愛國情熾，凡是能同日本人作戰的將領，無不受到崇敬，各大都市均印有七彩之馬占山像、宋哲元像、關麟徵像，居然也有商震之像，戎裝騎馬，穿長筒馬靴，戴皮

商震因爲對宣傳內行，最善於同新聞記者打交道，經他胡吹亂扯一番後，新聞記者發出消息，說是商部所以未能大勝，全殲敵人，就因爲沒有鋼盔，如果有了鋼盔，將如何如何，言外之意，商部如果有了鋼盔，商軍長可以騎馬跨海東征，活捉日王裕仁至南京中山陵獻俘。

此訊一出，北平城內頓時瘋狂，大家紛紛捐錢爲商部買鋼盔，成千上萬小學生，在滂沱大雨下，鵠立雨中向路上勸捐，捐款給商軍買鋼盔，此情此景，五十歲以上當時住在北平城內的人都該記得，究竟雨淋病了多少小學生，有沒有因病致死的，並無統計，此事眞作了大孽，都是商震宣傳傑作。捐的錢自不會太多，但總也有一個相當數目，都交給了商軍長，錢呢？一直到抗戰也沒有人見到三十二軍戴鋼盔。

以後兩年華北局勢稍爲安定，日本方面提出條件，不准中央軍留在河北省，也不准東北軍之五十一軍，六十七軍在河北，留在河北的部隊只有三十二軍商震，二十九軍宋哲元，東北軍五十三軍萬福麟。

由於萬福麟遇敵即潰，商震聞風先逃，宋哲元部隊見了日軍掄刀就砍，北平一間報紙懸賞徵聯，上聯是大刀宋明軒，下聯應徵者甚多，卻只有兩句，一是「膽小萬福麟」，一是「長腿商啓宇」。從此商震多了一個外號長腿。

中央當時仍然希望由商震負責北方大局，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任命商震爲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於七月八日宣誓就職。但日方卻誤認他是中央系，不能相容，到十二月八日終於被逼辭職。

總統對商震特厚，商震十二月八日辭職，十二月十二日即發表河南省政府主席，原主席劉峙，爲總統黃埔建軍時幹部，北伐時總統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四個軍團，第一軍團總指揮即劉峙，此時免去劉峙省主席職務，而代以商震，總統對商震之厚，於此可見。

商震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一直到全面抗戰開始，河南省政府主席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任，商震調去前方作戰。此次左報「新聞作者」介紹商震曾任

羽而還，第六戰區旋即撤銷，以後在恩施之第六戰區是另一回事。商震是否在馮玉祥回南京後，權代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辦理結束，手頭無資料，不敢斷定，但商震確未曾擔任過司令長官指揮作戰。

抗戰對軍人是一大考驗，太平時期帶兵可以鬼混，一旦抗戰，不能打仗的軍人必然要受淘汰，商震終於失去兵權，自然也沒有省份可以去主政，總統乃調商震爲國民政府參軍長，此職自是閒缺，但地位甚高，每逢主席會見外賓，接受國書時，參軍長皆戎服侍立，商震任此職，對他甚相宜，因爲商震儀表堂堂，衣着講究，口齒清楚，是其所長，膽小如鼠，見敵即逃，是其所短，出任參軍長可以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

商震任參軍長後，一度出任過駐美軍事代表團長，勝利時奉派爲駐日軍事代表團長，當時日本尚未簽署和約，仍受盟軍管制，中國軍事代表團長爲管制日本的中國代表，位尊權重，但商震卻不理國家之事，一味走私作生意，利用中國軍事代表團長合法身份，大作非法生意，當時正值戰後，百物缺乏，賺錢容易，商震一任團長下來，收獲之大，勝過在國內數十年宦囊所積。以後由於所作所爲太不像話，由美國反映到我政府，當局乃將其免職，商震也不回台灣，就在日本大作生意，其資產到今天總在美金千萬以上。

商震被免職後即暗地作反政府活動，凡是在日本的反政府人士，多少都得到商震資助，不過，還不敢明目張膽，直到日本與毛幫「建交」後，商震爲了迎合潮流，始公開親毛。

商震今年八十九歲，再過兩個月就九十歲了，從民國十五年算起，到現在將近五十年，國家待商震不薄，總統對商震尤厚，商震到了九十歲的年紀還變節投毛，投毛並未受到禮遇，未見到毛，也未單獨見到周，所見的仍不外是傅作義的二太太劉芸生，降將董其武，一羣山西舊人，他這次回毛管區獻醜，究竟爲的什麼？當然毛報「新聞作者」能舉出一大堆理由，但在我們看來，只有把垃圾清除乾淨，大地才可以重現清明，國家復興的機運，即將到來。

「洋務」·「維新」

引言

假使洋務運動成功，便不會有甲午戰爭失敗之恥辱。假使戊戌維新變法成功，辛亥革命可能延緩，或不會發生。假使辛亥革命徹底成功，不僅無軍閥的禍國，也不會爆發九一八、七七事件，當然也就不會有中共之佔據大陸。本文目的，一在闡述「洋務」、「維新」失敗的眞正原因，一在展望中華民國未來的前途。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就是模仿西洋文化運動。何以要模仿西洋文化呢？原因只有一個，卽因中英鴉片戰爭以及英法聯軍之役，中國吃了敗仗。清室當權人物如恭親王、軍機大臣文祥等，認識了：㈠中國軍事不如西洋；㈡也知道西洋人願意賣軍器給中國，而且也願意教中國人製造軍器的方法。

單是這一點還不夠，於是還有另外間接原因。在英法聯軍之役期間，國內發生太平軍之亂，平定此亂者，主要人物，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他們對西洋的軍艦、大砲，遠比上述清室王公大臣認識得深，認為中國必須模仿西洋製造軍器，否則中國將無法立國。在太平軍平定後，曾、左、李等發言權提高，所以一經他們提倡，洋務運動，遂立卽展開了。

這個運動自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四年共進行了三十多年。在這一長時期中，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側重於介紹西洋科學知識與軍器製造。第二階段，則注重西洋的軍事訓練與鐵路電訊。第三階段是注意富國的辦法，開始發展輕工業。

這個運動，從當時表面看來，本來可說十分完善，應有盡有；然如加以根本檢討，可知那僅是局部的、表面的工作。故洋務運動雖然進行了三十多年，孰知到中日甲午一役，卻又吃一大敗仗。

在中日開戰前，日方曾派人到中國偵察虛實，看到中國軍艦上大砲，竟曬着婦孺花花綠綠的內衣，內心不禁暗喜，已預料中國海軍，不堪一擊。因為軍艦代表一國國防的威儀，雖在平時也不可住家眷，更不可在大砲上曬內衣，今竟在中國軍艦上見之，足見中國洋務運動之如何不切實際。據「蔣統總秘錄」說，中日甲午之役，中國軍器本優於日本，但竟歸失敗，可見作戰不能全靠軍器，而士氣也更重要。我故曰，洋務運動只做到了表面的、局部的工作。

維新變法

中國先敗於英、法，甲午一役又敗於日本，列強見中國如此無能，遂皆想分一杯羹。這時德宗在名義上已執政，遂決意引進人材，從事革新政制，這就是戊戌變法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主要倡導人物又是漢人，代表者為康有為、及梁啓超等大

的思想上的、品操上的準備工夫。

首先是經王學（王陽明學說）的陶薰，教人以「卽知卽行」、「知行合一」。其次是經朱學（朱舜水學說）的修養，教人以「大義明分」、「尊王攘夷」。當時維新志士，不是王學的信徒，便是朱學的信仰者。他們既有崇高理想，又有躬行實踐的品操，故逢時機一到，上佐藩侯敦促幕府將軍慶喜上表辭職，遂立卽造成明治維新。

但清室不然，當時德宗名義上雖已執政，但實權卻仍操在慈禧手中。歷史上有名的女王，在唐有武則天，在英有維多利亞，在俄有凱賽琳，可說各有劣優。慈禧這個人，對上述三女王的劣點皆具，但優點無一能比得上。她最大的壞處，是見小不見大，見近不見遠，她只一味攬權，受羣小包圍，她只顧一小撮滿人的權益，而不管全國大局。假使她頭腦清楚，能明白大體，就絕對應該接受德宗的意旨——維新變法，實施君主立憲政制，但她不然，卻聽信左右小人之言，認為君主立憲，就是漢人當權，滿人被逐，她不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極普通道理。國家如亡了，清室既已不能保全，還談什麼一小撮滿人的權益？故慈禧這個人，不僅是維新運動失敗的罪魁，也是近代中國衰敗的禍首。

或曰縱然慈禧，不破壞變法維新也未必就能一帆風順，這是當然的事，從英國君主立憲史去看，就可以證明。因為一是君主要與人民爭權，而人民自己又互相爭權，癥結就在自私。英國憲政史，至今已達七百多年，才有今日這個樣子。日本例外，因日皇早已失權，所以少一阻碍，但軍部又爭權，故全國大政，一向由軍部把持，直至此次投降，在盟軍監視下，制定了新憲法，始算完成立憲制度。

國民改造

中國像是一個老大病夫，如何挽救她，應該全身檢查，決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是過去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卻皆是走錯路，故結果統通失敗。

關於中國的病症，過去學者論述甚多，然言之最徹底、最詳盡者，莫過於梁任公之「新民說」，大意謂，一國之強弱，主要在於國民的本質、制度、人事則在其次。故主張「新民」，也就是說要國民改造。

或曰國民改造談何容易？是又不然，因中華民國原是一優秀民族，故如有英明者在上領導，相信很快便可復興。先舉普魯士為證：當拿破崙稱霸歐洲時，曾把普魯士淪為法國殖民地。以法語文為第一語文，普因國民處處要看巴黎眼色，正如今日香港之與倫敦然，巴黎所好好之，巴黎所惡惡之。當時之柏林只見法國而不見普國。一個國家落在這步天地，這是如何悲慘、痛心！

但未幾，普國一連出現了幾位英明領袖，由普魯士一邦（聯邦之一）統一了德意志，最後則與法皇拿破崙第三戰，擊敗了法國，特意到巴

新民運動，也是新生運動。

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在乎一二人之所向」。因此這時代，也就誕生幾位英明領袖、大學者。進步派哲學家菲希特，呼籲「國民獨立、自尊、團結禦侮」。他在法軍刺刀監視下，就本他上述主張，到處講演，一直講演了半年之久。後人把他的長期講演詞，輯成「菲希特講演集」（該書有各種文版本）。另一哲學家是尼采，主張超人主義，教導國民要自強向上，勿落人後。尼采思想，正好適用於弱國，如用於強國，便變成爲霸者，希特勒因此而失敗。還有康德，主張「實踐理性」，他說待人接物，「應視人爲目的，不可視人爲手段」，也就是他的道德論，這正與共黨人思想相反。在以上政治家領導、大學者倡議下，於是才有德意志「新帝國」（一八一五——一八七一）之出現。

再一是新土耳其。土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時代，領土橫跨歐、亞、非三洲，但到了十七世紀後期，便逐漸衰落下來，故有「近東病夫」之稱，其情況之慘，恐怕與近代中國相差無幾。

然而有更慘者，是第一大戰時，土竟與德簽訂秘密軍事同盟，規定在德奧加入任何戰爭中，土必須立即參戰。結果英法俄的協約國勝利，德奧土的同盟國大敗，因此土遂與德奧處於同一悲慘的命運。一九一八年，土乃於協約國簽訂「包佛爾條約」。在這一條約下，土耳其就完全置於協約國管制之下，任人宰割了。

照當時情況看來，土已滅亡定了，然也不必如此悲觀，「人定可以勝天」，正在這時——和約還未成立前，希臘軍突然強佔了小亞細亞一重要港口士麥拿，因此激起土國人民空前未有的反抗！因土麥拿不僅是土國發祥地，也是土國人民最後生存的根據地，正所謂「再退一步，便無死所」。所以土國人在英明領袖凱末爾將軍領導下，故卒擊退了希臘軍的進侵。從此，遂展開了驚天動地、如火如荼的復興神聖大使命。

土以士麥拿爲開端，開始峯迴路轉，在斷氣中又喚醒過來。凱末爾在士麥拿一役後，益奠定下他的「人定勝天」的信念，故當包佛爾條約簽訂後，首先就督率國民革命軍收復亞爾美尼亞。因爲此地緊臨安格拉（今日首都），又是協約國製造出來的僞改權。亞軍不敵，凱末爾遂又獲一次勝利，以後由近及遠遂逐漸將控制區域擴大。

當協約國勝利後，士氣懈怠，但土國民革命軍是哀兵，卻氣勢如虹，故能屢戰屢勝，外交與軍事有連帶關係的，當土軍節節勝利時，外交也隨之大有斬獲，況且他們又善於利用外交術。土耳其在倫敦會議席上，雖處於下風，但在會議期間，土代表卻能利用協約國內部矛盾，暗中與法意兩國代表取得默契，終於產生了法土、意土間的單獨協定。同時蘇聯與土也因爲了對付共同敵人，也結成友好關係，遂使英希兩國陷於孤立，土耳其在復興運動中外交上又勝利了。

土耳其在軍事、外交建立根基後，凱末爾將軍乃開始革新內政，最主要的

從此奧斯曼老帝國滅亡，新土耳其遂由之誕生了。

改造

縉山

國民改造

從以上普土復興史實以觀，今日中華民國的條件，可以說遠比她們爲優：㈠從領土說，當年的普魯士、戰後的土耳其，也許不及今日台灣所轄土地的廣大。㈡從人口說，在台就有一千七八百萬，華僑也如是，最多的是和在大陸的同胞，約七億人口中，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傾向於中華民國者。㈢從經濟說，據美方報導，在同一時間內，美方對台貿易額達二十九億多美元，但對大陸則只有六億美元，即台比大陸超出近五倍。這足證台灣消費量如何之高，故世界列爲經濟發展國家。農民百分之六十皆置有電視機，至於手錶、腳踏車，幾乎人人皆具。㈣從軍事說，我們不僅能自製飛彈、火箭、坦克、大砲，現在也開始自製噴射戰鬪機；足以對抗米格機而有餘。㈤從外交說，雖然有些大國已與我們斷絕外交，但在文化、貿易方面關係卻仍如故。而美國國會、政府卻一再聲明，對我盟約不變，繼續維持友好。前駐平聯絡主任布魯斯更說：「美與中共的聯絡，只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已」，況且近日又已惡化。所以我們決未孤立，中南美、非洲、中東、亞洲盟邦卻正多。㈥從內政說，如內政不修一切皆不能談。過去輿論界嘗批評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但今則完全改觀了，「政府施政計劃，要列入管制、追蹤、考核之列」，「須嚴密控制進度，貫徹執行，以增進效率」（見中央日報）了。例如節省能源說罷，政府機構電梯，只停在三樓。一般建設計劃，多是「提前完成」。從以上種種觀察，相信決不會比在普土復興運動中落後。普土能夠復興了，所以我們大可肯定的說也會復興的。

不過，我們的目標，決不是以能收復大陸爲滿足，必須預定一長遠建設新中國計劃。這是長遠計劃，就是「新民」，國民改造。碎鑽石成沙，每粒沙仍是鑽石。德國歷經兩次大敗，國不成國，至今又分裂爲二，但西德至今卻仍是屬於列強之一，且曾有「經濟強國」之譽，原因即源淵於威廉第一之能新民，能改造其國人。

我國民應如何改造？政府已定出兩大方針：一是復興中國文化，以貫澈修、齊、治、平之道，修即修身，是個人改造，齊即齊家，是家庭改造。治即治國，是國家改造。平即平天下，是世界改造，也就是說，我們目標，不僅要創造新中國也要創造新世界。另一是「莊敬自強」，過去數十年來，歷代當局有一通病，即不知自立，總想依賴他人。「天助自助者」，自己不爭氣，他人豈可依靠。

可以這次在國際逆流動盪後，我國當局在痛定思痛之下，乃提出「莊敬自強」這一口號。果然在這一口號號召下，國民乃逐漸覺醒起來，國運由此起了轉機，外人也以另眼相看。天地間不管大小事，只要行正道，勤奮以赴，必定可達成光明境界。

認識中國

「刺孟」「節孟」古今同

——馮友蘭「咏史詩」五探——

柳以青

在「馮詩三探」中，本來提到了下篇要談「刺孟篇」的。然而，由於發現了一些另外的資料，就把事前漏下的「西漢賈誼」補上，成爲「馮詩四探」。雖然，我在文末會經註明：以後的馮詩探索中，採取間歇性的方式，免得讀者們讀來有「獨估一味」的感覺。但是，這篇必該先把有關王充的「刺孟篇」的問題，交代清楚，才算告一段落。

香港左報「文史隨筆」而伐

事有湊巧，九月十五日的「新晚報」的「文史隨筆」專欄，有署名「鄰田」的一篇文章，是談「朱元璋和孟子」的。其中有幾段是這樣的：

「孔門第二號人物稱爲『亞聖』的孟子，運氣就沒有孔老二好。滿帶着流氓氣的朱元璋做了大明洪武皇帝，就不怎樣尊敬孟子，竟在洪武十五年下命令把孟子逐出孔廟。罪名是孟子『草芥、寇仇之說，非臣子所宜言』。下令撤去孟子在孔廟配享的神主牌位；同時還下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加以射殺（「明史」一三九錢唐傳。「國榷」卷五）。

「朱元璋的如此憎惡孟子，那就是因爲孟子對封建專制帝王的統治稍微有那麼一點點不利。例如孟子書裏有『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有『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更甚的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本來，孟子的這些話依然是爲維護封建專制帝王統治而說的，他也根本是孔老二的奴隸制擁護者，只不過在文字形式上用了些較稍微刺激的字眼而已。可是依然不爲這位無賴皇帝所容。

「但是，朱元璋到底不改其憎惡孟子的心，最後在洪武二十七年命大臣劉三吾等把『孟子』一書作一番全面的審查、删削工作，把孟子原書中凡在字面上不利於皇權統治的，一概加以删削。結果删去八十五條，只留下一百七十餘條，刻板頒行全國學校，稱之爲『孟子節文』。」

左派「新晚報」的「鄰田」所作「文史隨筆」，正是我因了得到了「新資料」後，所要說的話。

正在寫「馮詩探索」時，突然由大陸最近運到一本「法家著作選讀」的書，是由「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七月第一版」出版的。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根據這一「選讀」的「節文」，我們立刻就會發現了：有關王充論衡的「問孔」和「刺孟」部份，也就一如朱元璋下令「審查、删削」的工作，把「原書中凡在字面上不利於皇權統治的，一概加以删削」呢！

例如：王充論衡「問孔篇」共有十七段文章，而這「法家著作選讀」中，只選出了七段有半。

王充論衡「刺孟篇」共有七段，而這「法家著作選讀」中，也只選了三段有半。

從這「問孔」和「刺孟」的「選讀」的「節文」中，我們固然可以了解到「滿帶流氓氣」而又以「無賴」態度的中共的「專制」作風。一如明代的朱元璋對待「孟子」一書的情形，「删去八十五條，只留下一百七十餘條，刻板頒行全國學校，稱之爲『孟子節文』的情形，簡直是如出一轍。

這一「法家著作選讀」，以及在「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對孔夫子以及儒家著作「活頁文選」或「選註」等等，這一「選」字已經透露了底蘊，這底蘊是與朱元璋是異曲同工的。這一大陸上中共的作爲，固然爲任何一位正常的中國人所不齒，就連香港左派中了解中國文化，或是還有中國人良心的人也有所不齒呢！正是在九月十五日的左派「新晚報」上，就大加口誅筆伐，含沙影射了。不信的話，有前面所抄錄的幾段話爲證。相信我並沒有強調奪理，以非爲是呢！

那麼，接着的一個問題是：我在「馮詩探索」中，特別是「問孔篇」，所用的資料是「論衡」的原文，而不是「選讀」，那麼，如何能肯定馮友蘭的「咏史詩」中所表達的意見，是指「選讀」中的「問孔」呢？還是「論衡」原文的「問孔」呢？同時，對於本篇所討論的「刺孟篇」，也仍然在之這一疑問。

假如，馮友蘭的「咏史詩」中所寫的「『問孔』『刺孟』敢薄古」是指的「選讀」中的「問孔」和「刺孟」，那麼，我用了「論衡」原文中的「問孔」和「刺孟」來了解、探索馮友蘭意思的話，那是無的放矢。問題是，我該如何證明馮詩中的「問孔」和「刺孟」是指的「論衡」中的原文，而不是「選讀」中的「節文」呢？

事情往往就是那麼容易。我敢肯定馮友蘭「咏史詩」中的「問孔」和「刺孟」確是指「論衡」原文，而不是「選讀」節文。方法很多，現在只舉出一個直接的證據。那就是馮友蘭咏史詩中接下來的一句詩是：「『宣漢』、『恢國』深厚今」。這「論衡」中的「宣漢篇」和「恢國篇」並沒有選入這本「選讀」中，由此，就可疑慮全消了。

事實上，就是我所用的原文「問孔」中，有的也還是「選讀」裏所選文章的「節文」呢！

也就是爲了上面的一種「新資料」，使我才把「刺孟篇」的探索，延遲了一期。

現在再談馮友蘭所說的「刺孟篇」。

「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論衡」的「刺孟篇」一開頭就是談「仁政」的。中共最怕說「仁政」，當然在「選讀」中不能選了。事實上，所謂「刺孟」，也是王充批判孟子的。何以中共的「選讀」不選入呢？原來是王充批判了孟子的答話，但並不反對孟子的「仁政」。現在在大陸中共正在大捧王充之際，對此該有什麼感想呢？因此，馮友蘭就指出這一「刺孟」乃是「敢薄古」呢！骨子裏卻表示着，不行仁政的話，整個的國家不知其可呢？或是，在隱隱地，讓人民知道：仁政是必行不可的。我們試看看馮友蘭所鼓勵閱讀的「刺孟篇」的第一段。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這一段，在王充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因此，在他做「刺孟篇」時，把孟子的侈多言論與思想，總括起來，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件事和思想，放在第一段。

照王充的分析，為一個國君，如果講「利」的話，大體上分兩種，一是「貨財之利」，一是「安吉之利」。前者是「財錢滾滾來」；後者是「國泰民安」。

財錢滾滾來，而能把這些財貨完全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加人民生活質素的話，也算是仁義行施的一種。但是，梁惠王當時卻是想增加「財貨之利」，自私地只屬於他自己或他所領導的一小撮的當權者，做成向其他的國家擴張與侵略的工具，因此，孟子就直言地提出了？財貨之利是靠不住的，而該行仁行義。

至於王充所提出的「安吉之利」的「國泰民安」，在目前的大陸上恐怕是最有敏感性的了。因此，這中共的「選詩」就不敢「節入」。原因是中共所強調的「不斷鬪爭論」，就是直接破壞「國泰民安」的基本原因呢！既然講鬪爭，就不能講「仁」，更不能講「義」。因此，就得對儒家所講，所行的「仁義」，大加反對的了，這反對無論借用什麼美好，動聽的理論，都將是不能達到的「任務」，我們試拭目以待。這裏反看出了馮友蘭的苦口婆心來。

「刺孟篇」中有一段，無論原文以及「選讀」中都牽涉到的一個問題是孟子的「我知言」。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根據「法家著作選讀」中，這一段的「譯文」是由「何力」注譯的。由於大陸上的中國語文，特別是閱讀古文的能力很低，所有「選讀」都是抄原文來「注」，最後以語體來作「譯文」的。因此，為了了解這一段在大陸上的意義，一定要看他們的「譯文」。

「公孫丑曾經問孟子：『請問，老師你擅長於什麼？』孟子回答說：『我善於分析別人的言辭。』又問：『怎麼樣才算善於分析別人的言辭呢？』孟子回答說：『不全面的言辭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那裏，過分的言辭我知道它漏洞在那裏，不合正道的言辭我知道它與正道的分歧在那裏，躲躲閃閃的言辭我知道它理屈在那裏。這四種言辭，從思想中產生出來，必然會在政治上產生危害；應用到政治上面去，必然會在各種事情上產生危害。雖是聖人再出現，也一定承認我的話是對的。』這樣說來，孟子是善於分析言辭的，又知道言辭所能產生的災禍，也知道言辭最終會招致的危害。他聽到對方提出的問題，就知道對方言辭中的意圖了；知道對方的意圖，就知道最終必然產生的危害了。」

用這一段話，用在大陸上的「批林批孔」或「兩條路線」的鬪爭上，固然可以，同時，用在大陸人民了解中共的宣傳，言辭上，卻更是適宜。

馮友蘭必然覺得：目前大陸上多是「不全面性」的言辭、「過分的」言辭、「不合正道」的言辭和「躲躲閃閃的」言辭，借了孟子的「知言」，才使人民發覺和認出，它們的「片面性」、「漏洞」、「與正道分歧」和「理屈」的在什麼地方。因為這些「言辭」，用於政治上必會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各種事情上產生危害」了。所以，他說：「知道言辭所能產生的災禍，也知道言辭最終會招致危害的」。

「刺孟篇」中有一個很強烈的觀念，就是知識分子的堅強態度問題。原文中有五段表達的很清楚。而「選讀」的「節文」中，也不得不選了二段。

孟子所發揮的知識分子的堅強性，一方面是「士」對「天命」的了解；二是「士」對當時所生活時代的責任，三是「士」在永無氣餒的，努力的工作着。

關於「天命」，中共也是反對不亦樂乎。然而，「天命」在中國歷史文化中，並不因為人們的反對而就停止了其影響力的。因此，孟子說：「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見王充論衡）

關於對士所生活的當時代，論衡就表達的很清楚：「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關於「士」默默的工作態度，在年時，則多表達於「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地步，但在非常時期，就會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的「五百年必有王道者興」的信心來做中流砥柱。

這些，恐怕就是馮友蘭所以咏「刺孟篇」的原因。

毛澤東末日

胡蓑之

儘管澳洲副總理堪斯否認他在香港曾經說過中共頭子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患重病而難以康復的消息，但他一再表示他在大陸訪問期間，始終沒有見過毛、周這兩個北平魔宮頭子，卻是事實。也正因為這位澳洲副總理的否認，更給予人們以深刻的印象，顯示毛澤東、周恩來已不能見人了！

根據英文「南華早報」十月十五日，引述由北平抵港的澳洲代表團人員的談話稱：中共官員是很出奇地願意談論周恩來的病情，而且認為周氏將難望復元。同時他們又說：另一方面，一般都不願意談論毛澤東的健康情況，雖然有些人會注意最近毛澤東在不熟識環境中的照片的含義。可是這些澳洲代表團人員，卻從某些官員中獲知毛澤東已遵醫囑，不接見訪客。這表示毛澤東已經死了半截，不能動彈了！

事實上，與此同時，倫敦的「每日電訊」十月十三日也有報導：中共頭子毛澤東，上月患了嚴重的中風，他的政治生命經已「實際上終結」！該報共黨問題專家在報導中透露：「這次毛澤東病重的消息來源，係與中共頭目們有交往的一些西方國家商人。據說毛澤東健康的惡化已有數年，最近發表接見外賓的照片，更證實了他的嚴重病情。毛澤東不公開露面亦已數年，一般相信他現在南中國較溫暖的地區養病，而據傳他現在連每日較為神志清醒的三小時內討論施政的生活，也都不能享有了。」

從以上兩段正確的消息，已證實毛澤東不僅是死了半截，而且已經變了活死人！不久將會「瓜直」是毫無疑問的了！尤其令到這位殺人魔王大獨裁者更難堪的是：當他還在床上呻吟而尚未斷氣的時候，他的老婆江青卻已等得不耐煩，準備繼承大寶，而進一步要跟當前最有勢力的中共「總理」周恩來爭權。因此，已在彌留中的毛澤東，看到這種現象怎願意瞑目？

由是令人想到不久之前，有一部電影的故事敍述一個刻薄成家，吝嗇到不拔一毛的老頭兒，膝下雖然兒孫滿堂，卻沒有一個是中用的，他們兄弟們平時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總希望老頭子死快些，他們好分家產，甚至連他的老妻也認為丈夫生前太獨裁，大把家產全由他個人掌握；那一串保險箱的鑰匙，也始終藏在自己的褲頭裏，壓根兒不相信任何人——包括着同床共被幾十年的老妻在內，所以，他們對老頭子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現在老頭子已病入膏肓，動彈不得，委實像一具僵屍！所以，老婆和兒子都不存好心，趁着病人睡在還未斷氣之前，他們挾手挾腳地爭取老頭子褲頭上的鑰匙；誰先搶到手，誰就可以多得家產，予取予攜！結果，床上那個即將斷氣的老頭兒，被他們如此亂摸亂翻，覺得非常懺悔，一生巧取豪奪，發了一批橫財，總以為子孫萬年的，沒料到這些不肖妻兒，則狗咬狗骨頭，眞是傷心已極！

這部影片使成為毛朝當前的最好寫照！根據「每日電訊」的另一段報導指出：「現在中共領導層內，正展開爭奪承繼權的苦戰，而毛妻江青與總理周恩來則是爭權鬬爭的兩大主角。」該報繼稱：「北平來訊均指出江、周的關係，本年內已益趨惡化！江青甚至唆使她的一羣急進派的支持者，把疾病纏身的毛澤東每天加以團團圍繞着，以妨礙周恩來與毛澤東的每日私下交談。……」又指周恩來本身也有病，更使情況複雜起來。並說：「今年夏天，周恩來的心臟病曾發作兩次；一次是在六月；另一次則在七月底中共建軍節招待會之後，現仍在醫院治療。」

該報更在第一版透露：「根據來自北平的消息，江青無疑正在認眞努力去決定誰來繼承她的丈夫。她利用掌握文化教育的職權去增加人民對她自己的聲望，特別是爭取婦女支持；更進一步地已經發動了幾項志在使人對周恩來失卻信心的運動。」

其實，毛澤東的行踪之迷，鬼鬼祟祟，任何人也猜不透；甚至於他的死訊亦紛紛傳出，不下三次！須知毛澤東這類傢伙，顯然是卑鄙小人，根本談不上什麼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搞壞了事，隨時可以藏頭藏尾；並且可能詐死！遠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起便開始不露面，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為止，歷時達七個半月之久。因此，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的「華盛頓郵報」及倫敦的「每日快報」，都曾先後發出過「毛澤東可能死去」的消息；而東京「朝日新聞」則於同年四月廿七日，發表其駐北平記者的一項通訊說：「毛澤東尚在人間，而西方盛傳他已經死去的消息，那是不可靠的。由於今年三月中旬，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人，還分別出動，從事訪問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直到四月中旬才陸續返回北京，假如毛澤東確已患病嚴重，他們勢必忙於內部的問題，那裏還有時間出去訪問呢？」

同年五月十日，毛澤東突然出現接見了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及其國家「主席」謝胡等一行訪問北平，其死訊之謎才被揭開。但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六日開始，毛澤東又已避不見面，直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始再度出現，先後又藏了四十多天。在這一期間，曾經有好幾種傳說：

㈠是來自倫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的消息表示：「中共那位光頭的國防部長林彪，於本年十二月初發動一次軍事政變後，已將中共主席毛澤東俘虜了。」並且指出：「林彪當時所發動的政變，雖然未能奪得北平政府機構的絕對控制權，而中共偶像毛澤東卻已完全受到林彪集團的挾持。……」

㈡是「日本時報」於同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報導則說：「毛澤東已患重病，留在北平市郊一家醫院裏，曾進入昏迷狀態達二十多天之久！」

㈢與此同時，日本「讀賣新聞」則有不同的報導，謂「毛澤東患的是老毛病，因為北平氣候比較寒冷，所以毛澤東抱病回到江南休養」云云。

㈣一九六九年九月上旬，美國「時代周刊」與倫敦「泰晤士報」同時報導說：「中共主席毛澤東患了重病，已無法接見外賓。」也引起世人紛紛揣測。

究竟毛澤東的健康問題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呢？據自稱為毛澤東老友的美籍左傾記者史諾（已故），於一九六五年一月訪問過毛澤東之後所發表的文章說：「毛澤東的個人生活是非常奇異的，他一向就喜歡白晝睡大覺，晚上則通宵達旦地做計劃（擬訂陰謀草案），這是他幾十年來所養成的一種習慣。毛澤東認為深夜工作不僅比白天較為幽靜（陰謀見不得光）；並且也更加安全（壞事做得太多怕人暗殺）。尤其是毛澤東的烟癮特別重，他每天所吸的香烟（多半是美國製的）可能達到一百枝左右，他無論在工作或對客人談話時，口裏經常啣着一枝香烟，而且尚餘寸許，跟着又燃上另一枝，如此循環不斷地吸下去，顯然他的心臟早受損壞！」

因此，史諾在那次對毛澤東有着一種特殊的印象是：幾年以前，當他見到毛澤東的時候，覺得毛的精神還很不錯，而且是有說有笑的。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間，再度與毛會面時，他卻認為毛澤東的舉止言行已大不如前，不僅說話有些氣喘，上句不接下句；毛澤東當時更對史諾有一種黯然神傷的表示：「他可能不久於人世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引起了一般共黨問題專家們的如下疑點：

㈠毛澤東原是一個最歡喜接見外國訪客的共黨頭子，以往無論來自全球各地的訪客，只要他們到了北平，老毛都很快地樂意接見。但他自一九六五年一月公開會見了史諾以後，就很少有他直接參加中共會議或出面接見外賓的報導。一九六六年二月，當前迦納總統恩克魯瑪飛抵北平訪問時，毛澤東曾到機場去過一次，可是日本記者則發現有兩人扶持老毛而行，這跡象已顯示毛澤東不是害病便已受人監視或挾持而失去了自由。

㈡毛澤東雖帶有一口濃重的湖南湘潭土音，但他卻是一個最歡喜對客人談話的人。據「鐵幕人物」指出：『毛澤東富有辯才和極敏捷的反應力；而且在其豪論中還帶有一種雄辯的氣派。如一九四九年他在中共舉行建黨二十八週年紀念大會上，以「人民民主專政」為題發表了「一面倒」的宏論，同年中共召開「政協會議」時，毛澤東的詞鋒之健，亦為各國的外交人員所稱許。那年是他正式入北平中南海接見所謂政協代表推選為「中共主席」，也是毛澤東一生最得意，袍笏登場做着蘇俄史達林爺爺的兒皇帝的一年。」

㈢自中共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後，毛澤東不獨沒有正式地發表一篇聲明；並且始終未曾開腔說話。特別令人奇怪的是：老毛在那一期間，先後檢閱熱忱擁護他的紅衛兵達十次之多，其中有八次登上天安門，每次都由他的「親密戰友」林彪代他發表演說。所有的談話和一切問題，均由林彪代表他對話或解答，使他失去了開口說話的機會。

一九六七年七月間，當莫斯科電台傳出毛澤東已死的消息時，中共當局不僅馬上就發出四項「指示」，命令他的宣傳機關加緊宣傳毛澤東的健康情況；並以飛機載運毛澤東，作閃電式地分別巡視過東南及中南各重要地區，目的是表示毛澤東仍在人間。可是這個出巡的毛澤東所經之地，必先佈置了鐵絲網，當他下機之後只令人遠望而不可近謁，驚鴻一瞥便溜走了！

此外，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八日，至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五日，也有將近兩個月的時光未嘗公開露面。而六九年四月初旬，毛澤東卻一度又出現於中共「十全大會」。同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再一度地公開露臉，當時他與林彪接見一萬名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範圍羣眾。

但是同年九月三日，當北越共黨頭子胡志明逝世後，毛澤東卻未親赴北越駐平「大使館」吊唁；加以周恩來九月四日於河內匆匆趕返北平，所以「時代周刊」引述莫斯科方面的消息，報導毛澤東於九月二日患了嚴重中風，只依靠大量的藥物來支持其生命而已。

基於以上的種種顯示：毛澤東實不止死過一次，他可能成為活着又死，死了又活的活死了！然則近幾年來，那個經常露面與尼克遜、田中、龐皮杜、希斯及馬可斯老婆等人見面握手的毛澤東，究竟是不是如假包換的真貨？頗成疑問。經過一羣觀察家和專家們的仔細分析結果，便得出如下幾個答案來：

第一、可能是假貨——毛澤東長期以來，無疑地他早已患了重病，甚至可能已翹辮子！而經常偕林彪、周恩來輩檢閱紅衛兵，出現各種公眾場所或最近與各外國來賓見面的毛澤東，可能是由江青等人另行塑造的毛澤東替身。這個替身的外型顯然酷似毛澤東，在他偶然出現於公眾場合，是可以瞞騙一向很少接近毛澤東的人的。而那替身的籍貫，則很可能不是湖南，與毛澤東的湘潭口音不同，如果一經開腔，勢必被人戳穿西洋鏡，所以當年林彪、周恩來等人始終不讓他有說話的機會。後來他見到外國人包括尼克遜在內，為什麼開腔說話？因為外國人聽不懂中國話，更無法辨別各省籍人的口音，所以無法識破。

第二，是籍貫問題——毛澤東是湘潭十八總韶山冲人，但其身材高而肥胖。按照「鐵幕人物」中顯示：毛澤東實含有蒙古血液，又似馬來族混合種。這在湖南籍的共黨幹部中，很難找得出像毛澤東這樣的「雜種」外型，因而判斷那個替身可能是蒙古人或北方人，自然不能操湖南口音；加以毛澤東一條烟蟲，每日非百枝香烟不可，滿口黑牙，而替身的牙齒可能是雪白的，在在以不開口為妙。

第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已有了替身，由於一九六六年四月杪，當中共報紙大吹大擂地宣傳毛澤東曾經橫渡長江，分別刊出照片證明毛澤東的健康時，日本和東歐記者即一致加以否定，認為那個浮游在長江中的男子，不過五十多歲，而當時的毛澤東則已達七十三歲，年齡相差近二十歲，於是盛傳毛澤東起碼有五個替身。實際上，觀眾只站在長江兩岸，而長江的闊度有的地方比維多利亞海峽為寬，假毛澤東在江心游泳，怎能看得清楚；況且陪同他游的多是跟他來的高級共幹，警戒森嚴，誰又敢走近那真假毛澤東去看個究竟？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這樣的啊。

原來葉超已於一夜之間，成爲「老虎」，他也像我一樣了！

葉超和我囚禁在同一個「老虎籠」中的日子不過兩日，後來他被移送到別處去了，他的結局怎樣，我不清楚。「昔爲座上客，今作階下囚。」在大陸生活的人，誰都在恐怖之中，根本就無所謂人權。正是：「人權憲法何足道？迫人變『虎』手段高；縱使殺盡天下人，還要讚美『好領導』！」

有一次，謝一峯在鬬爭我的時候，十分「積極」，我實在恨透他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下鄉工作時，謝一峯暗中指着學員花花綠綠的被單對我說：「倘若我們用這些被單，必然被批評爲『資產階級意識』了！但他們老幹部用這種被單，卻不會受批評！」

謝一峯這番話，確是事實，當時我聽了，沒有表示意見。在「肅反」之初，共黨號召人們互相揭發各種「反動言論」，如果我把他這番話揭露出來，他大概已經成爲「老虎」了。

謝一峯在鬬爭我時，表現得「十分積極」。可是，有一次他在押送我到鬬爭大會的路上時，卻表示出一點關懷的態度，說：「你已經交代清楚了吧？」

唉，生活在大陸的人，必須有兩副臉孔。一副臉孔是在羣眾面前表演，一副臉孔是眞正的自己！

我應該責備謝一峯麼？不！當共黨要我們鬬爭許克昌，鬬爭張經畧他們時，我們何嘗不同情他們？但在鬬爭大會上，我們不是都向他們「講政策」，要他們「坦白交代」麼？

有一次，在「鬬爭會」上，他們要我「交代」和楊安道的關係。我和楊安道的關係，早已「坦白交代」了，甚至我在「珠江人民報」工作，楊安道經過石岐時找過我一次的事，我也向共黨「坦白」了。——遠在三反後期，便已「坦白」了。

可是，共黨肯定地認爲我不夠「坦白」，仍有「隱瞞」。我有什麼需要「隱瞞」的呢？我已澈底「坦白」了！

我自己雖然這樣想，共產黨卻絕不相信，他們鬬爭了我半晚，我仍然無法「坦白」。

「你還不自動坦白麼？」他們莊嚴地說。

我沒有回答他們。

「好，」他們說。「你再不坦白，我們就要檢舉你！」

「請你們檢舉吧，」我答，因爲我確沒有半點隱瞞。

「古鶴翔，你不要頑抗！」陳紹赤說。「這次檢舉你的，是你的老婆！她爲了幫助你，她已把你的一切向組織上交代了。如果你再頑抗，便會受到嚴懲！」

提起妻兒，我實在受到嚴重的刺激，難道妻被迫砌辭誣陷我麼？不會的！

42 「肅反」的「成績」

上次曾經說過，共產黨要將我打作「天主教特務」，葉超更指出我穿着修士袍，雙手作十字狀，在澳門主教山攝影。

他們說：「主教山怎容許一般人上去攝影？除非有特殊身分的人物！」

究竟「主教山」是否禁地，不准人攝影呢？凡是曾在澳門居住過，或者到澳門旅行過的人都十分清楚的。可是，共產黨爲了要「完成肅反的任務」，便一定要把我迫成「老虎」。

共產黨迫害了我差不多兩年，始終不能將我「打出虎形」，最後還「恢復」了我的工作。

當時的我雖然並非共黨心目中的「老虎」，可是由於共黨的迫害，今天的我卻是眞眞正正的張牙舞爪的「老虎」了！用暴力可以威懾人民於一時，但決不能使人民心悅誠服。

中共以爲不停的搞「運動」，便可鞏固其暴虐的統治，事實上共黨每搞一個「運動」，都只能增加一批敵人。劉少奇決不是反毛者，打垮劉少奇，便多了一批反毛的人。鄧小平雖已復出，誰敢說鄧小平不是最憎恨毛澤東的人？林彪雖已「粉身碎骨」，誰敢說共軍中不是增加了一批反毛派？要不然，北平「人民日報」便不會悲呼「團結」了！

現在，我要回過頭來敍述我的遭遇了。

那天，我在「老虎籠」中感到十分口渴，而葉超坐在我附近，他垂着頭，似乎在想什麼東西的。

我因爲太口渴了，便向他請示說：「我想到那邊喝一點水。」我們這些「老虎」的一舉一動，都要向「打虎隊」請示的。

我們在睡覺時，倘若要轉側，也要向「打虎隊」報告的，「毛主席」共產黨就是這麼「偉大」！

鬼」從

最近有兩齣電影，一是許冠文許冠傑兄弟拍的「鬼馬雙星」，一是彼西加連狄化導演、阿倫狄龍、羅美珍露摩主演的「今生今世」，兩部電影都同樣賣座。但看了「鬼」的觀眾，對電影的娛樂性會滿意，看了「今」片，可能會失望。雖然失望，但觀眾仍得去看。至於「鬼」片，我想如果不是由許氏兄弟主演，電影效果更好些，但收入的數字不會這麼高。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有時由銀幕偶像揭起的號召力是反而比電影成就大得多的。

「鬼」故事很簡單，它比不久前在本港上映的「老千計狀元才」的故事還簡單。只是兩個在監牢結識的喜愛賭博的青年，因爲意氣相投而一起在澳門找生活，並且向有組

只寫阿倫狄龍徘徊在政治與愛情之間。那段假作的愛情，只是編導爲阿倫狄龍設定的公式橋段而已。在電影中，阿倫在政治活動與愛情活動上並進。那些面具式的政治活動，只是編導空洞地拼湊出來的片斷，沒有什麼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虎隊一齊吶喊。我實在無可「交代」，於是說：「那就檢舉我罷。」

他們卻不肯立即「檢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迫我「坦白」，他們說這便是「挽救」我！

最後，他們終於「檢舉」我了：「你在珠江人民報工作時，楊安道經過石岐，他曾探訪你，你留他在家吃過一頓飯。」

這件事，我早已向共黨「交代」過的，不過，妻「檢舉」我的是：「在吃飯時，有牛扒！」究竟當時吃什麼餸菜呢？我確沒有「坦白」，事實上我也記不得當時吃些什麼！

又有一次，他們用我寫的詩來「檢舉」我。在下鄉時，我曾寫過一些描寫鄉村汚穢的詩。這些詩和全部家信都被他們搜去了！

在一首詩中，我說鄉中多蒼蠅和蚊子，這是事實。這有什麼不對呢？可是在鬬爭會上，他們說：「古鶴翔把蚊子比作共青團員，把蒼蠅比作共產黨員！」

我並沒有把蚊和蠅比作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但他們一定要把我打作「老虎」，只好任由他們！

有一首詩，確是有問題的，全篇中，現在我只記得這幾句：

「海天黑墨墨，隨風生毒雨，直碰冰山上，孤舟難自主！」

「海天」者，陳海天也；「隨風」者，徐翼球非禮陳碧玲事件也；「冰山」者，陳惠冰，即陳海天的老婆也。

我這幾句東西，共產黨人的解釋是：組織小集團，打擊領導！

我自以爲是「民主人士」，共黨卻認爲我是「天主教特務」；我自以爲陳海天，陳惠冰和徐翼球有罪，至少也有大錯；可是共產黨卻認爲有正義感的人是「反黨小集團，是打擊領導！」

在共黨的羅織底下，我似乎「罪大惡極」，我感到十分絕望。在絕望之餘，我希望國民黨打回大陸。爲什麼過去歡呼「廣州天亮了」的我，竟然會有這種思想呢？那便是「肅反」的成績！

「星……」、「今生今世」發掘的問題

林巽

本首相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爲政治策略是結好西方經濟發展國家，提高大國地位，用來服服貼貼地壓制東南亞經濟發展中的國家，保持不平等的貿易優勢。「今」片中的阿倫，連這一點點田中的卑劣政綱也沒有。因此在觀眾印象中，他只是一具沒有格位的機械人。雖然如此，只要是喜歡看阿倫狄龍的觀眾，只要是阿倫狄龍主演的電影，他們都必定來看。而這些觀眾當中，如果是青少年觀眾，他們在電影中不只會欣賞阿倫的外貌，連阿倫在角色中的氣質，也會給他們一定的影響。阿倫如此，許氏兄弟將來也會在青少年觀眾中起一定的作用的。因爲電影是有魔性的藝術品。

從「鬼馬雙星」中，可以看出許氏兄弟有一定的自愛與自律，「鬼」片沒有心理變態人物，沒有賣弄色情鏡頭，沒有血腥暴力，甚至沒有「他媽的」這類三字經，凡近年影評人及社會人士所評擊的一型電影，一樣都沒有。但這不能說「鬼」片因爲影評人深惡痛絕的東西，就完全沒有毒素，筆者認爲毒素仍然有的，那毒素不是電影本身，而是因爲他們是一些青少年觀眾的偶像。一如阿倫狄龍過去飾演不少冷酷殺人兇手，問題不是電影本身的壞處，而是因爲他是青少年觀眾的偶像，他在電影中的冷血角色氣質，也可能會給青少年觀眾帶來不良影響。

許氏兄弟幾年來在電視自編自導自演的「雙星報喜」節目擁有不少電視迷。他們的聰明處是幽默風趣而不下作，不過份醜化自己，因此給青少年觀眾保持一種新潮青年的完美氣質。這氣質在「鬼」片中是同樣存在的。但我們只要想到賭風對本港青少年揭起

激性，如此神奇，我們不能抹煞許氏兄弟在他們的年輕的觀眾中可能帶出不良影響。

在舊的一輩演員中，如關德興、新馬師曾、任劍輝、白雪仙，在較後一代有謝賢、蕭芳芳、陳寶珠。以及現代正在當紅的柯俊雄、甄珍，他們作爲一個演員，有時也根據劇本需要，演出反面人物，但至少他們可以問心無愧的就是沒有給現代青少年帶來不良的影響。同時我們不可否認，今時在社會上造成不良風氣的演員，如被青少年崇拜的「打仔明星」與「脫星」，卻是有害處的。其害處不在於他們飾演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在於墮落賤格的老板，編導通過他們的表演，將種種暴力、色情、變態都給美化起來。一面以什麼販賣娛樂性的理由自欺，你以爲近年全世界青少年社會風氣的敗壞，與缺德的電影電視完全沒關係嗎？任何壞風氣皆是有軌跡可循的。

因此，我不得不認爲「鬼馬雙星」對賭博風氣，一對喜愛賭博的新潮青年偶像在電影中被美化了，它的壞作用是存在的。也許我這樣說：對於許氏兄弟甚至對阿倫狄龍都是不公平的。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電影的壞處就是因爲他們成了偶像。

平心而論，「鬼馬雙星」拍得相當成功，我們看到電影中含有好些舊東西，但因消化功力好，使人看不出有絲毫模仿得不調的痕跡，歌曲調子很清新，聽來使人舒服。不可否認，許氏兄弟在今日人才奇缺的電影圈，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在新的一代編導人才中，許冠文、黃霑、何藩，只要他們有足夠的製作條件，不急於多產，相信他們都可以拍出眞正具有國際水準的作品，當然最重要的必須是對藝術有摯誠的抱負。至於另一級導演如羅維、康威、謝賢、胡楓、馮淬帆雖然還沒有見到他們能拍出具有高水準的藝術品潛質，但他們卻有一點自律的藝術良心，仍是值得尊敬的。想來最令人痛心的還是某些有才氣而自甘墮落的人才。

由此可見，才氣並不是使一個藝人成功的唯一條件。有才氣而沒配合才氣的高氣品質，他雖然在金錢上有多大成就，那成就仍不足爲眞正影評人重視的。

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透露

史毛的一段恩怨

田辛

五月六日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發表了前蘇共頭目赫魯曉夫回憶錄的片斷，這是從赫魯曉夫的一百八十小時口語錄音中摘錄出來的。錄音的主要部份將編成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一書，於今年六月出版，在美國、英國與西德發行。

赫魯曉夫的「最後的遺言」，曾提到史達林與毛澤東的交往部份，對於中蘇共分裂的過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

一九七〇年在美國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也是從這錄音帶中摘錄出來的，但是「最後的遺言」一書卻是主要的討論到自一九五三年史達林之死與赫魯曉夫上台，到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的這段期間，這也正是中蘇共分裂的重要階段。雖然中蘇共雙方都把它們的分裂歸之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蘇共「第廿次大會」開始，因為赫魯曉夫於廿四日在大會上提出一項秘密報告，對史達林展開了鞭屍運動，蘇共「真理報」接着於三月廿八日，發表一篇「為什麼個人崇拜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針」的評論。

但是，赫魯曉夫對史達林的鞭屍，並不是刺激中蘇共的主要因素，因為反對個人崇拜，雖然使毛澤東個人困擾，但卻受到大多數中共頭目的歡迎，後來彭德懷的反毛事件，就是深受這一運動的影響。

特別明顯的是，中共「人民日報」在史達林鞭屍後不久，發表了一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四月五日），首先指責史達林犯了許多嚴重錯誤，特別在其後期愈陷愈深。包括欣賞個人崇拜，違犯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導致「肅反」，農業以及對南斯拉夫等許多問題上的過失。

這篇文章最後卻為史達林提出辯護，他說：「個人崇拜是人類長時期

九六二年九月他在共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鬭爭的，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史達林相信了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才相信我們不是狄托，不是南斯拉夫了。」

這項中共的機密文件，是文革時紅衛兵衝擊共黨機構時所洩露出來的，登在紅衛兵刊物上。

這些話也吐露了毛澤東那次訪蘇的不愉快，並證實了赫魯曉夫的話，事實上史、毛二人早就在勾心鬬角了，不過毛澤東對史達林畏懼極深，不敢表露出來，中共竊據大陸之前不久，中共發表了一篇向蘇聯一面倒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共竊據大陸後，他又立即朝蘇，都是為了討好史達林。

從史、毛的這段恩怨來看，史達林之死並非促使中蘇共分裂的重要因素，不過是分裂的正式開端，因為史

陸的情報大部份來自高崗，史達林曾經把蘇聯派駐中國東北使節與高崗會談的一份報告交給了毛澤東說：「你可能對這些感到興趣。」

赫魯曉夫分析史達林為什麼會出賣高崗時說：史達林知道毛澤東遲早會發現此事，不如主動的告訴他，以換取毛澤東對他的信任與友誼。

毛澤東可能不知史達林對他的態度，他後來公開的全力為史達林辯護，實有不得已的苦衷，等於他現在為秦始皇辯護一樣，實際上是間接為他自己辯護。中蘇共分裂的真正關鍵是在於今後赫、毛的另外兩次會談。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率鄧小平、彭德懷等訪蘇；另一次是赫魯曉夫於一九五八年八月的訪問北平。

在第一次會談中，毛在莫斯科發出不怕核子大戰的狂言，鼓勵赫魯曉夫向西方國家發動軍事冒險，並要求蘇聯供給中共核子武器，說中共準備犧牲一億人的生命來贏取這場戰爭。

「毛厠」·線裝書

林定

「五四」運動時，胡適、陳獨秀領導一班新青年，提倡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進毛厠。不幸得很，這兩句口號，卻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應驗了。目前，大陸仍然如火如荼批判孔老二，不僅將其學說砸個稀巴爛，連民間傳統戲曲如「孟母三遷」、「三娘教子」、「斬經堂」以及「罵曹」也遭殃，指為「宣揚孔孟之道」，禁止上演。「文革」時，毛澤東一聲「厚古薄今」要不得，紅衛兵便強將民間所存的古典書籍一律燒毀。現在大陸上私人能保有的，相信除了中南海毛府的書房外，別無他家了。

近年來，毛澤東每喜與王侯將相會面。當那些外國封建帝王、資產階級代理人、地主階級走狗及獨裁軍閥向他朝拜時，毛例必在他的「毛厠」參觀，「人民畫報」刊出的會晤彩照

也許這是毛澤東矛盾個性使然，大陸上出現許多千奇百怪，不合邏輯的事物，他卻舉之為「反潮流」、「反傳統」哩！

根據學者研究，毛澤東的全套思想，是擷自我國著名的四部章回小說。所以，扔進毛厠的裝線書，當然不可缺少「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及「西遊記」。毛澤東在延安窰洞蟄居時，枱上常放一本「資治通鑑」，並吹噓熟讀此書。因此，資治通鑑、左傳、史記、廿四史之類，也必放置在毛厠書架上。毛澤東平日好「填詞」、「引句」，以「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向史大林祝壽，又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生吞到他的「水調歌頭」詞上。可見詩經、論語及唐詩、宋詞也在收集之列。

毛澤東狂妄自大，說什麼英雄了

「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並說：「有人認為史達林一切均係錯誤，這是嚴重的誤解。」

這篇文章可能是滲雜中共大多數頭目的意見，因為在後來「彭黃事件」前後，許多中共頭目都把毛澤東比之於史達林的晚期，即為明確證據。

事實上，毛澤東內心是對史達林相當不滿的，「時代雜誌」最近登載的赫魯曉夫回憶錄就透露了一段經過，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底朝蘇，到莫斯科慶祝史達林的七十歲生日，那時赫魯曉夫正從基輔（當時赫魯曉夫為烏克蘭的蘇共書記）到莫斯科，跑進莫斯科地方黨部書記的辦公室，赫魯曉夫問史達林：「有什麼新聞嗎？」他說：「我們城裏來了個乳齒象。」

赫魯曉夫說：毛澤東到了莫斯科，史達林對他不屑一顧，既沒有去看他，也沒叫任何人去招待他，因此，任何人都不敢去看毛澤東，於是傳出謠言是毛澤東極為不快，把自己鎖在房裏不出來，每個人都不理他，假如情況再繼續下去，他就要走了，史達林聽到了這些話，才邀他吃一次飯。

史達林看不起毛澤東，這是中共頭目中皆知的事，據郭華倫先生的「中共史論」記載，共黨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陳紹禹（王明）於民國廿六年十月間回到延安，會傳達史達林對中共的三點指示，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要國際派幹部去幫助他，並非常勉強的承認了毛澤東為共黨首領的地位。

雖然毛澤東沒有公開說過一句史達林的不是，但在中共高級頭目的集會中，他也私下地批評過史達林，一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志願從軍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透過電台的廣播，各大報章以巨幅的版位連篇報導後，知識青年志願從軍運動，立刻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熱烈展開了。

那時我只有十七歲，在昆明一所戰時中學讀高一。我清晰的記得，十一月五日，是一個難忘的早晨，步入校門，在朝陽輝映下，校園到處飄揚着壯麗的國旗，走廊上貼滿了「國家需要你，也需要妳！」「熱血青年從軍去！」「從軍報國在今朝，」「國家至上，勝利第一！」「好鐵要打釘，好仔要當兵！」「放下書包上戰場，打敗鬼子好還鄉」等色紙標語，鮮紅奪目，同學們三五成羣的在一起高談濶論，個個都顯出一副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

升旗台前，高掛巨型的長條橫幅，輟上一行「響應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大字，兩旁分書「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聯句，司令台上，旗正飄飄，氣象萬千。集各號響了，二千多位高初中部的全體同學，滿懷無限興奮鼓舞的心情，肅立在廣大的操場上，莊嚴的升旗典禮行過後，校長步近麥克風前，例行的慰問一聲：「各位同學早！」

「校長早安！」全體同學回答之後，全場又鴉雀無聲了。

校長接着說：「這幾天來，大家有沒有常看報紙？」

「有！」

「前方的局勢怎樣了？」

「已到了生死的最後關頭！」

「是誰使我們國破家亡？」

「是日本帝國主義！」

「是誰使我們流離失所？」

「是日本鬼子！」

「要不要報仇雪恨？」

「要報仇！要雪恨！」

「怎樣報仇，怎樣雪恨？」

「走上前線去，血債用血還！」

「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的報導，大家有沒有留心閱讀過？」

「閱讀過了！」

「很好，有關青年從軍報國的意義，入營後的優待辦法，希望同學們和家長冷靜的考慮後再作決定，現在，我鄭重宣佈：本校師生，今天開始志願報名……」校長還沒有把話講完，全場已掌聲雷動。「從軍報國去！」「從軍殺敵去！」的呼聲震澈雲霄，異口同聲的「報名去」就爭先恐後，朝向學校的報名處，像澎湃的浪濤洶湧而去！

，不過可能擺在「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或「戰爭與和平」等書背後。此外，「毛澤東選集」中所引證史料，與正史多無關聯，皆出自野史、演義小說。故封神榜、西漢、東漢演義。說唐、說岳全傳及大明英烈傳等也扔進「毛厕」。

歷代帝王靠馬上得天下，而毛澤東起家，則靠水滸。毛澤東在湖南「秋火起義」失敗後，本已日暮途窮，幸得井岡山寨主王佐收留。毛澤東不感謝救命之恩，反活學活用水滸林冲火併王倫一幕，叫彭德懷將王佐殺掉。其後在遵義黃袍加身，入陝北奪劉志丹地盤，也是師承晁蓋上梁山伎倆。至於他那「敵進我退」、「化零為整」游擊戰術，則偷自梁山好漢打家刼舍時的「神出鬼沒」手法。

毛書房所有書籍，毛澤東精通的，相信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而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因為毛澤東不僅能背誦紅樓夢全部詩詞，且連林黛玉在那章那節哭過，為何哭，皆能熟記其詳。毛澤東最精采的「語錄」，也大多出自紅樓夢，如在莫斯科蘇共大會上，引林黛玉所說的「東風壓倒西風」，「文革」時罵劉鄧，引寶玉說的「牛鬼蛇神」，鼓勵紅衛兵造反時偷自王熙風所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皆是。

以此觀之，毛澤東本身是一個典型的「厚古」者，但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將我國數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摧毁。最近且變本加厲，硬將聯合國用大理石雕刻的「禮運大同篇」剷除，公開向世人蔑視中國文化。幸老天生眼，賜給這個妄人「始作俑者，已無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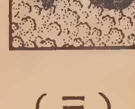





東洋風貌



（三）



梁人傑

中華料理

以前遊日本的人，到處可見「支那料理」；今天，日本已再沒有「支那料理」，卻到處有「中華料理」。雖然「支那料理」和「中華料理」是二而一的東西，那是吃中國菜的館子。為什麼中國館子會由「支那料理」變為「中華料理」呢？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改變的。日本是戰敗國，若不是中國以德報怨，寬宏大量，不究既往，日本恐無翻身之日。因而戰後初期，日本對中國千依百順，收斂了戰時跋扈囂張的態度。

中國當局認為日本用「支那」代表「中國」，含有侮辱意義。一位精通日文的朋友告訴老萬，日本稱支那，是帶有附屬的意義。老萬不懂日文，確否不知。由於中國的「命令」，日本遵守了，以後不准再用「支那」名稱，「支那料理」也從這時起變為「中華料理」。

同樣的，日本稱南韓為「韓國」或「大韓民國」，而不稱為「高麗」或「朝鮮」，甚至不會稱為「南韓」，也是由於依從南韓命令之故。老萬遊日本時，正值刺朴案發生不久，日本報紙天天有「韓國大統領朴正熙」的新聞，從未在報紙上看到「南韓」字眼。

說到「中華料理」，在日本是大行其道。東京、大阪、名古屋這些大城市固然觸目皆是，即小地方，夠體面的館子，都是中華料理。不過，如果你以為到中華料理可吃到眞正中國菜，一定大感失望。

雖然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是吃飯，吃的文化，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兩國都用筷子等等。可是，在日本吃中國菜，遠比不上美國、加拿大，或新界子弟在英國、荷蘭等地開設的中國菜館。

旅居日本的朋友說：日本中國菜之不似中國菜，是因為遷就日本人口味。如果中華料理只靠中國人光顧，非關門不可。

日本人吃的習慣，最忌油膩，我們吃日本菜，總覺得不夠油水，淡而無味，但這正是一般日本人喜愛的味道。因此在日本吃到的中國菜，近於日本味道多於中國。

不過，吃這些只有四成的中國菜，還比吃日本菜好一點。老萬覺得日本菜可吃的只有牛肉鍋（司盞阿盞）、炸蝦（天婦羅）等幾種；他如麵豉湯、生魚之類，眞吃到「嘴裏淡出鳥來」。

旅遊日本的香港客，吃飯多以中華料理為主；當然也會試試道地的日本菜。住在日式旅店，一頓早餐例必吃日本菜，每頓都一樣：兩塊豆腐、一塊魚、一碗麵豉湯、幾塊紫菜、一塊鹹蘿蔔。他們的飯，和台灣蓬萊米差不多，香港人多數不喜歡。

面目全非的中國菜

一般來說，日本的中華料理大都是中看不中吃。場面的堂皇華麗，香港許多館子比不上；但食物大多數差勁。只要吃起來味道還可以下咽，我們的團員已讚不絕口。當然不可能像香港一流館子那樣講究，挑選精品。不論到那一家中華料理，吃的菜色都差不多，要嘗名貴撚手菜，無可能。

據說有位中國濶佬帶了私家廚師到日本，在家裏弄幾味，水準超過香港。但這只是私人的享受，並非公開做生意。

導遊帶我們在名古屋、大阪都吃過場面十分豪華的中華料理，但吃進肚子裏的，只是幾個粗菜。雖然如此，相信已為許多日本人所羨慕，儘管日本人花錢不在乎，但常常到中華料理吃飯，不是他們負擔得起的。

香港人一桌十二位，日本的中華料理，一桌十個人或八個人，極少超過十個人。台灣也十個人一桌，不過桌子較小。在日本吃中華料理，坐得舒服，不像香港有時坐上十三四人，吃得委屈，如在飛機上吃餐一樣，影響胃口。

日本十個人一桌的原因，也許和點菜習慣不同有關。香港館子給你寫菜單，一定在上面寫明「足十二位用」；但在寫日本菜單，單上有二千丹或三千丹字樣，並不表示這一桌菜值二千日元或三千日元，因為日本的計算方法是以人為單位，如果寫二千丹，十個人一桌，這一桌飯菜就是二萬丹；三千丹就是三萬丹。二萬丹約值三百四十元港幣，三萬丹則値五百一

十元港幣，這些粗菜，在香港吃三分二價錢可以辦到；比起美國的中國菜；便貴一倍有多。

整天到處跑，遊地方遊到飢腸轆轆，跑進中國館子，泡過茶後，侍應生捧上一個大飯斗，他們的飯斗較摩登，不是中國竹造的那種，而是黑色，用硬塑膠造的。每人盛一碗大飯，點的是八味，八盤菜很快就全部端上。這對正餓着肚子的人，十分受用，不管什麼東西，都覺得好吃。在香港，天天應酬吃膩了，這些菜色根本不會引起食慾。我們在這裏吃飯，盤盤清，廚子大司務看了，一定大感高興。一羣香港客吃到光，幾乎不用洗盤子，一定因爲好吃，更會認爲超乎香港水準，那他眞的表錯情了！

中國菜征服世界，日本當然不例外。更値得我們驕傲的是：完全未到水準的這些中華料理，在日本已大行其道；如果他們吃到上等、名貴的中國菜，會更覺得他們本身吃的文化水準太低。

買路錢

偶過九龍，覺得交通一片凌亂，主要因爲許多天橋在建築中，尙未完成，因施工關係，有些地方幾排車輛滙合一排；有些地方改道，迴迂曲折；有些地方人車爭路，亂作一團。要使這些凌亂情形恢復正常，恐怕要等待天橋全部完成通車。

香港行車天橋和日本各大城市頗相似，一個交通繁密的城市，多建行車天橋，減少紅綠燈，可大收疏通之效。港島海傍和半山區行車天橋，使車輛暢通無阻，證明天橋對疏導交通十分有效，相信若干年後九龍區天橋陸續完成，車輛擠塞情形大爲減少。

從香港已完成或興建中的行車天橋，老萬不由想到日本有料超級公路。香港爲興建這些行車天橋，花去數以億計的鈔票。由興建至落成，並無舉行什麼隆重儀式，也沒有大樹特樹某某人思想偉大勝利，這兩點，我覺得香港雖被稱爲「十九世紀的殖民地堡壘」，仍有它的可愛處。

最近在英文報上看到兩幅灣仔海傍的巨型圖片，一張是十多年前的；一張是最近拍的。十多年前的沒有行車天橋，新拍的從半空下望，天橋交錯，十分壯觀。香港這個小地方，比起歐美大城市的建設當然顯得落後，小巫見大巫，平心而論，已相當不錯了。

如果在中國大陸，會拿來向世界大大宣揚一番；如果在日本，花這麼多錢建築，凡車輛通過，必定要付費。香港既不像大陸那樣利用向外宣傳；也不像日本那樣現實收費，說香港不好，卻比別的地方好。

從東京到名古屋，名古屋到大阪的公路，沿途都有收費站，任何車輛經過要付費。日本所謂「有料」就是收費，無料就是免費。無料的公路少，有料的多。我們乘的旅遊車，從東京到達大阪，沿途所付行車費，據司機說已超過三萬日元，算起港幣也有五百多元，這筆買路錢不可謂不巨。

公路收費，日本人認爲很公道，使用這些道路的車輛，都樂意付費。據說，有些年紀較老的公路，所收的路費已經夠本有餘。歸本這麼快，當然鼓勵了公私的建路計劃，日本公路交通的發達，相信也和收費有關。

香港大可照辦煑碗。所有新建天橋及郊區三排行車的超級公路，一律設站收費，行得通嗎？不消說會受到很多人的抨擊，而四反青年也會變成五反。目前要付買路錢的只有海底和獅子山兩條隧道，行天橋而要付費，車輛會寧走舊路。

日本蔴雀不亞香港

有位朋友對老萬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蔴雀」。到過加拿大、美國及東南亞各地後，認爲這位朋友的話很對。可是遊罷日本歸來，我對他說：沒有中國人的地方也有「蔴雀」。

因爲，在日本所見，到處是蔴雀館，有些還裝上巨大電光招牌，相信規模不小。未到日本前，以爲香港蔴雀學校是一大特色；其實，香港蔴雀學校還不及日本蔴雀館普遍。

老萬沒到過日本蔴雀館觀光，但如此普遍，當然很多日本人有興趣，才會越開越多。據說，日本人把蔴雀視爲藝術，許多雜誌刊登「蔴雀示範」，一如外國雜誌刊登「橋牌示範」，手上有什麼牌，應該怎樣打等等，也有點像棋譜。可見日本人打蔴雀，不單是賭博，還作爲學術研究。

據說，日本人打蔴雀方法和中國人不同，日本由出冲的人付錢，其他兩人免付，如果自摸，便三家都要付鈔。

蔴雀雖已成爲「世界性」賭博，但每一地方習慣不同。新加坡的蔴雀是三個人打，蔴雀枱也是三角形。如果說打蔴雀是攻打四方城，在新加坡便不適用了。

美加的蔴雀十分古老，以多少胡底來計算，胡尾也算的，這種老式蔴雀，老萬孩子時見長輩打過。廣東人喜歡打老章，但遠不及他們玩的老；上海人愛玩新章，卻遠不及台灣的新。台灣原則上不許打蔴雀，但蔴雀之普遍，比香港有過之無不及。我們打的是十三隻，他們多數打十二隻。名堂多得很，五花八門。老萬打過一次，不懂算帳，全由別人代勞。打了四圈，頭昏腦脹，贏了錢不夠買來補腦；輸了錢更是貼錢買難受！

不過，在台灣絕對不可以在公共場合打蔴雀，有錢人家裏，重門疊戶，只要不出聲，在外邊絕不知道內裏飛沙走石。

酒樓有如蔴雀館的情況，只香港才有。日本蔴雀之風雖盛，任何酒樓沒有雀局，要打，就到蔴雀館。至於日本人是否也喜歡在家玩幾圈衞生蔴雀則不得而知。如果是日式家庭，座在塌塌米上面打，恐怕不大方便。

日本蔴雀館和這裏的蔴雀學校規矩有何不同，情形是否相似，因未嘗親臨其地，也不知道。可肯定的是：日本雀迷和香港雀迷同樣多。

十五日

晨興東望，見半天紅霞，心境為之一爽。起身入浴後，先在四重溪村中散步，復乘吉普車到西鄉紀念碑參觀。聞本地高山族人，曾在此抗日甚久，共殺死日人五百七十二名，四顧山水清奇，並無「古戰場」之遺跡。

下午，隨父返高雄。

十六日

本日為黃埔軍校成立二十五週年校慶，亦為總理廣州蒙難二十七週年紀念日。父親回憶當時，環境惡劣，赤手空拳，而奮鬪卒獲成功；以之視今日失敗之餘，情境艱危，自有今昔之感。以今日實力之大，基礎之厚，固勝於往昔百倍而有餘；但今日仇敵之頑強惡毒與陰險，亦非當日軍閥及其勾結之帝國主義者所可同日而語。要當以新的精神、新的制度、新的行動，以迎接新的歷史、新的時代、新的生命，奠定新的基礎，完成剿共救國的新任務。

上午九時，隨父往鳳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參加該校紀念會。父親訓詞多勉勵，實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贛南及福州的軍事情況，已日漸緊張，共軍可能於短期內南犯。我軍之頹勢已難挽回，無法阻止共軍之進攻。本日李宗仁和閻院長百川聯電父親，堅請蒞穗主持大局。李此時對內對外，已深感束手無策了。

十八日

禮卿先生昨來高雄，自十六日李宗仁暨閻院長來電請求父親赴穗後，我個人始終覺得尚非其時，亦非其地。可是父親仍於本日覆李閻一電，畧云：

「時局艱難，兄等持顛扶傾，辛勞倍嘗，感佩之餘，時用繫念，辱承約晤，能不遵行。茲擬於短期內處理瑣事完畢，決定行期，另電奉告。」

父親此時已受李宗仁種種誣衊攻訐，仍本同舟共濟之義，赤誠為國，個人恩怨，絕然置之度外，無介於懷。

近來台灣地位問題，以及聯合國托管的謠言，甚囂塵上：父親對此，有其堅決的主張與立場。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為共黨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而英國在幕後積極慫恿，以間接加強其香港聲勢，對此一問題最足顧慮，故對英美應有堅決表示，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

風雨中

拒絕。」

此時美國國務院內部，已有人主張承認共黨，司徒雷登大使由京到滬，且發表其即將回國，作承認共黨之建議。

十九日

今天又一星期日，一週、一月、一年好像人生的指路碑。日前感覺背着沉重的擔子，走着不盡的長途，愈走愈覺吃力，但只要信心不失，吃一點苦也是不要緊的。

報載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將建議美國政府，承認共黨政權，這是何等離奇的事。但平心靜氣想來，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必須用最大的忍耐，方可撐得下去。

二十日

政府今日宣佈，封鎖被共黨控制之沿海各口岸。

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畧稱「盟總對於台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立即覆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並鄭重申說我政府之立場與父親之態度以及對麥帥之期望。並指示談話要點如次：

「㈠台灣移歸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上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因為此種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以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台、澎之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

㈡台灣很可能在短期內成為中國反共力量之新的政治希望，因為台灣迄無共黨力量之滲入；而且其地理的位置，使今後「政治防疫」工作亦較易澈底成功。

㈢美國政府即令單從實際的利害上考慮，亦決不能承認中共政權，因為承認中共，決不能化中共為狄托，亦不能範圍中共的行動。美國於一九四五年曾經拋棄在倫敦之波蘭合法政府，承認蘇聯所製造控制之波蘭政府，其結果只鞏固了波共政權，毀滅了波蘭反共力量；此事可為殷鑒。至於中國政府，無論在大陸與海島，皆有其廣大根據地，必可與中共持久作戰到底，決不會成為類似倫敦波蘭政府之流亡政府，余敢斷言。

㈣基於以上考慮，余及中國政府深盼麥帥本其在東亞盟國統帥之立場，以及其對於赤禍與東亞前途之關係，極力主張兩事：

甲、美國政府決不可考慮承認中共政權，並應本其領導國際之地位與力量，防阻他國承認。

乙、美國政府應採取積極態度，協助中國反共力量，並應協

二十一日

上午開會，商討情報機構之統一與重建問題。下午三時三十分，隨父親離開高雄，四時十分自岡山起飛，五時二十分安抵桃園，轉至大溪。

二十二日

大溪鎮有山有溪，風景與氣氛很像家鄉溪口，氣候也比較涼爽；一夜安睡，精神更覺愉快。晨起，至溪邊公園散步。

二十三日

數日來，父親曾籌劃「顧問會」之組織，因爲人事關係不易解決，未能順利進行。

二十四日

上午九時，隨父離大溪，十時到台北，參加東南區軍事會議。今日遷居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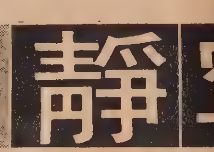
正午，父親訪吳稚暉先生，稚老雖八六高齡，而談吐自若，對政治、經濟、外交等等之觀察研究，皆能深入毫芒，決非任何人所可及；而其詼諧取譬，尤能引人入勝，敬仰無已。見稚老後，父親決定「總裁辦公室」之設置。

二十五日

鄭成功十九歲時，即下決心，從軍創業，二十四歲已能率領大軍，從閩、浙海岸攻至南京附近。後雖敗退厦門，但對明室效忠之心，並未稍衰。後於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一年）率水師克復台灣，時僅三十八歲，翌年病歿於安平。論其豐功偉業，赤膽忠心，誠中華民族之英雄也。

父親準備「總裁辦公室」之備案與成立，以及各組組長與設計委員之派定；並親自研判毛澤東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面研擬整黨方案，一面研究統一戰略思想，忠黨愛國，竭心盡力，可謂無微不至矣。

自本月二十日我政府宣佈封鎖共區各港口後，不久英國商船「安其色斯」號，即被我空軍轟炸。英報並宣傳我海軍在吳淞口外佈雷消息，共黨及中外船舶皆不敢出入黃浦江口。本日我海軍在上海口外，砲阻埃及貨船行駛，檢查後放行，各國均表驚異。但美國政府對於我封鎖各港口命令，卻表示不加反對，其西太平洋艦隊司令且示好意與協助。由此可知美國政府並無承認共黨之徵候。但李宗仁之私人代表甘介侯，卻在美國公然對父親多方誹謗，並羅致一切不滿份子，從事所謂「反蔣」工作，以破壞美國





二十六日

李宗仁暨閻百川院長又於本日來電，催請父親赴穗，本黨立法委員一百八十餘人，亦自廣州聯名函請，父親即日前往主持危局。

上午九時三十分，隨父親自草山至台北市介壽館，出席總理紀念週。父親即席說明過去九次革命九次失敗之經過與原因，並堅定指出：

此次大難關必將打破，定能轉危爲安。

聽者莫不動容。

二十七日

四川省王方舟主席前來草山，向父親報告四川近情，謂熊克武等以中間路線之姿態，作通共的準備。父親對此，至爲焦慮；乃囑其對川中抗戰有功的將領，切實設法，一一予以安置，以安其心，俾免爲共黨所乘。

三十日

美國政府對我封鎖共軍的態度，突然改變，本日竟以委婉之語氣，不承認我政府有權封鎖共區各港口，以該地區不在我政府控制之下也，惟封鎖共區各港口，乃我政府在此時此地對共黨經濟制裁之唯一有效之武器，雖經英國二次抗議，並表示不惜以武力護航；且有美國務院之表示反對，我政府仍貫澈初旨，堅決執行。

對我政府極爲同情之美國國會議員周以德先生，向我駐美使館人員建議：「望我各方領袖，最好發表一聯合宣言，懇切表現團結精神，以正國際視聽」。當此國際友人盼我政府上下內外一致團結反共之時，而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卻遙逍美國大事破壞和分裂的活動，國事如此，猶復昧盡天良，令人痛心。

劍及履及　向前邁進

七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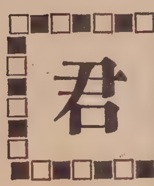
中央軍官學校各期同學在廣州成立非常委員會，志在團結反共。父親本日去電，勗勉全體同學，立志、努力、雪恥、復仇。略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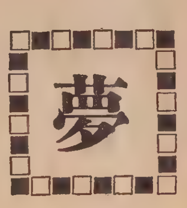
「我和你們的生命是整個的，成敗榮辱也是一致的；我的恥辱也是你們的恥辱。」

父親對黃埔同學之親切與期望，於此可見。

【二十七】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問道：「少奇同志，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劉少奇說道：「剛接到莫斯科急電，史大林同志指定七屆中委要把李立三選進去。」

毛澤東好似屁股被蝎子螫了一下，當時跳起來，問道：「怎麼？要選李立三當中委。」

劉少奇點下頭。

毛澤東說道：「斷乎作不到，一千個一萬個作不到。」

劉少奇說道：「我也知道這是個難題，不過，主席還要多考慮考慮。」

毛澤東說道：「我沒得考慮，李立三從在湖南就跟我搗蛋，在安源礦區的事是你知道的，現在竟然回來要當中委，未免欺人太甚。」

劉少奇說道：「主席，我們沒有辦法……」

毛澤東說道：「有辦法得很，眞把我逼急了，我去重慶，見到蔣先生鞠三個躬，把我同我的軍隊都交給他，聽憑他處置。你可以猜猜蔣先生會怎樣對我，行政院長我當然沒份，立法院長也輪不到我[illegible]外兩個院一定會儘我揀，不必受這樣窩囊氣好。」

劉少奇曉得毛澤東個性，張開口就是一輪猛吹，等他說完了才能談正經，當時靜靜聽他吹，一直等到毛澤東說累了，去端起茶杯向嘴裏送時，劉少奇趕快打個眼色給活曹操，叫他說。

活曹操慢吞吞摸着小鬍子說道：「主席這麼恨李立三，爲的什麼？」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不知道，此人太壞，如果讓他進了中委會，一定會多出來許多麻煩。」

活曹操慢條斯理說道：「主席意見自是永遠正確，不過，關於李立三的問題，希望主席多多考慮一下，如果眞認爲此人太壞，就不應當把他放在莫斯科。」

毛澤東當時怔了一下，把茶杯放下了。

劉少奇暗暗叫絕，覺得活曹操眞不可及，就算眞曹操復生，也要甘拜下風。

活曹操繼續說道：「猛獸只有在深山才咬人，動物園的老虎、獅子都不咬人的。」

毛澤東點一隻紙烟，一口氣吸掉半截，噴了兩[illegible]圈圈，笑着說道：「林老，你是贊成給李立三一名中委了。」

活曹操說道：「不給他中委他不肯回來，我們目前是希望把李立三弄回來，給他什麼名義都沒有關係。」

毛澤東的氣完全平了，向劉少奇說道：「好吧，就給李立三一名中委，還有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都給他一名，如何安排，由你決定。」

劉少奇眞對活曹操感激到了極點，連聲應是，等到毛澤東的話說完，就轉身回去，研究中委名額及提名分配。

經過劉少奇提出，毛澤東與活曹操研究後，圈定之名單，即交大會出席代表投票選出。

計中委四十四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陳雲、徐向前、關向應、陳潭秋、高崗、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羅榮桓、康生、彭眞、王若飛、張雲逸、賀龍、陳毅、周恩來、劉伯承、鄭位三、張聞天、蔡暢、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鄧子恢、吳玉章、林楓、滕代遠、張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薄一波、陳紹禹、秦邦憲。

候補中委三十三人：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王首道、黎玉、鄧穎超、陳少敏、劉曉、譚政、程子華、劉長勝、粟裕、王震、宋任窮、張際春、雲澤、趙振聲、王維舟、萬毅、古大存、曾鏡冰、陳郁、馬明方、呂正操、羅瑞卿、劉子久

、張宗遜、陳賡、王從吾、習仲勳、蕭勁光、劉瀾濤。

毛澤東之湖南幫則大得勢，中委四十四人，湘籍佔十二人，計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林祖涵、李富春、李立三、賀龍、蔡暢、彭德懷、滕代遠、徐特立、譚震林。候補中委三十三人，湘籍佔九人，計黃克誠、王首道、譚政、粟裕、王震、宋任窮、張際春、陳賡、蕭勁光。

其次爲地方頭目，如陝西之高崗、習仲勳、馬明方，山西之彭眞、林楓、程子華、薄一波，山東之黎玉，豫鄂邊區之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閩浙贛邊區之曾鏡冰，蒙古之雲澤，廣東之古大存，福建之鄧子恢、張鼎丞，江西之曾山，東北之關向應、呂正操。

紅四方面軍，原爲共軍之一大股，因張國燾反毛故，當選者僅徐向前、李先念、王維舟、鄭位三及陳少敏等五人。

國際派則完全失敗。整風運動本以打擊國際派爲目的，至此顯示國際派已一敗塗地。領袖陳紹禹、秦邦憲均曾任中央總書記，竟排至中委最後兩名。王稼祥曾任政治局委，竟降爲候補。曾任宣傳部長之何凱豐及前任北方局書記楊尙明均不獲當選。

中委中有幾位特別重要分子，現在已很少人知了，略作介紹。

任弼時（一九〇四——一九五〇）湖南人。中學畢業不久即加入共黨，留學俄國。民十四，任少共中執委兼組織部長。十六年參加兩湖秋放暴動，旋赴俄。二二年當選政治局委後赴湘西任賀龍紅二軍團政委。二四年夏曦死，繼任湘西僞蘇區主席。抗戰時，任抗日大學政治教授，旋爲八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委，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新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名譽會長。七大中委。三十九年病死。

關向應（一九〇五——一九四六）遼寧、滿族人，工人出身。民十四入CY，曾任少共書記，十七年至俄出席六大，當選中委。十九年任上海職工聯合會秘書長，二一年任賀龍部政委。抗戰後任八路軍一二〇師賀龍部政委兼西北軍區政委，三十五年七月死於延安。

饒漱石，江西人，留俄學生。在上海地下工作甚久。七大當選中委，時任僞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抗戰勝利後，任僞華北軍區，三野政委，八年任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主席。四三年大行政區撤消後，轉任黨中央組織部長。四十四年三月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與高崗同被整肅。

羅榮桓（一九五〇——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北大畢業。民十五入共黨，充賀龍部政工人員，十六年參加南昌暴動。十九年任僞紅三軍政委，二一年任一軍團政治部主任，二二年任八軍團政委。二五年任後方政治部主任，二六年任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二七年任政委。三二年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七大當選中委，隨林彪入東北，任僞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副政委。三七年入關，三八年任四野政委，五月任中南軍區政委，黨中南局第二書記，九月，被選任僞人民政府委員，旋任僞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僞人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四四年九月受僞「元帥」銜。五三年病死於北平。

彭眞（一九〇三——）山西曲沃人，師範畢業。早年加入團、黨。任正太路總工會書記，後赴滬從事地下活動。曾在華北入獄六年，二六年獲釋，任聶榮臻政委。二七年任北方局及北方分局書記，返延安任黨校校長，爲整風之積極分子，後任晉冀察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總書記，僞山東省府委員。七大當選中委。赴東北，任僞東北聯軍政委、黨東北局書記，三七年任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三九年任僞中央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北平市委會書記，四〇年任僞北京市長，文革被整。

王若飛（一八九六——一九四六）貴州安順人，留法勤工儉學生，加入中共旅歐小組。民十二赴俄受訓；十四年歸國，歷任中共豫陝區黨委書記，中央秘書長、江蘇省委。十七年任駐國際代表，二十年歸國，在綏遠被捕，二六年獲釋。抗戰時任十八集團軍政治聯絡科長，陝甘寧邊區宣傳隊長。七大當選中委。三四年八月隨毛赴渝和談，三五年乘飛機自渝赴延安，失事斃命。

陸定一（一九〇五——）江蘇無錫人，交大畢業，莫斯科中大畢業。民十三入團，旋入黨，任團中委。十七年赴俄，參加六大，留任團駐國際代表，十九年歸國，任團中央宣傳部長，二一年遷江西，二二年在僞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二六年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三一年整風時，已雖爲國際派，但爲文極力擁毛，時任八路軍宣傳部副部長，在軍中推動反王明路線，七大當選中委，任中宣部長。三五年赴渝任政協代表，八月返延安。三八年任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黨中宣部長，僞國務院副總理，文革被整。

林楓（一九〇八——）黑龍江望奎人，北平大學畢業。讀南開時入黨。民十八起領導平津學運，十九至二十一年，領導河北反帝運動，二二年至滬組「全國反帝同盟」，在黨上海辦事處工作。二七年任中央晉綏邊區委員會書記，二八年任冀察晉中央局書記及軍區副政委，三一年任參謀長、中央區書記。七大當選中委，冬赴東北，任東北中央局組織部長，僞東北各省市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三八年任僞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辦公廳主任等職，九月，任僞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三九年任黨東北局副書記，四二年任僞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六年任僞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四八年任僞二屆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文革被整。

這批人都是毛澤東的親信，任弼時地位僅次於劉少奇，任弼時不死，鄧小平竄不上來，但到了文革時，可能被鬬的不是劉鄧，而是劉、任了。

還有一個陳潭秋在新疆已被盛世才處死，中共不知道，仍選爲中委，選了一個死人。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七）

封侯

前線的槍聲逐漸疏落了，後方沿江岸的官兵們，紛紛沿着江的削壁陡岩攀爬逃避，共軍將投降的國軍，一面集中帶往元江，一面又在原地普遍搜山。江坡陡險，且屬原始森林，逃避的國軍，經兩日的餓腸轆轆，有的不能忍耐，只好自動走下山來，跟隨共軍而去。

曹天戈軍長與湯堯副總司令，均被共軍搜出，成了俘虜！

因地形不熟，敵情不明，聯絡不確的情況下，第八軍的五個師，於元江、墨江的進行途中，就這樣輕易地瓦解冰消了！

其間，有位教導師的團長李國輝，奉命率部開到蒙自，準備接防，正遇共軍入侵蒙自，在大家撤退行列裏，這一團跟着由蒙自撤到箇舊南面的大水塘，再奉令由大水塘向墨江進發，歸還建制。

這一教導師，是李彌在山東、河南一帶收容的地方部隊，編組而成，武器裝備，較其他各部大爲遜色。李國輝團長自知本身未有過軍事學籍，在同儕中，不免自慚形穢，所以平日只知埋頭苦幹，雖然對事理的見解分析每多獨到之處，但亦不願顯露鋒芒，因此，一向不爲同事所重視。

在這次緊急撤退的命令下，大家認爲依據戰術原則，應該迅速擺脫敵人，且長途跋涉，更以減輕負荷爲宜，因此在撤退途中，很多部隊將迫擊砲彈及重機槍丟毀或藏匿。獨李國輝團長，卻相反地嚴令部屬，務須珍重武器而携帶行進，甚至命令隨軍眷屬，每人必須背負兩枚迫擊砲彈，他的太太懷孕將及臨盆，也不例外，使得一批太太們叫苦連天。

元月十九日拂曉時分，李團由箇舊大水塘向西南進發，遭遇共軍三十九師的迎頭堵擊。李團先頭部隊先發制人，搶先佔領有利地形，李國輝團長將迫擊砲火力集中，向敵陣地作有效轟擊。共軍自入侵雲南後，以得勝之師，所向無阻，這次輕裝窮追，亦未携帶重武器隨行，一經李團砲火轟擊，立刻狼狽不堪，陣地一片混亂，分向山溝逃竄！戰鬪結果，俘虜共軍人槍二百餘，被俘的士兵，經過個別問明後，原來都是國軍於徐州會戰時的士兵，被共軍俘虜整編後，又調來雲南作戰。這次見到國軍，且多是山東、河南人，一陣鄉音構通了情感，大家全願意跟隨李國輝効力，按照各人階級分別編入各連排，充實了李團的兵員。

李團經過這場戰鬪後，突破了共軍三十九師的堵擊，繼續向西南推進，經炭山、紅坡到達江河東岸的羊世渡。

共軍朱家壁屬下的四十六團，早在西岸一帶構築碉堡，嚴密封鎖渡口。事先一日，亦有部份國軍部隊到達該河岸，一看對岸早有戒備，未敢搶渡，即繞道轉元江向鐵索大橋進行，致發生上述之覆沒慘絕事件！

李團到達該河岸後，先以重機槍試探對岸敵陣的兵力。在敵方還擊中，只聽到是一些舊式步槍聲，繼而李團再集中輕重砲，向敵陣猛烈轟擊。傾間，共軍碉堡遂被摧毀，迫使沿岸工事裏的土共，四十餘人落荒而逃。李團乘勝即時沿江岸搜獲船隻，令尖兵連先行強渡對岸，佔領陣地，掩護全團安全渡過紅河，繼續前進。

四　脫重圍步步涉險　出虎山處處受敵

李國輝依據地圖研判行軍路線，兩天後到達新街以西山地，在上崖一帶小山寨宿營，又被共軍包圍。黃昏時分，接到當地土人送來共軍一封信，信上說：「親愛的國軍團長，你們現在已被人民解放軍包圍，你們第八軍及二十六軍大部份已起義或投向人民靠攏了，希望你們向他們看齊。因爲大家都是中國人，不忍用殘酷手段毀滅你們，所以給你們一個向人民改過自新的機會。求生只有投降，我們會優待你們的。欲死就在這裏等待，要想逃走是絕不可能了。現在是你們選擇生死的關頭，趕快下定決心，從速派人跟隨送信人來接洽投降吧。祝你們打通思想，讓我們一起快樂的握手。」下面署名是：人民解放軍聯合指揮作戰司令員查玉昇。

李國輝團長閱信後，問明送信人所見所知的情形，遂將送信人暫時留下。此刻感到四面已爲共軍所包圍，於憂患徬徨中，忽然記憶起，這批共軍的成員大都是山東、河南一帶的人，說話全都滿口鄉音，遂心生一計，何不假冒共軍免脫重圍。於是，便召集各連長說明此項行動，然後，立刻用紅布剪成圓形小方塊分發，將各人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徽章蓋着，並指示各弟兄在行軍途中不准說話，若遇共軍，只說：老鄉我們去換防等語。一切準備就緒後，迅即出發，趁着天昏地暗的黑夜摸索前進，在艱險困阻中僥倖偷摸出敵人的包圍圈。

時近魚肚初露，大霧彌空，全團正越過一片崎嶇山坡時，隨即聽到於昨晚宿營的地方槍聲軋軋，炮聲隆隆，知道這是包圍的共軍，向四面作拂曉攻擊昨晚李團的宿營地土崖山寨。敵人居然不明眞象，在錯覺誤會中，互相攻擊殘殺，李國輝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脫出土崖的包圍後，第二天到達司托瓦渣土司

轄地永和鄉。土司官錢禎祥，會受過相當教育，對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手段，認識很深。盧漢叛變後，便把轄下十三鄉的自衛力量，編組爲反共自衛軍，保衛家鄉，不讓共軍進入這一帶地區。當李國輝團假冒共軍行抵永和鄉時，錢部卽予以堵擊。李國輝知道係出自誤會，遂下令去掉紅布，露出青天白日帽徽，錢部仍恐有詐，堅持不讓李團過境，等到李團把國軍番號及主管官姓名用書面證明，加蓋關防印信，送達錢禎祥，錢部才准許李團進入山口。來到永和鄉基地，殺豬宰牛，握手言歡，休息了一日，補充行軍食糧，然後踏上征程。

錢禎祥的反共意志非常堅決，部隊組織亦甚爲穩固，李國輝希望他能率部會同南下，另建反共基地。但錢部重土安遷，不願離開鄉井，只與李團相約，有事互相接應，依然留在家鄉對共軍繼續打擊，後因受不住共軍壓力，亦相繼退入滇緬邊區。

李團離開永和鄉向西行進，一路偵察師部及軍部的行踪。兩天後到達溪鼠，與二十六軍一六一師四八二團不期而遇。得知第八軍在元江橋覆沒敗績，彼此想到患難相從的眾多同事，有的戰陣飲恨而亡，有的從此淪落魔掌，正不知將要受到多少折磨。又想到本身前途茫茫，這一團之眾，頓失依恃，孤軍無援，正不知趨於胡底，而今幸與四八二團田樂天團長相遇，又得知九十三師二七八團已進入車里，遂與田團長會商，聯合進入車里與羅伯剛團合作，共同建立反共事業。

李團和田團會師後，彼此相依爲命，互爲依恃，繼續向南行進七日，沿途遭遇共軍多次襲擊，卒能和衷共濟，邊打邊走，一路到達越南邊界。田團因第二營失卻聯絡，進入越南，田樂天團長親自率領全團人員前往追回，並與李團約定，俟追回後，仍照原定計劃進駐車里。不料共軍亦於此時到達滇越邊界、封鎖了田團歸路，田團只好在越南向法方繳械，接受法方監視。

李團在邊界等待了一天，得悉共軍已到，迅卽西向，望車里進發，四天後到達呂仙渡。次日向江城行進，李團第二營擔任前衛，行抵江城縣附近的鬼門關，遭遇了共軍的伏擊，一時槍聲密集，戰鬪至爲激烈。李國輝察看當前地形，將全團由山溝凹地推進至陣前死角地帶，再命一三兩營憑藉地形掩護，迂迴至敵人兩側。一聲訊號，兩翼包抄，團部迫擊炮全力指向敵陣中央轟擊，打得敵人首尾不能相顧，卒將大郎山及二郎山高地順利佔領，壓迫朱家璧部共軍在傷亡慘重下退出戰場。

李團清掃戰場後，進入江城縣，撫慰百姓，補充行軍食糧，稍事休息，復繼續西進。雖屬戰勝之師，卻是間關萬里，沿途拚頭顱，捐熱血的孤臣孽子，不無愁情疲困之感。尤覺離廟愈遠，救援無望，資援全失，前途何處是，後塵聞敵聲，當此倍添凄孤，艱險備嘗之時，幸能順利到達車里，出現奇蹟。在過去抗日時期的車里、佛海、南嶠、瀾滄等縣一帶，是爲國軍九十三師的駐防地，以此關係，很多官兵因久戍防地，對該地區風土人情，產生濃厚興趣，故多與當地人發生姻親關係。抗日既勝利，認爲對國家的義務已盡，乃自動解甲，置業爲民。當九十三師奉命入寮國受降時，一些官兵便留落該地，成了在鄉軍人。後因土共流竄，土匪趁機蜂起，這批在鄉軍人，卽號召地方人士，組成自衛力量，加以編組訓練，成了安定這一帶地區的主力。

這次九十三師師長葉植楠及團長羅伯剛，率部到達南嶠、佛海兩縣，風雨故人來，在鄉軍人如見親人一般，水乳交融，倍覺親切。

接着李國輝團亦到達車里，在車里有在鄉軍人組織的兩個自衛隊約三百餘人，由張偉成及葉文強率領，予以熱烈歡迎。

李團戰備行軍經月，沿途大小戰鬪數十次，拖帶眷屬輜重，在敵人密佈的環境下，天天在死亡線上行軍，困心橫慮，勞頓疲乏，已至於極。現在得到在鄉軍人的迴護，情報及食糧，均不虞缺，因此，稍爲安心，遂在車里畧事休息。可是，安閒日時不長，一般無知土匪，仗共軍得勝之勢，竟然搖身一變而成爲土共，正如得寵貓兒強似虎樣地，不惜爲虎作倀，由四面八方滙集車、佛、南地區，對九十三師及李團進犯，中共的野戰軍亦跟着開到。

首先是九十三師葉植楠師長率領的警衛營在佛海遭受暗襲，李團聞訊，認爲唇亡齒寒，不忍坐視，迅卽率領部隊前往馳援。行抵中途，得知葉師長及羅團長均已率部離開佛海、南嶠，李團又折回車里的十里舖。在這裏李國輝研判敵情，始知事態相當嚴重，乃緊急通知車里上司刁棟庭及在鄉軍人，勸他們把武力集結到滇緬邊區一帶山地，以作長期奮鬪。李團在緊急情況下，希望擺脫敵人壓力，所以日以繼夜的向邊區進發、經過一晝夜的苦行軍，到達蠻景哈，大家在長途疲累下，倒地便睡。甜睡中的李國輝，被一陣喧嘩吵醒，正擬查問時，忽見衛兵帶了一批送糧鄉民前來報告說：「糧食已照你們需要的數目送來了。」

李國輝感到奇怪，便盤問根由，從村長的答覆，才知道共軍已渡河，到達這一帶地區徵糧。村民不知，誤送給李團，當卽收下，並留下送糧的村民們在蠻景哈歇宿一宵，不到天亮，李團便整裝出發了。

走出蠻景哈兩小時後，天已黎明，共軍先頭部隊聞風忽然尾追而來，李團憑着有利地形，後衛部隊在兩山夾谷間埋伏。共軍只顧直追，竟進入李團佈好的口袋，一陣殲滅性的痛擊，共軍死傷枕藉，不敢再予緊追。李團遂安全到達大猛籠，旋向蠻宋方面前進，到達蠻宋宿營時，已是午夜時分。

蠻宋是滇緬邊境線上的一個小山寨，李團決定在此與共軍決一死戰。所以一面加強工事，一面將眷屬輜重送入緬境安頓。復派出小組部隊，向四境巡邏，藉以搜集情報以及向共軍游擊。

時間渡過了三天，共軍一團，配合朱家璧部三千餘人向蠻宋進犯，激戰兩晝夜，將李團第三營切斷，然而，仍不能動搖李團陣地。共軍趁機着土人送來一信，信上說：「親愛的李團長，你總算逃到國土邊緣最後一個小寨。再走就是緬甸國防警戒線，緬甸的國防軍仍然會將你們捉住，送交人民解放軍審判。這眞是前有阻攔，後有大軍，要想活命，只有投誠。請你不要再頑固了，不要拿全國人命開玩笑，趕快投降人民認罪吧，我們一定會優待你們。限兩小時答覆，萬勿自誤，並卽派員前來洽降，祝你們快樂，」署名是：解放大軍聯合作戰司令員周希漢。

抗戰武術談

縱躍捉黃羊身手不凡　槍桿打野猪膽色豪壯

正月玩獅子燈的熱鬧期完後，巫族長就和我相約，他準備帶領一班子弟去打獵，問我是否有興趣同去走一趟？鄉村中邀集十幾個獵戶去打獵是很平常事，但要發動三四十人和一二十隻獵犬的大狩獵，卻並不多見；我非常有興趣去參加，而且這是我第一次和大獵隊進入大山窩，包圍獵取野獸的大場面。這種行動，好似圍剿的情形差不多。

族長體健力壯，而且精力充沛，他因爲獅子燈演出成功，既興奮又欣慰，故此他的興趣特別高，定要舉行一次大狩獵。事先他們商量男人大部份出動，藉此打獵，全體同樂同遊；因沒在舞獅子燈表演武術時，參加的人員要經過挑選，身體或武術稍差者，就不能入選。這次打獵則不受限制，祇要能吃得苦，有興趣能爬山過嶺的均可參加。以前打獵是不用步槍和獵槍的，鄉下有一種特製的鳥槍（俗稱鳥銃），此種鳥銃是從銃口灌入火藥（硝）再加細鐵沙，鐵沙上面再塞點軟綿綿的紙就可，如獵野猪、老虎等大野獸就再加上一粒或兩粒小手指頭大的長圓形的鐵鉛鉈，那就任牠如何兇猛的野獸也打得死。鄉村這種土製的鳥銃，再加入鐵鉛，放一銃出去的殺傷力是相當厲害的，並不亞於現在的新式老虎槍，如遇到野猪虎豹之類，一銃擊中要害，均可當場斃命。

大隊獵人圍攻大森林的目標地區，是向該區域的各通路，分組一步步的趨進，一方面派有帶領獵犬的人，先進入森林裏面搜索，這種分工合作的圍獵行動，是大狩獵的前奏曲。負責帶領獵犬搜山的獵人，要有豐富的經驗才能勝任，並且能健步如飛，爬高山如履平地之輩；他有聽獵犬的吠叫聲，可分辨出有無野獸的本領，等搜到了野獸，亦可從犬的狂叫聲，來判別是普通野獸，或是兇猛的大野獸；至於負責把守通路的獵人，當然要有射擊經驗，如遇到普通野獸，如麂子、（俗稱山羊）獐子、箭猪等，他定要懂得每種野獸的性格。打獵有句俗語：「獐一丈，麂八尺」，即說獐子可跳一丈遠，麂子能八尺，當對準牠們放槍時，如不知遠近距離，等於放馬後砲。

最要緊的是遇到大野猪及虎豹等，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如當時地方沒有隱避處，則萬不能隨便放槍，否則就有性命危險，因野獸受傷後，兇性發作起來，非常可怕，牠會拚最後的力量來搏鬬，必會撲上前來報復！遇到此種場合，的確很是危險！因此獵這種兇猛的大野獸，最好找一顆大樹的擋箭牌，獵人可繞樹逃避牠的視線，等牠兇性稍定，再乘機補放一槍，那就解決了一切，這是獵人的普通知識。俗語：「近山識鳥音，近水識魚性。」打獵的人一定需要識得獸性，才可以臨場不亂，把握時機，然後大有收穫。

我們那天選了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數十人的大獵隊，一早出發，浩浩蕩蕩，很快就走過二十多華里的山路，到達了一處大森林的目的地。族長將帶來的山勢及各通路隘口地圖擺開，指着一座大山，分派各組把守各處的通道口，並派三組搜索員，帶領獵犬，從另一處進入森林心腹地帶趕野獸；各組依照分派位子，分途向靠近懸崖的山窩中心地區推進。

當族長在指揮發號分組時，我就走到離他們一箭之遠的一片草地上，將帶來的雨衣攤開，就躺在地上休息，以便養足精神，好進入森林，獵取野獸。我悠閒自在的躺在地上，看看這座濃密的森林出神，心裏毫無提防，誰知在我附近，有一樣危險的東西出現，而我竟然一點也沒有覺察到，直到別人救了我，才驚出一身冷汗！原來族長將分組工作安排完畢後，大家開始分批踏進森林深處，準備獵取目的物；那時族長的兒子向我走來，要拿取我替他保管的鳥銃，當他走到隔我兩丈遠近處，忽然發現有一條大青蛇，正向我頭頂方面游着，離開我祇有四五尺遠，眼看快要到我躺着的頭頂處，而我卻一點也未發覺，他如不立時採取行動，危險馬上就要發生在我的身上，如此時警告我，我要逃也來不及了。

當時族長兒子見此危急情形，也不敢出聲，他即用右手食指指着那條大青蛇，口中唸唸有詞的作毛山法；該條青蛇經他一作法，竟停住不再前爬行，族長兒子見機不可失，立即就地一縱躍步法，以迅速靈敏的手勢，一把抓住大青蛇的尾巴，將牠倒提起來，然後使勁力向四圍划動，如轉車輪一般的將大青蛇划得筆直，好像一根青色木棍，大蛇口中發出咕咕刺耳的叫聲！當此時我才聽到有人縱跳落地的輕微聲音，隨後又聽到刺耳的蛇叫聲，同時好似有雨點淋在我頭上身上；我連忙爬起身來回頭一看，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抓住蛇尾巴划得團團轉，蛇頭離開我祇差兩尺近，蛇涎四濺，潑得我滿臉滿身，又腥又臭的真不好受！族長兒子將蛇划得暈死過去後，又將蛇身左一下右一下的向地上擊拍，擊打得蛇頭又扁又爛，才肯放下手。

我站在一邊眼睛瞪得老大，張口說不出話來，好似木雞一般；而那邊的幾十個獵人也發覺了這邊的事，大家同聲嘩叫起來！事後族長兒子和我說：「當我走到你不遠處，看見你後面的青草裏有件什麼東西在滾動，但見青草到邊分開，一直向前滾動，但又看不清什麼東西，心中覺得古怪，再定睛看清楚，原來是一條和青草同一色的大蛇！怎麼也想不到這個季節會有蛇出洞，當時我想叫你，又怕驚動牠，反而不妙，在急忙中祇好施展法術，我口唸咒語，指着大蛇下千斤壓的法術，壓住牠不讓爬動，然後跳向前抓住蛇尾巴，划得幾划，整條蛇骨就鬆軟無力了！這次真是危險，如我遲一步來找你拿鳥銃，你可能要傷在蛇口中。」

張仲仁

萬人雜誌創刊七週年紀念

——讓所有形形色色的媚共者、文妖、文丑、文抄公、文抄婆們隨着「萬人」之壯大而滅亡！

鋤妖孽　扶正氣

讀者　**潮洲怒漢**　致敬

萬人意見

穗交易會場面冷淡 產品奇劣買家銳減

林李明大罵美蘇外商爲之氣結

自中共竊據大陸二十多年以來，雖然向來沒有停止過高喊「反對資本主義路綫」的口號，但是，中共的新舊當權派，卻無一不時時刻刻在走着「資本主義路綫」，中共一貫殘民以逞，強迫工農加緊生產，而工農們對本身生產出來的東西卻絕對沒有享用的機會，全部爲中共政權所有，工農大眾只有終年勒緊褲帶，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中共將生產成果收歸「公有」以後，一部份是歸於當權派盡情揮霍，而另一部份則將之出口套取外滙，爲了希望多賺取血腥利益，乃有了所謂「出口商品交易會」的舉辦，今年十月十五日起於廣州舉行的，已是第三十六屆了。

我雖然一向是供職於商界，但我所屬的那間商行向不做大陸貨生意，故儘管中共在廣州曾舉辦了三十餘屆「交易會」，我仍未以商人身份前往參加過。這次由於世居廣州的外父病重，急於要前往看看他老人家，但如果單獨一人前往廣州探親，定是如入虎穴，安全可慮，憑良心說，我實在沒有膽量冒這麼大的危險。於是，只好由商行通過人事關係，取得一間做大陸生意公司老板的同意，替我報了名，以參加「交易會」的身份返回廣州探望外交。我是於十月十四日隨同一批靠攏商人動程前往廣州，十月二十日由廣州乘火車返回香港，前後在廣州逗留了五天。雖然此行的目的是探望外父，但由於名義上是參加「交易會」，故也參加了一些有關「交易會」的活動，使我獲知了該會的一些眞實情況。

儘管香港幾份尾巴報紙曾以很大的篇幅說什麼「交易會」的「偉大成就」，但實際上卻絕非那麼一回事。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在「展覽館」舉行的開幕禮我也曾參加，中共對這個吸取外滙的「交易會」非常重視則倒屬事實，因爲主持開幕禮的，全爲日前廣州市的當權派人物，包括林李明、張根生和羅範羣等。林李明還在開幕禮上講了話，內容除了吹噓中共的什麼「成就」、「豐收」之類的謊言外，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值得一提，那就是在「交易會」中，林李明尚不忘記攻擊「蘇修」和「美帝」，罵「蘇修」倒無所謂，因爲前往參加「交易會」的並沒有大鼻子蘇聯人，但攻擊「美帝」，並胡說美國經濟如何貧困，美國人民生活如何不好過，美國商人如何陷於窘境等等，這可就難爲了前往參與開幕禮的幾位美國商人了，只見那幾位美國商人面面相覷，垂下頭來既不是，強顏歡笑亦不是。好不容易捱到了散會，那幾位美國商人滿臉不高興地先行告退，沒有興趣再參加特設的酒會了。

據一位每屆「交易會」均前赴廣州參加的本港商人透露：參加此次秋季「交易會」的人數，比上次約減少三成至四成，與去年相較，減幅更大。商人對中共貨品愈來愈失去興趣，主要原因是大陸貨的品質仍停留在粗劣階段，不合香港消費者的需要。此外，年來中共貨品出口價格暴漲，也是使香港及外地商人無法接納。他並透露：他此次前往參加秋季「交易會」，純粹是例行公事性質而已。正由於前往參加的人數銳減，中共對他們舉辦的本屆「交易會」能否做到生意也毫無信心，於是，在酒會裏便大做功夫了。他們的辦法是這樣：由一班青少年持着商品的說明書逐個向酒會的來賓派送，派發完竣後，跟着，「交易會」的工作人員便向來賓逐個作疲勞轟炸式招攬生意，「介紹」賓客訂購這樣和那樣。在「交易會」裏，因爲處身於中共的勢力之下，海外商人們均自知言行謹愼，絕對不敢講出中共認爲「反動」的話來，以免惹上一身蟻。因此，儘管商人認爲中共產品品質奇劣，但亦只能放在心坎裏不敢明言，故意找些歌頌的話兒來說。

由於我有私事要探問外父，故在酒會結束之後，其他一切有關「交易會」商人的活動，我都沒有參加。但是，我是以參加「交易」商人的身份前往廣州，所以，到了晚上，我仍然返回已被安排好的「東方賓館」渡宿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疲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疲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晚上九時左右返回「東方賓館」被安排好了的房間內，洗過澡以後，大約是九時半，突然有拍門聲响，我起初還以爲是由香港同赴廣州的商家到來找我聊天，但打開房門一看，卻原來是一位「交易會」的職員，我只好客氣地招待他進入房間內坐下。他略作閒聊後便進入正題，拿出宣傳招紙向我推薦商品，由於替我報名赴廣州參加該會的是一間出入口商行，那位職員便向我介紹中共生產的塑膠玩具，在談話中並加插了不少共產式的政治宣傳，說什麼那些塑膠玩具是他們「批林批孔」後的新產品，品質比香港及其他地區的產品高出幾皮，而我拿着他帶來的樣品細心觀察時，卻發現中共所產的那些塑膠玩具是粗劣不堪，但我不敢當面批評其品質，只好在價錢及返回香港再調查市場需要等方面大打太極，費了幾許唇舌，才得脫身（不回答他訂購多少），心想可以鬆一口氣，孰料他話題一轉，又扯到了國際間的「反帝形勢」和中共的「批林批孔」問題上，向我大發謬論，我雖然對這些言論已討厭頂透，但卻

揮「偉論」的樣子，眞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在我由廣州返回本港前的一天，和一位同道前往參展的本港商人談起來，才知道每個香港商人都有如此遭遇，其中有幾位甚至連續數晚均受到中共職員「登門拜訪」，不勝其擾，最後只好訂購了一批他們所推銷的商品才換來安寧，我在廣州「東方賓館

登門拜訪」，已可算是幸運了。從中共派出職員不惜深夜訪問參加「交易會」的商人，用疲勞轟炸方式及帶威脅語氣的方法推銷其產品一事看來，可知中共的產品已愈來愈不受海外買家歡迎，海外幾份中共尾巴報紙胡說什麼「交易會」的「成就」，純粹是顚倒黑白的謊言而已。

（樹銘）

「三結合」聚餐各方捐贈獎品

十一月一日本刊創刊七週年紀念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聚餐，例有抽獎，各方友好及讀者紛紛捐贈獎品，前星期收到的有：

李立本先生捐三十磅生日大蛋糕一個，另捐抽獎手錶兩隻

胡長進先生捐星辰錶十隻

劉梅軒先生捐男女裝手錶共兩隻

萬社長夫人捐獎品代金三百元

廖柱天先生捐獎品代金二百元

李昌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黃憲中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林鏗先生捐獎品代金五十元

董壇主捐抽獎萬花油一百瓶

曾憲光先生代表梅江飯店捐抽獎鹽焗鷄十隻

鄭秀堂先生捐毛衫一打

盧傑泰先生捐原子粒收音機一打

萬社長、梁伯中、岑嘯雷、葉俊文先生合捐歌唱樂隊一隊

吳少雄先生捐拔蘭地酒（欵待嘉賓）兩支

葉俊文夫婦捐拔蘭地酒（欵待嘉賓）兩支另葡萄酒兩支。

上星期收到的有：

王淦華先生捐毛布衣料一套，花綢衣料一套。

高尚先生捐金線紅藍鉛筆六打，美國天秤黑鉛筆六打。

萬社長捐旗袍衣料十件。

本星期又收到：

馬繼超先生：五百元

盧祖涵先生：書籍二十本

陸奎生醫師：醫學常識書一百本

許恨紅：領帶兩條、皮帶一條

封淑英女士：詩集十本紀念題詩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讀者續有捐款

林培、周雄康先生（美國）一百元

念佛山人先生（加拿大）五十元

黃小群小姐（美國）二十五元

小結：一百七十五元

連前合共：六萬五千四元六角（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在內）。

萬社長：檯燈三盞、錦綉河山一巨冊。

馬肇基先生：五加皮酒一瓶

兆華先生：港幣五十元

熱心讀者夫婦捐現金二百四十元代購獎品二十四份

丘陵先生：原子粒收音機兩個、帆船仔一隻

伍卓琪醫師：美國尼龍被六張

洪益林先生：美國香口膠十六盒

趙傑生先生：福壽禧碟一座

朱振聲先生：萬寶龍墨水筆一枝

梁伯中先生：袖口鈕呔鋏一套、文天祥字畫一幅

徐季良先生：紅牌、黑牌威士忌各一瓶

裘有明先生：蔣總統畫册一巨册

陳存仁醫師：一百元

陳養吾醫師：一百元

中共統治階層權力鬪爭日趨劇烈看鐵幕內最近種種迹象肯定毛共政權之末日即將來臨國軍枕戈待旦大陸重光亦已在望本刊七年來之努力對鼓勵海外人心實深具絕大影響力茲値七週年紀念爲撰一聯以誌慶並祝反攻復國勝利成功

賀萬人雜誌七週年紀念聯

七載任辛勞，決心作反共前驅，爭自由，伸正義，一枝鐵筆，抵千軍，誓掃胡塵赤焰。

中原猶鼎沸，引領待王師北上，除國賊，滅暴秦，萬里江山，歸正統，佇看白日青天。

・許恨紅・

貪圖安逸怎能養活妻兒
藍領比白領薪厚有前途
初出茅廬中學畢業生不應輕視體力勞動

編輯先生：

香港學生中學畢業後，除非繼續升讀大學，否則要自己找尋工作及前途，殖民地主義政府，根本不會輔導青年就業，而勞工署職業輔助處，有人登記數次，仍無任何消息，石沉大海。在大海茫茫，險惡的社會，使初出茅廬的青年，眞不知如何是好。

台灣的情形不同，政府對中學畢業學生，如要工作，代作安排工作，今夏已安置數十萬國中畢業生工作。

寫字樓工作爲白領，而用技術或勞力作建設工作稱爲藍領。以往白領勝藍領，現在藍領薪金普遍比白領多百分之三十至一百。

我建議青年朋友，如欲安逸工作，而不計薪酬的，找打字或文員職，現在普通中學畢業便可找到此種工作（幸運的話），每月薪金三百元至五百元左右（視公司規模而定，印度行薪金低至二百五十元），將來升職機會甚微，而薪酬如七、八百元已是最高的了。

文員薪酬不如雜工，這是事實，一個雜工卻可養活一家七口，文員卻不能負擔一家四口生活！

文員每週工作五天半，每日工作八小時，另有公眾假期，大熱天時，專業性，人人可爲，並非如藍領要接受數年特技訓練，有一技之長才可作專業性工作。但又並非如教師般，有專業技能，如教師罷課，凡高中畢業生皆可勝任。但因曾接受特訓，薪金高人一等，此又當別論。照本人所知，以前白領與現在薪酬，並沒有大變更，此是因青年踏足社會，只求有工作，三百元足夠自己開銷，而公司方面，只希望所訓練新職員三數月便成，何必加薪給舊職員。

藍領辛苦賺錢，普通每日工作九至十小時，每週工作七天，現在每月有兩日至四日假期（是日工作，雙工計），不論冷熱天時，都不好受，有冷氣享受？別想吧！整天工作，周身臭汗，雙手粗得很，白領看見，掩鼻而過。

本人日前因事，由地盤乘搭巴士往寫字樓，隣坐西裝文人避坐一側，並斜視我染污及索透臭汗的西褲，怕弄污他「非的士」西裝褲（註：非的士乃名貴西裝料）。

藍領就是這樣的遭人白眼，但見多不怪。初踏出社會青年，可能受不了這種對待。建議青年，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爲了自己前途，不可半途而廢！

有約三百元作車馬費或薪金，將來作正式技術人員，月入千餘元乃平常事。汽車修理學徒最艱苦，而且待遇亦少，但將來只稍租一間舖位，便可自己做老板；修理電視機亦可大展鴻圖，換電阻、電容器、火牛等，一元幾角的，要收十五元。

以上所說，不知道青年們感想如何？

說到建築地盤方面，普通來說，一個女工每月可賺七、八百元，工程緊張時，則可最高賺九百元不等，男工（公司雜工）則普通八百元最高一千元左右不等（這是文員薪金不如雜工）。以上男女雜工乃非技術性人員，有氣有力便可。木工、泥水匠、落石屎工人等，每月平均約一千四百元至一千八百元不等。由油漆匠至落石屎工人，搭棚等每日收入由五十元至七十五元不等，別羨慕，他們用艱苦、勤勞、血汗賺回來的，但需結實的身體，才是白領所羨慕。

關於地盤主要人物，如管工、副管工、墨斗王等，多是積數年學徒經驗提升，除墨斗王外，其他要俱備高中程度，要接受訓練，起初每月約四百元左右（十年前只有百餘元），如夜間另讀工專，則事半功倍，數年後餘元不等，管工則由千二百元至二、三千元，視資歷及公司規模而定，普通置業公司及小規模建築公司而言，則管工千元至一千五百元，據本人所知，九龍某中型公司，置業及建築俱備某海派大老板（其身家約二千餘萬港幣），其管工只一千二百元，要求加薪者，則辭退，另招聘新人，故此，建築行業，並不固定，而沒有保障，就算你在公司工了十幾二十年，一封魷魚信，內附一個月薪金，絕無半點人情味。舊工程完成，而沒有新的繼續下去，則又要另謀高就了。

洋洋千字，只是向青年讀友提議，你應該怎樣選擇出路？貪圖安逸，將來怎樣養妻活兒？藍領有前途，薪酬優厚，只是辛苦點而已。

周來生上

大陸書信

下面兩封來信，是盧先生及其一親戚的外甥由廣州寄來，充分反映目前大陸青年學生的徬徨與苦悶。爲了保留眞實性，除刪去寫信人署名外，一字不改，原函刊登，並特向盧先生致謝。

舅父：您好！

我學農已經好久了，於八月二十四日回來，聽說舅父寄了信來，我都很高興，舅父我告訴您，自己讀書的情況，我入學時才八歲，我頭一年讀書就文化大革命，無課上，形勢很亂，後來開學後，就讀上四年級了，自己讀書的根子生得不好，所以自己的文化就不好了，因爲社會的風族（俗

不覺又過了幾年，自己讀到初中後，對於文化這一門更無心，又要長期到農村去勞動，又要去工廠勞動，自己讀書的時間很少，今年我初三畢業了，在家裏等待分配，學校一定要我去農村，舅父這樣是不是和您十五歲那樣呢？

　舅父我想您目前幫忙我一點，因為無書讀，經濟沒有自立的能力，因為兩老整天勞動只可餬口，我已成人了，但無職業又沒有機會在校讀書，天天在家，心情悶悶不樂，我又想去亞婆處一行，但母親說沒有錢不能去，舅父我想您寄五十元港紙給我回去探望亞婆，最後，您多來信指教我，祝您身體好，工作愉快，不要被母親知道，請原諒。

　此致

敬祝近安

外生（甥）××上

（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

舅父：

　您好，來信已收，詳細耳語，感激萬分，懇望再多指教愚甥。

　我是七一年高中畢業，今年二十一歲。但是相當遺憾，名為高中畢業，寫得小學水平多一些，因為，自六六年小學畢業後就文化大革命，自那時起，沒上了兩年多的課，到六八年十月才復課，那時上課，教師講的是初三課程，在水平上，趕得很吃力，又加上那時形勢十分動亂，教的沒心教，學的，又沒心學，所以，根本就學不到什麼東西，對於畢業升學問題，現在，和以前不同，以前是可以考的，現在是由工礦單位選送的，因此，畢業之後，就由學校直接分配工作。所以，就沒有繼續升學而步入社會工作了。自工作後，開頭是得到師傅們的信用的，但漸漸地，有些人可能是怕我搶了他的地位，對我施展起手段來，我作為初出茅廬的學生，什麼都不懂，所以，周時碰釘，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虛心地努力學習技術，設法能再度學生時代。目前，我的處境是艱難的，因為想學一點技術，又沒有所需的書籍學（如數學等），在經濟上，又有一定困難，聯想起以後前途，尤如遼濶的大海中的小舟，不知何去何從……。

愚甥××上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二日）

女詩人封淑英贈詩

賀「萬人」七週歲

人傑先生友長撰席：

　萬人雜誌長成將滿七歲，可喜可賀。惜無長物申敬，只有心血一點（鶴頂格七律小詩乙首）可獻，祝其誕辰快樂。𢂁宇先生書法不錯，字由他寫，然後裱好奉上，到時台端拈去會場懸掛飾壁，或作抽獎禮品，俾來賓交換，悉聽尊意。另有現成書籍，未刻方石一枚，用表君之刊物內容言皆金石，編、作、讀者之交，亦如金石，何人獲得，以之刻名留念，均甚適合。昨接鄭秀堂先生來信，邀余參加三結合叙餐，并欲特製毛衫一套相贈。盛情足銘，煩君代為致謝。余正有倒懸之苦，讌游酬酢，了無興緻。

　秋風漸厲，想君為文深夜，所寓又屬百尺瓊樓，未悉亦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否？愚意金軀新愈，還是加衣為上也。

封淑英（十月十三日）

萬人雜誌七週年紀念報慶獻辭

趙國峯

田園荒蕪，
辛勤開墾，
滿佈荊棘蒺藜，
誰知愛好文藝，
晝夜不息。
清茶菜根淡飯，
無奈物價如潮漲，
洛陽紙，
正加價。

採用道林薄紙，
總是稿費堆積。
欣逢七週年報慶，
海外僑賀，
梅江萬人歡叙，
佳餚滿桌美酒，
到唇邊陣陣清香，
齊祝賀，
萬人與日月爭光，與天地同壽。

代郵

儆診所電話號碼從十一月一日起改為：三——三一〇六六三。

張仲仁啓

不平者投訴
馬會售票員有揩油之嫌

編輯先生：

　我不是能寫稿的人，而是終日閱讀報章雜誌的人，對寫信往報社等手續，一竅不懂，祇因事見不平，受人奪剝金錢，無地發洩，祇得向先生訴苦。此乃千眞萬確之事，希為斧正登於貴雜誌，公於各界，萬幸萬幸。

　本月十二日是香港首次跑馬，我也趁着風和日暖，入場參加。在每場賽馬中，不少人排隊輪買，擠擁異常，人頭湧湧，十分熱鬧。第四場四重彩馬比賽時，我在馬場門口行埋第二薹樓地下賣獨贏與拔士之第二號窗口輪買，以一百元一張伸入窗內，買第一號番攤五十元獨贏，另買十一號虎驃二十元獨贏，另拔士一張十元，共八十元。

　當他將票及找尾推出時，後便人也依次輪買，我在窗口側便檢查票上號碼是否符合，然後收拾找回數尾，祇得十元，少了十元。當時我曾對他云找少十元，但他說找夠咯。我話有數可計呀，他此時怒目相向，全不理睬，我唯有忍聲吞氣，無法與爭。

　倘如此風助長下去，不獨各賭馬者損失，間接牴觸馬會條例。敬希馬會主事人，為保全良好聲譽，對該員加以調查，以維正義。

不平者鳴上

（十月十五日）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火車加價・服務低落
乘客受氣・痛苦旅程

編輯先生：

茲就火車票加價百分之五十聲中，眼見鐵路局之各方管理之不善提出；希予改善，免加價後，服務仍然低落；使乘客困於受氣，痛苦之旅途，因本人為火車常客，故車上各項之服務水準均了然在目，希借貴刊讀者版以伸不平，謹此致謝！

①何故鐵路局人員在火車未抵上水前將全部火車燈光關去，特別是由九龍開往羅湖之第一班車，使未到站之乘客不能閱報及學生未能有充足光綫溫習，敢問鐵路局局長，乘客買全程車票，所得的是否半途服務，合理否？

②最近有很多侍應生（火車服務的；身穿灰色制服，帶K・C・R・帽子），頭髮長長，態度囂張，常霸守頭二等車卡，無該卡車票不准上車，敢問局長他們是否有此權利，為民擾民，良否？

③稽查方面查票故然有責，然多時正在查票時，突然跑去另外一卡，後知原來去緝查另外一站上車的乘客；看看有沒有走票，其精明處故可嘉，然此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態度，對納稅人來說，其服務觀點是否正確？試問大家拿着車票「候查」的時候，突然不見人，這種態度應否？正否？

④火車上常有人賣物，不知有否得到當局批准與余等無關，然常無故有此類人去關燈，未知是否獲得特權可隨意所為（因該等人並無穿制服），希當局注意！

⑤上落車查票收票自然應該，然多加斥喝，不可一世之面孔，粗言粗語，動手拉人，涉及人身攻擊，於情於理均無法解說。鐵路上遇此情形者余深信不祗在下一人；而大多數是忙碌工作的人，要他們去投訴麼？眞沒有那麼多時間！找證據，除非把當時情形之發生錄影下來，否則人面口對各個不同，難矣！敬希垂注！

綜上所言數點！祗是余一人通常所常見之現象，余亦有紬見希予考慮採納試辦：

一、將各稽查編上號碼（包括侍應生），以分識別，免致服務惡劣的影响優良的，如有投訴可個案查辦以免誤會。

二、現政府各部門多設有意見箱或投訴箱，鐵路局未知是否有意思設立；廣徵搭客意見，改良服務！

三、希望印派小冊子告知乘客其轄下職員之職級及範圍；使乘客了解當局之服務態度。政府正極力提出與民眾打成一片；如警察當局，民政署等是。

鐵路局之火車是公共交通工具，以納稅人身份而言，相信當局應將措施公諸各界人士，以免鐵路局局長換來「西人」以後；聲譽更形低落，若有改善，吾等幸甚矣！

納稅人敬上

萬人頌

覺非

萬人萬人，又逢盛典，
萬心一致，宛若家庭，
萬種情懷，彼此互鳴！
萬方來歸，階級不分，
萬人雜誌，作編讀聯，
萬事如意，如日中天，
萬人誕世，數序竹林，
萬壽無疆，松柏常青。

十一月一日為萬人雜誌誕生七週年紀念，欣逢盛典，嗟我清風兩袖，無以為壽，爰誌數語，聊申慶忱。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更正

上期張方先生詩，排錯之字，計有三個，詩（入）秋潮，排爲人，腰（橫）秋水，排爲槓，（倚）馬催詩，排爲倍，張先生初次來詩，如不更正，可能懷疑是被鄙人所亂斧，則含寃莫白矣。故不得不更正耳。

排字房與校對先生，均是新文學家，對目前白話語體文，目下十行，不勞思索，對詩是外行。稍不留心，卽有魯魚亥豖之誤，又因詩人多半精於書法，所寫字體，是爲行草，新文學家，對碑帖極少研究，所以常有辨認不清之苦，故鄙人寫稿，均用端楷正字，字句簡短。段落分明。不計好壞，只求明白。此爲寫稿之秘訣也。

笑話一則：昔人有寫字不加圈點者，讀之容易錯誤。其人時有「官非」，差館法院，不時光顧，精神極感苦惱，新年寫吉利語，一條云：

今年好。倒楣少。不得去法院。

倒楣，與「倒霉」通用，指運氣不佳也，爲中國各省之俗語。吉利條寫好，貼於客廳，長條直書，未加圈點。亦無段落。親友拜年，讀之云：

今年好倒楣。少不得去法院。

字數相同，只以句點不清，讀法因之不同，其意適得其反矣，中國文字有類於此者極多，尤其是詩詞，錯一字則變爲不通，故詩壇校對，頗不容易，而要特別細心也。壇主云。

甲寅九日（新界登高）

高蘊賜

直上岧嶢十八盤，萬山秋入畫中看；
獨酣吟趣舒懷爽，群媚登高捕足難！
三徑久荒黃菊冷，隔江低壓白雲寒！
鄉心怯逐帆歸去，惶恐灘前更有灘！

敬和均默丈甲寅重九韻

高蘊賜

郊遊九日自年年，賸有詩心一片研；
策杖鞍山吟入趣，銜杯畫舫賞烹鮮。
海桑紅換人間世，野菊黃開客裏天；

甲寅重九（原作）

梁寒操

容易秋風又一年，登高未廢愛楓妍；
同淸赤禍應非遠，互掬丹心證倘鮮；
多難萬方無避地，一身百罹永宗天！
貞元之際堅吾信，剝復分明到眼前。

敬和默公重九原韻

董力行

乘桴去國廿三年，潘鬢霜侵轉覺妍。
人在新潮無老少，詩翻舊調更奇鮮。
參軍帽棄炎荒地，祭酒杯橫世外天，
廊廟有公吾膽壯，收京多諫極峯前。

均默先生，爲當代文學泰斗，前歲閱余「明日面花錄」，蒙撰書一聯相贈。

車頭倒挂一壺酒。
筆陣橫掃千人軍。

該聯今尚懸於客廳，六七年矣，筆勢勁猷，超凡入聖，見者無不稱賞。黃花錄二三兩集，不日託蘊賜先生，轉爲奉呈。乞爲指正。

頃接英國牛津大學，寄來年報一册，將鄙人拙作「明日黃花錄」。選入該校藏書。列爲名著。被選者皆爲各國知名洋人，總計三十餘人，余不諳英文，但見別人姓名之前皆爲Dr.，余則爲Mr.，不解其理，適香港大學「天文物理學博士」馮教授駕臨西環別墅，請教中外天星名詞之異，余告以中國天星之名，金星曰「太白」，木星曰「太歲」，水星曰「辰星」，火星曰「熒惑」，土星曰「塡星」，大熊座卽是「北斗七星」，仙后座卽是「王頁五星」，又告以漢書「九州分野」，及二十八宿位置，馮大感驚異，詢以何校畢業，余曰「私塾自修」。馮曰：「何不進學校」？余曰：「若進入學校，則底地嗎呀。主觀。客觀。消極。積極。滿口新名詞。胡說八道。對詩詞。文章。天文。地理。全不知曉矣」。

余取牛津年報，詢以Dr.與Mr.有何分別？馮曰：「Dr.者爲學府所給之頭銜，等於官場之爵位而有文憑也，Mr.是平民先生之稱耳，不能與Dr.相等，馮又曰：「請問董先生，

佬」言時以手作尖式。馮曰：「何爲尖佬，名稱似覺不雅？」余曰：「此爲英文中說也」，馮恍然大笑。曰：「尖佬與Dr.相比，不在其下，牛津不知也。」相與大笑。

醉高歌 雪梨聞鴉再步先賢姚燧韻

南溟叟 劉祖霞

喧囂雲外鴉聲。搖擺風前樹影。雪梨也起江南興。喚醒當年勝景。

蝶戀花 雪梨賦感

劉祖霞

萬里南來逢夏凍。血弱年高。長夜寒衾擁。雲外鴉聲驚曉夢。窗前樹影迎風動。回首天邊烟霧重。不見征帆，只見荒波湧。心好閒吟誰與共。當花對月情懷慟。

誤佳期 澳洲賦感

劉祖霞

原爲避秦飄泊。那管天涯海角。桃源翻在海東南。物富人民樂。教化遍兒童，養老兼扶弱。堯天舜日本非奇，善惡由人作。

劉先生之詞，符合音調平仄，造句尤佳，在澳洲小住歸來，事忙尚未相晤，「醉高歌」詞，音節極好。「雪梨也起江南興」讀之有優美之感。來函收拆，鄙人正在和酒，展於燈前，酒酣興起，用安徽土調歌之，以箸擊碗，代表音樂，放嗓高歌，聲震屋瓦，繼又用京戲慢板腔調，配以丹田之氣，直衝斗牛，烹調家施小姐在廚房做菜，不知何事，聞聲大驚，因平時極少唱歌，疑爲發了神經，諸犬聞有異聲，吠奔而至，三猴又吱吱大叫，一室鬨然，看更聞猴犬之聲，疑爲有賊打刼，手持木棍，敲門問訊，余答以「唱歌」，大笑而去。

贈壇主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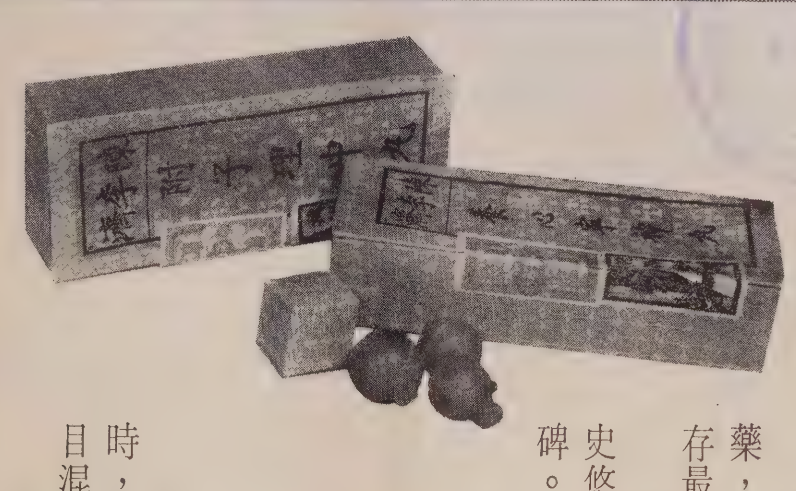
方志成

㈠ 振臂詞林肅異端，停驂嶺表霸騷壇，
胸存尙父匡時志，手撰黃花後世看。

㈡ 鎏玉聯珠震啓明，淸新俊逸八义成，
宏揚國粹如霖雨，奮地春雷萬木驚。

㈢ 德勝門多顯貴生，文韜武畧耀華旌，
虎賁弟子今雖散，椽筆猶能掃萬軍。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杏和堂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二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七 新70期）

LIBRARY



「老人與海！」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七(新70)期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七(新70)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對中共派系鬪爭陷入低潮的分析

在當前由於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陷入低潮，所以，在國際間有種種估計和傳說，有的說周恩來將離開醫院出來再掌大權，有的說毛澤東已不能控制局面，中共將實行「集體領導」等等。如果毛澤東眞的接近死亡，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即或一時在派系鬪爭中佔了優勢，也必隨着毛澤東的死亡而垮台。因為，江青一伙掌權的主要條件就是毛的全力支持，如果老毛死亡，他們那一小撮人就是能掙扎一陣子，最終失敗那是必然的結果。

事實上，目前毛澤東的健康並沒有大問題，也就是說短期還不會死亡。同時，江青一伙也正在「只爭朝夕」地利用毛死前這段決定他們生死存亡的關鍵時間「力爭上游」，高喊「加強革命團結」，力圖穩定各大中城市工人的「造反」情緒，不使「派性」越演越烈，爭取在「大戰第四季度」口號下，能使工人們回到工廠去「堅守生產崗位」，不再上街鬧事。因為，中共的批林批孔是毛江集團搞起來的，目的在於打擊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穩健派」，使江青能成為毛的接班人。然運動進行得並不順利，不僅沒有達到毛江的預期目的，甚至屢生波折，儘管江青已佔了優勢，但距離「老娘就是眞理」的地步還遙遠得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放手發動羣眾」，鬧得「天下大亂」使生產癱瘓，勢必給江青的敵對勢力拿住把柄，把責任推到「江娘娘」頭上。到了那個時候，就是毛澤東再「偉大」，恐怕也沒法站出來替文革派說話。這是目前中共強調「革命大團結」和「抓革命、促生產」之重要，並使運動一時陷入低潮的主要原因。

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陷於低潮，並不等於結束。相反地在穩住羣眾——工人回工廠生產，農民好好的「為革命種田」後，中共派系鬪爭必掀起一個新的高潮。可以看出：江青一伙到處伸手抓權受到阻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他們的地盤也正在逐漸擴大，投入江青旗下的地方有較大影響力的重要幹部越來越多也是事實。在今日大陸上，沒有一個省、市、自治區不在宣傳，普及和移植「革命樣板戲」，在這類消息中也幾乎是沒有地方不說「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革命樣板戲」是「文藝革命」的重要標誌。還有，大陸各地在報導與民兵有關的消息中，沒有例外地都強調「學習上海民兵建設的先進經驗」或「新鮮經驗」，這都證明：江青以及以她為首的文革派的勢力正在逐步擴大。儘管，不少地方領導幹部和部份軍方的高中級幹部對江青一伙懷有憎惡的心理，然正如中共所說：這是「大勢所趨」，絕對不敢公開地明目張膽地對文革派進行抗拒。

在大陸上所以還有抵制江青一伙的勢力存在，關鍵在於他們心存觀望，也就是說周恩來還沒有澈底垮台，他們還心存幻想，希望周恩來能有捲土重來的日子。其實，這個希望，如果毛澤東短期不暴斃的話，看來十之八九要落空的。

在未來，於大陸局面稍見穩定後，江青一伙必集中全力在中共上層領導圈子中進行益為緊張而淩厲的派系鬪爭。在鬪爭中如果江青一伙再遇到頑強的阻力，估計必走下面兩條路，一個是置周恩來於死地，然後「順藤摸瓜」把捧周的高中級幹部掃數幹掉，在宣傳上把這一次派系搏鬪稱之為「第十一次黨內路線鬪爭」。然這樣做對內對外的影響都不太好，結果必是為江青一伙埋下定時炸彈，毛澤東死後不會太久，這個定時炸彈一爆炸必把文革派炸得粉碎。較「好」的辦法是通過召開「四屆人大」，把周恩來擠上投閒置散的「元老」堆裏去，給他一個諸如「人大常委會主任」（或「委員長」）一類的名義，看起來地位很高，但卻完全沒有權力。

同時，由江青或張春橋出任「國務院總理」，「名正言順」地掌握政權。前一個辦法，在目前看只要毛澤東在健康上沒有問題還不會那樣辦，因為「硬摘瓜」吃不得，並在「輿論」上說不過去。而第二個辦法——召開「四屆人大」比較可靠，但在目前召開「四屆人大」的條件還不成熟，大概在本年內無法召開。江青一伙可急死了！其實，何必急呢？即或文革派上了台，老毛一死，他們還不是完蛋！

新聞以外

七週年三結合聯歡聚餐

歡叙一堂有吃有拿皆大歡喜

萬人傑

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讀、作、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參加者踴躍，不少人向隅，餐券一早售罄。因限於地方，無法盡量容納。明年我們會改善，使每一個想參加的人都有機會分享我們的歡樂，把我們的三結合聚餐聯歡做為香港一件盛事，使規模逐年增強，這是我們的願望。

聯歡聚餐・有聲有色

一年一度的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十一月一日在梅江舉行，有爆棚之盛，結果要由二樓擴充到樓下，只好委屈了「萬人協會」的會員和工作人員，他們在樓下聚餐，錯過不少精彩節目。

三結合聯歡聚餐舉行過多次，今回可說辦得最有聲有色。特色是往年不論讀、作、編者，大家自掏腰包每人一份，彼此互不請客。今年，我們特別請來許多知名人士，作爲嘉賓，分享我們的歡樂。

老萬接觸過好幾位嘉賓，他們對這形式的聯歡晚會非常欣賞，並且聲言：「明年一定要請我！」老萬也希望明年會更多嘉賓賞光。

參加我們聯歡聚餐的知名人士有鄒偉雄議員、黃品卓議員、楊勵賢議員、孔壽年先生、沈鉅忠伉儷、查良鏞社長、韋基舜社長、卜少夫社長、劉紹唐社長、尹致中先生、陳存仁先生、葉謀彰先生、胡章釗先生、陳淦旋先生，還有許多許多文化界朋友，都是一時之彥。劉紹唐、韋基舜、鄒偉雄、楊勵賢還給我們講了話，對「萬人」提供很多寶貴意見。尤其遠道而來的台灣「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特地在香港多歇一天，參加我們的聯歡會，非常難得。希望他會把我們的盛況傳達到台灣同業。

劉紹唐先生認爲「萬人雜誌」走出了一條新的路線，不但是辦雜誌，而且辦「萬人協會」，把我們的基本讀者組織起來，它的影響力會更加巨大。

這一點，我們辦到了，我們創辦第一年便攪了三結合聚餐，跟讀者打成一片，出現許多感人鏡頭，有些讀者甚至要我們的編者、作者在她玉掌上簽名。他們和景仰已久的作者，一旦共叙一堂，萬分興奮。從這次聯歡聚餐開始，我們的編、作、讀者就醞釀着組織「萬人」大家庭，由此產生了「萬人協會」。

這聯誼性質的組織，吸收許多會員，我們經常辦康樂活動，如旅行、學術講座、電影晚會、國語班等等，參加的人很踴躍。尤其每年辦的雙十國慶回國致敬團，在香港數以千計的社團中，回國人數最多的首推「萬人協會」，今年我們有兩個團，人數六十多名，這是值得驕人的龐大隊伍。

劉紹唐先生說，這證明了今後辦雜誌不可以關起門來辦。我們從開始就沒關起門，「萬人」大家庭的大門永遠開着，歡迎我們的讀者進來，成爲我們的一員。只要是志同道合，不限於資格。我們這裏有大機構的董事長，也有升斗小民，大家聚首，亦無階級貧富之分。

三重抽獎・人人有份

好幾位嘉賓對老萬說：你們的聯歡會一切都想得很週到，辦得很週到，這需要很多人力。對了，這表現了「萬人協會」的成功。一個月之前，我們已成立籌備小組，分工合作，所有會場佈置、迎賓、獎品的蒐集和分配等，都由專人負責，所以參加的人雖多，秩序還算不錯。可惜場地太小，容不下我們越來越多的人。明年我們應該找個更理想的場地。

我們的抽獎辦法是「三重彩」，先把獎品分成三十份，每份十一件，附一包對號咭，其中一張「幸運號碼」，另抽名貴獎品。每一席由一人代表，抽到全席獎品，拿回來再抽，每人一件。據辦獎品的負責人說，每一份價值都超過十元，即是使參加的人至少可得回席券一半的東西；如果抽到幸運號碼便肯定白吃，還會有賺。

最後用餐券聯根抽臨時送來的獎品，中獎機會也很高，因爲一共有幾十份，許多朋友滿載而歸，皆大歡喜。

我們的獎品雖沒有洋房、汽車；也沒有電視機、冰箱，只是一些實用的小東西，但很普遍，人人不落空。所值無幾，卻使場內氣氛歡樂，抽到合意

大門打開・歡迎進來

的東西，都很高興。

巨型蛋糕·直徑一碼

這麼多的獎品，從那兒得來？都是我們讀者和嘉賓們捐贈的，有些朋友很客氣，收到老萬的請柬，雖已有別的約會，也親自到來道賀，留下獎品或禮券才走，所以我們有這麼豐富的獎品，還有些抽不了的，只好留待明年。

各方送來的獎品和禮金，我們的籌備小組另文發表徵信。

替我們演唱助興的麗聲歌劇團。由老萬和三位萬人協會的執委合股請來的，他們是梁伯中、葉俊文、吳少雄，麗聲歌劇團雖沒擁有名字响噹噹的歌星，但她們唱得十分有勁，十分賣力，不在一流歌星之下，在座嘉賓很欣賞。我們每人掏腰包不到兩百，給三百多人帶來無限歡樂，很值得。

還有李立本先生送來的巨型生日蛋糕，兩層高，直徑一碼，與會的朋友都說：從沒見過這樣巨型的生日蛋糕。上面七枝洋燭，「萬人雜誌」七歲而已，大家都希望洋燭逐年增加，加到密如森林。

可惜李先生送出這巨型蛋糕，自己卻因事未能親來一嘗。老萬代表吃過生日蛋糕的三百位朋友，向李先生說聲：「謝謝！」

海外熱情·越洋而來

在外地的朋友雖未能來參加我們的聯歡會，紛紛來了電報向我們道賀，計有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先生、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及副主任陳裕清先生、曾廣順先生、劉介宙先生、江炳倫先生、曾憲春先生、中央文化工作會陳叔同先生、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等。還有台灣讀者陳瑤，航空寄來卷軸，題了「激濁揚清」四個大字。

美國、加拿大許多讀者，紛紛來信道賀，海外的熱情，越洋而來，使「萬人」大家庭每一成員都感到溫暖。

近年香港移民美國、加拿大的人很多，他們原本就是「萬人雜誌」的讀者，到了美加後更熱愛「萬人」，因為在海外不容易讀到中文刊物，尤其像「萬人」立場堅定不移的更少之又少。因此他們把「萬人」視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許多美加讀者訂閱「萬人雜誌」必須航空郵遞，先讀為快，雖然每一期要付出四元郵費，他們並不吝嗇。

也因為海外讀者多，使「萬人雜誌」在海外的影响力越來越大。只看我們募集助學金，海外讀者响應的熱烈，不亞於本地朋友便可證明。只要有華僑的地方，就有「萬人」讀者。在海外，「萬人」在這七年的努力下，已漸漸建立起基礎了。

事後檢討·明年改進

還有，許多朋友送來花牌、花籃，堆滿樓梯旁，雖然只是一時的點綴，但他們在這上面花了許多金錢，也代表了無限的情誼，老萬謹表示衷誠謝意。

席終人散，老萬和一班工作人員對聯歡會的整個過程檢討得失。大家認為雖然還有一點小瑕疵，不算盡善盡美，諸如我們售完餐券，有些臨時來參加的人，無法拒之門外，多容納一些人，就引起連帶關係，地方不夠，獎品沒準備，臨時增加，影响原來的安排。

負責招待的，對許多嘉賓不認識，沒好好的款待，也沒把他們帶到相熟的朋友那邊，使他們受到冷落。不過，今回有了經驗，明年會改善，辦得更好。

席券每位二十元，梅江包辦，每桌二百四十元，啤酒、汽水、下欄、小帳包括在內，估計梅江賺不到我們的錢，參加的有得吃有得拿，也沒吃虧。

須要道謝的，是贈送獎品的朋友，使每一位參加的都得到超值享受。如果不太吹毛求疵，我們這次聯歡晚會算是相當成功。當然我們不能自滿，希望明年多點節日，或邀請到有名的歌藝朋友參加，客串一曲，倒可使集會更加生色。

謝啓

十一月一日本刊創辦七週年，舉行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讀者熱烈參加，十足表現對本刊的愛護與支持，謹代表工作同人致衷誠謝意。嘉賓撥冗參加，我們深感榮幸，特此致謝。還有，各位朋友致送名貴獎品和代金，使我們的聯歡會更增歡樂。梅江員工的合作，秩序井然。老板賣大包，代價低而菜色佳，都值得一讚及致謝。老萬在此謹代「萬人雜誌」同人，多謝各位。

論大陸當前局勢

葉翔之

本文爲情報局長葉翔之先生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總理紀念週上，分析大陸局勢的演詞。葉先生分別就中共「批林批孔」運動時的曲折與變化，毛澤東繼承權的安排與爭奪，中共對共軍與幹部的壓制與貶抑，周恩來與一般老幹部的處境與命運，中共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與關鍵等，作詳細的說明與分析。



「批林批孔」運動的曲折與變化

從今年二月二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把批林批孔的鬪爭進行到底」的社論，就揭開了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序幕，到現在已九個月了，而這運動始終在起伏不定的曲折變化中，其過程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今年二月到四月，這是有組織的動員階段，大陸共區各省、市、區以及各地軍區，都在中共黨委領導下，召開羣衆動員大會，嚴禁「派系組織、人身攻擊，與串連活動」，第二階段是今年五月到七月初，這是大字報泛濫與開始武鬪的階段，第三階段是從今年七月中到八月，這是轉向文鬪的階段，第四階段是從今年九月到十月，是強調團結的退縮階段，中共「紅旗」雜誌文章呼籲團結，這也就反映了中共內部分裂的嚴重性，這表示中共希望內部鬪爭緩和下來，因此，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現在正面臨退縮階段，但是退縮並不就是結束，用中共的話說，批林批孔運動正走入「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將來仍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曲折與變化。

毛澤東繼承權的安排與爭奪

去年八月中共舉行「十大」，把「文革」時期的「軍、幹、羣之聯合」改爲「老、中、青三結合」，使文革派在中共黨的權力結構中，佔了優勢，再加上文革派在「文革」期間所已掌握的文化大權，這就使文革派在黨權與文權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而毛澤東企圖使文革派繼承其權的陰謀，也就昭然若揭了。但是，文革派要完全繼承毛澤東的權力，單有黨權與文權是不夠的，還須抓軍權與政權，才能達到目的，毛澤東在今年二月親自發動與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目標就在指向中共的軍事幹部與政治幹部，加以清洗與整肅，以便使文革派全面掌握繼承權。所以批林批孔運動，表面上是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實際上卻是一場爲安排毛澤東繼承權而發生的奪權鬪爭。

文革派的頭子是江青，所以毛澤東安排文革派來繼承其權力，實際上也就是要以江青來繼承其權力。自批林批孔運動以來，江青的活動的確顯得非常突出，今年五月中旬開始，江青即以「我國領導人」身份接見了前往大陸訪問的外國元首或領袖，顯示江青的地位已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下的第三號人物了。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要繼承毛澤東的權力，必須先清除其前進路上的絆

是中共批林批孔運動「批不深，批不透」乃至「批不下去」而退縮的原因。

對共軍幹部的壓制與貶抑

自從六十年九月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整肅了中上級的林系幹部達六十餘人之多。到去年八月，共黨「十大」雖宣稱已勝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但是林彪事件所引起的中共軍事危機，迄今仍未消弭。共軍幹部對文革派的敵視，成爲文革派接掌權力的重大障碍，尤其是地方的軍事實力派，更是文革派的潛在隱憂。爲此，毛澤東於去年底在北平召開共軍擴大會議時，決定更調八大軍區司令員，瓦解軍中派系，消除地方勢力。但是，共軍頭目多是身經百戰的「功臣」，而「文革」時期更是支持毛澤東奪回權力的「長城」，對於毛澤東削弱他們的權力，自然不滿，一股怨氣就造成了共軍幹部以及文革派爲恣態而實際上是反毛的行動。所以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乃不得不集中力量對共軍幹部加以壓制與貶抑。

同時，毛澤東爲了安撫共軍，對於「文革」期間被整肅的共軍幹部，大量予以「解放」，以緩和共軍幹部對文革派的仇視，但是，儘管毛澤東如此委曲求全，而文革派要想獲得共軍幹部的擁護而順利接掌權力，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後，共軍幹部已失去中心，文革派本想以李德生爲中心掌握共軍領導權，已因其外調瀋陽軍區而遭受阻碍，文革派如果要對每一個地方的共軍實力派去進行籠絡，那就更是夜長夢多了。

周恩來與一般老幹部的處境與命運

文幹派要接掌毛澤東的權力，除了遭遇中共軍事幹部的抗拒之外，也同樣遭受中共政治幹部尤其是一般老幹部的不滿，不過，政治上的老幹部，不像軍事幹部那樣的擁有實力，他們雖然不滿文革派，但也只有忍氣吞聲。文革派與

■□■□■□■

總統蔣公，德望崇隆，勳業彪炳，不僅爲海內外同胞崇敬愛戴，即全世界崇尚自由民主的正義人士，對我領袖領導全民抵抗侵略，捍衛世界和平，維護民主政治，而與共產邪惡勢力奮鬪五十年的盛德偉業，堅毅不屈精神，亦無不欽仰備至。

茲值蔣公八秩晉八華誕，國內外同胞歡欣鼓舞，同申慶賀，恭

的對立。江青急於接掌毛澤東的繼承權，周恩來成了江青前進路上的絆腳石；而毛澤東為了防止其死後可能由周恩來領導「鞭屍」，而使江青接班不成，因此也有必要解決了周恩來的問題。

早在去年八月的共黨「十大」中，毛澤東並沒有像過去對劉少奇和林彪那樣提周恩來為共黨中央的唯一副主席，那就是已經顯露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顧忌與不信任，「十大」以後不久，毛澤東又擅自加派鄧小平為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國務院」的實權副總理，公開聲稱鄧小平將代替周恩來的一部份工作，這就更明顯的表示了毛澤東有逼迫周恩來離開「國務院」的趨向，自此以後，周恩來即告稱病，雖然直到最近還主持了「十・一」前夕的招待會，也會不斷在醫院中接見外賓，可是實際的政治事務，已經完全不負責任了。

周恩來目前的遭遇，決不是因為身體有病，主要是有了政治問題，也許是因為有了政治問題，於是身體上的毛病也來了，我們認為中共對周恩來問題的處置，是採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整肅方式，這就是因逐漸消退的辦法，迫使周恩來離開政治舞台，我們相信，中共的「四屆人大」如果召開，江青將繼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幾乎已是成定局了。

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與關鍵

關於「四屆人大」的召開問題，中共已不只說過一次，可是一延再延，已經拖了四、五年之久，我們認為「四屆人大」的遲疑不能召開，主要關鍵在於重要人事尚未獲得妥善的安排。

江青的文革派想接毛澤東的班，單有黨權與文權是不夠的，必須伸手軍權，控制政權，才有大權獨攬。「國務院」是中共最高的行政機關，是中共政權實際權力的中心，亦是江青的文革派垂涎的目標。但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已逾二十五年，是文革派向「國務院」奪權的障碍。現在周恩來既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毛澤東也就可以順理成章的提名江青來繼任。我們判斷，毛澤東如果對這一方面的安排妥當，則「四屆人大」即可召開。

在中共「四屆人大」中，毛澤東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安排；一種是毛澤東對周恩來認為尚有繼續利用的價值，則可能由周恩來擔任人大常委會主任，而以江青擔任國務院總理；一種是毛澤東對周恩來仍不放心而必欲去之而後快，則可能由朱德或董必武等老朽擔任「人大」常委會主任，作為傀儡，而仍以江青為「國務院」總理，以毛澤東的性格來說，第二種可能性似乎更大，這當然要等將來事實的發展，才能分曉。總之，毛澤東深知其本人生存的日子不多，所以急欲在其活着的時候，先扶江青上台，以便運用其個人的力量來鞏固江青的地位。但是這個如意算盤，是否能打得通，還是很大的問題。縱使江青爬上去了，是否能坐得穩，又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相信，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未死之前，還可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局面，一旦毛澤東死亡，整個大陸共區就會爆發大動亂。而大陸人民的反共革命運動必將在這大動亂中起而迎接本黨仁義代暴的王師，共同摧毀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而光復我們的大陸。

盛德偉業

程家驊

世界反共聯盟，以特別榮譽獎致贈蔣總統，藉以對蔣總統長期獻身自由，反對暴政的貢獻表示崇敬。在世盟一項特別大會中宣讀的頌辭中說：「世界反共聯盟，謹代表五十八個自由國家，二十九個被奴役國家愛好自由的人民，對中華民國蔣總統為全體中國人民、全人類，長期獻身自由的正義大業，並謀求持久和平所作無與倫比的勳績，致最高的敬意。」厄瓜多爾「電訊報」、「論理報」撰文，讚揚蔣總統的崇高威望及反共精神。前者指出，領導中華民國近四十五年的蔣總統，是中國人民心目中的最偉大領袖。後者在文中說：「中華民國偉大政治家蔣總統的崇高威望，已成為中國命運的舵手」。

一位馬來西亞國民，投書英文星報，在警告馬人慎防中共陰謀時指出，「在現今這個世界上，蔣總統是一位反共最堅決的領袖，在他領導下的中華國民，已成為最堅強的反共基地，我希望我們馬來西亞人要永遠提防共黨陰謀，因為共黨恐怖份子絕不會放棄要推翻我們自由民主政府的目標」。比利時著名專欄作家葉哈，稱頌蔣總統為「復興中華文化的偉人」，而馬德里的一份天主教什誌「第三世界」，則稱譽蔣總統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衛護者」。

西柏林重要報紙「每日鏡報」，刋載專文，敍述蔣總統平生豐功偉績，祝賀他的華誕。這篇專文的執筆人哈特曼，稱頌蔣總統的堅強信心和戰鬬意志時說：「不管目前的局勢如何艱難，蔣總統對將來的信心毫不動搖，蔣介石這個名字，代表了中華民族的自由戰士，將在中國歷史上永垂不朽」。

義大利著名什誌「歷史畫刋」，刋出專文，盛稱蔣總統為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繼承孫先生為國民革命的卓越領袖」，讚揚這位「中國不出世的領袖，在統一全國及領導抗日戰爭獲致最後勝利」方面的彪炳功業，同時稱譽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偉人」。

義大利國家電視台，在一項特別新聞節目中，播映有關中華民國歷史，尤其是蔣總統豐功偉業的紀錄影片，該台評論員曾詳細說明蔣總統繼承國父遺志，獻身國民革命，完成北伐，贏得抗戰勝利，領導全國軍民不屈不撓，從事反共復國聖戰的史實，推崇「蔣總統在中國歷史上，必然會佔有無可爭議的崇高地位。」美國聖若望大學，崇敬蔣總統對人類和平的偉大貢獻，贈以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在頌詞中稱頌蔣總統「睿智天聰，碩籌遠畧。二次大戰期間，奉為盟邦領袖，際今世變，尤屹然卓立，為人類自由之棟樑，比中流之砥柱，亦萬鏡所歸宗」。

西德科隆「全貌報」報導，科隆地方為救助貧老，由搜藏家李查捐贈珍藏世界十大政治家簽名玉照複印本義賣，結果以中華民國蔣總統簽名玉照印本所得最高，其他九人望塵莫及，該報特別指出：「蔣總統之深受西德人民的崇拜，由此可以想見」。

毛媚日賣國的史實

岳騫

今年六月五日，鄧小平會見以西園寺公一為首的日本七人訪問團時，作了一次範圍相當廣泛的談話，其中有一段極重要的部份。鄧小平說：「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受到損害，但這是幾十年前的事，對於這，中國卻在兩點上給了日本歷史的麻煩：一是漢字，另一是孔孟之道，特別是孔老二的思想，一千七百年間，影響到日本傳統，我覺得這是應當道歉的。」（原載六月六日「朝日新聞」）鄧的意思是：日本軍閥過去給中國人民的災難，都是過去無所謂的事情，倒是因為中國的漢字和孔孟之道傳到日本，給予日本許多麻煩，而認為中國人應當向日本道歉！

鄧小平自不會一時興到講這種話，當然是「組織」授命，毛幫在大陸「批孔」對不對，且不說，但把內部鬪爭的事與外交扯在一起，自甘下賤，實不可饒恕。

毛幫此一立場，並未得到日本方面的良好反響，左派並未與之呼應，右派更為之譁然。蓋日本人尊孔之誠，不下於中國人，眼見毛幫在大陸倒行逆施，侮辱孔子，已覺不能容忍。毛幫更在誘使日本人也起而反對孔孟思想，日本人自不能接受，漢學家紛紛起而著文反駁。鄧小平這一投石問路式的談話，十之八九可能成為他二次遭受清算時新罪狀之一。

到了十月三日，鄧小平在接見黑田壽男所率的日毛友協訪問團及中島健藏所率的日毛文化交流協會成員發表談話，表示毛幫願意及早與日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並謂：「釣魚台問題應擱置一邊，因為「如果這個問題提出來，就要好幾年才能解決」，而影響日毛和約的進行。十月四日，日本「共同新聞社」自北平發出一項報導，證實鄧小平關於釣魚台問題所表示的立場。早於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角榮訪問大陸對周恩來提起釣魚台主權問題的時候，周恩來即對田中表示：「我們不要在這裏為它（釣魚台）爭論了，畢竟地圖上，它們是你幾乎找不到的幾個小點，它們之成為問題，只不過是因為它們周圍發現石油而已。」鄧小平所持的論點，與周恩來同出一轍，犧牲了國家領土主權的立場。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針對美日於是年六月十七日簽訂琉球歸還日本的協定，發表一篇題目叫「骯髒的交易，無恥的騙局」的評論，就該項協定內容把釣魚台島嶼劃在歸還日本範圍內的問題，猛烈抨擊日本反動派乘機侵吞中國領土的野心。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重複譴責日本侵吞中國領土的企圖，同年五月二十日，毛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黃華，煞有介事的向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提出信件，譴責美國和日本拿釣魚台島嶼私相授受。然而曾幾何時，周恩來與鄧小平就相繼暴露了毛幫所謂「愛國」的眞面目。

鄧小平這篇談話發表之後，最尷尬的應該是海外各地由香港到美國的保釣青年了，他們如果尚有良知，就應當勇敢站出來，指責毛幫出賣國家領土。但至今尚未發現一宗這樣的事，則所謂保釣的愛國青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至此完全呈現於世人面前。

毛幫何以要如此示好日本，當出於一種陰謀。毛幫外交一向沒有原則，見風就轉，過去反美反日，只是一種姿態，實際上則暗地進行拉攏美日的活動。但日本與美國不同，美國無論共和、民主那一黨執政，外交政策仍然一致，毛幫沒有選擇，也不必選擇，只要與當政者勾結就成了。日本不同，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在可見將來仍是執政黨，毛幫要同日本解決問題，非同自民黨打交道不可。雖然日本在野黨除日共之外，皆以親毛為第一任務，毛幫對社會黨也給予方便，但毛幫也看清楚在野黨決不可能當政，因此毛幫對日政策要作的是在自民黨內部找到一批可利用的政客，以供驅使。自民黨內具此條件者，無過於目前的田中、大平兩人了，所以毛幫最擔心的無過於田中內閣垮台，田中一旦下台，大平在此時很難接班，政權便要落入反田中的人手上，雖然日本無論誰組閣，也不可能與毛幫絕交，恢復中日邦交，但政權落在被視為不友好的人手上，毛幫總覺得不能安心，因此，要用任何方法去支持田中內閣，放棄釣魚台主權即其中之一。

毛幫向日本示惠，除去支持田中，尚有一項作用，即阻止日俄接近。由於蘇俄在西伯利亞極邊發現了龐大的「秋明油田」，但本身卻無力開採，不得不求日本經援，日本也正由於石油缺乏，在這次石油漲價時吃了苦頭，自然也希望能有個固定的油源。據傳日本有意援助蘇俄開發秋明油田，初步給予三十億美元的援助。這在毛幫看來，自是一大惡耗，所以要拚命拉住日本，破壞日俄此一借款的行動。

據日毛石油進口委員會主席谷川龍太郎透露，到一九八〇年，毛幫對日本的石油運銷量，將由今年的三千萬桶，增至三億五千萬桶以上，而蘇俄對日本的石油運銷量，到一九八〇年將為每年一億七千五百萬桶。如果此項數字確實，日本自不敢支持蘇俄開發秋明油田，恐怕秋明油田的石油未能應用，先斷了毛管區的石油。

總之，毛幫對日本的拉攏，可說出盡八寶，不惜犧牲領土與利權，但日本人之狡猾，舉世皆知，日本政客看透毛幫此項弱點，自然更要抬高身價，從中取利，最近日本政府已聲言將來與毛幫談判和約時，決不考慮賠償，即是連鎖的反應。



一點帶兵心得

禹之

最近上映的「英烈千秋」，本於崇拜民族英雄的心理，再加上筆者過去也是親身參加抗日戰爭的一分子，很想回味一下自己過去的戰鬪生涯，當然不會放過觀看這部電影的機會。

「英烈千秋」是一部傳記式的製作，所有的劇情，絕大多數在事實的範圍內取材，竟能發揮如此之多感人的場面，可以說在編、導、演各方面，都算很有成就。

不過，在戰鬪的場面中，一個輕機關槍的陣地，不適合聚集着那麼多人；在戰壕裏，各個槍兵的距離，也不應該那樣接近；以及槍兵因何會在戰車的前面行進等等，這些都是不合乎戰鬪原則的。這可能是受銀幕的濶度所限制，而又要表達劇情，才不得不與實際狀況稍有出入。我們不應該作太苛刻的要求，何況大多數的觀眾都沒有當過兵，作過戰，更不用我在這裏來吹毛求疵。

我認爲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每一位看過「英烈千秋」的觀眾都能了解，在艱苦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如同張自忠及其所屬第二十九軍三十九師一樣，爲着盡忠報國，而壯烈犧牲的英勇先烈，實在多到無法計數。在這裏，不過是擇取其中的一段，來拍成電影，算是代表作而已。尙有很多更激烈的戰事，與更多壯烈爲國家爲民族而成仁取義的無名英雄，他們可歌可泣的史實，眞可以說是「罄筆難書」。即或尙有一些未會死去的退役軍人，也並不是他們臨危退避，而是沒有給他們遇上成仁就義的機會。總而言之；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每個中華兒女都具有忠誠愛國的血性，與不懼強暴的光輝！

從情節之中，見到張自忠的部屬，每每能有那種不顧不死，爭先效命的鏡頭表現。這當然是在將士的本身都能明白，爲着保衛國土，就必須對敵人抱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決心。至於如何才能發揮最高度的士氣，而達成上下一心，精誠團結的效果？這一點，無疑是在平時練兵的時候，張自忠已經下過了一番刻苦的功夫。否則在戰場上，士兵便不容易表現出對他那般崇敬和聽命。

雖然帶兵的方法各有不同，根據筆者的經驗，單憑紀律的約束，和用「絕對服從」作規範，實際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經常作教條式的訓話，也不一定能使每一個士兵都能句句入腦。我曾親自見到過，一些教而不化的士兵，由於一時的私怨，在半夜裏用大石頭擊扁了排長的腦袋；甚至在戰場上陣亡的幹部，是被自己士兵的子彈，由背後射殺的。所有這些不分敵我的怪現象，都錯在上級只知道逞權威，使士兵接受表面的服從，而未能使部屬對你有眞正的「心悅誠服」。倘若要練成一支可以發揮戰鬪力量的勁旅，除掉勤加教育、訓練以外，對於那些智慧單純的士兵，還要用同甘共苦的精神，來維繫眞實的感情，才能夠使他們在非常的環境中，接受非常的任務。

筆者過去帶兵的時候，便很留意官兵在情緒方面的發展情況，經常利用在康樂活動的時候，來和士兵打成一片。竭力避免階級界限，摒除嚴肅的長官面孔，以重視培植官兵之間情感的交流。凡是遇上趕集（有些省份稱爲趕墟或趕場）的日子，我常常在吃晚飯以前的一兩小時，走向所統率的一個單位（連或排）去。他們一定會問你是不是在這裏吃飯，於是我便掏錢出來給伙伕去買酒、買肉。士兵們自然也會興高采烈的殺鷄、殺鴨，我們便會不分階級的痛飲一頓，可以猜拳比量，也可以想說什麼，便說什麼，造成極端開朗的情趣。往往就在這種時刻，發覺了他們相互之間一些不大不小的恩怨，經過我三言兩語解勸之後，就冰釋了藏在心裏邊的隔閡，實行了眞正的「杯酒言歡」。也有時候，會發現某一個士兵，因爲受家庭中的問題困擾着，悶悶不樂，隨即加以開導，或替他設法解決。如此非但可以減少逃亡，並且增加了他們對你的信仰。再利用酒後，講述一段有關忠烈的故事，較之於用站隊訓話的方式，更容易使官兵領悟。但是不能忘記，在第二天一早點名晨操的時候，就要留意他們的過失，一經發覺，就要嚴加指責或處罰，使他們分清楚「公」與「私」的界限。可以放心，這樣的做法，他們絕對不會說你是「反面無情」，而且在建穩感情的基礎以後，往往會在驚天動地的戰場上，發揮出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些也是在我看完「英烈千秋」以後的一點回憶，希望能將稀微的「心得」供獻給後起的將校作參考。就是在工廠裏指導工作的領班們，和希望職員和工友替你賺錢的老板們，一樣也可以用爲斟酌待人的方法。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六二至三六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中國週」過後的大學生心態

柳以青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所主辦的「中國週」，經過了一個時期的高漲情緒，現在又復於沉寂了。

高漲——沉寂，似乎就代表了香港學聯會的日常工作的規律。當高漲的時候，似乎「今天就是頂鋒」一般；可是，當沉寂時，似乎大家對於剛發生過的事情，漠不相干一樣。

這「高漲」——「沉寂」的工作規律，我似乎也並不能完全在指摘香港的專上學生聯會的作爲。大部份的香港人，也多是在這一種「高漲——沉寂」的規律中打轉呢！擺在大家所有目共睹的事實是：遇事，有利可圖的話，使一窩蜂地擁將上來；不巧，而不能如願以償的話，便棄之如履了。

像在經濟界的股票起落的經驗，當股票高漲時，人人都想放棄原有的工作，把自己的所有存欵，投向了股票。一窩蜂的情形，卻還給人帶來了不少那時期的回憶——熱烘烘，與冲冲地。在那時的香港社會中，人們在任何角落的談話，似乎只賸下了「股、股、股」；然而，曾幾何時，投資的人都在做了大閘蟹之後，在悔不當初的心緒下，再也怕提「股票」兩個字了。到目前爲止，雖然股票行情不停報告，但是感興趣的人們，已經是少得可憐，爲大多數的人們，似乎都開始忘卻了「股票」存在一般。前一個時期的股票狂熱的高漲，與這一時期對股票的淡忘與沉寂，眞是有着天淵之別呢！

這方面，又可以用電影製作和刊物出版等，來提供具體而確切的證據！

「中國週」的前言

這次學聯會所舉行的「中國週」，根據「中國週」特刊中「前言」裏所透露的是有着四個目標的。它們是：

「一、加強學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團結，將認識祖國運動推向更廣、更深。

二、與香港同胞共同提高民族意識。

三、通過介紹及認識祖國的過去，現在，展望祖國的將來。

四、介紹及認識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從這四個目標來說，起碼在表達上並沒有什麼政治的明顯色彩。然而，接下來這個「前言」的文字裏，就有了很明顯地「一面倒」的政治立場與傾向。例如，「前言」中說：「要認識這本來一窮二白的落後國家，何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能夠有翻天覆地的變化。……看今天祖國已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爲第三世界之一員，爲反兩霸而作出應有貢獻。……國際地位蒸蒸日上。」

雖然，在這次的「中國週」中，有了極明顯的政治傾向，我的了解是：這仍是學聯會當局的思想自由，政治選擇的自由，我固然爲了這一學聯所主持的「中國週」中的「認識中國」運動，不能客觀地、學術地來「推動認識中國」感到遺憾。起碼，這一次的「中國週」爲所有的香港公民們知道了：這類的「中國週」不是那麼單純的「學生求知運動」，而是學生政治運動的另一方式而已。我認爲：這一類的政治傾向明鮮的活動，雖然爲大多數的人士們不欣賞，然而，從這一活動的表現，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的話，未嘗也不是件值得警惕的事。

不過，這一類的活動，究竟能有多大的實際效用呢？我不知道。然而，看到十月十六日出版的「學苑」——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會刊後，我似乎也了解了一下：這一「中國週」的舉辦，所帶來的部分效果。

這期的「社論」就叫做「從中國週談起」。其中的一段，我覺得說得不錯：「在這個歷史階段，台灣、港澳等問題還未能解決的情況下，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是應有義務對中國有一正確的認識，但由於香港社會的特殊性，很多中國的史實都被片面化歪曲，故此，我們對中國的認識應該保持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我們應該多翻翻歷史，了解以前中國走向獨立自主的歷史經驗。」

首先，在這段裏，所提出的中國統一問題，包括了港、澳。以前所有談中國統一問題，只談大陸與台灣的問題，這方面爲住在香港的人士們，根本可以說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如果不把自己和自己所住的香港包括進去，把自己和自己所住的地區包括進去的話，那麼談統一的條件與方式的話才有切身之感。特別是在不同制度下的統一問題。

其次，這篇社論也提出了「中國的史實被片面化歪曲」，因此，在認識上「要保持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這「客觀的態度」說得好，可是，「保持」這一「客觀態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這社論高呼「客觀態度」原則的同時，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就已經漸失「客觀性」了。不過，如果知道要「保持比較客觀的態度」，這仍是件好事，盼望不要如同很多的人士們，嘴裏說的是一套，行動上做是另外一套。五十步與百步之譏，最好能盡量避免。

最後，社論指出：「我們應該多翻翻歷史，了解以前中國走向獨立自主的歷史經驗。」對，翻翻歷史，不僅翻翻而已，研究研究歷史；同時，中國的歷史不是開始於百年前，而是幾千年前，在研究歷史，吸取歷史經驗時，百年的時間太短了，應該追溯到幾千年前！那麼歷史的經驗才是可靠的，才是值得我們吸取的。君不見大陸上目前的有關歷史討論已經追溯到幾千年前？

「不盲目贊同或冷峻鄙夷」

但是，使我最注目的，卻是這期「學苑」上所刊出的「新中國與我」的「筆談會」版的三篇文章。

這三篇文章都是在學聯會主辦的「中國週」前後所寫成的，代表了香港大學學生們的一部份的意見。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特點，這裏我想介紹給讀者。

碧琪的「新中國與我」那篇，是談她到大陸訪問後的觀感：首先，她表示：「我對中國內一切的認識仍然膚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亦不深入，所以根本就談不上肯定或否定現時中國所行的是『社會主義』路線。」可是，在觀光後所產生的懷疑方面，她提出了：「對於中國現行的許多措施我仍然免不了產生懷疑。無可否認，香港的教育是缺乏了培育政治思想的色彩，然而，中國的教育方針又是否太偏重本身政治意識的灌輸而剝奪了人民接觸多方面思想的機會？至於那分配工作的制度，又是否太過忽視了個人主觀的意願和自由的選擇？還有，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又是否眞如一些人所謂，在國家的大前提下，犧牲小部份人是需要的？」最後，她提出他的態度：「我目前所能做到的和應該做到的，便是保持那份批判地認識國家的熱誠，而不是盲目的贊同或冷峻的鄙夷。」

「理論研究與實際調查」

小宇的「加強理論研究，多作實際調查」中，固然，他以爲目前的大陸是「爲人類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有相當可行性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因此要去研究，同時，他又肯定了在香港從事研究的話，是有着優厚的條件的，他說：「由於我們在地理上接近中國，政治上受到她較多的影響，並且具有文化和語言上的方便，因此比諸別地的學生或其他人士，我們確具備了不少有利因素。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內的人民與外間的溝通還是非常有限，他們接受各種不同的思潮學說的機會也非常不足，因此比諸他們，我們又是較爲優越。」

從這研究中，可以認眞地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好的話，當然那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如果社會主義並不是什麼好東西，那我們也該爲改變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處境，作出一點努力。」

在小宇提出的「理論研究」中，卻是觸及了研究目前中共制度下所有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各方面的必要知識。在「實際調查」上，小宇君又能指出資料的缺乏問題，稱：「除了要搜集資料和實地探訪外，細緻的分析工作也非常重要。因爲有關中國的資料很缺乏，有者，大都是經過主觀過濾的。實地調查更不容易，我們不可能在中國國內作什麼統計學的調查。如果不對那些珍貴的個別的例子作仔細的分析，我們很容易會得出表面或片面的結論。」

雖然，小宇君提出了研究中共的諸多困難，但是，他卻覺得爲此，大家更該「多作討論」，多做「意見與資料的交流」，但最忌「妄下結論」。

中國・魔術師與魔術

土木君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一篇，可說是頗有深度的文章。他用了一個譬喻來談中共統治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大陸。「有一羣人，有些披上北極熊的毛衣，有些長着鷹一般翅膀的，有含着烟斗的，有……的，他們揮着刀，舞着义，無情的向一個倒臥在床上的病夫宰割，那個可憐的病夫，只能夠軟弱地揮動着他手上的烟槍，代表着一些象徵式的反抗。在萬二分危殆的時候，有一個手執紅布的胖子，走進場中，用紅布蓋着那個病夫，大叫一聲：『變』。那個病夫竟然站起來了，他抛掉了烟槍，拿起了步槍。……不過，那魔術師的把戲，還在表演中，隨着音樂的快慢，他的魔術棒點出了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革命外交以及批林批孔等。」

接着土木君把大陸二十多年來所經過的事件，一一的羅列出來，表示出這些在大陸上都可以用魔術師和魔術的話語總括一句的說：「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和「毛澤東的思想改變了中國人想法」。

最後，土木君對於這些，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一、「不過酒雖然是新的，但瓶子還是舊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算不算是一種自發性的態度？這和以前我們對孔老二的態度有什麼差別？」

二、「毛主席說過：『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到民族解放之道』。沒有懷疑，算不算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不加以思考，便加以推廣，是不是一種負責的精神。」

三、「爲什麼七億人民，沒有人能夠當時就指出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能夠指出林彪的復辟主義？我們的學習態度，是不是有錯誤存在呢？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辨是非的能力？」

四、「毛澤東早在一九四〇年就指出過，中國已經從一個封建的社會而至一個半封建、半資產主義的社會，再達到當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且讓我們反省一下，我們現在的表現，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抑或是一個半社會主義，半封建主義國家？」

最後，土木君感慨的說：「魔術還在表演中，那一羣人雖然感到迷惑，卻還沒有放下刀义。我只知道只要那魔術師輕輕一點，這個錯誤就可以糾正過來了。」

有時，我們寫東西，只管把自己的意見寫了出來，當然，這是可行的。不過，如果能夠把別人的意見，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又能保持人家的意見眞實性的話，相信更是可行的。

學聯的「中國週」狂熱過去了。而香港的大學生們的觀感如何呢？以上的三位作者的公開文章，恐怕可以給我們一個最逼眞，最親切的感受報告吧！由此可知，單單地依賴金錢雄厚，節目多采，並不能眞正解決問題的！



石覺將軍與我

廖淑倫

石爲開將軍，於卸任聯勤總司令軍職之後，便轉任考試院銓敍部部長之特級文官了。

石將軍與我的關係，讓我先簡單的說一句：我先做他學生，後做他部屬；接着在下面再從頭來細說。

民十五年春我考進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生隊後，被編入第二團第十二連，連長是第一期的老大哥王仲廉；最先我們在燕塘受訓，不久便開到虎門太平和沙角威遠等砲台，也曾在上橫檔（小島）保衛過軍政要人吳鐵城及熊克武，過了三四個月，全連開駐於石龍；我們的營房是一座獨立的日本式的木屋，四周是田園草壩，不接近村莊市場。

這時忽然添了一位排長，新排長年紀很輕，約莫十八九或二十歲，是短小精幹型，容貌白中帶紅，但同我們跑步上操之後，便常常變爲滿臉通紅了；對我們同學說話，總是含羞帶笑，惹人好感，我們都很喜歡接近他，也想知道他的姓名；旋有同學大膽動問了，但他帶笑地說得很快，只聽到「是卻——是卻」的音，我們都表示沒有聽懂。後來，他一字一字慢慢地說：「石，是石頭的石，覺，是覺悟的覺。」這樣一來，我們就完全明白，而且深深地印入腦中了。

有一個黑夜裏，輪到我去山邊放哨，本來連長說過：「槍不可隨便裝子彈」。但我心中暗自思想：這麼黑暗的夜裏，在荒山野嶺放哨，一旦有土匪，或老虎向我侵襲，那時就來不及裝子彈來對付了。所以我不管連長的規定，一聽到班長說：「廖淑倫準備接班」的時候，我匆匆忙忙拿一排子彈向槍膛裏裝。可是，不知怎的，一排子彈只裝進一半，手乂用力壓也壓不進去，想退出來也拿不出，心甚急，而班長又在門口大聲叫喊，令我手足無措。有位四川同學想幫我的忙，說：「來，我替你——」同時接過槍去……突然「轟」的一聲走火了！班長忙跑前來問：「誰開槍」？同學們說：「是廖淑倫」。跟着，連長和幾位排長也都來了，都問：「誰開槍」？同學們自然仍說：「是廖淑倫」。連長狠狠地責問我：「你爲什麼開槍」？我戰抖地立正低頭，說不出話來。連長見我不答話，更氣怒地說：「你知道隨便開槍可能打死人嗎？你，你眞是——」我仍然驚惶地沒說什麼，一任他譴責，所有官長和一些同學都把眼光注視我；大概石排長見我可憐，他說：「報告連長，讓他接班去再說吧。」連長給他提一句，也說：「好，快接班去，這事明天再說。」跟着，班長就帶我去接班了。

我在崗位上，持槍站着，一分一秒的挨黑夜中的兩小時，這時再也不怕土匪或老虎了；怕的是明天，連長不知如何處罰我，「關禁閉？記大過？甚或開除？……」反覆地暗自憂慮猜想。可是，第二天從早至暮，竟不見連長叫我去審問，以後一直也不提了。不過，當我被連長狠狠地譴責，像大禍臨頭的時候，得石排長說一句話來緩頰，眞令我銘鏤五中，永不能忘了！

石是於第三期畢業後，分發到我們十二連當見習排長的，洎我們入伍期滿升進黃埔本校受訓時，他亦調回學生總隊任區隊長了。他的隊長是第一期同學陳大慶，而大隊長則是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的湯恩伯；因他年青英俊，服從性強，對學生操課又極負責而認眞，故深爲湯恩伯所賞識。而他亦感激知遇，矢志追隨，從斯時起，不斷地跟隨鞭鐙垂二十六七年之久。

湯恩伯由南京軍官學校外調任第四師師長，石覺已升任少校營長了；江西剿共，十三軍打下了毛澤東「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瑞金時，他以戰功升充第二十團團長；南口抗日戰後，升任第十旅少將旅長；二十九軍棗陽宜昌會戰後石覺已繼陳大慶升任第四師師長；與三十二師李楚瀛，第十二師蔣當翊，同受第八十五軍軍長王仲廉指揮，作戰鄂西；三十三年中原會戰，王仲廉升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石覺則升充第十三軍軍長，指揮第四師蔡劍鳴，八十九師葛開祥，第一一七師劉漫天，與二十九軍馬勵武，七十八軍賴汝雄，先後參加中原會戰，

湘桂會戰。迨黔南戰事吃緊，又統率第四師駱振韶（原師長蔡劍鳴已升第十三軍副軍長），第五十四師史松泉，第八十九師王光漢等，馳赴貴陽，保衛省城。湯恩伯由湘黔桂邊區總司令改任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時，石覺的十三軍首先被選擇爲第一期整編受美械裝備的部隊。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石覺的第十三軍奉令開赴廣州接收；其時筆者在廣西賀縣的八步鎮——抗戰後期有小桂林之稱——任廣西第一區（十一縣）民衆自衛隊集訓總隊少將總隊長，一聞日本投降的大喜訊，全鎮軍民，眞有如杜甫詩所謂：「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若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那種情態。

十三軍部份部隊取道八步，而石軍長率軍部人員則由別路先抵梧州。軍政治部秦副主任（先）是我的同學，一到八步就在一家茶樓與我碰見了，彼此喜樂情形，眞非筆墨所能形容！他邀我同船同粵，這當然是「正中下懷」的事，那有不同意之理！

我携眷登船，跟部隊順流南下，到了梧州，便往十三軍軍部駐所晉謁我的老排長——石軍長。軍長見到我也喜出望外，因爲我們於十五年冬在石龍分別後，不覺暌違將二十年了。他告訴我：前幾年見到我在南京及桂林等地出版的著作（按：指「處世要訣」及「修養原理和方法」等書），不免心中懷念。旋又命秘書辦了一通派令給我，派我爲第十三軍軍部少將部附。還垂詢我的著作如「處世」及「修養」兩書，何處有得批發？我告訴他：我在桂林軍委會辦公廳服務時，曾委託國防書店印行多版，當在桂林緊急疏散時，我僥倖帶出了五百餘本「處世要訣」。石軍長聞之，色然而喜，他要我到廣州後，掃數交給他，用以分贈連長以上的部屬，隨命軍需處給我十萬元國幣，作爲購書價欵；聞命之餘，欣慰至極，我表明樂意將存書悉數奉獻，而不受分文；但他堅不許可，結果我只好唯命是從了。

抵廣州駐定之後，石軍長又下令派我爲「陸軍第十三軍駐廣州接運處少將處長」，軍部駐東山，我的接運處則駐西關寶源路二〇五號一所花園洋房。部隊則駐廣九鐵路一帶乃至九龍塘營房。

過了三個多月，石覺將軍奉到統帥部命令，率部隊出關，由九龍乘船海運東北，至秦皇島登陸，駐軍熱河的平原泉及葉柏壽等地。石將軍任熱西綏靖司令官及熱河省政府主席等職。三十八年，東北陷共，傅作義在北平倡導局部和平，向林彪聶榮臻低頭求和，石覺與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堅決反對向共方示弱，並迅速設法將部隊空運江南。石覺到達了上海，湯恩伯方由衢州綏靖主任，調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鎮守江南最重要的區域。石覺即被委爲副總司令，兼上海市防衛司令部司令官。坐鎮市南龍華機場附近，協同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上海市警察局長毛森，同心戮力，保衛淞滬。

三十八年五月杪，石覺與五十二軍劉玉章，七十二軍吳仲直，五十四軍闕漢騫，同由淞滬撤退至丹山羣島定海縣。十一月三日，海面籠罩着濃厚的乳霧，天空又下着霏霏細雨，共軍第三野戰軍陳毅部五六千人，利用時機，先佔桃莊、鷓鴣兩小島，分別向我登步島強行登陸，並以大砲猛轟，封鎖狹窄的一個五百尺水道，以爲一定可以襲擊我軍而得勝利。石覺將軍發覺敵情，即指揮守軍及海軍機動艦隊司令李運墀，協同作戰，將進襲共軍，盡情射殺！六日造成媲美金門古寧頭大捷的「登步島大捷」。不久石覺奉委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建會定海。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於三十九年一月八日，飛臨定海觀察，並慰勞石覺將軍及其部屬。四月九日，我丹山羣島海空三軍舉行聯合大演習，並乘機擊沉台浦海面的共軍船隻百餘艘。

三十九年夏，我政府接納「中國之友」柯克上將建議，於十六日毅然主動撤退丹山羣島。蔣總統並廣播：「爲了集中兵力，確保台灣，方足反攻大陸，復興國家。」石覺將軍當時即與參謀總長周至柔，海軍副總司令馬紀壯，策劃進行，在三天之內，神不知，鬼不覺，把十五萬大軍，在敵前撤回台灣，沒有損失一兵一卒，也沒有遺落一槍一彈資敵，舉世稱道，視爲奇蹟！

石覺撤軍抵台後，先任孫立人的防衛副總司令，兼台北防衛司令官，其後部隊整編，人事異動，成立南北兩個兵團，胡璉奉派任北兵團司令官，而石覺則調任南兵團司令官，駐節高雄，拱衛台南。過了一個時期，則調任聯合陸海空三軍後方勤務的總司令，簡稱「聯勤總司令」。在任數年，諸多建樹，蔣總統許他爲好學生。迨聯勤總司令連任期滿之後，便讓他改當特任文官首長，以迄於今。

石將軍於公餘之暇，喜讀史書，對於錢穆著的「國史大綱」，尤喜研讀，這是軍人中所少見的。

石夫人張復權女士，照算現年也有五十九歲了吧，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出身，系出宜興望族，三十一年在河南葉縣結婚，由湯恩伯證婚。石覺任熱河省主席時，她曾任熱河運動會副主任委員，省立女中師範班主任，嗣又當選爲熱河女國大代表；及回抵台灣時，則任台北防衛部婦女聯合會的主任委員。石覺的岳老太爺張玉麟，歷任河南省黨部委員，第三方面軍新聞官主任，江蘇省新聞處長。對於他的乘龍快婿，當然愛護備至了，當他的女兒女婿在關外熱河的時候，便把兩位外孫子，留養在他身旁，算來，現在都已壯長英發了。

最後，關於上文所說，石軍長命軍需交十萬元給我，作爲五百冊「處世要訣」書的代價一則，我應該加以說明，以免閱者懷疑我「信口開河」。抗戰後期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價值非常之低，日常買香烟、小菜與飲涼茶之類，動輒需幾元或幾十元，以後政府發行關金，一元抵國幣二十元，再後又出金元券，價值雖比國幣高得多，但始終不能穩定。勝利之初，國幣十萬元，約莫等於目前港幣二千元。五百冊書，平均每冊四元港幣（以目前港幣的價值來衡量）。而以當時的國幣計算，則每冊兩百元而已，以其時的人力物力來講，書價是不算貴的。

順便再說幾句：當時石軍長分贈「處」書給連長以上的部屬，不是隨便派發，而是命秘書們將每冊寫上「上下欵」，並在他「石覺贈」的名字下蓋上硃紅的私章，以示鄭重。其對部下之尊重親愛，有如此者，安得不令人有「物輕情誼重」之感耶！

從美廢除台灣決議案說起

胡養之

美總統福特最近在廢除一九五五年關於台灣決議案，以及國務院支出權限法案上簽署，而使過去二十年來協防金門、馬祖的承諾，正式宣告結束。所謂台灣決議案，係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由美國國會通過，授權前總統艾森豪得使用美軍協防台灣、澎湖列島與接近中國本土上的金門、馬祖等島。儘管美政府有關人士表示：「關於台灣決議案的廢除，對於台灣安全的維護，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簽訂的中美協防條約依然有效，所以不受影響。」但是由於台灣海峽情勢緩和及一九七一年以來，美毛關係的改善，事實上已成爲具文；特別是這次美國務院所採措施，在與中共促進關係上，更具有積極的意義。

其實，美國自一九六九年以後，便採取了若干迎合中共的措施，向北平表示：「準備進行認眞的會談」，企圖追求妥協的目標。一九七一年初，由美對外政策協會出版的名爲「對美政策需要改善」一書，長達六十三頁，並主張美國立卽主動地改善與北平間的關係，公開表示製造「兩個中國」。此書內容出自研究中國問題專家巴勒特，他所建議改善「中（共）美關係」的八大步驟中，實屬荒謬已極！如第四項所說：「美國應公開宣佈，承認北京對中國大陸有事實上的主權；亦應表示美國所以支持國民政府，係由於它能代表台灣。」又第五項說：「美國應說服國民黨，放棄金門與馬祖離島。若這些努力失敗，則美國應淸楚地表明，對防守這些島嶼並無直接責任。」特別是第七項提到台灣的政治前途：「美國應向北京和台北表明，將接受任何足以代表台灣民意的政治解決辦法。」

換句話說，美國不僅企圖製造兩個中國，還要支持台灣人的獨立運動呢！

關於美國企圖製造兩個中國，和暗中支持台獨分子，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本刊也曾分別論列，無庸再贅。而本文要談的是關於金門與馬祖的防衛價值問題，美國人早有深刻印象。由於一九六〇年美國選舉期間，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甘廼廸，便是藉此問題以擊敗尼克遜的。他兩人在同年十月七日的電視辯論中，甘廼廸對於台灣離島問題的主張是：美國只應防衛台灣本島，作爲太平洋的重要據點，而對那些在戰略上無何重要的若干小島，則必須審愼，以免美國捲入可能演變爲世界大戰的漩渦。他並表示：如果他當選總統，將決不因爲金門、馬祖而犧牲美國人的生命，或冒核子戰爭的危險；進而指摘其對手尼克遜和艾森豪政策的錯誤。當時尼克遜則指甘氏以上主張，無非在迫使美國的盟邦中華民國，無條件地退出金馬離島；並將這些重要的島嶼人民送交中共去奴役。然而，中共要奪取的不止離島，而是台灣本島。可惜昧於事實的美國若干選民，爲了暫時的苟安而對甘廼廸那項聲明發生興趣，使他以接近的多數票而當選。

因此，一九六八年（美國選舉年），民主黨人士又舊案重提。據「中國日報」專欄作家安德遜，於同年二月二十日發表一篇內幕性的文章透露：「今年是美國選舉年，沒有什麼新的玩藝來刺激選民。在民主黨內的鴿派看來，當前足以打擊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遜的將是遠東政策。故在檀香山美民主黨政府的秘密戰略會議中，贊成改變對華政策的人士，認爲防衛金馬離島的費用大過其價值。因而建議政府，要求中華民國撤退這些離島。……」據說當時民主黨本擬將此提案作爲該黨那一屆競選政綱中的，後來經前中國駐美大使周書楷會見前美國務卿魯斯克，表達我國政府堅決反對的意見，始告取銷。而尼克遜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咨文中則說：「美國在未來的歲月中，將須在亞洲政策中發揮更大的彈性。……」尼克遜這一咨文之所謂對亞洲政策中發揮更大彈性，目的也在迎合七二年選民的心理。

就現在的金、馬外島而言，不僅沒有美軍駐守；且其守軍的糧餉，均由我國政府所擔負的——這卽是說中國人自己防守自己的領土，美國有什麼資格要求放棄？況且這些離島頗富戰略價值。單以金、馬兩島的地位而論，均距大陸僅有三至十二英里，無論在軍事、政治、心理上來說，對殘暴的中共政權，都有極大的威脅！至少要牽制它若干兵力，使它感到寢饋不安！尤其是金門島，位在厦門之東，與厦門隔海相望，形勢更爲險要。金門又是厦門及九龍江進出口航運的通道，可以完全控制厦門及漳州進出口的船隻，爲攻守必爭之地。

咱們從歷史上看，金門也有輝煌的史蹟，該島自唐代起已劃爲福建同安縣版圖，並派有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人氏徙居於此；加上晉代逃居島上的六姓難民，共有十八姓漢族，以榮以繁，均視金門爲世外桃源，故當時便有「仙洲」之稱。同時在文獻中，也有一段描寫陳淵的牧馬成績說：「驪黃牝牡，千百成羣，散食於島上，欲聚之，則伐鼓豎旗，馬自別旗色而立旗下。」可知當時金門已開始繁榮了。

明太祖朱元璋，派其心腹驍將周德興經略浙閩時，曾設守禦千戶所駐留於金門島上。明嘉靖三十九年，倭寇進侵金門，登岸大掠，致島上居民多遭洗刼！當時同安縣令譚維鼎則率保安部隊馳援，大破賊寇，迫得倭寇欲逃不遂而悉數被殲，造成金門防衛史上第一次大殲滅戰。其時收埋賊屍的「千人坑」，就

是現時金門中學校址所在地。

明末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爲反清復明而起義師，亦以金門爲根據地。他自民前二百六十五年起，從事其民族革命運動，先後屹立於金門達十六年之久；且與清軍作戰十餘次，無一不勝；特別是鄭氏父子由金門發動的兩次大規模反攻戰爭中，更曾東薄金陵，南下閩越，造成了輝煌的戰果。直到清康熙十九年，鄭成功之孫克塽失敗以後，清廷始在金門設置縣丞，從而對澎湖及台灣作逐島攻畧，使台灣本島遂告陷落。由是可知金門與澎湖、台灣各島，實有脣亡齒寒的關連！

辛亥革命成功後，閩省當局因感於同安縣地區遼濶，而金門又以海道所隔，乃將金門與厦門的千山合併設置思明縣。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金門單獨設爲一縣，劃大嶝、小嶝、大擔、二擔、列嶼、角嶼、白塔、西樵等大小島嶼，合共面積約一百六十平方公里。該島東西長約二十公里，南北最狹的地方僅四公里，地形是兩頭大中間小，像一個啞鈴。島上的太武山一帶地勢最高，丘陵地佔三分之一，沙尾、金門城東西相對，與北面的古寧頭形成鼎足犄角之勢。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當中共竊據大陸之初，前中共「三野」司令員陳毅曾經驅使約兩師共軍，一度冒險進侵金門，中華民國前金門守軍司令胡璉將軍的三師國軍，則予以迎頭痛擊，曾使兩師共軍全軍覆沒。毛澤東聞訊幾被嚇出尿來！造成震撼世界，足使中共喪膽的古寧頭大捷。

隨後不久，又有南日島大捷及東山島大捷，已使金門在世界反共形勢，儼然成爲太平洋上的「西柏林」。由於金門距大陸僅三英里，孤島卓立，爲我國國軍防衞的最前哨。若一旦撤退金門，則台澎勢將變成孤島；且金門距澎湖列島不過一百六十華里，對台灣的防衞將必增加困難；尤其是失卻對中共心理作戰的據點，影響更大。

目前金門島上的居民約七萬餘人，馬祖約三萬人，都能安居樂業；兩島的耕地，亦能達到糧食自給自足，至於守軍人數雖不多，惟二十幾年來的養精蓄銳，兩島的防禦工事，都是鋼骨水泥的地下城市，上蓋有五至七呎的厚度，以中共現時最大口徑的俄式重砲——一五五糎口徑榴彈砲——是絕對無法破壞其毫毛的。世界著名的「馬奇諾」防線，上蓋也不過七呎，德國二百糎口徑的「巴黎砲」，也未能對它發揮威力。其彈着點只形成一條條的魚鱗罷了。因之，中共於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曾先後對金門發射過八十餘萬發砲彈，金門仍然屹立無恙。

若依據戰畧戰術的角度來看，金門島的三面都爲厦門灣所環抱，地勢未免過於凸出，很容易被敵人的砲火封鎖，加上中共在金門附近水域約有新式魚雷快艇二百艘，飛機一百七十架，其中大部爲俄製米格十七型或十九型噴射戰鬪機，均駐在金門對面的兩個基地。此外，尙有作戰飛機約一千八百架，則分佈於距離八百五十里內的大陸各地。同時，沿海岸已部署的共軍，估計至少超過三十五萬地面部隊，以對付金、馬兩島的國軍。

不過，目前國軍尙能掌握着海峽的制空和制海權，對金門、馬祖的海空補給，還沒有任何困難。如果發生戰爭，則由台中、嘉義、台南到厦門背後的大陸（同安、角尾之線），利用超軍刀噴射機對共軍作必，航程約二百八十里，僅需二十分鐘。由馬公起機約二百里，需時僅十五分鐘。而且金門全島均屬山岩之地，適宜於設防，易守難攻，若有適當的防衞兵力，相信不致陷落。所以，國軍抱有信心，能確保這些離島，以作爲將來反攻大陸的良好踏腳石。

本來，金門離島在一九五三年的「中美聯防條約」上，是沒有明文硬性規定美國直接協防的。因而這些離島在中美間的外交關係上，一直成爲複雜微妙的問題。當中美訂立協防之初，美政府不是不知道金馬對於防衞台、澎戰畧上的重要性，惟以恐怕美國冒戰爭危險的怨尤，故對各島不作硬性規定。一方面是避免素有恐共病的西方人士惴惴不安！另方面則讓共方去揣測而不敢輕舉妄動。後來美政府鑒於國軍堅守外島的決心，艾森豪總統才要求國會授權，在共軍進犯這些島時，將由美當局就其性質而決定採取行動。——這就是說美國的立場是，將以當時的情況是否需要爲轉移。記得首先主張把金、馬離島奉送給中共的是英國，接着便有亞非中立國家如印度、印尼及其他西方國家；稍後就是美國姑息分子。現在不單是私人的理論，在美國總統亦已作出了結論。

前美國總統尼克遜認爲：美國與中共的正常關係，將是一項政治的及經濟的需要。他在長篇的演詞中，曾經四度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樣，表示願意主動地與北京舉行「認眞會談」，其目的在於建立「光榮的關係」，增加美國與中共的貿易；更曾露骨地表示：「美國不想成爲最後承認北京的國家」！無怪乎自稱「中國通」的巴勒特在他的「對華政策需要改變」一書中指出：「四大國在北太平洋的關係，將有急劇的轉變，美國應準備接受此種變化。」

事到如今，所謂「盟迅」、「友誼」也者，都是利害關係，毫無道義可言。我認爲一切全靠本身自強有爲，然後才能得到友邦的重視；古今來只有「錦上添花」的。蘇軾的「省費用策」說：「俯亡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又說：「昔國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他的「教戰守策」也說：「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清末胡林翼也說過：「軍旅之事，與其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

今國府擁兵近百萬，二十多年來偏安於一島，墨守「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畧，而毫無作爲，怎能爲友邦所重視？尤其「文革」期間，大陸所有狐穴狗洞，無不紛紛瓦解，而爲國際所厭棄，更是反攻復國的大好機會。

林彪被毛殺害時，正是黑吃黑的環境，共軍各系人馬，人人自危，也是趁亂反攻的時機。可惜國府一成不變，畏首畏尾，始終仰人鼻息，坐以待斃！若再不能奮發圖強，則不獨金、馬離島將不可保，即台灣本島也難於長治久安的！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43 肉在砧板上

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一星期過去了，又是一個星期；一個月過去了，又是一個月。時間一分一秒地，慢慢地爬，我們這一羣被「審查」的「老虎」已受盡侮辱，受盡折磨，而恢復自由的希望卻似乎是永遠不會降臨似的。初時我們以爲這「運動」很快便會結束，因爲「領導上」說過不願浪費學員們寶貴的學習時光。然而，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逝去了，而運動結束的希望卻渺渺茫茫。

對於妻兒的想念，漸漸地已轉爲淡漠了，因爲自己的生命已操在共產黨的魔爪中，自己已將自己看作死囚，再也看不見前途了。

每個月，共黨准自己領取薪金，也准許自己寫一封信，交給他們帶給妻兒。跟着，妻會有一封簡短的，經過檢查的信來。信的內容只是說：「錢收到了，孩子都平安。」此外便是：「努力學習」。

我一直以爲他們仍然是住在佛山，誰知不然！——在我被囚之後，在中秋節那天，共黨曾到佛山，在我住的地方搜屋，連窗縫和牆角都搜遍了。跟着，他們便告訴妻說：「你搬到弼塘村住罷，組織上照顧你，你也可以幫助古鶴翔學習。」

於是，妻和孩子住到弼塘村的「幹校教職員宿舍」了。幹校的「學員宿舍」建築得很好，這時卻撥出作爲「老虎籠」，囚禁着我們這些「老虎」。「幹校」的「教職員宿舍」卻是潮濕的舊民房，也就是我們未變成「老虎」以前居住的地方！

妻兒搬到這兒「住」了。說是「住」，事實上是囚禁，因爲共黨吩咐妻說：「不得擅自離開宿舍！」

有一次，孩子們把一個小皮球抛到宿舍外面，在監視下的妻卻不敢出去拾回，弄到孩子們大哭。

我交給妻的薪金是收到的，但購物必須通過學

。她一樣要被審查，被鬬爭。她「檢舉」我請楊安道神甫吃牛扒，便是在這情況下「坦白」出來的。

有一次，大孩子不知從什麼地方學來一句歌謠，他大聲地叫道：「毛澤東，蒸鬆糕。」這句話被共幹聽見了，便追查「來源」，駡他，駡這小東西是「小反革命」！

當然，他們查不到「來源」，直至今天，妻和我都不清楚這「小反革命」怎會唱出這句「反動」的歌謠。

有一次，我被一個學員帶去作「個別談話」是因爲我不怕鬬爭，越鬬爭我，我越「頑強」。其實並不是我「頑強」，事實是我已無可「交代」，但我也不肯胡亂揑造事實。共黨以爲我「頑強」，所以用「個別談話」的方式來軟化我。

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由那學員問話，由一個女教師做紀錄。那學員說：

「你曾到過越南？」

「我到過西貢堤岸。」

「你在那兒幹什麼？」

「我在堤岸中國日報工作。」

「中國日報是一間怎樣的報館？」

「那是一間反共的報館。」

「那麼，你有什麼反共的活動？」

「我在那兒收聽倫敦、新德里和新加坡的廣播，但我常常紀錄那些對國民黨不利的消息。」我老實地「交代」說，因爲當時的我，思想左傾，我確是盡量將對國民黨不利的新聞紀錄下來的。

那時中國日報的老板是梁華琛的父親，但實際是由梁華琛主持的。總編輯是陸文英，副總編輯是黃子遠。這份報紙雖然是反共的報刊，但也刋登一些對國民黨不利的消息的。——這大概是自由世界報刊的一種特色，直至今天，仍然如此。

離開越南，回到澳門以後，我在澳門華僑日報也曾幹過同樣性質的工作。

當時澳門華僑日報的老板是趙斑爛，這份報紙是商報，是反共的，但它也刋登我紀錄的對國民黨不利的消息。——如今，這份報刋已成爲共黨的外圍報了。眞的，大陸淪共前的我是親共的，可是共黨不肯相信。他們一定要我「交代」反共的活動！

他們說：「誰可以證明你不是反革命？」天啊！在這情況下，誰敢證明我不是「反革命」？

在自由世界，只要沒有罪證，誰都不能被指控有罪。可是在共區，誰都被假定爲「反革命」，而要找人證明自己「無罪」。在這恐怖的世界裏，誰

可怕

邵氏出品的「成記茶樓」與華納出品的「神探殺手奪命槍」都可以列爲「糖衣毒藥」的電影。要理解「成記茶樓」之毒，最好先理解「成」片主人翁大哥成是何種人，電影利用本港法律縱容少年罪犯的弱點，刻意將大哥成捧成香港式梁山人馬。同時爲了美化大哥成，編導故意安排一場與黑社會頭子雷公成會面時，由一個漢叔教他應付時的同門暗號，表示他本來不是黑社會人物。可是大哥成與販毒頭子鬬智一段，出手之大，手段之毒辣，並不是一個普通商人所能做得到的。而且更使大哥成與汪大嫂結婚之夕，另一股黑社會人馬太子基帶黨羽來準備生事，但當警探來訪問，想討取黑社會人物名單時，大哥成作義氣狀，不出賣黑社會的人。由此看來，大哥成是何種人，我們不難明白。但電影卻像肯定了這種行爲。

大哥成的人生哲學是什麼，主張以暴易暴，有仇必報，對黑社會組織雖然憤恨，但到殘留一分淡淡的手足情，不忍幫警方對他

暗示），但是電影中的大哥成的形象在本港小市民觀眾中，看來又好像是一種小市民的英雄好漢典型，想來異常可怕。

其實不論編導如何美化，大哥成的前身，應是潛伏在鄉間魚肉鄉民，包烟包賭，畜養大批馬仔橫行鄉里的「大天二」型人馬。

目前海外有一些「墮子」，他們正在「帝國主義」的庇蔭下生活，有些直接收取「帝國主義」的薪金。例如香港大學教授馬某，他便是收領「帝國主義」薪金的。目前他正在大喊「大慶精神」和「大寨精神」，自以為十分「愛國」，十分「前進」；倘若他們真的「回歸」大陸，毅然地拋棄了「殖民地教授」的地位，返回他們心目中的「祖國」定居時，又有誰敢保證他們不是「蔣特」或「英特」呢？屆時無論中大的牟某或司徒某都將自身難保，怎能保證馬大教授不是「蔣特」或「英特」呢？

劉少奇成為「工賊」，林彪成為「叛徒」，陳伯達成為「蔣特」。——有誰可以保證他們不是「反革命」？何況區區的古鶴翔，或者大大的「殖民地教授」？

他們一定要我供認「反革命」的活動，並且要我「交代」具體的事實。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只好供認了：「我是反革命」。可是，我無法講出具體的內容。我沒有「創作」的天才。

那學員迫得我緊了，我不由得兩淚交流。這時候，那學員突然問我道：「你既然到過越南，那麼，你一定懂得『法國英文』吧？」

「法國英文」？在痛苦的熬煎中，這句話使我破涕一笑。

在這些苦難的日子裏，有人跳井，有人跳樓，甚至有人用魚骨來刺自己的血管。

中國被一羣懷疑狂、虐待狂和無知的人統治着，中國人民的命運實在比狗還可憐！如果沒樣嘗過毛澤東共產黨的滋味，誰也不會想像得到下面的一段對話的，這段對話發生在一次「鬬爭大會」裏：

「古鶴翔，你是反革命。」

我搖頭否認。

「你相信共產黨麼？」

「我相信。」誰敢說不信共產黨？不信共產黨，便是「反革命」！

「你既然信任共產黨，現在黨說你是反革命，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的確，我沒有話可說。這便是共產黨的「唯物辯證法」。正是：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回歸」罷，「共產天堂」正在歡迎「回歸」的人

記茶樓」與「神探殺手奪命槍」

林巽

氣，可使觀眾喝采。但他當然絕對不會想到將徐大富這種販毒頭子繩諸於法，在觀眾眼中他卻是英雄好漢。

電影雖然有意揭發本港法律對此地治安的毫無辦法，法官大人只看法律書及忠於英國皇家當局指示做事，對於香港善良市民，執法當局沒有愛心，也不必為治安越來越壞負責任。這確是此時此地善良市民目前遭受的不幸與痛苦。但我們絕不因為有了這種不幸的痛苦，而對大哥成這種只迫販毒頭子捐公帑金，不必理會他繼續害人，教十五歲少年用西瓜刀去殺人報仇，教夥記對搶匪施滾水刑及灌屎、棍打等私刑，對於舉報黑社會人物的非法組織，也不必與警方合作。這樣就是英雄好漢了。我想如果本港出現更多像大哥成這種人，出現更多「成記茶樓」，對本港這個畸型社會，會使它變得更好或更壞？那是不難想像的。但在這時拍這種電影，其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市民普遍對本港軟弱的法治失望，他們無形中會接受用非法手段去以暴易暴。但要叫一個善良的人用私刑將一個刼匪打死當然不容易，於是大哥成這類英雄，恐怕便要吃香了。一家電影公司，一個編導人，能夠用肯定筆觸去塑造大哥成這類人，去美化這類人，其藝術良心顯然地已墮落到多麼令人憂慮的境地了。

個人以為「成記茶樓」這類題材可以拍電影，大哥成這人物也可以銀幕現身說法，但必須當他百分之百反面人物來處理。譬如通過舊日跟過他的夥記馬仔，談起他一些「想當年」的往事，如何包烟包賭，如何教人的事，可以通過汪大嫂的口質問他，他可以坦白的說：「我現在雖然洗手不幹，但我曾經是非法組織的頭腦，我也當過販毒頭子，所以我才不忍出賣他們。」那就差不多了。但是加上這些側筆，對揭發法律的軟弱，及反映現實並沒有減低效果。筆者在此試作呼籲，拍此片的公司當局倘如還顧及一點藝術良心的話，此片在外埠公映，應補拍一些上面所說的鏡頭。將大哥成明顯交待成反面人物才行。

華納公司的「神探殺手奪命槍」因為主演的安東尼昆、米高堅、占士美臣都是相當有份量的演員，尤其是安東尼昆，近年來由他主演的片子，也都有一定份量。「神」片又以偵緝毒梟作號召。我總以為電影或者會有可取之處。可是看了之後，不但覺得內容非常貧乏。所謂偵緝毒梟，並不是內容，只是利用來作為情節，可以處理成毒梟或者是走私鑽石，情節並無分別。電影完全是過去那些造作的特務電影公式。電影中幾個暴力鏡頭，卻令人觸目驚心，如用汽車活活將一個人碰死，那組暴力鏡頭並不是輾斃而是將一個人迫到無路可逃之後，讓他迎面站着，被汽車向他腹部反覆地碰幾遍，讓他慘叫而死。一組鏡頭是將一個人從三十五層樓上推跌地下，拍的也極殘忍。另一個是安東尼昆用手握死一人。在「神」片中，安東尼昆是美國駐巴黎辦事處職員，電影情節，是因為他的同僚被販毒頭子暗殺，於是便買兇手去謀殺販毒頭子。其情節發展，有點與「成記茶樓」相同，主張以暴易暴，要是電影製片家，以為以暴易暴是娛樂性及刺激性。這種意識對現下青少年帶來壞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神」電影構思，可說是編劇人為演員特殊氣質而編寫的，占士美臣的紳士式鬬智是占士美臣過去一貫表演公式。安東尼昆冒失式勇敢是公式的，米高堅的敏捷狠辣，也同樣是公式的。於是除了赤裸裸地販賣暴力殺人的花巧之外，整部電影形式，也都成為機械式的。本港過去有些影[illegible]人奉着民主自由的大道理，大事評擊本港電影檢查尺度不夠放寬，意[illegible]色情及暴力的刺激性鏡頭不肯放鬆。可是看了「成記茶樓」及「神」之後，我不禁對這個電影檢查制度的存在作用，大大感到懷疑[illegible]只管理一些露骨的形式。可是對社會風氣起壞影響的不一定是[illegible]形式的暴露去刺激青年觀眾的幻想，其效果是同樣可怕的。

兎死狗烹

林定

最近中共公開指名抨擊陳伯達，由江青在上海的地盤「學習與批判」發炮，刊出程臯的「陳伯達尊孔反共的一生」。指陳伯達是「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強調陳「從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時候起，就是以一個孔孟的使徒的面貌出現。」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程臯此子，名不經傳，大概是江青裙下的新打手。該文長達六千字，說陳伯達生長在一個「四代書香」門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自小受孔孟之道薰陶，吹捧孔孟為偉人。二十歲時加入國民黨，大寫反共文章，罵共產黨是「走入迷路的糊塗蟲」。後來由右派的反共分子，搖身一變鑽進共產黨，滿口馬列，但終不能掩蓋他骯髒的孔孟之道。

陳伯達是在王明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時期，嶄露頭角，得到重用。抗戰時，便以「民族統一戰線」為擋箭牌，拋售他的「哲學的國防動員」右傾投降主義口號，鼓吹抗戰不分界別、不分階級、組織哲學上「救亡民主大聯合」。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新啓蒙運動」。同時配合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泡製了充滿孔孟之道的「新人生觀的創造」，說吳稚暉、戴季陶、陶希聖、陳公博、胡適等人是「民族靈魂」、「啓蒙大師」。

陳伯達與國民黨配合，鼓吹「廢

在延安時的著作有：「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論」等。其中尤以「中國四大家族」一書影響力最大。像這樣一個陳伯達，怎能說他是吹捧孔孟，專寫反共文章的國民黨右派大員呢？

至於「國防文學」，初由周揚提出，是中共在文藝戰線上的統戰口號。陳伯達當時公開為文支持：「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作家，應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在國防文學上，盡作家自己救亡的天職。」當時中共正大力向全國推行毛澤東的統戰運動，在延安發出的文告中，不只一次號召組織國防政府和提倡國防教育。陳伯達只不過是為毛澤東所制定的政策做傳聲筒，若說陳伯達的「國防文學」是反動孔孟之道，那末「毛澤東思想」便是反動的孔孟思想。

彭德懷罷官，是因反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全民煉鋼」、「大躍進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病」。而陳伯達在一九五八年便任「紅旗」主編。此期間，陳大力鼓吹毛的「社會主義總路線」，為毛的教條主義辯護。「紅旗」的「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等文章，是出自陳伯達手筆。

彭德懷的烏沙帽是在一九五九年進行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鬬爭，是一次意義重大的鬬爭；它關係到國家命運，也關係到社會主義運動，因此，必須認眞進行。」一九六〇年，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徹底失敗，大陸全面大飢荒，毛澤東被迫從「寶座」上摔下來。「紅旗」仍然捍衞毛澤東思想，高唱毛澤東總路線正確。彭陳勾結乎？

陳伯達助劉少奇篡毛位，更是笑話。毛下野是政治局決定。陳伯達當年僅是中委，有何權力？一九六六年，當毛澤東要奪回失去的權力時，陳伯達便充當毛的馬前卒，以急先鋒姿態出現，分別在「紅旗」、「文滙報」、「解放軍報」刊出他的「高舉毛澤東紅旗進行無產階級大革命」，跟着便出任以江青、康生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指揮紅衞兵衝擊劉鄧「黑幫」司令部，迫使劉少奇垮台。這是盡人皆知的事，現在江派卻「欲蓋彌彰」了。

陳伯達不是林派，此次被林彪事件株連，主因是陳讚成林設「國家主席」。但毛澤東自被劉少奇踢一腳後，對「國家主席」杯弓蛇影，深惡痛絕。陳伯達居然支持。因此林彪粉身碎骨後，毛澤東也不惋惜這個替他賣了三十多年老命的走狗，順手把他烹掉。

狗肉和尚

十月廿日，在這一天南越與南韓這兩個國家都發生了反政府的示威。在南韓領導發動示威的是天主教神父與修女，他們的口號是要「廢除戒嚴法」、「釋放政治犯」、「打倒獨裁政權」。在南越領導示威的是和尚與尼姑，他們的口號是「反貪污」、「打倒阮文紹」。兩者的口號雖然不同，但目的卻是一致的，都是要推翻其現政府。

南韓與南越都是受到共產黨的摧殘而僅得半壁山河的國家，而目前共黨仍然死心不息，千方百計的企圖赤化其全國。這兩個國家在狡猾的強敵威脅下一切都仍處在戰爭的狀態下，而南越與北越在三年前在巴黎簽訂了停火協定，可是北越並沒有遵守停火協定，到處不斷地向南越進行襲擊。

防範共黨的破壞與滲透，不得不暫時限制人民部份民主與自由。例如南韓午夜十二時至凌晨五時實行宵禁，以防範共諜的活動，不准惡意攻擊政府的報刊出版，這是智者與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民所擁護與樂意接受的。雖然如此，但人民對於言論、信仰、居留、工作等仍有一定自由，遠勝在共產暴政下，安樂得多了。

據外電消息，北韓一直不斷地派遣間諜滲入南韓進行破壞。例如八月十五日共諜文世光刺殺朴正熙總統不遂，結果是殺死了朴夫人。但北韓仍不死心，並正在訓練日本赤軍派分子利用更毒辣的手段去暗殺朴正熙與韓[illegible]國政府[illegible]及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南

山會議上，陳爹與彭的「軍事俱樂部」，一起重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濫調，打出「爲民請命」旗號，惡毒攻擊毛澤東路線。

陳伯達緊隨劉少奇，長期爲劉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出謀擬策。一九六二年劉少奇再度拋出他那本鼓吹孔孟之道所謂「論共產黨員修養」，就是陳伯達助其整理修改的。

陳伯達根據孔孟之道替林彪反黨集團泡製「設國家主席」的政治綱領及「天才」的理論綱領。故林彪特別重視陳伯達這個董仲舒式「黑秀才」。這些孔孟忠實信徒，緊密勾結，狼狽爲奸，效法孔老二「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上述陳伯達的罪狀，無一不與孔孟之道牽連。江派強將陳伯達與陳紹禹、彭德懷、劉少奇拉在一起，加以清算，旨在掩蓋三十多年來陳伯達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陳伯達是毛澤東的「黑秀才」，毛對陳倚畀之重，素所熟審，但程文卻一字不提。

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出身跟毛澤東差不多，生長在一個小康的農村家庭。集美中學畢業後，考進「上海大學」，讀書期間參加共產黨。抗戰前，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受訓，回國後在上海進行地下活動，被捕釋放後，又前往莫斯科。抗戰時返抵延安，擔任中共黨校講師、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一九三九年任毛澤東私人秘書。「毛澤東選集」裏大多數文章，是由陳伯達捉刀的。中共「七大」，陳伯達當選爲候補中委。

陳伯達生性內向，待人落落寡歡，加上口吃，說話巴巴結結，故很少在交際場所出現，終日埋頭寫作。他

巾幗不讓鬚眉

學校爲了開始辦理同學志願從軍報名，已在訓導室、會議室、高中部及初中部的辦公室，一共佈置了八個報名處。

每一個報名處，除了張貼一些鼓勵同學從軍報國的標語外，還用書桌排列成行，由六位老師排排坐，擔任分發登記書表及志願談話的工作，學校當局原先的構想及設計，以爲同學們在開始報名時，一定是很有秩序，一個跟一個排隊魚貫而過的。

出乎學校意料之外，校長在司令台上一聲「今天開始報名……」立刻掀起澎湃的從軍熱潮。原先整隊恭立在操場上的同學，就爭先恐後的，像排山倒海一樣，湧到幾個報名處的門前，一時秩序大亂，前呼後擁的，書桌板櫈被推翻了。受理報名的老師被擠到一角去，有的同學搶到報名單找不到體格檢查表，有的同學抓到報名表又搶不到志願報名單，到處人頭洶湧，人堆簇簇。初中部的同學擠不過高中部同學的人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東奔西跑，一般熱情澎湃，個個都變成了衝鋒陷陣的英雄，威風凜凜，神氣十足的向前衝刺！

校長和老師們撕破了喉嚨，大聲喊叫「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同學們當作耳邊風，依然是又熱又鬧。在平日，軍訓教官的銀鷄哨子聲響，同學們不管是坐在那裏或是行到那裏，都會乖乖的在原地肅立靜聽。

那一天早上，銀鷄哨子的聲音失靈了，軍訓教官的威風已被同學們的從軍熱潮溶化……。

每一位同學都是熱血沸騰，從心頭輻射全身，洶湧到臉上，使整個學校都是熱烘烘的……。

女生報名處是設在訓導室的，可是在極度混亂的情況下，男同學竟盲目的突破了女生的防線，衝刺前去抓到表格就跑，氣得女同學大咬銀牙，跺腳直跳。一羣平日在運動場上出盡風頭的女將們立刻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氣概，殺氣騰騰的衝向男女的報名處，搶到書表就高高舉起，大呼「收復失地」口號，表示威風。對住向女生報名處闖關的男同學還以顏色，在場的女同學揚眉吐氣之餘，啦啦隊就跟着出現了：「一二三、三二一，男生沒有什麼了不起！」

「女生又有什麼了不起？英雄上陣當然勝英雌！」高三的同學又跟着啦將起來了。

「英雄難過美人關，看誰了不起？」

「堂堂英雄不入脂粉陣，美人又有什麼了不起？」

「木蘭能征又慣戰，豈憑脂粉立戰功？」

男同學和女同學的啦啦隊，各不示弱的，一唱一答，展開一場熱鬧的啦啦戰。不知是誰運用之妙，高叫一聲表格快光了，雙方啦啦隊想起搶奪登該表格更要緊，才一哄而散。

和尼姑的反貪污中，竟然要打倒阮文紹政府。在南韓的洋神父與修女是要廢除戒嚴法，希望給共諜有利的活動機會，釋放政治犯，承認共特是無罪而合法的。從他們這些口號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他（她）們的眞正面目了。

從本質上來說，宗教是反共的，因爲天主教與佛教是信奉天主與神，天主也是神，但共黨是無神論者，對於一切宗教都被視爲導人迷信的邪教，是共黨要消滅的對象之一。例如大陸所有各種宗教不都爲其消滅得一乾二淨了嗎！許多神父修女，和尚尼姑在各種不同的罪名下，不是被槍斃就是勞改，這是眾所週知的事實。

但有一些雖然身穿道袍教衣，手拿佛珠聖經，但並不是虔誠的宗教信徒，而卻是心懷不軌的赤色分子。因爲共黨的滲透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記得一九五三年在廣州市海員俱樂部，南天霸陶鑄的老婆曾志在對廣州市幹部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憎恨敵人，就必須奉承敵人，尊敬敵人以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爲了要消滅宗教，就必須手拿佛珠聖經，身披袈裟、教衣……。」

而南越這些和尚與尼姑，南韓的這些洋神父與修女，恐怕就是曾志所說的爲了消滅宗教而披上教衣的政治出家人了。而這些政治出家人，不但要消滅宗教，而且也會在利用爭取民主的口號下，達到消滅該兩國人民的民主與自由。

因此韓越人民必需提高警覺，擦亮眼睛，不要被政治騙子牽着鼻子走，成爲葬送國家民族的罪人。

尖鋒







（四）

萬人傑

哥爾夫迷

哥爾夫在香港是有錢人的玩意，香港雖也有粉嶺、石澳、黃竹坑等好幾個哥爾夫球場，但不能算是普遍及大眾化的運動。

今天，很大部分日本人已變成哥爾夫迷，他們固然時時到哥爾夫球場玩，有時在家裏、寫字樓也有拿球棒揮動一番。

許多城鎮的市街上，看到有些空地四週高架鐵網，初時老萬不知這些地方作何用處，後來一問，才知是哥爾夫球場。本來地方這樣小，又在市區內，不適宜作爲哥爾夫球場，這小型球場不過讓哥爾夫球迷在工餘之暇，過過球癮，在這種小球場裏無法大展所長的，不過聊勝於無罷了。

市區地皮矜貴，人們肯用作哥爾夫球場，可見想過癮的人不少。其實，在這塊小地方上打，和在廣濶的球場上大開拳腳，趣味差得很遠。不過，動不動跑到哥爾夫球場，許多人經濟能力辦不到，時間也不許可，因此市區內的小型球場，應運而生。

日本大企業機構僱用高級工作人員時，和學歷、經驗同等重要的，老板會問：「你懂得打哥爾夫嗎？」如果哥爾夫打得好，即使其他條件差點，獲得取錄機會很大。如果具備一切哥技能，卻因職員懂不懂打哥爾夫，對公司業務有直接關連。據說：日本大企業的生意，每年有若干百億美元是在哥爾夫球場上談好的。因此，如果請得一位哥爾夫能手做營業主任，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這種情形在別的國度可能沒有，在日本則十分普遍，有些人爲求上進，博升級，潛心研究哥爾夫球藝。如打到神乎其技，能發能收，在球場上令你的大客仔以爲技術取勝，一喜而在合約上簽了字，你便立功不少。

日本哥爾夫之風如此之盛，主要原因在此。難怪有些年青人連做夢也忘不了哥爾夫。在日常生活中，更拚命的把哥爾夫練好，在這方面下工夫，升級加薪機會很大；比在工作上求表現，甚或走內線，托老板大腳更有把握。

美國、台灣哥爾夫之風也甚盛，且好手輩出。不過，像日本那樣子作商業上的應用，似乎不多。當然也不能說沒有因投其所好而有助於事業的成功。如果說對哥爾夫的着迷，美國人和台灣人還瞠乎其後。如果閣下玩玩爾夫有兩手，到日本很可能撈到風生水起呢！

黃色的表演

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警方破獲

一位同行遊日本的朋友對老萬說：雖然刼殺兇案日本比香港是望塵莫及，但色情玩意，卻較之香港進步得多。

和世界許多大城市一樣，不論東京、名古屋、大阪，要找尋黃色刺激，不愁沒有去處。

老萬和別的遊埠朋友一樣，不但要遊覽名勝古蹟、考察風土人情、觀光現代建設；尋幽守秘，也列爲重要節目之一。在美國、加拿大看過不少這類東西，遊日本，當然不會錯過。不過，日本這類表演是合法的，不用躭心像在香港看眞人表演那樣，警察掩至，會被趕上豬籠車，還要自己拿了發仔上差館作證物。

老萬在東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個地方，分別欣賞了三種不同的表演。也許許多遊日本的朋友都看過，但很少人把這些情形照實報導。老萬覺得既然是公開表演的，不妨談談個人感受。

在東京看的是日劇裸舞，名古屋看的是成人電影，嘆爲觀止的是在大阪看的性表演。

在東京看日劇，由領隊帶去，八百日元便可入場；我們單獨去要付一千円，一千円值十七元港幣，不算太貴。但場面豪華、佈景、偉大、美女如雲的寶塚歌舞，也不過收六百日元所以收費高一點，以資彌補。

老萬看過印象最深的無上裝歌舞，是美國賭城拉斯維加的法國美女。一百幾十名同時出場，個個差不多年紀，差不多身裁，一雙美乳，經過挑選，使人目不暇給。隨便死盯一個，已夠你欣賞；如果把眼光分散，就不會注意她們的美妙身裁。因爲變化萬端的燈光，偉大的佈景，艷麗的服裝，無一不吸引了你，你再無暇欣賞她們的無上裝。

日劇沒有那麼偉大的場面，大部分是三幾個人，或十多人，你有很多時間逐個品評。一般說，日劇的無上裝女郎比不上法國美女，東方女子大腿、小腿都嫌不夠修長，乳房之美，也不能稱第一流貨色，以言養眼，難以比較。

不過，日劇裸舞勝在節目內容，每一節目都有故事，這些故事，當然落足鹽味，不單是欣賞舞蹈藝術而已，這較爲適合中國人口味。

性動作的舞蹈

日劇表演節目大部與性有關，性質上與拉斯維加斯法國美女的演出不同。後者以大堆頭，富麗豪華吸引觀眾。無上裝，大概爲了順應流潮，也顯示一下他們人才濟濟，全是揀手貨色，當時得令，並非過氣肉彈。

得是日劇表演的最大特色。

他們是無上裝，並非全裸，性的姿勢，只能出之抽象形式。如撇開鹹字不談，舞蹈的編排，很具藝術性。如不戴上衛道者眼鏡，以純藝術觀點看，很不錯，要得到變態的性滿足，恐怕會叫一些人失望。

老萬認爲，成熟的人，不論男女，看日劇表演是無碍的，它不太引起人們的綺思，點到即止，有藝術素養的人，會發出會心微笑。

可惜老萬不懂日語，幾個過場惹笑短劇，題材雖然鹹點，相信很精彩，因爲在座日本人都哄然大笑。

其中有一節目是應時之作，一男一女，大耍中國功夫，兩人出招，似模似樣，身手敏捷，單是功夫已相當好看，打到後段，更加精彩。女的不敵，被男的打到衣衫脫落，一件一件不見了，最後打到幾乎全裸。因爲中國功夫已成世界最時興的東西，編出這裸舞，既應時，也滿足了睇肉客。

日劇觀眾遊客佔很大比數，不少是番鬼佬及番鬼婆。如果他們看得懂，對這種鹹味現代舞必定十分欣賞。

日劇場面小是有理由的，他們既以做遊客生意爲主，場面太大，泡茶咁泡，顯得冷冷落落，氣氛反而不好；經常保持滿座，有些人在後面站着，有空位便補上（他們不設對號的），顯得很熱鬧，也不會影響表演者的情緒。

日劇表演節目不能滿足鹹客要求，不過一般希望得啖笑的遊客，會很欣賞。尤其中國人，既有聊齋故事，又有中國功夫，看後自是津津樂道。

香港遊客到東京，看看日劇該是少不了的節日。這種有鹹味而有藝術

不欣賞黑作一團的黑波。

成人電影

許多大城市都有「成人電影」，所謂成人電影，是「兒童不宜觀看」的電影。不過，在外國看「成人電影」，跟在香港看「兒童不宜」卻完全不同。外國成人電影差不多都以性爲主題，香港的「兒童不宜」電影，不一定專講「性」，可能有點床上戲；也可能有暴力鏡頭。

不過，外國「成人電影」對性的表現，卻有程度上的不同。老萬在美國、加拿大看過「成人電影」，內容千篇一律，只是一次又一次重覆他們習慣的性行爲。爲什麼說是他們習慣的性行爲？老萬相信每個國家，每一民族都有其性行爲的特點。在日本看過成人電影後，與美加所看的兩相比較，更證明上面所說不錯。從這些電影可看出日本人跟美加的性行爲作風完全兩樣。

美國和加拿大的大銀幕小電影，由頭至尾是造愛鏡頭，有時單對單，有時一對二、一對三或兩對交替歡合，更有大堆頭的多角表演。他們習慣以舌功爲主，不論男女，都難爲了舌頭。這一點，與東方人習慣完全不同。日本成人電影絕無此種鏡頭，只是誇張女性的乳房。

日本的成人電影藝術上的價值比美加的高出多皮。日本片故事性很強，情節和拍攝都和普通故事片一樣，當故事涉及性問題時，就不像普通電影那樣一抹而過，用大段時間表演，因此整個戲看起來很自然。同時，造愛鏡頭永遠看不見男女兩性的器官，雖然一切動作、表情及對白等等，全

覆表演，實毫無意義。許多看過的朋友，也與老萬有同感。

可是看日本的成人電影，老萬十分欣賞，不到完場也不願走，理由是這些片子有極好的故事，演員演技也精彩，更難得是全看不見要害的地方，只看上半部，便使人心情緊張，爲之飄飄然，使人產生代入感。描寫性愛的電影，不需像小電影那樣，讓性器官做了主角，由頭到尾大部分不是男人的便是女人的東西用大特寫鏡頭放出，很難討人好感，也很難使人看了動情。

日本成人電影以情節取勝，根本不必讓器官出現鏡頭，看後卻使人回味。實際上，這並不是鹹片，而是把人的生活更澈底和眞實的在銀幕上表現出來而已。普通電影把性愛部分畧去，這些影片卻成爲片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實，性在眞實生活中，何嘗不是重要的一部分？

不同性質的性愛

在日本看成人電影，和美加規矩相同。同時放映的有兩三部，週而復始。入場券六百日元，沒有號位，入場後有位便坐，沒位便站在後面看，待有空位時便補上。可以看完一部便走，也可以由頭看到尾，看幾次也沒人管你。

不過，成人電影生意奇差，老萬看的一家，觀眾不夠三十人。也許成人電影不多，翻來覆去都是那幾部，人們看膩了，便引不起興趣；也許喜歡鹹的人嫌它不夠味。老實說，看成人電影的人，誰有心情欣賞「藝術」呢？

老萬認爲編導人在這上面確花了

女，見色起淫心，刼財之外，還要刼色，表現了強姦的性愛。飛仔得欵，回到同居情人的家，他們間有眞情，又表現了一場眞情的性愛，旖旎纏綿。他們受困於經濟，飛仔做扯皮條，介紹他的情人給客人，又有嫖妓的性愛，還描寫嫖客的虐待狂。飛仔回到自己的家，發覺寡母不堪寂寞，引誘年青人做愛，又表演了老少配性愛。

總之，在一個戲內，容納各種不同性質的性愛，故事一點不牽強，且有豐厚人情味，這樣的成人電影，與西方出品比較，不可同日而語，至少，這種成人電影不會叫你看到一半便吐。有故事的成人電影，不會那麼千篇一律，也不太單調，更妙的是：只要把性的部分剪去，也可成爲一部人人可看的電影。老萬第一次看到這樣電影，偶然讀到一位朋友六七年前寫的日本遊記，也談及他看的成人電影。在那時日本已流行了成人電影，他所述的幾部影片的內容，也很精彩。譬如一部以古代酷刑爲題材的成人電影，順理成章的把古代對付淫婦的刑法，露骨地表演出來。一來可增智識；二來滿足了「成人」的慾望。其他成人電影大都如此取材，變化無窮，取之不竭。

其實，人類性愛不外如是，儘管「專家」指出有若干種花式，無非位置的變易，主題並無改變，因此性愛電影如以美加那種方式拍攝，非常乏味；但故事卻有很多變化，把性愛配合故事拍成成人電影，每部都使人有新鮮感覺，自不會像美加的單調，這是日本人聰明的地方。日本成人電影，帶太太或女友去看，也不會難爲情的。

二日

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先生來電，歡迎父親赴菲，面商遠東大局。

四日

父親在台接見美國國際新聞社遠東總經理韓德曼、斯克利浦霍華德系報遠東特派員范智華，並答覆其問題，認為：

「中國反共戰爭，倘不能獲得及時之支援，則民主國家將來所付之代價，恐將不止百倍。我人倘不能在中國防止共產主義，則共產主義必將蔓延於整個亞洲；如亞洲為共產主義所控制，則另一次世界大戰，更無法避免。」

語重心長。

七日

今日為「七七」抗戰勝利紀念日。我政府與社會領袖共同發表反共救國宣言，由國內外各黨派領袖八十餘人共同簽署。大要如下：「共黨憑藉抗戰時期乘機坐大之武力；利用抗戰以後國力凋敝之機會，破壞和平，擴大戰禍。八年抗戰之成果，為其所摧毀無餘，而國家危難，比之十二年前更為嚴重，吾人深知，中國如為共黨所統治，國家決不能獨立，個人更難有自由，人民經濟生活絕無發展之望，民族歷史文化將有滅絕之虞。中國民族當前之危機，實為有史以來最大之危機，而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一旦淪入共產國際之鐵幕，遠東安全與世界和平，亦受其莫大之威脅。今日國難當前，時機迫切，吾人將共矢精誠，一致團結，為救國家爭自由而與共產黨徒奮鬬到底。吾人生死與共，個人決無恩怨；民族之存亡所繫，黨派決無異同。國家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一日不能確保，人民之政治人權與經濟人權一旦不能獲致，則吾人之共同努力，即一日不能止息。」詞嚴義正，實足振奮人心。

下午，父親在草山接見美國友人柯爾白先生，彼對我之現狀表示極誠摯之關切，誠不可多得之友人。西諺有云：「患難之交，乃眞友也」。

美駐滬副領事歐利文，為共黨所拘禁。共俄一向反美，此係意中事。

晚間，接我駐菲律賓公使館電稱：「菲總統季里諾先生對總裁訪菲極表歡迎，並已準備一切」。

八日

風雨中

不能純粹為「民主」政黨。方案大體已定，復決定「總裁辦公室」組織大綱。

父親認為：

「此時一切必須以重新做起為要旨；尤其着重於一點，即由小處做起，不必為外物與現狀所眩惑。故對於各事應以制度與人事為根本要圖，不必斤斤計較一時之得失與成效。」

晚間，父親準備赴菲一切事宜，並指派隨行人員。

九日

父親由台北飛福州，即在福州空軍補給站接見團長以上軍官，並與朱一民主席談閩省軍政問題。當日乘原機，經平潭島返台北。

十日

晨五時，父親即已起床，六時四十分離開草山，到機場已七時二十分。送父登機飛菲後，回草山。

據聞父親座機於十一時，降白沙機場，即轉飛碧瑤。碧瑤，菲國之夏都也；位於羣山之中，比江西牯嶺尤高，風景佳麗，市容修整，為一避暑之勝地。菲總統季里諾親迎父親於迎賓館門外，時為菲國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四時後季總統陪我父親巡遊街市；我旅菲僑胞特在市口高搭彩牌，夾道歡呼。

晚間，在季里諾總統之辦公室內，開始正式商談，直至八時三十分方畢。

十一日

父親接見旅菲僑領，觀其精誠報國，愛戴領袖之熱忱，深感佩慰！彼等曾貢獻意見，曰「鞏固軍心，挽回民心」，曰「禁吃空額，公平兵役」；均屬語重心長，且能痛切時弊！父親為之感動！

八時後，父親在室外散步，季總統適來，同遊賓館一匝，即坐園內草亭中。先閒談，十時，正式商談。父親原擬與季總統各自發表宣言，因先將我方所擬宣言稿提出討論；惟季總統則欲與父親發表聯合宣言。父親之欲各自發表宣言者，蓋以在野之身有所不便也；今彼既自動提議，故亦不便推辭。會議至十二時方畢，攝影野餐，情緒融洽。下午天氣酷熱，父親接見菲國各界領袖十餘人。七時後，雙方發表聯合宣言。此乃東方民族劃時代之新紀錄也。晚間，父親復訪季總統，面商聯盟第一步驟進行辦法；

父親六時起床，在行館外遊覽一匝。八時半與季總統敍別，同車抵碧瑤機場；即飛馬尼拉上空，瞰視一匝，其地左湖右海，背負高山，島嶼棋佈，實一理想之首都也。在白沙換機後，菲以元首之禮送行。

下午二時，飛回台南下機，入行館休息。

以上三天日記，乃參閱報紙及父親日記而補記之者也。

十四日

由於李宗仁、閻院長百川及中央委員、立法委員等一再電催，父親乃決定於今日赴粵。上午七時半由台南起飛，後以氣候惡劣，致十一時方到廣州之天河機場。父親下午即接見各軍政首要人物。

十六日

父親六時前，未明即起，往黃花崗烈士墓致敬。九時召開中常會與中政會聯席會議，約一小時。除報告在菲與季里諾總統會議經過外，主張全力保衞廣州；並對於粵省走私與烟賭公開等不法之惡政，特加指斥；責成有關機關切實改革。

下午召開非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閻院長所提「扭轉時局方案」，原則通過。

十九日

父親正在廣州籌劃東南政局及保衞廣州軍事計劃。今日卻得韓國李承晚總統邀請訪韓的來電，辭意極爲懇切。彼之國勢與處境與我正同，且中、韓接壤，原屬一家，唇齒相依，實有風雨同舟之感。既彼此命運相關，不能不有此一行，故父親決定應邀。同時，接見美國駐華公使克拉克，明告以：

「因美國不肯積極負起領導遠東之責任，我等不得不自動起而聯盟耳」。

遂作訪韓之一切準備。

父親晨間曾約見吳禮卿先生，吳先生向父進言，謂「今後用人，應以願幹、敢幹及能幹者爲主要條件；其不願、不敢、不能者，勿再強其所難」。父引爲知言。續見余幄奇將軍，詢其對保衞廣州之意見。

晚間，父親在黃埔召集在粵高級幹部，繼續商討保衞廣州計劃；決定大綱，指示要略，直至深夜十二時始畢。當時廣州人事關係至爲複雜，我認爲保衞廣州最主要的條件應在「人和」。

二十一日

靜
蔣經國

午八時三十分，由黃埔乘華聯輪，赴厦門等地視察。九時起碇，十時半已到大虎山及虎門要塞區域之內。沿途視察要塞區域內外。父親舊地重來，感慨萬千。

二十二日

上午十一時，船抵厦門，展望鼓浪嶼風光，此父親三十年前駐節之地也。登岸後，即住鼓浪嶼之黃奕柱寓所。

下午，父親研究閻百川院長所著「保衞台灣瓊島之各種方案」，認爲切中時弊。

二十三日

父親在厦召見湯恩伯總司令及閩省主席朱一民氏。下午五時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召集閩南各師長以上本黨黨籍之高級將領開會，討論防衞辦法。

二十六日

父親於二十四日由厦門飛返台北。本日決定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又擬定挑選黨、政、軍幹部之標準，人數以二千人爲限，訓練以半年爲期。課程分黨務、軍事、哲學、軍政、經濟、教育、人事制度及革命理論與目標等等。

二十九日

李宗仁於前日由厦門來台，本日上午十時半，父親訪之於草山第二賓館。

三十日

李宗仁於本日由台北飛返廣州。父親於今日致電韓國國會議長，謝其對於「反共聯盟」之支持，並作訪韓之各種準備。

風雨飄搖　力挽狂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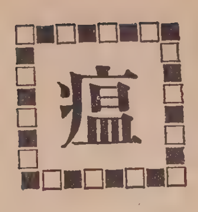
八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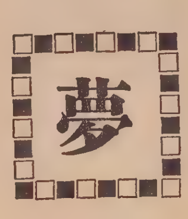
總裁辦公室今日在草山正式開始辦公，下設八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共方廣播說：「京滬的地下反共工作由蔣經國指揮」。

二日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直至今日始離開業經淪陷三個多月的南京，返國。

【二十八】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中共七全大會開過之後，重慶有六位參政員前來延安訪問，又形成一次高潮。

由於幾次談判均無結果，政府覺得勝利在即，不願再打內戰，想辦法轉圜，請出幾位不屬於國共兩黨的參政員，去一趟延安，探探共黨的眞意。

原來內定五人是左舜生、傅斯年、冷遹、褚輔成、章伯鈞。這五人雖然不是國共兩黨的黨員，但也各有其立場，左舜生是靑年黨領袖，靑年黨一貫反共，自然站在政府方面，傅斯年無黨無派，生平未入過黨，但他是擁護政府的，冷遹與褚輔成都是同盟會會員，雖然以後未入黨，但同國民黨淵源較深，只有章伯鈞原是鄧演達第三黨黨員，一貫是共黨同路人。政府這一安排，總算頗費苦心，中共方面也無異議，誰知就在此時，又跑出一個程咬金來，此人乃有名江蘇學閥，以後組織職業教育社，自爲黨魁，最後又向中共賣身投靠，加入了民主同盟的黃炎培。

黃炎培號任之，其人品格之壞，不要臉的程度[illegible]整頓江蘇教育，黃炎培不能再把持，因此痛恨國民黨，凡是反政府的事他一定參與。及至抗戰開始，政府爲了團結各方面，組織了國民參政會，聘黃炎培爲國民參政員，黃炎培眞是喜從天降，拿出全副精神吹牛拍馬，希望能當教育部長，有一次蔣委員長去參政會報告軍事情況，剛報告完畢，黃炎培搶着說道：「我們有英明、偉大、神武……」一口氣說了二十四個字，下面是「全國愛戴的領袖，何懼日本的侵略。」接着又是一大堆肉麻的話，蔣委員長坐在台上頻頻皺眉，下面參政員有的抿嘴，有的搖頭。傅斯年悄悄寫個紙條遞給胡霖，上面寫着：「這個老不死把蔣先生當成慈禧太后了，眞不要臉。」

無論別人怎麼罵，黃炎培仍然洋洋自得，遇到會議，一定搶着發言，一次討論財政問題，政府官員同參政員引起爭執，黃炎培又要發言，上台笑嘻嘻說道：「從前有個秀才窮了，改行去賣油條，但是，他害羞喊不出口，所以油條一直賣不出去。另外一個賣油條的，只喊幾聲賣油條呀！便賣出去了。」他說過之後哈哈大笑一陣，便鞠躬下台。

當時全場發怔，都不知道他講的什麼？傅斯年向左右鄰座的參政員說道：「這老不死是實足的老油條。」從此之後，大家都稱黃炎培爲老油條。老油條不但厚顏無恥，而且品德也壞到極點，一個老朋友的孫女寄居其家，竟然被其收爲姨太太，所以當時在重慶的人，都不把老油條當作人類，政府自不會派他去延安。

但老油條得到消息，覺得這是出風頭的好機會，去了一趟就變成第三方面的領袖，今後正好左右逢源。因此非去不可，打定主意先去找中國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朱家驊是國民黨中最反共人物之一，又主管組織工作，平時同老油條沒有半點來往，老油條突然登門拜訪，頗爲奇怪，但老油條究竟是知名人士，既然來了也不能不見，就讓到客廳坐下。

老油條坐下之後，把椅子向前拉了又拉，一直拉到朱家驊面前，用右手遮着嘴角，悄聲說道：「騮公，兄弟來造訪，有一件機密大事相告，希望我公不要怪唐突。」

朱家驊實在煩透了，把椅子向後拉一拉，說道：「任老，你只管大聲講，舍間沒有閒雜人等。」

老油條說道：「這件事關係太大，兄弟不能不來向我公面稟，務請原諒。」

朱家驊眞想站起身一腳，把老油條踢出大門，

當時強忍「說道：「任老，你請說吧，別繞彎子了
。」

老油條陪笑說道：「聽說中央派了幾名參政員去延安。」

朱家驊明白老油條來意了，說道：「任老，你言重了，政府怎能派參政員去延安，只是請幾位參政員去延安。」

老油條笑道：「騮公，這是你太客氣，其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派誰去，誰也不能不去。只不知道定了那幾位？」

朱家驊心想你這老傢伙正是明知故問，就坦然說道：「左舜生、傅孟眞、冷禦秋、褚慧僧、章伯鈞五位。」

老油條搖頭幌腦說道：「這五個人固然皆是一時之選，但對中共沒有多大用處，皆不能眞辦事的。」

朱家驊怔了一下，問道：「任老這句話怎麼講？」

老油條不慌不忙說道：「騮公，你多想一想，傅孟眞有名的大砲，肚裏存不住一點秘密，左舜生心直口快，同孟眞差不多，冷、褚二位雖然年高德劭，但都老了，不能擔當重任，至於伯鈞，他替那方面工作，絕不會爲中央效力。」

朱家驊想想，老油條的話不爲無理，當時連連點了兩下頭。

老油條接着說道：「騮公，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政治鬬爭猶如用兵，要想制勝必須出奇，否則大家各守陣地，永遠分不出輸贏。」

朱家驊不能再冷淡老油條了，陪笑說道：「任老之言有理，請指教。」

老油條滋滋油油笑道：「指教不敢，兄弟只能供獻一些意見與我公，這次去延安五位參政員，表面看四位是親國民黨的，只有一位親共產黨的，但四位親國民黨的參政員到延安不能起絲毫作用，一位親共產黨的卻對共產黨有絕大的貢獻。」

朱家驊不由得捏着一把汗，問道：「任老，你的高見如何？」

老油條說道：「政府派去延安的人，只是挑選左、傅、冷、褚一類的人是不行的，他們到延安能得到什麼消息，還不是吃吃喝喝開會睡覺，同在重慶一樣，必須派出表面上親共，骨子裏肯替政府作工作的人，才能得到眞象。」

朱家驊笑道：「任老，請你也去一趟，好不好？」

老油條說道：「騮公，你知道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一輩子不說假話，不騙人。我來看你，當然希望去一趟，替國家略效棉薄，不過，上邊批准批不准呢？」

朱家驊說道：「只要任老肯去，我會向中央提出。」

老油條說道：「騮公，請你向委員長轉陳下情，黃某人在過去也許有對不起政府，對不起委員長的地方，但是自從抗戰開始，便赤誠擁護中央，愛戴委員長，倘有二心，神明不佑。」

朱家驊說道：「任老言重了，我一定向委員長轉陳任老一片赤誠。」

老油條連忙起身彎腰作個大揖，說道：「只要騮公能把這句話轉到，兄弟就感激終身，今生無一爲報，下一輩子當變驢變馬給你騎。」

朱家驊說道：「任老又講笑了，現在都乘汽車，誰還騎驢騎馬。」

老油條呵呵大笑道：「那我就變個汽車胎吧！」人隨笑聲起身告辭。

隔了一日，中央公佈參政員訪問延安，果然五人變成六人，加上一個黃炎培。

其他幾名參政員一看有老油條，頓時大譁，傅斯年先去找到朱家驊，說道：「騮先，我不去了。」

朱家驊問道：「爲什麼：」

傅斯年說道：「我看到名單裏面有老油條，實有意與他作伍。」

朱家驊笑道：「你在參政會不是與之爲伍多年了，怎麼去延安就不能爲伍呢？」

傅斯年說道：「他在這裏丟人現眼，大家見慣也就不怪了，到延安他要一口氣又給毛澤東上了二十四個字的尊號，我們同去的人，臉放在那裏？」

朱家驊說道：「這點我想應該不會，他恭維委員長用了二十四個字，是有所求，你是知道的，他目前有何事求於毛澤東？」

傅斯年說道：「毛澤東自不能與他作官，但毛澤東可以給他錢。」

朱家驊說道：「孟眞，無論如何相忍爲國，萬不可因小事亂了大局，老油條爲人通國皆知，誰同他在一起都沒有關係，就因爲他壞透了，才不會沾染別人的。」

傅斯年想想也噗哧笑了，又同朱家驊談些去延安的問題，就告辭回去。

誰知傅斯年剛走，章伯鈞來了，進門氣急壞敗的說道：「騮先兄，怎麼又把老油條添上了，原來說的沒有他。」

朱家驊未料到章伯鈞也反對，而且態度較傅斯年更嚴厲，頗爲奇怪，當時問道：「伯鈞兄，你怎麼反對黃任老去延安。」

章伯鈞問道：「我爲什麼不反對？」

朱家驊笑道：「我以爲你們是一家人哩！」

章伯鈞憤然說道：「鬼同他是一家人，這傢伙丟人倒臉還不算，我怕他又出花樣，拖累了我。」

朱家驊說道：「他是他，你是你，怎會拖累你，政府已經公開發表，就不能收回，老兄務請包涵包涵。」

章伯鈞說道：「騮先兄，你的要求我答應，但我也有個要求，你見到恩來、劍英，請說明老油條去延安與我無關。」

朱家驊說道：「一定，一定，包在兄弟的身上。」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八）

封侯

李國輝接信後，即加緊佈防，一面寫信答覆共軍說：「你們受了毛澤東的欺騙，做了殺戮人民，壓榨百姓的劊子手而不自知，共產黨強迫父子骨肉相關爭，強迫人與人互相仇視。我們在北方看過你們的鬬爭大會，簡直沒有一絲人性存在。這說明共產黨不僅是與我們爲敵，而且是向全體人類的人性挑戰。希望你們及早悔悟，勿作毛幫爪牙，趕快掉轉槍頭向後打，全體人民將會支援我們打倒共產黨的，祝你們及時醒來吧。」

發出信以後，約四小時，共軍由側後向李團指揮所迂迴而來，把一三兩營與團部陣地截斷，成了各自作戰的形勢。李國輝率領團部警衛連及幕僚人員與伙伕馬伕等，一律參加戰鬬。敵人來勢兇猛，已到了短兵相接，殺聲震天的地步。事有湊巧，或屬天意，令忠貞得救，恰於此時，忽然烏雲四合，一陣大雷雨，一三兩營適時乘機由敵後猛烈攻擊，壓迫敵人在兩面夾擊下潰退，遺屍百餘具，狼狽竄逃，李團大獲全勝。清理戰場結果，鹵獲八二炮一門，機步槍共二百餘支。然而，李團長右腿，則於此戰役中爲槍彈擊中負傷，所幸傷勢不重。

經此次戰役後，李團彈藥行將告盡，且團長負傷，行動不便，致用擔架抬着行進。於是，遂決心退入緬甸南部景棟區。

到達以河爲界的國境線上，對岸即有緬甸警察戍守，李團派人渡河交涉後，緬甸警察即放船過河，接運李團安全到達彼岸。緬警很親切的把景棟區的情況告知李團長，原來緬甸聯邦的撣邦少數民族，與我國雲南省西雙版納（包括車里、佛海、南嶠同文同種，有極其親密的歷史關係。景棟是世襲七司地，警察亦屬景棟楼把（土司官稱謂）節制，因此，其民族先天具有一副對我國人民有純厚誠懇，親善的態度。

五　太其力孤軍奮戰　李國輝一鳴驚人

在李團未入緬之前，九十三師師長葉植楠，奉命率部從蒙自南撤。到了滇越邊界，葉師屬下的二七七及二七九團已先行進入越南萊州，葉師長和二七八團羅伯剛團長得悉入越國軍的遭遇，遂決定沿滇越國境西向進發。一路遭受共軍的襲擊阻攔，亦如李國輝的遭遇相同，所幸葉師幹部對這一帶地區地形道路，均甚熟悉，往往能取捷徑而行，所以先幾天就到達佛海。李團一路探悉葉師行動，遙遙在後尾隨，因有葉師領先行進，無形中增強了李團的信心及勇氣。

第五路空軍副指揮官易國瑞及飛行員，以及顧祝同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程大千率黃副官處長等官兵共七十二員，更加上法學博士丁作韶和大批軍眷等亦係從蒙自，即跟隨葉師一路撤退。各人自負一肩行李，草鞋麻索，登山涉水，戴月披星，歷經艱險，忍饑挨餓，好不容易到達南嶠後，以電台密碼向台灣取得聯絡。國防部對這批忠貞志士甚爲關懷，曾派出飛機臨南嶠上空盤旋，準備予以接濟或接運。然因機場設備與陸空聯絡不佳，未能着陸，倒反引起共軍警惕，加速對羅團施行攻擊。以十倍以上兵力，志在摧毀車里、佛海、南嶠反共武力，依據形勢，權衡得失，遂決心退入緬甸以保實力。

於是，聯合在鄉軍人領袖曾憲武、吳文綬等，率領部屬進入緬甸，當李國輝在蠻宋與共軍決戰時，羅團已到達泰、緬、寮三國交界地區的小猛捧駐屯。在鄉軍人自衛隊則留置在猛勇和三島一帶，張偉成支隊則駐守猛解。

葉師長羅團長及偕行人員等，到了小猛捧後，長途跋涉，驚魂甫定，驟然感到輕鬆，便召開特別會議。因隨軍的非戰鬬人員過多，遂決議由葉師長先行率領易國瑞副指揮官和空軍人員及陸總辦公廳主任程大千屬下員兵全部，分批化裝潛入景棟，再進入到與泰國僅一溪水交界地的太其力縣。在太其力縣，葉植楠與程大千等受庇護於軍統派駐海外人員周將中處。當時，南洋親共諸報章及香港大公、文滙兩報，曾刊載周將中爲暹北蔣特。並由周知會我國駐泰國大使館武官陳振熙，設法迎護入泰國，歸回台灣。所幸事情進行順利，全部人員先後分批入泰，然後仍分批飛回台灣，羅伯剛則殿後亦飛回台灣去。

葉植楠及羅伯剛受國家委任爲部隊主管，在大局垂危，風雨飄搖中，卒能盡忠職守，効忠領袖，率領國家付託的部隊，在失卻聯絡又無補給的狀況下，仍能一本國策，和邪惡鬬爭，不妥協，不投降，將部隊帶到自由地區，聽候國家處理，這才是一個人格完整的軍人，所應有的表現。比諸一般投機取巧，叛國投敵如盧漢者流，其精神與人格，眞是

葉植楠與羅伯剛離去後，部隊交由二七八團副團長譚忠率領，在原地自謀生存，以等待政府善後處理。

二七八團和師部的警衛營，經此長途奔馳，沿途戰鬥，落伍潰散和死亡，勢所難免。比較完整的，只有該團申鳴鍾營長率領的一個營，經整編後，全部人員只得七百餘人。

譚忠副團長和申鳴鐘營長，半生戎馬，由士兵積功晉升到中級軍官，雖無高深學識，但卻守着一個基本的踏實的觀念，就是一個「忠」字。忠於國家，忠於長官，忠於職守，至死不渝。

譚忠受其師長及團長之命，繼續領導這個破碎的團，既無經費供應，亦無糧秣補給，托身異域，呼援無門！只得向駐在地頭人（當地對村長的俗稱）商量借糧，各村寨頭人眼見這批國軍，雖處困難之中，仍能恪守紀律，愛護百姓，均願無條件供應食糧。但副食來源，必須自行輪流派人向山野尋找野菜，或向江河捕魚以維持。

李國輝團長終也率部隊到達小猛捧，和譚忠會合。譚忠正為這七百多人的生活及前途，感到困難重重，束手無策，所以誠心推舉李國輝統一領導，協力禦敵。李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擔任這支聯合部隊的指揮官，譚忠為副指揮官。由小猛捧再進軍至太其力縣屬之猛領鄉暫時駐屯，定名為「復興部隊」開始作有計劃的整理訓練。

這段時間裏，復興部隊的處境十分艱苦，官兵中有極少數人，戴有金戒指或手錶等，可以變賣的東西，全被團體借出充作派遣情報聯絡人員的費用。員兵的衣服，補了再補。而最感迫切需要的，卻是各種武器的彈藥，已接近告罄邊緣！如果一旦發生戰鬥，有槍無彈，勢將束手待斃。在無法可想中，幸得僑商馬守一、馬鼎臣等，自動捐贈一批彈藥及經費，並且承擔向當地僑商，發起募捐。

凡有傷患員兵，復得抗戰時駐思茅縣城的第六兵站醫院退役醫師郭覆飛，旅居太其力作義務收容醫療。這種雪裏送炭的義舉，極其顯然地，充分發揮了我中華民族數千年固有道德傳統，使這支疲乏破碎的復興部隊，免強渡過難關。

由於身處國外，為了更堅定意志，鞏固團體、維護團體的榮譽，亦訂有官兵公約。生活雖苦，但上下一心，情感融洽，親如兄弟，全心全意寄望於反攻復國。紀律嚴明，士氣旺盛，當地人民及華僑，對這支部隊，產生了良好印象。

艱難的生活，表面上似是平靜無波，對於過度疲勞的弟兄，倒是得到了適當的休息。可是，李國輝所面臨的困擾，卻接踵而來。

緬甸政府對猛領地區，一向視為邊荒地帶，而有鞭長莫及之感，且係與寮國及泰國接壤，亦深知國軍是暫時駐留，並無強佔領土野心，且未妨碍地方行政，對土司政府及人民，相處十分融洽。所以對國軍進駐該地，似有視若無睹，任其自由來去。可是緬甸政府經不起中共的唆使、慫恿、恐嚇、逼迫，致而緬軍遂向國軍採取干涉行動。

首先是緬甸中央政府，動員大量陸軍，將通往中國的路線予以封鎖，然後送出照會，脅迫復興部隊，務須解除武裝，集中監護。李國輝派出代表到太其力，向緬方代表陳情，要求緬方讓出歸路，回歸國土。正在交涉磋商中，緬方即將太其力駐軍調回景棟，並知會國軍代表，前往景棟會談。國軍代表丁作韶、馬鼎臣到達景棟後，即被緬方扣留，解送仰光，並將景棟華僑，大舉搜捕，再以強硬照會通知國軍，限令四十八小時，向緬方繳械。

李國輝向緬方提出嚴重抗議，請求緬方立即釋放談判代表及無辜華僑，一面調集部隊進入太其力構築陣地，防禦緬軍進擊。

緬方非但不理，竟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出動空軍，三架飛機飛臨國軍陣地轟炸掃射。國軍因無防空高射砲及高射機槍，不得已，使用輕機代替，對準臨空緬機還擊。幸不負使命，一陣輕機槍叫嘯聲中，其中緬機一架被命中，隨即冒烟起火，立刻墜毀。

事後據緬方公佈，始知這架被擊落的飛機，竟是緬甸空軍總司令及其座駕機！

蓋因當時緬甸此小國獨立不久，僅得一位留學英國的空軍人員，即被任命組織國家空軍，而擔任首居總司令。年輕氣盛，急圖建功，竟親臨國軍陣地上空低飛，希圖以轟炸摧毀，施威力欲強迫就範，不幸機毀人亡，緬方認為是莫大損失和恥辱！

緬甸陸軍亦奉命向國軍陣地節節進迫，復興部隊因彈藥不足，嚴格限令節省，非至敵人進入有効射日，不許射擊。

緬甸陸軍，自英國放棄統治緬甸後，始入緬人統率，既無作戰指揮經驗，且戰術思想，古舊落後。此次初臨戰場，竟不知利用地形掩護，而以密集隊形向國軍推進。復興部隊顧念身為客軍，不忍過份傷殺，故先行喝阻緬軍迫近，不得已時，方始射擊。一陣槍聲過後，緬兵目覩同事流血倒地，即如潮水般退去，遺棄八一砲一門及機步槍彈藥等甚眾。復興部隊獲得緬軍之械彈，自此，聊可補充本身火力之不足。

經此戰役後，李國輝仍然想盡方法，希望求得緬方諒解，能在邊地建立基地，從此與緬軍友善相處。然而，緬方受中共挑撥、煽動，不予理會，復於六月廿八日增調陸軍萬餘，大舉進犯，希冀徹底驅滅國軍。經過一整天激戰，復興部隊堅守堡壘及戰壕，終將緬軍阻止於陣地之外。時近午夜，李國輝派出兩營，趁月色無光，天黑地暗，向緬軍兩翼側襲。緬軍沉睡陣地中，突然遭遇奇襲，不知所措，惶恐中自行混亂，紛紛四散逃竄，遂為復興部隊擊潰。當即鹵獲八一砲二門，機槍二十六挺及步槍一百二十支，以及眾多彈藥和手槍，並俘虜緬軍二十餘人。

復興部隊，以此役俘虜緬軍之官兵二十餘人，向緬方交換被扣留的代表及華僑。取得緬方同意，即發給緬俘路費並予優厚待遇，遣送緬俘返回其部隊。

緬軍經一而再的敗北後，曾數次撤換前敵指揮官及不斷增援部隊。七月五日、十日及十九日三次向復興部隊進攻，均被擊潰。八月一日又調換冒尼溫（現任緬甸總理）前來指揮，連續施展壓力，並以重砲不斷轟擊。李國輝部遭受重砲威脅下，於八月十二日，深夜派出奇襲部隊，潛入緬軍砲兵陣地，將其榴彈砲破壞後安全返防，復令緬軍敗北！

抗戰武術談

縱躍捉黃羊身手不凡　槍桿打野猪膽色豪壯

聽他這樣說，一想當時的情景，眞使我打冷震，我祇有多謝他解救了我的危險。在吾鄉有兩句俗話：「有藥無藥請看酒藥，有法無法，請看捉蛇法。」沒有捉蛇的法術，誰敢動手去捉這種會咬人的毒蛇；沒有特製的酒藥，就是老師傅也釀不出香薰薰的酒來。這的確是眞實的，不由你不相信。這次的事，我覺得奇怪的有兩點，平常見到青竹蛇祇有大拇指粗的，從未發現過此茶杯大六尺多長的青竹蛇；其次正月間天氣還是寒冷，從沒有蛇出洞的，不知怎麼有此反常的青蛇出洞？小青竹蛇是最毒的，但這種大青蛇就不知毒性如何了。鄉下有三句諺語：「青竹口中齒，黃蜂尾上針，最毒婦人心！」此三句話中，末尾這句有點不盡不實，我覺得女人的心，大都是最仁慈長善的，怎能和青竹、黃蜂拉在一起？這也許是那些上過女人當的男人，所杜撰出來的怨恨語吧？我們江西鄉下是不吃蛇膽蛇肉的，當時祇將大青蛇埋在土裏了事，現在香港吃到蛇宴美味，才知道蹧蹋了一餐可口的蛇羹宴。

我們獵隊各組，分途進入森林後，各自找到適當位置，然後隱藏把守隘口，等候搜索隊將野獸趕出來。族長兩父子和我同一組，他兩個孫子因年輕特別好動，就做搜索隊去趕野獸，一會兒，我們聽到獵犬的吠叫聲，漸漸臨近到我們不遠之處，因此我們三人集中精神，將鳥銃對準通道口，準備射擊！第一次出現的是一隻獐子，是經族長射程內跳過將，他隨即握起第二把鳥銃，第二次跳出一隻箭猪，也被族長擊中；接着又有一隻大麂子，也是從他射程內跳出，但這次他兩把鳥銃均已發射完，還來不及裝上硝和鐵沙，當這隻麂子向他頭頂上空跳竄經過時，祇見他騰空一跳，同時起右手一捲，一隻靈活跳躍的麂子，立時被他抓住了麂子腳，左手隨勢從麂子身上一掃落去，即到了頭頸部位，鐵一般的手指，緊緊抓實了麂子頸部；閃電般快的手法，加上無窮的大力，竟捉住了一隻活麂子，眞是打獵行中的奇蹟！這次我親眼看到巫族長輕功兼硬功的表現！看他如此的靈活敏捷，那裏像一位古稀之年的老翁呢！

在森林腹地擔任搜索的同伴，他們的搜索工作已快到完成階段；追趕野獸的獵犬，有幾隻已追到我們防守隘口不遠處，忽然聽到犬的狂吠，帶有異樣聲音；族長兒子即向我打手勢，示意在鳥銃裏要裝上鐵彈，這是他知道有兇猛大野獸快要出現了！我們防堵人員，此時是全神貫注，握住鳥銃，心情亦跟着時間一分一秒而增加緊張，同時還有一種喜樂滲半的心理，一方面當然希望能獵到大野獸，而有豐富的收穫；再方面又恐懼野獸傷害人身；雖然狩獵是危險事，總盼望能平安不出意外。

我正在思潮起伏之際，驚險鏡頭突然出現在眼前，祇見一隻棕黃色的大野猪，從樹林裏奔將出來，向族長兒子射程內直衝過去，只見他對準發銃射向野猪，可惜雖被擊中但未傷要害，而野猪的衝勁並未減弱；在此急切中，我立即對準再補一銃，才將牠的來勢稍挫，可是野猪的兇性並不弱於虎豹，牠祇暫停一下，立即續向族長兒子藏身處直衝過來，此時已到困獸惡鬬的最後危險階段！人與獸的距離太近，已沒有時間再換鳥銃射擊；但他藝高人膽大，將手中鳥銃橫胸抓實，當作木棍來用，一面現身阻住野猪去路；此時野猪已到了他的面前，他立即用鳥銃向野猪頭部用力直插；此時野猪的衝勢又棍法及勁力，也已到了化境，何況此時是性命相搏的時候！這下直插棍法，大約是用了九成的力道，竟將野猪的頭鑽穿，鐵銃口已插入野猪頭裏面！野猪雖然已受到致命的傷害，但牠還是竭力掙扎，族長兒子用力握住鳥銃向下一壓，將猪頭緊壓在地面上；到此時野猪再無反抗之力，已成為他的戰利品了！

普通打獵者，獵人被大野猪咬傷事件時有發生，有時獵人遇到一種紅毛大野豬，被嚇得不敢發射者亦有之。但這次族長及他兒子獵獸的經過，眞是前所未見，顯示出他父子的武功超群！即使是兇猛的野獸，也能憑武功征服；使我大開眼界，並心悅誠服的敬佩他們。

那天我祇打到一隻十一斤多重的大野猫，當時我還以為是一隻小老虎呢！後來陸續還有野獸跑出來，因獵犬追踪野獸，已同跑並進，生怕一時不能瞄準，誤中獵犬，所以不能再發射，祇好眼光光看着野獸跑去，不然還有更多的收穫。

守住其他隘口的同伴，也均有收穫，還有人看見兩隻大野猪從防守隘口射程外逃走，其他漏網的也不少，但這次獵獲物，講成績是很不錯了，大大小小共獵到二三十隻野獸，集中有三四百斤獸肉，獸皮還可賣錢，惟野猪皮無用，但野猪肉臘來吃，非常可口。同伴中有兩人跌傷手腳，不算嚴重，這次狩獵可說是大有收穫；最難得的是清吉平安，皆大歡喜。

打獵還有種特別的規矩，不論大小野獸，如發射第一銃已擊斃或有未擊斃者，還有第二個或第三人補槍；但獵獲的獸物，在第一次發射擊中野獸的獵人，有特權享受該野獸的頭；切下獸頭的規矩，是將耳朵翻下，齊耳朵尖割下，送給發第一銃的獵人，這是他的光榮，其餘的照人數平均分配。我們這次巫家子弟獵隊，卻並不照此規矩，我是族長特邀的客人，事先已聲明此次廢除第一銃的特權，不然無人肯去做搜索隊，故此一律平等享受獵獲物。

（未完待續）

張仲仁

洛杉磯慘案●「六一慘案」與學潮

古鶴翔



「對於那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滅亡一定降臨到他底一身。我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然而我底命運卻早已注定。為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我知道我願意做到，而且也能夠做到這樣！」

上面這一首詩，是巴金寫在他底名著「滅亡」上的；由於手邊沒有原文，只憑記憶默寫出來，可能字句上略有錯誤，但深信不會歪出原意。

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來，這首詩曾經給予我無限的勇氣，它激動着我底心弦，鼓舞着我前進。

在林彬事件發生以後，不少懷着善意的親友勸我不要正面和毛幫鬥爭，他們關心我的安危，我雖然感激他們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忘記我是中國人，不能忘記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

不，不！我不能忘記我底苦難的同胞，特別是在共區八年的生活。

有人以為我攻擊毛幫是基於「報復」的心理。倘若這樣想，那是對我最大的誤解。我要鄭重地否認。

自己曾在大陸生活了八年，而且僥倖地回到自由，那就有責任向歷史作證，有責任把共區的眞相揭露出來。即使因此而遭受到意外，也問心無愧了。

死，誰不會死；張自忠將軍和林彬之死，可以流芳百世；反之，毛澤東、江青之流，必將遺臭萬年。

巴金在「新生」一書中，曾引述過這一句名言：「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在今年十月十二日，我國僑居在美國洛杉磯地區的愛國僑胞和留學生在比爾莫大酒店舉行盛大晚會，熱烈慶祝雙十國慶。僑胞和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使毛幫潛伏在美國的特務及爪牙惱怒欲狂。他們妄圖阻嚇這愛國行動，便用電話作「炸彈恐嚇」，僑胞不為所動，毛幫便派出殺手及爪牙以兇器刺殺我國留學生阮寶珊，並刺傷愛國青年陳一之、梁樾、劉忠仁等。

毛幫這種兇狠的手段，不但不能遏阻中國人民反共的洪流，而且必然會加速毛幫的滅亡。

在這裏，我想引述蘇雪林教授對毛幫的一些內幕消息，使青年朋友增加對毛幫的認識。

蘇雪林教授說：「抗戰時代，國民政府傾其全力對付當前日本這個頑強敵人，無力兼顧後方之事，遂讓潛伏各校的職業學生逐漸養成勢力。抗戰末期，他們已漸露頭角，常常結隊遊行示威，高呼口號，要求政府能免這個人，取締那件事，社會因其題目尚屬正大，每每寄與同情。勝利後，共黨公開撕下『合作』的假面具，割據地盤，稱兵叛亂，各校學潮亦此起彼伏，澎湃不斷，與共黨軍事行動相呼應。」

蘇教授自民國二十年起，即在武漢大學任教，直至大陸淪亡。她說：「以前青年左傾不算一回事，然大專各校學風尚算純良，各校遷川滇黔大後方之後，職業學生才開始活動。他們以壁報為發表思想唯一機關，以各種文藝協會為輔佐。他們的壁報也編得眞精彩，圖文並茂，彩色繽紛，非常引人注目。壁報的文字並不見馬克斯、牛克斯什麼的，也不見列寧、史太林的名字，但言必稱魯迅，魯迅宛然是他們的教主，一部魯迅全集便是他們的聖經。每逢國慶或其他盛大節日，各校學生出外遊行，都扛着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和抗戰領袖蔣先生的畫像，標語也無非『擁護國策』、『抗戰到底』等等字樣，喊的口號亦如之。共黨的職業學生則另成一隊，高舉魯迅畫像，標語和口號，都另外一套，表示他們不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人民。不過那時他們人數很少，全校也不過四五十個，裏面一半還是共黨『同路人』。」

蘇教授指出：「後來壁報種類漸多，學校二門貼報的地位都給他們佔據。凡沒有色彩，眞正愛好文藝的學生想出一種壁報，也必得到他們應許而後可。否則撕報不算，還要打人。漸漸地那個沒有色彩的壁報也浸漬上紅色了。」

打人，職業學生不但打人，而且還殺人呢，請看蘇教授的話：「等到勝利復員，武漢大學已有學生將近三千之數。聽說眞正的職業學生也不過數十人，外加『同路人』約二三百，這二三百人居然能控制三千同學，並控制了一部份教職員。……他們能捉住機會，把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天來大；尤其喜利用學校各方面權利的衝突，派系的鬥爭，及其他種種磨擦，乘瑕蹈隙，介入其間，轉變學潮的目標，迷惑各方面的觀聽。學校當局被他們吞下肚皮，將次消化為他們的營養料，還茫然摸不清他們眞正意旨究竟何在。」

是的，他們的手段，確實驚人。最近「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主辦的所謂「中國週」的「顧問」，使赫然地發現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和中文大學李卓敏博士等人的名字！

蘇教授告訴我們：「民國三十三年，即勝利前一年，白崇禧將軍來樂山，為軍訓事將蒞臨武大訓話。……他蒞校前，文武廟一帶當然宣佈戒嚴。校長王撫五先生乘包車赴校，誤入警戒線。軍警阻止，他的車伕乃一鄉佬，不知就裏，仍用力向線內衝來。軍警推了他一把，車伕失足傾跌，那輛人力車也欹側了，王校長跌出車外，不過稍受虛驚，並未受傷。此事偶為幾個職業學生所見，立刻宣揚出去，借此題目鼓動風潮，派代表到白氏行轅，提出條件要軍方向武大道歉，並將肇事軍人交出，由學生處置。及

白率樂山軍政首長蒞校，訓話畢，學生起立發言，要求白氏履行他們所提的條件，語氣激昂。白當喻以此事不過是一件小小誤會，校長自己尚不計較，學生又何必這樣堅持？再者負責警戒的軍警也不過在執行其天職，推跌校長，我當然要嚴加訓斥，但決無交給學生處置之理。從前漢文帝到細柳營勞軍，邊軍中約束不馳驟，聽主帥周亞夫以軍禮見，這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美談。諸君現受着軍訓，豈容不知？白將軍這番話原說得近情近理，學生卻仍嘵嘵抗辯，發言者此起彼落，後來竟有多人搶着說話，聲勢洶洶，看來秩序將亂，我見白色甚怒，但又無可奈何，王校長也無法阻止，乃急起立，宣佈白將軍尚有要公待辦，此事將來再談，與眾官擁白下台而去。……那一回學生的要求雖沒有結果，而他們羞辱政府大員的目標總算達到了。」

蘇教授繼續說：「三十五年武大遷回珞珈，共黨已公然舉兵叛亂，武大學潮如火如荼地展開。記得他們第一個學潮是為了要求學校退還什麼『膳餘』，又說某某教授係受學校當局的壓迫，非將某教授請回不可。但某教授之辭職實因另有高就，豈肯再回？學生交給學校當局的題目，都是不容易繳卷的。學校愈繳不起卷，學生方面愈有文章做。風潮遂愈鬧愈大。壁報每日痛罵學校當局，又指某助教為當局私，聚隊數百人，將他房中衣服帳被書籍，撕毀一空，將他拖出罰跪地上，唾罵萬端。事後該助教逃回家鄉，不敢再行來校。另一助教皮某，乃武大老教授前總務長皮宗石之子

同樣的命運。」

蘇教授繼續寫出職業學生的手腕道：「教育部派代表來調解學潮，住武大招待所，學生數百人將該所包圍，提出的條件皆校方所萬不能接受者，直至深夜尚不肯散。代表出來想以正言開導，學生一聲喊打，磚落如雨。」

職業學生一連串地「反」下去，罷課不絕，結隊遊行，故意與軍警衝突，搗毀政府機關，企圖製造事端，擴大事態。若能鬧出血案，他們的工作便算得到最大的成功。

學生每次出外遊行，學生會便拿出許多錢替同學添菜，有酒有肉。參加遊行者，每人領精美西點及蘋菓、金山橘子等水果一大包。——這就是所謂「反飢餓運動」！

勝利之初，西南聯大被一受共黨收買的失業軍人投擲手榴彈，死亡學

久。浙江大學一個職業學生被捕，用窗上敲下的玻璃片自刺喉管，死於拘留所，也鬧得反聲震耳。學生出外遊行，故意與軍警衝突，受傷流血，在所難免。每鬧出這類事，學生總佔盡上風，政府總是大吃其虧，因此職業學生將血案當作學潮最終的目標。

鬧血案必須有人犧牲，這在迷信共產主義的狂熱青年亦未嘗不願，但在「老油條」的職業學生則不見得有此慷慨，應當犧牲的時候，他們可以教別人去「受難」。譬如在出外遊行的時候故意把年輕無知的同學排在最前列，或把教授的子弟放在最易受襲擊的位置。與軍警衝突時，他們若不幸受傷，既可使政府負屠戮學生的惡名，又可使平日對政府並無惡感的教授，轉而仇恨政府。這種「一箭雙鵰」的妙計，陰險的共黨當然樂於運用。萬一沒有這機會呢？便暗殺無辜的

，便是這樣發生的。

那個慘案發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故此名為六一慘案，在那慘案之前，武大學生先已遊行了幾次，他們搗毀武漢省政府，與殘廢院軍人鬭毆，向某駐防部隊挑撥，原已幹了好幾件出軌行動。六一「反內戰」遊行，是報宣傳已久，規模非常龐大，有不鬧出流血事件，誓不罷休之意。政府獲知消息，一面宣佈了戒嚴令；一面嚴令武大當局負責開導。學校負責人為此事日夜開小組會談，推舉幾位年高德劭，平日為學生所欽佩的老教授及與學生素有聯絡的左傾教授，出面與學生會談。老教授向學生們力陳利害，剴切曉諭，往往聲淚俱下，只差沒有對他們下跪。學生一時答應不去了，只在珞珈山上遊行一下就算事，一時又血脈僨張一定要出去。

政府接獲密報，既不能一時撤銷戒嚴令，又不能於戒嚴令下一任學生橫行，只有令武昌警備司令部於六一前夕率隊來武大，逮捕為首職業學生及有共諜嫌疑的教授，以為「蛇無頭而不行」，這樣一來，則學潮可免爆發了。

警備司令部軍警二百餘人，乘卡車數輛於是日上午三時到達珞珈山，先尋見學校當局，要求下令水電室，扭開電燈總機，以便捕人。那時校長周鯁生因公赴京，代理校長某氏，不敢得罪學生，堅拒不下開電的命令，雙方纏磨竟達二小時之久。天色將明，風聲早已走漏，重要職業學生均逃避一空了。軍方不得已，乃用燭火及手電筒分向教職員宿舍和學生宿舍按名單逮捕。所捕的不過是些外圍份子

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

傷科 針灸 中醫 張仲仁

脊椎骨痛
風濕創傷
鼻涕鼻塞
婦女痛經
頭痛胃脹

診所：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電梯按11字由碧街上即渣打銀行樓上）
電話：三一三一〇六六三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下午休息、公眾假期照常

六十人，裝入囚車。

軍警尚在珞珈山上學生宿舍搜索，囚車停山下以待，由隊長某軍官率兵看守。忽有學生數十人擁至車前，說明向被捕師長同學送別，又說教授家人託帶牙刷面巾洗換衣服，陪着笑臉，向那軍官百端哀懇，請打開車門，容許一見。那軍官見學生態度極和善，兼奉上命對待學生必須客氣，居然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學生見同學被縛，又求放鬆，保證他們必不逃走。鬆綁之後，有十餘學生竟下車溜之大吉。那隊長情急，下令開車，誰知車子竟開不動，原來學生與軍人軟語糾纏之際，已有工學院學生鑽入車底，弄壞了某項機件了。

這時學生態度突然變爲蠻橫，欲將尚留車中的教授及同學一概刦走。隊長無奈，取出手槍向天鳴放，學生皆伏倒地上，如是者數次，學生知軍方不敢傷人，一湧而上，拳腳交下，毆傷軍警七、八人，並將他們槍械奪去數支。此時情勢緊急，軍方只有一齊向天開槍，山上軍警聞之，也開槍自山頭穹門沿階道向下射擊，用意無非想阻止藏匿宿舍的學生湧出增援，並不在於傷人。凡到過珞珈山武漢大學的人，便知那三座穹門每座濶不過丈許，槍彈發射的面積本來不大。一時槍聲大作，亂成一片。忽然聽見宿舍內學生爭嚷：「不好了，殺了人了！」於是哭罵之聲四起，軍方知已闖禍，立即下令全部撤退，城中開來卡車數輛，將未及逃走的教授學生三十餘人帶往城中。

事後檢視，天字齋黃姓同學死在寢室牀下，一台灣同學死在第一座穹門之下，另一同學死在毗連大飯廳的宰字齋之前，共計死學生三，受傷學生十餘人。這十餘人在軍警捕人時，他們向前強行攔阻，推跌或碰磕時稍受傷損，卻並非槍傷。

那黃姓學生本是青年軍之復學者，年輕英俊，蘇雪林教授說：「他所作之文，反共意識頗濃。」他的死狀係子彈洞穿太陽穴，胸口又中一彈。據學生說那天他因發瘧疾，故未隨眾逃遁。及聞軍警在山上開槍，憤不可遏，伸頭窗外大罵，被軍警射傷，爬回牀舖，不支墜地，是以牀上及地上均注有鮮血一灘。

蘇雪林教授說：「考黃生之牀係陳列於寢室末端，距離窗戶約有丈許，彈穿兩太陽穴及胸口，還能自窗口爬回牀上再摔於牀下死去，黃生的體力之強，可謂打破世界人類生理狀況的紀錄了。若說黃生彼時原未離牀，則軍警之槍由山頭沿階向下放射，槍彈係走直線，豈能轉彎抹角穿入階道兩側屋窗而殺人呢？」

蘇雪林教授還指出：「那個台籍學生之死，則說因他手執一面盆，由穹門下階道此端的地下室跑到彼端的鍋爐室取熱水洗臉，正當彈道，遂被擊中。這事也很奇怪，亂彈交飛之際，他爲了洗臉不急之事，竟自掩蔽處跑出來，不是自己找死嗎？」

還有死於地字齋的另一學生，蘇教授認爲他死於流彈，未發現疑點。

在軍警離山後，職業學生立刻集合，全校遍貼標語，如「向萬惡政府討還血債」，「爲死難同學報仇」，「全校師生誓作後盾」等。此外，還有些做賊心虛，不打自招的標語：「不許惡意猜測慘案」！「誰惡意猜測者便是政府的幫兇！我們一定和他拚命！」這種標語，把全校人員的口都封住了。

當日上午，武大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學生環立室外以聽，實際是監視，教授中若有人替政府說一句公平話，準要挨一頓毒打。

省政府派代表二人來校謝罪，教授主席某咆哮跳躍，拍案大罵，說：「你們還有臉上珞珈來，快給我滾回去！」其他左傾教授也都紅了眼睛，交口爭詈，二代表退出。教授們乃以武漢大學全體教授名義通電全國，痛斥政府。於是助教通電，職員通電，工友通電，學生各團體通電，死難學生同鄉會泣告，復學青年軍學生泣告，沒有機構的臨時成立，只求花式繁多，以顯聲勢。那時政府用了法幣數億元爲這三個學生治喪，爲受傷學生治療及撫卹死者家屬。

學生們還要抬棺出外遊行，把三名死者的棺木放在三輛大卡車上，並展出各種謾罵政府的標語和旗幟，他們印了無數傳單。他們在武昌遊行之後，還把卡車連棺木渡過長江。誰知這天武昌漢口兩地的商店閉戶，行人絕跡，學生印的傳單只能拋向空蕩蕩的馬路上。

抬棺遊行之後，學生要把死者葬在武大門前，校方不允，學生竟親自掘成三坑，將棺埋入。他們又計劃買磚圍砌，開闢墓道，並建一紀念石坊，以攻擊政府的「罪行」。

後來校方拜託左傾的教授出面斡旋，足足磨了半個月，學生才答應遷墳，但要求學校於原處建紀念亭一座，名曰「六一亭」，立碑備述「三烈士」死事經過。

那些被捕的學生和左傾教授，自

扣弦　憶王孫

四隣鼓樂夜方沉，人到更深懷也深，月破簾陰慵撫琴，念知音，一柱一弦一扣心！

翠損　三臺令

池水，池水，皺面由風之起；柳條微倦低垂，愁鎖纖纖翠眉，眉翠，眉翠，爲問緣何減退!?

秋態　醉太平

星沉月沉，庭陰徑陰，秋魂秋夢秋心，有愁侵恨侵！松林竹林，烟深霧深，猿啼蟲咽蛩吟，盡騷音慨音。

拙詞三闋寫奉

人傑方家良友清賞

封淑英

然早已獲釋，警備司令也被迫撤職了。學生們還要政府將警備司令及肇事軍警交給學生懲處，政府自然不能答應；他們又要求政府明令將該部司令及負責軍警槍斃。政府當然也不肯。

蘇雪林教授指出：「聞軍警是夕上山捕人前，屢受誥誡，對待武大員生，務須十分溫和守禮，萬勿稍涉粗野，以致貽人口實。後來軍警請武大當局開電燈而斷纜了兩小時之久者，是爲他們之刻意求『守禮』；學生擁至警戒線內的囚車前，軍警不敢攔阻；懇求開車門，釋綑縛，居然允許者，又爲他們之刻意求『溫和』。否則捕人既畢，亦早率隊下山而去，學潮雖未必能阻止，但那一回流血事件卻不見得會發生。」

蘇雪林教授又說：「當時執政者處理學潮，每力求態度之公正寬仁，這本是值得歌頌的。誰知兇狡的共黨反把這種美德當做弱點來利用。但觀每次學警衝突之後，學生總要求政府嚴懲軍警，其意可知。他們又每恣意撩撥軍隊，使軍人忍無可忍而決裂、而受懲，使軍人感到進退維谷，終則軍心瓦解。」

在香港，那些職業學生已經蠢蠢而動了。兩間大學都替職業學生收「學生會費」，即是強迫不願爲左派搖旗吶喊的學生在經濟上支持那些攪手。

在所謂「中國週」中，在愛國青年阮寶珊被共黨爪牙刺殺的慘劇裏，特將蘇雪林教授的「學潮篇」摘引於上。

最後，我還要引述蘇雪林教授輓「六一慘案」死者的對聯來結束本文。

孩子，是誰殺了你？
祖國，無言只問天！

萬人創刊七週年聯歡讀作編者聚餐會花絮

▲四百張聚餐券早已銷售一空，十一月一日下午五時，籌備小組負責人陳達科帶領人員十多人已趕到梅江飯店二樓，準備恭迎候駕了。

▲難見的偌大盛會，委實熱鬧，新知舊雨，談笑言歡。只見死黨何海根與匆匆趕到來，攜帶了四條總督香烟捐贈，欵待會場賓客，更增進各人欵欵暢談，雅興不鮮。

▲爲防一些壞蛋到來搗亂，籌備小組早選出糾察人員確保秩序良佳，邊站站，那處企企，極其優悠自在。查實這高個子是一名如假包換的貞忠死硬派，倘若左派份子眞的膽敢來到這大聚精英的會場騷擾，肯定不肯干休。事前他常說：「歡迎來見識見識一吓我們的陣容。」眞是指揮若定，大將之材。

▲八時正，儀式開始，由萬人傑社長致開會詞，隨後由名流鄒偉雄、楊勵賢、韋基舜及台灣「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嘉賓講話，祝恭勵勉，，順便向大家闡述了萬人協會產生及成長經過的不斷壯大事實，都是與萬人雜誌成長屹立分不開的，道理深明，主客幷重。這個萬協的副會長眞會把握宣傳機會，聽得讀者及嘉賓們神馳嚮往。

▲萬人雜誌社老板，又是萬人協會的會長萬人傑，乘大家興高彩烈之際，告知一個特大喜訊。原來今天的七週年誌慶，國府各主管部門都拍來賀電恭賀。端的是佳訊喜傳，人人鼓舞，愉快歡呼。

▲接着的儀式是由萬夫人切生日蛋糕。原來李立本先生準備了足有三十磅重的大蛋糕送來，預算人人都齒頰留芬的了。若非這麼大陣仗，實不足以陪襯這隆重的生日之勢，難怪歡呼與掌聲歷久不息。

▲作家們先後亮相，人人爭前昂首一覩作家丰儀爲快。百萬司儀肥佬岑嘯雷例請他們講講話，都給婉辭推說：「免了，免了」。有個讀者私下裏說：「作家眞精」，原來他們洞悉肥佬司儀之神機妙算哩！嚴以敬穿着花恤衫台前亮相，萬人傑從旁插上一句：「夠晒新潮」。引得大家喜笑嘻哈，老嚴滋油淡定，任笑唔嬲，請他講，他卻笑，反弄得肥佬司儀無法收科。倒是青年作家林定靜如處子，給笑得臉兒紅紅，誰看出他能編擅作。

▲戎馬書生朱振聲講話簡潔而涵意極深，預祝萬人、十萬人、百萬、千萬、萬萬、億萬萬……無限度地增進。叢壇主笑談本刊萬人詩壇的興盛，幷彈老毛長征詩水皮，無異狗屁不通，博得掌聲四起。裴有明半南半北的廣東話說起來令人捧腹，張仲仁大龍虎武師。可惜古鶴翔兄與緒山先生今晚缺席，讀者們仰慕興嘆不置。

▲歡宴開始，萬協會員紛紛起立讓坐，好使讀者及嘉賓們先行覓得舒適席位，實鑑於歡宴人數擁擠，他們情願到樓下另排酒席，深獲讀者及嘉賓們讚許。

▲抽獎禮物堆積如山，雜誌社的楊兄，萬協的洪益林、薛鑑源等安排得有紊不亂。既做到人人領獎，既快捷，又妥當，抑且別出心裁，製訂三重獎的歡快方程。有位外省籍的女讀者，她抽到了幸運的紅七號，再走上主席台上抽得十一號號數，領得名貴禮物一套西絨衣料，後來她又得到了一個特別獎，再領到一對金色花盆，人們均羨讚說：「她中了四重彩」。

▲抽特別獎由萬夫人主持，回國觀光團的兩個團長梁伯中、吳少雄捧獎品頒發。信不信由你，名貴的特別獎「冧巴」繁多，抽到萬夫人覺得手倦，改由市局議員楊勵賢女士主持，連第十三號這個數目都變成十分幸運，獲得名貴獎品。

▲萬協執委譚昇也是幸運兒之一，他得到了一個女裝手錶，大聲對我說：「眞激氣，抽到一個女裝手錶」，在旁一班老友聽到茫茫然，抽到這麼名貴獎品倒還激氣？難道想氣煞我們？後來大家才想起他目前在港，仍稱孤道寡，女裝手錶不合戴，衝口而出。

▲酒香肴美，盛讚連聲。麗聲歌唱團的助慶節目，歌聲悅耳，音韻悠揚，掌聲一次比一次熱烈，藝員唱奏不斷的加把勁，比之巨型歌唱團也不相伯仲，眞個是「歡樂歌聲處處聞」！

▲籌備小組工作人員做得十分週

到，酒酣宴散送人客，熊頭握手，頻笑容滿面，都答說：說：「多謝賞光，明年早來」，客人「一定一定」。（鄭秀堂）

「三結合」聚餐各方捐贈獎品

茲續將友好捐贈獎品及代金芳名列下：

孔壽年先生 茶具一套　　李均先生、張允中先生 一百元
劉梅軒先生 男女庄手錶各一個　　陳有恒先生 一百元
湯增敭先生 墨水筆一支　　尹致中先生 一百元
江厚塏先生 玻璃水杯一套　　袁暘照先生 五十元
瓷器咖啡水杯一套　　陳耀東先生 墨水筆一支
潮洲怒漢 現金三百元　　熊尊爵先生 衣料一件
胡流澄先生 英國㺜西裝料二套　　張子良先生 英國絨西裝衣料二套
祁熾鮮先生 辭海上、下冊一套　　朱朝欽先生 金色花盆四個
陳達科先生膠筆架一套日曆牌架一個　　丁楷恩先生 古箏鏡架一個
蘇錫文先生 中西畫報一年二份　　吳少雄先生 蔣總統瓷相二套
李世昌校長 現金一百元　　林　巽先生 石油氣爐一座
盛朝新先生 台灣玉器一打　　張賜香先生 日曆記事冊四個
曾恩波先生 花籃一個　　羅香林先生 著作七冊
中外旅運公司 花籃一個　　孫一專先生 相部二個
胡鴻烈、鍾期榮伉儷 花籃一個　　符　強先生 拿破崙酒一支
萬人協會 花籃一個　　黑牌威士忌酒一支
朱夢曇先生、梁秉樞先生 花籃一個　　皇上皇陳興仝先生 臘腸十斤
聯安旅運公司黃石華先生 花籃一個　　黃復仇先生 油畫一幅
集成圖書公司黃石華先生 花籃一個　　何海根先生 總督香烟四條
中國文化協會、黃麟書先生　　卓漢濤先生 膠茶杯六打梘盒四打
周異斌先生 花籃一個　　陳　真先生 朱古力糖一盒
自由鐘社、羅永揚先生　　李　秋先生 領呔一條
梁友衡先生 花籃一個　　葉謀彰先生 領呔一條
錢復生先生 花籃一個　　藍海文先生 VSOP洋酒二支
姚香雄先生 花籃一個　　金城旅運公司 「花瓶」一個
曹耀錦先生 花籃一個　　盛麥文理女士 彈雨餘生述五套
華僑旅運社 花籃一個　　黃石華先生 西裝衣料一套
鐘聲慈善社長陳仲生　　周長欽先生 台灣涼菓二盒
顏玉瑩、張天爵先生 花籃一個　　沈鉅忠先生 二百元
鄒　毓先生 一百元　　何耀棣先生 二百元
胡章釗先生 五十元　　徐大統先生 一百元
麥文理先生 永安公司禮券一百元　　黃品卓先生 五十元

萬人協會·金城旅運貿易公司

聯合舉辦泰國、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

出發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元旦團）
②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春節團）

截止報名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天　香港——曼谷。
乘噴射豪華客機飛抵曼谷國際機場沿高速公路至酒店休息、歡迎宴於曼谷最大之新炳昌酒樓夜總會，席間有歌唱表演并有舞伴免費作舞。夜宿於域多利酒店或第一酒店。

第二天　曼谷——佛統——玫瑰花園。
早飧後乘冷氣專車前往佛統參觀泰國最豪華最高之佛塔。繼遊玫瑰花園，園內七彩繽紛，有游泳池、保齡球、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
午飧於園內水上飧廳，下午參觀泰國村，觀賞泰國古典舞蹈，和尙出家儀式，鬬鷄、劍擊及鬬牛等刺激節目，嘆爲觀止。返回曼谷市晚飧。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三天　曼谷——水上市場——皇宮。
早飧後往湄南河乘遊艇漫遊譽稱東方威尼斯之水上市場，欣賞泰人原始式交易并參觀泰絲織過程、鄭王廟等。繼續參觀巍峩壯麗之皇宮（衣著須整齊），及國寶玉佛寺。
午飧於蓮花廳一嚐泰國飧，下午遊覽五噸半重之金佛、皇宮外苑、國會大厦、雲石廟、金睡佛及蛇園等名勝。
晚飧於漢年夜總會，席間并可欣賞各種節目表演。

第四天　曼谷——芭堤雅——曼谷。
早飧後專車往避暑勝地芭堤雅海灘，遊覽珊瑚島，乘玻璃小船觀看海底天然珊瑚奇景。另有潛水、滑水、騎馬等，供遊客玩賞。午飧於珊瑚島品嚐當地海鮮。
黃昏時返回曼谷，晚飧於麒麟酒家。
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五天　曼谷——香港。
早飧後準備歸途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噴射客機返港，旅程至此圓滿結束。

費　用：每位港幣：壹仟貳佰伍拾元正。

報名地址：
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754935）
㈡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六十七號萬宜大厦531室，電話 228814-228875-240017。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一一室，電話 670211-668695。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中共應聲蟲橫行美加
國府應加強反共宣傳
紐約讀者希老萬將實情反映行政院

萬人傑先生：

茲奉上「自由人」有關的大陸萬相座談會情，及紐約中華公所發佈雙十國慶通告「憑柬」入席，美東中國青年復興中華文化推行委員會於十月六日慶祝雙十國慶晚會也是「憑柬」入席。這是接受中央日報上筆先後就舊金山、費城被左仔破壞行兇，防止他們進會場內安全措施。但因此也禁

我們看了自由人九一四特刊便知道大陸萬相座談會先後兩次生事，第三次在紐約舉行應特別防備。可惜我未參加見不到現場情形，左仔這麼無理，我們實對其太客氣了，太示弱。

以上兩個國慶紀念會，我親眼見到，兩位慶會主席只是報告該會歷史及云團結努力復興中華文化，中華公所主義，全僑團結為自由民主奮鬥。

國慶不忘反共，如何反共。夏領事只報導台灣建設如何成功，但不見有反共理論。三個美國地方官員演說，又沒人以中國話轉述，大多數人不知他們說什麼。這麼場面也不做反共宣傳工作，可知華僑社會反共宣傳如何薄弱。可能是我政府對僑領領導華僑反共的實情不了解，當局看了上蔣總統致電以為全僑反共。致下情不能上達，失去上層對華僑反共宣傳的督導。造成今日共黨在僑社生根長茁，竟然在我們之座談會打人倒亂。特此敬請萬先生把實情反映行政院長，幸望及時糾正海外反共宣傳要則，並加強三民主義宣傳，以三民主義救中國。

以事實論，華僑對三民主義，認識不深，也是三民主義之宣傳不夠。

總理遺囑，恐怕不多，應以此作實地考核為憑，加以宣導，以利領導華僑作實際反共工作。現在僑領們在大會竟不敢向僑民說英勇的反共宣傳話，怎不叫反共言語之日見下落呢？願萬先生能反映我最高當局，革新海外反共宣傳工作，請當局多派武術（功夫）人才，文娛領導人才，及優秀青年導師，領導僑青，免被共黨爭取過去，因為這裏我方對於這項工作很不夠，專此并祝反共勝利！

紐約讀者義牛上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讀者為表敬意
破鈔刊登廣告

萬人傑先生：

六八年三月自大陸逃亡來港，一直是貴雜誌的忠實讀者。今喜值貴雜誌七週年紀念，我為了表示對貴雜誌一份無限敬仰心意，想在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那一期（即總三六六新六九期）之背頁或者任何一頁，刊出我私人一份向貴雜誌表示敬意的廣告（原稿隨信奉陳），需要多少廣告費，勞煩您代郵一聲，我即親自用現金送到貴社。

萬先生，懇請您接納我這份衷心的敬意吧！

讀者潮洲怒漢拜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廿一晚）

（請捐三百元作獎品代金，廣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尊孔　梁寒操

泰岱巍巍矗萬秋，教弘尼父大江流！
寧知匪輩偏謀叛？失笑痴兒誤自由！
域中何限嘶風馬，吳下何殊喘月牛？
待起南溟潮掩陸，神州霾瘴霎時收！

敬和均默丈尊孔原玉　高[illegible]賜

凜然大義魯春秋，正氣堂堂萬古流！
世亂黃巾披馬列，時衰蒼野失巢由！
靈光浩蕩經天地，妖宿荒唐犯斗牛！
俎豆猶崇王道重，中原刦火一霖收！

依韻奉和　董力行

尼山至聖自千秋，吾祖推尊第一流，
土匪八旬亡何待，文妖五四罪根由，
乾坤莽莽增塗炭，禹甸元元盡馬牛，
天道循環期剝復，待看魑魅大風收。

董力行曰：民國八九年北洋政府時代，所謂五四運動，一羣大小文妖，以提倡新文化為名，打倒孔家店，消滅線裝書，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在圖書舘任小職員時，卽感興趣，迨至政權在握，更加大張旗鼓，為所欲為矣。嚴格求之，共匪與文妖，本為一丘之貉，以後國民黨當政，其中有左派份子，其行為思想與今日共黨無殊，張口打倒，閉口革命，有紳皆劣，無土不豪，糊塗叫囂，六親不認，該等無知政客，人格卑鄙，學問不高，抗戰之時，頗多轉入漢奸歧途者。

國民黨是由排滿革命起家，具愛國之心，抱犧牲之志，一般熱血青年，亡命天涯，讀書遂少，江山到手，治理無方，不知教育之重要，對經國大計，糊裏糊塗，文物典章，放棄中國自身所固有，專門向外國抄取，凡有博士頭銜者，一經回國，不問學識能力如何，委以大學校長，或任教授外交官，離經叛道，滿口胡言，所教之學生，個個自由，請願、罷課、遊行、示威。對四維八德，全不知曉。思想信仰，任其自由。自由之結果，遂不信孔孟，而信馬列，於是天下大亂矣。

言，痴兒之自由，是從學校習來，追本窮源，是教育無方耳。今日大學生程度，祇等於北伐以前之初中，或私塾五六年。文化低淺，白字連篇，「史記」「漢書」「綱鑑」大多不能閱讀與理解，作詩更談不到矣。所謂「文化脫節」，殊可慮也，治國如同治病，病因不明，處方亂用，欲不危殆，豈可得乎？

浪淘沙——萬人週刊七週年紀念題詞　葉其眞

左仔亂殊方，港九風狂，污腥險蔽自由光。萬眾一心齊反暴，痛挫紅羊。
辣手著文章，人性闡揚，七年回首事非常。不教毛朝摧孔道，仍賴書香！

香江泛舟迎月　袁暘照

北客南投棄漏舟　拾將塡補作桴浮
蓬邊探首天同瞶　水底窺容月並羞
紅淚泛流征上血　金風吹老少年頭
誠知亮節依夷客　悵對蟾輝廿五秋

鄉人流淚望月　前人

雲遮桂魄半羞明　隱聽嫦娥怨訴聲
蟾闕固悲圓缺恨　世間誰慰別離情
家罹浩刼惟天問　風曳殘簾入夢驚
含淚仰看今夜月　傷心長待未承平

回國慶祝雙十國慶機上書懷　袁暘照

北瞰山河隔瘴烟　失疆常感愧先賢
豪情不減凌雲志　夙願應償報國緣
謹向臺垣瞻白日　挈同朋輩戴青天
此肩未卸誅奸責　那肯偷閒度暮年

中秋又在客中過轆轤體　劉勳麟

㈠

中秋又在客中過　歲月無情可奈何

㈡

聞道鄉閭寧無日　那堪重憶故山河
放眼韶光疾似梳　中秋又在客中過

㈢

絕雲望斷情何已　九轉迴腸起伏波
愁心如熾喚如何　回首南天感慨多
最是有家歸未得　中秋又在客中過

鄉思　前人

㈠

夢斷鄉雲事可哀　家園非復舊樓臺
傷心世亂多分散　遍地驚鴻送影來

㈠

一重山隔兩重天　兩地相思一悵然
廿四飄零歸念切　鄉心長在白雲邊

中秋感　泰國　龍軌

八月頻吹十五風　中秋樂至悵無窮
盤圓每動離家痛　鏡缺尤（？）刼國蟲
歇馬夷邦將奮起　催車故土欠神功
嫦娥曉否傷多後　落淚牽腸兩地同

故園秋戀　泰國　龍軌

萬籟無聲覺地寒　荒庭月影照孤單
蟬鳴觸忿艮園刼　螢火撩思故國殘
漫說三邦情景好　留書一曲苦中彈
湄江怎比家鄉水　藉作天遙路憩欄

客中感懷　泰國　龍軌

摧添白髮倚愁人　戍客難歸老此身
欲渡中州憂恨恨　羞居半島忿頻頻
當今世事何堪問　對此偷閒學腐陳
願得山林長伴隱　柴房煑酒欵朋親

秋懷故國　泰國　龍軌

離人落葉飲樓臺　眼底金黃菊盛開
酒少愁多仍白醉　山長水遠為誰來
權歸盜賊支殘局　國乏英豪事可哀
不見元戎飛虎士　還家莫問望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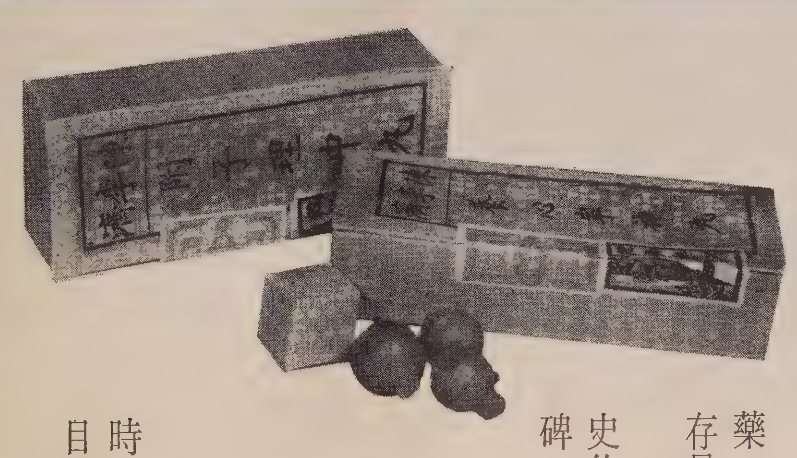
題董壇主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美國　李楚

黃花三集膽披肝。筆陣縱橫動赤寒。
勁草疾風同侍漢。緣慳御李未瞻韓。

中秋節感懷　美國　李楚

萬里晴空一色秋。如輪寶鏡半天浮。
思鄉怕對團圓月。酒賦狂歌未解愁。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八期 新71)



搖擺不定！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八期(新71)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八(新71)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由「英烈千秋」談到「南征北戰」

最近，先後在香港上映兩部以戰爭為背景的影片。一為國片「英烈千秋」，一為共片「南征北戰」。前者是描寫史實，在於發揚民族大義，而後者則是「為政治服務」的宣傳片，目的在於宣揚中共屠殺中國人的威風。

中共在大陸內部，靠嚴密組織和恐怖手段，恣意顛倒歷史混淆黑白，儘管盡人皆知那是厚顏無恥的毛澤東醜惡表演，但卻無人敢於公開站出來予以駁斥或反對。於是，在中共宣傳上養成一種「傳統」，凡是有利於它的事就出盡八寶歪曲事實，做其假得不能再假的宣傳；反之就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硬着頭皮厚着臉皮一概不予承認。最近，在香港上演的「英烈千秋」抗日歷史影片遭到中共尾巴報刊的叫囂就是證明。

電影是一種結合科技與藝術的表現形式，其意義不僅在於滿足觀眾視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通過此一藝術形式，在觀眾心理引起共鳴，發揚正氣激勵忠貞。人誰都怕死，但當國家民族危難之時，自古以來不少忠臣烈士從容赴義，有的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目的在於為國家民族保持正氣，文天祥「正氣歌」中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只有漢奸賣國賊才對此採取嘲笑的態度。中共本着它的所謂「為無產級階政治服務」的方針，在這方面的表現，眞是做到了家！它對「英烈千秋」這部影片不僅是嘲笑、咒罵，更無視歷史事實，恣意進行誣蔑與攻擊，其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眞正的黃炎子孫，無人不對張自忠將軍的慷慨殉國而感到自豪，可是北平政權對於像張自忠將軍這類偉大人物，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為，這個血腥統治集團根本不敢面對歷史事實，在歷史這面照妖鏡前他們豈止是渺小、虛妄，簡直是無恥的小醜，可恥的漢奸！就因為「英烈千秋」在香港上映，受到數達三十萬港九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這就無異於揭了他們的傷疤，刺中了他們的痛處，所以，出動尾巴分子大寫「文章」進行無恥的歪曲與攻擊，結果他們能得到什麼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必會使人進一步看清中共的醜惡嘴臉，「指鹿為馬」那一套，在大陸可能行得通，因為在中共統治下人人皆知，如說幾句不符合「政治要求」的實話會得到怎樣的後果，但在香港卻不必耽心這一套，只能更加明顯地暴露出北平那一小撮傢伙的心勞計絀而已。

「英烈千秋」影片主題人物張自忠將軍，身先士卒英勇抗戰，以身殉國千秋英烈，它發揮了民族正義，正可激發後繼者的愛國熱情。通過這部影片，可使人重溫我國軍浴血抗戰之艱苦和勝利得來之不易，使身歷其境者重溫一下已往的經驗，年輕一代則等於上了一堂深刻的歷史課程。

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抗而不戰，游而不擊」，只是利用機會擴充自己的實力，甚至利用國軍抗戰機會，配合日軍施以突襲，搶奪武器擴展地盤，為其後來攫取政權作準備。當時的國軍官兵不僅生存的身歷其境者很多，在香港的也不在少數，可以舉出無數的事實痛斥中共「抗日」的謊言。乃中共在港尾巴報紙對「英烈千秋」一片橫加詆譭，並無恥地說什麼：「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話只能欺騙所謂「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大陸娃娃，而只要稍為瞭解一點抗戰史實的人則定嗤之以鼻，無人相信。那才是中共「適足以自暴自醜」！

中共近日在香港「左記」影院上演「南征北戰」，內容據說是「華東戰場」的一個「重要戰役」。這部影片是在他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的「革命樣板戲創作經驗」指導下根據什麼「三突出」方針拍攝的，根本就是「為政治服務」的宣傳玩意。看了這部影片倒使人想起當年在戰場上指揮戰作的中共「元帥」彭德懷、林彪、賀龍以至「紅衛兵」娃娃屢耍「拉下馬」的陳毅，他們的下場如何呢？復就這部影片的宣傳宗旨來說，那純粹是耀步揚威地吹噓中共最大的本領就是「中國人殺中國人」，如與「英烈千秋」比較，豈止是渺小，簡直是喪心病狂！

新聞以外

從數字上看生活水平

左派仁姊對「幸福生活」有妙論

萬人傑

人當然不可以做物質的奴隸，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仍然過着幾個世紀前的簡樸生活，新的東西，一點沒享受到，又未免太可悲。不過，有些人很懂得解嘲，也很懂得狡辯。如本文說的那位左派仁姊，她對「幸福生活」的說法，頗有令人噴飯之妙。

生活簡單・便是幸福

台北市國民生活如何？看下面一連串的統計數字便可想見其梗概：每五點八戶有一部彩色電視機，每一點二戶有一架黑白電視機，每一點二戶有一台電冰箱，每二點六戶有一架電話機，每五點六戶有一輛機車（電單車），每二點五戶有一架照相機，每二點一戶有一台縫紉機，每一點二戶訂閱一份報紙。

上面數字，可和香港市民比較，卻不可和大陸人民比較。因為大陸人民都是無產階級，如果擁有上面這些奢侈品，他們就會變成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大陸會受到批鬭。不過，他們沒擁有這些「奢侈品」相信並非怕批鬭，而是飯還沒吃飽，那有閒情對電視機發生興趣？

時時在一些學生刊物中看到講述大陸人民生活「幸福」的文章，當然，幸福不一定要有豐裕的物質享受，至少也要有充份的自由。但大陸的自由卻比物質更貧乏。你想做工人，他把你下放農村落戶，要你做一輩子農奴。你要在廣州和家人共處，他們把你派到東北。沒有就業的自由，沒有定居的自由，沒有任何自由。

一位左派仁姊解釋給老萬聽，大陸人民的幸福，是過慣資產階級生活，腐化的香港人所不懂的。比方，生活在香港的人，每天出門，打開衣櫥，有一百幾十套衣服，今天穿那一套呢？選擇又選擇，傷透腦筋。還要鞋子、手提包相配。衣服破了一點點或髒了一點點便不好意思。大陸的人民就沒有這麻煩，從床上爬起來，把昨晚剛脫下的解放裝穿上，沒有考慮，不須選擇，多麼簡單？從來不必為衣服浪費精神。

說到吃飯，情形也如此，香港人跑到街市，豬牛羊魚菜什麼都有，林林總總，任君選購，做什麼小菜，也使一些主婦挖空心思。但大陸人民就不必多費思量，有什麼吃什麼，等如有人替你傷了腦筋。這樣的生活，簡單，不是比香港人「幸福」得多嗎？

大陸工人・此之謂也

來自澳洲、加拿大、法國、圭亞那、意大利、北韓、墨西哥、挪威、巴勒斯坦、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外國留學生，在中共安排下，進入北平一家內燃機工廠，體驗大陸的基層生活。

據路透社電訊說：此等外國學生的勞動是沒有工資的，並須自費在工廠的食物店購買食物。店裏是沒有專供外國顧客的櫃台，但只供應中國食物如米飯、饅頭等，菜餚大多為蔬菜，每餐收費人民幣二角六分。

宿舍是免費的，沒有為他們設備特別的裝置，一個房住四個人以上，至少有一名是中國工人。傢具中除了一床、一桌和一些椅子外，別無他物。

儘管今年北平的氣溫特別寒冷，夜間常在零度以下，但宿舍裏沒有熱水供應，沒有保溫設備，娛樂活動更少，除了乒乓球外只有一座電影院和一個電視室，工人們每晚集體收看兩三小時廣播節目。

或者是為了使當家作主的工人得到「勞其筋骨」的機會，所以中共要讓他們過這樣刻苦生活。譬如冬天洗冷水，沒有保暖設備等等，中共並非辦不到，世界能源雖然缺乏，但中共石油供應不成問題。讓他們捱冷，當然要他們的身體鍛鍊得更好。吃蔬菜而不吃肉，也可能他們認為「素食對身體有益」。照理，香港的豬牛羊雞犬豕，六畜供應充裕，都是來自大陸，為他們拚命生產的工人，要吃點應當沒問題，可是中共要他們「做和尚」，看來都不過為他們的健康着想，這樣的膳食，相信不會有高血壓、心臟病發生吧？

許多外國人喜歡新奇，喜歡偶然過一下與他們平時截然不同的生活，雖然苦，他們一定覺得很過癮，很夠刺激。不過，幸而他們的「體驗」不過為期三週，一個月不夠，如果是三年，或者長期體驗，他們不會再有興趣，而且最後會吃不消。

海外求才・浪費公帑

本地薑唔辣又多一證例。香港政府在海外登報招請兩名城市設計部門的高級職員。何以要在海外

延聘而不在本港登報招請？本港有沒有這種人才，政府不可能未徵求便先知道，最低限度政府在向海外延聘之前，應先向本地試一試，眞的找不到，才向海外想辦法不遲。

政府的城市設計人員批評當局這項措施不當。不過，他們反對的理由和我們不同。他們認爲這樣待遇優厚的高職，如果求之海外，就等如褫奪了他們晉陞機會；我們納稅人認爲不當，是本地人才不用，卻向海外延聘，浪費了不少公帑。即使這些職位不論本地海外都是同等薪俸，但從外地聘請，最少要多付出旅費、居住及其他津貼。

本地公務人員正努力爭取外來人員同等待遇，可見本地人才與海外人才待遇有別。在納稅人的立場說，當然希望政府減少支出，避免赤字，不受加稅威脅。

本地人才更多就業及出頭機會，也十分重要。過去因政府政策太重視海外人才，許多本地有能力的人懷才莫遇，結果形成人才外流，不少難得的人才跑到外國，也有不少本地人才，限於法例的規定，無法以其所學貢獻社會，如非聯邦醫務人才，不少給埋沒。他們有資格在醫學院教學生，教出的學生有資格在香港行醫，他們本身則不可以掛牌。這種情形，確十分令人痛心。

政府動不動從海外聘來專家，設計七七，研究物物，花掉納稅人的金錢數以千萬計，已十分不智，還進一步向海外處延聘人才，難道當香港納稅人都是陳村種，抑或億萬富翁，可以揮金如土？任何人都同一心理，要到別的地方做事，必定要比在本地待遇更好才接受，延聘海外人才，也當然要付出多一點鈔票。

政府機構．商業經營

在立法局會議中，鍾士元認爲若干政府部門應當按照商營事業予以經營，例如水務局、九廣鐵路、政府印務局、啓德機場、郵政局等。

鍾士元議員的這意見，老萬第一個舉手贊成。因爲，凡是商營事業，有一個鐵一般原則就是「顧客至上，服務第一」，也即是外國人說的「顧客永遠是對的」。我們小市民老百姓一律是顧客，如果得到這些政府部門視我們爲「至上」，「永遠是對的」，那就會少受了很多閉氣。

如果水務局是商業機構，水龍頭有毛病，打個電話通知，他們便會立即派出專員到府上修理，一如一些電視機補養公司，爲了爭取顧客，一定好好的服務，使顧客滿意爲止。

不過，問題是所有這些水務局、九廣鐵路、政府印務局、啓德機場、郵政局等等，除了印務局外，其他都是獨市生意，差不多是專利事業，沒有競爭對手，他們的服務態度便不必太過認眞，即使顧客不滿意，也非幫襯不可。

有許多專利事業而屬商營，態度也十分差，因爲除他，你不能找別家。譬如電燈公司、電話公司、煤氣公司等，除了煤氣有許多石油氣頂爛市外，電話、電燈的工人也往往有貪污行爲。你想在電話渴市地區裝個電話，或在裝了電燈後早日獲得供電，非花一點錢不可。那麼說，商營也並不十全十美，和日前若干政府機關並無多大分別。

至於中巴、九巴、電車，雖屬商辦，卻常常受到市民抨擊，怨聲載道。九廣鐵路倘照商營方式，未必有何改善，可能更每下愈況。

因此鍾士元議員的提議，有辣有唔辣，有好處也有壞處。商營以賺錢爲目的，如果政府這些部門都賺大錢，我們市民的荷包當災了，像政府停車場之狂漲，如果是商營，消費委員會還會放過嗎？

公開論壇．傻佬世界

羅保議員在立法局會議中建議在港島與九龍劃定地方供市民公開發表意見，毋須事前向政府申請，有類於英國的海德公園式的論壇。

羅保議員替我們小市民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十分要得。不過，一旦有了海德公園式的論壇，可能使到當局哭笑不得。

據說香港生活緊張，很多人爲之黐綫，最保守的估計，四十人中便有一個是神經不正常。因此在馬路上、鬧市中，常常見到森山大野人，他們就是黐了線的，也有一些怪人，自言自語，或毫無目標的戟指而咒。這些，警察可以把他送入精神病院。

可是，如果有了海德公園式的論壇便不可以隨便拉人，他們在論壇亂噏廿四，也不能當他「傻嘅」，更不可以送他入精神病院。因爲許多神經「正常」的人，並且公開發表高論，細想他們的話，其實和黐了線的傻佬並無多大分別。

有人主張不交租、不交水費、不交電費等，居然也有人附和，成爲一種運動。他沒想到人家也可以收回房屋、制電、斷水。這種人其實和自言自語的森山大野人毫無分別。

如果羅保議員的建議獲接納，人人得而在海德公園發表言論，傻佬登壇亂說一通倒無所謂，老萬最就心的是眞正有卓見的人，在這裏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不幸而被人視爲傻佬，那太委屈發言的人了。

同時，在這裏發表言論，是否會引起政府注意，也大成疑問，如果「聽衆」只有幾個趁熱鬧的小孩，而政府人員當正這一班發言的人都是傻佬，豈不白花了口氣？

目前香港電台已有「針鋒相對」的電視製作，初時是人人可發表言論，吵作一團，主持人無法控制。現在也改變了方式，沒有「搶講」的鏡頭了。這一班喜歡拗頸的人，給他們一個海德公園，讓他們拗個飽，不受時間限制，倒也有點道理。

謝謝捐欵

亞魯巴一讀者寄來五十元，附言要捐給「萬人雜誌」作經費，老萬謹致衷心謝意。來自海外的熱情，使人感動。

（萬人傑）

更正

三結合聚餐各方捐贈獎品有多少攪錯，特更正如下：

㈠皇上皇謝興銓先生誤爲「陳興全」；

㈡李秋生先生誤爲「李秋」。並向謝、李兩位先生致歉。

從中共近期「批林批孔」言論看其內部鬥爭

項楚

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經過了報刊的文字宣傳，各方面理論隊伍的建成，以及大字報的全面批判的幾個階段之後，卻突然在「普及、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的口號下，遲滯下來。從最近中共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看，這項遲滯，顯然是遭遇到各種內部鬥爭的阻力。

儒法鬥爭就是兩派「狗咬狗」

「紅旗」雜誌第八期標題為「儒法鬥爭是狗咬狗嗎？」一篇文章的第一句便說：「正當廣大工農兵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儒法鬥爭史的時候，我們聽到了一個說法：『儒法鬥爭是狗咬狗』。」該文繼續說：「事實上，儒法兩家都各自看到了他們之間的勢不兩立。」在結論中且說：「這種矛盾，也正如紅樓夢所描寫的四大族內部各派系的勾心鬥角那樣，他們之間『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即使是這種眞正『狗打架』的鬥爭，毛主席也指明，『這點鬥爭，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卻是有用的。』要把它們收集起來，用以對付主要的敵人。」該文所批判的這種「狗咬狗」的說話必然不是指歷史的所謂儒法鬥爭，而是指中共內部的鬥爭現實，而且這一說法既然使得中共不得不在「紅旗」上專文批判，可見此說流行之廣與擊中中共要害之深。尤堪指出者，該文在批判中亦不得不承認其內部鬥爭是「勢不兩立」，是「勾心鬥角」，是「狗打狗」。

新舊兩派鬥爭往返曲折

「紅旗」雜誌第十期以「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為標題的文章，更是公開承認其新舊兩派在「反覆激烈的鬥爭中。」該文說：「為什麼事物的發展是按螺旋式進行的呢？這是因為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是有其新舊兩方面的矛盾，矛盾雙方既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發展。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過程，就是新事物不難戰勝舊事物而前進的過程。新事物要戰勝舊事物，代替舊事物，不能不遇到舊事物的頑強抵抗，只有經過反覆激烈的鬥爭，新事物才能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事物才能由大變小，變成為逐步歸於消滅的東西。所以儘管事物發展的總方向是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前進運動，但不可能是直線式的上升，在發展的具體過程中，一時的程度不同的曲折又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該文警告共幹說：「否認人民內部存在矛盾，只講團結，否認鬥爭，當然會危害革命事業；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只講鬥爭，否認團結，不懂得鬥爭和團結的辯證關係，看不到革命團結的極端重要性，同樣會危害革命事業。」該文最後慰勉共幹說：「革命道路上出現反覆和曲折，不過是歷史場合中的或大或小的漩渦，沒有什麼了不起。」鬥爭出現反覆曲折，因而循螺旋式發展，即是發展得很不順利，這是在文革期中常見的現象，現在又重行出現，可見「批林批孔」運動遭遇了阻力。而且從該文的立場是替新派說話一點看，是屬於江青的「海派」遭受挫折的可能性較大。

呼籲革命團結以對敵

在所謂「鬥爭和團結的辯證關係」的基礎上，中共最近從北平中央自各地方普遍不斷強調「革命團結」。「紅旗」雜誌第九、十兩期先後刊有「堅持革命團結深入批林批孔」和「團結是勝利的基本保證」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

中共雖然引述毛澤東所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但卻強調「團結問題首先是一個分淸敵我的問題。」並且認爲「革命團結是通過鬪爭現實的。要不斷加強革命隊伍的團結，就必須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淸除一切腐蝕革命隊伍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這些文章還強調：「在革命隊伍內部，要防止將某些問題糾纏不休，而冲淡批林批孔，更不能搾山頭，搞分裂，幹那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在革命隊伍內部，即使有些爭論的問題，你要通過認眞學習，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增添是非，共同對敵。……在某些問題上，認識一時統一不了，也要求大同，存小異，顧全大局。……只有這樣，才能組織浩浩蕩蕩的批林批孔大軍，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這很顯然看出其所以呼籲革命團結者，第一是所謂「革命隊伍內部」有了糾纏不休的問題正在鬪爭之中；第二所謂革命團結，其目的在團結「革命隊伍內部」去打擊「隊伍內外」的敵人。這就可以想象得到所謂團結將是更大的分裂。

關於秦朝速亡原因的鬥爭

總的說來，中共今日從批林牽連到批孔，又從批孔發展到揚秦，以至於演進到研究儒法鬪爭史，只是一項很小的原因。只是因爲毛澤東在共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中，提到毛澤東「也不贊成引秦始皇」來證明中國傳統是厚今薄古，林彪藉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暗中毒罵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厲聲相向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也許這是林彪招來殺身之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在億萬人面前揭穿了毛澤東的眞面目，將毛澤東確認在中國萬聖相傳的傳統文化的對立面，毛澤東從此便永遠改變不了他與盜跖、秦始皇、張獻忠一流爲伍的歷史反派角色。尤重要者是「從來的尊儒反法派無不抓住秦朝二世而亡，大肆攻擊焚書坑儒。」這便動了毛澤東的權力地位。因此中共爲此發表一系列的文章來反覆爲秦始皇（亦即爲毛澤東）作辯解。但在這些辯解中也被利用來作派性鬪爭。這些文章包括「紅旗」第八期的「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鬪爭」，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的「駁儒家關於秦王朝滅亡原因的幾種謬論」，中共中央電台廣播講話的「趙高篡權和秦朝的滅亡」以及「紅旗」第一期的「研究儒法鬪爭的歷史經驗」等等。在這些文章中所編的一套辯解是：第一，秦始皇是「焚書坑儒是打擊奴隸主的復辟勢力，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專政而採取的革命措施」，所以焚書坑儒不是秦朝速亡的原因，相反的，秦朝速亡是「對復辟勢力鎭壓不澈底的惡果。」並且因此使趙高一類企圖復辟的舊貴族得以長期潛伏，並且鑽入核心。第二，秦之速亡不是爲其嚴刑峻法。而且秦之興也以走法家路線，其亡也則是由於披着法家外衣的趙高廢棄了法家的路線。第三，對於「坑灰未冷山東亂」的陳勝、吳廣，以至劉邦等與民衆羣起亡秦，亦不歸咎於始皇的暴政，而說成是趙高和二世改變法家政策使被解放的農民再被壓迫的結果，和「沒落奴隸主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的矛盾激化所致。但是這些辯解在表面上是爲現今的秦始皇——毛澤東說話；實際上是指控現今還潛存在核心黨圖篡權的趙高。一旦沙丘暴卒，現今的趙高就會「發動反革命政變」，矯立「二世」改變「皇始」的路線以至於鞭屍，所以必須「澈底鎭壓」，共幹認爲這些研究是古爲今用或是「儒法鬪爭的現實意義。」

關於淸君側誅鼂錯的鬥爭

這更是非常具有現實鬪爭意義的歷史公案。對此中共「中央電台」於八月中旬曾播講「介紹西漢初期法家政治鼂錯」，「光明日報」於九月二十三日發表「論鼂錯」的文章，又「紅旗」雜誌第十期中「研究儒法鬪爭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亦有論及。這些文章的論點是：第一，鼂錯是法家，鼂錯頌揚秦始皇三王之功不能過，而對於秦之滅亡則認爲責在二世。第二，鼂錯主張增強中央集權、壓制武裝的地方割劇勢力，主張削減諸王封地，至於鼂錯因激起七國之亂而誅一事則歸咎於袁盎，並且說袁盎是吳王劉濞派在朝中的內奸。就這些文章的結構和語勢來看，第一點只是一個陪襯，第二點才是鬪爭的重點。在這方面有很露骨的描述，這些文章說：「新興地主階級建立了西漢王朝之初，沒落的奴隸主階級勢力還很大，彼等勾結新興地主階級中的保守派，也就是勾結那些割據一方、擁兵自重的地方割據勢力，大搞獨立王國，他們糾集了大批儒生，在意識形態領域裏製造復辟輿論，他們利用手中的軍事實力發動武裝叛亂。不僅常常如此，他們還勾結中國境內的匈奴奴隸主貴族，企圖用兩面夾攻的方法來顚覆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西漢王朝。」這些論調，顯然是對正在快快不樂被調離老巢的共軍各大軍區司令員而言。是則今日上海派在北平的權力鬪爭中是對付「諸王」、「袁盎」和「匈奴」等三個方面的「夾擊」。

權力鬥爭外弛內張

「借古諷今」或「古爲今用」是中共開展內部鬪爭的慣用手法。因此，中共今日所展開的研究儒法鬪爭史中所提出的論點，都是言中有物，針對其現實鬪爭需要而發，應無疑問。在這一個前提之下，綜觀以上所列各節，則可以看出，中共今日之內部權力鬪爭不但是外弛內張，而且內部之緊張激烈遠超出一般想像之外。鬪爭的焦點在於新興的「上海派」要「由小變大，上升爲支配的東西」，並且要對舊的保守勢力，包括「內奸」和「軍事割據勢力」作澈底的鎭壓，使之「由大變小，歸於消滅」，但「舊事物的頑強抵抗」和其互相勾結的力量亦不可忽視。中共對這方面所下的結論是：「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建立以後，總是伴隨着一場復辟和反復辟的生死鬪爭。封建制取代奴隸制，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尙且如此，我們今天進行的是澈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復辟和反復辟的鬪爭更將是長期的，複雜的，我們必須提高反復辟鬪爭的自覺性。」

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毛幫打了一通賀電，電尾要求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俄方對此提議不唯置之不理，塔斯社在發表毛方賀電時，特將最後一段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文字抽去。毛幫爲此大動肝火，又將原文印出分送世界各國，以示求和誠意。廣東話「攞來衰」，以之贈毛澤東，再恰當也沒有了。

俄毛雙方都提出訂立互不侵犯協定的建議，此事之眞象且不談，只就法理而言，亦說不通，因爲俄毛之間在一九五〇年簽訂一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爲期三十年，尙有六年始滿期，既是「同盟」，自不會「侵犯」，何必另訂協定。茲將該「同盟」條約原文列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具有決心以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亟願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並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親善邦交與友誼的鞏固是與中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爲此目的，決定締結本條約，並各派全權代表如左：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特派蘇聯外交部部長安得列・揚努阿勒耶維赤・維辛斯基。兩全權代表互相校閱全權證書認爲妥善後，同意下述各條：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雙方並宣佈，願以忠誠的合作精神，參加所有以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爲目的之國際活動，並爲此目的之迅速實現充分貢獻其力量。

第二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經過彼此同意與第二次世界戰爭時期其他同盟國於盡可能的短期內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約。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

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

第五條：締約國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

第六條：本條約經雙方批准後立即生效，批准書在北京互換。

本條約有效期間爲三十年，如在期滿前一年未有締約國任何一方表示願予廢除時則將延長五年，並依此法順延之。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共兩份，每份均以中文與俄文書就，兩種文字的條文均有同等效力。

這項條約是毛澤東去莫斯科朝拜史大林七十大壽時締結的，照條文看，勝過互不侵略多多。該條約既然未廢除，又何必要簽訂互不侵犯協定。

俄毛爭吵了十幾年，其基本衝突之點及雙方所持的立場爲何，根據各方面材料，畧作說明。

現階段

一九七三年四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再度聲明，蘇共在對中共的關係上，堅決執行蘇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路線。這個路線的要點是，一面「堅決摒棄北平所散播的，要中國人民相信的」對蘇聯黨政的「誹謗讕言」，反對中共所提的與列寧主義不相容的特殊「政治綱領」，一面準備全力促進蘇聯與中共間關係「正常

三年生日的報告中也重申了蘇共對中共的基本政策，即：一面反對中共現時的活動與政策，一面力圖與中國人民修好。

從中共種種形跡與文件看來，中共對蘇聯的關係仍沿着中共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道路前進。這個會議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會中中共頭目說，必須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與一切國家的反動派鬬爭到底。同時，在這次大會所通過的黨章中，把推翻現代修正主義與蘇聯修正主義叛徒列爲中共的中心任務。

從雙方言論與雙方相對關係基本方針來看，似乎是，蘇聯採取較富彈性的態度，一面堅持鬬爭，一面呼籲談判修好；而中共則是拚到底的僵硬政策。事實上，事態並非全然如此。蘇聯在與中共進行邊界談判之同時，不斷增加遠東兵力。中共高喊「北方威脅」與「備戰」之同時，又與蘇聯代表坐在一起談判。

中共與蘇聯不和的關係變到現階段，在實質上所表現者不外：相互外交活動近乎停頓，相互貿易額的過於低微，雙方陳重兵於邊界上甚致武裝衝突，在國際會議上相互攻擊，在外交活動上作敵對性的合縱與連橫……等，但是表現得最劇烈與歷久不衰的，則是雙方在宣傳上的相互指責、批評與攻擊。這類文件極多。僅抽出要點如下：

至目前止，蘇聯攻擊中共的要點約爲：

中共試圖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從國際共產運動中在反帝隊伍內製造分裂，執行反蘇維埃路線。

對內實行「軍事官僚獨裁」，軍人在經濟、政治、黨組織的各階層上佔了領導地位。例如：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一大半委員是軍人；廿九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機關，其領導人二十個軍人。

中共對外執行「社會沙文主義」，六十年代初期，毛派分子因爲沒有能夠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爭得主導地位，於是採取了分裂「社會主義大家庭」與孤立蘇聯的方針。它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政策，也是實現其大國沙文主義的主要謀畧之一。

中共好戰，不僅不設法制止核子戰爭，反而號

反對關於不擴散核武器、以及關於不許在海底和海洋底放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條約，反對蘇聯所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張，反對在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對禁止化學武器採搗亂立場；對歐洲安全會議，西德與蘇聯及西德與波蘭的條約，東西德關係正常化等採取消極態度。

中共進入聯合國得力於蘇聯及其附庸國家之助，而它在進入聯合國後，所作所為令蘇聯失望。例如，在孟加拉問題上，它的立場違反了第三世界的權益。中共自稱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且儼然第三世界領袖自居，而它的行為卻是反第三世界的。

北平以「超級強國」、「弱國」、「中間地區」的論調代替「階級矛盾」論，代替「兩個對立的社會體系的競爭」論。中共這樣做，顯然不按共產黨的標準，而是按一己的政治見解劃分階級。自己卻大做「超級強國」的美夢。

中共曾倡言亞洲人管理亞洲事，實欲由中共獨攬亞洲事務。最近，中共又聲言，贊成美國軍隊留在亞洲，日美安保條約有存在的必要，還認為共同市場是獨立歐洲的第一步。在中共的心目中，這些皆可以制衡蘇聯。

至於中共針對蘇聯所提出的批評與攻擊，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的論文作了總括性的陳述，下列幾點，大部分是根據這篇論文列出的：

蘇聯明明推行武力擴張政策，卻高唱和平與安全。它為了加緊向這一地區擴張，不僅策動瓦解別國的戰爭，而且從西亞到遠東，從印度洋到太平洋到處搞事，鼓吹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其直接目的就是控制和分化亞洲國家，把它們逐步納入它的勢力範圍。

在亞非拉大搞新殖民主義，卻標榜「支持民族解放運動」。

明明是加強擴張備戰，卻大舉鼓吹「裁軍」。

蘇聯在聯大大力吹噓「永遠禁止使用核武器」，完全是欺人之談；而所謂在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的理論，實際上就是「為侵略者開脫」，要「受害者」「放棄反侵略鬥爭，束手待斃」。

關係

岳騫

，它的胃口越來越大，到處伸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出自對外擴張侵略的需要，正在越來越廣泛的採取卑鄙的間諜手段，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顛覆和破壞。」

中共所說的「社會帝國主義」典出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說：「社會帝國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

自從一九六八年蘇聯糾正華沙公約國「聯軍」武裝干預捷克斯洛伐克內政後，中共即常以此名詞指稱蘇聯。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中共「兩報一刊」發表紀念列寧一百週年的文章，具體地敍述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內涵。文章中說：「布列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國際分工和利益有關論，就是貼着社會主義標籤的帝國主義，地地道道的霸權主義，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

一九七二年八月中共北平「地圖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世界地圖」引起蘇聯嚴厲的攻擊，稱之為「毛式地理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阿帕林說：「無論中國（中共）的宣傳運用什麼詭計——這一次使用了地理學的包裝，以解釋地圖的方式——其目的只是為自己大國觀點和對這個或那個國家事件與局勢的解說找論證，而這種解說往往與事實真實情況相去甚遠，並且要把這種觀點與解說強加於世界。」阿帕林指出，在地圖解釋內，中共用「馬來亞」代替正式的「馬來西亞」國號，顯然是不承認這個國家的現行政府。同時，他攻擊中共於解釋地圖時，對緬甸與外蒙的立場不切實際。

在新「世界地圖」中，中共把自己描寫為「在亞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燈塔」阿爾巴尼亞是「在歐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燈塔」。地圖編纂者也忘記把「古巴」說成是「拉丁美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攻擊「經濟互助委員會」，同情「共同市場」。

在新地圖中，中共僅把蘇聯列為「歐洲國家」地圖解釋中列出在蘇聯領土中有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原屬中國，被俄國藉不平等條約掠奪而去。俄國人始終堅持，蘇聯與中共現在的國界「不是任何不平等條約所確定的」，而是「在歷史上經由俄中兩國協議文獻所形成的」。俄人喜歡拿毛澤東自己的話證明此點。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說，蘇聯首先取銷不平等條約，並與「中國」簽定了新的平等的條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重複了這種說法。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六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通過一道命令，決定把蘇聯遠東地區一些原來用漢語或滿語命名的城鎮改名俄語名稱。這道命令登在一九七三年元月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報」一九七三年第一期。

蘇俄更改的遠東地名如中國人所知的廟街，改為尼克拉耶夫斯克，伯力改為哈巴羅夫斯克。毛幫對此也提出嚴厲攻擊。

蘇共與中共的敵意關係發展到現在已達到了如此一個地步，幾乎無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採取了對立立場。雙方把爭論帶到歷史科學與地理學領域內是具有重大和深刻的意義的。通過歷史史料的編述，雙方相互證明對方「成份」的不純潔，更重大的是，教育本國人民仇視對方人民，擴大民族嫌隙。通過地理材料的編纂或更改，雙方為未來的歷史確定基礎，同時用為教育自己人民的材料。爭論在這兩個領域內出現，可以表明出，蘇共與中共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難以彌縫。在這種歷史與地理教材教育出來的下一代人民中，其相互敵視的程度可以想像得到的。

近年來，蘇聯逐漸增強邊境駐軍兵力，迫使中共驚叫「北方威脅」，並大力「備戰」，在備戰的條件下，國內經濟更加停滯不前。加上內部的紛亂，中共於是轉而向「最大帝國主義者」美國投靠。

毛幫目前已視美國為靠山，眼見美國總統福特要去海參威與蘇共第一書記布列日涅夫會談，深恐不利於己，乃戲劇性提出於蘇俄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之議，以威脅美國，但蘇俄正要同美國修好，又怎會為毛幫利用，對此建議，自然刪去不載了，毛幫在對美蘇鬥爭中，又栽了一個跟斗。

理想·方法·品質

——縉山

政治理想

依政治哲學家分析，政治理想因重心不同，可分為㈠國家本位之政治理想，㈡個人本位之政治理想，㈢社會本位之政治理想三種。這三種政治理想，像是隨時代不同，而分輕重。但事實上，並不盡然，今日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除「廢除私有制」、「階級鬬爭」兩方法外，其他政策，尤其極權專制及對外政策，與十六世紀及以前，可以說完全相同，或過之。

國家主義，民主主義（個人本位），社會主義，皆是一種政治理想，但範疇太廣，非本文所宜述，今只能就著名的幾篇個人政治理想約畧言之：先從西方說，在希臘有柏拉圖的「共和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論」，在英國有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再就中國說，有周末老子的「小國寡民」，他的思想影響到晉代，產生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寫「君子國」，就頗似「烏托邦」，至於儒家更多了，如孟子萬章篇，關於嘆美堯舜政治，而最著名的，是孔子「禮運大同篇」，全文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備經，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是二千年前古代世界大同宣言，但現代思潮差不多也皆包括在內。試分析之：㈠中心思想，是「天下為公」，即絕對的無私。今日世界之亂，就亂於太自私，無論個人或國家，皆是貪求無厭。如果個人或國家，只各取所需，戒除貪慾，社會自然就會安寧，世界當然也就會和平。

㈡「選賢與能」，西方尚民主主義，雖重視選舉，但缺點甚多，例如選票取決於多數，然多數卻未必就是正確，易卜生論之甚詳，故可不必多贅。另一是重「能」而忽視「賢者」。所謂「能」，多指孳孳為利，蓄有財勢的盜跖之徒，或能奔走鑽營的勢利小人。因西方人根本缺乏道德觀念，故重能多於重賢。大同篇則異是，它最着重是「賢」，故曰「選賢與能」，而不曰選能與賢。

㈢「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天下一家的崇高觀念，這不僅是一崇高的觀念而已，而卻真有其事實。例如三藩市西，就有一「藍眼睛的中國人」，他先被其親生父母遺棄於海邊，後被一廣東漁人收養，長大成人，故卒成為「藍眼睛的中國人」。

㈣最後「貨惡其棄於地也，……」那一段話，實即世界最早的社會福利主義宣言，十九世紀初法國啓蒙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業思想，實在未必比得上「大同篇」的超越。因此中華民國乃對其製成碑石，立於聯合國大會堂，給全世界人以新觀念。不料，最近聯合國懦夫突被惡勢力要脅，竟俯首聽從將其移去，這成什麼聯合國？

現代中國政治理想，就是國父創始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既非舶來品，也非純粹中國貨，它實在冶西方的民主主義與中國的傳統思想為一爐，各取其所長而溶化之。其中心思想為世界大同，天下為公，實施方法（制度），則採取西方的民主主義。禮運大同篇只是一原理，三民主義如五權憲法，平均地權，卻皆有具體規定，故後者遠較前者為進步，故可稱為現代中國較完善的政治理想。

實施方法

凡哲學家、文學家、宗教家，差不多皆可以想出一個人間樂園、理想國、烏托邦，故理想並非是什麼難事，但這種理想是否能夠實現？假使實現是否真對人類有益？那就另當別論了。所以理想不難，難在實施方法（制度）。

㈠古代方法：古代民智未開，所以統通實行的神之統治，至今尚能見到的雅典、羅馬諸神像之多，可以證明。中國是一古國，當然也不會例外，殷商最信鬼神，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皆是祭祀卜辭。至今北方新年時，仍要祭祀諸神，如除祖先、灶王爺須按時令拜祭外，還要拜財神、天地神、倉神、牛王、馬王、井神。北方人通稱信「大教」，就是多神教，這正與希臘、羅馬習俗一樣。

不過，中國人之信神，與其他無文化民族大不同，他們信神，可以說完全是迷信。中國不然，依古典所說，神稱「天」，天是有意識的，祂是宇宙的支配者。書經上說：「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這正如黑格爾所說：「自然的必然，乃實與同時基於神的必然而生」。這就是說，人類可以被組織為政治的社會。簡言之，即人的性質，乃是跟隨神的意識，也可以說神意要追從人意。書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神的統治」，也並非飄渺若有若無抽象的一種意象，乃是宇宙間之自然原理，永遠不變，永是對的，決不像馬克維里、馬克思那種偏激學說，只能被利用一短時間，過時便被廢棄。

神的統治只是立國原則，此外尚有一種大憲章，即神（天）、民、君主之三權分立。據五來欣造說：「所謂之神、人民，與君主者，乃即儒教國家之三位一體也。此三者雖亦不能單獨攬國家之全權，且縱彼最高主權者之神，亦不能自行支配之，其意志之執行，尚須要託之於君主。然君主亦不能任得單獨支

酬，彼須被人民監視。又此等之人民，確有某意義上卽是神。何則？以人民對君主之意志，卽神之意志故也。然人民又非單獨有主權者，其權力一方面要依天命的道德律所限制，他方面更復要彼之深思遠慮之神（後現者之君主）所監督。此等之君主者，確爲地上神之代表，而具有強的權力。但一方面要被神之意志限制，他方面尙要被人民之義務制裁。彼既不能不服從神之法則（作者按卽宇宙原理），復不能不尊重人民之意志，彼是對雙方面負責者。

要之，在儒教之國家中，神與人民與君主之三者，誰亦不能擁有完全獨立之權力，是卽爲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論。此三者無論何方假使濫用其權力時，而他二者之權力卽能與其一掣肘。要之，儒教國家之此三要素之平衡，是卽爲理性。神非在理性之外，實在理性之內，理性是決定神之性質，彼任意的輕浮之神者，則非儒教之神也。儒教之神之本質是合理的，所以其代表之君主，務須要被理性指導。專制之君主，是中國人之敵。……」（見李毓田譯政治哲學第五章第二節）。

㈡中古方法：卽君主專制，不僅限於一地區，而是普及全世界，君主專制，卽一人獨裁。獨裁當然不合理，但也不盡然，如遇到賢君，人民就會幸福，如遇到暴君，當然人民就要遭受迫害。前者如堯舜，後者如桀紂，同是君主專制，但因人不同，而施政遂有天淵之別。

暴政大多數，是來自君主本身性格，然也有受思想影響者，有的學者教導君主施行暴政，如馬克維里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寫了一本「帝王術」，就是專教君主如何專制暴虐。馬克維里就人類性質及歷史上之推想，認爲在十六世紀的情事，卻是很壞的，當時意大利被稱爲白爾吉斯惡虐政治家之跋扈時代，他就以其爲最範模君主，好像二次大戰前，世人以墨索里尼、希特勒爲獨裁政治楷模一樣。他信任惡說，認爲政治家雖欲爲善，也終必被惡人所吞併，所以不得不覺悟，用善惡之兩者，只要達到富強，無論用什麼方法，決不應譴責。這就是說，方法雖可罪，但目的卻是正當，故君主可以暴力，欺詐爲手段，如獅之獰猛，狐狸之狡猾，馬克維里的思想與中國韓非有許多共同處，也與今日共產主義相通，卽「爲目的可不擇手段」。

上述馬克維里的理論，只是君主專制形態之一。然也有相反的理論，那卽啓蒙專制主義，代表者則爲富銳德里大帝。他批評專制政治，著有「反馬克維里」一書，主要意旨，卽反對從來的君主專制，以人民爲遂行自己私慾之手段，而主張君主是爲人民之利益而存在。他說：「君主者，人民第一之奴僕」。

這派政治理想，大抵淵源於孔孟或耶穌，無論君主或國家，其本質是在爲人民服務，盡義務，要爲人民服務，不能不有權力，然此權力目的並非爲他們自己，而是全爲人民。所以歸根結底，主張執政者，應以哲學家或聖賢充之，也卽賢人政治，如唐虞之世。

㈢近世方法：近世包括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這一時代政治形態，可分爲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兩者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卽同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所異者，前者以君主代表國家名義上的元首，後者則是以民選的總統爲實際的國家元首。這種方法，當然較君主專制爲進步、合理，故通行至現代。但也不是絕對完善，例如自由主義產生資本主義，形成大吃小，貧富懸殊病態。因此到十九世紀初，在法國便產生社會主義學說，社會就是集體，這是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一種反動，因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既然發生弊端，所以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改爲統制、集體（全體）。

㈣現代方法：現代通行的，一是民主主義，另一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在兩者正在對峙中，將來誰勝誰負？目前從形勢分析，尙難判斷，但從理論、人性上說，最後民主主義顯然佔絕對優勢。理由如下：⑴民主主義合於理性，也卽人性，而馬克思主義則適相反。⑵民主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因有上述的弊端，但現今趨勢，資本主義逐漸改變，卽羣向社會福利主義方向走，目標是向均貧富方面進行。馬克思的方法，是階級鬬爭，貧者打倒富者，把資產搶掠過來。民主主義則不然，他們是採用狄驥的社會連帶主義理論與方法，政府依法律，用累進徵稅法，把富者財富徵收過來，以用之於社會福利上，受益者，不必說，盡是貧者。這種方法，既公道又免掉流血鬬爭。民主國家一旦全體實施，馬克思主義不必打，它自然會消滅的。

此外尙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兩者統是國家社會主義，這主義與共產主義本是孿生兄弟，所不同者，只差一是廢除私有制，實行階級鬬爭，信奉馬列，另一則否而已，餘皆相同。共產黨嘗罵法西斯，其實它們比法西斯還壞。法西斯威風了三十多年，今已自然消滅，故可不必深論。

國民品質

一個國家要想富強，不僅要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合理的政治制度（治國方法），更重要的，是有高貴的國民品質。中國最理想時代，是唐虞時代，孔孟嘗歌頌之，不僅堯舜是聖賢君主，而其臣民大多數也皆是君子，崇仁尙義。老子的小國寡民政治理想，暗中卽指的是唐虞。民主國家也並非如共產黨所指責，烏烟瘴氣，一團糟，如瑞士、奧國，及北歐各國，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不是早已走上社會福利國家之路，遠非共產國家所能及嗎！

共產國家、政權，最糟的是中蘇共、古巴、北韓、阿爾巴尼亞，然如南斯拉夫就比較進步，歐美人入南國，幾不知其身已在鐵幕。故可以說政治好壞，這就全看統治階層的品質優劣，同一樣制度（方法），統治階層，如眞是愛民，就應做「人民的第一奴僕」，而非做人民的暴君，那麼社會自然安寧，政權自然鞏固；否則，人民不能溫飽，其政權是必然會崩潰的。

從歷史上看，凡暴君必有許多小暴君，單獨個人是暴不起來的，這就說到一國的盛衰，要看國民（或民族）的品質之如何了。人的品質固然與先天遺傳有關，但後天環境也更重要，古羅馬與今美國的富強，卽皆由環境所造成。我唐虞、漢唐的盛世，那卻是由賢明君主所領導。「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是一條社會定律。今日中華民國就正要應用這條定律，在狂風暴雨中，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向燈塔奮力前進。

韓素音說了多少實話？

柳以青

在專上學聯會舉辦的「中國週」中，其中有一項是請了剛自大陸訪問出來的韓素音女士演講，題目是「我如何了解中國」。她的演講辭第二天就刊登於「大公報」上了。第三天「大公報」又刊登了她的「問答內容」。

沒料到，這篇「演講辭」也被學生刊物專載了，因此，本來我是不想對韓女士的「演講」加以討論的，現在看起來，卻需要討論一下了。題目就定爲：「韓素音說了多少實話？」

「我如何了解」的「我」字

首先，我覺得韓素音所用的題目：「我所了解的中國」的「我」字，頗有問題。

固然，韓素音在這一篇演講中，曾經用了「我」字來代表「她」自己的地方，一共有五十一次之多。例如，「我謝謝」、「我是」、「我不是」、「我對自己」、「我對中國」、「我看過去」、「我親眼看見」、「我自己體會」、「我跟你們講」、「我說說」、「我的看法」、「我過去」、「我的家鄉」、「我的侄兒侄女」、「我不願意」、「我要做」、「我就不懂」、「我是不會理解」、「我是遇見到」、「我從」、「我就感覺」、「我會經過」、「我去過」、我所認識」、「我還跑到」、「我是不贊成」、「在我看來」、「我最後講講」、「我還說了」、「我說」等，但絕大部份的「我」字是用在演講詞的前半部。似乎是在強調代表她的「我」之後，就很容易取信聽眾似的。

也可以這麼說，在她的思想裏，這篇演講是由「代表她」的「我」來發表的意見，不是來自中共的「授意」。或者又可以說，用了代表她的「我」——「親眼見過」和「親自體驗過」和「親自到過」等，更增加了她所說的「了解」的「眞實性」與「可靠性」。

然而，在她強調了「去過」、「到過」和「看過」的種種大陸情形之後，所得的了解，卻不是她的「我」的，而是「其來有自」。

首先，韓素音說：「我開頭是一個政治都不懂去你要跟我談政治，我會馬上說，政治與我是兩回事，我不喜歡聽。現在我懂得這種態度是錯的，我們應當懂得政治，政治是在文學裏有的，歷史裏有的，什麼東西都有的。我們既然要了解中國，就要了解中國的政治，就要了解社會主義。」

從韓素音的「我」，立刻轉變成「我們」了。這是「我」的了解呢？還是「我們應該」呢？這裏就可以看出來韓素音的「我如何了解中國」的題目，到這一段一說出來，已經不是「我如何」的問題了。而是在鼓勵大學生們發動運動——政治運動。去了解「社會主義」——「眞正的社會主義」。

原因是什麼呢？韓素音接着說：「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毛主席講得很清楚，中國不但要做一個工業國家、富強的國家，還要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主的國家是離不開社會主義制度的。」

以前，聽人家說，中共在本港搞學生界的「統一戰線」的工作，現在從韓素音的演講詞中，得到了答案。

對「認識中國」的努力，我不但不反對，反而覺得是需要的。然而，如何把「認識中國」的一切都「泛政治」化起來，那恐怕爲很多人敏感起來，結果，絕對不能達到「認識中國」的目的。原因是：恐怕學生們還沒有把「中國」認識清楚以前，反而做了政治統戰的工具呢！

接着，韓素音在指出了要了解的「眞正的」社會主義之後，立刻轉向到一個人物。她說：

「我從一九四五年以後，我就覺得中國非革命不可。……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一個大地震，不但震動了全中國，而且震動了全世界。那時候我們看不見。但是毛主席是看得見的，他是知道的，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他說過中國的革命對全世界是有影響的。」

這裏，又是韓素音從代表她的「我」，轉成「我們」了。而這次的「我們」卻是盲目「看不見」的，因此，須要「看得見」的人來「領導」盲目和「看不見」的「我們」。

最清楚明白的表達韓素音的「我」，眞正是代表什麼的一段話，卻是這樣的：「我是不贊成說中國什麼都好，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導。」原來「我」的「贊成與否」，不是「我」的自由、自主的決定，而是要以「毛毛席教導」爲標準，看其是否是「符合」？

從這一段清楚明晰的「坦白」中，我們也就知道了這次韓素音以「我」爲題的演講，也就是爲了貫徹「符合」「毛主席的教導的」。

如果是如此的話，我認爲韓素音的講題「我如何了解中國」是有問題的，應該改爲「我們應該如何了解中國」，或是「在毛主席的教導下我們如何了解中國」等等，那才是名實相副呢！

然而，韓素音敢用「我們應該」和「在毛主席的教導下」爲題目嗎？當然不敢了。原因是如果用了這樣的題目，恐怕前來聽講的人們，就會寥若辰星呢！果如此，又如何能進行統戰呢！

打着「中國週」的招牌，確實騙過了不少的人，同樣，韓素音以「我如何了解中國」爲題，也是可以騙過不少的人們呢！不過，我卻懷疑着，這被

騙的時間，究竟能夠繼續多長呢？特利是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裏？

韓素音所了解的「中國」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中國文化是一脈相承的累積。如果說「了解中國」的話，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極嚴肅又鄭重的。然而，韓素音所「了解的中國」竟是那麼的淺薄。事實上，可以說是她了解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共在這幾十年的行動和表象而已。而這中共的行動與表象，從宣傳中所獲得的多，從實地考察中少。

雖然她有十八次前往中國大陸觀光、考察、旅行的記錄，她到過的地方，相信比任何人爲多，但是，她仍然遺憾的說：「我曾經到過一百多個公社，當然這不算多，因爲現在中國有七萬二千多個公社。」使我最不明白的是，她竟說：「沒有去過的也看過照片，這些照片是眞的。」

因此，我又在想：在香港以及海外的中國人士們，在大陸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只見過兩三個公社，也只有一次是「觀光」經驗。可是，當他們走到了自由世界裏，竟大贊「人民公社」好，同時，以爲非如此不可等等的話語，我總覺得那恐怕是太膚淺了吧！這是題外話，然而，這也卻代表了某些人士們的不嚴肅的態度。

韓素音能夠了解「目前」的中國大陸嗎？雖然，她對中國大陸上的很多東西，都出版了書籍，而且在海外卻使不少的外國人受到影響的。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韓素音本人所說的：她所具備的條件。

一、她說：「我小的時候生在中國，我母親是外國人，我沒有進過中國學校，我沒有讀過中文，……以後都靠我自己學習，現在我可以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我也可以看不少的小說。當然古文還是解決不了，我沒有讀過孔老二的書。」

二、她又說：「我的家鄉在四川。……我過去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在四川，那時候的四川是很苦的，那時候我在一個小醫院做『接生婆』。當時我在中國可以唸大學，可是我不願意，我說中國打仗，我不願意這樣閉門唸書。我要做一些事情，後來就做了兩年的接生婆。這對我教育很深，要是沒有這樣的兩年，恐怕我就不懂中國的農村。這是實踐，這是從書本裏頭找不到的。要不是這兩年，我是不會理解中國農村過去的苦呀！也不會理解中國農村的婦女的苦呀！她們狗馬不如的生活，我是遇見的，所以做接生婆是很好的辦法。」

三、她說：「我去過一個地方，就是離北京約三百公里的農村，十幾年前那裏像沙漠一樣，最近回去看，那裏完全像一個公園，有樹，有花，有電。」

以上三段，可以概括了韓素音「自說自話」的她「如何了解中國」的背景與條件。

首先，我們可以討論的是：是否在能夠「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一些小說」就能夠了解「中國」呢？大概不可以。特別是目前大陸上所發起的「批林批孔」運動後，不能「解決占文」和「讀孔老二的書」，就是與目前的中共脫節。韓素音在這方面顯然是自絕於了解目前大陸動態了。事實上，對中共的了解，只看「人民日報」與「紅旗」，當然是皮相。這裏，我並沒有像韓素音所說的：「研究不出什麼壞東西就造謠，謠言破產了，又造新的謠」呢！原因是：目前多少有關中共政治的動態，都是在對「尊法反儒」上來作辯論呢？同時，中共仍然是不斷地鼓勵「工、農、兵」在閱讀儒家與法家著作呢！「不懂孔老二」，也就不懂目前中共的政治傾向！

在第二段中，韓素音指出了她之所以了解中國農村，中國農村婦女，中國農村的生活的原因，最値得注意的是那是「在抗日戰爭」中的四川農村。能否把「抗日戰爭」期中農村的特殊性，給予普遍的農村描述呢？我不否認，在中國過去的農村裏，特別是偏僻地區，生活情形不好，但是，是否是所有的農村都是如此呢？分析時，總得根據事實，根據不同的差別，那才是比較客觀呢！

我常聽別人說：中國農村以前是「一窮二白」，做爲政治上的宣傳，那是騙術，只要我們能分析出這騙術和宣傳，還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力，如果是做成從研究、考察而得來的結論，顯然是學術是被政治利用着呢！然而，也卻見到不少的人，竟以其「學術地位」而做「政治宣傳」的工具呢！我除了不値之外，還能說什麼呢？不過，只怕這種政治陰謀，學術欺詐而影響到中國海外的下一代呢！

最後的一段，可以說是韓素音的「實地訪問」。姑無論她訪問的地區，是「樣版」與否，總是具實報導了。

然而，我卻覺得她所用的形容詞是不盡不實的，很可能她是喜歡「文學」之故，在實地考察上，她用了太過「文學化」的形容詞。

在「離北京約三百里的農村」，十幾年前是否會有「沙漠」，這是我很難索解的。而十幾年後，「有樹、有花」，好像是一個「花園」，又使我很難索解。

在我的了解裏，韓素音的描述，可能代表了兩個實情：其一是，十幾年前的她所說的那個地方，正是遇到旱年，一切植物都已枯乾，那麼就是她所說的「沙漠」；十幾年後，沒有旱災，於是就有像「花園」一般的「有樹，有花」了。其二，十幾年前，當韓素音前去的時候，可能是在嚴冬，看起來該是「一片沙漠」，同時，還得肯定，那年的冬麥是不適宜生長的；十幾年後，她再去的話，那一定是盛夏，因此就「有樹，有花」如同「花園」一樣了。

總之，韓素音所了解的「中國」，不是整個的中國，只是中共所統治下的二十幾年的表象情形而已。然而，就是這一表象的了解，還存在着更多的問題呢！只好留待下次再加分析。我深盼望，能從韓素音的「我如何了解的中國」中，得到一些我要了解的東西。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六二至三六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福建是反毛派天下

胡養之

前些日子，毛澤東一派的人馬硬說林彪的反毛宣傳品，多半是在福建印行的；甚至把韓先楚、葉飛之流都列入了反毛派的頭頭。其實，葉飛一直被毛派指爲「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在福建省的代理人」。

記得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福建省曾發生過最激烈的流血衝突，其所傷亡的人數之多，僅次於四川。由於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裏面，福建各地的擁毛與反毛兩派的衝突，曾先後發生過一百六十七次，經過當地駐軍出動飛機、克坦，實行鎮壓，始獲得短暫的平息。可是到了同年七月以後的武鬪情形，不僅是完全變了質；而且日益惡化，使到東南一角呈現不穩定狀態。

原因是由於福建的省、市兩個「黨委」幹部，各自掌握着地方最強大的反毛勢力，直接攻擊設在福州市內的所謂「無產階級造反司令部」；尤其到了一九六八年的三、四月之交，中共「紅衞兵」與「東風派」兩派紅衞兵，曾對福州市爭奪控制權而實行火併的時候，更使到福州市區內的屍體棄置滿街滿巷，臭氣薰天！數百幢建築物，也被夷爲平地，一度迫得市民紛紛逃離市區，無家可歸！而中共當局則實施二十四小時的戒嚴，委實成了恐怖陰森的死市。

至一九六八年六月以後，混亂的情勢便逐漸地蔓延到了龍岩、泉州、厦門等地。龍岩的所謂「紅衞兵」，早就明顯地分爲兩大派：一派係由民兵改編的自衞軍，約有二千四百人屬於毛派？一派則是當權派的基層幹部，結合學生而組成的「地方武力軍」，約共二千八百餘人，屬於反毛派。——這兩派勢力於同年六月開始在龍岩市區展開大規模的混戰，先後持續達二十多天之久，雙方傷亡共一千五百餘人，結果毛派不支崩潰，紛紛向外地逃竄，故龍岩縣一度成爲反毛派的天下。如果當時不出動飛機坦克，則很難奪回來的。

同時在旬州方面的反毛派紅衞兵，也達到三千人以上。由於他們擁有輕武器的緣故，在同年六月至七月上旬，曾把機槍搬上到縣城的鼓樓頂，對着毛派的「尋源中學」內的毛江「造反派總部」，實行猛烈射擊，致有五百餘名毛派分子傷亡！因之，福州中共「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一度滯留在北平達四十多天，商討如何消滅反毛勢力。

福建局勢之所以紛亂到上述這步田地的原因，固然是非常複雜的，然其主要問題則不外乎人與地的關係，令到內部的矛盾重重。如所週知：福建全省之被赤化的時間，雖然比廣東爲早，但由於金門、馬祖及台澎各島均爲國軍所控制的緣故，中共對於福建的一切政治措施，實際上始終置於軍事的管制之下。換句話說，福建自被中共竊據以來，一直列爲東部防務最重要的前線，而掌握福建黨、政、軍、特務等各大系統的頭頭，又多爲舊當權派的班底；且其中的絕大部份都是閩南和閩東的人。是故，韓先楚當時的處境十分困難。福建原有的中共當權派人馬，大致分析起來，至少有如下的三大派系：

㈠是黨政系——以中共的前「福建省長」張鼎丞爲首，他是福建永安縣人，現年七十六歲，永安縣立高等小學畢業；一九二三年，他便加入了毛澤東主持的「廣東農民講習所」做學員，其後參加瑞金長汀的紅色政權；擔任過中共閩西的所謂「蘇維埃政府主席」。旋而又參加中共「新四軍」任「政委」，並兼任了中共的「中央委員」，算得上是毛澤東的嫡系人物之一。可是張鼎丞後來卻跟饒漱石、譚震林、譚啓龍等人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當饒漱石隨高崗遭到毛澤東的毒手時，張鼎丞與譚震林、譚啓龍等都曾表示過非常不滿和悲憤的態度，且抱不平。儘管毛澤東早就將張鼎丞調離其老巢——福建，但是這個表面和善，內心惡毒的色中餓鬼，在福建各地還潛伏着不少黨羽。原因是他既爲福建人，又擔任過若干年的「省長」，大多數的黨政幹部，都是由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

㈡是軍系——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第三野戰軍團」所轄的五個兵團如韓先楚、宋時輪、王建安、陳士渠等的十七個正規軍裏面，便有十四個軍（其中有三個軍於一九五〇年後調去韓國戰場），始終佈防於東南各省的海岸線上，而其防務重心，又一向置於閩、浙兩省海岸。此外，尚有葉飛兵團的三個軍，則一直置於閩南，以應付金門國軍的登陸攻勢；尤其是數年前，毛澤東顧慮台灣的六十萬國軍，可能乘其「文化大革命」時期所造成的混亂局面，而選擇福建沿岸出擊，故對福建原有的當權派人物未敢展開劇烈的鬪爭或整肅，因而造成福建的反毛勢力遠勝於擁毛勢力。甚至那位公開反毛的葉飛，也一直未曾遭到實際的整肅。按：葉飛是閩東的福安人，現年才六十五歲，原爲土匪頭出身，後任中共「新四軍」的第一師師長，「四野」的第一軍軍長，「三野」的第十兵團司令員。一個不多識字而經常喊打喊殺的傢伙，但他在福建根深蒂固，曾任「第一副省長」兼福建「軍區司令員」，所以，他做了軍系首腦。

㈢是特務系——即中共的特務系統，則以前中共福建「公安廳長」葉松爲

首，但現年已六十六歲，福建省建甌人，延安「紅軍大學」特務幹部班畢業，爲李克農、羅瑞卿的得力幹部，其人深沉陰險，利用其地下工作特務部門，在福建的勢力是獨樹一幟的。

上述三派勢力旗鼓相當，鼎足而立，在黨齡及地位言，自然以張鼎丞爲最老，當他擔任中共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時，葉飛還是小土匪頭。可是，至中共「長征」之後，葉飛卻利用其土匪身份之便，仍在閩、贛及閩、粵邊區打游擊，而當時張鼎丞則是葉飛部的「政治委員」，故至大陸變色後，葉飛雖爲福建的「第一副省長」，可是反過來，當時葉飛卻是福建「軍區司令員」，而張鼎丞則是他「副司令員」兼「政委」。因之，張葉關係一直搞得顛倒矛盾。

舉例來說：在一九五〇年間，葉飛不徵求張鼎丞的同意，便派了他屬下的軍長韋國清（現任中共廣西南寧軍區司令兼革委會主任），出任當時的福建「軍管會主任」兼「福州市長」，大事「刼收」，張鼎丞不奈其何，直到一九五三年，張鼎丞始要求譚震林把韋國清的部隊調去寧波。韋國清離開福州後，張鼎丞卽派了他的心腹劉培善繼任韋的遺職——「軍管會主任」及「福州市長」——卻又遭到葉飛的極力反對，指摘劉培善不是福建人，尤其不是閩東人，怎可擔任福州市長？

到了一九五四年以後，兩派鬬爭進入尖銳化階段，不料中途又殺出了一個李逵來，那便是葉松會挾着中共特務最高組織的指令，提出了福建特工頭頭許亞、嚴叔夏二人，分任了福州市的正、副市長。

正因爲福建的中共頭頭爭權奪利，派系林立，爲了各自安置其爪牙之故，因此，巧立名目，其所設立的機構也委實多如牛毛！據統計：福建全省共有大小衙面五千九百七十六個，單在福州的「省政府」之下便有：一級機關一百二十八個，二級機關一百八十五個，三級機關四百七十四個。此外每個專署、區署的衙門，也共有三級；而縣、區、鄉、村等小衙門，亦依樣畫葫蘆，疊床架屋，不可勝數！因之，福建所謂「解放」之後，「省政府」有特灶的大官，專署、區署及縣政府等衙門，則有小灶的小官，甚至於每一個鄉、村，或每一條街，每一里弄，也有供給制的幹部，差不多無處不官，無處非共幹的。

人們回憶起來：就過去的基層幹部而論，國民政府時代在街、村以下，只有一個甲長，並且是無給職的。而中共把街甲制度廢除後，卻換上了一連串標奇立異的所謂：「街坊居民委員會」、「村民代表委員會」、「村農會」、「街工會」、「支前委員會」、「剿撫改編委員會」、「保衞組」、「參軍委員會」等等，且每一個會或組都有給職幹部，可以對人民作威作福，予取予携。其中較大的城市如福州、厦門、泉州等地，還有「工商聯會」呢！

據說：只要廢除一個舊時代的名堂，卻要產生十個以上的新機構；而且每個機構都有大小官兒辦公。依照中共「福建日報」，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所發表福建「省府民政廳長」藍榮玉的「民政工作報告」透露：「一九五五年福建全省的大小幹部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人，而正待安插的失業人數（包括着幹部員工在內），尙有三十三萬二千餘人。……」

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了所謂「人民公社」後，除了原有小機構之外，又增添了所謂「鄉大隊部」、「村大隊部」、「漁民大隊部」等等的負責共幹，一層一層地壓下去，使人民被壓迫至喘不過氣來！加以福建境內多爲山地，土壤瘦瘠，米麥及其他穀類的產品常感不足，必須仰給於鄰省；而漁民出海作業的若干水域，又多爲國軍海上艦隊所控制，漁業產量也日益下降。在此貧困境況下，人民怎能負起十萬共官的費用？惟因福建的環境特殊，北平對該省內部的各派，向來有所遷就，因而福建便成爲反毛擁毛勢力最複雜的一個省份。故中共「福建革命委員會」，直至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始勉強成立，僅早過「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十六天（同年九月五日），曾與「廣西僮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日成立。

但就實際情況來說，「革命委員會」成立後，該省內部的反毛勢力仍很強大，幾乎每縣都有兩派對立，爲了爭奪其「革命委員會」的控制權，經常導致拉鋸性的血戰！特別是在新舊兩派軍政人員的利害衝突下，局勢更爲危險！中共「文化大革命」後擔任「革委會主任」兼「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本來與葉飛都是過去「三野」的「兵團司令員」，資格相等；可是葉飛在福建的歷史及其潛勢力，顯然要比韓先楚大得多。

因爲葉飛係福建人，在福建當過土匪，打過游擊；「解放」後他又一直沒有離開福建，佔地利人和之利，且其根深蒂固。他屬下的第二十七、第二十九兩個軍的成員，多爲福建籍的子弟兵，二十多年來成爲閩南方面防軍的骨幹；以往福建前線的軍事指揮權，一向屬於葉飛，後爲韓先楚所奪，他怎肯罷休？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共「福建日報」的社論說：「劉少奇在福建的代理人葉飛，還未被鬬：批臭！」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北平電台也曾承認：「葉飛的反動勢力仍大，他利用恢復民兵訓練的機會，分別在連城、晉江、長樂及惠安等地奪取武器而進行反動。」

中共舊時當權派頗有勢力的福建高級頭頭中，計有：當時福建「第二副省長」陳辛仁、「第四副省長」丁超五；「省府委員」王亞南、申平、包政敏、江一眞、吳艮傑、何公敢、林植天、洪曉春、伍洪祥、石英、葉松、劉培善、李述中、賈文民、劉永生、孟東波、林樂之、倪茂松、劉尙之、劉通、劉棟業、陳惕生、藍榮玉、魏金水、蘇華、梁靈任、許亞、陳培琨、傅伯華、彭冲、黃農、黃長、曾鏡水、覃修典等二百餘人中，有一部份已經死去，但他們的殘餘勢力仍然存在，只要一旦有利於他們的機會，勢將蠭起而與毛派作殊死鬬爭。不料連韓先楚也成爲親林的反毛頭頭，可知毛的處境危險！

除了人的因素之外，還有可慮的是形勢！由於福建位在東南，面臨台灣海峽，加以海岸線甚長，沿海丘陵屹嶸，島嶼羅列，其中最大的金門島，仍在國軍控制之中，對福建的威脅極大。如果國軍一旦登陸反攻，則福建內部的反毛勢力將必紛起響應，各自爲政，昔五代王氏稱帝於此，不旋踵間而地分於鄰國；元末陳友諒，雄霸一方，及其身而敗亡，均爲佐證。今毛澤東恐怕歷史重演，故對福建省局勢的處理，確會大傷腦筋！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44 我「反革命」的罪證

有一次，共黨又押我前往鬭爭，並且聲明，他們已掌握了我是「反革命」的充分證據。

自己從初中時代起，卽受了左傾書報的影響。有一次，那是抗戰初期的事了，我在澳門看到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這刊物刊登了「第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通訊址，於是我便去函，表示想到共區的願望。可是該辦事處給我的回信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抗戰，不必遠赴共區。先慈和六兄看見這封回信，戲呼我爲「第八路軍」。

六兄和我一樣，從小便思想左傾。我返回共區後，他也曾想返回大陸，不過未有機會罷了。他仍留在澳門華僑報工作。他在報館中，常常讚美共產黨，報館老板趙斑斕譏笑他道：「既然你嚮往大陸，何以不回去呢？」

當我離開了「法院」以後，適值共黨搞統戰，動員大家去函海外，勸親友們返國工作，並保證他們「原薪原職」。

記得當時共黨還呼籲蔣總統也返回大陸去，有人向周恩來問道：「蔣先生回國後，是否擔任部長？」當時周恩來表示：「蔣先生的地位崇高，決不應擔任低級職務。」

我回歸共區後，雖然迭遭苦難，但對共黨的信心並未全失，還以爲所見所聞，只是一時一地的「偏差」而已。所以一離開「法院」，便如出生天，又適值共黨動員人們去函海外勸親友回國，我便去函六兄。

爲什麼這裏要提起六兄呢？因爲共黨所掌握的我的「反革命」罪證，便是六兄的信！

共黨鬭爭我，直至深夜，要我供述六兄和我的「反革命」活動。我實在無從招供。是的，六兄曾代表澳門華僑報到歐洲觀光，但那並非是政治活動啊！

在他們一再誘迫我「招供」不遂的情況下，他們終於拿出「眞憑實據」來揭發我了！所謂「眞憑實據」者，不過是一封信中的一句話罷了！

那是韓戰時候的事了，六兄來說：「韓戰和談決裂，第三次世界大戰恐難避免！」

我們兄弟飽受戰禍的熬煎，在日軍侵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受盡了辛酸。我們最親愛的母親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在貧病交迫中去世了！我們憎恨戰爭，我們恐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怎會成爲「反革命」的罪證呢？

可是，共產黨的「辯證法」實在高明極了，他們一口咬定：你們兄弟有「變天思想」！你們兄弟希望「變天」！

天啊，「第三次世界大戰恐難避免」這句話，竟然會解釋爲「希望變天，希望蔣介石回來」！如果不是親歷其境，有誰相信？

他們就拿這句話，肯定我是「反革命」，而且還要我招供出六兄的「反革命」活動。

六兄代表澳門華僑報到歐洲觀光時，我已返回大陸，詳細情形，及他到過那些地區，直至今天我還不清楚，何況當時！可是，共黨一定要我供出六兄的「反革命活動」來！

上面說過，我曾去函勸六兄「回歸」，我的信發出後，六兄果然「回歸」了。——他在澳門，和一班左傾的文化人士組成觀光團返回廣州。他一到廣州，便打了一個電報到「幹校」給我。

這事件，當時我並不知道，因爲他發出電報時，恰巧我已成爲「老虎」。

這時候，六兄曾去我們的姨母家中。姨母一見六兄，便說：「你趕快回去澳門！」原來共黨曾到我姨母家中搜查，因爲我是「反革命」。

六兄又曾去我舅父家，舅父一見六兄便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這時候，「前進」的六兄開始「落後」了，他離開廣州時，連襪子和底衫都除了下來，送給可憐的親友。


」

丁善璽編導的「英烈千秋」公映不多久，最近又推出他另一部「陰陽界」，電影由三齣「鬼」故事湊成；第一齣叫「財」，電影通過一個老婦死不瞑目的屍體，一班和尚誦經，一個在難產中痛苦呻吟的待產婦人，一個對着屍首懼怕到瘋狂程度的青年，這人名德生，因挖財寶起貪念，殺了乾娘，於是對着乾娘的屍首與難產的妻子痛苦的聲音衝擊，造成心理學上的所謂「伊底帕斯」症狀發作，他所感覺到的，只是幻覺下的現象，別人沒有看到，而他只有在那充滿迷信的恐怖氣氛中孤獨扎掙，他看見的別人看不見，他所陷入的困境只是一種奇特的良心的監牢，他受良心的枷鎖鋼禁，最後他只有接受死亡的懲罰才能擺脫困境。這一齣電影，戲劇效果不錯，也有一些淡淡的藝術內涵。但在只單純以欣賞刺激性電影的觀眾看來，我們不否認那種電影形象造成對觀眾心理上的感染，是不十分健康的。因爲它太過濃縮了人生的恐懼與痛苦掙扎的慘狀。那是一個絕滅人性的世界中才有的故事。

第二齣叫「淫婦」，這齣電影構思很差，是浪費膠片之作。單就一個「淫婦」名字，已有問題，世界上沒有單獨的「淫

金蓮」故事都是失敗的居多。失敗的基本原因是抹煞了人性。那就是將奸夫淫婦謀殺親夫的情節誇張得太狠毒，太過心安理得，藝術匠人也許以爲這是刺激性，於是我們從「淫婦」那齣電影看，劇中人幾乎比禽獸亦不如，因爲人做了那事種，應有

為什麼共黨不抓着六兒呢？大概由於沾了「觀光團」的光，倘若他獨自「回歸」，必被抓起來！

共黨的「警惕性」實在十分高。由於六兒到過歐洲，便假定他到過羅馬梵蒂岡；而我又認識兩個神甫。於是，「天主教特務」的罪嫌便確定了。

共黨的想象力是很強的！——他們要把我全家都打成「天主教特務」！

他們認爲：五兒公欣和許兆福、楊安道是好朋友，六兒到過梵蒂岡，我也認識許、楊兩神甫，我的姊姊都是「修女」！

爲什麼他們說我的姊姊都是「修女」呢？我的姊姊根本沒有一個是教徒！

由於日本侵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姊姊們不願結婚，以免家累。到了抗戰勝利，年華老去，她們便不再打算結婚。

因此，共黨便認爲她們都是「修女」，而我是「天主教特務」的罪嫌，更加牢不可破了！

在共黨不斷的鬬爭中，確是十分痛苦；但在共黨不鬬爭自己，只讓自己呆坐的日子裏，是更加痛苦的。

眞的，呆坐着，呆坐着，比囚犯更苦地呆坐着的生活，是最恐怖的。有時在呆坐着時，竟然希望被鬬爭！

因爲被鬬爭時，還可以猜測一下他們究竟想怎樣處理自己，最可怕的是他們不來「談話」或「鬬爭」！

在苦悶之餘，有時希望他們早日判決。無論是死刑，是勞改，是清洗，總比永無盡期的熬煎好過！

有一天，有兩個「打虎隊員」穿着新發的棉衣，歡天喜地的在談話，其中一個說：「感謝毛主席，他除了發棉衣給我們，還發津貼給大家呢，你領了津貼未？」

聽見他們的話，不由得感慨無限。我想：「棉衣和津貼，難道是毛澤東的麼？那是人民的血汗錢呀！」

想起妻和孩子，我底心隱隱地痛起來了。我想，澳中親友，知否我無端罹此浩刼？

內反而會習慣了寂寞而變得寧靜。何況潘金蓮的命運，還加上封建社會的背境，在她做了環時，已成爲豪門貴婦的嫉妬心態下的被虐者。「淫」電影中的奸夫淫婦卻完全不勾劃一點點這類心理根源。因此電影中的奸夫淫婦只是編導幻想下的畸型人物，是一個沒法令人信服的故事。它將罪人塑造成太過片面了。

第三齣「柳天素」，卻可以當作很有深意的藝術片看。電影中的鬼並不一定是鬼，而是一種被冷落了的眞摯精神。那是一齣生命的悲劇，同時它也突出了生命的積極意義。

柳天素

林巽

出場，含蓄地說明他相信冥冥中有因果這種事存在，他相信一個人好心必有好報，對妻子、兒子、母親，他是慈父、好丈夫、孝子，對病人他是一位良醫。誰知忽然有一天，縣老爺的愛妾因與年輕的師爺有奸情，師爺也許最初是利用她走內線的。走內線成功後便再不理她，她於是痴戀成狂。縣老爺命劊子手快刀將柳醫生帶到縣署去，將他軟禁，必須醫好愛妾才能離去。柳天素爲了救人，夜間偷偷出去醫治劊子手的小兒，就在這時，師爺潛入縣老爺愛妾房中用三枝金針從病人腦門百會穴插進去，將病人謀殺。這位柳天素，好心沒得到好報，師爺乘知縣生病時假知縣之命將他處死。然後電影寫那寃魂化成人身，回到家來，爲的是要將他的金針醫術寫下來傳給下一代。柳天素成了鬼之後，編導通過暗示的方法，給他這個鬼魂只有七天存在權利，而且目的那麼單純，他做了鬼，仍有不少出自內心的痛苦及矛盾來折磨他，即使他生前那麼光明正大，但一旦成爲鬼物之後，他必須依照鬼的方式來生活。他可以吃冷東西，不能吃熱東西，不能走出設有佛堂的廳堂，不能在陽光下漫步，不能洗澡、睡覺，因爲編導先通過柳母的經驗之談，先行向媳婦講過了大堆鬼的生活方式，後來柳天素在那種生活方式中存在，觀眾便完全接受了，由此可見電影不但是魔性的藝術，同時也可以用暗示方式，在表現上產生催眠作用效果的藝術品。

柳天素生前是有強烈同情心，爲別人而活的一型。他的命運很可憐，白白送入枉死城，做了鬼後，縣裏的師爺還得請大法師來打算收他的靈魂送進地獄去。但他在世人對他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毫無恨意，也沒怨言，只想默默地利用七天的時間，將他的醫術經驗寫下來。開始三天，他心情很矛盾，在靜裏低泣。後來將心事向妻子說了之後，妻子忍着悲哀，鼓勵他完成寫好醫書的工作，他這才安心寫下去。

可以這麼說：柳天素這個鬼並不一定是鬼，而是一幅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抽象畫。他的生命已沒法面對陽光，但只要他仍然有一份殉道精神，他仍然可以將深藏在靈魂內層的陽光寫出來。只有另一種心靈中沒有陽光的知識分子，才以長歌當哭來哀悼自己無法挽回的消逝。

電影中更有被害死的縣官妾侍的幽靈，乍隱乍現的用三枝青竹作標誌，將一位巡按大員領到柳天素家去破寃案，那三枝青竹，原來是用來象徵師爺用來謀殺她的三枝針。電影可以顯示：不論是人或鬼，心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便失掉存在價值。於是我們從電影中看到柳天素生存的世界，除了一個造惡的師爺之外，幾乎人與人之間的希望、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都從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懷而來。這才是眞正的「存在主義」哲學。

不過「柳」故事也有一個大缺點，那就是柳母與兒子之間太過疏離，幾乎比鄰人都不如，否則柳母在兒子回家後，母親沒有理由不進房去詳詢兒子的近況的。如果換過另一方式，如母親是盲婆子，或者是柳天素回來後得妻子幫助，匿着不讓母親知道，再則可以用鬼魂向慈母下跪哭訴來交待。悲劇效果不但會更強烈，藝術價値也會更高的。最後個人以爲「陰陽界」如果只拍「柳天素」一齣長片，不必拍「財」與「淫婦」，也許它的藝術價値會更高的。

港澳「紅貓」怎樣變紅

兆華

上月初，港澳兩地，「紅貓」紛紛出籠，爲中共「十・一」慶祝一番，出錢又出力，包辦一百幾十桌餐券，由九月十八開始大吃大喝（某左派銀行九月十八已在灣仔某會所敍餐）。表面十分豪爽濶綽，實際是被人牽着鼻子走。不過他們與大陸做生意，錢是從那邊來，一年一度，除笨有精。既捧中共場，自己又出風頭，更讓員工「大擦」一頓，一舉三得，算盤打得甚響！

人們比喻肥貓爲資本家，資本家原係中共要消滅的對象（大陸已無資產階級），怎會養肥「紅貓」，讓他們藉「紅」更肥呢？原來中共一貫實行「經濟掛帥」政策。要經濟掛帥，就要與資本家勾結。要勾結資本家就給他們利路，貓兒得到好飼料，就會變肥。由中共牽着鼻子豢養，自然養出「紅色的肥貓」。

這是中共暫時利用資本家的權宜辦法，到時機成熟或政策改變時，肥貓就一律要烹了。大陸「三反」「五反」運動之後，紅與不紅的肥貓，那裏還找到一隻存在！廿年時間不是很長，省港澳的商人那個不曉得。

中共拉攏商人的手段，此間資本家早已明察秋毫，但爲何仍甘心獻身人，最容易被中共利用。大陸土改時捧起二流子打土鄉紳父老，情形也有點近似。一旦利用完畢，作爲工具的二流子就要自食惡果，一個也不再留存。「紅色肥貓」如肯用腦一想，便會不寒而慄，留到現在才進步靠攏，其愚是不可及的。

「紅而後肥」的一類，是一般投機商人，平時覺得港澳生意不易做。中共竊據大陸後，對外貿易向其招手，尤其是韓戰期間，輸出土產要換外滙，利用外滙購辦戰時物資。那時中共政權草創，缺乏外貿關係，及外貿人才，於是部份入口商和辦莊，便做了中共的承購人。電油、輪呔、藥品、化工原料等，通過他們便源源輸入。電油火水從水道走私到鯊魚涌，利用運海沙入口建築機場，原船偷運電油出口。藥品則從鐵路線運廣州，再北上轉北韓前線。亦有部份轉往蘇俄的（這時中蘇友好，史大林是爺爺，有人曾見全載藥物內有整卡「阿斯匹靈」的列車，掛上開蘇俄線）。

韓戰期間，他們與中共做生意，風生水起，其狂熱程度，稍遜於前年的股市，因此參與的人都得到暴利。其中更有把劣貨充好貨，過時藥品照正貨售賣。中共當時的交收點驗人員（指入口地和進口商）運進過期「盤尼西林」，使受傷的「抗美援朝志願軍」使用無效，受到重大犧牲和導致殘廢。這場鬬爭太激烈了，也牽連太大了。聽說後來香港一知名藥商，受左派攻擊，幸而他人在香港，亦無可如何。不久該藥商也改營別業，連大陸生意都不敢做了。

人是善忘的動物，所謂「冷過唔知冷」。尤其是很多「見利忘義」的商人，他們以利爲前提，即使很多人上過當，受過重大的犧牲，但相隔不久，又像沒有其事。於是中共每年春秋兩季的交易會，也很能吸引不少「小紅貓」。這一種是爲賺幾個錢，暫以「紅」爲保護色的。

最難理解一種，是香港的「世家肥貓」。他們有大把身價和事業，與「皇家」有淵源，反之與大陸全無關係，亦不希望和中共做生意。但其言論行動，居然欲擠於「紅色大貓肥」之林而成爲「准紅貓」，此確是令人不解。有人謂美國尚且與中共打關係，何況又打入聯合國，他們焉得不轉向！其實這種想法眞是可悲，須知在中共政策中，肥貓不論紅與不紅，結果必然是要劏的。大陸如今何來尚有資產階級，難道「世家肥貓」眞要送上砧板？如推說是潮流所趨，則這潮流只怕是把你們淹沒的。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可愛的校花

我和班上的張志清、李德銘、陳繼承三位同學是廣東同鄉，同聲同氣的「死黨」，交情特別好，平日肝膽相照，在一個星期之前，就有志一同去從軍。

這天早上，我們四個人擠在洶湧的人潮中，東奔西跑，始終搶不到一份完整的報告表格。八個報名處都跑遍了，老是無法入闈。最後還是選擇女生報名處作爲攻擊的目標。我和張志清一聲不響的蹲下，李德銘和陳繼承就分別騎在我們的肩膀上，越過一層人牆俯衝下去，一個跟斗正好落在擺有報名表格的桌子上，將那位老師嚇了一跳。陳繼承順手抓了一把表格就翻落地下，再從人堆的腳下爬出來，逗得哄堂大笑。

升旗台前一場爭取榮譽的海報宣傳戰熱烈展開。第一張海報是高二的女生貼出的。上面寫着「校長女公子周靜霞同學第一個報名，女生第一，

，但不能擠於上流社會（筆者當然不恭維香港上流社會，但暴發戶是會憧憬的），也不恥於一般商人。政府方面甚至有黑名單，隨時可以遞解出境。這樣有錢依然與牛鬼蛇神爲伍，有的頂多只能踢踢波仔，到澳門開下賭場。港督遊園會無資格參加，嘉樂庇招待會不妨過下癮。橫豎給人印象有汚點，索性把心一橫，跳入赤缸就變成「紅貓」。這是自卑心理與報復心理使然。紅面關公做不到，塗白鼻子做曹操也要擺下威。具有這種心理的時可就沒命了。他們不特要所得嘔個清光，還要連累家散人亡。這又不是一般普通生意人，只知「將本求利」這樣簡單了。

「三反」「五反」運動，是包含「反偸工減料」與「反盜竊國家資財」兩項的，凡與中共做過生意的人，這時莫不遭殃。劣貨充好，售賣過期藥物，就正抵觸這兩項。其實眞正公平交易，也難逃脫「欲加之罪」。中共發動鬭爭「做戲咁做」，曾由「抗美援朝」軍烈屬出頭，控訴藥品商人

溢，熱鬧非常。

我們學校的女生人數比較少，在海報上宣揚報名人數似乎佔不了上風。享有「校花」之稱梁淑娟同學，她是女籃校隊隊長，風頭最健，而且好勝不後人，爲了扭轉海報的劣勢，靈機一動，立刻發動她手下的女籃健將帶頭，號召了四十多位女生排成整齊的行列，校花親自指揮，下令「齊步走」，就在操場上「一二一，一二一」的邁步向前，跟着操場高唱一支「烽火漫天……血腥遍野……中華民族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們在苦難中長成……我們在大時代的洪爐裏鍛鍊……」進行曲，悲壯而激昂，贏得全校一片如雷的掌聲，校長和老師們對她可愛表現，感動得熱淚滿眶！

毛澤東走後門

林定

據台北最近報導，一項來自大陸內部消息：毛澤東在武漢東湖別墅蟄居了兩個月後，於十月中旬又匆忙的移居到長沙岳麓山附近。毛澤東長期離開北平，顯示中共內部將有巨大的變化。此項消息，使我想起了毛澤東「下江南」的一件怕死事情。

以前皇帝微服出巡，細察民情，或野史記載明正德、清乾隆遊江南，老百姓自始至終都不知道。但毛澤東離開老巢，偸偸摸摸「深入」到各地的「羣衆中去」時，事前絕無人知，事後報章卻大肆宣揚，詳細報導「視察」行踪，惟恐無人不知。

有一次，毛澤東在陶鑄陪同下，參觀廣州河南的通用機器廠。全廠工人在毛訪前一刻鐘，才獲悉有一位「中央級首長」到訪。當時廠內外顯得很寧靜，並無「要人」來訪的跡象，除了幾個便衣保安員外，沒有軍警巡視。廠裏工人也不引以爲奇，照常工作。因爲以往不時有所謂中央級人馬到訪，例如什麼鐵道部長、煤炭部長、重工業部長之類，見怪不怪了。

通用機器廠座落珠江河畔，前門向大街，後門是河岸。毛澤東與陶鑄乘小轎車在前門停下，旋即被保鏢簇擁進入廠內。毛陶在車間停留片刻，與早經按排的積極工人（黨團員）握手、拍照。毛澤東揮揮手說：「同志們好！」工人說：「毛主席好！」接着由廠黨委書記開路，匆匆向後門走去。毛澤東前門入後門出，前後不超過十分鐘。

此刻，離角道較遠的車間工人，尚不知毛澤東駕臨。他們事前被通知，首長自然會到各車間參觀，不可擅離工作崗位。那幾個跟毛澤東握過手的積極分子，很吃驚地說：「眞想不到是毛主席啊！」毛澤東一走出後門，消息馬上傳開來。所有車間工人停下工作，打醒萬二分精神，等待他們心目中的「大英雄」出來，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他們相信毛澤東會再出來，因爲毛的警衛員及轎車還停在前門外。可是，膽小如鼠的毛澤東，早已與陶鑄坐上停泊在河邊的汽艇，向着河北岸的長堤駛去了。

毛澤東並於當天晚上飛離廣州。

翌日早上，「南方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圖文並茂報導「毛主席」訪問廣州，並與通用工廠工人作「親切」談話。此時，廣州市民見報，才知道毛澤東曾來過廣州！

毛澤東離北平，除上述的「參觀」或「訪問」外，便是「坐山觀虎鬭」了。每當北平出現火併信息，毛澤東例必預先遠離老巢，南下各地「漫遊」，表面看來像置身事外，其實在幕後部署指揮，待雙方鬭到兩敗俱傷時，才大搖大擺回去收拾殘局。

毛澤東這種鬼祟伎倆，屢見不鮮。一九五四年底，劉少奇周恩來鬭高崗饒漱石前夕，毛澤東便離北平回長沙過年。高崗自殺後，毛才施施然返北平。一九五九年劉少奇鄧小平鬭彭德懷黃克誠，毛澤東卻在華南逍遙。當時劉少奇曾面對彭德懷咆哮：「與其給你領導倒不如讓我來！」較爲忠厚的朱德看不過眼說：「以前大家同吃大鍋飯，何必這樣。」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澤東與江青出走北平，在滬杭策劃奪權，先由林彪率軍入平控制大局，後煽動紅衛兵衝擊劉鄧司令部，劉鄧倒台，毛澤東班師回朝。一九七一年，毛江整肅林彪黃永勝，又照辦煑碗，毛澤東自北平下江南不久，林彪便粉身碎骨。因此，毛澤東一旦離平，「人民日報」又不加報導，北平頭頭便心驚膽寒了。

此次毛澤東離平兩個月，秘密到武漢、長沙蟄居，事不尋常。這期間，周恩來「患病」，只能在醫院接見客人，而江青則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率領鄧小平，李先念等接見外國元首。看來北平正醞釀一場「蛇鼠鬭」了。

不過也有人說，毛澤東生平雖離經叛道，但到晚年脫不了「落葉歸根」觀念。加上毛澤東患有心臟病，自知不久人世，雖不效古人「告老還鄉，頤養天年」，但死在家鄉總比客死北平好。

（五）

萬人傑

九條花園

在大阪，我們到處打聽什麼地方有「精彩表演」。大阪朋友聽到這四個字，曉得我們要看的是什麼。有位在中華料理當帳房的朋友寫了張字條，叫我們交給的士司機，他就會把我們送到目的地。

他帶點神秘性，特別增加了我們的興趣。上了的士，把字條交給司機，他點點頭便開車，在黑夜裏左穿右插，不曉得什麼區。當司機停下車子，老萬覺得這地方和想像中的不同，劇場並非在通衢大道，外表上更不像劇場，雖然外邊掛出好幾張海報，看起來只像從前九龍城砦脫衣舞架步。

抬頭看看，上面電燈招牌寫着「九條花園」。記得的士拐進來時，外邊有大路牌寫着「九條通」，這九條花園大概是由此得名的。

售票處只有一個價目三千日元。同來的人不由吐吐舌頭，三千日元是五十多塊港幣，在這簡陋的小地方看一場表演，收費五十多元，儘管是「精彩表演」也屬太貴。有些人遲疑着，想看不想看之間。既來之則安之，反正到了這兒，怎好又回到酒店，白花一千多日元車費？

同來幾個人忍痛買票入場。這劇場小到無可再小，連坐連站只可容納三四十人。舞台有一條天橋伸展到中間，末端是個直徑六七英呎的圓台，可以升起，可以旋轉。這設備倒有點大舞台裝置的格局。

我們進去時表演在進行，客人擠得滿滿，我們只能在外邊站立，沒法衝入內圍。看看觀眾，大多是廿多歲的年青伙子，也有幾個老頭，甚至六七十歲的。

我們進來時還不曉得表演的性質。老萬推想極其量是在三藩市和溫哥華看過的全裸表演而已。看看這時台上表演的女人，穿一件寬濶的裙子，從天橋走到當中圓台，一路揚開裙子，讓伏在兩旁的觀眾看看裙內秘密。這女人是眞空的，裙內看到是一片森林似的，我們站在外圍的，沒機會看到。有位朋友叫聲倒霉，花三千日元看連脫都不脫的表演，未免太寃枉。

一位較有經驗的說：表演決不會這麼簡單，如果這樣子，飯店帳房不會給我們介紹，他不是有回佣，一定有些引人的特點，他才會叫我們到來一開眼界。

我們忍耐的看下去，女人走進後台後，音樂再起復出，我們才知這是表演的戲肉。

自慰與人慰

這回女人穿一件薄如蟬翅的睡袍，裏面眞空，整個胴體像用玻璃紙包裹的糖果，內容看得一清二楚。她手上挽了一個籃子，籃裏的東西用一條毛巾蓋着，不知是什麼。

她出場前，先有人在圓台上舖了厚厚的毯子。那女人緩步到圓台，躺下來，作出展春表情，表現着十分需要男人的安慰，可是她孤單一人，只可自己慰藉自己。她揭開籃子上面的毛巾，拿出一件東西，老萬一看，不由啞然失笑。這東西在美加交界小鎮上的性商店中曾經見過，就是用膠造的男性器官，中國古老人稱爲「角先生」。女人檢出這東西，如獲異寶，馬上拿了那東西自慰起來。她的動作那麼瘋狂，她掙扎、她呻吟……當然，這全是演戲給台下觀眾看，每晚這樣表演的女人，相信早已麻木，那還會這樣衝動！

老萬覺得，這樣的表演不會變出什麼花樣。不過老萬活了半輩子，從沒看過這樣的表演，覺得很新鮮。不知日本法律如何，相信她們這樣的表演，一定是走法很鏬。據說，九條花園由大阪黑社會人物包的，不會被抓進官裏，可安心欣賞。

一個表演完畢，又到第二個。每一個女人的表演，都分爲上半部與下半部。上半部是脫衣舞，跳完這一個舞，剛好把身上衣服全部脫光。這大概是先給觀眾看個樣板，然後退回後台。

第二部分在前面的圓台表演，表演前例先舖好毯子。不過，第二個表演下半部時，卻和第一個不同。她也挽了一個載着角先生的籃子出場，不過表演了極度衝動、肉緊的表情和動作後，突然把手指向前一指，站在照明燈下的男子馬上扔下香烟蒂，走上台去。

噢，這回是雙人表演了！我想，日本法律未免太寬，雙人公開表演，相信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不會容許。那男人登台後，女人把小毛巾交給他，叫他把雙手揩乾淨，然後示意他拿了角先生替她工作。

這漢子表演得如痴如醉，把手裏拿着的東西當做自己的，另一隻空下來的手，貪婪地撫摸着她乳房，嘴巴也沒閒着，像這劇場裏只有他們兩人，把觀眾當做「死嘅」一樣。老萬心想，這漢子大概是自己人，早已安排在那兒，故意做成在觀眾裏挑到這「幸運兒」，以增觀眾興趣罷？

公開密秘

後來老萬發覺這些被召登台合作表演的，並非預先安排的「媒」，是眞正的觀眾。老萬佩服這些觀眾的表演天才，他們中，有些還製造噱頭，惹得台下觀眾哈哈大笑，他卻詐癲納福。有一位似乎有點虐待狂，十分用勁，台下觀看的我們，眞怕她受不了。其實這是多慮的，每天幾場表演，

如果她還害怕這代用品才怪！

表演女郎共六位，有肥有瘦，有大哺乳有自摸平，招式雖各有不同，既只能用代用品，對方又是客串性質，當然變不出什麼花樣。但那些年輕的觀眾，極感興趣，連看六位，還興緻盎然。原因是她們除找臨時對手表演外，更進一步滿足觀眾好奇心，對每一方向，用各種不同姿勢，把性器官內容向所有觀眾展示。有時面對觀眾躺下，兩條大腿朝天，左右張開，還用雙手把兩邊翻起，裏面層次分明，在強力燈光下，看得淸楚。那些年青的日本人還要進一步研究，把頭湊近到只距離半英尺，欣賞到滿意時便鼓掌。

她不殫煩地讓所有觀眾看到滿足，有時把屁股對着觀眾，分開兩腿，彎下腰，那東西又呈現眼前。有些觀眾把頭伸進股下觀看，她調皮地出其不意，把身子坐下，性器官貼到他鼻子上，觀眾不以爲忤，反哈哈大笑。

不過，這些女人只可看頭以下的部分，若看面貌，就會大失所望。六個之中，只有半數有點女人吸引力。演壓軸的一位，似乎是混血女郎，樣貌、身裁出眾，比其他五名好看得多。在觀眾鼓掌下，她很快就演出下半部，這次所用的角先生比較特別，另一端有帶子，可以繫在身上，相信是兩個女人演假鳳虛凰用的，不過她是單獨出場，同樣向場中物色對手。

老萬所以說她們的對手不是預先安排，因爲這回她居然點中老萬。當她向我一指，令老萬大出意料之外！觀眾中不少年青伙子，她偏要老萬獻醜，我連忙洒手擰頭，表示敬謝不敏，反使她大出意料之外。她點中的人，從沒拒絕，有機會誰都搶着服務，老萬竟然棄權，使她遲疑一陣，終於再物色一個年青伙子，他如奉綸旨，飛奔上台，立刻跟她幹起來。

壓軸戲卽使非最精彩，總是特別賣力。那小伙子十分搏命，面上有十分滿足的表情。至於他心裏會不會感謝老萬給他機會，不得而知；可能他會笑我是傻瓜呢！

聲色藝的巔峯

在日本參觀的表演，並非全部色情的，寶塚歌舞，完全以藝術取勝，聲、色、藝三者，都是登峯造極，老萬個人十分欣賞，但聽到部分團員私語，卻彈多讚少；對那幾位歌者，更彈到一文不值，說「唔知佢唱乜」。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她唱什麼，因爲她們根本不懂日文。

歌手出場，未亮相先聽到歌聲，四座已掌聲雷動。這些歌手，是日本觀眾的偶像，也卽是說，寶塚之收得，大半由於這些偶像的吸引力。我們的團員因「唔知佢唱乜」而忽視了，令人啼笑皆非。她們唱歌的風格，港台歌星慣用「謝謝諸位捧場」的口頭禪，當然不會出諸她們之口，或者因此那幾位團員不習慣吧？

寶塚歌舞比起賭城法國美女的表演，場面規模稍差一點，不過寶塚舞台設計，變化之多，比「星塵」「端斯」還勝一籌，特別是燈光之美，賭城表演也瞠乎其後。

更架勢是整個寶塚歌舞團，由頭至尾，不論大場小場演出，未暴露過一隻乳房，不像法國美女的無上裝表演，他們不需要一點點色情，全以技術取勝。

寶塚歌舞可說是綜合藝術，燈光、服裝、佈景、舞蹈的編排、音樂等，高度配合，因此才有如此美滿的效果。

我們看的一場，以「烟士披里純」（靈感）作主題，開頭結尾，互相呼應。舞台上出現這一個英文大字，用變動的燈光綴成。老萬不必每一節目介紹，只說一點，就可知道她們的成功。

她們間的合作，固然無懈可擊，如個別欣賞，每一藝員的基本舞藝，都有極高造詣，她們經過嚴格訓練，才能達到這麼高的水準。

由頭至尾，沒有冷場，大小節目如梅花間竹，這是寶塚的特點，今天台灣歌舞團都是以寶塚爲師，照搬過來。但因台灣歌舞團基本訓練不夠，除了幾個主角，其餘的是如假包換的活佈景板。但寶塚主角與其他藝員都在水準之上，每一位藝員都能充份表演出現代舞的美妙姿態，這就連拉斯維加斯名聞世界的麗都美女團也比不上。

不過，說也可憐，寶塚這樣了不起的歌舞團，票價不過六百日元，十皮港紙而已；在香港，最水皮的歌舞團票價也超過二十；而成人電影、日劇都在她們之上，三千日元入場的性表演，更達五倍之巨。看來，藝術不值錢，還是方寸之地，更加吸引！

通知

雙十國慶聯歡聚餐與萬人雜誌七週年聯歡聚餐留影經已晒好，如會員與讀者需要加印留念，請於本月二十日前到會所登記，以便統一冲晒。

萬人協會秘書處

另：美國會員伍景行先生捐助協會經費港幣二百元正。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卽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三日

下午，父親動身飛赴定海，三時抵達；旋即乘船至普陀山，登岸時，天已昏暗，風浪尤大。夜間明月高懸，海天澄澈，清麗絕倫。

四日

昨宿普陀文昌閣，今晨遷天福庵。此庵靠近海岸，較爲幽靜；庵中有一和尚，名仇了凡者，年已半百，近視，寧波人，待人熱心誠懇。問他「爲什麼來做和尚」？他說：「因爲受了妻子相繼死亡的刺激，就悄然來山爲僧。經過三年之久，家人尚不知蹤跡，到了第四年，老母發見我在此做和尚，即來普陀找我，勸我還俗，我堅決不肯回去，現在已經做了二十年的和尚」。這也是他的人生觀，眞是人各有志也。上午，隨父遊磐陀石，雙龜聽法等處，午返天福庵素食。傍晚，又隨父作前山之遊。

五日

美國政府本日發表對華「白皮書」，此事件對我反共抗俄及民心士氣影響極大，但父親聞訊，卻泰然處之。上午七時，隨父至百步海濱散步，晨光照耀，山氣清新，心情愉快；十時遊珞珈山，午返普陀。下午遊潮音洞和觀音跳。晚間，父親又在庵門外觀月聽濤，談笑自若，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事，無動於中，此乃得力於「寓理帥氣」之修養工夫也。今日爲父出發訪韓之前夕，「白皮書」適於此時發表，亦可謂巧合矣。

六日

上午，我以「白皮書」內容及北韓共黨已向南韓全線進攻，程潛、陳明仁降共等消息，向父親報告。父聞後，不但並不驚異，而且心神安恬異常。十一時，父親由定海乘機飛韓，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到達韓國鎮海機場，李承晚總統親來迎接，同車到鎮海海軍司令部。氣候正熱，父親在院中樹蔭下畧事休息。靜默半小時，作晚課。八時前應李總統之宴，宴畢與其夫婦乘船遊覽鎮海軍港，月白風清，賓主盡歡，情緒玆洽，不覺此身之在外國矣。

父親到韓之日，對於「白皮書」事，在日記中，曾感慨地記道：

「到韓國後，更覺定靜光明，內心澄澈無比，是天父聖靈與我同在之象徵也。對美國『白皮書』可痛可歎，對美國國務院此種措置，不僅爲其美國痛惜，不能不認其主持者缺乏遠慮，自斷其臂而已。甚歎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畧，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皆不求自強，何以爲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爲中國最

風雨中的

雪也。」

七日

上午九時，父親訪問李承晚總統，約談半小時後，與其檢閱海軍部隊，旋同至行館。自十時廿分至十二時三刻，舉行正式會議。正午會議人員聚餐，下午接見李範奭、邵毓麟、劉御萬、許紹昌、申翼熙等各別談話。傍晚，父親應韓國海軍參謀長酒會，並觀韓國古代歌舞。旋審閱李承晚總統所修正之聯合聲明稿，李總統所修正者，僅聲明中敍言數語。父親亦甚同意，乃即定稿。八時半入宴，中外人士參加者五十餘人，雙方致詞，十時宴罷而散。

八日

父親未明即起，八時四十五分往訪李承晚總統辭別，以此次訪韓，僅談聯盟事，而未及兩國經濟、軍事、文化等合作問題；乃特提及海上與空中之合作，對於兩國空中交通，應先建立。李總統亦以我國革命，應注重喚起民眾，挽救民心爲言。李總統又言革命者就是扶助被壓迫之平民，推倒特殊階級，以提高國民生活與信心也。父親甚感其言之懇切，特致眞摯感佩之忱。最後，李總統復提及金九被刺事，同聲感嘆不幸！話別約四十五分之久，乃與其夫婦同到行館攝影，發表聯合聲明。父親對記者談話後，即到機場，登機返國，韓國送行如儀，時已十時四十分矣。途經濟州島上空，瞰視片刻，下午三時許返抵台北機場，即回草山行館。

十一日

此時廣州一般將領之心理，業已因美國發表「白皮書」與湖南程潛之投共而大部動搖。福州軍事緊張，而東南長官公署遲遲未能成立，父親更爲此而焦急不已。下午，父親手擬總裁辦公室人員守則，並審核革命實踐研究院規章。

十四日

父親認爲：

自強自立之道，莫急於興學、養廉；而興學之要，在於窮理致知，實踐篤行；養廉首務在節約勤儉，敦厚樸素；戒浪費，祛消耗；明禮義，重廉恥。

又草起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組織與教育方針，擬定學院課目及其重點數十條，大抵爲制度、戰畧、政策各種原則之研究，理論基礎，哲學思想，行動綱領之建立。蓋欲此次訓練，務求達到生

勵之奮鬬精神。另決定調訓學員之人數及比例，並準備開始調查與收羅全國人才，分區指定人員，負責辦理。

十五日

台灣全省「三七五」減租政策，本日研擬成完。這是總理民生主義在台實行之起點工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亦於今日成立，新任長官陳辭修先生就職。

十六日

我政府本日以嚴正的態度發表聲明：答覆美國國務院本月五日所發表之對華「白皮書」。

晚間，福州守軍撤退，長山羣島陣地亦已轉移。

二十日

李宗黃先生來見父親，報告滇省情況甚詳，對滇政甚表關切；尤其以盧漢問題爲西南根據地之基本問題。父認爲應早有準備與決定。此古人所謂「防微杜漸」，「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因此，父親不得不決定前往西南，應付最艱鉅之局勢。

贛州已被共軍佔領。這是我的「第二故鄉」，一草一木，一街一巷，對我都具有深刻的印象和親切的情感。再加上居住那裏的成千成萬善良老百姓和許多幹部，現在都將被共黨淩虐和殘殺，興念及此，更深聞鷄起舞擊楫渡江，從頭收拾舊山河之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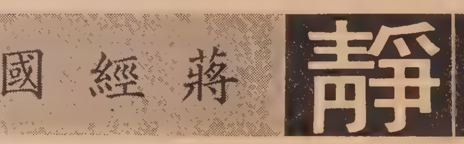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

廣州的保衛戰既爲背城借一，決定最後成敗的一戰；因此，父親對於廣州軍事的佈署，沒有片刻忘懷！而不得不再度前往廣州視察。今日上午十時後，由台北乘機起飛，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到達；粵中重要軍政首腦，均到機場歡迎。在穗住歐陽駒市長之東山別墅，會客後，即往訪李宗仁和閻院長百川；隨赴梅花村舊寓小憩，稍避塵囂。

父親復先後召見顧墨三、薛伯陵、余幄奇、劉安祺等十餘將領，主要的目的，在研討已往部署的錯誤，並了解其實施的情形。尤其是希望勿將劉安祺部隊北調；免使廣州成爲眞空地帶。

二十四日

在穗事畢。父親復於今日上午九時後，由廣州乘機起飛，十二時半到達重慶白市驛機場。張岳軍、楊子惠等重要首長，皆到場歡迎；同至林園後院之荷屋。父親即在此暫住。午後與岳軍先生談話，準備召開西南軍政人員會議的辦法。



自我政府經再三考慮，不得已於本月十六日，對美國「白皮書」作嚴正聲明之後；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竟亦對美國「白皮書」作離奇無稽之聲明。其在國外興風作浪，敗壞國家利益，眞是荒謬絕倫的舉動。同時美國輿論亦多不直國務院之所爲，對我表示同情。

二十七日

父親上午約見宋希濂，聽取其對川、鄂、湘邊區軍事報告。復約川中人士，談論四川省自衛委員會與省府糾紛之經過。父親認爲：

四川省本黨組織鬆弛，地方上許多份子態度模稜，以致凡有會議，最後必爲共黨所滲透與利用；至爲憂慮。

下午，召見重慶附近地區本黨黨籍各團長訓話。此時雲南主席盧漢已被共黨包圍，不肯來渝會晤。父親更放心不下，因派李彌將軍回滇，對於滇事，先作初步之佈署。正午父親與谷紀常先生談滇、黔政情。下午召見胡宗南長官，研討穩定川局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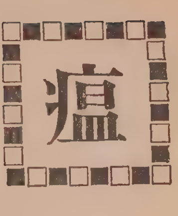
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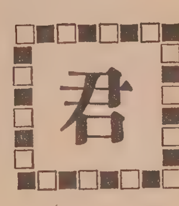
四川地廣人眾物豐，爲我國西南重鎮。而西南各省，又爲我抗日戰爭時期之最後基地；沒有西南，抗戰不會成功的。因爲西南各省關係重大，所以父親對於川、滇問題的處理，亦特別重視與審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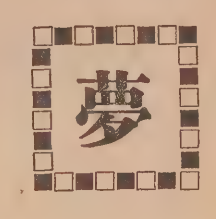
上午十時，到西南行政長官公署開會，除雲南盧漢一人未到外，其他籍隸本黨之川、黔、康各省主席與川、陝、甘及川、鄂、湘各邊區將領，如胡宗南、宋希濂等均到會參加。會中對各方情勢加以檢討，決定拒共軍於川境之外，即以隴南與陝南爲決戰地帶，而不在川境之內與共軍周旋。下午，父親召見渝市黨部各委員，予以剴切訓示。西南高級將領要求父親常駐川渝坐鎮，藉以激勵人心士氣。但父親以情勢有所不便，只好婉言勸慰，告以不能久居。

上午，父親進城，沿途老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呼，在他們的面容表情上，可以看出親切和希望。及至上清寺，民眾更擠得水泄不通。當座車擠過人羣時，鼓掌歡呼，經久不絕，給我們莫大的安慰！這正是共黨所說：「人民的眼睛雪亮的」！國步艱危，而民心不死，亦可喜之現象也。

【三十】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六參政員訪延安，於七月二日抵達，毛澤東同朱德率領重要大頭目皆在機場歡迎。六參政員中，以左舜生與毛澤東交情最厚，兩人不但是湖南同鄉，而且同門，左舜生就讀長沙師範的校長徐特立在第一師範教過毛澤東，所以左毛二人雖然不是同一學校出身，卻同一個老師，徐特立這時還活着在延安。兩人又是同庚，見面互稱老庚，又同是少年中國學生會會員，所以政見雖然不同，私交甚厚。

六人中認識毛澤東最早的則是傅斯年，傅斯年在北大讀書時，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看門口，同傅斯年談過兩次話，不過彼此留下的印象都不佳，傅斯年因爲毛澤東一張口就講三國演義，硬把三國演義當歷史，曾經當面喝叱過。毛澤東也因爲傅斯年太氣盛，不敢接近，而生芥蒂。所以從那時一分手，二十五年未通過信。

至於其餘四人都未見過毛澤東，但毛澤東的像貌都在報紙上看熟了，所以一下飛機就逐個握手寒喧。

左舜生與毛澤東握手時，前後左右看了一遍，說道：「老庚，怎麼少了一個接機的。」

毛澤東以爲左舜生說的是陳紹禹、秦邦憲，說道：「有的人還有事，未能到機場來，慢慢就可以見面。」

左舜生搖頭道：「我不是問別人，我問你太太怎麼未來。」

毛澤東笑道：「老庚，你怎麼還是這個脾氣，三句話不離女人。」

左舜生笑道：「老庚，我只是說說而已，不肯掛在嘴上說的人興趣更高。」

毛澤東假作聽不見，走過去同傅斯年握手，說道：「傅先生，一分手二十幾年了，你還記得我吧？」

傅斯年笑道：「當然記得，那時你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實在太委屈了。」

毛澤東說道：「你們那個時候都看不起我。」

傅斯年說道：「其實到今天也還是一樣？」

許多人都爲之愕然，毛澤東也怔了一下，也就不再同傅斯年搭訕，轉去同其他四人握手寒喧。

在飛機場談了幾句話，就送六人去賓館，由周恩來陪送，剛住下，有一個幹部帶了兩個穿着軍服，手拿裁縫用的軟尺的人走進來，說道：「延安天氣比重慶涼，毛主席恐怕各位先生帶的衣服不夠，請各位先生量一量尺寸，趕一套衣服。」

左舜生說道：「不必客氣了，我們來時已有準備。」

傅斯年也說不必，但來的幹部執意不肯，說是毛主席交下的非辦不可。」六人只好由他量身而去。誰知第二天一早，又來兩個幹部送上請帖，中共中央中午歡宴六參政員，請帖附一個布包，打開一看，每人一套延安自織粗呢中山裝。

左舜生嘆口氣：「他們的效率眞高，志不在小。」

褚輔成說道：「未免太客氣了。」

傅斯年笑道：「慧老，幣厚而言甘，誘我也。」

十點鐘，周恩來親自坐軍用卡車來接，開到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毛澤東及大部中央委員級頭目，均在門前迎接，由於剛開過七仝大會，許多中央委員都未回去，所以人數特別多。

大家分別入座之後，毛澤東先致歡迎詞，一口氣就講了一個多鐘頭，把中共的軍力大大渲染一番，再三說明不怕打仗，有足夠力量保衛各個邊區，幾個參政員都聽得不安，左、傅、冷、褚是站在國家立場上不願打內戰，章、黃兩人就靠國共之爭以第三方面自居，買空賣空，左右逢源，如果眞打起來，也用不着他們這批政治掮客，所以，也感到憂心。

毛澤東講過之後，沒有人再講，好似中共的政

策，他一個人說了便算數。客人方面左舜生起身輕描淡寫說了幾句，感謝主人的殷勤招待，希望各方相忍爲國，勝利已在望，將來共同建設國家。說過之後，已經十二點多，散會後，就吃飯。酒菜雖然都是當地所產，倒也頗爲豐盛，毛澤東舉杯向六人敬酒，連說簡慢，又問昨天是否睡得好，冷不冷。

老油條已經一兩天未說話，由於傅斯年提議每次公開發言要事先推定發言人，任何人不得隨便講話，此項意見經大多數通過，便成爲臨時規章，老油條不能開口，沒有表現機會，實在悶死了。現在吃飯聊天，並非開會，自不受「傅斯年規章」的約束，老油條咳嗽一聲，擴清喉嚨裏痰，笑嘻嘻地說：「炎培此次來延安，得瞻主席丰采，恍如重睹漢高祖，明太祖的顏色，內心非常愉快，又蒙解衣推食，更不勝感激，玆代表訪問團同仁，敬主席一杯。」說過端着酒杯站起來。

這時其他五位參政員，左舜生微笑，冷遹、褚輔成沒有表情，章伯鈞雙眉緊皺，傅斯年氣得滿臉通紅，但都礙於禮貌，不便開口。

毛澤東也站起來舉起酒杯，說道：「任老，你隨便喝一點，我乾杯。」說過一仰脖子乾了一杯汾酒。

老油條也想逞英雄乾一杯，那知酒一下喉嚨，恍如一條火箭射下去，連忙把未下肚的吐出來，說道：「兄弟過去都是喝紹興酒，未領教過汾酒的厲害，看到主席飲酒的氣慨，眞是英雄本色。」

傅斯年再也忍不住了，說道：「任老，聽你的談話，眞是篾片本色。」

毛澤東哈哈大笑，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都笑出聲，四位參政員相顧愕然，都覺得傅斯年出言太重。

誰知道黃炎培毫未動氣，放下酒杯看着傅斯年，笑嘻嘻地說道：「孟眞，世界上那一類人都要有的，沒有我這個篾片在，今天的酒席不會吃得這麼開心。」

左舜生說道：「任老說的不錯，我們五人合敬任老一杯。」

傅斯年眞是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與大家一起舉杯敬了老油條一杯。

飯後大家分別坐開閒談，毛澤東拉着左舜生，說道：「老庚，來這邊咱們兩人單談談。」

兩人在一副木製沙發上坐下，毛澤東打起湘潭土話說道：「左家二爹，你來到延安，想到那裏參觀就到那裏參觀，想見誰就見誰，只要你說出來，一定照辦。」

左舜生也打鄉音說道：「毛家大爹，我第一個要見的是你太太，你爲什麼不放出來。」

毛澤東哈哈大笑道：「左家二爹，不能讓你同我的愛人見面，因爲你比我有吸引力，不要把我的愛人拐跑了。」

左舜生笑道：「毛家大爹，咱們談正經的，你爲什麼不讓你太太出來見人。」

毛澤東說道：「左家二爹，我就跟你談正經，我愛人的出身你比我還清楚，她如何能上這種大枱板，再說，我總覺得女人的任務下廚房，生孩子，不能讓她管公家的事。」

左舜生笑道：「毛家大爹，你怎麼革命革了幾十年，思想還是這麼封建。」

毛澤東笑道：「左家二爹，我同你總角之交，我的事還瞞得了你，革命是革別人的命，不是革自己命的，你明白了吧！」說過又哈哈大笑。

左舜生說道：「潤之，玩笑開夠了，談談正經，你對國事前途究竟作何打算？」

毛澤東說道：「我的打算也很簡單，蔣先生總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偏要出兩個太陽他看看。」

左舜生說道：「潤之，國家事不能徒逞意氣，爲國家民族來說，固然和爲貴，就爲貴黨而言，也是和爲上策。」

毛澤東說道：「舜生，你是第三者，說句公道話，我們怎樣和。」

左舜生說道：「你說一句老實話，憑貴黨的力量，你的聲望，能不能取蔣先生而代之。」

毛澤東斬釘截鐵說道：「不能。」

左舜生說道：「既然如此，就要趕快和，我們老百姓不希望天上出兩個太陽，天上也不可能永遠有兩個太陽。你現在談和是最好時機，因爲大戰過後，全國人心望治，蔣先生更無意內戰，將來一旦展開建設，需人太多，貴黨人才正好貢獻於建設事業，比起用於內戰好得多。」

毛澤東笑道：「軍事方面我們自不是國民黨的對手，但是，我們還有其他別動軍。」

左舜生說道：「你是指的民主黨派，可能是貴黨在重慶人員向你報告的情況太過誇張，剛才你看到了，像黃任之那種篾片，能成什麼事，」

毛澤東笑道：「舜生，你也太看輕了我，黃任之那種人，我怎會把他看在眼裏，他那能成事，我們的別動軍是可以發揮力量的，不過，我不能告訴你是誰。」

左舜生說道：「不問如何，我還是希望雙方化干戈爲玉帛，就是小民的福了。」

毛澤東說道：「我何嘗不想和，但是雙方至今並沒有眞正具體談過如何進行和談。」

左舜生說道：「我總覺得你們今天派個代表，明天派個代表去到重慶談上兩次，都不是辦法，最好是出動高級人員，作一澈底解決。」

毛澤東笑道：「周恩來地位不低呀，再高些只有我去了，但我怎麼去。」

左舜生說道：「如果蔣先生請你去重慶，你去不去。」

毛澤東說道：「我爲什麼不去。」

左舜生笑道：「老庚，這話可是你說的，我回去要轉告政府當局。」

毛澤東話已出口，只得硬着頭皮說：「我說的一定算數。」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九）

封侯

緬軍自與復興部隊戰鬭以來，其間動用空軍，以及重砲，仍然屢戰屢敗，不但對復興部隊無稍損，反而自動增加復興部隊之械彈，加強其鬬志，知其氣之不可奪，如仍相持繼續戰鬬，損傷者仍屬自己，且對事無補，平添恥辱，貽笑國際。至此，始覺悔悟，乃自動自願言和。於是，緬軍指揮官遂於八月二十一日，致函李國輝，其意畧謂：「吾等同情貴軍反共立場，今後不予敵視，惟希望貴軍離開公路線，進入指定山區，藉以澄清國際視聽，即結束戰爭，敵方並通知地方供應食糧，直至貴軍自動離境爲止！」

李國輝接閱此函後，自是求之不得，全體亦同感欣慰興奮，爲符合諾言，遂於接函後之次日，將復興部隊作象徵式撤離太其力，尤恐緬方有詐，施行突擊，是而緩緩向後撤待機。

在此之前，六月十六日，因李國輝率部在位於泰緬邊境毗鄰交界的太其力，處在孤軍無援，喋血戰鬬中，以不足兩千的兵力，一舉而擊潰緬軍萬餘之眾，使緬軍損兵折將，毀機等情的消息，經過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從仰光發出新聞電訊，從中並予以渲染報導後，立刻成了一件轟動性的國際新聞。因是，世人均以疑惑與訝異以及欽佩的眼光來注視此一事件狀態的發展。

反應最速的，首先是潛伏在寮國活動的越盟分子（即今之越共）立刻派員到達復興部隊駐在地散發傳單，歡迎這一部隊進入寮國與其合作，併肩作戰，以推翻法國統治，共同建立寮國新政府，並且對新政府的遠景，描述得十分動人，尤其是對待復興部隊的待遇，承諾非常優厚。然則，李國輝卻毫無所動，力予擯棄時，越盟人員則個別煽動官兵，希冀官兵個別携械逃亡入寮歸附越盟，亦爲李部發覺，嚴加痛斥立予制止。

隨着自由法越方面，亦派人持信前來，說明國軍入越後，法方給予適當照顧，並附上一些國軍在法方監護下的生活照片，希望入緬國軍亦能轉道進入越南，與入越國軍結合。

之後，泰國眼看這支部隊，在其國境線外繼續發展，予以特別注意，曾經幾度派人與李國輝接洽，說明泰國與中華民國保有正常外交關係，希望國軍依照國際法向泰方繳械後，泰方將負責運送歸回台灣等情。

在李國輝、譚忠等人的觀念中，認爲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人存槍必在，人亡槍始去，向人繳械，是軍人莫大恥辱，所以一提繳械，在他們心目中，便掀起無比的痛苦。

此時的中共，亦不厭煩，竟又給李國輝來信，信中極其挑撥離間及誘惑的能事，來信畧謂「……以李國輝、譚忠、申鳴鐘等君，都是無產階級，在抵抗外侮的時候，被國民黨誘來當兵，現在外侮已平，國民黨已遭人民唾棄，你們的階級成分，在新社會裏是屬於主人，以你們在軍中苦幹的精神和經驗，共產中國將給你們一個師的番號，讓你們領導，可是你們現在的人員和武器均不足，只要你們把現有人員帶回國土，將給你們足夠的補充，然後讓你們駐防在國境線上，鞏固國防，爲人民服務……」等語。這封信是由中共昆明軍區發出，輾轉投遞，由當地土人手裏交給李國輝的，所以無法查究直接送信人。

對於這項新聞報導最感興趣興奮的，莫過於當時閒居在香港的李彌了。

六　大猛撒風雲聚會 組總部李彌反攻

李彌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由西昌專機飛返蒙自上空，突接地面警號，未能着陸，即改方向飛往海南島去。

在海南島躭擱，住了些時，眼看大局日非，自己所統率過的部隊，紛紛瓦解，計劃中在雲南建立反共基地，及接應西康方面國軍的努力，均成泡影。雖然新近受命的省政府主席還未撤銷，但無土無民，無兵無錢，孑然一身留居海南島，內心的苦悶，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隻身走香港，希望能對變化後的雲南情況，得到一些資料，以便向中央政府述職交待。

六月二十一日清晨，李彌在香港客寓裏，看到一份華文報紙，轉載國軍第八軍殘餘部隊，由李國輝團長率領，在緬甸太其力擊敗緬甸國防軍的經過，李彌拍案飛騰而起。興奮中，繞室沉思良久，搜遍枯腸，尋思舊屬李國輝此人的印象，和如何設法連絡，或如何前往照顧這支孤軍的問題，以及今後的計劃。苦悶半年來的李彌，至此心情首次感到開朗。

存留在李彌腦海裏，仍然能清澈的記憶，李國輝的團長職務，是在盧漢叛變前，新近由副團長遷陞，是一位不善交際應酬，寡言冷靜，土頭土腦，但毅力和幹勁特強，是十足的典型北方男子漢。想不到在第八軍全軍覆沒的時候，有這樣一位忠實幹

部作出如此驚天動地的突出表現，竟能在國事如風雨飄搖——國軍叛變、投降、繳械的恥辱與悲切的聲中，獨豎忠勇，堅貞不移，不倒的義旗，爲國軍增光，爲第八軍爭顏面，誠屬難能可貴。正氣歌裏的：「時窮節乃見」，自文天祥而後，可謂爲此人而寫的了！

李彌淸楚，目前李國輝的處境十分困難和徬徨，首先須要得到正確的領導，繼而解決經費及武器等問題。經過深思以後，立刻寫信從泰國託人輾轉送達李國輝，以安定他們的心理。第三天便辦理手續回到台灣，向國防部提出報告，並要求覲見蔣總裁。

當時的台灣，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自國民政府遷移台灣後，李宗仁代總統卻未偕政府同來，逕由香港飛往美國，公私不分，置國事如兒戲，作寓公於紐約！

蔣總統下野後，尙未依法復職，總統職務空懸，無人行使，由大陸撤來的機關及部隊，雜亂無章，眞是千頭萬緒，百廢待舉。

李彌向國防部報告復興部隊在滇緬邊境的情況，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們，雖然感到莫大的興奮和希望，但是，一觸及支援問題，卻又相顧束手無策！

當李彌要求覲見總裁時，秘書長王東原對李彌說：「總裁新近身體不適，且心情亦不佳，任何客人都不接見，有什麼事，無妨告訴我，讓我爲你轉達，明天這個時候，你再來聽答覆好了。」

李彌當即向王秘書長報告：「我決定要到滇緬邊區去領導那支國軍光復國土，請政府能頒發一個名義，另外希望給予經費及武器的支援。」

王秘書長將李彌的要求，逐一記在筆記簿上，着翌日再來。

第二天，李彌按時前往見到了王秘書長，不待李彌開口，王秘書長蠻高興的說：「總裁知道你的部隊能在滇緬邊境站得住腳，感到非常欣慰，要我轉告你，希望你趕快過去安定他們，番號須等你到達那邊後，斟酌實際情況，自行取決後報請核定，經費和武器須俟國防部和財政部調整後，再予計劃支援。」

當李彌向王秘書長告辭時，王秘書長又愼重的說：「總裁還要我特別轉告你：希望你此去能爲國爭光，爲軍人雪恥。我也祝你馬到成功，靜待捷音。」

此次李彌台灣之行，得到的盡是鼓勵和安慰之言，對實際問題，可謂毫無解決辦法。對於這位愛國心，責任感，和事業心俱十分旺盛的李彌，眞是憂心如焚，一時感到不知從何着手之慨！

在台灣，李彌還遇到了很多舊日的部屬，而這些部屬，都成了無職軍官，頓感生活困難和徬徨，見到李彌後，全希望從這位老長官能得到一些接濟，而此時的李彌，囊空如洗，又不足爲外人道！

一位山東籍的國大代表鄭雍若，過去曾與李彌有過一段交情，此時見李彌在零用應酬上，感到捉襟見肘，願意自動借給一些現金。李彌將這一點有限的錢，留下一部份給舊屬，告訴他們節儉生活，安心等待，等他到滇緬邊區打開出路後，要他們在台灣爲前方部隊辦理留台方面的事務。

李彌把剩下的一點錢，買了一張經常行走台港間的四川輪二等船艙票，在一羣舊屬相送下，由基隆黯然搭船又到達香港。

到香港後，李彌在想像中，擬向一位滇籍資本家呼援，這位姓王的資本家，在雲南開設有紗廠，又係李彌的小同鄉，私人亦有過交往，滿心希望能夠借到少許開辦及活動費用。誰料將原意畧爲透露後，這位姓王的小同鄉就從此避而不見李彌了。

在如此困難中，李彌並不灰心，想到這是一件中興大業，第一要人，第二要錢，不如先找人，而後再找錢。於是，分別召集在港的軍人和滇籍人士座談，把滇緬邊境的一般情況向大家分析，希望雲南同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再來創造一次雲南護國的光榮歷史。

參與座談的軍人，正感前途茫茫，於今李彌指出滇緬邊境這條出路，大家熱烈響應。不過此時逃到香港的軍人，皆兩袖淸風，身無長物，對於這筆前往遙遠邊區的旅費，竟成了很大問題。

滇籍軍人中有位段希文，原係五十八軍的師長，部隊在廣西潰散後，輾轉流落香港，幸與家屬相遇，家屬於盧漢叛變前，即攜部份財產來到香港。從表面上看來，段希文在逃港的軍人中，生活較爲優越，大家寄望他能予解囊相助，可是半生戎馬，奔操在外的段希文，家庭經濟，操之乃弟之手，段雖有心支持，卻亦無權動用家庭財產。

由於集思廣益，共同籌商，遂議決向東京麥克阿瑟總部駐港聯絡處洽商。此時正値韓戰初起，中共志願軍蜂擁入韓，若能在中國邊疆發起牽制作用，於整盤戰局，亦屬必要。然麥帥總部的答覆是：須俟李彌部隊進入中國領土後，再予考慮支援等情，似畧見希望。

經費籌措，雖感困難，然羣賢畢集，共襄義舉的熱忱，卻使李彌感到無限希望，而竭盡能力，把在港的國軍軍官，紛紛轉送泰國及寮國永珍，轉達泰邊區。一切就緒後，李彌於八月十六日親身到達泰國夜柿，潛入緬境與李國輝見面，握手言歡。

當李彌一見李國輝，即讚揚說：「你們是眞英雄，如果國軍官兵能有十分之一及得上你們，國家就不致淪落到這個地步了！」

李國輝亦自謙讓的說：「這是形勢所逼成，我不過謹守崗位，竭盡愚忠而已！」

李彌拍拍李國輝的肩頭說：「就憑你這份謹守崗位，竭盡愚忠這一觀念，就夠讓我們來重寫歷史了，讓我們從頭幹起吧。」

第八軍的官兵，一向對李彌有極高的信賴，尤其在李國輝的觀念中，認爲只要李彌出現，任何困難全可迎刃而解，現在聽了李彌一番親切的讚揚，不禁引爲生平知遇。半年多來出生入死，心神勞困和危難經過，於驟然之間，一掃而忘。

李國輝當即向李彌報告一般部隊情況，並且建議在卡瓦山建立基地，再向國內進兵。首先把卡瓦民族及倮黑（拉祜）民族的情感建立，我們能與他們和善相處，立於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步，減少後方顧慮。

李彌對李國輝的見地，十分讚賞，一面告知對緬方必須容忍遷就，把兵力運動到山區整補休養，一面把後方尋求支援及人事的網羅情況說給李國輝，希望配合全盤計劃，重新着手部署。

抗戰武術談

劫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家鄉自遭兵禍，經濟突陷困境，後更因交通斷絕，各業停頓，我家紙廠的編爆紙，市面已無交易，祇望紙興嘆！在搶掠後第二天，我派人去西區駐紮地，通知家庭突遭橫逆之事。

大哥在該軍情報隊工作，聞此消息，爲之意氣消沉，情緒低落。當然他也擔心家中的困難，在工作方面又失去了經濟支援，今後形勢他必須要設法支助家庭。當時他即刻請假，回家住了兩天，當他看到原本是豐衣足食的家庭，現已弄得破碎支離，全家大小垂頭喪氣，往日的歡樂相聚，變爲愁眉苦臉相對，怎不令他黯然神傷呢！以前他回家小住，媽媽總是親自下厨煑幾味所喜愛的食物，讓他吃個飽，但這次他回家，媽媽沒辦法煑無餚的菜，因家中除開一棟空壳的房屋，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母親對他的慈愛，兒子當然明白，此時也祇有相對無語了。第三天他匆匆又趕返軍部，即派隊員送回一小包軍鹽暫濟急需，除此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走後中心小學校長黃繩正兄和我說：「你大哥曾和我談起家中之事，也談起你的一切，說你已失去了以前的開朗達觀態度，好像一切都很灰心，雖然表面還安慰他，要他安心工作，但他得知你常時半夜睡不着覺，竟起身坐着發愁，他知道你這次受了打擊，對於家庭的今後生活，很是擔心，不知如何來解決目前困苦，他覺得此責任不能完全要你一人來負，以後要設法對家庭負起一部份責任；他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部隊軍風紀太壞，他是本鄉本土人，怎能忍受自己同鄉受軍隊搶刼之苦，如再此部隊工作，實在太無面目了。」至此我才知道大哥有了別的打算，但他卻並不當面和我說。

當大哥向軍長魯道源提出辭職書時，不料軍長老謀深算，竟然想出利用地頭蛇來開發兵源的方法。該軍以前是領湖南，岳、瀏、師管區的新兵，現在岳州至瀏陽已成爲淪陷區，當然已無新兵可補充。雖然在左翼線上幾個月，未與日軍作過一次強硬的戰鬪，官兵是不會有傷亡損失的，爲什麼需要補充新兵呢！原來五八軍的駐防地區是靠近瀏陽邊境，是新兵的家鄉附近，正巧給新兵很多逃亡機會。魯軍長計劃在萍鄉成立兩游擊隊，劃分東南及西北兩區，他委任東鄉盧溪鎮的流氓軍人「劉鵬」爲第一游擊大隊長，以東南區爲根據地盤。再委任大哥爲第二游擊大隊長，以西北區爲活動地盤。魯軍長的如意算盤確實打得通天响，不須他花一文糧餉，用就地取材的辦法維持經費，他就可利用此東、北兩區的兩頭坐山虎，替他做開荒工作，他本人坐享其成，可是天下間那裏有這種便宜事情呢！游擊大部成立事，經過大哥同意後，他就派人回家請我去商談，並要我協助籌劃補給事務，當時我極力反對此工作，我說：「家中經濟雖無以前寬裕，生活總不成問題，我已向銀行借了一筆現金週轉，已解決暫時困難，你不想再在五八軍幹，可回家休息一個時期，等侯軍委會另派任務。兩個軍集中數萬人馬，長期呆在邊區，對敵人從不採取行動，現在再加上一隊游擊大隊，又有何作用呢？」大哥不聽我勸，不肯接納我的意見，決心要幹，他說：「以後你會明白的。」我雖然知道此事不會有好的結果，但因從小尊重大哥的意見，而且平時任何事情兄弟均合作無間，他既然決心要做，我當然要協助他的。隊中所需用糧食，本可向各鄉鎮交涉動用公糧，但魯軍長並未交糧單給他，祇憑一句話，萬一將來軍長過橋抽板，那麼擅用公糧的後果問題，是相當嚴

時，他竟對我說：「你協助自衛軍不是辦得很好嗎！你可幫我去聯絡各鄉紳請他們支持，並推舉負責人來辦理，不就行了嗎！」給他這樣一說，變了我幫外人不幫自己了，至此明知是火坑，也要往下跳了。

我要他向縣政府、縣參議會、及西北各鄉區公所，用五八游擊第二大隊名義，出公函通知備案；並道明在駐防區所動用公糧，概由五八軍軍糧項下報銷。以後萬一出支節，則一切責任大家共同負擔，以免私人受牽累。

說起來我大哥做事，是有相當魄力的，辦法也特別多，再加他平時有一擲千金，毫無吝嗇的豪爽性格！憑他近兩年的人事關係，上至縣長參議員各紳士，下至三山五嶽人馬，眞有登高一呼，萬山响應之勢！他離開軍部情報隊崗位，祇帶四枝步槍，六個隨從人員。他選定在第五區湘東鎮附近，文氏祠堂內，做他的臨時籌備處；派專人聘請第六區黎常德先生做參謀長，並委出三個分隊；第一分隊長鄔×桃本區人，第二分隊長盧××宜春，（袁河幫會人員）第三分隊是副大隊長余志鴻兼任；余君是大哥妻侄，湖南大學畢業，原本在劉建緒屬下工作，適逢他請假在鄉，因此委他重任。當時再也料不到他是共黨第五縱隊的地工人員，直至後來大陸變色，建立紅朝政權，余某竟任湖南省府主任秘書，可是在那時他掩飾得非常嚴密，誰也不知道他的底細。當年共黨假借抗日，擁護國府爲名，實際派出地工人員，在各軍政首長近身臥底，有關軍政決策，共黨無不瞭然指掌，政府全心全意抗日，疏忽了防患共諜滲透，以致影响後來國共戰爭的慘敗，如今美好河山淪於赤色魔掌中，數億同胞受盡煎熬！論到前因後果，眞所謂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奸惡的共黨是早有預謀搶奪江山的了。我們當年組織小小的游擊隊，共黨也不會放過，居然也有一個高級知識份子潛伏參加，而我們還當這危險人物是知心戰友，推心置腹，共商戎機！如今回想起來，眞是愚而無

張仲仁

萬人意見

毛共政權廿五年來屠殺多少中國人？

據美國專欄作家布朗菲，在提醒他的讀者注意，毛澤東嗜血好殺的殘酷政權時，他引證了南夫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吳克教授爲美國參院司法委員會所作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中共在中國大陸屠殺的善良人民，約爲六千八百七十八萬四千人。

一、我要向全世界控訴

有血性的中國人，讀了以上此一段報導後，不知其內心作何感想!?

這樣一個殘暴好殺政權，在中國來說，可以肯定是空前的，史無前例，以人民爲「芻狗」的毛共政權，而尤大言無恥地說：「爲人民服務」。毛澤東用盡其最殘酷手段，來奴役我們八億善良的同胞，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有時還要挑燈夜戰，可是得不到一餐飽食，一套衣服要穿着九年，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拿全世界最低微的工資，（等於美金二角半）還要在休息時間開會鬬爭，讀毛語錄、交心、洗腦，無一而足，連很短暫的空暇時間都沒有，剝奪了老百姓一切自由權利，行一步路也要路票通行條，連無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像這樣一個殘酷透頂的政權，而一切都以人民來做幌子的，什麼「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銀行」，甚至人民厠所之類……不勝枚舉，對外則以八億人民來恐嚇「恐共病者」，對內則用「人民敵人」罪名來屠殺同胞，騎在人民頭上任意凌辱，而猶大言無恥地說：「爲人民服務」。毛共政權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無恥最反動的罪惡集團，決不能稱其爲一政黨，因爲它的所作所爲與土匪並無二致，而缺乏政黨所應具備的政治道德，和政黨所要遵守的政治承諾。

二、我們要肩負起解救大陸同胞的責任

愛國同胞們！我們不能讓毛共奸黨永遠的竊據着我們神聖領土大陸，任它胡作妄爲，共產黨政權存在於大陸多一天，都是我們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我們反觀「智利」，（美洲一小國），「智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布倫達，僅當政二年多就被他的國人所推翻，而我們大陸竟讓毛共奸黨存在二十五年之久，還在實行它的罪惡統治，兩相比較之下，我們中國人眞無地自容，慚愧萬分，這還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恥辱嗎？

在自由地區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應該奮起了向快將傾倒的毛共政權，口誅筆伐，加速它的敗亡，能拿起筆桿的就將此二十五來，毛共的罪惡統治，寫出來告訴全世界人們都知道其殘暴，不能拿筆桿的，用你會說話的嘴巴，告知你所認識的人們明白，在共統治下所過的恐怖和悲慘非人生活，千萬不要忘記。

拯救大陸同胞是我們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責無旁貸的，義無反顧的重大責任，故此，我們應該集中所有的愛國力量，團結在中華民國青天白日的旗幟下，等待時機來臨，反攻大陸，掃除萬惡的毛共集團，解救億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

三、時機接近成熟

時間愈來愈接近了，毛共政權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重大變化，周恩來已是死定了，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而已，倘若毛澤東嗚呼哀哉，一旦死亡，它的王朝也會跟着而土崩瓦解的，所謂：「人存政存，人亡政息」，就是這個道理，而江青一伙能順利接班統治八億人民的大陸嗎？看來並不容易，答案是肯定的，「萬萬不能」，毛共的統治階層已缺乏有資望的領導人才，因此，連鬬倒鬬臭的反毛健將鄧小平，也要拉出來支撑場面，而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經驗尚淺，敗事有餘，成事則不足，更不是治國的好材料，所以毛共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道理，是意料中事了；看情形很難再拖五年，可能在三年時間便要完蛋。

四、反共戰爭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麻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愛國同胞們！我們應該堅定反共必勝信念，我們中華民國在亞洲是第二經濟大國，僅次於日本，國民所得也佔第三位，就以經濟力量來說，中華民國已打敗中共，以今年貿易額比較，不是很明白了麼？中華民國估計可達一百三十億美元，而中共最多只有一百億美元而已，毛共握住人民喉嚨將糧食土特產做飢餓輸出，每年亦不過如此少得可憐的數目，如給老百姓多吃一口飯，多製一件衣服，那根本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輸出的了；中共是傾了全國之力，也趕不上台灣一省，如果再過五年台灣的十大建設完成後，中共乘火箭也難以趕上，八億人民並不是中共資產，這也說明了三民主義的優越性，和共產主義落後不受歡迎的不同地方，現在我們得到一個很正確的概念：三民主義才是人類最需要的，而共產主義是一條行不通的死胡同。共產主義只不過是貧窮、飢餓、災難、罪惡等代名詞而已，那怎會為人類帶來幸福呢？所謂：「中共的強大和人民過着幸福的生活」，那完全是假的，是愚民政策，是騙人的謊言。

五、結論

二十世紀人類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對待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所帶來人類從所未有的災難，不幸的是生活在鐵幕以外的自由人，對這種災難的理解與關切仍未到嚴肅，不夠深刻，所以共產主義才有機可乘，然而今天仍然享有自由的人們，自由是何等寶貴，自由的代價，就是要時時警覺，與失去自由的痛苦，任何

的。行政院蔣院長，在立法院第五十四會期第一次會議時所說的一段話，更是明白不過了，他說：「我們要明白共黨的目的，是要根本摧毀傳統的中華文化，消滅固有的民族精神，所以反共復國的戰爭，是我們全民禍福榮辱，生死存亡的決戰，反共復國事業，是與每一國民都有切身關係的事業，誰也不能置身事外，誰也不能坐享其成，只有用我們的鐵血精誠，才能千鈞一髮之際，打開我們自己的生路。今天恰好是我們偉大的領袖　蔣總統八秩晉八華誕，我以赤誠之心，向這位世界最偉大的反共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恭祝他老人家政躬康泰，萬壽無疆。」

張偉志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美讀者對萬人提供寶貴意見

萬人傑先生：

我以最真誠心情提出幾點有關萬人雜誌的意見。

㈠今年三四二期萬人仍未有賣，據書店主事人云仍未寄到，但是否因該期雜誌對左仔最不利，而被其沒收了呢？不得而知，請設法補救，使我們能按期買到。

㈡當我每在刋內閱到「解放」那兩個字，我很生氣，在反共立場不該將共黨竊國稱為解放，我覺得共黨執政對人民只有迫害封鎖，除了男女關係的褲頭被他們解放，這種性解放，可作重視嗎？這是不能同意和原諒的。

㈢當我於三四七及三五五兩期讀到曾燕萍薄倖名存，變態發洩，楚舘秦樓有感，我覺得萬人是一種戰鬪性反共刋物，每句能使讀者燃燒起反共火熱情緒，但曾文在這刋內有如兩塊大氷塊，水火同在已不行，氷火同在更不行了，讀了曾文使我想去一個風花雪月境界，我覺得賣佛經就不能同在一起賣狗肉，更加上賣性理論，恐怕性書強於佛經了，請問萬人，反共為重，還是以性為重，曾文寫得很好，很引人看，不幸也在於此，我不識曾先生，自無對他惡意，請為原諒。

美國紐約一讀者上

寶島之旅（一）

一兵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後主　虞美人

拋離赤化了的故土，離別家鄉，作客異鄉已有十餘年了。異地遊子個中滋味非親歷其境所能體會到的。今年藉六十三年雙十國慶參加萬人協會回國致敬團。我未到過台灣，對自己的國上只有一份陌生的親切感，心情有如出嫁女剛到夫家，內心總是十五十六。寶島是我嚮往的地方，他不單山明水秀，物產豐富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我們七億同胞所寄托的希望，是我們反共的心臟及基地。他的一切關係到我們民族的存亡。筆者寫這篇「寶島之旅」在報導山川名勝之餘也報導在這十六天走馬看花旅途中所了解的一般人心、政治、經濟作一個皮毛的雜談。筆者在赤化區經歷過不少時間，更好作一比較誰優誰劣。

十月五日

這是我們踏上旅途的第一天，晚上七時我們隊友已集合於啓德機場二

，但因本班機機位不夠分配，有十餘人在早上八時三十分的加班機已先去台了，故此班機只有四十餘團友，金城旅遊公司也派出了經理黃先生與英哥隨團往台。我們在機場大堂團友都心情喜洋，互相交談、認識。團友所帶的行李並不多，大都是自己日用衣着，間有携些送給親友的小量洋酒與香烟作為手信。雖然據聞台海關檢查很鬆，而他（她）們並沒有用竹擔竿挑着左一袋右一袋沉重的糧食與布料。這裏終歸不是尖沙咀火車站，及羅湖橋頭，更看不到人們準備踏上國土那種憂慮自己命運的臉色，我們並沒携有穿到難以再穿準備回去接受飢寒交迫的親友剝光豬式的服裝。反而我們都穿得整齊漂亮，團友行李中都有一套「飲衫」準備參加國慶及政府高層人物招待時穿的。我們兩位團長穿得特別漂亮筆挺的西裝，吳團長還戴上一只價值連城的鑲玉介指，不少女團友都戴上名貴手飾與頸鍊。這是在香港今日難以看到的，自由國土良好的治安是他（她）們放心配帶名貴飾品的保證，他（她）們的飾品在港都不敢配戴害怕引人犯罪。有此大顯身手的機會豈能錯過呢？更重要的是在

自由國土裏沒有所謂階級鬪爭那一套，更沒有人指你是資產階級。

寄托大件行李後，經各種嚴密飛行安全檢查，有一團友行李箱內放有相機腳架，因是金屬也被檢查出來要打開查看。大家進入機倉，九時二十分起飛了。香港已是萬家燈火，夜幕早已低垂，航機出了鯉魚門，向窗外張望黑漆一片，什麽也看不到。一路飛行還算平穩，飛行約二十分鐘，空中小姐送給我們每人一份西式晚餐，有肉有麵包，蛋、水果、咖啡也頗豐富。在航機上用膳另有一番風味。機上的洗手間只有一個經常客滿及要排隊，據說不少人並不是眞有「三急」而是好奇心想乘機參觀下飛機的洗手間與別的有什麽不同。在飛行昇降其間，空中小姐都重複檢查每人有無縛好安全帶，乘飛機在天氣良好的情況下較乘巴上還平穩，不過在升降其間耳朵因氣壓會有些不適。九時三十五分（台北標準時間，以下同）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機倉出口處就有一活動上蓋滿鋪地毯的走廊一直通至機場大厦，我們過了走廊進入機場大厦就見到僑委會人員歡迎我們，亦有記者訪問拍照，經過海關人員抽樣式檢查及在入境證蓋過印，他們都很和藹客氣，這裏並沒有連祖宗三代也要查到厲聲疾色的問話，也沒有令你心驚膽喪的查詢。我們步入機場大廳取回行李步出機場，機場門口有市民的獅子打鼓鳴鑼歡迎歸國僑胞。這裏並沒有槍桿子，更沒有爪牙，故不用把槍桿子藏起爪牙收回，而「回歸者」所見儘是出自內心的歡笑，所聽都是親切歡迎之音。

金城公司早已爲我們安排兩部旅遊巴士在機場門口等候，我們出機場便踏上巴士，一路直駛旅店，雖然我們到陌生的地方都有好奇感張頭四望，但因已夜了，一路只見燈火通明，所看到的景色亦不多，到達酒店已十一時多了，按照行程節目表，今晚本是去夜總會看表演及吃晚飯，但台島的娛樂場所只准在十一時半前營業，且大家在飛機上已吃過晚餐，故這節目爲此而取銷，待以後再補，這是後話。我們所住的酒店是落於漢口街一段三十六號的「美侖大飯店」。它是建了二年的九層西式酒店，地窖是酒吧式的餐廳，在晚上台北一般大酒店，一樣亦有小姐表演電子琴，最低消費是喝一杯咖啡或牛奶二十五元台幣，（一港元按市價爲七元四角七仙台幣）你便可留連忘返享受你喜歡的電子琴彈出美妙之音了。我們在地下大會堂分配了房間，一般單身男士或單身女士都二人一雙人房，夫婦二人一單房。房間及走廊都滿鋪地毯，房也很寬濶，一般雙人房有三百方英尺左右，有三張單人床及梳化，每房均有浴室，整天供應冷熱水喉。由於台北天氣還熱，室外溫度在攝氏二十九度以上，故房間還開着冷氣。雖是這樣完善設備，在台北來講此酒店只配做二流酒店的行列，因是二流酒店房租也較一流廉宜，據公佈牌價是單人房（可供夫婦同住）四百元至四百五十元（台幣，以下同）雙人房六百元至六百五十元，套房八百元至九百元。但據營業部小姐稱若你們個人再來租房，單人房可打九折，雙人及套房可打八折。但所加小帳是沒折扣。又據識途老馬稱若在淡季來租房折頭還可低些。回到房間洗澡整理後便睡了。

萬人協會·金城旅運貿易公司

聯合舉辦泰國、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

出發日期①七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元旦團）
②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春節團）
截止報名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天 香港——曼谷。
乘噴射豪華客機飛抵曼谷國際機場沿高速公路至酒店休息。歡迎宴於曼谷最大之新炳昌酒樓夜總會，席間有歌唱表演幷有舞伴免費伴舞。夜宿於域多利酒店或第一酒店。

第二天 曼谷——佛統——玫瑰花園。
早飧後乘冷氣專車前往佛統參觀泰國最豪華最高之佛塔。繼遊玫瑰花園，園內七彩繽紛，有游泳池、保齡球、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
午飧於園內水上飧廳，下午參觀泰國村，觀賞泰國古典舞蹈，和尙出家儀式，鬪雞、劍擊及鬪牛等刺激節目，嘆爲觀止。返回曼谷市晚飧。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三天 曼谷——水上市場——皇宮。
早飧後往湄南河乘遊艇漫遊譽稱東方威尼斯之水上市場，欣賞泰人原始式交易幷參觀泰絲織過程、鄭王廟等。繼續參觀巍峩壯麗之皇宮（衣著須整齊），及國寶玉佛寺。
午飧於蓮花廳一嚐泰國飧，下午遊覽五噸半重之金佛、皇宮外苑、國會大厦、雲石廟、金睡佛及蛇園等名勝。
晚飧於漢年夜總會，席間幷可欣賞各種節目表演。

第四天 曼谷——芭堤雅——曼谷。
早飧後專車往避暑勝地芭堤雅海灘，遊覽珊瑚島，乘玻璃小船觀看海底天然珊瑚奇景。另有潛水、滑水、騎馬等，供遊客玩賞。午飧於珊瑚島品嚐當地海鮮。
黃昏時返回曼谷，晚飧於麒麟酒家。
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五天 曼谷——香港。
早飧後準備歸途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噴射客機返港，旅程至此圓滿結束。

費 用：每位港幣：壹仟貳佰伍拾元正。

報名地址：
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754935）
㈡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六十七號萬宜大厦531室，電話 228814-228875-240017。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一一室，電話 670211-668695。

萬協旗幟飄揚寶島
美麗山河如履仙境

首先我該向各位讀友致歉，因爲萬協同國致敬團在台活動情況拖了一期，使各位吊癮，我知你們都關心祖國，渴望知道些來自祖國的消息。而我因爲自台中返回台北後，直接的要參加當局所安排的一切國慶活動，更要負責我團部分工作，故寫作的時間顯得更少了，所以決同港後再握筆，這是迫不得已的苦衷。

五日深夜安抵台北後，僅僅的休息幾個小時，正所謂好夢方濃，催人的電話鈴聲又响，我惺忪睡眼接觸到腕錶的指針剛巧正是六日晨六時正，想到今日的行程是台北到花蓮，路程相當遙遠而刺激，所以身體雖感疲倦也得要起來召集團友到飯店飧廳去早飧。

萬協致敬團今年同國的享受，雖未能稱一流，但中庸之道，在二流的階段上是沒有人否認，僅是看看每間睡房的輝煌陳設，諸如朱紅色的地毡，襯着淡黃色的四壁，悠和的燈色籠罩下，傳來陣陣HI——FI音响，冷氣、電話、浴室無所不備，使到長年累月站在文化戰綫上的萬協團友，恍如前綫回到後方，享受一個愉快假期一樣，心情充滿歡樂和安逸，對祖國更充實無比的信心。

早飧是在飯店地庫充滿羅曼蒂克的飧廳進行，暗淡的燈光下，既像酒吧，又像音樂廳，陳設幽雅。早飧由美麗的小姐玉手送上，先是橙汁一杯咖啡一杯。光是這頓豐富的早飧，已令到我們的團友吃得心花怒放。去年曾參加我團同國的姚先生夫婦對我說：今年比去年豐富得多啦！接着隔檯的一位團友問我說：是否飧飧如此？如果係就冇死咯，團友愉快之情，簡直忘記了昨晚夜機的辛勞。

飧畢上到飯店大堂，兩部豪華冷氣旅遊車早已停在路旁，登車令下，萬協兩團大軍，各乘一部出發，在晨光曦微的時分，暫別台北，東指花蓮，穿過鬧市，進入林陰夾道的郊區，車子在平坦的公路上飛馳，萬協旗幟隨風招展，團友從車廂外望，目睹祖望的河山，臉上孕育着愉快的歡笑，掌車小姐底清脆歌聲，劃破了寧靜的長空，此刻我們如履仙境，心靈裏只有歡樂，那有哀愁？

經過幾小時的旅程，我們已通過台北縣和宜蘭縣境的高山，東望太平洋，水波不興，一望無際，俯瞰山下宜陽平原歷歷在目，車子沿山而下，這是有名九曲十八灣，地勢險要，陡坡繞山而上，原始野花開遍山野，驚險中蘊藏着些幽雅氣氛，減少團友們對這段路的心理威脅，但在我們的旅程上，險要的地方還多着呢。

履險如夷，我們終於來到宜陽平原，該平原延展的數十公里，公路寬濶而平坦，路旁遍植各類農作物，連綿不絕，構成一張葱綠的大地毡，蔚爲奇觀。

因爲趕不上前站羅東午膳，因利乘便，改在宜蘭市進行，除能得睹該市風貌外，今日適逢該市附近村落的一位神誕，舉行會景巡行，熱鬧情況和本港離島長洲每年所舉行的不相伯仲，此行可謂眼福不淺，影友更是機不可失。

（蔡瑛）

助學金申請辦法 旅加讀者有補充

萬先生：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也很佩服你的臨危不亂底胸懷。其實人生世上，一切均命中註定，悲又何益？

茲隨函付上港仄一百元正，其中五十元是作爲陳孝昌助學金之捐獻，如尚有「永不死亡的愛」小冊子的話，請順寄一冊來給我，以便傳閱，警惕生活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裏的朋友，父母、子女、朋友之愛，博愛的重要性。到底「金錢」和「鬪爭」至上的社會失卻了人性至性的愛，永遠不會達到眞、善、美的境界的。

我極贊成設置助學金的辦法，但在辦法草案第三節「申請條件」中，有兩點似乎提出值得商榷，是乎非乎，有待你們基金委員會決定。

1，申請人的「體育成績七〇分以上」這是應予減去不要的，（我認爲形式多於實際）。

2，申請人如已有別種助學金或獎學金者，不得再申請陳孝昌助學金。

念佛山人敬上

（十月十二日）

開學剛一月 學費又加價

編輯先生：

本人是一名就讀於私立中學之學生，學費已經比其它官、津、補校之學費高出許多了，但現在學位有限，於是便迫於繼續升學。

但是開學剛剛一月之久，即又聞到校方加價之聲起矣。謂將每月學費，照原價加多十元。本來十元八塊，沒有所謂。但校方爲何不在開課之前，向學生說明呢，是不是藉此挽留學生，現在書簿買妥了，雜費又加妥了，然後又提出加價，是什麼行動，又表示了什麼呢？

忠實讀者李錦輝

代郵

敝診所新電話號碼爲：三一三一〇六六三。

張仲仁啓

藍海文新著
牢騷（雜文集）經已出版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雜誌讀者
一律八折優待
經銷處：香港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
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三印尼華僑回鄉探親
一出香港說永不再去

萬先生：

近年來（或最近）世界各國元首、黨派的領袖，都紛紛爭先恐後的想和中共打交道，其目的不外乎是想做做生意，出出風頭。他們都先後前赴大陸觀光，（有的是被邀請的）但抵達後，一切行動，都由中共安排擺佈，所以對大陸人民的眞實生活情形，完全被蒙蔽。他們回到本國後，大發論調，這是免不了的。

最近一個月餘久，由印尼華僑資格回鄉探親，同行三人（一對夫婦另一位是同鄉），他們離開家鄉數十年了，未知家鄉還有何人存在，當抵達縣城時，被縣級幹部接待，查問後安置在縣華僑招待所住，一住就十餘天，天天有幹部給他談天或導遊（即是監視），還說他們沒有親人了，故仍未返到自己家門。原因何在？那就怕家鄉的困苦生活情形，會令他們不滿，這也是難怪的。但紙是包不住火，當他們在縣華僑招待所住時，日久消息也已傳到鄉村，鄉村的叔侄多人由山村趕出縣城來，送鷄、送鴨、送鷄蛋作見面禮，三華僑當然一概婉謝，還每人以人民幣五十元作回禮，叔侄們歡天喜地，一齊要求三華僑回鄉村。當時縣級幹部亦無理阻撓，只得代僱幾輛木頭車（可以坐人也可以載貨）載他們由縣城回鄉村（約十五里餘路程），車費每輛三十元。返抵家園後，所見到的，住：是百數十年前的古老屋，沒有新建的房屋，食：幾餐當然不成問題，且有鷄有魚，全都由叔侄們供應，今天在亞甲家食，明天在亞乙家食，後天在亞丙家食。關於他們的公社飯堂，是大眾化，同出工，同放工，同食飯，在飯堂食是食不飽，飯一盅約兩碗，無油的青菜，及雜糧充飢。食油每人每月三両，布每人每年約十二尺，所以食無點油，着無好衣，還是千補萬補，越爛越補，越補越光榮，是政府的口號！但自己也可以做伙食，鄉村裏青菜是自己有，如果想食豆腐芽菜或肉類就難，貨是有貨，但要現鈔及證件，還要排隊輪買，因爲大家都想買，如果買幾樣都要排隊，那需時相當（廣州市買青菜及飲茶或食飯都要排隊），但又有黑市（假如你的肉證是限購五兩肉類，則是公價，但買十兩那五兩是黑市價，價錢貴得多）。

工資：是以工分計算，亦無標準，如果你同幹部好點，分數也多點，假如你身份有問題，那就分數也少點（此是最黑暗且不公平的）。等到收割時，你有若干工分可得若干谷，你工分少所得的糧食也少，如有急用或需現欵時，可將糧食轉給他人。假若糧食不夠，可向公社借，一年不夠，第二年更不夠，那就一生做牛做馬都不能脫身，即等於做奴隸做到死一樣！我們在香港居住，衣、食、住、行，一切都超出他們萬倍，無怪很多人冒死逃出來，大陸人民的生活如此慘狀，外國的大官員到大陸觀光，是看不見的。

大陸的人民一概都心知肚明，忍聲吞氣，奈何！奈何！惟有等待等待，從黑暗等待天明，所以三華僑在家鄉住了三天，一切一切情形，完全明瞭，他眞是看不慣，而且很不滿意，令他們失望，原來如此暴政，所以馬上離開家鄉（將自己帶回的衣物完全送給親人）。以上是該三華僑回到香港後，將回鄉的經過及大陸人民的眞實生活情形，向我們同鄉作詳細講述出來，他們說以後都不再想回鄉了！此是千眞萬確的情形，希望全世界人上知道大陸人民的生活，是處於魔掌下在水深火熱中過活！

你的讀者丘八

（十月十八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及經歷						寸半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備註				申請人簽名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步默公重九原玉

袁暘照

茱萸輟插已多年，何日家山復舊妍。
報國未辭身力倦，思親常涕淚痕鮮。
髮雖泛白猶珍節，心不沾瑕敢對天。
追遠祗憑香一炷，登高遙送祖先前。

均默先生，為嶺南第一才人，文章勳業，當代無儔，上期尊孔之詩，議論極為正確，「泰岱巍巍矗萬秋」，是言孔子學說，如泰山之高，萬年矗立，永遠存在。目前大陸狂人，舉行批鬬孔子，等於蚍蜉搖大樹，其人糊塗無知。既可惡而又可憐。須知孔子學說，其性質屬於文化，文化是為永久性者，批鬬孔子，是為政治，政治是為短時性，以短時之政治，而欲鬬倒永久之文化，其愚蠢程度。實有不可及也。

昔人有言「人亡政息」，況世間無不亡之朝，亦無不散之黨，毛某日薄西山。奄奄待斃。其人死後，孔子學說必當依然存在，且能復興。舉出事實如下：

㈠當年秦始皇鬬孔，曾掘孔子之墓，墓中有碑云：「吾死後五百餘年，有一後生，號稱秦始皇，掘吾墓，毀吾牆，顛倒吾衣裳，行至『沙丘』而亡。」當時，敢藏孔子之書者，誅三代，比毛某更為毒辣。秦亡，至漢文帝時，將孔子著作，全部搜集，未曾短少。至漢武帝時，經董仲舒之推薦，將孔子學說，列為治國方針。

㈡北宋時金兵南下，道經山東孔林，金兀朮問左右曰：「孔子何人」？答曰：「中國聖人」，兀朮下令，中國聖人，不許尊敬。

㈢元人統治中國，將儒家階級，列於娼妓之下，所謂「九娼十儒」。將孔子比於妓女而不如。元亡。明太祖大臣「劉基」，「宋濂」等，恢復孔子政治。尊為「至聖先師」。

㈣清人以化外金胡，初不知孔子為何人。順治入關並不尊孔，至康熙帝，讀孔子書，乃尊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朝用孔子文化思想治國，遂能統治二百六十餘年。

㈤北魏，本為胡人，佔據華北以後，建都洛陽。讀孔孟之書，非常崇拜，北魏之禮教風俗，全部漢化。竟可維持國祚至百餘年之久。

㈥民國八九年，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狂妄無知，打倒孔家店，改用新文化，十分可笑。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接手統治。不知恢復孔子政治思想。新文化繼續推行。不加禁止。對大小文妖，且加重用，於是「命」愈革而愈危，國愈治而愈亂，毛病何在。不自知曉。今日可能覺悟，可惜太遲，亡羊補牢，或可挽救。

余從歷史推求，任何朝代，用孔孟政治思想，國祚每可延長三百年之久。唐宋明清大一統，均用孔孟方法，是其證明。不用亦可，只是很快收檔，幹不長久耳。

至於近人所發明之政治名詞，某某主義，某某黨團。只可騙人於一時，因制度不良。全部不能長久，亦無法統治中國，蓋黨團組織，即是少數人結為團體，壟斷自私。外人不得參加，此項制度。孔子絕不贊同，孔子曰：「普天之下，皆為王土，率土之濱，皆為王臣」，又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以上政治名言，毛某完全不懂，永遠鬬爭，長期殺人，並非良好辦法，亦非「長治久安」之道也。

昔人做官，不必入黨。凡有眞才實學者，參加科舉考試，考中進士翰林，即可位至公卿。狀元做首相，史不絕書，其人與皇帝素不相識，既不同鄉，亦非親戚，一朝題名金榜，每以朝政付之，此種辦法，非常民主。即是天下為公，孔子曰：「學而優則仕」，「德建名立」。孔二先生之所以稱為千古聖人者，信不虛也，今人不解其道，可歎也哉！

本壇主，詩人頭腦。思想最新，並非腐朽不解事者，上通天文，下通地理，讀書萬卷，洞曉古今，而且致知格物。對各國政治之良窳，馬恩列斯之邪說，以及唯物論，辯證法，三十年前，即已瞭如指掌，世界任何學說，均能略窺門徑。乃知所有學說，利少害多。與孔孟相比，均是小巫見大巫也。

鄙人私塾畢業，思想純正。學優而仕。服務國家，守孔子忠恕之道，率萬衆之師，居窮荒之地，追老毛，打日本，所向有功。縱橫中國，三十餘年，言行不苟。著作等身。詩詞文章，下筆不勞思索。所遇「新文學家」，「博士」之流，不知凡幾，每以「三字經」考之，無不瞠目結舌，不知所對，再以「詩經」「尙書」「禮記」「周易」詢之，則五體投地，博士愧謝不敏，使用之乎也者，對抗底地嗎呀，讀之而傾心，文妖聞名而喪膽，無他也，得孔二先生之眞傳耳！根據五行生尅之理。「洋」怕「土」，土可尅洋也，鄙人土著「明日黃花錄」，英國牛津大學，美國高級學府，德法日本，來函郵購。「漢學洋人」讀之，列為名著。其中奧妙，土可尅洋之謂也。孔子是「土」，馬列是「洋」，共黨開山始祖，馬列諸人，皆怕孔子，毛為後生小子，則更無論矣。台灣終日大叫反共，而無方法。有最佳武器，不知使用，本壇主以上所云。是否胡言，請問問均默先生，便知分曉。

和董力行將軍自詠明日黃花錄元韻二首

台灣　陳歡棠

㈠

漫憐鏡裏鬢毛斑。虧得微軀老尚頑。
我自喑喑非學啞。君眞落落不踰閑。
行雲一縷歸何岫。白浪千堆擁碧灣。
鉏鋤長驅知有日。橫流高唱大風還。

㈡

草檄橫戈事已非。請纓無路倚斜暉。
江山忽見妖魔舞。風雨猶聞唳雁飛。
萬里飄蓬身尙健。十年回首意多違。
遙知高詠傳人遍。肯學夷齊事採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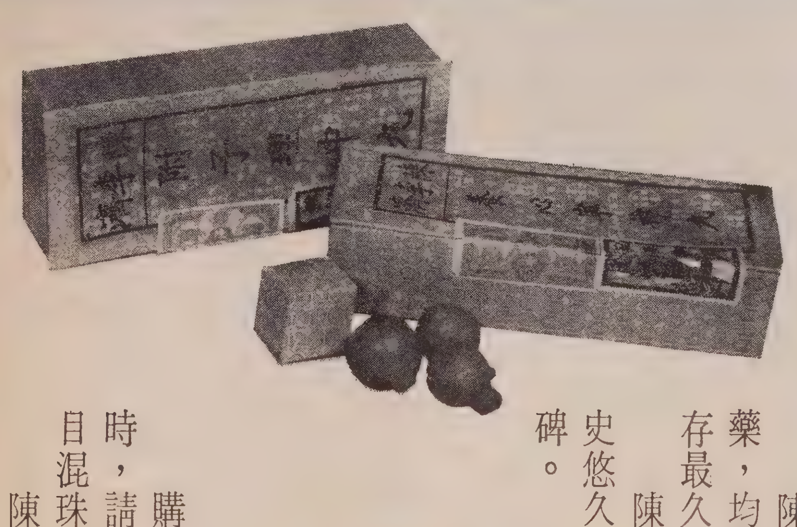
意有未盡依韻再賦二章

悵望神光（吾鄉與寧名山）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心如割。但道家亡淚暗揮。霸業都銷三尺劍。行京先帶一重暉。天空海濶無窮思。吩咐雲龍上下飛。

華拔，雙頭（均屬八鄉山之險峻）鼓角悲。衝圍還記突重圍。匪酋痴夢今猶昔。智伯頭顱是耶非。游子淚隨離恨注。征人心逐羽書飛。霜刀欲飲黃巾血。早晚同賡奏凱詩。

歡棠先生之詩，好過鄙人原作，特表敬意，力行。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九期 新72）



贈閱 萬人雜誌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ー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ー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九(新72)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ー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ー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ー二二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從大陸鐵路「阻塞」談起

每週評論

十月三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報導了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尤太忠和書記吳濤等人不惜以「紅色封疆大吏」身份親自率領幹部前往車站參加裝卸車勞動的消息，並以「根本性的大事」爲題發表「短評」，對此大加提倡。接着，大陸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黨政軍領導幹部紛紛「向內蒙古學習」，先後帶領機關幹部和共軍士兵參加勞動，而勞動的地方幾乎都是在火車站參加裝卸貨。在這類消息中還有一個共同點，即要求「保證鐵路運輸暢通無阻」。現在的時間是秋末冬初，在東北、內蒙古和西北地區的氣溫已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已屆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季節，在南方在目前既不是雨季又不是汛期，同時也沒有聽說鬧大水災；加上在中國大陸並沒有發生戰爭，那麼，爲什麼中共口口聲聲叫喊要「保證鐵路運輸暢通無阻」呢？這裏面一定有個謎。這個謎由中共中央於今年七月一日發出的一份有關「抓革命，促生產」的「文件」揭開了。「文件」說：「鐵路運輸——主要是徐州、長沙、包頭、貴陽等數區段——經常堵塞，使津浦、京廣、京包、貴昆四條幹線不能暢通」。

爲什麼「不能暢通」呢？主要是幹部「躺倒不幹」，而工人又「不堅守生產崗位」所致。

中共中央下達「文件」是七月一日，而「文件」所指出的「鐵路運輸」的「不能暢通」，當然是在六月末以前。然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後是否扭轉了鐵路交通的癱瘓局面了呢？沒有！時間進入了十一月，反而是越來越糟糕。最近，中共地方電台在播音中對於鐵路運輸方面的問題又有新的透露。在「文件」中沒有提到的「經常堵塞」的地區，現在也「堵塞」了。本（十一）月上旬，江西、蘭州和鄭州，先後召開「鐵路運輸廣播動員大會」，一律要求「動員起來，快裝快卸，多拉快跑」，並強調必須「確保鐵路運輸暢通無阻」。

中共中央的「文件」打不通鐵路交通的「堵塞」，這說明中共中央在大陸上的作用已大爲削弱，更可看出大陸宣傳工具常講他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不如過去那樣說東是東，說西是西了！還可看得出：大陸上的黨政軍各級幹部和老百姓，已完全看穿了老毛和他的黨的西洋鏡，對中共的所謂「革命」和什麼「美好遠景」都已灰心失望。幹部所以灰心，係因爲老毛越走越歪，召開「十大」後進一步企圖把黨改變成「毛家黨」，一心一意扶植他的「愛人」江青。諺云：「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今日的毛江處境實在壞極了。搞了九個月的「二次文革」，天天叫嚷「形勢大好」，結果呢？弄得連鐵路都「經常堵塞」，眞是「好個鬼」！

到底爲什麼中共鬧到這步天地呢？除了幹部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滿，抱着敷衍的態度「混革命」——以「革命」爲名「混」飯吃外，主要問題係出工人身上。中共常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二次文革」開始時，控制在毛江手中的中共中央，似乎信心頗足，對「加強黨的領導」根本不予重視，強調的卻是「充份依靠工農兵羣眾」，其中特別是工人被稱爲「主力軍」。結果運動開始不久，工人們就把「批林批孔」放在一邊，繼而又於「派性」復活後大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過去，被北平方面「否定」的造反派，要求「平反」、「恢復名譽」；而爲中共中央所「肯定」的造反組織，也發揚「反潮流」精神，紛紛張貼大字報向地方黨政頭目開砲。時間到了今年四月，大陸各大中城市開始出現武鬬和上街遊行要求改善待遇等等現象。在天下大亂後，中共中央才被迫改變策略，重新提出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不久且出動城市民兵鎮壓，然城市民兵基本上也都是工人，讓他們出面「維護社會秩序」，結果是比前更亂。中共中央於七月初發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文件」同時，對「加強團結」的叫囂也開始多起來。

鐵路癱瘓，工廠停產，發展下去必使中共暴力統治從基本上發生動搖。所以，在「抓革命，促生產」和「加強團結」的叫囂聲中，它的「二次文革」也被迫而收縮。毛澤東把所謂「階級鬬爭」說成是「時高時低」，把「革命」運動形容爲「一張一弛」。目前，中共的派系鬬爭在處於「低」和「弛」的階段，經過一段日子，必再出現新的「高」與「張」的高潮。因爲，「二次文革」的最終目的是搞垮周恩來，扶江青上台，這個目的不達到老毛那能罷手？

新聞以外

中共徹底摧毀我國文化

進一步文字改革弄到非驢非馬

中共推行簡體字後，再進一步採用同音字。據說此舉是要為中文字拉丁化鋪路，到他們實行拉丁化時，中國固有文化便蕩然無存。再過若干年，如果中國青年都接受中共教育的話，他們將不再認識中國字。中國固有文化值得驕人的，中共偏要把它毀滅，每個中國人都應維護我國固有文化而奮鬬！

大力毀滅・中國文化

中共除了用簡體字代替原來的漢字外，現在更進一步用同音字代替。譬如公園的「園」，源泉的「源」，演員的「員」，圓圈的「圓」，一律以元旦的「元」來代替。

中共負責宣傳「文字改革」的「光明日報」說：「用同音字代替的方法，既可大大減少漢字的字數，又能為漢字走向拼音拉丁化做思想、輿論上的準備。」

漢字拉丁化是提倡已久的消滅中國固有文化的運動，可是數十年來一值行不通，而且鬧過不少笑話。現在又要由「文字改革」而走向「拉丁化」，如果成功的話，中國文化和漢字，在世界上就不再存在，剩下來的恐怕只有日文中偶然用到的一些漢字吧。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是要「破舊立新」，把舊有的文化一律丟掉，創立新的。可是，中共在這麼多年來，卻靠「出土文物」「三千年前女屍」「金褸玉衣」賺了不少外匯，尤其「出土文物」，以及中國的古董，被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買了不少。他們為什麼肯出高價收買？因為這些中國文化遺產是無價之寶，鈔票不能代表它的價值，他多給你一些鈔票有什麼問題？反正銀紙是現代機器印出來的。幾千年前的文物，卻不可以在今天重造。把它當做廢物也可以，因為在現代生活中，這些東西已用不着，沒有實用價值。但如果作為一種歷史的考證，它的價值卻無可估計。

外國人重視中國固有文化，中共則盡力毀滅中國文化，這似乎很不合理。但想落卻十分有理。因為中共必須使中國人完全忘懷過去一切，才可以有效地統治八億人民。倘若他們還念念不忘舊日的社會制度，舊日的輝煌文化，中共的統治便有問題。中共要製造他們的新文字，目的不外如此。如果將來的中國人，連從前的中國字也看不懂，中共就更有機會改寫歷史。

五元大餅・令人心驚

當局準備發行三種硬幣，二元和二角的明年八月發出，原有的一元硬幣，後年另發新的代替，到七七年，還要發一種五元的，取代五元鈔票。換言之，到七七年時，鈔票起碼是十元了。

新硬幣的發行，使人引起很多聯想，尤其到七七年便以硬幣代替五元鈔票，這使人感覺到，到七七年五月只等如一元的價值，事實也確如此。一般人大概都有這種感覺，以前拿一角錢的輔幣，可以餵餵角子機，現在角子機的胃口大了，一角硬幣塡不飽它們的肚子，起碼要五角和一元。到了七七年，五元硬幣面世，則餵老虎可能需要五元，那時香港的生活程度不知又跳得多麼高。

看到這則新聞，不由使老萬想起旅行日本時，一百丹的硬幣，不過如香港的一角輔幣一樣大小，而且比一角硬幣還薄。日本許多東西也和美國一樣是自助的，什麼都需要用硬幣，所以身上不能不多備硬幣，否則會遭到很多不便。

將來，香港也會變成這情形，樣樣要借助硬幣，人人袋裏都要備有很多硬幣，因此新出的輔幣萬不能大，也不能過重，否則人們的口袋吃不消。

當局發行新硬幣，誠然為了方便市民，不過，也表現出通貨膨脹的事實。到那時，一切物價必然跳升，這一點，政府無意中害了市民，人們會感覺到五塊錢不過值一點點普通金屬，由此而厘定它的價值，物價也以此為標準，升斗市民怎會不苦！

在老萬看來，發行新硬幣並不是好消息，是通貨膨脹一個新的朕兆，如果有一天香港貨幣變了日本的「丹」一樣，一百元也用硬幣，那香港人要習慣一種新的幣制了。人人都嘆息銀紙不值錢，在這情形下，更得人驚！

兇手求赦・誓言効忠

刺朴案的兇手文世光說：如果朴正熙總統及其人民寬恕他的話，他將宣誓効忠於南韓政府。文世光是被宣判了死刑的，現在正進行上訴。

文世光是共產黨的暗殺者，不過，他行兇的技術還是不夠，他的目標本來是朴正熙，如果他能一擊而中，把朴正熙射倒，使他一命歸西，南韓的政局，肯定有重大轉變。因為朴正熙被指為「獨裁」者，南韓政府由他一人控制，他被暗殺，政局當然大亂，而共產黨的目的也可達到。

但文世光也許技術不濟，也許手忙腳亂，卻把朴正熙夫人射殺，而要殺的朴正熙反安然無恙。他

的暗殺不但勞而無功，而且使朴正熙提高了警惕，今後要再進行暗殺的活動，恐怕更不容易了。

所有投機的共產黨人都是一副面目，他們善變，但絕不可靠，文世光也是一個典型。現在，他失手被擒了，爲免一死，便說要効忠南韓政府。

要是眞的赦免了他，他也眞的効忠了朴正熙，那麼，朴正熙可能給他擔當一些什麼任務？他是「暗殺專家」，最好就是叫他去暗殺金日成。

不過他擔當這個任務的話，如果刺金不成，又被北韓抓到了，他將怎樣？要求金日成赦免，讓他有機會再効忠北韓政府？

這想來非常滑稽，一個人可以反來反去，今天効忠金日成，昨天効忠朴正熙，這種人毫無價值，相信朴正熙也不會需要他「効忠」。

文世光上訴是否可以擺脫死刑，現尚未知，不過，筆者覺得這種人死與不死都是一樣，他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毫無意義。如果他表示堅決到底，大聲疾呼：「如果有一天我還有機會恢復自由身，我會再進行一次暗殺！務必達到目的！」也許朴正熙還會識英雄重英雄。如今他的所作所爲，十足表現他是個懦夫。

解決飢荒．應自奮發

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人正受飢餓威脅，許多國家缺糧，尤其亞洲落後國家，今年歉收，人們輾轉飢餓綫上。在報上看到圖片，印度飢民，只剩了皮包骨，令人心酸。印度一向是缺糧國家，經常有飢荒現象。人口增加迅速，可說世界罕見，因此更添困難。平時已感不足，在世界性糧荒中，益感匱乏，因此，近來印度餓死不少人。

據電訊說，印度提議世界上每一位不缺糧的人放棄一餐來救濟飢餓者。這呼籲很對，世界人類應當互助，以己所有，濟人所無。不過，作爲領導者，更應爲自己的人民打算。自己政府不想辦法，希望別人節省一餐來救濟，那說不過去的。

中共爲了發展核子武器，一直要人民勒緊褲帶，故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話。在飢餓中的中國人，都認爲中共不顧人民死活的作法不對，想不到比中國更窮的印度，什麼不學，偏學了中共這一套，也去發展核子。

發展核子，躋身核子俱樂部之列不是不好，但一定要本身有足夠本錢，不必人民去捱飢抵餓。比方美國，他們國力強大，可以應付得來，沒人反對。但家裏吊鑊，仍打腫臉皮充胖子，十分不智。

印度人民很多在飢餓綫上掙扎，一方面印度政府卻在造核子彈，這些錢當然是取之印度人民，結果，人民個個餓到金睛火眼。

現在，他們建議人家節省一餐以救濟他的子民，人家心裏會想，如果印度當局把政府財富用在發展核彈上，卻希望別人救濟他的人民，別人不會自己發展嗎？爲此，他本來很合理的建議，卻被視爲自私。全世界的人應合力用種種方法共渡缺糧難關，核武器的發展，應當抛開了。

巧取豪奪．各有奇謀

今年首十個月，香港刼匪有驚人收入。說：光是現鈔，已達三千四百多萬，還有珠寶玉石及值錢的東西如手錶、墨水筆之類，還未計算在內。更有一些工廠、貨倉，匪徒開了貨車，搬屋咁搬。這一切的損失，都在三千四百萬元之外。

更有一筆未計算的，是被箍頸，打刼而未報案的，相信數目不會少過三千四百萬。大部份被劏死牛或箍頸的，都怕麻煩，不肯報案。而且這是屬於多數的，他們被刼多少，警方統計數字固未列入，事實上也無法知道。

香港近來百業俱殘，做生意要賺錢很難，單獨這一行無本生意一枝獨秀，只要你夠膽，兩把西瓜刀上陣，幾分鐘內，便可收入若干，所以加入這一行業的人，越來越多。

香港的刼匪特別兇殘，不只要錢，動不動傷害別人身體，甚至刼財刼色，因此一般人對匪徒都不大敢反抗，遇上箍頸黨，予取予携，但望破財擋災，只求匪徒不加傷害，他們要拿走財物，便任由他們發財。刼匪的膽子越縱越大，刼案已不再是新聞，每天都有，每分鐘都有。這十個月來，已發生一萬宗以上，還有以後兩個月，總數可能超過一萬二千宗，這不能說不是驚人數字！

香港這社會是「巧取豪奪」的社會，有人貪污幾百萬，一走了之。有人發行股票，一千幾百萬袋袋平安。有人開設什麼基金，什麼財務，什麼期貨，什麼義會等等，盡力搜刮，然後關門大吉，這都是巧取豪奪的一例。雖然不是明刀明槍，嚴格的說，也是變相的搶刼。他們的收益，當然更大過刼匪。最不幸的是善良老百姓，他們做了老襯，有如啞口吃黃蓮，無法申訴。

人民離心．逃亡者衆

有一位大陸的朋友告訴老萬一個眞實的故事：有一名中共的高級幹部，專責鎭壓逃亡難民，給他抓回來的難民，不知凡幾。每逢抓到照例必經過一番審問，審問多了，對逃亡路綫等等，知得十分清楚。也知道從那裏走須經過什麼關口，他都了然。過了不久，這個高級共幹失踪了，他全家的人也失踪。後來有一經他審問過的難民，在香港見到他。

原來這共幹最後也成爲逃亡難民，依照審問過所得的路綫，帶同家人，逃出大陸，由於路綫熟悉，逃亡順利。異地重逢，竟成老友，再不是從前審問他時的黑面孔。可見，在大陸不管是共幹抑或平民，有機會誰都想逃，今日鎭壓的人，也是他日的逃亡者。

人心離散的政權，怎可以維持長久？儘管左派仁兄如何美化中共政權及大陸生活，但事實是無情的，它是謊言的死敵，這些逃亡的人，都是對共產主義社會投反對票的人。

如給大陸八億同胞有投票機會，恐怕對中共投反對票的人更多。可惜香港只是一個小小的地方，容納不了多少，否則大陸逃避苛政的人，會有更多機會。由於大陸難民越來越多，香港已有人滿之患，人口急劇增漲，成爲香港隱憂。由於人口過剩，香港已不再是天堂，經濟有了困難，失業者增加，大陸逃亡者再湧來的話，前途更難樂觀了。




中共領導東南亞各

中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之間，形式上是兄弟關係，實質上則主從關係。中共不僅支援各國共黨的叛亂，而且領導它們叛亂。過去的例證已是很多，如一九六〇年印尼共黨的叛亂；中共昆明軍區編發內部文件「泰語簡易翻譯教材」；菲律賓政府蒐獲有非共人員在大陸受訓的照片……等。最近，我有關機關又蒐獲了馬共的三份文件，這些文件不僅都使用中共的文字、語言，視中共為主子，而且直接或間接的透露了東南亞各國共黨，都是中共的分支機構，都是為中共赤化世界在効命。這對揭穿中共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的謊言，以及其為禍世界的陰謀與野心，提供了又一具體的鐵證。

馬共的公開信

㈠馬共「明辨是非、捍衛革命——給一、三區同志的公開信」：為馬共十二支隊第二區革命委員會一九七四年三月所印發。其內容如下：

①「由於黨內一小撮當權派，堅持其謊謬絕倫的『肅反』結論，造成黨內嚴重的觀點分歧。因此，我們各兄弟單位之間便被人為地隔離開來。」

②「黨內一小撮當權派污蔑我們反黨，其實，反黨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他們佔據了黨的領導地位，瘋狂進行其違反馬列主義，違反毛主席教導……依靠逼、供、信，依靠惠芳、碧娟的口供，作為殺害和迫害全體新同志的『鐵證』，實現了英帝幾十萬軍警所無法實現的陰險目的——消滅黨軍的有生力量。」

③「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憑良心講一講，只要他們問心無愧地講句良心話，你們就會發現黨內一小撮當權派是最不光明正大的……這難道是革命領袖、革命政治家的風度嗎？難道是光明正大嗎？毛主席教導說：『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的隊伍就興旺起來。』為什麼他們不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不為人民利益改正錯誤呢？」

④「對你們公開向羣眾所作的解釋……我們深感遺憾……由於處境所迫，你們不能暢所欲言，自由講出自己的眞實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希望你們牢記毛主席關於『每個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的教導……不要被權威和紀律模糊了自己的理智，要知道黨的權威應該是集體的，而不是阿蘇、阿焰、阿和幾個錯誤當權派的；紀律是用來維護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而不是用來維護阿蘇、阿焰、阿和幾個錯誤當權派的地位和利益的。」

⑤「親愛的同志們！我們都是長期為黨事業併肩戰鬥的親密戰友，我們都有一顆赤誠的紅心，我們熱愛黨，熱愛人民，熱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㈡「為澄清大是大非告勿洞同胞書」（畧）

馬來西亞共產黨出版之「民聲」報，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出版的第六期，共六版，其內容為：

㈠社論——「加強軍民團結」：

①「當前整個世界是天下大亂……在過去的一年裏，蘇修和美帝爭奪世界霸權越演越激……由於它他為了擴張勢力範圍和爭奪中東石油，使得世界各種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世界大動盪的局面。」

②「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在工農業和國防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國際威望空前提高。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批判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和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之後，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了，社會主義中國更加強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每一個勝利都有鼓舞着我國和界世的革命人員。」

③「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泰國人民的革命鬪爭浪潮，正在席捲全國各地。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擊以色列侵畧者的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亞、非、拉各國人民對帝、修、反的鬪爭，產生積極影響。」

㈡「泰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黨三十一週年聲明」：

①「一年來，不顧再忍受奴隸般生活的敵人統治區的各階層人民，不斷起來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鬪爭……以致發生了聞名的反法西斯獨裁，爭取民主權利的十月十四日事件；數十萬的學生、學者、知識分子……英勇的展開驅逐法西斯獨裁頭目——他儂、巴博的鬪爭。」

②「革命人民的成功和勝利，是與我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分不開，即與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分不開；與人民革命武裝力量，（即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的存在和發展分不開；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廣泛發展分不開；與一切革命者和革命人員的不甘心當奴隸、不怕苦、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分不開；與

馬共第十二支隊的公開信

黨叛亂鐵證

王文清

各國革命人民，特別是與我們鄰國人民的國際主義援助分不開。」

③「在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之後，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召開，並且勝利地獲得了成功，全世界革命人民堅強和可靠的堡壘——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世界革命作出了更加巨大的貢獻……在許多國家中的人民武裝鬬爭，特別是在我國週圍的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人民武裝鬬爭，正在蓬勃發展。」

④「山耶政府是大地主、大資本家的政府，是由軍閥集團和封建主義集團，互相調和之暫時合作建立起來的，比倒台的他儂政府，更具有欺騙性。」

⑤「人民的武裝和非武裝的，國內和國外的活動滙合在一起，互相支援，推動着形勢更加有利於革命鬬爭，國內外敵人害怕人民的力量，但也絕不會甘心自動退出舞台，它們必然要採取種種手段，來破壞和分化人民的鬬爭，人民的鬬爭仍將是複雜的。」

⑥「為了使我黨更好的成為革命事業的領導核心……必須經常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政策路線來教育黨員和黨的幹部……我黨堅持自立更生，頑強鬬爭，同時，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履行自己應負的國際義務，同時，又努力爭取國際援助。全黨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政策基礎上，緊密的團結在黨中央週圍。」

㊂「模範的好隊長」（畧）

㊃「慕達公路打敵兵」（畧）

㊄「扛起革命槍」中共軍歌一首（畧）

引狼入室・自爆火山

今年五月底，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應邀訪大陸，並宣佈與中共建交。馬國所以與中共建交，目的之一在解決其國內的馬共問題。可是拉薩克於五月二十八日抵平之當晚，周恩來於設宴欵待時即明白表示：「中國人民一貫支持所有被壓迫國家與被壓迫人民的公正鬬爭。這是我們的國際義務。同時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只有它的人民才能選擇和決定，不能由其他國家強加在它身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在互相尊重主權、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與和平共存五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國家關係。」周恩來不僅又再一次的運用了「和平共存五原則」的對外策畧，同時亦說明了中共堅持「國際義務」，亦即赤化世界的野心。

馬來亞共產黨原雖為「共產國際」的預備支部，但因其乃由中共所組成、所領導，加以地緣的關係，且其成員又多半為華人，故馬共始終為中共的分支機構。

上舉馬共的文件中，直呼毛澤東為「主席」而且要求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熱愛毛澤東思想」等，都明白的顯露了馬共視中共為其主子，並要追隨中共「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打倒帝、修、反、消滅英、拉、李」（按：英指英國、拉即拉薩克、李為李光耀）。

馬來亞共產黨出版之「民聲」報

馬共既師承中共，當然亦承襲了中共的鬬爭天性（共產黨徒都具有鬬爭的天性）。前面的兩個文件中，就反映出了馬共內部縱橫的矛盾與鬬爭。值得一提的是馬共十二支隊第二區的巢穴，是在泰國南部邊境的勿洞，而其一、三區前在馬國境內，是則該第二區的兩個文件，與其說是「告勿洞同胞書」和「給一、三區同志的公開信」，勿寧是為一種「既聯合，又鬬爭」的策畧運用。

綜合上舉馬共的兩個文件，針對當前東南亞的情勢，我們還可以歸結出下述的意見：

馬毛建交前，馬共炸毀了馬國北部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的修路設備，而在建交之後，又殺害了馬國警察總監，益以中共黨徒之今後可以合法身份進出馬來西亞，今後馬國政局不僅不能苟安，而且只有愈陷愈深，終必自食惡果。

泰共的叛亂活動，一如我政府在大陸時期共黨的叛亂活動。它先藉「學運」打垮了他儂，繼又高喊「山耶政府……比倒台的他儂政府，更具有欺騙性」，整篇泰共三十一週年聲明中的內容，亦完全是中共「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翻版，其中所謂「特別是我們鄰國人民的國際主義援助」指的就是「全世界人民堅強和可靠的堡壘——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世界革命作出了更加巨大的貢獻」。遺憾的是泰國政府和人民，不僅未加強警惕和採取有效的撲滅措施，反而還在趕時髦似的亟望與中共接近。

中共支援菲共的叛亂，已是證據確鑿。菲律賓原本亦是極為反共的。可是，自從九月下旬馬可斯總統夫人訪問大陸，經毛、周的破格接見與拉攏，再使用石油戰法後，菲毛之間已開始之密切的勾搭，菲共亦因此而得到鼓舞，是則菲律賓原已動亂不安的局勢必愈為激烈。

中共領導下的東南亞各國共黨，不僅在各國肆行叛亂，而且還使用中共的文字、語言。如果各國政府還對共黨存有任何幻想，不啻是引狼入室，而且還是自爆火山，終將後悔莫及。

由於「英烈千秋」在香港上映，獲得港九同胞熱烈擁護，中共宣傳頭頭急了，命令幾家左報出面攻擊，指「英烈千秋」上映，是國府「自暴其醜」。膽敢說國府未眞正進行抗戰，眞正抗戰的是共產黨。為了使海外讀者明白眞象，特轉載方劍雲先生本文。方先生是研究中國近代史權威，文中所列舉事實，不容共黨抹煞否認！

誰領導抗戰

五十歲以上的人，對於誰領導抗戰都淸淸楚楚，看到左報文字，不過駡兩聲無耻。但四十歲以下的人，未曾親歷抗戰，看見左報所言好似理直氣壯，毫無愧怍之態，也許有會所懷疑。因此不能不作以簡略說明。

首先談誰領導抗戰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必多費口舌，現在先拖出一個歷史證人來，請看這封信：

介石先生勛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旣。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期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淸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卽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託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卽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

這封信是誰寫的，要告左報諸位作者，此信是毛澤東寫的，發信時間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原件現存台北。信中所說：「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卽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託恩來面陳。」究竟毛澤東有什麼事不便寫信而要周恩來面陳呢？說來更把左派朋友們嚇一跳，原來毛澤東要求重新加入國民黨，周恩來到武漢謁見蔣委員長時提出，為委員長拒絕。究竟誰領導抗戰，沒有毛澤東說的再淸楚了，海外共幹居然否定毛澤東的話，可要小心。

抗戰開始前，殘餘共軍已如釜底游魂，覆滅在卽，當時從毛澤東起，到每一個小頭目為止，唯一盼望的便是投誠，希望政府明令招安。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一日由毛澤東領銜軍事頭目十九人聯名電呈蔣委員長請求招安，准其抗日以戴罪圖功，此電出毛澤東手筆，其中警句有：「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劍雲按：可知以前不知有若干次）的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其言也婉，其鳴也哀，政府以後終予接受其哀懇，將共軍改編為「第八路軍」（旋改為十八集團軍）。抗戰旣起，按情按理，十八集團軍應當以哀兵之志，懷贖罪之心，好好打上幾仗才是，但翻開抗戰史看看，重要戰役，十八集團軍皆未參與。

中日八年大戰，最慘酷的是「京滬之戰」，從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四日開始，到十二月十六日南京陷落為止，中國精兵半萃於此，傷亡官兵達三十萬，陣亡軍長一員

霖，二六二旅朱赤，二六四旅高致嵩，二七〇旅官惠民，一七四旅吳繼光，二六四旅黃梅興，一一〇旅蔡炳炎，二五九旅易安華），死事最慘烈的是九十八師五八三團第三營營長姚子青（廣東平遠人）率部防守上海附近寶山縣，與日軍血戰七晝夜，全營六百人殉國（大多數廣東人）無一生還。

這一場驚天動地，前所未有的中日大戰，十八集團軍未有一兵一卒參加。

八年抗戰中國打的最漂亮一次殲滅戰，是台兒莊大戰，是役全殲日軍兩萬餘人，而且是日軍最精銳的師團，當時也出動了大部份兵力，參與台兒莊大戰的部隊，可說包羅全國各省，中央軍，舊西北軍（馮玉祥部），桂軍，粵軍，川軍，滇軍，東北軍（張學良舊部），都參與戰事，都出了死力，但很遺憾的是十八集團軍未有一兵一卒參加。

以後的武漢會戰，打了半年，雙方傷亡重大，中國軍為了保衛武漢，出動了可以調動的兵力，但十八集團軍不與焉。

再說到三次長沙大捷，中國軍也犧牲慘重，常德會戰，五十七師打得剩下三百多人，是役陣亡師長兩人。衡陽大會戰，第十軍苦守四十八日，全軍覆沒。

其他還有桂南會戰，入緬之戰，都悲壯慘烈，但十八集團軍並未參加。這是眞實歷史，用烈士鮮血寫下的歷史，任何人不可能改變的。區區也很希望十八集團軍官兵能為抗戰出力，以贖其過去殺人放火，禍國殃民的罪愆，無如遍翻歷史，找不到他們的抗戰的史實，奈何？

抗戰八年，國軍共陣亡總司令二，軍長七，副軍長二，師長二十。茲略述於後，以彰忠烈。

㈠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五月陣亡於湖北宜城縣方家集之南瓜店。㈡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陣亡於河南陝縣秦家坡。㈢第九軍軍長郝夢齡，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陣亡於山西省忻口附近南懷化地。㈣第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陣亡蘇江松江。㈤四十二軍軍長馮安邦，民國

（一九四一）九月，陣亡山西太岳區。㊈七十九軍軍長王甲本，民國三十三年五月，陣亡湖南零陵。㊉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二十六日陣亡。為抗戰中第一位殉國將軍。㊀第二軍副軍長鄭作民，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陣亡崑崙關。

師長二十人：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與郝軍長夢齡同時陣亡），一五四師師長饒國華，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一一四師師長方叔洪，二十三師師長李必蕃，騎兵第六師師長劉桂五，一七三師師長鍾毅，十二師師長寸性奇，暫編二十七師師長王竣，暫編三十師師長朱世勤，七十師師長石作衡，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暫編四十五師師長王鳳山，暫編第五師師長彭士量，一五〇師師長許國璋，預備第十師師長孫明瑾，新編二十九師師長呂公良，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新編第三十九師師長洪行。

此外所知道的尚有副師長十三人，旅長十七人，並不完全，相信還有許多殉國之副師長，旅長尚未查出，至於師部參謀長及團長可能過百。所以抗戰八年，我軍陣亡官兵超過百萬，將官也在二百人以上，這是史無前例的大戰。就靠這些烈士鮮血，雪了自明代倭寇之亂以來五百年的國恥。凡在八年抗戰期間，身為國軍，穿軍裝，戴青天白日帽徽，食國家薪餉，而不抗戰還是人類嗎？

現在再看看十八集團軍正式官佐名單，他們在抗戰中死了誰。

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共軍入北平後病死），參謀長葉劍英。

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參謀長周昆。

三四三旅旅長陳光，副旅長周建屏，政治部主任蕭華，參謀長陳士渠，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六八六團副團長楊勇，獨立團團長張國華。

第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副旅長程子華，政治部主任黃克誠，參謀長韓振紀，六八七團團長韓先楚，六八八團團長陳錦秀，獨立團團長楊成武。

第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治部主

自暴其醜

方劍雲

第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副旅長張宗遜，政治部主任張平化，參謀長李不開，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一六副團長廖漢生。

第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副旅長姚喆，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參謀長李仲英，七一七團團長劉轉運，七一八團團長龍時光，騎兵團團長康健民。

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治部主任鄧小平，參謀長李達。

第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副旅長王宏坤，政治部主任謝富治，參謀長陳伯鈞，七六九團團長陳錫聯，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獨立團團長鄒國厚

第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韓東山，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參謀長周希漢，七七一團團長徐深吉，七七二團團長葉成煥，獨立團團長吳成忠。

陝甘寧邊區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所有人員的情況可分三類。第一類先後病死的，死於抗戰期間的只有一個關向應，死在毛政權成立後的有任弼時，林彪，羅榮桓，李天佑，張國華，甘泗淇，賀炳炎，王維舟，謝富治，陳賡。

第二類下落不明的，彭德懷，周昆，陳光，周建屏，徐海東，黃克誠，韓振紀，陳錦秀，賀龍，周上第，李天開，姚喆，袁任遠，李仲英，劉轉運，龍時光，李達，鄒國厚，韓東山，周希漢，徐深吉，葉成煥，吳成忠。其餘屬第三類，全活到現在，經常在報紙上見面，但是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死於抗戰。國軍陣亡兩員總司令，他們未死一個團長，是不是這批傢伙都是銅頭鐵骨，刀槍不入？

十八集團軍雖然不打日本人，但並不是不能作戰，只是把全部力量用於專打自己同胞組成的國軍及游擊隊，也是與十八集團軍在同一統帥指揮下的友軍，茲舉出當時發生的重要事件於後，但限於篇幅，只能舉出番號，姓名，無法詳述經過。

戰多日，疲倦不堪時，突然集中賀龍，劉伯承，呂正操三部四萬多人包圍猛攻，張部全軍覆沒，張蔭梧僅以身免。

二、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突襲冀察戰區游擊第七縱隊司令趙侗，趙侗是東北大學學生，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戰退入關，由「東北王」改為「華北王」，張學良可以不要東北，東北人不能不要東北，東北大學學生苗可秀，趙侗乃組成義勇軍戰鬥，以後苗可秀被俘殉國，趙侗率部退入關內，繼續抗日。二十八年經香港去重慶，重慶有一百二十位大中學生隨趙侗北上入伍抗日，司令部在靈壽，被賀龍攻破之後將趙侗及所有抗日青年，全部殺死。

三、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軍委會派員去河北元氏點驗游擊部隊，參加點驗的有冀察戰區游擊第二縱隊夏維禮部，第四縱隊侯如墉部，民軍第二師喬明禮部，正點驗中突遭十八集團軍四面攻擊，各部官兵，包括夏、侯、喬三將軍及軍委檢閱官黎惠孚、徐竹齋，共計一千二百多人，全部被俘殺死。

四、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八月六日，襲擊山東省政府建設廳長，魯南行署主任秦啓榮部，秦氏被害。

五、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包圍第二戰區第二游擊師於渾源，師長張誠德遇害。

六、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在蘇北黃橋攻擊國軍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陣亡，三十三師師長孫毅人，旅長苗瑞體被俘遇害，官兵死傷數千人。

七、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在山西孝義圍攻七十一師，師長樊劍陣亡。

以上所述限於抗戰期間，共軍仍然自承是國民革命軍十八集團軍之時，至於勝利後公開叛變，攻擊政府軍之事並不包括在內。

由於此項資料缺乏，筆者所能搜集到的只有這幾位，但實際上各地游擊司令死於十八集團軍之手的，絕對不會比國軍抗戰八年陣亡的師長以上將領為少，全部名單，只有等待政府公佈了。但就以上材料而論，共產黨所作所為，尚能謂之人乎？

認識中國

韓素音欺騙青年的謊言

柳以青

這篇再談韓素音的演講，所牽涉到的不盡不實，有意欺騙本港的大專學生青年。當然，究竟她能騙住多少大專青年，我不知道。因爲，起碼，到我寫這篇文章之時，還沒有看到大專青年們，對韓素音的演講有所發表意見。

印度竟成對比對象

不知是爲了什麼，韓素音在演講，似乎對印度不太客氣。同時，也對印度提出了批判。

關於印度，一共提到了三次，而三次都是拿印度與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來比較的。

首先，我把這三段「講辭」附錄在下面，然而再給予我的分析與看法。

一是有關「眞假社會主義」的辯論：「有眞的社會主義，也有假的社會主義，一些國家說他們是社會主義，印度政府也說自己是社會主義，你相信嗎？爲什麼中國是眞正的社會主義呢？因爲它的確爲人民服務。……」

二是有關農村生活的比較：「有一些人說，中國還窮呀，當然，中國還是窮，中國有八億人口，每個人要給他吃飯，要給他衣服穿，我們不能讓少數人有錢，大多數人在討飯，過着牛馬不如的日子。請你們到印度的農村看一看是什麼樣子的。我去過印度十幾次，他們的農村眞像中國過去的農村一樣，可能比中國過去還要差。你要是去到街上，那些孩子會向你乞東西吃。像那樣一個國家，百分之九十的人要挨飢餓，百分之四的人才能過好的生活。」

三是有關從化肥問題，來與印度比較：「化肥是全世界的問題，近幾年，很多國家就不夠了。……中國就注意了化肥問題，它的化肥可以不用石油，而是用煤來造。外面的經濟家卻說，用煤做化肥是一個不好的辦法，還是用石油好。可是現在他們知道中國這個做法是對的，爲什麼，很多國家沒有石油，這就沒有化肥啦！好像印度，現在沒有石油，化肥廠都關門了。」

當然，韓素音在這次的演講中，「批臭」而不能「批垮」印度，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一是中共與印度曾經有過邊境的戰爭，二是印度與蘇聯訂立了友好條約；三是最近印度對錫金王國的內政干預策畧等。事實上，我對印度並沒有什麼好感，特別是印度本身的問題多如牛毛，而竟躍躍欲試地在國際上搞風搞雨。

但是，像印度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全地餓殍的情況，怎麼能拿來與過去的中國來比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梁啓超時代，每每爲了鼓勵中國人要自強，要抵禦外侮等，每每都以印度被殖民化的事實，來自勉自勵，不要使中國淪爲像印度一樣的殖民地地步。那時，是以印度爲例，不是來做比較，原因是那時的中國，遠好過印度多多呢！我們只是拿來做爲殷鑑而已。

沒料到，韓素音在中共統治了大陸二十五年之後，卻拿印度的情況來和她的「新中國」做比較呢！把印度來做比較的對象，我表示很大的驚奇，特別是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的內政方面。

這證明韓素音把中共與印度相對比，自外國觀點，而不是中國觀點。記得韓素音在答覆中共的接班人一問題時，她曾指出詢問者的這一問題的論點是外國人觀點，不是中國大陸人們的觀點。然而，她卻沒有想到，把中共所統治的大陸與印度相提並論，仍然是外國觀點而已。

然而，我在想，何以韓素音會用了外國觀點呢？這當然不是她自己膽敢如此的，很可能大陸的中共，已經大力地在對廣大的中國人民所鼓吹的這一比較的結果。質言之，大陸人民不滿意中共的對食糧、配給和生活日用品的政策，總是不斷地出怨言，因此，就只有以印度來做對比，來應付人民了。

從這三段的文字所透露的，就是目前的中國大陸卻是窮的，窮到剛剛可以糊口，遠較印度到處去乞食的情況爲好。原因有三，一是中共所實施的社會主義是「眞」的社會主義，而印度所謂的社會主義是「假」的社會主義。──在這裏，韓素音卻忘記了，強調中共所實行的「眞」社會主義的內容，仍然無法改變了「中國窮」三個字。似乎「窮」與社會主義連在一齊的，事實上，「眞」的社會主義一定會使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一窮二白」的。蘇聯是，中共也不例外，而蘇聯已經在修正中，但是中共，仍然以「正統」自居，硬騎在人民的頭上，使人民「一窮二白」。反之，中共以爲「假」的社會主義中，印度固然窮，但這窮的原因並不只是從「社會主義」而來，還牽涉到其他的很多因素，例如地理環境、民族特性等等。可是，英國的工黨，也是執行中共以之爲「假」的社會主義，以及東南亞的新加坡，也還是中共以之爲「假」的社會主義的，英國和星加坡，恐怕不能夠小覷的吧！韓素音女士！

二是韓素音之所以了解印度農村──她去過十幾次，由於印度政府對於訪問等沒有限制，任由訪問者馳騁於印度的各城各鄉各村，所以，韓素音可以自由地得到她所欲得到的資料，同時，又可以掌握印度的眞相。然而，我可以很坦白地指出：韓素音雖然去過大陸「一十八次」，但對她所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中共的有意安排，也可以說，都是樣版，對於整個大陸的眞相，她並不了解

。這方面她自己就會提出過：「我曾經到過一百多個公社，當然這不算多，因爲現在中國有七萬二千多個公社。」請想，韓素音所去過的中國大陸的農村，只佔農村公社的總數的七百二十分之一。這比例恐怕太過懸殊了罷。同時，即使她所去的地方，也還是可以公開的公社而已。這與到印度可以自由縱橫的情況完全不同。換言之，在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鐵幕與非鐵幕的了解程度的一斑，同時，又可想像：中共所謂的「眞」社會主義社會原來是封閉的鐵幕，半公開的樣板展覽。而中共所謂的「假」社會主義社會，卻是開放的非鐵幕，人們可以自由採訪。由此可知，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裏，眞相有好有壞，人們可以自由發揮；在極權的鐵幕裏，只有官方准許的好人好事，所有的壞，都已主動的被隔絕了。哈哈！

三是煤與石油對化肥的問題。原來中共竟是對自己的老百姓這麼刻薄，只許用煤；而卻把大量的石油供給不是中共所統治的地區。難怪「現在的一些外國人說：『唉，中共看得遠，看得准（準？）』」因爲唯其如此，外國人才能把中國人民所努力生產的石油，使中共不給自己的老百姓用，而運到外國，韓素音的這段話，我在懷疑着是否受到了外國人的委託呢！奇怪的是中共的當權派們，也還以此而洋洋得意呢！唉！由此，我們又可以知道：所謂「眞」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一定是執行「寧予外寇，不予家人」的。這怎麼能說是「爲人民服務」呢？質言之，乃是使廣大的中國人民爲當權的一小撮來賣身賣命的！這樣的「眞」社會主義，能夠長久嗎？嘿嘿！

一根針與外援的陰謀

自力更生很好，但是韓素音在鼓吹中共的自力更生的政策時，卻做了不少的假證。這些假證基本上就是想欺騙海外的大專學生。

韓素音說：「工業方面，中國也有很大的進步。過去，一根針也是靠進口，過去也不懂得辦理什麼大工廠，管理大工廠。」

眞的在過去，「一根針也是靠進口」嗎？

韓素音的謊言太離譜了，相信香港的大專學生並不會如此被騙過。中國的古語中，就有一句這樣的話：「只要工夫深，鐵杵也能磨成針」。做衣服的工作，中國早就開始了，繡花織錦已經是中國古代征服全世界的藝術，前幾年在地下發掘出的絲織品的針織圖案，難道說所用的針是從外國進口的嗎？韓素音的這「一根針都是進口」的話，與中共前年所推出的「出土文物」的影片，如何能夠配合呢？韓素音可以公開地坐在理工學院的大禮堂上，對住幾千名中國海外的知識青年，來顚倒中國歷史眞相，汚辱中國人歷史上的成果，而這幾千青年，竟乖乖地被她汚辱着，欺騙着，而沒有公開的提出質問，我不由地在哀悼着：眞是愧爲愛中國的香港青年羣了。

因此，我想起了「一根針」的故事。

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期間，中共對各地老百姓的宣傳是「解放軍不拿老百姓的一針一線」，結果呢，當中共統治了大陸之後，所有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都已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了，一直到現在。

從這裏來看，中共只要一提到「一根針」時，我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野心是志不在小呢！沒料到，韓素音在演講裏，眞的提出了「一根針」了。哦，大的野心一定在後面，特別是對青年的。

過去的中國和中國人，眞的不懂得辦理什麼大工廠，管理大工廠嗎？這又是韓素音在做欺騙。遠的不必說：香港的很多華資工業家，在中共沒有統治大陸之前，都是在國內辦了和管理了不少的大工廠呢！否則的話，香港歷史的經濟繁榮，如何得來的？同時，更可以指出：如果不是中共的政策與統治，今天的中國大陸上的工業發展，一定要突飛猛晉的。不信的話，我們又可以看看台灣的經濟發展，大部份的大工廠，仍然只是屬於中國人的工業家的創作呢！

中共每每爲了詆毀台灣的工業發展，一口咬定是外國資本，那只是宣傳策畧的運用而已，實質上，並不能損傷工業中國化的事實呢！

任何的宣傳，都會有破產的一日，問題是：海外的青年們，有沒有能力來判斷那些是宣傳，那些是事實的能力。我總覺得，能夠分辨宣傳與事實，牽涉到一位中國青年對掌握中國前途命運的機會大小而已。假若他們想爲目前和將來的中國前途求出路的話。

其次，再談韓素音所說的中共的「外援」。

韓素音說：「蘇修的外援是爲了賺取自己利潤，它給你一塊錢，就要三塊錢回來。中國給你一塊錢就不要一塊錢。這是眞正的外援。你看現在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墨西哥，在很多國家中國工程師、工人、醫生都在幫助，而且這些幫助眞是無私的幫助，這些幫助並不是爲了對中國的好處，而是對被援國家有好處。」

談蘇修的「一塊錢與要三塊錢」，這是毛澤東「一面倒」政策的慘痛教訓，這形容當然是眞的。但要追究責任的話，元兇該是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中害苦了中國老百姓。

但是，目前中共的「外援」既然是「無私」的，表面上聽起來很好聽，然而，實質上，仍然是在害苦了中國的老百姓。這就是中共的「外援」眞相，都由韓素音報告出來了。

因此，我就對中共所謂的「外援八原則」產生很大的惡感。既然中國大陸人口有八億，「每個人要給他吃飯，要給他衣服穿」，仍然是在「中國還是窮」的情況中，爲什麼中共的當權派要「慷慨大方」的把中國老百姓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平均分配給中國的老百姓，增加他們的生活質素而解救他們的貧窮狀態，反而「無私」的給外國人民。這道理如何講得通？哦，我忘記了原來他們是中共呢！

另外，韓素音不必在此大吹法螺，以爲中共給了「一塊錢就不要一塊錢」了，中共所要的當然不是一塊錢，而是那個國家的政權——「世界革命」的大陰謀呢！只可惜的是苦害了八億中國老百姓。

蔣校長

我第一次得瞻仰蔣校長的威儀及親炙交談，是在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三月十五日下午於五華橫流渡，及次日早晨於棉陽馬路下村（距橫流渡約二十里）的張屋。

時廣州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蔣校長率教導團何應欽王柏齡部，十三日克復棉湖。十四日與許崇智所率陳銘樞吳鐵城部會合於河婆，由蔣氏指揮，直向五華追擊敵軍，敵由橫流渡退向興寧。時革命政府推行農工政策，魏宗元奉命辦理五華縣農民協會，聘古大存與筆者等數人協助進行宣傳組織，農會辦事處就設於橫流渡墟附近的東靈寺。

十五日中午，蔣校長率學生軍抵橫流渡時，我們農民協會辦事處的同志們，發動當地商店及居民，掛「歡迎蔣校長暨學生軍」的大白布標語，並大燒炮仗，表示熱烈歡迎！蔣校長偕幕僚隨員等一班人，就在市場附近的幾株大樹之下休息，我們供奉茶水，聊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意，蔣校長和顏悅色地，對我們頻頻點頭稱謝。在橫流渡墟逗留不久，蔣校長便率部隊而去，據悉當晚宿營於棉陽馬路下張姓某大屋。

我們回到農會辦事處，魏宗元同志說：剛才碰見一位軍校學生張雲鵬，原是他中學的同學，據他說：棉湖等戰役，繳了許多敵軍的槍械，我們農會可以向蔣校長請領多少，作訓練農民自衛軍之用云。我們聽了都爲之色然而喜，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如果我們的農會，有了槍有了兵，換句話說，有了自己的武力，那麼，聲勢就大不相同了；我們在各鄉召集農民開會時，常常大聲的叫——「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可是，赤手空拳，往往給人譏笑爲「賣狗皮膏藥」的，若有槍桿子作後盾，看誰還敢藐視！

當晚魏專員（宗元）召集農會全體工作同志，討論如何進行向蔣校長請領自衛隊的槍械事宜，結果決定請領步槍兩百枝，並推出速辦公文的人員，務須在兩小時內辦妥上蔣校長的呈文。又推出代表三人，須漏夜賫呈文前往棉陽，以期次日清早能面呈蔣公請批；推定代表爲魏宗元，古大存及筆者。

深夜，我們三人挑燈趕路，行到棉陽，天已大亮，即找到蔣校長宿營的大屋，向營門守衛官兵說來請我們進去；我們三人跟他行進廳堂，便見蔣校長身穿黑色的長袍在洗臉架前扭巾洗臉，見我們行近，便點頭招呼，因爲昨天下午在橫流渡曾見過我們，所以他顯出一絲會心的微笑；這時我見魏古二人只肅立着未有開口，我爭取時間說：——

「報告蔣校長，我們是五華縣農民協會的。」

「我知道，我知道」，蔣公一面放下洗臉巾，一面說話；繼又向旁邊一位副官說：「把他們的呈文拿來。」

副官將呈文和自來水筆捧上，蔣公卽將呈文放在一張方枱上，批上：「准如所請，着軍械處照發步槍二百枝」數字。

我們接過呈文，連忙鞠躬爲禮，欣奮地說些感謝的話，蔣公謙和地揮手作答，跟着我們就告退。

我第二次得見蔣校長是於同年（民十四）十月中浣在五華梅林墟。是時，陳殘部劉志陸盤踞汕頭，蔣總指揮督師趨潮汕，路過五華縣屬之梅林墟，（此地順流而下到橫流渡有二十里）筆者與農會同志古大存宋青均是梅林鄉人，聞蔣總指揮大駕蒞境，卽發動商民人等及梅江小學校師生二百餘人，掛大白布標語及放炮仗歡迎。蔣校長重見筆者與古大存，並沒有忘記，而且和藹可親地說一句：「哦，這次又見到你們了，你們好嗎？」我們恭敬地說：「好，總指揮辛苦了，請進這間小學校休息，好嗎？」跟着，我們就引蔣總指揮及跟他同行的俄國加倫將軍，還有他的隨從人員二三十人（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亦在其中）進梅江小學休息。蔣公見排隊歡迎的學生，似乎很高興，還對他們說了一些勉勵的話，筆者畧懂他的話，就斗膽地充臨時翻譯，約半小時後，他們便離梅林而去了。

民十五年二月，全國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於廣州，筆者爲五華縣農會出席代表之一；會期長達兩

表們參觀廣州名勝古蹟及致祭黃花崗烈士墓等節目；閉會之後，適值黃埔軍官學校招考第五期入伍生；筆者對該校嚮往已久，其時逢此良機，自然不肯放過，乃欣然往長堤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報名，其屬中學課室參加入伍生考試。

考試後約莫個多星期放榜了，長榜貼在大字碼頭軍校駐省辦事處門外牆上，我心情忐忑地，睜眼找尋自己的名字，結果在千百人名字中，發現了「廖俠」二字（我初時是用此名，後因俠字多同名，於升學時申請改換），但遍觀全榜有「何俠」「鍾俠」等名，因之引起我的疑念：這「廖俠」的名字究竟是否屬於我的？或者另有其人？這種疑念就此朝夕盤桓我的心頭。

到了領入伍證的日期（放榜時已有通告），我仍然懷着患得患失的心情，一早就到領入證的人叢中去擠迫，心中暗想：只要領到入伍證，就再不用憂疑了。可是，我擠了好幾個鐘頭，擠得又飢又渴，而且一身臭汗，總不見那位發證的湖南佬叫「廖俠」的名字；第一天發不完，只好第二天再去取那個大石窗較前的位置，以便候聽叫名；就是後面的人潮拚命向前擠，我也只得用暗力用背去抵抗了。上午苦捱了大半天，未領到證；中午辦事人停止辦公，我也不敢離開有利的位置，忍飢耐渴以待辦事人下午再上班。不料，等到證發完了，領證的人也走光了，總不見叫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大着膽子向那位發證的湖南佬「請問」了。

「請問先生，我榜上有名字，爲什麼不給我入伍證？」

「你是什麼姓名？」他問。

我怯怯地答道：「廖俠」。

他翻閱名冊後，傲然地喝道：「不及格！」

「這就奇了」我說：「榜上已列出我的姓名，何以又說不及格？」

「榜後又貼了一張新榜，你看見沒有？」他很神氣地說。

我再不跟他說什麼，急跑去找新榜看。新榜寫着：「查此次取錄的新生，其中有十一名須往東山本校醫院詳檢體格，名字開列如下。」其中有我的姓名。於是，我只得往東山醫院去重檢體格了。

第二天到東山醫院檢查體格的，當然不止我一個人；替我檢查的，是戴金絲眼鏡態度傲岸的小白臉，據說是該院的院長；檢查結果，說我有心臟病

廖淑倫

我回到寓所（搭舖於一個做小職員的同鄉處），愁悶了好幾天，而且心中有一種無名的憤恨。豈有此理，把我名字列在榜上，又說不及格，那考試委員會，不知道在搞什麼鬼！再三想想，氣忿不過，就決心「告御狀」，上書蔣校長，因爲校長是認識我的，我寫封懇切的信，將受委屈的情形報告他，論理是可能有反應的。

信的內容，先述我嚮往黃埔軍校和決心獻身革命的熱誠；次說此次出席農代會，會閉幕後適逢軍校招生，深幸良機難得，因而參加考試並獲取錄的情形；末說，榜上已有名字，旋又令往東山醫院詳[illegible]這就令人不解了，而醫院檢查結果，竟說我有心臟病和痔瘡，就更加使我不服了，因爲我身體一向健全，從來都不曾患過這些病不[illegible]，直至現在我已六七十歲了，幾時患過這些病？）最後請求校長明察，並賜覆示，以慰向隅之望云云。

信送郵局掛號發出之後，心緒稍覺安定，因爲我所能做的最後一着，總算做了，至於有無反應及如何反應，那就無從臆度，我也不去管他了。

約莫過了一個星期，我到文明路廖家祠一個族[illegible]得正好，昨天我代你收了一封大信，大概有什麼好消息吧。」跟着就把信交給我。

我見那個信封的確很大，左下角印的楷書大字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考試委員會緘」。拆開展出其中的箋紙來看，內容如下：

「啓者，奉校長蔣手諭，特准該生入校受訓，希即日前往本校政治部補領入伍證可也。此致……」

我得了這封「蔣校長特准入校」的信，眞覺無限榮幸，而對於蔣校長的恩待，自是無限感激。

畢業後，我曾有幾次機會接近校長，限於篇幅，容後再談吧。

狡兔有三窟

威廉士

萬人傑於十一月三日星島晚報「星期專刊」的「街談巷議」中，以「不究既往」爲題，彈唱本地學府名流李某，殊使讀者拊掌稱快。筆者對所彈唱的人物，亦畧知一二，爰本原來題目，唱和數句，以饗讀者。

此地有名爲「鹹水埠」。在這裏能夠風生水起的人，勿論走的是正道還是邪道，總需要具備一二門本領。我們這一位學府名流的看家本領可不止一門，約畧算一下，可有以下幾種：有類似鼠類的機警性，臉皮厚，擅於扭六壬，搞鬬爭，有撒豆成兵，反手爲雲，覆手爲雨之術。

遠在民國三十六、七年的時代，名流以經濟學者身份出任國民政府救濟總署的副署長，在任內由於銀財數目不清（萬人傑直斥之爲「在乞兒砵中搶飯吃」，信焉），爲政府作內部通緝，此公一見風色不對，連名聲也不顧了，撒手西走，尋而落籍異邦，就正在這避禍兼避難（國難也，斯時共黨已淹有大陸）的歲月中，搖身一變，當起中共經濟問題專家，跟所在地的國家國防部簽密約，提供研究「大陸祖國」所得的資料，稍據了兩餐晏仔。

關於「內部通緝」的不愉快事情，旁人本來是烏膠卜卜，虧得在他治下的一位歷史教授在台灣報紙檔案中考證出來。現在，這兩位人物都先後朝過聖回來了。設想有朝一日他倆哥兒在「人民會堂」再度見面，教授諒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悔吧！

話要說回來。名流在「第二故鄉」中就這樣的靠「履行合約」生活了二十年。然後，終於否極泰來，一紙新的殖民地合約把他請來「鹹水埠」，以後自然是風調雨順，身心康泰的了。二十年的時光眞不算短，即使是殺人放火的兇犯，也無從起訴的。國民政府對於這得令的名流，自宜是「不究既往」。然而據所知，到了今天，名流於每年六月至九月間「同鄉渡假」，或年中出席什麼國際性會議，所坐的座機從不降落台北。是他對國府「餘憾未息」，抑或如毛澤東當年由延安飛重慶時之心懷忐忑？我們不得而知，不擬妄斷。

前年初，尼克遜以一國總統之尊，未經邀請而自媒自薦，身入中國大陸。回國後，即掀起朝野上下的「中國熱」。這熱潮不旋踵便傳到「鹹水埠」。名流夾必袋裏的小名流，小學者們，爲了仰承主子色笑，排班列隊的作「朝聖進香」之舉，出席此間的「國慶」酒會，在紅色大亨跟前鞠躬如也，誠恐誠惶。這還不算，名流爲了打開風氣，特別下一度命令，凡他治下的小職員——他平日最賤視的小人物——如要「回國」觀光的，一律給公假二星期。現在，根據「街談巷議」透露，名流已經「觀光」歸來。這一趟的回歸，可以說是赤膊上陣，眞是功德無量。

以前讀古文觀止「馮諼客孟嘗」一章，還記得大傍友馮諼於領取高薪及房屋津貼，感恩戴德之餘，到底爲主子做過樁好事。他說：「狡兔有三窟，今僅得其一窟，未可以安其居也。請爲君復掘二窟……。」（大意如是，手邊無參考書。）筆者讀後印象極深，但一直都找不到眞實事例。現在倒有很現成的。

人們都說，名流現在攏是算定的了。問題只是「祖國」對他上述的賣國行徑是否諒解。不佞的看法倒不如此。名流此次之「回歸」，照馮諼的哲學來講，只如狡兔之營一窟，還未可以安居。像馮諼般才具的人，名流身邊多的是。君不見，在大半個月前，林幽默大師八十壽辰之日，友好醵資宴賀，飲者中除名流夫婦，馮諼夫婦等外，赫然尚有當今鹹水埠黨國報紙社長夫婦！這件事大概萬人傑偶然忽畧，放過去了。特補足如上。

從中美關係

一項來自美京華盛頓十一月七日的「路透社」電訊指出：「中華民國不管部部長、前任外交部長及駐美大使周書楷，現在此間作私人性質訪問，希望遊說美國將與北平改善關係的政策放慢一步。……」這可能與美總統福特前此宣佈廢除一九五五年關於台灣決議案有關，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可能在本（十一）月底作北平之行，促進美毛關係，使到國府着急。但咱們認爲所謂遊說，絕非治本的辦法；同時也未必能夠緩和它們之間的關係，而且咱們必須有自強之道，否則反會遭到別人鄙視的！

大家都知道，這世界上所謂國際外交問題，根本就沒有任何道義可言，國與國的關係，純粹建築在雙方的利害基礎上。就拿美國與中共來道，亦只互相利用，狼狽爲奸罷了！也許有人會發生疑問：中共是一個以血腥統治大陸的殘暴政權，與美國的民主政治大走極端，白宮主人爲什麼要跟這些殘忍成性的魔鬼頭子去打交道，緊握着它們那血淋淋的雙手呢？而中共也一向視美國爲天字第一號的大敵人，爲何突然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

其實，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重歐輕亞，它對咱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嚴格地分析起來，不僅是像謎樣捉摸不住而且非常微妙！試舉例如下：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以歐洲同盟諸國被納粹侵畧，會直接出兵消滅了希特勒，並設立北大西洋盟軍總部，以阻止俄共勢力的擴展；而中華民國的神聖民族抗戰達八年之久，美國卻未曾直接派兵協助中國以抵抗日寇的侵畧。假定說沒有珍珠港事件發生，相信美國還不致於對日本作大規模的戰鬪的；甚至抗戰末期，前美總統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還要出賣我國東北，目的在要求蘇俄參戰，以減輕美軍在太平洋區的傷亡而已！

到了我國內戰期間，美國不單是沒有援助國軍抗共；特別是在共軍渡江前夕，美國更不顧國際道義而宣佈對國民政府的關係作「一筆勾銷」呢！藉以助長了中共的聲勢！如果中共不受史達林「爺爺」的驅使，而於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冒險出兵侵畧韓國的話，那末，美國絕對不會將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它不但不會恢復其對中華民國的關係；而中共很可能在杜魯門時代已混入了聯合國，也可能早與美國有了外交關係。

至韓戰結束之後，美國對亞洲尤其是對華政策，仍舊很顯然地對中共存有莫大的幻想，而根本沒有協助中華民國復國的任何計劃。正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主筆哈希氏，早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的新年文告中作出分析，謂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大致上可以分爲如下三大派：

第一派是：包括着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姑息義主分子，他們最大的理由是總以爲北平政權可能會長久鞏固起來的；或者覺得該政權可能終有一天演變成爲一般共黨氣味少，而中國傳統文化氣味多的政治力量。到那時候，它們自然而然地會倒向西方陣營，因爲中國人與俄國人是天生的死對頭，它們的合作將不會長久的。假如現時派兵去協助台灣的國軍反攻，反而會促成其共產陣營的加陪團結。

第二派是：求其苟安的明哲保身者，但他們卻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同心理——認爲亞洲局勢不及歐洲局勢的重要，因爲中共頭子毛澤東是莫斯科在亞洲的頭號鷹犬；它的一切行動都聽命於克里姆林宮，而赫魯曉夫（前俄共頭子）的陰謀，卻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毒辣；且對歐洲虎視眈眈！它企圖由中共在亞洲牽制美國，以使俄軍在西歐方面如探囊取物；朝鮮戰爭，便是實例。這一派，對於美國當政者的影響力最大，從杜魯門而艾森豪、而甘廼廸、而詹森，始終未能脫離重歐輕亞的政策。

第三派是：極力主張援助國民政府的，他們認爲：亞洲的亂源在中共，只要早一天推翻中共政權，亞洲人民則少一天的痛苦，其理由是中國不獨爲亞洲執牛耳之國，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美國以往顯然忽畧了中國問題，而使亞洲甚至全世界陷於動盪不安的紛亂狀態中，現在的政策依然錯誤。例如：朝鮮戰爭初期，麥克阿瑟元帥曾主張趁蘇俄尙無原子彈武器，中共在大陸還未站穩腳跟之前，支援國軍登陸，輕而易舉一面可以牽制共軍侵入朝鮮；同時可以摧毀北平政權，豈不一舉兩得。後來雷德福（前參謀總長）也曾獻議：一面封鎖大陸，一面轟炸中共各據點，然後協助國軍反攻。但這些寶貴建議，均爲白宮、五角大厦的庸愚者所扼殺！

美國執政者總覺得美國的力量，不應用作達到中華民國目標的工具，不得任由國會有能力來決定美國應否在亞洲大陸上對中共作戰？這觀念直到艾森豪上台後仍然存在。

而美國的盟友之所以同意借重台灣國府，則因爲台灣尙有六十萬國軍，足以應付亞洲方面的任何現實方法，「而不致於使美國被現實所吸過去。換句話說，美國一貫政策的目標是利用中華民國的實力，來替它把守西太平洋的據點——台灣，以維持亞洲的均勢及西方國家的利益罷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杪，當前俄共頭子赫魯曉夫訪親北平與毛澤東密斟之後，美國務院於同年八月九日，分向其駐全世界各國使館發出一項長達萬餘言的備忘錄，重申美國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對華政策。其闡述美國不能承認中共政權的理由重點如下：

㊀是從中共所發表的言論和政策，及其所表現的實際行動，充分證明它是俄共的工具，爲虎作倀以圖赤化整個亞洲以及全世界爲目的。這樣一個政權，實與美國的利益完全相反，爲美國利益及世界利益言，實碍難助桀爲虐而予以承認。

㊁是中共雖已佔據了整個大陸，卻未能囊括整個中國，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現仍據有台灣、金門、馬祖及澎湖等重要基地，擁有相當可觀的軍事力量，依舊能夠行使其職權；並獲得海外千萬華僑的支持及全球大多數國家承認。

㊂是中共未得人心，在它統治下雖然六億多人口（以一九五八年時計算），但歸心於中共的則只有它自己的黨員及其爪牙，估計不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其餘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人民，則變爲遭受剝削壓迫和

幹扐的奴隸！因此，絕大多數的人都恨不得與中共偕亡！如果美國承認中共政權，提高其血腥政權的國際地位，實無異於間接直接地加重了中國人民的枷鎖！而助長了中共侵畧的野心，加強其對亞洲國家的威脅！我們更未忘記在朝鮮犧牲的十四萬美國子弟的慘痛！

㊃中共佔地雖廣，其所能鎮壓住的人口雖眾，但此一殘民以逞的暴虐政權，則絕對不可能永久存在，遲早的必崩潰；如果美國昧昧然予以承認，無疑是協助其暴政的延續，否則正可加速其崩潰。

㊄現在許多亞洲自由國家都未承認中共，而美國予以承認，則那些亞洲國家勢必看風駛舵，相繼傚尤；勢將遭受中共的顛覆滲透，替共產集團鋪平其征服世界的道路。至於所謂「兩個中國」，也決不可能。結果是除非遠東局勢有基本的改變，否則美國將無重加考慮的必要。

這項備忘錄發表後不過兩週，台灣海峽卻出現了緊張的情勢。由於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的四天中，共軍對我大小金門先後發射砲彈共達十萬枚以上，知國府要求美國補給彈藥及其他物資的時候，突然引起了美國國內的嚴重歧見——包括羅斯福夫人、艾奇遜在內的民主黨人士，都不主張美國協防金門、馬祖，迫得前國務卿杜勒斯在同年九月的兩次記者招待會中表示軟化，因而導致台北失望與憤慨！並根據「中美聯防條約」第四條規定，乃邀請杜勒斯來華會商，以澄清華府方面的立場。杜勒斯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抵達台北，與蔣總統前後進行過五次會談，結果所達的協議是：美國方面答允給中華民國軍隊以更多的武器援助，表示以強大的火力來代替人力，作爲要求我方削減在金門、馬祖的駐軍，並且保證國軍不反攻大陸的交換條件。——這一項新協定，顯然限制了國軍的行動，而杜勒斯不久後亦已逝世，中美兩國的關係自此漸走下坡。

由於繼任國務卿赫德，曾經批准哈里曼以記者身份訪問過中國大陸，使國府對美國的態度發生疑慮！加以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美國國務院又宣佈：「中共如果在明年（六〇）二月，遣派運動員來美參加奧林匹克冬季運動會，美國將會發給他們的入境證。」可知美國於十五年以前，就已有邀請中共運動員訪美的計劃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間，中美關係也曾一度達到緊張階段。由於堅決支持國府反對外蒙加入聯合國的美駐華大使莊萊德，突然宣佈去職並奉命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台北，一時引起中華民國疑慮重重！而同月十四日前赴台北訪問的前白宮巡迴大使哈里曼，對莊萊德大使去職的原因亦未作任何解釋，又未宣佈新任大使人選，一度令到兩國外交進入癱瘓狀態！尤其是在同年三月二十日那天，美國務院更發表關於惹起爭端的一九四三年秘密對華文件，共達九百零一頁和二十九個大項目。其中包括着批評蔣委員長在戰時的各項外交通訊，及已故羅斯福總統顧問赫爾利一份收藏多時的報告書——曾被扣留不予公開發花至少達十年之久。而甘廼廸總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就職之後，則發表那項令人遺憾的歷史資料，目的在打擊中華民國和蔣氏。

毛勾結

【上】

胡蕢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緊隨着上述兩項問題而來的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揭露一封內幕性的函件，指出中共委託國際人士向美政府洽商購買價值四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同時，前美總統甘廼廸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也表示「美政府對這項輸出的申請，正在考慮之中，計劃在今後三年內對中國大陸每年輸出價值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小麥。」因此，再度引起台北與華府間的緊張，而當時又無美國大使駐在台北，成爲外交眞空局面，於是中華民國政府乃電召前駐美大使蔣廷黻返國報告。直至同年七月二日，當美國委派新任駐華大使寇克抵達台北履新後，局勢才開始明朗。因爲寇克海軍上將與中華民國的淵源甚深，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即隨美國輪來到了廣州，拜謁過咱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寇克能夠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對國民政府也有着深刻的印象。而當時白宮所以選派這位年老的海軍將領，中國之友使華，也顯然有意澄清中、美兩國間的一點小誤會，並且表示美國沒有改變對華的基本政策。所以，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乃有前國府不管部部長，現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二次訪美之舉。

到了一九六五年，局勢似乎有利於自由世界。由於當時美政府已正式派兵入越南戰爭，亞洲各盟邦如南韓、泰國、菲律賓、及澳洲、紐西蘭等國紛紛響應出兵援越之後，我政府也希望美國允許國軍參加越戰，或向其他中國地區開闢第二戰場，一面牽制中共武裝部隊侵越，威脅美越聯軍作戰；另一方面於必要時以反攻大陸。於是乃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偕軍事、經濟、外交等各大員一行十一人，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飛往華盛頓，除了將蔣介石總統前此與南越總理阮高祺訪問台北時所討論的各項意見，轉達前美總統詹森之外，並呼籲美國會兩院議員協助國軍的行動，趁早摧毀中共的核子工廠；最低限度也得要支持亞洲及反共國家的軍事同盟。

唯其如此，所以前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隨即邀請蔣經國，於同年九月十九日前赴華盛頓，從事十天的訪問之行。他們母子的訪美時期，相距還不到一個月的光景，而且蔣夫人尙未離開美國，蔣經國以副國防部長的身份跟着趕去，意味當時的中美關係有了重大的發展；加以美眾院共和黨領袖福特，及參議員米勒等曾一再呼籲政府借重國軍援越，因之，一般認爲局勢已對中華民國有利。但結果他們此行，都未獲得要領。

至一九六六年以後，當毛澤東夫妻利用林彪作鷹犬，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奪權運動期間，本來是國軍反攻大陸另一個最好的機會，但由於美國朝野亟欲擺脫越南戰爭的緣故，因此，不獨不可能協助國軍的行動；也不允許國軍參加越戰，原因是恐怕引起中共直接介入越戰之故。

特別是共和黨的尼克遜於一九六八年當選總統之後，爲了履行他在競選時的諾言：「保證解決越南問題」，猶之乎十七年前，艾森豪總統對選民「保證結束韓戰」的諾言。所以，尼克遜一經上台，即着重對華政策，除表示「由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外，並宣佈放寬對大陸的禁運令；接着發表一連串表示與北平中共政權「友好」的談話，從而導致中、美兩國的關係逐漸趨於低潮！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45 我成為「勞教員」了！

自己在「老虎籠」中究竟過了多少時間呢？不很清楚。記得有一次，弼塘村中的鑼鼓和爆竹聲在不停地響，原來鄉民在「舞獅」「慶祝」。他們「慶祝」什麼呢？似乎是「慶祝資本主義改造成功」。共幹們說：「我們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

共黨把私人所有的一切都沒收了，資本家把商業「自動」獻給「國家」，農民「自動」把土地向「合作化」的道路走，這便是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究竟資本家和農民是否眞的「自動」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那是另一回事。

共產黨所要求的只是表面上的「高興」，雖然商人和農民暗地裏吞着辛酸的淚！

商人和農民被迫敲鑼打鼓地「慶祝社會主義改造成功」，正如我們被迫痛罵自己是「反革命」。

我們被看管着，很久沒有被鬪爭了。李欽棠、姚雪和我常常相視着苦笑，正是：流淚眼看流淚眼，受難人對受難人！

不知道怎的，我半邊身劇痛起來了！左手和左腳都痛得要命。痛麼，有什麼辦法？自己是「反革命」，是「老虎」！只有強忍着。廖幼平吐血，尙且要被鬪爭，何況我只是痛？痛是看不出來的。

究竟為什麼會手腳痛呢？我從來都不會這樣的。現在回想起來，大概由於在被鬪前住的教員宿舍太潮濕，而在「老虎籠」中又長期受磨折，一舉一動都受到限制，不要說沒有散步的自由，甚至站立或睡眠的自由也沒有，有的只是整天的被鬪爭，或者整天的枯坐。這種生活，鐵金剛也會成為銹羅漢，何況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有一天，我在穿衣時因為太痛苦了，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呻吟，便被打虎隊員范泉罰企！

在「老虎籠」中，我們都成為任人唾罵的奴隸了，再也不懂得羞恥為何物。毛澤東共產黨的「偉大」，便在於此。七億奴隸都成為沒有頭腦的木偶，任由別人扯線，任人嘲笑怒罵，而且還要自己辱罵自己！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常常批評謝冰心、馮友蘭等，認為他們不應發表違心之論。

當然，他們這樣做是不對的，但我們實在不必苛責他們。我們只憎恨那些主動向共黨獻媚的人。在大陸，郭若沫是第一不要臉！

在海外向共黨獻媚的所謂「學人」，實在是最可恥、最下流、最賤格的！我們稱他們為「堕子」，誰曰不宜？

我在「老虎籠」中枯坐，受着手痛腳痛的苦楚，自然是不幸的；可是，不知怎的，「打虎隊」忽然准我們看報紙了。

當然，我們只有一份「南方日報」看。

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段震動心弦的新聞：許兆福神甫被捕下獄，他的罪名是僞造出口證件，包庇「反革命」分子逃亡。

啊，許兆福神甫被捕，怪不得共黨不歇地要我「交代」啦！

我希望他們「鬪爭」我，因為被鬪還可以知道一點他們的態度，可是他們卻把我們置於冷宮中！

每天看着太陽東升，看着黑夜降臨。每天排隊到飯堂，每天排隊到厠所，每天被搜三次身，加上手腳都痛得要命。唉，這是人過的生活麼？

突然，「打虎隊」叫我收拾行李。我不知道他們要怎樣處置我。他們將送我入監倉？將把我清洗？將恢復我的工作？我不知道。無論怎樣，我都歡迎，因為不生不死的「老虎籠」生活，我是受夠了！

當我收拾行李時，李蔭棠和姚雪呆呆地望着我，他們大概都有點羨慕我。

我一方面忙着收拾行李，一方面被監視着，只能向他們點點頭，便跟着「打虎隊」走了。不知怎的，同囚一籠，竟然有點感情！

「打虎隊」帶我去見「幹校」的負責人何濤。

何濤拿着一張表問我道：你認識天主教特務許兆福？你認識天主教神棍楊安道？你認識反革命分子陳KC？你認識惡霸陳楚鏡？」

我點頭，並想把自己和他們的關係說明，但何濤不讓我說下去，他又問道：

「你在越南時曾在反動的中國日報工作？在澳門時曾在反動的華僑日報工作？」

捕」

最近在本港首映的西片中，由李察・希夫儂導演，佐治畢柏主演的「捕快」，以及根據登爾根科學推理文章拍成紀錄片的西德出品「天外來客」都相當賣座。不過如果將「捕快」寫成一部流行小說，它無疑是缺乏深度的作品，將「天外來客」寫成一篇專家文章，同是列入不成熟的論文。「捕快」是一部「明星電影」，電影的魅力，都建立在明星所飾演的角色氣質塑造上。「天外來客」的妙處是能夠引導觀眾去幻想。所以電影與觀眾之間的微妙關係，便如此這般建立起來。

在荷里活明星制度時代，佐治畢柏一如前一輩明星尊榮、威廉荷頓、馬龍白蘭度、加利格蘭等大明星一樣。凡是他主演的電影，編劇人必定依照他過去所主演各種角色中一個不變的氣質商標化入去，將角色重新塑造，才能符合他的要求。譬如加利格蘭這位銀幕紳士，不論他主演什麼類型電影，編導必須在好些閒場地方，安排一些不可理喻的婦人，給他製造麻煩，他卻毫無怨言。馬龍白蘭度不論飾演任何類型的片子，他身邊必然出現一些既庸俗又卑劣的小人，讓他輕蔑一番，好突出他的傲骨。佐治畢柏卻是熱愛職業工作，衝勁很強，不喜歡刻板規格的一種

。在辦事方面，他常常反叛一切墨守成規的方式，而用自己獨創的方式。這一種氣節，不論在什麼電影出現，不論演正面人物或反派，在青年觀眾印象中，都是魅力四射的。

何濤又說：「你參加工作後，曾包庇放縱反革命，受到司改運動的批評。你和反革命分子簡長風、特務梁鑑波、三青團員李尚拔、國民黨留用人員梁頌平有密切關係。」

「你還組織反黨集團，打擊法院領導陳海天。你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天啊！以上的一切，竟然都構成我的罪狀了？我被押送到佛山郊區的譚氏大宗祠去。

在譚氏大宗祠中，除了「勞教所長」外，還有管理員，更有共軍在站崗。

當我初到譚氏大宗祠時，祠中只有七八個勞教員。進所時，所長告訴我說：

「你犯了罪，黨寬大處理你。你要安心在這裏接受改造。改造時間的長短，在於你是否認識錯誤。改造得好。便早日離所。勞教員有三條路走。第一是恢復工作；第二是清洗；第三是判刑或槍斃。要走那一條，在於勞教員自己選擇。勞教時間的長短，是沒有規定的，在於你改造的程度如何！」

我知道，在上海曾設立「勞教所」，專門收容妓女、流氓和小偷的，入所者規定要改造一年。現在，我竟然與妓女、流氓和小偷爲伍了！

如果一年內可以恢復自由，那還好，可是共黨的「法律」是隨時可以更改的。「勞教所長」說「改造好才可釋放」，怎樣才算「改造好」呢？我不知道，因爲我根本沒有錯！我唯一的錯處，便是「回歸」到大陸！難道我永無釋放的希望了？啊，這是無期徒刑！

「勞教所長」告訴我，在所內應努力學習和勞動，在所內可以自由活動，可以和勞教員談話，但嚴禁洩漏「案情」。

入所後，接妻來信，說她已搬回石岐月山里去，叫我「安心學習」。

當時我還不知道，我離開「幹校」以後，何濤限妻於三天之內遷出蜆塘村。

在「勞教所」中，我還可以領原薪的七折，扣除自己的膳食後，餘下的錢是不夠妻兒生活的。可是，誰叫自己「犯罪」，同時不知「罪犯何條」！「勞教所長」還恐嚇我們：「遲些要下鄉去勞動，而且取銷七折支薪的辦法。」

國際販毒頭子作對的故事。因爲紐曼是一個積極形象的公務員，他雖然當了十五年差不升職也不能讓他發牢騷。於是他的拍檔加利，便爲了替他發牢騷而存在。在他不受賄的背後，加上他對在醫院留醫的父親生活的負荷，那完全是爲了討取觀眾對他單情而設定的附加角色。電影中的「英雄明星」，必須是由編導佈置的情節迫出來的。「捕快」的開首一段，紐曼與他的助手加利，在掃毒工作上建立大功。成爲英雄人物。然後第二段，再由販毒頭子通過貪污警長，將他製造成販毒嫌疑犯，迫使他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從那時起，他已經不是執法的警員，執法權力已被剝奪。但因爲他有不屈的性格，所以最後便由他自己用越過合法手段去自救，以至與販毒頭子同歸於盡。看了「捕快」，我們雖然不能說：那只是流行小說的東西，因在主要是藉着一個明星將特殊氣質突出來，用以吸引觀眾，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編導在「捕快」中，對佐治畢柏這角色的處理，並不婆婆媽媽，只是極力將他處理成經常工作過度，連食與睡也沒有時間，但他的賣力與幹出那麼大的成績，仍沒獲到上司的贊賞。因此看電影的觀眾，不但心中佩服這個銀幕英雄，對他關懷，更進一步心理上對他的上司反感，心中爲他鳴不平。在電影中，那些過度賣力的並不是重戲的場面，但卻是魅力充溢，反之，表現重戲的場面如：追逐、突出重圍、單身探險、槍戰，在時常看電影的觀看，那都是俗不可耐的公式刺激。所以聰明的編導，便只得在不是公式的地方加側筆，用來作公式刺激的襯托。這種招式，用在明星電影中，效果是很大。

像「捕快」這一類電影，已經成爲現代的「西部片」的代替品，舊日西部片中的神槍手多是孤獨的，今日像「捕快」一類型的警匪片，多在主角身上，加一點友誼的情感。電影中的英雄氣質，兩者是共通的。

「天外來客」

林巽

「天外來客」可有一個令人鼓舞的經驗。這部紀錄片，如果沒有那麼多與現在及未來世界交織在一起而富想像力的旁白解說，或者是只有忠實地介紹電影中的古蹟歷史的銀幕旁白，相信這部紀錄片將是一部賣座奇慘的電影。因爲我們想看古蹟圖片，不必到電影院去，可以到圖書館找有關材料的圖片看看都是一樣的。圖片與銀幕上紀錄的古蹟，同樣是靜物，除非你拍的是卡通片，否則難以叫金字塔跳舞起來表演給你看。但當銀幕上出現金字塔時，旁白介紹說：金字塔高四百七十呎，如乘以十萬萬，剛好是太陽與地球的距離，加上塔高二倍除以周界，便跟地球圓周的數字相同。製作人如此這般，將每一項古蹟都加上一項謎一樣的推測，暗示那些東西，可能不是我們這一個週期的人類文明歷史的遺蹟，而是史前的遺蹟。卽使你不相信太空有人曾經來過地球，建造下這些東西，亦可能會想象在我們這一個文明歷史週期以前，可能是一百萬年前，曾經有過一個文明歷史。一百萬年算不得什麼，因爲地球已有四十億年的歷史，而我們這一週期的文明也不過五千年左右。這一種聯想，至少對於那些心胸狹隙的野心家，以爲自己短短幾十年，就能創造出千秋萬歲不朽的眞理，可以當頭棒喝。歷史上多少妄人所以狂妄，就是患上「坐井觀天病」，那坐井觀天，不論是時間上的井或空間上的井，都同時不可救藥的井。害人不淺的井，何不跳出井外想想除了你以外，還有一個廣大的宇宙？

從「捕快」至「天外來客」的受觀眾歡迎的經驗看，我們可以承認電影是一種魔性的藝術，有藝術內涵的東西，可以同樣用商業電影方法去表現。商業電影的噱頭道路是廣濶的，可以通過塑造觀眾偶像的方法取勝，可以像「天外來客」那類電影，只憑刺激觀眾的想像力取勝。同時更應該承認，不論內容健康的或不健康的，對觀眾都同樣有影響力。既然商業電影有這麼廣濶的道路，過去那些走入歧途，以色情暴力變態取勝的電影製片家與導演，你們何不從現在起就洗心革面，做一個問心無愧的人，正當地拍些有益社會的電影。

談「南征北戰」

林定

「英烈千秋」轟動港九，誰眞正抗日，香港青年不再矇查查。左派仁兄見此，卽在左報狂吠，但又見「戰爭片」收得，馬上推出大陸的「南征北戰」，收番一筆。

「南征北戰」一片，彩色寬銀幕，說是在「江青同志的革命樣板戲創作經驗」指導下拍成。其實是「舊瓶新酒」，遠在一九五五年，大陸已上映「南征北戰」了。不過那是黑白方塊幕，由劉鄧黑幫被江青嘍囉臭罵爲「電影界反動的老頭子」夏衍所製。夏衍當時擔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兼「全國影協」黨組書記，中共電影事業掌握在他手裏。著名「毒草」「林家舖子」便是他泡製的。

新舊兩部影片，戲名相同，戲情也大致一樣。不同的，記憶中黑白片有國軍士兵臨陣退縮，後面軍官用手槍就地槍決鏡頭；彩色片刪去。黑白片沒有芭蕾舞式「樣板」場面；彩色片插入江青照牌貨，女游擊隊長在芭蕾舞樂伴奏下，擺動「江式」舞姿（表情動態跟「沙家濱」、「紅色娘子軍」同一模子），在雨彈下剪斷炸水壩導火線。左派仁兄竟吹噓根據什麼「三突出方針」拍攝而成，可謂自欺欺人。

「南征北戰」主題，經江青加工

樣：「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積極推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在我軍處於戰畧防禦時，林彪幻想和平，消極防禦，對抗毛主席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在我軍轉入戰畧進攻時，林彪畏敵如虎，不敢決戰，反對毛主席戰畧決戰的英明政策。在整個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林彪推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香港左報的托派，惟恐拍江青馬屁不及，馬上將林彪連在一起，說什麼「影片並沒有錯誤地把戰士不願意後撤，解釋成什麼不願意離開本鄉本土的『自私心理』。這種『自私心理』，如叛國賊林彪渲染的什麼『東北戰士不願南下作戰』，是對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極大的汚蔑。」這副附旺不附衰的嘴臉，令人齒冷！

影片一開始便販賣「共黨抗日」的狗皮膏藥。說共軍打敗日本鬼子「解放」家鄉，不願撤出讓國軍來「蹂躪」。其實八年抗戰，不論朱德、彭德懷的十八集團軍，或項英陳毅的新四軍，都執行毛澤東的「三分抗日」政策。長期與日軍虛以委蛇，襲擊友軍，霸佔地盤。稍爲見得光的，還是林彪一二九師在平型關一役。林彪事件後此事也抹煞了。新四軍長期盤踞蘇北一帶，游而不擊，日本投降後，乘機接收地盤。影片卻說是共軍用生命鮮血從日本鬼子手中「解放」出來

問，一九四七年大陸農村，竟有這麼豐富的糧食，何以一九七四年的大陸，人民卻處於飢餓邊緣呢？

影片強調共軍依靠「軍民關係」，取得勝利。不論前線或後方，都有「軍民合作」鏡頭出現。共軍上火線，鄉民成羣結隊，肩挑手推運糧支援。「女游擊」隊員一手拿鋤，一手拿槍，與共軍形影不離。

共黨利用民眾，悠來已久。朱毛盤踞江西時，除向蘇區大抽壯丁，又強迫婦女、小孩、老人下田生產。尤以婦女更慘，白天下田代替男子種田，晚上還要挺更煞夜替紅軍縫布鞋。無錢買鞋料，還要賣掉口糧，忍飢捱餓來慰勞紅軍。在國內戰爭中，毛澤東爲達到勝利，不惜採用「人海戰術」，驅趕着手無寸鐵的農民、市民、婦女、小孩向着國軍的陣地衝鋒，共軍則跟着後面用槍逼迫着。國軍的機槍手看到堡壘旁邊堆滿盡是無辜善良的老百姓。手都發軟了，不能再打，結果讓共軍從後面蜂擁上來。共黨所吹噓「偉大的毛澤東戰畧思想」的勝利，實是毛澤東踏着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屍體，走上懷仁堂的「寶座」。如此影片，不看也罷！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感人畫面的縮寫

寒梅

女生羣在「校花」的指揮下，列隊繞場一週，齊步高歌的動人場面，搶盡了鏡頭，不甘雌伏的男同學，又豈肯失威？

學校足球代表隊隊長余英武，是一位門將虎子，長得英俊瀟洒，品學兼優，活力充沛，具有多方面的才華，是運動場上的風雲人物，是話劇社的台柱小生，是壁報的主編，又是歌詠隊長，夠得多才多藝！而且每考成績必名列前十名，是高三班的學長，平日深受同學的擁戴，更是女同學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這一天早上，他參加報名從軍了，高三班的海報就是他「一腳踢」的傑作。他見到「校花」的強大陣容出盡風頭，眉頭一皺，就揮手一招，高聲喊叫「高三班同學通通來！」一呼百應，除了三高之外，其他班級的同學也蜂擁而來了。

余英武有拍有眼的，指揮同學們四人成一眼一人在前面當「馬頭」，兩人在後伸出右手搭肩成「馬鞍」，下垂左手和「馬頭」的手握緊當「馬鐙」。他一聲「上馬！」的口令下，八十多位「馬上英雄」就騎在「人頭馬」上，排成三路縱隊，「白馬王子」自己隨手扛過一面壯麗的國旗，在馬隊前面正步走，由八十多匹「人頭馬」組成的騎兵隊，在後面跟進，步伐整齊劃一，有如斬瓜切菜，「沙沙」聲響，動人心弦。

軍僅一營長手臂受輕傷。經特別化粧與攝影技巧，共軍由師長至號兵，紅光滿臉，生龍活虎，聲音宏亮；國軍自上至下，無不臉色蒼白、灰黯，死氣沉沉、說話有氣無力。共軍衝鋒陷陣，軍官身先士卒；國軍軍官揮舞手槍押陣，喝令士兵向前。共軍師長陣前輕鬆易棋，談笑風生；國軍軍長坐立不安、驚惶失措。共軍士兵互相幫助；國軍士兵「潮州音樂」，共軍受鄉民夾道歡迎，送茶遞衣。國軍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斷瓦殘垣。如此這般，共軍勝利了。

誠然，國軍在內戰中是失敗的，要不然毛澤東怎能由延安跑到北平開府！共軍可以不化一槍一卒，便把傅作義、程潛、陳明仁、盧漢等整個兵團拉過去。但像影片中如此刻劃國軍不堪一擊的形象，難令人置信！

影片時代背景是一九四七年，共軍破壞重慶和平談判後所爆發的國內戰爭。敍述原「新四軍」（後爲共軍三野）蘇北的一支共軍，奉命「退向」山東，國軍調集兵力分路圍剿，結果誤中毛計，全軍覆沒。影片突出共軍下級官兵最初不願離開老巢，對調動懷疑，發牢騷；後來經上級開導，說這是「貫徹毛主席戰畧路線」，士兵搞通思想，結果取得勝利。「三野」是陳毅的部隊，但影片將功蹟全歸於遠在延安的毛澤東，（那時毛澤東被胡宗南追迫，靠彭德懷來保駕。）對陳毅隻字不提。也許江青忘不了陳毅被紅衛兵鬬爭時說她「算老幾？」。不過，江青對死鬼陳毅還算客氣，沒有將共軍「留戀家鄉，不願後撤」的罪狀加在陳毅身上。使陳毅是林彪，其罪狀必如林彪在東北所「犯」——

亂掃。一個拐着手杖的傷兵在撤退時，孤獨地抛離在軍車的後面。甚至連一個兩歲小孩從出世沒見過他父親，也歸咎蔣總統。影片用相當多片斷描寫共軍與鄉民關係。農民磨麵、做鞋、運糧支援共軍。其中有一個趙大娘煑煎餅給共軍高營長食的特寫鏡頭：一塊油橙橙大煎餅，卷上甜醬大葱，加上一盤炒鷄蛋。油肥滿肚的港人看了也要流口水，相信在大陸，不知羨煞了多少飢餓中的同胞！人們不禁要

王子」面前提出質詢說：「人多欺人少，有什麼了不起？」

「白馬王子」得意洋洋的回答說：「有誰欺負你，我願意替你擔任護花使者！」

「你別神氣，我們在歡送入營的晚會上，再較量高低！」

「當然奉陪，不過，在舞台上還是牛刀小試，算不了什麼，有勇氣的，我們來日在戰場上比一比戰功！」

「校花」立刻伸手拍了一拍「王子」的肩膀，一聲「好！勝利的慶功會上見高低！」

在學校中，「王子」和「校花」一向被稱爲雌雄雙傑，他們各不相讓的榮譽感，強烈的愛國心，在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熱潮中，足以代表了我們學校，許多感人畫面的一個縮寫！

走不完的路

柳葉綠

小時候，我喜歡走路。但那時只是走很短的路，還克服不了千岩萬轉的死亡彎角。長大了，才曉得人是要走最長的路，要不停地走，才能接觸到遼濶的陽光。

在我的生命中，我只走了我應該走的路的千萬分之一。但可惜，生命是這麼的有限，很快就是一生！

我想，將來的路總是不會好走的：到深山去，那裏的森林一片黑暗；到大海去，那裏的波濤洶湧滔天。我沒有飛機，不敢想到天上去了。天上也許只是一塊曠野。

有時候，我慚愧自己的步伐走得很慢，所以要加快地走路，我希望一天能走完十年的路程。

有人表揚我，說我「前途無可限量」，這當然是吹牛。不是嗎？我連年都失業，痛苦在我的心靈上佔了席位。這就像：當我才看見陽光出來，但一會烏雲又蔽上了天空。烏雲瀰漫的時候是比較長；風還在背後亮着刺刀，我到那裏，它也跟隨到那裏，少不了要橫行橫道。

路越長就越多難走的地方。山坡上的路有絆腳石；深谷裏的路有荆棘，而且路怎麼也走不完。

從前我曾經嘗試過去攀登一座很大的峯巒，從山腳開始披荆斬棘地前進，但到了半山，才猛然發覺峭壁千幢，横斷了雲天；等爬上了峯頂，才知道又比半山更大風、更寒冷。這是一段險要的路吧，使我的歸程被浩刼了很大的精力。

又有一次，我連夜趕路到一座城去，曾拐過一條村子，在月色朦朧中，突然遭一道河水擋去了路，沒有橋，我只好游泳過去了。

過了一年，自己的心裏總有點那個，每看到天邊的彩虹，就會想到橋。其實，有的路是不能沒有橋的。又有路又有橋，才使人明白這地方很好；有築路人，也有架橋人。

但路到底是自己開闢的好。不管是海上的航線，還是空中的軌道，帶着創傷向前走，痛苦也是快樂的。

記得，是那一年，狂風驟雨淹沒了前面的路，溝豁變成了小小的海洋，……就像我過去一樣，夜裏路上的火炬熄滅了，我是多麼希望跟月亮的波浪一齊飛翔。

然而道路深深地埋下了我的憧憬，那些石頭也許雕刻過我遠行的腳印。我不相信命運，但「命運」曾捉弄過我的一些時光。它把我的微笑罩上了陰影，但我並不投降。

當黎明來臨，我又要走路了。路無窮地長。它比我的生命更加遙遠。希望這一條路，不是先前已經有的啦，使我走起來，陪覺有青春的音樂在呼喚……。

中國抗戰實錄




【1】

今年八月間，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了「蔣介石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一文，由於資料的珍貴，受到舉世人士的注目。這一篇連載也被台灣「中央日報」譯載，不過許多海外讀者卻沒有機會讀到。「萬人雜誌」是擁有廣大海外讀者的刊物，雖然已不是「第一手資料」，但相信所有我們的讀者對這本有歷史價值的珍本，一定也很感興趣，渴欲知道許多未被公開的秘錄。因此，我們將這本書轉載，由本期起，按期刊出。關心國是的讀者，溫故知新，希望不要錯過。

我們從新採用的標題是：「中國抗戰實錄」。

戰爭結束前後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昭和二十年）八月十日，中華民國陪都——重慶。白晝驕陽的灼熱未歛，在燈火管制下的傍晚。顯得分外地寧靜。

突然間，響起了出人意外的歡呼聲，衝破靜寂——時針指在下午七時五十分。原來是從盟軍總部一帶發出的英語吼聲，夾雜着「頂好」「好啊」的歡呼，激盪在薄暮的長空。

日本投降，（接受波茨坦宣言）——這是由東京的英語國際廣播最初傳送到重慶的一個瞬間。

（註：波茨坦宣言：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美、英、中三國為號召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發表的共同聲明。蘇聯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同時也加入了這個宣言的行列。波茨坦在柏林的郊外，為同盟軍首腦會議地點。）

這個瞬間，相信不僅是在重慶，同時也是在華盛頓、在倫敦所有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們衷心盼望着的時刻。在二十世紀歷史中，用鮮血寫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總算是面臨了最終的時刻。

在重慶山洞的國民政府主席官邸，（蔣總統是當時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正在歡宴新到任的墨西哥大使易斯加蘭特。日本投降的正式報告還沒有到達宴席上，但是潮湧般的歡聲所表達的是什麼意義？無待報告，誰都能夠憑自己的聽覺判斷出來——除非是日本投降，還會有什麼原因能讓人們興奮到如此程度？

宴會在平靜的氣氛中繼續進行。宴後，接着就召集了軍事幹部緊急會議。其實，就在這一天的中午，才舉行過軍事會報，預料到日本將會投降，對於若干的準備措施，已經有所研究。

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很快地開始轉播日本投降的第一次報導，廣播員激動得聲調顫抖，而且屢次停頓。勝利的好消息，隨着電波立即傳遍全國。凡有人烟之處，都響起了沸騰歡聲。

投降廣播避過日閥檢查

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東京發出的英語國際廣播，因為預料會受到阻礙，所以並未通過軍事當局的檢查，而是由外相東鄉茂德核發。因為日本軍事當局，尤其是陸軍方面，主張決戰到底，不肯讓步。就在這個廣播的不久之前，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還在向國內廣播說：「就算是嚼草根、齧土壤、伏屍原野，也要戰鬥到底！」他要大家相信：「置之死地而後生。」他號召全體官兵「誓為玉碎，決不投降。」

可是國際廣播，卻已經飛越過前線日軍的頭頂，被同盟國方面所收錄，以致正在和日軍交戰中的中國軍、美、英軍反而在先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新聞。

就連日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也都漏聽了本國廣播；還是在稍後從外國廣播中才收聽到這個消息。

在中華民國來說：這真是一個感慨無量的勝利。自九一八事變算起，已經是十四年，不用說東北三省，就連華北、華中、華南許多地方，也都久已淪於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之下。像這樣廣大的區域遭受到如此漫長歲月的侵略，在近代戰史上，不能不說是極其罕見的。

中華民國多年來被迫承受的恥辱、犧牲和痛苦，其既深且鉅的程度，的的確確是筆墨和言辭所難以罄述的。

但是，回憶過去，沉浸在感慨之中，總得要告一段落。現在，面臨了日本投降的新情勢，需要趕快解決的問題，實在是太多太多。

大恩典和智慧。特別是聖經詩篇第九篇的一字一句，都得到了不可思議的驗證。每一念到上帝降臨給我的偉大祝福，更當奮勉戒懼。作爲神的使徒，不能不善盡職責……」

像這樣的感慨，蔣總統寫在日記上的時候，是從收到廣播以來，經過四天不眠不休、夜以繼日的會議等等，好不容易才得告一段落之後的十五日深夜。

聖詩上是這樣地記載着：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們的腳在自己暗設的網羅裏纏住了。耶和華已將自己顯明了，他已施行審判。他叫惡人落入自己手作的圈套。」

恰好，帝國主義日本肇因於自己所犯的錯誤，接受了審判。

然而，如果站在歷史觀點，瞻望

不幸而言中

「在中華民國建國的當初，我們就主張：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的國家，假定兄弟鬩牆、自相殘殺，結果只是『同歸於盡』。在亞洲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不可能單獨生存；同樣地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也不能單獨生存。日本因八年戰爭而失敗了，可是獲得勝利的中國，後來由於受蘇聯指使的共黨作亂，也同樣地遭遇到了失敗。同歸於盡，眞是不幸而言中了。」（註：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一九五〇年五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乍看起來，好像是走近了世界和平的大門；可是實際上卻是造成國際間更大緊張、不安的出發點。

在眼前有三個重大的問題：

㈠接受日軍投降和解除其武裝的辦法；

㈡「戰後日本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天皇制的問題」；

㈢對於中共及其背後的操縱者蘇俄的對策。

這三個問題互相有着深切的關聯，分不開來；現在只得姑且按照各個問題進展的經過來作一點追敍。

雙方均未曾有過經驗

當時，日本在中國戰區（東北三省除外）以及台灣、澎湖、越南北部所部署的軍隊，總數達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人。其主力爲：華北方面軍三十二萬多，華中第六方面軍二十九萬多，京滬地區第六、十三兩軍三十三萬多，廣東第二十三軍十三萬

實際說來：中華民國接受他國投降，未曾有過經驗；相對地，素稱無敵的日本軍隊向對方臣服，也是第一次，雙方面都沒有可資借鏡的前例可循。

再從兩國軍力比較，也有些異乎尋常。因爲一般的受降，必然是在勝利者完全壓制住戰敗者之後才會進行的。這也就是說：如果佔領軍的指揮官已經掌握住了佔領地區，自然其受降便不會發生困難；可是日本投降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現在日軍仍然佔領着一大片中華民國領土，她的軍力雖衰，但是還沒有受到決定性的損害，由國軍前去接收在日軍支配之下的淪陷區，當然不是簡單的問題。何況自動屈膝的日軍會不會在面臨國軍解除其武裝時，一變而作殊死的抗拒，也不能不預先顧慮過到。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蔣總統透過中央廣播電台，對全世界廣播「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



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何應欽將軍（左）接受日軍降書。

逆來順受　克服危機

九月一日

政府本日明令通緝朱毛兩酋。

父親爲穩定西南各省，作以下之建議：安定滇局，改革川康人事，羅廣文部增防隴南，加強胡宗南部實力，以鞏固陝南防務。今日父親約見宋希濂等，研討武器增產與滇南軍情，指示其戰術要領。並接見雲南省主席盧漢之代表朱麗東，面詢滇省情形。

二日

值此西南局勢混亂之時，重慶市中心陝西街發生大火；延燒竟達十二小時之久，災民呼號之聲，慘不忍聞。

三日

今日爲抗戰勝利日，重慶原準備舉行十萬人反共大遊行；因昨日火災停止。火災區域甚廣，災民有四五萬人之多。上午，奉諭出席火災救濟委員會會議，代表父親表示對災民之關懷，並代本黨中央黨部捐助五萬元，作爲救濟費用。今日下午四時起大雨滂沱，無家可歸的災民，更在露天的空地上忍受淋漓，禍不單行，其痛苦可以想見。

父親又接盧漢來電，知其極爲苦悶。盧漢本無膽識之人，因見勢劣力弱，故決意背離中央自保，原不足驚異。但吾人不能不作切實之應變準備耳。

父親最後決定：

解決雲南問題之原則，應以政治爲主，避免流血。

蓋如此時對滇作戰，難免人心浮動，後方動搖，而影響前線對共軍作戰，故務必全力避免軍事解決也。

大計已定，夜間突接盧漢致張岳軍先生來電，謂彼欲來渝晉謁父親。盧漢態度之所以突然轉變者，無非因滇省周圍已受嚴重之軍事壓力，乃圖以此作緩兵之計耳。

西北寶鷄方面燕門關，戰事失利，父親午後召見馬繼援軍長，査詢究竟。彼之部隊五萬餘人已完全潰散，只剩騎兵兩團，彼則隻身來渝。

六日

父親正對西南局勢，尤其是對滇局憂慮之際，盧漢果然於本日下午來渝，致一切既定方針，必須改變。

風雨中

流淚者再；豈其良心發現而眞情流露，抑係有意以淚洗面而僞裝耶？父親晚又約盧漢餐敍，席間閒談共黨近情。盧曾要求增編滇省部隊六個軍，並與以現洋二千萬元。中央斷難允許，且事實上亦難辦到，而盧則仍以爲父親可以任意支配存台之金銀也。

此時雲南問題實爲國家存亡，革命成敗之最後關鍵，如能兵不血刃，和平爭取，殊爲最大之幸事；且中央入滇與駐滇各軍，皆無必勝把握，故不管滇盧如何狡獪成性，首鼠兩端；亦只有抱「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決心，而予以相當之滿意，使彼有所感悟。父親自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與盧個人懇談達二小時之久，申之以道義，動之以利害，結果彼亦表示領悟接受。下午閻院長百川，自粵來滇，啣李宗仁之命，要扣留盧漢，勿使回滇。父明告其不可之意。

七日

父親擬定肅清滇中共黨及反動份子計劃，並向政府建議發盧漢剿共經費銀洋一百萬元。中午又約盧漢作最後之談話，亦長達二小時，促其卽日行動。盧於當日下午回滇。

十日

盧漢確於本日上午開始行動，解散省參議會，逮捕反動份子。與共黨勾結之楊杰逃往香港。盧漢反復無常，此其向共黨靠攏過程中所增加之一段小插曲也。

衡陽失守，綏遠、寧夏、新疆等省亦已相繼淪陷。半壁河山，淪入鐵幕；從此戰局益趨不利，良爲焦灼。

今晨隨父至黃山遊覽。抗戰時，父親卽住居此間，舊地重遊，無限感慨。登山後，往各處散步，寬松廳一如舊觀。有「中正福幼村」者，乃父親勝利還都時將建築物贈給教會學校所創設者也，內容孤兒百餘人。午前，余一人在草房前休息良久，此處環境幽靜，苟當宇內昇平時，確爲山居勝地；但一轉念溪口故鄉；則又無任煩憂矣。傍晚，隨父親車遊放牛坪，廣元壩一帶山地。

十二日

昨夜在汪山雙龍井土地祠前山坡，遙望重慶市區夜景，燈光燗漫，豔麗奪目；但不知此係多少人間的「痛苦」和「血淚」所交織而成的。今晨，整理行裝，九時隨父下山，十時三十分登機飛往成都，十一時四十五分抵達；卽前往戴季陶先生墓，致祭獻花。

十四日

突，情況頗爲順利。父親於上午九時到中央軍官學校，對全體官生訓話，並接見軍校同學非常委員會代表六十餘人，以及空軍軍區司令部負責官員，予他們以鼓勵和指示。旋參觀華西大學，並在該校治療牙疾。

美國大使館秘書師樞安，今日向我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代礎聲稱：「美國政府在國際會談中未提及台灣問題，亦無意干涉台灣內政。至將來台灣問題之發展如何？此時自難逆料」。

十六日

聞傅作義已由北平抵綏遠，父乃電傅，謂已派徐次辰將軍飛往綏遠包頭，與彼晤談一切。蓋對彼尚存一線希望，乃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同日接孫蘭峯電稱：「傅作義及各軍師長一體要求『和平』，彼已失去統馭力量矣」。

十七日

父親上午召見王治易、向傳義、劉文輝、鄧錫侯等個別談話，並切囑劉文輝澈底清除其所掩護下之共黨份子，以維信用。復接密報，知彼業已與反動份子勾結，不勝駭異，即決定設法不令其從政，以免影響川、康大局。

父親於十時三十分，由成都中央軍官學校動身，十一時到達鳳凰山機場，立即起飛。十二時十五分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旋下榻黃山舊邸。

父親復電徐次辰將軍，囑以：

在西安時對共黨問題所得之教訓，轉告傅作義，不可再蹈過去覆轍。

父親對傅可謂仁至義盡，對國事可謂苦心孤詣矣。

十九日

共黨已由青海民樂突入張掖與武威之間，而我駐張掖部隊已星夜西撤。此後我新疆部隊，將更無法東調而孤懸萬里，我塞外十萬忠貞戰士勢將束手待擒；父謂：眞不知如何善其後也。董其武等於今日離綏遠，徐次辰將軍電告：「綏遠局勢已無可挽回」。福建方面之平潭島亦爲共軍佔領，駐軍不知去向。

中午，奉父命慰問楊幹才軍長的遺族。

二十日

第四屆聯合國大會本日在美國紐約開幕，我代表團向大會提出控蘇案。同時共黨亦在北平召開其僞「政治協商會議」，城狐社鼠，袍笏登場；爲俄寇作倀。





父在重慶爲本黨改造運動，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全體同志，研究改造方案，以新組織、新綱領、新風氣，與共黨奮鬬，爭取第三期國民革命之勝利。

二十二日

昨日奉父命同龍澤匯飛往昆明。下午一時抵達，即至盧漢公館休息。三時許至省府訪盧，親交父親致彼函件。此行目的，除送達函件外，並佈置有關父親來昆事項。

上午十時，父親毫不介意地照預定計劃，由重慶乘機起飛。正午到達昆明。一到機場，即與盧漢同到其家午餐；這是盧漢事前所預料不到的。父親並在盧宅，約見在滇省重要將領，會商保護西南大局，一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才離開昆明，八時前安全到達廣州，此次父親昆明之行，固無異深入虎穴也。

父親鑒於廣州內部情形複雜，故於由渝返台途中，經廣州暫停。當召集余幄奇、顧墨三、薛伯陵、李及蘭諸將領晤談，勗以精誠團結，叮嚀告誡，至再至三；並提出保衛廣州計劃，執發工事經費等等，希望如期完成。

二十五日

據報：新疆當局降共通電，將於日內發出。陶峙岳來電報告新疆情形，謂「所部無法東撤或南移，惟待張治中前來收拾」。結果彼亦投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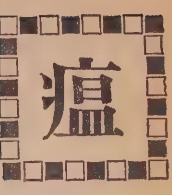
整個西北之淪亡，父親至爲痛心。

三十日

立法院今日在廣州復會。父親上午研討全盤戰局與部署部隊以保衛廣州之計劃。略以中央兵力應形成幾個重點，而以廣州附近爲重點之一；求與共軍決勝。

美、英政府近已商定所謂台灣地位問題，聲明「承認台灣爲中國之領土」。美國對華政策自此又開始轉變。而我向聯大控訴蘇俄的提案，亦獲通過；這不能不說是我外交上的一個轉機。同時，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援助中國區域七千五百萬美元法案；並決議「對遠東反共聯盟」之贊助。父親訪問菲、韓兩國之辛勞，已獲得友邦之充分的同情與支援。這種代價是不可計量的；公理正義永遠會伸張的！

【三十】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第二天，活曹操以「邊區政府主席」名義請客，陪客的還是那些人，活曹操穿了一件短袖襯衣，西裝短褲，顯得更爲年輕。六位參政員到達邊區政府部門外時，活曹操在門首殷勤與大家握手。

六名參政員只有左舜生是湖南人，與活曹操同鄉，當時端詳一下，說道：「伯老，怎麼比在重慶還年輕，尊夫人呢？」

活曹操說道：「舜生，別開玩笑。」

左舜生問道：「我什麼地方同伯老開玩笑？」

活曹操說道：「舜生，我沒有老，你爲什麼口口聲聲要稱伯老，不是有意同我開玩笑嗎？」

左舜生忽然想起活曹操已快七十，還有一個二十零歲的愛人，當時連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忘記了，伯老。」

活曹操皺起眉頭說道：「又來了。」

左舜生正覺得尷尬，傅斯年已經一步搶上來，，上去拉着活曹操的手，說道：「伯渠兄，久違了。」

許多人都爲之一怔，不知道傅斯年怎麼稱活曹操爲兄，兩人年齡差了二十多歲。

活曹操眉開眼笑，說道：「孟眞，大家眞是好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老油條過來握着活曹操的手，說道：「伯渠老弟，你眞是越來越年輕。」

活曹操連說：「那裏，那裏，任老，你也越來越年輕。」

冷遹、褚輔成都同活曹操是同輩的人，此時也不知怎麼招呼，只好胡里胡塗握手問句好，就算了。」

客人進了廳，主賓落坐。活曹操以主人身份致歡迎詞說：「承蒙六位參政員光臨，小弟也是參政員，在同事，略盡地主之誼，如招待不週，請多多原諒。」

左舜生聽見活曹操自稱小弟，覺得好氣又好笑，悄悄遞張紙條給傅斯年，寫着：「返老還童。」

接着活曹操就報告「邊區」的政治經濟情況，說的天上有，地下無，幾位參政員都忍不住笑，因爲大家只在延安城隨便溜達一下，已看到人民衣不蔽體，面黃肌瘦，延安尙且如此，其他各縣可知，農村更可知，但活曹竟然有膽把這樣一塊地區，說成是天堂，大家心裏當然覺得好笑。

講過話就開席，活曹操是主人，坐主位陪客，其他許多人分坐其他席上，正中一席除去六位參政員，陪客是活曹操、吳玉章、董必武、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全桌十二人，除去周恩來，皆是參政員。

毛澤東看看在座諸人，笑道：「我們可以開一次參政會了。」

鄧穎超指指周恩來說道：「要他滾過去才可開會。」

周恩來笑道：「你們開參政會也有列席人員，我就算列席好了。」

傅斯年突然說道：「潤之，還有兩位參政員沒有來。」

全場都怔住了，大家都知他指的是陳紹禹與秦邦憲。

毛澤東最初也怔了一下，馬上又恢復常態，說道：「孟眞，你是說王明同博古吧！」

傅斯年點頭道：「正是。」

毛澤東說道：「博古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可能因爲太忙，沒有來，王明是正在害病。」

傅斯年說道：「陳、秦二位都是參政會同仁，我們到了延安如果見不到面，回去重慶一定又引起許多無謂的謠言。」

毛澤東笑道：「什麼謠言，說我把他兩人謀害了吧！」

傅斯年道：「所謂謠言，自然是各色各樣，如果只有一種說法，就不算謠言了。」

毛澤東笑道：「孟眞兄，我過去只知道你的學問好，現在才曉得你的口才更好，我如果當了行政院長，一定請你當外交部長。」

傅斯年笑道：「我當外交部長，恩來兄幹什麼

？」

鄧穎超說道：「傅先生，你不要想到他，我絕不讓他當外交部長。」

傅斯年笑道：「周大嫂，那又爲什那呢？是不是怕恩來兄當了外交部長，接觸女人機會多些，其實你這是多慮了。」

鄧穎超問道：「我怎麼多慮？」

傅斯年笑道：「有了你這樣一個漂亮能幹的太太，相信就算九天仙女下凡，恩來兄也不會看一眼的。」

鄧穎超張開血盆大口，哈哈笑道：「傅先生，這眞是老朋友的話，我們合敬你一杯。」

周恩來似乎未聽見鄧穎超說的什麼？仍在想心事。

鄧穎超舉起酒杯，回頭看看周恩來沒有行動，用左手肘重重搗了周恩來一下，喝道：「死鬼，你又想什麼，沒聽到我說話嗎？還不趕快端起酒杯來，敬傅先生一杯酒。」

周恩來茫然舉起酒杯，兩人與傅斯年合乾了一杯。

毛澤東笑道：「孟眞兄，實在佩服，我也要敬你一杯。」

左舜生看毛澤東乾過了杯，問道：「潤之，說實在的我也想看看陳、秦二位，還有洛甫，也是咱們少年中國學生會的朋友，已經十年不見了，不曉得方便不方便。」

毛澤東說道：「舜生，你怎麼也聽信一些無聊的謠言，他們三人都在，你想看誰就看誰，明天可以去，絕無問題。」

傅斯年說道：「潤之，我想看看王實味，成不成。」

此言一出，在座大頭目臉都變了色，毛澤東馬上笑容收起來了，很不自然的說道：「王實味到前方去了，暫時不在延安。」

傅斯年還想追問，左舜生向他打個眼色，傅斯年就忍住不說了。

冷遹說道：「潤之先生，我也想見一個人。」

毛澤東連忙又陪笑說道：「禦老，你要見誰呢？」

冷遹說道：「我想見見陳毅先生。」

毛澤東笑道：「容易的很，你看那邊桌子上那個穿得最整齊的胖子，手上正拿着一隻鷄腿大啃的，便是陳毅，馬上吃過飯，我叫他過來見你。」

周恩來卻有點不安，問道：「禦老，你見陳毅有什麼事？」

冷遹說道：「恩來先生，你知道兄弟是江蘇人，蘇北現在全是新四軍防地，有些問題，兄弟想當面向陳毅先生請教請教。」

周恩來覺得問題嚴重，就向老油條打個眼色。

老油條說道：「禦秋兄，兄弟也是江蘇人，咱們兩人一起同陳軍長談談，好不好。」

傅斯年聽到老油條喊陳「軍長」，張口又想罵他，想一想終於忍下去了。

飯後，毛澤東果然派人送左舜生去看陳紹禹，傅斯年站起身說道：「我陪舜生去。」

周恩來笑道：「孟眞兄，你不能去。」

傅斯年回頭問道：「爲什麼？」

周恩來說道：「在延安，你們北大出身的人很多，他們已經準備要找時間同你談談，尤其是有些問題要向你請教，你去一走，他們來了怎麼辦！」

傅斯年皺眉道：「他們馬上就會來嗎？」

周恩來說道：「我看會的，因爲我已通知他們，你今天飯後有空。」

傅斯年笑道：「恩來兄，你連嫂夫人的家都不能當，怎麼硬替我當家。」

周恩來說道：「因爲我曉得，你一定會同北大同仁見面，所以我就暫時替你當了家，你如果一走，就變成我說謊了，怎麼辦！」

傅斯年苦笑一下，向左舜生說道：「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天外有能人，舜生，我不去看陳、秦二位參政員了，你替我問候他們，就說全體參政員都關心他們，希望他們能去重慶開會。」

左舜生笑笑，在一名共幹陪同下，轉了兩個小山頭，到了一個窰洞門前，陳紹禹已在門外站着等候。

陳紹禹看到左舜生，連忙擺手喊道：「舜生，舜生，我在這裏。」

左舜生一看眼前站的竟是陳紹禹，可吃驚不少，算算陳紹禹比自己小了十歲，此時也只四十三歲，四年前在重慶尙丰度翩翩，每次參政發言更是光芒四射，何以忽然會變成一個老翁，尤其是正陰曆六月天氣，陳紹禹穿了一身棉襖棉套，當時看得只是發怔。

陳紹禹笑道：「你不認識我了吧！」

左舜生說道：「紹禹，你是怎麼搞的。」

陳紹禹指指窰洞，說道：「裏面談吧！非三言兩句可以說完。」

兩人走進窰洞，陳紹禹的愛人孟慶樹起身打招呼，左舜生以前見過孟慶樹，當年是有名的赤色美人，此時也憔悴不堪，再看房內除一床，一桌及幾條矮凳，此外什麼都沒有，不由得嘆一口氣。

陳紹禹笑道：「舜生，你是不是覺得我住的地方太單調了。」

左舜生說道：「抗戰已經八年，國家財富打光了，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孟慶樹冷笑道：「左先生，在延安就不一樣了？」

陳紹禹看看他，孟慶樹不再講話。

左舜生問道：「紹禹，你身體怎麼一壞至此。」

陳紹禹說道：「我自從回到延安，四年來打了一千多針，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左舜生說道：「此時此地，能打一千多針，也不容易。」

陳紹禹說道：「自然是敝黨中央的關照了。」

左舜生再看孟慶樹同一小孩子，都是面黃肌瘦，心想打針再多，都不如給一份保健飯吃，如果營養夠，怎會病到這樣，這時滿腹的話都不能講，兩人對坐了半個鐘頭，左舜生就告辭又去看秦邦憲。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十）

封侯

李彌與李國輝見面的同時，並見到該團的副團長及三位營長，不禁恍然大悟，興奮異常的說：「有你們幾位結合在一起，難怪敵人把你們打不垮，當然打不垮嘛！」

李彌能將每個人的特性記得，而且把他們平日最得意的事跡提出來作談話資料，加上一番適當的勉勵和安慰，然後很虛心的聽取他們的敍述。這幾位中堅幹部，如張復生、姚昭、陳呂盛、陳顯魁等，如敍家常的和李彌一番談話後，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已在李彌心目中，佔了相當的份量。

李彌接着和九十三師的譚忠及申鳴鍾懇談時，知道他們在抗日時期，曾在這一帶地區奔馳跋涉，與日軍作戰，便用一根竹竿在地上劃着地形，由太其力引伸着向週圍一處，一地的詳細探詢。譚忠及申鳴鍾像老農話稼穡一樣，說明每處每地的狀況，最後李彌特別注意瞭解猛撒區域，便對他們說：「我們若果選擇猛撒為基地，你們以為是否適當？」

譚忠及申鳴鍾互相交替陳述猛撒情況，綜合其形勢，猛撒距離景棟及通往東枝的公路線，均有三四天的行程，南下可進出泰國，東北均可通向中國，四出有山險可守，中央盆地林木農田交錯，附近村寨很多，糧產每年均有剩餘，水源豐富，民情諄厚，地方行政，世代均由土官承襲，緬軍從不涉足，李彌聽了這些陳述，對基地問題，已經成竹在胸了。

在這次談話中，對於在鄉軍人組織情形以及他們的勢力範圍，得到更深切的認識。李彌知道，這股力量已經和地方人民相結合，處理得當，必可發揮更大的作用。經縝密研考後，覺得應該請原任九十三師師長呂國銓出而襄助，以竸全功。

李彌又和馬幫領袖馬守一，作過懇切交談，從馬守一提供的資料，使能深切瞭解邊區華僑活動狀態，和各幫會的力量以及三山五嶽英雄豪俠們的個性及勢力，全在心目中留下概念。馬守一更把各地卡瓦王及土司分別予以分析介紹，使李彌這次邊區之行，得到正確而完整的資料，這在以後的處理問題上，一開始便能得心應手，不無緣因。

李彌將所帶部份現金，交由李國輝作為緊急活動之用，並着李國輝派人往猛撒調查兵要地誌，一面又就地遴選很多幹員，分途派往緬北各山區及各市鎮，聯絡反共人士及流落軍人。將一切事務提示明白後，旋又匆匆折回到曼谷，處理其他要務。

李彌的太太龍慧娛，自從昆明事變，李彌脫險後，即隱匿身份，後得第八軍在昆明養傷的團長甫景云護送，化裝潛離昆明，間關逃入緬北，幾經輾轉，此時恰好抵達曼谷，夫妻會面，刼後餘生，異地重聚，有說不盡的辛酸遭遇！

當時的李彌，似是時來運轉，不但在滇緬境實際掌握了失散的舊部和一羣忠貞反共人士，同時離散的夫妻也於此時重聚，心情自是非常愉快。在曼谷首先展開外交活動，以復興部隊名義，致函給緬甸軍方指揮官，畧謂：「這支部隊在赤流洶湧下，暫求喘息，誤越國境，勢非得已，然其目的在重返國土，其任務在阻遏赤禍。今貴國竟以重兵相加，逼作困獸之鬬，戰爭兩月，仍不免兩敗俱傷，以貴國之實力及聲譽，作此無益的消耗，實為不智。貴國所求於領土之內，不容他國武裝進入，因為不移法則，然貴我兩國，邊界千里，多屬蠻荒，地緣交錯，人民進出兩國地界，均自備武器以自衛，已為不爭的事實。準此，本部極願顧全大體，整部進入邊界山區，循邊地人民之生活成例，待機返回國土，望貴官能以貴國利益為重，勿受人唆使，再予阻擱為幸……」等情。

緬軍方指揮官鑑於國軍戰鬬力，越戰越強，愈戰愈勇，既非武力所能解決，反而損失實力及貽笑國際，正感無法善後，今得復興部隊最高指揮官來信，願意自動退入山區，暫隱形跡，不失為權宜之計，且中共殘暴的事實，已逐漸在緬甸人民心目中，形成恐懼，對國軍反共立場，頗感同情。因此，依據李彌來信原意，作成建議，向緬甸聯邦政府請求解決。

八月二十一日緬軍指揮官獲得聯邦政府指示，於答覆國軍信中，除了同意國軍要求外，出乎意外的，還說明由地方供應食糧，以迄國軍自動離境為止。復興部隊的官兵們知道這項消息後，認為從此可以稍事安定，感到非常欣慰，這眞是不打不相識了。

八月二十三日李國輝率領這批患難相從的弟兄們，始正式由太其力向大猛撒開拔，當地一些華僑，風聞國軍行將離去，正準備犒勞歡送，然而李國輝卻勸阻說：「我們為遵重緬甸國家立場，澄清外間視聽與輿論而撤離，亟不宜作此舖張，盛情惟有心領。」

話雖如此，然衆多僑胞仍羣集道左，在歡呼一片聲中相送。

到達大猛撒後，策劃分配各單位駐地，加強警戒工事，隨即着手興建營舍，竹木茅草，就地取之

不盡，羣策羣力，官兵一齊動手，不幾天功夫，一排排整齊的房舍，即出現在各村寨中。

營舍建成後的同時，部隊即着手開始訓練，各村寨駐軍操作的口令聲，互相呼應，遙遙可聞，原日沉靜的大猛撒，此時卻呈現無比的朝氣。

該地有河流、池塘、沃野一片，土地過剩，任人選擇而耕植，眞可謂爲：魚米之鄉。當地居民對耕作農田，往往一年一換，收成後之土地即任其閒置，等到需要耕種時，一把野火，燒去荒草，利用河流或池塘灌漑，畧加鋤耙，即可播種，根本不知道肥料爲何物。農民在輕鬆氣氛下工作數日，終年食糧便可無憂，且居民守望相助，貧富相濟，眞正是：夜不閉戶，安靜享受着淸閒生活，居民和善，絕少欺詐邪惡事件。在如此自然、純眞、優樂、誠樸的地域裏，對這批飽經憂患的外客看來，猛撒的人民，無疑是生活在桃源仙境！

在曼谷，李彌除了從事外交活動外，且想盡各種辦法，從香港和台灣將一批批的志願軍官接運到達永珍及曼谷，而後再轉送到大猛撒。這項接運工作，多數是偸渡入境，既費錢，又費事，李彌深知幹部決定一切的重要性，所以竭盡所能努力爲之。

從大陸逃入緬北的軍公人員及反共志士，爲數殊多，有由山路輾轉跋涉到達泰邊，有取得緬甸華僑身份，從公路來到娘柿，均經李彌分別邀請進入猛撒，共襄反共大業。

由四面八方而來的志士，逐漸會集於大猛撒，彼此所遭國破家散之痛，捐除私見，同仇敵愾，急謀反攻，氣勢磅礴。所以在這段時間，生活雖苦，而意志卻團結而堅定。

國民政府已核定組織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以雲南省政府主席李彌出兼總指揮，國軍復興部隊承襲二十六軍番號，以譚忠率領的七百餘人編爲九十三師，由彭程任師長，李國輝率領第八軍官兵八百餘名爲一九三師師長，特請已到達泰國的呂國銓任副總指揮兼二十六軍軍長，該軍建制內的一六一師師長，則由當時我國駐泰國武官陳振熙兼任，以利號召泰緬華僑青年志願從軍，另行編整訓練。

除呂國銓外，又特請李文彬、柳元麟、蘇令德三人爲副總指揮，分別負責前進指揮與後方勤務，及坐鎭基地的任務。總部轄下四個軍區，各軍區就地收容逃亡人士，視人數編爲支隊或縱隊，省政府轄下亦先後編成兩個保安師，一時人材濟濟，士騰馬躍，反攻的呼聲，響澈雲霄。

總部組織就緒後，首先派出前進指揮所，由邱開基將軍領導，進入緬北滇邊指揮當地武力與共軍週旋，及接應國內反共力量。李國輝師長亦派出該師政治部主任修子政率兵一營爲卡瓦山區聯絡專員，駐節邊界的商業山鎭營盤，支持及堅定各卡瓦王反共自衛信念——蓋卡瓦山分爲八個區域，其酋長世稱爲王，因爲，有謂卡瓦山爲八王之地。

中共對卡瓦山區的統戰工作，並未忽視，一九五一年二月，瀾滄縣的共黨邊疆地委發出通知，邀請卡瓦八王到該縣開會。這些卡瓦王受了逃亡難民的影響，從一些受過迫害人士親口陳述實際遭遇，知道共黨的殘暴手段，於是相互連絡，共同拒絕前往瀾滄。但是又恐懼共軍越境進犯，因此卡瓦各王殺牛盟誓，訂立了一項類似攻守同盟的協議，以對付共軍各個突擊及分化。

共黨的邀請被拒絕，並不作罷，隨即派出其邊疆文工團，男女團員二十餘人，在一連共軍護送下，於五月四日進入西盟卡區，藉口宣慰以從事組織分化工作。西盟王迅即通知各王派兵支援，決計一舉殲滅共軍。當時永恩王的自衛大隊長屈鴻齋，很得卡瓦王及人民信任，屈隊長又得修子政專員的支持，當永恩王持這項支援西盟王的行動，取決於屈鴻齋時，屈力主及時馳援，配合西盟，澈底殲滅共軍。

共軍及文工團到達西盟卡區，西盟王表面僞裝誠心接待的模樣，殺了一頭牛並備兩桶酒，送給共軍作犒勞，盡情言歡。暗地則下令其自衛隊，且動員全體壯丁，於午夜時分，一舉發難，先行勒斃共軍的警戒哨兵，同時射殺熟睡中的共軍及團員，一時幸未被射中者，愴惶向外逃竄，復被埋伏四週的卡瓦壯丁用毒弩射殺盡淨。

第二天各地卡瓦援兵趕來時，西盟王已命令其人民，將擊死的共軍及團員全體屍身衣服，全行剝光，堆集陳列於廣場上，全區卡瓦們則敲鑼打鼓，團團圍繞着這些屍體狂歡而舞，以慶祝他們勝利。

被殲滅後共軍遺下的武器，全爲西盟所得，有關文件，則交由修專員轉送總部，作爲參考資料，各地馳援的卡瓦武裝部隊，沒有趕上及時動手殺賊，感到非常遺憾，但他們亦皆不虛此行。西盟王把長有鬍腮鬍子的屍體檢出，割下人頭，視各卡瓦寨的大小，分別贈送各寨卡瓦。這些卡瓦族人捧着人頭，各遂所願的回歸自己寨中，全寨的人又得狂歡澈夜——跳舞、高歌、醉酒，大肆慶祝熱鬧一番，由後把人頭供在寨中顯著的地方，讓人頭自由乾枯，表示全族本年的祭祀圓滿完成，所種穀物必可如願豐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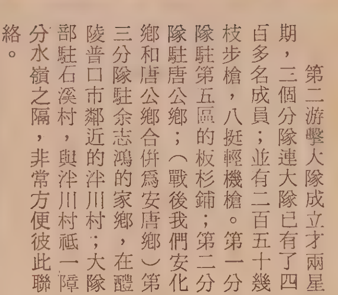
邱開基率領前進指揮所的官兵，沿滇邊國境線上撫慰反共志士，接應反共武力，紛紛投向李彌總部，歷盡艱苦，辛勞備嘗，回到猛撒後，向李彌陳述一般情況。李彌綜合各方的情勢和需要，召集高級人員會商後，遂決定親自前驅，直闖大陸。

七　空降武器軍威振　收復國土民心歸

在李彌總部的參謀作業案中，選定兩個攻擊重點，主攻點選在滄源指向耿馬縣，助攻點以攻克佛海進入南嶠車里兩縣。

李彌親率總部幕僚及李國輝師共千餘人爲北路主攻，由猛撒出發，進入卡瓦山區向滄源縣突擊。呂國銓率九三師及在鄉軍人張偉成、蒙保業兩支隊，亦約千餘人爲南路助攻直取佛海、南嶠，並以第一軍區司令李希哲所屬部隊，配合南路作戰。

全部人員不到三千，其間裝備武器能參與作戰的成員，約計只有二千人。以二千人分兵兩路，兩處攻擊點之間，地隔六里，支援呼應，幾不可能。儘管這次實際從事反攻的三千人，在李彌的鼓舞和同讎敵愾下，氣勢喧騰，雄心萬丈，而台灣當局和一般保守持重的人士，對於李彌這種大膽的冒險作爲，都寄以驚奇與憂慮，未敢遽予支援投注。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第二游擊大隊成立才兩星期，三個分隊連大隊已有了四百多名成員；並有二百五十幾枝步槍，八挺輕機槍。第一分隊駐第五區的板杉鋪；第二分隊駐唐公鄉；（戰後我們安化鄉和唐公鄉合併為安唐鄉）第三分隊駐佘志鴻的家鄉，在醴陵普口市鄰近的泮川村；大隊部駐石溪村，與泮川村祗一障分水嶺之隔，非常方便彼此聯絡。

魯軍長見第二游擊大隊發展得如此迅速，比起第一大隊的「牛皮大王」劉鵬來、的確高下立分，因此很讚賞大哥的才幹。可是在那時期，吾鄉有自衛軍；石溪村的周氏又組織學生軍；後來加上游擊第二大隊，一個地區竟有三隊之多，第二游擊隊和我們的自衛軍，因人事關係密切，是可融洽坦誠合作。但大隊部正巧駐紮在周氏學生軍勢力範圍內，所謂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一山又怎能藏二虎呢！學生軍祇有四十幾人，有三十幾枝步槍，三挺輕機槍，他因自己武力人數不如游擊大隊，所以時時擔心大吃小。有一次他們因神經緊張，與游擊隊發生誤會，繼而衝突起來，雙方竟弄到開火打起上來。這班冒失鬼，敵人不打，自己發生內鬨，眞是太過笑話，但不幸事件連續發生。學生軍血氣方剛，憑着一時的意氣，不肯認低，但是他們惹事生非是能手，眞的開火打起來，卻無臨陣經驗；三次開火均被游擊隊擊敗，祇落得匿居高山，不敢下來活動。大隊部有位姓黃的軍校同學，主張挑選二十名突擊隊員，由他帶領繞道爬上山嶺襲擊學生軍，前面配合進攻牽制；他說要把學生軍的三挺輕機槍奪過來，要瓦解他們的勢力。

當時我反對此種行動，並勸告大哥決不可意氣用事，彼此鄰鄉鄰村，而且有親戚關係，此襲擊奪槍行動，必定會有傷亡，在家鄉鬧出人命，將來會成世仇，官司打不清，那就太麻煩了！那班學生軍的成員，多數是富家子弟，半數以上是同學及親戚關係，他們根本不明兩軍作戰的厲害，何必和他們一般見識，為着息事寧人，不如將大隊部移駐別處，然後再調解誤會，平息這場無為的爭端。大哥這次同意我的建議，以免阻礙各方工作進行，立即將大隊部移防。

我就邀請吾鄉鄉長黃篤生先生及中小校長，並請唐公鄉鄉長彭君，約定日期在我村中心小學校見面談判，主題是和解，雙方武力撤離當地，改由兩鄉鄉丁負責警衛。我原意想到這樣一來，應該化有事為無事，大家心平氣和。然而世事的變化，眞非人所能臆測的，我一心維護周氏學生軍，怕他們打起來會有傷亡，極力主張調解此糾紛，不肯施用武力，誰知因此反而惹上三天縲絏之災，吾鄉有句俗話：「生不進牢門，死不入地獄。」我今無緣無故的進了牢門，想起來眞是懊惱莫名！我嚐到了冤枉的鐵窗風味，眞是自取其辱，好人難做。

原來唐公鄉彭鄉長，他不是好東西，竟欲坐山觀虎鬭，他表面答應到時來和解，內心實不屑游擊隊駐紮在他境內，他暗中唆使一班頭腦簡單的學生軍，去向七十二軍駐在邊區的情報搜索隊告密，虛報游擊隊是土匪，請協助進剿。該搜索隊長姓譚名植，是四川人，並不查探清楚，就答應進剿游擊隊，他大概常日既無敵情可查，閒得心慌，現今聽說有土匪，正中下懷，如擄獲槍枝，更可向師長報功，因此不理是否實情，就開始行動。

那天已到約定見面和談時間，我方參加和談人員均依時抵達，我代表大哥也準時到達。正在此時，對方學生隊長竟帶同搜查隊譚隊長及一批士兵，突然從學校後山衝進校內，手指着黃鄉長和我對譚隊長說：「此兩人就是！」不由分說，立刻動手將我兩人綑綁，解往石溪村而去。我和黃鄉長再也想、不到這次和談，會發生此種災禍，氣得兩人話都說不出，祇有隨人擺佈，想不到對方會借刀殺人！在此時此地，毫無防備之下被人捉弄，我這次眞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矣！怎會不吃虧呢！當晚到達石溪村，將我們兩個關在周氏祠堂裏，有幾位周姓親友走來探看我們，詢問說：「怎麼會將你們兩人捉來？到底是什麼事！」黃鄉長回答說：「這是你們學生隊長周心蒲的詭謀狡計，陷害我們！請各位轉告他父親周本琮先生，他做老太爺的，今日是夠威風了，可是應顧慮後果如何！我們不是好欺侮的，你們等着瞧吧！」

游擊第二大隊和我們的自衛軍，得知我倆被擄的消息，在當天夜晚就要將石溪村包圍，準備不放人就要武力解決，但我父親極力反對這樣做，恐怕誤傷人命，祇得作罷。第二天把我倆解去師部，師部駐第五區的湘東鎮，師長親自審問案情，才明白一切實情，隨即叫人將綑綁我們的繩索解開，然後請黃鄉長將事情經過簡單寫好報告，以便存案，一面帶點歉意說：「這是誤會，完全是我們譚隊長的烏龍，黃鄉長即可回家，而張某人要轉送萍鄉縣政府發落放人，如將來五八軍向我要人，我拿不出證據已放了人，那時事情可大可小，因此祇有委屈你了。」

當時師長當着我們的面罵譚隊長說：「你有幾隻腦袋？派你去偵查敵情，你卻無緣無故的將地方上的鄉長和五八軍的游擊隊員，當作土匪捉來，你是受過軍士教育的軍官，怎會受一班學生小子的調擺，你明知兩軍首長在鬧意見，此事如讓軍長知道，必定要追究責任，你想害我嗎？你這種庸才蠢貨！無事給我麻煩，臉面都給你丟盡了！」罵得他垂頭喪氣，半句話也不敢說。

師長罵完後，即起身送黃鄉長出門，將我轉解縣政府。（未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中共是大砲王 主筆是大鄉里

萬先生：

拜讀一連多天牛馬集，受益良多。請代指問港共尾巴主筆，中共將外國貨改裝後，告大陸人民稱爲「國產」，主筆先生知否？年前北角「新光」影院的放映機不用「國貨」，用外國貨，主筆又知否？他們在報上聲稱「祖國」東西品種多，質量好，叫人用，但自己則不用，又是什麼道理？這表示出「祖國」產放映機不及外國貨好，所以不敢用。他們在報上叫人用「國貨」，自己反不用，這才是百分百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在左派銀行、旅行社等窗櫥上的圖片所見大陸人民，居然好到穿紅着綠落田種地，但我花兩倍半關稅寄回鄉下的樸實衣褲（在此間共店所買），則家人說謝謝我心意，他們不實用，平日不可穿，要逢時節（中共「國慶」之類），和外國人來到時才可穿，或借給有關人穿去迎接外賓，這是多麼笑話的社會。難怪此間中共圖片、畫報上中共人民個個花花綠綠，原來是假嘢，做給不明內情的港人和外國佬看。誠如萬先生所說，是吹噓而已，欺騙世人而已。

中共一切宣傳都是車大砲，中共人民生活實情甚慘，港共尾巴報主筆爲何不眞實報導一下？所報導的儘是假「好」的一面，有時更可笑的是明明某一地則偏要說成另一地，這在局外人當然被他們瞞過，誤信了。不過我有百分之一同情港共尾巴報主筆的處境，因爲他奉令學自中共的吹牛。不是嗎，中共常常吹牛，他不大捧特捧，可能撈不到主筆來做。誠如最近前美國駐「北平」聯絡人布斯所證，他說北平高官告訴他，他們已消滅了所有蒼蠅。可是當天布斯就親手打死了三隻，這證明北平蒼蠅仍多，被布斯看見或打死。如果布斯不發現有蒼蠅，可能誤信中共眞的消滅了蒼蠅。中共連消滅蒼蠅這樣小事都要吹牛，向世人車大砲，還說其他？由小事可證明中共凡事車大砲，中共是吹牛大王，港共尾巴主筆是砲手而已。一切一切幸好立即被有良知的布斯揭穿，中共的宣傳騙術，又是滅自己威風的事例！再說到「新北京飯店」的「大建設」，其實十七層樓何需裝什麼高速電梯呢？

眞是少見多怪！裏面的什麼電視機、電梯等等，說不定也是用外國貨，用別人的說成自己的，中共喜歡打腫臉充胖子，有此可能的。誠如萬先生所說，設備現代化的酒店本港多着，主筆身在此地不比，而以外國的來比，可說此主筆一味靠估、靠吹，實自己是一個眞正大鄉里，眞可憐！

富麗華酒店有廚房和酒吧，萬先生已告訴了某仁兄，我想問問人家（指富麗華）的電梯才是眞正高速的，因人家幾十層，且梯口四周全用長鏡拼成，一望去四面八方都是自己，人家才新奇（總比「新北京飯店」新奇），但在香港則不算一回事，因人們見慣了。

「新北京飯店」的電梯也好，電視機也好，自動門也好，這一切一切，在香港人眼底是已落後十多年，且近乎古舊，有什麼值得大吹大捧？大吹是可以的，只宜在中國大陸，在香港，康樂大廈也不能令人叫奇，何況十六七層樓仔？

陳仁智敬上
（十一月二日）

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

傷科針灸 中醫 張仲仁

脊椎骨痛　風濕創傷　鼻涕鼻塞　婦女痛經　頭痛胃脹

診所：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電梯按11字由碧街上即渣打銀行樓上）
電話：三－三一〇六六三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下午休息、公眾假期照常

海外友好愛讀萬人

萬先生：

弟因業務繁忙，對貴刊費用仍未能按時寄上，請原諒。貴刊內容，此間友好都高興閱讀。尤其萬人傑先生的「新聞以外」，更值得我們大家拍掌稱快。因文化有限，不能形容。

對萬先生公子不幸因病逝世，我們深表同情惋惜。現寄上英幣十五鎊，除五鎊是作爲陳孝昌君助學金外，餘悉爲貴刊費用。

中美洲王同情者上
（十月二十三日）

歹徒藉報章廣告聘請
引誘求職者墮入陷阱
社會人心大壞初出道者必須特別審慎

編輯先生：

每年暑期，社會增加了一批生力軍，中學畢業而無力升大學，便要踏進這險惡的社會。事實上，不知多少人因社會假面目，而墮入陷阱，後悔無及。這裏，將我個人所知、所見、所聞，作忠實報導。

翻開報紙，你便會給一段廣告所吸引：「高薪聘請見習助理」或「兼職，普通程度皆可應徵」等。當你寄出應徵信一週後，有覆信約見，當然順理成章，獲得聘請，但要有條件，即是要籌得數萬元保險費，才可作僱員，原來，這是一個保險經紀職位。當你籌足欵項（要求親友投購保險），別以爲穩如泰山，每月如接不到相當保險欵項，便會請另謀高就了。目前有經紀兼職，並沒底薪，只是接到生意，便可抽取佣金若干。

數年前，有友人來懇求我，投購人壽保險五千元。因他欲獲兼職，以彌補收入不足；但要籌足保欵三萬元，方可進入公司任職員，我向他陳述利害，但不接受我規勸。結果，不足三個月，因「表現不佳」理由，請另謀高就，但公司已接到數萬元生意，報章聘請廣告內，常有請附近照寄某信箱，是否事求人，一定要先看相片，請專家先看全相，再作考慮聘請與否。

我的一位朋友，因多次應徵，而相片亦寄出多張，雖然結果獲得職位，但卻發生一段相當曲折的故事。

事發前，其母接獲電話，告知其子工作未回，請晚間再來電可也，一刻鐘後，有婦人年約四十餘，到友人家裏，告知其母，她乃其子之友母，並詳告其子與友人相識學校，現其子工作地點，說來一點不差，使我之友母深信不疑。

後來，進入正題，說往某處訪友，在梯間給賊搶去手袋，內有數百元，而其友不在。現請我友之母幫助借一百元，作購物車費用途；明天定必送回。

我友之母心想：她乃其子同學之母，理應幫助，故將銀包內三十元交之，聲明如有需要，可跟其往銀行提取，她答三十元已足夠，明天定當原銀奉還。

是夜，她對其子說今日所發生事，友人聞此事，想來想去，根本沒有此同學，至此至已受騙，可幸損失不大，作破財擋災算了！

大機構聘請人員，照例在報章登廣告，如果寫信應徵，可能回覆面見約談，甚或約談二、三次，但請勿高興，多數事前已有高級職員介紹其子侄，登報只作例行公事，而你假作入圍，其實陪太子讀書，最後通知不合格。這是香港極普遍之事。

數年前，某華資（外僑）銀行在灣仔開分行，登報招聘職員，高中程度便可。我有友人與該行董事之子乃同學，希望能幫一臂之力；誰知答覆乃正副董事長各介紹一人，總經理介紹其子，分行經理又介紹一人，剩餘一名乃從申請應徵者中挑選，名額共有五名，查實只有一名，其友實無能爲力。

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懷才不遇的多得很，平庸的人卻平步青雲，你恨這社會？我提議你不如努力求上進吧！

上述所見，並非所有公司如此，只有若干公司而已。

周來生上

「萬人」七週歲聯歡側記

萬人雜誌誕生於六七年港共暴動時期，回顧當時之社會秩序混亂已極，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全港交通幾至窒息狀態。又因港共施行殘暴手段，放置「菠蘿」炸害中國人的緣故，因此得不到香港人的支持，最後遭受到徹底慘敗。

萬人雜誌當此惡劣環境下，在文壇上以初露頭角的姿態，矛頭專指向港共弱點，窮追猛打。對於安定港人信心，誰也得承認這一事實；所收到一定効力，誰也不能抹煞。

七年來它爲了維護人類莊嚴，始終高舉着鮮明旗幟，面對着極權勢力奮勇戰鬭到底。

今年十一月一日，它已度過了七週歲，每當它誕生的日子來臨，都舉行一次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晚會，作爲一種紀念。在香港無數的刋物中，能得到讀者這樣的愛戴和擁護，並且通過三者之間，大家能聚首一堂，場面熱烈，儀式隆重，實在並不多見。這是每一個關心它的前途和命運的人，應該感到自慰的。

特別是今年的三結合，無論各方面，比以往做得更加出色。主要原因是萬主編人緣廣濶，邀請了許多新聞界老前輩，以及社會賢達、民選議員前來參加，直接給予晚會增添歡樂的新氣氛。

我爲了工作繁忙所致，無法抽空提早前往幫忙。到七時才抵達梅江飯店，一進二樓兩邊樓梯間，整齊陳設着嬌艷奪目新鮮花朵，整個會場佈置得高貴豪華，招待人員和顏悅色揮手向到來之嘉賓道謝，並以熱誠接待，

身臨其境猶如一個大家庭，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只因大家都是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切言談中無拘無束。每一個人的胸襟間掛上尊姓大名卡片，可以各自認識認識，增進我們之間的感情關係。讀者之中有許多只聞其名，不識其人，在這一年難得的晚會，能認識你所要認識的人，相信許多愛好社交活動的人，在其他任何宴會中，所無法得到的好機會。

有一點更增加了會場的熱烈氣氛，就是請了一班歌舞團臨場助興。那婉轉悅耳的歌聲，在節拍整齊的樂器伴奏下，如臨夜總會似的，許多愛好時代曲的讀友們，大可盡享耳福。

因為今年聚餐場地有限，只能以三百人見滿，可是臨時參加購券的人也不少，因此，整個會場人頭湧湧，水洩不通。八時會議開始，岑司儀（嘯雷）介紹萬社長向各位講話，一時掌聲四起，如雷貫耳，和萬先生素未謀面的讀者高興得不得了。萬先生器宇軒昂，從容不迫的走向台前開始說：「本人和張贛萍、馬森亮三人因感於香港當時的社會需要，就把萬人雜誌創辦了起來，關心我們的朋友，恐怕萬人雜誌政治氣味太濃，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可是我們很有堅決心，一定要苦幹下去。可惜後來馬森亮移民去了美國，只剩下我和張贛萍，缺乏人手，要辦下去更感吃力，不久張兄又患心臟病逝世，對於我們的共同目標，受夠重大打擊，差點兒把萬人雜誌攪到停刊，經過一班朋友再三鼓勵，自願拔刀相助，結果萬人雜誌依然能夠每星期和讀者見面，雖然內容方面不能盡如理想，但因為受了經濟上的困擾，我們只好想盡辦法另謀改善，有一點可以告慰各位的，七年來依然保存原來目標，獨樹一幟，屹立在文化戰線上。至於我們雜誌的銷路，本來以東南亞為着眼點，不幸得很，這些國家雖然反共，卻都患了恐共病，不能多銷，只好向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推進，現在它在華僑社會已起了相當大的影响力，從近來銷數方面已有顯著成績，未來發展，我們滿懷信心，並寄以極大希望。」

最後萬先生為了想把萬人雜誌攪得更符合理想，特地請了一位遠自自由祖國而來的新聞界老朋友——「傳記文學」雜誌社社長劉紹唐先生，要他貢獻一點辦報寶貴經驗，劉先生在讀者熱烈鼓掌下，也向大家講話：「他覺得在海外，能夠有一本像萬人雜誌這樣的刊物，非常歡喜，他說經常也閱讀它。而且對於我們諸多鼓勵，在『萬人』感召下，共同為國家民族多做一點工作。」

、移玉親臨參加我們晚會的嘉賓當中，鄒偉雄議員、楊勵賢議員、天天日報社長韋基舜先生，先後都一一向大家講話。因為時間有限，所講出的話，言簡意賅，對「萬人」的誕生日子能聚集這麼多人，勉勵稱許，與此同時，我們謹向前來參加的嘉賓，這樣給面子，致以無限謝忱。

幾年來長期為萬雜擠牛奶的作家，讀者很想看一看他們的尊容。這一再不是趙聰先生的「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而是演出一齣「萬人雜誌點將錄」了。在「岑司儀」介紹之下，有岳騫先生、趙聰先生、柳以青先生，寫「每周評論」裴有明先生、嚴以敬先生、胡養之先生、廖淑倫先生、張仲仁先生、焦毅夫先生、董力行先生、林巽先生及青年編輯林定先生，他們的「廬山眞面目」在眾多讀者中一一畢呈。萬、曾二位因為多次見過無需多此一舉，當然還有許多作家，限於時間不能一一點錄出來。

曾副會長，為了感謝各位嘉賓，作最後致謝詞：各位來賓、各位讀者、各位會員，我們今晚的餐會，能得到諸位前來參加，生色不少……萬人雜誌讀者和萬人協會，都是二分而一的一個總體，大家雖然貧富懸殊，職業不同，教育程度高低，我們有一個共同思想作方針，我們協會在經濟上雖是很窮，金錢在我們看來並不重要，我們可以互相尊重、互相照顧，一切困難在通力合作下，都能夠克服過來」。廣大讀者們對於這位「脫胎換骨血淚史」的作者印象非常深刻。經過老八欺騙之後，如今揭露老八瘡疤，怎能不痛得要命，老八就是最害怕這種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好不過了。

會議剛接近尾聲，萬先生又再報告一件好消息。人們急切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原來是行政院蔣院長、中央黨部、海外工作會、僑委員，聯合寄來賀電，實在是一件好到不得了的好消息，對於每一個人立即打了一支強心針似的，精神上頓然興奮了起來。九時進席並抽發獎品，因為許多熱心人士捐了大批禮物，有的非常名貴，誰都希望憑運氣抽到一件珍貴獎品，結果人人有份，誰也沒有落空，運氣好的還再多領兩次特別獎品，已值回二十元餐券，吃物雙收，一頓豐富晚餐吃完後，各自拿着一份心愛獎品散場。有人覺得這樣有意義的晚會，多些舉行，可惜還是一年只一次，只好等待明年此日再來臨吧。

（孫一專）

醉太平

萬人雜誌七週歲誕辰酒會雅興吟

趙國峰

梅江雅興，萬人萬人，讀者作者編者，說不盡心聲，
驅魔逐魔，鐵筆橫掃，官紳名流祝詞，暢吟濤復濤。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仍源源自海外來

蘇約明先生（加拿大）　五百元
江永康先生（美國）　二百五十元
陸中和堂　二百元
麥彼得先生（加拿大）　一百元
王根森先生　五十五元

小結：一千一百零五元
連前共：六萬六千一百零九元六角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在內）。

「海外書」專偷台灣報 還好意思罵中華民國

我地係留美學生，返嚟香港打工好多年，平日鍾意睇報紙。我地係番書院仔，中文唔係幾好，但因為心中不平，特頂爆的文賊個醜怪行為。

㊀某報時時攻擊中華民國，但其副刊時時偷台灣報紙文章，竟連作者名改晒。有「余看魚」、「高台」者，專做文賊，抄白先勇小說，把台北改香港，又整篇抄彭歌雜文。我的親戚說，彭歌係名作家，新生日報總主筆，某報竟好意思照抄，眞是醜怪。

㊁有「海外書」專欄，專做文賊，把台灣報紙文章抄下，冒充「海外通訊」，眞係唔知人間恥辱。最近該欄載江玲嘅「海外通訊」，係抄「中國時報」副刊文章。有一篇「法國通訊」，寫法國漢學家研究孔子，係抄「中國時報」國際版楊先生嘅文章，有一篇「紐約通訊」，寫聖約望大學亞洲中心中山紀念堂落成，係全文照抄「中央日報」副刊文章。

我所舉僅係記憶最深的，其實，該欄「通訊」多係抄人家文章。下次等我地寄上幾份原文查照。

我地同學有在台北報館打工，按月寄報紙給我，時時將台北報紙同某報對起來，致發現「海外書」編者，係靠作文抄公搵飯食。

㊂我地有好朋友在美洲，投過稿「海外書」，登出來了，但撈不到稿費，寫信老編，無消息。後來佢返嚟香港，識到一個某周刊退職記者，才知投稿者有稿費，多數被人偷食吃去。

㊃香港眞像畸型都市，七十二行之外還有一行撈家：編造信件冒充「海外通訊」撈稿費。有的「通訊」吹得離晒譜。據講：老瘋狗孫某臉皮厚、心黑，正係「黑厚學」之高手，既偷人家文章又吞人稿費，還會瘋瘋癲癲造的信件。

某報時時攻擊閣下及「萬人雜誌」，其實佢地一群文賊，無資格評論人家。

像佢地瘋瘋癲癲嘅人，靠偷台灣報紙文章搵食，竟敢時時攻擊中華民國政府，眞是無行到極。

（翁浩高、區智統）

單身漢供養一家生活 入息稅政府堅不放過

編輯先生：

日前初次收到稅務局寄來的報稅單，乍喜還悲。喜的是得到政府的「垂青」，我已有資格作為納稅人；而悲的是這名「納稅人」實在還是一名窮光蛋啊！

鄙人現任職某電子廠，月入一千一百餘元，如果是兩夫婦一個孩子，而支出又不太浪費的話，這倒也綽有餘裕；可是鄙人連父母一家共九口（到目前未有能力結婚）我是長子，其餘五弟一妹均仍在學就讀中小學。九人的生活可以說是賴此千餘元的薪酬了，因為目前父親處於半失業狀態，且已達退休的年齡了，母親則主理家務不能工作，試問這非薄的收入，又怎能再支付我的稅項？我曾去信稅務局請求豁免，可是「幸運」得很，我仍然得到政府「鍾情」，要我照納如議，令人憤慨的是：我的朋友，他入息還比我多，惟他是已婚的人，夫婦二人工作收入未能超過二萬元（二人計）的免稅額，也就可以免其薪俸稅。二人生活蠻寫意也。可惜我袋裏無銀，不然也馬上討個老婆，像他（她）們一樣，豈不快哉！妙哉！

因此我要借貴刋一角，問一句政府為什麼沒有豁免供養父、母、弟、妹之免稅額。現今電子業正走下坡，公司裁員之際，我們幹這一行的，分分鐘可能吃到無情雞，到其時政府會全力保障我們的生活否？

讀者「言輕的微人」敬上

（十月二十八日）

小女孩的同情

萬人傑先生：

我叫李冰，是貴報的長期忠實讀者。您獨到的見解和凌厲的筆鋒尤令我佩服，所以每晚放工後我拿起「星晚」時，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您在該報發表的專欄，然後再看其的各項報導及新聞。您每發表的一篇文章，我看後都深有同感，引起思想上及心靈深處的共鳴。

素仰您的大名，佩服您的才華，萬分渴望能得到一本您親筆簽名的大作「永不死亡的愛」，如蒙厚賜，我感激異常。

萬人傑先生，您是一位家傳戶曉的大作家，而我祗是一個平凡、渺小的小市民，與您素不相識的女孩子，請恕我如此冒昧寫信來問您提出這個要求，但願您不會怪我唐突。

李冰敬上

斥金助萬人

旅加讀者熱情感人

親愛的萬先生：

你是文壇勇士，所辦萬人雜誌，最表現愛國精神，最有價值，使到忠貞人士常獲精神食糧，鼓舞奮發，嚇倒社會敗類，打擊港共，使其無所遁形，認清光明前途，端賴貴社之功。本人對萬先生深具勇敢魄力，值得敬佩，鄙人稍盡棉力，作永久支持，極盼愛國志士，羣起效尤，貴社之前途，如日中天，可為預卜。

內夾歘加金十六元，祈查收，如有賜教，不要客氣，弟當義務照辦，如期奉覆，不負先生期望。

附件蔣公過往事蹟，送給先生參攷。

學弟麥雲龍拜上

萬人雜誌刊行週年紀念誌慶

萬國觀光鏡
人天合德心

立法委員黃玉明叩賀

小巴分區收費聲中 美孚新邨究屬何區

萬人傑先生：

鄙人爲美孚新邨住戶，出入以巴士爲交通工具，但有時也乘搭小巴。小巴收費操縱在司機手上，司機可以分分鐘掛不同的牌價，這種不合理的收費，人皆知之。將來分區收費法定後，希望此種隨意掛價的司機不再出現。日前報載小巴將實行分區收費辦法，但未見美孚新邨劃屬何一區。過去、現在，小巴由青山道開向荃灣，途經美孚新邨時，收費與荃灣同一元；從葵涌開入九龍市區，途經美孚新邨與市區同收一元。

美孚新邨該屬何一區？在政府計劃小巴分區收費法定之前，應確定其地位，以免小巴司機混水摸魚，左右「刮龍」。

市民損失事小，而破壞交通條例事大，實需注意。

先生爲大眾喉舌，大眾也爲先生而支持，請先生以正義呼聲，爲美孚新邨十萬人口的交通問題，說一句公道話，我們感激無盡！

家庭主婦歐婷上

（十月二十五日）

中華歷代文物精華
在九龍星光行展出
內容豐富觀者塞途

中國的優美文化，其有形的成果都凝聚在歷代文物中，今由台灣之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及中央圖書館提供，於上（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本月十四日止，在九龍尖沙咀星光行四樓星光邨展出的：中華歷代文物精華可以作爲代表，該批文物精華中計有：

㈠商周雕琢、銅器；
㈡鍥刻文字及圖繪；
㈢歷代書法、名畫、先賢名人圖像；
㈣陶瓷器、玉石器；
㈤雕刻、漆器；
㈥革[illegible]、琺瑯；
㈦版本書籍、及其他文物精華。

因港九僑胞平日無緣欣賞上述豐富而精彩之國寶，故展出期間前往觀賞者，甚爲踴躍，且時時出現觀者塞途，更讚賞備至。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芝城讀者千里論交 思想結合無遠弗屆

萬人傑先生：

噩耗傳來，悉令郎英年夭逝，好學云亡，竟赴修文之召，曠代英才，有如曇花一現，不亦悲乎！先生哀痛固非筆墨所能形容，而國家之損失，則不可以道里計。誠如先生所言，成功在望，惜天不假年，竟賫志以歿，未能以其所學，貢獻於多難之祖國，想孝昌君亦有所憾於九泉。然事已至此，夫復何言！諸維節哀，稍抑悲懷而已。

旅港二十餘年，無緣識荊，殊以為憾。然精神之交，幾達卅載。先是俊人，後是人傑，憶青少年時，舉凡陳子儁之俊人，黃天石之傑克，已故衛春秋之靈簫生、張文炳之望雲，及數年前已作古人之鄺海量，其所著者，皆傾囊搜購。以上數人，已亡其三，傑克亦年事已高，碩果僅存者惟先生耳。弟來美將達六年，芝城不如大埠及紐約，中文報刊絕跡，工餘閱讀者，僅香港時報及萬人週刊。尤稱異數者，從創刊至今仍閱讀不輟者，除「時報」及「萬人」外，則絕無僅有。故對上述報刊各作者，倍覺親切，尤以先生為然。更可感者，不以路遠見遺，承贈「永不死亡的愛」一書，事前雖在萬人週刊中畧知一二，但僅片段而已（中有兩期誤於洪喬），今復覽其全書，覺字裏行間，至情至性，溢於紙上，父慈子孝，賢喬梓此生應無憾矣。

茲者先生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義，籌集孝昌紀念助學基金，弟當時本擬稍盡棉力，共襄善舉，惜以牛馬生涯，並無喘息之時，故蹉跎至今，尤其去國數年，棲遲異域，文筆久疏，屢握管於手，則免顯無靈，有江郎才盡之嘆，不禁為之廢然。茲逢店中裝修，暫停營業，畧書數言，聊為致意，明知班門弄斧，貽笑大方，想先生不以塗鴉見笑也。茲隨函奉上美金支票一百二十元，五十元為孝昌君紀念助學基金，二十元為購「永不死亡的愛」（請不必再付），五十元為訂閱萬人雜誌，諸事有勞，如有機緣，當行面謝。

人之無恥，百事可為，而喪心病狂，幸災樂禍者，比比皆是。胡沙之徒，不學無術，韓文公之祭侄文，與袁枚之祭妹文，想未嘗一讀，即通俗如福州名媛祭夫文（嶺南即事）想亦不知，先生當以禽獸視之，何必苦口婆心，多費筆墨。「不怕含血噴人之口，祇怕有牙」（此語出自已故之名體育記者「霹靂火」雷學欽先生，當時任職時報，與星島日報論戰，對象不復憶，如非為陳夢因（大天二）便是陳福檎（桑檎），以此奉之商台諸妖，不亦快哉？

萬人協會聲譽有如日之方中，端賴先生領導有方。而曾憲光、何家驊、張仲仁諸君子亦功不可沒，弟時有附驥尾之意，倘能與諸君子論交，當獲益不鮮。如不以路遠見棄，請賜弟入會表格紙乙張；如需調查時，可詢之敝同學中央社香港分社記者梅鐵崖兄，或調景嶺服務處副主任李振鵬兄或敝校長黃公穀芸亦無不可。

國事蜩螗，不知伊於胡底。先生懷念孝昌君之餘，當以國家社會為重，令哲嗣九泉有知，當為先生伉儷祝福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世途險巇，先生亦有以教我乎？時因匆匆，未盡述者期之他日，諸維珍重。

W. H. Kong

（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壇主致歉

詩壇集稿如山，足夠二年之用，諸友來詩，每不能按時刋出，折疊案頭，其高盈尺，朝夕覩之，時存憂慮。鄙人之心，如同欠債未償，來稿諸君，亦勞盼望，詩多欄小，延期之處，實爲不得已耳。

又各方文友來信，鄙人無法回音，其中困難，亦當附帶表白。近因獨居別業，躬操瑣屑，一家九口，五犬三猴，爲安全起見，等於得其保鑣，於是人畜爲伍矣。晨早五時起床，開燈執筆，銳意著書，下午應酬頻繁，夜深始返。天明時運動片刻，猴犬索食，親自給以早餐，花木上水，圖書整理，洒掃清潔，事必躬親。秘書小姐，九時前來，是爲「新文學家」，底啊囉嗎，滚鼓高山。有何君來函，其覆書云：「HO先生，你的詩做的眞好啊！信呢……是收到了，還要等待至下二三期才能發表呢！」以下更加胡說八道，每句均有「的」字，又有「底」字。尙有「呀」字，「嘛字」，收尾加上「囉」字，臭長語句，不知所云。字體歪斜，有似毛澤東。迻來簽名，一氣之下，投之字簍，仰天長嘆。此皆五四新聖人之功德，只有温語，笑而遣之。

各方文友來函，每日不下二十餘封，尙有文學討論，壽詩對聯。來函無法作答，只有心照而已。

泰國龍軌先生、一帆先生、李敬安、袁錦雲先生，紐約余牛儒先生，雪梨蘇伯楷、林康先生，美國李楚先生，椰加達吳應麟、張火生先生，統此致候。心照不宣。壇主。

乘鷹航機赴泗有感

椰加達　吳應麟

㈠
陣陣輕烟繞白雲，高飛銀翼向前奔，
航程千里如旋眸，泗水椰城兩地分。

㈡
空姐殷勤請進餐，笑談偶爾不形單，
俯觀萬物情無限，更識人間天地寬。

「新棠拉夜」音樂室落成

喜賦

椰加達　吳應麟

炎荒消暑地，幽美慕新棠，
假日遊人集，開懷樂韻揚，
交流研藝術，維繫重倫常，
友誼青山在，聯歡託異鄉。

「斗旺」國樂社新址完成

書感

椰加達　吳應麟

樂社呈朝氣，新猷慶達成，
眾擎欽創舉，協力讚群英，
曲譜中西備，良朋永遠情，
風清月白夜，絲竹表昇平。

感時

椰加達　張火生

㈠
昂頭日夜望王師，簞食壺漿報故知，
賣餅公羊徒有恨，臥薪勾踐豈無思，
管他玉石齊焚事，還我河山正及時，
午夜聞雞來起舞，書生投筆亦何奇。

㈡
豺狼當道幾年休，荏苒流光春復秋，
庾信哀時爲賦嘆，杜陵憂國以詩愁，
偏安宋室非良策，直擣黃龍乃上籌，
落日揮戈天亦助，丈夫有志總須酬。

看梅

雪梨　林康

㈠
犯寒竹外獨低回　疎影橫斜逸興催
難再風流紅袖伴　詩成笑舉碧螺杯
恍聞玉笛江城弄　凝想冰魂月夜來
夢斷羅浮不識路　山隈但數幾枝開

㈡
尋芳遠道訪農阡　醒目瑤華色相鮮
雖是商園慳鶴俸　爲培碩果得花妍
重添幽興香飄雪　對此風光占有年
將就看梅看國運　衝寒發秀定同然

丘彥周德聞兩兄送機

馮萬里

盛情如昔已難忘，迻我登機又各方，
欲效范張申舊約，他年雞黍再升堂。

讀老殘遊記第十一回有感

馮萬里

讀罷此篇感慨多，誰知盡是阿修羅，
從今喪卻春陽意。殘忍西風可奈何！

書懷

馮萬里

偏安一島歎依依，孰駕鹽車九折飛，
駿骨無臺空自負，願從廝養御王歸。

思鄉有感

泰國　李敬安

㈠
閒來無事論家園　景緻輝煌系有源
路道鄉村幾綫綫　田間陌徑徑猶存
青山綠綠仍然在　江水溶溶依舊奔
萬物不離當日象　惟嗟換色古時温

㈡
別卻家庭走外鄉　如萍逐浪甚愴惶
天涯去盡全遍地　海潤舟穿廣大洋
日日相思思必苦　時時常遇遇風霜
雲湮霧罩通天暗　不曉歸途向那方

敬和甲寅年詩人節馬大使

元玉

泰國　袁錦雲

筆粹光輝聚錦堂　心歡意苦度端陽
良辰故上今何在　萬節全拋海外揚
暴政如狼無不滅　自由世界永康莊
雄兵待命盈仙島　拯國安民有憲章

敬步中華民國駐泰大使馬紀壯上將句首瑤韻

泰國　袁錦雲

明年痛飲搗黃龍　復國民安憶舊風
大眾同心除政暴　宣揚正氣慰岡蹤
蠻夫逞勢民遭困　野性橫行到處濃
最後關頭仍不省　何堪重望故鄉凶

看「英烈千秋」電影爲張烈士自忠頌

鄭秀堂

滾滾逆流凜朔風　堪嘉峻嶺傲蒼松
當年記取英雄蹟　此日欣敲警世鐘
大智若愚安際遇　貞忠存節喜名同
中華不少奇男子　漢祚重光盡鞠躬

故園秋戀

泰國　丁斌

故土龍鐘赤焰曚，園邊拂柳鬭西風。
秋鴻難把相思寄，戀侶情深怙五衷。
客寓他鄉鬢髯白，中流砥柱午光紅。
感時巧遇寒霜降，懷恨源溪不向東。

薄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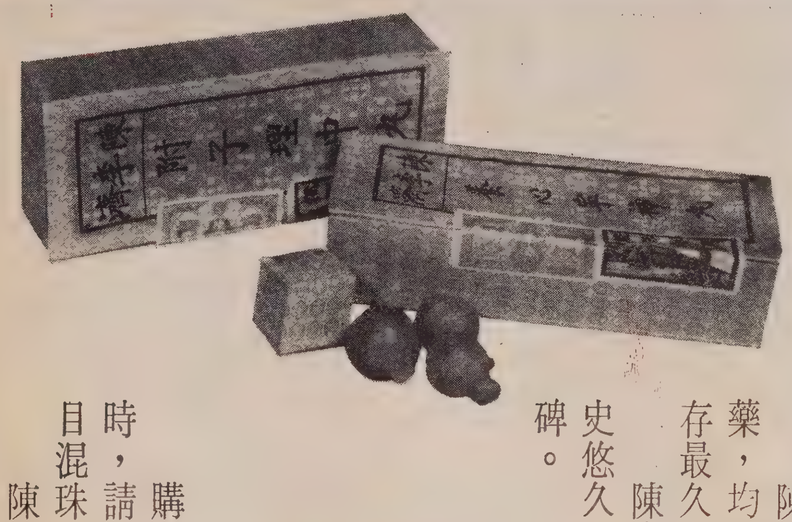
澳洲梨雪　蘇伯楷

卅年作客淒涼甚，頭上星星白髮華；
繞膝兒孫誠有趣，投荒妻妾感無家。
故園久別雙親墓，泛宅流離一葉槎，
薄暮不堪欄外立，悲風遠近迻胡笳。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期 新73期）



「做大人物，最緊要係唔怕面懵！」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〇期(新73)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一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〇期(新73)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喬冠華升官面面觀

中共「副外交部長」喬冠華，於本（十一）月中旬升任「外交部長」後，在自由世界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周恩來勢力抬頭，認為中共將繼續推行較為溫和的「微笑外交」；一種認為喬某升官與周恩來根本沒有關係，那是「蟬曳殘聲過別枝」，自娶了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作他的「愛人」後，通過章的關係已投入江青旗下。綜觀當前中共派系鬥爭的形勢，後一種看法不僅接近事實，相信根本就是那麼一回事。

喬冠華是由周恩來一手提拔，長期擔任周的外交事務助手，並深受周的倚重。然他之升任「外交部長」，決非表示周又死魚翻生，當然更不是周恩來的勢力有什麼抬頭。自今年五月初周恩來在江青派的文化打手圍攻下落荒而走躲進醫院後，儘管他偶爾還接見一下外賓，出走醫院一、二次，然他的政治命運在事實上已經完結，根本不可能再過問「國務院」的重要人事。若在今日仍說喬冠華是周派，甚至說他是周的親信，他的升官是表示周的勢力抬頭，那只是「想當然」耳。相反地在基辛格由海參威前往北平前升他為「外交部長」，那正是向白宮表示：北平的外交、特別是對美國的外交，沒有周恩來也一樣能辦。同時也表示：即或周恩來由「病」而死，中共的那條「反修親美」的政策繼續維持不變。

在一些自由國家，如美國、日本等國都對周恩來的「久病不痊」表示關注，在這些國家當局的心目中，都有一種錯覺，認為老毛善變，而周恩來則穩健而可靠，所以，他們與中共的「友好」的升降程度，似乎端視周恩來的「病」情變化而有所變更。若是老周一旦翹辮子，中共左派掌權，可能由崇洋媚外，改為仇洋排外。毛江集團當然瞭解到這一點，所以，提升喬冠華任「外交部長」，好讓一些自由國家，特別是美國放心。

從這裏倒可看出兩件事：第一，中共與蘇聯間的僵持局面短期無法好轉，為了防蘇中共非設法拉住美國不可。第二，周恩來的利用價值主要是在外交方面，今日能利用喬冠華勾搭基辛格搞好與美國的關係，那麼，周恩來的用處就不大了，無用的人，加上他又嚴重地阻擋着江青上台掌權，看來，周的生命也快要結束了。

今日中共勾結美國，就像「救命草」一樣，死抱不放，妄圖一旦蘇聯向中共進襲，美國能「仗義執言」，甚至兩手叉腰壓根就站在中共的一邊，給中共撐腰。在中共來說，這不僅是外交，而是預早準備的一艘救生船，何等重要？如果這個人不為毛江所信任，讓他去和美國勾搭，豈不是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在這種情形下升喬冠華為「外交部長」，不管怎樣說，他必為毛江所信任。

喬冠華是個長期在「白區」搞文化工作的搖筆桿子人物，在中共內部過去除靠周恩來外，並沒有任何槍桿子背景，但他在中共「大十」上當選了中共中央委員，繼又升任「外長」，從這裏已可看出他的新的靠山不簡單。林彪失勢後，江青躍躍欲試，被擠上中共二把交椅的周恩來，由於他在黨內所處的危險地位，已使他早有「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之感，如果喬冠華仍是他的親信的話，以其狡猾的性格而言，他不能也不敢推舉喬某升任「外交部長」。相信，是經過毛江的推舉和老毛的點頭才這樣辦的。喬冠華的新「愛人」章含之，雖比不上「毛家公上」王海容金枝玉葉，但她有她老子章士釗與毛澤東的深厚關係，加上是個女人，早已成為江青手下女將是必然的。章含之嫁喬冠華，極有可能就是江青「為了革命的需要」而由她指的婚。章含之先升「副司長」，喬冠華後升「部長」，這是江青給他們的賀禮，更像在表示：老娘就是有權，順我者升官進爵，逆我者整肅殺頭。不過，喬冠華也不是一塊料，看他那裂咀大笑的醜態，這倒可能是對中政治掮客基辛格的路，但深沉點的洋人，對他那副賤骨頭也不會有好感。

不過倒可證實，今日江青的勢力大，胃口更大，招兵買馬拼湊班底，硬是準備接毛澤東的班。目前，中共「二次文革」雖在收縮，然中共上層的派系鬥爭卻在繼續進行，喬冠華之叛周投江，可以進一步看出，周恩來離完蛋的日子實不遠了。

新聞以外

何處的人民最幸福？

華裔美國參議員鄺友良，最近先後訪問過中國大陸及台灣。他將兩地人民的生活作出比較。中共雖極力宣傳大陸人民如何幸福，但他們的生活水平低落，自由受限制，離「幸福」甚遠。相反的，台灣人民充滿歡笑，生活快樂，鄺友良認為：他們的生活才真正是幸福的。

人民生活・何處幸福

華裔美國議員鄺友良訪問了中國大陸後，又訪問過台灣，回到美國，一家報紙訪問他：（問）你訪問了韓國，中國大陸及中華民國後，認為那裏的人民幸福？那裏的人民過着最富裕及美滿的生活？（答）根據我的觀察，中華民國的生活水準最高，國民所得最高，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說：中華民國的政府是一個清廉的政府。我認為，中華民國的人民是最幸福的。

鄺友良又說：在台灣我們看到人民自由地做着他們喜歡做的事，雖然他們仍然處於戰時。我們看到那裏在實行着自由經濟，在台灣有許多高大的建築物，工業蓬勃發展，中華民國正在自己製造直升機和戰鬥機，每一個地方交通都很繁忙，人民看起來非常快樂，我們能夠和他們交談，因為他們之中有很多人能說英語的。

中共一直在宣傳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民如何「幸福」，居然也有很多外國人相信，不但相信，還替他作義務宣傳。但有良知的中國人曉得，他們的八億同胞，在大陸過的是牛馬生活，只有晝夜辛勞工作，拿僅足個人餬口的工資，那裏是人過的生活？

鄺友良把兩個不同的社會制度比較過之後，作出中肯的批評，這才是值得相信的真心話，但求之今日美國政壇，肯說這樣良心話的政客少之又少。

鄺友良究竟有中國人血統，今天雖然是美國議員，但對血脈相通的同胞的生活，總比外國人關心而了解。我寧願相信他的話，不相信其他番鬼佬議員。

單靠宣傳沒有用，凡事必須看事實。如果大陸人民幸福，用專機送他們到香港也不會走，誰會冒寒冷的海水淹死人的危險，泅泳而來呢？

內戰外戰・一塌胡塗

中共在香港放映的一部戰事片「南征北戰」，因為受到很多人批評，認為這部片的內容，全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引起人們反感。因此，該片的廣告，出現了下列的妙文：

「南征北戰」是內戰還是外戰，是外戰也是外戰，此戰到底罕見，欲知內情，請來觀戰。

這是受到批評後的狡辯。其實左派也知道一般觀眾都不喜歡看內戰的戰事片，因此初期推出時，廣告上絕對不提這部戰事片的性質，去看的人也不會預知內容，看了之後才曉得是講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因此許多報紙批評了它。內容既已公開，左派也就不能不用這些狡辯的字句來做廣告。

如果讀者有空，可以到灣仔一間左派戲院的大堂看看，那兒陳列了一些戰爭圖片，中文

鄺友良對台

是一片苦心，目的不外乎不讓觀眾先知道這部片子是講打內戰的。

不過，對中國人雖然不便透露內容，能把你引進戲院，他便可以賺到票價，也收到「宣傳」效果。但對外國觀眾來說，則不必避忌，而且說明這部片子的性質，反而可以吸引他們去看。因為，你們打內戰，死的雙方

謂「你死你賤」，因此，在大堂中的英文說明，便全不相同，說明打的對方是「蔣介石的軍隊」。

不過，無論左派如何狡辯，怎樣兜圈子的把它說成是「是內戰也是外戰」，觀眾們肚子裏早已有數。不過，在他們的「敵人」的立場說，這是外戰也說得過去的。因為在這些戰爭中，中共有史太林爺爺做後台，作為一半對蘇共的戰爭，也未嘗不可。左派最擅長捏做事實，把這次內戰寫成什麼戰爭都可以，只要給編劇者一個「指示」便攪掂，他們有的是改寫歷史的本領。

遏止逃民・未達協議

由於最近從大陸逃亡來港者大增，而時值香港經濟低潮，失業者眾，物價狂漲，增加了人口，就會引來許多問題，諸如住屋的不足，難於安置，其他醫務、教育等，發展計劃也追不上。

據官方統計，經由當局截獲的非法入境者，由一九七一年到現在，共達九萬五千人，而未被截獲的，恐怕還不只此數。這個數目，較之自然出生率還要高，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成績很好，對香港人口增長的遏止，貢獻很大。香港人口的增加，比起其他地方顯然是緩慢許多。可惜他們所盡的努力，卻抵消不了大陸的來客，香港人口，在有計劃的生育下，仍然急劇地增加。

無可否認，香港目前所受的人口壓力相當嚴重。香港的工業是香港人口大半賴以生活的泉源，工業的不景，就會直接影響到香港的每一階層。在各類工業蓬勃之時，需要很多人手，任何一個沒有工作經驗的工人都不愁沒有人僱用。從大陸逃來的難民，要找一份工作並不困難，香港工業的發展，也需要更多人手。

可是，現在大部分的工廠只局部開工，老闆一

勢力，不可開除其中一部份工人。

從這一家大工廠的情況來看，香港工業實令人憂慮，而其他經濟能力不及這家大廠的，就更不堪設想。原來的工人尚且不能開足工，從大陸逃來的新手，當然更難安插，至少也須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才可以正式擔任工作。因此，大批大陸難民逃來香港，只有加重香港的負擔，不能再像前時那樣添加了人手，加速了香港的生產。

聽說香港政府已與大陸舉行了多次會議，但未能達成協議及時予以遏止，這倒是一個頭痛問題。

旅行外交・落手三更

自尼克遜開始，「旅行外交」蔚成風氣，許多國家元首不斷到外國訪問，把一切世界大問題，在酒杯或茶杯之下，輕鬆的提出討論、解決。

人是看重感情的動物，即使是親戚朋友，常常在探望，對感情的增進，的確有很大的功効。如果老死不相往來，好似冤家咁寃，便很容易產生誤會，彼此越來越生疏，有什麼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尼克遜攪的旅行外交，靈感是從基辛格得來的，後期他更親自出馬，訪問西歐、訪問蘇聯、訪問中東，而他訪問中國大陸，更成為他旅行外交的高潮。平心而論，尼克遜的旅行外交是成功的，美國在世界上無可否認居於領導地位，他們的政策舉足輕重，儘管共產世界如何貶低他，他的力量仍是不可忽視的，否則他訪問大陸時，蘇聯便不必感到頭痛，他訪問莫斯科，中共又覺忐忑不安。

可惜尼克遜在外交上儘管如何成功，也無法抵銷國內的政敵給他搗蛋。他在外交攪得最有成就的時候，也正是他被鬬垮倒台的時候，今天，他已窮病潦倒，纏綿病榻，還受到水門事件的壓力，老境淒涼，以視當日在人民大會堂吃塡鴨時的意氣風發，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福特把尼克遜最成功的「旅行外交」抄襲過來，可惜一開始就撞了大板。正當日本國內羣起反對田中角榮，他的命運和尼克遜差不多，福特卻去訪問日本，無異為田中撐腰，於是日本反對派的箭頭便指向福特，日本反福特訪問的示威行動，

本來，日本是美國的最大盟邦，美國總統訪日，應該是歡迎之不迭，卻受到強烈反對。美國是中共的死敵，但尼克遜的訪問，卻受到中共的熱烈歡迎。單是這一點，福特已遠比不上尼克遜了。

陸作出比較

嘆息。目前，股票、房產等等，一概不值錢，最值錢的是黃金，每両漲到一千一百多元，這是香港金價的新紀錄！

房地產可以收租，股票可以收息，黃金放在家裏不安全，放在銀行保險箱要付租金，絕不可以生利。可是，能生利的東西狂跌，不能生利的卻猛漲，這是反常的

四百萬人・每人七萬

銀行宣佈減息

現象，也反映香港經濟的反常。

當去年股市全盛時，市場上的股票總值達三千億港元，到目前新低點，值不到三百億，即一年多之間，香港股票損失了二千七百億港元，以香港四百萬人計算，平均每個人損失七萬元。看看這數字，不能不叫人乍舌。在這巨大的股票浪潮中，許多巨富也在這回合中全軍盡墨。老萬認識的有錢佬，問起他們，他們往往苦笑說：「從頭做起吧！」

大家當然明白他們說的「從頭做起」的意思，即是說，他們所曾得到過的千千萬萬的巨額財富，都已成為泡影，到今天，他們一無所有，惟有「從頭做起」。每個人從娘胎出來，都不會帶了財富，只是取之社會，現在全部歸還社會，只好重頭做起。

股市好，地產生意才會好，股市壞，誰也沒錢買房子。因此新蓋好的房子雖價廉物美，也沒顧客。許多出售的房子價錢未到成本，明明賠本也要賣，好過繼續付利息。

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惟有信黃金，希望買了黃金保值。一方面固然因國際金價上漲，本港也隨之上漲，但一般人對股票、房產缺乏信心，也是形成黃金吃香的因素。

呢？難怪人人見面就唉聲嘆氣。

印教科書・難獲暴利

香港印教科書發達人的確很多，但因印教科書而仆街的，在老萬的朋友中，也有不少。老萬是幹出版的，雖然不知道教科書的利潤有多少，但若干年前，出版商的確一窩蜂的要出教科書。以老萬所知，以前在中環電車路有一間規模相當大的書局，因為出了幾套教科書，沒有生意，結果拖累到這間大書局也要關門。

出版教科書賺錢的關鍵，不在內容好壞，也不在資本是否雄厚，主要的因素在人事。如果人事關係攪掂，大部分學校採用，那麼，出教科書肯定是一樁賺大錢的生意。如果不能攪掂人事關係，即使你出版的教科書天下第一，舉世無雙，也不會有人採用。那麼，怎樣才可以攪掂人事關係？這有兩條途徑：第一條是官府裏有人，把你出版的教科書「介紹」到學校，學校的當權派賣帳，全部採用，銷量多，微中取利，亦有可觀。

過去，有一家出版社就因為朝裏有人，他們出版的教科書，差不多「規定」所有學校必須採用，因此這家出版社賺到盤滿砵滿。不過，賺了錢卻不能久享，結果朝裏的人在一次意外中喪生，有人說這是報應。不過，雖然如此，仍然有無數的人出盡八寶，希望取得同樣便利，至於報應也無暇計及了。

另一種方式是直接和各校的當權人士打交道。當然，打交道的方法最有效是銀彈政策。因此，回佣制已是公開的秘密，有了這一個「制」，出版商的利潤大大減少，其中有很大部分是落在校長的口袋裏。

在表面上，出版商賺了很多錢，其實，今天的教科書出版商競爭太烈，和若干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消費者委員會不知曉不曉得有這一大筆回佣，歸入出版商的利潤內，當然便要對出版商大張撻伐了。其實，今天的教科書已很難談到「暴利」了。

萬人傑

中共政權自竊據大陸以來，先後公佈了與「憲法」有關的兩個文件」：一爲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出現了「政務院」；二爲一九五四年九月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而改組了「政務院」爲「國務院」。

「國務院」組織結構之演變

自中共政權成立以後，「政務院」時期之總理及「國務院」總理一職，雖迄均爲周恩來所擔任，但「國務院」之組織結構，卻經歷了以下較爲顯著的變革：

㈠一九四九年十月「政務院」成立之初，即設置了二十一個部，四個委員會和七個直屬機構。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成立第一屆「國務院」時止，其機構已增至三十個部、五個委員會和二十個直屬機構，撤銷了「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和「文化教育」三個委員會，另外產生「辦公室」制度，作爲院與部會之間的聯繫協調機關。

「國務院組織法」公佈之後，在「國務院」之下，設立了「政法」、「文教」、「重工業」、「輕工業」、「財政金融貿易」、「交通」、「農林水利」、「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八個辦公室。一九五八年二月陳毅接替周恩來出任「外交部」長時，又增設「外事辦公室」，遂共爲九個辦公室。部與委員會同「政務院」時期。

㈡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改組第二屆「國務院」之組織與人事，對各部會及直屬機構會作通盤調整，將原來的九個辦公室調整爲：「內務」、「外事」、「財貿」、「工業交通」、「農林」和「文教」六個辦公室。

㈢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後，「國務院」進行了第三次改組，仍然保留了六個辦公室，惟至同年十二月，又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合計爲七個辦公室，在「國務院一總理周恩來和副總理林彪等十六人領

中共「國務院」的

㈣一九六六年「文革」暴亂以後，「國務院」的機構與人事，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批鬬與變動，機構方面，除「國防」、「公安」等部，和「國防工業系統」、「國家重點保密單位」之外，全部被造反派砸爛，一九六七年「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社論，題爲「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鬬爭」，對重建「政權」提出主張說：「既然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據的一些單位，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機構，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現成地接受過來，必須把它澈底打碎」，「創造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構的新的組織形式」。同年「紅旗」雜誌第五期，又傳達了毛澤東對此一新的組織形式的意見，毛澤東說：「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三結合』（按即「革命幹部」、「革命羣眾」和進駐部會的共軍代表）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就叫革命委員會好了」。根據後來周恩來對親共美國記者史諾的談話透露：「國務院」的機構，就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都由革命委員會所領導，並且都建立了黨的核心小組」（見一九七一年二月廿八日意大利「時代周刊」），從而改變了「國務院」各機構內部原來的組織形態。

人事方面，據中共所透露的資料統計，在正副總理、各辦公室主任、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以及各直屬機構領導成員和秘書廳主任九十七人當中，現仍留任者尚不足二十人，可見被整肅與更動的人數甚多。

「國務院」組織與人事之現況

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九大」以後，對即「國務院」之機構與人事，採用裁併、改組和變更名稱等方式，着手整建工作。迄至目前爲止，業已

鬥情況簡述如次：

「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

總理：周恩來（共黨十屆中央副主席）

副總理：李先念（共黨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富春（共黨十屆中委）、陳雲（共黨十屆中委）、聶榮臻（共黨十屆中委）、鄧小平（共黨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烏蘭夫（共黨十屆中委）、譚震林（共黨十屆中委）（均原任）。

「國務院」直屬機構與人事

①國務院辦公室：主任：丁江（共軍代表）

②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秘書長：高富有（原副局長）

③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負責人：葉籟士（原副主任）

④中國旅行遊覽事業管理局：局長：楊公素（新任）

⑤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原任）

⑥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局長馬仁輝，原副局長

⑦國家海洋局：（缺）

⑧中央氣象局：局長：孟平（軍代表）

⑨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劉建功（新任）

⑩新華通訊社：社長：朱穆之（原副社長、共黨十屆中委）

⑪國家測繪總局：局長：張濤化（新任）

⑫外國專家局：負責人：糜鏞（原局長）

⑬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希愈（原副行長）

⑭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共黨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⑮國務院科教組：組長：劉西堯（原「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共黨十屆候補中委）

⑯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栗秀貞（原衛生部防疫司司長）

⑰國家地質局：負責人：許杰，原地質部部長

⑱國家地震局：局長：劉英勇

⑲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由原「文化部」劃出成立）負責人：陳翰伯

⑳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由原「文化部」劃

與人事現況

項楚

「國務院」部 機構與人事

①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原副主任、共黨十屆中委）

②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原任、共黨十屆中委）

③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王猛（共軍代表、原該會軍管會主任）

④外交部：（原設）部長：喬冠華（原副部長、共黨十屆中委），副部長：韓念龍、仲曦東（原任）、王海容、馬文波、何英、余湛（均新任）

成員：楊琪良、王明修、陳德和、唐聞生（均新任，唐爲共黨十屆候補中委）

顧問：廖承志、張香山（均新任，廖爲共黨十屆中委）

⑤國防部：（原設）部長：（林彪事件後懸缺）副部長：蕭勁光（共黨十屆中委）、粟裕（共黨十屆中委）、許世友（共黨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均原任）

⑥公安部：部長：李震（原副部長十屆中委）

⑦冶金工業部：部長：陳紹昆（共軍代表、原該部軍管會主任）

⑧郵電部：部長：鍾夫翔（原副部長）

⑨建築工程部：部長：（缺）

⑩建築材料工業部：部長：賴際發（原任）

⑪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原副部長）

⑫水利電力部：部長：張文碧（共軍代表、原軍管會主任）

⑬財政部：部長：（缺）

⑭商業部：部長：范子瑜（共軍代表、原軍管會主任）

⑮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新任，謝富治遺孀，共黨十屆中委）

⑯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李水清（共軍代表、共黨第十屆中委）

⑰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缺）

⑱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缺）

⑳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缺）

㉑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缺）

㉒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缺）

㉓燃料化學工業部：部長：康世恩（原石油工業部副部長）

㉔交通部：部長：楊杰（原共軍代表）

㉕農林部：部長：沙風（原共軍代表）

㉖輕工業部：部長：錢之光（原紡織工業部長、共黨十屆中委）

㉗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原對外經委會主任、共黨十屆中委）

江青勢力伸展「國務院」

中共「國務院」所屬各機構，目前出現公開活動者合計有四十九個單位：其中包括二十二個直屬機構，三個委員會和二十四個部；負責人事方面亦僅總理一人、副總理七人和局長、部長三十九人，就數量而言，均僅及「文革」前之一半。說明「重建」後之「國務院」，無論其機構與人事，仍多殘缺不全，尚未正常。

「國務院」整建後之現有四十九個機構，其所顯示之人事特點如次：

㈠「軍代表」尚未完全撤退：共黨「文革」期間在所謂「革命三結合」的口號下，以「軍代表」身份進入「國務院」現仍任職者，計有「國務院」辦公室主任丁江、中央氣象局長孟平、體委會主任王猛、冶金工業部長陳紹昆、水電部長張文碧、商業部長范子瑜、一機部長李水清、交通部長楊杰、農林部長沙風等九人。

㈡「文革」前在職者現留任人員不多：根據資料，目前仍擔任「國務院」局長、部長職者，僅蕭賢法、許杰、王冶秋、謝中峯、李清、谷牧、賴際發、王諍、方毅等九人。

長、部長職務者，升任人員有高富有、馬仁輝、朱穆之、陳希愈、余秋里、喬冠華、李震、鍾夫翔、李強、康世恩、錢之光；新任人員有楊公素、劉建功、張清化、吳德、劉西堯、栗秀貞、劉英勇、劉湘屏。

㈣各機構主管多有懸缺：「國務院」所屬「國家海洋局」、「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外國專家局」、「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防部」、「建築工程部」、「財政部」、「二機部」、「三機部」、「五機部」、「六機部」和「七機部」等機構之局長、主任和部長職，迄仍虛懸。

共黨十屆中委（一九五名）、候補中委（一二四名）合計三百一十九名中，現在「國務院」任職者，僅三十五人，所佔比率不大，與共黨八屆中委和候補中委合計一九五名中「國務院」成員佔六十九人相較，則十屆中委滲入「國務院」之數量，尚可提高，如「四屆人大」能勉強湊合召開，則對「國務院」之組織與人事，必將再次進行較大幅度的變更與調整。

「國務院」新設立之機構中，以「國務院文化組」和「國務院科教組」較具政治意義。共黨發動「文革」暴亂以後，原「國務院」之「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等機構，迄未恢復，茲就其活動情形來看，「文化組」業已取代原「文化部」之實際地位，而「科教組」則掌管了原「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科學技術委員會」之有關業務。

且「文化組」之現有成員中，多係崛起「文革」時期「宮廷派」的人物，說明江青之影響力量，確已伸展至「國務院」，惟就全般情況而言，至目前爲止，所佔比重不大，尚未形成舉足輕重之絕對條件。

此外，「國防部」長一職虛懸已久，自中共政權成立後擔任「部長」之彭德懷和林彪，均因領導「反毛集團」先後被整，現存「副部長」三人中之許世友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蕭勁光和粟裕亦僅偶然露面，對於該部之存廢問題及其今後人事動向，殊堪注意。

我審訊毛澤民經過

王德溥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六月間，中央軍法執行總監部新疆工作組，奉命成立；其使命特爲委座所重視，一切均賜予便利，自應負起責任，尅日赴新工作。

新疆地處西北邊陲，幅員遼濶，地下資源豐富，爲其他各省區所不及。惟以交通關係，形成中樞鞭長莫及之勢。加以內部民族複雜，民性強悍，民風又極淳樸，久爲外人所覬覦。以致內政常受外人影響，理亂無常，安危互見，國家主權，人民生命，亦幾無安全保障。是時，盛晉庸（世才）任新疆省邊防督辦兼省府主席，集軍政兩權於一身，中樞寄望甚殷，政聲毀譽參半。晉庸與我，誼屬同鄉，人不親土還親，又多一層考慮。所幸韻聲、源溥兩先生，兼具穩健、公正、精細、明敏之長，遇事相與商酌，當不難悉恰機宜。人手不足之處，到新後就地取才補充，既可收駕輕就熟之益，亦藉以示開明合作之誠。一切籌備就緒，再謁委座請訓後，即行搭機起程。

起飛之後，但見晴空萬里，氣爽天高，及越秦嶺，輕寒襲人，遽覺心曠神清，樂而忘倦。飛至蘭州，降機加油，甘省主席谷季常（正倫）先生，偕所屬廳處首長，前來歡迎挽留！情意殷懇，乃允停留一夜，藉對新疆政情，增加瞭解。晚餐後，我被招待於省府後苑花廳內，花木幽香四溢，長夜清談，最饒雅趣。稍後，朱紹良長官携俄產白蘭地酒，來共小酌，更助談興。朱先生久綰西北軍政，新疆隸其管轄，故其見聞，最爲眞切廣博。谷先生亦有其超然客觀之分析。三人半夜漫談，我乃了然於維護新疆領土主權之完整，與匡救思想領導及作風上之偏差，息息相關。如能尋得具體關鍵之所在，才是正本清源之道，若僅就事論事，未免隔靴搔癢！

次晨登機直飛，氣候逐漸惡劣，一路動盪轉甚。薄暮抵哈密，決定休息一

[illegible]次日午後，

飛抵廸化機場，晉庸督辦派其參謀長汪君代表，偕同高級軍政要員多人，到機場相迎如儀，陪送至一獨院招待所休息，即分別離去。稍後，突接督辦公署自稱爲承啓官的電話，僅謂：「請王先生稍後，你的老友馬上來看你。」我問他：「老友爲誰？」他不答，即掛上電話。不到五分鐘，見有兩大卡車武裝戰士，開到門前下車，紛紛佔領招待所四週牆頭、屋頂，及樓梯上下口處，如臨大陣！旋晉庸便衣來訪，先道因此地情形特殊，行動不得不加小心，未能親到機場歡迎之歉意。次即問候委座健康，畧及抗戰情勢，即約定晚宴洗塵與介見軍政同人而別。

晚宴設在督署大廳，精美西餐，俄產名酒，西式純銀餐具，襯以鮮艷奪目的名貴地氈，及伺候左右白衣壯士。邊塞中有此突出的壯麗場面，更顯得豪華非凡，其情其景，使人異想天開，有置身帝王世家之感，或亦由於吾人習於戰時生活，觀感亦囿於寒素而然！陪客約三十人，濟濟一堂均有衣冠嚴整之文武大員；但席間氣氛清冷異常，僅賢主人與我二三遠客，漫談口裏情景（新疆人指國內爲口裏），或塞上風光而已。各陪客噤若寒蟬，不僅默默無言，且冷冷然無所表情。其中並有我舊識之人，偶與設詞攀談，亦只能畧作答語。如許盛會，始終掀不起談笑風生之高潮，我不禁有五六年前考察延安之回憶。共黨洗腦及打通思想之毒辣手段，其能陷人於個個孤立，個個聽其宰割而難於自拔者如此，我乃爲之不寒而慄。政治立場之轉變不難，而共產毒素之消除，則殊不簡單，我當相機予以指明，以全同志同鄉之誼。

次日與晉庸商定組織臨時審理委員會：以新疆高等法院院長兼督署暨省府秘書長劉效黎先生爲主任委員，我爲副主任委員，韻笙、源溥與晉庸指派之督署參謀長及省府廳處長等十數人均爲委員，大倫爲書記官。判決各案，均以軍務督辦名義，報奉中央核定執行。即日指撥辦公處所，將全部未結案卷，列册交出，開始整理，擬儘兩三個月內審理完竣。

檢閱所交出的案卷，新疆幾乎每年四月間，發生一次所謂「陰謀暴動」類似政變的事件。軍政要員，甚少不牽涉在內！據說多數是聯共（新疆稱蘇聯爲聯共）所策動，意在轉移政權，或製造恐怖，以加強其控制作用。而各該案的事實佐證，則僅憑被告人的供詞筆錄，以爲論罪科刑的根據。其中很多是被告親筆書寫：連篇累牘，像小說故事一般，源源本本，巨細無遺，訂成相當完整的册子。如前教育廳長李一鷗、建設廳長杜重遠等，皆是。同時新疆審訊案犯的習慣方式，除動輒嚴刑求供外，通常是利用近似誘供的方法，多方引誘詐騙

，必使被告的口供，完全符合主審人員的意思，才准許記入筆錄。或由被告親筆書寫供詞，其內容是千篇一律，肯定的犯罪事實。雖其眞僞大成問題，但是實質上既難以辨別，更無何具體事實，可以作爲反正印證。姑舉一例：杜重遠是因寫一本「盛世才與新疆」小册子，內容當然是捧場的文字，因而見重於晉庸，而被其再三邀請而去的。不久，因案下獄，國內輿論譁然！加以「盛世才十年督辦，十萬人頭」之說，西北傳來，不翼而飛。於是當時輿論界和一般作家們，多爲杜君呼冤！我爲印證事實，及爲晉庸辯白計，特爲說服晉庸，權准韻笙單獨進入督辦官邸地下室裏，（新疆特別重要人犯，常押在該處，由督辦親自管理。）與杜君自由交談，不准任何人參與或竊聽。韻笙在東北作荐任及簡任司法官二十餘年，公正負責，爲鄉人所共知，可以取信杜，而獲得眞實供述。杜君始終承認他手書的供詞，並再三強調：「惟盛督辦有權救我。」韻笙不得已，乃電商晉庸同意，（重要辦公處所，均有專線電話，與晉庸直接通話。）帶杜君到樓上督辦會客廳，與晉庸相晤。晉庸當時仍談笑如常的對杜君說：「我們是自己弟兄，我不會虧待你，你聽我的好了。」杜君唯唯稱謝。迨後，該案擬判時，亦係由韻笙與晉庸反復磋商，而後定案（本案審判經過情形，回渝後我即據實面陳委座）。即此一例，在新疆審理政治犯罪案件，困擾之多，已可概見。吾人亦惟有仰體委座意旨，勉求良知之所安而已！

當在新任務，將屆完成階段，一日凌晨，我正檢閱重要案卷時，突見效黎主委拍門昂然而來！面色凝重異乎常，趨前半跪涕泣而道曰：「我是冒着全家三代人丁的生命危險，來見王先生的，這幾個月來，追隨工作，深深體認到王先生的爲人，是公爾忘身，威武不能屈的硬漢，和其他大員們，一到新疆，便被這個特殊恐怖環境所懾服的，截然不同。所以我們隨時可能變色的新疆領土，和隨時可能橫被殘殺的全疆人民，如果在王先生此來，得不到根本解救，那就是萬劫沉淪永無超生之日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駐新疆代表團，團長、團員都是中共的領導分子，也是毛澤東的親信人物，負有重大使命而來，並已得到盛督辦的默契。所以盛督辦歸順國民黨，對待聯共尙能毫不猶豫的依法處理，但是對於中共代表團，仍然是親自掩護，安置在他官邸下面地窖裏，始終不肯交出審辦，將來必定是新疆無窮的後患！我爲考慮是否報告王先生將該代表團逼出訊辦，永絕禍根；抑或侚全我家三代生命，不必多事，已兩夜不曾入睡。最後覺悟：我已七十三歲高齡，在新疆忝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竟不曾爲新疆盡一點點心力，覺得上既愧對祖先，下亦無以對子孫交代！所以下了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決心，毅然來報告王先生。請你將我先押起來，然後向盛督辦要中共代表團，我情甘冒死出首印證。」至此，我亦爲之感極欲泣。經過冷靜思考後，乃正告效黎曰：「我一定有方法達到你的希望，並且絕對保證不使你受到絲毫損傷。」經我再三強調此意，效黎始信，再三稱謝而去。效黎爲新疆國學修養最深，職位最高，而慈祥沉默，獨一無二的平安老人，居然有此捨生取義的壯舉！能不令人感動？但如何取得中共代表團全案的問題，則在我腦子裏盤旋半日之久，始斷然決定腹案：用以誠破僞，以正克邪，以平靜對付危險的基本態度及原則，來處理此事。晚飯後，邀同韻笙去訪晉庸便談，然並未告知韻笙我有何目的。晤後，我猝然向晉庸問曰：就我審理刑事案件的經驗所能瞭解的，似尙有中共的重要角色在新疆，何以我們收到的案卷裏，獨缺該件，是否漏未交出？請你詳查！此件最關重要，因爲我們此來，是中央接受你的要求，派來協助理清十年來的懸案，藉使國人明瞭你爲國家維護新疆這片領土的忠勇事蹟。同事，我個人和韻笙更以鄉誼關係，願藉此爲你洗刷國人尤其同鄉們對你的一切誤解。如獨對中共留新的角色，不肯交出審辦，那麼，你的政治立場，是否不夠堅定？仍然預作投靠中共的準備？恐怕你本人也難以自解。於是彼此爭辯不已，我無意中偶一舉手，晉庸誤以爲我要打他，立即躍起拔出手槍來，我隨即大笑曰：「這就是共黨播種的毒素未清，多疑善怒，敵友不分，自己豈不危險之至？」韻笙隨即從旁解說：「潤生苦心孤詣，爲國爲友，眞是可愛！」晉庸乃亦復坐而笑曰：「我是要考驗考驗老鄉親的定力如何？不曾想你有定見也有定力，我也同樣覺得你可愛！中共中央代表團四人，就押在這座樓下面，都是老共產黨，主義信仰極爲堅定。我曾親自審問多次，也用過重刑，但是他們死生不二，絕不招認，以致無法處理，只好長期拘留。至於不交出來辦，是我不肯徒然增加你們的麻煩，使你們永不能完成使命。」我立即答之曰：「信仰唯心理論的人，才有死生不二的節操。唯物論者，朝秦暮楚，惟利是圖，豈有生死不二之理？我二人所見恰恰相反，即此一點，也值得讓我們來問問，以考驗我二人見解上的是非？」晉庸立允將中共代表團案馬上交出來。但是希望我們連夜秘密審問。無論有無結果，黎明以前，必須將人犯還押，以防發生意外。他並且要坐聽電話報告，隨時明瞭審問進展情形。我表示同意，並約定我們全體委員出席，我親自主審。於是我與韻笙立即返回辦公處，就前樓五開間大廳上，佈置成極爲莊嚴神聖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共黨慣用的殘酷刑具羅列滿庭，武裝戰士，列隊助威。我率審委會同人就座後，擒賊先擒王，攻敵先攻它最弱的一環，所以首先傳呼久患喘病的毛澤民，嚴詞審訊，一言不實，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時，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四人均先後招認不諱：其任務是要將新疆作爲中共赤化中國及全世界的根據地。個別供述的內容及細節，經過互相印證無異，堪以認定，乃依法判處死刑，報請中央覆判執行。

此一舉措，固然是爲國家利益和新疆領土的安全打算，然亦何嘗不更有利晉庸個人半生名節和幸福生活耶？

三十三年春，新疆又破獲所謂陰謀叛亂事件，國民黨黨部委員、書記長、外交特派員、中央社人員、新疆邊防第一師師長、建設教育各廳廳長等軍政要員多人，均遭嚴押刑訊。中央軍法執行總監部，又依前例，組織新疆工作組，飛新負責審辦。我既熟悉新疆特殊政情，又瞭解該案發展趨勢，義不容辭，乃不避嫌怨，負責商允軍法總監何雪竹（成濬）先生，呈准委座，將該批涉嫌在押人士，一律解回重慶處理。嗣經訊明無罪，完全恢復自由，爲國家保全了幾許人才與元氣，亦我新疆之行一小小貢獻也！

學聯「中國週」所掀起的波瀾

柳以青

「認識中國」不但是需要的，同時也是受到歡迎的。這一主題，並不會產生什麼爭論。

所產生爭論的，恐怕該是如何去認識和了解。

在一個像香港這樣開放的社會裏，在認識中國和了解中國的「如何」上，當然，也不可以各自去以「主觀意識」的安排，就像這次學聯會所主辦的「中國週」中，左傾的主觀意識就很鮮明，很露骨。

這一學聯會「中國週」主辦者所公開的左傾意識表現，如果是來自主辦者的「主觀意識」的話，也是開放自由的香港社會所允許的。然而，我卻在懷疑着：這屆的「中國週」的鮮明左傾意識的標榜，是不是受到「贊助人」金錢魔力的左右呢？當然，「金錢」固然是有「魔力」的，有的人已經爲「金錢」所征服而可以出賣一切，其中包括了他們的靈魂，這些，我們現實的社會中，屢見不鮮。然而，我卻甚希望於年輕一代，特別是這一代的大學青年，在「痛定思痛」之餘，不要太爲這「金錢」的「魔力」所迷惑啊！如果是眞的由於所舉辦的活動，非金錢不行的話，那麼，出錢人的意識就做成了用錢人的意識，那確是一件最可悲的事。如果沒有影響到主辦者的主觀意識的話，那當然是最好的。也是我所希望的。

但是，所謂「金錢魔力」與「影響」之間的關係，也恐怕很難去求證，它們之間是否沒有關係，或是有些關係，甚或完全有關係呢？

原因是：目前人類政治、社會的進步，已經是很技術化了。再沒有赤裸裸的交易，而總是轉彎抹角的。如此這般，使受者不覺得有所壓力，而施者就又能達到所欲達到的目的，而主辦者卻又覺得這是他們自由自主的選擇呢！我固然無法證明學聯會的「中國週」一定有這種情形，但是，我卻以爲這種情形的可能性是會存在的。

一舉一動見「封閉」

如果我們就先認定這次的「中國週」沒有上述的情形吧，「中國週」活動的主題與傾向，都是主辦者自動自發的傾向——鮮明的左傾傾向。我仍然覺得：這一自動自發的主題表現與表達，卻是充滿了偏見的。這偏見所帶來的結果，使我覺得：何以生活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以及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這一代的中國青年，竟是如此的「封閉」。這「封閉」性特別是從主辦「中國週」的一小撮大專青年的思想意識上，表現出來的。

這方面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幾個活動上看得出來。

一是「中國地理風光展覽」。

中國地理上的「大好河山」，確是值得不斷地爲海外青年和人士們介紹的。大陸上的新近建築固然也可以介紹，但是似乎在介紹「建設」方面者多，而「風光河山」者少。從這一項的安排上，已經看出了主辦者，並不是從「地理」上來增加觀眾對「祖國山河」的景仰，而是想藉了這「地理」來突出大陸中共的二十幾年的「建設成績」。這方面的解釋，只能代表了「地理圖片」展覽者的思想封閉而已。間接地表示出：從圖片的「建設」上，想導致「認同」中共政權。

或許，像這一類的「地理風光」，如果介紹給遠離中國大陸的海外其他地區，恐怕會發生很大的效力，但對在與大陸這麼接近的香港，這方面可說是所收的效果不會太大。反而使參觀者有一很強烈的反應，那就是用「地理風光」而突出政治宣傳呢！

其實，如果只介紹各地山河風光，與各地的民生民俗等，其收效恐怕是更大的。然而，在我的想像中，民生民俗在今天的大陸，是否還存在着各地各省不同的特點，我是甚表懷疑的。也就是爲此，每當我讀到中共以「民族學院」做爲「樣板」的宣傳，我已經意會到不少的東西呢！

二是「中國近代史圖片展覽」。

用圖片與文字所交織成的「中國近百年史」，分成了「十三個單元」。直覺地，「十三」是一個不吉祥的數目字。

從「鴉片戰爭」開始，經過「敢於創新的太平天國運動」、「有礙民族前進的洋務運動」、「中華民族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空前民族災難下的辛亥革命」、「在動亂中前進的民國」、「中華民族的新邁進——五四運動」、「國民革命掃蕩軍閥」、「中華民族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華民族的新生」、「粉碎美、蘇的圍堵政策」、「中國的現況」、「尙待統一台灣」。

這一幅中國近百年歷史的藍圖，很明顯地是站在「黨派立場」來給中國近代史披上外衣的。這種外衣的穿着，當然是不高明，特別是對於過去的活生生的歷史。

有人說：中國的歷史，總是在孔夫子的「春秋大義」的批判下發展的，可是，這一近百年的歷史，卻是在「馬列毛思」的意識下來加以篡解的，表面上看起來是半斤八兩。但是，孔夫子的「春秋大義」是來自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標準；而「馬列毛」則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在目前民族意識高漲，自力更生的大前提下，是否我們應該用「舶來品」對中國歷史加以篡解呢？特別是爲了身爲中國的人們，這方面我總是覺得值得懷疑的。

當然，如果外來的思想與文化，如果能夠對我們適合，本於文化交流的原則，採優去劣來應用，這當然是值得的，同時也是值得鼓勵的。可是，是否可以把西方的東西，在「舶來」之後，整套地套在中國歷史上呢？世界上能有那麼簡單的事嗎？

也就是如此，我就會了解到目前大陸上之「批林批孔」在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上的意義了。

三是一連串集會與演講。

對於演講，特別是韓素音的演講，我已經寫了兩篇文章來分析，這裏不贅。但對「中國統一討論」的情形，囿於篇幅，我想下期再與讀者們談論。無論如何，都是有着鮮明的左傾傾向的。同時，無論主辦者與演講者，在思想方面都是很封閉的。

一點一滴成波瀾

對整個「中國週」的結果，立刻引起了波瀾。這波瀾發生在不同的院校，有的是公開出來的，有的卻是在暗中洶湧。

首先，我談談暗地洶湧的。大多數大專學生私下在表示着：今年的「中國週」太「一面倒」了。

說「一面倒」這是客氣話，基本上，在他們的了解裏，這是中共對海外學生們統戰的策畧之一。因此，表面上這一「中國週」在傳播工具的渲染下，「冠冕堂皇」的開幕進行了。其實，他們這些學聯會的主辦人，違反了毛澤東的一個最大的統戰原則，而沒有「結合羣眾」。

請想，沒有與羣眾結合的工作，能夠成功嗎？相信這一點，學聯會的主執人是最清楚的。接之而來的，每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與在學同學的關係陷入低潮。學生會可以逢場作戲的搞些這一類的活動，而大部份的學生，卻是無動於衷而置諸不理的。

從某一方面說：學生羣眾不支持學生會，或學聯會，這證明學生會與學聯會的工作，並非為全體會員的利益為前題，只是照他們自己的意見行事，這是羣眾的消極反抗。但，也有的系會，在近一個月左右的選舉中，就把左傾傾向鮮明的候選人，從系會的行政上代替下來，而換上不是左傾的學生領袖。這也算是羣眾力量的積極發揮。相信經歷的學生們都有親切的感覺。

其次，我再談談公開出來的波瀾。

在「中國週」過後的「學苑」中，增闢了一個「新中國專輯」。其中對於討論中共的文章，可以說是來自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其中最使人注目的是來自最近港共所攻擊的「托派」文章。

像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學苑」編者在按語中介紹說：「中國往何處去？」是一篇從托洛斯基主義觀點出發的文章，強調「不斷革命論」是作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眞眞解放自己的必要理論基礎。一如其他的兩篇文章一樣『理性的黃昏』、『我們的看法』，本文作者認為新中國有『官僚層』的存在，但作者卻嘗試從歷史的角度解釋構成新中國『官僚制度』的原因。……作者也認為，新中國出現了『官僚層』，除了由於歷史上的因素……要中國眞正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澈底打碎『官僚層』，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不能用『專無產階級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像虞雪的「理性的黃昏」，編者按稱：「理性的黃昏這篇文章基本上分為五大部份。……第三，作者以為現今世界上聲稱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中國等十多個國）的生產方式本質上還擺脫不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模式。她的論點是，消滅私有制並不等於消滅資本主義，要澈底消滅資本才能完成眞正的社會主義，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只是『國家極權資本主義』的國家。」

像「七〇年代」所寫的「我們的立場」，編者按語中說：「這篇由『70戰線』所寫的文章，基本上分為三個部份。……他們認為強調列寧式的先鋒黨的前題下所實施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了政治、經濟權力集中在一小撮官僚手中，一些小數意見不能獲得實踐機會，持相反意見的人便往往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他們認為無產階級沒有特殊財產利益，並沒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而先鋒黨便淪為壓迫人民的工具，他們認為中國『革命外交』殊不革命，既與美帝修好，更容忍英殖民地主義統治香港。」

這裏只用學苑「編者」的「按語」來道出以上三篇文章的內容粗畧大概，因為每一篇文章都是很長的。

結果呢？香港大學的校園中，貼出了大字報，指摘「學苑」編輯們刊登「反華、反共」的文章；而「學苑」的編輯們也貼出了大字報，強調「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這大字報事件的演變，我不知道，不過，由此可以看出的是，這不啻是「中國週」舉行後所帶來的公開的波瀾。

在這一公開的波瀾中，我可以想像的是：

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任何一種政治宣傳都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想假借什麼而舉辦一種包辦式的政治宣傳，註定了是會失敗的。這不但失敗，而且也會使之與廣大的學生界脫節呢！

其次，我卻支持「學苑」編輯的立場與態度，因為傳播只是為了各會員服務的工具，會員或讀者中可以擁共、頌共，當然也可以反共、批共。這該是年青一代在利用或主持傳播工具的態度。如果擁共的會員或讀者，讀了吳仲賢、虞雪等批共評共的文章，有所不滿，大可以再寫文章大家談或辯論，讓「學苑」的讀者們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否則的話，一面倒的言論，究竟能發生多大的影響力，那卻是值得懷疑的。

如果這一代的青年，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有誠意的話，該是各自坦白的說出自己的意見，儘管這些意見是不成熟和一偏之辭的，都無傷大雅。但是，最忌不給不同意見的人士們發表意見的機會。

這無法容忍別人不同意見的態度，實質上已經是在思想和言論上採取專制呢！「專制」，相信是為目前的一代青年，最可憎的一個名詞。這是「中國週」過後所引起的一些波瀾，這波瀾也代表着海外大專學生們的一些思想態度。

「十月政變」不是「十月革命」

縉山

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即革命黨推翻沙皇，革命黨派甚多，主要者有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立憲民主黨、十月黨、俄羅斯人民大同盟。社會革命黨與社會民主黨，同屬社會主義派。前者屬左派，又分孟雪維克派與布爾什維克派，後改稱共產黨。左派中又分左右派，前者屬右派，領導人，即克倫斯基。後者屬左派，領導人即列寧。

俄國每次革命，皆是在對外戰爭失敗後，這次不然，即第一次大戰時，對德作戰失敗，一九一七年二月（俄曆）廿七日聖彼得堡工人，舉行同盟罷工，以反抗政府，參加者達三十萬人。三月三日當局宣佈戒嚴，三月八日飢民奪取食物，軍警即加以鎮壓屠殺。三月十日罷工風潮復起，並舉行示威，提出組織臨時政府，召集憲法會議，釋放政治犯，及停止對德戰爭等要求。由於軍警鎮壓之故，於是武裝暴動，遂即隨而發生。次日形勢益緊急，當局乃調哥薩克兵平亂，因與全城革命民眾發生巷戰，因士兵大部分同情革命民眾，雖奉命開槍，卻皆陽奉陰違，並且有許多軍隊也加入革命陣營。到十三日政府軍大部分投降，十四日全城遂盡被革命武裝部隊佔領。

當時社會主義各派革命黨人，爲控制全市革命高潮，乃以全力組織工人蘇維埃（俄語即議會）。代表資產階級及資本家的國家，到這時卻仍想保存君主政體，而主張黜廢沙皇尼古拉二世，而迎立其弟米哈爾大公，成立君主立憲政體。三月十二日國會見事態嚴重，不待沙皇同意，即自動召集會議，成立國會臨時委員會，負維持社會秩序之責。選出委員十二人，中有克倫斯基，以代替內閣行使職權。同時社會主義各黨派領袖，卻又成立工兵蘇維埃，舉行代表大會，選揭茲爲主席，克倫斯基副之，以代國會職權。

三月十四日政府陸海軍大部分投降，首相及各大臣多被捕。國會臨時委員會，乃網羅各政黨首領組織首次臨時政府。尼古拉聞訊急自前線回莫斯科。因大勢已去，遂於三月五日下詔退位。廿一日尼古拉偕皇后、太子、公主及侍從四十七人皆被監禁。蘇維埃執政後，遂一一予以處死。據日後報導，尼古拉二世一夥，先由莫斯科逃抵烏拉山下一農舍，被共產黨用機關槍殺害的。

臨時政府閣員九名，屬於資產階級自由黨人竟佔八名，著名者有內閣總理兼內務大臣李伏夫，屬於社會主義派者，僅司法大臣克倫斯基一人而已。自由主義派的主張，在革命前，只求君主立憲，在革命成功後，則只求民主立憲，並繼續參戰，以求達到最後勝利。

臨時政府成立後，於十八日發表以下政治綱領：㈠大赦一切政治犯、軍事犯、及宗教犯。㈡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罷工之自由。㈢廢除一切階級的、宗教的、民族的歧視與限制。㈣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法，召集憲法會議，以制定國體及新憲法，並從速籌備憲法會議之召集。㈤廢除舊日秘密警察，另行組織人民自衛軍。㈥一切選舉，以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㈦從事革命的軍隊，須留駐聖彼得堡，不得調赴前線。其未參加革命之軍隊，須解除武裝，退出彼得堡區以外。

這個綱領方公佈，不料次日蘇維埃又單獨發佈一命令，立心搗亂，其重要內容如下：㈠各軍隊選舉代表組織兵工委員會。㈡各軍隊應服從蘇埃維之決議案。㈢國會軍事委員會之命令，須與蘇維埃命令不相違背者，始得服從。㈣一切武器概由兵工委員會管理之，不得發給官吏。

社會黨人原想單獨奪取大權，無奈當時勢力，遠不如自由派與保守派，故不得不先與臨時政府虛與委蛇。但當政府政治綱領發佈後，又深恐失掉領導權，乃單獨發佈以上命令，對政府企圖加以控制，惟因此乃發生雙方的分裂。雙方的分裂，不單是領導權之爭，另外還有繼續參戰，與停止參戰之爭。當時歐戰正在緊要關頭。協約國方面，只要俄國有統一強有力的政府，如能繼續參戰固佳，否則也不願它發生內戰，予德以可乘之機；因此竭力慫恿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妥協，且派代表到莫斯科切實斡旋。結果孟雪維克派與布爾什維克派，皆同意與臨時政府妥協，惟布爾什維克派堅持不賠款、不割地之迅速停戰主張，當時民眾與兵工皆一致厭戰，故一聞停戰主張後，不顧國家利害，羣相盲從，布爾什維克勢力因此大增。

十月政變

「革命」一名詞，是指廢舊立新之意，如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廢法皇立民主立憲，及上述二月革命。但共產黨人善於顛倒黑白、誇大，明明是「破壞中國文化」，卻說是「文化大革命」，而最大錯誤，是把俄國十月政變（奪權），說成是「十月革命」。列寧與克倫斯基是同黨、同志，列寧推翻臨時政府克倫斯基，怎可以說是「革命」呢？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列寧返國，布爾什維克派，如虎添翼，勢力日益高漲。他們猛烈反對臨時政府，企圖奪取中央大權。各閣員多不堪壓迫，海陸軍、外交等部長，皆相辭職。總理李伏夫又是一信仰「對罪惡不加抵抗」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因此臨時政府遂告瓦解。

首次臨時政府瓦解後，遂產生第二臨時政府，該政府閣員屬於自由派者七人，十月黨兩人，社會

主義六人，仍以最初內閣總理李伏夫任總理，克倫斯基轉任軍政部，統帥陸海軍大權，成爲新政府的主力。

新政府成立，社會黨及聖彼得堡蘇維埃，大都皆表示擁護，只有列寧、托洛斯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則竭力反對。他們一再煽動民眾示威、暴動。於是第二臨時政府又告塌台。

第二臨時政府塌台後，又產生第三臨時政府，李伏夫辭職，再由克倫斯基任總理。克倫斯基鑑於布爾什維克派屢次搗亂，遂對該派嚴加打擊，逮捕大批布爾什維克分子。列寧聞訊，先潛逃到芬蘭，托洛斯基等則被下獄，至布爾什維克派氣焰始稍告歛迹。

當時俄軍在前線，經七月總攻擊失敗後，科尼羅夫繼布魯西羅夫任俄軍總司令，未幾，因與克倫斯基發生權力衝突，叛變被捕，克倫斯基乃暫兼總司令。

九月廿七日，克倫斯基召開全俄民主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由十五人組織之。自由派佔八人，社會民主黨佔五人，無黨籍者佔二人，布爾什維克派則未參加，仍由克倫斯基任總理兼總司令，確定俄國爲民主共和國，於憲法會議召集前，由大會選舉代表組織臨時國會。

十一月（俄曆十月）四日，布爾什維克派於聖彼得堡舉行「蘇維埃日」示威遊行，同時煽動軍隊暴動，乘機佔領彼得堡及保羅兩砲台。次日更奪取所有公共機關。於是聖彼得堡遂完全被布爾什維克派所控制。七日布爾什維克派指揮海軍包圍克倫斯基所居之冬宮。克倫斯基喬裝汽車司機逃走。次日各宮遂告陷落，大肆搶掠。閣員全被逮捕，政府軍也皆投降，國會會址被佔領，議員及官吏或逃或被捕。當日下午托洛斯基釋出，正式宣佈克倫斯基政府已不存在，這就叫「十月革命」。

八日，召開全俄蘇維埃第二次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並決議：㈠組織人民委員會，選出列寧爲委員長、李可夫爲內政部長、托洛斯基爲外交部長、史大林（列十三位最末）爲民族部長。㈡改彼得堡京城爲列寧格拉，遷都莫斯科舊日京城。㈢成立蘇維埃政府，並擴展其統治權於全國。反抗勢力當然層出不窮，所以布爾什維克派，除組織赤衛軍外，更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關於反革命委員會」，宣佈實行赤色恐怖，對一切政黨都由「切卡」（即沙皇時代的秘密警察），加以殘酷處治。據統計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正式處決者共約九萬人之多，未宣佈者更駭人聽聞，單南俄一地，被「切卡」處死者，便達一百七十萬人。這即共產黨人所稱的「光榮的十月革命」。所以捷克建國者馬沙立克說：「他們設法驅逐沙皇，而不驅逐沙皇主義。他們仍然穿着沙皇主義的制服，裏面翻出白麻僧衣」。的是確論。（參拙著「蘇維埃政權的沒落」第二章）

克倫斯基與列寧

過去俄人久欲推翻沙皇，惜皆失敗，然何以這次居然達成？共產黨人總說：這是布爾什維克之力，列寧領導之功。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根據當時史事分析，應該這樣說：（甲）推翻沙皇者也，第一他不應對國內那樣專制暴虐，令人民忍無可忍。第二不應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土同盟國作戰，而且一再吃敗仗，雖尼古拉二世親到前線督戰，也無補於事。

（乙）應該感謝德國：㈠她屢次打敗俄軍，俄軍愈敗，國內反叛勢力就愈高漲。㈡她收買了列寧，把他送回俄國以增加布爾什維克勢力。當時美國若援助列寧，他就不會投德國。那麼克倫斯基的民主立憲政府便可維持下去。

（丙）由於克倫斯基左右不定，他與列寧同是社會革命黨，二月革命時他所以能得一席位，後升爲總理又兼總司令者，並非他本身有什麼能力，只不過是一投機分子。他利用左右兩派勢力，才把他抬舉出來。當時他如與右派科尼諾夫將軍合作，澈底掃除布爾什維克派，民主立憲制，一定可以保持。但他不肯，仍想拉攏左派作爲資本，結果被左派把他趕走，流亡紐約，最後死於異域。

（丁）克倫斯基與列寧比較：㈠克氏天良尙未泯，心地也尙溫和，他雖是社會革命黨人，但對自由民主，也頗有喜愛，故能與右派聯合。㈡但列寧不然，他之參加革命，動機並非爲國家、人民，乃是爲他長兄亞力山大報仇，因謀刺沙皇而被處死。所以他心狠手辣，執政後變成新沙皇。㈢他爲目的不擇手段，成爲共產黨一種律條，只舉兩事可以證之：一是投靠敵人事，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但當他落魄瑞士時，竟居然想投靠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他先向美駐瑞士總領事館求見杜爾斯總領事後（即後日之國務卿）。杜氏探知他是列寧因拒與接見。然後列寧又投靠德國。他竟私與德方訂下賣國協定，後日他掌權與德訂布瑞斯特里脫維斯克和約，即依自列寧早日與德所訂密約爲根據。該和約俄國損失甚大，割讓許多領土，但列寧爲了個人奪權，則在所不惜。二是初回國因困乏，竟與史大林搶刼銀行糧欵，此兩事，一是賣國，一是做賊，無論怎說，不能原諒。三是打倒舊沙皇，何以自己變成新沙皇，這又怎麼解釋？

世界黑暗日

假使克倫斯基的民主政府不被推翻，㈠首先俄國人民就不會被布爾什維克派屠殺那麼多人。㈡俄國仍然與協約國合作，第一次大戰結束會提前，也即大戰災難會縮短。㈢布爾什維克派在俄國如不獲勝利，歐洲共產黨根本就不可能造反，意之法西斯、德之納粹的興起，皆是俄國共產黨激起，也就是說，第二次大戰可能不會發生。㈣若然，今日世界就不會如此混亂、悲慘！

可惜俄國民主政府不幸失敗了！因而它帶給現代世界一大災難。這種災難，可與歐洲十四世紀「黑死病」相等，黑死病死亡了歐洲四分之三人口，共產黨直接間接（法西斯、納粹）殺死的人民，約略估計也超過一億以上。全世界共產黨總稱這個十月（十一月）政變爲「大喜日、解放日」，但在非共產黨人看來，實是一黑暗日，大不幸日！

更正：拙文三六六期——小標題「國民改造」重覆了。「色佛爾條約」誤排「包佛爾」。又三六八期「實施方法」內，把「任意」誤排「任得」。「他信性惡說」，誤排「他信任……」

從中美關係看美毛勾結【下】

胡蓑之

此外，還有一些駭人的內幕是：在中國進行戡亂期間，美國便暗中企圖拉攏中共，據傳當徐蚌會戰國軍失利後，美國的態度便已露骨地表示：特別是在共軍準備渡江前後，中華民國政府發生動搖時，美國更落井下石——勾銷兩國關係；政府遷到廣州，國軍向南節節撤退當中，而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單獨留在南京，打算秘密地與中共接觸。但由於俄共特務對毛澤東一直加以嚴密控制，使毛澤東無法與美接觸，否則美、毛早已勾結。其後雖與中華民國簽訂了所謂「聯防條約」，卻一直限制國軍的行動。爲了要瓜分中國，更公開地進行製造「一中、一台」的陰謀，所以，有人曾經說過：「直接豢養中共的主人是蘇俄，而間接助長中共的恩人則是美國。」

另一方面，毛澤東爲了討好他的主子俄共老大哥，所以，他在表面上便不得不把美國視爲死敵，大罵「美帝國主義」！但是骨子裏，早就希望投入美國的懷抱，所以，中共一直對美國在「吊膀子」。不過，許多國際外交觀察家們則認爲：毛澤東是一個狡詐善變的老狐狸，他利用馬列的招牌來騙取蘇俄的豢養，全力幫助它來竊奪中國大陸；等到它的羽毛稍豐，慢慢站穩腳之後，則擺脫它的主子，再利用歐美帝國主義，來抬高它的國際地位。

可是咱們覺得：毛澤東原爲一個無法無天的黑社會頭子，北平政權則像一個黑社會組織；在這個組織中的分子全部都是一些「白紙扇」、「草鞋」之類的傢伙，北方人罵流氓是：「口硬脖子軟」，亦即所謂「色厲內荏」是也。實際上，流氓頭子欺善怕惡，他碰見弱者，則一口把它吞下肚去！一旦遇到欺負不了的強者，它們可能立即下跪求饒！毛澤東向來自認「天亶聰明」，極盡作威作福，出爾反爾及欺騙狡詐之能事！儘管他過去一再大罵美帝國主義，其後又指蘇俄頭子爲修正主義者，但他自己即經常食言自肥，看風駛舵。換句話說：共產黨人說話絕無信用，自欺欺人。舉例如下：

㈠最早欺騙國府——一九四〇年當國民黨的勢力壓倒共產黨的時候，毛澤東所發表的所謂「新民主主義」，內容包括着兩個要點：一則說：「中國共產黨願爲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二則謂「適應於中國的政制，應該既非英美，又非蘇聯的第三種形勢。」這表示中共仍然服膺三民主義而不會背叛國家民族的。可是到了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毛軍渡過長江之後，毛澤東發表的所謂「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則高唱一邊倒的論調，完全倒向蘇俄。

㈡是欺騙蔣介石主席——一九四五年當國共合作，由美國當任駐華大使赫利占、張治中等人，把毛澤東從延安接來重慶，住了一個時候，他認爲非表現卑鄙的態度，不足以玩弄對方，於是在一次場面龐大的宴會中，毛澤東提着酒杯故意走近蔣氏的面前，舉起了盛有酒的杯子，當眾高呼「蔣主席萬歲」的口號，表示崇敬國家元首的意思，實在口蜜腹劍！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後，毛澤東則大罵國民政府爲「蔣×幫」！

㈢是毛澤東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向俄共主子們獻媚的情形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正如前段所說：一九四八年七月，老毛宣佈中共一邊倒向蘇俄，甘心情願做着克里姆林宮的私生子；一九五〇年六月以後，實際上做了俄共的貓腳爪，而驅使百多萬中國青年們去到韓國充當砲灰！一九五二年四月，當前任克里姆林宮頭子史達林七十歲壽辰時，毛澤東暗中訓令文妖郭沫若，前往莫斯科拜壽而當眾高呼「史達林爺爺！」「莫洛托夫叔叔！」接着規定中共的大小嘍囉們，對所有的俄籍顧問，技工及一切俄帝子孫，一律必稱爲「老大哥！」但至一九六二年以後，毛澤東則改口大罵前俄共頭子赫魯曉夫爲修正主義者及馬列叛徒！

㈣中共竊據大陸初期，爲了要想敲詐華僑，爭取僑滙，使通飾大小嘍囉們，一律戴上假面具，活靈活現地成立了所謂「僑務委員會」，以廖承志爲主委，大肆實行統戰陰謀，自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間，被這個「委員會」派到海外統戰分子，騙回鐵幕裏去訪問或投資的華僑商人和學生，確實不在少數。本港曾有一位巨商高××，大約在一九五三年訪問北平時，不獨受中共的盛大歡迎；他兩夫婦並曾受到過毛澤東親自招待的晚餐。返回香港來會大事宣傳，據他自己說他們曾經吃過「毛夾雞」。因爲毛澤東挾給他們的兩塊雞肉，原來是雞腿，故北方人說他們吃過毛的「雞巴」！他如東南亞各地的華僑商人，被統戰騙到大陸去投資的，也多半都曾受到中共的殷勤招待。

同時留在大陸的僑眷們，聽說也都一度得到優待，加配糧食、油、糖、柴薪，及工業優待券等等。但至「文化大革命」展開後，不單是優待券被取銷；凡是有僑滙的人，一律受到清算，除沒收其所有的財產外，更被指爲「華僑地主」、「民憤的華僑」及「血債的華僑」等罪名，而分別加以鬬爭。

㈤是翻面無情——前印度總理尼赫魯，一度成爲毛澤東、周恩來最親密的「傍友」，當尼赫魯偕其愛女（即現任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大約在一九五五年訪問北平時，到處舉行盛大歡迎，周恩來親到機場迎接，兩次擁抱尼赫魯；毛澤東也拍着他的肩膊，稱兄道弟的。後來因爲西藏的反毛革命事件發生後，於一夜之間，老友變爲敵人，互相指着鼻子臭罵對方爲「王八蛋」！前印尼總理蘇加諾，也是中共大捧特捧的偶像，一九六五年政變失敗後，蘇加諾做了階下囚，中共則表示「冇眼睇」！蘇加諾於一九七〇年「瓜直」後，毛報更罵他是「不中用的衰人！」

類似上述事例甚多，不勝枚舉！自一九四〇年迄今，毛澤東前後猶一人也

，而在此三十多年間竟不斷地改變其態度，足證他是一個唯利是圖，看風駛舵的大騙子！且其無信、無義、無耻之尤者。孔老夫子說得好：「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說：「人無信不立」。所以，中共政權既作蘇俄私生子，又做「美帝」馬仔，不足爲怪。

談到國與國的所謂外交關係：正如本文的前段所說：「根本沒有什麼道義可言，只是互相利用而已。實際說來，中共利用「美帝」，也的確不自今日始；遠在第二次大戰結束，美前總統杜魯門派遣特使馬歇爾元帥前來中國，負責調停國共糾紛的時候，毛澤東則認爲這是千載一時，利用美國人來壓制國民政府的一個大好機會，於是周恩來在武漢曾經向馬歇爾邊哭邊訴：「馬帥你瞧！咱們共產黨人是多麼地愛國愛國民，對日本軍作戰出力最多，而國民黨爲了一黨專政，硬要消滅中國共產黨，我代表全中國共產黨人請求馬元帥主持公道才好。……」

周恩來這樣一哭，已經博得了馬歇爾的多少同情。據說有一次在某地，當馬歇爾入厠大解時，周恩來即親自替他送上厠紙一束，其卑鄙的殷勤表現，絕不是國民黨人所能辦得到的，尤其是當馬歇爾被邀訪延安時，毛澤東故意打扮一番，來騙美國佬，他穿着粗布大襖，赤腳草鞋，然後從窰洞裏面鑽出來，鞠躬如也地恭迎馬歇爾，更贏得馬的讚賞。因此，馬歇爾返美後的報告書竟說：「毛澤東這傢伙，眞的像個農民革命的代表者！」一九四八年共軍渡江前夕，前美國務卿艾奇遜，給中華民國政府的那項所謂「一筆勾銷的通牒」，相傳就是根據馬歇爾這份報告書而來的。

中共竊據大陸後，因爲一邊倒向俄共，而不能不大罵「美帝」以博取主子之歡。一九五九年老毛被迫下台後，雖然恨透了俄共，但是大陸上由國際派的劉少奇當權，卻無可如何，故有「文化大革命」之舉。其主要目的即在清除親俄派，因而引起了俄共的干涉；特別是到了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俄邊境更爲緊張，雙方盤馬彎弓！直到現在，蘇俄仍駐有大軍與毛軍對峙，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無論從任何方面看，毛澤東生存一天，則中俄共已無復合的可能。爲本身利害關係，毛澤東企圖轉變態度，投向「美帝」以抵制「蘇修」，否則毛澤東將可能步捷克前總理杜錫克的後塵！故北平早把蘇修列爲頭號敵人。

但自中共推行「文化大革命」之後，不僅內部陷於動亂，經生破產；尤是是對外更一度陷於孤立。因之，中共從一九六九年起就改變了態度，對外發動笑臉攻勢，積極希望拉攏美國，目的在搞垮台灣國民政府。要想搞垮國府，必先進入聯合國；所以，在中共跟加拿大談判建交之初，還極力堅持着台灣的主權問題，以致拖延了兩年始達成協議。其後對科威特、喀麥隆等國談判，已不再提台灣問題了，充分表示它企圖混入聯合國的野心急不及待。但倘若不通過美國這一關，那末，即使想進入聯合國也很難。加上前美總統尼克遜後來也一再地向中共表示「友好」，是故，中共亦因利乘便，將計就計，一來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二來利用美國助它入聯合國，徐圖搞垮國府，一舉三得，何有不爲？

事實上，美毛近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有接觸，如所謂「華沙大使節會議」，雙方曾先後舉行過好幾百次。它們在這漫長的會談中最大焦點顯然是台灣問題，無法解決。後來中共眼看國軍日益壯大，台灣日益繁榮，使用武力既不可能，退而求其次的計劃是政治解決台灣。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的「美聯社」電訊，曾經引述中共政權的談話，表示台灣問題可以「按現有條件解決」。意味着用談判方式進行，而美國事前也無法立即退出台灣。其實，毛澤東於一九五二年所擬的那份「征服世界的計劃」，也曾表示「只要讓中共入聯合國佔一席位，台灣可以由聯合國托管，至相當時期後交還中共。」

美國爲了達成離間俄毛間的密切關係的目的，也可能遷就中共的一部份要求。就當時的情形而言，美國至少有三大目標：第一是企圖結束越戰；第二是前美總統尼克遜的官癮太大，希望爭取一九七二年競選的選票，第三是打擊蘇俄。——最後這一項特別重要，爲美毛的相同目標。二十多年前美國所採的所謂「圍堵」政策，目的即在拆散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中共近年來備受俄共軍事的威脅，則希望轉向西方，尋求伙伴以增強它的聲勢而抵抗蘇俄。若美毛關係眞正改善，蘇俄大鼻子對於懲罰中共的行動，也會愼重考慮。對尼克遜的目的確已達成一部份，例如在北平的影響之下，不獨促使越南局勢和緩，甚而至達成停火的計劃，同時尼克遜於一九七二年更順利地再度當選職位。

最後咱們再看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七日，尼克遜在上海與周恩來共同發表的所謂美毛「聯合公報」，內容長達一千五百字是有中、英文對照的。其中關於台灣的部份，中共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目的爲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或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與論調。」又說：「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別的國家無權干涉，所有美軍及軍事設施必須撤出台灣。因台灣問題是妨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問題。」

尼克遜在該項「公報」中表示同意地說：「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來確定只有一個中國，並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不會對這個立場『挑戰』——即是說美國接納這個立場。」同時，美方在「公報」中對中共許下諾言說：「美國將會隨着台灣海峽這地區的緊張情勢鬆弛後，而着手撤減駐在台灣的軍隊及軍事基地。」

觀察家認爲：美國在對台問題上顯然作了一項重大的讓步，使國府的國際地位已受到嚴重損害！但在英文本中所提到的「中國」，前後共有兩處，都沒有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樣，例如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或是中國領上的一部份。」所謂「中國」也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固可，指中華民國亦無不可。實際上，台灣目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而中共是蘇俄的私生子，未能代表中國。這充分反映美對「中國」二字的稱呼，顯然故留餘地，含義頗不平凡。

總之，儘管美毛勾結，只要咱們國民「莊敬自強」，自強自立，一切操之在我，則不怕任何出賣。

八年回歸夢

46 新「廿地」

古鶴翔

我進入「勞教所」之初，那座空洞的「譚氏大宗祠」幾乎是沒有人的，門前卻有共軍把守着。不久，有少數「勞教員」進來了，他們都是「犯了罪，但獲得毛主席共產黨寬大處理的罪犯」。這些「罪犯」中，前「珠江區人民法院的審判員」溫波是其中一人。溫波在「法院」時，曾盛氣凌人，並與陳海天爭權，因他的弟弟溫偉春貪污而被共黨拘押。後來溫偉春被誘，由澳門返回石岐，投案入獄，溫波便被釋放，而且恢復了工作。可是隔了不久，溫波便被調出「法院」了。

想不到在「勞教所」中，竟然遇到溫波！當然，以「勞教員」身份出現的溫波，決不同以共產黨員和「審判員」身份出現的溫波了。他知道我在被囚禁鬪爭時患了風濕病，曾告訴我一種可以治風濕病的生草藥，可是當時身繫寃獄，前路茫茫，我一點也沒有留意他說的藥名。

溫波在「勞教所」的時間很短，不久便離開了。是「恢復了工作」，還是進了監獄呢？我不知道。

在「勞教所」中，我還見到許克昌，他在「三反」時已飽受折磨，而且凡「運動」到來，他必「躬逢其盛」。被鬪爭囚禁，已成爲他的「職業」了。這次「運動」展開前，他知必難避免，趕回家中收拾行李，並匆匆地由廚房中拖了妻子入房「恩愛」一番，然後趕回所屬單位，接受鬪爭。

當我「光榮地恢復了工作」以後，許克昌也獲得釋放，可是，他獲釋時，其妻已因難產而死！原來在那次歡好中，竟然使其妻懷孕。許克昌本來還有一個孩子的，不知那孩子的結局怎樣！

在「工商科」，有一個姓名叫做「劉化東」的，他曾在國民黨軍隊做事；後來「起義」，投降了毛澤東。初時他頗得中共歡迎，可是終於被囚入「勞教所」。到他獲釋時，其妻已作出牆紅杏，另嫁他人了。

在「勞教所」中，我還遇到前「珠江人民營業部的副主任」黃蜂，聽說他本來是老共產黨員，後來失了關係。此人是一個典型的壞蛋。在「勞教所」中，他和我同一間房，我睡在碌架牀的上格，他睡下格。我本來不大喜歡他的，因他很會裝腔作勢，假裝「積極」，是一個典型的「墮子」。可是，他主動和我接近，並且表示他不應受「勞教」之辱。在這情況下，我也透露出自己的心聲，表示自己根本沒有錯。

「勞教所」的人一天一天的多了，有入有出，滔滔不絕。聞說同樣性質的「勞教所」甚多，單單「譚氏大宗祠」內，前後被囚者，當在千人以上。

「勞教所」的「所長」會召集全體「勞教員」訓話，大意是：凡屬「勞教

可「恢復工作」，否則便會被清洗，判刑或槍斃。

跟着，「所長」將「勞教員」編組「學習」，大概十個人左右一組，黃蜂被指定爲我這小組的組長。黃蜂成爲「組長」後，曾在小組中批評我「不認識錯誤」。

其實「不認識錯誤」的，首先就是黃蜂自己。不過，我並不預備和他辯論，也不回擊，幸而我還沒有把全部心中的話告訴他。

在「勞教所」中，我們的「任務」便是「學習」。所謂「學習」，便是互相攻擊，互相「批評」，寫「認罪書」。在牆報上，人們都說「自己犯了罪」，都「感謝黨挽救自己」。我當然也這樣寫，但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我

「一年幽夢」

看了謝賢導演的「一年幽夢」，發現過去謝賢、甄珍、鄧光榮加上依達小說的基本觀眾——工廠女工是減少了，不知是觀眾進步還是電影退步？心中帶着一份淡淡的失落感，接着又去看一場伊力卡山導演的「碼頭風雲」也發現賣座情況並不理想。「碼頭風雲」在本港首映時是一九五五年，至少今日二十五歲以下的觀眾，對該片是沒有印象的。「碼」片是伊力卡山將馬龍白蘭度捧成明星的作品，它有一個文藝電影最有效的魅力，就是強調主人翁的接受挑戰的勇氣。在「碼」片中，編導如何將一個勇敢的人，誘導他去與一個勢力龐大手段毒辣的非法組織硬撞，劇中人雖有殺兄殺友之仇，但他的最大目的不是爲報仇，只是爭取勝利，爲工人奪回權益，使非法組織解體。並且絲毫沒有誇張，人物心理、行動、事件發展，都用平實手法表現。記得已故導演秦劍，在「碼」片首映時，曾經反覆看過多遍，他看電影的目的，是爲了研究伊力卡山捧新人的方法，在荷里活導演當中，從捧新人方面衡量，無疑地伊力卡山是一個最成功者。

謝賢的「一年幽夢」，寫一個在讀中學的女學生，因爲父親久病失業，迫得輟學出來找工作。於是從澳門來香港，應徵一份特別的工作，那工作是照顧一名因駕跑車失事而變成瞎子的富家子東尼鄧光榮。要特別請一個年輕女子來照顧瞎了眼的兒子的主意，是那不幸的富家子母親赫太太。這個盲了眼的富家子東尼，一直不願有人接近他，脾氣很暴燥。所以有幾個人走了，但是甄珍，因爲家庭環境太惡劣，她不能走，只得硬着頭皮幹下去。這其中也有一點點文藝電影不可缺少的那種接受挑戰精神。可是比起「碼頭風雲」，可說是差勁得多，這其中的毛病是編導人因創造力貧弱，不得不從情節上及人物性格上誇張起來，硬生生將它壓搾成一齣充滿衝突矛盾的文藝片格式，這也是過去國片文藝片常見的老毛病。編導沒能力塑造一個完整的角色，沒法從完整的角色性格衝突上產生劇力。於是便只得借重一些性格上的強調與誇張，借重情節，借重人物病態心理，借重迷誤與巧合的事件，硬生生將人與人的關係拼湊起來。作爲人與人之間主要衝突矛盾

也成爲「勞教員」呢！

在「勞教所」中，比被鬪爭時較自由。我們可以在所內自由行動，也可以走出大宗祠，到厠所去；但到厠所時，最少要兩個人一同行動。厠所設在站崗的共軍附近，要逃跑是不容易的。

「勞教所」還有一個規定：要到厠所的人，必須向共軍「報告」。初時「勞教員」向共軍說：「同志，大便！」但共軍喝道：「你們是犯人，誰是你們的同志？」於是，「所長」規定，「勞教員」不准稱共軍爲「同志」，而且「勞教員」之間也只准稱名道姓，不得互稱「同志」。「所長」還規定，上厠所時，要這樣說：「報告，上厠所！」

我們這些受損害和受侮辱的人，只有忍氣吞聲而已。

在「勞教所」中，有工程師，有醫生，有文化界人士，有售貨員，有劏豬工人，有雜工。在「三反」時，曾在珠江區被「公審」的「大貪污犯」魏秋明也成爲「勞教員」了。魏秋明在「三反」時，若果眞是「大貪污犯」，當已入獄。現因「胡風事件」又在「勞教所」出現，眞是災刼重重了！

「譚氏大宗祠」曾經洩電，電線着火，迅卽蔓延，幸而魏秋明及時把電掣關閉，勞教員才免遭受火刼。

在「勞教所」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鬪爭×××。

那被鬪的人，我現在已經忘記了他姓名了，也許當時我就不淸楚他姓名。他是一個二十歲以下的青年，他被送入「勞教所」後，堅決不認罪。他不但不認罪，還公開表示抗議，並且實行「絕食」。

在「勞教所」中，那一個「勞教員」敢於不認罪？誰都違心地大罵自己的「罪惡滔天」，包括我在內！

可是，竟然有人公開反抗，並且以「絕食」作爲抗議，那實在是一件不平凡的事。

由於這青年的絕食，「所長」馬上召開「鬪爭大會」，要我們「鬪爭」這不認罪的絕食青年。在會上，人人都大聲地斥責那青年，大家都以充滿懺悔的表情說：「我們都是犯了罪的人，我們都做過對不住國家，對不住黨，對不住人民的事。現在共產黨寬大地挽救我們，而你卻頑強地堅持反革命的立場，抗拒改造。希望你迅卽悔悟，重新做人！」

每一個「勞教員」都被迫向那青年責駡，我也不例外，但我心裏卻在頌讚他，我認爲他是「甘地」！我知道，每一個「勞教員」都抱着崇敬的心情來斥責這個「甘地」。

這個「甘地」有沒有屈服？沒有，他始終不認罪，不發言，滴水不入口。結果是：共產黨把他押離「勞教所」，從此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在「勞教所」中，我們除了鬪爭「甘地」以外，還鬪爭過「朱鴻鳴」，鬪爭過陳陀。朱鴻鳴之被鬪，並不嚴重，只由於他說錯話罷了。他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代舊人。」據說這句話，便是對黨的不滿。陳陀之被鬪，由於對月興懷，低聲嘆息。——我也曾被鬪呢！

「碼頭風雲

林巽

這又是寫故事的人要讓女主角將這個不可理喻的盲人說服。我在看電影時想，爲什麼寫故事的人不給男主角曾經看過醫生，也需要有個人來幫助他。但是那些幫助他的人使他失望，醫生也使他失望，於是才讓這個女主角進來幫他解決問題，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這麼說，那只是寫故事的人不願意鑽深一點去找適合材料，於是便借重將一些病態性格誇張起來解決問題。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極其淺薄的。

看了「一年幽夢」中的青山大富家別墅，以及那幅設計別緻的小閣樓，使我想起名作家徐訏的「盲戀」，因爲「盲戀」的背景與「一」片的環境是差不多的。「盲戀」的盲主人翁是女主角，「一」片的盲主角是男主角，「盲戀」是充滿音樂情調的抒情文藝小說，「一」片的富家公子是新潮盲人，沒有音樂情調，有的只是對跑車的懷念。「一」片的女主角，有一點點「灰姑娘」影子，然而這個貧女子的對象不是白馬王子而是跑車公子。「盲戀」的結局是悲劇，「一」片是喜劇收場，女主角因爲自卑感作祟，表露一點殘餘的矜持心態，然後讓男主角來找她，來一個「灰姑娘」式收場。

在「一年幽夢」中，男主角的母親及他的富家女未婚妻，倒有一點點格位。如母親的敬富欺貧，未婚妻講現實，但那一點點格位，完全是概念化的。一部文藝作品，所有的人物，並不是只爲了表現某一種寫故事的人所設定的概念而存在的，譬如在「碼頭風雲」中，馬龍白蘭度的角色生命中，有很濃厚的「哈姆雷德」的心態，但那只是其中一部份，如果你將「碼頭風雲」中的所有人物都從故事中抽出來，一一撇開了，單獨地去欣賞每一個角色，你會發現，故事中編導爲劇中人設定的概念，僅佔每一個生命的一小部份。因爲人性格並不只屬於一種概念。譬如馬龍白蘭度在編導設定下，他過去是一名職業拳師，在化裝上，故意將一邊眉毛斷了，作爲曾受傷的傷痕，與女主角閒聊時，拿過女主角的一隻手套，套上自己的手上，那是倒嚼過去生活習慣的小動作。他喜歡獨孤，喜愛鴿子，喜愛與孤獨的小孩子混在一起，那是倒嚼過去的孤兒生活。他在電影中只爲了以個人挑戰一個非法組織，但拼湊他的與眾不同的私生活，卻有很多不同的片斷。「一年幽夢」中的甄珍，本來是一個中途輟學的女學生，她應該有自己私生活的神秘面，但在電影中，她只爲了那個瞎了眼的盲人而存在。編導要是將她處理成喜愛自作聰明的女孩子，時時設什麼詭計來哄鄧光榮，結果是多作多錯，添些風趣喜劇，效果可能比單調而嚴肅風格強得多。

當然好的文藝片，應以現實社會常存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來作情節的起點。不必依靠人物的特殊遭遇病態心理，或生理上的畸型作情節，更能突出它的眞摯作用。社會上種種嚴重的困境，應該來自人生觀念的畸型而不是身體器官的畸型。突出生理的畸型，只有使精神上的畸型給朦混了。

喬冠華「升官」

林定

中共於本月十五日宣佈，喬冠華代替姬鵬飛出任「外交」部長。

姬鵬飛因何罷黜，中共沒有報導，相信凶多吉少。此間研究「中共問題」專家，大多認爲喬冠華升職，顯示周恩來權力鞏固，繼續推行「笑臉外交」。因爲喬冠華長期以來是周恩來的智囊，周對陳倚畀，不下於尼克遜對基辛格。

喬冠華早年畢業「燕京大學」，旋赴法留學，抗戰時回國，在重慶中共「新華社」工作。由於通英語及懂法語，爲周恩來重用，並任周的機要秘書。喬也曾一度在香港逗留，以「喬木」筆名在本港報章發表文章。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喬冠華便在周恩來主持下的「外交部」工作，爲周恩來得力助手。曾多次隨周出國訪問、出席「日內瓦會議」及「萬隆會議」。一九六四年升任「副外長」，此後獨當一面，率代表團參加「板門店」、「中蘇邊境」談判。最威水一次，是任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在紐約出盡風頭，爲世人所知。

由於喬冠華學識較高，對國際問題有所研究，且待人態度隨和，帶幽默感及文人氣息，加上具有國際會議和國際談判經驗，爲中共外交人材中佼佼者。所以喬冠華在中共推行「笑

部長」。前後不過四年，王便由「蝦卒」升「龍王」了。

唐聞生與章含之，在尼克遜訪問大陸時，擔任譯員，現均成爲「外交部」的主要成員。唐聞生並爲共黨「十大」的候補中委，章含之不久前亦升爲「副司長」了。相信不久，她們會撈個「副部長」之類的肥缺。

喬冠華「十大」時，當選爲中委，這是他的政治資本。他由「副外長」升「外長」，一面拜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之賜，另方面是他夠「醒目」，走「內線」投向江青。毛江爲達到削弱「三野」勢力，最好是起用喬冠華。雖然喬系人馬不顯赫，但多是有實際經驗的老手，由於盤踞外交部門爲時較長，以前又得周恩來撐腰，故其潛勢力深厚。姬鵬飛解職，喬冠華上任，外交部工作不會發生動搖。今年三月，喬冠華與章含之結婚，可謂識撈之極，馬上官運亨通。

章含之是「三朝元老」章士釗之女。毛澤東厚愛「章老」，特准他在北平抽大烟，專機送來香港醫病。當然也不會薄待「世侄女」。加上章含之是江青近身「侍婢」，爲「江門四女將」之一，這條內線，喬冠華走對了。江青也有她的如意算盤，他日她接管「國務院」時，自然多了一條有力支柱。

喬冠華追隨周恩來三十多年，一旦遇到利害，「恩師」也不要了。此是共產黨人義利不分，也許這是他們一向所自豪的「特殊材料」吧！

泉水

柳葉綠

山嶺間的一道清清的泉水，悄悄地流到高山人家的房屋後面，從深谷的邊緣直奔下來，發出一串串友誼的聲音。因爲少年們不知道它發源在什麼地方，有多長的歷史，就把它叫做「無名的泉源」。

這確是一道富有的生命泉源，它所流經的地方，土壤總是潤濕一片，樹木長得朝氣蓬勃，好像每一整天都有不逝去的早晨。

當這道泉水一線跑出源頭，它是這般的澄清，這般的純潔，就像一股沁人的光芒穿過了樹林。它曲曲彎彎地流過許多不知名的草地旁邊：一會兒溫柔，一會兒熱情……。它從山嶺的地底下穿洞打孔而來，帶着爽朗的笑聲；永遠只有歌唱，而不嘆息。它

鳥雀和泉水的音樂會，常常都在盛開。每一個音樂會，雲朵都飄落枝頭來湊熱鬧，連那些花草在輕輕鼓掌，似乎扮作是一羣「聽眾」。

在這些音樂的泉源中，和平的風，也總是像柔和地抖動着大地連串的炮竹，它燒熱了空氣中發出火紅而且

了一線，織成一條長長的畫廊。……

泉水的背景是山；它悄悄地來到彎曲道路的旁邊，跟行走着的老農和青春少女叫喚着早晨的喜悅。……

一片荒蕪的山谷，就有黃色的小花去點綴它的醜陋。曾經消失在候鳥翅膀遠去的樹林之歌，正午唯一的低訴，就只有這泉水發出生命的呼喚。

也許詩人都愛琢磨自己的詩句，但泉水也愛組織自己的語言。泉水和人一樣，心底裏有着許多偉大的希望在航行，它一時叮叮噹噹，一時嘀嘀嗒嗒，一時啾啾吱吱……。它討厭風暴般的叫喊，聲音只是跳跳蹦蹦；顏色隨着光影變換。光影和泉水是幻想派的伙伴；光影素描在泉水上，就像詩的靈魂化作蓓蕾而躍出玫瑰枝頭。

每年春天、夏天，雨水在大自然中活躍起來，這時泉水會變得活力非常充沛。它每天都要跑很遠的路，穿過很多的小橋，從東向西挺進，跟溪流的隊伍會師。它的目的地也很遠很遠……它日日夜夜都那樣的忙碌、勤奮和勇敢，不管山崩地裂，誰也不能阻擋它的腳步前進！它流到了那裏，生命力都無窮無盡，從不厭倦，從不乾涸，從不倒退，從不滅亡！

啊，泉水！它是大自然生命的血管，像人類兒女一樣的從毛孔裏溢出了奔騰的青春！

「治標」與「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誰都知道只可「治標」。而不管頭痛醫腳痛，總之逢痛使用止痛特效藥，這或可暫時麻木患處，以收到若干時日免除苦痛。但終時會再發作，特別是服吃內含副作用藥物，再

久，直至一九五八年才由陳毅接任。因此外交部門大小官員，不是周系便是陳派。陳毅接長外交部後，表面是最高負責人，但實際重要決策是掌握在周恩來手裏。不過陳毅是周恩來一手提拔進來，當然對周言聽計從，一向相安無事。

「文革」時，陳毅遭紅衛兵鬪爭，停職達數年之久。此期間，喬冠華即在周恩來直接指揮下處理外交部工作。然以姬鵬飛爲首的「三野」人馬，在外交部門也是深根蒂固，形成一股強大勢力，足以跟喬冠華分庭抗禮。雖然姬鵬飛在紅衛兵鬪爭陳毅時曾挺身保駕，但毛澤東權衡利害，還是起用姬鵬飛代理陳毅外長職，一面可安撫「三野」人馬，另方面可以抑制周恩來勢力。

一九七二年陳毅病死，姬鵬飛眞除，「三野」系控制外交部。「三野」出身的「副外長」有韓念龍、李耀文、仲曦東。毛江集團如何能容他膨大發展，於是施展毛澤東所慣用「拉一派打一派」、「摻砂子、挖牆角」伎倆。先在「外交部」低層佈下棋子，然後來一個火箭升空，連升數級。「江門女將」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一夜之間，全飛上枝頭。

王海容原名毛遠疆，是毛澤東二弟毛澤民與王敏華（後易名朱丹華）在新疆時所生。王敏華父親王季範，是毛澤東表叔，前年病逝北平，王海容以家屬身份吊祭。毛澤民被殺後，王海容由毛澤東收養，自小受江青「薰陶」。王海容在「北京外語學院」畢業，進入「外交部」工作。一九七〇年爲羣眾組織代表，一九七一年升「禮賓司」司長，一九七二年擢升「外交部」部長助理，今年八月升「副

為的是甚麼？

學校裏的從軍運動，像山洪爆發……像黃埔江的千陶浪濤……衝擊着每一位同學的胸膛，同學們滿懷着沸騰的熱血，皆以從軍報國引爲無上的光榮。

辦好志願從軍報名的那一天，班級導師韋亮節先生，曾召集班上報名從軍的同學，舉行一次座談會，他要大家冷靜下來，回答他提出的幾個問題，如今回想起來，猶自覺當年純眞的「可愛」！

韋老師首先分析：投筆從戎，是沒有名利代價的追求，而是要在槍林彈雨、刀光劍影中，面對敵人，以生命頭顱奉獻給國家的。在心理上，要有時時刻刻爲國犧牲的準備。

他接着加以說明：

第一、沒有名：參加青年軍的知識青年，不分大學教授、大學生、中學生、公務機關的官員、社會上的律師、工程師、會計師、新聞記者、文學作家，入營之後，一律平等，都是青年軍的「三等兵」，不能存有做官的觀念。

第二、沒有利：國家正在苦難中，從軍入營之後，「二等兵」的待遇是很菲薄的，除了日常生活，要和全國軍民同胞同甘共苦之外，每月薪餉只是少許的零用錢。因此，邁向青年軍的營門，永遠不能接近發財之路。

第三、不怕死：勝利的凱旋門，不是張燈結綵，不是紅毡舖地，而是要用勇士的熱血頭顱，結合生命的火花凝成的。參加了青年軍的行列，就是以身許國，準備在戰鼓笳聲的戰場上，馬革屍還。

第四、不動搖：有了不求名、不求利、不怕死的認識，還要堅定貫徹終始，百折不撓的決心。從軍入營之後，要有勇氣面對苦難，克服苦難，才能經得起千錘百鍊的考驗，光憑五分鐘熱度，一時間的情感衝動，是經不起考驗的。臨陣退卻，就會變成時代的逃兵，做了青年軍的逃兵，就會招致終生的恥辱。

韋老師講到這裏，吩咐大家自由交換意見，他說了一聲回頭再來，就步出教室去。

同學們似乎已沒有任何考慮的餘地，滿腦子想到的，就是嚮往着披上戎裝，橫槍躍馬在戰場上，將日本鬼子殺得落花流水的情景……。個個都是樂在心頭，喜上眉梢！

過了一會兒，同學們見到韋老師回來了，自動鼓起一陣熱烈的掌聲。他莊嚴的宣佈說：「我剛才講的話，大家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從軍的同學齊聲回答說。

韋老師又問：「現在，請報名從軍的回答我，大家不爲名、不爲利、不怕苦、不怕死、不惜任何犧牲去參加青年軍，爲的是什麼？」

「殺日本鬼子！」同學們像雄獅怒吼，聲破長空，眞是動人心弦！

春聲

，醫治社會之痛，道不同而理同。

不承奉的說，香港地區早已患上骨癌、肺癌、肝癌和流行性感冒。家庭教育失敗，骨癌！學校教育失敗，肝癌！社會教育失敗，肺癌！受西方文化洗禮，流行性感冒！

三種癌症，足以置之死地，感冒一旦轉爲傷寒，也死得人多的。

又色情爲骨癌，暴力爲肝癌，黑社會爲肺癌，沾染風氣爲感冒。這樣自然引致併發症，治安焉有不壞？爲此，必先「治標」，跟着「治本」，然後康復。至於怎樣「治標」？嚴刑峻治，愛人以德；怎樣治本？從家庭做起，化及社會，家庭好子弟，社會何來莠誘？

我的母親

棄左

我的母親，是個年邁八秩，滿臉皺紋，雙目失明的殘廢者。

我的母親，是個慈祥和藹，勤儉持家，最怕惹是生非的純良者。

我的母親，是個捱盡勞苦，吃盡辛酸，到頭來，得報苦盡災來的滄桑者。

我的母親，雖是個文盲者，但她能通情達理，明解是非，直腸直肚的好心人。

總之，我的母親，是個能守婦道的賢妻良母。她在我心目中，是個最偉大、最誠實的可崇者。



中國抗戰實錄





【2】

戰爭結束前後

共黨一直在窺伺着時機

再說：在國軍接收之前的淪陷區，眼前的治安維持，也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嗾使之下的共軍，一直在窺伺着對國民政府擴大叛亂的時機，不斷地派遣共黨分子潛入各地擾亂治安，一旦日軍降伏，對於共黨來說，可眞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當八月十日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那天夜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對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發佈了下面的訓令，可以看出當時的困難情況：

委員長的訓令

「一、敵已無條件投降。

「二、命令敵軍駐華最高指揮官（日方的官銜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維持現狀，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嚴禁破壞物資、交通及擾亂治安秩序行爲。聽候中華民國總司令或各戰區長官的處置。

「三、在各戰區應注意下列事項

「（甲）敵軍可能抵抗、阻擾，必須有應戰準備。

「（乙）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

「（丙）命令僞軍（南京汪政權軍隊）投誠，並確保聯絡；同時把握機宜，包圍暫時集中的敵軍，及陸續控制敵軍撤退後的要點、要線，等候國軍到達。

「（丁）禁止加害投降後的敵軍俘虜，特別曉喻所屬官兵嚴格遵守。

「（戊）各戰區除均應派遣主力部隊挺進，負責解除敵軍武裝外，同時應留駐必要部隊，維持後方治安。

「（己）國軍整編事宜，得由各戰區長官依據實際情況，暫行延緩執行。

「四、着何總司令立即擬具接收淪陷區要點、要線，以及分區集中敵軍，並監視其解除武裝的詳細計劃呈核。」

（註：本文所引用中華民國官方文書，由於產經新聞係根據中文意譯，現回譯爲中文，自與原文不盡脗合，但其中大意，要仍正確無誤。）

這個訓令的第三部分乙項，是爲預料共軍將會搶先繳收日軍武裝，而預爲禁止日軍應承。共軍亟希望攫奪日軍武裝的目的，當然是基於對國軍挑釁的需要。

還有兩項的措置，是爲了收編原爲日本軍閥傀儡的僞軍，以封鎖共黨分子的活動。

日軍拒絕向共黨繳械

關於對共軍的對策，在日軍方面，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在當時有許多共軍分子或自稱是共軍派來的人士，向日軍要求投降繳械的情況，層出不窮。

「支那派遣軍」因而在八月十八日決定了向國軍投降的方針，和十、項的「對支處理綱要」，以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名義於二十日通令全體官兵遵照。綱要內容略爲：「以深明大義的態度，爲支那繁榮衷誠協力，實踐幾年來的對支道義……」、「對於支那方面，應該畏如秋霜，衷心愛敬……」、「首先協助重慶中央政府（國民政府）容易達成統一：：」、「進一步有助於中央政府充實武力……」、「延安方面（中共）如有襲日、侮日態度，則斷然加以討伐……」

依據這個綱要，日軍官兵友善地向國軍繳械；但是相反地由於拒絕了中共的要求而受到了共軍的攻擊。在終戰後的兩個月之間，日軍官兵犧牲了一千五百人之多。情況比較嚴重的地區是除了在蘇聯部隊壓制之下的東北三省之外的華北、華中沿海，特別是在山東地區。小林淺三郎後來於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奏：「基於共軍對日軍報復心



總統於六十三年五月間與蔣院長在士林官邸花園中合影

理，故不得不處於爲自衛而戰鬪的狀況之下，主要交通線及重要都市依然能夠確保無恙。」

天皇制的存廢

當時，何應欽爲了和美軍洽商作戰事宜，還在離重慶南方約八百公里的廣西南寧。

驟然面臨到接受日本投降的任務，何應欽的確是最適當的負責人選。何應欽自一九〇八年以來兩度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二十二期步科），和日本軍方人士多有交往；尤其是和岡村寧次在一九三三年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時，曾經幾度會談。自古英雄相惜，縱使是兩軍敵對、兵戎相見，也會互存敬意。何應欽和岡村兩位將軍，恰好就是這樣的關係。因之後來在日軍解除武裝，復員等工作方面，何應欽總是不失寬大而能接受意見的態度；岡村也是眞誠相對，故而一切進行得很順利。

遣返兩百餘萬日軍日僑

就以日本人的遣送問題來說：一百二十多萬部隊和九十萬僑民，合計二百十三萬人，在戰後混亂情形之下，僅僅十個月就已經全體遣返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停止了必須調運國軍的列車、撥出了戰運糧食的輪船，盡力於日本人的集中和遣送。我們認爲戰爭罪惡不屬於日本民眾，而應該由驅使他們的日本軍閥負責。軍閥既已經崩潰，那麼在中國的日本人，不問軍民，都應該儘早回國，好讓他們能爲建設新日本而盡力。因爲民主日本如果能夠早日再建，則「同舟」的中國也同樣地會早點安定。這和被蘇聯所扣留的日本軍民在酷寒的西伯利亞強迫勞動達五年之久的事實比較，實在是極端強烈的對照。

何應欽的回憶

何應欽（八五歲）目前還在擔任着中日文化經濟協會會長的職務，和日本的要人們多有交往。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從悠久的歷史觀點着眼，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是一種割斷不了的兄弟關係，兄弟縱有鬩牆之爭，但一轉身就會携手和好。在我們來說，仗打完了之後，就得儘快地把日本青年送回本國，讓他們肩負起復興的任務，而不僅是基於同情因戰爭失敗被遺留下來人們的境遇。

爲了日本復員，中華民國撥出了百分之八十的船舶（三十萬噸）和百分之七十乃至八十的列車，以至國內的緊急運輸活動受到了影響，確屬事實。」

戰後，東北三省很快地被中共控制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說就是爲了遣送日本人而撥用頗多的運輸力量，以致遲誤了國軍的部署。



蔣總統保存日本「天皇制」

天皇問題議論紛紜

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公文，是在較東京廣播遲了數小時之後，經由瑞士政府於十日深夜送達，其內容則和宣言所提示「無條件投降」的意旨稍有距離──就是對於天皇的問題附帶地提出了一點希望？在公文上，日本政府表示：「基於了解了在波茨坦宣言的各項條件中並未含有要求日本變更天皇的國家統治大權，而接受同盟國的召降。」

（註：言外之意是希望不變更天皇制度。）

在波茨坦宣言中提到將來日本所應具備的政府體制是：「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第十二條）並沒有直接涉及到天皇的問題。

然而日本的天皇制度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呢？同盟國之間在終戰以前就已經是議論紛紜，甚至有提出：「放逐西伯利亞」、「判處絞刑」等極端意見，也都是事實。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會議時，已經獲致結論。

開羅會議討論到有關日本投降後的問題之中有：「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永久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上所佔領的一切島嶼」、「使朝鮮自由獨立」、「在中國的日本公私有財產由中國政府接收」等四點，順利達成協議。

但是，唯有對於天皇制度問題，究竟應不應該廢除，使羅斯福總統躊躇難決，而會議程序又非常緊迫，乃在晚餐會中提出來徵求意見。

人情反覆　世路崎嶇

十月一日

共黨本日在北平成立「政府」，毛澤東竟效兒皇帝劉豫之所爲，不顧一切，傀儡登場，此誠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之奇恥大辱。

二日

昨日奉命自廣州飛往香港，訪俞鴻鈞先生，今日卽返廣州。

今日爲共黨政權成立之第二日，俄帝卽宣佈正式承認；並自廣州召回其外交代表，父親認爲：

俄帝之承認共黨政權，實乃既定之事，且爲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蓋以我在聯大控俄案通過，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報復之行動耳。今後俄帝必與共黨訂立軍事同盟，助共黨建立空軍與海軍，則我爲勢更劣，處境更艱，此爲最大之顧慮。

湯恩伯總司令由厦門來電，以李宗仁反對其任閩省主席之聲明，使其喪失威信，無法指揮部屬，故不能再駐厦門作戰，「決自今日遠行」云云。詞極憤懣。父親甚表同情，且以湯總司令正在與當面共軍拚命作戰之時，亦不可走馬換將，應卽設法勸慰，俾得繼續作戰。

三日

俄國通知我駐俄大使館，與我中央政府絕交。其外交陰謀及猙獰面目，業已全部暴露於世人之前。我政府外交部亦於本日正式聲明：「對俄斷絕邦交」，並呼籲聯合國，應充分注意俄帝侵畧我國，威脅遠東之行爲。美國國務院亦於同日宣佈：「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父親今晨六時乘機離開廣州，上午十時安抵台北，抵台後不及半小時，強烈的颱風卽已登岸；而飛機未發生任何意外，亦幸事也。

五日

我外交部本日又發表聲明：與俄帝附庸之波蘭、捷克兩國，斷絕邦交。到此，敵我雙方壁壘森嚴，卽妄人亦不再作「和談」之迷夢矣。

昨日過份疲勞，終夜酣睡，直到天明。晨七時起床，卽駕車上草山。

風雨中

今日爲中秋佳節，如果是太平盛世，人們必在家園共享天倫之樂。今則世亂時危，已無這等清福。母親在美從事國民外交，尚未返國，我乃携同妻子乘車前往基隆，上華聯輪陪父過節。下午二時啓碇，我亦拋妻兒，獨自隨父去厦。父親此行目的，在解決湯恩伯將軍之任命問題，予以勸慰並佈署閩厦軍事也。夜間在船上賞月，想起父親身爲全民領袖，如此僕僕風塵，席不暇煖，食不甘味，重要節日亦不能在家稍息，而一般人尚在醉生夢死，爭權奪利，良可嘆也。

七日

韶關又告失守，白崇禧所部全部，已向廣西撤退。今日風浪極大，上午十時三十分，船抵厦門。在港口卽聞大陸共砲隆隆作響，此地與共軍相隔不及九千咪，父親身繫國家安危，竟如此冒險犯難，亦無非爲國家盡最後之心力耳。下午四時登陸，父親卽在湯恩伯總司令寓所召集團長以上人員加以慰勉，並會見當地紳耆，八時後回船，與湯恩伯司令話別，再予以勸慰鼓勵，並切囑其在厦門擊退犯匪。鞏固金、厦，爲公私爭氣，再言其他也。

八日

今日上午八時，華聯輪抵達馬公。九時，隨父改乘飛機，十時十分抵達台北。父親忽接洪蘭友先生電稱：「廣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難而退』之意」。又接顧總長墨三電稱：「粵省西北與湘、黔軍事，已趨劣勢；請毅然復任總統，長駐西南」云云。父親對此，尙無表示。

九日

奉命迎于右任、吳禮卿二先生來台北。

整個西北陷入共手後，毛昭宇等六人在寧夏被共扣押，迫飛北平附共。不料毛等忠貞不屈，竟在起飛之頃，設計反擊共黨監視人員，奪機飛來台北。此亦反共抗俄戰爭中之一英勇事蹟也。父親以其忠勇可嘉，於上午十時，特予召見，面加獎勵。

下午吳禮卿先生來見父親，報告與李宗仁談話經過，李希望父親「復位」。吳先生亦以爲一旦廣州失守，政府遷渝，情勢更爲混亂，父親倘不復出，將使國家前途陷於不可收拾之境云。

十日

本日爲雙十節，父親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揭櫫反共抗俄國策，斥責共黨政權係俄帝一手導演，志在滅亡我國；並指示全體軍

，已成孤立無援地帶，今後對此兩地之運輸補給困難尚在其次，而「以寡敵眾」的形勢，恐終將為共黨所蠶食也。

今日接獲報告稱：「舟山之六橫、蝦岐各島業已放棄，金塘亦因之失陷」。父親不得不親自前往該地視察。下午一時四十五分飛往定海，我亦隨行。

此為我本年內來定海的第四次，此間情形是一次比一次差，今則共軍已佔金塘島，定海大門敞開，形勢益見危急矣。

十二日

政府宣佈本日自廣州遷重慶辦公。

上午七時半，我乘B－25機至金塘、大榭、梅山諸島、穿山半島、鎮海與寧波上空觀察。

父親於上午十時，召見桂永清、石覺、周𡵢等海陸空軍將領會議，研究防衛定海與收復金塘、六橫島之計劃。

十三日

大嶝島為共軍所佔，金門方面，大受威脅。李宗仁於本日離穗飛桂，廣州即於此時失守。父親對廣州之保衛戰，真空費一番心血了！

上午九時，父親乘車出定海西門，復步行二、三里，至天童山麓。沿途視察駐軍陣地，一連一排的走至敦頭營部，又約有十餘里矣。

十四日

上午，父親乘機由定海起飛，十二時二十分安抵台北，父親此次定海之行，對於情報工作人員多能奮鬪不懈，空軍亦能盡職作戰，甚覺欣慰。李宗仁本日由桂林飛抵重慶。

十六日

共俄雙方訂立「哈爾濱協定」與「莫斯科協定」。規定共黨之軍事、經濟均受俄帝控制，毛之「一面倒」的賣國政策已經進一步地實行。

晨間接獲報告，謂共軍已多方面襲擊廈門，且已有部份登陸。晚間復接廈門情勢混亂之報告，但又稱「共軍已有撤退之跡象」。或亦戰況激烈，屢進屢退，乃有此紛歧之戰報歟？結果國軍終於主動撤離廈門，退守金門。



蔣經國

父親着手研擬黨政軍制度與紀律之建立，並製定經濟、社會、教育等政策與其實施方案。

父親認為：

軍事教育，應着重下列三點：

㈠軍隊戰勝之基本條件：在以主義與信仰為軍人之靈魂；以紀律、組織、理論與學術為精神；以主管長官與黨員（忠實）為骨幹；以政工與黨部為核心（負責與示範）。

㈡戰爭目的：為誰而戰；為維護民眾自由，保衛國家獨立而戰；為實行三民主義，掃除革命障礙，提高人民生活，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專制壓迫，反對侵略，反對漢奸而戰；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

㈢軍隊生活方式；官兵一體，生活一致，經理人事公開，一切都是從人民及國家民族利益着想。

十八日

上午十一時，父親與張曉峯先生談及出處問題，旋即召集中央設計委員會議，研討「復行視事」問題之利弊，父親認為：

「個人的出處事小，國家的存亡事大，此時應研究，應該不應該再起，不能問再起後之利害得失，只要對人民軍隊與國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必研究外交或其他關係問題，一切只有自主、自強，始能獲得外援，倘自己內部無可救藥，即行外援，亦無能為力。」

大多數皆主張父親「復行視事」。晚間父親又約黨國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吳禮卿諸先生，商討此項問題，僉認必須李宗仁出於至誠，自動退職，再行「復位」。

二十二日

金門島離共軍大陸陣地，不過一衣帶水，國軍退守此地之後，父親以其對軍事和政治，均具極大意義，必須防守。因於午間急電駐守該陣地作戰之湯恩伯將軍，告以：

「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

此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盧漢今日再請辭職，父親即覆電勉以道義。但此人反覆無常，朝秦暮楚，態度變幻莫測，恐收效甚微，亦姑盡人事而已。

【三十一】

談四大不要臉

方劍雲

數年之前，知堂老人周作人尚在世，致函與此間友人，偶然提及北平大中學生稱郭老（郭沫若）為「四大不要臉」之首。此信以後影印，流傳雖不廣，但看過的人對「四大不要臉」另外「三大」為何人？皆感興趣，以後陸續傳出為老舍、馮友蘭、至另外一人為誰，未見透露。

最近看到台北一份頗為權威的雜誌，提起四大不要臉，所開名單是郭沫若、老舍、臧克家、曹禺。並解釋臧克家所以入選，是因為在主編詩刊拍毛過甚，曹禺則因為出賣吳祖光。

兩處傳聞湊在一起，郭沫若與老舍均在其中，其實二人尚有參差，也許不久北平有文教界人士流亡出來，可以告訴我們一個正確名單。

撇開大陸的傳說不談，筆者多年以來即認為陷在毛管區的知識分子，只有三個人可稱為不要臉，不能視為人類，除這三人之外，任何人皆值得同情，憐憫，不可譏笑，因為他們實在無力抗拒毛幫的壓力。「千古艱難為一死」，其實死並不難，毛幫的可怕處是它折磨得讓你求死不得，試看一批被俘領將，每個人皆是百戰餘生，怕死能作到一路統兵大員嗎？但被俘後又有幾個成仁取義的，據此，我們又安能責手無寸鐵的文人。

既然如此，何以又有三個人不齒於人類呢？因為他們的行為真不是人。二十幾年來，毛幫折磨知識分子，逼令每一個知識分子自瀆，罵自己不算，還要喊毛澤東「萬歲」，但知識分子只是應付而已，假定毛澤東規定每人「罵己捧毛」有六十分可以合格，一般人只肯作六十五分，最多不過七十分，但卻有人硬要作到一百分，甚至還想超過一百分，此種人雖不謂之不要臉，亦不可得也。

這三個人是誰，第一名仍是「眾望所歸」的「郭老」，第二是臧克家，第三是趙景深。

「郭老」的為人已不必介紹，單說其餘「二大」，臧克家編了一個「詩刊」雜誌，大概是一九五二年，臧克家忽然發生奇想，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大意是說「主席」的詩詞外間抄傳，頗多謬誤，可否請「主席」自己寫出來交詩刊發表，以糾正流傳的錯覺。這一封信拍得毛澤東好舒服，當時回了一封信，就把那些「鼓兒詞」用龜蛇飛舞的毛體寫出來，共計十七首，這就是毛幫最早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七首」的底本，以後毛澤東繼續胡謅，逐年增加，早兩年出了「毛主席詩詞二十七首」，這兩年不知有無新作，毛澤東的「詩」既無平仄又無韻，他自己唸上口就成了，作起來自然容易，相信已過三十首了。

臧克家僅僅寫信給毛澤東，要毛澤東把所有「歪詩」全錄下交「詩刊」發表，尚不能稱之為「大不要臉」，主要是他收到毛信，與毛會面之後，寫了一首新詩，由於筆者對一般新詩看不懂，所以腦子裏裝不進去，因此，臧克家這首「佳作」一句也背不出。但記得大意是這樣的，開首先談「幸福的會見」，然後說這個「會毛的消息傳出後，九城轟動，大家奔走相告，人人都分到光榮。接着又說許多朋友趕來道賀，握着他被毛握過的手，久久不肯放下。總之，那首詩，稍有廉恥之心的讀書人，讀了沒有不冒冷汗的。像「郭老」的「史大林爺爺，蘇聯大伯伯把我們解放」；「史大林萬歲！親愛的鋼，永恒的太陽」。「窗內一個太陽，窗外一個太陽」；「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的榜樣」。都不足比擬，所以台北與區區所擬的名單，臧克家皆在榜上，就為這一首詩。潘大臨以「滿城風雨近重陽」一句而名傳千古，臧克家也為這一首詩而遺臭數十年，讀者諸公，誰手頭有這首詩，希望影印副本寄下，當在本刊重刊，供全體讀者大笑一次，亦養生之道。

最後再說到趙景深，此人知道的不多，知道他而能把他列入郭、臧之後，共稱「三大」的，區區可能有創作權了。我何以把趙某抬舉得如此之「高」，自有道理。

趙某原是上海灘的一個文人，經常寫一些討論詞曲文字在其主編之刊物上發表，這種文章，占分之五十以上為引用原文，自難看出好壞，但由於刊物的傳播，大家也都知道上海有這麼一個作家。抗戰之後，趙某仍留在上海，太平洋戰爭發生，租界被佔，不能容身。恰在此時，安徽省在立煌設立一所安徽學院，不知何人介紹，就把趙某請來教書，全校師生對於這位大作家的光臨，羣感興奮，趙某初上課時，室內坐滿學生，門首還站着旁聽者，其盛況可能勝過胡適之在北大講紅樓夢，學生稱之為趙滿堂。但趙某肚裏實在沒有東西，胡扯一泡，不知所云，不到一週，趙滿堂變成了趙空堂。

趙某自知憑學術不能立足，乃改而向政治着手，大拍當時省主席李某的馬屁，李某乃聘之為省府顧問，給予萬元車馬費，趙某感激涕零，許多醜態且不說它，茲舉一事，安徽學院第一屆學生畢業，同學錄請趙某寫篇序，他開首這麼寫：「畢業即失業，但你們畢業不會失業，李副長官兼主席已為你們安排好了工作。」全篇總有千字，無一字勉勵學生如何作事，如何作人，入目皆是李副長官兼主席。筆者看了這篇序文，皺眉向同學說道：「這人怎麼這樣不要臉？」同學苦笑道：「這是小焉者了，此人不要臉之處，非我們所能想像。」

勝利後，趙某回去上海，中間數年有何醜事，不詳。到了一九五〇年底韓戰爆發，筆者經上海外逃。當時上海學生受到毛幫催眠，如痴如狂進行反美活動，街頭貼滿壁報（不是今日大字報），好似復旦大學貼出的壁報，居然看到了趙景深寫的杜魯門「嘆五更」。「嘆五更」是一種小調，廣東似乎

沒有這種小調，但長江以北非常普遍。是由一個女人獨唱，以寡婦身份，唱出長夜孤眠，不能入睡的感覺。一更裏如何如何？二更裏如何如何？一直到五更天亮爲止，長短不一，內容也沒有固定形式，這種曲子在北方被列入淫詞，不能在大庭廣眾之間演唱，尤其有女眷在場，更絕對禁止。趙某與毛澤東有一點相同，毛澤東肚裏只有四大寶書，趙某肚裏有淫詞小調。教書不成，編小調倒不錯。我當時站在馬路上看完了趙景深的杜魯門「嘆五更」，也是一更裏如何如何（大概是不當派兵入韓），二更裏大概是嘆損兵折將，不由得也嘆息一聲，嘆息人之不要臉竟來也沒有止境，趙某借乎始終留在上海，若能去北平，未嘗不可同「郭老」抗手。

除去郭、臧、趙「三大」之外，區區不敢說陸在毛管區的任何文化人不要臉，即以老舍而論，在紅衛兵迫害時，與紅衛兵搏鬬而死，不要臉的人安有拼命勇氣。曹禺未寫過一篇捐毛文章，而作無聲的抗議。至於馮有蘭，雖然他寫了上百篇自瀆自賤的文章，但是到了批孔開始，毛幫還要把他拉出來清算。可見馮友蘭還是在默默維護中華民族固有文化，爲孔孟思想的柱石，我們應諒其苦心，不可以惡言相加。

如果要湊成第四個不大要臉，不能求之於毛管區，應當向海外找，兩年以前，曹聚仁應當可以入選，其人置之於郭、臧、趙之間，實在各有千秋，難分軒輕。如果勉強要分，大概「郭老」之皮厚，臧克家之皮硬，趙景深之皮韌，曹聚仁皮彈性強。

曹聚仁既死，四大湊不夠，等於打牌變成了三缺一，幸而此時出了一個「墮子」趙浩生，此人已爲毛幫僱用作統戰爪牙，自稱美國教授，但在美國時卻沒有在毛管區時候多，訪了傅作義、又訪費孝通，謝冰心夫婦，把毛幫擬好的宣傳稿向海外散發，任何肉麻的話皆能說出，其臉皮實具有郭、臧、趙、曹四家之長，雖然剛露頭角，已經使人掩鼻側目，如果由其發展下去，可以威脅到「郭老」首席四大的地位，「郭老」看見趙「墮子」的行爲，定有「不覺前賢畏後生」之嘆，所以照區區所擬，目前四大不要臉，依序應是郭、臧、趙、趙。

可憐復可悲

尖鋒

東南亞國家部份華僑，在中共的虛僞欺騙下，放棄了他們僑居國的公民權，返回「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去爲人民服務，參加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當時那些華僑，確是對「祖國」期望很大，愛國的熱情是高漲的！

可是他們回到「祖國」，看到的並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一回事，竟然是個騙局，於是千方百計，冒九死一生的風險偷渡，逃離「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跑到這個英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香港來。去年又有數以千計的這類回歸者，經過申請正式的離開幸福「祖國」來到香港，目前據說這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回歸者，除了設法偷渡或利用法律漏洞，利用中國名字與不同英文譯音來更改名字的方法，返回其僑居地的國家中去過那「寄人籬下」的生涯。想落，這些華僑也確實可憐與可悲，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筆者有一個認識的印尼歸僑K君，他原是僑居印尼棉蘭的，在中共與印尼建立外交之後，中共駐印尼的大使館，領事館就經常召開華僑會議，大吹社會主義祖國的成就，號召華僑返回社會主義祖國去參加建設……。

K君在中共花言巧語之下中毒了，他不但衝破他父親的阻撓，並決然與反對他返回祖國的妻子離婚，雄心壯志與高彩烈地回歸了，他回到湛江時，受到一班敲鑼打鼓的學生歡迎，每人還掛上了大紅花，的確很光彩。可是這不過是曇花一現，經過預先安排好的工廠，公社參觀訪問和大吃大喝幾天之後，就安排了工作。K君是被分配到廣西華僑農場工作，在農場中從早到晚不停地勞動，晚上又要學習、討論，作生活檢討。每月所得的只有十八元人民幣，加上糧食與副食品供應不足，K君與其他歸僑一樣，只好把從外國帶回去的單車、手錶、金器之類的東西逐件賣掉，去自由市場換取高價的食物來塡充飢餓的肚皮。歸僑們這時才眞正深切的了解社會主義「祖國」制度下，人民的幸福生活原來如此，可是悔之晚矣！於是積極申請出國，但都得不到批准，K君只好設法偷渡，不過運氣並不佳，每次都失敗，還算幸運是每次偷渡，尚未被人發覺。

去年七月，總算祖宗有靈，他批准來港了，但在未來港前，公安人員召集他們這班熱情的回歸者上政治課，不如說是恐嚇更貼切。

公安人員說：「政府爲體念大家過去都是生活在外國，大家對於祖國生活仍不很習慣，所以很多僑胞要求返回僑居地去，政府爲了遵重各僑胞意願，所以批准大家申請，希望大家出到國外或者返回僑居地，都應很好的宣傳祖國的各種成就，但必須說明的倘若有人出到國外故意造謠破壞祖國聲譽的，那就是人民的叛徒，我們可以隨時用麻袋把你們套回來處理的。」看看中共是多麼卑鄙，其實社會主義「祖國」如果眞正是那麼美好，那麼幸福，而熱愛祖國的回歸僑胞又怎會要求出國到外人統治的地區寄人籬下呢？可想而知這班熱愛的僑胞對待社會主義「祖國」是多麼失望，多麼心傷呢，但中共仍想用恐嚇來封鎖他們的口。

K君到港後，雖然找到一份工作，但生活沒有安定。又無法返回印尼，得不到老父諒解，也沒面目去見他那勸他不要「回歸」的離婚妻子，在港孤身隻影，精神陷於極端痛苦，他完全變了，整天癡呆呆的。這是他失足的遺恨，但這不是他的錯，他是中共欺騙的受害者。這些都是血淋淋擺在眼前的事實，但本港一小撮所謂大學生，卻仍然在白天見鬼的舉辦什麼「中國週」，大吹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其實，「認識」兩個字只不過是對某種事物的表皮淺薄的看法，若果想眞正了解社會主義的幸福，就必須像東南亞那班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歸僑一樣，返回大陸，親身體驗一下眞正的幸福味道，那才有意思。

（瘟君夢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1）

封侯

七　空降武器軍威振　收復國土民心歸

李彌一生戎馬，久歷戰場，對敵我情勢分析，不致忽畧，以三千雜亂之眾，當共黨新勝的士氣，無異虎口捋鬚。可是若不反攻，時日既久，流亡志士必將意志消沉而告星散，共黨邊防組織亦將隨之嚴密。因此，以打鐵趁火熱的決心，向各方發出豪語，勢必進軍大陸，收復國土。美軍方面亦在半信半疑的情況下，派出兩位尉級軍官，作為聯絡，隨軍觀察，站在韓戰利害觀點，一定要在李彌進入國境，對共軍能起牽制作用時，方才給予後勤支援。

南路雖屬助攻策應，為了堅定信心，李彌把現有的地方武力，均配屬呂國銓指揮，尤其第一軍區李希哲其人，在滇西南邊區素具人望，擁有龐大潛勢力，以之隨軍號召，期能化阻力為助力。所以李彌對呂國銓說：「你由南路挺進，駕輕道熟，我由滇西突破，人地兩宜，等到會師昆明後，再以足夠兵力，首先送你光復廣西（指呂國銓係廣西籍），雲南廣西勢成犄角，進而飲馬中原，光復神州，我們告老退休時，回憶一切由今天開始，將是值得驕傲的事。」

呂國銓會心含笑而別，各首領所部向預定地點進發。由猛撒北行，進抵滇邊滄源縣界，須要徒步行程二十多天，中間所經卡瓦山區，均以種植鴉片為生，稻米生產，不足自給，專靠商人由平地馱運到山區售賣或換取鴉片，這次部隊沿途食糧供應，全賴一般商人，自動趕着騾馬，投効到反攻行列，組成騾馬大隊，解決了運輸補給的困難。原來這些出生雲南邊地的小商人，自共黨佔領大陸後，正感有家歸不得之苦，今聞李彌率部反攻，各皆爭先恐後前來投効，希望跟着李彌回家團聚。

曉行夜宿，李彌領着總部參謀屬員，徒涉於叢山之間，有時宿營較早，李彌在溪邊洗澡或巡視環境時，常常會找到一些野菜及菌類，自己動手炒上一盤，大家在吃喝談笑間，顯得輕鬆而親切。尤其是兩位美國人，一名司徒，一名雷登，因居住香港時間很長，對中國語言亦能應用自如，天真活潑，生活放蕩不羈，每到宿營時，便向民間購買鴉片吸食。卡瓦山區雖係盛產，但卡瓦族人偶有吸食鴉片，卻不講究吸食工具，司徒卻妙想天開，把水壺戳一小孔，帶上一包洋燭，一根鋼針，從此兩人每天宿營時，皆背着李彌，悄悄地吞雲吐霧去！

可是他倆的生活點滴，全在李彌的觀察中，過了幾天，李彌對他兩說：「兩位跟我來山區吃苦，如果把鴉片抽上癮，將會使我感到對不起你們。」

司徒從容地仿效一般屬員的語氣，微笑說：「報告主席，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來到卡瓦山，既然來到產烟地區而不抽幾口，眞是辜負此行了！」

李彌看到這兩位天眞且好新奇的美國青年人，自然不會強其所難，半眞半假的笑說：「你們上了癮，不能回到美國去怎麼辦！」

司徒毫無考慮，認眞的說：「只要主席准許我們抽鴉片，我們就跟着你，不願回國了！」

李彌想不到此人竟會出此豪語。於是，調侃說：「你們不想念你們的太太嗎？」

聽說太太，司徒樂不可支的說：「卡瓦山區也有女人呀！」

李彌隨即挖苦說：「她們一輩子都不洗澡！你們不怕臭嗎？」

司徒興趣更濃的說：「用香水薰棉花塞住鼻子，就聞不到了。」

這些親切氣氛的一問一答，說得大家捧腹大笑了！

到達邦央後，滇邊各縣流落緬北的武裝團體，紛紛投到李彌旗下。李彌視其人數及領導人作為如何，賦予番號，並令他們即向新地方集中待命。當時一般人的觀念和口號，除了「回去啦，跟着李主席打回去啦。」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回去過程中，將會遭遇到些什麼困難！

到了新地方，各路人馬紛紛集中待命，可是武器缺乏，面對着即將來臨的戰鬪任務，對赤手空拳，將使作戰計劃，無法施展，副參謀長廖偉文，素知兩位美國人與第一處長王敬箴時常玩在一起，所以和王處長說：「這裏已經是中緬未定界了，請你和司徒商量，請他和他們基地聯絡，請求就在此地投下一些武器，我們只要拿到武器，就可以衝進大陸了。」

王敬箴將廖副參長的原意向司徒說明。然而這位生活浪漫的美國人，卻緊守着原則說：「我很瞭解你們的困難，但是我的主管是執行國家政策，我不能欺騙我的主管及國家，若未進入中國領土而投下武器，我將負擔失職之罪，這是我不願做的。」

王敬箴將這情形向廖偉文說明，廖亦自知無趣，只好仍以一八三師李國輝所部獨當頭陣，向大陸挺進。

李國輝師長奉命率領八百餘人，於一九五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深入國境，佔領滄源縣的雍和大寨，雍和地勢險要，扼耿馬、滄源、瀾滄及雙江各縣要衝，大有高屋建瓴之勢，故李彌隨軍到達後，便將總部駐屯於此，即在雍和接見各地反共首領，發號施令，策動反攻。各路人馬前來聽候差遣及領取武器者，絡繹於途，冠蓋雲集，極一時之盛。

總部駐屯雍和後，即令李國輝於當日夜間，推進迫近滄源縣城，準備次日作拂曉攻擊，務須一舉殲滅守城共軍，當時共軍駐防滄源約四百餘人，除一連正規野戰軍外，其餘是民兵大隊約二百餘人，李師長受命後，即齊備禮物，向雍和頭人詳詢滄源城防工事及一般地形，該頭人詳述後立即召集雍和寨內壯丁十餘人，佩帶獵槍和長刀，參加本師各連擔任嚮導。

五月二十四日天甫破曉，作李國輝師的雍和卡瓦嚮導，首先接近共軍兩座土堡，亮出長刀，奮勇砍倒守堡哨兵，李師先頭部隊即乘勢一衝而入，進佔兩座土堡，共軍驟遭突襲，慌忙應戰，因失去指揮聯絡，立現混亂而四散逃竄。

李師一開始即佔盡優勢，嗣後逐步挺進，經過兩小時戰鬥搜索，卒將滄源縣城光復，青天白日國旗，分別在雍和山頭及滄源城頭迎風飄展。

滄源縣城（舊稱猛董）距雍和三十華里，四山環抱，形成一山間盆地，爲擺夷民族聚族而居，李師收復滄源後，即移師部進駐縣城。李國輝同時下令召集流亡，安撫百姓，一面致力加強城防工作，以作長期防守。

光復滄源縣城的同時，司徒已與美軍基地取得聯絡，允將武器空降支援，李師遂依照司徒的意見，用白布擺成板狀訊號，以利空投。中午時分，一架美軍飛機，即飛臨滄源上空，盤旋數週後，首先以降落傘繫着一座電台[illegible]着陸，接着一箱箱的武器，開始下降，這支反共部隊，因此加強了無比的信心和勇氣。

武器空投到了地面，經第四處驗收後，立刻分發給予各新編部隊，各部隊充實了武器，興高志昂地，依照李彌的命令，分別向指定地點出發。

自共黨進佔邊疆後，爲籠絡少數民族，仍以卡瓦王田興武擔任滄源縣縣長，田興武、田興文兩兄弟雖係卡瓦，但與漢人往來密切，漢化程度已深。當李彌尚未進入雍和時，即先遣人員與田氏兄弟聯絡。田氏兄弟此時正親身遭受共黨幹部對其部屬進行分化，造成對立的痛苦！經李彌派出的代表閻哲甫向其陳述利害，予以分析開導後，田氏兄弟即與閻哲甫達成協議，在李彌進攻滄源前，田氏便率領其卡瓦部隊八百人，退守原家鄉的岩帥，以便利李彌部隊進攻滄源縣城。

李國輝師克復滄源城寨，師部進駐妥善後，隨即派副師長何永年率兵一營，進入岩帥作親善訪問，受到田氏兄弟熱誠歡迎。田氏兄弟聽從何永年的建議，率領屬下卡瓦兵八百餘人，親自到達雍和晉見李彌，接受整編。

李彌接見田氏兄弟後，根據其需要，首先配給一批武器，並將其所部八百餘人，編成一支隊，隸屬王少才縱隊節制，由其原任自衛大隊長胡榮耀陞任支隊長，田興武則仍舊擔任滄源縣長，移駐猛董（縣城）處理地方行政。

這支卡瓦部隊驟然得到一批新武器，愛不釋手，視若生命一般寶貴。原來恃勇好鬥的這支隊伍，平日已經請了幾位國軍離職軍人擔任訓練，現在武器到手，正如虎添翼，彼此磨拳擦掌，請膺作前鋒。李彌遂令李國輝派兵一營，配合該支隊[illegible]雙江，以遂其志。

李國輝師長派出葛家璧營長率所部及卡瓦支隊，發兵向雙江推進，次日行至中途糯食宿營，夜間突遭共軍及部份民兵前來偷襲，槍聲乍起，葛營長下令堅守陣地，不許盲動。而駐宿另一端的卡瓦士兵，一聞敵人進犯，即奮不顧身，從荊棘矮林中，趁黑夜向偷襲之敵人摸索衝殺，經徹夜激戰，竟將來犯共軍，打得零落星散，潰不成伍。天明清理戰鬥結果，共軍遺屍三十餘具，且生俘兩人，田支隊士兵竟無一人傷亡，不禁令人對卡瓦士兵的勇敢好戰，搖首讚嘆！經過這一戰全勝，各路戰志更爲之高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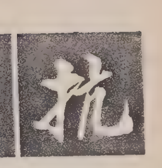
葛營及田支隊推進抵達雙江縣城，該守城共軍三百餘人聞風喪膽，堅閉城寨，不與接戰。田支隊卡瓦士兵不堪忍耐，請打頭陣，葛營長指示了一些攻擊防城要領及聯絡辦法後，於當天夜間，卡瓦士兵在胡榮耀支隊長指揮下，即爭先奮勇爬越城壕，近敵作肉搏戰。守城共軍於輕微抵抗後，慌忙棄城而逃，國軍順利收復雙江，彭季謙專員亦隨即到達，分頭進行籌組地方政府，安撫百姓，處理善後。人民經過共黨恐怖統治，實施初步清算鬥爭後，心情已漸趨麻木，今見親友勝利歸來，驟然打破緘默，紛紛前來向彭專員投訴其痛苦遭遇。

臨近雙江的耿馬土司罕裕卿，曾接受一縱隊番號，其部屬二百餘人，編成一支隊，由南文敏率領，配屬李國輝師參謀長姚昭指揮，於雙江克復後，奉命攻略耿馬。

耿馬爲擺夷民族（亦稱撣族）世居之地。該族民性柔順，對於世襲土司，奉若神明，雖經共黨施以仇視鬥爭教育，人民依然懷念舊主時代，無拘無束的無爲而治生活。於今聽到罕土司率領子弟兵歸來，羣眾簞食壺漿，迎接於途，南友隊長沿途宣慰，民族情感，油然而生。同時探知耿馬共軍只有民兵一大隊，姚參謀長遂授意南支隊派人進行策反工作，一面揮軍急進，當姚昭所部進抵耿馬城寨時，共軍縣長及地委書記，已率領大部份民兵棄城而逃，剩下少數民兵，得悉南支隊到達，即自動輸誠投降。南文敏遂將此百餘人予以收編，充實該支隊兵額，耿馬未經戰鬥流血，即順利光復。

在另一方面，李彌派出廖[illegible]爲縱隊司令，率領石炳麟，屈鴻齋兩個支隊，授命攻取瀾滄縣。

石炳麟本人係倮黑（拉祜）族，爲世襲瀾滄倮族土司，其屬下倮黑青年，勇敢好戰，熟習家鄉地理形勢及道路，於受命之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與行動，日夜兼程，避過各鄉鎮共黨耳目及防堵，鑽隙進入瀾滄縣治所在地暮乃，迫使守城共軍慌忙應戰。兩連共軍三百人堅守工事頑抗，戰火持續一日一夜，相持不下，俟廖縱隊長率屈鴻齋支隊趕到增援，並出奇兵，向敵側背施以突擊，共軍不支，始趁黑夜，偕同縣長及其工作幹部棄城突圍逃竄，部份民兵則投降歸順，由石炳麟分別收編，交由駐怕亮之大隊長石安武指揮。



抗戰武術談

刼後[illegible]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講迷信算八字，據說牢獄之災是命中註定的，但我從不相信此種說法，也不願請教算命先生問前程。我覺得做人有自己的立意，至於一生遭遇的順境或逆境，這是在非常時期所難以避免的，誰叫我們長成在這戰亂時期呢！

我出生在這多事的湘贛邊區，使我疊遭橫逆！我這不信命理的人，也要極信這是命運的安排了！好在我不是眞正的犯人，祇要縣政府將七十二軍的公文簽收，經過問話即可釋放。那時縣府監獄裏早有人滿之患，戰時各種各色的犯人太多，我還無資格坐牢。

但當我到達萍鄉縣政府時，眞有這樣湊巧，正遇醴陵縣的一批敵軍，出發向萍鄉邊境的老關一帶騷擾，據說還發現有第二批敵軍出城跟進。我國雖有駐軍，但這種不抵抗的部隊，在獲得敵軍開來的消息，早就預先後撤，免和敵人正面衝突。縣政府人員接到守軍後撤的情報，逼不得已要配合駐防軍的行動，作緊急疏散。在緊張關頭，他們竟無暇顧問我這個轉解來的「犯人」，把我暫時關在監獄，使我嚐透牢獄的苦況，也因此而了解到人生醜惡的另一面。

戰時非人的監牢生活

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一次經歷，非親身不能體驗到戰時監牢的非人生活，原來是如此的黑暗無光。最初我見到的是兇神惡煞的監獄署長，他大聲夾惡，極不耐煩的叫我名字，命令我解除腰皮帶，除鞋襪，並將口袋裏所有東西掏出來，包好收存在管理處；皮帶手帕是危險品，防恐犯人做自殺工具。監獄署的人從不對犯人講和氣，在他們眼中，所有解來的「犯人」，都是罪大惡極的壞人，已喪失了爲人應有的尊嚴，因此用盡各種惡言穢語來隨意謾罵。但是他們對軍人還有忌憚，因軍人是暫時短期寄押的，而且軍人的脾氣大都暴燥無忍耐性，時常在獄內反抗不合理的待遇，繼而動手打獄卒，因此還不敢太過對軍人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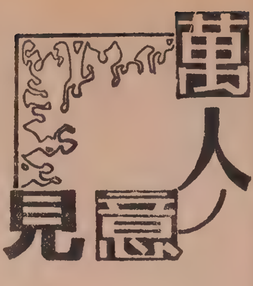
入到監倉內，看空位約一百五十方尺的一間房，地下用木板墊高尺半，做犯人坐臥的床舖，在這樣小的一間房內，已住有十六個人，加上我就是十七位，犯人坐臥都在這片小方塊裏，牆角邊還要放一隻便桶；每天吃飯，大小便，均不能離開這個範圍。地方小，人擠在一起，又沒有洗澡，那種人身體的怪味，加上便桶的臭氣，眞使人難受得頭昏又反胃。雖然滿房都是臭氣，但誰也不願坐在靠便桶的地方，離開得遠一點點都是好的。我因爲最後進來，好的地方當然輪不到我，而我此際因無端端被害，寃枉到要坐牢，眞是無名火已高到三千丈！這把火氣正在無處發洩，如今還要在便桶旁活受罪，我是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先留心看看，一些年齡較輕，身體強壯的犯人，霸佔住進門口及窗口等好位置，而幾個老弱人則坐在便桶旁邊。

我站在進門口的一塊地上，看清楚十幾個人的動態情況後，就開口問一個年老體弱的犯人：「請問老伯，你們坐臥的位置是誰安排的？」他回答說：「是那位姓彭的朋友，我們都要聽他的安排。」一面用手指着靠窗口最好位置上坐着的，年約三十幾歲的高大漢子；我眼望着他，隨即向他點頭打招呼說：「朋友，既然由你安排，我也要麻煩你了。」但他沉着臉，不理不睬我的招呼，停了半天，才用手一指牆角便桶邊，並不開口講話。這時我發覺全房人露出怕他的神態。我心中有數，知道此人相當惡，就站着不再出聲。

不久開晚飯，送來一盆黃色糙米飯，（我們萍鄉民間不吃糙米飯的）另一砵米湯水放了少少鹽，犯人就用這稍有點鹹味的米湯水泡飯吃。在這種充滿臭味的監倉裏，一碗發霉味的粗糙米飯，怎能吞得下去！我將飯擺在一邊不想吃。但見他們每人分得兩小平碗飯，各人狼吞虎嚥的一下子風捲殘雲，把兩碗飯吃得乾乾淨淨，臭氣和霉味，好像對他們毫無影響。那位老伯見我不吃，就對我說：「你要吃下這碗飯，不然明天肚餓起來，是很難受的，這地方就是有錢，也無人替你買東西。」而那位坐在靠窗口的高大漢子，他冷漠的哼着說：「不要吃倒在便桶裏好了！」我一聽到他這句毫無同情心的話，激起我的怒火上升，大家都是受苦的人，爲什麼還要欺凌弱者！我驚茫看不慣那人的強橫態度，因此發作起來。我叫其他人一起站到進倉口那邊去，將飯碗交給那位老年人替我拿住；然後我走近窗口，對着那高大漢子說：「今天我要將睡覺的位置調換一下，昨晚睡牆角便桶邊的，今晚應該睡窗口邊，好的地方和壞的地方大家輪流睡，誰也不可佔盡便宜，這樣才公平，我想各位會同意我這意見。」他一聽見我這樣說，面色鐵青，也不答話，突然飛起右腳朝我右邊腰部踢來。我當時站出來和他說這句話，當然是存心想尋事打架，因此我早有準備，在對他講話時我的腳步雙手）擺好了位置，一見他飛腳踢來，我即上身稍側向下一蹲，改成騎馬樁勢，避過他的腳鋒，一面立即出右拳打他腳內踝骨旁的穴道部位。

誰知此人有相當功夫，他收腳很快，一擊竟未打中他，我的拳頭祇擦到他的皮膚；他腳還未踏實地面，隨即出右拳由上劈下，擊打我的頭面；他不但起腳出拳非常快捷，而且拳風很有勁，心想：不可待慢。我見他的拳頭由上劈下，將騎馬樁勢稍提高，改爲前弓後箭馬步，上身反而向前衝出，和他拉近距離；同時馬上改樁勢，起右手向上一提，撥開對方的拳頭，然後立即向下用一排釘的側拳，擊打他的胸窩處。

張仲仁



政府徵收新界農地應予地主合理補償

編輯先生：

我等冒昧叨擾，乃欲借貴刊一角，一訴冤屈，並希引起社會人士同情，對當局殊不合理的土政策予以關注。

我等乃荃灣石圍角二坡圳古坑三村之農民，大約有一年多前，我們接到通知，謂政府要徵收我們的農地，由於我們這些農民多屬老弱婦孺，若沒有耕地，則難以轉業謀生，所以年餘以來曾屢次向當局請求，盼望即使徵收農地事在必行，亦應給予合理補償，俾能安頓生活。但最近接到理民府通知，限令我們在限定日期內必須往領取「青苗補償費」，而土地則已由政府徵收，而補償費的不合理，實在令人髮指，每方呎農地僅得四角至九角之間，比之每方呎耕地一次收成的菜價，還不及三分之一，而補償之開耕費，則仍沿用二十年前的規定每方呎一角。試問，拿着三數百元的補償費，叫我們如何維持一家以後的生活呢？在香港，種田謀生已經夠「賤」，想不到，農民的命根「農地」更賤，政府此舉，不知是否要把我們趕絕？

稍為翻閱報紙的人，都知道政府近年來不斷加稅，公營事業不斷加費，連「罰欵」也大幅度增加，縱使我們不說政府有意「刮龍」，而是因為年來百物騰貴，經濟不景之故，那麼，政府又為什麼不體卹一下升斗市民的困難哩，稅可以年年加，為什麼補償卻二十年來都不變哩？希望社會有識之士，能體諒體諒我們，為我們說一句公道話！

三村一羣農民上

寶島之旅（二）

一兵

十月六日

一宿無話，六時半起床，七時用過早餐。依旅程表今天是坐專車由北宜公路轉蘇花公路至花蓮市。旅社一早已為我們準備二部冷氣旅遊客車，它停於酒店門口，這旅程是要離開台北多天的，各人暫不用的行李都留下由旅社代我們保管，因要趕路八時便上車起程了。

台北市郊區遍地蒼綠，新建樓宇如雨後春筍。車出台北市郊區就是台北縣屬了，公路是沿溪停而過，這是北宜公路，在九時至坪林，坪林為北宜公路上一小鎮，有馬路三數條，我們下車休息十分鐘便繼續前進，這時車上掌車小姐（香港稱旅遊小姐）為我們歌唱。台省的遊覽車都有掌車小姐，她們大多完成中學教育，她們考進公司後都要受過訓練，歌唱是必修項目，故每位掌車小姐除口才外歌唱也不錯，她們的薪金每月由二千元至三千元不等，不過她們的外快也不少，據她們說有時外快常比薪金還要多呢！她們出外的補助每天五十元，但這是包括在外的膳宿的，故也很刻苦。但有很多人都羨慕她們可四處遊覽，但她們並不是如外人所想像那樣如意的，一位女孩子經年累月在車上招呼客人及為旅客做節目，其所消耗體力比一般工作還要多。至於沿途景色她們都說已看膩了。車子在飛跑，我們團友也掀起一遍歡樂的熱潮，一團車的「四騎士」歌聲，與多才多藝的梁團長雄偉的歌唱響遍了原野。二團車的媽咪（團友對趙女士暱稱）講佘太君故事，據稱佘太君至現在還在人間，這是信不信由你的故事。媽咪的掌相更令人五體投地，先生、小姐們都爭着要媽咪看相，這是旺夫益子相、這是發達相、這是行桃花運相……先生、小姐們都給媽咪相經所陶醉了。多才多藝的媽咪更為我們高歌一曲「相思河畔」唱出她年青墮入愛河時的心聲，媽咪雖已年過半百，但瀝瀝鶯聲，娓娓動聽。吳團長也給團友點中要歌唱，三遍掌聲過後還未聽到開金嗓，後來吳團長以唱片二張高價徵人代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秘書蔡先生卒與之成交，講一故事代為解難。在自由的國土上，我們盡情歡樂，我們可到處遊玩不用受通行證，我們歌唱可唱出自己的心聲，不會有人強迫你唱什麼東方紅中國出了個冇陰功……。你可用你的勞動得來的果實盡情歡樂，不會有人指你是五類份子。你可吃你喜歡的東西而不用糧票，購東西不需你拿出工業券。我們團友雖浸潤在歡樂的日子裏，但也不忘記大陸同胞的苦難，親受過共黨殘酷迫害的團友也叙述了他的遭遇，揭發了共黨的假面目。

汽車開着六十咪的速度飛奔，在九時四十分到了宜蘭縣境內的石排，它為一小鎮臨近太平洋，向東張望便可見到距岸約五浬的龜山島，該島原為火山島，島上有大小兩座山峯對峙，小者向東如龜首，大者向西如龜身。據說島上之西南有平地有漁人聚居，島之四週有小嶼環列呈橢圓形，在水低潮時清晰可見，稱為龜卵島。龜山島因地瀕太平洋西岸，迎旭機先，了無遮阻，「龜嶼朝日」為蘭陽八景之一。

石排為山區小鎮，向下張望烟波浩瀚，平疇一片，就是著名的蘭陽平原。汽車沿山迂迴而下，道路繞曲，經九彎十八轉直奔蘭陽平原。蘭陽平原為宜蘭縣最富饒的地方，一望無涯的蒼綠禾田，排列着的魚塘，正是魚米之鄉。約十時到礁溪，為蘭陽平原靠山的一個著名風景小鎮，礁溪背山面海，面臨平原，也可遙望龜山島，

景緻明媚。鎮內有礁溪中學、礁溪農會與各類商店，在附近一帶溫泉滿布。在鎮西北爲著名的礁溪溫泉，據說泉水溫度高達五十度攝氏。在溫泉的西亦有著名礁溪瀑布。可惜我們節目表未有安排礁溪一遊，只隨車順道而過，錯過了不少眼福。十時三十分汽車便到宜蘭縣的首府宜蘭鎮。宜蘭爲一具規模的市鎮，馬路也很多，商店銀行林立，最著名的土產食品有金棗鎂等。宜蘭經常下雨有「蘭雨」之稱。我們在宜蘭下車到一間叫「香檳餐廳」用午膳。此餐廳也不錯，地方雖小但也有一小舞台用以演奏電子琴，台灣各市鎮都有餐廳附有電子琴表演的，這是在香港難以享受到的。用過午膳已十一時了，團長宣佈十一時二十分準時開車，我們吃完餐利用時間在附近一遊，不久車開了，過了蘭陽大橋在十一時四十五分便到羅東鎮，羅東爲一工業市鎮，有規模宏大的造紙廠，台省的紙幣所用的紙都是該廠生產的，沿公路所見到還有電石廠，是製造我們常見燒焊用的乙炔氣體原料，燒碱廠、林業工廠、石礦公司等等。羅東過後便到蘇澳，蘇澳在蘭陽平原之南。爲鐵路宜蘭綫之終站，蘇花公路之起點爲交通要衝。蘇澳可分爲南、北澳，在北稱北方澳，以拆船工業出名於國際，我們在車俯看港下還可見數艘船在拆卸中。在南方稱南方澳，港作T字形，漁船幅輳，桅檣林立，爲台省有名漁港，在港內設有規模頗大的罐頭廠，在香港市場常可到該廠出品的魚類罐頭。

車在蘇澳加油，這裏我汽油都是本省出品每公升高級汽油爲十二元，普通汽油則爲每公十一元，加油完畢我們車子要稍作逗留，因蘇花公路大部是單行綫，每天來回行車都有規定時間通過該公路，我們要二時一刻才能再行車。蘇花公路與橫貫公路齊名，是台省著名的公路，其艱險與橫貫公路爲台省東部與北部連絡之唯一陸上要道。此公路是從山腰蜿蜒而行，下面是一望無際浩瀚太平洋，有時築於大理石了之峭壁間，有時築於鬆梳的火山成岩之間。路面離水面數十呎，若駕駛稍有差誤墜下直立的峭崖下，必粉身碎骨。故司機一定要夠鎮定與一流技術，據掌車小姐透露他們公司若接到任務要派車行蘇花公路及橫貫公路，則駕駛車的司機在未起行前要在公司集宿一星期，使精神及體力完全適應才派他充任駕駛。我們兩輛車的司機都約四十餘歲，駕駛技術嫻熟，尤其轉灣及狹窄築於峭壁的路面時，更表現他的高超技術及穩重性格。故我們這幾天的旅程中都坐得很舒服，司機都是月薪計，每月約四千元，但顧客的打賞則頗爲可觀。在通過驚險的路面時心裏總是加速的跳動，常碰着一把冷汗，金城公司的黃經理講給我們一個眞實的故；在去年有一隊香港去旅遊的教師，他們乘車通過蘇花公路時，其校長整天在車上把行李左右搬，其用意使車子在通過懸崖路而時得以平行免使一邊車身過重發生危險，這當然是杞人憂天的玩意，但也可想像到蘇花公路的艱險性，人們內心當時流露驚恐的表現。

三時一刻到東澳，也是一小鎮，以前是一走私的地方，私梟雲集。東澳附近的山都是火山岩，地質梳鬆，常在大雨後山坭經常大幅塌下，甚至半個山倒下，由此而引起一段高山族兩情侶悲慘的愛情故事……。（待續）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痲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大翻身」的大陸農民淪為共產制度下奴隸

以毛澤東分田地來挑動農民爲他賣命。未得政權時，他把搶來的田地裝模作樣分給農民，騙取農民的擁護；到取得政權後，他採取一連串的行動，什麼「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計劃有步驟地把田地的實權從農民手上搶走，歸他自己所有。農民成了新型農奴。請看下面事實：

一、播種和插秧時間，全由「縣革命委員會」或下一級的「公社革命委員會」決定。比如「縣革委」決定春節前後播完種，「生產隊」的「社員」只有聽命而行，明知會凍死種子和秧苗，受害的還是「社員」。爲了這一造的收成，忍痛餓着肚皮再浸谷重新播種。同樣，「縣革委」強令清明前插好秧，不完成的要受批判鬭爭。

二、種些什麼品種也由「縣革委」決定。「縣革委」的幹部爲了炫耀他們的「科學種田」，大唱「選良種」高調，年年下令種不同的品種。「縣革委」下令種「矮腳南特」，「社員」就要種「矮腳南特」；「縣革委」下令種「中山白」，「社員」就要種「中山白」；「縣革委」不准種雜糧，種在田裏的番薯芋頭也連根拔掉

，這叫做毛澤東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

三、「縣革委」一時心血來潮，下令拉縴插秧，過了幾天，又一時心血來潮，認爲拉縴插秧浪費土地，於是不拉縴了，把田插得密密麻麻的，妨礙了禾苗的生長，造成減產。

四、分口糧多少是由「政府」決定的。遇上風調雨順，收成較好，「縣革委」就說「不准分光吃光」，要「多交餘糧」（其實「社員」那裏有餘糧呢？）。一到歉收，規定的「公糧」、「餘糧」和其他許多名目的「糧」，一定要如數繳交，否則「破壞革命」、「反對黨的政策」、「本位主義」等等，一項項的「罪名」橫加頭上，誰敢不交？交完捐稅，每日只得一飯兩粥，到青黃不接，連煲粥都有米，苦頭由「社員」自己承受，只好上山去挖黃狗頭或挖野山薯充飢。

五、「社員」們計劃今日積肥，毛澤東的「指示」下達了，「公社」幹部驅使「社員」去「熱烈歡呼最新指示發表」。「社員」們計劃今日犂田，知識青年下放來了，「社員」又被迫去敲鑼打鼓「歡迎」。原定今日修理農具，但全體「社員」又要去參加鬪爭會。今日計劃種菸葉，「公社」又通知「社員」去修水利。還有「宣判會」、「黨員會」、「團員會」、「學習班」、修公路、抬電綫杆、交「忠字鷄」「忠字糧」、招待過路的軍隊、聽「首長」報告、「節制生育會」、戰備訓練、封山育林、參觀「先進隊」……等等，名堂之多，五花八門，徭役之多，歷史少有。這樣，「社員」的生產計劃往往被打亂，誤了農時，影響生產。

耕作不由自己安排，收成不是自己所得，所有農民，都淪爲受人驅使的工具，對土地還有什麼感情？這塊土地又那裏是他自己所有？大陸的農民已經不是土地的主人，土地的主人是坐享其成的毛澤東統治集團，毛澤東就是曠古未有的大地主。

（家農）

發放助學金 讀者有意見

萬先生：

本人是「萬人雜誌」的半忠實讀者，覺得先生發起之「紀念陳孝昌助學金」極有意義，隨信附上加幣一百元，作爲籌欵之用。請賜贈「永不死亡的愛」一冊。

台灣各大專院校，取錄標準差異很大，學生在人數及質素方面，正如先生說：「鞭爐」與「屁股」之分，平等視之就是不平等。假如先生有日知道獲此獎金的學生是由「出貓」手段而得，到手後拿去花天酒地，不知先生有何感想。而我知這種情形卻很普遍，而且很難避免。

如能在論文，發明或改良方面贈予此金，不管他是博士、碩士或學士；中學、小學或自修，只要得學術上或技術上方面認可，皆有資格申請，名額減少而欵項將之加大，或者會更有意義，很少會被冤枉取去。一個貧窮而對工程有創作的人，多會懂得怎樣去利用珍貴的欵項，創造更寶貴的東西。

本人心慕先生久矣，常以未能一睹廬山爲憾，如不怪冒昧，請惠賜照片一張。

讀者蘇約明敬上

萬人協會·金城旅運貿易公司

聯合舉辦泰國、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

出發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元旦團）
②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春節團）

截止報名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天　香港——曼谷。
乘噴射豪華客機飛抵曼谷國際機場沿高速公路至酒店休息。歡迎宴於曼谷最大之新炳昌酒樓夜總會，席間有歌唱表演并有舞伴免費伴舞。夜宿於域多利酒店或第一酒店。

第二天　曼谷——佛統——玫瑰花園。
早飡後乘冷氣專車前往佛統參觀泰國最豪華最高之佛塔。繼遊玫瑰花園，園內七彩繽紛，有游泳池、保齡球、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
午飡於園內水上飡廳，下午參觀泰國村，觀賞泰國古典舞蹈，和尚出家儀式，鬪鷄、劍擊及鬪牛等刺激節目，嘆爲觀止。返回曼谷市晚飡。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三天　曼谷——水上市場——皇宮。
早飡後往湄南河乘遊艇漫遊譽稱東方威尼斯之水上市場，欣賞泰人原始式交易并參觀泰絲織過程、鄭王廟等。繼續參觀巍峩壯麗之皇宮（衣著須整齊），及國寶玉佛寺。
午飡於蓮花廳一嚐泰國飡，下午遊覽五噸半重之金佛、皇宮外苑、國會大厦、雲石廟、金睡佛及蛇園等名勝。
晚飡於漢年夜總會，席間并可欣賞各種節目表演。

第四天　曼谷——芭堤雅——曼谷。
早飡後專車往避暑勝地芭堤雅海灘，遊覽珊瑚島，乘玻璃小船觀看海底天然珊瑚奇景。另有潛水、滑水、騎馬等，供遊客玩賞。午飡於珊瑚島品嚐當地海鮮。
黃昏時返回晚曼谷，晚飡於麒麟酒家。
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五天　曼谷——香港。
早飡後準備歸途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噴射客機返港，旅程至此圓滿結束。

費　用：每位港幣：壹仟貳佰伍拾元正。

報名地址：
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754935）
㈡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六十七號萬宜大厦531室，電話 228814-228875-240017。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室，電話 670211-668695。

誰是媚外者？

請看看共產黨人的嘴臉

萬人傑先生：

閣下在星島晚報之牛馬集，我每次都看。尤其是近日之「北京大飯店」和「首都體育館」之評論，引起尾巴報惡毒攻擊，罵你是媚外者，令我看後非常憤怒。說起媚外和洋奴，我看萬先生還不及他們領導者和官員大人萬萬份之零點一。我不是空口說白話，生安白造，是我身歷其境的。

我因還有親人在內地受苦，所以不便公開姓名。共黨的殘暴，相信萬先生也知道。我是一個二十多歲青年，在大陸上受了多年毛共教育，相信尾巴報老編也沒我前進，認識到毛共的嘴臉。後隨家裏一些人來到香港，初到埗那幾年非常親共，後轉為極端反共，為什麼呢？也是拜共黨所賜，因為他們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使我認眞認識到他們的眞正面目。我服務的單位，每年都有機會到外地，是公事上的考察和深造，也到過種族歧視的國家，他們的海關和移民局官員，沒有像中共那些大官對我們那些所謂港澳同胞的態度，因為我每年假期都要回去探親，所以十分清楚他們的態度，他們對着我們那些可憐的同胞，拉長他們的臉孔，如狼似虎地呼喝和盤托盤問，當我們像罪犯一樣搜查，但對那些洋鬼子或不是中國同胞的黃種人或黑鬼，則像狗見主人一樣，搖頭擺尾，露出他們的狗牙，任由那些外國鬼呼喝。

到底誰是媚外者？誰是洋奴？相信各位也知道。在廣州，有劃定的地方，華人與狗不得內進，就算是尾巴報的老編回去，相信也像我們一樣，與狗不得內進，那地方是流花賓館、廣州賓館、羊城賓館，貿易會後面的空氣調節電影院，和從化溫泉。或許尾巴報會駁我，誰說的謠言，你看我們某首長或某革命委員長不是能去嗎？是，你們說得對，他們是首長，達官貴人，在一個所謂無產階級，工農翻了身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多少個首長階級能夠到那些地方去。相信他們不能否認，因為他們的工人和農民永遠不能像香港、台灣和其它僑居海外的同胞一樣幸福，有錢佬和大官員到的地方，我們也能進去；但是在內地的同胞們，只有帶着好奇的眼光，望着那些洋鬼子和首長出入那些場所罷了。

萬先生，我想說的話太多，但明天又要工作，限於篇幅，未能盡吐心中鬱氣，如有錯字或不通順處，請代為改正。

你的忠實讀者湨子上

自題所繪團扇秋風圖

庭戶無聲久未開，秋風團扇獨徘徊，夜深立盡梧桐影，誰與幽人作伴來？

自題所繪洛浦驚鴻圖

洛浦奇逢夢也眞？淩波微步襪生塵，煙綃霧縠流風處，翩若驚鴻現化身。

病中吟

懷君一日十多時，是苦還甜自不知？只覺病來肩似削，如何擔得重相思！

索居

明山秀水負登臨，別恨如潮日幾侵，愁病倍添身世感，無多心力報知音！

七截四章書奉

人傑友長雅玩

封淑英

中文大學名不符實

所有文件多用英文

萬先生：

素聞閣下對不公平的事情，必加以口誅筆伐，深感先生之正義。現僅有一事相告，欲懇請先生加以評理。

十一月十二日晚，從星島晚報的港聞版中，見短評一則，評述「中文大學的中文地位」其中引述了二則事例。

㈠中文大學徵聘校醫的廣告，內容是：「香港中文大學，徵聘暫任駐校醫生，詳情請閱今日南華早報有關廣告。」

㈡中大曾發表改制報告書，內容所用文字全以英文應用。

從以上的兩則事例，本人殊感歎息！

中文在今天的香港已是法定文字，政府許多文件已有中文翻譯，而本港「獨一的中文大學」，道理上是應以中文為主，但卻讓英文「喧賓奪主」了！中文的地位已降到「可能被取消的地步」，本人認為，何不把香港中文大學，改為「香港大學第二」，（因為香港大學以英語授課）。

華裔青年敬上

（民國六十三年初冬）

香港教育制度漏洞百出
塡鴨加金字塔苦了學生

編輯先生：

香港是彈丸之地，而能夠擁有四百餘萬人口，厠身於繁榮都市之列，固有其生存之因素，但香港的政府和市民努力不懈的奮鬪，也是其成功原因之一。

香港社會未來的先導，須賴於現在的青少年，然觀之香港的教育制度，漏洞百出，雖不致如洩氣之汽球，但也如水塘堤壩上的小洞，慢慢愈漏愈大，終致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教育制度的不完善，確値得全港人仕關注，升中試的「塡鴨式」制度，令到不少小學生，對於正當的課外活動，全不感興趣，失去了他們應有的活潑感，終日惶恐於升中試之及格否，然升中試的成績及格與否，難道眞的是決定他們終身前途嗎？試問以他們的年紀，經得起這樣重大壓力嗎？

再述及香港的中學，更是値得注意一下，現行的小學階段則只有少數學生在官立、津貼或升中試政府派至私立中學三年半費補助就讀，其餘全港一大半的中學生則在昂貴的私立中學求學，但由於中學學位不足，致造成僧多粥少的現象，故每當升中試完畢，小學生又再忙碌於投考中學，爲了愼重起見，一個小學生報考之中學，竟達十餘間，亦可謂算是驚人了，所以對於那些私立中學進益不少，因每次的報名費達二、三元以上，而每次實收學生數目則每千人中，祇十分之一耳。

至於香港的大學，目前僅兩間，學位合共不過萬餘，實不足以應付每年大批畢業的中學生，故其中部份有志於大學者，大都赴鄰近台灣之大學繼續深造，如能力不及者，則指望能找到一份差強人意的差事，進入人生必經的「社會」大學。

新近提出的教育白皮書，強調在未來的數年間，會增加中學學位額，達到完全足夠的地步，並且希能夠在中學施行如小學般的免費教育，恰似台灣的國民九年免費教育；不過這需幾年時間去實施，故遭香港大部份市民反對，原因大概是未能應付目前的境況。

青年失學的另一關鍵，是在學校教育制度上，如某些頗有名氣的中學，爲了創造出一班，在會考上必定能名列前茅之人，不惜實行「金字塔式」的制度，試想一下在二千餘人中選出祇一二百人，是爲最優異生，然其他被淘汰下來的學生，他們的心境可想像得到，較幸運的，停留一年，再次博殺升級戰，耳聞在該些名氣大之學校的畢業生，幾乎是每一級都要二年時間，才能晉升一級，其中的艱苦，比起古之十年窗下，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較次等的私立學校，爲了牟利，於是大量濫收學生，致使其中夾雜了不少害羣之馬，致造成很多弱小的學生，在威迫利誘之下，走入歧途，可悲復可歎。

讀者朋雲野鶴上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衆，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尙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留美學生阮寶珊遭中共爪牙殺害
讀者捐欵贈家屬
老萬響應合資二百元滙台

敬啓者：留美學生阮寶珊在洛杉磯被中共爪牙殺害事件，在我所看的華僑日報及星島晚報中未見有詳細報導，殊以爲憾。

頃於三六五期本刊中乃悉詳情，爲之憤慨無旣！此事應有廣爲報導，以促海內外青年學生認淸中共的醜惡面目，卑鄙手段的必要。敬請本刊編者、作者、讀者共同對此多多揭發與抨擊！茲附上支票港幣一百元，請轉送阮君家屬，以表悼念之意，並願有同感的正義之士，登高疾呼，遙作聲援，以慰英靈，爲盼！

旅美讀者梁良謹啓

（十月二十七日）

（爲了響應梁先生饒有意義的號召，老萬亦以爬格子所得捐一百元，與梁君捐欵一倂滙往台灣轉交，俟獲收據後，當刊出徵信。

萬人傑）

想回到大陸旅行 吃了一肚子悶氣

萬人傑先生：

　連續幾天看到你在牛馬集內與尾巴報主筆論戰，心裏有些話不說不快，並請老萬代爲揭露。

　尾巴報上吹捧的建設成績、先進科技，叫人拿回港證，踏上羅湖橋，就可以看到北平所吹噓的成就。本人依言拿着回港證，背上寒衣行李，來到深圳海關，坐着那長條木椅上，面對着那些人民解放軍，說要回國參觀、旅行。那個山東子弟兵用半鹹淡的廣州話，着令回香港向中國旅行社申請、安排。那天早上直呆到中午，坐在海關裏等候回港，不能進入車站，喝了半天西北風，方准從祖國回到羅湖，乘火車回港。但這總算是到過祖國的土地，參觀過中國式的海關建築物。第二天，我一早便到了中區的中國旅行社裏詢問有關的手續，那知前後不到幾句便走出來。我向那裏的「先生同志」查問，以下是對話：

　問：請問回國參觀、旅行，在那裏申請？

　答：你持的是什麼證件？CI式、護照？

　問：我拿的是回港證。

　那位「先生同志」連面都拉長了，朝樓梯一指。這算有個門路吧，上到樓上，辦公室成凹型，四面都是柜枱，有幾位「先生及小姐同志」在談話，一副愛理不愛理的態度，喝問：你幹什麼的？我馬上道明來意，欲回國參觀旅行。但答覆馬上有：你到深圳海關方面才申請吧？現在這裏不接受安排。我告訴他，我昨天才去過深圳海關申請，解放軍同志叫我回來向旅行社申請。那「先生同志」說：這個我們不管的，現在個別我們不接受。我問什麼情形下方可辦理？答：要團體或者探親，你去海關再試吧？到此我該再問些什麼呢？只好頹然而返。尾巴報主筆告訴市民：只要拿着回港證，踏上火車，便可看到什麼、什麼。我看到的是那裏的官僚作風，比港英殖民官還大，踢波的技術還高，比兜的圈子還大。事情從深圳踢到旅行社，而旅行社踢到深圳，這中間路程可不小呀。尾巴報所吹噓的建設，我只是從「愛國」銀行窗櫥裏的圖片中看到，簡直是空中樓閣、肥皂泡，不可能讓我們的同胞所能看到的、有資格看到的，只是別有用心，爲中共塗脂抹粉的文丑、外國「友人」，而中國旅行社到底是幹什麼的機構？工作是會踢波，看來像共黨駐港的媚外部門、特務機關，完全不像是旅行社。

　但我結果還是回到祖國去，但那不是污腥旗下的祖國，而是三民主義、青天白日旗下的寶島台灣。只需隨便那一個旅行社說要去台灣旅行，告訴辦事的職員。時間、起程日期、逗留日期，交下定金，隔兩星期左右，入台證、機票，全部都寄來了，連酒店也代定了，拿着護照，進入機場，兩小時未夠，便在台北國際機場着陸，海關人員和藹可親，出了機場，坐下了由酒店派來的大型巴士，直往酒店。當天，我可以到任何地方，翌日，我到花蓮、烏來、阿里山、台南、台中都能去，不須再什麼簽證、申請。而祖國的建設，我只能在台灣看得到。試想，中共統治下的祖國，變成了什麼樣子？連中國人本身想去看看倒不成，反而那些在外國生活的假洋鬼子，高唱回歸，國際友人，遠渡重洋就歡迎，而在祖國側的海隅的殖民地人民，反不歡迎，這成什麼朝代？

　中國大陸究竟有些什麼不能讓我們去看呢？但連風景區也不准，實在有點太過了！「江山如此多嬌」，那個「嬌」字所形容的是什麼呢？

　讀者「貝先」敬上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重陽感懷　董大行

㈠ 如刀美酒載輕車，難解新愁舊孟嘉。南國登高猶有帽，故園歸去已無家！滄江久臥驚時晚，京洛重遊惜鬢華。戰馬不鳴人欲老！那堪長種故侯瓜。

㈡ 漢祖唐宗政教開，子孫不肖實堪哀！孔家店倒江山去，鄰架書摧馬列來，博士何人分菽麥？黨官幾輩是賢才？神州傳統傷零落！文化於今付草萊。

㈢ 如此旌旗意欠通，青天白日地何紅？八年戰勝東瀛寇，萬錯聯容北極熊，不有諸公懂自利？焉能大盜奏膚功！樓船渡海無消息！寶劍塵封氣若虹。

㈣ 賊巢遺像奉烏珠，俄虜高懸又叛蘇，重慶無謀輕縱虎，契丹有子願崇胡，焚書改字汚青史，鬪孔揚秦騙販夫，日拙心勞何所用？千秋妖孽老糊塗。

鄙人作品，在本壇極少刊載，如同宴客，因座位有限，主人不必列席，招待一旁，虛其位以讓來賓。

重陽登高，未能免俗，哀時憂國，百感潮生，鬱鬱新愁，寄懷吟詠。在下軍人風格，說話坦誠。無個人恩怨之私，無政治偏廻之語。大刀濶斧，據實直云。不改書生之本色耳。

第一首寫自身感慨，孟嘉爲桓溫參軍，重九登龍山，風吹帽落，而不自知，快樂忘形，遂成古典。鄙人昔年，雖參戎幕，然才識愧比孟嘉。今日，南國登高，依然有帽，故園歸去，已感無家。杜工部：「一臥滄江驚歲晚」，吾人投荒海隅，一臥二十餘年，較杜甫時間且長。只因生活所迫，始學陶朱。東陵之瓜，何堪久種。夜觀天象，遲早必歸，謹以此言，告慰讀者。唐詩：「美酒如刀解斷愁」，但「難解新愁舊孟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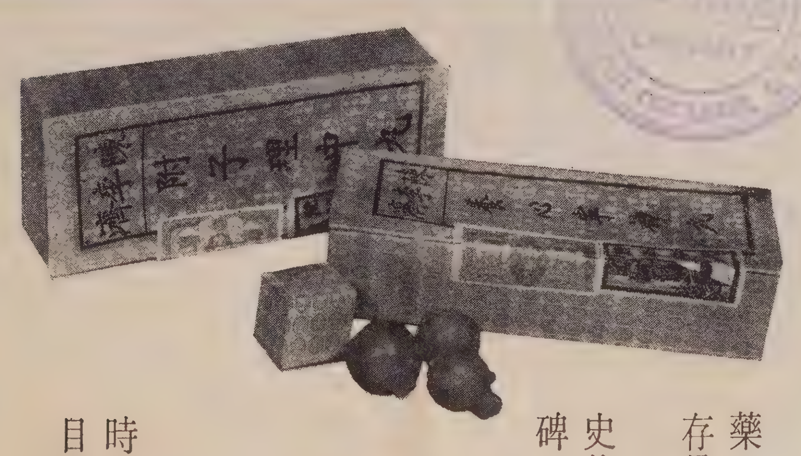
第二首寫文化，五四運動，一羣文妖，打倒孔家店，廢棄綫裝書，推行白話文，破壞國家傳統，而且高踞學府，毒化學生，製造低淺文人。文妖自外國學來「民主」「自由」，指導學生，如何罷課，如何示威，何如干政，何如反對封建，如何婚姻自主，如何背叛父兄，一經學校畢業，即是「亂臣賊子」，而美其名曰，嘗有一革命思想」。鄙人童年，受害極深，一頭腦「自由革命」，被舉爲學生領袖。年十五，胡說八道，登台演講，老師教以手持小旗，高呼口號，打倒某某。警察捕去，坐監三日。家庭聞之，斷絕經濟，強迫還鄉，改讀私塾。由三字經從頭讀起，五經之外，漢書史記，唐宋八大家詩文，二十四史，孔門六藝，一一通曉。對孔子「格物」之論，孟子「辯證」之法，尤有心得。深知馬列邪言，不能相比，所以共黨謬論，對吾人無法欺騙。

民國文妖，著書胡說，將中國數千年道義人倫，詩書典則，加以破壞。又創出許多謬論，例如青年孀婦，守節撫孤，不願改嫁，人格何等偉大？文妖曰：「此禮教吃人也」。各代忠臣義士，見危授命，臨難不苟，文妖曰：「此讀書中毒也」。呀嗎啊喲，狗屁不通，白字連篇，辭不達意，文妖曰：「此爲新文學家也」。父母之恩，天高地厚，反哺跪乳，禽獸皆知，文妖曰：「愛子女乃應有之責任也」。打家刼舍，殺人越貨，挂主席之名，做盜匪之事，文妖曰：「此無產階級暴動也」。句無規律，平仄錯亂，音韻不知，對仗未曉，文妖曰：「此爲新詩也」。粗識之無，留學外邦，頭腦簡單，菽麥不辨，文妖曰：「此爲洋博士也」。讀聖賢書，博通經史，道德文章，學識豐富，文妖曰：「此無用之舊知識份子也」。不作諛言，不喜攀附，不入黨派，不伍小人，文妖曰：「思想落伍之人也」。是故五十年來，自孔家店關門，一切事好壞不分，是非顚倒。大文妖負教育之責，又繼續製造小文妖，離經叛道，教化沉淪，言論乖張，善惡倒置。此天下大亂之因也。

「黨官幾輩是賢才」，也是眞情實話，共黨官員，大多出身盜賊，國民黨官，比較正派。所謂元老重臣，多半是新聞記者，不懂政治。人不壞，學問太差。省主席部長官階，等於前代尚書巡撫，理當飽學之士。但以出身革命，所以文化不高，未見有何著作。李某以副總統之尊，因讀書太少，不明大義，居然歸來投敵。和談代表，一去不回，不知氣節人格爲何物。國無可用之官，朝無賢明之相，雖　蔣公個人英武睿智，除軍隊之外，下屬各派黨官，多不聽話，滿朝宵小，背義忘恩。似此情形，漢武帝復生，唐太宗再世，亦無能爲也。該等黨官，若能各派系同德一心，服從領袖，憑　蔣公之剿共經驗決心，毛某並非敵手，長纓繫頸，早正國法，吾人何致棲遲域外，「不有諸公懷自利，焉能大盜奏膚功」。實言之論也。當年日本傾全國之師，向我侵畧，膽小者只有投降。

蔣公振臂一呼，抗戰到底，英雄氣概，千古無儔，偉績豐功，青史不能磨滅。當時毛某藏在延安窰洞，只有破槍數萬人耳。近日吹牛，抗戰是他領導，鄙人參與各地戰役，未見共黨一兵，膽大臉厚，無恥之尤也。日前余告英人教授「台灣雖小。是爲正統中國。大陸各省。是台灣政府所轄各小單位。現被匪徒割據」。如此說法。最爲合理。鬼佬點頭OK。余又曰：「北平天安門，高懸俄人相片，查遺照之懸挂，爲宗廟奉祀祖先，或子女思念父母，中國數千年歷史，未聞政府衙門，高懸遺照祀奉外國人者，蓋今日蘇俄人，即是古之蚩尤，戰國時之北狄，秦漢之匈奴，五胡之鮮卑，一向危害中國，洋人教授聞之。五體投地YES。余繼曰：毛某認賊作父，井崗落草時，招牌是「蘇維埃中國政府」，標準漢奸也，比「石敬塘」更壞，註：「漢學洋人，均知石敬塘其人。中國大學生，可能不曉」。近又批鬬孔子，是爲大逆不道，漢學家洋教授，非常同意此言。董力行曰：民國五十年來，先有文妖，後有共黨，二者本爲一丘之貉。共黨易亡，文妖之遺毒消滅不易也，不從學校課本改良，無法清除。台灣可能不知，今年台灣雙十節文告，用文妖語體白話，詩人吳君曰：此種筆調，「又臭又長，言無重心，細讀三遍，不知所云」，余曰：起稿之秘書老爺，是「新文學家」耳，相與大笑。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册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週刊 雜誌

（總第三七一期 新74期）

「有排攬！」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一(新74)期目錄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

經售處：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三—九六一九四四。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一(新74)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中央社太差了！

在當前中共政權「多行不義必自斃」而將崩潰的階段，我們應該集中全力向它進行轟擊；因為，這個血腥的暴力集團，不僅貪而無饜地長期對大陸同胞進行敲骨吸髓的搜刮，更喪心病狂地妄圖澈底摧毀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其用心之險惡，行為之無恥，實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反共是愛國的中國人的職責，從事反共文化工作，雖然有的人指之為「不識時務」的「笨蛋」，但反共的文化戰士卻越來越多，越幹勁頭越大。我們堅決反共，但對中華民國當局有不當之處，也要提出善意的批評，因為台北——我們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它是我們的精神中心，它要培了眞如一句俗話所說：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我們希望，由政府到民間，由國內到海外，都應緊密配合，向一個偉大的反共復國的共同目標前進。反共要槍，也要筆。槍與筆必須互相配合，才能收效。可是，作為中華民國喉舌的中央社實在太差了！它對於反共大業不僅配合得不好，甚至把一件好事變成笑話。如果偶爾出一次錯誤，這是在所難免的，但中央社則笑話百出，一次接一次。如果我們不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本旨提出批評，恐怕中央社永遠不知道自己有錯，甚至還陶醉於「正確」與「權威」之中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實中央社的權威是敵後工作人員用生命換來的，這面的功勞不能記在中央社頭上。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社台北電：「敵後工作同志」為慶賀「國父建黨革命八十週年紀念」，策動「共軍幹部大尉營教導員王虹起義來歸」，該王虹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席了五中全會第二次大會，對出席會議人員作了大陸情況報告，受到出席會議人員的熱烈歡迎」。

消息中說：起義來歸的王虹「民國五十二年參加軍隊工作，民國五十三年升少尉，調往『西安軍區』測繪隊工作，同年參加共黨成為正式黨員」。復稱：他於民國五十六（即一九六七）年升為中尉。在「民國五十七年調升上尉，並派往『長春軍區』體育學校任冰上運動教練，民國六十二年升大尉，派往雲南中共『昆明軍區』後勤部七三二一兵工廠，任該廠車間共黨總支部書記」。

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第二次大會，是中華民國執政黨的一次重要會議，王虹起義來歸可以肯定是一個千眞萬確的事。以國民黨從政高級官員近年誠懇苦幹的作風而言，也決不會在這樣的重要會議上故意弄虛作假。可是，這個消息經過中央社一發表卻是漏洞百出，把一項眞實的消息報導得像假的似的。

中共並沒有「西安軍區」和「長春軍區」，如果不是「陝西省軍區」（在西安）和「吉林省軍區」（在長春）之誤，是不是「西安警備區」和「長春警備區」呢？還有，中共八年前開展「文化大革命」，係毛澤東為了「奪權」而勾結林彪，林彪為了避免提拔自己親信受「軍銜」的限制，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就在共軍中取消了「軍銜」，那麼王虹為什麼又在「軍銜」取消後的一九六七年升「中尉」，六八年升「上尉」和一九七三年升「大尉」呢？

中共「保密」制度極嚴，有些起義來歸義士只知自己工作單位的事，所以，他們所說的有些是不可靠的。譬如：十多年前「新華社開羅分社」電務員姜桂林反正，他所談的「新華社」人事就不對。他把個「東方部主任」將元椿說成是「社長」。中央社發佈消息時應該核對一下，如果弄不清楚可以請教台北的那麼多的大陸問題專家，這樣，像把「蘇羽」當成是「粟裕」的笑話就不會發生了。

中央社這樣反共怎麼行呢？為什麼不設立一個較為完整並且可用的資料室？為什麼不聘請一批大陸問題專家置一如「顧問小組」的機構？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中央社之低能可能是毛病就出在自以為是上。

一九六四年中共「共青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半月刊）二十四期封底是一幅題為「你追我趕」的油畫，作者李澤浩巧妙地用草叢畫出「蔣介石萬歲」五字，這不是侮辱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相反地卻充份反映出大陸青年對領袖的愛戴，可是中央社發出的消息中卻把它改為「蔣總統萬歲」五字。當時看了，眞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中央社的先生們，希望你們振作精神，能與中華民國進步的政治相配合，能與基本國策的反共復國相配合，當官作老爺的作風不改是不行啊！

打放水波全場大喝倒采

萬人傑

香港足總醜態畢呈

由紅色大肥貓霍英東把持的香港足球總會，為了討好中共，下令港聯球員放水，因而龍門變了豆腐門，球員個個發軟蹄。一場萬眾矚目的「友誼比賽」，攪到唔湯唔水，觀眾個個睇到媽媽聲，假過偷貓。如果老萬是共黨頭頭，一定把這隻紅肥貓宰掉。中共球隊如何強大！又有毛澤東思想作護身符，定然戰無不勝，何須港聯放水？下令打假波，即係睇唔起中共球隊實力，該打三十大板！

友誼第一・假波奉客

老萬對睇波素沒興趣；最有耐性是在衛星轉播電視中看過一場世界盃決賽，跑到大球場做啦啦隊，決不會有老萬的份兒。不是說足球不好看，是個人趣味問題。比方說，這次中共足球隊到香港，和港聯隊作「表演」賽，雖然不少人撲飛，老萬也沒因「好奇」而提高興趣，還是錯過欣賞機會。

不過，老萬雖沒有看，經過情形卻因看過的人在身邊談個不休，也畧知一二。大致上，他們都認為這場波一點不好看，近乎搵笨。他們認為主隊有意放水，打來全不起勁，故無精彩可言。

其實，打波放水不放水很難抓到證據，即如許多騎師大師傅，拉了馬也不會有人看出。他們放了水，未必可以在表面上發覺，所以，港聯隊是否放水，難以證明。老萬認為，即使放水也很合理，因為中共球隊來港表演之前，就聲言「友誼第一」，此舉完全在建立中共與香港人之間的感情，勝負不應看得太重。中共勝也好，港聯勝也好，都是中國人的「光榮」，（港聯大部份是中國人）不論五比二或二比五都沒關係，最重要是比賽中充份表現出雙方的「友誼」。

平心而論，門將仇志強之成為「黃大仙」儘管被很多人罵，但在「友誼第一」口號下，他立了大功。港聯隊在這次比賽中僅能做到重視友誼，因為入了第一球之後，成績佔先，如果客軍果然不濟，直落數球就太不友誼，必開顧全客軍顏面，港聯球員深恐有違友誼之道，未必是放水，只可能心理上顧忌，變成攻守「全無鬪志」。

中共隊球藝如何，經這一戰後，老球迷有評價，他們眼睛雪亮。值得一讚的港聯隊，雖說他們「全無鬪志」，但友誼精神可嘉，看來會得到中共好感。

電視藝員・自取其辱

不知是否為了大陸貨品的廣告，兩個電視台對中共拍馬屁拍得十分露骨，幾乎成為中共御用宣傳機構。本來，電視台如此聽話，中共應該很滿意。可是，世事往往並不如此，你越是奴顏婢膝，對方越是得寸進尺，他們所求，也必然更進一步。

最近，無綫電視有兩件事受到此間左派報紙攻擊：一件是黃霑主持的試映室，那一天是介紹大陸內戰片的「南征北戰」，黃霑開了小差，由李志中代替，於是左報猛轟黃霑，認為他是有意逃避。第二件是殷巧兒主持的溫故知新，她問學生：中國首都叫什麼？答案是北平。左報就抓着北平兩字，大罵一頓。以筆者所知，黃霑並不是什麼「反共分子」，有時還會有意無意的給中共捧了場，他避免介紹「南征北戰」，顯然是避談政治，不開罪任何一方。但他不知道中共的霸道，他根本就沒有逃避的權利，因此不介紹也成罪狀之一。如果主持人換了老萬，不但不必逃避，還可以憑自己的良知，批評它一番，他也未必敢罵我。因為我態度明朗，不像他那麼曖昧，中共對堅定反共的人不敢說什麼，兩邊擺的人時時挨罵。

至於殷巧兒的「北平」，也是電視台編排節目的人自取其辱。這一類問題最好不提，要題的話，答案如果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該說「北京」，如果承認「中華民國」就說「台北」。如今她既承認中共是中國，又說北平而不說北京，這等如不承認了。不要以為拍馬屁容易，如果拍馬屁而拍錯位置，就是馬荔枝，現在無綫電視台就因為拍了馬荔枝，所以激怒老八。挨罵事小，如果大老細一怒而停供廣告，那麼，黃霑、殷巧兒的薪水也成問題，因此，身為「電視藝員」，必須醒目，不可得罪米飯班主，除非你有骨氣，決定不打這份牛工。

老板伙記・所求不同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成立七年，今年在香港舉行的是七屆年會，老萬是已有四十年報齡的老報人，非常高興我們同業有這個促進業務的組織。每一年，對年會的討論主題及一切過程，都十分注意。

對中文報紙技術上的改進，報協經常提出討論，尤其有關中文的排字問題，討論、研究特別多。今年更把植字機作為討論主題，中文植字現在已被普遍使用，並有更新的設計，將來取代排字，大概不成問題。

世界中文報協是老板集團，他們討論的問題限於技術改進，是理所當然。他們認為唯有技術改進，報業才會更發達，老板賺的錢也更多。不過有一樁事情卻是他們忽畧的，就是新聞從業員待遇的改善問題，當然，提到改善員工待遇，一般老板都不感興趣，尤其在世界經濟衰退的今天提出，更不合時宜。不過，新聞界的這一行，特別被香港新聞處

務員之餘，會談談新聞從業員待遇問題。可惜得很，七年來報協諸君都未提出過。

因此，老萬和其他新聞從業員一樣，一年一年的對個組織看淡，似乎他們討論的一切，都與我們無關的。當然，改善員工待遇，會使報社開銷增加，作爲老板，自然可免則免。不過，俗語說得好，小財不出，大財不進。辦報不同其他生意，報紙並非如織布，可以墨守成規，是每天不同，完全講精神的。如果員工們精神不好，報紙有更好的植字機，也不能起紙。可是，改善員工待遇，注重福利，卻是「起紙」的重要關鍵。老板們沒注意到過這一點，只把精神放在植字機上，老萬以爲並不聰明，不知到第幾屆年會，才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呢？

留戀香港．因人而異

人民入境事務處長戈立，服務香港政府已二十五年，一九六五年出任人民入境事務處長，到現在已十年。最近他申請退休，一俟獲英倫批准，便結束公務員生活，從此無官一身輕。他從一九四九年加入香港政府服務到現在，已整整二十五年。據說，他從沒想過要在香港居留，可是現在他感覺得香港彷彿是他的老家，因此打算退休後，仍留在這兒，做旅遊生意。戰後，他曾返英倫多次，但每次回來香港，就像回到家一樣。他說：我喜歡香港，她是世界大都市之一，也是景色最美麗的地方。經常聽到朋友在遍遊世界各地之後，問及世界上那一個地方最好？他會說：遊來遊去，還是香港好。香港好處甚多，人們未與戈立有同好，認爲她是一景色最美麗的地方而留戀，主要是習慣了這兒的生活。

戈立在這兒已生活了二十五年，如以香港生活和英國比較，相差誠然太遠。尤其戈立是英國人，在香港居於高位，做了待遇優厚的人民入境事務處長十年之久，他過的生活，在英國儘管是百萬富翁，也不能享受到，也許，這亦是戈立愛上香港的原因之一。

許多中國人被迫把香港視爲老家，因爲除了香港便沒有棲身的地方，如果可以走，他們寧願到加拿大過艱苦的移民的生活，他們不是不喜歡香港，或者比戈立更愛香港，可是他們對香港的前途很難

的一點是：香港使人們住得戰戰兢兢，時時可能大禍臨頭。這幾年來，香港治安太差，壞到無可再壞，老萬有許多朋友把家屬搬到台灣，讓他們過得安寧一點，自己留在這裏做事。可是一個家庭分散在兩個地方，畢竟說不通。香港，已大爲褪色了！

倚賴心理．最不要得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大陸先後凡七次，卻未到過台灣。國府認爲他太偏愛大陸，使台灣朝野人士十分反感，產生了美國離棄中國的感受。

老萬認爲這種心理最要不得。美國雖一直被視爲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但近年政策顯明走向姑息、妥協之途。對共產國家姑息、妥協，容易沾染到毒菌，從事實看，美國中毒頗深，如對美國還存倚賴心理，後果不堪設想！

一個年稚幼弱的孩子需要別人扶持，當他漸漸長成，就該獨立自主，不可能永遠要人扶着走路。初期雖然可能有點膽怯，過一段時期，應當適應。

國府退出大陸後，在台灣建立基地，從「一切沒有」中建設起來，現在雖仍未到「一切都有」的階段，但至少可以說「大致具備」規模。在經濟建設方面，成就尤大，因此，應當已到可以自立的時機。目前國際情勢對中華民國確有極多不利，但最惡劣也不過如此。不利的情勢我們已習慣，不怕它再惡劣。

記得中共潛入聯合國時，許多人認定中華民國完蛋了。可是，中華民國的退出，中共潛入，未能使這世界組織有更大成就；相反的，只帶來更多糾紛與煩擾。因此，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實際並無損失，聯合國亦無所獲，台灣並未因此「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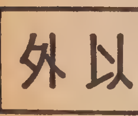
目前有些人會害怕中共與美國關係有所「突破」，當兩國「關係正常化」，就會成爲中華民國的致命打擊。其實，萬一有一天也如退出聯合國那樣成爲事實，當必如上回一樣，事後大家發現，原來對中華民國毫無影響。

當然，要是我們能很自然的維持中美傳統的友誼關係，那最好不過；萬一美國態度突轉，和中共徹底勾結，也不必緊張。只要能表現了目我的奮鬪精神，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阻止我們的生存！

最近有一部查理士布朗臣主演的影片在香港上映，片名叫「猛龍怪客」。查理士布朗臣是香港觀眾歡迎的明星，「猛龍怪客」的故事，更受香港觀眾所歡迎，因此本片十分賣座，在近期誇張暴力的影片中，只有這一部使人發生共鳴。

老萬很少談電影，不過這部「猛龍怪客」正說中香港今日最嚴重的問題：飛仔橫行，罪案如山。飛仔的罪行使人憤恨，他們無惡不作。但法律對他們有保護作用，因此警察也莫伊何，他們便越來越放肆。

查理士布朗臣是個反暴力的自由主義者，但他的妻女被飛仔刧殺，妻子傷重身亡，女兒被強姦後神經失常，進入精神病院。警方無法破案，他眼見飛仔橫行，痛恨萬分，實行向飛仔報復，拿了朋友送給他的手槍，每逢見到犯罪作惡的飛仔便以手槍對付。他槍法奇準，飛仔死在他手上的不知凡幾，於是這個「自衛者」成爲傳奇人物，轟動紐約社會，人人對他崇敬。但法律不容殺人，他成爲警探追緝的人物。但他槍殺飛仔事件發生後，紐約的罪案頓告減少，警方的人一方面追緝他，一方面崇敬他的爲人。最後他與飛仔槍戰，兩敗俱傷，警方也掩飾其事，只當他遇刧受傷，只要他離境，不向他採取法律行動。




查理士布朗臣從紐約到芝加哥，在機場上又見到飛仔欺負女客，可是他已被警方繳械，再不可以用手槍對付他們，惟有苦笑。

這部片子是提倡以暴易暴，要反抗匪徒，單靠警方力量不夠，如果人人強硬對匪，匪徒自然斂跡。但他又說明了飛仔問題，到處楊梅一樣花，許多地方同樣嚴重。到了芝加哥固然如是，即使到香港來，何嘗不會遇到同樣事件？如果香港有這麼一位「自衛者」固大快人心，也必然和查理士布朗臣一樣，被警方送走。

福特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動向

白丁

自福特繼任美國總統後，華府的外交政策，尤其對中共政策的動向，爲國際人士特別是每個中國人所深表關切，國內外新聞界和觀察家們，亦已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推測。對於這一問題，福特在其政策性演說中也曾提到，但是並未強調，他只是說，「對於中共，他保證將繼續尊重上海公報中的原則。」也就是說美毛「關係正常化」是一個目標，但是不會有突破性的進展。但今後美毛關係究將向那一個方向發展，今將其剖析於後，以供對此問題關注者的參考。

美方委屈求全

美國與中共之「改善關係」，濫觴於尼克遜第一任期之內。細察美方的資料，自一九六九年夏季到一九七〇年秋天，美方爲求打開中國大陸鐵幕之門，曾先後五次宣佈放寬對大陸的貿易和旅行規定，同時曾發表部份措辭審愼的公開聲明，表示有意與中共「建立關係」。一九七一年三月，美方又主動撤銷所有到大陸的限制；同年四月間，中共邀請一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六月，美方即全部解除對中共的貿易禁運。

經由這一連串的屈辱性讓步，美方才獲致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博士的北平之行，以及尼克遜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大陸訪問，從而有所謂並無實質內容的「上海公報」。

美毛之間的「直接接觸」，自是由「上海公報」肇始。兩年多來，其接觸的成果如何，當爲美國朝野人士所熟知。以貿易言，據美方的紀錄，去年美國對中共的出口爲六億九千萬美元，另有間接出口五千萬美元；自大陸進口爲六千四百萬美元。同一年內，美國與我國之間的貿易總額，則已高達二十九億美元，我已成爲美國第十二位貿易伙伴，其中得失，極爲明顯。

就政治方面來檢討，中共自於去年在華府設立「聯絡處」之後，以「工作」爲掩護，派遣大批人員湧到美國，向美國社會展開滲透。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凱里今年年初在衆院一個小組的證詞中，便曾形容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及其華盛頓「聯絡處」，實係中共「情報人員的潛在活動基地」。而美方派在大陸的人員，則動輒得咎，其保衛「聯絡處」的幾名陸戰隊士兵，亦於今年六月被中共藉故驅走，更遑論與中國大陸人民接觸，建立所期望的「友誼」。

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主席墨雷，曾於今年四月的一項座談會中指出：中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所表現的新姿態，是毫無疑問的反美立場。他同時指陳若干事實，如中共對美方發出的有限簽證，幾乎已完全停止；各種文化交流計劃，實際也已完全停頓。墨雷是底特律自由報副總編輯，曾率領一批美國報人訪問大陸。多次前往大陸的美國杜福特斯大學政治講師克萊茵，曾是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記者。在同一座談會上，

他曾描述身在大陸所遭受的孤立感：「他們（指中共）如此對我保持距離，確是使我吃驚。」儘管克氏對我國存有強烈的偏見，仍然公開坦承「台灣這些年來在各方面的進步絕對驚人，而美國報紙對這種進步情形的報導，還是不夠充分。」霍斯是一名洛杉磯的執業律師，曾有四次訪問大陸的紀錄，他的主要任務是協助美國商人發展對大陸的貿易。據他的看法，中共思想與美國極不相容，而他對美國自由和開放制度（包括新聞自由）之終必戰勝，具有絕對信心。

綜合諸般事實，正如「上海公報」開頭所言，美國與中共之間，「在社會制度和外交政策方面，有若干基本差異」。這種差異，遠非任何的文化交流、貿易發展，及兩個「聯絡處」所能消除。亦如主管遠東及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恒安石今年四月所說，美毛雙方的差異，仍將繼續存在，因爲雙方的社會及其對事務的看法，畢然截然不同。

具有弦外之音

美毛關係戲劇性的發展，一方面是尼克遜熱衷於推行「以談判取代對抗」的政策，急劇的想敲開大陸之門；另一方面是毛澤東企圖拉攏美國，以減輕來自蘇聯的軍事和外交壓力，並搞「三角關係」，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自抬自價。現在，一項促成美毛關係戲劇性表演的情勢，已大大改變了。合衆社電訊指出「尼克遜下台，及周恩來的身體與政治病，已使中共與美國之間的個人化關係，轉向於較爲制度化的關係。」因此，電訊中認爲：「冷卻使雙方關係進展減緩，但尚未產生方向的轉變。」

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暫時沿着前任的方向，不致作大幅度的改變，從他穩健平實的作風，以及就任後首次發表的演說，可以看出。但福特爲了重振華府因熱衷謀略而低估道義所墜失的國際威望，以及開拓其個人更長里程的光輝政治前途，應有所守，有所爲，有所更張，而非就此蕭規曹隨下去。他強調美

國和盟邦應保持實力，並警告潛在敵人不可誤解美國的誠意缺乏意志，顯示了堅定立場，亦具有弦外之音。就在北平對美毛關係「正作新估計」之際，華府更應就雙方「個人化關係」拆散的時候，來切斷「制度化關係」建立之路，從而以堅持道義原則的立場為天下倡，以行動來表現「美國乃是世界集體安全的中堅」的莊嚴宣告。

周恩來失勢，已無可置疑，他所扮演的前台角色，亦將從此逐步退出；美毛關係在近來顯然冷卻，這是一項與尼克遜由受到國會與民意交相指責的對等原因。周恩來對美推行笑臉統戰，固為執行毛澤東的策略，但毛澤東的策略可能突然轉變，尤其在目前箭拔弩張的奪權鬥爭中，江青派正予周派以致命打擊，在相持或前者得逞之時，更不會延續周恩來所執行的對美政策，而將恢復強橫路線，以烘托其派系得勝的聲勢。因此，北平對美關係，目前將繼續保持冷卻狀態，將來如有重大轉變，亦將周恩來所走的道路，相背而馳。

顯然不符事實

尼克遜訪問大陸，改變對中共政策，對於大陸上沉淪於水深火熱中的數億中國人民，乃是一次無比沉重的打擊，凡是訪問過大陸和看到大陸一部份眞實情況的美國人，如果還有良知與正義感，當不能不承認那一小撮中共統治集團，乃是大陸數億人民的公敵；如果美國竟視大陸數億人民的公敵為友，豈不也變成了大陸數億中國人民的公敵？所以，在美國高唱改變對中共關係，乃是為了「保證生活在中國大陸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將是並繼續是我們（美國）的友人，而不是我們（美國）的敵人。」（尼克遜辭職演說之語），顯然是不符事實的！美國人是一個勇敢、公正而誠實的民族，福特總統更具有誠實的美德，決不應為這不符事實的說法所蔽。

基辛格的均勢外交的最大錯誤，就是將十九世紀所流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陳舊觀念，應用於共黨國家。事實上，共產國家與民主國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此即在他們的觀念中，敵人就是敵人，決不可能變成朋友。敵人的敵人，仍然是敵人，決不是朋友，最近兩年來，中共的行為已經充分證明了此點。所以，美國的決策人如果以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觀念，對共產國家也可以同樣應用，那便大錯特錯了。

尼克遜時代改變對中共政策，最明顯的作用，在聯毛以制蘇，最近美國參議員傑克遜更坦率說出了此種作用；其實，中共反蘇不反蘇，與美國聯毛不聯毛，並沒有什麼關聯性。中共反蘇，有其不得不反的原因，這原因沒有消失以前，美國不改善對毛關係，中共照樣要反蘇；一旦這原因消失了，即使美國完全改善了對毛的關係，中共也不會再反蘇。同時，中共進行反蘇鬥爭，對於目標與原則，戰略與戰術的運用，都要依照它們自身的需要與條件來決定，也決不會受美國態度的影響。由此可知，美國聯毛以制蘇的策略，顯然是一廂情願的天眞想法。

重新估量檢討

美國的立國精神為自由與正義；美國之能領導世界，亦是由於能發揮自由正義的力量。近年來美國在國內所遭遇的困難與中共勢力的猖獗，實為美國所持的自由正義精神衰微的結果。美國將於後年盛大慶祝開國兩百週年紀念；福特先生將為盛典的最高主持人，我們殷切期待福特先生能以重振美國開國精神，強力發揮正義自由力量，作為紀念美國開國兩百週年歷久彌新的「七六年精神」。實為美國之福，亦為自由世界之福。

美國的外交政策，雖仍將遵循「尼克遜主義」的路線，但是尼克遜與中共的和解政策，無疑已呈現出行不通的趨勢。今日中國大陸內部的種種動亂，其性質絕非外在世界所想像純為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我大陸同胞無法忍受共黨長期的暴力控制，在強烈的人心思變的普遍意識之下，利用共黨縱的「老、中、青」三代，橫的「黨、軍、政」之成分之間，相互傾軋，排擠、鬥爭、奪權的矛盾，有意推波助瀾，醞釀「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土崩魚爛之局。一旦毛澤東死亡，共黨為奪取政權而引發的大風暴，將很可能演變成整個大陸的全面抗暴行動。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尼克遜政府所製定的「美毛關係正常化」的日程表，自然會大大的打了折扣。美國駐北平的「聯絡處」所能發生的「觀察站」的作用，還不如在香港的新聞記者。前美駐北平聯絡辦事處副主任金斯退休回國，對其政府所提出有關今日大陸情況的報告，自然會比他在公開演講中所透露的更多，更深刻。我們深深相信，美國新政府對外交政策如有所修正，首當考慮的，必是「美毛關係」的重新估量檢討；而當美國民主制度甫經通過嚴重考驗之時，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以及強烈的抗暴意識，亦必當受到福特先生所領導的美國新政府的重視，而為其修正對中共政策的主要依據。

結論

福特以實力謀和平，及其繼續支持亞洲盟國的保證，我們相信其不但具有眞實的誠意，而且還有長遠的見地。不過，要有效阻遏中共的侵略，對中共的本質在意識上必須有深切的認識，決非言辭所能生效，而必需有更多超現實的遠見與實際的行動。目前亞洲情勢，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中共內部與對外，均隨時有爆發大變的可能，中華民國立於反共的第一線，始終提高警惕，從無懈怠，甚望福特總統高瞻遠矚，預為可能的變化作有利於自由世界的具體措施。「懦弱將招致戰爭」的論斷，方有其全球性的號召意義。



由張雲逸之死看毛

毛軍頭目張雲逸十一月十九日在北平死去，活了八十二歲，在共軍大頭目中算是年長的一個，只有朱德、劉伯承比他歲數大。張雲逸在毛軍中資格最老，毛澤東盤據瑞金時期，就擔任「紅軍軍長」，共軍「中央軍委副參謀長」，「粵贛軍區司令員」等職。抗戰開始，中央將江南殘餘共軍悉數招安，改編為新四軍，以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便擔任參謀長。

一九四〇年底，新四軍在皖南叛變，被剿滅，張雲逸本在江北活動，成了漏網之魚，不久，毛幫自行組織偽新四軍（因新四軍已經政府明令解散），就資格而論，自應以張雲逸繼任「軍長」，但由於張雲逸能力不夠，乃由原第一支隊司令陳毅繼任，張雲逸改任「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副師長」羅炳輝是毛軍中有名惡人，體重兩百多磅，性情暴燥，張雲逸畏其惡，不能安於位，只好改棄「師長」兼職，專任「副軍長」，此後張雲逸就一直未擔任過軍事方面的正頭目。

三十八年大陸陷共，毛幫派去廣東的是葉劍英，派去廣西的是張雲逸，張雲逸是海南島文昌人，毛幫可能因為海南島接近廣西，所以以張雲逸去統治廣西。不久，展開了屍山血海的「土改」，毛澤東認為張雲逸殺人不夠，加派陶鑄前去執行「土改運動」，陶鑄到地方提出「戶戶鬪爭，村村流血」的口號，殺得屍橫遍野。因此，受到毛澤東的賞識，又調去廣東殺人，不久，代葉劍英而任「廣東省主席」，再改為廣東省長，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以後恢復「中南局」，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再升兼副總理，文革時，一度竄上第四把交椅。

張雲逸比葉劍英幸運，在廣西又多捱了兩年，最後仍被調回北平。

一九四五年毛幫召開「七全大會」，張雲逸當選「中委」，那次只選出「中委」四十四人，「候補中委」三十三人，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粟裕、鄧穎超、羅瑞卿、習仲勛、蕭勁光皆是候補中委，此等處亦可看出張雲逸當時地位之重要，嗣後八大，九大，皆當選「中委」，「十大」便被排除

要位置，還是被別人擠下來。不過，張雲逸卻也不遭人忌，所以歷次火併，他都能置身事外，未被批鬪。

由於張雲逸在毛幫歷史悠久，所以死時毛幫大頭目皆有表示，有的去醫院向「遺體告別」（此乃毛幫特創名詞），有的送花圈，有的去致祭，從這份活人名單中，可以看出幾個特色，茲提出一說。

送花圈的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據公佈排名秩序是：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韋國清、劉伯承、江青、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姚文元、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郭沫若。

這一羣大頭目排名相當亂，要說沒有秩序隨便亂寫，又不是，前面的一夥，似乎有點道理，但又與平常習慣不同。董必武是毛幫政權的代「元首」，朱德是「人代常委會委員長」，若就行政系統言，地位均高於「總理」周恩來，所以毛幫政權向外交往，署名皆是董、朱、周，若要毛出場時，便是毛、董、朱、周，但對內，周一向在董、朱之上，此次不知何以改變常規。

其次，江青排在韋國清、劉伯承之後，姚文元則排在政治局委員最後一名，當是按照筆劃排列（毛幫所造簡體字，韋、劉筆劃皆少於江，許、華、陳皆少於姚），但政治局常委會又何以不按姓氏排名，毛幫一切事皆無章法，於此更可得一證明。

其次，到場弔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鄧小平、陳錫聯、徐向前、聶榮臻、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這批頭目最後兩人當是以「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資格出面，前面諸人就是毛幫政權此日尚在台上的人。依照排名看，鄧小平在陳錫聯之前，當上先念之後，一旦周恩來死去，鄧小平繼任「總理」的機會不大。

再其次是毛幫中央及政權的「負責人」，毛幫雖然未說明「負責人」與「領導人」為何區別，但就字面探索，「領導人」當是決策者，「負責人」乃是執行者。「負責人」中所知的皆是「部長」級人馬，朱婆康克清也在其中，可能是頂了蔡暢的缺，由此可見朱德近況不佳，只是廖承志卻排在後面，排名既不以姓氏為序，可能廖承志已告沒落。

再其次是毛幫「人代」與「政協」的常務委員，這一行人數不多，是嚴濟慈、吳有訓、武新宇、、羅叔章、季方、胡愈之、曾志、陳奇涵、陳此生、周士第。

這一行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曾志，曾志是陶鑄之妻，陶鑄犯了罪，根據毛幫幫規，「罪人必孥」，饒漱石被定了罪，其妻陸璀使被逼離婚改嫁，彭德懷犯了罪，其愛人浦安修過去有「燕大校花」之稱，也被逼離婚，目前不知花落誰家。陶鑄罪狀決不下於饒、彭，何以其妻並未改嫁，仍然是任「常委」，雖是虛名，但處境顯然比王光美、張潔清（彭眞妻）、郝治平（羅瑞卿妻）這批人好得多，即是鄧小平的「愛人」卓琳，目前也無出頭機會。曾志既然獲此優待，就可證明陶鑄的問題已成過去，陶鑄始終未能如鄧小平「鹹魚翻生」，可能他同劉少奇一樣，早被折磨死了。

還有周士第，此人是南昌暴動主角，暴動失敗後，逃亡外國，與毛幫斷了關係。抗戰前回國再度入「黨」，已落當時同夥之後，毛政權成立後，一度擔任過「高射砲兵司令員」，不久又被擠掉，也就因為坍台早，未牽入文革一場大火併中，所以目前還有一個「常委」頭銜，混碗飯吃。

再次的一行是毛軍當權派人物，排名前面三人皆是毛軍「副總參謀」，即張才千、向仲華、李達。但其中也有幾個問題人物。

第一個是廖漢生，此人是賀龍之甥，也是賀系軍事頭目中地位最高者，文革前，已任「國防部副部長」，賀龍被鬪，廖漢生首當其衝，被解除職務，點名批鬪。在鄧小平復出之後，廖漢生也冒出來

[illegible]少，但[illegible]最強，其他三個山頭皆以共黨教條約束部下，賀龍卻按哥老會的法規控制手下，所以賀龍一系，打不散，拆不開。文革時，各系皆有手下起而鬪頭目的事，只有賀系沒有，甘願與賀龍同亡，這種團結力使毛澤東不敢對賀系過份壓迫。及至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爲了要平衡各系力量，共同對付林系，就重新起用賀系人馬，賀龍可能死了，向下就輪到廖漢生，於是廖漢生被重用。

第二個是蕭克，蕭克是黃埔軍校畢業，在共幫軍事頭目中，露頭角甚早。共軍（當時尚不能稱毛軍）向西北奪路逃竄時，共有七個「軍團」，其中有三個「軍團長」出身黃埔，即一「軍團」林彪，四「軍團」徐向前，六「軍團」蕭克。以後徐向前升了「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又高了一級，但仍兼第四「軍團長」。

到了抗戰開始，共軍投誠，受到政府招安，編爲三個師，林彪擔任一一五師師長，蕭克擔任一二○師副師長（師長賀龍），徐向前擔任一二九師副師長（師長劉伯承）。到了抗戰勝利，毛軍擴大叛

……目升沉

毛軍原定軍階，林彪、徐向前都當了「元帥」，另一個副師長聶榮臻也是「元帥」，招安時的旅長徐海東、陳賡都是「大將」，甚至當時任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也是「元帥」，而任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也是「大將」，蕭克卻只是「上將」，一直未能抬頭，此時居然也在當權班子中露了臉，不知毛澤東又利用他幹什麼？

最後的一行據毛報介紹是「張雲逸同志的生前友好」，計有：譚震林、韓先楚、陳漫遠、江華、江渭清、葉飛、張令彬、李人傑、張勁夫、胡立毅、楊成武、蕭華、彭明治、郭化若、莫文驊、余立金、成鈞、鄺任農、李壽軒、林月琴、馬國瑞、郭述申。這一夥人都是被「解放」但未授與職位的人，毛澤東只有給予飯吃，是否再用，尚未可知，但這一行列中，卻有幾個特殊人物。

第一個是韓先楚，韓先楚自從去年底由福建調

岳騫

韓先楚身上，各方均推測韓先楚發生問題，但受批評，不露面並不等於徹底垮台，李德生就受過同樣待遇，現在不是又過了關，但韓先楚此次未列入張才千一個行列去，而與譚震林、楊成武、蕭克爲伍，大概原來的職務已經不保了。

第二個是譚震林，譚震林自被放出牛欄後，有時在報紙上露下面，但究竟擔任什麼工作，卻沒有交代，這次排在閒人第一名，短期想翻身也許不易了。從張雲逸之死，可以看出毛幫大頭目的升沉，對於未來情勢的演變，也有一個輪廓。總之，毛江夫婦目前對軍事頭目既不相信，又不能不用，只有沿用舊方法，拉一派打一派，從中操縱駕馭，但毛幫軍事頭目人人皆受過苦，對毛澤東手段比局外人清楚。毛江想使他們死心塌地爲用，恐怕作不到。大家只是在敷衍欺騙，毛澤東一死，此輩將如脫韁野馬，各奔前程。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天下大亂，最後是越亂越好，亂到毛幫總崩潰爲止。

中文報協七屆年會芻言

朱振聲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七屆年會在香港富麗華酒店舉行，已告圓滿閉幕。記得中文報協二屆年會在台北召開時，蔣總統賀詞亦有：「新聞事業對於促進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極爲重要，現在，共產暴政殘酷黑暗，人性自由正遭受無情的摧殘，人類命運正面臨空前威脅。因此新聞工作者在此一時代中，絕對無法置身事外，惟有明是非，辨善惡，竭智盡慮，發揮正義的力量，以挽救人類的厄運。其次新聞事業負有教育社會責任，更要有千古立言，爲生民立命的抱負。我中華文化具有博大的仁愛精神，和崇高的倫理觀念，我們應重視珍惜這珍貴的遺產，使其光輝永耀，歷久彌新。諸位在此大時代中，本風雨同舟之旨，聚會一堂，相互策勉，精神可佩。今後尤盼團結互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攜手併肩向共同目標勇往邁進。」嚴副總統開幕致詞，亦勉勵我們新聞記者「文章報國」。要均語重心長，期望殷切，

一九七○年第三屆年會，假九龍總統酒店舉行時，故關社堯脩上致詞：亦期許以「三年有成」。荏苒流光，中文報協成立迄今，瞬已七年，「七」在中國數字上是個吉祥的數字：七巧、七始、七政、七教、七德、七賢、七藝、七寶，又七元「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日、月、火、水、木、金、土爲七曜日；七日周而復始，謂之一星期，始於古代之巴比侖。中國易復：「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亦稱爲七日來復；左傳則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爲七武德，際茲世界離亂多年之秋，斯人不出，奈人下蒼生何？尤爲元元所殷殷瞩望。今年是中文報協成立七周年，舉行七屆年會之日，除了含有來復之義外，更兼具繼往以開來，發揚而光大的使命。

振聲不敏，從事新聞事業工作迄今四十四年矣，戰時携筆請纓，以隨軍記者，馳驅南北，往來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勝利復員，負責江南北新聞發佈工作者，又先後五年。臨難毋苟免，臨財毋苟得，幸保得隻身南來賣字療飢，苟全生命於亂世，唯以讀書、旅遊、寫作爲務，知足常樂，濫竽爲中文報協一員，曾追隨諸大雅君子之後，一赴台北，再赴舊金山，先後參加過四屆年會竊以爲報協因國際情勢轉變，自由中國當局以「處變不驚，莊敬自強」，昭示海內外以自勉；各地報協同人限於居留國家之政策，出席人數未能與年會的歷史同時並進。此外第一屆年會，原定出版世界中文報協月刊、季刊，或年刊之決議；但七年來始終未見實施，七年來迄一本會刊亦付闕如。僅筆者個人，就在台在美兩地開會時見聞所得，出版了「台灣行」與「美國行」兩書，稍留報協雪泥鴻爪。數年來除召集會議，寄發一紙通知外，會與一般會員間，更缺乏聯繫，似乎更有加強必要。中國黨政會議積弊，非老生常談，無補事功，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報人爲時代先驅，坐言起行爲世所則。胡仙主席，出力出錢；各執委殫精竭慮，會員踴躍參加，上下協力，熱心會務，早已有目共睹。際此七屆報協會議前夕，希望當茲來復，利有攸往，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日新又新，日臻於盡善盡美。

擺在海外人士前的幾條路

柳以青

在目前，搞政治宣傳和思想統戰的人士們，總會藉了大小不同的「事件」和「新聞」來推展他們的政治宣傳和思想統戰。同時，又會巧妙地利用任何人士們所主辦的機構和活動，來「無孔不入」的加上些或是披上些「政治宣傳」與「思想統戰」。

這類情形，似乎使生活在自由海外的地區防不勝防，禁不勝禁。如果我們只看這外表的宣傳，似乎每一位海外人士們，都被政治宣傳和思想統戰所掩蓋了的。然而，生活在這一種情況之下的海外人士們，雖然覺得那「政治宣傳」、「思想統戰」來勢洶洶，但是，卻並不能全然掩蓋了自由地區的海外人士與及不僅是我的筆下肯定，同時，卻也是每日每時發生在社會中的具體事件的眞相。這篇，就想從這不同的社會中的具體事件中，分析出一個理路來，同時，又可以反映出目前擺在海外人士前的幾條路。究竟那一條路才是應該自己抉擇的，那卻只是歸於每一個人自由、自覺、自動的選擇了。

風向與轉變

幾年間，不少的人士們，開始對自己以前的政治態度來一大的轉變。但是這大的轉變原因是來自多方面的。其中一項是：以前的態度以及現今態度之不同，只是決定於「時代潮流」而已。也就是說，吹西風便向東倒；吹東風便向西倒。在前一個時期，「時代潮流」固定了一個時期，因此，我們都沒有發現某些人士們的意向與態度的眞實建基的基礎。現在「風向稍轉」，他們也只能依據他們的意向與態度建基的眞實基礎而轉向了。這方面，不但為我們不該大驚小怪，反而使我們知道了某些人的態度建立的基礎。也就是為此，我們就很清晰的發現到，他們的態度是轉向了，可是，實質上他們並不眞的高興他們所轉向的「政治現實與政策」。原因是他們只是風中飄蕩着的蘆葦。

有些人士們的轉向，是與他們所生活的現實（海外地區）有所獲利的。這「利益」是包括多方面的，例如：由於他們的轉向，可以得到重視與優待，而堂而皇之的「衣錦故鄉」一番，說不定還可以用這一種力量而使到他們的遠離自己的家人也被「另眼看待」，起碼在親人們的現實壓力的生活下，可以稍微減低痛苦；有人說，如果眞是來自這種情形的話，「情有可原」，對此，我只能報一「苦笑」而已。或許人們到了年紀大的時候，總會興起這一類的感情。

然而，我卻敬佩的是：一位西班牙籍的「福州區總主教」趙炳文，以八十七歲的高齡，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自西班牙前來台北，並要居留在自由中國的台灣，以享其餘年，並要安息於中國土地上。

根據電訊的報導稱：原籍西班牙的趙炳文總主教，係道明會會士，他是於六十年前，在菲律賓馬尼拉聖多瑪大學晉升神父後，就前來我國福州一帶傳道，先後在華三十八年當中，在福安、福州一帶，創立四所學校，女子傳道學校一所，醫院一所，建教堂二十餘所，此外還辦了一個道明修女會，就是當年他所手創的事業之一。他於一九二六年升任福安教區主教，一九四七年晉升福州總主教，大陸失陷後，他被中共控以提倡聖母軍罪名入獄，一九五二年被驅逐出境。由於昔日福州總主教轄管台灣教區，趙炳文主教會五度來台，最後一次抵台是於被迫離開大陸後，停留了兩星期，然後返回西班牙服務，現在卻以熱愛中國的心，定居於台灣。這只是一個對比的例證。

有的人士們，是在海外地區，藉了他們的轉向，在商業利益與所服務的機關裏得到好處，這些已經是屬於等而下之的一類了，休得去談。

有的卻眞也是雄心勃勃的，以為他所憧憬的理想，逐漸的實現了。這類人士們心情的滿足是可以理解，我只盼望，他們的「憧憬」與「理想」不要幻滅。否則，他們所受的打擊，恐怕難以挨過的。原因是，我曾遇到一些這一類的人士們，基於彼此尊重與自由抉擇，事前我並不說些什麼，可是，當這些從他們所「憧憬」和「理想」的地方觀光，考察回來後，他們卻變成了「沉默寡言」和「意氣消沉」呢？請想想，我能忍着愛心去追根結底，「投井下石」嗎？事實上，這一類的事件，不知有多少人已經公開吐露了十幾年了，只可惜，他們那時並沒有引以為鑒。說過錯嗎？我眞不好說這就是「咎由自取」呢！

魔術與政治

另外的一類人士們，只是把「政治」看成了魔術。當然，政治也者，卻有

它魔術成份。因此，他們也就因此而想去玩魔術。存着玩魔術的心理，而在態度上的轉變，可以說是比較開朗得多了。然而，他們卻不知道，任何的魔術只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除非是政治上准許各類各式的魔術，否則這以玩魔術的心理必然是無所成功的。

質言之，政治畢竟不純是魔術，政治理想與政治信念的合理、合情、合性與否，就已經大體上決定了政治魔術的演出範圍了，並非只憑了玩魔術的心理就可以玩政治的。

事實上，愈是想玩魔術的人，愈是不能從事政治活動的，這方面，我就覺得這類所謂「開朗得多」的人士們，基本上不懂得政治之爲何物。也就是爲此，這類人士們，在他們口頭上固然是「政治與魔術」說個不停，而事實上，在政治的現實裏，可以印證出：一點魔術的成份都不存在。結果呢？他們卻一個個成了政治家手中的魔術道具而已。

從想做魔術師來玩魔術，反而變成了人家手上的魔術道具，他們的心情我當然可以理解。然而，這類的人士們，卻自鳴得意地，以爲「道具」就是「魔術」呢！原因是他們相信，魔術沒有道具的話，魔術師的手法，如何會施展呢？進而便相信，道具與魔術一而二，二而一的。這些，我只能悲嘆着，這不啻是「老鼠跳到天秤上」的解頤之辭呢！

有的人卻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的。他們以爲政治就是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因此，他們態度的轉向，乃是由於他們要去掌握權力。這方面卻是對的。不過，他們卻忽略了，權力之掌握是要有條件的，像在大陸上的權力鬭爭中，你的一方擁有多少省區，擁有多少槍桿子，但是，爲海外的人士們，你的條件在那裏呢？結果，這方面又是「雄心未已，壯士扼腕」呢！落得這樣的下場還算不錯，如果一不小心，你所了解的掌握權力原則，卻被他人利用爲奪權的工具。這方面前一時期的本港的左派所唾罵的「托派」，來勢洶洶的情形，我們局外人士們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這一類的「對罵事件」還會繼續下去！

自處的信念

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自處呢？在這一個錯綜複雜，風起雲湧的「政治宣傳」與「思想統戰」迷漫四周的環境裏？下面是我所選擇的路向，提出來供讀者參考，但是，並不一定要求讀者們贊同信從。

首先，我自己得有所信念。對的，是信念。

我的信念之一是來自我個人的生存意念和人性尊嚴的。任何政治、思想、政策等，都該是先承認每一個人的生存空間與時間，同時要兼及人，人性的尊嚴和人性的發展。違反這些的，我個人都不能接受。不但不接受，而且我有權爲我的生存和人性尊嚴而提出挑戰。如果以上的情形我要接受的話，也必該是來自我自己的自由、自覺、自動的接受，而不是來自強大的外力的壓力的。因爲只有·個人的「自由、自覺、自動」的行爲，才是合乎人性尊嚴的。

普通我們都服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句話我的了解是：「小我」的「犧牲」是來自我的「自由、自覺、自動」才是值得贊美頌揚的。「小我」的「犧牲」是用了種種的外在環境與壓力，使「小我」所達成的「犧牲」，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而是所留的「餘地」小得不能「容身」的話，都是「人對人的剝削」。

「大我」的「成全」，「大我」中該當同時包括了「我」——「小我」。如果這裏所謂的「大我」所包括的「我」和「小我」，只是一個名詞，沒有具體內涵，只是一個組織上的「工具」，不是「組織」中的一員，只是組織中的一個「棋子」，不是組織中的決策意志的一份子的話，那是「大我」一詞的歧義與誤用。

同樣，把「小我」比做個人；把「大我」比做國家的話，也是一樣的。目前「國家」一詞用得很多，但是，從某一方面說：「國家」也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已。如果不尊重個人、個體和個性，而只強調「大我」或「國家」的話，弊端的發生卻是很嚴重的。那也就是「民主」與「極權」分野所在。

如果我們看到一位在口頭上不斷強調「國家」的人，而私底下，他們並沒有對個人、個體、個性有所眞心尊重的話，那「國家」一詞是騙人的。

其次，無論是所主張的什麼政治理想，只要是合乎人性尊嚴的，同時又和我們的民族文化有關連，以及與現代的潮流適合的，我才加以擁戴。這擁戴的表達，是要透過自由的研討而獲致的。因爲，也唯有合乎上列的範圍，才能眞是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反過來說，任何強迫的灌輸，或思想的改造，而不理會到所持的政治理念是否合乎人性和其尊嚴，與民族文化有無關連，以及是否合乎現代潮流的話，即使是能夠暫時騙住了人，但終也不會長久的。同時，不但不會長久，而且一定發生許多漏洞與缺點。

也就是爲此，我們可以了解的是：這一類的似是而非的假理，遲早會在自由的研討中，被淘汰下去。這已經是在人類歷史中出現過的歷史經驗了。

最後，我會對違反人性、理性的一切，盡量的加以批解，使到人們還可以看到一些乾淨、正確的路向。因爲也只有把乾淨與正確的路向不斷地展開在人們的面前時，人們才能自動、自主、自由地加以選擇。

假如每一個人都能選擇一個幸福、光明的路向的話，社會也就安定，國家的前途也就光明了。但是，我當然知道，所謂自動、自主、自由的選擇，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一定要靠自己所定下的信念，以及所服膺的思想。然而，我感到樂觀的是：相信每個人在選擇以前，一定會覺得自己是爲了做主人才有所選擇的，絕對不會爲了要做奴隸呢！

海外自由地區的人士們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做一明智的抉擇呢！因爲他們有自動、自主、自由的條件。如果在這種條件之下，不能冷靜、愼重的做一明智的抉擇的話，那卻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認識中國

戴笠將軍與我（上）

廖淑倫

在對日抗戰的八年當中，國人提到戴笠的名字，多數會感覺到他是神秘而可怕的人物，彷彿如希特拉當權時的德國提到希姆萊的名字那樣。其所以神秘者，因他神出鬼沒，令人莫知其踪跡（他一生不許別人拍照及泄漏行動的消息），而且耳目衆多，無遠弗屆，他彷彿有千里眼和順風耳似的，所以犯法違紀的人，都顧忌他。其所以可怕者，因他有無限的潛藏權力，可以直接或間直拘禁人，法辦人，或暗殺人；在抗戰後期，筆者知道，重慶望龍門他有臨時拘留所，凡臨時拘禁的人犯，便關在那兒，（暗中有人稱該處爲小學）又重慶瓷器口山窩裏有座兩層高樓宇，上下共有十二個房間，原是川軍白某師長的公館，後被封用作牢房，能容八九十人，凡是他屬下犯罪人員，聽候執法人員審訊，或判監三個月至半年的，便在那兒修養，故局內人稱此爲「修養所」，（暗中則有人稱此爲中學）此外，在貴州息烽縣，他有一所能容數百人的監牢，凡判監一年以上或長期監禁的員兵，便送入那兒，（故暗中被稱爲大學）；至於被處死的，在那兒也有，不過也不一定在那個地方，只要他有命令，別處一樣可以執行。再說平時由他屬下的全國各地秘密機構所捕捉的政治犯，私梟及戰時與戰後的漢奸等等，則送交各地的司法機關處辦。關於剷除國家民族的大叛逆大奸賊，如往日在上海暗殺唐紹儀，在廣州暗殺陳耀祖，在河內暗殺汪精衛——誤中其秘書曾仲鳴——都是戴笠手下驚動世人的傑作。遇有特殊的任務，最高當局也一定是指派他去辦，如處決韓復榘及看管張學良多年等事便是。

總之戴笠的特工及其權力的範圍，非常之廣泛，其手下人員，除潛伏於全國各部隊，各機關，各地方——甚至派員隨外交官駐節外國，公開在各方擔任公職而實際上則唯他的命令是從的，亦比比皆是；舉戰時的事例來說，戴曾兼任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因此各省緝私處長及查緝人員，自然都是他的人，因人員不夠用，曾在衡陽辦過幾期查幹班；而稅警總團的人馬，也都是屬於他指揮的。

在警政方面來講：那時內政部警政司長，酆××是他安排的；（是筆者在杭州警校老同事）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李××（也是筆者同學）也是他安排的；浙江警官學校校長（時兼杭州市警察局長）趙龍文（前年死於台北）亦是他安排的；此外各重要省市的警察局長，或警察訓練所所長，幾乎很少不是由他安排的棋子。

在戰時，那些航空檢查，郵電檢查，運輸檢查等等，幾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另外他還有一校直轄的部隊，番號爲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爲俞作柏，分三個支隊，共約三萬餘人。

戴笠當時手下的人員究有多少數目，沒有統計，實在也無法統計，約莫來說，總在十萬以上；因他常感各種幹部不夠用，曾先後開辦東南訓練班，息鋒訓練班，沅陵訓練班，外事訓練班，後來與美國梅樂斯上校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又在南嶽楓林橋開辦「中美合作特種技術訓練班」，主任，名義上是戴笠自己擔任，實際上是副主任陶一珊負責，下分政訓、教務、總務三組，筆者則任政訓組長，學員由各部隊挑選下級幹部分批輪流受訓，總共訓練了若干千人，我不清楚，因我只參加第一批訓練工作，旋即調往桂林李家村東南幹訓團擔任步兵總隊副總隊長了。

南嶽訓練班開辦後，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也親臨視察過，我們招待他和十一位隨從人員在南嶽半山一座別墅中宿了一夕。美國當時與我國這樣親切合作是有來由的：據說日本偷襲珍珠港，戴笠先已得有可靠的情報，特將此項情報轉知美國使館要員，但他們並不重視，竟淡然置之，及珍珠港事件爆發了，才知道戴笠所供給的情報，實在珍貴無比；事聞於他們的國務院，遂決定與中國成立中美合作所，派梅樂斯上校負責與戴笠密切聯繫合作，旋即商辦南嶽特種技術訓練班云。

以上所講，都是戴笠個人的事，現在再來講戴笠與我兩人之間的事。

戴笠與我是軍校先後同學，照期別說，我第五，他第六，所以初時我和他相見，總是不客氣的直呼他「雨農」——這是他的別字。後來我跟他做了事，才呼他「雨農兄」，表示幾分敬意，自從受過他一大番教訓之後，就和一般同事一樣恭敬地呼他爲「戴先生」了；他也只喜歡部下這樣叫，而不喜人叫他的官銜。（他的公開官銜，最先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科長，其後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

我受過他一番怎樣的教訓呢？說來話長，讓我從頭慢慢地細說吧。

戴笠的事業是憑他個人的膽量，機智與堅忍苦幹的魄力創造起來的，最初向中央各部隊秘密地進行偵察，遇有特殊情事，則作成密報，直呈元戎（即我們的蔣校長），嗣獲元戎重視了，便指定他擔任調查工作。民國廿一年四月一日，他在南京鷄鵝巷五十三號，成立了所謂「特務處」的機構，其間除他以外，不過三五個文員、聽差、工友而已。

次年五月，黃埔第三期畢業生川人康澤（字兆民，於襄陽任第十綏靖區主任時被共軍俘去）留俄歸來，向蔣委員長建議：招集在京投閒置散的黃埔各期同學數百人，加以甄別，成立政治講習班，施以爲期六週的政治訓練，作爲組織別働總隊的基幹。旋奉批准，並即派康澤爲班主任。教務主任則爲黃埔一期又畢業於俄國「孫文大學」的粵人梁幹喬；戴笠則從旁贊助，無公開名義。總教官傅勝藍，也是在莫斯科吃過幾年黑麵包的，不過，他卻不是黃埔生。

戴笠與康澤是各有各的打算的：康澤所要的是別動部隊的幹部，而戴笠所要的則爲特務工作的幹部；所以政治講習班結束之前，戴笠便於數百學員

中，挑選出三十名他認爲夠優秀的分子，來一番「加工」訓練，名堂是：「參謀本部特務警員訓練班」，班址就在明瓦廊洪公祠，是一座古老大屋。

這三十名學員，是戴笠開列名冊呈請蔣公親自點名問話，最後才加以裁定的；相當於帝王時代欽點的太保。據說：這班人經過短期特別訓練之後，便將擔任重要工作，——包括做元戎的警衛——所以蔣公對這班人很「另眼」，每週至少有一次親臨點名訓話，筆者當時就是三十太保之一。

名義上，戴笠是該班的訓育主任，憲兵司令部兼首都衛戍司令部參謀長申聽禪兼教務主任，黃埔第二期的浙江人李士珍爲指導員（後數年任中央警校校長），實際上全班事權悉由戴笠秉承極峯意旨而任便行事。

當然，那是一個絕對秘密的訓練機構，不但其門戶絕對不容許外人及員工自由出入，就是其中一切情形，也絲毫不容許任何人洩露出去的。

有一個星期日，功課雖然照例沒有，可是，假也是照例不放的；學員們一向自由慣了，而今終日困在一座秘密的屋裏面，自然感覺不舒服，所以有不少人想請假外出去「解放」一番。

當時領頭向李指導員（士珍）請假的，就是筆者，我振振有辭的說出一番要請兩小時假的理由；李指導員見有十餘人跟我後面，大有礙難准許之意，因此他擺出指導員的架子打我的官腔道：

「廖十郎，你是最多說話。」態度相當傲岸。

「什麼？」我沉不住氣地說：「指導員，我們大家都是同學，你爲什麼打起官腔來了？老實說：我若不是感於雨農兄誠摯相邀，我是不會到這裏來的。」言詞態度，不免傲慢些。

不早不遲，正在我說話的當兒，戴笠左臂下挾着一個黃皮的大公事包踏進房了。

李士珍不敢怠慢，馬上立正起來，讓位他坐。

「什麼事，什麼事？」戴笠坐下昂然向眾人睜眼豎眉地問。

「報告戴先生，」筆者膽定地說：「今天是星期日，橫豎沒有課，我想請兩小時假出去看個朋友。」

「哦！」戴笠顯示一種傲岸的神氣，一面注視擺在枱面的那些請假條子，旋即檢出筆者那張條子，拿起枱上一枝毛筆，不假思索地向條子上揮動。

筆者先不知道他批的准還是不准，不料看清楚時，當堂駭得彷彿矮了三寸！原來那是一行像道士畫符一樣的批着「准予長假可也」六個醉墨歪字。

筆者知道「逢彼之怒」，事態相當嚴重了！（按：這種高度秘密的機構，是許進不許退的，退出必有災禍，是可想而知的）當時我幾乎想雙膝跪下，加叩幾個響頭！乃惶恐地說：

「報告戴先生，我錯了，請寬恕一次，我再不敢請假了！」

戴笠見我認錯，態度顯示和緩了，他說：「那好，不過我已經批下了，這麼多同學看到——」略作一頓，很快地續說：「這樣吧，我替你找工作，明天下午二時，你到我辦事處一趟吧。」

筆者恭恭敬敬地說聲「是」，並鞠個躬，便自退出了。

當天下午我離開訓練班，就懷着異樣的心情，回到我女友的寓所去。

說也奇怪，人生的禍福，似乎冥冥中有定數的，翌晨睡不安蓆，一早便起牀；因我平時喜看相書，也學看氣色，趁未洗臉時，拿鏡子來觀察一下，赫然發現「年上壽上」部位有晦氣，不期然地自言自語道：「呀，今天氣色不對啦，怕有事情……」

「那麼，不出去不可以嗎？」我的女友說，「我去買些好菜來，同你在家飲酒。」

「出，我是非出去一趟不可的，」我說：「因爲昨天我答應了戴笠去他那兒，你買好菜，我晚上回來與你暢飲就是。」

「那你要小心啊，」女友說：「最好不要騎單車出去，免得碰倒人或碰上汽車。」

我說：「不要緊，我會小心的。」

出街時，我怯怯地踏着車，似乎覺得車子不像平日那麼聽駛，常常左搖右擺想倒下去；自己向前望了那些來往的車輛行人，又覺得有點頭昏眼花，因此我想：今天莫非眞的有什麼禍降臨我身上？

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把車踏快，但又不能太慢，有許多較熱鬧的地方，情願下車推車路旁走。

到了大石鼓路廿八號——那是梁幹喬的寓所，我叫開了門進去時，梁兄正在梳頭洗臉，他的新夫人則正蹲在地下替他擦皮鞋。

筆者和梁是很老友的，而且同是廣東客家佬，不過在同學來講，他是一期老大哥，我是五期小弟弟，所以事事我都很尊重他，就是這次入特訓班，也完全是出於梁的慫恿哩。

筆者把戴笠批長假的事詳細告訴梁兄之後，梁雖微怪戴笠意氣用事，但他勸慰我道：「算了吧，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不過，」筆者說：「雨農約我今日下午二時到他那裏去一趟呢。」……。

「去做什麼？」梁問。

「他說談談我的工作事。」

「那你就去一趟吧，」梁誠懇地說：「你去過以後，再來把情形告訴我，我下午四時在家。」

戴笠將軍

美毛勾結爲

儘管美國政客們一直希望促進華盛頓與北平毛朝的關係，可是直到現時爲止，雙方那種各懷鬼胎，爾虞我詐的外交手段，依然無法得心應手，致令三年前美毛期望所謂「正常化關係」，一直未能實現，其主要原因係由於美國內部的意見顯然還不一致，許多謀國之士的穩健派對於那些姑息分子感到厭惡，從而反對美毛的迅速正常化；例如：近來曾經分別訪問過大陸鐵幕及台灣的美國夏威夷參議員鄺友良，便是其中的一個。這位華裔參議員最近經過本港時，曾對新聞界表示：美對中共只可增加貿易而仍不宜跟它建立外交關係，所謂正常化實言之過早。

實際上，美國人民始終反對與中共接觸的，一致認爲：與中共打交道，實等於與虎謀皮！咱們只要翻開過去二十多年的紀錄一查，便可知道關於美政府主張跟中共政權妥協的政策，不知遭到多少次的失敗，也不知遭受若干次輿論的反對和批評。遠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廿二日那天，美國參議院政府機關調查委員會，揭露美國商人企圖與中共通商的行動後，美國各地報紙無不著論痛罵！態度穩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所刊出的社論指出：「聯合國既已宣佈對中共禁運，不僅美國不應有此企圖；並應設法制止美國的盟友——特別是英國，更有此破壞的行動。麥卡錫參議員曾說過：在現代的戰爭中，任何貨物對交戰國都可能有幫助，美國應該主張擴大到包括非軍事物資或是擴大到實行封鎖。……」赫斯脫報系的紐約「美利堅日報」也說：「如有任何盟國與中共通商，美應立即斷絕對其援助。」

同年九月間，當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史蒂文生週遊全球返同美國後，他在芝加哥對全國報告其旅行觀感時表示：「美國的友邦之中，很多都認爲中共也像他們自己一樣，願想和平及通商。因此，我（史氏）希望美國領袖們，不要被對內政宣傳或是被缺乏伸縮性的方針所束縛。如果我想要尋求解決不同社會制度的歧見問題或通商辦法，就必須進行談判。」

這篇談話發表後第三天，即同年九月廿四日，「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的社評，便以「反對與盜匪妥協」爲題對史氏加以無情的駁斥稱：「試問我們還要等多少美國人在亞洲戰場傷殘之後，才能夠發現中共的陰謀用意？聯合國還要通過多少次宣佈中共是侵畧者的議案，然後才能使美國、印度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協妥者，相信盜匪們對世界有什麼野心？」該雜誌更直接指出「當時的史蒂文生，是贊成對中、俄共進行談判的一個。」因此，便質問他：「試問今日世界的不安情形，責任應由誰負？還有疑問嗎？試問爲什麼到現在還不知道北平的一切保證的空泛而無誠意嗎？又試問我們還要等多少次烟幕霧障，才能發現空氣中充滿着中共那種恐怖殘酷的毒素？」

該雜誌最後一段說得更爲肯定：「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都不容許對惡勢力協妥，不能對盜匪讓步；尤其對沒有仁義道德只知殘害無辜的中共，更沒有什麼和平共存可言。紐約時報說得好：這不是法律問題與權宜問題，而是有關原則的道德問題。美國反對與中共接觸，乃是極大多數人心平氣和的決定。美國可不被人蒙騙，以爲對盜匪行爲也有條約協定或談判的。我們能夠排斥而且必須排斥盜匪政府，必須禁止對盜匪通商；同時也必須建立防務，確保自由世界的安全。」對症下藥的金石良言，可圈可點。

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因爲前美總統艾森豪說了一句「寧願談判，不要作戰」的話，美國「記者雜誌」於同月五日的社論便批評：「跟中共談判，不是亞洲政策。促進亞洲的經濟發展，和建立一個聯防體系，才可以叫作亞洲政策的起點。我們了解中共企圖參加國際會議將有兩大目標：一是急需全世界承認它的政權；二是利用機會要盡量向國外擴展其勢力。」該報社評的另一段，更代表美國政府擬出一個外交政策的輪廓如下：第一、美國絕對不能承認中共政權。第二、不可接受中共進入聯合國，也不能有擬議中的「兩個中國」，中華民國政府雖然退出了大陸，但它卻能充分代表台灣及其他地區的幾千萬中國人，甚至還可以代表大陸上大多數人民的願望。第三、聯合國的會籍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雖然不同，但就不愛好和平而自暴自棄的中共來說，顯然已喪失了這兩個權利的資格，何況國民政府更是聯合國的發起人之一呢？

由於當時是艾森豪當選總統的第一個年頭，他卸下征袍走進白宮，顯然缺乏政府經驗；同時也可能受了西方國家姑息分子的影響　主張對毛共妥協，認爲如果朝鮮政治會議獲得成功，即進一步地而由西方承認中共和接受它入聯合國，來換取暫時的和平。因此，同年十月十七日便有七個美國名人發起運動，號召全國人民簽名向總統請願，反對聯合國的會籍給予中共。這七人是前美總統胡佛、前美駐日大使格魯、前紐澤西州長愛迭生、共和黨參議員史密斯、民主黨參議員斯克巴曼、共和黨眾議院周以德、及民主黨眾議員麥考密等，其請願書內容如下：

一、假定接受中共入聯合國，將會破壞聯合國約法的目標，違背聯合國約法的意義，踩躪聯合國約法的精神。聯合國憲章中對該組織的任務是促進自由及人權的尊嚴來保障和平……而中共政權卻曾自行宣佈是一個根據民主集中主義的獨裁體制，其基本原則，卻是排斥自由和民主的。

二、中華民國政府原是發起組織聯合國的國家之一；且其自由民主政府依然可以充分代表着中國人。如果把會籍給予篡奪政權之徒，則此一行動，將對人類道義及國際公理是一件不堪置想的暴行！

三、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已是有系地不顧一切人權和踩躪一切自由，從而表現不願意實施聯合國憲章的義務。

四、中共已經對南朝鮮侵畧，更對聯合國軍作戰，證明是一個侵畧者。

五、接受中共入聯合國，將無疑毀滅美國及自由世界在亞洲的威望和地位，亞洲尚有許多抵抗共黨的侵畧及其滲透陰謀的國家，看見美國屈服於權宜、妥協之下及出賣聯合國理想，將會感到灰心。這些亞洲國家於不得已的情形下，也可能會步美後塵而對共黨作千古遺恨的妥協！

六、中共的虐待、酷刑和凌殺聯合國軍戰俘，違背了[illegible]

滯不前

胡養之

法律。這些戰士之所以成爲戰俘，是因爲中共推行其非法侵略戰爭。而其戰爭的對象，不是別人而是支持侵略者一再要求准其參加的聯合國。

七、接受中共入聯合國，將會鼓勵自由世界裏叛逆的極權主義運動。因爲對侵略者所予的獎賞，將提高新戰爭的危險性！所以，當時簽字的七個美國名人，請求當任總統拒絕接受中共入聯合國，亦不能與中共接觸，來維護自由世界人類的自由及道義，希望邀得全球愛好自由的人民一致支持。

跟着這七位名人請願之後，便是美全國記者協會在「世界雜誌」上，以「中共的猙獰面目畢露」爲題撰文痛加抨擊；並列舉中共的罪名如下：

美國現時正對着那些行意與中共往來的人們，大舉展開反擊，很詳細地揭發共黨在朝鮮的戰爭罪行了。根據美國著名醫生梅約博士在聯合國發表的證明指出：關於中共怎樣使用毒刑脅迫美國三十六名被俘的飛行員，早已大白於天下。從美軍部所印發附有文件圖片的八百七十頁小冊子，更令人洞悉中共對戰俘及平民是怎樣殘忍？罪惡滔天！這報告曾赤裸裸地透露：

遭中共殘殺及虐待而致死的各國戰俘及平民，共達五萬二千八百十五人，其中一萬六千一百十三人爲美國青年。這些慘遭中共殘殺的戰俘有一萬零三百三十具屍體已被尋獲，其中不少更遭非常殘酷的毒刑對他們剖分的痕跡！

天眞的美人當時還以爲美國第八軍軍法處長漢萊上校所宣佈中共的殘酷罪行爲造謠，且認爲這種指控徒然妨碍和談的進行。現在讀了這份報告書，始覺得吃驚！認爲並不是捏造的了。實則在和談開始之前，戰地數百記者便協助軍部着手蒐集此類證據。前後花了半年工夫，從罪惡的場所掘出了遺屍，以供拍照。休戰後，戰俘紛紛歸來，因而查出了中共更多的罪行！它慘無人道既有確鑿的文件以資證明，美國外交家應該促請聯合國對其罪行澈底加以審察，自必喚起廣泛的共鳴。然而美國不少盟友卻受了中共的離間影響，而要求美國准許中共進入聯合國，怎麼對得住那些數以萬計被害的將士們？這實在是不可思疑的事！

一九五四年七月當日內瓦會議之際，也是美國姑息主義者復活的時機。故時評家康斯坦丁·布朗恩，恐怕影響遠東大局，乃在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上發表評論，題目是「投降與妥協」，內容精簡而有力。他說：

「中、俄共的目標，絕非眼光不如鴕鳥的美國政客們所能看得見的。一般預料越南的瓜分，西方退出印度支那便可和平，殊不知亞洲的穀倉地帶已落入共黨或共黨鷹犬的手中，決不准親西方者立足。這種妥協辦法等於投降，凡是明瞭遠東情勢的人都可以想像：無論以什麼名義將印支送給共黨，馬來亞、緬甸、印度將會被次第赤化，共黨的紅旗將飄揚於人口五萬萬而原料沒有窮盡的東南亞洲。日本和菲律賓的憲法政府，亦將相繼倒塌，共黨的劍尖比珍珠港事變前日本軍閥的劍尖，將更接近美國心臟。

「美國過去的政策，受同情共黨者或看不見共黨目的者之誤，坐視中共攫奪大陸。當時俄共已經公開不守中立，而美國猶自對所謂中國內戰避免偏袒；這一着棋的錯誤，把自己和其他自由國家害到現在。由於美國的猶豫不決，英國才爭先承認中共，法國才不肯努力在印度支那剿共，美國應負全責。

「朝鮮戰爭，消耗美國十六萬軍隊和三百億美元，可是至少獲得一項結果——即一部份亞洲人已經明白共黨的目的。南韓最初並未賣力作戰，後來擁有十六個師，不惜與共黨拚個死活。中華民國退出大陸時，環境惡劣，現在卻有六十萬國軍，且其士氣高昂；只是在等候武器，後勤反攻大陸，而這些條件唯有由美國協助。菲律賓共黨雖被消滅殆盡，但倘若美國被迫退出了西太平洋，菲律賓的親共勢力，尚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布朗恩一貫反對美與中俄共妥協。他把一九五七年五月至十月的「巴黎東西裁軍談判」，比喻野獸鬪爭，最驚險的莫如老虎對蟒蛇。如果老虎不能一口咬死蟒蛇，早晚將會被蟒蛇播纏至死！西方現正處處受到赤色蟒蛇的纏繞！可是西方不知奮鬪圖存！反而希望以妥協來苟延殘喘。一九五八年四月，知美毛舉行第七十九次所謂「華沙會談」時，他更痛罵艾森豪政府無聊，從而把美國警察當時追捕的紐約碼頭匪首卡本尼爲例了。他說：「假如美國能容中共實行侵略，爲何不能容卡本尼侵佔紐約碼頭？」他並進一步地表示：「對國內的盜匪不容妥協，對國際的盜匪也不應妥協。」

從上述種種看出：美國朝野對中共的罪行是普遍而極端憎惡的。故有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美國務院對駐外各使館公開發出訓示，闡明拒絕承認中共政權的理由。

這份公文長達萬餘言，內容詳盡而透闢。除列舉中共的各種罪行，及其企圖消滅自由世界野心之外，並認爲北平政權永遠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眞正意志。因此美國決不承認它的政權，並決定協助各自由國家阻止共黨的侵略。這一紙公文的確對接近鐵幕邊緣的亞洲和歐洲國家，彷彿注射了一針強烈的興奮劑，許多彷徨的國家亦爲之一振。

但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美外交關係研究會則發佈一項有關美國大眾對於美對中共政策意見調查，對於美國民意見認爲北平政權爲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但贊同憑談判與北平解決歧見的企圖。這是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僅訪問了一千五百零一人的意見，怎能反映美國二億人口的態度？所以，美國「百萬人委員會」秘書長李勃曼立即發表嚴正的申明，駁斥外交關係研究會的民意調查理由絕對不充足，認爲「外交關係研究會之發佈那項調查，作爲美國大眾對於美對中共政策的意見，已做了一件有害的事！」

兩年前美毛雖然交換了所謂「聯絡處」，但中共夢想會由此擴大爲「大使館」的願望仍難實現。因此，一般預料基辛格第七次訪問北平，不如以前幾次引人重視，儘管美毛間那種各懷鬼胎的陰謀外交尚未完全絕望，而所謂「正常化關係」則已爲中共感到失望。

八年回歸夢

47 有「選舉權」的囚犯及蔡錦安之死

我們在「勞教所」中的人，都希望獲得釋放，但什麼時候才能獲釋呢？這是誰也不知道的事。

如果我們被判了十年徒刑，還可以等待三千六百五十日的消逝，可是我們所受的是「勞動教養」。「勞動教養」的時間要多久？

我知道，中共對待上海的妓女，流氓等，也曾予以「勞教」的處分，而且規定一年爲期。

可是，中共的「法規」只是具文，只是騙人的幌子，是永不兌現的。要不然，胡風身爲「人民代表」，怎會因寫一封信給毛澤東便被拘囚和鬪爭？要不然，我們怎會未經「法院」審判，便被幽囚在「勞教所」？共黨這樣對待胡風和我們，根本就是違反共黨自己親手擬定的「憲法」！

據「所長」宣佈，「改造」期間的長短，要自己爭取，「改造」得好，便可以早日離所。怎樣才能把自己「改造」好呢？我們誰都不知道。看樣子，我們是永難恢復自由的了。我們生活在絕望的心情中。

在苦悶中，不時聽到要下鄉勞動的消息。有一次，「所長」還「動員」我們作好下鄉勞動，爭取「新生」的準備。可是，我們始終未下過鄉。所謂「勞動」，不過是掃掃地，或者選出代表，組織膳食團，自己買菜和煮飯罷了。當然，去買菜的人，是由「管理員」監視着的。

折支薪。扣除自己的飯錢外，每個月我大概可以寄二十元左右共幣到石岐，供給一家三口生活。

每次收二十元左右的「坐監津貼」後，便立即由「勞教所」代寄給妻兒，自己身邊留下的零用錢往往不足共幣一元。雖然這樣，「七折支薪」的「好日子」恐怕不會長久維持下去，聽說正式下鄉勞動時，這筆「坐監津貼」便會被取消。

「勞教所」規定：每個星期六准許親人到所探視一次，並准帶些衣服或食物來；在「管理員」監視下，還可談幾句話。

那些家在佛山的「勞教員」，每星期可以見見親人；我的妻兒因被「幹校」趕出，已返回石岐了。我寄回去的錢，實在少得可憐，而且前路茫茫，所以我叫妻不要來探我，以免加重負擔。

我們在苦悶中生活着，突然「所長」召集我們，他說：「你們都是犯了罪的人，現在黨仍然在挽救你們。你們和勞改犯不同的地方是：你們還有選舉權。有選舉權便是人民。」

哦，我們還是「人民」，可是卻被囚禁着！

哦，我們還有「選舉權」！

在「所長」講完的話以後，我們這羣「勞教員」，我們這羣被囚禁着的「人民」被押着，浩浩蕩蕩地前往投票站投票，行使我們「神聖的選舉

「大鄉里大鬧歐洲」

古鶴翔

最近兩部首映的片子，國片「大鄉里大鬧歐洲」，以及唐塞浦導演的西片「暗殺令」賣座同樣慘敗，看過了這兩部電影，你可以相信失敗原因不在電影本身，如劇本、導演、演員，而是由於該兩片都缺乏創造的東西，沒有個人風格，內容隱含太多「叨光」式的模仿。

「大」片的「大鄉里」這命名，多少與近期有兩部以大鄉里命名的胡鬧片收得有關。「大」片的主人翁名叫唐山。又與李小龍的「唐山大兄」有關。「大」片故事幾乎是從李小龍的「猛龍過江」套過來的，而不講內容，故事結構、導演看來都強過「猛龍過江」，主角金童在打鬪表現上雖不及李小龍，但比起本港一般打仔明星並沒有遜色。電影中的反面勢力是販毒集團的非法組織。這倒比「猛」片多了一些言之有物的東西。編導還加上一個潛在心理的噱頭，寫金童在荷蘭與一個叫作蓮達的白種女子戀愛，彷彿要將金童身上顯現一點點與李小龍共同點。電影製片家與編導，也許以爲如此這般的模仿，可以將過去擁護李小龍的觀眾吸引到戲院來了。事實證明，「大」片所取到的，剛好是反效果。

個人以爲從事電影事業，最靠得住的招式不外一個「新」字，新的基本涵義不是形式的而是屬於創造精神上的。雖然你的作品中或者會夾雜些模仿的東西，但你必須將它消化得很澈底，不可殘留一些遺形的痕跡。新的演員所以能一炮而紅，這個人物無論如何不是別人的影子。占士甸死了，不少人將捧出來的新人給予一個「新占士甸」的綽號，這是謀殺新人的妙法。這個「新占士甸」就使外型與演技比舊占士甸強得多，也難逃藝術生命被謀殺的惡運。在粵劇界中，雖然有過一個特別奇蹟，那是新馬師曾的新比老馬師曾成就更大，那其中的特殊效果就是新馬師曾除了藝名的新之外，新馬師曾的唱腔完全與老馬師曾拉不上一點關係。新馬的成功是有自創一格，完全沒法找出第二個副本才冒出頭，而且又能長久站得住的最主要原因。

「大」片中的唐山，到了荷蘭後發現提拔他到荷蘭去發展的陳大哥是一個販毒黨羽，發現他奉命送去給外國人的禮物是毒品，他在反叛前，電影有一個婆婆媽媽式的倒述，那是唐山母親送唐山起程時，囑他不可做壞事，因此他才奮起搶回毒販手中的毒品，大打出手。雖然反販毒是對的，但在這段電影中唐山的反抗背後的動機，相當落伍，彷彿看到這個青年，只是他的媽媽的傀儡。這種塑造，剛好消滅主人翁的獨立精神，本來電影在蓮達帶唐山遊荷蘭過程，看到一些吸毒的稀皮士，如果電影將那段淒慘的景象，拍得深刻一些，或者加一段回憶，如他的哥哥因吸毒而死等等，然後利用來做爲反抗毒販的動機，那就好得多了。因爲你塑造一個角

在「選舉」時都只有按照上級的規定進行「投票」，何況我們這批「勞教犯」？

在「投票」時，我們都遵照規定投了票，究竟這次「投票」選的是誰，當時我並沒有留意，現在更無法記憶了。

更可笑的是，這次是「選舉」什麼「代表」呢？我也沒有留意。當時身爲囚犯，被迫「選舉」，心中苦悶已極，當然不管「選舉」的是什麼。

在「選舉」後的第二天，我們又在「學習」了。「學習」時，人人都表示：感謝「毛主席」共產黨，因爲我們不但得到了「寬大」的處理，還得到了「選舉權」！

是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口不對心地歌頌着「毛主席」共產黨，雖然心中的想法剛剛相反。

在「勞教所」中，我們還有一個「醫生」，這個「醫生」也是「勞教員」之一，後來我獲釋後，他也「恢復了工作」，在「粵中行署」醫療所診症。

到了「勞教所」以後，我的風濕病依舊時好時癒，其敏感情況，比測候儀更準確。——凡天氣變動，風濕病便發作，天氣一轉晴朗乾燥，便立即痊癒。

在「勞教所」中，我常常口爛，因爲缺乏維生素。「勞教醫生」在我口爛時，便給我幾粒維他命丸，在我風濕發作時，便給止痛丸。

藥物是由「勞教醫生」處方後，向「行署醫療所」領取的。

我們可以和家人通信，但收發信件，均經檢查。

自從黃蜂離開「勞教所」以後，我們的小組長便由蔡錦安擔任。蔡錦安不像黃蜂似的假積極。

蔡錦安曾在珠江農民報工作，後來「珠江報」和「西江報」合併爲「粵中農民報」了。蔡入「珠江報」時，我已離開，所以不認識他。

聽說在「反胡風運動」展開前，蔡錦安和他的一個女兒一同居住，蔡被囚禁鬬爭後，他的女兒便被共黨遣送回鄉。這小女孩在鄉中的情形怎樣，我們卻不清楚了。

蔡是「病號」，在被囚禁鬬爭期間，他的病更加嚴重了。可是，共黨根本不管是否病人，一樣要囚禁鬬爭他！

我在「幹校」時，廖幼平不是被鬬爭到嘔血麼？

對「同志」，共黨是絕無溫情的，只要它假定這「同志」是「反革命」！可是，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殖民地香港，販毒頭頭被捕量倒，「港英」也送他入院治療。這兩個社會，究竟那一個較爲「進步」，人們是會選擇的。

有一天，蔡錦安被「勞教所」所長喚去，跟着他便携了行李離所。

在蔡錦安離開「勞教所」後，他的唯一希望當然是與他心愛的女兒團聚啦。可是，蔡錦安的希望永遠落空了，因爲他在狂喜之餘，竟然暈倒，並且「魂歸馬列」，到「赤色天堂」去報到了！

可憐啊，「毛主席」共產黨的「運動」，製造了多少寃魂？蔡錦安的女兒，是否在鄉中，日夕盼望着與她相依爲命的慈父歸去？

我想起蔡錦安，有一天深夜，蔡錦安在夢中大聲痛哭，並且哭喊道：「我實在沒有罪！」巡夜的共軍聽見了，走到他床前喝罵。

「暗殺令」

林巽

爲他受到外來事物的啓發而自己決定的，並不是想起某某人的教訓或「語錄」才做的。想起先人的教訓，只許用在參考階段，不必緊迫地用在決定之前的一刹那，作爲推動一件事的唯一動機，要是你這樣做，那角色的生命力，就給你謀殺了。

照我個人看法，金童氣質很不錯，比某大公司捧出來的打鬬明星不但夠型格，而且「陽剛」得多。問題是要有好劇本及專爲個人特殊氣質而寫的劇本才能捧起他，「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放在電影圈中是最適合的。

唐塞浦導演的「暗殺令」寫一個英國特務組織的特務頭子韓德，他所主持的組織是專門以暗殺手段去消滅沒法用合法手段去對付的敵人，電影中韓德命一個職業兇手去暗殺一個名叫薛高的人，這個人是德國納粹時代的退伍軍官，戰後表面上成爲正當商人，實際是做販賣軍火給非法暴力分子的生意，電影中隱隱出現一些軍火買家，說他是中東的暴徒或北愛暴徒也可以。

「暗」片的過程、鬬智、追踪、槍戰，內容與不久前上映的「神探殺手奪命槍」及「烏龍間諜戰」差不多。不賣座的原因，除了模仿之外，就是編導只將戲的技巧完全與內容脫離，本來寫軍火販子將它與暴徒的投機、放炸彈、勒索等連在一起，那是很有深意的。但編導沒有勇氣那樣拍。雖然也表現一些特務頭子的不重視人命，冷血無情的特殊氣質。但也不能給片子帶來多少使人思索的東西。因爲我們生存的世界，終究是平常人的世界。

特務與平常人並沒多大關係，他們的特殊氣質也不會給平常人的世界帶來什麼值得去思索的東西。不過如果是一個常看電影的觀眾，可以看出「暗」片幾乎完全是由過去特務片拼湊而來的東西，連角色的思想與行動也是公式的，因此它的質素，不但比「神探殺手奪命槍」低，比「烏龍間諜戰」更空洞，烏龍間諜戰至少突出一些給人利用完畢之後的人才被遺棄與絕望的痛苦。從「暗」片看，它除了像「大鄉里大鬧歐洲」那樣欠缺藝術匠人自己的風格之外，更看出電影商人的可憐心態，他們想利用現實，但一方面又因爲內心的懼怕而去逃避現實，所以拍出來的，便只是非驢非馬，只有公式的骨架而沒實質的東西。

在同期國片及近期國片中，還有「蛇魔女大鬧都市」及「五大漢」等片。後者雖然比前者有健康主題，但也爲了表現打鬧而舖張出來的情節，「蛇」片卻是令人倒胃之作。至於失敗的原因，都同是缺乏創造性及缺乏個人風格。我想做爲一個電影製片家及編導，如果將突出創造性及突出個人風格爲投資拍攝一部新片的最起碼標準，所拍的雖然未必每一部都是賣座的片子，深信賣座的奇蹟會不難出現的。循模仿別人的創作重覆地走，最後終是得不償失的。



獻醜・放水！

林定

中共「足球隊」在菲律賓踢完「統戰波」後，上週抵達香港，與「港聯隊」合演一場「小丑獻醜」賽。中共向來不放過藉體育活動，大賣政治膏藥。不論「乒乓」、「籃球」、「雜技」，皆表演為名，統戰為實。他們榜標體育精神，可是政治掛帥，不顧體育道德。半年前中共在德黑蘭「亞運」會，為了杯葛以色列，運動員站在領獎台上，面對升起以色列國旗的莊嚴儀式，擺出一副「吊兒郎噹」醜態。中國「禮義之邦」美譽，給這班敗家子丟盡了。而今又在香港整色整水，強要「香港足球總會」不發給嘉賓證給亞洲足協名譽副會長我國「球王」李惠堂、國際球證張戰新入場參觀。又拒發入場證給「時報」體育記者。使這場本來已帶色素的「競技表演」，更增添了濃厚政治氣味。

中共「足球隊」甫抵香港，馬上由控制香港「足總」的左派頭頭出面，在充滿「資本主義」氣息的左記夜總會設宴招待。席上除雙方球員外，中共駐港頭頭，港共頭頭均為座上客，其他被邀的人「憑帖入席」，當然啦啦隊。當螢光幕映出港聯隊「傳」入第一球，他們雀躍狂呼，頻說中共渣波。他們認為，中共守門員這麼水皮，「港聯」不盡數才怪呢！可是港隊龍門更不濟，很快便「回敬」客隊兩球。「頭頭」旗下愛將的仇門神，在慢鏡頭下，「放水」醜態畢露無遺，球迷憤怒極了，三字經隨口衝出，媽媽聲四起，大呼搵笨。這班街邊球迷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不像大陸人民，對足球毫無認識，容易受騙。迷迷一看中共球員的腳法，便斷定他們是乙組波。

港隊腳法確勝中共隊一皮，不過存心「放水」，踢起來客客氣氣，毫無鬬志。前鋒不射門，（左記中鋒全場僅踢過一兩腳波）中場不搶波，後衛不攔截，龍門「黃大仙」（有求必應），任由客隊在禁區頭頂腳踢，焉有不輸波之理！難怪港隊教練賽後嘆息：「我地烏合之眾，東一個，西一個，散收收。」

中共隊大勝港隊五比二，左派仁兄高興之餘，大吹中共球員給香港足球帶來「新風格」，踢倒對方，趨前扶起，握手致歉。說整個比賽過程充滿「友誼氣氛」，踢了一場「斯文好波」。其實，扶起對方道歉，是運動員起碼的禮貌，不是中共新創的「新風格」，世界球賽或香港聯賽，屢見不鮮。中共踢「斯文」波，更言過其實，根據當日球證全場判罰紀錄，港隊犯規三次，中共隊一共達三十四次。中共球員技不如人，使用「茅招」

關的足球圈人士，昧着良心，大讚中共好波，說什麼是「東南亞一流旅勁」、「掌握現代足球術」、「隊型鮮明，一氣呵成」、「頭椎犀利，一挑一剔見功夫」、「個人腳法好，整體合作佳」。這種拍馬屁的害人話，中共足球頭頭若然信之而自我陶醉的話，中共足球前途是黯淡的！

中共足球員年紀老邁，平均已過三十，這樣年紀，在香港大多已收山了。這班「老柴」，是由紅衛兵罵為「土匪頭子」的賀龍掌管「體委會」時訓練出來。「文革」時，賀大帥垮台，體育部門被砸個稀爛，各項運動後繼無人。「亞運」時只好派新丁上陣，連過氣跳高好手也要充數。此次為了在東南亞搞統戰，迫住放出「元老隊」出外獻醜。若敗在家門口，有何面目見「中南海」父老。幸而「足總」頭頭識撈，替中共隊舖下勝利之道，在「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口號掩蔽下，中共隊「打着紅旗反紅旗」，實行「比賽第一，友誼第二」，而港隊則跪地養豬蝦，來一個「鹹龍第一，比賽第二」。彼此心照不宣，合演一場騙人的假波。

恐怖血腥國家

李一帆譯

——法國人沙維昃奧（CaudS auvageot）不久前遊歷中國大陸返回法國，將在大陸的所見所聞，寫成本文（A Land of Fear and Bloodiness），刊載於法國「Partir」雜誌上。

當我乘搭飛機於上海機場降落之際，我深感極為興奮。因為我曾經等候兩年多長時間，方能獲得進入中國大陸的簽證。最後入境手續總算是辦妥，來到這個多少難於了解而又充滿神秘的國家——紅色中國。

我步出機門，踏上機場地面之後，我頓覺不能表達我內心所感到的悲戚；這個相當濶大的機場，它給人們的印象，是如此寥寂空虛；除了機場上的一座空洞建築物，那裏什麼也沒有，我甚至連車輛也看不見。我們的波音七〇七飛機停在機坪上，似乎顯得很渺小，因為機場是那麼寬濶而又靜寂。我以前曾多次對我自己說，不要戴上有色眼鏡來觀察判斷這個國家。此刻使我深覺紅色中國是充滿令人恐怖的國家。

一幕令人深感憂鬱的景象呈現眼前，中國大陸的男人與女人，外表看來毫無分別，他（她）們穿着解放裝，不論男女，頭髮都是剪得短短的，在女人來說，她們似乎失去了天生溫柔的女性美。

大陸的中國人民，他（她）們面孔全不流露快樂的表情。我不能告訴你，那裏的普通人民、警察、稅關人員、車站戴紅臂章的工作人員或旅客，他們之間有什麼分別。在一個外國人眼中看來，他（她）們似乎是穿着同樣的服裝，同樣的面孔，同樣的表情。

據說它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沒有上下層階級之分，這是我有生以來首次見到如此奇異的社會。

這個社會，很難給予一個形容它

」，促進雙方運動員的了解和友誼（」中共足球員則在「招待員」的嚴密監視下，拚命享受千載難逢的「資本主義物質生活」。他們確是八億人民中幸運的一羣，在大陸，不要說山珍海錯，淸茶淡飯已心滿意足了。

香港「足總」本來不具政治色彩，它是一個純體育性的團體組織。可是近年「銀紙掛帥」，被一小撮做大陸生意發達的人士把持，遂由無色變有色，失卻了獨立自主性，一切聽任左記擺佈。此次「足總」如此奴顏婢膝，仰人鼻息，阿諛奉承，實丢晒香港球迷之架。「足總」遴選諸公，爲貫徹中共「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口號，秉承頭頭「禮讓」意旨，亂點鴛鴦選出所謂「港聯」隊。球迷一看陣容，便知是擺出「輸波格」。因爲由前鋒至龍門，都由左記球員押陣，雖配上幾個外籍球員，但不是疲兵，便是毫無衝勁。傳說「頭頭」尚擔心不夠保險輸波，私下給球員「打氣」，許下諾言，輸波獎金兩千元，和波一千元，贏波冇得分。這種「重賞」，比起「足總」原定的公價，輸波四百、和波六百、贏波八百，和味得多。球員計過條數，除笨有精，好過賭波，何必爲香港爭光，自討苦吃！

球賽那天，港府大球場爆棚，場內觀眾（不是普通球迷）差不多全是藍褲白衫客。以往香港對外隊，不論港隊勝負，港產球迷自始至終爲主隊打氣。可是那天大球場反常，在港隊落後三球下，全場「特殊球迷」卻爲客隊吶喊助威，宛若他們置身於「越秀山」運動場，直把中共隊當主隊。

在街頭，每間電器舖或咖啡檔都站滿人羣，他們是標準球迷，可惜無法得到「配票」，使「港聯」失去了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體檢要求強健

寒梅

青年軍是由知識青年組成的勁旅，爲使知識程度達到一定的水準，以吻合文武教育的要求，在報名之後，還經過甄選和考試的程序。

甄選是以社會上的知識青年爲對象，他們皆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已服務社會，大多是就業在職的知識分子，學歷方面多是在高中以上的，爲了精益求精或限於名額，不得不採取甄選的方式。考試的對象則是在校的青年學生，由於在校學生功課未離手，筆試及口試兩關並難不倒同學，而是「體格檢查」這一關最難過。

青年軍的體格要求是很嚴格的，除了既健且壯，身高，體重都要合乎標準外，還要在儀表風度方面，長得年青英俊，氣宇非凡！

我們學校在進行「體格檢查」的時候，有些同學擔心自己的體重不夠量，有些同學擔心自己的身高不夠度，通過了筆試及口試之後，爲了應付「體格檢查」這一關，曾各顯神通，出過不少「花招」，其手法雖不足爲訓，卻可顯見當年青年從軍報國之心切與情眞，如今回味起來，猶忍不住肚子裏發笑！

同班的王之光、周定遠、李昆生三位同學，平日勤奮好學，成績很好，也許是經常「開夜車」，用功過度的關係，雖然少見生病，卻「人比黃花瘦」、「體格檢查」那一天，大家排隊等候順序體檢時，級長發現他們三個人比別的同學多了兩樣裝備，一樣是裝滿魚、肉的飯盒，另一樣是裝滿的水壺。級長問他們是不是準備體檢過後去旅行？他們同聲回答說：「算你猜中了。」級長自以爲料事如神，還得意的笑了。

過了一會，快要輪到他們體檢，級長發現他們三個人連忙打開飯盒，狼吞虎嚥的將隨帶的魚肉飯菜一掃而光，跟着又將滿壺的開水牛飲下肚。立竿見影，馬上顯出一副「大腹便便」的怪模怪樣，在場同學不知他們葫蘆裏面賣的什麼藥，肚皮都笑痛了。他們卻一聲不響的，忍受同學們的笑鬧，直到他們順利通過體檢的大關了，三個人才神氣十足的，帶着勝利的笑容離去。事後才知道，他們是爲了增加體重，才臨陣加「餐」的。聽說他們爲了充實肚子裏面的「內容」，不但「大腹便便」那一陣子漲得很難過，體檢之後，還得借重瀉藥來解除痛苦哩！

至於在量身高時，悄悄的將後腳跟提起，擔心視力不夠的，連夜「惡性補習」，將目測標誌的位置圖描繪在腦子裏，或商請要好的同學臨場以手勢示意支援，有的病癒不久，擔心自己容光憔悴，不惜求助姐妹的脂粉添顏色……爲了通過體檢一關達到從軍的志願，許多同學的確用心良苦，花樣百出，眞是不勝枚舉！

了不起的共產主義。

我離開機場，旅程目的地是上海市區，途中經過許多鄉村。公路兩旁植有樹木，我放目遠眺，見到農人們正在田裏工作。田野周圍則是一些破爛不堪的房屋。

在這些鄉村，我看到兒童、老婦、青年人圍坐在屋簷下的小櫈上，他們有些正在進膳，嚴肅地用筷子夾取食物。有些無聲地玩着樸克，他們玩時，並無刺激和興奮狀態，他們只不過藉此消磨那度日如年時間而已。

、一間小小商店，裏面貨源缺乏，但卻寫着毫無意義的無聊廣告：「貨色充裕，應有盡有。」

我未曾見過有一個女人穿裙子，或穿高蹐鞋，亦未見過一個女人有華麗的打扮！

在街上，除了解放軍戴着帽子，其他的男人不戴帽，也不去梳理他們的頭髮。有些索性把他們的頭髮剪光，他們似乎是由一個模子鑄出來，其中間或有小小的區別。

當我站在羣眾面前，大約有三百多人圍繞着，使我進退不得。他們凝視着我，好似我是一個奇異陌生的怪物。他們沒有試圖向我表達訊息。他們沒有表情，沒有笑容，也沒有敵意。他們的眼睛老是釘住我，似乎在追探一件深奧而又令他們費解的事，這或許他們從沒有見過一個外國人。

在我回到自由經濟的法國社會，我深感我身處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強烈對照。

我們可以任意享受舒適的物質生活，但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人，則堅信我們是西方制度下的犧牲者。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譯於倫敦）

中國抗戰實錄【3】

戰爭結束前後

蔣總統的卓見

如果依照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見解來做，則日本天皇應該是戰爭的罪魁禍首，可以說是處在非被廢除不可的立場；然而蔣總統的意見則並不相同：

「發動戰爭的人，只是一小撮日本軍閥，我以爲必需的條件是根本剷除軍閥，不能讓他們再起干政；至於日本的國體應該如何，最好待戰爭結束之後由日本人民自己來決定。由於一時的戰爭而干涉他國的國體，將會造成民族間永遠的錯誤。」

蔣總統的主張，迅即爲羅斯福所接納。於是「政府體制自決」的原則，便孕育在後來的波茨坦宣言之中。

天皇的存在

天皇制之所以成爲日本國民精神的支柱，在中國人衡諸東方道義的傳統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假定說：在戰後的混亂時期，就憑佔領軍的一紙命令廢止了天皇制度，則日本國內必將陷入難以名狀的混亂情況。天皇的存在，對於化爲廢墟的日本，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所發生的復興作用有多麼大，從後來的歷史事實中，該可以說是得到了證明。

蘇俄野心的暴露

同盟國方面，接到日本的公文之後，由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擔任起草復文，甚爲急迫。可是對於日本政府的有關「天皇制」希望，如何處理，不無問題。然而，鑒於如果在這個時候對日本讓步，則反而會對將來的和平復興留下弊害，故不準備考慮日本的意見。

日本裁決投降紛爭

日本政府將「政府體制自決」集中在「天皇制問題」一點，特別加以重視。

在九日深夜的御前會議中，討論波茨坦宣言內容，關於「天皇制」、「軍隊解除武裝」、「戰犯」、「日本被佔領」四點，引起了問題。

高呼決一死戰的陸軍大臣阿南惟幾主張在「天皇制」之外，還要加上「自主撤退後再解除武裝」、「戰犯由日本政府處罰」、「拒絕盟軍佔領日本」，共爲四個附帶條件。

針對着陸相的主張，外相東鄉茂德則認爲如果提出這樣的四個問題，則根本不能交涉，因而表示反對。結果，由天皇裁決：「只提出天皇制一個條件」。這一晚的御前會議，由下午十一時三十分開到第二天（十日）上午二時三十分，紛爭了三個小時之久。

盟國接受日本投降草案

同盟國復文的第一次草案，由美國白宮以三二一號密電發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於十一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親自送達中華民國政府。電文的內容是這樣的：

「下列各項，請立即送達蔣委員長或請外交部長轉達，告知務必迅速答復；並請得到答復立即回電。

「第一項、美國政府提議針對日本政府對波茨坦宣言業已明白表示接受，請依照第三項所提意見，惠予回答。

「第二項、爲了終止敵對行動、防止生命犧牲擴大，希望中國政府能夠迅速對於對日本復文的作成，惠予協力。

「第三項、關於日本政府認爲波茨坦宣言並無損害於天皇統治權的要求，而基於此一諒解，明白表示接受，我們（美國）的立場是這樣的……

（現在摘錄第三項中有關「天皇問題」的規定如次：）

「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國家統治權力，隸屬於同盟國統帥之下。同盟國統帥爲投降條款之實施，得採取必要措施。

「天皇應和日軍最高指揮官同在投降條款上署名。

「最後的政府體制，遵照波茨坦宣言，必須依據日本國民自由表示之意志以決定之。」

這個最後的一點（政府體制），就是蔣委員長站在代表中華民國的立場，老早就向同盟國家表示過的一貫主張。

英國方面，對於「天皇制」也有修正的提議，其內容是「要天皇本人在投降文書上署名，有欠穩妥。」因此，第一次復文草案便依據英國的提議加以修正，最後發給日本政府的復文如左：

「天皇應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和帝國大本營在必要的投降條款上簽署，並應發佈命令飭知所有日本軍隊遵命投降，解除武裝。」

俄圖取得佔領軍統帥

問題在於蘇聯的態度。蘇聯表示：「日本的投降通告，說不上是無條件投降」，故而藉口「在沒有得到明確澄清之前，難以接受」的理由，拖延了幾個小時之後，才提出答復，其內容則充滿着對於日本的野心。

「關於天皇制以及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一人或複數），在蘇聯的立場要求協議和簽訂協定。同時並推荐遠東地區總司令官巴提弗耶夫斯基爲最高統帥的候選人……。」

由駐莫斯科大使哈里曼向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外長）莫洛托夫表示：「美軍對日作戰已歷四年，在太平洋地區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蘇聯參戰只有兩天，最高統帥一職，理應屬於美軍。」好不容易才迫使蘇聯撤回了原議。

俄儘量利用日戰敗機會

蘇聯在這個時候，已經是在陰謀策劃利用日本的敗戰使成爲蘇聯向遠東擴張的好機會，因而第一：蘇聯認爲有必要延遲結束戰爭的時日，由於只參戰兩天，所能得到的戰果當然不夠滿足；爲了希望能讓剛剛開始進攻東北三省的蘇軍支配更廣濶的區域，獲致更大的既成事實，即使是延遲停戰一個小時，也會是於己有利的。

第二：在歐洲已有東西德分疆的先例，因而也希望置日本於分割佔領之下。關於這一點，請看後來蘇軍企圖進駐北海道北部，但由於蔣委員長的反對，才死了這個念頭，可知是非常明顯的一回事。

由於蘇聯的延遲回答，以致盟軍方面給予日本的正式復文，拖到了十二日。儘管如此，但其最終定案因爲在盟國之間還是來不及詳加研討，關於細節的修正，唯有採取事後徵求追認的方式，而由美國先行直接通知日本。

同盟國方面，儘管是亟待有所決定，但日本的反應，卻是姍姍來遲。東京方面對於盟國的等待，竟然通過國際廣播謊稱：「因爲瑞士駐日大使赴輕井澤避暑旅行，以致躭誤了日本收到盟國復文的時間。」

雖然只不過拖延了兩天，但由於有上述情況，竟然招致了盟國對於日本的誠意發生懷疑；再加上蘇聯的企圖一併衡量，則拖延的結果，在日本方面而論，實在並非得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傍晚，消息傳出，日本接受投降，重慶市潮水般湧向街頭，狂呼勝利！

「以德報怨」

國民政府外交部於十四日午夜接到了由中立國家瑞士轉來日本的正式回答。

日本方面接到同盟國的復文（即所謂貝爾納斯復文），是在十二日上午零時四十五分。不出預料關於天皇的地位問題引起了議論，而躭誤了對同盟國最後回答的時間，那就是所謂「Subject to」的問題。

按照原文（英文），「天皇統治權Subject to 盟軍最高統帥」。在國際法上這一句含有「受支配」、「隸屬」的意義，外務省預料到如果照原意翻譯出來，必將引起軍部的強烈反對，於是故意將文意改緩和一點譯成「限制之下」，掩飾成爲像是國體還能夠維持之意。並且將盟國復文業已到來的實情保密十二小時以上，以爭取對各方面疏通說服的時間。

可是，軍部方面卻已經從別的途徑得到了貝爾納斯復文，逕照原文譯成「隸屬」。這樣看來，等於是受宣告國體滅亡，軍方態度因之硬化，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都上奏摺願戰爭到底。最後在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天皇召集御前會議，斷然表示：「非常決心絕不改變。至於國體問題，相信已經得到敵方的認可，毫無不安。」決定「無條件投降」。



經歷八年的苦難抗戰，中華民族終於勝利了，重慶的街頭，到行勝利大遊行，他們歡呼，高唱……

再就中國文的正文來看，所成問題的「Subject to 」一語，在第一次草案中的譯文是「隸屬」二字，但後來則改爲「即須聽從最高統帥之命令」。後者的語氣較爲緩和。可是在英文文件方面，卻一直是使用「Subject to」，而日本的官方文書直到今天還是照舊譯爲「限制之下」

二十六日

今晨，接湯恩伯總司令電話報告稱：「金門登陸之共軍已大部肅清，並俘共方高級軍官多人」，我於本日奉命自台北飛往金門慰勞將士，十一時半到達金門上空，俯瞰全島，觸目悽涼。降落後，乘吉普車逕赴湯恩伯總司令部，沿途都是傷兵、俘虜和搬運東西的士兵。復至最前線，在砲火中慰問官兵，遍地屍體，血肉模糊，看他們在極艱難的環境中，英勇作戰，極受感動。離開前線時，我軍正肅清最後一股殘匪。下午四時，飛離金門，但腦中已留下極深刻的戰場印象，到達台北已萬家燈火矣。

金門登陸共軍之殲滅，爲年來之第一次大勝利，此眞轉敗爲勝，反攻復國之「轉捩點」也。甚願上帝佑我中華，使我政府從此重振旗鼓，得以轉危爲安，轉禍爲福，幸甚幸甚！

二十七日

父親上午召見桂永清總司令，說明海軍之急務與海南島楡林港根據地之重要性，並着將劉安祺部隊由粵之陽江運駐定海之岱山及海南島方面，旋得不幸的消息，劉安祺部已在陽江失敗，致調動計劃完全落空。

三十一日

父親決定以陳辭修先生代理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院長職務，負成專門爲國家造就人才，以應反共復國之需要，完成國民革命未竟之大業。

本日爲父親六十三歲華誕，晨起拜壽。九時隨父由草山乘車出發，經新店坪林而達宜蘭縣境，在礁溪午餐。下午四時由礁溪乘火車返抵台北。夜間父親在日記中，曾作自省云：

「本日爲余六十三歲初度生日，過去之一年，實爲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惟自問一片虔誠，對上帝、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誠，始終如一，有加無已，自信必能護衛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耳。」

又作「六三自箴」曰：

「虛度六三，受恥招敗，
　　挪惱挪怒，莫矜莫慢。
　　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獨蒙神愛。
　　惟危惟艱，自警自覺，復興中華，再造民國。」

父親救國救民，念茲在茲，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處境之

風雨中

不顧成敗　護黨衛國

十一月一日

上午，父親約見陳辭修先生研討定海防務，共軍在浙江沿海一帶積極徵集輪船、木船，估計千餘艘，有同時進犯定海、岱山，使我不勝其防範之企圖。決定加派五十二軍前往增防。此時共軍有向登步島攻擊模樣，定海形勢更形危急。

李宗仁以巡視爲名，由重慶飛往昆明，張岳軍先生同行。李在昆明竟徇地方人士請求，對被捕之反動份子批准「從寬辦理」。滇主席盧漢亦未經呈准長官公署逕予全部開釋。此輩恢復自由後，更多所活動。盧之部屬原已附共者，更相與結納，對盧包圍愈甚，盧遂復萌異志。

三日

共軍在定海登步島登陸，正在激戰中。

四日

四日爲父親農曆六三華誕，今晨九時下山乘機至嘉義稍憩後，即至北門車站，坐火車登阿里山；李君佩、馬超俊二先生同行。沿途風景甚佳，古木參天，他處不易看到；車行六小時達阿里山車站，正當夕照，晚霞雲海，如入畫中，不禁心曠神怡。夜父宿於招待所。

五日

今日爲父親六三華誕，阿里山上天氣清朗。凌晨三時二十分起身，向父行禮祝壽後，即隨父在月光下步行，復蜿蜒登祝山。明月高照，清光無極，如入水晶世界，美麗無比，難以筆墨形容。自住所至祝山徒步八華里，父親直行至山頂，毫無倦意，五時廿分在山頂遠望，正落月西沉，東方發白，相映成趣，歷半小時，旭日初升，鮮艷奪目，紅光漸滿大地，似從新高山山巔騰空而上也。父親東向肅立，對天地禱告，隨員亦在祝山向父祝壽。旋同阿里山寓所。中午同在神木下進餐，晚間設宴爲父祝壽。

在登步島登陸之共軍已被我軍驅至海濱，尚在激戰中。

六日

登步島登陸之共軍已於上午九時完全肅清，此爲我軍繼金門大捷後之又一勝利；不僅有利定海防務，且對全軍士氣將更爲振作矣。

今日上午十時，父親在草山革命實踐研究院，講「精」和「實」的要求；多年來孜孜不倦的講，聽的人也不知多少；而切實做到的人實在太少了。

非常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先生飛抵台北，晚間晉見父親，對「復行視事」問題之意見與態度有詳細報告，父親認為李宗仁之求退，並非心願誠服，亦僅知難而退，想脫卸沉重包袱而已。吳禮卿先生則謂「不應研究李之有否誠意為出處之基準」，父親認為此言甚為切要。

八日

張岳軍先生向父親電陳「已與邱昌渭同返重慶，惟李宗仁則先返桂林，然後來渝」。並謂：「李宗仁已深感進退維谷，其情緒流露，日形煩懣」。

九日

奉命赴定海慰問三軍官兵。

下午，父親復接張岳軍先生來電，謂「李宗仁由渝直回桂林，不敢回渝主政；必待總裁抵渝後，彼再來渝」。李之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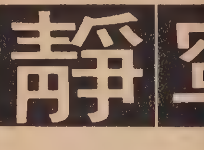
上午，父親特訪吳稚暉老先生。其對國內外時事之觀察與批評，皆比任何人為精闢；尤其對英、美、俄政策與當前人才之評判，更為深刻可佩。彼對父赴渝一事甚表贊成，但謂「萬不可使李宗仁脫卸其政治上應負之責任」。老成謀國，令人折服。

父親接閻院長百川來函略謂「渝東、黔東軍事雖有佈置，尚無把握，非鈞座蒞渝，難期挽救」云云，嗣又接其來電稱：「今日政務委員會決定，一致請鈞座早日蒞渝」。父以閻院長語出至誠，代謀甚忠，且各方催促頻仍，乃決計前往。晚間在反省錄中寫道：

「李德鄰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慶，在此貴陽危急，川東陷落，重慶垂危之際，政府豈能無主。黨國存亡繫此俄頃，不問李之心理如何，余為革命歷史及民族人格計，實不能不順從眾意，決心飛渝，竭盡人事，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至於生死存亡，尚復容計乎？乃決心飛渝，尚期李能敵愾回頭也。」

十三日

昨日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先生及本黨黨籍立法委員七十人由重慶來電



蔣經國

電陳：「連日電催德鄰返渝，頃接戌文桂電：『擬赴各地巡視，以激勵士氣民心，請速電總裁促駕；不必候仁返渝』云云」，李宗仁前倨後恭，其心可知。此時川、黔戰局日趨嚴重，大禍迫在眉睫。川東共軍於本日佔領彭水舊城，南路共軍亦已佔領貴陽市郊的圖雲關。父親不得不再飛重慶，策劃一切。晚間在日記中寫道：

「德鄰飛桂後，閃避不回重慶行都，整個政府形同瓦解，軍民惶惑，國難已至最後關頭。不管李之心理行動如何，余不能不先飛渝，主持殘局，明知其挽救無望，但盡我革命職責，求其心之所安也。」

十四日

本日桂林失守，李宗仁自桂林飛至南寧。

父親於上午十一時自台北松山機場起飛，下午四時一刻到達重慶，此地已充滿了恐慌、驚怖和死寂的空氣；因國軍已自貴陽撤退，秀山失守，共軍已迫彭水也。

父抵渝後，即電李宗仁，略云：

「迭承吾兄電囑來渝，共扶危局，昨聞貴陽危急，川東告緊，故特於本日來渝，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

同時又電白崇禧：

「昨聞貴陽垂危，川東吃緊，已於本日飛渝，甚望德鄰即日飛渝，策劃全局；請兄力催命駕。」

孰料李宗仁置若罔聞，避不來渝。

父親在渝，重新將雲南問題提出討論，盧漢已提三次辭呈，準備擺脫主席職務，且自動休假半月，個中真相如何？可以暫且不問，但其消極態度，不免可疑可慮。父親決定仍以全力協助，使之安心，俾免再生波折。

父親獨自研究戰局，擬調胡宗南增援重慶。彭水已於夜間失守。第二軍部隊，在芙蓉江東岸地區，亦被共軍包圍。

十八日

今日為國民政府林故主席子超先生奉安六週年的紀念日，父親親往墓園致祭，並獻花圈。

共部正規軍已竄入烏江西岸江口，我軍右側已受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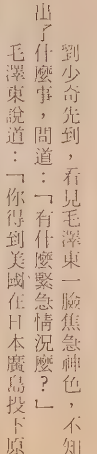
父親上午召見王方舟，正午約張岳軍、顧墨三諸先生商討滇事與渝東作戰部署。父親本擬飛南鄭視察，以今日氣候不良作罷。晚間閻院長百川提及滇盧態度突變，至為焦慮；此固在意料之中，但彼之反覆無常，對之不能不有堅決之方針也。

【三十二】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秦邦憲身體比陳紹禹好得多，肥肥胖胖，看見左舜生十分高興，說道：「舜生，我知道你來，但是也不便去歡迎，難為你還念着老朋友來看我。」

左舜生端詳一下秦邦憲，說道：「博古，你怎麼比在重慶更胖了，也更年輕了，是怎麼回事？」

秦邦憲笑道：「舜生，你見過豬，豬是不老的，一個人如果不用半點心思，只是吃飯、走路、睡覺，會不會老。」

左舜生哈哈大笑，說道：「博古，你仍然這麼風趣。」

秦邦憲說道：「我就靠着自我解嘲作為精神食糧，否則早就死了。」

左舜生也知道他的處境困難，不願再向下說，略坐一時就告辭，又去看看張聞天同老校長徐特立，就結束了訪問。其他各人也都見了要見的人，又吃了朱德、彭德懷出名請客的一餐飯，就一起回重慶。

毛澤東想到六名參政員回到重慶，一定要打開和談僵局，正在準備如何討價還價，突然之間，美國向廣島丟下一顆原子彈，引起全世界震動，大家都未聽說過這麼一種怪炸彈，一彈可以毀滅一個城市。毛澤東得到消息更慌成一團，馬上把活曹操同劉少奇找來商量。

劉少奇先到，看見毛澤東一臉焦急神色，不知出了什麼事，問道：「有什麼緊急情況麼？」

毛澤東說道：「你得到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消息吧！」

劉少奇明白大半，說道：「剛聽到廣播，詳情還不知道。」

正說着，活曹操喘吁吁走進來，說道：「主席，這次可真的糟了，美國那來這種怪炸彈。」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看日本還能不能支持？」

活曹操說道：「還支持什麼？美國只要一天在日本丟一個炸彈，不用一個月，日本全境連螞蟻都找不到了。」

毛澤東急急問道：「林老，日本投降我們怎麼辦！」

活曹操說道：「我就是想到這個問題，如果照我們的希望，戰爭最好打一百年。」

毛澤東急得直搓手，說道：「怎麼辦呢？」

活曹操說道：「主席也不必着急，看看下一步發展再說。」

毛澤東說道：「下一步發展可以看到了，日本馬上就要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們何以自處。」

活曹操想了一下，猛然拍下前額說道：「這樣好了，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們立時下令全面進軍，逼使日本向我們投降。」

劉少奇說道：「林老，這樣行得通嗎？日本一旦投降，我們絕對不是中央軍的對手。」

活曹操說道：「少奇同志，你放心，日本一旦投降，將先生不會同我們打仗了，他所想的只是和平建國，不肯再動干戈。」

毛澤東仍然有點遲疑，說道：「命令由誰出名下呢？」

活曹操看出毛澤東的意思，低聲說道：「由朱老總出名，將來真有麻煩就拿他頂上。」

毛澤東拍手道：「這真是妙計，就這樣辦！」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聲明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蘇四大盟國投降。

當日蔣委員長就向全國各戰區長官，各總司令發出命令，致朱德、彭德懷命令：

延安第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鈞鑒：現在敵國已宣告正式向四大盟國投降，關於盟邦受降各種問題，正在交換意見，即將作具體決定，本委員長經電令各部隊一律聽候本會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所有該集團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為要。除分

令外，希即嚴飭所部一體遵照，此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八月十一日。

毛澤東看到這道命令又急又氣，就把活書探找來，一連擬了七道命令向各地共軍將領發出。

第一號命令

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同盟國在波茨坦宣言基礎上將會商受降辦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佈下列命令：

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裝，在繳械後，我軍當依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安全之保護。

㊁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於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聽候編遣，過期即須全部解除武裝。

㊂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堅決消滅。

㊃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鄉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收，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理，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

第二號命令

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敵偽軍投降，我命令：一、原在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二、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三、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四、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時）

第三號命令

為配合外蒙古人民共和國軍隊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作戰，並準備接受日「蒙」敵偽軍投降，我命令：一、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二、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

第四號命令

為實施肅清同蒲路沿線及汾河流域之敵偽軍並準備接受敵偽軍投降與進入太原之任務，我命令：一、所有山西解放軍統率，歸賀龍指揮統一行動；二、在達成任務時應克服一切困難，擊破前進路上一切敵偽之阻礙，如遇抗拒，應堅決消滅之。

第五號命令

為肅清中國境內交通要道之敵偽軍隊，並準備接受敵偽軍投降，我命令：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線及其他解放區抗日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迫敵偽無條件投降，在執行上項任務時，應克服一切困難，擊破前進路上一切敵偽之阻偽，如遇抗拒，應堅決消滅之。（十一日十時半）

第六號命令

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及朝鮮境內作戰，解放朝鮮人民，我命令該地華北對日作戰之朝鮮義勇隊司令歲人、副司令朴孩三、朴一禹，立即統率所部，隨同八路軍各部向東北進兵，消滅敵偽，並組織在東北的朝鮮人民，以便達成解放朝鮮之任務。

第七號命令

當我解放區抗日部隊進入敵偽侵佔之城鎮要塞後，我命令各部隊司令員負責實施下列緊急軍事管制：

一、規定管制區域，指定警戒部隊，委任衛戍司令，負責實施軍事戒嚴。二、劃出安置俘虜及日本居留民區域，實施軍事管制。三、登記逮捕戰爭犯及賣國賊。四、控制一切軍事性質的機關、倉庫、工廠、學校、兵營及要塞，嚴禁自由出入。五、控制一切輪船、火車、軍用汽車、水陸碼頭及郵政、電話、電報、無線電機關，實施嚴格軍事檢查。六、控制一切軍用和商用的飛機場及其倉庫、派兵駐守，嚴行保護。七、維持秩序，保護居民，嚴防反動破壞分子及殘留敵探漢奸進行破壞活動。如有發現，實行軍事制裁。八、居民中如有抗日武裝組織，應令其報告人數武器，歸該地區衛戍司令指揮。九、通告居民不得藏匿敵偽分子及敵槍，一經發現，應予嚴懲。十、管制糧食、米、煤、炭及水電，嚴禁奸商囤積操縱。

毛澤東發了七道命令，興尤未盡，八月十二日又致日本在華總司令官岡村寧次一電：

南京岡村寧次將軍：

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款宣佈投降。

㊁你應下令你所指揮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份外。

㊂關於投降事宜，在華北的日軍，應由你命令下村定將軍派出代表至八路軍阜平地區，接受聶榮臻將軍的命令；在華東的日軍，應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天長地區，接受陳毅將軍的命令；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由你命令在武漢的代表至新四軍第五師大悟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的命令；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

㊃所有在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之日軍（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的日軍在內），應暫時保存一切武器、資財，靜候我軍接受投降，不得接受八路軍、新四路及華南抗日縱隊以外之命令。

㊄所有華北、華東之飛機、軍艦應即停留原地，但沿黃河渤海之中國海岸的艦船，應分別集中於連雲港、青島、威海衛、天津。

㊅一切物資設備不得破壞。

㊆你及你所指揮的華北、華東、華南的日軍指揮官對執行上述命令應負絕對的責任。

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十五時。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2）

封侯

八　戰翁丁挫敵兇鋒　退滄源全面班師

廖縱隊收復瀾滄後，迅卽派出搜索部隊，向各鄉鎮進行掃蕩及安撫工作，藉以改組地方政權，更遴拔各地素負人望的人士擔任鄉鎮保長，號召青年參加部隊，一面開倉施放，使飽受飢餓的人民，從心底裏發出笑聲。

李彌坐鎮雍和，目覩數日之間，派出十路奇兵，將滄源、雙江、耿馬、瀾滄四縣相繼收復，其他各地進展順利的捷報，如雪片飛來，而其內心的情緒，卻相反的顯得沉重和憂慮，似如此孤注一擲的投注，國家並無有力部隊作後援，和其他兵源作後備，孤軍深入的結果，必將遭受種種的困難，這只有他自己明白，因此，竭盡所能，加速進行挽救這卽將來臨的挫折。

於是，命令羅紹文縱隊，經孟定向鎮康，保山推進，令李文煥縱隊經班洪進兵鎮康，以監視保山方面敵人的動態，令蔣復文支隊出兵昌寧，文興周支隊出兵順寧，李泰興支隊進出鎮康與昌寧之間，並指示各部必須組織民眾，屯積糧食，建立游擊基地，作長期牽制敵人，困擾敵人之行動。

值此時期，爲了顧全未來後果，遂加強了甫景雲的保一師及一九三師的裝備，保一師此刻已有一千餘人，而一九三師亦已擴充到二千餘人，新近到來的史慶勛支隊及田世勛支隊，亦控制於滄源，作爲預備隊使用。

中共當局，根據情報研判，認爲李彌臨時組成部隊，台灣方面，必將給予大力支援，且將迫李彌冒險躁進，深入大陸，所以在李彌進入國境，佔領四縣時，共黨只令駐守地方部隊堵擊，將其野戰軍主力，向後集中，採取後退防禦戰略，而等待李部深入，再以其野戰軍向李部後路包抄，封鎖國境線後路出口，圍困李彌於國內，逐漸予以殲滅。

一生戎馬的李彌，早就洞燭中共預爲謀置的陷阱，擬誘其深入的毒計！因此，也及早預謀，一面加強發展部隊，一面囑令各路主管，就其所在範圍，建立游擊基地，儲備食糧，組織民眾，以逐地逐步推進方式，引領地方人士準備與共軍長期周旋。

中共眼看李彌於短時間內，發展驚人，各路義軍紛紛響應，民兵更多望風而降，而所佈置好的陷阱等候其前來投網，竟不爲所動，反而卻穩坐雍和，好整以暇的擴充實力，如再假以時日，羽翼豐滿，勢將難以應付。因此，駐防保山的第十四野戰軍，始奉令由李成芳率領，於八月十六日向李彌部展開攻擊，此時，距李彌進佔滄源，已將近三個多月了。

共軍先遣部隊第四一及四二兩師，分兵兩路向耿馬與孟定攻擊前進，首先與耿馬罕裕卿縱隊發生激戰，罕縱隊新近成軍，缺乏訓練，更無作戰經驗，其間幹部，均係擺夷，一經接觸，立見敗徵，所幸尚得地利之便，卒能全部退出戰場，傷亡亦極輕微。

進犯孟定之共軍與羅紹文縱隊遭遇後，羅部雖予堵擊，然眾寡懸殊，終被共軍壓迫後退，羅部避開兇鋒，轉入山區暫求隱蔽。

共軍兩路得利，以其最高行軍速度，奔向滄源，李彌接到各路告急電訊，乃命甫景雲率保一師星夜馳援，由班洪挺進阻擊來犯共軍。

保一師雖係短期內成立的部隊，其間幹部多數均有作戰經驗，辛朝漢率領的第一團官兵，在保山地區曾與共軍周旋一年有餘，是在戰鬪中成長的部隊，楊文光所領的第二團，純係逃亡青年學生所編成，素質較優，雖在軍情緊急中，甫師長仍不忘施以機會教育，所以紀律嚴明，命令貫澈，李彌對這支部隊，亦深寄厚望。

保一師前衛尖兵，於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時，搜索前進至班洪寨外，發現道旁高地共軍哨兵兩名，正抱着槍枝坐在那裏打瞌睡，保一師尖兵知是敵人急行軍後的疲勞現象，便放輕腳步，擬進至近距離予以活捉，不意共軍哨兵適時驚醒，遂互相開槍射擊，槍聲一起，驚動班洪宿營共軍緊急出動，雙方前哨戰，遂因而開始。

甫景雲師長依據情況判斷，料知敵人後續部隊強大，爲了達成遲滯敵人，掩護總部從容部署爲目的，遂卽偵察地形，構築工事，採取防禦配備，憑藉地形及工事，迎頭打擊敵人鋒芒，以爭取餘裕時間。

甫師長選定翁丁大寨外高地，構成陣地，因翁丁與班洪遙相對峙，中間隔一低谷，往來道路，必須經兩山斜坡，穿越谷底，當地農民，依斜坡地勢，開墾梯田，此時正置雨季，又係水稻種植時節，道路兩旁農田，均因禾苗積水不易通過。

甫師長命令前衛部隊，在原地與敵纏鬪，一面督率全體人員，加速構築陣地工事，並在主陣地右側高地，亦築成一支援陣地，且派兵一連在此支援陣地附近，以重機槍支援並掩護與敵酣戰的前衛部隊，安全進入主陣地帶，前衛部隊因能制敵先機，搶前佔領有利地形，故激戰三小時，只有一位

弟兄腿部被彈片擦傷，當參與作戰的弟兄們，神氣飛揚的敘述此役經過時，估計敵人傷亡將在二十人以上。

前衞部隊退回翁丁，已是薄暮時分，甫師命令辛朝漢團，負責堅守陣地，予各官兵以適當休息，命楊文光團爲預備隊，除抽調編成一支警戒部隊外，其餘徹夜輪值，加強陣地工事及障碍物設置，又命補給人員，就近徵購食物，以備匱之。

當夜，大雨滂沱，雷聲電閃不絕，在陣地上的弟兄，或警戒，或挖土，或削竹籤作障碍物，每人只得一方膠布，遮住半截身體，在緊張氣氛下，渡過此漫漫長夜！

第二天尚未破曉，視線尤難明朗，甫師派在警戒線前方，監視敵人動態的弟兄歸回報告說：「班洪大寨的共軍已經出動，向我陣地前進中。」

連長爬起身，向前方注視良久，遠處人影果然似眞似幻的移動，便立刻依次推醒熟睡中的弟兄，使整個陣地內的弟兄神情緊張，喘氣輕微的舉起槍桿，對敵方瞄準。

共軍趁月黑風高，天尚未明前，摸索到甫師陣前約四百公尺處，憑藉梯田形成的死角，成一線式匍伏田基下面，候令施行攻擊。

天色漸漸呈現微明，寬約兩公尺道路兩側的共軍，藉地形掩護，作交互前進，甫師陣地內的機槍，適時對準敵人發射，以強烈的火力封鎖和阻止敵人正要通過此要道，而免迫近陣地。

共軍攻擊的號召令吹響了，前線槍聲緊密，共軍翻越田基前進，在泥濘的稻田裏，隱身拔足，跳躍而進，但無情的槍彈，卻不放過敵人，一羣倒下去了，另一羣敵人又從田基後面翻躍而上，復被甫師陣地的無情彈雨繼續擊倒，如此這般的衝殺，戰爭持續了兩小時，共軍前線無法進展，戰爭而因此暫時隨之停頓，只有三百公尺以外的田基後面，還隱伏着一簇簇的人影，不時向甫師陣地發射一些零星槍彈。

甫師長從望遠鏡裏，看到一批批共軍散佈在班洪寨外的斜坡上，面對翁丁方面移動中，便趁此時戰火間歇時，走到辛團長指揮所內，告訴辛團長說：「此刻共軍後續部隊源源出動，看來又將採用人海戰術，我們只要能擋過敵人的三波九浪，就算成功了，現在你已壓平了敵人第一波，好在我們有足夠的彈藥，敵人長途奔馳，又沒有帶重武器，請你放心打吧，我會盡量抽調預備隊充實支援陣地，以掩護主陣地的安全。」

辛團長慷慨激昂的說：「請師長放心，只要有我在，這個陣地絕對丟不了。」

甫師長回到指揮所，補給員已將糯米飯，用芭蕉葉包成一包包的送到陣地內。

陣地內重機槍復開始向遠處的敵人發射，幾門小砲也找尋密集目標轟擊，雙方槍聲互起，響澈週圍山谷，陣地內的弟兄們，一手托槍射擊敵人，另一手抓着糯米飯往嘴裏送。經過拂曉第一回合戰鬪後，現在的心情，卻平靜輕鬆得多了。要來的終究來了，共軍利用地形掩護，從谷底向斜坡陣地漸漸接近，又一次攻擊號角吹響了，密密麻麻的槍聲，像密驟的雨點一樣，共軍火力一意投向主陣地制壓，右側懸岩高地上的機槍卻指向共軍側背，等到共軍轉向火力制壓懸岩高地時，前線共軍已傷亡枕藉，無力再向主陣地威脅。

跟着，次一波共軍又填補上來了，在稻田裏爬行滾進，渾身泥濘，只要不被擊斃在稻田裏，方能躺進田基後面的死角，可是稻田裏的水，卻被同伴的屍體鮮血染紅了，偶爾伸頭外望，槍彈就會從頭頂劃空而過，後面遙遠的號聲和鄰近班排長的哨子聲，卻無情地催促着敵人死亡前進！

這一天，天雖未雨，但雲霧低垂，中午時分，太陽仍未露臉！

共軍第五波攻勢被遏阻了，前線未死的共軍，已進至離陣地一百公尺附近，瑟縮地蹲伏在田基後面，等待着死神的召喚。

在槍聲稍間歇時，甫師長在後陣地內探身觀察敵情，突然一粒槍彈飛來，擊中其腰際配帶的手槍，所幸槍彈來自遠方，彈着力已是強弩之末，旋被手槍擋着，並未傷及肌膚，從此，甫師長便提高防護警惕。

共軍勢必攻下翁丁陣地，方可構成對李彌總部的威脅，初時一[illegible]始，犯了低估敵我的錯誤，鑄下如此慘重的傷亡，因此不惜一錯再錯，將後續部隊，源源填補火線，甫師陣地內弟兄的傷亡，因而亦逐漸增加中！

甫師長將戰場情況電報李彌，並請求予以增援，李彌的答覆是：要甫師達成遲滯敵人任務後，相機轉進至滄源外圍待命。共軍屢仆屢起，兵力逐漸加強，尤其是對甫師右側懸岩高地，施以強大火力壓制，甫師的預備隊，幾乎全部投入前綫，劇烈的爭奪戰持續到下午五時，無休無止的槍聲，已連續了整整十二小時，甫師騾馬隊馱載的二十萬發彈藥，全部搬上陣地補充使用。

蔣經國先生親臨滇緬邊區視察時與邊區高級將領合攝於前綫基地。

前排由左至右衣復恩，繼任總指揮柳元麟、蔣經國，副總指揮王少才將軍、夏超將軍，立於蔣經國後者，爲徐汝楫、曾立明兩將軍，另一名忘其姓氏。

抗戰武術談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横遭牢獄災

對方見我擊打手法迅速，他立刻將上身一側，避過我的拳鋒，用打出之右拳，改爲拳面朝地，用一拳兩擊手法來打我腰部。我也未換手，即將馬步改返騎馬樁，上身稍向後一側，避過他的拳鋒，右手和對方一樣，改爲拳面朝地，用力擊打他的腰部。我所用的是一手三擊法，這一拳，果然擊中了他「攔腰絕氣」穴位之稍上一點地方。

當他一挨中我這重力的一拳，立即面色大變，雙手環抱住腰部向下一蹲，靠在牆邊，顯得很是痛楚，口中說不出話來，卻不停的搖頭，好像怕我再打他。既然已分了勝敗，而他也受了傷，我怎會趕盡殺絕，再出手打一個不能還擊的對手！這是他的多慮，也是不會認識我爲人之故。

說到對方的功力，並不遜於我，但因他在牢中已關了兩三個月，在半飢餓無營養之下影响了體力，他飛腳踢人，一拳兩擊均很快捷，但敗在我出手三擊法之下，是比他更快的原故；我第一次起手捲開他的拳頭，是用硬碰硬的手法，即提手用力一撞，將他的拳撞得向右邊搖幌了一下，因此影响了他第二次擊拳慢了，也減弱了不少。至於我的一手三擊，是一氣呵成的，除上身側轉外，打出的右拳未曾有絲毫停滯。當然這是我體力充沛之故，如這位漢子不是在牢中消耗了體力，我能否勝他還是問題。

隨後我向各犯友抱拳道歉說：「對不起各位，我向請原諒！阻住你們休息。」大家各安坐位後，我向那位老伯手中接過這碗有霉味的糙米飯，站在進倉口的一小塊地上，慢慢的勉強將碗牢飯吞落肚去。我一面望着那傷者，又看到一班犯友臉部的表情，似乎看到那漢子受傷，很是痛快的樣子，但又畏懼那一日的威勢，故此均不敢出聲。

監獄裏是不准打鬪的，如給獄長知道，要帶另一間小監房受餓刑，那時連一碗沒有油的米湯泡糙米飯也沒得吃，餓得你發昏第十一章！問你怕未？

到了睡覺的時候，我就叫換位置睡，本來睡便桶旁的老伯，今晚睡窗口邊，這時我已成了「監獄英雄」，誰也不敢反對我的提議，照着我的話調換位置。我自己就睡在近窗口第三位，但那裏睡得着！到了深夜，那傷者抵受不住痛苦，開始發出輕微的哼叫聲，在此種情形下，我更加一點睡意也跑掉了！忍不住起身走近他身旁，問他是否痛得厲害？他點頭稱是，我不免生了同情之心，即用推拿手術替他治療，經過約半小時的醫治，他痛楚已減輕了許多，企立伸腰呼吸也順暢得多了。

第二天我向獄卒借紙筆寫了幾味中藥，請他幫忙出街配點傷藥粉，但得不到獄長的批准，他說藥物是不准買進監倉的。既然如此，祇有繼續用手術替他治療，到第三天下午，他已覺得無事了。經過三天的相處，眞所謂不打不成相識。我頗後悔一時的大火氣，失手打傷了他，惟有乘未出獄之前，悉心替他醫好傷痛，他見我如此落力爲他醫治，也受了感動，因此兩人由敵對轉爲了朋友，他對我吐露了眞心話，告訴我他的身世。原來他是東區猶溪鎮的土霸，渾名叫「猶溪之虎」，被區長張一艮捉來監禁，關在此地並無釋放期。我聽後勸告他說：「你是年富力強的人，什麼工作均可做，何必自毁前途呢！」他頗有悔改之心，但他說家鄉無人相信他，也無人肯擔保他出獄，自嘆祇有瘐死獄中！愧對父母養育之恩。

當時我很同情他的處境，希望能救助一個悔過之人，就對他說：「假如我請人擔保，並帶你去投軍抗日，你願意嗎？」他充滿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說：「你爲什麼要擔保我？你肯相信我以後能做好人？」我說：「現今國家多難，正需要你這種人才，可惜你以前走錯了路線；我不講假話，我相信你以後會改過自新，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已受盡苦痛，以後決不會再做壞事了！」他見我這樣相信他、鼓勵他，當然很受感動，誠懇的說：「那麼你就是我的再造恩人了！」兩人當着全倉的犯友，擊掌爲約，以示遵守諾言。

凡是練過武術的人又知道遵守武德的，不論武術根基深淺，如在外遇則同道中人，總有一種猩猩相惜的情感存在，當年我決心擔保此「猶溪之虎」出獄，一方面果然愛惜他的武功，再方面我看他的像貌不是兇神惡煞之類；人生在世，爲惡向善，祇是一念之差！年青人最怕交錯朋友；他曾嘆氣對我講，是受了東區劉鵬的影响，此劉鵬即游擊第一大隊長是也。從進監倉第一晚就發生打鬪後，整晚爲他治療傷痛，未曾睡過一覺，直到快天亮時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下。誰知醒來後覺得全身又痛又癢，在手腳、胸前、背上，都起了很多小塊的紅泡，癢得我十分難受，雙手亂抓，可是越抓越癢，越癢越抓，這種出奇的癢法，眞是難以形容。起初以爲是發風疹，看起來又不像此症，突然間想起難道是臭蟲咬的？想來一定是的，無法之下祇好用口水吐在掌中，先摩擦胸前及手腳最癢之處，不停的摩擦，才慢慢的減少了癢痛。

早飯後，我對各犯友說：「今天我們要做一件辛苦的工作，希望大家合作，來消滅吸血鬼！我們所吃的是一碗糙米飯，但每晚還要被臭蟲吸去許多血液，你們難道不痛不癢的嗎？長此下去你們的血要被臭蟲吸乾，不病也會死，我們現在出點力消滅牠，如何？」他們都同意我的提議，問我如何消滅法。我就說：「先由進倉門口起，將木板一塊塊揭起，臭蟲是藏在木板縫裏及木板底面的。先請年紀輕的朋友站在前面打頭陣，每揭開一塊木板，一看見臭蟲，大家快手快腳搯死踏死這些可惡的吸血蟲，如此照樣一塊塊的揭開來，大舉消滅臭蟲。」

（未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中共滲透倫敦唐人街 公開向旅英華僑統戰

編輯先生：

我是貴刊長期忠實的讀者，每細讀貴刊評論、短文，令人意志昂揚，胸中湧然。

因為我當作歐洲、英國商務旅行，對蘇豪唐人街（主要為豬姆）極為熟悉，我早年已發現：中共在該處的特務工作是營之已久，可憐英國人還懵然不知，或者是因中共目前似乎在做其「統戰」工作，英國人見其沒有太顯著地偷他們的國防情報，而未採取行動。

當我們在倫敦時，目覩灰藍色列寧裝中共人員，公然出入唐人街，一如返外家然。他們背囊中有重量的文化、通訊、文牘，傳出傳入，更不要談那些滿口中共八股的中國侍役和店主了。

我還常去美西，舊金山、溫哥華是我每年去兩、三次的地方。舊金山唐人街公開「合法」開設了中共的「紅衛兵總部」（在都板街中段，中華會館斜對面），其音樂、八股口號、「革命歌曲」之大聲播送，一如我一九六〇時處身大陸粵西或粵中的鄉鎮然。

舊金山各街口有超過八處的中共出版物、報紙（在美出版的小報，公然用中共黨式口吻說話，一如其「南方日報」）。長髮的傻人在為中共到處貼街招、派傳單——老華僑則怕事地，縮在公園裏或同鄉會裏。

在香港，中共用低層滲透的方法，現在逐漸赤化（這詞似乎是老生常談，未有人意會其嚴重性），在新界八鄉橫台山，那條村，豎起中共的大標語、共旗、毛像，人人戴其「八路軍帽」，令你一如行追到新會縣某「公社」一般感覺。村民滿口「八股」，家家貼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或「社會主義好，幸福生活高」的對聯。

中共不敢公然在港蠱惑同胞，是因為港人太熟悉中共內幕及有識之士太多，一開口，民眾就指斥，一誇大宣傳，西洋鏡就拆穿。

所以，只好在低層，秘密地、「靜靜地」做。他們無孔不入，例如：那些小型足球隊，那些專搞本地旅行的所謂旅行隊，舉個例：什麼「新風旅行隊」、「勞青旅行隊」、「遨越旅行隊」、「友誼旅行隊」、「巨流旅行隊」、「松楓旅行隊」、「海燕旅行隊」、「長征旅行隊」、「雄鷹旅行隊」、「勁風旅行隊」……數之不盡，在招兵買馬，打其基礎工夫，通訊及統籌地點：「公民旅行隊」在九龍新填地街「東風樓」，「新風旅行隊」在香港新光戲院，「新世紀旅行隊」在通菜街「中國國貨」……。

利用港人出外旅遊熱，香港左報不久前，組織其「西班牙旅行團」由一名姓霍的老頭子攪起，可惜識者太多，沒有多少人入彀，小貓三、兩隻，渡其中共宣傳「統戰」的海外渡假旅遊去了。

另有一些報紙，中共已滲入編輯部中，你可見其兩條路綫的編輯法，一是自由人士的正義消息與評論，一是以李某、徐某等人的狗皮膏藥，作中共「人民日報」的翻版或傳聲筒，什麼「蘇修」，「兩霸」滿口令我作嘔的咒語，文藝版大篇幅宣傳其「八路軍」的所謂「戰績」，什麼「軍民相愛」，「老八婆送鷄蛋給那個八路政委」等等。可惜我對於共軍各級人員的醜惡形象，太熟悉了；他們是這樣的嗎？他們只不過是土包子一羣軍柴，胸無點墨，不知世界之大，貪婪、好「攪男女關係」（好色），愛物質享受。

中共人員最怕去的是台灣，不論正統的或外圍的中共人員，都極害怕台灣，他們絕少膽於涉足該自由地區。我常常邀請一些「左傾」的朋友們去台灣旅行，他們馬上「縮沙」，夾着尾巴逃了。這是試金石，也是我最喜歡用的，台灣是自由人士的天堂，但不知中共的人為什麼那麼害怕去一去？

以上是我一時感觸到和記憶所及的東西，希望能通過貴刊一角，披露與海內外的中國人，往後當我商務有暇，當詳寫些有關能令國人拭目，正視聽的通訊。下一次，我可能寫一寫在倫敦海德公園所見的共黨與民眾討論，或英國共產黨在街上示威的內幕見聞。

讀者邵振光敬上

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

傷科針灸 中醫 張仲仁

脊椎骨痛 風濕創傷 鼻涕鼻塞 婦女痛經 頭痛胃脹

診所：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電梯按11字由碧街上即渣打銀行樓上）

電話：三一三一〇六六三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下午休息、公眾假期照常

股市慘淡不能全怨港府
顧全大局不應落井下石

香港股市一跌再跌，即使跌到恒生指數二百點，以爲應該到盡頭了，但結果還是跌破，不但跌破，而且更跌到比最高峯時十份之一也不到——最高峯時一千七百三十多點，最低時只有一百六十多點！

除了炒股票的投機者之外，即使最聰明的投資者，恐怕也非焦頭爛額不可！

到了如此田地，股市如何始能復甦，已沒有人敢再談了；假如再有人關心股市，再有人對投資香港股市有興趣的話，也只是留意再會壞到如何地步，再會如何低跌而已！

即使有人再要投資香港股市，在此信心動搖到如此地步的時候，絕對不會下手！

他們要等待，至少等待到信心恢復，穩定下來的時候再說。

等待到什麼時候呢？

誰也不知道！

這中間，更有一種惡性循環的因素！今天經濟的嚴重問題之一是銀根緊縮，利息甚高——國際利息已逐步降低，但香港資金仍緊；各行業都感到週轉困難，頭寸調動不易，假如股市復甦，資金進入，問題就容易解決得多——至少，還有辦法，但股市偏偏不濟，黃金只有退出市場，資金的週轉調動更不容易，情況也就更爲困難；股市也就更不樂觀，資金更爲流出股市。

這樣的惡性循環，眞不知伊於胡底！

股市之難於好轉，亦可以想見。

陷入這樣的悲慘情況，究竟原因何在呢？

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當然是基本原因，香港經濟以至股市都逃脫不了世界性的影响。

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初的股市投機過於囂張熾熱，種下惡因，而有今天的惡果，則是另一原因！

但在同時，港府的政策與措施，亦不能辭其咎！

社會上有一種流傳頗廣的說法，在最高峯達到一千七百三十多點的股市過熱時期，港府千方百計要壓低股市，到今天，只剩下十份之一的指數，港府卻不採取任何行動來挽救，實在不知港府居心何在！應該採取行動來挽救，才是道理。

這樣的見解，老實說，並不正確！

爲什麼？

當年股市過熱，並不合理，港府苦口婆心，力勸大家要小心，那是正確的，但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則亦人之常情，是以港府力勸「曲突徙薪」，並不討好。

股市果然大跌了，港府沒有採取特別措施來挽救，亦屬正確，在投機因素消失之後，股市應該自行尋求正常的水平。

不過，港府在目前股市如此虛弱之際，再予以打擊，那就確屬不智，等於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了！

保利清盤之後，再有兩家上市公司停牌，以進行調查，在股市中所做成之恐懼感之大，可以想見；所謂某大公司亦有停牌之虞的謠言，使隨而捲起，應爲必然引起的後果！

爲大局計，此時使未能採取振奮人心的措施，也應該避免採取使人心更爲虛弱的措施！

公開上市的公司，需要整頓者確屬不少，但今天顯非予以整頓的適當時候；今日之股市，譬如患重病而身體虛弱者，投以猛烈藥劑，病癒而身死；施大手術，則在開刀之際恐已一命嗚呼！必須耐心調理，使身體慢慢壯健起來，然後施手術，才可以除病根而保性命。

只知整頓股市而不顧及全面，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太短視了！

生意不景入息無定
舉債繳稅苦不堪言

編輯先生：

香港政府基於財政支付出現赤字，官員們想出預借薪俸稅及營業稅這個方法，如果港府財政經濟支絀，大可抽其他可徵的特別稅，何必使小市民百上加斤？他（她）們在沒有辦法之餘，只有舉債付稅，商人還不藉加價來應付？

俗語說：「抽稅要快，還欵延年」，例如：抽物業稅，如要求港府退回欵項，可能要等待數月，無人能擔保整年有入息，而且達到港府指定的數字，萬一失業多月，有誰救濟？申請公共援助金，夠一個人開支！而且自申請，要經過冗長時間調查，拿到錢時，使人啼笑皆非。

凡月入九百元以上的要抽入息稅，即超過一萬元年薪的，皆要預借薪俸稅，當然有妻子兒女又當別論，但是，父母卻沒有免例稅額。

本人有友業建築，年薪約二萬元，要養父母、供弟妹讀書等，入息僅夠餬口，最近建築業不景，職位朝不保夕，最近卻已接獲稅局通知，要交一筆頗大的稅欵。

去年、今年及明年稅欵，共要繳付一千五百元左右，即一個月薪金。

誰都不會否認：香港政府各機關辦事

效能最好、最快的，莫如稅務局，不愁你不交，附加稅已列明，你皺起眉頭是你的事。

吾友東借西借，亦未能盡市民的責任，繳交稅款，試問如果失業，港政府會否退回稅款？另外給予適當援助？

抽營業溢利稅，是根據前往年溢利情況，而徵借未來年歲的稅項，如果是年虧本，算你倒運，現在不論生活，做生意實在不好過。

如果港府想增加歲收，可以徵收財產稅，凡財產超過若干十萬以上，抽稅百分之一，一千萬以上，則每年抽百分之零點五，香港千萬富翁不少，抽點稅不成問題，可能防止資金外流，不向有錢佬徵稅；可是，銀行減息，對港財源不無挫折！

在此我想提一下，有關公用事業加價，在虧本情況下，批准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一間機構每年賺過半億港元，藉口建廠房，擴充設備，而申請再作加價，實在有點不合理，巴士、電車、輪渡也可提出相同藉口及加價。立法局議員有權反對。為何不置一詞？

周來上

掛起中華民國招牌 卻替中共黑片宣傳
讀者不值華僑日報所為

萬人傑先生：

客套的話不說了。今天（十一月十四日）翻閱「華僑日報」，娛樂版有一段宣傳稿一幀和一幅劇照，令本人看後異常激憤，（隨函附上圖文）。該報的娛樂新聞替毛共宣傳近日上映的所謂「解放戰爭」電影南征北戰——一套歪曲事實，醜化國府，全心誣蔑蔣總統的毛共宣傳電影。該段內容，對這套影片極力稱揚，華僑日報這種違背良心，侮辱國家的醜惡行徑實在令千萬正義人士所鄙視和不齒！

「華僑日報」在中華民國僑委會登記，且在台灣有分銷處，內容竟如斯污穢，我倒要問：華僑日報是否反共，是否愛國，是否堅貞？

事實上，華僑日報近年立場，已明顯的動搖和改變，變成所謂「中立」報章，為殖民地政府講話，為部份特權階級發言，更不時替左派宣傳。例如體育消息、娛樂新聞，屢見不鮮。這次替「南征北戰」宣傳，是更明顯的例子。

或許有這樣的解釋：華僑日報是一份商業性的報章，它「在商言商」，需要廣告支持。但我要問：賺取毛共的血腥錢重要，替毛共宣傳重要，還是堅守立場，實踐反共，對毛共口誅筆伐重要？今天媚共潮流高漲，反共陣營絕不容許小撮自私自利的投機份子存在。華僑日報的編輯們，你們要是繼續走現今的「投機」「反動」路綫，為什麼不索性拋棄「反共」立場，刪去版頭上的「中華民國六十三年」的字樣，乾脆做一張毛共尾巴宣傳報，為什麼裝上假面具，做偽君子？

萬人傑先生：素仰閣下伸張正義，對毛共一切走狗口誅筆伐，絕不容情，懇請閣下將本信刊於萬人雜誌，藉此揭開「華僑日報」的真面目，俾千萬正義同胞認識清楚！

讀者屠狗客謹上

（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按：剪報不便製版刊出，我們不願替他作義務宣傳。）

應以掃毒精神 清除刼殺兇徒

編輯先生：

本年度第九十、九十一兩宗刼殺案竟於同一日發生，刼匪越來越兇殘，已人性變為獸性，市民生命越來越無保障。

警方每每埋怨市民遇事不報，但我奇怪警方何以不對匪徒採取主動出擊？警方掃毒不是迭建奇功麼？為什麼不拿出掃毒精神去捉匪呢？現在已知若干座大廈經常有匪徒肆無忌憚地截刼，假如警探有計劃地經常混跡梯間，隨時捕匪，使匪徒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或什麼時間會遇着警探，這就不致於像現在那般目中無警吧！

記得以前警察開槍殺賊，無論警員開槍理由怎樣充份，市民都會說警方不是，但時至今日情形恰好大相反，警察開槍殺賊，市民大都拍掌歡呼，認為警方又替市民除一害，甚至被槍擊匪徒之父母，亦高叫殺得好，一般市民心聲，警方是可以體會得出的，警方為什麼不用掃毒精神去掃蕩獸性惡匪呢？

張少昂上

解決世界糧荒 最好效法中共

萬人傑先生閣下：

本人係星島晚報忠誠讀者，尤其對閣下之牛馬集特別感到興趣。

近閱閣下對新北京飯店與體育館二節有感。

本人曾遇一宣傳者告以大陸現在有很多發明與大量生產，本人則問何種發明與生產？

據其所告例如洋針、棕刷之類，試想現在又有新北京之現代化，體育館之能容納一萬六千人，在鐵幕內確值得一讚，惟在港之主筆先生，就不應惹人恥笑。

本人現提議值得一提而關係國際性之問題給主筆先生作資料，現聯合國糧農會議開幕，議題如何解決飢餓，主筆先生可提議仿照中國墾荒辦法（連祖墳掘掉），每人每日配米三至四兩、月配油四兩，以節省糧食及油荒，此辦法確值主筆先生為中國宣揚，亦世界飢餓之人民幸甚，未知閣下亦肯將此辦法轉告主筆先生，而為中國爭光榮否？

翁志中

（十一月九日）

九龍交通阻塞混亂
車輛增加道路不足
不知何時始能改善

編輯先生：

香港人多、車多，交通素稱混亂，而可供使用的馬路不足，車輛每年增加，港府似乎目前仍無正確方法去醫治此症狀，打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九龍交通最混亂，要指彩虹村至官塘，及官塘裕民塘及牛頭角道一帶，本人居官塘，每天早晨要耗四十五分鐘才到達旺角，據計算，由官塘至彩虹村，每早由七時開始塞車，通過此段，通常要耗時約二十五——三十分鐘。

彩虹村興建高架馬路，本是使此段將來道路通暢，將此留存很久的毒瘤割除。但不幸得很，工程相信仍要兩年後才完工，而在進行工程時，似乎沒有預先安排，也似缺乏完整計劃；四條通車綫，突改二條，後又改為三條，最後恢復原狀，樽頸地帶，車輛爭着通過，遇為兩條轉入黃大仙綫紅燈時，直通往旺角綫只有一條，如巧遇兩架巴士要轉入黃大仙，而直通往旺角的巴士卻沒法開行，因中間綫巴士要轉入時，多數將車擺成橫形（貨車亦如是），形成直通綫空位不足，要待綠燈後才能暫時暢通，此是塞車原因之一，另一原因，車輛駛至啓德大廈時，往往打燈轉入直通綫，使此綫車輛無法前進。

在牛頭角明豐茶樓亦發生塞車，小巴及各類車輛因塞車轉由偉業街出官塘道，本來此處設有紅綠燈，但由偉業街綠燈轉出官塘道時，卻塞車沒法行駛，到官塘道轉綠燈時，車輛又不能行駛，到可通車時，紅燈亮了，偉業街車輛又駛出形成原來塞車狀態。意思是偉業街車輛可駛經綠燈十輛，而官塘道只有四輛之比例。交通警察絕對不在此處指揮交通，在交通燈前之彩虹，卻有三、四名（注意交通是否暢通）？

聖約瑟中學前一段新路，不知還需要六個月才能完成否？而工務局對於新路，應嚴加注意，不應再發生如遇大雨時，路面下陷情形發生，人們可曾記得？彩虹官塘道交通要道，前曾發生路面數十個小陷，最嚴重的約下陷三、四吋，巴士駛經時，險象環生。事實上，並不是官塘道如此，港九各街道都如此。

不知交通當局，對於彩虹村高架馬路建成後，官塘交通又如何呢？

誰都知道：官塘有廻旋處，將來此處交通如何混亂，如何解決？我可以肯定指出：到時頭痛醫頭吧？

但官塘有兩個廻旋處，目前早上八時及晚間六時，已混亂得很，將來又如何？

官塘小巴亦是做成混亂主因，尤其是牛頭角道，各小巴由橫街衝出，使大路車輛不能暢通，已由橫街轉出牛頭角道的小巴，一排排停在路旁接客，使該處交通混亂，偶或有警員在場指揮，但十不得其一，只有只顧抄牌，而不理會交通。

建議交通當局，該段禁區可否延長整條牛頭角道？小巴可利用振華道，康寧道上落客。

裕民坊同文街，不少小巴在該處作U字形轉，請問該處可否作V字轉？（由東苑酒樓過馬路往寶聲戲院，險象環生，人車爭路；非享受冷氣，出入豪華車輛，住半山高樓者知此味道）。

當局只知提高車輛牌照及駕駛執照，車輛日增，而停車地方卻仍欠足夠，現在專家的一切辦法，只是片面增加歲收，另一方面連鎖性的減少車輛，如果想徹底減少車輛，不如增加車輛進口兩倍，凡超過六年車，必定要檢驗。

誰都不希望生活緊張。事實上，香港的生活，實在逼得市民太緊，高高在上的人們，可曾知否！

讀者來生上

大家捐欵支持
國際友人湯福林複製共區紀錄片
供國外民間社團放映

熱愛中華民國的美國人湯福林先生（Tom Fiyan）在台北發起複製共區紀錄片，送往國外，供民間團體放映，揭露共黨醜陋面目，得到各界熱烈响應，國府支持。

我們有這樣熱愛中華民國的國際友人，感到無限的榮幸。除了衷心的向湯先生表示感激，更需要用實際行動予以熱烈支持，完成湯先生的崇高反共理想。

本會特發起捐獻，支持複製共區紀錄片運動，希熱愛自由祖國的會員與萬人雜誌讀者支持。

捐欵請於十二月十五日前寄交本會，以便集中滙交台北。

（萬人協會秘書處）

「萬人協會」簡訊（六六）

本會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假座九龍彌敦道七三一號醉瓊樓飯店二樓，召開執委會暨各區代表會議。會議由萬會長致簡短開會詞後，介紹新會員與大家互相認識，隨後由今年雙十國慶帶隊回國的梁伯中、吳少雄兩位團長報告回國旅程經過。最後由曾憲光副會長報告，曾副會長首先說，過去我們執委會聚餐都是AA制，正所謂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但今天聚餐是由執委段子敏全部報効，大家都要向段執委致謝，但段執委卻因業務繁忙不能參加，曾副會長接着說，我會轉爲有限公司事，已基本上擬妥，只差申請代表去簽字了。對於今年雙十國慶協會回國致敬團六十多人組織了兩個團，雖然人員很多，但由於各人都非常自愛，所以在組織性紀律性方面都表現得很好，因此在祖國中對本會起了一種良好印象，雖然缺點仍然存在，但那是次要的。

另外本會的資產，目前已擁有一萬六千多元，這個數目雖然不多，但比起兩年前僅有五十多元無法繳交水電費時是好得多了，這除了大家熱愛本會的會員的捐款外，許多會員都爭取做永久會員。本會的經費是依靠各會員每月會費來維持的，但目前有部份會員尚欠繳會費，對於欠繳會費會員，若在經濟上確有困難的，可以向會申請，由福利部代爲繳交，待其經濟好轉時再交，另外各區代表也需要向各會員進行採訪，切實了解困難會員情況。

在臨時動議中，吳少雄等人說，今晚的聚餐費是由段子敏執委報効，但我們仍可將餐費捐出來給會作經費，這一提議當場得到大家響應共捐出七二〇元作爲本會經費。另外他們提議多組織旅行活動之外，並建議組織儲蓄參加明年雙十回國團，建議說許多人都非常希望有機會能返回自由祖國去觀光，但由於經濟問題，一時很難籌足千多元費用，若果每月儲蓄一百元，到時就有機會去了，這一建議非常好，但待執委會詳細研究製定一計劃再另行通知。（秘書處）

海外讀者徵求舊書
「陶朱公理財」銘言

編輯先生：

茲有海外讀者來函托買「陶朱公理財十六則」的銘言，並希望要用毛筆寫好，準備掛在廳堂上，隨時欣賞。我因從未見過此十六則是一本什麼書？亦曾向各先進作家及長輩們請教，均說無此資料。

我想在萬人讀者中，不乏飽學之士，或者有知道此書來源的，請幫忙提供意見，香港是人文滙集之處，諒不至令海外僑胞失望，我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希望早日完成朋友的心願，同時願代付茶資四十元，以示感激之情！

張仲仁謹啓（十一月十八日）
電話三一三一〇六六三（日）
三一六五一一六（晚）

萬人協會·金城旅運貿易公司

聯合舉辦泰國、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

出發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元旦團）
②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春節團）

截止報名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天 香港——曼谷。
乘噴射豪華客機飛抵曼谷國際機場沿高速公路至酒店休息。歡迎宴於曼谷最大之新炳昌酒樓夜總會，席間有歌唱表演并有舞伴免費伴舞。夜宿於域多利酒店或第一酒店。

第二天 曼谷——佛統——玫瑰花園。
早飧後乘冷氣專車前往佛統參觀泰國最豪華最高之佛塔。繼遊玫瑰花園，園內七彩繽紛，有游泳池、保齡球、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
午飧於園內水上飧廳，下午參觀泰國村，觀賞泰國古典舞蹈，和尚出家儀式，鬪鷄、劍擊及鬪牛等刺激節目，嘆爲觀止。返回曼谷市晚飧。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三天 曼谷——水上市場——皇宮。
早飧後往湄南河乘遊艇漫遊譽稱東方威尼斯之水上市場，欣賞泰人原始式交易并參觀泰絲織過程、鄭王廟等。繼續參觀巍峩壯麗之皇宮（衣著須整齊），及國寶玉佛寺。
午飧於蓮花廳——嚐泰國飧，下午遊覽五噸半重之金佛、皇宮外苑、國會大廈、雲石廟、金睡佛及蛇園等名勝。
晚飧於漢年夜總會，席間并可欣賞各種節目表演。

第四天 曼谷——芭堤雅——曼谷。
早飧後專車往避暑勝地芭堤雅海灘，遊覽珊瑚島，乘玻璃小船觀看海底天然珊瑚奇景。另有潛水、滑水、騎馬等，供遊客玩賞。午飧於珊瑚島品嚐當地海鮮。
黃昏時返回曼谷，晚飧於麒麟酒家。
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五天 曼谷——香港。
早飧後準備歸途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噴射客機返港，旅程至此圓滿結束。

費　用：每位港幣：壹仟貳佰伍拾元正。

報名地址：
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754935）
㈡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六十七號萬宜大廈531室，電話228814-228875-240017。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室，電話670211-668695。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鬪爭」代替「仁政」大陸人民吃盡苦頭

編輯先生：

我這篇拙文，你如果認為合格，就請登於貴刊「意見」。記得在二十多餘年前，大陸淪陷初期，有同鄉告訴我大陸「鬪爭」的慘狀。殺人如麻，還不算奇怪，在「鬪爭大會」中無辜被殺的，就令人不敢聞問，殺後還要「暴屍」三天，任由無知者撒屎、尿於其屍上，以製造極端的「仇恨」，使所謂人民走上極端的「革命路綫」，當時，我對這種報導半信疑，後來，接二連三的消息傳來，某人死後慘情，果有其事，我就斷定中共理論不穩，其所作所為矛盾百出，蓋中共標榜以「唯物」為其理論基礎，為何自打嘴巴呢？須知「仇」之反面為「恩」，「恨」之反面為「愛」，恩仇愛恨，純為心理現象。如果真是唯物論者，應該把死屍的骨肉化為肥料，作廢物利用，彼不作此之圖，足證共產主義理論不穩。終將「仇恨」轉移到中共身上，此大陸人民抗暴運動之興起，亦根源於此。大陸人民已察覺了中共不施「仁政」，在中共政權底下，是絕對沒有人性，也沒有自由的的。其「仇恨」中共，正發現了人類的「良知」，故唯物唯心是沒有絕對的，這是中華民族文化數千年來孕育致此。

後來，中共的「文化革命」，想毀滅中華文化，其不達理想也必矣；但最近的批孔揚秦，更是倒行逆施。其對於林彪之「鬪爭」，更是毛澤東「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心理狀態。剛剛說是「最親密的戰友」，反覆就說他是最「反動」的「反革命分子」，倘林彪真的做了繼承人，不知中共如何自圓其說呢？這不是說明共產主義理論不穩的又一證據麼？近來為宮廷派支撐，希望江青「奪權」成功，這又是「心理」的作祟，雖說「一夜夫妻百日恩」；但絕對不能有「私」字的存在，「私」的出發點也是心理變態，變態的心理，也不能保有「良知」，更談不到道德的觀念，希望中共政權有「仁政」的出現，那是幻想也是不可能的，其與中華民族文化，相去何止萬里，其所謂「文化革命」之目的也在於此，要變成窮凶極惡的暴政，也顧不了矛盾百出，所以其「抑孔揚秦」，更充分證明其變態心理與其唯物論之矛盾，結果是大陸億萬同胞吃盡苦頭，瘋狂地壓制大陸人民羣眾，其所謂「人民權利」，「階級利益」，於今蕩然無存，把「唯物論」「資本論」的共黨理論丟到腦後了；其霸權慾已顧不了「工農階級」了，所以我說共黨理論不穩，矛盾百出。

編輯先生：你說對嗎？這雖是·滴之見；但許多人還希望你指出更多的矛盾，讓曚查查知所警惕。

蔡天養上

難胞遣回有慨

（元和體）

跋山泅水脫牢籠
被捕遣回盡廢功
不幸難胞徒怨命
有歪人道拒通容
生生死死羅湖外
哭哭啼啼鐵幕中
忍向強蠻拜首拜
自由民主禍無窮

萬人協會主任秘書　鄭秀堂作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茲有港府長俸文員，林復生先生，致書鄙人，附詩二首如下：

本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重光紀念

林復生

㈠ 復生壯志未銷沉，廿九週年又屆臨，節號重光堪寫意，人能無恙總歡心，敢誇思想還靈活，漫笑愚庸學唱吟，嫉惡如仇誰似我，天涯何處覓知音。

㈡ 重光節屆憶淪沉，倭寇橫行怨恨深，無數同胞遭殺害，許多婦女被姦淫，飽經磨折誠悲憤，歷盡艱危幾痛心，苦度三年零八月，何堪回想淚沾衿。

據函中自我介紹，林先生原名林典，嵩壽七十有七，服務港府，現已退休，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香港，苦度三年八月，重光之後，更名「復生」，顧名思義，等於頻死而又復生也。先生服務海隅，有功地方，主權雖屬英人，然人民皆是中國，維護香港，即所以愛護同胞也。鄙人香港落籍，彈指二十三年矣，按戶籍法例是為標準港人，由中華民國國民，變為港澳「僑胞」。共黨稱吾人曰港澳「同胞」，英國不稱胞。而曰「殖民」。按說文解字，「胞」字最親，「殖民」則較疏遠。

胞者，謂同母所生也，名詞之美，無以過之。事實則不然，大陸殺「胞」，鬬「胞」。既要胞錢，又要胞命。台灣不要命，而歡迎投資。僑胞回國，是為作客，到期必須出境，此種辦法似應稍作改良。眞正收留吾人，比較尚有人情者，香港也。故香港人，願做「殖民」而不願做「胞」矣。

胞之名詞，台灣最多，高山族曰「山胞」，台灣土人曰「台胞」，早期入台者曰「大陸同胞」，住調景嶺者曰「難胞」，不住調景嶺曰「僑胞」。先做共黨，而後入台者曰「義胞」。諸胞之中，又以「義胞」地位最高，「難胞」最低。此點殊不合理。

余在台灣，與某君論及諸胞地位問題，余曰：忠貞反共，義不帝秦，萬死投荒，流亡香港，是為「難胞」。不堪暴政，衣食艱難，青年下放，泅水逃亡，亦曰「難胞」。投機取巧，依附毛朝，上當之後，轉投台灣，是名「義胞」。今則「義」高而「難」低，是為功過不分，是非顚倒也。卽係政治權術，用意在於招徠。然對無功之義胞，不應過份重視。至如駕駛飛機戰艦，反正來歸者，則當給以殊榮。其餘則不可也。若處理不當，足以灰志士之心，增投機之巧耳。某君深以為然。

林先生現住大埔錦山村，彼此有同為「殖民」之雅。思想文化相同。是為眞正同胞。讀來書道德詩文，中西並美，地址存記，暇當拜晤，壇主致候。

書感

陳紀崇

風華正茂憶當年　馬上曾揮討賊鞭
踏破九州煙萬點　淚遊五嶽意流連
聞經問道追前哲　後樂先憂仰大賢
一自高蹈藏海嶠　滄桑幾變看推遷

調景嶺感賦

陳紀崇

調景嶺開避難營　臥薪嘗膽勵忠貞
椎秦博浪張良志　易水荊軻匕首橫
採蕨夷齊甘餓死　斷頭柴市不偷生
浩然正氣撐天地　萬古惟留節士名

陳先生詩，氣概忠貞，壯志橫溢，詩中之典，計有范仲淹、張良、荊軻、伯夷叔齊、文天祥，以上人名，今日大學生，多不知曉，新文學家，更莫名其妙。如用新詩寫法，雖兩仟字說不清楚，呀嗎呢啊，胡說八道者矣。鄙人對調景嶺難胞，最為崇拜，為因既有人格，而又有學問也，壇主。

贈董壇主

國外詩人　曾憲韜

吾愛董壇主　才跨子健曹
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江左　文章冠楚辭
寶劍將騰匣　臨陣斬毛酋

曾先生來函，指出二七七期，「中央戊己土」，誤刊為「戊子土」，可能是鄙人寫錯，恐非排字之錯，謝謝指正。曾先生詩，不依韻而平仄極好，氣勢連貫，對仗亦工，贈詩十分感謝，壇主敬覆。

同鄉會重陽掃墓

雪梨　黃韶華

年節沿行奉故鄉　前規流浴意深長
登高符折茱萸佩　勝會杯凝野菊香
六福亭階陳五鼎　九秋風雨祀重陽
新邦移植繁枝茂　歲歲禮瞻誌不忘

韶華先生，為本壇新友，五六兩句，對仗極工，亦為最佳造句，「五鼎」對「重陽」最好，壇主。

敬和董壇主生朝元玉并序

馮萬里

甲寅季夏，十有八日，余訪董壇主於西環別墅，談笑間，壇主出「明日黃花錄」相贈，蓋繼一、二集，為最近而付梓者，余喜攜歸，讀之，首見生日詩，乃私自笑曰：殆所謂「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者也。」壇主有猴犬花木之好，其詩文亦恒以遊戲之筆出之，每使讀者絕倒，余愛是詩而不能已，復搦管依韻以和，并成一律以代柬云。

生逢叔季歎非辰，喜見性情尚率眞，吐納氣功顏可駐，吟哦詩句歲常春，狗兵難用爭邦國，猴將豈堪作武臣，自古廟廊同一戲，笑君花樣又翻新。

柬董壇主

屯剝塵寰路滿荆，空山伐木鳥飛鳴，世無禽息才難用，賢必邱生譽始成，鐵幕徒傷戡禍亂，金甌斯戚奠昇平，以銅作鑑衣冠正，隆替當知古鏡情。

敬和梁默公重九原玉

葉其眞

不尋五嶽已多年　山自飛霞水自妍
形勝應存當日概　物華那有舊時鮮
客中詩酒囊中劍　心上風雷海上天
為愛黃花香晚節　屐痕亦步雅人前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二 新75期）



唔係大隻，只係脹！

翟以澈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二期(新75)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3冊出版

陸奎生 健康報導

VOLUME 3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冊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3冊 **目錄** 1974年11月20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瓜瓞連綿 生育胎產浮雕模型圖 分娩日期推定表 **七彩封裏**： **七彩封底裏**：心臟）

HEALTH REVIEW

心情開朗心寬體旺
風濕病是一股無惡不作的邪風
秋冬進補藥
Rheumatism is an ill wind that blows no one any good
神經衰弱根治法·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by Chinese Medicine
Invigorating the blood and energy strengthen the nerves
徹底根治高血壓
精神錯亂恍惚迷矇
心跳與心悸怔忡
胃氣痛與胃潰瘍
健康有問題的黑眼圈
結婚與健康
生育與不育
固本培元與荷爾蒙
神經性失眠與焦慮反應
秋涼話咳嗽
心臟與生命

提煉中藥
即服即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奎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 三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厦1501室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 晨九至十二時晚七至九時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厦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二期(新75)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對遣返偷渡難胞問題的商榷

自十一月三十日起，香港政府採取斷然措施，把偷渡來港尋求自由的難胞凡是拘捕的掃數遣返大陸。連日來，中華民國有關當局和香港新聞界以及以前逃港難胞，先後呼籲港府一本人道主義，勿將逃抵香港難胞送回虎口。香港一些社會領袖，也都用一種沉痛的心情看待這一問題，認為將難胞遣返大陸實在殘忍，然本港人口幾已到達爆炸階段，如繼續無止境地增加，勢必嚴重影響香港居民的生活，港府採取此項措施，是在無可奈何之下而作出的「痛苦的決定」。這是事實。對於此一問題居住香港的中國人多數是抱着矛盾的看法，一是對千辛萬苦冒生命危險逃抵香港再被遣回，將是死路一條；二是針對香港的現實，港府採取此項措施乃是不得已而出此。

自由國家都應重視的問題

香港政府對收留或遣返大陸逃港難胞問題，是首當其衝的當事人，如果不替香港政府考慮一下人口膨脹問題，單純地責以違反人道主義等等，都不能解決問題。大陸難胞紛紛逃亡，這是一個表現人類世界的自由與極權的顯明分野，對待衝出鐵幕的難胞，收容他們，給他們以自由，這是自由世界所有國家的責任，特別是中華民國更要負較多的責任。再如美國，時時刻刻都在與蘇聯為爭取猶太人離境而糾纏不休，但對香港難民卻關心極少。

自私是共產黨毒菌到處泛濫的主因，就當前逃港難胞慘被遣返而言，可以說是自由國家的自私斷送了他們的生命。中華民國監察院已有人提出要求當局重視此一問題，並拿出相應的辦法來。但台灣畢竟地方太小，人口也不算少，收容難胞容易，但解決他們的職業和未來婚嫁後生孩子等等問題都有困難。所以，希望自由世界都關心這個問題，有多少辦法想多少辦法，不然就是見死不救，自私的後果是人道精神的毀滅，隨之而來的必是難以想像的惡果。

應堵死中共「罪惡的輸出」

從中共統治地區來港的難胞分為兩類，一種是所謂「合法的移民」，一種為偷渡入境者。據報載：至十一月末止，前者每日超過一百以上，通常每日只准五十人入境。而後者偷渡來港難胞，每日約二百人，其中約四分之一被警方截獲。

所謂「合法的移民」，如果香港環境許可無人不願意看到他們重獲自由，或與家人團聚。據瞭解，這種「合法的移民」中，有不少數的是過去他們從南洋各僑居地回大陸去「參加祖國建設」的。我們沒有理由歧視他們，但應該指出他們能取得中共的「出境證」，起碼他們繼續留在大陸在政治上並沒有危險，即或受一點苦那也是自作自受，於人無尤。還有，聽說這種人臨離開大陸時，中共還給了他們一點錢，所以到香港後他們仍是念念不忘中共的「德政」。這種人到香港後，返回過去的僑居地不可能，只有在香港住下去而成為香港的負擔，他們才是中共的「罪惡的輸出」。

而近年偷渡來港的男女青年，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下放農村「安家落戶」的高、初中畢業學生，由於他們下放要「扎根農村一輩子」當「新型農民」，眼看自己沒有了前途，加上在農村受歧視，農活不熟練，收入「工分」不足維持溫飽，所以他們才冒死犯難逃出來，如果把他們送回去，雖然不一定死，但從此斷送了他們的一切是肯定的。希望香港政府能斟酌情況，盡可能地不把他們全部送回去。

每週評論

向偷渡來港青年進一言

歷年偷渡來港的青年人，不可否認其中的極少數是屬於「造反成性」或好吃懶做的分子。近年，香港多數工廠不願僱用他們，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有的甚至為非作歹結夥打刼。但可以肯定這只是極少數。談到此倒使人想起，目前，凡是在邊境截獲的偷渡青年就送回大陸去，可是，還有「漏網」的人，且不在少數，在他們到香港後領不到身份證，找不到職業，可是他們也要吃飯，對香港社會的危害不是更大嗎？

這是港府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還有，希望逃港居留下來的青年，既要珍惜已獲得的自由，努力為自己的前途奮鬬；更要為逃來的青年們爭一口氣，不要讓人家一提「大陸仔」就搖頭。

新聞以外

遣回難胞港府有難言之隱

變通辦理部分獲得收容

萬人傑

港府突然採取遣回大陸逃亡難胞的措施，一反過去成規——來者不拒，引起自由世界注意。國府當局屢責港府罔顧人道，實則香港政府採取此項措施，亦有其難言隱衷。香港治安日壞，刧案頻頻，犯案者十分之七竟是大陸逃港青年，港府對他們的進入香港，存有戒心，是所必然。但在人道與自保兼顧之下，只能變通辦理，部分予以收容。

負擔沉重・香港吃不消

自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以來，今年逃亡來港的人特別多。儘管中共誇言大豐收，如何如何進步，可是大陸人民似有意跟他們搗蛋，他們越宣傳，逃亡者越多。為什麼大陸這麼好，這麼進步，這麼富足，卻有那麼多人逃亡？不是大陸人民「攞嚟賤」，便是中共「車大炮」。

一向，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香港政府都予以收容，讓他們在香港居留。本來，香港政府未嘗不知道人口的膨脹，將會造成對香港的一大壓力，但當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時，大陸人民蜂擁而入，香港政府曾採取緊急措施，把難民解回大陸。當然，解送回去之後，他們定然會受到種種虐待，更可能永不超生。因此輿論咸認為基於人道，不應將他們遣返，香港政府才又改變政策，給予他們一條生路。

從那時到現在，不經不覺過了十二年多，這十二年間，零零星星的逃來香港的難民不少，他們都獲得安置，並且獲得工作。漸漸的他們在香港也終能安定下來。十二年前的逃亡者，到現在撈起而成為大老板者，比比皆是。不過，近年香港經濟顯著衰落。他們發達的機會固然不多，即找一份足供溫飽的工作也不容易，因此許多逃來香港的難民，雖然逃出生天，但在香港無法站得住腳，一籌莫展。

可怕的情形是：香港最壞的時候，逃來的人也最多。這種壓力越來越沉重。近來從大陸逃出來的青年男女，每天都有一百多名，還有一部份未為警方發覺而成功偸渡的。所以究竟實際有多少人逃到香港，很難確知。如果來者不拒，一定給香港帶來困難；如拒而不納，就必會受到批評，認為蔑視人道。所以香港政府當局對這事的處理，十分麻煩。

為了治安・拒納逃亡客

當局採取遣解大陸逃港難民措施後，街頭出現抗議標語。誠然，不能在暴政下生存而逃亡的人值得同情。不過，香港政府之採取此項措施，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可以說，抗議的人對，政府也沒有錯。據一位不願表露身份的政府人員私下對老萬說：港府之採取此一措施，與其說受不住人口劇增的壓力，不如說是為了治安上的理由。因為，據政府的統計資料，大小刧案中，百分之七十是來自大陸青年所幹，因此他們認為，減少收容大陸逃亡客，會間接使香港治安復上軌道。過去多年，不少大陸逃亡者到來香港，為什麼治安未嘗變壞；今天刧案頻頻，難道大陸逃亡者也會一批好，一批壞的嗎？原因是過去幾年香港經濟情況很好，大陸逃亡客來港後，找工作不太難。但今天連原有的香港居民也有不少失業，從大陸逃亡而來的，機會更微。

找不到工作，生活不能解決，不論自動或受誘惑，都很容易被這種「無本生意」吸引去。如果運氣好，在一次閃電行動中，可能有十萬八萬到手。一次成功，更鼓勵他們再幹，有了這種最高薪酬的工作，自然對其他職業全沒興趣，更或呼朋引類，組成集團，靠膽發財。政府當局可能搜集許多類似的資料，因而採取斷然措施。當然，逃港難民中，也會有很多好人，但可惜有這種事實存在，因此當局只好堵塞了這一條來路，他們沒有了「新血」，以後捉一個少一個的話，如果新人不再增加，舊人逐個清除，希望治安仍有希望。

人道自保・兩者要兼顧

遣返大陸逃港難民問題，成為香港人最熱門的話題。有人認為香港已有人滿之患，再容納不了那麼多的人，如果任由他們無限制的進入香港，只有攬住嚟死。因此認為香港政府將大陸逃港難民遣送回去是合理的。另一部份人則認為，這些難民冒生命危險，千辛萬苦逃來香港，一下子又把他們送回去，再吃苦不要緊，最慘是遭受鬪爭。基於人道立場，不應該遣回大陸。

兩個說法都有道理，香港的環境，既不可能來者不拒，照單全收；也不可能全部打回頭，不理他們死活。既然得不到國際協助，香港政府十分難做，這是事實。因此，香港政府只能在兩個不可能的措施中加以折衷，找出一個兩面畧為遷就的辦法。

據香港政府解釋：他們採取的政策，原則上是遣回大陸，但卻不是全部遣送，視乎個別的情況而定。如果被抓到某人，由於政治上的理由，被遣回大陸便會性命難保，或可能被鬪到死去活來，這種人會讓他居留。另一種是逃難者在香港有親人，他的親人有能力照顧他的生活，這類難民，獲准在港

居留的機會也很高。

比方，日前拘捕了二十六人，被遣回的只有十八人，可見當中有若干人獲許居留。

大陸難民是個複雜的問題，不是寫一篇短評或某某名流們發表一些意見便可解決，應獲得國際間的協助。老萬認爲，這責任應由聯合國處理，可惜聯合國組織所能發揮的效能非常有限。處理大陸難民問題，尤怕開罪中共。中共絕對不承認這些是難民，他們只是大陸的垃圾，可是垃圾太多，使香港不勝負荷。平心而論，倘若中國大陸難民問題只靠香港來解決，卽使有一萬個香港也解決不了，太過苛責香港是不公平的。

無法收科・多搽面懵膏

中共足球隊來港作「友誼」賽，因爲港聯隊一部分球員受到「指示」，實行放水，前鋒不射，門將不守，終於達成對客隊的高度友誼表現。

現在，比賽雖已完畢多時，猶有餘波。球賽時足總把「香港時報」剔出，不發記者證。在理，香港足球會是不受政治影响的，不能因爲「香港時報」是右派報紙就不發給記者證他們入場。

因此「香港時報」要求解釋理由，這一來，可把足總弄急了。他們不可能將「實情」和盤托出，說了出來就表示足總是中共新華社的附屬機構了。

事實是這樣：當日足總成立一個小組處理中共球隊來港比賽事，新華社也派了一位副社長出席，他把被邀請參觀這場比賽的名流和各報社名單檢視一遍，當席一筆一揮，把李惠堂及香港時報記者等一批人剔出，表示不擬邀請這些人。雖然邀請什麼人應由主辦的足總決定，但他剔除這些人，足總也沒人敢置一詞，結果「香港時報」的記者證便沒有發出，弄到新聞界嘩然，認爲中共足球隊雖然標榜「友誼第一」，實際上是「政治掛帥」，而尤不滿有獨立主權的足球總會，居然受新華社一個副社長控制，可見做紅色肥貓是不容易的。

其實這位新華社副社長是最愚蠢的傻瓜，如果是聰明的，可以在這次足球比賽中立下大功的。記者證可以照發給「香港時報」，如果他入場，必須將記者證掛上，記者證上寫明「中國足球隊訪港」字樣，如果「香港時報」記者掛上記者證，無異承認了「中共」爲「中國」，給他們拍一張照片，寄到北京，這功勞可不小。

可惜這副社長死牛一便頸，堅持唔發，弄到霍會長處在萬分尷尬的地位，不知是他唔化，抑或有意靠害老霍。這事如何收科？煞費心思，許多人都在替老霍躭心，其實很簡單，多搽一點面懵膏便沒事了。

強迫捧場・泰僑團杯葛

乒乓之後，繼以羽毛；羽毛之後，又有足球，現在，輪到中共籃球隊出國亮相了。

不過，乒乓球玩出來的政治效果還不錯，一半因爲中共垂下竹幕二十多年，外國人對他有好奇心，因此乒乓外交可說成功。打下來的羽毛、足球、籃球就一蟹不如一蟹，不但收不到預期效果，且到處出洋相，十分丟人。

譬如，中共足球隊在香港的比賽，由於主隊恐怕中共球隊不夠威，實行放水，可是放得不夠高明，球迷不論在現場或電視轉播的螢光幕上，都看出假動作，使球迷大嘩。需要港聯烏合之眾放水，其實力強弱，可想而知。不過，幸而香港人捧場的還不少，如果球場上小貓三四隻更丟人。不要以爲沒這可能，中共籃球隊在曼谷就碰上了這種尷尬事。

據泛亞社消息，泰國體育當局恐怕訪泰的中共籃球隊乏人捧場，因此要求二十五個華僑團體協助推銷入場券。據說，這些華僑團體已答應每個負責推銷八百張，每張五百銖。當局爲此舉行了一次會議，邀請各僑團的首長參加，但大多數未出席，而且退回請柬。最後在泰國當局施加壓力下，才沒法不接納。其實，如果中共籃球隊是好波的話，根本不擔心沒人捧場，到時只有撲飛。

中共足球隊訪港時，左派團體是否也有同樣情形，實行派銷，不得而知。不過，香港人對足球興趣較濃，外隊來不愁入場券不好銷，除非是「渣波」。泰國此舉，亦有苦衷，入場券沒人買，收入少，到時太冷落，未免令客人難堪。僑團派銷，旣有大筆收入，也不會場面冷落，中共球隊還以爲本身號召力強，殊不知僑團條氣十分唔順，如果到時有人擲臭蛋，泰當局難免後悔要叫他們銷票了！

勞資合作・才可渡難關

英國人受「罷工」災禍最多而最巨。英國因爲工運發達，工黨執政，如假包換的是工人當家。要求加薪不遂，必然以「罷工」來達到目的，因此各行各業的工人，幾乎輪流罷工，煤礦工人啦、碼頭起卸工人啦、電燈工人啦、巴士司機啦，似乎未有一種行業的工人不罷過工。

最近麵包師傅工會的三萬三千名會員又要求巨幅加薪，未獲資方同意，進行罷工，因此弄到許多英國人紮炮，沒有麵包充饑。偶然有一家不受罷工影响的私人麵包店有貨應市，主婦們爭相搶購，其門如市。

雖然說，英國人已習慣應付罷工，他們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適應，不過，究竟也因罷工帶來很多不便。輪麵包是小事，電力工人罷工時，沒有電流供應，冰箱裏的東西壞了，屋內沒有暖氣，沒有升降機，要跑樓梯，比沒麵包吃苦得多！

戰後英國經濟弄到千瘡百孔，一蹶不振，可以說，各行各業的罷工是最大的打擊。但英國人並不認爲他們的罷工不對，且認爲罷工是人的權利。因此，政府不能壓制罷工。

英國國力日趨衰落原因雖多，無可否認，工潮是致命傷。但每次英國的議員訪問香港時，千篇一律都認爲香港工運太落後，大有在港提倡鼓勵之意。工業是香港的命脈，在世界經濟衰退當中，香港仍不致垮下來，主原因是勞資糾紛不多，如果英國式的罷工搬到香港，眞是不堪設想！

今天香港經濟情況惡劣，許多工廠面臨倒閉，卽使不關門，也要減產。但在這困難時期。出現了許多勞資合作的動人事實，和麵包師傅的罷工剛好相反。他們一致勒緊褲帶，每週只拿三四天薪水，支持廠方，他們知道，工廠存在，他們才有生路，若一兩個月便倒閉，給你加到一萬元薪水也沒法久享的。

中共出賣外蒙的證據

胡蓑之

中共「新華社」於十一月廿七日發表一篇評論指出：「蘇聯修正主義者，已剝奪外蒙獨立發展其國家工業的一切權利，及使該國成爲蘇聯修正主義的附庸體。」這項指控是在蘇聯與外蒙簽訂一項有關進步經濟合作協定時發出的，並指蘇聯在外蒙最惡劣的掠奪是該國的主要工業如畜牧業；同時，對其礦產資源也實行瘋狂的搾取。該評論又說：「蘇聯對外蒙經濟的束縛，係由於烏蘭巴托與莫斯科成立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部與部的連繫而達成的，及一種有附帶條件的貸欵政策。據估計：自布里兹尼夫集團掌權十年以來，蘇修已供給外蒙貸欵十三億六千五百萬盧布——約合美金十八億元。換言之，平均每個外蒙人欠蘇修的借債，超過一千六百盧布，成爲世界上以人頭計欠債最多的國家。……」

中共稱外蒙爲隣國

中共抨擊蘇聯掠奪外蒙，搾取奴役外蒙人民，咱們無可非議，但中共稱外蒙爲「國家」，則有出賣中華民族利益之嫌！尤其過去中共一直把外蒙公開稱爲「鄰邦」，更不能辭逦番賣國的國賊之咎！不久前，筆者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中，遇見一位自北平中共「科技學院」畢業後，於一九六五年申請來港，準備返回南洋而被滯留在港的華僑學生，聽到我談及外蒙古原屬中國的領土問題時，他曾作出了非常驚異的表情說：「眞奇怪呢！我在北平唸書十幾年，老師們總把蒙古人民共和國稱爲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從來未曾聽過外蒙古原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的。……」

當時儘管我對他加以詳細地說明蘇俄如何控制了外蒙的經過？但他仍是將信將疑的。由是足以證明中共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始終不敢面對現實，未有將蘇聯「老大哥」侵佔中國的大部份領土問題，向人民提出。假如不是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事件發生，相信中共把這些中國領土，永遠出賣給蘇共，而恬不知恥的毛澤東，也甘心情願做賣國賊！

事實上，珍寶島的流血衝突事件，發生於一九六九年的一至三月間，但中共喉舌「新華社」於同年五月廿四日所發表的那篇長達八千字，所謂「準備談判解決中蘇邊境問題」的聲明中，不僅沒有提及外蒙古原屬於中國一部份的問題；而且把外蒙竟稱爲「鄰國」。它在「第五部份」的聲明中說：「全世界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除了蘇聯和印度以外，中國政府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國、阿富汗等鄰國，都已圓滿的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複雜的邊界問題，簽訂了邊界條約。……兩年多以來，蘇聯在外蒙遍設軍事基地，派駐重兵，將外蒙視爲殖民地；並在外蒙幹盡壞事——指蘇維埃主席樸哥尼企圖挑唆外蒙人民進一步地與中國人民爲敵！……」

中共對於其他國家如緬甸、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等稱爲鄰國，倒並非不對；但把外蒙也列於鄰國地位，或稱「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則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明證。大家都知道：外蒙原爲中國的五族（漢、滿、蒙、回、藏）之一。假如說蒙古可以獨立，中共可以稱它爲「鄰國」，那末其他各族如滿洲（東北）、回族（西北各省）及西藏，又何嘗不可？

外蒙首次宣佈獨立

所謂「蒙古」二字，本來是部落的名稱，而歷朝不同，如秦、漢時代，稱蒙地爲匈奴；隋、唐時則叫作突厥或回紇；唐代曾經置六部都督以統轄該地區。五代至宋朝，回紇開始式微，於是蒙古突興。元初的成吉思汗崛起，奄有漠北；且曾一度拓地至歐、俄，使蒙古之名大震；同時也稱之爲部族蕃衍之地。更兼又有蒙兀、蒙首斯、朔漠、漠北的稱呼。其所以稱爲「外蒙古」的原因，以其位於察哈爾、綏遠、甘肅、新疆及大漠之北，居全國的北部，對漠南的內蒙而言，故後來分別稱內蒙和外蒙了。

毫無疑問，外蒙古原屬中國的一部份，根據國民政府所編印的「中俄關係史料」中，關於外蒙古被俄國掌握的經過情形，大致是這樣的：外蒙自清代康熙初年，已使東蒙歸附，終於蕩平了北漠，征服準噶爾之後，就全部隸屬中國版圖了。清末宣統二年，曾派三多繼任駐庫倫（當時的外蒙首府）的辦事大臣。三多秉承清廷意旨，厲行新政，如開採金礦，修築公路等等，但是遭到蒙古王公喇嘛所反對；加以三多個性剛強，又與當時的外蒙最高統治者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睦。同時，另有外蒙土酋謝圖汗部右翼左旗扎薩克，及外蒙碩親王杭達多爾等，向帝俄方面貸欵，勾結俄人，而俄人則乘機從事幕後挑撥離間，唆使他們仇視三多，進而懷有「携貳」之心。

到了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杭達多爾齊等外蒙王公喇嘛，都認爲有機可乘，乃公開仰賴於俄帝的援助；而俄人也覺得千載一時的機會，更進一步慫恿哲布尊丹巴實行外蒙獨立，並提議以哲布尊丹巴爲皇帝，建元立國，以喀爾喀八十六扎克的名義通牒中外，指斥清廷，驅逐三多出境，這便是外蒙古宣佈獨立之始。大約是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外蒙就曾跟俄帝訂立密約達十七條。經北洋政府幾次對俄交涉，直至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帝俄才與北洋政府簽訂關於外蒙協定二十二條，准許外蒙自治，而中國僅有宗主權，實則整個外蒙已全歸俄人控制。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六月，北洋政府派陳籙爲外蒙都護使兼駐庫倫的辦事大臣，相當於清代的辦事大臣；旋又加派都護副使四人，分別駐烏里雅蘇台、哈克圖、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等地。

俄人掌握外蒙經過

由於當時第一次歐戰方殷，帝俄已瀕臨解體階段，因此，蒙人大為覺悟附俄之非！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三月，俄國革命成功，改帝制為共和；同年十一月，俄羅斯革命，共產黨專政。其時紅、白兩黨都對外蒙有所覬覦，威脅活佛再度獨立。活佛卽召集全蒙的王公喇嘛舉行會議，決定拒絕俄人陰謀，實行內向，自動取銷其自治，商定條件，願意接受中國中央政府統治，於是恢復了我國對外蒙領土的主權。這時北洋政府決定派遣綏軍高在田，率領騎兵第四團，及西北軍第三旅褚其祥部，火速開進外蒙；並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特派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於同年九月便抵達庫倫，設立了總部，指揮上述各部隊。

同時外蒙政府也正式向徐樹錚具呈取銷自治，經北洋政府批准後，卽派徐樹錚改任督辦外蒙善後事宜；且特任為外蒙活佛冊封的專使。可是不幸的很，於一九一九年的十二月間，直皖內戰宣告爆發，皖軍大敗，徐樹錚等人亦隨之垮台，而俄國的軍隊亦侵入了外蒙。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二月，哲布尊丹巴再度稱帝。從此我國與外蒙的關係全被切斷，外蒙從此也成為蘇聯的傀儡了。特別是到了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在蘇共培植下的蒙共分子喬巴山返回外蒙，組織所謂「外蒙人民革命黨」的游擊隊，成立了臨時政府，通過了蘇共的大力援助後，竟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推翻了外蒙帝制，及消滅其封建勢力，外蒙從此更成為蘇共的附屬品。與此同時，原屬中國唐努烏梁海省，也被蘇共吞併而正式劃入其版圖。

外蒙古的總面積約有四百八十八萬方里，人口僅七百八十餘萬，平均每方里約一·七人，為我國人口最稀少的地區。其種族全是本地土著，大致上分為兩派：卽喀爾喀人和喀爾滿克人。——前者分住於喀爾喀四部份；後者亦稱額魯特人，則住準葛爾二部。此外，尚有兩個支派：在北部的是布里亞人，卽純粹的蒙古系；在西北部的是烏梁海人，類似土耳其人；要之，全部都是蒙古族。他們的語言通用蒙古語，是連綴的語體，合數音成一意義，共有母音七，子音十七，二重韻五，喉音及有氣音頗多。蒙人素性驍勇，精於騎射，惟其生活程度甚低，他們往往張幕而居，酪乳而飲，寬衣博帶，迄仍不改舊制；尤其是教育落後，文盲極多，加上風俗習慣的不同，及俄人的大力煽動之下，蒙人逐漸仇視漢人，令到旅居外蒙經商的少數漢人相率南歸。

形勢險要供俄蠶食

正因為外蒙的地勢險阻，東扼關東，西控西域，北與蘇聯接壤的東西長達五千餘里，南與中國本土的邊界也有二千五百餘里，成為莫斯科與北平之間最理想的中間地帶。故此，美國於一九六一年卽開始向外蒙試探，大有予外蒙以承認意向，目的卽在藉外蒙設立收聽站，故國際對外蒙更為重視。一九六二年，莫斯科方面提出以「整套交易」的手法，而將外蒙這個私生子挾入了聯合國為會員。但由於一九六〇年起，中、蘇共的關係惡化以來，外蒙不獨早被牽入了這一糾紛的漩渦中，且已非常明顯地表現其數典忘祖的態度，一邊倒向莫斯科；而慣於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毛澤東政權，竟視外蒙為「鄰國」，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乃無形中使這塊中國領土與中國的關係，距離愈拉愈遠，將不久後便可能成為唐努烏梁海省的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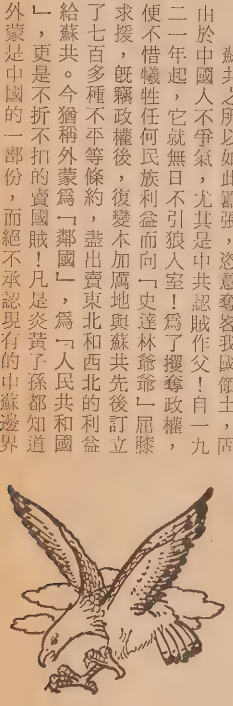
談到俄人蠶食蒙古邊境，不絕如縷！因暴俄野心蓄意東侵，與我訂尼布楚條約後，清雍正六年我國與俄訂哈克圖條約，以哈克圖小溝地有俄國卡倫，鄂爾懷圖山上則有中國卡倫，遂在適中之地，植立鄂博，為兩國界線，東自布爾古特依山，渡楚庫河、鄂嫩河、達額爾古納河濱之阿巴海圖，暨界碑六十三；西自庫克齊老圖山，沿珊塔海圖托羅斯嶺，及塔爾葛克山至沙賓達巴哈，暨界二十四；南屬中，北屬俄。此界至民初時，雖無變動，但貝加爾湖以南之地，俱蒙族棲息之所，原屬我國土地，此約遽以予俄失地已數十萬方里；即今俄屬布里亞蒙古、外貝加爾、伊爾庫次克三地南部之域。再西自沙賓達巴哈西循巴什山脊，轉而南經賽留格木嶺，折西沿奎屯山、喀屯各山止，南與唐、烏、新疆，北為俄屬葉尼賽斯克省，這一帶界線，於同治三年、八年、九年及光緒九年，一再續訂，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二旗及定邊左副將軍所屬之唐努烏梁海十佐領地，遂淪於俄，即今俄屬阿伊拉德全部，塞米包拉敦斯克之南部是也。

賣國賊為千古罪人

外蒙供俄人掠奪的物產首推畜牧，因蒙人為游牧民族，牲畜為其富源，親朋相遇，必先問其家畜安否？然後始敍寒喧；故牛、馬、羊等，比戶豢之；而駱駝代人在沙漠中引重致遠，能數日不食水草，更為蒙人的主要家畜。野獸有羚羊、猿猴、熊、鹿、野豬、貓、狸、狼、狐、栗鼠、黃鼠等；各種皮革毛裘骨角，歲有鉅額輸出，為一大利源。

至於礦產，除大漠外，尚有極廣的山陵區域，寶藏富蘊，甲於他區，庫倫附近的金礦，庫蘇古爾泊的金沙，產量均夥；而尤以阿爾泰山產金為最著，有金山之號。他如銀、銅、鐵、鉛等各類礦物，也無不俱備。由於境內鹹水湖到處皆是，故鹽的產額亦鉅。這些礦產資源，均供蘇共所搾取。

蘇共之所以如此囂張，恣意奪畧我國領土，固由於中國人不爭氣，尤其是中共認賊作父！自一九二一年起，它就無日不引狼入室！為了攫奪政權，便不惜犧牲任何民族利益而向「史達林爺爺」屈膝求援，既竊政權後，復變本加厲地與蘇共先後訂立了七百多種不平等條約，盡出賣東北和西北的利益給蘇共。今猶稱外蒙為「鄰國」，為「人民共和國」，更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凡是炎黃子孫都知道外蒙是中國的一部份，而絕不承認現有的中蘇邊界；賣國賊亦將成為千古罪人！



三木登台與日本政局



這次日本政局變動，田中因貪污被迫辭職，繼任首相竟然換了三木武夫，不必說了解日本政情的人感到奇怪，就是三木本人一定也大出意外。就在三木被選出之前一天，一位朋友同日本領事談天，分析日本政局，推測下任首相人選，這位領事把幾位候選人逐一論列，提到三木時，還加重語氣說了一句：「三木絕無希望。」日本領事所以如此看低三木，實在有其根據，日本人看日本問題自較外國人深刻，何況他本身又是一個外交官。

日本領事所以斷定三木沒希望，並不因為三木力量小，實際上三木在參眾兩院擁有席位雖比不上福田、田中、大平，但還多於中曾根與椎名。一般人所以認定三木沒有希望，實因為三木是自民黨的傍友，就立場而言，又是異端，自民黨內派系分分合合，雖不固定，但自一九五五年底組黨以來，十九年中，沒有任何一派肯同三木合作，支持三木任首相，其中原因，要從頭說起。

戰前的日本實行民主政治，國內有兩大政黨即政友會與民政黨，一如美國今日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是保守黨，政治路線並無顯著的不同。中日戰爭發生後，日本大權全落入軍人之手，視政黨為眼中釘，予以壓迫、分化，到了太平洋戰爭發生，東條英機索性把政黨解散，改為「大政翼贊會」，許多政黨領袖且被捕下獄。

日本投降後，同盟軍佔領東京，麥克阿瑟元帥下令准許政黨恢復活動，當時就出現兩個保守政黨，一個由鳩山一郎組成的自由黨，一個由幣原喜重郎領導的進步黨，自由黨剛組成，鳩山一郎由於有親軍閥的嫌疑，被麥帥下令「追放」，此二字如果譯成中文，即是「褫奪公權」，鳩山失去公權，自不能擔任政黨領袖，狼狽辭職，舉好友吉田茂自代，並經政署元老尾崎行雄作保，一旦鳩山恢復公職，吉田便須讓位給鳩山。

進步黨組織沒有自由黨堅強，幣原死後即告解體，一部份投入自由黨，一部份無所屬。一部份人組成一個小黨名「國民協同黨」，領導人是松村謙三、三木武夫，這個小黨席位太少，不能發生作用，以後又拉其他團體，擴大為民主黨，推蘆田均為黨魁，一九四七年日本舉行首次大選，結果社會黨得票最多，民主黨次之，自由黨又次之。但社會黨票數亦未過半數，乃由社會黨與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社會黨黨魁片山哲任首相，民主黨黨魁蘆田均任副首相兼外相。三木武夫任遞信相，此為三木第一次任大臣。

一九四八年三月，片山內閣辭職，仍由社會黨與民主黨組聯合內閣，蘆田均任首相兼外相，社會黨西尾末廣（此人為民社黨創黨人，亦為社會黨人中唯一反共親華者，已故）任副首相，但蘆田內閣只有半年壽命，便告垮台，由吉田茂繼起組閣，此後日本政治即進入吉田茂時代，暫且不提。蘆田內閣垮台後，民主黨也告解體，仍由松村與三木努力，拉攏一批議員組成改進黨，推曾任駐華大使、外相、日本投降時代表日本政府簽降書的重光葵為黨魁。

吉田茂獨攬大權將及七年，前後組閣五次，開日本有憲政史以來紀錄，但其人剛愎自矜，其女及婿又干政，最親信的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在任大臣時犯過貪污嫌疑，吉田內閣末期實在天怒人怨，終於在一次大選中失去過半席次，不得不求助於改進黨，此時自由黨內部也鬧得一團糟，首先是鳩山一郎恢復公權，向吉田索回黨魁位置，吉田相應不理，鳩山一怒之下，帶了幾名親信離開自由黨另組日本自由黨，其中一人是河野一郎，以後幾乎成為首相，河野雖然死去，但潛勢力仍在，現在鼎鼎大名的中曾根康弘便是河野嫡系，中曾根系仍是自民黨舉足輕重的力量。日本參議院現任議長河野謙三

，便是河野一郎的弟弟。

此外，自由黨內不屬於吉田嫡系的岸信介、石橋湛山，也因爲受不了吉田的壓迫，率領其徒衆脫黨，經過一番醞釀，所有反吉田的保守派，包括改進黨在內，合組成民主黨，此民主黨與蘆田均時代的民主黨雖同名而本質已異，蘆田均民主黨以松村謙三、三木武夫爲重心，此民主黨則以岸信介爲重心，松村——三木系已成附庸。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大選，民主黨得票最多，計一百八十五席，大選前只有一二四席，自由黨由大選前的一八〇席，掉到一一三席，民主黨總裁鳩山一郎便出任首相，但衆議院共四六七席，民主黨距半數相差尚遠，兩黨有識之士便商討保守黨合併，此時吉田茂已下台，自由黨總裁爲緒方竹虎，此人是日本戰後最有眼光與抱負，也是眞正親華的政治家，由緒方推動，得岸信介之助，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兩個保守黨合併爲自由民主黨，在衆議院四六七席中，佔了三百席，從此日本政府由擾擾進入安定期，緒方竹虎之功最大。

本來緒方是繼鳩山任首相的最佳人選，也是衆望所歸的領袖，不料鳩山內閣尚未辭職，緒方突然患急性心臟病逝世，這以來自民黨內羣龍無首，對於鳩山繼任人展開了爭奪戰。

在鳩山內閣時期，日本自民黨內派閥尚未形成，到了緒方死後，爲了爭奪未來首相，有地位的人便拉攏徒衆自成一系，顯然可指者有八大派系，日本人稱爲自民黨內八大師團。此八系首領是：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石橋湛山、松村、三木。

此八系論實力以岸信介爲最大，池田次之，佐藤次之，河野又次之，以石橋系爲最小。及至鳩山下台，自民黨公開選舉總裁（此是第一次選舉，以後便成了制度），三人競選，卽岸、石橋、石井，根據選舉規定，第一次無人能得過半數，第二次卽由前兩人中間重選，石橋與石井乃約定，誰得票第三，在第一次落選後，卽全力支持另外一人，第一次選舉結果，石井落選，乃全力支持石橋，雙石拍岸，終以七票之差，將岸信介擊敗，由石橋繼任首相，岸任外相。但石橋有運無命，任首相就害病，病了兩月不得不辭職，重新改選，岸信介在無對手下當選。

此後日本政府始終握於自民黨手中，自民黨內眞正握有實力的則是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岸與佐藤又是同胞兄弟，池田與佐藤是吉田茂一手提拔的親信，視爲左右手，日人稱池田、佐藤爲吉田學校畢業生。

岸任首相因學生反對艾森豪威爾總統訪日而辭職，由池田繼任，池田因患喉癌而死，由佐藤繼任，直到田中上台之前，十七年中，首相只有這三人。

經過二十年的變化，當日的八大師團領導人，死了池田、大野與河野，岸、佐藤、石橋已下野，仍在位的只有石井同三木（松村已死），以三木年齡最輕。但日本目前派系仍然沿襲當年八大師團而來，田中是佐藤系，福田是岸系，大平是池田系，中曾根是河野系，椎名也是岸信介系，船田中是大野系。

如果把自民黨派系畫成蛛網圓圈，最裏面一圈是佐藤與池田，第二圈是岸系，第三圈是大野、石井，第四圈是河野、石橋，最外面一個圈圈才是三木系。由此可知連日本領事都不相信三木能出任首相的原因了。

本來自民黨內部過去也有過爭鬪，佐藤就同池田競選過首相，兩人一時勢成水火，但是到了池田病重，召見佐藤與河野，商量繼任人選，河野是在池田任首相時始終支持池田的人，當兩人奉召去醫院時，一致向外發表聲明，無論首相（指池田）指定何人繼任，決無爭執，在河野當時，何嘗不預料池田會指定自己，誰知池田竟指定佐藤繼任，河野至此始感到血膿於水，不久卽病故，主要是受了這次刺激而引發舊病。

根據過去的一些經過，對於自民黨這次總裁爭奪戰，田中既然下台，與福田的仇恨卽告消失，應該可以取得協議，由福田繼任，傳給大平，大平將來再傳給田中派的西村英一，如果吉田不死，他一定會這樣安排，如果岸與佐藤在自民黨內仍有影響力，也會如此安排，但結果由於福田與大平相持不下，終於使三木冷手執個熱煎堆，定非三木始料所及。由三木上台，可以看出成立已達十九年的自民黨，又走向由合而分的道路，如果自民黨分裂，日本政局必然大亂，共產黨將乘機抬頭。

現在再說三木登台後的日本政局，三木派是自民黨中最左一派，三木同黨松村謙三（已死）是自民黨最早同毛幫勾搭的，每年要去一次大陸晤周恩來，三木也在日毛建交前訪問過北平，一九七二年福田與田中爭奪總裁時，邀三木支持，三木當時提出條件是新內閣成立後，必須立卽與毛幫「建交」，爲福田所拒，田中卻欣然接納，於是三木改而支持田中，擊敗福田。所以論日毛「建交」，三木是眞正推動者，試看這次三木還未上台，就忙不迭的託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帶信給周恩來，要取得周恩來的諒解，因此，可以推想三木領導的政府，只有更爲親毛，好在我們同日本已絕交，三木外交政策如何，也不干我們的事了。

再從日本本身來說，三木自然好過田中，因爲三木爲人確很廉潔，例如福田與田中爭總裁時，田中就花錢買票，各大派系首領都得到一大筆酬金，據傳中曾根康弘個人得到二十億日元（合港幣三千八百萬），三木一文未收，只要田中接受他的意見，承認毛幫便成。三木推動日毛建交固爲中國人所痛恨，但其人之廉潔，在日本政客中，也只有福田差可比擬。

但三木有沒有治理國政的能力，尤其是目前經濟衰退，社會動盪不安的日本，任何人都不敢看好。尤其三木一系在五大派系中位居第四，尤其因爲多年來在黨內是外圍，徒衆沒有擔任過內閣要職，對政治亦感陌生。所以三木內閣將如石橋內閣，只是一個過渡的政府，日本政治究竟落入誰手，要到明年七月以後才能知道。



「四報聯刊」與「一枝獨秀」

認識中國

柳以青

讀到最近一期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學苑」（第十一期，一九七四），使我覺得，我曾在本刊所刊出的一篇「學聯『中國週』所掀起的波瀾」（第三七〇期。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文中，所指出的香港大學的「大字報」與「學苑事件」，不但不是「捕風捉影」，而且是確有其事，而這事的內涵，竟是頗不簡單。

說實的，我對這期「學苑」所刊登的偌多文章，都很重視，這一重視態度，乃是由於關心海外大專青年的動向所致。因爲我總是相信，如果談「認識中國」，海外的中國青年們對國家、民族、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了解很重要；同時，海外青年本身團體中的各種作爲與態度，也更可以縮影成將來中國及社會棟樑的作爲與態度。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試着以局外人的身份，來剖視一下「學苑」中所報導的「四報聯刊」與「學苑修章」事件。

「四報聯刊」胎死腹中

首先，所謂「四報聯刊」的四報，除香港大學「學苑」後，還包括了浸會學院學生會的「浸會學生」報，理工學院學生會的「理工學生報」和中文大學學生會的「中大學生報」。

這四種學生會所主辦的報紙，除了這次香港大學的「學苑修章事件」，在港大學生的投票下，給了我們一個很清晰的印象和了解外，其他三種「學生報」，究竟能否可以代表他們的學生羣們，以及學生們是支持或不支持它們，這方面卻是值得懷疑的。這種「學生報」與「學生羣眾」脫節的現象和事實，可以說是眞使人難以置信，然而，明白內情的人，知道這一內情結癥眞相和原因，不明內情的人士們，只見到各學生報所刊出的言論那麼「衝動、瞞吁、無理取鬧」等等，不免大爲「震驚」。或許這就是「傳播工具」效果之一。

學生報做爲「大眾傳播工具之一」，當然會產生一些「傳播」上的效能，然而，我總覺得這一左右學生報刊「傳播」功能的，不純是來自獻身於學生報工作的大專學生們，似乎總有些另外的因素，這另外的因素究竟是什麼，我當然不知道，但是，總是給我這一讀者，有不尋常的感覺。恐怕我的這一感覺，也爲所有的大專學生們所感覺到，這恐怕該是大專學生不太支持「學生報」的最大原因。

最近，中文大學的基督教學生團契，曾做了一個統計，看看是否中文大學的學生們都支持「中大學生報」，固然塡寫這一調查表的中大學生人數不如理想，但是，從這「抽樣」的調查所得，知道：中大學生們並不支持「中大學生報」，特別是這一學生報的立場、思想與態度。這一調查的結果，我是百分之一百地相信的。事實上，它卻是反映了一個事實。對這一「事實」我有着我的看法，這裏從畧。

在這次的「四報聯刊」的構思中，原則上是可行的，然而，結果造成了「分家」，如果我們冷靜的讀了這期「學苑」雙方的「聲明」與「解釋」外，似乎我就可以推知那一影響和左右，或是與「學生報刊」鍥而不捨的另外原因，該是有所了解了。在這裏每位關心大專學生報刊者宜深思！

首先，「四報聯刊」的分家，在我的看法中，那是必然的。原因是學生報既然是與學生羣分裂的，而四家不同的學生報刊之「當權者」，如果是「立場」「思想」一致的話，那也只是幾個少數人的事，而每一個學生報刊的編委會中，那是有不少的大專學生參與的。這些大專學生的「立場」與「思想」，在追求「自由」和「民主」上是一致的，對「一面倒」，「搞統戰」上必然是分歧的。因此，這「四報聯刊」的構思，就想是在這一「天下大亂」的「立場」與「思想」上，來一個共同行動。表面上是「團結」，實質上是使不同立場、思想的人士們「啞口無言」。進而達成「造成輿論」——學生界中的輿論。這一「政治」手法，很顯然地是一敗塗地了。

其次，使我不解的是：既然是要對「新中國」出「專刊」，如果眞的大專學生們是自己關心中國的話，就應該自告奮勇的寫出自己的見解與看法，絕對不應該「大家都分頭約稿，編委會的同學則找資料寫一些介紹性的文章」，這是不是一種陰謀手法，只有「事過情遷」後才知道的。

這「約稿」一着，表面上是各學生報編委會的「民主、開放」作風，實質裏，卻是編委們不能負其責任，只限於做些「找資料」和寫「一些介紹性」的文章。我的了解是：既然編委會決定了出「專輯」，首先是自己寫，其次才是「約稿」，以補不足，如今主賓倒置，我在懷疑着：學生報既然與學生羣脫節，而這次竟會更嚴重的是「編委會」與學生報「內容」脫節。這是傳播界的「奇聞」。同時，我之所以特別指出這一點，最主要的原因，學生報的所有稿件都是無稿酬的，無稿酬而「約稿」，那該是編委會委員們「身先士卒」的爲他們的決策或理想而先硬性規定撰稿才行。否則，不是存心「搵人笨」，便會使有野心之人，進而佔據了「四報聯刊」的篇幅，如果眞的想「爲人作嫁」的話，那該是先與大專學生羣「作嫁」才行，那是每一學生報的責任啊！事實上，並不其然，不云怪哉！

再次，在雙方的「聲明」中，我體驗出另一種「手法」。下面我就給予分析。

兩日前後的變化

在「浸會學生」、「理工學生報」和「中大學生報」「編委會」所做的「公開聲明中」，本來該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沒料到這三間學生報的「公開聲明」在全文的後半部，已經不「擺」事實，不「講」道理了，而直對住「學苑總編輯王卓祺」大開「殺戒」，這不是「公開聲明」中應有的態度。

這裏我不妨把雙方爭執之點的「聲明」文章的各一端列在後面，使讀者去分判一下。

三間學生報編委會的「公開聲明」中指出：

「但是，學苑總編輯王卓祺同學突然宣稱全權代表『學苑』，提出這樣的建議：要嘛，就把三篇文章全部刊登。（青按：指㈠七〇年代的「我們的立場」；㈡虞[illegible]的「理性的黃昏」；㈢吳仲賢的「中國往何處去？」）要嘛，就退出『四報聯刊』。當時大家感到愕然，『學苑』很多其他編輯，亦發言希望王卓祺同學多作一點考慮，然而，這是最後的提議了。以上的提議，絕對是橫蠻無理的。審稿的標準那裏去了？開放批判的原則那裏去了？合作的精神那裏去了？合作已變成不可能了。大家都有點失望地分手。『四報聯刊』就此壽終正寢了。」（見學苑第三頁）

在同期的「學苑」上，「學苑總編輯王卓祺」對於三間學生報編委會的「公開聲明」中的這一點，給予答覆稱：

「學苑的立場事先在編委會經過數小時的討論；（潘國雄、林武山及江關生三位同學提出反對刊登三篇文的意見）；但編委會的決定是整體性的，由總編總結在『四報聯刊』上代表學苑編委會發言，這一決定並不是本人的『突然提議』。在十月一日的會議（在浸會舉行，由上午十時許至下午四時）的最後決定是『四報聯刊』願意刊登該三篇文章，但兩日後（十月三日的會議上）他們違背了他們的諾言。學苑編委會由聯刊開始分家，一貫堅持學苑的原則及立場，我們認為『開放、批判』是最基本的辦報態度，如果不刊登不同意見的文章，我們不會同意這樣的『無原則的團結』。」

究竟誰更有理，不僅是一個「講道理」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擺事實」的問題。

「道理」與「事實」是關乎以上所說的那「三篇文章」。

三學生報刊稱：

「在王卓祺同學『向同學公開解釋』的公開信中，竟如此說：『其他學生報……拒絕三篇文章的刊載……是由於三篇文章反共反華。』首先，我們根本就未有拒絕過三篇文章的刊載，當時的討論仍未成熟，談不上刊登與否。」

而王卓祺同學的解釋中稱：

「是否『反共反華』不是刊登三篇文章的原因？我們反問三間學生報，如果你們不認為是『反共反華』，你們為什麼不敢刊登這些文章呢？」

引到這裏，相信已經夠了，如果讀者們想知道詳情，可到街上的報攤上去買一份這第十一期的「學苑」看看。不過，從這兩篇的「聲明」中，我們起碼可以知道這一「四報聯刊」所以分家的原因。但這只是從校際間的表現上，看到的一個線索。是的，只是一個線索。

艱澀？抽象？繁冗？

第二個線索那是由「四報聯刊」所掀起的「學苑」內部編輯們的「公開辯論」，也同樣的刊登在這一期的「學苑」上。其中公開發言的有：學苑總編輯王卓祺；副總編輯潘國雄，編輯林武山和江關生。

問題仍是圍繞着上面所提的那「三篇文章」。

潘國雄同學的「公開信」，只對「王卓祺」同學做批判，個人恩怨的成份太濃，這裏不去提它，值得一提的是林武山的「公開信」中，所牽涉到的「三篇文章」事件。

他說：「今屆編委會的重點工作之一，是在十月一日出版一個有關中國的大型專輯，這個專輯在暑假中籌備，……希望檢討二十五年來中國的政治得失，和總結大專界近來『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運動的正確和錯誤的地方。當時，學苑提到三份稿件，……這幾篇文章，可取的是它們提出了對新中國一些比較特別的看法，但是，從我認識中，三篇文章都嚴重地脫離同學，文字艱澀，抽象而繁冗，脫離了文筆清簡短小精幹的原則，我和部份編輯反對刊載這些文章，但是當時的主要編輯，除了黎同學外，全部未閱讀過該等文章，卻要堅持刊載。還倡言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

從林武山同學的自白中，他竟也能在沒有閱讀這三篇文章的內容，而立刻給予判斷稱：「三篇文章」的「艱澀、抽象和繁冗」，而反對刊登了。不寫出來還好，否則，讀者的眼睛卻是雪亮的。我倒欣賞王卓祺君的論點。在王卓祺公開答覆這三位編輯的「公開解釋」中，有一段是這樣說：

「這三篇文章的刊登，並不代表學苑編輯委會贊成其中觀點，這是同學應該理解的，我們認為既然有一些對新中國的不同觀點，則學苑編委會該有義務讓同學參照。……學苑在這個專輯的過程中承受了不少的壓力，但是我們始終認為『開放、批判』是一個原則，不可以手段與原則混淆，因此學苑堅持這三篇稿件的刊登，我們認為，團結是有原則的，我們不贊成無原則的團結。……我們相信『學苑』應該作為一個公開園地，讓不同的看法表達，互相討論，這才是開放的態度。……人家批評學苑不開放，不民主，我們一定加以檢討；但是，一些不負責任，歪曲的批評我們是完全不歡迎的，這些不負責任、不擺事實的批評，只反映了一些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一定會堅持『開放、批判』的辦報立場。」

讀了這段文章，我的心情輕鬆多了。我之所以輕鬆的眞正原因，與所刊登的文章內容是沒有關係的，只是欣賞海外大專青年們這一態度——「開放、批判」的態度！深望大專同學們記住，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啊！勿「故步自封」，勿做穿針引線的「他封」！

戴笠將軍與我（下）

廖淑倫

筆者回到女友處，她告訴我已買回了一些好菜和一罇花彫酒，準備下午早點吃晚飯，飯後去看一場電影。

停一會她又提議：「現在我們上廣州酒家去吃點心好不好？」

我當然同意，跟着兩人就乘黃包車前往。湊巧得很，在廣州酒家碰上一位姓楊的老友，大家坐下品茗，談了不少時間，末了，楊兄說：他正在籌辦「日新報」，希望能得多幾位朋友協助，因此他力邀筆者往他寓所，看看他辦報的章程。

筆者看腕錶還不到午後一時，距戴笠約的時間尚早，就藉此去消磨一點時間也未嘗不可。

女友見我決定跟楊君去時便說：「那我先回去了，下午你早點回來吃飯囉，最遲不要過五點鐘」

我答應：「好，最遲不會過五點鐘。」

筆者跟楊君回寓，又談了一段時間，臨別時，他給我一本薄薄的油印章程，我叫了一架黃包車逕向鷄鵝巷五十三號戴笠處去。

敲開了門，那位穿灰布中山服的司閽後生，告訴我戴先生不在家。

我說：「是他約我來的，想必快回來了吧。」

「那麼」，後生說：「請你在客廳裏等等他吧。」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等了個多鐘頭還不見他回來。我的心越等越焦，在客廳裏行來行去，不知如何是好。

那位後生見筆者等得不耐煩的神情，便半吞半吐地說：「戴先生，怕在外面有事吧，你先生如果不想久等，可不可以明天下午再來過？」

我給他一提，看腕錶快四點了，乃起身說：「好，我明天再來吧。」

走出五十三號，看見街邊有架黃包車，便坐上去，命車夫向大石鼓路去。

到了梁寓門前下車付了車資之後，便剝喙剝喙地敲門，但一敲再敲，總不見有人來開門；我側耳向門縫試聽，屋裏面有人說話，又像兩人在爭論什麼——

「那怎麼行呢！你，這樣做，……」

「這，有什麼要緊！而且我也請示過校長的」……（按：黃埔同學之間，提到校長就是指蔣公）

「難道校長叫你這樣做的嗎？對於一個無辜的同學，……」

「校長方面——我負責，總之這是短時間。」

筆者不耐煩繼續聽下去，因爲他們爭論的究竟是什麼事，我不知道，無謂再竊聽。於是繞到這間古老大屋的後面去；幸好，後門是敞開的，雖然我往日並未曾出入過，但我大膽走進去，穿過兩幢屋，居然到了梁喬幹的客廳，不過，不見有人，乃叫了一聲：「幹喬兄」。

一會兒梁兄便由房裏掀布簾出廳來了，他臉有不悅之色，對筆者說道：「你由那裏進來的？」

「我，由後門進來的。」筆者微笑地答。

這時戴笠也從房內掀簾而出了，他和梁兄一樣，都現得臉紅耳赤，分明他們是經過一番激烈爭辯的；我先已聽到他們二人的聲音了。當時我自然地起立爲禮，戴笠連忙客氣地說：「請坐，請坐，別客氣。」

三人就一張四方枱分三面坐定，筆者先開口向戴說：

「我兩點就到尊處去，一直在等，等到三點多鐘才到這裏來，你很忙吧？」

「是」，戴笠簡單說了一聲，態度有點歉然。

這時梁兄向筆者手上掣過那本「日新報社」油印章程去，但並不展視其中的文字，只隨手在枱邊的抽屜裏取枝紅藍鉛筆，任便在封面一角畫上一些鷄腸字（外國文），繼又無聊地將印在封面的「日新社報章程」一行大字的四個角上，畫上曲尺形的括弧，再把四邊圍上線條，將那行字牢牢地箍起來。（事後我才醒悟，他是暗示我將被監禁之意，要我當心。）

這時各人默不出聲，我急找些話題同戴笠說，但梁兄厭煩地制止道：

「你有什麼事情麼？閒話別多嚕囌！」

這分明是下逐客令了，但，筆者以爲他隨便說的，並不介意。

「關於你的工作」，戴笠和氣地說：「據申參謀長說，司令部有辦法安置，但他要你先去見面談談。」

「爲什麼要去那裏！」梁兄不客氣地插一句。

戴笠不管他反對，繼續和氣地對筆者說：——

「如果你願意去呢，此刻我可以陪你去，我的車在外面。」

「工作有的是，」梁兄露骨地在阻止，「爲什麼定要去憲兵司令部！」

筆者當然不是急於要找工作，同時也料不到戴笠正在對我進行特務（誘捕），只以爲他是一番好意，將這種好意來彌補他批我長假那種歉憾，（我眞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因此我訕訕地說：

「你這樣關照，我就遵命去一趟吧，工作的事，談過以後再說好了。」

戴笠起身離座，筆者也起身，二人不約而同的向梁兄說再見，可是，梁只將手裏那份章程摔回筆者，默不出聲，也不送客。

出了門，二人行到一架黑色房車旁邊，司機打開車門，戴禮貌地請我先上車，跟着自己也上。

進到憲兵司令部會客室，自有傳達通報申參謀長。

那時會客室只有我們二人靜靜地相對而坐，筆者下意識地感激戴笠關照，便想充充風鑑，奉承他兩句，同時藉作談話資料，以免「相對無言」。

「雨農兄，龢相與眾不同，五岳相朝，四濱深秀，是大富大貴格局，麻衣相有『鐵面劍眉，兵權萬里』的訣語，閣下臉雖不很黑，但眉目有威可畏，行見權傾一時，事業不可限量呀！」

戴笠聽我說這話，只「嗯，嗯」……幾聲，同時起身找痰盂擤鼻，似有意避開我的視線；不過，我知他的鼻子是有流涕的痼疾的。

就在那個當兒，申參謀長出來了，戴笠和我各自向他行個禮，我以爲他會客氣地叫我們坐下來談，誰知出乎意料之外，他沒有這樣做，見我手上拿的印刷物，便伸手要了去，同時淡淡的說：「是什麼書？」跟着又向戴笠說：「我們走吧。」

戴和我跟着他走，穿廊過巷，轉了幾個彎，最後行到一個門口，我抬頭看時，門上赫然有「拘留所」三個大字的橫匾，不覺心中怦然一驚！急問：「雨農兄，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你此刻不必問，」戴笠答道：「將來自然知道。」

門開了，裏內有人接筆者進去，隨即關上門。谷正倫一身兼任憲兵司令和南京衛戍司令，所以拘留所也屬兩個司令部合用的，那是單層的古老建築物，其中「在押人」，經常有一二百；當中有一間有光猛大鐵窗開向天井，面積約爲七尺乘九尺，就作爲單獨招待筆者的特別優待室，看樣子是剛剛打掃清淨的，室內有一張雙層木床，及一張長方形寫字枱和一張凳子。

筆者給所長與看守長禮貌地請入優待室去，就像一匹野獸突然掉下陷阱一樣，反抗無由反抗，申訴亦無由申訴，只有硬着心腸，嘗那種鐵窗風味。

次日，所長命一名看守班長，啓鎖開門，有禮貌地請筆者過正對面的所長房談話；所長姓姚名儒棟，是身材短小年過半百禿頭而兩鬢斑白的老頭兒，口操江北國語，樣子似三家村的老學究，對於普通犯人，自然也會作威作福，常喝令看守兵打犯規人犯的屁股；可是對於筆者，就用另外一種和氣禮貌的言詞態度了；微聞所中訛傳我是粵方要人（按：其時廣東陳濟棠是與中央對抗的。），也許他們見申參謀長與戴笠二人親送我到所的緣故。

姚所長告訴筆者：申參謀長交下換洗衣裳兩襲，舖蓋一床，書籍數本，另外還有三十袁頭（銀圓）作零用；並且說；以後膳食與所長、看守長（叫胡鶴皋）及司爺（叫江曾厚）數人合併辦理，聚餐就在所長室云云，筆者聽到這番話，似覺甜酸苦辣一齊湧上心頭，一時分不出這是好的味道還是壞的味道，只有苦笑地先表示謝謝所長先生，後然回房去再靜靜地思索其他了。

幾本書都是新的，有「人鏡」，有「青年修養與訓練」……都是修心養性一類的書籍，筆者只把每一本匆匆地翻一遍，意在看其中有無夾帶的字紙條，卻無心細看那些用鉛字粒排印出來的是講些什麼。

筆者心中悠悠地埋怨戴笠這位同學，竟無端端這樣橫行霸道，受過「親愛精誠」校訓陶冶的人，竟對同學摧殘傾軋起來，像這樣還談什麼革命？

接着再想想，也許是有他不得已之處，所以才來這麼一着；也許是自己命中注定有這種厄運……

眞的，有時叫人不能不相信命運之說，厄運來時，先就有其災禍的氣色和預感，屆時雖有人（指梁幹喬）從中加以種種的阻擋和救護，結果還是「愛莫能助」的！

筆者將事情發生的經過，從頭至尾細細回憶一番，因此煩惱苦悶的情緒，就似一缸混濁的泥水給滲入礬粉，就漸漸沉澱而澄清了。

我在那裏「遯世」一年，除了不能出該所房屋的大門之外，一切都還自由舒適，而且獲益甚多。第一，獲識同難的一位異人張赤松，他教我習靜坐以養身心，從此養成習慣，迄今四十餘年，早晚至少坐一次，未嘗間斷，故一直體健神足。第二，我在裏面讀了不少書，也作過不少山水畫，還寫了不少關於修養的文稿，迨恢復自由時，卽將「修養的原理和方法」一書，交南京拔提書店出版，（銷路甚佳，後在桂林、衡陽、廣州翻印共五次）而以後許多著作（如處世要訣，生存哲學等多種）也是由「修養」一書而引起的，「飲水思源」，眞要衷心地感激雨農兄了。

約莫過了一個寒暑，雨農兄派他的重要助手張××兄到所內來接我出去，先在安樂酒店開個房給我休息，過兩天通知我往憲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幹喬）服務，從此之後，一直就唯戴先生之命是從了。

這不是完全出於「畏威」，而是覺得他對我實在不錯；他是蔣總統的股肱，對於國家的貢獻，也實在令人敬佩。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他由青島專機返京，墜機於「戴山」，與隨員二十三人，同歸於盡，有如鳳雛（龐統）注定要死於「落鳳坡」一樣。蔣總統爲之掉了不少悲傷之淚，而所有革命同志，亦無不同聲悲悼。筆者特寫此文，作爲憶念故人，自不免感慨繫之也！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於九龍油塘邨



戴笠合家相

不知是誰設計？叫我們把外出呢軍服的第一顆鈕扣，換上了校長——委員長的肖像，有些不注重小節的同學，沒有留意隨時撥正，往往會使肖像橫臥，或倒立，出現這些情形，實在有失對校長崇敬的原意！

南京夫子廟有一個測字先生說：「你們這班軍校的學生，怎麼讓自己的校長被扣呀！」豈料果眞應驗了他的語讖，就在那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傳出了領袖在西安被扣的消息。關乎全國命運的蔣委員長，他的安危足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局勢，難怪這晴天霹靂，會使得全國上下都緊張起來了。

當時我們剛開始接受分科教育未久，首先在小營大操坪，經過了一次準備出征討伐的全校學生總編隊，由第十期第二總隊的總隊長唐仲勛擔任指揮官，我們第十二期的學生全部作步兵使用，並且暫時停止特種兵的技術訓練，加緊複習步兵的戰鬪課目。每人發了兩百發子彈，平時用來操練的皮質子彈盒都被收去了，換以帆布的子彈帶，我們都試紮多次，並且每天都會自動擦乾淨槍膛和刺刀，準備迎接一次維護領袖的血戰。

全體同學的情緒，都非常憤慨激昂，隨時詢問有關校長安危的消息，幸得政治指導員每天都到各隊來，報告有關局勢演變的狀況。平時我們並不多喜歡聽那些枯燥的精神教育課程，可是現在卻時刻盼望指導員來後又來，並且能夠帶來比較好的消息。

正在第十期受訓的張學詩（張學良的胞弟）已被關進了禁閉室，並且加派雙崗看守。也有少數思想不純正和一些滲透分子，因唱反調而現出了原形，皆被隊長和指導員暫時紀錄下來準備發落。大多數的同學都希望即早接得出發的命令，能以實際行動去援救校長。

謠言滿天飛，不堪勝計，採買伙食的同學回來說：教導總隊（桂永清所負責訓練，是全國最精幹的部隊）一半在下關，另一半已經過了江。更有不知來源的消息說：浦口已經準備好運輸軍校學生北上的列車了，累得我的母親還連夜趕織一件毛線衣，怕我抵受不住西北的寒冷天氣。總而言之，每個同學的心情都很焦急，表現出躍躍欲試的狀態。

雙十二

經過十五天蔣夫人、宋子文、端納顧問等的調解折衝，終於使得「小事聰明，大事糊塗。」的張學良申明大義，而回心轉意，解鈴還是繫鈴人，由他保證使委員長安全脫離西安。一連傳來急轉直下的好消息，使得大家都很興奮！

最後知道委員長的專機，可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抵達南京。那天清早我們喝了幾碗稀粥，換上外出的呢軍服，戴上白手套以後，便排隊在黃埔路兩旁，等候迎接校長脫險歸來。那知道一連等待了三個鐘頭，還未見校長的汽車經過，這時候大家的心情，又開始緊張起來了，每渡過一分鐘，便逐漸增加一分的沉重！懷疑是談判變了卦嗎？抑或是在西安

悼朱

與我同道兼師友之朱子範先生，別號澹園，原籍浙江，其先世聽鼓粵垣，因隸屬番禺捕屬，朱先生亦廣州出生。天資聰穎，愛讀線裝書，家藏所愛者多。故卜易、中醫學、詩、詞、賦、贊、駢體、散文章回小說等，均有優美所長。

民二十年間，天民報創立廣州時，朱先生為該報副刊編輯，筆者因同事關係，故與其論交，志同道合，故筆者得其指點，誘導而學詩，今日畧懂皮毛，皆拜朱君所賜也。

當時廣州各茶樓，由瞽姬度曲時代，而改為歌姬，日夜場均茶客滿座，大喉、平喉、子喉，聽者各有所好。當時風氣，無論公務員、文教界、中學生、商賈及工人，有暇多好顧曲，以為娛樂之一。筆者每與朱君，有暇亦聯袂前往歌壇遣興，對文武耀、公腳秋、小明星、文雅麗諸伶，尤為稔熟，（迨後歌伶人材輩出，有省港澳四大天王之稱如飛影、郭湘文、張瓊仙、張月兒等及其他）朱君文才敏捷，耳聽曲，而手執筆填詞或賦詩，給各歌伶譜為小曲唱出，時鄧羽公在其羽公報副刊執筆為文，稱朱君為「歌壇朱八怪」，二人由此發生筆戰，天民、羽公兩報，因而起紙，迨至後來圖強醫院換嬰案發生，兩報始將筆鋒轉向支持被換嬰之黃金寶，社評及新聞，一致對向×××及醫院院長攻擊，以維正義，兩報由此案發生，遂一紙風行。

朱君性剛而好在文學上挑剔，民初東堤有東園者，達官、富人多麕集該園，作飲宴之所，迨後廣東省長朱慶瀾，亦經常駕臨東園者。該園門口，有江太史孔殷所書寫對聯：「流水是車龍是馬，美人如玉劍如虹」。朱君則斥上聯不通，引經據典，致函太史公，因而成為好友，並多次帶同筆者，嘗試蛇羹，文字切磋之奇蹟也。

民二十五年，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古直，有梅縣才子之稱，呈准校長鄒魯，該院增設研究生，畢業後得聘任為該校特約講師，或正副教授。是次報名者逾千人，子範先生亦報名投考，試題為「孔孟贊」一篇，「五層樓懷古」五律一首，取錄者僅子範先生，及黎某二人，（黎某未畢業去世）修業期滿，朱君被獲聘為教授。並依章呈送近著與教育部審核，發給教授證件，在中大任教多年，以教、學雙長進之故，並考取司法部律師資格，在廣州開業。博學多才，無往而不利，所以筆者敬佩其所學，「文章知己兼師友」，庶幾近之。

日寇南侵，廣州告急，筆者隨粵漢鐵路黨務工作北上，經常在曲江、樂昌、坪石、郴州等地區工作。在坪石與子範先生相遇，蒙告知其在「中華文化學院」執教，校董會主席為鄒魯，校長為吳康博士，教授有朱夢曇、佘雪曼（現在港）等多人，因此，余亦報名投考，後

囘憶

易禹之

機場又遭遇上了阻難？近日來我們所最歡迎來報消息的指導員，又總見不到他出現，那種懸念與盼望的滋味，的確不好受！

這一天的氣候又特別寒冷，呢軍服比不上被作野外教練扯破了的棉軍服夠溫暖，幾碗僅佔五分之一是白米的稀粥又不飽肚，反而使得我們的小便特別多，只有馬標和砲標的兩個厠所，供給幾千人排隊輪流放射，這時候黃埔路兩旁的隊伍都凌亂了，每一行都有很多缺伍的空位，比較初來的時候那種整齊嚴肅的情形，相差得太遠了。

忽然之間有一輛憲兵的三輪卡駛過，由於操持不愼，就在我站隊附近的路心翻了車，坐在右首船形座位，扶持架着輕機關槍的憲兵，跌在地上竟爬不起來。擔任駕駛的憲兵立刻先把他拖到路邊，跟住用最快的速度把三輪卡也推過路旁。根據這個徵候，大概校長的汽車就快經過了。我的思考還沒有完，果然校長的座駕車已經到了面前，隊長也來不及發敬禮的口令，我們只是立正站着，注視之下，竟然張學良也都同坐在校長的車子裏。這時候我們除掉鬆了一口氣以外，對於張學良自己也能跟到南京來，有一種「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的感覺。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舉行中央擴大紀念週，校本部大禮堂的樓上樓下，全部都要讓來容納各機關奉命參加紀念週的人員，所有本校的官生，則在大禮堂外面，於總理銅像的兩旁集合聽訓。

儀式完畢以後，校長慢慢的走出禮堂的外面來，先從左至右順序把我們學生的隊伍仔細看了一輪，然後站定說道：「我看見你們都很好！剛才我在裏面所說的話，你們都聽到了嗎？」

我們齊聲皆答：「聽到！」他又說：「好的，下星期再對你們單獨訓話。」

雖然校長只多走了這幾步路，也只很簡短的講了這幾句話，可是多麼感人！使得我們每位同學都了解校長非常關懷我們，也會感覺到校長對我們是如何之親切！眞不負我們在這兩星期來爲他的安全而擔憂與焦急！每個同學還會想着：我們以後一定要好好的遵從他的指示，服從他的命令。

雖然事過已經三十八年了，凡是本校第十、十一期和十二期的同學們，相信都會記得我寫的這些事實。

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們便不再用那一顆校長肖像的鈕扣了。

先生

潘厚菴

該學院易名爲文化大學，（復員遷廣州，在黃花崗建校舍）並設立研究所。我在研究所文哲學部，研究論語、杜詩，由子範先生任導師。是時，余每週抽閒幾日到校，粵北一帶，每日均受敵機空襲，粵漢鐵路工務段員工特別忙，搶修路軌橋樑，成爲屢炸屢修，日炸晚修，俾暢通軍運。余雖以宣慰之忙，而向學之心，不因此而稍減。迨後日[illegible]打通粵漢鐵路線，余亦隨同鐵路當局各部門，轉進湖南汝城。

余在「文大」第一屆修業期滿，新聞系同學黎嘉潮，現在港辦學，林仁超執教並創新雷詩社，均屬知名之士，與子範先生亦非常稔好者。

十年人事幾翻新？因大陸變色後，昔日師友，有作古者；有住外國或其他地區者，廿五年悠悠歲月，滄海桑田。遠望神州，城狐社鼠，縱橫魔窟，蹂躪百姓，收民間財富，以肓虎吻，欺人並欺世，言念及此，曷勝浩嘆！

廣州陷共後翌年，子範先生舉家來港，住筲箕灣十字徑村，伊則在中環結志街某熟藥店，懸壺濟世，生活雖困苦，但不改其樂，詩酒應酬，一如往昔，其樂天主義，令人欽佩！其長子名蟠，次女某，卽負笈台灣成功大學。次年，子範先生，亦挈其妻韋氏，及稚幼子女，乘輪赴台定居，兼執教「成大」。未幾？其次女與同學結婚，繼續完成學業，服務社會。不一年，噩耗傳港，驚悉朱先生捐館寶島，哲人其萎，哀悼何如！卅餘載交情，良師益友，一旦永訣，情何以爲堪。迨後，其長子蟠，返港在德明中學任教，繼承父志，作育人才，現在是否仍舊貫？因勞人草草，未有與蟠君共晤，不悉其近況也。但其母、弟、妹等，仍居台灣云。

客館無寥，傷時感事，憶及子範先生生平，爰秉筆爲文，以示悼念之意，並成七律兩首，以殿吾文。

㈠

周郎同道兼師友，顧曲歌壇把臂前，
七步好詩生眼底；八乂珠玉入琴絃。
俊人儒雅誰相埒？名士風流君佔先，
共醉醇醪詞句艷，小紅唱罷意綿綿。

㈡

避秦香海又相逢，詩酒歡談喜氣濃，
作客異鄉慚倚馬；移家寶島起潛龍。
遙知執教春風樂，噩耗驚傳羽化從，
幸有文郎能繼志，蒼茫無語憶音容。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48 強顏歡笑「勞教所」

在「勞教所」中，我認識了好幾個難友，那就是屠夫區森和鄺寧。他們都是大老粗，照理不會成爲中共心目中的「壞分子」的，但事實是：他們這些「勞動人民」是被關進「勞教所」了。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他們沒有說出來，我也沒有查問，但在「小組會」中，在「檢討」裏，我知道他們的「罪名」是「莫須有」，即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麼「罪」！

在「勞教所」中，更多的是知識分子。其中有「粵中農民報」的胡某和林強。

林強是一個青年人，我在「珠江人民報」工作時，他是「通訊員」。我離開該報後，該報和「西江報」合併爲「粵中農民報」。聽說林強在入「勞教所」前，已是「粵中報」的「總編輯」了。近日本港的報章上常見「林強」的文章，不知此「林強」是否那「林強」？

「勞教所」中還有一作姓關的，他是日本留學生。他在日本學的是文學，可是共黨硬指他是在「士官學校」畢業的，是「日帝」的「特務」！

在「勞教所」中，還有一個曾當過共黨區長的「勞教員」，他的姓名是李志剛。他在被鬪爭時，竟隨口招供，不斷的「坦白」。由於他太「坦白」了，所以他的「反革命集團」牽連到幾千人！

每鬪他一次，他「坦白」一次，因此教過他的老師，免不了成爲「反革命集團」中的一員；他教過的學生，也成爲「反革命集團」的一分子；他的親友和同事，全都成爲一個「反革命集團」中人了！

爲什麼他這樣做？那是共黨「坦白從寬」，不斷逼供和鬪爭結果！

我也被長期鬪爭過，但我從沒有胡亂招供，相反，共黨責備我說：

「爲什麼你每次『交代』的問題，都是差不多的？你是否把口供背熟了？」

對共黨的責難，我只有苦笑。

我從實「交代」，當然不會前言不對後語！

然而，老實「交代」的要入「勞教所」，胡亂招供的也要入「勞教所」，毛澤東共產黨的「偉大」，即在於此！

現在，我要說一說老工程師陳陀的故事了。陳陀在「勞教所」時大概是七十歲，倘若他仍然健在，當已達九十高齡了。

陳陀本來的名字，我不清楚，因爲他駝背，所以大家叫他陳陀，他也默認了這稱謂。陳陀年青時，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他在運動時被足球擊中了一隻眼。這眼看上去並無異樣，可是從此看不見東西了，他盲了一隻眼。

在「勞教所」中，我們是同一個

從「天網」看程

從娛樂刊物上對「天網」的宣傳文字介紹，以至該電影正式公映，的確是差不是二年時間，說它攝製兩年，一點不假。在影圈中，凡認識程剛的人，都知道他過去是編劇能手，在粵片全盛時代，他幾天時間寫出一個劇本並不是奇蹟，他先後寫過三百多的劇本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差不多過了二十年暗淡的時光，程剛才成爲邵氏導演，於是由「十二金牌」、「十三女英豪」至「天網」，由多產編劇變成少產導演，從每一部他導演的電影中可看出一個扎掙了二十年才冒出頭的人才那麼戰戰兢兢的，那是一個扎掙的總結，也是一人才累積了多少年辛酸淚的總結。可是這個總結是不是標誌程剛成功了，冒出頭了，從票房紀錄看，他已凌駕於張徹之上，從電影情節構思上也凌駕張徹之上，但從藝術構思上也高不出張徹多少，從多產方面看則比張徹差得遠。作爲一個從事電影工作的人，相信可以從程剛身上看到一個辛酸的影子，他是二十年技巧熟練的編劇人才，可是作爲一個職業編劇家，他的筆桿子必須一直跟着市場情況走，跟着俗不可耐的製片家走，他本來是有藝術抱負的，但經過那麼多年的庸俗意志的衝擊，那份藝術良心已麻木了。等到有機會獨當一面做編導，也許會想拍多少年夢想的東西，找尋回一份失掉多年的自己，然後全力以赴。但只想到如果拍出來的片子不賣座，自己仍然會跌下來的。於是票房紀錄的保持，才是重要的。到此，他不得不妥協一點。換句話說，要找回失掉了的自己是不容易的。

「天網」的前身是十年前轟動本港的「三狼案」，如果說：將這電影搬上銀幕可以產生教育作用，那是很牽強的，這是「一念之差」式故事。對於「一念之差，進入地獄」這類故事，幾乎是沒有時代性的，沒有地域的，整整一部「水滸」故事，就包含了多少「一念之差」在其中。除非是帶有色眼鏡的評論家，才全盤將那些「一念之差」的人物神化起來。

不過，當我看了「天網」這部電影時，覺得程剛確確實實有一份將「一念之差」拍成有教育性的意圖，他在電影故事構思上，加重了四個犯罪人物身份前因，刪掉了野狼得手後有過一段享受人生的日子。這其中有些來自「水滸傳」的靈感，也有點黑澤明的「天國與地獄」及意大利新寫實風格的影子。

相信在「天網」電影觀眾席上，有不少人當年從報章讀到詳盡的「三狼」報導的讀者觀眾，看了「天網」，也許感到不十分滿意，那不滿意的部份，正是程剛爲了藝術良心作用將它強調的。

如果說，當年的三狼案有第二次綁票，目標不是黃錫彬，而是另一個新對象，黃應球一案恐怕還沒有破，又如果三狼綁黃錫彬，沒有將一名木匠少年拉入夥，黃錫彬的綁票案恐怕也難破。黃案得手之後，那三隻狼，的確是有計劃的購了新樓、汽車，他們仍然幹着走白牌與做教車師傅職業，過正常生活，我們如將這破案歸咎冥冥中不可解釋的因素，那麼不是無稽的，如果程剛照原來故事改編，票房紀錄也許會高一點，但對不

小組的難友。由於陳陀很耿直，所以我和他比較接近。到厠所時，我們常常一起去。

當如厠所，倘若沒有其他「勞教員」，我們便會說幾句眞心話，這些眞心話在自由世界中，人人可說，但以共黨的標準來衡量，那便是「大逆不道」的事了，那便是「反革命」的罪證！

我們說的話，不外是希望獲得自由而已。無辜被囚，誰不暗中憤恨？可是我們卻要對人表示：「我們犯了滔天大罪！」

我會對陳陀透露，倘若恢復了自由，希望返回港澳。陳陀也表示，若然獲釋，決意退休！陳陀犯了什麼「罪」呢？他的「罪名」是：「爲國民黨反動派修築公路，使國民黨反動派可以進攻共產黨！」

在自由世界，修橋整路是好事，誰會反對一個工程師修橋整路？陳陀是工程師，修築公路是他的職責，可是共產黨卻說：「陳陀修築公路的結果是：使國民黨更易進攻共產黨！」

依照共黨這「辯證法」，今日香港的工程師也是犯了「罪」的，因爲他們「爲帝國主義建設」。根據這「辯證法」，香港的教師，香港的工商業者，香港的工人和學生都是「帝國主義的奴才」。

在「勞教所」中，共黨要求「勞救員要愉快地接受改造」。唉，無端被關被囚，父哭母啼，妻分兒散，前路茫茫，誰能愉快呢？

在「勞教所」中，每逢節日，共黨便要「勞教員」狂歡，並且「恩准」「勞教員」排演話劇和各種節目。

「勞教所」中各種人材都有，因此在節日前，「勞教員」便不停地預備節目。

男、女、老、少，凡是「勞教員」都要盡歡，不准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因此，「勞教所」中竟然不停地聽見歌聲，看見舞影。

在「勞教所」中，「勞教員」自建劇場，還有人表演木偶戲。

我也曾被迫表演，當時我表演的是「喝水」。我一口氣喝了七八罇白開水！

表面上，「勞教員」十分愉快，愉快地接受黨的教育，感謝黨的關懷。事實上大家心中都壓着千斤重擔！

在一九五六年的中秋節，「勞教所所長」「恩准」我們賞月和表演各種節目。

據說「勞教員」若能眞心悔改，必然會盡情歡樂，倘若心懷不滿，必然會流露出悲憤之情。

那天夜裏，月亮十分圓，眞是月光如水。我被迫坐在人堆裏觀賞別人表演。事實上人們表演的是什麼，我根本不知道，因爲我的心已飛到月山里去了，我想起妻和兩個苦命的孩子，我想起澳中的親人，我想起肺病的五兄公佽。（五兄名公佽，不是公欣，上幾期印錯了，順注明。）

我還想起先慈沈德芳。我想，倘若先慈在生，她必因我被囚而嚇死！

在「勞教所」中的人，大都獲釋，但獲釋後的待遇卻各有不同。有些被送入獄，有些被送下鄉，有些「清洗」，有些送回本單位「監管」，有些「光榮地恢復工作」，並且將勞教期間少發的三成薪水補回。

我們離開「勞教所」後，常常在路上碰見被囚時的難友，我們自稱是「譚大畢業生」，因爲我們都曾被幽因在「譚氏大宗祠」！

的藝術良心

林巽

電影「天網」中的加油站小職員龍威，化裝師趙海泉，白牌司機朱大剛，編導都給他們誇張了職業工作帶來的痛苦，如龍威平日受老板的氣，又因追求脫衣舞女郎金雀被老板在夜總會發現，當眾侮辱，趙海泉是脫衣舞女的化裝師，爲脫衣女郎下部粘毛，因此他回家時撫摸鄰居孩子被孩子父母辱駡。牛大剛因脾氣暴燥時時受人客的辱駡。至於加個賭徒丁小江，卻是因爲偷聽到三狼在暗中計劃而硬闖下來要分一份的。這些人物重新塑造，先將冒險犯罪者的心態特殊化了，讓他們都與在正常社會中自感孤立，他們如果沒有錢，便沒有朋友，也沒有人看得起他們。但現實中的三狼故事，龍威由於曾經是被綁者的夥記，因受不公平待遇而懷恨在心，這與電影是相同的，但編導疏忽一點，龍威冒險犯罪的動機，多少與他的家庭出身有關，這一點編導畧去了，畧去這一點是可惜的，看來像截斷了源頭的河水。

電影中的「天網」只寫三狼得手後，因丁小江的豪賭，惹來小撈家桂才福的勒索，再殺一人，丁小江與龍威之間緊接着立即上演追殺的戲，丁小江借警察救自己一命，亦幫警方破案，沒有給刼匪有享樂機會。這一點改得很好。就如「天國與地獄」那綁票匪一樣。拍這類電影，沒法不強調一點因果律，所謂教育性，也都是依靠從這點因果作用發掘出來的。

程剛在他的電影中，很注重戲劇效果的渲染。在三狼問吊前夜，加上金雀與龍威的誤會，使觀眾因龍威的死不瞑目而予以同情。牛母的探死牢兒子沒面目見母親，因而拖出讀信一段。因爲死亡不只是肉體痛苦，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不過最後使牛母與金崔死掉，那就未免太過火了，在觀眾想象中是難以產生眞實感的。三狼中那個化裝師是一個善良而沒腦筋的人物，臨死時還渴望要與獄吏握手，這一關鍵，在藝術含意上相當高，因爲他的死正是交上了壞朋友。電影中，編導通過那個化裝師的家庭一對貪心的小夫婦煞夜等候搜索化裝師好報警領獎，誰知給匪在家廳上的小孩子捷足先得，化裝師拿菜刀來找報案的孩子，但自知絕望，不忍下手，這一段戲劇效果也不錯。

程剛的電影，以情節及戲劇效果見勝，寫人物卻非其所長。仍擺不脫概念化的膚淺規格。尤其是寫羅本立與羅克誠父子，卻沒法予人以眞實感，因爲那兩個人物在電影中的處境是肉在砧板上，正是生死關頭。因正寫扮裝堅強與眞正頑強，就有很大分別。其次是丁小江這個賭徒，不但演得沒深度，編導處理也不好。像現實社會上這類人，自卑感很濃厚，但不會像電影中的人那麼容易上當，他對別人瞧不起他異常敏感，他給小撈家騙着，不會這麼簡單，也不會這麼快被騙着，事實他們也在瞧不起自己。演得沒多大過失還是那三隻受死的狼。他們的成功，看來仍是演員的潛質大於編導的功勞。

通貨膨脹・自由市場

林定

正值世界經濟蕭條、通貨膨脹之時，左報說有一美國生意佬，到廣州參加「交易會」，見到展出商品琳琅滿目，價廉物美。復又到市郊工廠公社參觀，所見也是物價穩定，市場繁榮，人民生活安定，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條，到處鬧通貨膨脹成強烈對比，深刻體會「中國」根本不存在通貨膨脹現象。因此，他把通貨膨脹喻作颱風，感慨地說：「我在紐約乘飛機是處在颱風的中心，途經東京、新加坡、及香港都遇到這股颱風，但當到達廣州時，發現中國卻是風和日麗，天晴氣朗。」這則寓言，不是左記杜撰，便是美國佬天眞！

中共對外誇稱，大陸絕不受資本主義通貨膨脹影響，「交易會」與外商成交額比去年倍增。強調油糧、副食品、五金礦產、化工品「貨源充足」，是由於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批林批孔運動推動，工業持續上升，農業連年豐收的成果。特別是「現今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現糧荒的情況，我國人民不僅可以吃得飽，還有餘糧副食品提供出口。」共產黨厚顏無恥的宣傳，相信德國納粹「大炮王」科培爾也要甘拜下風。「大陸人民吃得飽」，可圈可點。不過，縱此說上一萬次，香港人也不會信以爲眞。誰都知道，中共出口的糧油，是大陸人民勒緊肚皮壓搾出來的！

此間左報的冷血動物，在享受資本主義的冷氣、電視機、電冰箱、冷熱水喉、三茶兩飯、大魚大肉生活之經濟衰退、物價高漲、失業陰影威脅下的香港，也不願「回歸」優越的社會主義「祖國」去！

經濟的不景氣，是世界性的，不論工業國或發展中國家都有可能發生，共產國家當然也不能例外。遠在一九六〇年，當資本主義經濟進入繁榮時期，中國大陸卻出現人爲的經濟衰退，引起嚴重通貨膨脹。那時，毛澤東「三面紅旗」失敗，工業停滯，農業破產，城鄉物資交流短缺。雖然中共採取嚴酷定額配給制，用高壓手段抑制物價上揚。但老百姓每月所得配給量，連最起碼物質生活也不能維持。不論鄉村、市鎭，普遍出現飢餓動蕩現象。中共爲了緩和人民不安情緒，被迫開放具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的「自由市場」（農貿市場），准許農民在市集上買賣雜糧、魚菜。但一般價格比「配給價」超值三四倍以上。在自由市場購物，「人民幣」無形中貶值，老百姓在飢餓的煎熬下，只好傾囊光顧。

由於物質匱乏，人民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唯有將錢放在口袋裏，以致市面上流通貨幣越來越少。中共爲了使「人民幣」回籠，特由官方開辦「高級市場」。高級市場商品是由主糧製造，價格高昂，不是普通人能購買得起。例如「高級餅」每斤十三元（此類麵粉加油糖的特製餅，沒有配給，配給的是又硬又粗的餅干，每斤一元左右）。「高級米」每斤二元五角（配給米每斤一角二分左右），此外

會」發覺收入不理想，共幹們也想多撈點油水時，就半睜半閉眼開放，乘機徵收重稅。例如經常將烟葉稅徵收百分五十，但不數日即以極低價收購或沒收。共幹要搞資本主義，掀起「炒買炒賣」風潮，大搞「黑市交易」，假公濟私，結果，吃虧的還是農民。「自由市場」的物價越來越高，特別是魚肉類，只有高薪的黨幹、軍官家屬有資格問津，一般低薪老百姓，只能買些蕃薯、芋頭充飢。去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後，儘管毛江集團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強迫數以百萬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但由於各生產部門內部派性鬪爭激烈，工業生產怠工，農業生產延誤，使大陸經濟陷於混亂窒息狀態。

今年以來，中共除了工業部門受到「批林批孔」破壞，廠礦幹部「煽動經濟主義，破壞生產革命」。農業生產也受到影響，公社幹部在批鬪中不安於生產崗位。加上上半年大陸廿九個省市區出現大面積乾旱及蟲害，下半年又有八個省份發生水災，農業生產是不好過的。

中共爲扭轉這種經濟衰退現象，今年七月一日發佈「中發（一九七四）廿一號」密件（註明「毛主席」已圈閱，只准縣、團級以上幹部閱讀），透露「全國工業衰退、煤炭減產、鋼鐵、化肥減產、交通堵塞，要求各地抓緊生產，突破經濟停滯難關。」接着又發佈「中發廿六號」文件，要求各地生產部門動員職工，大鼓幹勁，完成生產計劃。並向共幹發出「顧大局，識大體」的哀鳴。左報宣傳中共經過「文革」及「批林批孔」推動，工業發展，農業豐收，人民吃得飽，物價穩定，沒有通貨膨脹的謊言，在毛澤東親自批閱的中發密件「照妖鏡」下，不攻而自破了。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戰地情鴛傳佳話

寒梅

當年報名參加青年軍的同學，絕大多數是得到家長的同意和鼓勵的。其中也有少數家長因不忍割愛犧牲，私奔出走入營的公主和少爺。

鄭天賜是班上最富有的一位同學，每天上學都是私用包車到校門接送，家財萬貫，他又是一個獨生子，眞是嬌生慣養，在父母面前呼風喚雨，有求必應。他在學校辦好報名，通過考試，體檢及格後，才滿懷高興的向父母透露出他認爲非常偉大的志願，以爲父母一定會伸起大姆指連聲稱讚的。想不到他的父親竟勃然大怒。立刻採取禁足的措施，將他鎖在書房裏，他父親的大條道理，就是不願自己的兒子從軍去吃苦，尤其是上戰場去犧牲。鄭天賜爲了達到從軍的願望，曾絕食抗議父親的「禁足」，害得他的母親每日以眼淚洗面……。

三天後，鄭天賜有點發燒頭暈的症狀，他父母連忙開車去接一個醫生

的生活，沒有憂慮的生活，逐步提高改善的生活，實在是太可珍貴。」大陸人民生活眞的如此嗎？據廣東省「革委會」十月廿三日會議透露：「今年夏熟及秋收作物收成甚差，六月間的預分（工分）每個勞動日三角三分，在有些縣分來說，實在過份偏高，秋收的預分已作了相應的降低。」試想，一個勞動日工分，三角三分尙嫌偏高，即使全月出勤，亦不過十元左右，其價值也僅可買穀五十市斤。每個農民每月配售穀三十八市斤，糖四兩，菜子油四兩，年配售布三丈八尺。去年廣東最好的「樣板縣」，農民平均收入僅一百七十元，月收十四元，普通一般的縣市，農民月入僅五至六元而已。怪不得這位仁兄寧願獃在

受創太深，經濟元氣不能迅速恢復，接着是「文革」火併，林彪粹骨。在這動亂期間，城市蕭條，農村荒廢，工農業停滯萎縮，人民益加窮困。毛共集團不能不重施「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政策」，再度開放「自由市場」。雖然「自由市場」可以暫時緩和城鄉物資緊張，但始終認爲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來源之一。「自由市場」內不准買賣糧食和糧食製品、油、糖、烟、酒類。塘魚、鷄、鵝、鴨和蛋品，要完成上繳任務才准出售。「自由市場」要收「管理費」和繳「稅」。每一攤位收五角管理費，等於一個農民一個多勞動日收入。「稅」率一般由百分五起。油糧禁賣品亦常在「自由市場」出現，當公社「革委

鄭天賜的父母當然要接受醫生的建議，但是又擔心在庭園散步時，家中佣人起不了看管的作用，在關又怕死，夜又怕飛的情況下，又想出一個懷柔的辦法，開車去將鄭天賜的表妹接來，說是臨時幫忙看護幾天。事實上是要她牽制天賜的行動，等從軍的熱潮過去後再說。

天賜聽父母說要接表妹來做伴，樂得心花怒放。原來「小倆口」在參加志願從軍時，早已有志一同了。而且曾許過在戰場上同生共死的心願。只是顧及雙方家長的固執，這件事情一直蘊藏在心底。現在，父母要將表妹接來，正好互相商量大計。當然是求之不得了，但他在表面上，仍裝出一副不太歡迎的樣子，他說：我和表妹最近吵過一次架，何必她來生事？

他父母聽說「小倆口」剛吵過架，正中下懷，還好言安慰說：正好借這個機會解釋解釋，把話講明白就好了，兩表兄妹有什麼氣好生的！

表妹眞的接來了，「小倆口」見面時，心照不宣的拋了一個眼色，等老倆口離開後，兩個人商好計劃，由表妹指使女佣入廚房煑稀飯，同時指使看門的管家幫忙上門買水菓，打發妥當，「小倆口」就手牽着手，直奔昆明車站，乘坐火車逕往曲靖的青年軍營地報到去了。

他的父母發現時，已人去樓空。才知道孩子從軍心切，兩夫妻只好互相安慰說：「兩表兄妹一起去有個照顧，比較放心！」

中大學生的吼聲

青冥

自從中大學生報編輯梁卓恩悍然地將校徽上「博文約禮」四字删去後，同學們終於看清楚了「學生會」的嘴臉。反對「學生會」的呼聲便不斷地響起來：愛國青年終於像醒獅一樣怒吼了！

由於反「學生會」運動日益蓬勃，「學生會」再也不敢裝聾扮啞。在一篇「致全體中大同學書」裏，數十個最最「正義」的人「挺身而出，爲維護學生會的民主自治精神而說幾句話」。究竟這些「挺身而出者」是什麼東西呢？原來是「中大學生會」、「崇基學生會」及「聯合學生會」的全體幹事！猗歟盛哉，「挺身」「維護學生會」的人何其「眾」也！

這篇「致全體中大同學書」的內容非常精彩，現將其中一段節錄如下：「（近日來）層出不窮的造謠污辱，令我們感到萬二分的氣憤。」「關心社會，認識祖國』是……同學們總結出來的方向……中國以嶄新的面目，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左傾的帽子「向我們蓋過來了。難道『認識祖國』的路走錯了嗎？」「認同是強迫不來的」，「學生會只是提供資料，推動認識中國運動的發展。」「認識祖國」眞是個妙絕天下的口號。誰反對「學生會」就是反對「認識祖國」，誰反對「認識祖國」就是不愛國——這件帽子誰戴得起？

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裏，「學生會」不能夠強迫同學「認同」中共，只可以向他們「提供」「認識祖國」的「資料」，誠然是天下間一大憾事。他們「提供」些什麼「資料」給同學呢？一言以蔽之，曰：「嶄新」的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的中國——這不是最「客觀」的「資料」，最「開放」的認同態度麼？如果有人從牙縫裏透出一個「不」字，他便是「造謠污辱」，「嚴正的」喳子們便要「感到萬二分的氣憤」！

這篇「致全體中大同學書」又說：「爲了打擊學生會，三五個別有用心的人……造謠中傷，攻擊學生會負責同學……（校徽事件）不過是借題發揮……歪曲事實，無中生有。」

校徽事件近來已經達到了高潮。廿名多中大同學聯名要求梁卓恩引咎辭職，署名支持這項動議者不下百餘人，筆者也是其中的一個。這豈是「三五個別有用心的人」的事？學生會「歪曲事實」，已是屢見不鮮，無足爲奇；然而梁卓恩的胡作妄爲，卻決不是「無中生有」的事！「學生會」雖然「落實」了以欺騙爲中心的毛思，但它決不能夠蒙住同學們雪亮的眼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學們醒覺之日，就是大學裏自由民主勢力抬頭之時！

在醒獅的吼聲下戰慄罷，中共的傀儡們！

中國抗戰實錄【4】

戰爭結束前後

向日軍發出第一道命令

雖說是日本已經正式投降，可是不能不考慮到其投降命令下達到前線部隊的下層組織，還得要有一些時間。然而在目前就得要儘速停戰、儘量減少犧牲，實在是當務之急。爲了要和日軍司令部打開聯絡路線，乃採取非常手段，由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和國際廣播電台用日語廣播，向日軍發出第一道命令：

「緊急通知在南京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將軍：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二、該指揮官應即命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到達玉山飛機場（後來改爲芷江）機場，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

「三、軍事行動停止之後，日軍在目前應保護武器、裝備、維持現狀，並維護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聽候何總司令的命令。

「四、所有飛機、船艦停留於所在地點；但長江內的船艦應在宜昌、沙市集中。

「五、不得破壞任何物資及設備。

「六、以上各項命令，由日軍司令部及所屬官員負責執行，並盼迅速答復。」

日軍方面，立即收聽到這個廣播。但由於在日本投降報導出來的同時，國軍和共軍都有潛伏在各地區的各種地下工作組織的無線電台統統開始廣播，日軍方面無法判斷其孰爲正統，故而在兩天後，才能有正式回答。

向全世界發表的「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

向全世界發表的「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是在第二天——十五日的上午十時開始廣播的：

「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在這裏得到了最後的證明……

「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和我國的同胞，相信這個戰爭是世界上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後一次戰爭。我們所受到的凌虐和恥辱，非筆墨和言語所能罄述。但是，如果這個戰爭能夠成爲人類歷史上的最後戰爭，那麼對於凌虐和恥辱的代價的大小和收穫的遲早，是無須加以比較的……

「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不論膚色，所有的人們都一定會像一家人一樣親密地攜手合作。這個戰爭的結束，必然會使人類發揚互諒互敬的精神，樹立相互信賴的關係……」

抑制着激動，蘊涵着就像對上帝祈禱的心情，繼續地廣播下去。

「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和『與人爲善』是我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到今天一貫地只認黷武的日本軍閥爲敵，而不以日本的人民爲敵……

「我們更不可以對敵國的無辜人民加以汚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爲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和罪惡。我們必須切記，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將成爲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廣播的時間，達十一分鐘。一方面用中波對國內、一方面用短波（一一‧九MC）由重慶向全世界播出。

蔣總統親自執筆

這一篇廣播稿，是由蔣總統親手起草，現在才爲我們所知道。

蔣總統在十四日的深夜，閉居一室，親自執筆。通常，蔣總統的演講詞，都是由身邊的文案家草擬（當時是陳布雷擔任），可是只有這一次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日本對中國投降，在南京中國陸軍總部舉行日本簽降典禮。

一字一句都不會假手他人。據說連陳布雷都是在聽到廣播的時候，才曉得內容，驚異之下，為之色變。

「以德報怨」思想，是古代孔子（孔子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思想家，儒家之祖。目前在中國大陸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使孔子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的名言（論語憲問篇）。是依據儒家的四書五經所教導的「人的道理」。

這是我們東方人的榮譽，蔣總統以此為對付敵人的基本精神。譬如對日本放棄要求賠償、從寬判處戰犯等措施，一切都是淵源於此。

魏道明的回憶

這個「以德報怨」的廣播，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根據當時駐美大使魏道明的回憶：「從美國人所接觸來的多是『感到意外』的反應。如果不是東方文化孕育出來的人，對於像這樣國家百年恥辱的老賬，能夠爽爽快快地一筆勾銷的心境，是很難理解的。」和這個情況恰好對照的是杜魯門總統的勝利演說。（同年九月二日投降文書簽字時）「我們不會忘記珍珠港，日本軍閥的罪惡絕對不能滌清，也絕對不會被忘記。如果和在恐怖戰爭中犧牲的美國男女生命比較，任何勝利都是渺小的。」

日本一錯再錯

同是淵源於東方思想而被聯繫起來的中國和日本，在西洋人看來，其間似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緣由。幾千年歷史所醞釀成的「同文同種」、「同舟共濟」的重要性，雖想割裂也是不可能割裂得開的。

「本來，在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百年解不開的仇恨；敵友、離合的關係，更絕不是出於一時的感情或是局部的利害而形成。」（一九三五年五月五全大會演說）

真正的兄弟之邦

更何況，中國和日本是兄弟關係的國家，互相敵視、互相輕蔑，都是不可能的。固然像戰爭那樣不幸的歷史事實，不容否定；然而大多數的日本人，不已經是在經過這一次的戰爭中，憬悟到中國畢竟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了嗎？

「我從前是向慕日本盡忠報國的傳統精神，亦愛日本孝親、尊師、尚俠、重義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一九七〇年一月接見外國記者）

所謂第二故鄉，實在並非過甚其辭。在中華民國建國之初，我們從日本的「明治維新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的哲學實在學到了不少。故當日本投降時，蔣總統特別強調「以德報怨」，也是基於這些歷史的緣由。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駐華日軍正式投降，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陸軍總部簽字情形。

未必是日本所能理解

拿現在來看一看，成為東方文化真髓的「德的精神」，卻未必是日本所能理解。戰後還沒有經過三十年，田中角榮政權就和北平勾結，而將中華民國的友好關係棄如敝屣。

「日本國民如果不能行由正道，就該瞭解將會面臨潛在的危機。一部份自稱為自由民主的份子們，受了認識不夠和觀念錯誤的影響，對於國際共產黨及其爪牙的陰謀毒計，不但不能保持高度的警覺，反而希圖與虎謀皮。」（一九五八年二月接見日本記者團）

「以怨報德」的日本

「日本的田中政府，公然不顧道義法理，和共黨這個戰爭販子搞不正常的外交關係……由於短視近利，卻硬把非法說成合法，把反常說成正常。……像這種開門揖盜的外交，這樣飲鴆止渴的貿易，自然只有愈來愈不正常，也只有愈來愈帶給日本政府與人民以更大更深、摻砂子、甩石頭、挖牆角的危險！」（一九七二年十月告全國同胞書）

忘記了道路，「以怨報德」的日本，竟然硬是「一錯再錯」！

雅爾達密約
——貽害無窮

與日本投降有關聯的第三個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在其背後的蘇聯的活動」。在這裏得稍微詳細一點加以探究。因為這是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情勢的一個重大關鍵。

八月八日，蘇聯突然對日本宣戰，向東北三省開始進攻。蘇聯的參戰，固然是給予日本軍閥以決定性的打擊，能夠迫使日本政府決意投降；然而不應忽略的是：蘇聯卻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參戰？

如果先從結論來說：蘇聯的真正意圖，就是為了要躋身為戰勝國的一員，才好分得一份利益。這份利益，就是以共產主義向中國侵略，進而為向亞洲、向世界侵略打開一個缺口。

自十五日奉命，赴前線視察戰地實況；於當日下午四時，在重慶海棠溪過渡，車至綦江，天色昏黑，即在駐軍軍部過夜。翌晨三時卅分起身，四時出發，經過南川，越過長江水壩，白馬大山，於傍晚始達江口。在沿途所見自前方敗退的部隊，情況非常混亂，傷心之至！在江口遇見宋希濂和陳克非兩人，曾將父親希望他們固守烏江的來意相告。昨夜住宿南川。今晨五時起床，六時動身，九時到達綦江。在該地遇見羅廣文軍長，詳談二小時之久。下午四時返抵重慶，向父覆命。

二十日

父親日昨曾召集黨政幹部會商，決電白崇禧，囑其陪同李宗仁飛渝，以安民心。

本日白啣李命飛渝，下午三時卅分晉見父親。報告李宗仁業已於今日上午飛往香港，聞之不勝駭異。李宗仁在其發表之宣言與私函中，對其職權並無交代，僅藉「胃病復發」為由，仍以「國家元首」名義「出國就醫」，此將陷國家行政於紊亂狀態，其個人之信譽與人格，亦掃地以盡。是誠何心？父親不得已乃於晚間，約本黨中常委商討應付當前局面；最後決定先派員赴港，挽李回國；待其反應再定辦法。同時並請張岳軍先生飛滇，處理滇盧事。

奉命自渝飛梁山轉赴萬縣，訪孫德操先生。

二十一日

父親為顧全大局，今日又約白崇禧談話，表示決不於此時「復行視事」，為恐李宗仁在海外丟醜，必須李本人尅日回渝，面定對內外大計，然後未始不可出國。但必須由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以符憲法規定。

本黨中央決定派居覺生、朱騮先、洪蘭友諸先生為代表，携父親致李宗仁之親筆函件飛往香港，勸李返渝，李未應允。

今日我自萬縣乘貨車至梁山，改乘飛機冒惡劣氣候飛返重慶。

二十五日

父親昨日曾電羅廣文：

「望嚴責所部，有進無退，死中求生。」

不料該部完全放棄南川，不留一兵一卒，致共軍長驅直入，進迫綦江。同時，貴陽失守。

下午四時，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夫婦，自台飛抵重慶晉見父親。在國家處境最困難的時候，彼夫婦從太平洋彼岸，遠道飛來、[illegible]，實是「患難中之知己」。其友誼與熱情令

風雨中

此實為近年來，最為歡欣之事。

內心至為愉快。

中央派赴香港之代表居覺生、朱騮先諸先生亦於今日聯袂回渝，當晚向父親報告與李宗仁洽商經過。據稱：李最後以美國政府不歡迎其入境，乃改變計劃，願以副總統私人名義出國，並極望父親早日「復行視事」。

二十七日

隨父訪張伯苓先生於沙坪壩南開中學。

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於今日召開會議，對李宗仁擅離職守事明白表示中央意旨。同時全體常委一致主張，父親必須「復位」。惟對「復位」的時期問題，則有不同的意見。

父親在會議中表示：

「對外關係，尤其我國政府在聯合國中之代表地位問題，極關重要。如果李宗仁長期滯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復行視事』，則各國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為我國已無元首，成為無政府狀態；則不得不考慮對於北平共黨政權之承認。此外，對內尙有維繫人心之作用。此時舉國上下，人心動搖，如雲南之盧漢等，已明言，李既出國，而蔣總統又不肯『復位』，則國家無人領導，尙何希望之有。因此，不能不作『復行視事』之準備。惟對時期問題尙須加以研究。」

中常會最後決議：仍設法勸李宗仁回國視事；否則，應請總統「復位」，李對此十分焦急，以其在港已處進退維谷之窘境也。

二十八日

自前日午夜共軍攻佔綦江，羅廣文隻身脫逃來渝後，重慶外圍已邇危急。父親今日對放棄重慶問題，研討甚久。如果撤退太早，則共軍必可於半月內到達成都；而我之唯一主力陝南胡宗南部，本已撤至漢中以南，將無法轉移於成都以西地區。如此，西南大陸將整個為共黨所控制。故決定緩撤重慶守軍，並在沿江設防，以確保成都。不料共軍業已攻抵南溫泉，重慶危在旦夕矣。

午後隨父巡視重慶市區，沿途車輛擁塞，交通阻梗；憲警皆表現無法維持現狀之神態，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滿面。部隊亦怪象百出，無奇不有，言之痛心！

二十九日

本日，我政府行政院遷至成都辦公；本黨中常會復派朱家驊、洪蘭友兩先生代表飛港促請李宗仁速返國土，以盡最後之努力

示。但前方已傳共軍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處渡江矣。前方戰況猛烈，情勢危急，重慶已受包圍。而父親遲遲不肯離渝，其對革命的責任心與決心，感人之深，實難以筆墨形容。下午十時，林園後面已槍聲大作，我只好向父親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同時羅廣文自前線回來報告，知其軍力已被共軍擊散。而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爲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即登中美號專機夜宿。當此兵慌馬亂之時，父親指揮若定，其安詳鎮靜有如此者。

夜間與復恩閒談，得以聊解心中抑鬱。

三十日

今日凌晨六時，隨父由白市驛機場起飛，七時半到達新津，換機轉飛成都，入駐中央軍官學校。當父親自白市驛起飛時，據報：「在江口過江之共軍已迫近距重慶白市驛機場之前方二十華里」。白市驛機場旋即自動炸燬，免爲共軍利用；時尚有驅逐機四架及高級教練機六架，以氣候惡劣，不能飛行，亦一併炸燬，殊可痛惜。

廣西之南寧亦於今日失守。

刷新更生　奠基再造

十二月一日

重慶本日失守，對我保衛西南，確是一種極大的打擊；不過，父親個人確已做到了「爲革命而盡其在我」的責任。

父親下午約見鄧錫侯、劉文輝、熊克武、向傳義、王方舟等談話。胡宗南長官亦自綿陽來見，詳商軍事部署，以汽油缺乏，運兵滯緩爲難。父親仍望其速派有力部隊進駐遂寧並防守內江。此時璧山已陷，銅梁縣長聞風棄職潛逃，僅剩電話局局員對外答話；永川縣長與駐軍亦同夥投共。內江以東汽車停開，道路阻塞，等待過渡者形成長陣，達十餘公里，擁擠不堪；此地約有六百輛汽車，等於無用，甚至將以資共，殊爲可慮。

地方政府無能，成都社會風氣比重慶更爲複雜。街頭巷尾構築無用之木柵，眞是自欺欺人。

二日

蔣經國 靜

先生並稱：「美國國務院已允李入境之便利；彼即變卦，又不肯卸去『代總統』之名義，反而要利用此種名義赴美」。

父親以爲：

今日國家危急，已至千鈞一髮之時，何忍見危不救，避嫌卸責，只有光明正大，決心「復行視事」爲不二之道，至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

父親復與閻百川、張岳軍諸先生討論，最後決定待法定手續完成後，再作「復行視事」的準備。

四日

李宗仁本日在香港發表談話，謂其「胃疾復發，赴美就醫」，一俟「短期內病癒後，即返國續負應盡之責」。臨難苟免之人，還說什麼負責，適足暴露患得患失之情，如見肺肝而已。

成都國民大會代表謁見父親，請求「復位」。旅台立、監委員及國大代表亦同來電，請求父親復行總統職權，以挽危局。

下午，城內秩序漸惡，到處汽車擁擠，冷槍時發，成樂公路之夾江，峨眉附近，盜匪如毛，四出行刼，南路亦復如此。致使胡宗南部隊作戰與調動，均發生極大困難。

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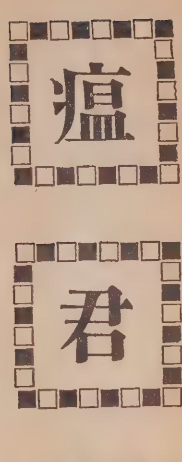
李宗仁由香港飛美。美國務院發言人否認其爲「杜魯門總統之上賓，僅以療病性質來美」云云。惟美國國內之共黨份子，必設法利用李宗仁以打擊父親之威信，乃可斷言。此時只有正位定名，方能防止此陰謀與毒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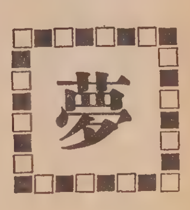
民青兩黨代表聯名電請父親復位。父親上午接見美聯社記者慕沙，發表談話，略謂：「此次入川，係應李宗仁之邀。余爲國民一份子，並負責領導國民革命之責任，惟有竭盡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艱險，協助政府與大陸軍民，共同奮鬪」。

據報富順爲共軍所陷，旋查知共軍並未進城，只在瀘州途中，用電話恐嚇富順縣長；而縣長及軍政人員即驚慌失措，聞風逃避，縣城無人防守，致陷遂落。

父親與胡宗南長官等研究作戰方略，決集中二十六軍於自流井與內江之線，以遏止共軍向樂山方面進竄，並擬定川中此後全盤部署與戰鬪序列。然自流井已於夜間失陷，決戰方案遂失作用。內江亦已陷共，遂寧情況不明，僅銀山舖方面尚有我部隊佈防。

【三十三】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八月十三日又以朱德、彭德懷名義呈復蔣委員長一電：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我們從重慶廣播電台收到中央社兩個消息。一個是你給我們的命令，一個是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在你給我們的命令中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地駐防待命」，此外還有不許向敵偽收繳槍械一類的話。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據中央社重慶十日電，是這樣說的：「最高統帥部今日電令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我們認爲這兩個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個命令「駐防待命」不進他了，不打他了，現在日本侵畧者尚未進行投降，而且每時每刻都在同中國軍隊作戰，都在同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作戰，蘇、英、美的軍隊，也在每時每刻的同日本侵畧者作戰，爲什麼你叫我們不要打了呢？照後一個命令，我們認爲是很好的，「加緊作戰，積極進行，勿稍鬆懈」，這才是個樣子，可惜你又把這個命令發給你的嫡系軍隊，不要發給我們，而發給我們的是另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個命令給中國各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正是令「加緊作戰」的意思。再有一點，叫他們於「加緊作戰」時，必須命令日本侵畧者投降過來，將敵偽軍的武裝等件收繳過來，難道這樣不是很好的嗎？無疑這是很好的，無疑這是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駐防待命」一說，確與民族利益不符合，我們認爲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使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的拒絕這個命令。因爲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畧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八月十三日。

活曹操看了電報，慌慌張張到了棗園見到毛澤東問道：「主席拍給蔣先生的電報，怎麼把彭總帶上了。」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命令本來是下給他們兩人的。」

活曹操說道：「斷不可添上彭總，這事一定有下文的。」

毛澤東笑道：「好吧！就要朱德一個人出風頭好了。」

八月十七日，毛澤東又以朱德名義致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英駐華大使薛穆，蘇駐華大使彼得羅夫稱：

在我們共同敵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欵宣佈投降之際，我代表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及二萬萬六千萬人民，謹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聯合王國政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提出下列的說牒：

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時候，我們請求你們注意目前中國戰場這樣的事實，即在敵偽侵佔而爲國民黨所放棄的廣大淪陷地區中，經過我們八年的苦戰，奪回了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組織了一百萬以上的正規軍和二百二十多萬的民兵，在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十九省建立了十九個大塊的解放區，除少數地區外，大部包圍了自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以來敵偽所侵佔的中國城鎮，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們還在中國淪陷區（在這裏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組織了廣大的地下軍打擊敵人，在作戰中，我們至今猶抗擊和包圍着侵華日軍百分之六十九（東北四省不在內）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中國國民黨政府對於敵偽主要的是採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方針，其軍隊的大量不打敵偽，退至大後方保存實力，準備內戰。中國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不僅不予承認，不予接濟，且更以九十四萬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我們中國解放區的全體軍民雖然受盡了日偽兩方面長期夾擊之苦，但絲毫未減弱我們堅持抗戰團結和民主的意志。中國解放區人民，中國共產黨，曾經多次向中國國民黨政府提議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以便停止內部紛爭，動員和統一全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領導抗日戰爭的勝利，保證戰後的

和平，但均被中國國民黨政府所拒絕。

現在敵國投降，瞬將簽字。根據上述情況，我們有理由向貴國政府及貴國人民提出下列的聲明和要求：

㈠中國國民黨政府及其統帥部，在接受日偽投降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廣大人民及一切眞正抗日的人民及武裝力量，如協定及條約中有涉及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眞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之處，而又未事先取得我們的同意時，我們將保留自己的發言權。

㈡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在延安總部指揮之下，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約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被我軍所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並負責實行協同盟國在受降後之一切規定。

㈢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應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國的投降和處理戰俘投降後的工作。

㈣中國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應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㈤為減少中國的內戰危險，請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站在中美兩國人民的原則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對於中國國民黨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繼續執行，如逢國民政府發動反對中國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此種內戰危險現已極其嚴重），希勿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

八月十九日毛澤東又以朱德名義上蔣委員長一電：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

（聲明部份與致各盟邦照會前言畧同，畧。要求部份如下：）

㈠你給你的政府與其統帥在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後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我要求你事先和我們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因為你及你的政府為人民所不滿，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及中國淪陷區一切眞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如果協定和條約中，有涉及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眞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之處而事先未取得我們的同意時，我們將保留自己的發言權。

㈡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我們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裝資財，並負責實施同盟國在受降後之一切規定，我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給中國解放區軍隊，叫他們努力進攻敵軍並準備接受敵人投降。八月十五日已下令給敵軍統帥岡村寧次，叫他率部投降，但這只限於解放區軍隊作戰的範圍內，並不干涉其他區域。我的這些命令，我認為是非常合理與非常符合中國及同盟國的共同利益的。

㈢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應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人的投降和處理敵人投降後的工作。

㈣中國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應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㈤請求你制止內戰，其辦法就是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投降。這不但為一切戰爭的通例，尤其是為了避免內戰必須如此，如果你不這樣做，勢將引起不良後果。關於這一點，我現在向你提出嚴重的警告，請你不要等閒視之。

㈥請求你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罷免貪官污吏及一切反動分子，懲辦漢奸，廢止特務機關，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民主黨派，至今被你及你的政府認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解放區的軍隊，釋放政治犯，實行經濟改革及其他各項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八月十三日發了一個電報給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給我命令，諒你已經收到了，我在這裏重複聲言，你那個命令是完全錯誤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不打敵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七日）日本政府還只在口頭宣佈投降，並沒有在事實上投降，投降協定尚未簽字，投降事實尚未發生。我的這個意見和英、美、蘇各同盟國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緬甸前線英軍當局宣佈「對日戰爭在進行中」，美軍統帥尼米茲宣佈「不僅戰爭仍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毀滅結果的戰爭，必須繼續進行」。蘇聯遠東紅軍宣佈「敵人必須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紅軍總參謀長安托諾夫上將還作了下列聲明：「日皇所發表的日本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給武裝部隊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尚未發佈，而且日本軍隊還在繼續進行抵抗，因此，日本實際投降尚未發生，我們只有日皇下命令其軍隊停止敵對行為及放下武器，而且這個命令被實際執行時，才承認日本軍隊投降了。鑒於上述各點，遠東蘇軍將繼續進行攻勢作戰」。由此看來，一切同盟國的統帥中只有你一個人下了一個絕對錯誤的命令。我認為你的這個錯誤是由於你的私心而產生的，帶着非常嚴重的性質。這就是說：你的命令是非常有利於敵人。因此，我站在中國及同盟國的共同利益上堅決地反對你的命令，直至你公開承認這個錯誤並公開收回這個錯誤的命令之時為止，我繼續命令我所統率的軍隊配合英國、美國、蘇聯的軍隊堅決向敵人進攻，直至敵人在實際上停止敵對行為，繳出武器，一切祖國的國土完全收復為止。我向你聲明：我是一個愛國軍人，我不能不這樣做。

以上各項，我請求你早日回答。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3）

封侯

在炎熱的戰鬥中，突然一項報告到達甫師長耳裏，那就是：辛朝漢團長被流彈擊中頭顱，不幸陣亡殉國了！

甫師長被這項意外的報告驚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鎮靜下來，於是，指示身旁的參謀，寫了一紙命令：「派熊副團長代團長，繼續指揮，堅守陣地，師屬警衛連即時增援前綫，歸貴官指揮。」

警衛連長接着一紙令條，帶了二十餘名弟兄，由交通壕內閃身進入前綫報到，立刻就參加戰鬪行列。

天色漸漸進入黃昏，陣地前面障碍物外，共軍的屍體遍地橫陳，敵人幾陣手榴彈爆炸後，共軍施行衝鋒，喊殺之聲動野。可是，陣地前面插滿了竹籤，不是貫穿了共軍的腳掌，就是貫穿了共軍的胸腹，加上陣地裏發射的槍彈如火網，使共軍血肉紛飛，屍身滾滾。至此，衝鋒因而受挫，攻勢同時緩和，等到天色黑暗，只聽到遠處密集的機槍向陣地掃射，卻聽不到陣地前的槍聲。可是，判斷這係共軍施行火力撤退的象徵。

於是，甫師長亦乘時命人偵察撤退路綫，命第二團擔任掩護，漸次撤退陣地內苦戰整日的弟兄，並派人掩埋死屍，抬運傷者，趁着黑夜，安全轉進至滄源外的孔金。

翁丁這場血戰，可謂兩敗俱傷，共軍傷亡在五百以上，可是共軍有眾多的兵源及後續部隊，甫師雖只傷亡二十餘人，竟損失了一員優秀的戰將！

不過，因了翁丁之戰，共軍激厲的攻勢，頓遭挫折，而停兵班洪，未敢輕進。一直過了兩天以後，共軍將各方的情況，偵察清楚，這才由班洪向滄源小心翼翼的戒備前進，倒使得李彌有足夠的時間，從容佈署，安全轉進。

八月二十二日，由猛角進犯的共軍約一千餘人與駐守猛角的張國柱支隊發生激戰，張支隊利用良好地形，展開猛烈邀擊，雙方激戰四小時後，共軍後續部隊繞過猛角右側高地，企圖切斷張部通往滄源道路，張支隊在眾寡懸殊情形下，放棄陣地，向孔金方面撤退，共軍亦步亦趨，尾隨張部之後，張部於當日深夜到達孔金寨內宿營，弟兄們在極度疲勞後倒地便睡，共軍卻趁黑夜將部隊運動到孔金外圍茅草叢中，次晨天剛放曉，即向孔金的張支隊及保一師展開攻擊。

保一師及張支隊驟遇突襲，倉惶應戰，在交互掩護下，逐次退出戰場，然輜重行李，卻遭受極大損失！

共軍於孔金得利後，又配合另路部隊向滄源前進，及至進抵李國輝師防禦陣地前，遭遇強烈的打擊，雙方膠漆在陣地上相持不下，共軍卻未遽然攻擊，而以謹慎態度對峙中。此時駐畢猛董的李國輝師師部及雍和總部人員，已經按照計劃完成安全撤退，李師防守滄源部隊，遂於達成掩護任務後，於八月二十三日薄暮時分撤離陣地。

自八月十六日前方告緊，李彌坐鎮雍和，神定氣閑，從容調遣各路人馬，阻滯敵人淩厲鋒芒，直到八月二十三日，駐防岩帥之葛家璧營，在敵人壓力下退回雍和，李彌始下令防守雍和的鄧浩修營準備撤退，而總部的輜重行李，則在兩日前，隨同非戰鬪人員轉進至安全地帶。

李總部在一九三師掩護下，由雍和經紹幸、山通、向永恩、營盤進發，紹幸與山通為野卡瓦族聚居之地，至今仍停留在原始生活時代，成年男女，只用一方獸皮遮蓋下體，迷信殺人頭祭祀農作的習俗，相沿不改，外地人士視此區域為絕命地帶！未敢涉足其間，李彌率軍過境，正直天雨綿綿，野卡瓦族，眼見來人勢大，雖不敢殺人割頭，卻將寨門緊閉，遍地佈滿竹籤，以不合作態度，堅拒外人。

補給員依照野卡瓦習俗，備足禮物，求見野卡瓦族長，請求賣給一些食糧，這位年高的族長，卻率直的說：「要買糧食，先要比比看，是你們的槍打得響，打得遠，還是我們的打得響，打得遠。」

這番話傳到李彌耳裏，李彌無可奈何的，吩咐一位連長，拿了一具望遠鏡和一具收音機，讓他們親眼看看，親耳聽聽。然後由這位連長用一挺機槍，對向遠處的獨立樹瞄準，謂為：「可將前面獨立樹左邊伸出的枝义擊落。」隨即發射，先點放，而後快放，一陣槍聲過後，果然，樹左邊伸出的枝义應聲折斷倒地。

立在一旁瞧着的野卡瓦族長，這才笑臉迎人，蹲下身去，用雙手抬起這位連長的一隻腳，放在自己的頸上，表示敬服的意思，接着立刻吩咐族人收集食糧，供應給李部。李彌亦滿足了最大希望，送給野卡瓦族長一支卡賓槍，族長連連稱謝，皆大歡喜。

到達營盤後，各方面單位紛紛來電，除了留置大陸基地，從事游擊人員外，均遵照命令指示，安全進入指定地區。

至於二十六軍呂國銓指揮進攻南嶠，佛海的部隊，自進入佛海，南嶠後，亦順利佔領了兩縣的廣大地區，招撫流亡，號召青年參加反共行列，人數亦增加了一倍以上。可是，在共軍進兵滄源的同時，呂軍長正面亦遭到共軍野戰師，配合三千多民兵

的攻擊，呂軍長將當前情況報告李彌，並請示進退機宜，李彌急於答覆：「我軍後援無繼，防守將遭慘重犧牲，似爲不宜，前進與後撤，端視貴部地緣人緣及幹部意志而定，若能派出部份或全部深入挺進，繼續發展或游擊，爲反共陣營開創局面，固爲我全體同志所渴望，弟當盡力予以支援接應，萬不得已時，可全師而退，以圖再舉。」

呂軍長接到這項原則性的指示，即擬派出兩支隊，向敵後發展，無奈此時共軍動員人數衆多，正面壓力強大，部隊假如挺進，必將引起共軍緊密追踪，致遭無辜損失，實爲不智，於是，只好下令，互相掩護，向後方轉進。軍部到達猛研後，接獲指示，就地待命。

在營盤，李彌指示第一處長召集軍事會議，召集就近主管及高級幕僚出席，商討當前的部署和今後計劃。

在軍事會議上，李彌向與會人員說：「我們由猛撤出發時，只有一千多人，在進入大陸短時間內，便發展到了兩萬多人，這都是共產黨殘暴政策，幫了這次的大忙。目前各部隊有人有槍，民心漸漸覺醒前來歸附，丟掉的土地，不難再次收復，所以各位應該認識，我們這次撤退，並非一次失敗，相反，應該認爲是一次勝利，惟有這次撤退，才使我們避免以後的損失或者慘敗，全盤後整頓再起的機會。在今天會議上，請大家商討，如何分佈移兵就糧，如何整訓部隊，要使每支部隊，都能聽從紀律約束，以及反攻策應等問題，一切要集思廣益，互相參證，來完成我們的革命任務。」

會議上，大家將當前緬甸及卡瓦山區的一般情況以及大陸共黨的現象，綜合分析後，在生存和發展二者兼顧的原則下，遂決定首先在卡瓦山區建立反攻基地。

會後，便根據會議中所決議，作成如下部署：

羅紹文縱隊，駐防萊島山區，李文煥縱隊，駐防班弄一帶地區，兩部隨時策應，及支援鎮康、耿馬之反共武力。保一師駐防萊莫，以作上兩部之後備支援，廖偉文縱隊，駐防營盤，王少才縱隊，駐防滿相，由一九三師張復生團駐防邦央，予以上兩縱隊支援，對瀾滄方面警戒，相機進入國內，策應反攻。

二十六軍軍部駐防猛研，直接指揮駐守猛養、三島、猛解之線的張偉成，蒙保業各支隊，及第一軍區彭懷南所部，以監視佛海、南嶠、車里各縣的共軍動態，準備下一次反攻行動，第三軍區許季行率領李祖科縱隊及史慶勛支隊，奉派北上密支那，向騰衝方面發展，李國輝師駐屯猛布，馬守一縱隊駐守猛漢，形成猛撒外圍之警戒，各部隊選調青年幹部，即送猛撒接受專業訓練。

參謀處將全盤部署計劃，分別以命令用電台指發往各部隊，各部隊主管於接獲此項命令後，即向指定地區移駐。



滇緬邊區游擊部隊出發前攝於國境邊上，圖中一人爲副總指揮王少才將軍。

李總部則在鄒浩修營護送下，率領新近歸附及各部隊選訓人員共約三千餘人，在天雨綿綿中向猛撒歸去，軍行所經各山寨，均因民間食糧已盡，新稻尚未登場，沿途徵購食糧，極感困難。部隊在半饑餓狀態下行軍，有時李彌每頓也只能分享到一碗飯或一包糯米飯團，但卻能談笑自若，「話餅充饑！爲部屬製造快樂和希望，大家也十分明白，走出卡瓦山，便有豐富食物等待享受。

緬甸是由多種民族組成的國家，卡瓦山歸屬，邦管轄，中央政府鞭長莫及，任由土司土王括沿分地而治，揮邦政府只派出一位專員駐節邦英，率領少數文官及二十名衛隊，擔任宣慰督導聯絡之責，地方行政仍由土王土司自理，而不予以插手。這次李彌部隊在卡瓦山佈防，這位專員卻不戰不防不走，任由這些部隊在其眼下來往調動，李彌所部對這位專員亦極優禮相待，並保證說：「我們是臨時借土養命，爲不得已權宜之計，部隊絕不過問地方行政，亦不許有徵派人力伕役及物資行爲發生，只待署事整頓後，自當離去。」因此，倒也相安無事，彼此相處下去。

當時各地通訊社，均把李彌反攻的消息，當作重要新聞傳播。因此，中、外人士開始注視李彌部隊的存在問題，尤其是逃到緬甸泰國及香港、台灣的軍公人員，更是爭相談論，把國家前途及個人出路，都寄望在這支部隊的發展上。

李彌到達猛撒後，數十位新近到達的人員，已在此等待投効。這些人中，一部份係來自台灣及香港的前政府軍公人員，因逃到台灣和香港後失去現職，正感徬徨苦悶，聽到李彌開創天地，不惜想盡辦法，尋找關係，與李彌聯絡人員取得聯絡，偷渡入境後轉到猛撒。一部份是從緬甸集中營逃逸而來，這些人在進入緬甸之初，因無合法證件，又無足夠金錢，便被緬方拘禁集中管理，其中除軍公人員外，尚多教授及學生，爲了一展抱負，均向李彌總部投奔。

抗戰武術談

刧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大家很興奮的答應，但是木板釘得很實，要集中四個人的力量，才能將第一塊木板揭起；當我們將木板翻轉時，大家同時驚叫起來！因爲我們所看到的臭蟲，爬滿木板，簡直是成千成萬，從來也未曾見過有這樣多的臭蟲，而且又大又紅，看得我汗毛直豎發冷震！揭到最裏面靠牆邊的三四塊木板，臭蟲竟然更多、更大隻，這是我從未遇見過的噁心事，也祗有在監倉裏才會見到的怪事，說來難信，但是事實確實如此。這些臭蟲多到如同螞蟻窩一樣，巨型到如同香港的小甲由那樣大。因監房不通風，地方又潮濕，在每根直木椿四圍均有臭蟲窩，又從未翻起來清理過，因此愈生愈多，而每晚有十幾個人餵飽牠，這班犯人簡直的已被咬得麻木了！那天忙了整個上午，全體動員，才算撲滅完成；鄰倉的犯友看見我們如此做，他們也照樣來一次大掃除，這次我進監倉，也算是臭蟲倒了大霉。

自從親歷其境，看到監獄內可怕的臭蟲吸血鬼後，才知坐監的苦況，不但是精神的沮喪失望，肉體還要受臭蟲大量吸血！犯人白天吃的是無菜無油的糙米飯，夜晚要餵飽成千上萬的臭蟲，祗要幾個月下來，犯人如果不死，也可能祗剩一副皮包骨的活骷髏了！此種非人生活，如不是親身去體驗過三天三晚，決不會明白它的悲慘情形。

在同監倉中還有幾位受過刑的犯人，創傷痛得很是辛苦，雖然我不知道他們犯的是什麼罪，但因同情心的關係，也曾手術輪流替他們治療，雖祗短短的三天手力醫治，也減輕了他們多少痛苦。遺憾的是鄰倉有位犯友，受刑後雙手無力不能舉起，我很想替他治療，但因監倉的鐵柵排得很密，不能伸手過去施手術，我還因此寫了張報告，請求獄長將該犯人換來我住的監倉，但不獲批准；獄卒說此人有漢奸嫌疑，不能隨便調換倉位。至此我也祗看着他受痛苦；再一想也許他應有此報，誰叫他做出賣國家民族的壞事。雖然世上的事是很難說，人的好壞也難分，但總要自己時時警惕，即使遭遇逆境，如能問心無愧，也可以隨遇而安了！

自從犯友們知道我祗須審問後卽可出獄，均想我營救他們，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下，我怎敢輕許諾言，而且我也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來擔保這些犯人。

我承諾擔保「盧溪之虎」，是因我一時氣憤，打傷了他，內心感覺歉疚，思圖補救我的過錯。而他也沒有辜負我待他的友情及勸告。

後來我擔保他出獄後，他跟隨大哥在別働軍工作，後改編交警察總隊，他照常跟隨一起，眞的做到幡然省悟而痛改前非，成爲一個勇敢的戰士；尤其在國共中原會戰時，他作戰時奮不顧身！的確是一位良好的軍人。

我入獄至第三天下午，敵軍已退回醴陵縣城，邊區的防軍及縣政府人員，亦返回原地。但直到第四天中午才將我提出問話，由縣府秘書包士奇親自訊問，包秘書和我兩兄弟是相熟，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定睛看看我說：「眞想不到是你，我還以爲是另一位同姓名的人，這次害你寃枉的坐了三天監，是因前線戰事緊張，我們疏散到安源，昨晚十一時才搬回來辦公，各事紛亂不堪，就誤了你的事，眞覺抱憾，請坐下將經過情形告訴我。」一面請書記紀錄口供存案。當我將一切經過講完，包秘書就要我回家，正在此際，當地的警察處長李其德，伴同大哥已到縣政府找繆縣長要人，包秘書一見就招呼說：「你老弟在這裏，我卽可交人給你，一切手續均已辦好。」兄弟見面，大哥當然放下了心事。

當時我當着包、李二人對大哥說：請他擔保一個盧溪人彭某出獄，此人是由張一良區長轉解來的。包秘書查過案卷後，搖電話去盧溪問張區長：彭某人現由張隊長擔保出獄，是否同意？張區長是我們熟人，在電話中與大哥講話，他認爲既然有人擔保帶去從軍，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當卽滿口應承，同意大哥保釋他。卽時具保結辦手續，立卽釋放「盧溪之虎」，以後再轉報縣長知道。

我倆兄弟的性格有許多不同之處，大致說來，他外向，我內向，他好動豪放，我比較好靜保守，他見人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我就沒有他的好口才；我有時說他鋒芒太露，他卻說我太過忠厚，這是平時說笑的話；也可以說我倆兄弟在性格方面是各異的；雖然性格各異，但是脾氣卻相同，我們決不會做出賣朋友，陷害別人的事的。但相反如受別人的欺侮及陷害，也不會就此算數的！我倆心中各自存有相同的意念，就是要對付陷害我坐監的人，而在大哥方面更是積極的要爲我報復，因爲這事是爲他而起的。這次與學生隊的糾紛，說起來眞是自找麻煩，好心得不到好報！要想和他和平解決，反而給他們用繩索綑綁當作犯人起解，行走了百多華里路程，尤其難堪的是在經過離我家附近的長平里市鎭，有些親友沿途用懷疑的目光看着我和黃鄉長，想問問我犯了什麼罪？但七二軍的士兵耀武揚威，好似押解大盜，誰也不准接近我們。當時我心中憤怒的情緒，已使我頭昏腦脹，但不會忘記一件事！就是今日所受遊行示衆的侮辱，他日必定要報復！對手是一班學生，而我竟栽倒在他們手裏，眞是越想越不值得。

自從我被釋回家後，大哥對我總覺內疚，兩兄弟雖避免商談報復之事，實際各自暗中計劃如何進行；第一先要解除學生隊的武裝，並要使周氏族人對學生隊長父子起反感，而不同情他們的所爲，那時他們就孤立了。

張仲仁

一位讀者筆下的台灣見、聞、思

朱去時懷疑老萬；去過之後認爲老萬未能詳實報導。

萬人傑先生：

在報章上時常讀到你的文章，說台灣如何如何，一直認爲有宣傳之嫌。最近我往台灣一行，看看閣下所說是否對辦。

我不是參加旅行團的，因爲參加旅行團看不清當地的實況，一個人到處亂闖，才會找出眞相。

第一個印象是台灣治安很好，出夜街不如香港般牙烟，人民生活自由，街上確是沒有乞丐，這點是値得稱讚的。我敢說在目前任何一國都不能與之相比，（大陸最低限度有甲反乙，乙反丙的動亂，人民亦沒有如此的自由）。

我在十四天的環島行程中，除了從台北到花蓮是乘國內班機外，大部份是乘公共車。第二個給我的印象是從台北市區公共巴士總站搭車往烏來，那裏搭車不像香港在車上買票，而是在車站票房買票，如此可以減少和賣票員的磨擦，車內設備同遊覽車一般，座位很舒適。最令人羡慕的是司機位側的小孩子（孩子坐的位本來是給導遊小姐坐的），那孩子大概是司機的孫兒，路上公公和孫兒倆親切的表情，足以給人認識台灣生活安定，充滿人間溫暖，這使我回憶起二十幾年前的國內情形。

從花蓮往台中經橫貫公路，這一段路程也是乘搭公路遊覽車，這輛車清早便在亞士都飯店停候，堪稱方便。車內設備較往烏來的尤勝一籌，並且還有女導遊員照應，和坐飛機一般。車行未久，導遊員便送上毛巾抹面，一路上把當地景物一一詳述。坐在我側位的是當地人，在長途跋踄的旅程中，不免會彼此閑談。我問他現在的台灣生活和日治時候的台灣生活感覺上如何？他回說現在當然比日治時期好得多，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島上只會向台灣人徵稅，打仗就把台灣人抽去當兵，從沒有好好的爲台灣人謀福利。

現在情形就不同了，耕者有其田，孩子們都有免費教育，台灣人在政府機關內做事也很多，有權發言，因此我們很敬重蔣總統。他近來雖然沒有出來問政，可是我們一樣的敬重他……我又問：「你們不是在攪台獨嗎？」他回說：「呵，這個是以前的事，現在日本已沒有了台獨份子，因爲他們的首領已來歸台灣，目前在美國尚有部份台獨份子，不過起不了作用的？」「你們對蔣經國印象如何？」「他很好，做事很能幹，我們都敬重他。有一個時期政府方面有人提議把農田改建工廠，發展工業，他反對這個提議，他說日本只注重工業，忽視農業，結果人民的糧食要依賴外國，變成一腳大，一腳小不能自立，我們應要農工並重，這樣才可根深蒂固，得以圖強？」我看到車外一片青葱稻田、梨樹、木瓜等等豐富的產物，心裏覺得倘若變了工廠那多麼可惜！

第三個印象，是從嘉義乘搭中興號小火車上阿里山，在途中看到上落火車的當地人和車上的職員都很友善，彼此互道早晨，不像香港的交通員對乘客黑口黑面……

在阿里山上還有一件留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山上有一所小學，男女學生均穿着草青色制服。那天我因爲尿急，看到了廁所便向那邊走，原來那廁所的尿斗不獨小型，而且裝得很低，離地只有一尺高。我這身高六尺的人，對着它眞是有啼笑皆非之感。也管不了這麼多，只好解決如意了。

當我步出廁所時，看到一個大約六歲左右的男生，奔着過來，大約他也急不及待似，當他走近我面前，突然停下步伐，對我立正敬禮，口中喊道：「立正，客人早！」說完便飛奔進去。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令我眞不知所措。後來覺得可笑復可愛，倘若中國人能人人如此有禮貌、有紀律，中國眞不會滅亡！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麻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在操場上，一班孩子們在軍操，年齡大約在六歲至十二三歲之間，操得有紋有路，似模似樣。不久他們便散隊，大約其中有兩個小孩操得不好，將官便吩咐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大約是排長階級）繼續訓練那兩個孩子（年齡七、八歲），那大孩子馬上發號施令叫兩個孩子「立正」繼着叫他們「稍息」，便開始對他倆訓話，隨着自己示範應如何如何操練，說完便又發號施令，左右左的操練着。上面目覩的事情，眞令我感動！試想：克服台灣是否眞的那樣容易？台灣的青年是訓練來保國，大陸的青年卻是用來鬪爭，二者之間，眞有天壤之別！

由日月潭往台中所乘搭的公路局巴士有冷氣設備，車內設備也比上述的巴士好，我眞羨慕台灣居民，政府給他們這樣完善的交通工具。台灣一省地面如此廣大，條條公路都建那麼完善（山上的公路雖然較差，亦算不錯）。

最後，要提一提那條東西橫貫公路，據說建設這條公路，犧牲了二百多名工程員工，才把它築成，整條築在大理石山上，宏偉驚險處令人嘆爲觀止。在長春祠內刻銘了犧牲者之名，令人看了肅然起敬。

除橫貫公路之外，現正在建設一條南北高速公路，這條公路已有一部份築好，據一位美國留學生說，他已在那築好的一段公路上駕駛過，堪與美國的高速公路媲美。

還有，當我在公路上所經的途中，可以看到農舍的屋頂上，都豎起了電視天綫，由此可想像農民的生活景況是何等的安定。

其他尚有很多足以報導的事，因不想多費閣下的眼神，也就不再多述了。

這次到台灣收穫良多，認識也更清楚，故認爲先生以前所講的不但沒有半點渲染，反而覺得尚未詳爲報導。我認爲香港人有機會應該去台灣走一趟，不要靠一雙耳朵人云亦云亂說一通才對？

我不慣爬格子，寫來非常吃力，每字都要受框子所限，寫來字蹟不清，要請原諒。爲此我對各位爬格子先生有了新認識，感到我們每天讀報就應知道寫稿人的辛勞！

一個讀者上

廣州退伍軍人 不滿待遇菲薄 集會示威抗議

廣州復退軍人不滿口前待遇，邇來不斷集會示威及進行爆炸活動，反抗中共暴政。

據本港某運輸機構押運員透露：（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廣州市烈士陵園內有大批復員、退伍軍人集會示威，提出「我們是培養對象是黨員，待遇卻不如人，要爭取待遇平等」，「不批林、不批孔」，「打倒斯大林、馬克思主義」等口號，翌日（廿四）日晚，又在市內「京廣路」南站調度室、省公路汽車總站及石龍發電所等地方進行一系列的爆炸，並在現場散發大量反毛江傳單，指出批林是毛江篡奪軍權的陰謀詭計。

消息中指出：在文化革命前六四

萬人協會·金城旅運貿易公司

聯合舉辦泰國、曼谷、芭堤雅五天遊覽團

出發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元旦團）
②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春節團）
截止報名日期①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②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天 香港——曼谷。
乘噴射豪華客機飛抵曼谷國際機場沿高速公路至酒店休息。歡迎宴於曼谷最大之新炳昌酒樓夜總會，席間有歌唱表演并有舞伴免費伴舞。夜宿於域多利酒店或第一酒店。

第二天 曼谷——佛統——玫瑰花園。
早飱後乘冷氣專車前往佛統參觀泰國最豪華最高之佛塔。繼遊玫瑰花園，園內七彩繽紛，有游泳池、保齡球、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
午飱於園內水上飱廳，下午參觀泰國村，觀賞泰國古典舞蹈，和尚出家儀式，鬪鷄、劍擊及鬪牛等刺激節目，嘆爲觀止。返回曼谷市晚飱。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三天 曼谷——水上市場——皇宮。
早飱後往湄南河乘遊艇漫遊譽稱東方威尼斯之水上市場，欣賞泰人原始式交易并參觀泰絲織過程、鄭王廟等。繼續參觀巍峩壯麗之皇宮（衣著須整齊），及國寶玉佛寺。
午飱於蓮花廳一嚐泰國飱，下午遊覽五噸半重之金佛、皇宮外苑、國會大厦、雲石廟、金睡佛及蛇園等名勝。
晚飱於漢年夜總會，席間并可欣賞各種節目表演。

第四天 曼谷——芭堤雅——曼谷。
早飱後專車往避暑勝地芭堤雅海灘，遊覽珊瑚島，乘玻璃小船觀看海底天然珊瑚奇景。另有潛水、滑水、騎馬等，供遊客玩賞。午飱於珊瑚島品嚐當地海鮮。
黃昏時返回曼谷，晚飱於麒麟酒家。
夜宿於域多利或第一酒店。

第五天 曼谷——香港。
早飱後準備歸途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噴射客機返港，旅程至此圓滿結束。

費用：每位港幣：壹仟貳佰伍拾元正。

報名地址：
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754935）
㈡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六十七號萬宜大厦531室，電話 228814-228875-240017。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室，電話 670211-668695。

年復員，退伍軍人分配到廣州機關、工廠的軍人，目前工資已達到「人民幣」五十多元至六十元，而當時根據部隊需要在六四——六八年該退而被留在部隊培養當排級、連級的軍人（按當時排級待遇六十至七十元，連級七十至八十元），現在這部份人離開部隊回到廣州地方上工作，每月只得「人民幣」四十多元，又無其他補貼，所以要求「廣州市革委會」及「廣州軍區」爲他們爭取提高待遇。

目前鬧得最厲害的是廣州氮肥廠的復退軍人，由於工作單位領導認爲是鬧事，且被認爲都是林系份子，看樣子復退軍人的反毛反共活動將更趨熾烈。

港府好似發錢寒 爲乱龍大小通吃

編輯先生：

讀三蘇怪論「論如何籌欵交上期稅」，令人捧腹。怪文教人去賭博回來交上期薪俸稅。一旦敗北，還有妙計，教人向老板預借三個月上期糧來交上期薪俸稅，一邊借上期，一邊交上期，等如九因歌裏之二二如四。雖是遊戲文章，用意深刻，有益醒胃。不過三蘇還有一手高招，教港府全體打工佬豆一齊向文員看齊，「按章工作」，雖不是奪命招，用得過，看香港各工會之領導如何，保證全港市民大力支持。現在港府的措施，倒本置末，見錢眼開，不體會民生艱困，好像自己快到末日，搾得咁多得咁多，身爲一個政府，治理眾人之事，有權管民、教民、養民。現在多了苛民、搾民、棄民，尙有一線生機，還未到殘民，否則港府加快結束。本欲同三蘇玩幾招，可惜自己無武功根柢，但看見人玩得精采，自己難免手痕痕，醜醜地玩番一招，請勿見笑。去澳門賭，未見官打三十，首先唔見了數十元船費，入馬場也要入場費。在澳門輸了，恐怕要游水返香江。在馬場輸，也進貢紅毛鬼。依本人愚見，去處處賭都是贏最好，輸實的話去港九各大檔賭着數，入到大檔，露出紅底，大檔伙記三個五、總督劈開來，喜歡食西餐牛扒或紅燒伊麵任叫。

勝了有保鑣送你門口，輸了有的士送你番歸，殷勤招待，好過去拉斯維加斯，輸了心都喺甜。橫掂銀紙落入人家袋不而落入自己同胞袋，大檔這班人一家大細有了生活，大家唔出來攪攪震，治安好了好多。另方面坐住食保護費之人多的外塊收入，個個笑逐顏開，你話喺唔喺益自家人好過進貢紅鬚綠眼？或曰：有冇攪錯，過兩條友專門教人賭，好人有限。非也，牛唔飲水怎撳得牛頭低？香港是個五顏六色社會，隨閣下喜歡。很多市民說：現在香港這麼多人失業，港府應該動用儲備金，拿回這裏建設，增加工人就業，解決失業問題。照理市民要求，正榮都冇咁正。爲是政府冇你咁好氣，你民間之痛苦意見丟落字紙笠好了。財到光棍手，幾時得回頭？你地無謂太天眞，腳踏實地去捱蕃薯吧。如政府有這等菩薩心腸，他也不會想出預徵薪俸稅。我看將來不只薪俸稅收上期，政府各部的高層正在度橋，看看有什麼可以預徵。我想：人頭稅、行路稅、食飯稅、生仔稅……等已在各部高層腦筋打轉，花招不久可能出籠。風水先生呃你十年八年，大家拭目以觀。綜觀香港政府最近各項施政，尤其目前房屋司署對自己屬下的數千公務員想炒魷魚，可見政府這一二年太失民心！不知用什麼來形容港府最近的施政，想想不久以前上映一套國語片「大小通吃」，較爲恰當。

讀者田二井（十一月五日）

警察有好有壞 壞的累了好的

編輯先生：

前些時，某晚報一位專欄女作家大捧警察，市民對警察的批評，說是市民對警察有偏見。這位女作家變了警察的辯護人，替警察作了鳴冤叫屈。此點本人也有同感，一部份對市民良好服務的，警察確是有的。但女作家沒把壞的一部份警察點出。本人不是有意挑剔，站在市民立場，以客觀態度及日常生活中所見，略述一二。

去年冬天一個晚上，大約十一時，本人剛好收工，路經書局街和渣華道交界十字路口，忽見發生一宗車禍，好奇心驅使，上前一看，一部私家車右邊車頭已爛，停在路旁；另一部電單車也損壞，拐在路旁。電單車駕駛者受傷已送進醫院，私家車主平安無事。當時有一位在場警察向私家車駕駛者問完口供，不久一位交通警到場，照例查問落案。事前不知來了一位何方神聖，對在場値勤警察指冬瓜劃葫蘆，對交警也同一態度，劃位和度尺又是他親手指定，以惡劣態度審問私家車駕駛者，私家車駕駛者平心靜氣答話：綠燈我們一起由書局街轉彎到渣華道，怎知在彎角處電單車欲爬頭，我煞掣不及，便出事故。先生，我們大家都唔想的。這位仁兄用惡言罵駕駛私家車者唔小心，車傷人重多多說話。

他又指使警察回去守崗位。他離去後，交警問過私家車駕駛者一遍，他一樣以平和語氣說出失事經過。同時表示很關心電單車傷者。交警云：好吧，待上堂時你就照這情況說吧。傍觀者看來，交警也對那位仁兄惡劣態度不滿，他自這車禍發生後，個多小時在現場，不下徘徊十數次，去了又回，後來觀看的老街坊透露，這名仁兄是該區坐堂三劃。港府每一部門都有好有壞，壞的少，好的多但一個唔好，會牽連一族。我很同情警察，很不同情高級壓迫警察。收片都是高級，警察一包烟吧了。追賊搏命機會多過高級，這是市民日常生活中對警察一些感覺。

不記名讀者敬上（十一月五日）

新界新區樓宇加租 住戶艱困百上加斤

港府應重視民情暫緩實施

編輯先生：

我等爲住於新區之居民，遷入至今，已逾十年，現正當港府實施增加公營樓宇租金前夕，據瞭解所得，居民普遍不滿當局這次加租行動。

蓋因目前本港失業及半失業情況嚴重，工資率下降，物價騰升，予我等新區居民打擊甚大，而當局非但沒有體恤民困，加以援手，反而率先加租，使住戶生活百上加斤。回憶本港租金上漲原因，疇昔實爲廉租屋加租引起。我爲新區居民一分子，有些意見，不揣淺陋，望貴刊撥出一角篇幅，俾能畧陳所見，幸甚！

茲將當局加租的理由照錄如下：

「認爲龐大赤字之出現，是由於部分樓宇租值未經調整，而支出日益增加所致，該項赤字，多年以來，是由該等並無享有低廉租值之納稅及部分經常調整租金之公營樓宇居民所負擔。此等情形如繼續下去，該項赤字，不單影响未來爲數達一百五十萬居民之居住計劃之實施有極大影响。」

表面看來，港府加租的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不是嗎？出現赤字是小事，但影响百萬人之居住、教育及社會福利等計劃的罪過，有誰可以擔當？這是當局對現有居民施予壓力的理由？

另一方面，日來港府大肆宣傳，謂將動用千萬元計欵項，改善新區居住環境，是加以利誘，企圖令居民俯首聽話，加租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身爲公營樓宇居民的一分子，我等亦希望向廣大社會人士、及港府當局說出我們的意見。

首先討論所謂「赤字」問題，「赤字」是怎樣產生的？無可否認，本港地狹人稠，地價昂貴，但地價昂貴是誰造成的？難道要香港一般受薪階級菲薄的工資去負擔世界最高的地價和租金嗎？港府的高地價政策，早已爲全港市民所詬病。

邇來，工商百業日走下坡，外來投資減，莫不與此有關，於民生方面，尤有惡劣影响，爲了維持高昂的地價，將新界廣大土地棄置不用，致人口集中於市區，造成交通、罪惡及環境污染等問題，日趨嚴重。

如何解決居住問題，素爲本港市民所頭痛，一項無法隱瞞的事實，卽是租金支出，佔普通家庭全部收入比率巨大驚心，爲一般受薪階級所無法負擔者。而港府不爲市民利益着想，也就罷了，卻也不必說出像「並無享受低廉租值之納稅人」那樣不負責任的話來，自摑嘴巴，既同爲「納稅人」而「並無享有低廉租值」就是不平等，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不是「享有低廉租值之納稅人」，故應受到指責者，是港府，而並非「享有低廉租值之納稅人」。因爲：把地產提高至不合理不公平者，就是香港政府。

其次，所要討論的是本港社會財富分配非常不平均，月入數百元的打工仔，比比皆是，但大財團、大商業家等，卻年賺純利達億萬元，這明顯地替香港社會製造了貧富懸殊的兩種社會階層，於是，有人「富可敵國，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就對一羣同樣對香港有極大貢獻的低薪階級來說，是不公平的。現代的收稅原則，是要少數有錢人多付些稅，然後將稅欵平均使用在人民身上。

在全世界各地，香港的有錢人最受優待，付的稅欵最少。由此而推論，既然低薪者負不起高昂的商業樓宇租金，港府就算動用公欵替他們興建低租值的樓宇，使不致露宿街頭，也是很自然而合理的事。

第三、相信沒有人能否認：現在香港大多數市的生活並不好過，港督麥理浩爵士在十月十六日立法局會議席上所作的「施政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本港工業界的就業率及工人收入，現正下降中。」

在經濟衰退下，尤以低薪者所受的打擊最大，住在新區的，都是生活困難的勞苦大眾，他們有些是原來不用交租的木屋居民，因爲拆屋或其他天然災害喪失家園後，而遭徙置的。所以，搬進新區去住，對一部分人已增加了負擔。

新區居民子女眾多，如果尚未成年，在經濟上就有很大的壓力，一家收入，往往僅足餬口。

月前，報載一九七二至七三年度，新區有十萬戶人交不起租，清楚地說明了新區居民的困苦。

今年以來，本港工商業不振，工廠倒閉的很多，不致關門的，就大量裁員減薪，其中以紡織及塑膠兩大工業更見衰退，影响新區居民就業極大。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讀者繼續捐輸

唐樹祥先生（台灣） 一百元

新錫章先生（台灣） 五十元

德國讀者 五十元

賈立中先生（英國） 五十元

Mr. Y. K. Chan（加拿大） 五十元

小結：三百元

連前共六萬六千四百零九元六角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算在內）。

另一方面，由於通貨膨脹影响，物價飛揚，而工資不加反減，生活早已陷於困境。現時惟支撐渡日而已。事實上，近來社會上罪惡激增，治安日劣，許多人生活無著，遂鋌而走險，是其要因。

此時，港府仍未能正視現實，力圖補救，竟加忽視實情，是否明智，使人懷疑！

以財政政策而論，則增加公營樓宇租金以彌赤字，無異向沒有辦法的人想辦法，寧非下策！

公營樓宇加租的另一不良惡果，是導致公用事業加價，至目前爲止，報載中華巴士公司繼港府宣佈加租後，已申請加價，估計短期內其他公用事業亦將效尤，是則因港府這一錯誤實施而受影响者，不獨是新區居民，而是整個香港社會大眾了！

以上所言，皆客觀而論，並非純爲個人的利益，希望港府從速考慮，停止增加公營樓宇租金，即或不能撤回，亦應暫緩實施，俾經濟局面好轉，再行舊事重提，亦未爲遲。港府是否重視民意？此次應是一個重大的考驗，結果如何，惟有拭目以待了！

大窩口居民加租問題研究組主席：蘇陳秀芳

社工學院設備簡陋 師資缺乏學生徬徨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香港社會工作訓練學院的一個學生，現欲借貴刊寶貴篇幅，希望有關當局能回答以下兩點：

㈠社會工作訓練學院據說是一間專上學院，設備應該比一般中小學更爲完美才是，但不幸得很，社工學院的院址是借人家的，而且只有兩層樓，沒有食物部，沒有操場，圖書館細小得可憐，與我們同屆的中學畢業同學就讀的師範、理工學院、中大、港大等眞有天淵之別。

㈡社工學院師資缺乏，校長是一個西人，但終日不在校內。副校長是沒有學位的，其他導師，又多不教書，喜歡請外面各政府部門，志願機構人士，到來也沒有好好的教學，只知爆內幕，說一些不說也罷的東西。我們每週的討論小組，導師們也沒有好好指導，只是給我們一個題目，叫我們回去自己找資料預備，可憐我們在中學時從來沒有社會工作這一科，叫我們到那裏去找資料呢？於是在上課時大家胡說一番也就算了。

兩年前，港督會在立法局說過，要好好的攪好香港的社會工作，現在看來，香港的第一所社工學院，無論在設備、師資、行政、教學上都如此馬虎，作爲社工學院的一名學生，能不感到徬徨失望嗎。許多同學，都有同感，進入社工學院，受騙了。

以上所說都是事實，希望有關當局加以徹查回覆是盼。

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一學生徬徨上

萬會長：

本人今年赴台，純屬旅遊性質，託友人爲我介紹女友，約畧十天之內，一連會見兩位，年歲都四十餘，但「齊大非偶」，彼此都不願即有所成，因此事非勉強馬虎可以將就，凡事要判斷後果，浪費時間，不無感慨。回時寫了「旅台誌感」一律，若使「怕醜」，便不披露，無事不可給人知，譏我咎我等閒事，且留「雪泥鴻爪」云。

旅台誌感

胡漢陽

晚來心境太荒涼，欲補情天夢又長；
友輩鴛儔兼廣廈，吾仍曠室且蜂房，
萱荆大陸皆凋萎，壎篪香江尙倔強，
勇氣雄圖多少在，奈何暮景不朝陽！

懷故鄉

厚菴

廣州，乃百粵通商口岸，地廣人稠，文化與商業，異常蓬勃。余生於斯，長於斯，眷念雲山珠江之故鄉，悠悠廿六載。赤化漫天，黎民處於水深火熱中，倒懸待拯，違難海外者，有家歸不得，仰天長嘆，其苦悶爲何如耶！芸芸違難者，在此渡過廿六個冬天中，少者則結婚綠葉成蔭子滿枝，壯者則雙鬢蒼霜，大有「對鏡白憐生白髮」之感！更有老死於此，薄葬和合石，不得歸葬首邱者。

回憶當年居於廣州，夏日遊荔灣，食艇仔粥，或太平館、哥倫布食西餐、炸禾花雀。或有美同車，到北郊寶漢，郭北茶寮晚膳，或挽臂登越秀山五層樓遊覽，俯仰天地。生活安定，衣食無缺，優悠歲月，誠賞心樂事。今之視昔，何啻天壤。客館有懷不寐，因作「新羊城竹枝詞」寄意，俾供客地難胞，情有同感云爾。

黃花崗

黃花崗上埋忠骨，後死徒慚弔痛哀！
借問英靈今尙在，拔毛剿賊入泉台。

紅花崗

紅花崗上四烈士，猶記英風美少年，
革命先驅寒賊膽，自由花果耀南天。

白雲晚望

紅陽日落見殘暉，赤化神州已式微，
正賴全民齊起義，雲山珠海賊魂離。

五層樓

觀音山上五層樓，魍魎縱橫正氣收，
撫劍憑欄傷別事，紅羊浩刦血痕留。

海珠橋

天虹高拱通南北，珠海波濤起浪洶，
更慘紅潮乘勢至，市民荼毒禍無窮。

荔枝灣

一舸雙槳泛灣中，綠樹油油映荔紅。
往日朱門成瓦礫，今時社鼠亂民風。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蘇澳漁港美如畫 阿美皇后善歌舞

六日正午在宜蘭午飯後，我們隊伍續向花蓮進發，路過羅東，鎮內木廠林立，儎運木材的卡車，擁塞鎮內，木材棧堆，遍佈田野山間，小小鄉鎮，呈現一片繁榮和富裕的景象，後據車掌小姐所陳述，原來羅東是台省東部木材的產地，眞是百聞不如一見。

羅東的影子在我們底眼前消失後，蘇澳就出現在前面，它是台省有名的漁港，遠望海灣盡頭，新式漁拖，星羅棋佈，襯托着綠水青山，是多美的一幅圖畫，祇可惜我們要趕路，未能下車暢遊個痛快，使我們飽覽當地風光之餘，更爲讀者作詳細的報導。

蘇澳不僅是有名的漁港，而且又是名聞中外的蘇花公路的起點，從這裏到花蓮的漫長路程中，因爲要通過崇山峻嶺，斷壁懸崖，所以道路要分段管制，以策安全，所謂管制者。即如本港市面修路，以「去」、「停」來調節路上車輛一樣，使這段路往返都保持着單程，不過它管制的時間較長，每一管制時間要一小時有多，視該段路的遠近而定，因此每到一管制區，車輛就大擺長龍，等到迎面開來車子全部通過後才開放，剎那間引擎怒吼，响遍原野山坵，車龍直奔前程，連綿數里，蔚爲奇觀，成爲蘇花公路一大特色。

沿途因爲受管制的關係，我們隊伍抵花蓮時已近黃昏，安排往大理石廠參觀的原定節目，迫而取消，誠一憾事。但足以彌補的，我們當晚眞是食宿一流了，往的是花蓮聞名的宇宙大飯店，設備豪華，電視雪櫃無所不備，經過長途勞頓的萬協團友，得這一宵豪華享受，眞是皆大歡喜。

花蓮阿眉族文化村，是旅遊者必到的勝地，是晚我團大軍浩浩蕩蕩的進駐該村，使到它的每一角落，都出現我們團友的影子，寧靜的週遭，平添不少熱鬧，萬協團友更成爲這充滿鄉村情調的文化餐廳、劇場底嘉賓，享受完豐美的晚宴後，繼而欣賞此間聞名的阿美族山地舞，筆者這次雖是舊地重遊，但也有百看不厭之感，而初臨貴境的，無不看到眼花繚亂了，而今年所看到的場次雖與前差不多，然情節服裝改進多了，最値得我人興奮與稱道的，就是開場前全體觀衆和藝員均肅立唱國歌，頃間，「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底莊嚴歌聲，响徹雲霄，令人振奮，血脈沸騰，我中華兒女委實應該以娛樂不忘國家的態度才對，不然，祇管個人的逸樂，而不知國家何爲？個人生存又有何意義呢！

國歌既畢，繼由阿美族皇后報幕，我聽到她那清脆而帶嬌健的音調說：歡迎香港萬人協會回國致敬團的光臨。聽！是多麼親切而帶人情味啊，頓時掀起四座熱烈的掌聲。

在差不多兩小時的歌舞中，眞是幕幕精采，山地姑娘不但舞藝精湛，其歌聲更美，阿美族皇后更是了不起，她不但能歌善舞，而且中英日語皆精，眞不愧爲該族皇后了。在綜合多場舞蹈中，最富意義和使人難忘的，無過於打獵舞，山地姑娘穿上美麗的獵裝，手拿弓箭長茅，五彩繽紛，在燈光乍暗乍明下，所得到的獵物竟是一頭野猪，上面寫着毛澤東三個大字，博得全場掌聲，毛澤東可謂難逃刼運了。

（蔡瑛）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六七至三七一）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普天樂

南溟叟　劉祖霞

日初長。寒仍旺。烏啼深翠。人生朝陽。無緣返故鄉。有客傾韲釀。萬里飄零情翻暢。況天南。綺麗風光。紅棉鬬絳。山茶綴錦。楓葉飄黃。

蝶戀花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雪梨夜雨朝晴，喜乘車往探Blue Mountain因大霧未見三姊妹名勝而返。

雨後朝陽升樹尾。葉葉生光，耀眼清如水。欣駕輕車探勝地。天公爲甚違人意。

莫是含羞三姊妹。怕露嬌容，濃霧深深蔽。霧展微窺山色美。遊人喜約重來會。

調臨江仙

鄙人有友亦營藥業，惠我「清平樂」一闋詞中極崇名利，用以奉荅。

柳　正

業暇塡詞非俗客，還催斯界誰人？休爲簞食笑顏貧，藏金多引嫉，安定勝高勳。

不仕韶華推雪鬢，壯懷永寄鯨鯤，榮枯世事半無因，抑揚一笑取，心力付耕耘。

哀尼克遜下野聯

許恨紅

宦海任浮沉，嘆流「水」無情，淚掀起四面楚歌，戀棧亦徒勞，最好掛冠歸去。

高峯多險峻，驚宮「門」有變，鐵鑄成一生大錯，下台已定論，難期捲土重來。

尋花

許恨紅

香風十里滿詩臺　爭道黃花燦爛開

爲問屯花何處有　莫教籬畔獨徘徊

恨紅先生之尋花詩，並非「尋花問柳」狹斜之行也，尋花者，尋鄙人拙著「明日黃花錄」第三集，該書出版已有數月，香港各書店均未發售，報紙亦未發稿。因鄙人著書之目的，既非在於謀利，故不必求售，亦不求眼前之名。當此亂世好醜不分。尤其白話文章大行其道，余書用字數十萬，並無一個「的」字，更無底地呢啊，目前新文學家閱之，不合口味。亦難理解。所以全部分散於世界各有名大學，作參考之用。始皇再世。無法可焚。百年以後，中國政治澄清，文化必當復興，自有後人，翻印回國，不愁湮沒無傳也。孔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不稱」者，是無人知曉也。余有信心，百年以後，閱余書者，當知民國亂世，尚有董某其人，獨具眼光，耻隨流俗。直言時弊。而作奇書。九泉有知，私懷大慰。

友人曰：閣下天眞幻想，有何把握，定有後人翻印流傳？余曰：鄙人所寫。是爲學術性者，言人之所未言。宗旨純正。考據精審。歷千百年而不變也。所用文字是爲漢家傳統。不同於民國文妖，後人當有比較。藍文妖作品，除胡說之外，多半抄書。何處抄來？後人亦能知曉。余則不同矣，如自序所云：「言一事，則正其本源，考一物，必窮其究竟，不作無稽之談，不爲荒謬之論，前人已有言者，絕當不再重述，避免抄襲之嫌，而符著作之旨」。

明、永樂大典，清、四庫全書，所選之書，卽以此爲標準，相同於歐美之博士論文也。鄙人閱讀已多。明其奧秘。余書。詩中有文，文中有詩，詩文結爲一體。天文地理。政治軍事。民族精神。愛國思想。山川名勝。王霸之因。無不詳述。況且義理求明，詞章求美，考據求精，具備三大條件，洋人讀而能知，國人焉有不曉？現在人尚未死。各國學府。爭作收藏。死後更加名貴。文妖作品，不久均歸淘汰，新詩新文，短處太多，一句之長，用字有至三四十以上者，長篇廢話。不善修辭。文筆低劣，不易卒讀。瑯嬛東壁。無法存留。列於詞林，不能立足。今日之所以通行者。是政治人物。不能鑑別是非。未知捨取。乃糊塗朝代之產品耳。中國文化，不會就此消滅。縱觀歷史，各代均有高級文人。負責整理書籍。國家文獻，私人著作。等到邪惡滅亡，政治清明時。勢必加以整理。余以三十載之時間。南船北馬。走遍關河。書劍相隨。手不釋卷。身經目覩。爲文記之。並非閉門抄書。盲人觀劇。若吾書不傳，則唐宋明清，所有私人名著，皆當消滅。友人點首，認爲極有道理。不是吹牛。

該書第三集，出版已久。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最近有售，並負責外埠郵寄，該店鄧經理，少卿先生。讀書頗多。富有學識自願效勞。其人辦事認眞。國外讀者，可直接來函洽辦，不致有悞。凡書中贈詩之友。可逕向該店索取。不必付錢。由鄙人計數。以表敬意。並請鄧經理費心。如恨紅先生駕到尋花。務必妥爲招待。不可收錢。壇主拜托。

題明日黃花錄敬呈壇主乞加斧正

吳貴先

國亂時衰道不宣　傷麟著作筆如椽

讜言策畧關興替　力闢妖邪述聖賢

馳騁疆場天下志　寂寥詩酒客中憐

文章有價留歐美　明日黃花百世傳

註：日前拜訪壇主。見英國牛津大學一九七四年報將「明日黃花錄」選入該校藏書，列爲名著。

題明日黃花錄三集二首

姚伯衡

平生淸厲耐霜侵，脫畧繁華不競心，三展秋容驚世艷，風姿聲價重雞林。

竹徑開時蔣院深，香隨明月到籬陰，欹窓一攬迎寒秀，雅淡淸標挺古今。

伯衡先生題黃花錄「竹徑開時蔣院深」。蔣院指漢朝「蔣詡」。字元卿。長安人。家中花園竹林。開有三徑。名竹院。又稱蔣院。接待故人文友詡官兗州刺史。王莽篡時。不仕新朝。退休林下。該詩只有二十八字。若詳加註解。三千字說之不完。姚先生之詩。達到高級境地。鄙人畧加註解。否則新文學家不知云何。姚先生以蔣詡相比。鄙人愧不敢當。壇主評語。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册　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c31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三 新76期）

「怕未？」

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三期(新76)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3册出版

陸奎生 健康報導

VOLUME 3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册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3册 **目錄** 1974年11月20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瓜瓞連綿 **七彩封裏**：生育胎產浮雕模型圖 分娩日期推定表 **七彩封底裏**：心臟）

HEALTH REVIEW

心情開朗心寬體旺
風濕病是一股無惡不作的邪風
秋冬進補藥
Rheumatism is an ill wind that blows no one any good
神經衰弱根治法・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by Chinese Medicine
Invigorating the blood and energy strengthen the nerves
徹底根治高血壓
精神錯亂恍惚迷朦
心跳與心悸怔忡
胃氣痛與胃潰瘍
健康有問題的黑眼圈
結婚與健康
生育與不育
固本培元與荷爾蒙
神經性失眠與焦慮反應
秋涼話咳嗽
心臟與生命

提煉中藥
即服即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奎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　三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1501室 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　晨九至十二時 晚七至九時 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廈 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三期(新76)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談楊成武復職

中共「文革」前「鐵道部長」滕代遠死亡，北平一羣人於十二月上旬爲他舉行的追悼會上，今年「八一」才獲「解放」的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不僅再度露面，並且排名在現任「副總參謀長」彭紹輝、李達之前，根據此點判斷，今日楊成武至少是一名「副總參謀長」或又恢復了「代總參謀長」的職務。說不定又當上了「總參謀長」。楊成武復職，在中共當前的派系鬬爭中，應是一項重要發展，在共軍中的影響甚大，也許就因爲如此，所以，連日來本港以至國際新聞界不斷談到這個問題。

從楊成武浮出繼而官復原職甚至升官一事看，中共內部的變化眞是波詭雲譎令人莫測，更可證明一點，那就是：有人說中共的「批林批孔」不是派系鬬爭是錯誤的。

楊成武在「文革」初期接替得到報應跌斷了腿的大特務頭子羅瑞卿的遺缺，出任「代總參謀長」。當時似甚受林彪的重視，在八個「副總參謀長」中，特別提拔他出任此項要職，當然這是因他由「華北野戰軍」出身，在平津一帶駐有極多與他這系有關的部隊，林彪要控制當時的混亂局面，安定平津拉攏他是應該的。

後來，楊成武爲什麼又成爲「野心家」被整肅了呢？估計，這與他在一九六七年發表一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權威」的文章有關。因爲在那個時候，闡釋「毛澤東思想」林彪是獨一無二的「權威」，捧毛澤東的「思想」和什麼「英明」、「偉大」等等是他的「專利」，而楊成武卻自起爐灶自己來「大樹特樹」老毛，這豈不是搶了「林副統帥」鏡頭？

楊成武曾支持「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衝擊「中央文革小組」得罪過江青，但到現在已時過境遷，今日江青正在準備接毛澤東的班，是凡「知過能改」的重要幹部，她都「量才起用」。如一九六七年七月發動「武漢軍變」的陳再道、鍾漢華和江青恨得咬牙切齒的張平化等人，不都由「解放」而當上了較重要的官了嗎？江青接班後「天下」就是她的，當然在她的心目中最好是像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那批人「可靠」，可是他們到底是少數，同時他們又不會帶兵打仗。根據這些情形看，楊成武重任要職一點也不稀奇。

楊成武在「文革」初期保衛「首都」和「支左」，都表現積極，應得毛江的青睞。加之「武漢軍變」後，他曾主張撤換五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即廣州的黃永勝、福州的韓先楚、南京的許世友、濟南的楊得志和瀋陽的陳錫聯等人，以鞏固「中央集權」。前述五人，黃永勝早已垮台，韓先楚被扣在北平作「檢討」，許世友正在受江蘇各地「大字報」的攻擊。這證明楊成武的主張說出了毛江的心裏話。再說，在當時敢說這樣的話，本身就是「法家」，是「批林批孔」的「先驅」。只這一點就值得毛江賞識，升他的官正好「證明」毛江所走的是「法家路線」。

楊成武這個「野心家」，前前後後「失踪」達七年之久，一直到今年「八一」前夕他才浮出來亮相。此後，雖曾露面兩次，然仍排名在屬於倒霉分子的「送殯派」一堆人中。十二月七日再度亮相送滕代遠的殯，但這次卻來個「大躍進」排在兩個「副總參謀長」之前。在自由國家到殯儀館送親友的殯，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但在北平經過「反潮流」後，卻出現一種別開生面的「送殯政治」，不少毛朝要人都是利用辦追悼會的機會亮相和升官的。中共宣傳工具常說：「兩種社會兩重天」。眞的！大概這也應該列入所謂「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範疇吧！

楊成武升官是有他的因素的，估計：第一、現任四個「副總參謀長」張才千、李達、彭紹輝、向仲華等都非統兵之才，若蘇聯一旦對中共進攻，光靠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非吃敗仗不可，所以起用帶過兵打過仗的楊成武。第二、因楊成武在過去與許世友、陳錫聯等人不對路，起用他一來不必躭心他與實力派軍人勾結倒毛江，二來他們又可互相牽制，等到必要時整肅許世友等人，不會發生連鎖作用。另外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在共軍的特務網已經部署完成，起用過去挨過整的「野心家」，也不必躭心他們再搞什麼不軌行動。

今日的中共政權，大致上已成爲江青天下，不信？請看不久將來中共召開「四屆人大」時江青的表演吧！

世界經濟蕭條本港亦受影响

既然麥理浩爵士提到「共同」兩字，即是說，要渡過經濟難關，官民都有責任。香港居民要勒緊褲帶；官府也該盡力緊縮，不該加重市民負擔。因此，擬議中的明年度全面加稅之舉，該收回成命，眞眞正正做到官民一致，盡力緊縮，共渡難關才合理；否則市民捱窮，政府揮霍，太不合理了！

欲渡難關・官民一致

在十三屆東南亞獅子大會中，港督麥理浩爵士致詞指出：目前整個世界經濟出現不景氣，香港也不例外。他呼籲香港居民共同渡過難關。

關於共渡難關這一點，老萬已談過多次。不要以為「共渡難關」是容易辦到的事，麥理浩爵士在大會中說說容易，要身體力行，不是那麼簡單，難就難在這「共」字。

經濟不景，不是一個人的困難，不是一撮人的困難，不是一個行業的困難，而是全面的困難，每個人都受到影响。為渡過難關，必須大家捱苦、緊縮、努力，才可以苦盡甘臨，否極泰來。

因此，老萬特別欣賞麥理浩爵士的「共」字，他能說出這「共」字，表示他有意跟我們共同捱苦，他願共同捱苦，轄下屬員當然也要跟他一起捱。如果由港督以下的所有香港公務員都肯跟我們共同甘苦，渡過這經濟難關，香港前途仍是一片光明。

但據老萬從港府可靠方面得到消息，由下年度起，香港將實行全面加稅，如果這成為事實，與麥理浩爵士所提的「共」字，便大相逕庭。

據我們所了解，雖然有只能維持起碼生活的低級公務員，但也有過富裕生活的高級公務員。這些人，在香港經濟不景中，並未受到絲毫影响。

物價漲了，他們也加了薪，加的幅度比一般白領階級好，比每星期只開工三四天的藍領階級，更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港督說的話是出於誠意，由衷的要和我們「共」渡難關，固然不應加稅，增重市民負擔，更必須節省政費，減少政府開銷，和市民一樣勒緊褲帶。

的生活水平，與一般市民看齊，才可表示港督的話是出於誠意，因此，下年度加稅之議不應當再提出了！

失業工人・增加五萬

本年第三季，失業工人人數增加五萬零九百五十九人，大約為百分之八。比十一月份美國失業工人百分之六點五的比率還要高。

這統計數字應該是香港政府注意到的，雖然官方認為單看數字「未必反應實」，況但無可否認，香港工業到本年第三季以來，呈現了走下坡趨勢。

這是世界性的經濟不景直接的打擊，要香港政府挽救這惡劣趨勢，當然力有未足。但即使沒有能力挽救，也不應落井下石，給予他們更大的打擊。

比方說，新稅例的施行，儘管政府一再解釋，並非「預繳」，但工商各業要拿出一大筆錢來付稅，卻是事實。這筆稅款可能使不少已瀕絕境的廠商非關門不可。

又比方，政府準備明年全面加稅，以應赤字。在工商百業凋弊當中，

宜，結果，必然使更多工廠、商店倒閉，製造更多失業者。

港督呼籲

可惜政府似無視於香港工商業的實情，只求其龐大的預算得以應付裕如。政府機關人員有增無減，公務員的薪俸也有增無減。捱到金睛火眼的市民老百姓，怎會

當公務員是天之驕子，不必像一般藍領、白領那樣，時時躭心工廠倒閉，商店裁員。他們的飯碗是金造的，永遠打不破。

在工業僱員大量被解僱情形下，服務政府機關的公務員，應感到十分幸運。他們不會炒魷魚，也不減工資，但如果因政府的加稅而弄到更多商店工廠關門的話，公務員的優厚待遇也將維持不來。

所以，香港政府不可以施行吃母雞政策，市民艱難，政府也應分擔，不應由老百姓捱苦，政府開銷絲毫不減，一仍舊貫，絕不公平，而且會普遍引起市平不滿，其後果更難逆料！

要活下去・何須請願

上週，港督府閘門前又出現熱鬧場面，兩批人士前往請願，一批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代表，他們的標語是：「反加價」「反強姦」「反暴力」「反賭毒」及「我們要活下去」。另一批則「反加租」，他們是新區的住客，因為部分徙置大廈加租，他們反對。世界性通貨膨脹引起的一切惡果，香港也被波及。物價漲，失業人數增加，是全球性的現象，香港當然不可免。反加價、反失業，反得很對，但肯定沒有結果。不但香港沒有結果，即使在美國，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反，也不會有結果。

明知沒有結果而反，當然有他們的目的。不久前，報載倫敦有一班激進青年，經常作出種種宣傳，大挖港府瘡疤，和這些三反五反藉以暴露香港黑暗面的大專學生代表，目的一致。

其實，比起別的地方，在通貨膨脹下所受到的影響，香港已不算太嚴重。當然，要是完全不受影響更好，但事實上恐怕沒可能。每個人都希望「活下去」，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合法」與「非法」的

活下去」有等級之分。大陸難民以為逃到香港就可「活下去」；香港的大專學生則要較高的水準才活得下去。香港確有很多瘡疤，很多弱點。有些弱點可以克服，可以改善；有些因受世界性影響，卻不可能。因此港督府門前請願也得先分析一下：要求改善治安該是他們能力以內的事；但要求遏止通貨膨脹，卻不容易辦到。富強如美國，也正受到困擾，福特力難自拔，何況小小的香港？除了讓港督府熱鬧一番，會有什麼作用呢？他們若到聯合國門前請願，也許較為適合。

管制武館‧有利無害

有人認為，香港治安不靖，和武館林立，習武人多大有關係。許多人建議武館須註冊，但當局直到目前，還沒有採取此項行動。

據說，香港武館目前發展到百多間，平均每間約有學生三四十人，估計全港習武的人對武功如此狂熱，也許因為一些打武的人近來都有機會大出風頭，有些更由打武仔而成為大明星，一朝撈起，羨煞不少後生仔。做了打仔明星，好處甚多，一來可以揚名，二來更多艷福，有朝一日，如果能成為李三腳第二，便可飛黃騰達，躊躇志滿。

更大的原因是中國功夫今天已為世界人士最熱門、最時興的玩意，在外國，許多人跟隨師傅學習功夫，如果學懂三幾下散手，有機會出國的話，可以揚威異域，至少也可利用來做解決生活的技能。

所以，香港武館，雖然越開越多，仍應接不暇。其中許多習武者目的是自衛強身，但良莠不齊，當然也有另懷目的，學懂了武術，可以為非作歹。

因為武術之為物，既可自衛，也可攻擊他人，目的是學以自衛的當然沒有問題，但以攻擊他人為目的，好勇鬭狠，則武館便變成歹徒的溫床，教懂他們各種武術，便如虎添翼，為所欲為。

使武館置於政府控制下，有百利而無一害。甚至有人認為到武館學習武的人，也有登記必要。因為這一來，遇到劫殺案時，對破案便有幫助。

一般武館分子複雜，因此國術總會主席陳漢宗認為「自律」最為重要。既然沒有法律控制，便只，如果他能自律，根本不算得是不良分子，是不良分子就不會自律。這個倡議，簡直多餘，武館主持人必須具有「慧眼」，分辨出好人與不良分子。認為有疑問的徒弟，不可容納，但有幾人能做教頭而兼相士呢？

共幹逃港‧不應收容

香港政府遣返政策正備受攻擊的時候，當局對遣返大陸逃亡者的措施

共同渡過難關

，有兩類逃亡者可獲得網開一面，准予居留。第一類：有親屬在香港，可以照顧他們生活的。第二類：有政治背景的共幹，遣返會使他們的安全受威脅。這兩類人都可以破例准予居留。

當局這措施，正是老萬曾提出過的。老萬認為，這是唯一兩全其美的辦法。香港有人滿之患，確是事實，不可能凡大陸逃來的人都予收容；也不能不管他們死活，即拘即解。權宜之計，只有在這兩者中找出折衷辦法。

什麼是折衷辦法？拘獲後，予以個別審查，若是成份好，遣返不會受苦，最多是大失所望而已，就決定予以遣送。如果留港有人收容，不會變成拿刀拿槍做世界的匪徒，港府也會准予居留。至於人民公社社員、生產大隊隊員、農民、工人，在香港沒有親屬者，一律遣返。

這決定非常使人滿意，不過，卻有漏洞。逃亡共幹，與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民不同。共幹逃亡，很多是因為派系鬥爭，敗於對方之手，恐被消滅，所以逃亡。這種人遞返容有危險，留在香港，香港蒙受的危險更大。因為這種人殊非善類，與受到中共政治迫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黑五類分子大不相同。老萬認為受迫害的人予以收容，合乎人道；共幹動輒鬥爭他人，即使鬥爭未必出自他們本意，但奉命行事，也使人民受其荼毒。更可怕的是逃到香港後，習慣騎在人民頭上。這種人讓他們留下來，一朝不得志，便走到歪路上去，成為打家劫舍的匪徒。

逃亡者，逃亡來港前是中共民兵幹部，攜械逃入香港。看來，他在香港做世界早有打算，否則也不會攜械而來。因此，老萬認為收留共幹，殊非智者所取。

一窮二白‧何為歡呼

擁有十六萬工人的英國雷蘭汽車公司，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中，要求政府援助。英國政府計劃給予救濟，將該公司收購為公眾所有。在議會中，許多主張採取更多國有化措施的工黨議員們，無不為此而歡呼。

雷蘭汽車公司是英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廠，他們的經濟危機，當然也反映了英國經濟的不景，老萬看不出有什麼值得他們歡呼的。

雖然許多英國工黨議員希望有更多大工業國有化，但如果雷蘭汽車公司不是賠本，經濟不會陷於危，既然賠本，工黨政府接收到的，只是一樁蝕本生產，有何值得歡呼的呢？

英國戰後一直鬧窮，到今天已一窮二白，可是英國人還不覺悟，急起直追，連續不斷的工潮，把英國拖垮了。雷蘭公司在這樣的情形下，雖是英國規模最大的汽車廠也頂唔順，若由政府接手，成為公眾所有的公司，也不見得一下就可把它改善過來，由賠本而變成賺大錢，很可能成為政府的負累。

英國今日要解救經濟上的困難，不在有更多的大工業國有化，而是上下一心，放棄過去的作風，大家同心合力，埋頭苦幹，不要再唱「罷工」這一支歌，努力生產，增加收入，才是救亡之道。

把一家商營的汽車製造廠，從其經濟困難的機會中，把它接收過來，不能算是什麼喜訊，更不值得歡呼，嚴格說，是國家乘人之危，買平貨，並非好現象，徹底挽救之道，該從基本做起。

國運猶如人運，風水輪流轉。如英國的衰落，美國的麻煩多多，產油國家突然間成為暴發戶等等，都是意想不到的變化，除了他們自覺，努力和振作外，當然也要國運好轉，才可以渡過難關，否則一蹶不振，更難料到他們最後的命運是怎麼樣了。

萬人傑

談接防本港的啹喀兵

胡菴之

最近有一項關於本港的防衛新聞是：英國將於明年調離駐港英軍，改由現駐婆羅乃的啹喀部隊來港接替；至一九七六年三月後，本港將要負擔更多的軍費。這是什麼原因呢？根據英國國防大臣梅遜十二月三日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報導稱：英國會根據五國防務協定，撤退在東南亞的大部份部隊，但不包括駐在香港的九千英軍。同時，港府也就英國國防聲明，計劃減少駐港英軍一事發表一項評論說：英國在港駐軍將作若干減少，但仍會保持足夠數目，以應付本港的環境所需，有關軍力的適當水平，現正在繼續商討中。

至於本港對於駐軍的軍費，究竟會將增加若干負擔呢？依照一家英文報紙的報導指出：有關本港政府被要求負擔增多二億二千六百元。如果加上目前本港每年付出的軍費九千六百萬元，則共達三億二千萬元。換句話說，本港將於一年以後，對軍費負擔將需增加三倍以上。由於一九七一年簽訂香港的防衛協定時，估計當時防衛費的總數，每年約為二千八百萬英鎊（折合港幣二億二千六百萬元），香港每年捐助八百萬英鎊（折合港幣九千六百萬元）。

一般相信英國派遣啹喀兵部隊來港駐守的計劃，可能有如下兩個主要目的：一為避免解散啹喀部隊所引致的政治不滿，因為這些部隊在他們的本國尼泊爾的經濟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則由於啹喀兵比英軍薪水便宜，所以英國政府仍可以在本港維持龐大的駐軍，而其費用則可減少。這是一個折衷的辦法，否則屬於英國具有歷史性的啹喀兵，將遭受解甲失業的命運，而令到尼泊爾亦蒙受極大損失。

關於解散啹喀兵的計劃，英首相威爾遜在上屆工黨政府中，便已決定於一九七一年提早撤退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的駐軍，而駐在香港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啹喀兵部隊，則決定於七〇年代的初期，便將它們解甲歸田。其原因是：英軍退出蘇彝士運河以東之後，英國的陸軍部隊，將可能不再僱用這些啹喀兵作為其正規軍了。因之，自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本港會經發起捐募，目的即在酬勞啹喀兵團駐港期間的貢獻。為了避免啹喀兵部隊被解散的命運，於是英方想了如上的辦法。

所謂啹喀兵這一名詞的來源，也許讀者中還有些不怎樣了解的，其實，他們都是尼泊爾的啹喀族人，故稱為啹喀兵部隊。尼泊爾為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一個細小王國，面積約十四萬方公里，北接我國的西藏，南連印度，東望不丹，中以錫金為界，現有人口約在八百五十萬至九百萬人之間，其中主要民族除啹喀族外，其次則為藏族的尼哇爾人及來自印度的廓爾喀人。據說在紀元前六世紀的時候，這些古老的民族便卜居於加德滿都河谷一帶，從前被稱為「亞洲的秘境」，往往禁止外人入境。由於其國境之被封鎖，故尼泊爾又有「鎖國」之稱。

國內政治向來由將軍把持其政權，類似日本的德川幕府時代。以後國內展開其「王政復古」運動，由國王親臨朝政。但直到現在，仍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尼泊爾政府因為沒有推行義務教育，文盲為亞洲各國之冠。

可是你別小看尼泊爾，它正是釋迦的誕生地；而著名的世界第一峯，也正在尼泊爾境內，世界最高峯的探險隊，亦常常要從尼泊爾登山。第一個攀登額菲爾士峯的英雄唐生，便是尼泊爾人。記得在二十年前，曾有一個高僧竟在喜馬拉雅山裏面宣告神秘失踪，那正是前尼泊爾國王和杜里華拉客死瑞士醫院後的第十一天所發生的怪事。杜里華拉王本來到瑞士養病已有相當時間，由於當時醫生提議他改往美國求醫，但他申請入境時卻發生了問題，原來美國法律上只承認一夫一妻制，而尼王卻有兩位王后陪伴在側，在入境上怎樣報請？頗有問題，弄到美駐瑞士大使館也不敢作主，結果經過一番公文旅行，華府當局總算特別賞臉，答允破例同意國王偕其「雙妻」入境，可惜為時已晚，國王病勢已趨沉重，終於不治。

這是尼泊爾的國喪，人民獲得噩耗後，馬上宣佈全國服喪十三天，在服喪期內，全國男女要剃光頭髮，禁穿皮衣，音樂電影全部停止，每日只進食一頓飽餐，且不准吃鹽。這些做法，據說是替故王靈魂作一種罪惡補償，就在這此儀式將近尾聲時，而那位失踪的高僧，便挾着故王許多遺物，飄然進入喜馬拉雅山，不知去向。

實際上，尼泊爾有不少事物都是神秘的。在過去百多年來，它一直為拉那族人所支配；國王只是一個傀儡，二十五年前在印度支持下，拉那族始被打倒，王政復活；同時實行了君主立憲制。但是八百多萬尼國人民，大部份從事原始方式的農業，政治意識極低，在許多小黨派互相傾軋之下，政變頻仍。

尼泊爾人信奉婆羅門教，每年六月中旬，必舉行一次朝聖大會，在集會中，又必舉行浴火禮，這是最引人入勝的節目。相傳舉行典禮之日，男女教徒均集中在教堂門前的廣場上，魚貫入殿拜參，教堂裏面鐘聲雷鳴，管絃喧天，充滿着莊嚴氣氛。至正午十二時，教堂大門始升起一堆烈火，司教者頻以牛油和

樹枝投入烈火中，約二十分鐘後，教長即率領全體司教及樂隊從容步出，到達火堆前，圍成一圈，隨後由教堂內跑出幾十個滿身塗着黃粉，戴着象形面具，下身僅圍黃布的壯漢，邊跑邊唱，並跟着鼓樂的節拍而手舞足蹈，舞繞火堆三匝，始俯伏地上，作象叫幾聲，之後，鐘聲和管弦有如狂風暴雨，該幾十個「舞男」相率撲入火堆中，亂舞亂跳，直到火焰熄滅爲止。使人覺得奇怪的是，舞男身體竟無一點灼傷的痕跡。

尼泊爾是一個山國，人民慣於山地運動，過着十分勤勞生活，個個體格強壯，加以很少與外人接觸，過着原始生活似的，故英勇好鬬，外出時必身佩利刃，每遇敵人，必互鬬至死！而在尼泊爾各族之中，尤以喎喀族人更爲驍勇善戰。清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尼泊爾人恃其善戰而嘗寇藏邊，乃出兵征討，一度逼近其首都，該國酋長因震恐而向清廷乞憐；並簽訂五年一貢的條約。自英人取得印度後，曾出兵進侵尼泊爾境，卒以喎喀人驍勇抵抗，僅割其東境二邑哲孟雄（錫金）。故勇敢的喎喀族人，便成爲世界各地最歡迎的武士。而外國政府中，英國便是招募喎喀兵最多的國家。遠在一八五七年，當印度境內發生反英叛亂時，英國就已開始招僱喎喀族人，作爲它最早期的僱傭兵，協助英東印度公司敉平印境叛亂。後來尼人認爲：當兵是一項可靠的財源，故此尼國的僱傭兵便成爲一種對外的輸出品。

第一次大戰中，英國政府曾在尼泊爾招募了喎喀兵達二十個營，約一萬二千人。這些喎喀兵當時在戰場上的堅強和兇悍，實令人難以置信，曾使德軍聞而生畏！因之，每當喎喀兵上陣時，必先大叫「喎喀兵來了！」德軍聞聲，由緊張而以心驚膽寒，以是，喎喀兵的戰績彪炳，威名大震。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更招募了喎喀族人爲盟國効力，組成四十五個團之多；加以現代的作戰訓練，使它更成爲不屈的勁旅；分別派在歐洲、非洲、及亞洲各地作戰，成績極佳，在大戰中喪生者達二萬四千人。

至二次大戰後，英在蘇彝士運河以東的駐軍，多半都以喎喀兵團爲主力，例如：駐在星、馬和香港的英軍，都是這些喎喀部隊佔多數。以前，馬來西亞進行剿共期間，經過了十六年的努力，才把共黨游擊隊打垮，而在這段漫長時期的戰鬬中，喎喀兵厥功甚偉。當時的英軍雖有十餘萬人，然其中只有七營喎喀兵，他們在馬來西亞的森林裏面，前進是非常困難的；而且狡猾的馬共游擊隊，往往避重就輕，使英軍無法與敵接觸，反而經常遭到它們的襲擊。後來，英國空軍想出一個辦法：要想把那些善於攀山越嶺的喎喀部隊發揮其威力，必設法於降落傘的一面繫一條長約百呎的帶子，下面則繫着一個活動的木箱，讓喎喀兵躲在這些木箱裏。到降傘落下後，多半掛在大樹的枝幹上，而木箱則因重量關係，垂於樹枝之下，於是喎喀兵便安全地跳出來，不致被樹枝刺傷而與游擊隊進行搏鬬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曾先殺死了馬共恐怖分子約達六千人，俘獲與投降的約四千人。

第二次大戰期間，在緬甸作戰的喎喀兵部隊，也曾發生過壯烈事蹟。曾有一個喎喀士兵單獨向一隊日軍巡邏隊衝鋒上去，使用他那十五吋長的鋒利彎刀，一口氣便斬死了十二名日本鬼子兵。此外，還有一營在義大利中部作戰的喎喀兵，於夜間巡邏時，竟摸進敵軍的防線內，發現三個敵軍在一間房屋內併排睡着，他仍使用鋒利無比的彎刀殺死兩個，其中一個於天光時醒來，發覺睡在左右的兩個同袍身首異處，被嚇至瘋狂起來！這些不過是喎喀部隊在作戰中的點滴罷了。其實，他們除了勇於衝鋒陷陣的傳統陣地戰之外，對於摸黑偷襲敵人——尤其在山地和叢林中進行襲擊，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因之，馬來西亞政府對於這些喎喀部隊十分重視，曾希望英國撤退之後，留下喎喀兵團，繼續爲馬來西亞的防務效勞，但是非常可惜，尼泊爾政府的立場卻不同意大馬來西亞的計劃。

據說：馬來西亞政府曾向尼泊爾政府提出請求，希望允許大馬政府僱用被英軍裁掉的喎喀部隊，俾充實大馬的防衛力量。前大馬總理東姑拉曼，於一九六八年訪問加德滿都的時候，可能與尼泊爾政府商討過此一問題。但由於尼泊爾政府不願意它的人民，繼續受外國政府的招募而爲外國人作戰的僱傭兵。據倫敦的刊物報導說：英政府早就已經有了適當的計劃，曾在尼泊爾西部地區，爲即將遣散回國的喎喀士兵作了妥善的安排，好讓他們解甲後能夠安然過着平民的生活，不要再爲其他國家擔任戰鬬工作了。

本來，這些受僱於外國的喎喀兵，原爲國家賺取一筆數目龐大的外滙；蓋尼泊爾爲一山國，國民經濟以農業、畜牧爲主，而物產則盛產甘蔗、黃麻等；故此，尼泊爾居民普遍窮困，更談不上什麼外滙。數百年前的主要輸出品是和尚，相傳尼泊爾的和尚到外國去傳教，非以金錢邀請不可。

然則近年來，尼泊爾政府爲什麼寧願少賺外滙，而不願意外國政府繼續招募其喎喀兵呢？原來這是具有不得已的因素存在的。根據加德滿都方面的表示：若干年來，因喎喀族人受僱於外國，而使尼泊爾政府在外交上遭受到許多麻煩。例如：一九六二年當中共與印度發生邊境衝突達到高潮時，中共曾經俘虜一部份受僱於印度的喎喀兵，北平並把這些喎喀族人直接遣返到尼泊爾去，而這種情形，則是尼泊爾極不願意捲入其間的。

一九六四年，當印尼總統蘇加諾派兵進襲馬來西亞的時候，曾經爲北婆羅洲邊境有大量喎喀兵駐守，而對尼泊爾大加抨擊。一九六五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發生武裝衝突時，印度也曾利用喎喀兵對巴軍作戰，當時，巴基斯坦政府就曾要求尼泊爾政府召回那些在印度兵團中的喎喀士兵。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尚有更大的麻煩是：如果尼泊爾政府繼續容許外國招募其喎喀族人，參加行伍，那末，將要招募的國家勢必越來越多，使尼泊爾政府應付不暇！因爲，既然允許一、二個友好國家的要求，則將不能拒絕第三、第四個甚至更多友好國家的申請，否則變爲不友好。——這樣發展下去，尼泊爾的喎喀族人將會全被外國招去。

不過，現在英國陸軍中的喎喀兵部隊則是例外的。因爲它們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大戰前，英國便向尼泊爾申請招募，而尼國政府拒絕外國招募禁令，則是在六〇年代以後的事。除非英國裁遣喎喀兵，否則尼泊爾無權召回。

中東問題亂如麻

岳騫

目前的中東之局，實在亂到無法收拾，自從日本侵佔我國東四省之後，四十年來，國際上尚無一個無法解決的亂局如今日之中東，前途演變如何，實在使人擔心。

中東之局弄到今天的地步，開始時誤於英美兩國的短見，硬性在中東建立一個猶太國，而未曾認眞去考慮到各方面的問題，更未想到有一天阿拉伯國家會在世界上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在以色列建國之後，對中東問題最大的罪人是埃及死去的總統納薩及剛死的聯合國前秘書長宇丹。

以色列建國之後，猶太人便把佔領區內的阿拉伯人趕走，強佔其田園房舍，這批阿拉伯人如同二十五年前的中國人一樣，紛紛向國外逃亡。但中國人逃到海外多數都能另創基業，起碼總可以溫飽。阿拉伯人不同，因爲阿拉伯人逃出巴勒斯坦之後，以帳篷爲家，靠聯合國救濟爲生，並未能認眞解決本身的食住問題。

所以如此，並不是阿拉伯人沒有創業精神，更不是阿拉伯人智慧不如我們中國人，而是害於納薩這個妄人之手，此事很少人提及。

納薩自從一九五一年聯絡一羣少壯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腐敗的法魯克王，始而擁在軍中有良好聲望的納吉培將軍任總理，自任副總理，當時的納薩只是一員中校，既無聲望，亦無戰功，全憑詭計，加上法魯克王的腐敗政府失盡民心，納薩乃乘機予以推翻，在政權穩定後，又因禁納吉培將軍，取而代之，自爲總理，又改總統，終於建立了獨裁政權。

納薩控制了埃及之後，進一步就想統治整個阿拉伯，當時納薩的手段有兩種，一種是從內部顛覆阿拉伯各國，曾受其害的有伊拉克，國王費薩爾、王叔哈山、首相塞德全部被殺，其次爲葉門，國王險些被殺，王朝也被推翻，還有摩洛哥，國王也幾乎被殺，王朝得以保全。此外尚有被納薩行刺顛覆未遂的有沙特阿拉伯、約旦、突尼西亞，曾被納薩正式合併的有敍利亞。

另一種手段便是利用阿拉伯難民，讓這批難民住在巴勒斯坦周圍，形成一個國際問題，對外威脅聯合國，對內藉以壓迫阿拉伯各國，阿拉伯國家就範。阿拉伯國雖然反納薩，但是對於納薩提出的解放巴勒斯坦，送阿拉伯難民還鄉的口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敢反對。納薩就把幾十萬難民當作他個人稱霸阿拉伯國家，向世界招搖的資本，所以他雖然口口聲聲要解決阿拉伯難民問題，但內心實在不願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此事一拖便是二十幾年。



如果納薩就這樣鬼混，雖然苦了阿拉伯難民，尚不致危及世界和平，但納薩又出壞主意，自仗有蘇俄供給的武器，想一舉打垮以色列，又挑起一次戰爭，即一九六七年發生的六日戰爭。

在以色列獨立時，曾發生了一次「以阿大戰」，那一次戰爭西線的埃及失敗，東線的約旦勝利，佔領了半個耶路撒冷，當時以色列向西出口，是經由地中海，以色列的疆界，此一疆界，以後就變成以色列向東出口便經過紅海（附圖），地中海與紅海之間有一條蘇彝士運河，本是國際通道，到了一九五六年納薩宣佈收回蘇彝士運河後，以色列船隻便不得通過蘇彝士運河。以色列東面通道便只有由阿卡巴灣出紅海，所以以色列視阿卡巴灣爲生命線，如果阿卡巴灣被封鎖，以色列船隻去亞洲，便要由地中海出大西洋繞好望角入印度洋，自非以色列所能負擔。聯合國也深知阿卡巴灣自由航行爲中東和平所繫，所以在阿卡巴駐有二千和平部隊維持阿薩巴灣

自由航行。

到了一九六七年，納薩在國際上招搖撞騙成為不結盟國家五「領袖」（另四人為印度尼魯赫，印尼蘇加諾，加納恩克魯瑪，南斯拉夫狄托）之一，又自認是阿拉伯集團「唯一領袖」，氣焰不可一世。聯大秘書長偏偏換了一個小人宇丹。宇丹自以能坐上聯合國秘書長的交椅，就靠亞非國家「領袖」的支持，對納薩、尼赫魯、蘇加諾、恩克魯瑪一羣蛇鼠，總奉唯恐不周，納薩就同宇丹說好，撤回聯合國駐阿卡巴和平部隊。當初聯合國派去阿卡巴和平部隊，是經安理會通過的，宇丹身為秘書長只有執行命令的權力，並無決策的權力，按說宇丹要撤回聯合國駐阿卡巴的部隊，總要請安理會批准，但宇丹也知道此事如果提到安理會，一定不能通過，於是越權自發命令，撤回和平部隊。納薩早已準備好，宇丹剛撤走和平部隊，納薩即下令封鎖阿卡巴灣。以色列也早有準備，立時發動突襲，六日戰爭便告發生。

照情理推想，納薩既然敢發動戰爭，對戰事總有相當把握，誰知妄人之妄，超出想像，以色列一戰就攻下加薩走廊，活捉埃及總督，席捲西奈沙漠，直逼蘇彝士運河，使蘇彝士運河無法通航，回師又攻下約旦河西岸，佔領敍利亞邊境戈蘭高地。

這次戰爭帶來一項未能預料的後果，即在埃敍約三國聯軍大敗之後，住在帳篷內幾十萬阿拉伯人，對他們的「救世主」納薩的幻想破滅，看出此人不是英雄而是狗熊，更明白過去是受了愚弄，此時唯有奮起自救，於是乃有「巴解」之誕生。六七年來巴解對世界和平構成的威脅盡人皆知，不必細說，但到了最近，危機又推進了一步，即在阿巴特高峯會議席上，阿拉伯國家強迫約旦對約旦河西岸的主權，由巴解接收建立「巴勒斯坦國」，接着聯大又准許巴解領袖阿拉法到聯大發言，儼然承認其為一個國家的領袖，至此，中東問題乃在亂絲中挽一個死結，恐怕上帝也解不開了。

目前情況最難安排的便是「巴解」了，阿拉伯國家領袖內心真正同情「巴解」的可能只有利比亞的「超齡童子軍」格達非，但卻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不贊同的話，大家只有被牽着鼻子走，一旦阿拉伯惹起戰爭，還要一致支持，如採取「能源戰爭」，便是手段之一。

在以色列方面，一直被勝利所誤，錯過許多次談和的機會，以色列朝野總以為阿拉伯國家落後，不值一擊，但以色列人從未想到，國家沒有永遠落後的，去年十月戰爭，以色列開始嘗到了苦果，陣亡一千多人，若以人口比例計算，等於美國人戰死三十萬，但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也未死過這麼多的人。

以色列今天的處境不在於戰爭的勝負，實在說，此時中東發生戰爭，以色列還能打勝仗，問題是以色列不能打仗，以色列人數太少，一打仗就要男女青年全部上火線，工場、農莊完全停頓，上次打了不到一個月，以色列經濟已瀕於崩潰，以鎊貶值達百分之四十三。如此大幅度的貶值，在二次大戰後尚僅見，如果阿拉伯人仿照我國對日抗戰策略，不論勝負先同以色列打上半年，以色列非從內部潰崩不可。

世界上敢挺身出來援助以色列的國家只有一個美國，但美國國力也今非昔比，而且美國只能援以色列武器，不能援以色列糧食日用品，更不能派兵去作戰，則以色列以三百萬人對一億八千萬阿拉伯人，能消耗多久。

截到目前為止，以色列尚無全部退出一九六七年所佔土地之決心，實則以色列此時即作此項讓步，為時已晚，若在基辛格本年五月間訪問中東時提出此項建議，則拉巴特會議將不會通過阿拉伯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決議。

看以色列的情況，十足似中日戰爭時的日本，當上海戰爭激烈進行時，日軍只要答應恢復七七事變以前態勢便可停戰，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只要肯退出東四省，還有得商量，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即使要退出東四省，我們非收回台灣不可了，到了戰爭末期，日本即使願交同台灣，我們卻非要它無條件投降不可了。

以色列將領用兵如神，惜乎對近代國際關係史未會研究，尤其是未對中日戰爭史作為和戰的參考，是相當可惜的事。

讀壞書與讀書壞

春聲

「學說」殺人何止屬於洪水猛獸，屬於原子核子彈啊！洪水猛獸是偶然遭遇；原子核子彈並不經常爆炸；所以殺人總有個限度，而且可以「防患未然」。但「學說」殺人，視不見血漬，嗅不聞血腥，要是讀壞書與讀書壞，「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雖然同讀一樣的書，但卻做起來有好有壞，大抵由於書中人物（事）有好有壞，學好變好，學壞變壞了！比方要師法唐宋八大名家之一王安石（荆公），特別文章不錯，實駕乎三蘇之上，可是偏學「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壞何待？是以今日時下青少年愛讀黃色刊物，黃色刊物為壞書，讀了不壞變壞，壞的更壞。特別是使青少年思想學壞的書，定該禁止出版或運入銷售，以免思想受到染污。

壞書嗎？要是知道為壞，自然不愛閱讀，即使愛閱讀，也要批判內容荒謬，如抑孔揚秦，彼以為破舊立新，實則人格破產，抑孔反而揚孔，揚秦反而抑秦？秦已二世被族，孔始終為萬世師表，除非「讀屎匾」啦！

又不會讀書，雖然也有壞人，但壞的程度畢竟有限，因為壞就是壞，並不加以掩飾，但讀過書而壞，豈但不承認自己的壞，且指說他（她）壞的為壞呢！

認識中國

大學生·民主·良心

柳以青

在「四校聯刊與一枝獨秀」的文章裏，我特別的談到香港大學「學苑」事件的發展，乃是「學苑」編委會最後強調和決定了的編輯政策——公開與批判。

或許社會人士們對這一「大學校園」內的事件，並不感到太大的關心和注意。然而，我卻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這次「學苑事件」。

很多時候，爲學生家長的人們，在讀到了由各學院所出版的「學生報」，讀到了「學生報」內所刊登的文章，特別是有關「認識中國」方面的，總是在搖頭鎖眉，以爲：怎麽容易刊登了缺乏客觀的文章，間接地就會想到：如果多讀了這一類的缺乏客觀的報導後，多少都會受到一些感染的，起碼會產生錯誤的引導。

有的「學生報刊」是公開發傳的，因之，社會人士們在讀了這一類缺乏客觀的報導，和錯誤引導的文章後，不由地就會想到：原來身爲大學生的這一代青年，竟是在意識形態中，已經那樣的偏和差，將來該是如何呢？

青年們對民主的真正體驗

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各大學院的「學生報刊」所出現的缺乏客觀的報導情形，是如何地造成的呢？或許，更好說，這些學生報刊的言論是否眞的反映了全體學生們的意識形態呢？如果是反映的話，所佔的百分比又該是多大呢？這些，爲我們局外人是很難獲知的。然而，這期的「學苑」（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在「學苑修章事件」的刊載中，給了我們一個答覆。

同時，在與「學苑修章事件」有關的「評議會」開會的情形，也有一篇「學苑評論員」所寫的「我們作出的評論」文章，其中所涉及的論點，卻是保證民主作風與自由人權的核心思想。從這一篇文章所闡發的中心思想中，使我知道這一代的大學生，並不是如同學生報刊中所出現的那種缺乏客觀的文章等，所能相提並論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出：民主自由在中國歷史上發展的前途是樂觀的。以下是我把這位「評論員」文章中的精彩片斷，註錄在這裏，値得讀者們去欣賞，同時給予評論，作爲認識中國下一代的青年們的思想和態度。相信是有很大益處的。特別是有關大學生本身社會所發生的事件，以及他們對這事件的看法和處理。

一、在民主制度的實踐中，我們總是在開會，在表決，以爲這是民主的必然方式。但是，在投票中，是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就是投票的比例總是差不多的。這位評論員在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說明：「這次評議會有很多次投票（記名方式）而投票結果差不多是一樣模式的（Same Pattern），大多以廿餘票對十一或九票，這反映了什麽？這只表示了大部份評議員已經有了一定成見，評議會的討論只是將評論員心中的決定來一次具體性的執行。……而且，評論會討論並不是在公平的氣氛下進行，有部份評論員大用 Point of Order，基本上不容許其他意見的充份發表，……我們相信：眞理並不是靠表決得來的，並不是靠人數多寡，一個眞正民主及代表性的架構，並不是抽空來看的，我們必須結合現實的層面，看看在這民主架構內的人，是否合乎理性？是否尊重事實……？大多數的決定並不一定代表民主，民主、合理的議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這個議決是理性、尊重現實的。」

慢慢地讀一讀上面的話，雖然只是來自目前的青年，可是，他對民主以及民主程序的體驗卻是深刻的。

二、另外一段是有關言論自由的。其中也牽涉到言論與報導的分別：「我們指出學苑編委會於十月廿八日出版的『少數人的聲明』一文，是一個原則性、立場性的表達，表達學苑編委會對學苑修章事件的看法，這完全不是一篇報導文章。……當然我們不願意斤斤計較『報導』還是『聲明』，但一些概念的澄清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就是很容易被人利用作爲口實，制止學苑編委員作爲一行政單位，而作出編委會的立場及出版特刊的權利及義務。」

這一分辨是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堅持了兩個原則，除了這兩個原則後，其他的可能有錯誤。他們的原則是：一、「憲章的修改並不應該只是幾位，甚至二、三十位評論員的決定，憲章精神的堅持及遵守是每一個同學都應該執行的，應該讓全體同學議決。」二、「學苑編委會還是堅持『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處理這事件。但是，對一些同學對事實的歪曲，我們極表不滿。……我們認爲，意見的不同是沒有關係，大家可以就着相同點來討論，但是，如果連最基本的事實也故意歪曲，矇騙同學，這是不可原諒的。」

由於這一「學苑修章事件」，在全體同學的投票之下已經解決了。根據投票的結果，「學苑」除了刊出了投票結果的表格和紀錄，同時，又給予了評論稱，那是由學苑總編輯王卓祺所寫的「就學苑修章事件的幾點看法」稱：

「這是歷年來港大從未發生過的，有這樣多大字報，這樣多同學參與的，而且，以（十一月）十三日的投票情況及結果而言，也是歷史性的，學生會的投票少有出現排隊的現象，而且當日的投票人數共一千六百四十一人之多，有

整個學生人數之半，在以前這是不可想像的，這反映了普遍的同學對整個事件的關心及參與的程度，而且，大部份的宿舍學生會及學院學生會亦發表他們對這事件的看法及立場，這也是少有的。……學苑修章事件的投票結果，無疑對我們編委會同人有很大的鼓舞，我們了解到今屆的學苑還有很多缺點，但無論如何，今屆所提出的開放、批判及多樣化的政策是受到同學的支持，同時，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亦了解到學苑作為一份學生報，應該敢於批評，敢於面對現實，無論國家、社會以至對大學，對學生會、評議會及幹事會都應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這態度的維繫則視乎學苑能否有其政策的獨立性了。」

知識分子的良知

從「四報聯刊」事件的解體，到學苑編委會三位編輯的相繼辭職，再加上香港大學校園內的各種大字報之張貼，引起評議會與學苑編委會之爭論，而觸發了這次學苑修章事件，短短的半個月內，可說是學生社會的大事件，然而，在經過了全體投票的結果，這一學苑修章事件總算告一段落了。

這一事件的結果，卻是維持了在學生憲章精神不違反的原則了，使學苑有其獨立性。不但此也，同時，也為整個的香港大學的學生會，帶來了充份反省的機會。

就在本期的「學苑」上，立刻看到了這一反省後的態度。那就是準備競選的麥海華內閣的訪問記錄。

麥海華同學認為：「今屆幹事會的工作，標榜『關心社會，認識國家』，而忽略了同學切身的福利和改革校政等問題，至於『關心社會，認識國家』這方面的工作，亦有不是之處。……在認識國家方面，學聯舉辦了『中國週』，港大參與歷史及地理風光圖片展覽等節目頗多，但對中國的認識是很片面的，未能針對問題的核心。麥同學認為應該本知識分子的良知，作公正深入的批評，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各方面不同的意見作分析了解，而不應單糾纏於意識形態的迷霧中。」

同時，準備競選副會長（外務）的吳漢英同學對「認識國家」一節上，稱：「雖然台北政府和北京政府還聲稱代表全中國（大陸和台灣），實際是有兩個不同的政權，一個統治着中國大陸，一個統治着台灣，而且兩者有着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雖然中共自七一年進入聯合國後，國際聲譽大增。但由於台灣放棄了軍事與政治反攻大陸的政策，而只著重發展經濟，未來成績，亦不能預料。對於香港處於兩者之間，各方面都有顯著的分別，故此應透過多方面的途徑，對它們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任何社會都有不完善的地方。我們應利用香港言論自由的風氣，對中國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評，不要小看這四百萬人的彈丸之地，它可能回復成為影響中國文化發展的動力。」

最後，下屆競選學生會會長的麥海華以及競選副會長（內務）說：

「麥海華同學認為，若以『左』為『激進』，則今屆學生會根本不是『左』，但如果是指以中共的官方宣傳和立場看事物，則態度是很明顯的。他認為學生會應實事求是，以同學福利為依歸，不應為外間政治團體之喉舌，更不應將自己的信仰強加諸人身上，對不同的意見，一切扣以政治帽子。學生會的政策，應該兼容並包，在重大的問題上，容許分歧，尊重不同意見，這才是更理性的表現，對於中國週歷史圖片展覽，麥海華同學認為，展出的資料和觀點太偏面，未能將問題充份呈現，和討論。陳啓祥同學則認為其形式不但死板，缺之輕鬆和豪放的氣氛，而且只是單方面教導式的表達，未能做到相互交流的效果。麥海華同學更補充說：我們認識的不應局限於香港及中國，更應了解世界各國，美、蘇、歐洲，以及第三世界發展中的國家，比較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從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現存的問題和日後發展的途徑。幹事會在個別問題上，容許有其立場，但學生會卻不應就此成為一個政治團體：因為它同時也是一學術文化團體。」

對學運，他們的看法是：香港學運正如其他地方一樣，源於青年人不滿現實社會的不平等和醜惡，於是團結起來，謀求改革現存的社會制度。但是，學運不應只局限於遊行示威，聲明抗議，更需要了解把握它的思想背景及成長過程。……今日的學運，毛病在說政治主義，什麼都以政治為中心，談論學術、文藝、體育以至人生問題，都離不開政治的核心。其實一個健全的社會和人生，是應該多方面平衡發展的，學術文藝等自然有其獨特的價值，不能一概抹煞。因此學運應突破政治的小圈子，更全面地發展和改造文化。目前，學運的參與者，感情重於理性，信仰多於事實，往往先入為主，先認同後認識，其結果是片面的，狹窄的，而且謬誤重生，無法自我改進。這種不良的風氣如不早加糾正，必造成學運的致命傷。

讀了上面的一大段話，我又想了想我幾年來在本刊所寫的這一「認識中國」專欄，我覺得很可自慰，因為，畢竟青年的朋友們，也都覺察到，我們共同所生活的空間和時間，以及所面臨的問題都是一樣的。而所掀起的反應也是共同的。

我只是覺得：這並不是誰在影響誰，而該解釋成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如果沒有任何政治偏見的話，都該是共同所感受的心情，以及共同所採取的態度，姑勿論他們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少年人們。

不能站在中國老百姓的立場來看問題，不能把目光「放眼世界」來看問題；不能從宣傳的迷霧中解放出來看問題，不能以就事論事的態度來看問題，不能從理性方面來看問題，那麼，所有的問題，以及所了解的問題，恐怕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到頭來，我們自己固然會自食其果，然而，那時，恐怕我們最感痛苦的，不是來自外在的壓力，而是我們內在良心的譴責。

外在的壓力是容易受的，但是，內在良心的譴責，卻會使我們無時無息地在受着折磨。

利用香港這塊自由的天地，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眞正的求出路吧！我相信，這不僅是有志青年們的志願，也是全體中國人民所希望的！

吳玠大敗金兵於和尚原

董力行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西曆一一三一年），冬十月，金將兀朮，自甘肅平涼，率步騎兵十餘萬，大舉南侵，宋將吳玠吳璘兄弟，拒守於陝西寶鷄大散關之和尚原，金兵大敗而逃，此一戰役，關乎南宋興亡，和尚原之名，遂著稱於史籍。

余為研究歷史兵畧，久思往游，民國三十年，於役河南，對抗日軍，農曆秋八月，日全蝕，按地球經緯，陝西可見，時西安第一戰區召開軍事會議，乃決心順道遊觀。七月望，自洛陽乘火車，至閿鄉鎮，時中日兩軍隔河砲戰，鐵路中斷，由函谷古道步行入潼關，西安會畢，遂赴寶鷄，農曆八月初一，上午九時，登大散關，得覩日全蝕，乃人生難得之巧逢也（詳明日黃花第二集），留連五日，四度登山，故壘徘徊，得知當年概況，和尚原之山形地勢，遂以瞭然，如不實地觀察，只憑書本所云，則如盲人觀劇，眞象如何，斷難明曉。

秦嶺山脉，自甘肅經陝西至潼關，綿延八百里，峯巒叠起，高度有至三四千公尺以上者，總名曰「秦嶺」，嶺中諸山，則另有其名，有「大散嶺」者，為秦嶺諸山之一峯，在寶鷄西南五十里，余自城南渡渭水，地勢漸高，南行三十里至嶺之北麓，再二十里，至大散嶺下，已拔海千餘尺矣。大散嶺，今有公路，盤旋而上，兩山對峙，中有人行古道，道口有關，名大散關，又名崤谷。寶鷄，漢曰陳倉，楚漢相爭時，韓信率兵由此暗渡，史稱暗渡陳倉者，卽為此地。

大散關，地形險要，為陳倉道入山之口。又為川陝交通六道之一，具有軍事防守價值，宋金分界，卽以此關。陸放翁詩：「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卽指此處。關口有碑，高約六尺，上書：「古大散關」四字，舉首仰視，其上更有層巒，余立關口，北望渭河，婉延如帶，蒼茫雲霧，氣象萬千，縱目臨風，胸襟為之一壯。

和尚原在散關之東，相距十餘里，為散關右翼高地，山野荒原，人烟極少，亦無村莊市鎮，土人以手遙指，余至原上，但見野草短林，空無所有，因綱鑑大書，宋史所稱「和尚原」大敗金兵者，實卽大散關也。和尚原為散關之右翼陣地耳。

大散關，背倚秦嶺，俯控關中，東距長安四百里，北離鳳翔百餘里，西接隴東，層巒叠嶂，憑高據險，易守難攻。渭河沿山之北麓，經寶鷄東流，七十里卽為五丈原，蜀漢諸葛武侯防魏，屯田駐兵之地也。渭水流域，土地肥沃。地理所稱渭河平原，又曰關中平原，農產富饒，甲於西北，足食而能足兵，秦據之以併六國。秦嶺山區，計有二十八縣，統稱南山，又曰陝南，萬壑千岩，風景絕勝。陳倉道，傍澗倚山，懸崖千尺，有時道路中斷，於崖側架木板以通行人，車馬凌空，下臨深壑，是名棧道，自大散關至漢中，約七百華里，其間棧道斷續，棧道以漢中為中心。

漢中以北，曰「北棧道」，漢中以南至四川者，曰「南棧道」，北棧道又曰連雲棧，連雲者，謂其高達雲端也，陸放翁有「歸次漢中境上」詩云：

雲棧屛山閱月遊，馬蹄初喜踏梁州，

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

遺廟孱孱寧遠畧，孤臣耿耿獨私憂，

艮時恐作他年恨，大散關頭又一秋。

紹興元年，兀朮自陝窺川，所採路線，卽為陳倉棧道，宋將吳玠兄弟，拒守散關佈陣以待敵，用袋形陣地，聚殲金兵七萬於和尚原，是役也。宋軍最高統帥，為「川陝荆湖宣撫使」張浚，指揮吳玠，挫方張之寇，建不世之功，戰績輝煌，事功彪炳，史書記載簡畧，玆由實地考察，繪圖詳述。以供後世兵學史家之參考。

富平戰後兀朮退軍南下

延安

黃陵

宋金大戰宋師四十萬敗績處

富平

金兵退軍路線

栒邑

涇川

平涼

鎮原

南下路線

隴縣

鳳翔

岐山

武功

三原

宋軍退守線

寶鷄

渭河

秦嶺高山

長安

大散關

吳玠

和尚原

吳玠兄弟大破金兵於此

鳳縣

留壩

張浚

漢中

（宋興州）

北

西

東

南

當時宋金雙方之國勢

一　徽欽二宗被俘於金，國都淪陷。

二　康王卽位於南京，改國號曰「建炎」（宋之南京，為河南歸德府，今商邱縣）。

三　金兵繼續進犯，商邱棄守，冬十月如揚州，次年遷杭州，金兵又陷杭州，「時名臨安」，高宗不得已，納呂頤浩之策，自寧波登船航海，走溫州以避之，斯時，統緒漂搖，幾難自保。

四　建炎四年二月（一一三〇年），兀朮大掠臨安，囊括金珠子女，退兵北還，秋七月率兵寇陝

西。

五　時宋軍西北統帥爲張浚，字德遠，四川人，由樞密使調充「川陝荆湖宣撫使」，樞密使官職，相同於今日軍政部長，即「明」「清」之兵部尚書，其人智勇有大畧，見兀朮回兵寇陝，乃集合宋師四十萬，會戰於富平（富平在西安北百餘公里），爲金將「婁室」所敗，全軍皆潰，張浚退守興州（宋之興州，爲今日漢中，古曰南鄭）。

六　自富平敗績，涇原路又復降金，關中隴東，諸地盡失，臨安播遷，久已不聞朝命。時金兵主力，集結平涼，有寇川之勢，國事艱危，朝不保夕，浚任吳玠爲「川陝諸路都統制」，堅守大散關，及其附近山區和尚原等地，意在確保陝南，阻敵入川，堅守秦嶺山脉，據險築壘以備寇，未幾兀朮果至，玠與弟璘，作殊死戰，兀朮大敗，史稱「和尚原大捷」。

七　金兀朮，擅長戎事，九犯中原，騎兵運動迅速，野戰攻城，所向無敵，擄二帝於開封，追高宗至江浙，長驅萬里，智勇深沉，較元之伯顏，清之多鐸，允不多讓，和尚原之戰，身中二矢，制鬚化裝而遁，此戰之烈，可想而知。

戰爭經過

時宋之「涇原路」，已降於金，宋之某某路，等於今日軍區制度，劃若干縣爲一路，冠以地名，設軍事長官鎮守之，涇原路屬「隴」「陝」邊區，轄涇川，平涼，華亭等十餘縣，兀朮自富平戰勝，招降涇原路，西趨平涼，收編降眾，而後率兵南下，攻畧陝南，作窺川之計。如第十頁圖：

（附金兵富平戰勝，轉攻陝南路線圖）

紹興元年，冬十月，兀朮率步騎兵十餘萬，自甘肅平涼，經華亭隴縣，集結寶鷄，架設浮橋渡河，直達北岸妻城堡，沿途駐兵，連珠結寨五十里，兵臨大散關下。余見渭河寬度，各地不等，寶鷄河面約三華里，水急不可徒涉，人馬十餘萬，無法船運，必須架設浮橋。宋史云：「兀朮攻和尚原，渭水設浮梁」，浮梁者，即浮橋也。

時金兵自富平戰勝，已存輕敵之心，意料宋軍，不堪一擊，大軍渡河，步騎仰攻，而作背水之陣，已犯兵家之大忌。況大散嶺窄路崎嶇，糧秣器仗，運輸塞途，騎兵不易馳騁。散關之下有隘門鎮者，爲關之前衛，羊腸小道，不可並騎，白刃相接，必須下馬步戰。兀朮自隘門鎮率兵拾萬，分三路仰攻，採左右包圍形勢，左翼主力進攻和尚原，右翼佯攻，以爲牽制，中路直叩散關，蓋散關地勢險窄，戰鬬正面，不出十尺，廣大兵力，無法施用，所謂丸泥可封也。

兀朮計劃，先攻和尚原爲立足點，使成對峙之勢，再作總攻。原側有小徑，可出散關背後，若由小徑繞襲，截斷交通糧道，宋兵自必撤退，費力小而收效宏，計至善也，故親臨前線，指揮步騎兵，漫山而上，施人海戰術，直撲和尚原，志在必克。

吳玠料知敵謀，自守散關正面，命弟吳璘，率軍一部，駐和尚原爲犄角，掘壕壘石，堅守以當來寇，並於原之東北山澗及「神岔山」設伏兵，以備側擊。和尚原可通關後之小徑，預置滾木雷石。

和尚原守軍多寡，史書並無紀錄，余從諸地觀察，由山形面積，水源大小，而可知其人數，原側有小溪，度其流量，可供萬人飲用，並無村舍，樵野數家，茅屋簡陋，夜宿只可帳幕，地形斗峭，騎兵必須下馬步戰，神岔山，野草短林，小溪亂石，伏兵可萬餘，隘門鎮以下，山澗三處，伏兵只宜小單位，每處二三千，散關正面一萬二千，滾木雷石之小徑守軍約二千，散關左翼是爲絕壁，控制警戒兵五千爲預備隊，可隨時調用，以備增援他處，合計吳玠兵力，不出五萬，兀朮金兵，三倍有奇矣。

吳玠，行伍出身，戰爭經驗豐富，嫻兵法，務遠畧，頗讀書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爲格言置座右（見宋史），戰鬬開始，吳另派驍將，夜間啣枚，設伏於和尚原東北之神岔山，不許暴露，宋史有載。余亦往遊，見該處宜於設伏。待兀朮潰退，截擊而可生擒。和尚原通散關背後之小徑，派兵駐守，預置滾木雷石，敵人衝至，則以木石下放，自高滾下，勢不可當。余往觀察，見工事遺跡，依稀可辨。農曆十月，秦嶺氣候嚴寒，樹萎草枯。金兵白日進攻，夜不能眠，人馬雜還，漫居荒野，夜間露營，或坐以待旦，虜騎易於疲憊，吳璘於原之北方，疊石爲障，外掘深壕，內伏強弩，敵人接近之時，分番迭射，其射法，每兵付箭十二枝，輪流登埤，射必中敵，無敵則休息，夜間束草燃火，擲於壘下，以作照明，藉知敵人動態，壘內炊爨，依時進食，久戰而兵不疲。

吳玠兵力部署，是爲袋形陣地，金兵渡河，即入袋中（見右圖），自渭水南岸妻城堡之東神岔山，至隘門鎮西北，是爲袋口，封鎖之後，金兵前進受阻，後退而無歸路，兀朮渡河督戰，伏兵羣起側擊，強弩四射，矢下如雨，地形所限人馬無處突圍，當時渭河渡口，金人若無重兵，兀朮必遭生擒。

是役也，金兵被殲及被俘，約七萬有奇，大小金將，全部傷亡，兀朮身中二矢，制鬚化裝而遁。

和尚原宋金大戰地形方位圖

金史：宗弼傳（兀朮又名宗弼），「旣敗張浚軍於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於和尙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歿」。

以上爲金國紀錄，最爲眞確，所稱「宋軍陣於山口」者，卽爲神岔山也，該地距和尙原約二十餘里，又云「將士多戰歿」，金將傷亡殆盡，洵非虛語。吳玠未曾計及者，㊀應於渭河上游，今名寶雞峽，備小舟或木筏，載以易燃之物，澆以桐油（地方土產），當金兵潰退伏兵出擊時，舉火縱舟，順流而下，至浮橋，阻而燃燒，浮梁旣斷，登高可以目覩，而後出兵奮擊，兀朮可擒也，㊁金兵渡河進攻，連珠結寨五十里，直抵散關之下，大軍十餘萬，人糧馬草，堆集如山，最宜火攻，宋軍未施火箭，是爲失策。

陳倉道第一線爲大散關，第二線爲仙人關，相距數十里，在今鳳縣西南（見附圖），該地防守價値，尤在散關之上，和尙原戰後二年，兀朮懷大敗之恥，集諸路精兵，於紹興三年冬十一月，再犯散關，吳玠料敵熟曉地形，再戰將蒙不利，放棄之。退守仙人關，宋金相持者四閱月，次年三月，雙方決戰。吳玠又大破之於仙人關，兀朮又敗，因以上兩次大捷，遂絕金人窺川之志矣。

兩處地形，余均徒步觀察，仙人關爲絕壁，騎兵無法使用。進攻路線，較散關尤難，第三線爲黃牛舖，第四線爲柴關嶺，第五線爲酒奠樑，每地相距二三十里，拔海約三千公尺以上，均爲軍事險要，而可拒敵者，諸地易守難攻，今日地圖，對以上較小地名，多無註說，意料張浚當年，必施縱深配備，應有援兵，駐守諸地，以防散關有失也，逾此，則通行無阻，直趨漢中矣。

漢中爲軍略要地，爲川北之門戶，沿漢江東下，順流而達襄樊，出長江可直抵武漢三鎭，元人滅金，「拖雷」率元兵自散關取漢中，循漢江下安康，圍攻宋之襄樊，而破金人許昌汴洛諸地者，卽由此路。漢中至四川，計有險要二處，一爲五丁關，在寧羌縣北，余曾往遊，無村舍人家，夜宿關之絕嶺大樹下，攜衛兵二人，坐以待旦，二爲劍門關，捨此二處，川北無險可守，成都爲平原之地，宜於地勢不能直攻

余對古今用兵之法，無不細心研求，黃帝指南車，金人拐子馬，元兵革囊，「亦思馬」所造之襄陽礮，古代各式兵車、弓弩、毒箭、火槍、火箭、木牛流馬，以及白蓮教義和團所用之符咒，均一一加以實驗，爲文記之，以求詳實，得知昔人兵器，極具巧思。火藥武器，原爲中國發明，歐西改進之，配以機括附件，乃有今日之槍炮，若無火藥，則槍炮無從產生也。

和尙原之戰，吳璘打金兵，係用「疊陣法」，卽古之「束伍令」。其法，用長槍隊居前，右手持槍，左手持擋箭牌，坐地休息以待敵，第二排用強弓，第三排用強弩，手持弓弩，跪右膝於地，注視敵踪，第四排用神臂弓（神臂弓之射程較遠）。戰法如下：敵至百步以內，神臂弓先發，敵至七十步時，強弓再發，敵人接近時坐地之兵，棄擋箭牌於地，一聲號令，長槍短刀施行肉搏，逸以待勞也。此種戰法，迫使敵人騎兵，不能衝擊，必須下馬步戰，百步之內，先用強弩者，因弩可瞄準射擊而又及遠也。此種戰法，使敵人未曾接近，先有傷亡。陣後復設「拒馬」，拒馬之製法，以木爲之，高約四尺，作人字形，二腿著地，中貫橫木，豎立如墻，多數並列，以鐵鈎相連，裝置拆卸，極爲快捷，步兵可以手携，臨陣卽裝，敵退則卸，用以阻擋敵騎，其效最佳。主將立於拒馬之後，左右兩翼，配置騎兵，待機追擊敗敵。主將觀戰，用旗指揮，旁有鑼鼓木梆，擊鼓則進，鳴鑼則回，鬪梆則射。聞鼓不進，聞鑼不回，聞梆不射者斬，號令嚴明，行動劃一。今日武器變更，對古代戰法，多不明曉，細述之以供參考。

吳璘之疊陣法，見「綱鑑易知錄」南宋紀，惟敍述簡略，特加細解，吳璘攻天水時，破金將「胡盞」、「習不祝」，賊騎五萬於劉家園，卽係用疊陣法。余在天水，尋劉家園，今爲村莊，遠覩爲平原，至近則丘陵起伏，察其地形，而知梗概。與村中父老閒話，徘徊憑弔，日暮始回。當年十萬人馬大戰之處，彈指計之，八百年矣。

古代名將之所以成功者，皆自身有所發明也，兀朮拐子馬，岳飛背嵬軍，吳璘疊陣法，余均詳細研究得其奧秘。

古代兵器，弓弩有別也，弩者，貫弓背於木柄，柄長二尺餘，上有槽，置箭槽上，控絃於機括，可瞄準，以指撥機，絃彈箭，箭即射出，有一次可

短

英國爲解決國內經濟困阨，工黨政府日前宣佈削減海外駐軍。今後將每年軍費由三十六億五千萬鎊減至二十七億五千萬鎊，十年內節省四十七億英鎊。此次裁軍，除駐於西德的五萬五千名英軍按兵不動外，其他地區包括香港一律裁減。這可能是西德與英倫三島近在咫尺，爲了本土安全不得已不加削減。而遠在中東、地中海、東南亞等地區，跟英倫相去萬里，縱使英屬地或英聯邦區遭受赤化，也不會威脅英國安全。何況如今老大的英國，並不是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日不落」帝國，強要一個破落戶充濶支撐大戶場面，繼續扮演一流強國角色，實在是吃不消的！

英國經濟弄至如此困境，當然受世界經濟不景及石油禁運影響，但英人自己不爭氣，也不能辭其咎。政黨爲掌權，明爭暗鬭，利用工運，推波助瀾。國內罷工風潮迭起，一個工潮緊接另一工潮，使全國經濟幾乎陷於癱瘓。碼頭工人罷工、鐵路工人罷工、煤礦工人罷工、郵電工人罷工、電燈工人罷工，甚至連麵包工人也罷工，每一次罷工非達到增加工資目標不可。結果，工資是增加了，但生產力則遭破壞，以致工業生產成本增加，國際市場競爭削弱，國家收支逆差加劇，通貨膨脹日趨嚴重。加上英國人不刻苦工作，依賴失業救濟金，生活講求享受，往往入不敷出，在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雙管襲擊下，工黨政府唯有希圖節省軍費，改善國民生計。無怪乎英國防大臣說：「英國必須與世界貿易，並不需擔任世界警察。」

英國在東南亞駐軍，絕大部份將要撤回祖家，而香港可能撤出三分之一。現駐港英軍九千三百名，每年軍費二千八百萬鎊，香港承擔八百萬鎊（折港幣九千六百萬元）。在削減人數之後，英方將會要求港府負擔增加防衛費。本來，裁減軍隊，軍費相應減少，但港府反而增加負擔，在經濟好景時，未嘗不可。不過，現在香港也處於不景氣中，經濟衰退，工廠倒閉，失業人數增加，出

，尚有火箭毒箭多種。

火箭之製法，於箭桿敷以松脂硫磺燐質之物，燃火射之，其燃燒時間，可延二三分鐘，燐松之質，塗於箭桿，迎風可以不滅，着物之後，極易燃燒，對糧草帳幕，均易燬滅。

毒箭之製法，昔人多守秘密。余經查考所知，用烏頭、狼毒、砒霜，煑濃汁，將箭鏃燒紅，浸於汁中，一分鐘取出風乾，其上有毒，以紙裹之，不令消失，射中人身，其毒隨血液循環，可令心臟痲痺，停止跳動，而致死亡，如加毒蛇口液，其效更佳，余曾製造，證實不虛。

抗日本時，余在河南伏牛山，俘獲日兵三名，鄉民指證其強姦殺人，因判處死刑，命軍醫用以試驗毒箭，先射其一，中箭一小時，心臟跳動每分鐘一百三十餘次，漸至微弱三小時斃命。第二人中箭之後，余命施以治療，注射樟腦及利尿藥物，使毒由小便排出，並以食鹽水大量注入靜脈，減低毒質濃度，割去箭傷毒肉，洗滌之，敷以消毒紅汞，三日而愈，休養半月，健壯如常。戰時藥物缺乏，毒蛇血清，未曾試行注射。第三人亦復如此，因中毒救回，貸以不死，送往陝西寶鷄日俘第一收容所，勝利後遣回。

另有一種毒箭，可令傷口潰爛，而至死亡，關雲長所中之毒箭，請華佗刮骨治療者，即潰爛之毒也。如何製法，未曾明曉，可能爲烏頭狼毒，外加腐蝕之藥，該二藥爲山野植物，中藥店有售，惟不若新鮮者之有效。

毒箭製造，余有發明，將箭鏃銼成深紋，燒熱，先浸烏頭狼毒砒汁，再加毒蛇口液，華中諸省有「上公蛇」，色黑而白章，觸草木盡死，唐、柳宗元捕蛇者說，亦作是云。其毒較響尾蛇尤烈，頸側有毒囊，一蛇之液，約三CC，可毒斃二十餘人。箭頭所沾之毒液約十分之一二，以量計之，一箭之毒可殺二三人矣。

余在軍中，選有絕技者若干人爲衞士（詳本書第二集仿岳飛背嵬軍之法），另有一人，專使毒箭，三十公尺之內，百發百中，中箭十分鐘，其人漸入昏迷。若施治療仍可愈。弓爲鋼質，射程相同於吳玠之強弩，易其絃，可作彈弓，余用之彈擊飛禽烹調佐酒，把玩二十餘年，該弓携來香港，今尚保留，存爲紀念。

和尚原之戰，兀朮身中二矢，若用毒箭，其命必亡。則以後郾城之戰不致發生，金兵虜騎所至，焚殺奸淫，至爲殘酷。宋人受害之深，不堪設想。

董力行曰，中國邊患，大多來自北方，三千年中，匈奴、五胡、遼金、蒙元、滿清，以及近日之蘇俄，其侵略目標，均爲中國，吾人受害之深，不可勝計，竟有若干時期，入主華夏，竊據大統者，其原因，塞外胡虜，生活遊牧，嫻鞍馬而慣風霜，居窮荒以窺富庶，文化低淺，秉性兇殘，好戰喜兵，暴力是尚。

中國以農立國，民性文柔，重保守不欲擴張，愛家園而愁遠戍，和平禮讓，孝悌力田，對野蠻異族來侵，每致無力抵抗，以秦漢之武功，唐宋之國策，究其用兵目的，無非在於自衛，觀乎長城之築，和親之舉，志在防患求安，懷柔結好而已。何嘗有率土濱臣之意哉？

中國居民，漢族是爲正統，自黃帝討伐蚩尤，禹疏水患，刻苦經營，生息斯土，創完美之文化，建文明之大國。外來侵略，每代有之，甚至國破君俘，慘遭屠戮，其所以敗而不滅，亡而能存者，只以人種聰慧，文化優良，一切勝於戎狄。凡外來野蠻民族，相處既久，能敎禮俗潛移，樂於仿效，故北魏、遼金、蒙元、滿清，入主以後，均被漢人同化，消滅於無形之中，證明文化之功，甚於武力，文化之重要，豈可忽視哉！

更以儒家倫理，深入民心，凡讀聖賢之書者，明生死，識是非，忠君愛國之精神，視死如歸之氣節，堅貞不屈，史不絕書，河山錦繡，皆先賢艱難奮鬥，曾經百戰而保全。否則美土柔民，夷戎環伺，黃帝子孫，焉能存至今日，而尚有漢家大國哉！

吳玠以兩戰之功，絕金人窺川之志，南宋不亡，實有賴於斯役，否則金兵入川，順長江而東下，荆湖不守，閩廣動搖，江浙偏促於一隅，雖欲偏安，而不可得也。

和尚原之戰，有關民族興亡，張浚之雄才卓識，吳玠之偉績豐功，不可磨滅。謹圖詳述，以供後世兵學史家之參考，亦謀國者所當知也。

口數量銳減，香港人不比英國人好過。在此種情況下，增加香港軍費負擔，無疑使港人百上加斤，未免太過份了。況且英國每年在香港所取得的經濟利益，總不至負擔不起區區的軍費吧！

中國古諺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但這一代英國人眼光，比起他們

視

祖先短視得多。[illegible]，無視蘇聯、中共共產集團虎視眈眈。英軍撤出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無異給蘇聯黑海艦隊填補眞空機會，一如孟加拉成爲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基地。撤退英澳紐星馬五國聯防協定駐東南亞英軍，恰好替中共製造加速赤化東南亞的機會。特別是星馬共產黨，幕後支持者爲中共，當地政府軍未必能控制它，今後東南亞不動亂幾稀！

駐港英軍，當然絕不可能抵禦大陸共軍，主要目的是協助港府維持內部治安。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時，英軍會出動協助警察敉平暴亂。尤是較大的暴動場面，警察力量不足應付時，英軍出動鎮壓，暴亂迅即平息。因此，英軍駐港，使港人在心理上有安全感。今後英軍減少，香港的安定能否單純依靠警察力量？着實令人懷疑。

此間有些報章認爲，本港英軍人數減少，對香港的安定與保障程度絲毫沒有影響，因爲香港的安定不仗賴英軍，而仗賴政治及國際形勢。誠然，香港的安寧，極易受大陸的影響，在中共推動「笑臉外交」的今天，香港的問題，固然可以通過倫敦、北平的外交途徑解決。但在動蕩期間，香港便要依靠自己的防衛力量去解決。「文革」時英駐北平外交人員不是吃盡紅衛兵的苦頭嗎？他們自身難保，那能顧及香港，實不應這麼快就忘得一乾二淨。

今後的大陸形勢，在毛澤東生時尚可保持暫安，一旦毛澤東蒙馬列寵召，比「文革」更動亂的局面，恐怕很難避免。那時，大陸各地大小軍區的紅色軍閥，勢必風起雲湧，進行你死我亡的奪權內爭。結果，難民共幹、敗兵散卒，勢必向香港蜂擁逃來，即使港共不乘機搏亂，也足夠港警疲於奔命了。到其時，可能對英軍的撤出後悔莫及。

林定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49 我在「譚大畢業」了！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匈牙利革命領袖納基宣佈廢除華沙條約，到了四日，蘇聯軍隊便開入匈牙利首都，大肆屠殺。

這件事，曾在「勞教所」引起「學習的熱潮」，當然，我們在「學習」時都「一致擁護蘇聯政府的行爲」，認爲這是「蘇聯老大哥應匈牙利政府之請，協助匈牙利維持秩序，鎭壓反革命活動。」

全體「勞教員」，當然包括我在內，都像鸚鵡學舌似地重複着共產黨要我們說的話，我們頌揚「社會主義國家的頭頭」，讚美蘇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

當然，我們雖然在口中讚美蘇聯，但心裏卻充滿了興奮和憎恨。

我們興奮，因爲匈牙利人敢於反抗。在匈牙利事件中，我們覺得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奴隸是可能站起來反抗的。匈牙利事件，給我們以一線希望。我們口中稱讚蘇聯，斥責匈牙利的「反革命」，心中卻希望中國大陸發生同樣的抗暴行動！

我們痛恨蘇聯的殘酷，我們更痛恨蘇聯的傀儡——中國共產黨！

在「勞教所」中，我曾經「榮幸」地吃過一粒「蘇聯糖」。因爲中共在廣州大張旗鼓地進行着所謂「中蘇友好」活動，蘇聯展覽館中有些用小圓鐵罐裝着的「蘇聯糖」出售。有一位「勞教員」的親人在廣州帶了一盒糖來，我「榮幸」地分得一粒。大家喫了之後，都說：「蘇聯老大哥的東西，全都是好的，我們從沒有喫過這樣好的糖！」

事實上，這「蘇聯糖」是我生平喫過的糖中最壞的一顆，它不但不能說是好糖，甚至比中國的冰糖，或者片糖都差得多！

蘇聯把這種東西運到大陸推銷，大陸人民都被迫讚「好」，那確是毛澤東共產黨的偉大！

我在「勞教所」中生活，好像判了「無期徒刑」，前途漆黑。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一個月過去了，又是一個月。……

難友們雖然苦悶，但他們有些還能強顏歡笑，他們還能在歌舞中麻醉自己。「勞教所長」是鼓勵大家唱歌和表演舞蹈的，有些女難友表演「採茶撲蝶舞」，她們表演得還不錯。不過，我確實無心欣賞！

有一次，「勞教所長」叫了我去，要我「交代」和溫××的關係。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溫某，連名字也從未聽過。可是，「勞教所長」恐嚇地說：

「你要老老實實地交代，這是你悔罪與否的一次考驗。你快坦白和他在軍校時的關係！」

我根本沒有入過軍校，更不認識這個溫××，我便說：「我從未入過軍校，也不認識這人！」

「勞教所長」恐嚇了我一番，但從此不再提這個溫××了。他雖不再提此人，但我心中卻增加了一個負擔，因爲我的罪嫌更大了！

又有一次，「勞教所長」要我「交代」和郭珍×的關係。郭珍×是我在培正讀書時的一個老同學的妹妹。我認識黃秋雲，是這位同學介紹的。

我將所知道的郭珍×的一切，都老實地寫了出來。我認爲她當時只是一個貧困的女孩子，她不是壞人。

在「勞教所」中，我是有機會看點書的，當然，那都是蘇聯的東西。

在「勞教所」中，偶然也有人敢於搞「男女關係」，結果自然是被鬬爭。

有一次，我寫信給毛澤東！在信中，我說自己「犯了罪」，我雖然這樣說，其實是擺事實，是爲自己辯護。

我知道，這封信不可能送到毛澤東那裏，但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共黨認眞的及早處理我的問題。

我想：是生是死，早日決定好了。罪犯在判決前的心情，我確實體會夠了！

在「勞教所」，寄信是要被「所長」審查過的。當「所長」看見我竟然敢於寫信給毛澤東的時候

「近水樓台」

一位女士向我發一次電影牢騷，她說上星期因爲在寫字間惹來一次閒氣，打算去看一部輕鬆喜劇，於是選着哥倫比亞出品「偷偷看」，那是寫兩個抹窗兄弟到處替人家做淸潔工作，因而登堂入室，招來艷福無邊的故事。談起這部電影，那位女士大駡道：本人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可惡，如此賤格的電影。看了它，心情不但不輕鬆，反而越來越惡劣。我打趣說：那麼你不妨即刻趕去看李融之導演的國語片喜劇「近水樓台」馬上包你快活起來。女士盯着我，半信半疑。當然我這樣說並沒有騙她，要是她照我的話去做，她至少會知道我是個老實人。我覺得對於女士觀眾，「近水樓台」剛好產生看「偷偷看」所不滿的補償作用。

憑良心說：「偷偷看」在今日這個大搞色情變態電影風潮看，並不算十分可惡的電影，也不算是什麼賤格電影（幸而那女士沒有看過日本井上梅次導演的倒胃色情片），至於我向那女士推荐的「近水樓台」也不算是如何成功的喜劇。但這其中對女性觀眾卻接觸到一個微妙的心理問題。這因爲「偷」片爲了誇張一個青年抹窗仔的男性魅力，於是便將電影中所有女顧客都壓抑成低級動物。所有女顧客只要看到這位「孫悟空」型小生，都恨不得投懷送抱咬他一口。於是他本來是做淸潔工作，卻將人家的房子搞到骯骯髒髒，而仍贏得賓主皆大歡喜，生意興隆。

至於「近水樓台」中的林鳳嬌這個女學生，編導同樣爲了誇張她的魅力，都將凡與她所接觸的人，也都變成低級動物，當她大鬧製衣廠，將廠中的陳列搞到亂成一堆，又扮鬼扮馬，嚇暈了製衣廠女公子徐楓。後來又誤觸火警鈴，給全工廠招來一次虛驚，然而她

」他震怒了，他招集大會來「鬬爭」我！他指責我「不認識錯誤」。

「不認識錯誤」，豈不是「無法改造」？結果自然是加重處分了吧？

我被鬬爭了，但我不低頭，我說：「我只是向向上級反映眞相罷了。」

當人們再要鬬爭我的時候，「所長」突然把我喚去。

原來「組織上」已經查明我沒有罪，並且恢復我的工作，還把「勞教」期間少發的三成薪金補回給我。

我寄給毛澤東的信，當然還未送到毛手上。大概這封信交到「粵中區黨委」手中，他們便加速處理我的問題吧？

獲得「恢復工作」，我自然感到快慰，因爲父子夫婦將會團圓。然而，我實在捨不得離開難友陳陀！

我和陳陀握別，他和我都默然無語。

「畢業」了，我在「譚大」「畢業」了！

我「畢業」後，由「勞教所」移送到「粵中行署人事處」安排工作，「人事處」叫我到「招待所」暫住。我立即揮函回家，報告喜訊。

初到「招待所」居住時，還有點懷疑自己是否眞的獲釋。後來姚雪和張世表也獲釋了，他們也到「招待所」中住。難友相見，自然特別投機！

過了不久，姚雪被分配到別處去了，張世表分配到「行署」，我則被分配到「粵中行署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教書。

「文化補習學校」的校長是「辛枚」，她是一位知識分子，人很謙遜，她的丈夫是一個處長級的幹部。她也曾因胡風事件牽連而被鬬！

辛枚告訴我說：「這次肅反運動中被審查的人，平均每名用去公帑約人民幣五千元，因爲要出動大批幹部去調查。不論東北、新疆、或者海南島，都跑去調查。黨這樣做，是關心幹部的表現。你參加工作以後，確是受盡了折磨，但這是黨對你的考驗，你應該安心工作。經過這次光榮的考驗，你要更加努力才是！」

當時的我，已是驚弓之鳥，當然不敢口出怨言，只是口不對心地說：「我將好好地工作！」

「看偷偷」

林巽

仍是那麼惹人喜愛，連那個大富之家的小狗也喜歡了她。

在電影中，凡是巧匠的作品，都喜歌從人物智慧高低的比對中將劇中人的世界重新塑造，那世界中只有一個聰明人，才智了不起的人，其餘所有的人都變成笨頭笨腦的低級動物。這連一九六一年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月黑風高殺人夜」也如此。「月」片的黑人警探，在一個清一色歧視黑人的小鎮上奉上司調查一宗命案，鎮上的白人警長在編導處理下是一個庸才，編導爲了營造氣氛，更不時穿插多少比對性的材料，以培養起觀衆的偏見，如：黑人修汽車，白人是有車階級，黑人種棉紅，白人種蘭花，白人通姦懷孕，黑人做其替人墮胎的黑市醫生。發展下去是白人殺人，黑人破案。這類電影，看的時候，你或者給它吸引住，以爲它那麼充滿正義感，但最好你不要用「眞實感」的觀念重新檢查它，如果你細細檢查它，會豁然一悟，原來不過是這麼回事，就如魔術師的奧秘給拆穿一樣。雖然如此，「月」片因爲在美國有它的文化背景，電影基本精神仍可看作是反映現實的。「偷偷看」與「近水樓台」卻是浪漫主義作品，這一類電影，編導如有藝術良心的話，會很節制的給劇中人劃定一個動作範圍，就是不可走火入魔進入變態色情的境界中。從這一個角度看，「近」片無疑地比較「偷」片高級。「偷」片至少沒法卸脫一項嚴重的罪名，就是拿女性的自律心及道德水準來盡量歪曲。喜劇效果，卻從譏諷女性的造作上產生效果。「近」片卻從錯有錯着上反覆地大作文章，由此產生喜劇效果。

從一些娛樂介紹文中知道「近」片的導演李融之是跟李行九年的副導演。個人以爲任何一個優秀導演，必須具有兩大完美的條件，那就是他必須是巧匠，同時又是意匠。在國片導演中，李行固然屬於巧匠也就是意匠的一類。不過李行的巧，只止於在嚴肅題材上做功夫，他的作品，較少幽默感，喜劇更非其能手。筆者不知李融之是否年輕人，但看他的「近」片，顯然是從李行的框框中破突出來，撇開「近」片的得失不談，但從「近」片中，可沒有李行的影子在其中，對於這一點，筆者非常欣賞，並希望這位導演能從這一步開始培養起自己的新風格來。

不過如果用嚴格的尺度來分析「近」片，缺點仍很多。最主要的缺點是導演在鏡頭運用上，沒有先將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眞正感受搞好，就硬生生將角色推進戲中去（這個缺點，新進作曲家導演劉家昌最嚴重，等將來他有新作映出時有機會可給他分析一下）。譬如林鳳嬌進入那富家之後，只除了做運動與那個小妹妹有比較好的感受，修理花園與那個老女傭有點從生活而來的感受。她與那個少爺鄧光榮及兩個製衣廠競爭的事，那是沒法有化入的感受，鄧光榮因爲正奉母命去做「親善大使」，對於幾次截錯了一個陌生少女的行李，只是第二件偶然事件。男女的愛情，必然有由二而一的過程。如果劇情上加重鄧光榮的困難（在製衣廠方面的）然後將林鳳嬌的智慧化入去代他解決問題，就不算出什麼力，能夠無意中說出一句話給鄧光榮豁然貫通，那便很妙了。如不久前上映黃霑的「天堂」故事中的做律師的曾江與做廣告設計師的胡燕妮的設計廣告，簡直是兩件事，故事最妙的是曾江借電台點唱「我愛你」給胡燕妮一次豁然貫通。於是故事發展立即由兩件事變爲一件事。「近」片就欠缺這類神來之筆。導演雖然也借重林鳳嬌表演時裝，但沒有像「我愛你」那樣突出。沒有特別突出，它便成爲無足輕重的閒筆了。其次是林鳳嬌與鄧光榮既然是編導設定後來成爲的情侶，而他們之間的過程，並沒有多少沉默的時間，如能爲他們塑造一點生活上的共同喜愛，譬如將鄧光榮塑造成一個業餘運動員或者是攝影家，對於喜愛戶外生活的林鳳嬌，很容易在相識之後增進彼此對方的情感作用。事實上，在電影中，鄧光榮這角色太空洞了，他的存在，彷彿只爲父母做「親善大使」，除此之外，似乎欠缺一個屬方他自己的「自我」。

戰時香港憶舊

屠萬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午刻時分，震耳欲聾的轟炸機羣，飛臨港九上空，炸彈隨下，驚破了安居樂業香港人的好夢。當時我因病留醫瑪琍醫院，忽聞院中人聲鼎沸，護士慌張來告，謂醫院緊急疏散，囑各病人除病重者外，一律速自離院返家。消息證實後，不覺憂心忡忡，因我患肺病尚在打氣胸針靜養期中，不知所屬洋行之主持人，能否不避傳染之嫌，通融返宿舍共住，或者索性賴在院中不走，但疏散令已下，只好硬着頭皮，匆匆換衣搭上院口巴士，直到佐敦道總站。

甫下車即見街上行人神色愴惶，步履急促，情勢已見緊急。我服務之洋行，在德輔道中爹核行（即今之聯邦大廈）打電話至洋行，久無應聲，知已人去樓空；而宿舍則在九龍亞士厘道（即今之何鴻卿大廈）便毫不猶豫，一口氣趕到尖沙咀碼頭，已見人頭擁擁，謠言隨處，謂日軍已自山後由海路攻來，更謂渡海輪可能隨時停航，乃不顧一切，穿入人叢，擠進船中，趕返宿舍，一宿無話。此後警報聲連日連夜鳴個不停，炸彈聲此起彼伏。

九龍方面：商店大部份半掩門營業，搶購自不在話下，時近聖誕節，照往日正是大小商店，生意暢旺熱鬧逾昔之時，如今是一層陰暗重壓，香

亦離開宿舍，冒險出去探個究竟。但見街上及溝內塞滿了各種罐頭啤酒布疋化粧品及洋雜，竟然無人拾取，想是斗膽者畏於佈告之嚴重，連夜從窗口將搬來之物品拋棄以免受嫌，事後探得倉口有死屍八具，乃日軍執行槍決之遺屍。亂世行徑，着實不可貪戀而行錯踏差也。

在日軍佔據九龍後約一星期，某晨宿舍忽然有人拍門甚急，大家都嚇得不敢去應門，膽小者竟躲在床底和隱處，我當時年少氣盛，被慫恿前去，門甫啓，即見一尉官，舉手槍尖，向我頭部擊來，幸閃避得快，僅將髮掠下而已，有驚無險，否則不死亦成廢人矣。

該日軍官見一擊不中，便一頓咆哮，時旁有約十一二小童偕來，即譯言爲何遲不開門，是否藏有軍火，說畢便直衝入宅，搜查一番而去。

日軍佔領九龍後不久，即部署渡海攻畧，沿海旁一帶，機槍聲此起彼伏，入夜尤清晰可聞，而警報發自香港，爆炸聲遠處傳來，蓋日軍海空並進，而香港孤軍，缺乏外援，不甘挨打，亦炮轟九龍，惟目標不準，彈落尖沙咀一帶樓宇，屋頂彈痕纍纍。尖沙咀郵政局旁，停有私家車數十輛，因中炮彈起火，對面恰是救火局（二處現均在），竟不灌救，任其焚燒，烈烟冲天，蔚爲大觀。

戰爭初起，日軍越深圳進攻，防線所屬義勇軍，首當其衝，卒至全部殉職。攻至第二道防線，乃印度人華

粉吃完。一宅七人，曾絕糧枵腹一天有半，亦戰禍中小插曲也。

上天有好生之德，終於曙光出現，不致成爲餓殍，原來漢口道一家俄國麵包店，奉准營業，供應麵包（該店名依稀記得似係車力哥夫），我又奉命前往輪購，正在此時，忽見整隊正規英軍制服鮮明，步伐蹣跚，被幾個負槍日軍由香港押至九龍，向沙士比利道紅磡而去，全數做了俘虜，當時一班已在輪購之人羣，不約而同，噓聲四起。

我在港九淪陷後，渡過六個月苦難生活，曾在彌敦道樓梯口擺賣舊貨攤，賴以生存，後設法間關返回原籍。今次舊地重遊，屈指一算，已三十餘年矣。回憶舊景依稀，歷歷如在目前，且放眼一觀，但見日本貨琳瑯滿目，霓紅燈大字廣告，照耀港九，已代替鐵靴武風，作經濟進軍矣，撫今思昔，能不唏噓！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血淚的心聲

寒梅

另一位女同學林嫦媖，是高二年班的高材生，她的從軍故事，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澎湃熱潮中，也許只是一點一滴的縮影，卻充滿了血淚的光輝！

她原籍上海市，父親是一家紗廠的東主，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一次日本飛機的濫炸中，她家的紗廠財富毀於一旦，更不幸的是，她的祖父母，她的父親，她的兄弟和姐妹，全在日本飛機的一顆炸彈下喪生了，家破人亡，那時她只有十一歲，便隨母親顛沛流離，歷經戰亂的浩刼，輾轉到昆明的一位姨母家借住，母女二人從此相依爲命。在她腦子裏，一想起家破人亡的慘痛，就對日本鬼子痛恨入骨，悲憤塡胸！

她的母親早年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學校擔任音樂教師，將全副精神放在春風化雨的書壇上，教學成績優異，待人和藹可親，深受全校同學的敬愛。

學校開始報名從軍的那一天，一向溫文淑靜的林嫦媖，居然在班上搶先第一個報名。班導師感到非常的意外，因爲她是她母親唯一的寄託，母女情深，未經母親商量同意，就要從軍遠離，是不是另有原因呢？

導師爲了解眞相，便約她個別談話，問她自作主張報名從軍，有沒有考慮到母親失去所依的問題？是不是一時情感的衝動？

林嫦媖很乾脆的回答導師說：「媽媽就是爲了我在這一天而活的。」

「你講淸楚一點好嗎？」導師很關切的說。

咯咯，我們一共七人，躲在宿舍，商議大計。內中一個後生，乘黑溜了出去，回來時肩上扛了二箱貨物，詢其何來，指是海旁倉庫搬來，乃開箱一觀，竟是一箱壓驚良藥白馬牌威士忌和美國沙丁魚。原來當局已不聲不響，放棄九龍，退守香港。而倉內應節物品，應有盡有，不及搬移，乃大開門禁，任人免費自取。果爾翌晨見有力者抬來白米以及各種物品，按戶拍門廉價求售，其討價不及平日價格之一半，當時我們主持人吳君因家中存米尚豐，恐有後患，不敢購入。

照情勢看來，九龍軍警已調往前線，市內治安已亂，顯然已成無政府狀態。膽小居民誰敢輕易外出。有之是三教九流地痞流氓，乘機搏亂，隨意搶掠。為了倉門大開，遠處人民得此消息，竟駕了貨車來裝，唯恐執輸。時槍聲亦漸緊密，且夾有單響手槍聲，人心惶惶，夜不合眼。次晨，天一破曉，有人羣在街頭高叫，謂日本皇軍已臨，着居民應準備歡迎云云。難得我們那位吳君機敏識撈，在櫃中取出白色襯衫一件，撕成方形，隨手倒上紅墨水，塗成膏藥形，將之綁在竹竿上掛出窗外，便成日旗。下午從窗口二邊外望，果見遠處出現小隊制服並不整齊之日軍，携槍巡邏，始知敵人眞的兵臨城下，九龍從此易手矣。

日軍一來，街上那種混亂情形，已不復見，代之者，街口有日軍一二架機槍守住，另有一番恐怖。當時聽說倉內物品已被搶得七七八八，日軍發覺後，即出佈告，謂要逐屋搜查，如被搜出有倉內贓物，即就地槍決。佈告一出，不知怎的，便傳入附近居民耳中，一夜過後，第二天不見街角，市民始敢外出，稍舒悶氣。我

勢已去，乃退守港島。

如此這般對峙了數天，日軍部署已成，強行渡海，海軍又在港外登陸，越山而來，二面夾攻，英守軍面臨挑戰，可惜僅作形式上應戰，不久港督楊慕琦終於簽書投降，戰事始息。終計日軍發動進攻，港九相繼淪陷，為時不過二十餘日，後來九龍方面，秩序較早恢復，只是糧食缺乏，此時宿舍內存糧已罄，不得已將友人存儲之克甯奶粉數箱，用來充飢，直至奶

「還沒有談過！」婦媖的母親回答說。「唯一相依為命的掌珠，入營從軍去，有什麼意見嗎？」

「當然有意見！」

「什麼意見！」

「同意的意見，百分之百同意的意見，雙手贊成的意見！」

後來，導師從婦媖母親的傾訴中，才知道她們母女倆人相依為命，就是為了有機會報仇的一天而活着，人生，還有什麼比國恨家仇更深刻，更難忘呢！

入營前夕，她母親還將珍藏的一雙龍鳳鐲，也交給婦媖帶去了，送行時，她母親叮囑說：「帶着身邊用不着，就拿去多買幾顆子彈，多殺幾個日本鬼子吧！」血淚心聲，多麼感人！

職業統戰學生

——簡靜心——

朱珠小姐

朱珠原籍江蘇，在上海讀完中學後，依靠她家一位在共軍擔任高職的親戚幫忙，進入「復旦大學」外文系就讀。幾年前，中共擴大培養派往海外工作的「職業學生」，因她早就厭惡中共極權的統治，暗中設法，希望能獲選派為代表，乘出國的機會投奔自由。可是當局已經把她的資料查得很淸楚，她是「資產階級」出身，根本沒有選獲的資格。這時候，朱珠再去請求那位有勢力的親戚幫忙，果然她和其他大學的十九名男女學生，同時入選為「政治學生」，送到「北京大學」外文系受訓。

在「北京大學」五年期間，他們受到了嚴格的語文訓練，而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的灌輸和考核。為了完成爭自由的心願，朱珠下苦功讀英文，而且在言辭、行動上積極表現前進，以獲取共幹信任。結果她和其他四名青年男女獲得最後挑選，從北平乘火車到廣州，然後經香港搭機往美國。

朱珠和四名「同學」到了美國，立即進入研究院「深造」，實際上是擔負中共對美國文化統戰任務的「政治學生」，而且，他們五人之間，並相互考核和監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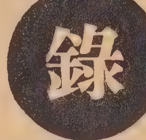
一個周末傍晚，朱珠下定決心，靜悄悄離開。經過長途跋涉，到美國另一個州的小鎮，在餐廳工作，從此擺脫中共的控制。

朱珠投奔自由後，在美國的中共分子立刻透過報紙和電視，找尋她的下落；但為了掩飾，只說朱珠「離奇失踪」。在那段期間，朱珠經常改變髮型和面部化粧，又更換工作地點，以避過中共耳目。稍後，風聲漸平靜，才敢在大城市露面。後來更以新身份，半工半讀繼續完成學業，和一位華僑青年結婚。今年十月初她到台灣觀光後，認為台灣與大陸人民生活有「霄壤之別」；她說：沒有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是無法想像沒有自由的生活的悽慘。

半年前，她的母親也從大陸逃到香港，她立刻從美國趕赴香港，與母親一起生活一個月多。但她覺得香港不適宜老年人居住，日前專程到台北遊覽一周後，決定把母親接到台北定居。朱珠特別痛恨那些在美國的媚共分子大放厥詞，所以經常忍不住頂一句：「那你為什麼不到大陸去，反而呆在美國？」

中國抗戰實錄【5】





戰爭結束前後

予侵略者以助力

對蘇聯的野心給予助力的，是這一年的二月在雅爾達（蘇聯黑海的軍港）所舉行的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在這個會議中，蘇聯以對日參戰爲條件，達成了有利於其向東北三省伸展侵畧魔掌的若干約定，這就是所謂「雅爾達密約」，成爲大戰之後世界情勢多次發生動亂的原因。中國大陸之落入共產主義者的手心，固不待言；甚至於推衍到韓戰、越戰，追根究底，卽使說都是「雅爾達密約」的副產品，也非過甚之辭。

雅爾達的首腦會議，由二月四日到十一日，羅斯福（美國總統）、邱吉爾（英國首相）、史達林（蘇聯主席）三人聚會一堂，主要議題是關於德國投降後的歐洲問題；可是當會議近於結束時，在羅斯福和史達林之間，秘密地討論到日本問題。

正合史達林的陰謀

羅斯福是爲了要儘可能地減少美軍官兵的犧牲，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因而計劃向日本本土登陸作戰；但對於駐屯東北三省的關東軍的存在，頗爲顧慮，因爲在美軍當局的分析中，有點過於高估了日軍的戰力，認爲卽使能將日本本土完全佔領，但日軍還會在中國大陸負隅固守，至少可以抵抗兩年。

另一方面，史達林正在窺伺着侵畧亞洲的機會。蘇聯對日宣戰，在東北三省開啓戰端，把關東軍釘牢；同時美國在太平洋作戰，美蘇兩國的利害可以做到完全一致。

不過，在美國方面，對於蘇聯的參戰，也並不是沒有疑問，然而由於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等人一貫提倡蘇聯參戰而左右了羅斯福。

以中國主權爲犧牲品

至於史達林，當然沒有忘記對日宣戰搬出政治條件來，那就是「收回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取得不凍港大連、旅順」、「取得南滿鐵路的經營和使用權」、「外蒙古獨立」等項要求。

除庫頁島之外，史達林的提案都是牽涉到中國主權的問題，然而羅斯福卻對史達林讓步，一一予以承認。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爲了誘導蘇聯對日參戰，而提供了中國的主權作爲犧牲品。

雅爾達協定有關條文（日本外務省譯文）如次：

三大國（美英蘇）的領導者協議：當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後，經過二至三個月之內，蘇聯依據左列條件，必須協助同盟國參加對日本的戰爭：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

二、在一九〇四年由於日本背信攻擊（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應予恢復如左：

㈠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都必須還給蘇聯。

㈡維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並應使該港國際化；以及恢復作爲俄國海軍基地的旅順港口租借權。

㈢東清鐵路（滿洲里——綏芬河之間的橫斷線）、南滿鐵路（長春至大連之間的縱貫線）應由中蘇設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但須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則使中華民國在滿洲保有完整的主權。

史達林步步緊逼

史達林早就預料到中華民國會反對，故而要求在協定上記入「依據史達林的通知，由羅斯福採取獲得蔣介石主席同意的措施。」把說服中國的責任強加於美國。並且又明訂：「蘇聯表明爲了幫助中華民國解放於日本的羈絆，可用俄國軍隊給予支援，爲此，並準備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這一項，到了後來，竟然發揮了很大的威力。

真相漸漸揭露

「雅爾達密約」，只是羅斯福和史達林兩人密談決定。其原草案由蘇方擬訂，美方並未作提出對案的準備。完全是在史達林的引導之下，很快地便達成了協議。

邱吉爾的表白

邱吉爾是在成爲定案之後被徵求簽字而表示同意的。邱吉爾在他的大戰回憶錄中提到：「我代表英國參加了協定，但是並沒有參與案文的制訂。我必須說明：那是美國的問題，與美國的軍事作戰有關。我們沒有插嘴的權利，他們也未曾徵求我的意見，只不過是要我承認而已。後來，在美國有的人認爲對蘇聯過分讓步，引起了很大的非難，這個責任應該屬於他們自己的代表者。」

羅斯福秘而不宣

雅爾達會議的結果，於二月十二日發表。可是公佈出來的只是關於歐洲的問題；有關蘇聯對日參戰部份，都被列爲極機密。美國方面，將協定原件深藏在白宮羅斯福的專用保險櫃裏，連副總統杜魯門都未讓知道。

三大首腦在雅爾達集會，卻未曾涉及到亞洲問題，在任何人看來，都

會感到奇怪的。

蔣委員長的憂慮

「只有蘇聯一國蒙受實利；美國徒獲虛名，英國毫無所得。我（蔣委員長）認為雅爾達會議慘遭失敗。尤其在宣言中，對於遠東問題絲毫沒有說明，頗令人疑懼。」（二月十八日記）

「蘇聯在三巨頭會議之後，顯然對我們表示出接近的態度；美、英兩國也是一樣。然則他們在作何打算？實在難明眞相，令人惶惑不置。這個問題，實為我國外交成敗得失的一大關鍵。」（八月二十八日反省錄）

這個憂慮，不久便被證實了。

赫爾利私人透露

最初指出「雅爾達密約」所涉及問題的嚴重性者，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雅爾達會議剛剛結束之後，赫爾利返國述職，羅斯福向其說明密約內容，赫爾利大為吃驚，指出其中某些條欵侵害了中國的主權；開始，羅斯福還不以為然，但旋即接受了赫爾利的勸告，改變了主意，指示赫爾利往見邱吉爾和史達林，謀求善後之策。赫爾利於四月初前往英國，見到了邱吉爾要提請商量，但邱吉爾本來就未曾參加制訂原案，故而不得要領。於是乃轉赴莫斯科，不幸，尚在途中，羅斯福病故，杜魯門升任總統，同時國務卿史退汀紐斯去職，由貝爾納斯繼任，且爾納斯對赫爾利發出「雅爾達協定無須改變」的新訓令，以致赫爾利的工作為之挫折；而美國也就這樣地失掉了最後的機會。後來赫爾利以私人情報的方式，傳達了密約的片段內容；在華盛頓方面，也向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等人非正式地透露了這個情報。

驚人的密約眞相，便漸漸地揭露出來了。

圖為：赫爾利大使轉來的杜魯門備忘錄原文，文末強調不僅羅斯福、杜魯門也同意雅爾達密約。

中國不能讓步

中華民國所絕對不能讓步的一點，是關於租借旅順的問題。因為旅順、大連自「甲午」、「日俄」戰爭以來，經常成為在亞洲地區發生紛爭的導火線，現在為了不要給後世再留禍根，就必須要和蘇聯進行交涉，使他斷絕這個念頭。故而也有必要讓業經在雅爾達密約上簽了字的美國有所瞭解，於是蔣主席便於五月二十三日電令當時由於參加舊金山會議（舊金山會議同盟國方面五十個國家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五日開始舉行的會議。在戰局已形成決定性的有利背景之下，商討戰後有關問題。）恰好還在美國的代理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特別指示：「請見杜魯門，表示反對『租借』的名稱。」

對蘇聯交涉方針

六月十一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以有要事，請求接談。蔣主席已經料想到了他來求見的目的，因此，再對宋子文發出如下所述的電報，告知對蘇聯着手交涉的方針：

「宋院長：……暫以兄個人意見對美表示『租借地』名稱為我國之歷史恥辱，今後不能再有此汚點之發現，非設法除去不可……至於整個方案，須待兄回國詳商方能提出，故此時不作肯定為要。俄使今約謁見，諒亦為此，中已定明日約見他。在俄方間接表示，願中俄兩方直接商談，必易解決云。推彼之意，東北有關問題，最好不牽涉第三國或國際機構，關係愈少愈好，故吾人不能不審愼計議。」



雅爾達會議三巨頭，左起邱吉爾、羅斯福、史達林。

蘇聯提先決條件

第二天（六月十二日），彼得羅夫來官邸晉謁，一開始就出示一個為進行中蘇交涉的「五項先決條件」的文件，其內容是這樣的：

「一、恢復旅順港的租借，建立蘇聯海軍基地。

「二、大連商港國際化；同時保證蘇聯在該港有優勢的權利。

「三、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組織合辦公司，共同使用。

「四、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古）現狀，使成為獨立國家。

「五、庫頁島南部以及與其鄰接諸島暨千島羣島歸屬蘇聯。

「如果蔣主席同意這幾項基本條件，蘇聯準備即刻開始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交涉。」

六日

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本日來電稱：「美國政府正洽告有關各國，在我國於大陸上繼續作有組織抵抗期間，美國不擬考慮承認中共問題」。早起後，即出軍校後門，察看環城公路。

七日

父親今日約劉文輝、鄧錫侯來見，彼等避不應召，反來函稱：「王方舟主席與其爲難」。其實彼等已受共方威脅，決心投共，故已無所顧忌矣。同時滇盧之靠共態度亦漸顯露，既不願大本營常駐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總司令名義，其用心與劉、鄧如出一轍。父親認爲其本人一日離蓉，彼等或可聯合發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繼續留蓉，必使胡宗南部隊部署完妥後再定行止。上午，父親與張岳軍、閻百川兩先生晤談，即派岳軍先生飛滇撫盧，予以安撫。正午會報，提議設成都防衞司令部，以示作戰決心；並對王方舟主席指示收回銀圓券辦法，免使人民吃虧。

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其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復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台灣台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衞總司令部。此時胡宗南部隊已翻越秦嶺，跋涉長途，轉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與敵對峙之正面轉進，至一千餘公里長距離之目的地，而竟能於半個月時間內，迅速完成，且主力毫無損失，亦戰敗中之奇蹟也。

八日

行政院本日召集緊急會議，決議遷都台北，並在西昌設置總指揮部，繼續與共黨作戰。

晚間，張岳軍先生自昆明飛返成都，向父親面述盧漢之動向，謂彼正在戒烟，態度反常，只想要錢，公義私情皆所不顧。父親心知有異，乃召見由滇來蓉之余程萬、李彌、龍澤滙各軍長，訓示其必須保衞雲南，不能作撤退滇西之想；並切囑盧漢堅定執行原定佈署，軍費中央可設法負擔。自是佈置妥當，父親擬不經昆明，逕返台北；指導政府遷台之各項計劃。

九日

上午，張岳軍先生復與余、李、龍等飛昆明。下午二時後，忽得「飛機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變生肘腋。父親最初尙可與張岳軍先生通話，知其尙未與盧漢晤面，及至夜間渝昆電訊已不復能通矣。同時，劉文輝、鄧錫侯亦在成都北門，與附共分子勾搭。

風雨中

十日

今晨，渝昆電訊復通；而第一封電報，卻是盧漢拍致劉文輝的，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父親，期向共黨戴罪圖功。父親當即約見王纘緒，囑其轉告劉、鄧：

「㈠仍盼其入城來見。㈡令彼等所部速離成都周圍。」

同時，召集胡宗南、王方舟、楊子惠、蕭毅肅諸先生研討對滇事處置方略及父親行止。當時在場文武官員一致要求父親儘速離蓉回台，勿先飛西昌。父親近數日來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須逗留成都，以掩護其達成任務；故屢次準備起行而又屢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共，乃徇各方意見，決回台北處理政府遷移各種要務。臨行復與胡宗南長官單獨面談三次，始覺放心。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下午二時起飛，六時三十分到達台北。

父親返台之日，即劉文輝、鄧錫侯公開通電附共之時。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爲危險，福禍之間，不容一髮。記之，心有餘悸也。

胡宗南部決定從速解決劉部，尅日進佔雅安，爲西南基地。

十二日

今日爲父親西安蒙難十三週年紀念日，想起日昨尙在成都共軍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變之重演只是數小時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慄。

父親主持研究院紀念週，訓話一小時。

上午，奉父命拜訪于右任、丁惟汾、吳禮卿諸位老先生，報告父親此次赴西南大概情形。晚接西昌告急之電。

張岳軍先生今日由昆明脫險抵港，父親至爲欣慰。

十三日

美國政府決定承認國民政府建立台灣反共基地。父親與辭修先生商討對美政策，及改組省府問題。

十四日

上午，父親視察大溪一匝。中午與閻百川先生談對美關係，改組台灣省政府之人選，以及中央各部緊縮後之組織問題。

十五日

上午，父親由大溪至台北，參加張溥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

組台灣省政府之原因。下午主持中央非常委員會會議，並召見由昆明脫險歸來者三十餘人。

十六日

毛澤東本日由北平往朝莫斯科，談判各種賣國條約。

晚間，接胡宗南長官來電稱：樂山前方戰事危急，以部署不當，致陷被動爲慮也。

十七日

父親接見由新疆到此之一將領，聞其報告，私心甚慰，蓋知爲共黨強制無法脫險，而能忠貞不貳、忍辱飲痛埋頭待時者甚多也。

接胡宗南將軍電話，知樂山已失，今後川康戰局將陷於更嚴重之地矣。

十八日

川北劍閣失陷，情形更爲嚴重。

緬甸承認共黨政權。

父親視察圓山訓練班班址與草山研究院。

十九日

父親主持研究院紀念週後，召開非常委員會，並接見台灣省參議會代表廿餘人，勉彼等團結爲國。

我國軍部隊佔領昆明機場。

二十日

胡宗南部隊決定放棄成都。

正午，父親約宴研究院教授與設計委員。下午，約見研究院學員。

二十一日

父親巡視空軍新生社後，繼續約見研究院學員，個別談話；並與陳辭修先生談防守海南之方針。

二十二日

父親清晨四時即起，親函胡宗南司令，指示方針，及今後空軍與其進行途中聯絡辦法甚詳。父親對黨國與部屬業已竭盡心力，無以復加矣。父親全日見客，並批閱公文。

二十三日



蔣經國

已兩日不通。去電詢余程萬，亦無消息。

張岳軍先生由昆明脫險，經港來台，父親於正午約談，聆取其在昆明被扣時之詳情。胡宗南將軍已由蓉飛到海南島榆林港。成都情況不明，西南軍事遂成絕望矣。

今日爲冬至節後一日，聖誕節前二夕，而適爲大陸軍事最後失敗之一幕，誠革命悲劇也。

二十四日

今日爲聖誕節的前夜，西南保衛戰已近尾聲。

父親對一切軍事佈署與措施，可說已竭盡心力與人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實在是具有深厚歷史經驗的名言。

上午九時五十分，全家自台北往日月潭，午餐後，隨父遊光華島，潭水漣漪，環山幽翠，人間天國也。返涵碧樓，已暮靄沉沉矣，晚間八時，在旅寓全家團聚，共度聖誕之夕。

二十五日

今日乃聖誕節，亦爲父親西安蒙難脫險之第十三週年紀念日。上午七時，隨父散步林中，觀賞朝日，午後遊湖，並至化番社，參觀山胞歌舞。

父在今天日記中記述如下：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澈底失敗而絕望矣。如余仍能持志養氣，貫澈到底，則應澈悟新事業，新歷史，皆從今日做起。」

「近日獨思黨政軍改革方針與着手之點甚切，此時若不能將現在的黨徹底改造，決無法擔負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爲整頓軍隊，以求內部精純，團結一致。」

三十日

胡宗南長官今日由海南島飛往西昌，準備收拾殘局。

下午，父親在涵碧樓召集陳立夫、黃少谷、谷正綱、陶希聖、鄭彥棻等先生，討論本黨的改造問題。

父親準備從新改造黨，決定改造方針。認爲若不如此，則現在中央委員四百餘人之多，不僅見解紛歧，無法統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對共產國際進行革命。且如不毅然斷行，是無異自葬火坑，徒勞無功。對於「復行視事」問題，父親亦重新作切實之考慮，認爲：

允宜緩圖，應以李宗仁先行回國爲要旨。

不可造次。

【三十四】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中共一連串的電報發出之後，引起舉世駭笑，尤其是朱德上蔣委員長兩電，更激起全國憤慨，一致主張政府就朱德違抗命令，誹謗長官之罪，予以撤職查辦，對十八集團軍重新改編，不服從命令卽撤銷番號，明令討伐。

朱德在電報發出後才看到，又驚又氣，當時劉伯承開過七全大會尚未走，朱德把劉伯承找到家中，問道：「伯承，你看到毛潤之發出電報沒有？」

劉伯承說道：「解放日報全登出來了，當然看到。」

朱德氣得兩手發抖，說道：「伯承，你說他有多壞，這種大事要我出名，事前都不讓我知道。」

劉伯承也頗出意外，瞪起一隻大眼說道：「怎麼？老毛事前沒有讓老總過目。」

朱德恨恨說道：「我要看過一個字，叫我短一年壽。」

劉伯承一隻眼瞪的更大，問道：「他用老總名義發電報，怎麼不讓老總知道。」

朱德說道：「你問我，我問誰？你說老毛是不是人，大家合夥幾十年，我什麼地方對他不起，他遇到事就想害我。」朱德說到後來，幾乎想哭。

劉伯承闔上一隻眼，嘆一口氣，說道：「我自以爲對老毛認識的很淸楚了，現在看起來，還差得遠哩！」

朱德說道：「我同你都是正規軍人出身，都明白軍人信條，服從第一。我們私底下如何製造磨擦，襲擊友軍，擴充勢力，都還是偷偷摸摸地幹，軍委會查究下來，我們可以不認賬，現在白紙黑字印得淸淸楚楚，要賴也賴不掉，而且責任在我一個人身上，軍委會一定要辦我。」

劉伯承又睜開一隻眼，說道：「老毛太毒了，我想他一個人還想不出，一定有活曹操在中間出主意。」

朱德說道：「這就不用說了，活曹操與老毛配在一起，算是把天下壞事都作絕了。」

劉伯承說道：「他這步棋很明顯，把老總推出作惡人，向政府方面討價還價，得到好處自是全黨的。」

朱德憤然說道：「那裏還有黨，黨是他自己的，最多還加上活曹操、劉少奇、彭德懷幾個人。」

劉伯承笑道：「老總，你還看不透火色，這幾個人遲早也要被他整掉，黨最後還是他一個人的，這暫且不談。就算得到好處是全黨的，自然以他爲首，他先去作大官，居高位，把那個花旦明星帶到重慶、南京去享福，好處也輪不到我們。如果鬧翻了，政府要下令討伐，像當初對付新四軍一樣。」

朱德說道：「到了那一步，我不是項英，就是葉挺。」

劉伯承說道：「無論如何他這個毒計，不能讓他得逞，否則我們四川人都要被他害死。」

朱德說道：「現在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又不能登報否認，說那些電報不是我發的，我根本不知道。」

劉伯承說道：「這只是一個開始，照我推測，蔣委員長不會下令討伐的。國民黨在咱們這邊也有人。」

朱德低聲說道：「你是指的周？」

劉伯承道：「是誰且不必研究，但我黨中央委員裏面有國民黨的人，這是不成問題的，他們一定會把這種情況報到重慶去，蔣先生馬上就會知道了。」

朱德說道：「是的，蔣先生最了解我，我那是一個翻雲覆雨，興風作浪的人。」

劉伯承說道：「如果我所料不差，蔣先生爲了促進全面和平，致力戰後復員建設，一定會請老毛去重慶開會。」

朱德說道：「蔣先生可能會這樣作，但老毛敢去嗎？」

劉伯承說道：「形勢逼到他非去不可，他也只好去。」

朱德搖頭笑道：「兄弟，你是有名的小諸葛，樣樣事你都料得准，只有這件事你算錯了，我敢同你賭人頭首級，老毛不會去。」

劉伯承笑道：「老總，我不贏你的首級，我們

四川人還靠你過日子哩！老毛一定要去的。」

朱德說道：「伯承，你怎麼也胡塗了，老毛的膽量你不是不知道，在瑞金時，黨中央調他去上海，他都寧死不去，何況去重慶。」

劉伯承說道：「老總，你看老毛看得很準，我也同意，但是目前的形勢不同於在瑞金時，首先你要知道蔣先生爲人不是王明、博古，王明在上海租界幾次向租界當局告密逮捕自己的同志，老毛如果去到上海，必然被捕，這是誰都看得到的，老毛當然不敢去。今天蔣先生是何等身份，又是何等度量，你算一算目前典兵符，掌大權的人，有幾個人未反過他，未同他打過仗，他還不是一樣重用，又怎會對老毛不利。」

朱德搖頭道：「不過，老毛的膽太小。」

劉伯承說道：「他當然不敢去，到時我們就一力，掇弄他去，由中委會通過推老毛去重慶談判，他不去也不成了。」

朱德說道：「伯承，我一向胡塗，這些日子許多事搞得我更加胡塗，你是不是以爲老毛去了重慶，蔣先生就把他扣留或者殺了。」

劉伯承擺手道：「都不會。」

朱德說道：「既然不會，何必把老毛送去重慶，回來不是更增加他的聲望。」

劉伯承笑道：「計中有計，這叫作連環計，只要老毛離開延安，我就有辦法使他不敢回來。」

朱德越聽越奇怪，看見劉伯承一隻眼不住的眨，弄不清是真是假，問道：「伯承，你不是說笑話吧！」

劉伯承說道：「到了什麼田地了，我還有心情說笑話。」

朱德道：「你詳細說我聽聽。」

劉伯承說道：「老毛一動身，我們就在延安貼標語，發宣言，指老毛投向國民黨，作張國燾第二，要求黨中央開除他的黨籍，撤銷黨內一切職務，這以來，老毛就非要去同張國燾作伴不可了。」

朱德遲疑道：「伯承，現在的黨中央在湖南人手中，延安的警衛由蕭勁光負責，又是一個湖南人，咱們有什麼辦法能令大家一齊起而反毛。」

劉伯承笑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我們可以向大家說此舉不是反毛而是救毛。」

朱德兩手抱着頭，說道：「伯承，我的頭馬上就要炸了，你說的話我越胡塗，越胡塗就越是頭痛。」

劉伯承笑道：「老總別忙，我未說完哩！我們可以告訴那批湖南人，老毛到了重慶一定被扣留作人質，用以要脅我們，我們要搶先發表聲明，使國民黨看見老毛不值一文，留下也不過多一個張國燾，不能發生任何作用，自然就放他回來了。」

朱德說道：「伯承，說到這裏我算明白了，你眞不愧是諸葛，不過，我怕弄假成眞，政府以爲老毛沒有用處了，又放他回來。」

劉伯承笑道：「老總，你還沒有全明白，政府當局決不會扣留老毛，我們就算不弄神弄鬼，也會放他回來，但是，老毛如果知道延安方面反他，他自己就不敢回來了。他與張國燾還不同，他是現任參政員，可以留在重慶當參政員，慢慢申請加入國民黨，憑他的鑽營本領，遲早總有一個部長作的，那個花旦也正式成爲部長夫人，他們兩人都會滿足了，到時我們不要開除他的黨籍，他也要聲明脫黨了。」

朱德笑道：「你的計劃雖然很好，但也要看政府方面的舉動，如果政府不邀老毛去開會，直接向我動手，可就慘透了。」

劉伯承說道：「不會的，老總放心好了。」

不出劉伯承所料，次日蔣主席果然有電致毛澤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內及國際大計，電報一到，延安頓時亂成一團。

毛澤東這次不敢再一手包辦，瞞天過海了，當時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朱德眞佩服了劉伯承，去開會前先到劉伯承住處，低聲問道：「伯承，停一時開會我們怎麼說？」

劉伯承說道：「過去的事一字不提，只是恭維老毛，也不勸他去重慶。」

朱德問道：「你看他肯不肯去呢？」

劉伯承笑道：「這次會議不能作出決定，他不會一口答應去的。不過，蔣先生既然來電請他，就一定要把他請去。」

朱德說道：「請他，他就不去又怎麼辦！」

劉伯承義道：「最後大概要內外夾攻。」

朱德問道：「誰是外，誰是內，你說我聽。」

劉伯承說道：「老毛膽小，人所共知，蔣先生料定他不敢去，必然還有第二封、第三封電報來，最後大概會派美國或蘇聯大使來陪他去。」

朱德想笑又不好笑出聲，與劉伯承一道騎馬去到棗園，已經有許多大頭目都來了。

人數陸續到齊之後，毛澤東臉色蒼白，咳嗽連聲，由房內走出來。

劉伯承悄悄向朱德說道：「看情形，急得一夜都未睡着覺。」朱德未接腔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毛澤東坐下之後，會議便開始，毛澤東點着一隻茄力克，一口氣吸了半支，再咳嗽一陣，吐出幾口又黑又綠的濃痰，說道：「蔣主席有一封電報約我到重慶去開會，你們看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不曉得毛澤東這一問題是怎麼回事，沒有人敢接腔，全場鴉雀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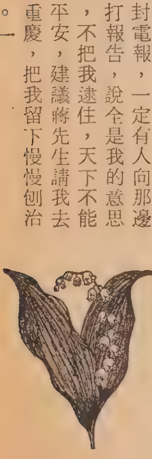
停了一會，毛澤東自言自語說道：「我要去了重慶，一定有去無回，我看得清楚，絕對不去。」

朱德愕然看看劉伯承，獨眼龍只是微笑。

毛澤東說道：「我同蔣先生交手幾十年，深知其爲人，他從不會用陰謀詭計計算別人，這次用計誘我，一定有人替他出主意，十之八九還是我們的人。」說過眼向全場一掃，周恩來一張白臉也變得蒼白，朱德倒放心，知道這不是指的自己。

劉少奇眼看沒人接腔也不是辦法，問道：「主席怎麼能斷定蔣主席是用計誘主席。」

毛澤東說道：「這還用三猜兩猜嗎？一猜就猜到，這兩天朱老總發了幾封電報，一定有人向那邊打報告，說全是我的意思，不把我逮住，天下不能平安，建議蔣先生請我去重慶，把我留下慢慢刨治。」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4）

封侯

十 辦學校整頓部隊 闢財源設置稅收

李彌行裝甫卸，即分別接見這些新客，對每個人在來此之前的途中艱難，予以親切的慰勉，更誠懇地爲每個人解決目前問題，熱誠表示歡迎大家共同擔負反共大業。使每人都感到如同回到家庭裏的甜蜜和溫暖。

在這批人中，除了軍官外，很多是國民政府時代，從事地方行政，黨務工作，財稅人員及政工，通訊，醫生等專業人材，從他們的履歷分析，皆足以擔任教官而有餘。李彌沿途在心目中盤算，今後必須開辦各科各業的幹部學校，苦無人材，於今有了這批骨幹，有水到渠成，不致落於空想了。

李彌將設立幹部學校的計劃，與李毅夫、丁作韶兩人商量，並授意李毅夫爲教育長，主持其事，丁作韶提議命名爲反共大學，才能容納各項修業班次，李毅夫即率領這四十餘位教職人員，開始建立這間「反共大學」。

參謀處把隨同李彌到來的人員編組後，預備受訓的員生，便擔當起建築校舍的營建工作，不數日間，猛撒寨外一大片荊棘叢林，卻變成了寬敞平地，一排排的房舍，出現在眼前，一間間住滿了朝氣蓬勃的青年。

如此草創的學校，自然沒有草擬龐雜的教育計劃，只憑幾位同科教官在精誠合作下，把課程進度配合在一定的時間內，即開始授課，在沒有教材及儀器的環境中，只好由教官們嘔心吐血，自己編擬後，用僅有的兩架油印機自己抄印，當六個月期滿，第一期軍官隊結業時，學校規模隨之畧具形式。以後，政工班、財務班、行政班、通訊班均先後入校。不過，爲了防備緬軍空襲，決定遷移至距猛撒約兩日行程的蚌八菁，另行建校，以後經常保持兩隊軍官大隊，亦分科施行教育。

總部選定猛撒寨外山麓高地，依山結廬，建築房舍，此時茅草竹片，均有專家指導，精心設計，別具一番風格。不到一個月，寄住民間的人員，全搬進自己的新居，因爲昆明的雲南省政府公署，所在地名爲五華山，所以也把猛撒總部辦公的這座小山呼之爲五華山，交互傳呼，相沿成習，一提起五華山，大家都知道是李總部的所在地。

李彌在進攻滄源、耿馬這段時間裏，委派了四十多位縱隊司令及獨立支隊長，這些司令們有的是大陸時代的專員，縣長及土司，有的是雄據一方的豪霸，也有幫會的龍頭大爺和佔山爲王的綠林好漢。受命之後，依據自己的人緣及地緣關係，各自進行招兵買馬工作。

滇緬國境綿延千里，爲逃避迫害，投奔自由的青年，經常鑽隙逃出鐵幕，進入緬甸後，緬甸政府視爲非法入境，必須予以逮捕，即使能避過緬方逮捕，一時亦難找到適當工作以維持生活，於是，只好紛紛投向李彌旗下的各單位。李彌自己心裏明白，以當時駐台灣政府當局，每月接濟的少許經費，是不足以支付養活這樣龐大的人數，而他選拔這批司令當中，有的是資財充實，有的擁有羣眾及潛勢力，於今既得李彌重用，爲了充實自己領導的實力，雖然在經費不足，或不能按時發下的情況下，亦能各自設法，繼續維持下去。

一位追隨李彌多年的秘書，對李彌起用這般司令感到不滿！常常在李彌面前，揭發他們的缺點。

有一次李彌聽得不耐煩了，以一種捉狹口吻說：「徐秘書：明天你可以到後面山上找一塊人跡罕到的地方，建造一座房子——」

李彌說到這裏，將話一頓！

徐秘書認爲是上司命令，應一聲：「是。」

李彌繼又說：「房子建好後，你和我一起搬上去住。」

徐秘書雖然覺得語意有些不尋常，暗忖中，可能是一樁機密事件，所以不便問，依然應了聲：「是。」

這時李彌從容且莊重地接着說：「千萬要記住，不可忽畧，要把唱戲的鑼鼓，行頭和傢俬通統帶去，到了上面，我扮皇帝，你扮宰相，我們兩人，自拉自唱，你看好不好？」

徐秘書此刻才知道李彌的話中帶刺，別有所指，茫然獃着，一時答不上腔。

過了片刻，李彌一本正經的說：「徐秘書：你要清楚，革命事業，是屬於羣眾的，不是你和我兩人可以包辦得了的。你只從各人的短處看，所以在你眼裏，沒有一個人可以做事，如果你能從各人的長處去看，你就會發覺到沒有一個人不可以用的了，希望你能把他們的長處告訴我，讓他們都能發揮其所長，我們的革命事業，就會順利達成了。」

這位姓徐名全的秘書，經過這次開導後，從此便很少再對人事播弄是非了。

在人員編組方面，李彌更注意人們的親睦關係，將回教同胞，編爲一整單位，讓他們能適合適應其教會生活方式，更堅其信仰。

擺夷族及卡瓦族青年，亦各自有同族的領導，

過着原有傳統的風俗團體生活，廣西廣東兩省，流落邊區的軍人及雲南邊區各縣逃亡的青年，都有各自的同鄉團體，大家雖然離鄉別井，卻並不感到生活上的寂寞和人情上的疏遠。

在另一方面，李彌卻不遺餘力，網羅各地陸續來歸的職業軍人，一批軍官除調任各單位參謀工作外，餘均派任教官。雖則此批職業軍人感到不能直接帶兵而一展抱負，不免稍覺委屈，但每人都深信李彌曾經說過：「希望大家首先熟習環境，瞭解各單位的特性，建立相互間的信心，然後再去帶兵用兵，就不致發生意外了。」

因此，每人都能兢兢業業，表現出一股奮發有爲的氣象。

李彌的參謀長錢伯英，對這種編組方式，亦曾委婉的報告說：「總指揮這樣遷就現實編組部隊，到了這些司令們羽翼豐滿的時候，不免會有尾大不掉，擁兵抗命的現象。例如：國民政府在北伐軍事勝利之後，接着發生中原馮、閻之戰，以及廣西廣東福建等省先後分裂割據的事件，像這類事件，如能防之於先，總比事後收拾較爲妥善。」

李彌聽後，頗不以爲然，平平淡淡的加以解釋說：「這種見解，雖是深遠，但時代背景，各有不同，擁兵自重，割地稱雄的時代已屬過去了，今天所面對的，是有思想有組織的敵人，目前彼此堅強團結，惟恐不能生存，誰要是製造分裂，那無異自取滅亡。這次任用部份的部隊長中，學歷經驗，似嫌不足，本質反共，卻無疑慮，且都具有先天號召條件，只要能以公心去領導和教育他們，相信仝都會成爲反共勁旅。以目前的重要工作而論，必須從事思想教育，及加強組織。在思想構通，組織加強後，既可以克敵制勝，而對於這些不必要的顧慮，亦將隨之瓦解於無形了。」

錢伯英聽了這番解釋後，苦笑而牽強說：「在總指揮雄才器宇，大公無私的領導下，我的顧慮自屬多餘，不過用不懂軍事的人領兵，一旦有事，難免呼應不靈。」

李彌很自信而傲然說：「你忘了太平天國的將領，都是屈起**草**莽之徒，也能打出一些很好的戰例，我們有很多的軍事專才，正準備分派往各部隊去撐持，相信不久部隊就會改觀了的，不必爲呼應不靈就憂。」

至此，錢參謀長無話可說了。

李彌把整頓部隊的工作，寄望於學校訓練，將所有縱隊，逐一調到反共大學受訓，依照學校編制，縱隊司令雖仍任隊長，但須同時參加受訓，另派副隊長代行處理隊務，如果副隊長或教官與受訓官相處融洽，於完成教育後，即着派隨部隊擔任要職。因此，一經受訓的部隊返防後，均能澈底執行總部命令，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靈活。

在反共大學開學時，李彌對全體員生發表開學訓詞說：「我們這間學校，定名爲反共大學，顧名思義，就是必須要打倒共產制度和共產黨徒，澈底消滅共產主義，我們既要打倒它，就必須要徹底了解共產制度是一種什麼制度，何以要去打倒它，我們的官兵弟兄，大多沒有受過較深教育，對於唯物史觀及唯物辯證法，不必費多時間去研究，但是對於共產制度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大家所容易瞭解或者切身遭遇過的。所謂共產，就是不容許每個人有私產，地面上的一切物產財產，好像一碗米，一尺布，一文錢，都要歸公，因此共產黨徒所到的地方，首先就要沒收私人財產。共產教條，認爲私有財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要有錢人放棄財富，比有錢人放棄生命一樣困難，如此，只有用生命逼迫他們，才能達到沒收私產的目的，所以必須用清算鬭爭的手段，首先籠絡一批窮人去清算富人，把富人拉到鬭爭場上，拔他的頭髮，敲他的牙齒，用錐子刺身體，總之用盡中外古今最殘暴最惡毒的刑法，來迫使被鬭爭的人獻出所有財產，等到交出所有財產以後，才將人處死！富人們被鬭爭完了，又要更窮的人去鬭爭次窮的人，一定要鬭到所有的人們都變成無一粒存米的無產階級，這便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到了這時候，共產黨徒便控制了所有的財產，命令人**們**作工，分配人們吃飯，一個人睡幾點鐘覺，說些什麼話，全都要依照共產黨的命令，人民變成了木偶，奴隸！共產黨徒變成了統治奴隸的皇帝，人民終日終年無休無止在鞭策下勞苦工作，而每年分不到一尺布，每月吃不到二兩油。共產黨徒們爲了保護他們的健康，可以吃保健飯，可以任意揮霍，隨便享受。

共產主義的第二個死對頭是人們的感情，所以共產教條必須排斥溫情主義，製造父子仇視，夫妻對立，弟兄朋友互相鬭爭，務必要拆散家庭制度，所以把年老人編爲黃忠隊，少年人編成先鋒隊，青年人編入各類生產隊，婦女編入工作隊。一個家庭的每個人，必須進入各種不同的組織，而每一組織的人，依據其立場，必須仇視另一組織的人。例如告訴少年人說：作爲父親階級的人，是爲了想要安閑養老，所以才要子女行孝道，惟恐子女不願養活，因此把孝道加以渲染，使成了舊社會的道德標準，甚至製成法律，強迫子女必須負責養老送終，這都是父母階級的人，爲維持自私利益而產生的偏見，像這種壓迫子女，剝削子女生產成果的行爲，是一種罪惡而非道德，必須予以剷除。請大家想想，共產黨將父母和子女分開界限，作如此違背人倫的說法，這不是一種極其荒唐的謬論嗎？所以我們要維持我國數千年優良的道德傳統，必須反共，消滅共產黨。

共產黨知道人類的才智能力，各有不同，今天的無產階級，以後很可能會變成有產階級，因此，共產黨堅持不斷鬭爭，不停鬭爭，總之要無產階級永遠是無產階級，世世代代不得翻身，必須要依靠共產黨，才可以分得糧票吃飯，人人要做工，人人服從共產黨，才有飯吃，共產黨認爲這才是平等社會。其實共產黨這樣強制平等，毒殺自由，忽略了人性的尊嚴和人性的愛。要知道，人類的尊嚴與愛及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性，人們爲了孝養父母，養育子女，才會力求上進，去創造和發展，造成社會進步，和自由社會的繁榮，這完全是基於私有財產制度和家庭倫理觀念所刺激出來的。



抗戰武術談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七十二軍有某師部隊駐紮在醴陵東鄉，師長和游擊副大隊長余忘鴻有聯絡。一方面大哥經該師軍校同學介紹，也早已和師長認識，一天第二大隊正副隊長一同去見師長，密談了約一小時，將學生隊內部情形，及石溪村四圍路線，三處駐點，詳細指明。商談妥當後才離開師部。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大哥用同樣的方法，借用別人的力量來懲戒學生隊。

兩星期後的一天下午後，石溪村突然被軍隊包圍，學生隊午飯後在祠堂裏橫七豎八的睡午覺休息，發夢也沒有想到已大禍臨頭。當軍隊衝進來時，一班學生哥驚惶失措，還不知道爲了何事，在毫無準備之下，一個個束手就擒，全部繳械；其中有三個輕機槍手欲圖反抗，被軍隊當場擊斃！此三人是收容的逃兵，其他連學生隊長等均成了俘虜。

領隊軍官聲稱：這批專擾亂地方安寧的不良份子，要全部帶去充兵役。學生家長們得知消息，嚇得魂不附體，哭哭啼啼的趕來向領隊軍官求情說：「稚子無知，求長官網開一面，保證以後再也不敢做危害地方安寧的事了！」結果由族長鄉紳等聯名具保，擔保了這班學生恢復自由，領隊官着令各家長嚴格管束行爲，就算了事，槍械一起帶走。

在此事件之前，我就常去石溪村探訪親友，進行遊說探聽工作；知道學生隊自擁武力後，一於剛愎自用，目中無人，輕視族家長輩，這種狂妄自大的態度，早已令族人反感；不但如此，連學生隊長的父親，也擺出父仗子勢，盛氣凌人的架子，老太爺顯得威風八面，還在幕後操縱權力；他霸道得未見族長及各長輩會議通過，就動用祠會丁口糧做學生隊的經費，幾個月積累下來數量甚巨，賬目不公開，因此激起族家公憤。

有一次我借親戚家邀請周氏各鄉紳吃飯，我試探講出無辜受辱之事，請各長輩主持公道。他們表示我所受害之事，很是同情，也不値學生隊的所作所爲，但本族本家，說話有很多嫌疑之處，他們願意支持我的立場，以後如我有所對付學生隊的風吹草動，他們不聞不問。如此一來，我就和他族家取到默契，將學生隊長一家孤立起來。因爲對付一家一戶容易，牽涉到全族的問題就大了。

一天我家中晚飯時，我還在石溪村未返，媽媽見我又不回家吃飯，就問大哥說：「最近振楠爲什麼時常去石溪村？」

大哥笑笑說：「不久有連台好戲看了，他正在進行準備報復坐三天監牢的怨氣，在事情未明朗化前，他不會講的，最好不要問他。」

石溪村屬於唐公鄉，學生隊長父子居住在城下村與石溪村鄰近，是屬於我們安化鄉境內。他們所住的大屋，是早兩年新建成的，據說該處風水好，將來子孫文能入閣拜相，武必做到將軍元帥，是富貴雙全的好地形。此次他倆父子掌握了幾十枝槍械，意氣風發的橫行鄉里，可能是受了風水太好的影響，以爲可藉此機會，時勢造英雄，使他兩父子能達到做將軍的美夢，因此不擇手段的做出天怒人怨的事來。

在他們解除武裝的第三天，黃鄉長即開始行動，派鄉丁老太爺捉來，關在鄉公所，當時這位橫蠻慣了的老鄉紳，還大聲兇惡，罵黃鄉長是什麼東西！膽敢無故將鄉紳捕捉，定要向法庭起訴控告，傷害人身自由罪名。黃鄉長毫不客氣的說：「請將以前的威風收起來吧！現在的老太爺已成了落水狗，你們周氏宗族授權要我懲戒你這破壞族規的人，同時你犯了串同軍隊，唆子行兇，任意綑綁侮辱鄉長之罪！我要將你關三天三夜，看你族家會有人來擔保你嗎？」果然一直關到第三天下午，還是沒有人來擔保他，他家人來探望，均被拒絕見面。至此他才驚慌起來，知道平日樹敵太多，連自己的族家也不來救援他，使他頓生絕望之感，整整禁閉了三天，在無人問理之下，也夠他淒涼的了！而且兩晚沒有床舖睡，深夜後又寒涼，引起雙膝風濕發痛，這位不可一世的老太爺，也嚐到了痛苦的滋味，心酸起來，不禁老淚縱橫！此時也顧不得體面，竟然哀聲求告釋放他回家。鄉長見此情形，也不想太過爲難他，見他那種可憐巴巴的樣子，也算是出了口氣，最後科罰他五十擔稻穀，撥給鄉公所做經費，就算爲釋放他的條件，老頭子滿口答應，就此獲得了自由。

數天後的一個深夜，鄉公所的警衛幹事，率領二三十名鄉丁巡邏各處，巡至城下村大屋，就想借題將學生隊長捉來懲罰，但搜遍全屋不見他的踪影，他們捉不到目的人物，不想空手而回，竟又想將老太爺帶走，但走到屋外空地時，他家幾個女人衝出來搶救，鄉丁們不敢碰婦女們，祇好拖住老太爺的腳，婦女們就死命抱住他的上身，抓住雙手不肯放，把一個老太爺如拔河比賽般的兩頭扯，扯得這位老頭子呱呱大叫：「你們想給我分屍嗎？救命啊！」鄉丁們祇好放手，而當時的情形，又使他們忍唆不禁！後來全鄉就當笑話來講。從此威風八面的老太爺，已成爲驚弓之鳥，嚇得他夜晚不敢在家睡覺了。

事情不是就此完結，一星期後，駐紮在第六區上栗市鎮的第一集團軍孫度總司令部的情報站，派出一隊武裝士兵，由副站長帶領，在黃昏後晚飯時間，突然將學生隊長家包圍，要捉學生隊長，但他兩父子早已出外躲避，就將老頭子的大兒子捉去，他們捉人的理由是，擁有私人武力，擾亂地方。

連續不斷的不幸可怕事件，發生在他家中，眞是一夕數驚，此時他家已眾叛親離，在求告無門之下，這才悔不當初太過目中無人。

（未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新區清潔工人安貧樂命 卻遭上級歧視四處調動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一羣新區的清潔工人，社會人士稱我們為「香港政府低薪公務員」。一般人又形容我們的工作是「鐵飯碗」，意思是說我們祇要不犯錯誤勤勤懇懇的工作，這份工作是長期安定的。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安貧樂命，對上級及居民加之於我們的壓迫與歧視，我們也安之若素，逆來順受，祇求生活過得去也得算了。

我們這羣清潔工人中的老一輩，當新區初建之時，披荊斬棘、開山移石，篳路藍縷，不遺餘力；胼手胝足，毫無怨言，這是現在仍任職房屋司署高級職員諸先生不容否認的事實。及至六七年騷動時期，我們這羣老粗（目不識丁之謂）支持香港政府，不為陰謀分子所煽動，緊守崗位，及至騷亂結束，我們不避尋仇，撕去煽動性標語，清刷暴亂七八糟大字，並在主管單位鼓勵之下成立「香港徙置事務處職工會」團結教育新區工友，支持港府合理決策，獲得社會人士好評。

但是，自從新區合併房屋司署後，當局對我們這羣新區清潔工人一反過去作風，對我們歧視、輕視，藉口房屋署虧空數億元，逐步將新區商辦，員工被迫四處調動。據說判頭是已退休前徙置事務處高級職員，為了競爭及搜刮更多的錢財，廉價僱用大多數已退休清潔工人，大力打擊我們這羣現職清潔工人，人人皆惶恐不安。

上月官塘翠屏道邨就因為移交商辦，沒事先通知又安置工人而引起不愉快事件。但翌日不知是房屋司署那一位大人先生發言，竟聲明擬將港九五十二個房屋邨的清潔工人是「散工」，當局可以將他們「全部開除」；還貓哭老鼠假慈悲的說，但為了他們的生活，只將他們調到其他崗位。枉他做了這樣高官竟說出了這樣不近人情，不負責任的話來。我們現在請問一聲，何謂「散工」與「長工」？據一般公私營企業慣例，按「時」及按「件」計値的才叫「散工」；按月支薪及工作已超過了規定的試用期已進入「長工」的範疇。例如當初我們到前徙置事務處「見工」時，主持人向我們講明，他說你現在是「散工」，工資是按日計算，須經過三個月的試用期及身體檢驗合格便「長期」僱用。如果工作表現良好有晉昇機會，享有一切公務員應有的權利。例如退休後有退休金及直到死才止的「長俸金」。難道這些話都是假的嗎？我們的工作證上清清楚楚的寫上「政府僱員身份證」。上面所列舉的種種事實是千駁不倒萬駁不倒的鐵證，難道你敢說我們是「散工」嗎？

我們並沒有犯錯誤，我們勤勤懇懇的工作，你們有什麼理由說上「開除」二字。我們是安份守己的香港一等良民（慚愧！我們的職位是「低薪公務員」）凡事講理講法，一切循合法手續協商。但要小心那些有用心的陰謀分子，如果讓他們攪起事來恐怕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房屋司署一羣新邨清潔工人啓

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

傷科 針灸 中醫 張仲仁

脊椎骨痛 風濕創傷 鼻涕鼻塞 婦女痛經 頭痛胃脹

診所：九龍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電梯按11字由碧街上即渣打銀行樓上）
電話：三一三一〇六六三
診症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星期日下午休息、公眾假期照常

南征北戰

是一部神怪片

萬人傑先生：

我看罷「南征北戰」，希望借貴刊寫出我由入場至出場之感受。

下午五時另五分我走進一間左派戲院，入內一片冷清，正片已開映，共軍為着誘使敵人，佯作敗退，共軍操步前進，好像受檢閱似的。在軍事行動上根本就不合，當共軍入到自己老巢，所謂百姓，個個都好像化可粧似的，面有紅粉，就像舞台劇的扮相。共軍都是粗眉眼大，對話像念毛語錄那樣生硬，上級對下級就祇有思想管制，什麼思想不通。

場面大，祇是勞動人民東奔西跑，戰爭場面，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所以頻傳「有無攪錯」之聲，共軍能以一個手榴彈炸毁一架坦克車，敵人進攻，祇是踱步前進，任由共軍機槍掃射，根本不是打仗，祇是一場屠殺。共軍炮火百發百中，一個手榴彈可以炸死周圍六七人，炮彈在共軍身傍爆炸，共軍一點傷也沒有。更離譜的是

，全片祇有共軍及所謂游擊六人受傷或死亡，你信嗎？這套片可以叫是一套神怪片，共軍都有符咒護身，刀槍不入，所以我未散場已溜出戲院。

反觀「英烈千秋」國軍以血肉抵抗日軍火海，表演出眞正中國人之英勇。中國人看到熱血沸騰，爲國軍消滅日軍，就看到人心大快。在片中令觀眾對國家之熱愛，同然一心，「南征北戰」可以比得上嗎？共軍祇是屠殺中國人，祇能使中國人看到反感。

在此我倒勸讀者看「南征北戰」來作一個比較。

讀者黃志強上

中共在唐人街大開拳脚
推銷左報亂貼統戰標語

編輯先生：

關於中共在英國倫敦唐人街的營謀，我已於目前在來信中已披露一、二，我記得本年五月中，當我因商旅居倫敦及歐陸兩月之久，已能洞察眞相。在那兩條總共不足二百碼長的唐人街，有中共直接經營的文化機構、書店，若干中國人經營的餐廳，其老板及企堂與一般當地華人在氣質上及談吐上是迥然兩樣的，身處其中進食，覺得充滿神秘氣氛。

、在大街上，胡亂張貼港共外圍學生統戰機構的標語，例如：要求引渡葛柏的標語，揭露香港政府黑幕的傳單，這些都是中共練兵的鬼招。眞正的目的，是要對海外華人攪「統戰」，爲共不可告人陰謀作一朝之用！

五月中的一個中午，當我坐在豬𨋢街的「龍鳳」酒樓用午餐時，一個面色紅潤、營養良好、頭光髮亮，在藍色「幹部裝」及皮製涼鞋之下，蓋着雪白的外國襯衣，名牌金錶和派克金筆的中年報販，逐張檯兜售香港的赤色報刊。他的身份是報販嗎？不，他是唐人街的中共地委！我親眼目覩該餐館一個跛足的老板及其「伙計」對他恭而敬之。次日，我在「利口福」飲茶，又見這「報販」沿桌賣赤報；再次日，我在「泉章居」飲茶，此君又至。

有一天，我故意去「豬𨋢街」尾的中共書店逛逛，買了一本書，掌櫃的是一個精力充沛、正值精壯年華的青年，口操不鹹不淡的粵語，但我曾遍歷大陸各省，我發覺他有點帶山西口音。我佯稱要查詢一些問題，想要中共「大使館」的地址，他看我一番之後，不用思索，在一張小紙上寫上那中共「使館」的英文門牌、地址，以及如查詢這類問題，可找這一位人員的姓名，以及其直接電話號碼。而其英文書寫可以判斷這「掌櫃」起碼是中共英文「外語大學」程度。凡此種種，發人深思。

如同香港一樣，英國人的民主窗樹施政，令倫敦成爲共產黨徒的樂園和溫床。唐人街以外，是中共的肥沃土地。唐人街，是英國共產黨的廣濶田園。在海德公園，你不時眼見共產黨人在大放厥詞。不過，我也佩服英國普通人士的不怕事，敢於辯駁作風。例如：在五月下旬的一個星期日，我漫步在海德公園放模型船的湖邊，對面是世界有名的自由發表各種言論的海德公園角落。

一個有印度血統的英共分子，在一個高高的講台之上，在一桿飄揚着的紅旗之下，伸出身子傾前向聽眾，在空中揮舞着其右臂在演講，言下頗多「資本主義危機」、「勞動階級行將嬴取世界」之語，煞有介事，一如俄共祖師列寧早年的神態。對這種傻人活劇，我是太熟悉不過了，也太過噁心了。

列寧本人，夾其學識及其偏激的情感，不正是造成他本人爲這個世紀最大的傻瓜嗎？

這時，周圍有超過兩百左右的英人在傾聽，英共傻人講完之後，正在期待鼓掌，卻開始招來一大番針鋒相對的激辯。聽眾問他蘇俄的生活水平，柏林圍牆，東歐問題……傻人無法自圓其說，老羞成怒，於是，開始出粗口，聽眾譁然。安插在聽眾中的英共卒子，開始設法控制會場，我見有人受他們要脅閉口。

其實，這類活劇，我都懶得看下去，共產黨的一套，我早已洞察秋毫，是眞太過討厭，太過惡感了。

下午四時半，我離開海德公園，步行在根盛頓大街上。那天是星期日，一大隊（差不多要一個鐘頭才能通過）示威隨伍，經過大街，有阿拉伯人，其中竟夾雜長髮爛衫背結他的嬉皮士男女（若干邊行邊接吻！）樹起大標語，聲言「支持巴游，反對以色列」。隊伍最後，是所謂「馬列主義的英國共產黨」隊伍，我看見嚴肅的面孔，空洞的目光，空洞的靈魂，膚淺的人生觀……。

我帶有一個小型攝影機，拍了一打的相，一個也背着攝影相機跛足的英國人，亦步亦趨跟着我已多時（這是英共派出來的打手），在覺得我一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點也不怕他，一點也不打算罷手之後，低聲對我說：「你一定要小心運用你的相機！」

我微笑對他說：「我當然會；類此的情景，我在中國大陸上已捱了十年了！」他的神情有如由一個共產衞道之士變回一個嬰兒，走開了，混在人羣裏去了。

不過，英國警伯的精神也確值得敬佩，那種職業的尊嚴，那種職責的責任感。他們在整條長長的示威隊伍中，以一行單綫的警隊陪着他們行進，鎮定而有耐性，又不怕事，有些警伯口嚼香口膠，全程護送，警官坐在隊伍後的吉普車裏，態度安閑，胸有成竹！

編輯先生：我感謝你以寶貴的一角，刊出我上次的信，讓我能盡我作爲中國人一國民喚醒民族之責。下一次我將來信談及二十年前海外人士「回歸」中共的悲慘下場，其中包括「香港中國航空公司起義機員」的悲慘下場。

讀者邵振光上

浸記刊物紅卜卜

同學要求柳以青嚴加批判

萬先生：

雖然這兩份刊比較舊一點，甚至已經過了期，但我覺得仍然對你們有價值。裏面的每一篇文章（除了少數）都是「紅卜卜」，可供你們每一位正義反共戰士參考，然後執筆攻伐，使所有爬蟲現形。不但可以從這兩份刊物中知道潛在校內的滋事份子及可能已控制了刊物內容，亦可知道被牽着鼻子走的人有多少；更可知道紅色的魔掌已伸展到學校，可能有不少矇查查的同學受騙，尤其是理科的同學，多是往理科書裏鑽，對中國大事，確實知道的程度不多。但他們亦會有一份蠻勇及想「認識中國」的「勁」，很容易上當。

在這裏希望各位文化戰士執筆攻伐，使所有專上學生明曉眞相，免受其愚。

貴刊近期柳以青君之評論甚爲恰當，煩請柳君亦對這二份刊物「批判」。最後，希望以後能提供更多如此刊物給貴社參考，作爲資料，使大專學生至少有所警惕。

一浸會學生上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商店不顧道德 一羣學生受騙

應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一班中學生，在十月二十九日到九龍油蔴地彌敦道一家體育公司訂製十多件運動上衣，言明十一月七日交貨。到了七號，該公司職員說要延至十號，此後又延至十三號。這一天有貨交了，不過只得七件，而衣料卻是次一等貨色，我們拒絕接收，該公司答應用訂明的布料替我們再做一批，交貨期是十一月十九日上午。我們前往取貨，該公司職員說貨未送到，如到奶路臣街的體育公司（一店東所開設的）當可取到。我們姑且依言前往，該店老板交不出貨，要到下午才交，着我們下午到彌敦道取。屆時，所交仍是上次不對辦的貨，與該店員理論，她把責任推到老板身上，後來老師與該店老板講道理，他允重新開發票，註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十二時交貨，若貨不對辦或誤時則退回訂金。當時我們均在場，可作證人。到了二十五日，我們師生一行前往取貨，又是說「如要取貨請到奶路臣街」。

我們不再上當，堅持要取貨，從言語破綻中，我們肯定他交不出貨，要求該店履行在訂單上所許下的諾言——退回訂金，但遭老板拒絕，且以污言穢語相向，強行要我們延期至二十九日始去取貨，二十九日先詢以電話，問什麼時候可取貨，答云下午五時。我等延至六時前往，仍收不到貨，我等決定回校計議。正擬離去之際，恰巧另一批學生也來取貨，又因收不到貨而與該店職員爭個不休。由此看來，欺騙顧客，不守信用，缺乏商德是該公司的作風，我們深感受騙，是以來函請教閣下，希望快點指示良法，教我們該如何處置此事。

一群學生敬上（十一月二日）

（應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

林系殘餘下放知青

組成反共反毛陣綫

廣東局勢，由於反毛派、反共組織和潛伏各地林彪派系的殘餘份子展開活動，極度混亂。

據航行港穗綫某貨輪員工透露消息，廣州最近出現一個「反毛聯軍武裝突擊隊」的新組織，據稱是潛伏郊區及市區的林系殘餘份子和反下放運運知識青年聯合組織的，並獲得不滿現狀的現役共軍暗中協助，活動至爲積極。

上月二十九日深夜，穗市流花橋西北站，有一批被拘捕的反下放青年押上「京廣鐵路」火車，當車啓行之際，突被人向機車投擲手榴彈，使機車失去控制，與另一列貨車相撞，造成嚴重車禍，各下放青年紛紛跳車逃去。

十月三十日凌晨，廣州河西石圍塘「廣三車站」電箱，發生洩電爆炸事件，有一名共軍受傷。

繼這次爆炸之後，穗郊沙河共軍營房，亦發生爆炸巨响，事後傳說有二十餘名共軍傷亡。

至於這些爆破事件，是否是「反毛聯軍武裝突擊隊」所爲，消息中無法證實。

台灣國府應收容逃港難胞

兆華

香港政府最近以人口壓迫，引致失業、犯罪、居住等問題，難於解決，加以世界性經濟衰退，工商業全面不景，乃毅然將大陸逃港難胞，遣送回去，此舉在港府立場而言，或有片面理由，但必竟是非正義和不人道的行爲。

二十多年來，港府原本對這個問題，是採放任政策的，其間除六二年大逃亡潮後期，因爲天天逃來的實在太多，而中共此時似作有計劃的饑餓輸出，因而有過遣送回去外。此後一向都准許居留，這是值得人們稱譽的好事。再從另一方面看香港的繁榮與擴展，無可否認也得力於這批逃港難胞的龐大力量。晚近環境畧有變遷，港府竟然行此政策，雖說是迫不得已，實在是不得人心而有虧人道的。

試想大陸中國同胞，因不堪共產暴政的壓迫，才毅然冒生命的危險，經過千辛萬苦，攀山越嶺，或游渡大海，才能抵達香港，其籌備與鍛鍊的過程，（有練習游泳兩三年的）糧食與工具的積貯，（搜集單車呔波膽與至少五天乾糧等）更復下了別離父母，拋妻棄子，甚至以赴死的心情，來冒這種九死一生的風險，其悲壯犯艱的行爲，絕非這裏大人先生們所能想像於萬一。但僥倖得到成功了，卻又要遣送回去，縱不爲其心靈的崩敗着想，但回去後所受的折磨怎樣呢？如果階級或成份不好的，肯定是處死無疑了，其他一般當然又是加強勞改，勞改莫說加強已不好受，若勞改而加強，直等於慢慢磨折至死。

這樣港府的遣送，無異是間接殺人，但港府口口聲聲是迫不得已，後果它恐怕不理會了，但我們是骨肉同胞應怎麼辦呢？

憑我們僑港中國人的力量，恐怕是不易解決問題，籲請當局紛電世界救濟團體或肯收容難民的國家，設法收容或作爲移民入境，這種種辦法港府都或研究過與試行過了，因爲這問題不是今日才發生呢，然則今後怎樣辦？筆者就想到台灣國府應負起收容逃港難胞的責任。

[illegible]很久以來，筆者對於國府未能負起收容難胞這個問題，一直發生疑問？但從未見過有刋於文告的表示，傳聞所持的理由，則有如下數點：

一、台灣是中國最小的行省，地不大，且受海島限制，難於容納眾多的難民。

二、台灣是國民政府最後基地，必須保持政治安定，社會安寧，絕不容許共黨份子滲透破壞，故對難民的收容，不能不加特別限制。

三、光復後的台灣工商生產，非常稚嫩，（指二十年前），收容眾多難民轉業，一時極不容易，處理不好，會成爲社會的負擔。

四、播遷台灣的國民政府，立足甫定，（指二十年前）百廢待舉，國防、經濟、內政等措施，刻不容緩，對逃亡難胞的處理，自不能不放慢一步。

以上幾點，恐怕是國民政府當時未能收容難胞的理由，這時也確實有其實在困難，國人自能諒解。但時至今日，如果仍以上述理由爲藉口，則這觀念必須改變了。難胞是以反抗暴政，爭取自由生活而冒死逃亡，揭櫫自由民主復國基地的政府，怎可以不加援手，而且過往成爲問題的問題，現在大都獲得解決，即使有些仍受環境所限，亦必須仝力克服，這才可以爭取反共世界的力量和國人的同情，茲就上述過去四點困難以爲申述：

第一、台灣雖是中國最小省份，但總比香港大幾十倍，香港可收容新來三百萬人（現人口約爲四百餘萬，一百多萬是原有居民），投入生產行列，台灣何以不能收容更多的人。

第二、反共基地絕不容許共黨份子滲透破壞，這是必要做到的，但收容難胞，絕不等於共黨滲透，如謂這樣會給予滲透機會，但很多辦法能使其無所施展，甚至改變其立場，化敵爲友，轉爲我用，如仍怙惡不悛，難逃國法嚴懲，敢說絕大多數是仇恨共黨爭取自由的。

第三、近十年來，台灣農、工、商各業生產，飛躍猛進，尤其農田水利，荒地墾拓更有成就，難胞如經過嚴格甄別訓練，使其投身各業生產行列，相信是利多而害少。

萬人協會春季旅行

一、日期：一九七五年元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正在紅磡碼頭集合，準九時三十分乘車啓程。

二、地點：①大埔冠春園（十二時午膳）；②蓬瀛仙館及其他地點；

旅行過程中歡迎自攜相機獵影，本會將舉行攝影比賽，邀請名家裁定，成績優異有獎及優秀作品逐期在萬人雜誌刋登。

三、費用：旅行券收十二元（包括旅遊車費及齋菜午膳費用）。

四、售券地點：①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②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地下益昌米店；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④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厦十二樓D座張仲仁診所；元月九日截止售券，額滿即止，不設臨時售券，以便車輛及膳食妥善安排。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四、二十年前國府在台灣，可說立足未穩，百廢待舉，但二十年後的今日，台灣不特相當穩定，由於經濟長成迅速，社會安樂，更應着意於難胞的收容，人心的爭取，不能如前放任不理，貽人以不顧同胞死活之譏。

然則台灣國府今後眞的負起收容逃港難胞的責任，又會有什麼後果呢？可以預見是中共必然會放縱逃亡，大量饑餓輸出，使台灣收不勝收，其次是混進特務份子，充作難民，滲透台灣，製做動亂事件，破壞社會安寧或進行顚覆活動，但這種種陰謀，我們不要畏懼，我們不要「因噎廢食」，我們不但要設法克服，我們而且有很多方法一定可以克服。

首先凡中共批准出口的合法移民，我們暫不收容，逃港難民而有親屬在港，可作生活保證的，商請港府准予居留，逃港難民既無親屬在港，而又矢志投奔祖國的，經審查甄別後准予入台。

其他如每月名額與及技術上一切問題，（中共到時可能橫加干涉，這時責任便不在台灣國府），應與香港[illegible]過宗教慈善團體詳細商談，訂出最完善可行辦法，然後執行實現。

至於收容回台的難民處理辦法，亦約有如下數點：

甲、難胞到台，先行集中管理，施以普通文化和政治思想教育，使其拋卻共產主義、階級鬪爭等腐臭思想，重新認識三民主義、自由民主光輝燦爛的社會。

乙、經過一定時期的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之後，再根據各人旨趣與專長，選入各部門作專業訓練，學成後分配其各就所業。

丙、其年齡適合入伍，而矢志效忠國家的，亦應給予投效各兵種，以遂其反共報國的偉大使命。

丁、增闢國有農場和公營工廠等，或用退除役轉業辦法，安置入台難胞，務使他們人盡其才，全力發展生產。

這樣如果銳意執行辦理，難胞不特不會是社會負擔，相反的實在是社會的龐大生產力。因爲歷盡千辛萬苦逃出來的青年，（不是青年實不容易逃出）絕大多數是純良而對共黨仇恨的，中共所劃分的黑五類，其實都是自由社會的好人，來到香港因太放任而找不到正當出路，部份才會誤入歧途，但如果能及時有正確的接引，他們全都是滅此朝食的反共硬漢，因此有辦法的收容，是台灣國府應該做的急事。

讀者痛責應聲蟲

要求萬人雜誌同人

聲援難胞爭取自由

萬人傑先生：

鄙人素來讚賞先生爲正義的自由而鬪爭的精神，値此港府施行拒納難胞入境政策，致使我們爭取自由同胞，蒙受死亡威脅，一些寧爲殺人犯請願之假洋鬼子也出來做應聲蟲了，雖然我們自由人士很理解黃夢花、鍾世傑之流假借關心本港四百萬居民名義，出個人風頭，自會受到自由人士所唾棄；但他們這麼一說，卻也蒙蔽一部份同胞。

難胞生命危在旦夕，逼切期待自由人士挽救，先生當比在下明白，那就需借重先生在文化界的影响了，聯合其他自由報人行動起來，大力聲援難胞爭取自由之行動，責成港府不當，拆穿走狗議員、名流之輩的可恥嘴臉，務使難胞獲得自由機會。

在下當年與曾憲光先生一道，敢於痛斥共黨是而成右派分子，嘗盡十年折磨，屢敗屢鬪，幸獲自由，時刻珍惜自由可貴，也曾假想爲自由鬪爭出點微力，只是在下不才，未知何處求教。

來港難胞眾多，良莠不齊，但其中不少是當年冒着生命危險，與共黨鬪爭的右派分子，難道掙扎過的我們，竟讓鬪志消沉？

尙戴帽子之人，牛馬讀者謹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

傻人新著 長篇小說

墮落的軌迹

「墮落的軌跡」是傻人最新著作長篇小說，寫一個出走少女的故事，不但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一般不滿家庭少女的寶鑑。故事曲折感人，既富傳奇性，也寫出香港社會的奇形怪狀。是一部題材現實，主題正確的警世小說。全書四十萬言，定價每册五元五角，經售處：傻人書店（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駐會文書尖鋒君，因事請辭，該職由郭嚴芳會員接替：

今後會所辦公時間，由每天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五時半，星期日照常辦公（逢星期三休息）。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逃亡青年呼籲港府停止遣回大陸難民

編輯先生：

我們是一羣冒着生命危險，間關涉險越山浮海，倖得安全到達香港的難民，當時得到香港政府人道及仁慈的照顧，准許在港居留，使我們享受到自由安定的生活，我們才感到自由的溫暖可貴，自由世界對香港政府無不稱道。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港府宣佈，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凡偷渡到港的同胞，認為不合法移民，一律解回大陸，三日來已先後解回二十五人，這消息傳出，全港自由人士莫不震驚，尤其是我們曾在大陸身受其難者更加沉痛。

自中共竊據大陸二十餘年，清算、鬬爭、整肅、勞改，迫死同胞何止千萬，幸而未死，在飢餓奴役中掙扎者，沒有思想、行動自由；沒有升學就業自由，動輒下放荒村野嶺落戶，勞動度着牛馬似的生活，終年勞動，食不得飽衣不得暖，病患不得醫，處於非人地獄，誰不希望逃出生天？如中途被捉回者，拘送收容所，備受凌辱，飢餓之苦，然後解回生產隊管制勞動，長期虐待，永無天日。渠等既冒生命之危險逃到香港，以為獲得自由，不料港府今以減少人口劇增壓力，保障社會秩序為理由，斷然採取措施，將其解回大陸，無異送羊入虎口，那還有生存希望，誰無父母，誰無弟兄，誰無姊妹，誰無親友，見此情景能不悲痛！

我們鄭重的呼籲港府，重加考慮仍本已往之人道立場，停止將逃港難民遣返大陸。渠等有親友在港，能照顧其生活者，應准居留，其有親友在自由地區，可以前往依靠者，亦准暫作居留，其餘年輕力壯，能為香港社會貢獻體力勞動生產者，應受優容。這是我們衷心的沉痛呼籲，萬望港府能作明智的抉擇，保持人道仁愛的令譽。新近逃港難胞：傅君健、夏周、徐巾幗、李重生、羅雨君、許海、李明飛、李強、陳文琳、余金、秦荆生、吳志堅、陳冉生、王祖卿、李敬祥、陳秀山、梁毅、楊惠明、高志遠、張龍、牧羊、丘呈祥、丁洗翠、周大偉、陳國泰、陳志華、郭上雄、高巖、李少琴、陳華堅、涂世雄、陳虎、李玲玲、歐陽祥、李威、謝劍平、梁永輝、潘鏡秋、馬世松、簡梧風、丁志農、葉毅青、潘國雄、陳淑儀、陳明灌、張程輝、練振寰、丘承祖、劉秀秀、李一楓、易木生、劉初捷、冼劍仇、張記清、黃華、楊運泰等一百八十餘人。

知青「死亡谷」科技人員墓地

提起新疆不寒而慄

大陸西北邊陲的新疆，不但是下放知識青年的「死亡谷」，而且成為科技人員的廣潤墓地。

僅在最近一年中，就有一萬餘名科技人員死於新疆，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係去冬被中共調集新疆進行所謂「戰天鬭地」，在天山南北一帶爬山涉水，風餐露宿，奔馳在偏遠山村、草原、瀚海戈壁和工廠礦山間，因不堪饑寒酷熱熬煎、惡劣氣候侵襲和過度勞動而死亡，有的則是墮於山崖而喪生。地質勘查人員死於新疆的也很多，因中共為了加速開掘新疆礦藏資源，連年來從大陸各地抽調龐大數量地質人員前往勘查，由於長期奴役，死亡相繼，因此，大陸知識青年一提起新疆不寒而慄。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大兒永濟赴加深造詩以勗之

陳浪平

翅成乳燕自翔遊。此後海天任去留。
鄉遠離時身不賤。藝深研處理能求。
乘風願果酧宗慤。生子人皆羨仲謀。
玉錯他山光更徹。好教姓字榜前頭。

浪平先生，為恢宏曠達之士，中西文學，造詣俱深，對復興文化工作，維護傳統觀念，與吾人志同道合，十餘年前在香港組織詩社，與梁志超等諸位先生，用腊紙油印，將時賢作品，印成詩集，彼此唱和，極一時風雅之盛，鄙人應約參加，是為老友，日前蔡念因先生壽宴，嘉頓酒樓，快挹清芬。頃以公子赴加深造，寄詩囑和，舊雨情深，步韻為賀。

敬和浪平先生原玉

董力行

辭家負笈遠方遊，萬里鵬程異國留，
亂世無官宜自俸，羨君有子復何求，
詩壇舊侶稱公甫，虎父生兒必仲謀，
此去青年展驥足，歸來博士占鰲頭。

陳白沙先生字「公甫」，浪平兄詩文書法，直追白沙當年吟侶，視為今之「白沙」，非虛也，壇主云。

贈董壇主力行詞長

梁志超

神州咫尺碧波間，志士如公未許閒，
去國同傷懷北闕，居夷共待起東山，
詩文直筆堪移俗，韜略填胸足濟艱，
佇看風雲來海上，長纓縛賊凱歌還。

志超先生贈詩，鄙人讀之，十分感慨，所謂「詩文直筆，韜略填胸」，在昔人看法，認為了當不起，每以國士相看，甚至曰：「斯人不出，其奈蒼生何」？但在今日，政治風氣，與政黨制度之下，無能為也。處今之世，「詩文直筆堪移俗，韜略填胸足濟艱」，不如改為：

西裝筆直堪移俗，
鈔票填胸足濟艱。

西裝筆直，鈔票填胸，到處有人歡迎，退休林下，獨善其身，免生閑氣，是為上策。

風雨黃花

鄧玉山

淒淒一襲葉枝狂　仰挹輕寒便擅場
颯爽籬黃迎徑舞　沛然蕣綠挺英昂
肯教春色專華圃　爭賞秋光濕綉裳
得令欣欣榮晚節　不須着力自流香

玉山先生之詩，為詠風雨中之菊花，雖遭風雨侵襲，依然晚節流香，秋光華圃，而可欣欣向榮，詩詠菊花，亦足以代表作者自身之寫照。表現其氣節與品格也。

該詩平仄不錯，當中兩聯，對仗既工且好，籬黃對蕣綠，春色對秋光，肯教對爭賞，華圃對綉裳，均是極佳對仗，有此文才智慧，足夠詩人條件。

所當注意者，中國詩文，每有二字不能分開。必須相連使用者，又有二字，不可用以連合者，凡不相連合之字，萬不可使用入詩，對仗好，謂之（工），用字得當，謂之（穩）。詩能做到工穩，方是上乘。例如本詩「英昂」二字，卽是不相連合者，既非名詞，亦非成語，作者本意，是作「英姿昂揚」解，但除去姿揚二字，所剩（英昂）單獨使用，感到不能連貫。文章詩詞用字，凡不能連貫者，卽是不通，不通者，指有阻荆而不暢順也。本詩小小毛病，在此二字，若知避免，卽達上乘。鄧先生大學畢業，文學之士也。日前在大會堂識荆，席間有詩呈羅教授香林先生，當時余在座右，羅先生囑加斧正，乃為更換二字，極表欣喜。頗有虛懷下問之精神，再加努力研求，必成詩學大家，壇主致意。

閒園三唱甲寅中秋

一覽樓主　楊海天

銀波浸苑晚風柔　烏靜花開麗影浮
世事但歸滄海夢　葉聲漫墜小園秋
瓊樓寒甚仙難住　璞玉深藏願未酬
斧下不聞侵桂茂　人間何故滿天愁

前題

荆廬　郭國彥

露薄風輕夜色柔　花光如水鬢沉浮
揚塵不礙清虛月　啖餅相迎大海秋
河嶽無靈歸路遠　嬋娟有願幾時酬
飛仙獨拜眉山句　使酒同消萬里愁

前題

一壺生　何逸夫

廣寒澄澈桂香柔　望遠臨軒太白浮
百尺高樓千里目　萬家明月一天秋
風前傳檄空懷抱　海內存知藉唱酬
麥秀誰人吟午夜　異鄉巢許不勝愁

閒園四唱甲寅重九

一覽樓主　楊海天

又當重九醉千巵　側帽黃花插幾枝
照眼河山非故國　西風吹淚落亭池

前題

荆廬　郭國彥

一東茱萸一酒巵　年年紅葉綻高枝
何時被髮纓冠去　山作重城海作池

前題

一壺生　何逸夫

九日樓頭酒一巵　東籬孤負傲霜枝
龍山韻事成追憶　惆悵西風入硯池

讀明日黃花錄題贈董壇主

其葉眞

董筆千秋正義歸　力行萬里紹先徽
文雄青史追西漢　書著黃花重合肥
打鬼騎驢風亦趣　觀星學道大而微
參軍信有回天畧　兵走長安見事非

葉先生讀拙作。題詩相贈。將鄙人姓名籍貫，曾任工作，書中旨趣，文字要點，於五十六個字中，全部表達。詩學頗不簡單。至深敬佩。壇主。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零售每冊一元五角）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七四期 新77期）



完了？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七四期(新77)目錄·

中英文合刊第3冊出版

陸奎生 健康報導

VOLUME 3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七彩精印豪華鉅冊
祇售一元報攤均售

健康報導第3冊 **目錄** 1974年11月20日出版

(**七彩封面封底**：瓜瓞連綿 **七彩封裏**：生育胎產浮雕模型圖 分娩日期推定表 **七彩封底裏**：心臟)

HEALTH REVIEW

心情開朗心寬體旺
風濕病是一股無惡不作的邪風
秋冬進補藥
Rheumatism is an ill wind that blows no one any good
神經衰弱根治法·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Radical Treatment of Neurasthenia by Chinese Medicine
Invigorating the blood and energy strengthen the nerves
徹底根治高血壓
精神錯亂恍惚迷朦
心跳與心悸怔忡
胃氣痛與胃潰瘍
健康有問題的黑眼圈
結婚與健康
生育與不育
固本培元與荷爾蒙
神經性失眠與焦慮反應
秋涼話咳嗽
心臟與生命

提煉中藥 即服即效 丸散藥水 無須煎煲

陸奎生中醫師診症時間

香港診所 三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1501室 單數電梯按15字

九龍診所 晨九至十二時 晚七至九時 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廈電梯7字

星期日下午休息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七四期(新77)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在中共「四屆人大」召開前夕

談周恩來與江青

最近在國際間盛傳，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已失勢，並謂中共的「四屆人大」將要舉行。如果說江青一派的活躍由高潮而趨於低潮，在北平政壇走向了下坡，那麼相對的就是周恩來爲首的所謂「穩健派」，由派系鬬爭的劣勢又恢復了優勢。用中共的諷刺性的政治術語說：就是周恩來一伙「尾巴又翹得老高」了。事實是否如此？看來不大有此可能。其一，自五月初旬因「病」進入醫院的周恩來，儘管他在醫院一點也不老實，並頻頻接見外賓，特別是與他在醫院會面的外國人，多數說他精神很好，腦筋也極爲靈敏，可是他爲什麼不離開醫院回到「國務院」去執行他的「總理」職務呢？估計，這裏面大有文章。如果說他有病吧？可他又不靜養，連連會見國際客人；若說他沒有病吧？鄧小平就說他患的是「內科病」。

很奇怪！在共產集團上層統治人物中，只聽說有人死，從未聽說有人病，可周恩來的「病」竟「纏綿病榻」七、八個月之久。實際上可能又是周恩來的「花槍」，在江青周圍那班文化打手的壓力下避進醫院，一來表示自己爲了「保持晚節」，決不與江青一伙爭權奪勢，二來向毛澤東撒嬌，認爲在派系鬬爭不可開交時，加上外交方面用他之處太多，於必要時老毛必勸他出山。其實，以毛澤東處境言，在他死後要想維持所謂「毛澤東思想」作爲中共政治上的「主導思想」。並避免死後馬上被鞭屍，他沒有理由相信周恩來。再說，毛江的關係是夫妻，「肥水不流外人田」，毛澤東當然支持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

總而言之，周恩來不能「病癒出院」，就不能說他在派系鬬爭中佔了優勢，甚至可以說他仍處於「挨整」或「等整」的地位，如果「革命」上有需要，毛澤東還會「整」他，於是以一個七六高齡的人由「病」而「死」那是「順理成章」的事。

至於說江青失勢，任何人都不能說無此可能，又何況她是「妻憑夫貴」，遭到多數高級幹部的反對呢？但不可忽畧的是：今日的江青，是毛澤東「最最親密的戰友」，不僅此也，她還被老毛視爲延續「毛澤東思想」的「頂頂頂可靠的接班人」。根據此點，不妨下一斷言：只要老毛不大權旁落，江青就不能失勢。

目前的毛澤東雖然衰相畢呈，然可以肯定，在今日大陸上還沒有人敢於「老虎頭上釘虱乸」，膽敢公開向他挑戰。

看大陸的政治趨勢，似有不久就要召開「四屆人大」的模樣。周恩來在「八一」前夕，可以主持「建軍節」招待會，實際是舉酒杯驚鴻一瞥，馬上打道回「院」，可是若想在「四屆人大」上和「三屆人大」一樣，仍由他作那冗長的「政府工作報告」，那就辦不到了，因爲他是住在醫院裏的「病人」。這是老毛的「絕」處，江青的「辣」處，也可以說是周恩來的「敗」處和「垮」處。

根據中共「三屆人大」的例子，誰在「四屆人大」上作「政府工作報告」，誰就是「國務院總理」，看來這份差事周恩來是沒份了。可能作這個報告的是張春橋或鄧小平，甚至江青自己「掛帥」上台作「政府工作報告」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共產黨人，對於「當權不讓」那個「傳統」是由來已久的，由莫斯科傳到北平，又有了一番「發揚光大」。

今日江青，反對她的人不少，特別老官僚集團和共軍中高級領導幹部，對她「頂起半邊天」已經怨聲載道，一早由她坐了朝廷事事都得聽她的，怕不造反四起，搞得天下大亂？不過，不要忘記北平政權的「神」毛澤東支持她，這是一個最大而又可靠的「資本」，加上江青自己的班底，現在也不可小瞧了。江青的「中央」上海，已成爲中共全「國」建設民兵的典型，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大隊和「革命樣板戲」，都已成爲全大陸必須學習和普及的「典型」東西。

這說明，江青已有足夠的力量在中共全「國」「發號施令」。加上通過老、中、青「三結合」提拔的青年幹部和在共軍中建立的特務網，以及工會、貧協、共青團、婦聯和各大中城市「民兵指揮部」指揮下的工人民兵，在目前說都可以說是江青的「眾羣基礎」。

最重要的還是，只要老毛不死，李青雲（江青）「平步青雲」是沒有問題的。老毛若死了呢？篇幅所限，且聽下回分解。



新聞以外

一年盈利七千萬尚未滿足
電話公司巨幅加價飛擒大咬

香港政府對一些有專利權的公共事業顯然十心偏心，對兩巴訂下嚴格的管制新例；而去年賺了七千萬的電話公司，今年上半年已加過一次價，這次再度申請加價，加的幅度極大，達百分之六十。當局並無反對之意，勢必一啖應承。何以厚此薄彼？實在費解！這樣的瘋狂加價，即使政府批准，也必引起市民公憤！

一加再加・引起公憤

電話公司已向政府申請加價，如獲批准，將於七五年一、二月實行，加價幅度相當巨，據說達百分之六十。雖然政府當局及電話公司對上項消息俱未證實，據說已事在必行，沒有問題的了。

若十年前，電話只是一些具有規模的商店及富有家庭的專利品；但今天已成為市民最普遍的通訊工具。做生意的固然不能沒有電話；一般家庭也大部分裝置電話，街邊大牌檔及徙置大厦，都有電話。香港電話所以如此普遍，是因收費合理，並不太貴，普通人都有能力負擔。在電話公司方面，「薄利多賣」，也賺進不少鈔票，這些鈔票，幫助了他們不斷的擴充，越擴充，越可以多做生意。今天電話公司設備、資產等等，非常巨大，而這巨大的資產，是由滾雪球方式的盈利得來。

因此，如果電話公司說：我們以這麼大的資產，博取那麼小的利潤，不合理。這說不通的，因為在那巨大的資產當中，大半是獲利得來，不是電話公司老板們掏腰包建設的。因此，這次他們的加價，社會人士馬上有了強烈反應，一致認為加價不合理，大幅度的加價，更是離譜！

上年度，電話公司盈利接近七千萬，而在今年上半年電話公司已加價一次，事隔幾個月，再來一次，而且一加就是百分之六十，簡直飛擒大咬，狼過華秀隻狗！電話公司是專利機構，而電話是民間主要通訊工具，除了合理的賺錢，應當有服務成分。七千萬一年的利潤，尚嫌不足，難道想食人家隻車？不過，電話公司不能話加就加，必須經過政府批准。以電話公司這麼一個巨大機構，朝裏必定有人替他們說話，但政府必須考慮輿情。電話加價影響的廣泛甚於天星小輪，加斗零和加百分之六十也相差太遠，人民的意見不可以忽視，切勿引起市民公憤，造成嚴重後果。

巨價收買・販毒情報

香港近來迭破毒案，且每一宗都幾乎是規模龐大的販毒的大頭頭，不少落網，香港市民，無不連聲鼓掌。不過，許多人還不曉得，破獲這麼多的毒案，需要付出很大代價。

據官方透露：在今年未到一年之內，警方付出給告密者的綫費已超過一千萬元，大部分用來付與向警方提供有關運毒情報的人。最高的一次，付出三十萬元現金，因為告密者向緝私人員透露了一宗數量達一噸鴉片的下落。高級警務人員透露：為了獲得運毒的內部情況，付出告密者綫費是必要的。唯有使用銀彈政策，可使一些販毒集團出現一些告發的人，才有籠裏雞作反。每次緝私隊破獲毒品案，都像早已洞悉一切，到船上或某一屋宇，不必多大搜查，就可把毒品找到，毫不遺漏，不是警探有天眼通奇技，而是事前已有準確情報，因此信手拈來，都是毒品。一千萬元情報費，數目相當龐大，不過，如果因此消滅了香港的販毒組織，破獲了販毒集團，也是十分值得。

對付販毒的罪犯，差不多全世界都是用同一手法，就是收買綫人，這些綫人的目的為了錢，只要有錢，他們的三茶兩飯有着落，巨大到三十萬的獎金，這誘惑力很難抗拒，結果會把情報出賣。最近的幾宗，破獲很巧妙，一望而知是功在綫人。

不過，綫人也可能是同路人，這大筆綫費會是付給黑幫人物，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即使與黑幫人物打交道，只要有利於破案，也在所不惜！

付出的代價，今天已收到效果，即使香港毒犯不會因此絕迹，但經過這次打擊後，他們都會深藏不露，乖乖的過一個時期。希望在這時期，毒品斷市，吸毒者也不能不走上戒毒之途。

真虎假虎・身價昂貴

荔園一頭三百三十多磅重的斑斕大虎，因管理人失慎，忘記關籠，跑了出來，變成猛虎出籠，弄到荔園遊客愴惶逃命，結果勞動西九龍衝鋒隊的一位神槍手以麻醉彈向虎射擊，射了三槍，據說因藥力過重，該虎瞬即死亡。這一頭來自金邊的老虎，據說身價甚昂，值一萬美元，而且目前已近絕種，求虎不易。如此犧牲，十分可惜。自反貪汚浪潮澎湃，人們希望當局「打老虎」，當局也勉強民意，設置了廉政專員，他的職務就是「打老虎」。不過，成立以來，打得的最大一隻老虎是葛柏，這隻老虎雖打着了，卻還未打死，尚在掙扎。

香港的老虎並未絕種，而且大虎小虎多得很，比葛柏大的老虎多得不可勝數，不過，打一隻葛柏，他們已沾沾自喜，以為對得起香港市民了，再大

的虎，他們可能未必敢捋虎鬚。不過，老萬不希望他們再打什麼老虎了，否則納稅人會加負擔，明年便非加稅不可！爲了打葛柏這一隻老虎，各位知道香港花了多了打虎費？到目前，官司還未完結，已花了一百多萬，這筆費用要我們納稅人負擔的。

據當局最高估計，葛柏貪污的金錢不過二百多萬，香港政府花一百多萬捉這頭老虎，猶未能將之消除，不若西九龍衝鋒隊連發三槍，彈彈中的那麼威水。不過，葛柏貪污二百多萬卽使是事實，他所貪的並不是香港納稅人的錢，只是和他私相授受的人。但花一百多萬去打虎，未免太大。卽使葛柏終於引渡回港審訊，他貪汚的金錢，也很難回水，那麼，這一百多萬元的打虎費，說得是「賠錢送賊」了。

娼妓合法·利弊互見

社會工作者、香港國際婦女協會秘書露斯夫人也認爲娼妓合法化是有利的。這個問題在電視「針鋒相對」節目中會提出討論過，當然也和其他問題一樣，辯不出什麼結論。

露斯夫人認爲，娼妓合法化的好處是：減少父母強迫年幼女兒賣淫的可能性，娼妓的年齡亦有所限制。她說：娼妓合法化後，被黑社會控制賣淫的事可能減少，性病也不會如目前情況的日漸蔓延。在合法化後，可以強制執行定期醫療檢查。

不過，香港人對「合法化」三個字，一向有多少誤解，以爲某一種事情一旦「合法化」，就是爲法律所承認，可以肆無忌憚地明面進行，不必偸偸摸摸之謂。因此對於許多「合法化」的建議，都加以反對。其實，所謂「合法化」者，是將之置於合法管制下之謂，某一種事情，在社會上早已存在，因爲不合法，他們在秘密中進行，致政府無法控制，它則廣泛流毒社會，因而有「合法化」的提議。

這些事情雖對社會不好，但一經「合法化」，政府可以嚴厲加以管理。譬如，如果娼妓合法化，娼妓本來就在這個社會廣泛地存在，但一般是在黑社會的卵翼下，她們成爲黑社會的搖錢樹，備受剝削。她們無可投訴，只可死心塌地爲他們賺錢。

如果娼妓合法化，政府承認了她們的「職業」，有法例管理她們，她們可以自願幹這一行業，也可以自行停止不幹。嫖客可以受到健康上保障，她們定期檢查，患了性病要治療。

不過，理想歸理想，實際是實際，是不是娼妓合法化之後，就不會再有私娼存在？如果仍有私娼存在，娼妓合法化又有什麼作用？

娼妓合法化的爭辯而得不到結論，癥結在此。

睇人一眼·召殺身禍

蘇屋邨梅花樓父子兩人，分別遭人斬死及斬傷，據說，這件兇殺案的起因十分簡單，只是爲了看別人一眼。看人一眼而遭殺身之禍，似乎難以使人置信。其實，因看人一眼而召來麻煩是事所常有。

有些人的確怕人看，尤其當你被箍頸或電梯中遇刧，最好不要眼甘甘盯住向你動手的人，你目不轉瞬的看着他，他會恐怕將來「認人」，你會把他們的特徵說出，使他難逃法網。

也有些做世界的飛仔，本來是個生手，做世界時佢瀍過你，你若瞧着他，他會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這一來便大可能對你傷害。

雖然說對匪徒屈服助長匪風，但有經驗的都在勸人不可抵抗。口袋裏應有百多元，以滿足他要見紅底的欲望，同時更不可望他，讓他把你身上的財物拿走便是。

刧匪、飛仔等等，怕人望的理由很多，有時未必在他向你行刧，或者他跟一個飛女大搖大擺地過市，你多看他一眼，他可能會對你飽以老拳，你便碰着無妄之災。他之所以不講理由，可能不高興你看他，或故意爲難你，在女友面前顯顯威風。

在這個到處充滿火藥味的社會，什麼都可以成爲殺人的導火綫。不過，父子倆的傷亡，也眞可怕，彼此無仇無怨，怎會料到因此送命呢？

也許，這些人動不動將人置之死地，是爲了香港不執行死刑之故，反正打傷打死都是一樣，大不了是坐牢，絕不必殺人塡命，因此不良青年的膽子養大了，竟以殺人爲英勇。

香港的罪案，從外地來的人，往往覺得千奇百怪。爲什麼看人一眼那麼芝蔴綠豆的小事情，也會攞人之命？這種火遮眼的事，其實多得很，隨便看阿飛或飛女一眼，他可能瞪着你說：「睇乜野！」

食油滲雜·將貨就價

市面上有兩種暢銷的花生油懷疑是用劣質菜油冒充，消費者委員會於接獲十多宗投訴後，已將樣本送交政府化驗。

據老萬了解，香港市場發售的所謂花生油，幾乎可以說沒有百分之百的純正花生油，大部分滲雜的。用植物油滲入，已很有「良心」，有些還滲雜礦物油的，那不但欺騙顧客，且損及市民健康。

市面上沒有絕對純正的花生油出售，是因爲商人「將貨就價」。別人的生油賣三元一斤，你絕不可以賣六元，一定想辦法賣二元八才有生意，在競爭之下，只有把本來相當純正的花生油滲以其他賤價的油類，以求成本減低。不過，滲入其他植物油的還可原諒，滲入礦物油而影响食用者的健康，就是不能饒恕的事了！

消費者委員會把花生油送去化驗，從而確定其成分，公之社會，這是好事。因爲一般購買者只憑一雙眼睛，裏面含些什麼，沒有經過化驗不會知道。有了化驗結果，使大家一目了然。不過，只化驗一兩種是不公平的，如果能每一牌子都予以化驗，公佈其成分，對購買者選擇當大有幫助。否則，兩種流行的牌子被化驗後原形畢露，人們選用其他牌子，實則其他牌子成分更差，那反而害了消費者。

還有一點，油商既「因貨就價」，那消費者就該考慮到一個問題，如果純正用花生搾出來的食油，成本要六元一斤，加上利潤，應是七元二毫的話，你只花了三四元，便要買到一斤純正花生油是辦不到的，其中有一部份是菜油，應當很「合理」。如果要吃純正花生油，那必須付出較高代價。

但，話又說回來，油商既知自己出售的不是純正花生油，就不該在罐上用純正花生油字眼，這樣的宣傳，難免有欺騙顧客之嫌。

萬人傑

評王洪文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

項楚

王洪文「中央讀書班」的報告，全文長約一萬五千字，於今年一月十四日作不公開發表，由共黨以「機密文件」傳達到團、縣級以上單位，作爲學習的材料。

王洪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共黨中的地位除毛澤東外僅次於周恩來，他雖無「聲望」，但是毛澤東破格提拔的「接班人」之一，其報告內容顯然反映毛澤東的意見，爲毛發動的「文革」辯護。

王洪文於今年一月十四日秘密發表「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文長一萬五千字，共引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指示」卅四段，據以批判現實，鼓勵造反，和提出各項要求。

內容摘要

㊀對於「文革」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問題，王洪文說：「這個爭論由來已久」，「毛主席最近也曾說這個問題還要看十年。」王對共黨內外流行的反「文革」傾向，列舉了很多：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眞，很不得力。」

「有的顚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一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一樣。」

「有的說，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後再也不要搞了。」

「有的說，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在我們這裏看不到，意思是說，在這裏看不到，在那裏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國看不到。」

「有一些單位把壞事歸罪於文化大革命，或者說是文化大革命後遺症。」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這樣搞？」

「有人說，老幹部過去南征北戰，文化大革命（把他們）七鬭八鬭。」

「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大誤會；他們說，『老幹部回崗位，新幹部回單位，支左人員回部隊，文化大革命是場大誤會』。」

㊁對於「文革」新人在中央階層的處境：王說「有人罵我們是造反起家的」；「罵造反派沒有好人」。其實「我們最初組織紅軍就那麼純嗎？不可能！」「罵造反派沒有好人」的人，「忘記了是誰帶領我們造反的，忘記了造反的老祖宗」！「我們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造反，造反派的老祖宗是馬克思。」

㊂對於各級新幹部遭受排斥、打擊的情況：王說「部隊裏的兩個高級幹部」，散佈「反革命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這是主張「不管什麼叛徒、特務、走資派、統統歸位，包括劉少奇也要請回來，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統統打下去」，「毛主席會嚴厲批判」這一謠言，還「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眞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歸線」就是歸向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王洪文還悍然表示：「我就主張找一個三十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並且指責「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一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一犯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爲此，「毛主席」最近曾批評了好些人。」

㊃對於遭受批鬭整肅後重獲解放起用的共幹的報復心理：王洪文指責「有一種人」，對所遭打擊，「總是耿耿於懷」，「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機會就想整羣眾」；還「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鬭爭，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麼不可以』」。王洪文對這兩種人提出警告，說：「我們要向這樣的同志大喝一聲」，「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羣眾討賬的話，羣眾就有權再把你的權奪回來」；「這個問題不解決，現在解放，將來還得被打倒」。

㊄對於共軍內部不穩和地方動亂情況；王洪文除指責「部隊裏的兩個高級幹部」，散佈「反革命謠言」，並列舉——

「新疆的龍書金」（原新疆軍區司令員）、「四川的梁、陳」（原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副司令員陳仁麒），和「河南的幹部」，「轉移批林鬭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

江西的幹部「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曾經把「劉少奇的反革命謠言」，當作毛澤東「指示」，在「幹部會議上傳達」。

「大同坦克廠鬧了八年」，「四川十二個廠的問題」，到最近才解決。

爲了削弱軍區頭頭的實力地位，王洪文鼓動在軍中「造修正主義的反」，他說：應該把「無條件服從命令」，改爲「有條件的服從」，即「符合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的就服從，不符合的就造反」。

㊅關於各級共幹對待「文革」各項措施的態度方面：王洪文指責「有一些同志」，「對當前的一切都看不慣，總是等呀等，到一切恢復正常就好了」，「這些守舊的人，口頭上承認辨證法，實際反對辨證法」，「他們把發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個封了口的圈子裏打轉轉」。譬如「在工廠，他們實行管、卡、壓」；在「學校，把智育第一的一套搬出來」；「總是把一切都照老格式走一遍」。

還有人「搞什麼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其實「這是對工人階級莫大的污辱」，「中央有兩個部，就是搞這個，到上海去搞試點，被工人趕出來了」。

㈦透露共黨內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和黨章情況：王洪文指責：有的地方在討論修改憲法、黨章時，不同意寫上「走資派」，這「眞是奇談怪論」。他說：「同志們不要認爲現在沒有『走資派』了，甚至連『走資派』這三個字也不能提了」，應該認淸「『走資派』不但過去有，以後還會有，少數人現在還對羣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按共黨「十大」修訂的黨章，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內部討論的憲草均未「寫上『走資派』」，顯見王此說，乃對共黨「十大」期間的爭論，提出事後的批評；共黨章在政治綱領部份，含有妥協成份，並不完全合於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憲草在討論過程中，尤多爭論。

矛頭指向地方黨軍頭頭

就時間因素觀察：共黨「中央讀書班」舉辦於去年底和今年初，亦卽「批林批孔運動」調整部署、準備公開進行之際，王洪文當時講話廣泛涉及肯定還是否定「文革」勝利的鬪爭，培植支持還是扼殺反對「文革」新生事物的鬪爭，共黨中央階層新舊勢力之間的鬪爭，軍、幹、羣各派勢力之間和被解放幹部同造反羣眾之間的鬪爭，顯見共黨舉辦此項「讀書班」的目的，乃爲糾集幹部，策動新鬪爭；亦顯示共黨「批林批孔運動」乃由「文革」新人挑起和領導，其目的則爲形成政治壓力，佈置有利於「文革」造反派對異己勢力作更爲深入，更進一步之「造反」，從而培養實力，以利搶班奪權。

共黨嗣後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思想鬪爭和政治鬪爭」，「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等，結合王洪文「報告」觀察，卽可見它所謂的「歷史意義」和「思想鬪爭」，不過是要遏阻反「文革」潮流；它所謂的「現實意義」和「政治鬪爭」，也不過是要發動再一回合的鬪爭和整肅。「文革」新人在共黨「十大」已搶得一時上風，仍復有此一鬪爭整肅的發動，足以證明他們所遭受的反對和抵制，並非折衝協調所能以解決。

王洪文在此「報告」中批判指責的對象：其矛頭所指，主要爲共軍和省級領導幹部，證明共軍內部當前的難題，仍如毛澤東一九六九年在共黨「九屆一中全會」所言，主要的問題在地方，地方的問題在軍隊。中共黨政老幹部，被解放幹部、共軍頭頭和「靠造反起家的」文革新人，如王「報告」所顯示，乃是共黨內部當前的四大勢力，其間雖各有其內在外在的矛盾和衝突，但對「文革」新人而言，前三者似各有其不謀而合的反「文革」表現。「文革」新人處境之艱難，顯然可見。

中共在「批林批孔運動」初期，一舉調動八個一級軍區司令員，嗣又在該等原踞地挑起羣眾，對其進行揭發和批判。參證王所言「我就主張找一個三十多歲左右的人當大軍區司令員」，可見共黨在本年五、六月間，確曾有意對該等進行整肅鬪爭，當時共黨亦曾挑出若干主題，發動批判，意圖羅織株連整肅地方黨政首要幹部。但到本年七月下旬，各地動亂漸趨嚴重，共黨「批林批孔運動」日漸收縮，此時，王洪文指名批判的龍書金、梁興初、陳仁麒，和不指名批判的江西共黨委第一書記程世淸，雖皆遭整肅，顯示「文革」新人在此次鬪爭中確「有所斬獲」，但在「批林批孔」過程中涉及的共軍頭頭如韓先楚等，其聲勢雖遭抑制，其職位則未見免除，仍可顯示「文革」新人在此一回合的鬪爭中，曾遭到阻難。而毛澤東恰在此一關鍵時刻，離平避居武漢，繼往長沙，迄今未返，顯然包藏禍心，別有圖謀與部署。

就共黨內政措施的動向而論：王洪文曾指責意圖恢復「文革」前作法的共幹，說「他們把發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個封了口的圈子裏打轉轉」，此說直接反映在本年十月「紅旗」雜誌題爲「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專文中。該刊以此爲題發表專文，證明其爲「文革」新人所操縱運用，亦反映王洪文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居於領導地位，但此專文本身則證明王早在今年元月間提出的問題，經過近一年的糾正、批判、鬪爭後，還繼續存在。王文指出：「反革命的搗亂與失敗，革命人民的失敗與勝利」，「在革命鬪爭過程中」，交錯出現，「正是螺旋式發展規律的具體表現」；「新事物」一定要代替舊事物，革命力量一定要戰勝反動力量，這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此亦反映新舊勢力續在纏鬪之中。共黨近期發動省級黨政領導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藉以鼓舞羣眾勞動情緒，爭取完成超產任務，「國務院」有關部會並派遣專人參加地方經濟性會議，指導安排生產任務。類此情況，固足反映「批林批孔運動」嚴重影響生產，致共黨不得不急謀補救，但與共黨「十大」批林、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爲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相較，亦足反映共黨內政措施，當前已相當脫離「文革」軌道。

對於「文革」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問題，在共黨內部仍難獲得定論；七月一日共報發表建黨五十三週年社論，首次使用「八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詞，把毛、劉鬪爭，毛、林鬪爭，和「批林批孔運動」，整個納入「文革」過程，號召團結在以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爭取批林批孔鬪爭的更大勝利」；「紅旗」雜誌十一月號題爲「正確處理團結和鬪爭的關係」的「思想評論」專文，繼續使用此一詞句，要求「每個領導幹部都要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對「站出來重新投入新的工作」的「一些犯錯誤的同志」，指出解放起用一事，「絲毫不意味着對他們的錯誤的批評和鬪爭的否定」，而「恰恰相反，正說明了這種批評和鬪爭是完全必要的，是卓有成效的」。依此則「文革」歷史價值，不僅因爲「文革」尚未結束，難作「蓋棺論定」，卽王洪文所舉出的共黨內外流行的反「文革」言論，似亦仍在繼續流行中。綜合上列各點：經過八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歷史價值難於肯定，其「新生事物」難於鞏固，「文革」前舊制度又局部恢復。共黨如不能改變當前的趨勢，則所謂「毛澤東思想路線」，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地位，在毛澤東有生之年，便將澈底破產。

從蒙古人說到老幼沙皇

·繒山·

蒙古人性格殘酷

蒙古人自一二四〇年，征服俄國，建立金帳汗國後，統治俄國達二百餘年，在這一長久歲月中，俄國人受蒙古人影響，當然是很深的。

蒙古人的政治原理，是個人無條件的服從團體，首先服從於民族，然後通過民族服從於整個國家。這原理，經過長久時間，遂給俄國人以深刻印象，從而產生出一種普遍爲國家服役的制度。在這制度下，一切的人不分彼此皆被迫作勞役。蒙古可汗的權力，是強大無比的專制，對他臣服是無條件的。在可汗統治衰微以後，這種君主權威觀念，便傳給莫斯科大公。當蒙古人退出俄國後，莫斯科的大公，便公開自封爲俄國專制君主，把他的人民就當做完全服從於他的臣民。

俄國自被蒙古人統治以來，斯拉夫人原有的那種和平自由精神，遂消失殆盡。民選議會從此中斷，人民的生活，只有服從與被奴役。

蒙古人本爲性格殘酷的民族，自統治俄國後，卽以種種可怕的刑具，傳給俄國，所謂 Kmut，其語源卽來自蒙古的笞。

「新元史」多着重蒙古政治制度，對於統治方法細節，是很少提及的。然可從「馬哥孛羅遊記」中見之。據該遊記說：蒙古人佔據南宋首都臨安後，每戶門口釘一木牌，上書該戶戶主及其全家人姓名，以便於調查。今日本仍仿此辦法，但只書戶主名，而非全戶。夜間禁止百姓出街，今日北平也如是。蒙古警衞人員，則持燈籠不斷巡邏。又據北方民間傳說，每戶養一韃子，每十戶共用一把菜刀。蒙古人怕百姓造反，但結果還是被漢人推翻，竄回他們蒙古草原。蒙古人歷來成爲明朝大患，因此滿清入關後，知其難駕御，所以乃利用喇嘛教以麻醉之，從此蒙古衰落下來，無力再犯邊。

俄人自命救世主

蒙古人統治俄國嚴峻惡毒，是不必說的，因此俄國人皆想逃避蒙古統治的痛苦，便遁入山林教堂，度隱居生活。然蒙古不但未摧殘教堂，反而保護教會權利及其財產。由之大寺院遂逐漸發達，成爲文化主要中心。

基督教傳入俄國雖然較遲，但由於以上關係，宗教對俄國人所發生的影響，卻異常深刻。他們很快的學會了，把宗教的熱情，運用於政治上。當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摧毀東羅馬帝國時，很可笑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竟妙想天開，宣傳這樣一種思想，說他是君士坦丁的承繼人，唯一合法的正教保護者，而莫斯科就成爲第三羅馬，是光明與力量的淵泉。從那個時候起，俄國人燃起來一種狂妄信念，認爲他們是上帝挑選出來的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自認俄國人是優越於其他民族的，而具有把光明帶給生活在黑暗中人們的使命。因此老沙皇以之推動侵畧戰爭，幼沙皇俄共頭頭以之宣傳赤化世界。

可怖的伊凡四世

俄國之統一，基於一四六二年伊凡三世繼王位，而廢除大公之號。改稱沙皇（Jsar），則始於伊凡四世一五四七年一月之舉行加冕大典，自此以後，俄國皇帝就皆稱沙皇。所謂沙皇，卽來自羅馬皇帝凱薩的名稱。

伊凡四世，通稱「可怖的伊凡」，性好殺，常命有司於通衢設大鐵灶、大銅鍋，並懸人架數十具，逮捕礙眼的貴族千數百人，先令近衞以挺杖之，垂斃，或擲鍋烹之，或入籠烹之。對貴族婦女，迫其於本宅大門縊死，不准解放，使其家人從戶下出入，腐盡乃已。對於貴族幼童，則以大釘釘椅上，令其父兄每飯相對而食。又嘗令貴族子殺其父，弟殺其兄，不從者殺之。司理其事的機關，稱「惡怖厲棄拿」，其人員稱「惡怖厲棄尼基」。他們的任務，是專門偵察不忠於伊凡沙皇的人，如發覺後便施以最野蠻殘酷虐待，他們以一隻狗頭和一個掃把做徽章，象徵他們的使命，是在嗅察並掃蕩之。

伊凡沙皇把被殺害者的土地、市鎭與村莊，分配給他的爪牙「惡怖厲棄尼基」，同時又由這些劊子手組成一個新法庭，在這法庭中，劊子手穿着黑色長袍，胡說霸道任意咆哮，亂施暴行。他們決議，凡是耕種他們田莊的農民，皆禁止遷徙到其他農莊。因此農民的自由，是完全被剝奪了，十足的變成「惡怖厲棄尼基」的農奴。農奴附着於土地，成爲土地一部分，土地若出賣，農奴也隨之帶走。俄國農奴佔全國最大部分，他們的待遇比美國南北戰爭的黑奴還不如。

伊凡四世擺脫了蒙古人統治，而彼得大帝、加他林二世，則開始向外發展。當然後二者皆很能幹，不僅開疆拓土，而且還把落後的俄國經濟、文化，予以提高。不過，他們是爲目的不擇手段，他們施政，皆是不管人民的死活，以暴力強迫實行的。

彼得是爲尋求一個「向歐洲的窗戶」，而把國都從莫斯科遷到尼發河邊的池沼中。爲在這池沼中建立他的「聖彼得堡」，徵發農奴二十萬做苦役，

並在這地附近侵佔別國的領土。彼得堡到「十月政變」後，又改稱「列寧格拉」。

加他林二世，秉承彼得大帝遺策，併吞克里米亞與黑海北岸，西向則奄有小俄羅斯與波蘭。她澈底的改革了政府組織，使各有專責，有條不紊。但這種改革，皆以貴族利益為前題，對於大多數平民利益，卻蹂躪無餘。她規定地主對於農奴有無限的買賣權力，並得自由處罰，因此農奴生活更加悲慘，卒之釀成蒲加卻夫大叛亂。

無論彼得大帝，或加他林二世，無論任何時間驅逐其臣民侵略鄰國，並無多大困難，皆極順利。原因由於他們皆善於使用間諜，先在鄰國造成混亂，或佈置下埋伏，然後用兵。這種方法，後日就被幼沙皇、孫沙皇所利用。以上所述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加他林二世，只是指老沙皇代表而已，其實，每個沙皇皆是同樣專制暴虐的。

沙皇與一般君主專制有一相同之點，即專制、暴虐、貪婪、自大、野心，但也有相異之處：

第一、俄國人相信俄人是優越於其他民族的，注定要征服世界的。這種狂妄思想，固然不僅俄人為然，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是一樣，不過不如俄人之甚。他們已經侵略大半個世界，還不滿足，如今又宣傳我新疆最初是他們先發現的。他們忘了今日的東海濱省、庫頁島，以及蒙古、新疆以北數萬里領土，在清初原皆是中國的領土。

第二、人民皆把寺院看做在恐怖世界中的希望象徵，他們的統治者，即利用人民對宗教的這種熱情，而運用於政治上。

第三、個人無條件應該服從團體，為團體服勞役。俄國就是在普遍勞役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四、是秘密警察，它是「可怖的伊凡四世」所手創，歷代沙皇皆利用這種制度，以統治其臣民。它的名稱雖然時有變換，但性質則是從無改易。最末一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稱這制度叫「惡刻辣拿」。以上四特點，形成了沙皇獨特的性格，即所謂沙皇主義。共產黨一向抨擊法西斯，或希特勒，殊不知它原是來自蒙古人與沙皇。（參拙著沙皇主義在中國」第一章）

俄國人民因受不了沙皇的殘酷迫害，所以各地時常發生叛變。溯自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五五年尼古拉一世在位近三年間，各地農民叛變，便有五百五十六次之多。到了亞力山大三世，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四年，越發採取嚴峻手段，迫害反對國會的敎會，禁止出版言論，捕殺改革主義者及革命分子，繼承他的尼古拉二世，於繼位後，便宣佈繼承其父遺策，仍採取專制政策，所以到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月）十二日，在京城彼得堡，終於爆發大革命，推翻了老沙皇，成立了民主立憲政府。

俄國人民此時，以為從此可以自由，能見天日了，殊不知剛剛七個月，不料又發生十月政變，列寧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卻又重返沙皇老路。

幼沙皇與老沙皇一樣，個個皆是專制暴虐的獨夫，而最能代表者，一是列寧，一是史大林。另外有一個，還夠不上是幼沙皇，應該稱「孫沙皇」罷，那就是毛澤東。這三沙皇所處時代，環境不同，故各有各的特徵。

列寧首倡暴力革命

先從列寧說起：馬克思只能算是一哲學家或經濟學家，他一生只寫了幾部書，從未搞出什麼事來，不是不想搞，但皆失敗了。列寧不然，他不僅有思想，能著述，而且最有組織天才，他說話簡單扼要，與人談話一次，每能使人折服，願受他領導。假使無列寧，便不會有共產黨，列寧不僅是共產黨的催生者，也是共產黨產婦。據「近代共產主義的興起」一書分析：㈠他自早年接觸俄國革命者處，便吸取了暴力觀念，認為「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國家，代之以無產階級國家」。㈡他主張羣眾的暴力，而認個人暴力行動無濟於事。㈢他根據俄國地下革命運動的經驗，主張要形成一個由共有嚴格紀律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的領導集團，其中不容許派別不同的意見存在。㈣他認為羣眾不能從事領導。他否認個人自治性，否認個人能依據自己的意志與理想而行動。㈤他接受馬克思所說，「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家會萎謝」之論。（筆者按：這句話到今日看來，卻完全失靈了。如各共黨國家算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話，那麼馬列的預測，便皆錯誤了，因共黨國家，今明明皆已變成國家主義、帝國主義，何「萎謝」之有。）㈥但他卻利用國家來控制社會生活。㈦他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無產階級黨的專政」，實際是極少數人或一人獨裁。㈧他反對分權、調和。㈨他認為共產黨是一羣特選分子（這是來自伊凡四世的思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對民主主義、資本主義進行鬭爭，相信一黨專政。㈩他着眼於團體，而不顧及個人。只管無產階級，不理其中各個無產者。⑪只顧目的，決不擇手段，這又是與馬克維里思想相一致。

馬克思是有神經病的，但從未掌大權，故其遺毒尚不太大。列寧這個神經病者不然，他掌握大權，那便不同了。十月政變後，他掌握了俄國大權，實施共產主義，那就天下大亂了。他執政的次年，因農民減產，全俄鬧大飢荒，餓死了五百多萬人，列寧着了慌，不得已乃飛電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乞援，所以乃趕快修正其經濟政策，就是向資本主義投降。修正主義始於列寧，中共一方信奉列寧，一方又反對修正主義，足見其是如何無知。

史大林以列寧為師，本是一丘之貉，故無什麼特徵可言，但也不盡然。列寧主張先赤化世界，蘇聯社會主義始可保持。然列寧死後，史大林要想先赤化世界不可能，故主張「一國社會主義論」，先奠定蘇聯基礎，然後及其他。

毛澤東雖是孫沙皇，但究竟也是沙皇的劣種，他的特徵是一變再變。抗戰時受國府收編，成為八路軍，毛本人在渝高喊「蔣委員長萬歲」。但當中共佔據大陸後，一方喊「一面倒」，「史大林爺爺」，另一方面則猛烈反對「美帝」。後來與蘇聯反目，一再抨擊「蘇修」。最近又竭力投靠「美帝」，想投進「美帝」懷抱，恨不得也喊美國總統做「爺爺」。這種變，真變得令人吃驚，莫非這就叫上帝「特選分子」？更正：本刊三七〇期，拙文「二月革命」二段「亦然」誤排為「不然」。「克倫斯基與列寧」一段，推翻「沙皇者沙皇也」，誤排為「推翻沙皇也」，合併更正。

認識「中國」·「祖國」·「國家」

柳以青



上期提到香港大學學生會競選的內閣之一——「麥海華內閣」——對「中國週」所表示的意見。但在這期的學苑（第十二期）中，這一內閣卻勝了出來，擊敗了「鍾瑞明內閣」。

對本港各大專學院的每年的學生會選舉，我都不太重視和關心。我的觀念是：這只是大學生在大學教育過程中的一種訓練，一種培養，一種樂於為大眾服務的精神。大學生既是社會將來的棟樑，因為，為了要將來如何服務社會人羣時，一定先要在校時練習這一技術，面對一些人與團體之間所能面臨的問題和其解決辦法，將來到社會時，就可以駕輕就熟地來為社會大眾服務。事實上，舉凡在學校中組織和領導學生會的職員們，將來也多是在社會上有所作為的人，由此，可以見出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之設，在為社會儲才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

然而，近年來，不少的學生會，似乎受了外來的影響，把一個純粹的學生會團體，藉以培養訓練同學們的服務精神和自治能力的團體，做成了「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這方面卻是整個的學生會的不幸。於是，我總是在注視着這一情形的發展。當然，我只是注視而已。

以前，任何由學生會舉辦的活動，即使再「衝動」和「狂妄」一些，我都覺得是青年們也當有的一種自然表現，並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不妥。然而，逐漸地，由於外力的影響，這一「衝動」、「狂妄」便成了有「目的」或「作用」的影響，同時，在經濟方面，有時學生會的開支，已經超過了他們的正常收入，表現得濶綽異常時，我固然會覺得他們的捐錢本領不小，但是，內心裏我也就產生此疑慮。因為，我總是覺得：學生會的成立，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同學們做服務社會的自我訓練，太多的金錢總是會使自我訓練減少色彩的。為此，為整個的學生大眾來計的話，保持學生會在適當的工作與捐錢範圍，對任何一位同學都是有益的。

院系、年級、口號分析

同時，每年都讀到或看到學生會大選的消息和情形，除了「唯一候選內閣」不算外，只要有幾個內閣同時競選的話，情形就有一番熱鬧。

「拉票」的情形，當然不是一個好現象。然而，所有被「拉」的「票」，只是憑藉了同學們之間的個人關係與交情而已，並不太了解或認識任何一個內閣的競選政策是怎樣的。在這種情況下的「拉票」，於法不合，於情可原。原因是不少的同學對學生會並不熱烈支持，對學生事務並不熱烈參與而已。不夠票的話，就有一選、再選的麻煩，勞民、傷財、費時、失事。

我不好說這是中國人以及中國社會的性格和風氣所使然，但是，大家都覺得學生會與他們的關係不太重要，不太密切所使然。事實上，這是一個不正確的想法。由於這，學生會選舉的「熱烈程度」不夠，每年都是少數的一些同學們在努力，既苦且勞，有時還得任勞任怨，這一個大漏洞，究竟不知如何的加以彌補呢！因此，就會有人，對住這一漏洞，而作其「一點突破」的「利用」了。這更使到學生與學生會大大脫節。

所謂的「一點突破」的「利用」，總是會陷於「查實無據」的，因此，人們總是在看學生會的行動、動態和實際作為上來加以猜疑了。猜疑終歸猜疑，並不能肯定一定就是有。在這方面任何人都有「似是而非」的感覺。然而，問題並不是如此單純，任何一方的外力「利用」，不只是靜態的，也不可能只是靜態，必須逐漸使之動，變成動態。不只動態，而更會有所表現，加大影響，創造高潮呢！只要「高潮」一到，或是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的話，學生會也者，只是外力得心應手的利用「工具」而已。

但是，只要一有「高潮」，或是逐漸向「高潮」邁進，總會激盪着全體學生羣們的注意、警覺與關心，立刻便會加以自我反省的。這一青年們的反省力，只可視之為青年活動的指南針和調整器。

這次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選舉，可以說是在絕大多數同學們的反省之下，而進行的。因此，投票的總數佔二千三百三十八人——佔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二。是歷屆香港大學學生會選舉所創下的「歷史紀錄」。

對於這次選舉的結果，是好是壞，那是屬於香港大學全體學生們的事，與我沒有關係。不過，我想從這兩個內閣的競選綱領和內閣人員的所屬科系上，來一個分析，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有關競選的成敗線索。

首先，我想提出的是：根據「學苑」第十一期的兩個內閣的人選的科系分別上，很顯明地擺出的一個構架是：

麥海華內閣：十位候選人的院系中，文科佔八位；醫科與理科各一位；而所屬年級，是一年級五位；二年級二位；三年級三位。

鍾瑞明內閣：十位候選人的院系中，文科佔三位，理科三位；工科三位和社會科一位。而所屬年級：一年級二位；二年級五位；三年級三位。

就從這兩項所得的統計資料中看：讀文科的多則思想較周全，並且也容易調和；讀理工科的多，則思想較偏狹，而調和性較少。再從年級來分：一年級同學多的話，工作時必會熱心，負責而有活力；二、三年級多的話，則會產生相反的結果。以上的分析，只就一般人的學習知識的範圍，和入學的久漸來做通常性的分析，個別的個人則不在考慮之列。

然而，由於這兩個內閣的組合成份的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很自然地就從他們彼此間所提出的競選口號，有了具體的分野。

麥海華內閣很自然地就該是：「多種角度，兼容並包，均衡發展」；而鍾瑞明內閣就不得不是：「團結同學，服務同學，辦好福利」了。

從這兩種不同的競選政綱上，處處都反映了他們不同院系與年級的候選人們的性格。因此，又可以證實前面我用候選人的不同院系和不同年級的人數多寡，卻也具有了某一程度的「準確性」。這準確性只是限於「某一程度」而已，不是全部。

訪問、對答、「中國」

記得一九六〇年美國總統選舉時，結果由甘尼廸勝了尼克遜。取勝的原因當時是多種的，可是，事後，有幾位評論家聲稱：甘、尼二氏的最後「電視訪問」，卻使甘氏得益不少。事到如今，人們還總是欣欣樂道呢？

當然，任何一個人自己所寫、所發表的政綱，都會是文采飛揚，頭頭是道的，然而，如果接受電視台的訪問的話，情形就有不同。

這次，香港大學的競選，「學苑」分別在第十一期刊登了兩篇訪問，這「訪問」相信影響了不少的投票同學。原因是：雙方都得對訪問者同一問題給予答覆，這一同一問題的不同答覆，那是測驗候選人的能力的。同時，也是介紹、給同學大眾們的媒介。

雙方如何利用了這一媒介，關係到成敗不小。

互相競選的雙方，是「針鋒相對」一點，該是毫無疑問，否則的話，可以彼此支持一方，而其他的可以從旁協助了。然而，對「針鋒相對」時，就要看在訪問時，雙方對答的技巧。這裏舉出幾個例子來，以評品雙方被「訪問」中的高下。

首先，最尖銳的是對「政治態度」的問題——比如說對中國的態度罷。

鍾瑞明內閣候選人們的答覆是：

「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這大前提，我相信這是大部份同學能接受的。回顧這一兩年間，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是有很大發展的，……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是同學去認識，關心，幹事會只能鼓勵同學參與，不能替同學包辦。……幹事會對中國問題沒有統一的看法，不過身為中國人，應當了解中國的歷史。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發展有所認識。香港的命運與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對中國應具體的了解，不應抽象的看，應該多方面看。……近年來越來越多人直接參與關心社會，認識祖國，大專同學組織如學聯，越來越能使大專同學聯繫起來，對香港前途的走向，起着促進的作用。……長遠來看，我覺得還是應當貫徹和鼓勵關心社會，認識祖國。……認識祖國，關心社會方面，我們着重大家一起認識，加強團結共同進退，搞像『中國週』一樣的活動，形式多樣化，讓大部份同學能接受，更多同學參與，讓『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力量向前發展。」

麥海華內閣候選人們的答覆：

「今屆（按指上屆）幹事會的工作，標榜『關心社會，認識國家』，而忽略了同學切身的福利和改革校政等問題，至於『關心社會，認識國家』這方面的工作，亦有不是之處。……在認識國家方面，學聯會舉辦了『中國週』，港大參與歷史及地理風光圖片展覽等節目頗多，但對中國的認識是很片面的，未能針對問題的核心。……應該本知識分子的良知，作公正深入的批評，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各方面不同的意見作分析了解，而不應單糾纏於意識形態的迷霧中。……雖然台北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聲稱代表全中國（大陸和台灣），實際是有兩個不同的政權，一個統治着中國大陸，一個統治着台灣，而兩者有着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雖然中共自七一年進入聯合國後，國際聲譽大增。但由於台灣放棄了軍事和政治反攻大陸的政策，而只着重發展經濟，未來成績，亦不能預料。對於香港處於兩者之間，各方面都有顯著的分別，故此應透過多方面的途徑，對它們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任何社會都有不完善的地方。

「我們應利用香港言論自由風氣，對中國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評，不要小看這四百萬人的彈丸之地，它可能回復成為影響中國文化發展的動力。……若以「左」為「激進」，則今屆（按指上屆）學生會根本不是「左」，如果是指以中共的官方宣傳和立場看事物，則態度是很明顯的，……學生會應實事求是，以同學福利為依歸，不應為外間政治團體之喉舌，更不應將自己的信仰強加諸人身上，對不同的意見，一切扣以政治帽子。學生會的政策，應該兼容並包，在重大問題上，容許分歧，尊重不同意見，這才是更理性的表現。……『中國週』歷史圖片展覽，……資料和觀點太偏面，未能將問題充份呈現、和討論。……」

當然還有這方面的資料，這裏不願徵引太多。

從這兩方面對「認識中國」的「政治態度」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次「訪問」所突出的成敗的關鍵了。

其中，我特別指出的是：鍾瑞明內閣的候選人們，在提到「認識中國」時，名詞運用不一致，一忽兒是「認識中國」，一忽兒是「認識祖國」，使讀者產生一個很不協調的態度。反觀麥海華內閣候選人們，在一開始，就把「認識中國」突出為「認識國家」，而其後，所有這一方面的用詞，都是「認識國家」，我相信，這兩內閣對這一名詞的用法，不僅是表面的字句，同時也具備了內心的意義的。說實的「認識國家」遠較諸「認識中國」和內麻地的「認識祖國」強得不知幾十億倍呢！對，幾十億倍呢！

共軍的軍事組織

方君歸

中央領導機構

共軍的中央領導機構，是共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或「軍委」）。共黨中央委會會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為共黨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經由中央軍委對武裝部隊行使統率權。

共黨中央軍委由辦公廳、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以及海軍、空軍、砲兵、第二砲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等領導機關和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軍事科學院等所組成。

共黨中央軍委設主席一人、第一副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常委若干人、委員若干人。並由第一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中央軍委辦公廳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並以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兼任軍委秘書長、副秘書長，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的軍事、政治幕僚長。文革以後，撤消辦公廳，不設秘書長，改設軍委辦事組，由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以及指定人員，充任辦事組的主要成員。

總參謀部設作戰部、情報部、軍訓部、動員部、軍事院校部、軍務部、防化學兵部、直屬機領政治部、通信樞紐部、軍事交通部及測繪局等機構。

總政治部設組織部、宣傳部、文化部、幹部管理部、保衛部、聯絡部、青年部、羣眾工作部以及「解放軍報」社等機構。

總後勤部設政治部、財務部、供應部、裝備部、運輸部、油料部、車輛管理部、營房管理部、第一物資部、第二資物部，工廠管理部等機構。

此外共黨根據「憲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下，設國防委員會，由「國家主席」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並於國務院內設立國防部「領導武裝力量的建設」。事實上國防委員會和「國防部」，都是虛設的，只有名義，並無實際權力，此節當於後文詳加分析。

地區領導機構

共軍的地區領導機構分為大軍區（一級軍區）、省軍區、軍分區、縣人民武裝部。

大軍區相當於戰時的方面軍，負責轄區有關備戰及作戰任務。大軍區由陸軍野戰部隊、空軍、地方守備部隊、生產建設兵團等組成。大軍區轄一至數個省軍區（衛戍區、警備區）。

各省、自治區設省軍區，北平設衛戍區，直轄市設警備區。

各地方（專區）設軍分區，縣設人民武裝部。

一九七三年六月的統計：共軍共有十一個大軍區、二十五個省軍區、一個衛戍區、二個警備區、二百〇九個軍分區、二千三百〇九個縣人民武裝部隊。

十一個大軍區的劃分及所屬省軍區如下：

㈠北京軍區：轄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河北省軍區、山西省軍區、內蒙古軍區。

㈡瀋陽軍區：轄遼寧省軍區、吉林省軍區、黑龍江省軍區。

㈢濟南軍區：轄山東省軍區。

㈣南京軍區：轄上海警備區、江蘇省軍區、浙江省軍區、安徽省軍區。

㈤福州軍區：轄福建省軍區、江西省軍區。

㈥廣州軍區：轄廣東省軍區、湖南省軍區、廣西軍區。

㈦武漢軍區：轄湖北省軍區、河南省軍區。

㈧昆明軍區：轄雲南省軍區、貴州省軍區。

㈨成都軍區：轄四川省軍區、西藏軍區。

㈩蘭州軍區：轄甘肅省軍區、陝西省軍區、青海省軍區、寧夏軍區。

⑪新疆軍區。

共軍各級領導機構的組織

共軍各級領導機構的組織，除中央軍委、總參

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已於前節敍述外，所有各軍種、兵種、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均設司令員一人，政委一至數人，副司令員若干人，副政委若干人，爲各該機構的首長，下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參謀長、副參謀長爲司令部的首長，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爲政治部首長，後勤部部長、政委、副部長、副政委爲後勤部的首長。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之下按各機構的業務，設相應的部（處、科）。

共軍軍事組織的特點

㈠毛澤東把軍隊作爲實行「暴力革命」三大法寶之一，他說：「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聯繫羣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毛澤東堅持把軍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他說：「我全軍將士必須時刻牢記，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共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人民解放軍和民兵：…都必須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因此共黨的軍隊，名義上屬於「國家」，實質上屬於「黨」共黨的軍事組織，是黨的附屬機構，政權的國防委員會、國防部都是虛設的，只有一塊招牌，而沒有相應的組織和職權。

以國防委員會而論，憲法規定由「國家主席」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四月，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時代，確實按照憲法規定，統率了全國武裝力量。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五月，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後，卻不能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武裝部隊的統率權，仍舊控制在毛澤東手裏。它的原因，就是共黨的武裝部隊屬於黨，毛澤東是共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他不論是否充任「國家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都要統率武裝部隊。反之因爲共軍的武裝部隊，實質上並不屬於「國家」，因此劉少奇雖然擔任了「國家主席」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卻不能統率武裝部隊。

以「國防部」而論，「憲法」規定「領導武裝力量的建設」，但事實上國防部是虛設的，它的職權都由中央軍委執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例兼國防部部長，這樣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對外可以公開用國防部名義實施。文化大革命後，中央軍委連國防部名義都不用，直接用中央軍委名義。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軍所發佈的數以百計的文件，都逕用中央軍委名義。應該特別指出的，所有共軍的中央領導機構，包括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各軍種、各兵種都是屬於中央軍委，而並不屬於國防部，在共軍的內部文件中，可以經常發現「軍委總後勤部」、「軍委總政治部」、「軍委總參謀部」、「軍委空軍」、「軍委海軍」等稱謂，而這些機構的行文，又都是送達中央軍委的。

共軍的軍隊屬於黨，共軍的軍事組織是黨的附屬機構。這是共軍軍事組織的特點之一。

㈡共軍在軍中建立的黨各級委員會，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規定「部隊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除了在緊急情況下，得由首長機斷處置以外，都必須由黨委員會充分討論，遵循黨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決定。屬於軍事工作由軍事指揮員組織實施，屬於政治工作的由政治委員組織實施。政治委員和軍事指揮員同爲部隊首長，對於部隊的工作共同負責。在一般情況下，政治委員又是黨委會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共軍各級機構黨的委員會，由各級機構的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的負責人所組成，通常由政委擔任黨委員會書記，司令員擔任副書記。

由於共軍的實施黨委制，使各級機構的司令員在共黨內的地位較政委爲低，在軍事工作方面也只能執行黨委員會的決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共軍又規定有關軍事工作的命令和通報，都必須司令員、政委共同署名，方爲有效，而對政治工作的通報，則不需要司令員署名，政委得單獨發佈，又顯示司令員的權力較政委爲低。

此外共軍又規定：共軍的各級機構「必須貫徹執行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軍事系統和地方黨委員會對軍隊的雙重領導制度。」由地方黨委第一書記兼任駐在各級軍區第一政委。

這是毛澤東保證「黨指揮槍」的另一具體措施。也是共軍軍事組織的特點之二。

㈢共軍的各級領導機關，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爲各該機構的首長，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爲該機構的幕僚單位，因此在稱謂上有其獨特的方式，與自由世界各國不同，以共軍空軍來爲例：

⑴空軍司令員馬寧，不能稱爲空軍司令部司令員馬寧。

⑵空軍政委王輝球，不能稱爲空軍司令部政委王輝球。

⑶空軍副司令員薛少卿，不能稱爲空軍司令部副司令員薛少卿。

⑷空軍副政委廖冠賢，不能稱爲空軍司令部副政委廖冠賢。

因爲馬寧、王輝球、薛少卿、廖冠賢都是空軍的首長，他們的地位在司令部之上，而且並不屬於司令部，故職稱不能加司令部。

⑸空軍司令部參謀長薛少卿，薛是司令部的首長。

⑹空軍政治部主任朱虛之，不能稱爲空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朱虛之，因爲政治部不屬於司令部，它和司令部是並行的。

⑺空軍後勤部部長李常偉，不能稱爲空軍司令部後勤部部長李常偉，因爲後勤部不屬於司令部，它和司令部是並行的。

⑻「空軍司令部」並不代表空軍領導機構的全部，它只代表空軍領導機構的一部份，必須把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合在一起，才是空軍領導機構的全部。

這種獨特的稱謂是共軍軍事組織的特點之三。

中共滲透星加坡華僑

胡養之

最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各地，都大事採取拘捕反政府的學生領袖——特別是後者，曾派遣了一千二百名傘兵，包圍兩間大學，搜捕十多名學生領袖及一名大學講師，連同一週來所逮捕的嫌疑學生共達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之多，總理拉錫克指責這些學生係受了共黨和外國分子的影響，在馬來西亞製造混亂！但他並不敢指中共的直接滲透。惟有新加坡當局的行動，來得乾淨利落，它毫不猶預地把六名大學生遞解出境，以免他們繼續搞搗亂。這六名學生中有五名來自馬來西亞，一名由香港去的。

其實，共產黨對新加坡的滲透、顛覆活動，顯然不自今日始，遠在中共政權竊據大陸不久的時候，它的魔掌就已經伸入了東南亞各地——特別是一般出入口重鎮如新加坡這樣重要的商埠，更是它們染指垂染的主要目標。經過中共特務滲透分子，多年來處心積慮的卑鄙煽動，於是才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新加坡大學學潮的發生，而這一學潮的餘波，便進一步地導致一九五七年一月份的華巫大衝突事件！

眾所週知的事實是：中共以新加坡為華人最多的地區，那裏可以說是華人的社會，因此，它們起初的滲透目標，多半是利用星洲的華僑領袖。新加坡最著名的橡膠業巨子和南洋大學創辦人陳六使，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由於一九六三年九月間，當新加坡總選舉的時候，陳六使曾經公開資助親共的星洲社會陣線，對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以致一度造成極為混亂的局面，並對當時正在競選演說中的行動黨領袖現任總理李光耀推落水溝！是故，星洲當局當時曾組織一個三人調查委員會，認定陳六使利用在華商社會中的崇高地位，來掩護親中共的候選人和南洋大學內的共黨活動。因而決定制裁這個身為資產階級實為共黨清算鬬爭對象的紅色「華僑領袖」，並於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始宣佈：除剝奪陳六使的公民資格外，同時開除了南洋大學的九十八名親共學生。

陳六使被褫奪新加坡的公民資格後，南洋大學的五百名學生，便於同年七月二十日進行示威，反對政府採行竣烈的行動清除該校的親共分子的措施。這一連串的過程，顯然促成了那次的種族衝突事件。由於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新加坡的華人與馬來人，連續發生流血衝突之下，致有三百餘人死傷，其情勢的緊張驚險為前所罕見！而其衝突的表面原因是：當二萬五千名回教徒，為慶祝謨罕默德的生辰而在街上遊行時，一名華人警察與馬來人警察發生衝突，暴動隨即蔓延起來。

但其主要原因，則是中共特務幕後所煽動。正如當時李光耀總理所說：「從種種跡象表明這次爆發種族衝突事件，背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同時，正在赴盛頓途中的前馬來西亞總理拉曼，在他向馬來西亞人民的廣播中也曾指出：「這次的種族衝突，必定是由於外來的影響。」他並肯定地說：「新加坡局勢係共產黨和印尼顛覆分子，企圖乘他出國的期間製造混亂的結果。」尤其是身歷其境的新加坡警察當局發覺：在發生衝突之前，便有破壞分子企圖炸毀「自由橋」，陰謀雖未得逞，卻表示共黨分子對此次事件早有計劃。所謂「自由橋」，顧名思義，顯然為共黨所忌恨；它位於新加坡南岸而橫跨於加陵河上，橋長二千呎，為一新興大橋。

另一方面，中共又慫恿那瘋狂的印尼前總統蘇加諾，對馬來西亞不斷發動武裝攻擊和滲透破壞。由於一九六二年八月，當前馬來西亞總理拉曼第一次赴英倫會議之時起，印尼便開始要求北婆羅洲的主權；特別是在六三年八月馬來西亞即將誕生前夕，印尼更變本加厲地派遣「自願軍」滲入北婆游擊，經過所謂「馬、非、印尼高峯會議」，問題依然無法解決，並且可能醞釀大戰。其目的在破壞星馬的合作，而且企圖各個擊破，所以，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宣佈脫離馬來西亞而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新加坡是馬來半島最南端的一個小島，位在赤道以北七十七哩，東南為南中國海，南面是新加坡海峽，西面為麻六甲海峽，西南與印尼遙遙相對，北與馬來半島為鄰，僅有一條海堤通至馬來西亞的柔佛州。該島面積約二百一十一平方哩，東西長僅二十七哩，南北寬僅十四哩而已。由於海洋氣候的調節，故該島雖接近赤道，卻仍不算酷熱，而且終年四季不分。因之，那裏居民長年可穿着短袴。

新加坡的工業以輕工業為主，如椰油、肥皂、罐頭食品、紡織、橡膠等；工廠大都集中於武吉智馬一帶。農業不很發達，郊區多半種植橡膠、椰子、稻穀和小麥極少，全島的糧食基本上全靠入口。但是島上公路縱橫交錯，四通八達；且多為柏油馬路。鐵路長十五英里，鐵路線通過柔佛海峽，可直達吉隆坡及泰國曼谷。新加坡市區有設備最完善的港口、船塢，成為世界第四大港口，東南亞最主要的商業樞紐。港灣曲折，水深浪靜，可泊四萬五千噸的遠洋巨輪；航空方面，也每日都有若干次班機往來於世界各大城市。

新加坡素有東南亞的「海上花園」之稱，實際上，島上風景如畫，那裏的胡姬花是享譽國際的。據說星洲的胡姬花，曾經被認為世界所有的花類中壽命最長的一種；在歷次比賽中也曾獲得多次獎品。因此，對於胡姬花的栽種，便成為新加坡的新興事業。戰後增加的若干新建築物，如獨立橋、水族館、博物館、民族聯絡站，若干高聳入雲的平民住宅，尤其是那座國家大歌劇院，更平

添了市面的光彩。

由於新加坡在一百六十年前，還是一個草莽叢生，洪荒未闢的小島，正像香港、西貢及遠東其他各地的若干大都市一樣的寂寂無名；在文字上的記載，新加坡也只有四百八十餘年的歷史。當時是用馬來文寫成的一本叫作「馬來紀年」，其內容的神話故事，也依然多於史實。相傳在公元八世紀的時候，有一位馬來王子出遊經過新加坡島上，便發現了一隻碩大無比的奇怪野獸，縱躍於草叢之間，令到那位王子和他的隨從都嚇至魂不附體！於是，那王子驚問道：「剛才發現的龐然大物，到底是什麼怪獸？」

隨從也並不清楚，只好信口答道：「那可能是一個獅子吧！」所以，後來人們把新加坡改稱爲「獅子城」。便是這個故事的由來。但是根據一般考古學家的推斷，和從地下掘出來的史料，卻又證實了新加坡在一萬年以前，就已經有了人類在這島上聚居。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新加坡島上曾掘出一批石器遺物，考古學家便斷定：這是屬於馬來亞的石器時代人類所使用過的工具。是故，照遺物的文化推斷：新加坡在一萬年前就可能有了人類的足跡，甚至從事於漁業生活了。

同時，歷史學家們也曾認爲：東南亞許多地區的人種多是馬來人，如爪哇猿人的出現，其頭骨石化像今仍保存在雅加達的博物館內；加以印尼人多屬馬來種，更證明馬來半島很可能是人類發源地之一。惟據瑞士人種學家沙拉新的研究結果則認爲：暹羅（泰國）、馬來亞、印尼各島的原始人，都是從中國雲南遷移到那些島上去的苗族，而其遷移的時期，約在紀元前三千年，後年人種學家稱這些遷移去的種族爲原始馬來人。

總之，無論如何當年不獨沒有「新加坡」、「獅子城」和「獅島」這一類的名詞，顯然它還是一個原始的處女森林。據說在一百五十五年（公元一八一九）前，當英國人萊佛士初次登陸於新加坡的時候，是由一名英國士兵背着長槍引導他前往晤見當地酋長天猛公的。萊佛士當時曾受到土人盛大的歡迎，成爲英國與新加坡之間的關係發展的第一步。由於十九世紀初葉，荷蘭人在南洋羣島已具有若干勢力，萊佛士爲了打倒荷蘭人的勢力，便進一步地擴大其東印度帝國的版圖，從而控制了馬來半島，並使到馬來亞及新加坡都成爲英國的殖民地。

然而，新加坡正式開埠的歷史還不過一百四十年，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開發和建設，它便成爲遠東的直布羅陀，歐洲海空航線的中心，英國對遠東的軍事前哨，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這些汗馬功勞，主要的是由於華僑的心血之所結晶，誠如十九世紀中葉晚年的萊佛士所說：「忍苦耐勞的華人，是新加坡人口中最有價值的一部份。……」

事實上，在新加坡的二百萬人口中，華僑約佔百分之八十五，亦即在一百七十萬人以上。馬來人次之，印度人又次之；至於歐洲人可說是少之又少的。現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是不折不扣的華裔。他每次對居民發表演說時，都分別用華語、馬來語或英語，使華人份外感到親切。一九六三年當馬來西亞成立，新加坡加入該聯邦時，李光耀也會力言：「如果讓一切新加坡公民取得馬來西亞聯邦的公民權，而不限於新加坡出生者，始屬公道。」但馬來西亞初時僅予汶萊、北婆、沙勞越等地的居民以公民權，卻不予新加坡人民的同等待遇，原因是中國人在那些英屬地區佔少數，而在新加坡則佔絕大多數，顯然害怕中國人。因此，新加坡決定退出該聯邦。

正因爲新加坡是華人的社會，所以，那裏的風俗多半以華人爲轉移。但星洲卻不失爲國際都市，故又成了全世界「食譜」的總滙所在，例如：中國餐館、西餐館、馬來餐館、及香港式的「大牌檔」……應有盡有，不一而足。新加坡的一般餐館打佯很早，惟有華僑經營的餐室酒樓，則特別勤奮，午夜十二時後，仍照樣供應食客大快朵頤。所以，在牛車水一帶的中國館子和大牌檔，無不利市數倍的。

現在新加坡的華籍居民，由於年代久遠的緣故，因此，大多數都是土生華裔了。但是他們的勤奮刻苦和樸實的習慣，卻依然保持着中國的傳統，及其初到星洲開發的第一代華僑的耐勞精神。在一百多年前，著名的自然學家華萊斯氏筆底下的星洲華僑領袖的「造像」是：大多都爲肥伴和有一張圓圓面孔的模樣，加上一副莊嚴和生意人的外表。他們穿着普通的服裝，長辮子的末端紮了紅線，垂到腳跟下。當年著名僑領陳積生、陳篤生等，不僅左右了星洲的商業，同時對星洲社會事業的舉辦也不遺餘力。是故，陳積生於公元一八三六年死後出殯那天，前往執紼的竟達一萬五千人之多。

新加坡現時還有許多老一輩的華僑，仍然歡喜穿着「唐衫」，足登「木屐」，三餐喜吃稀粥和鹹魚，生活簡單樸素，一如香港平民區的社會。原來新加坡的華僑中，以南方人爲最多，計有福建人、潮州人、廣府人、客家人及海南島人等，尤以福建的廈門、金門及福州人佔大多數，所以，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閩南語是非常通行的。由於華僑努力創建經濟事業，對當地的開發頗有貢獻，因此，他們在新加坡的經濟上，居於優勢地位，全國的工商事業，大都操在華僑手中。在政治舞台上，亦以華僑佔大多數，無怪乎馬來人一向嫉視華人的。

新加坡的華僑多數接受了英國教育，特別是年青一代的生活趨向「洋化」，可是他們對於祖國，仍然有着深刻印象。除在市區中心建有一所宏偉的國父「孫中山會館」，裏面懸有國父遺像及國旗外，對於新到那兒的華人，也被視爲親人。一九六三年當中華民國男子籃球隊及純德女子籃球隊，前往參加馬來西亞獨立杯賽時，曾獲得各地華僑的熱烈歡迎，每次見到球員舉起國旗繞場行走之際，他們不僅入於場內跟着國旗跑，甚至更有些華僑拉着中華民國的國旗不斷親吻呢。

但自馬來西亞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北平更明目張膽地派遣大批滲透分子，煽入新、馬各地的華僑社會，並進一步地煽惑學校的青年學生來反對政府。尤其幕後支援馬共死灰復燃，將會搞到鷄犬不寧，以至赤化馬來半島而後已！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50 「鬼屋」與「鳴放」

離開「勞教所」後，我便被安置在「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入「招待所」後，姚雪和張世表都到了招待所。姚雪後來不知調到何處去，張世表調入「粵中行署」，我在「粵中行署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任教。

一獲得新工作崗位，我立即去函石岐，接妻和兩兒到佛山居住。

可以說，自從「三反」結束以後，我們父子夫妻之間，根本就是聚少離多，而且一直生活在危疑震撼之中。特別是幼兒和我之間，根本就很少親近。他出生時，我不能回家，困於江門，只在我成為「抗旱模範」前後，相聚過一個短期間，跟着我便被囚禁鬬爭了！

在我被囚禁鬬爭時，他們母子被軟監在犸塘村，但我們根本無法晤面。——我還以為他們住在佛山呢！

辛枚是「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的校長，她的為人很好，是富有人性的人。

然而，凡有人性的人，必不能見容於共產黨！——她在「反胡風運動」中，也曾遭刼！

我向她提出住宿的問題，她表示無法替我解決，但答應我可以自己在外邊地方住。

我終於租到一間房子了，租金便宜得驚人：每月共幣三塊錢。那是一間古老大屋，有一個大果園，園中有香蕉樹、木瓜樹、龍眼樹等。

這座古老大屋，實在太好了！那兒的生果，任我們取食；那兒的枯枝，可作柴薪；單單拾枯枝來燒火，已值回房租！

我們在那兒快快樂樂地度過了一個多月，我說快樂，因為在「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任教，工作雖然並不輕鬆，可是心情開朗。

在「古屋」生活之初，誠然愉快，可是逐漸便發生問題了。原來有一天，「公安員」到我家查戶口，那「公安員」笑着問妻道：「你不怕麼，住在這地方？」他說話時充滿了神秘的氣氛。

妻感到十分奇怪，便向四鄰查詢，原來在我們搬入這「鬼屋」住之前，有一位女人受到共黨的迫害，竟然在一株龍眼樹上吊死自己。她臨死時全身都穿上紅色的服裝。

妻知道這消息後，每天晚上都躲在床上，縮入被中，擁抱着兩個孩子睡覺。

「幹部業餘文化補習學校」是在晚間上課的，所以晚上我必須外出，直至半夜才能返家。我固然不怕「鬼」，也不想搬出這好地方，但妻堅決要搬，終於我們遷居了。

我們遷居後，鄰居們說：「住在『鬼屋』的幹部，有一天在回家時被『鬼』迷！……」其實何曾發生過這種事？一笑。

這次遷居，是得到辛枚幫助的。她分配了一間小房子給我們，這小房子是沒有窗的，但我們也滿足了。她答應有機會時將調換一間較好的給我們居住。

我最難忘的是：這座宿舍外面的擴音筒。這擴音筒每天一早便響起來，直至深夜。我感謝，十分感謝這擴音筒。是它，是這擴音筒給我以「靈感」。是它，是這擴音筒給我以自由！

現在，我要追述一下自己的思想歷程了。

在「回歸」之初，我是全心全意地擁護中共政權的，我以「主人翁」的心情參加工作，甚至在黃埔被扣押，也認為只是誤會。

在「珠江法院」工作初期，我仍抱着「主人翁」的心情辦案，希望做一個公正的司法人員。

白景瑞「女朋友」

那天看完了白景瑞的「女朋友」接着趕去看黑澤明的「赤鬍子」，「赤」片是第二遍重看，並不打算寫些什麼，也許因為純粹抱着欣賞的心情，在歸途中，忽然發現「赤」片與「女」片，竟存在一點共通的東西。雖然，「女」片只是一部純情喜劇，等於一篇小品文，「赤」片卻蘊含人類最嚴肅的問題，無疑是一篇極有啓發性的佳構。但接觸到人「悔改」問題；「女」片中的那自大的大學生秦祥林，如何受到蕭芳芳的自我犧牲，使他受感動而悔改過來。「赤」片中自大的青年醫生保本，受老醫生「赤鬍子」的精神感召，使他悔改過來。這卻是完全共通的地方。

「女朋友」故事很簡單，它寫一個在讀森林系的大學畢業生，苦修了四年，竟想改變初衷去當歌星，電影雖然沒有說明這轉變的原因，但也可以看到今日青年的流行歌唱藝術以及歌星成名之容易，它所產的誘惑力，使一個大學生改變主意，那是很有可能的，雖然，寫故事的人作這樣的安排，是為了使作為時裝模特兒的蕭芳芳能夠與秦祥林有較容易的邂逅機會。故事中的蕭芳芳，在寫小說的人設定之下，是一個來自鄉間的姑娘，後來成為時裝模特兒後，也做了經理的黑市情人，物質享受使她失掉了自己，及她邂逅了秦祥林後，反而主張秦祥林回到森林去。於是這對男女，男的是後知後覺，女的是先知先覺。那是完全有脈胳可循的。

「女」片是根據瓊瑤的「西邊太陽東邊雨」原著小說改編，我沒有讀過原著，但從電影看，這小說不失為一部健康的作品，它寫一個大學生，為自己編織了一個夢，離開現實社會去追求他的夢，他的事業與愛情都是屬於幻夢的，當他試行將幻夢投入現實社會時，也產生過一些使他興奮的感應。但不久之後，事實終於告訴他，夢想與理想是不同的東西。理想主義的東西，雖然也有失敗，但失敗之後，仍會再重頭來過，夢想失敗之後便是永遠破碎了。

自從陳碧玲事件發生後，我便懷疑「局部地區的領導」是否有問題了，也懷疑「三反」的正確性。最明顯的是：張經晷分明是鬬錯了！

到了「司法改革」後，我更抱着消極的心情，但求自保；根本沒有半點「主人翁」的感覺。

轉入弼塘村之初，我感到興奮，認爲可以較安定地做一點學術性的工作。誰知突然成爲「老虎」，成爲「勞教員」，比流氓和妓女還低級？

到了「恢復工作」以後，剛剛是「大鳴大放」時期，我想：共產黨終於改變作風了，如果眞的如此，共產黨確是有前途的。當然，我仍不敢「鳴放」。

在「勞教所」中，我曾希望返回自由世界；我想：倘若所謂「解放」，竟然是無端拉人、鬬人和殺人，這還成世界麼？倘若全世界都「解放」了，那眞是世界末日！

在「鳴放」時，我對共黨恢復了一點信心，返回自由世界的意志也動搖了。

在「鳴放」達到高潮時，人們都衷心感到欣慰，大家都爭着閱讀那些抨擊共黨的文章，大家都認爲共產黨已走上新生之路，中國是有前途的。

當然，長期處於壓力下的人們雖然歡迎共黨的「轉變」，但仍存有若干戒心。當時筆者是如此。

有一天，辛枚在小組會上說：「我們十分擁護『鳴放運動』，可是直到今天，我仍有些話不敢說。」辛枚尙且如此，我們更是如此！

有一次，「行署」的一個幹部病逝了，死者留下一個妻子在佛山，初時辛枚想叫大家捐一些錢給死者之妻，使她可以返回故鄉。我們都同意辛枚的意見，因爲互助是人類的美德。

可是，隔了一天，辛枚對我們說：「捐錢助人固然是美德，可是這樣做不大妥當，我恐怕被指斥爲『無組織無紀律』！」

在共區生活，人簡直成爲「組織上」的奴隸，誰也不敢主動工作。

在「鳴放時期」，人們尙且束手束腳，何況在鬬爭氣氛十分濃烈之時，單單這「束手束腳」的態度，已注定共產主義無法與自由世界競爭！蘇聯和中共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黑澤明「赤鬍子」與

林巽

秦祥林在電影中，以大學生身份追求家庭富有的女同學林青霞，非常成功，因爲林青霞也是喜歡編織幻夢的小姑娘。但發展下去，他們大學畢業以後，林青霞偕父母去了美國，她的夢醒了，秦祥林的夢卻破碎了，這時才有蕭芳芳介入來對他表現了無私的愛，對他百般忍受，但蕭芳芳很難在他心中產生林青霞那樣的代替作用，但芳芳並不失掉信心，編導於是在芳芳身上，表現出愛只有從自我犧牲才能獲致這個隱含的內涵。這一點它與「赤鬍子」中老醫生對一個驕傲的青年醫生所起的感召作用，又完全是相同的。

「赤」片的青年醫生保本，習西醫畢業後，一心想憑未婚岳丈引荐去當御醫，但因他的未婚妻不貞，爲他棄絕，又被平民醫院老醫生赤鬍子委任他爲公立醫院醫生，心中惱恨，看不起週圍的人，後來一連串事件在他身上發生，作爲一個醫生，對着一個患肝癌的人痛苦到死而無法幫助，他幾乎爲瘋狂的女病人殺死。他跟赤鬍子出診時帶回一被迫爲妓的女童，醫治她的發熱病，他卻沒有能力，因又病人的心靈創傷比身體疾病嚴重，他看到赤鬍子爲病人動手術時暈倒了。由此他才發現自己在醫院中，除開有一份由正宗醫學教育出來的驕傲之外，自己實在處處不如人，因爲他缺乏實際經驗。他又看到醫院上下每個醫療人員，並沒有因爲他處處不如人而看不起他，反而時時幫助他，鼓勵他，使他感到慚愧。他從此在貧苦病人中重頭再學自己在醫學院學不到的東西。最後決心跟赤鬍子，終生做平民醫生，放棄了做御醫的好機會。保本的轉變是受到醫院同工們對貧人所奉獻出來的犧牲精神所感動，這與「女」片中芳芳使秦祥林感動一樣。

白景瑞的作品，比較突出的是擅長解剖現代青年心靈中的隱秘面，而且他並不只解剖愛情方面的心理，只是將愛情與事業作並行式解剖。他近年的作品如：「引誘」、「好女十八變」以到這部「女朋友」都可以列入同類模式的作品。「引誘」中的劉家昌，「好女十八變」與「女朋友」中的秦祥林，都同樣列入因事業拖垮愛情的同類型故事，如果要我來選擇，我會認爲藝術價值最高的是「引誘」，因爲該片主人翁的狂放，的確是有藝術天才來配合的。「好」與「女」二片的秦祥林，卻僅可稱爲「意大利型急色鬼」人物。在東方社會，難得有這麼毫無含蓄追求方式的人物。看了「女」片，我覺得白景瑞是比過去退步了。譬如電影中有一段戲，先是芳芳勸秦祥林上山去，祥林發怒走了，後來遭父親教訓一頓，再來找芳芳。這一階段，在秦祥林心中，芳芳應該進展到有一定格位了。可是當他從芳芳手中接到牛奶，一面看報紙時，一個驚愕，牛奶連杯子墮地，他連忙棄下報紙，頭也不回的走了。這時芳芳才從報紙上看到，原來林青霞與他那衣錦榮歸的丈夫返國。個人以爲，編導在這一段戲，至少應爲芳芳留一個格位，譬如他接了牛奶看看報紙，表情驚愕，然後將牛奶放下，轉身出去，行到門口想一想，因爲怕芳芳從報紙發現他的秘密，回身連報紙也拿走了，芳芳滿臉狐疑，再加拍街上報攤，芳芳另購一份報紙細閱，知道秘密，邊行邊流淚，然後才接下原來秦祥林再訪林青霞，知自己絕望。回頭才遇着芳芳，這樣處理，豈不是兩個角色的格位都相當完整。我想，要是「新娘與我」時代的白景瑞，他不會這樣草率的，何況形容劇中人受驚到杯子墮地，這已是四十年代電影的誇張手法。於是想到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難道白景瑞先生眞的對電影事業消沉了嗎？

本年重看黑澤明的電影重映的幾部影片，再想黑澤明近年在電影事業所受的打擊，應比白景瑞嚴重。黑澤明曾經自殺過，在精神慰藉上白景瑞應比黑澤明幸運得多。何況在國片影圈中，像白景瑞這種人才的確很少。希望白導演應該自愛，不要從已有的成就水準上後撤下來。

「人大」擂台·周江比武

林定

最近非洲扎伊爾總統蒙博托訪問北平，十六日周恩來在醫院接見；十七日毛澤東會見並作「親切友好」談話，但沒透露會晤地點。在毛周分別兩次會見中，鄧小平、王海容均在場。奇怪是，自尼克遜、基辛格訪平後，毛周這一對活寶貝，便不再一起接見外賓。特別自從周恩來「患病」入醫院，毛澤東會見客人，身旁多了一個王洪文。以往，凡外賓朝拜毛澤東，例由周恩來帶街，把客人引進中南海毛府。如今，周恩來扮演的角色，則由鄧小平代替。

從「新華社」刊登周恩來在醫院接見蒙博托的傳眞照片看，周恩來精神尙不太差，健康狀況較毛澤東與蒙博托的合照好得多，倘若把這兩張傳眞照片對比，說毛澤東患病住院也不爲過。毛澤東寧願與鄧小平、王洪文、王海容、唐聞生等人一起接見外國王侯將相，也不要周恩來陪伴，顯然毛周「心病」已深。也許，毛澤東不想周恩來「狐假虎威」，因爲在大陸，誰常伴隨「毛主席」，誰的權位愈鞏固。周恩來長期掛着「國務院」總理虛銜，躺在「醫院」，實際黨政權力已分別掌握在江青、張春橋、鄧小平手裏，周恩來連傀儡也不如，更談不上過問「國家」大事。因此，以其說周恩來在醫院接見蒙博托，倒不如說，那末，即使毛澤東不久兩腳伸直，江青也可以名正言順發號施令；如果在「人大」周恩來佔上風，江派的處境極爲危殆，最多僅能在毛澤東庇護下苟且偸生一時。毛澤東一死，他們勢必樹倒猢猻散，甚而死無葬身之地，因爲許多「長征」老不死正等待着報「文革」一箭之仇。因此，江派視「人大」爲命根子，在未召開前，他們謹愼從事，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先從輿論上打擊周恩來，繼而在「國務院」安插棋子，挖周恩來的牆腳，再而「解放」牛鬼蛇神，使他們「知恩圖報」，最後利用毛澤東個人威望，大力替江派頭頭樹立權威，如接見外賓，率代表團出國訪問，作重要政治報告等。待時機成熟，「四屆人大」即開鑼，在「人民大會堂」一舉手，「國務院」總理非江青莫屬。

目前中共對外透露「四屆人大」的消息，多由已投靠江青門下的鄧小平做傳聲筒。這使人有一錯覺，似乎「人大」召開與否，全由毛江決定。十月廿九日，日本自民黨議員濱野淸吾訪平，問及「人大」今年能否召開？鄧小平說：「由於批林批孔運動和我國很多事務要辦的關係，所以四屆人大不得不延期召開，不過目前正在積極準備中，這要看我們準備的情況來決定，準備好，今年就召開。」接

但直至最近，尙未有跡象顯示「四屆人大」能否正式召開。由此可知，江派還未能有效控制全局，地方擁周勢力難於倒除，內部危機膠着不能化解。特別是各大軍區頭頭，雖被毛江搬位，但其固有勢力深厚，尾大不掉，遙控老巢。這班老油條，在周恩來得勢，還可多活幾年，若江青得勢，遲早要完蛋。爲了生存，他們在政治立場上非親周排江不可。所以王洪文說：「我就主張找一個三十多歲左右的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可見「文革」派所遭遇的阻力是如何大，大概今年「人大」是開不了。

對周恩來來說：「四屆人大」愈拖愈好，起碼他有喘息的機會，暫可躲避江青的逼攻。最好能拖到毛澤東死後，那時周恩來可「合法」繼承毛位，更可肆無忌憚對江派斬草除根。所以周恩來自去年八月說過「四屆人大」即將召開後，一直不提此事。雖然被迫進住醫院，但也樂得「淸閒」，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因此，儘管江派利用「紅旗」、「學習與批判」藉「批林批孔」運動明攻暗射這個當代「孔老二」，周恩來也不加以還擊，採軟皮蛇政策，任由江派自彈自唱獨幕劇。

最近，江派見硬功不行，改用軟功，對周派不再窮追猛打，提出把「批林批孔」局限於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裏。顯然這是分化、拉攏周派的高明手段，未知周「相國」又如何應付江青這一「懷柔」毒招了。

在中國大陸的「天堂」裏

在北平的一所幼稚園裏大約有二十個三至四歲的男女幼童虔誠地唱着這首歌：「我的弟弟，你在睡眠中爲何發笑？」「我夢見了毛主席」。在「中國」，中共對每一個人都採取激烈的政治手段，自幼稚園開始，即灌輸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的教育，其教育之目的端在崇拜毛澤東，因此在每間屋子裏都懸掛着毛像。

中共爲求國際體育競技上之優勝不惜強逼五至六歲幼童，從事通常德國十歲左右的兒童且係運動協會會員始能從事之激烈運動，故在社會主義國家儲訓明星運動員，實屬不正常之爲家庭中之骨幹。共產主義已滲入今日「中國」的家庭生活中，一本家家必備的兒童畫冊中必有「毛主席萬歲」之字句，且極力鼓勵幼童遵守「革命紀律」：每天刷牙——配合目前推行之全國衞生運動。要求兒童補綴衣衫，協助父母收割等。至於遊戲則須遵照「先工作後遊戲」之原則。成年人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參加住區的住宅小組會議，該小組經常開會，除解答日常問題外，並討論繼續革命問題。究竟中國大陸的家庭實際上如何生活，頗難確定。較明顯的是食物份量比前增加，但食物菜肴與僑居德國的

善於「和稀泥」的「五朝元老」忍受得住，要是湖南辣椒脾氣的毛澤東，可能早已心臟病突發暴斃了。一九六二年，劉少奇準備在「中委會」用舉手機器將毛澤東捧上「太上黨主席」神位，毛澤東幾乎發狂，語無倫次。後來秘密出走北平，一怒之下，發動了使大陸「萬戶蕭疏鬼哭歌」的「文革」奪權鬬爭。可見毛澤東的火遮眼，多麼厲害！

周恩來自去年八月在中共「十大」擺下「擂台」，宣佈「四屆人大」即將召開，迄今已有一年多，但見鑼鼓響，周江卻不敢上台比武。這是由於中共內部派系鬬爭複雜，矛盾激化不能解決。周恩來雖打入「冷宮」，然各地區黨軍頭頭，名服從中央，暗各擁山頭，互相勾結，保存實力。毛江集團屢次發出「團結勝利」哀鳴，其意圖，可能謀求內部權力爭執獲得暫時妥協，希冀毛澤東在世時，勉強召開「四屆人大」。以「造反起家」的文革派淸楚知道，他們這一小撮人在中共黨內，不論「資望」、「潛勢力」、「統御力」都是微不足道。「文革」時，由於樹敵太多，許多黨軍頭頭打爲「牛鬼蛇神」，若然不爭取他們，單獨跟周派抗衡，勢必陷於四面楚歌。因此，最近毛江大量「解放」牛鬼蛇神，他們從「送殯」的行列裏紛紛亮相，楊成武復出，爲此輩中翹楚。顯然，江派的「老帥歸位」怪招，是圖固立周派，使他們變成少數，以便在「四屆人大」的「選舉」中，把周恩來摒出紅色舞台。

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深知「四屆人大」是他們生死存亡的轉捩點，若江青在「四屆人大」以「合法」途徑取得權力，登上「相國」寶座

青年軍的「大兵」生涯

寒梅

千金小姐也當女兵

入營前夕，學校舉行一個盛大的同學晚會，歡送志願參加青年軍的同學。除全校師生及家長之外，各機關首長各界代表共有三千多人參加，將整個同學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先來後到的同學們，高唱着「滿江紅」，慷慨而激昂。

會場舞台正中的上方，懸掛長條的紅布橫幅，綴上「歡送志願從軍同學晚會」，兩旁分書「投筆從戎學騎學射學御學萬人敵，以身許國立言立身立德立千世功」。會場四週貼滿了「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滿懷壯志從軍去，殺絕倭奴凱旋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等許多醒目標語，愛國熱情洋溢！

接受歡迎的從軍同學，每人肩披「從軍報國」的紅緞佩帶，胸襟上綴有一朵紅花，紅花底面襯有一紅緞標誌，上面寫有從軍同學的姓名，個個神采飛揚，神氣十足的，坐在會場的前排，所有家長及各界來賓分坐兩旁，其餘的同學則擠立在會場的四週，連走廊通路也是人堆簇簇！

同學晚會在鞭炮聲、掌聲、歡呼聲交響中開始。校長步上主席台致詞時，好幾次激動得欲言又止，直到如今，猶記得校長講過的這樣幾句話：「……對日抗戰已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國家民族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我們今天已不能在西南半壁偏安了……我們今天的處境……不是風平浪靜的處境……正遭遇着驚濤駭雨的衝擊……唯有同舟一命，和衷共濟，才能扭轉乾坤，消滅日本鬼子，光復錦繡的山河。今天晚上，我們歡送投筆從戎，參加青年軍行列的同學，是爭取最後勝利的起點，祝福他們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邁向勝利的里程……也祝福明年今日，我們在復校南京的慶功會上，以更熱烈的場面，歡迎參軍青年的同學勝利凱旋……」

校長講話時，好幾次被掌聲中斷，他最後特別表揚林嫦媖同學和她的母親說：林嫦媖同學，在我們學校中，是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和母親相依爲命，在國難當頭，投筆從戎，她的母親不但毅然的將唯一的女兒奉獻給苦難的國家，連她自己珍藏多年，作爲傳家之寶的金飾，也交給女兒一起捐獻給國家……金飾是有價的，但她要她的女兒將這些金飾，去買多一些子彈，多槍殺一些敵人……這顆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愛心，是無價的……因此，林嫦媖同學在校是好學生，在家中事母盡孝，國家需要的時候又替國家盡忠，眞不愧是時代花木蘭的典型，更是時代青年的好榜樣……我們學校應以林嫦媖同學，和她有一位深明大義的母親，引以爲榮……。」校長講到這裏時，喉嚨有點顫動了，他自己女兒也從軍事，還沒有提起哩。

萬居民，隸屬當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係屬最低之行政單位，由「革命委員會」管理。該區通常設有醫院一所及衛生所若干處，此種小型衛生所由受訓半年之所謂「赤腳醫生」主持診療。中國婦女可同赤腳醫生索取免費之「避孕藥丸」。關於避孕藥物是否供應未婚者不得而知。一般男子十八歲可婚，女子十六歲可嫁，現早婚現象在都市裏並不多見。但是毛澤東卻要求青年晚婚（按：中共規定男子滿廿八歲，女子滿廿五歲，始准結婚，否則沒有糧票配給。）以符合政府及黨的節制生育的願望，許多「中國」夫婦因此僅准生育子女二或三人。

「中國」婦女的服裝，極爲單調，灰色褲子，淺色上衣，通常爲白色，偶爾爲淡色的，並無吸引男人矚目的意義。最近「中國」婦女穿着長至膝蓋的裙子招搖於北平街道中，已引爲政治上的騷動。但此種時裝——尚不多見——毫無黃色意味。服裝的制式與單調亦係「中國」政治目的之一，藉以壓制婦女愛美個性發展及相互比美之念頭。

在中國大陸女性和男性同是羣眾一員，因此她有應盡的任務，並無個人特權。在若干方面尚未享受平等待遇，「同工同酬」的原則尚不適用於「中國」。其計酬制度是根據一項計點制度，基於「強者多酬」的原則，男女雖同工，男性獲酬卻優於女性。

婦女不願久耐，他們認爲此種不平現象係受孔子學說及修正主義者林彪思想的遺毒，如孔子曰：「男爲貴，女爲輕」，因此婦女利用批林批孔運動爭取女權。（譯自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波昂廣知報，作者Gottfried Capell）

王文清

中國抗戰實錄【6】

戰爭結束前後

中國如何獲知密約成謎

這五項條件，用不着說明便知道是從雅爾達密約中依樣葫蘆照抄過來的。可是中華民國接觸到傳達密約的內容的公式文書，在這個時候才是開始；而且最初寓目的這個密約，還沒有正式交涉之前，就被稱作「先決條件」而要造成為「既定事實」，重重地壓在中國人的頭頂上。

在彼得羅夫方面也就是說在蘇聯方面，到這個時候為止，對於雅爾達密約的內容，大概還沒有透露過。根據美國方面的資料，在蔣主席接見了彼得羅夫的三天之後，赫爾利才初次正式通告中國政府。據說在當時赫爾利對於中國政府已經詳細得知密約內容的情況頗為驚訝，但是中國方面究竟用什麼方法得到了這個情報，直到今天還是一個謎團。

與俄使會談紀錄

至於蔣主席和彼得羅夫會談的情況，請看下面的紀錄：

「彼得羅夫大使：蘇聯關於開始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已經有所準備。關於中蘇合作問題，歡迎中國方面提出任何具體性的建議。不過，在討論之先，還有幾項必須提出來的『先決條件』。（彼得羅夫誦讀書面事項）

「蔣主席：那幾個條件，可以紀錄下來嗎？

「大使：當然可以。

「主席：關於各項條件，待研討之後再行會談。在這裏，有一些話要提出來談談，就是在以前會經談到過的，我們中國人民對於『租借地』的名義，但軍港還是可以共同使用，像這樣做的話，就可以因而和蘇聯合作，對於兩國來說，同樣是有益的。

「大使：但是這一次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締結，等於是蘇聯對日本宣戰。

「主席：本人當然歡迎蘇聯對日作戰，和希望兩國合作；如果為了『租借地』這個名義使不使用的問題，而喪失了兩國人民的感情，那不是蘇聯的意思。

「大使：『租借地』和『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領事裁判權等特權，『租借地』則沒有這些特權。

「主席：這不希望用，而且這問題不僅在蘇聯一國。

「大使：問題當然不在於『租借』一個名詞，蘇聯租借旅順自應規定租借期間，而且領土與主權完全屬於中國，對中國並無損害。

「主席：如果成為『租借地』，便談不上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因為中國的軍港，自己不能管理，也不能使用。就蘇聯而論，也是以不用這一類的用語為有利。

「大使：主席的意見，當報告本國政府。

中國人民最反對的事

「主席：務必請你提出報告。在歷史上一八九八年中國的旅順、大連被帝俄租借（註：一八九八年條約，清朝承認帝俄租借旅順、大連，及給予南滿鐵路的築路權。以此為契機，列強侵略中國，使成為次殖民地化的競爭，日漸激烈。）之後，繼之有青島之於德國、威海衛之於英國、廣州灣之於法國，陸續都被租借。這是民族的恥辱，是中國人民最反對事情。

「大使：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中國也必須要考慮到蘇聯是太平洋沿岸的一個國家，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凍港。

「主席：蘇聯要在太平洋尋求安定，中國也是如此。

「大使：所提出的幾項先決條件，邱吉爾首相和已故羅斯福總統都曉得的。

「主席：是不是在雅爾達談過？

「大使：是在雅爾達談過的。從這件事的過程來說，蘇聯不可能利用旅順來和中國敵對，問題並不在『租借』，而是在共同使用武力對現在的侵略國家（日本）或將來有侵略可能的國家作戰。

不能墮入不平等條約

「主席：中國並不反對這個意見，但是反對可能會使中國墮入不平等國家的條約。

（上樓後，回到客廳，繼續談話。）

「主席：剛才已經談到過關於歷史的事實，中國會經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是由於帝俄租借旅順所造成。但是，到了蘇聯時代，在一九二四年率先廢棄了對華不平等條約，為其他國家所效法。前一段是帝俄的歷史，後一段是蘇聯的歷史，像這樣的史實，是相當重要的。

「大使：以前中國所處的環境，和現在不同。還有，和帝俄時代也有所不同的是中蘇兩國正在商討締結友好條約……」

世界重蹈覆轍

三天後的六月十五日。這是一次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送來了杜魯門總統的極機密備忘錄——「關於中國國民政府和蘇聯協定綱要的說明」，附有雅爾達密約的全文。在中國未曾與聞的情況之下所擬訂的這個密約，

一協定綱要」，才來，中國並沒有參與這個密約，在國際法上，絲毫沒有非遵守不可的義務。

杜魯門送來的備忘錄

在杜魯門的備忘錄中記載着「史達林所表示的明確意志」，內容是這樣的：

「一、史達林盡全力促進由蔣主席領導的中國統一。

「二、戰事結束後，中國應由蔣主席繼續領導。

「三、史達林期待中國達成統一、安定，希望滿洲爲統一中國的一部份。

「四、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爲了和日軍作戰而進入中國領土的蘇聯軍隊，尊重中國主權。

「五、爲使中國便於在滿洲組織行政組織，歡迎蔣主席的代表和蘇聯軍隊同行進入滿洲。

「六、史達林同意美國對於中國所提倡的門戶開放主義。

「七、史達林同意朝鮮由中、美、英、蘇四國託管。

「美國依據這個外交文書，認爲『背書保證』。」

根據杜魯門回憶錄，由杜魯門總統發給赫爾利的電令很明顯地表示出基於在雅爾達協定中會商決定「由羅斯福總統通知蔣介石主席，讓他了解。」因而指示赫爾利「要盡最大的努力得到蔣介石主席的認可。」

蔣總統的日記：「……就只這一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於萬刼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

「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

「看過了備忘錄之後，不僅止於悲憤而已；我（蔣主席）所躭心的是這個備忘錄還未必就是『雅爾達密約』的全部內容，是不是還會有其他的問題？然而，就只這一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於萬刼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到了如此地步，只有努力奮鬪，自立自強，除此而外，別無善策可以衝破這個最黑暗的時代。想來，這並不是赫爾利的錯誤，對赫爾利仍然應該加以禮遇。」

在赫爾利送來備忘錄的六月十五日日記中，蔣主席留下了非常激烈的憤怒和深切的悲痛：

「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嗚呼！人類何時才能得到光明和安息？」

史達林猙獰面目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開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交涉。

交涉代表，經派召令忽促由美歸國的宋子文（赴俄出發之前任命爲行政院長）和曾經留學蘇俄的蔣經國（當時爲幹部學校教育長，現任行政院長）擔任。在代表團出發前一天的六月二十六日，蔣主席再度召見彼得羅夫，出示美國的備忘錄，然後當面通知他說：

「美國方面表示，這些問題在雅爾達業經討論，故羅斯福總統同意，杜魯門總統也贊成。但是，我認爲處理中蘇兩國的關係，必須中蘇雙方直接磋商。

「這一次，宋子文代表和史達林統帥會晤，對於中蘇兩國密切合作的根本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希望開誠懇談，不必拘於外交形式。在條約一經簽訂之後，相互之間，就得澈底諒解。將來中蘇國境，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像美國和加拿大國境一樣地無須設防。

「南庫頁島、千島以及朝鮮等問題，彼此意見沒有多大距離。

「旅順問題，絕對不能使用『租借』等類的名稱。

「對於外蒙古，可以賦予高度自治，在外交和軍事上都能讓其相等於獨立；但宗主權必須屬於中國。不過，這個問題，現在還不宜提出去。」

這個通知，因爲考慮到對外交上的影響，故而用「個人談話」的方式，向彼得羅夫率直地表明眞意所在。

戰時美駐華大使赫爾利

戰爭結束時我駐美大使魏道明

與史達林的晤談

二十七日，宋子文等人由重慶出發，到七月十二日爲止，在和史達林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中曾經六度晤談。至於當時的情況，首先從同席的蔣經國所保留下來的紀錄中摘出一些資料來看看，這個紀錄（註：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頗能反映出會談當時的微妙氣氛：

「我們到達莫斯科，第一次和史達林見面的時候，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在第三天開始正式談判，他的猙獰面目立即就顯露出來了。史達林將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態傲慢地說：

「『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

「宋院長一看，知道就是雅爾達協定，便回答：『我知道大概的內容。』史達林又強調地說：『商談條約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不能不忍耐着談下去。

三十一日

美國參衆兩院本日通過「繼續援華法案」。

上午，父親仍在涵碧樓與本黨同志繼續討論黨改造問題。父親認爲：改造要旨，在湔雪全黨過去之錯誤，澈底改正作風與領導方式，以改造革命風氣；凡不能在行動生活與思想精神方面，澈底與共黨鬬爭者，皆應自動退黨，而讓有爲之志士革命建國也。

父親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改造本黨，無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達成反共復國之使命。

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過去了。流光逝水，馬齒徒增，僕僕風塵，自問所作何事？往者不忍回憶，來者更必艱難，撫今察來，能不奮勵前進乎！

時間不允許我們再猶豫了，事急寇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風雨中的

贛江的水，依舊在流

——哭後安兄之死——

一

我每一次經過南康的時候，總要下車進城去看看你，同你談談公私的事情，兩年多以來，你所表現的清白的人格，刻苦的生活，和服務的精神，感動了我，使我敬佩你，信任你，和衷心的愛護你。你是不大喜歡講話的，但是你每次所告訴我的，無論是關於做人做事，都是含有極深刻的意義。我們見了面是無所不談的，同時，我也很喜歡和你談，因爲你沒有一點虛僞，句句都是老實話，都是出於眞心誠意。這一次，我到大庾去，以爲你已經回到縣城，在南康下車後，就遇到你的夫人，才知道你還在鄉下督導建鄉工作，當時，我就對你夫人說，後安兄的病，還未好，爲什麼硬要下鄉去？就把我帶給你所喜歡吃的麵包，交給你的夫人；就上車到大庾去了，想從大庾回來再同你談。一路上，我曾對清岳說：「後安的身體太壞，他的責任心又這樣重，我眞替他擔憂。」記得共說了三四遍。第三天，任縣長告訴我，說你已經由鄉下回到縣城來了，並且有病，我一個人坐在丫山古廟前面，正在想你的時候，清岳來了，我又對他說：「後安的身體實在太壞了，我這次回去，一定要帶他到贛縣去養病。」第四天，任縣長又告訴我，說你的病已好了一些，當時聽了，心裏非常高興。第五天我再經過南康時，又來看你，知道你的病相當的沉重，當時，我心裏感覺得非常悲痛，站在你的前面，覺得很對不起你，因爲事先沒有設法醫治你，同時，你這次到黃市逕去，完全是爲致引起你的舊病。當我離開你的時候，你還對我說：「專員，我的病是不要緊的。」可是，我知道你的病相當嚴重，但是，我還不相信會發生危險，因爲像你這樣好的人，是決不會，也不應該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死去的。這次我在丫山擬定了第二次三年計劃的原則，本想同你來討論的，但是也只好暫時擱下了。

在南康到贛縣的兩旁公路上，可以看到很大的水利工程，寬闊的鄉保道，新的校舍，剛建築完成的潭口區公所，每鄉每鎮都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美麗國旗在飄蕩，舊的南康，已經變成嶄新的南康了，這都是你的心血的結晶。你自己親自督導民衆修路，組織民衆挖塘，開辦學校，訓練幹部，推行新政，這是你的事業，也是你的偉大的精神的寄托。

在我回贛縣以後，當夜打了兩次電話探問你的病狀，他們都說你好了些。二月二日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在日記上寫了如下的一節：「後安兄爲人正直，待人誠懇，作事忠實，其對我個人之誠，令我感動無已，我們二人在精神上已結成了生死與共之異姓兄弟，義氣乃團結之最大力量，今見後安患病沉重，心痛如刀割，聞其痛苦呻吟之聲，實願以身代之。整夜不能安睡，今晨即約醫生同赴南康醫治，知其病重，至感不安，下午返贛後，無時不在繫念中。」

二

第二天，我帶醫生來看你的時候，你的氣色已有好轉，你對我說「專員，我一點精神也沒有了。」我只好對你說：「不要緊的，等你的病好後，靜靜的休養三四個月，就會好的。」那天，我本來想接你到贛縣來醫治的，但是據醫生說，坐車子恐怕震動得太厲害胃會出血的，所以我對你說，過幾天等你好一點，我再同你到贛縣去醫。當時你點點頭，表示同意，並且勉強的對我笑了一笑，誰會料到，這是我對你講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你對我的最後一笑。同在那一天，你的夫人拿了十幾個桔子給我，她說：「這是後安從第六區帶來送給專員的。」因爲這種桔子不多，所以後安自己都不捨得吃，統統送給專員。」這是何等使我感動！這並不是桔子，這是你對我內心的誠意的表示。

你住的房子是非常潮濕，因爲省公家的錢，二年多都沒有裝地板，在你的房間內，只有一張破舊的桌子，一張舊藤椅，幾張木凳子，這二年多沒有見你穿過新的衣服，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的衣服總是乾淨整潔，你那件草綠色的棉大衣，穿在身上，更能表示你的清白、勤勞、儉樸；我看你在開會時穿的那雙皮鞋，也已經有了二年多了，但是你還保存得很好；你那種儉樸的生活，實在足爲我們大家的模範，今天我見到了你自己每天記賬的日用伙食簿，你天天親自記賬，在每日的賬目中間，更可看出你的廉潔，六月十九日那天你自己記下：「付小菜五角

寧靜

蔣經國

你夫人找工作，這一切一切，都深刻印在我的腦中；當時，我更堅決的相信，像這樣的清官，像這樣的好人，是決不會短命的。

三

最近幾天來，我每天打電話到南康來問，都說你的精神好多了，四日那天因爲公事到泰和去，臨走前還打電話來問你，他們說，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不知道怎樣的，心裏總是不安。到了泰和，又打電話到專員公署，派醫生去看你。四日晚上到了吉安，睡到半夜裏醒來，十二點鐘後，無論如何再睡不着了。一方面因爲舊曆年關快到，思親念鄉心切，同時又想到你的病，在半夜中，竟看完了一本鐵血大事記。我生平最惡烏鴉的叫聲，但是天快亮的時候，兩隻烏鴉在窗外亂叫。我總認爲烏鴉的聲音在天空間，在樹枝上，的確和壞人在社會上一樣的討厭。當時，我聽到烏鴉的聲音，只是心裏感到不安，但是，決沒有想到什麼變故；清早起床，不過半點鐘，黃密由贛縣打電話告訴我，說南康王縣長已經在今天早晨一點鐘去世了！我聽到了這個報告，當時所感覺的悲痛，不是我的一支筆所能描寫的；當時，我沒有說一句話把電話掛了，立刻動身回泰和，本想就趕到南康來，因爲幾件公事未了，所以只能再留一天，但是已經感到無論如何，總是坐立不安。快要到天晚的時候，我一個人跑到臨江花園去，坐在那一張贛江邊上的凳子上，回想到三個月以前，有一天晚上，我們兩個人曾經坐在這張凳子上談了兩點鐘話，我們講到，應當如何了解總裁救國救民的苦衷，我們談到社會上一切腐敗黑暗的情形，我們講到如何實行三民主義的理想政治，你勸我要多看些中國書，每天要寫寫字，我勸你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同時，我們談到了如何完成總裁的事業，兩個人決定了共同爲總裁爭氣，共同完成一切工作計劃。而今，我是一個人坐在這裏，贛江的水，依舊不斷的流，江邊的樹葉被北風吹得發出瑟瑟的聲音，有幾隻夜鳥在我頭上飛來飛去，這是一齣悲慘的情景，這是悲哀的歌曲。這一天晚上，爲了避免許多客人，在泰和一個小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住下來，在清油燈黯淡的光線下，在二月六日的日記上我寫着：「早晨接到黃科長電話，報告後安兄已於今晨一時去世！聞聽之下，欲泣無淚，痛澈心腑，我決不信後安竟會永別我而去！臨死時，我又未能親往送別，再四思維益加悲痛，最後一次與後安談話，曾告其待病稍癒，接渠來贛縣療養，當時彼表示贊同，但臨走時，見其入睡，未曾驚動而別去，誰知此刻竟成永別矣！想後安臨死時，見我不在其傍，或將怪我無情，後安倘是天有靈亦將屈宥吾之苦衷也。」寫完日記之後，無論如何不能入睡，一個人對着一盞孤燈，讀陽明傳習錄，讀到二點四十分的時候，清油點乾了，那和豆一樣的燈火，也慢慢的滅了，我就想到你的肉體，也和這盞燈的油一樣地精疲力盡而死去了！但是你的生命之光，不光，一定同我們事業的成就一樣，愈久則愈亮，因爲我們奮鬪犧牲都是爲了發揚民族的正氣，民族正氣是一天比一天發揚光大的。記得我有一次寫信給你，說到正氣必勝，好像日月永明。亦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倘使我們認爲正氣沒有發揚光大的一天，那我們還是痛痛快快去自殺好了，今天我們所以要奮鬪犧牲，無非是爲了正氣，這是我們精神寄托的地方！今天夜間窗外的月亮分外光明，觸景生情，更使我想念你，想念過去的痛苦，想到如何爭取光明的明天！

四

七日早晨，我從泰和動身到南康，從前每次走進縣政府的時候，第一句總是問縣長在家嗎？但是，今天呢……看到你的遺體，還和以前一個樣子帶着笑容，我只看到你一面，但後來我已經失去了知覺，我再不能把自己的內心的悲哀忍受下去……。當時他們把我放在一個房間裏休息，又想起了我們兩個友好的一切，你常常對我說和我在一起工作，精神可以振作起來，可是我也因爲看到你那種清白的人格，眞心誠意的愛國愛民，而我奮鬪的決心，亦因此而更加興奮起來。有時感到灰心的時候，就會想到你那種有氣節的言行，就更會相信社會上的正氣總是存在的，我又想到王陽明先生亦是死在南康和大庾之間，當他死的時候，有人問他有什麼話說，當時陽明先生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記得有一天在贛州西門外散步的時候，我們曾經說道：我們要做總裁的信徒，爲陽明的學生，是的，你今天雖然死了，但是你的心是光明的，我想你亦可以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看到你的死，又想到我一個青年朋友柳新的死，你們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們都是正義之士。然而，天下好的人反而短命，一般壞的東西，倒總不死。我又想起了從前那個戴白手套的縣長老爺，做了幾年官，敷衍了幾年，發了財，而今依然得意揚揚地在做官，在發財。所以我又想起了曾國藩講的：「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婪饕餮退縮者，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嘆者也。」後安；你曾經勸我，要我多注意大問題，要多顧到將來的事業，要爲總裁爭氣。是的，我一定會依照你的話幹下去！聽說有人講我們兩個是有親戚關係，否則是不會有這樣的感情。其實我們在贛南是生平第一次見面，誰認爲只有同鄉，親戚，同學才可以建立好的情感，這就是落伍的錯誤的思想，親戚同鄉同學之間，倘使不能一心一德，不講道義，那無異於路人，甚至於比路人還要壞，同時，就是素不相識的人，能夠有道義之交，那一定能夠生死與共，比任何親戚同鄉同學都要來得親密；亦只有講道義的人，方才能夠算是眞正的「人」，道義是天下最尊貴最有價値的，決不是金錢所能夠賣得到的……。

【三十五】

行險僥倖丁默邨

胡樂翁

長夏苦熱，謝絕外出酬酢，以翻閱說部與雜誌遣時，其中常有關於汪偽政權遺孽的紀事，參與汪偽政權的一干人，不少舊時相識，迹其生平，大都是善使小聰明而又熱中於利祿的人爲多。若輩如蟻蠅之附腥臭，談不上政治見解，當然也自難向他們苛責政治節操若何了。並且可以說他們之於汪精衛，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淵源，如周佛海丁默邨之流，他們投向汪精衛，原是一時間的勢利結合，或者說是意氣用事。前此，我已談過周佛海，今茲一談丁默邨，丁默邨雖不若周佛海的才華顯露，丁默邨卻是一個長於組織善於謀畧而會用小聰明的人，可是他不若周佛海的文筆，他也不若周佛海的口才。

善用小聰明的人，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到頭來落得「身敗名裂」，甚且遺羞妻兒，自己既飲恨終身，後人也黯然失色的不敢直承其爲某也之子孫。據說姓秦的決不承認是秦檜的後裔，其實秦檜何嘗有後，他那王氏夫人的內姪雖說是承嗣姑家，可是也並未見有後嗣？不過，在南宋人的筆記裏，有說秦檜不只一子的；總之，姓秦的之所以有此一否認，足見得「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丁默邨是我所稔識的悲劇人物之一，那是，他還在受囚待罪的時候，我見着他的正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當他和我談起他的家庭時，他說他決不姓「丁」，他是否姓他母親的姓「張」？似乎他還有所考慮。他母親也是一個可憐的悲劇人物，在丁默邨還未參與漢奸行列時，亦即在抗戰以前兩三年，她就和丁默邨離了婚，其實毋寧說丁默邨早就離棄了她。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家世寒微，父業成衣匠，且早喪，母氏劬勞，撫養三子一女，以教以長。默邨居長，原名勒生，因家寒未能正常的領受學校教育，全憑着自己的小聰明，東遊西蕩的交朋結友，所以在他的履歷片上，他是寫上那冷門的私立的不太受人注視的學校，其實呢他至多只是「門墻在望」，他並未向任何大學，不拘是公立私立，作過登堂入室的正式學生。不過他的自學，卻也有其非尋常人所能及的成就，他是初期共產黨的一員，不過，他不是C、P，而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C、Y。陳獨秀的嚮導周刊問世時，他經常拿着一些嚮導周刊找熟識人推銷。同時他還在常德作共產主義「啓蒙」活動，「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工讀互助團」，都是他所策動，不過沒有什麼成就，至多在湖南省立第二中學第二師範，輕微的發生了蕩漾的作用。他是一個肺病患者型態的瘦小個兒的人，卻具有頗夠俊俏的清秀臉龎，可惜身材不夠高大，難得魁偉英俊之稱。我和丁默邨，也可說是「幼同里閈」的丱角之交，我是在常德生長的安徽人。大約在民國十一年的暑假期間，我由日本回國省親，丁默邨，那時叫丁勒生，常來看我，像女孩兒家靦覥得不多說話，一付弱不禁風的瘦

表現着這個舊社會必須改革才是那番「社會革命家」口吻。

其時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設在桃源，桃源常德相距九十華里，春夏水漲有小汽船行駛，常德去桃源是上水逆流需時五六小時，桃源來常德是下水順流只需時三四小時，「女師」在那時的湘西一帶女孩子心目中，是一座最高的學府，從而在移風易俗的影響下，無疑也佔着領導地位。人說湘女多情，其實湘西女孩子的熱情，更是比她們所酷嗜的辣椒，還要顯得熱烈火辣。什麼事愛搶個先，什麼事又愛走極端，說到做到，絕不二三其德，比方女子剪髮，桃源二女師的學生就比長沙一女師的學生數目多，當然這是說三十年前的事，那時的女子剪髮，着實得具有大無畏的勇氣才行。丁默邨，那時是叫丁勒生，他結識了好幾位二女師出身的小姐，由於他那「裁縫兒子」的身世，被一位常德的歐陽小姐在快將結婚時厭棄，頓時激起了一位安鄉的張希明小姐，歐陽小姐二女師的同學，亦即後來他的太太，也就是那交大學生的母親的義憤，她不顧家庭的反對，不理親友的勸阻，毅然決然的和丁勒生結婚，還變賣飾物，資助他去北京讀書，丁默邨後來有那「北平××大學肄業」的履歷，就是由妻子張希明的鼓勵。因此，在他倆婚變中，許許多多的老朋友，知道他倆結合經過的老朋友，莫不正言厲色的罵他忘恩無情。不過，在他說來，據說也有其不得不離的苦衷，在某一次司法行政部的鎮（江）揚（州）旅行遊程中，張希明以部員身分參與旅行，車次鎮江，正待步出收票站口，同事中的一位小姐，指着頭等車廂說：「看妖怪」，張希明順眼望去，卻是同鄉覃小姐，便上前去打招待，不料丁默邨和一個女人也在車內，張希明的「湖南脾氣」發作，便衝上車內扭住丁默邨的領帶，將他拖下車來，一直扭到鎮江公安局去，這天恰巧是星期六，周佛海（江蘇教育廳長）回南京去了，找不着熟人轉圜，他夫婦倆在鎮江公安局委屈了一夜，丁默邨認爲是可忍孰不可忍，結果籌措了八千元的贍養費，兩下宣告脫離，那唯一的獨生子歸女方撫養。丁默邨當漢奸時，張希明仍舊在司法行政部任職，帶着兒子苦苦的過度。聽說那位覃小姐刻已身在自由寶島，她年輕時着實是一代尤物，既喜賣弄風情，又愛奇粧艷服，每一招搖過市，眞個路人爲

萬

青春像什麼？我想：該像是一座生命的林園吧。林園中盛開着萬紫千紅的花朵，綠樹翻騰起澎湃的波浪？頭頂上照耀着燦爛的陽光，樹枝旁邊跳躍着唱歌的鳥雀……。園丁們這樣說：「青春充滿了世界。凡是有聲音、有色彩、有力量、有光芒、有氣息的地方，都有青春的翅膀在飛翔！」

但是滿載着快樂的早晨裏的青春，這樣地吐露起來：

「如果，一個人有美麗的童年，又有熱烈的青春、幸福的老年——這樣的世界，生命就盛滿了光彩！」

然而黃昏裏的青春，卻另有一個敍述：

「人類只不過是大自然的兒女，就像春筍能夠在雨後蓬勃

之側目，羣呼妖怪，而今當已徐娘半老矣，青春流水，在棖觸當年裏，是否還記得丁默邨和張希明那幕悲喜劇？

北伐前，丁默邨做過李之龍「海軍」政治部的秘書，中山艦事變後，他離開了廣州，大約其時仍在爲共產黨工作？西征軍討伐唐生智之役後，武漢重光，劉文島出任漢口市長時，丁默邨是漢口市政府的秘書長，似乎爲時不久，他就卸職去滬，從此他在上海閒住下來，這個時候似乎他已脫離了共產黨？還是爲共產黨所開除？難作信徵的肯定。他那位「火車夫人」，就是此時所獵獲，他毫不忌諱的直承，他是在由南京來上海的火車中，他坐的是二等車，車到蘇州，上來了一位蘇州小姐趙慧明，倒也是大人家，舉止端詳，不見什麼輕狂樣子。恰巧車座已滿，他便收拾起他放在鄰座的零物讓她坐下，由於讓座的關係，兩人便七搭八搭的對談起來，終於有情人成了眷屬，她便是丁默邨漢奸時的「部長夫人」，還爲他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所以他有他的所謂「坐火車哲學」，其實毋寧說是拈花惹草的邪惡心思，他說他縱有頭等票也坐二等車，因爲坐頭等車的人，多半有其身價，所以他不敢向坐頭等的單身女客試獻殷勤，三等車車座混雜，似乎不便，惟有二等車，尤應注意自蘇州站上車的單身女客云云。

爲着生計問題煎熬，他拿着袁耀鋩和丕大子的介紹信，到山東找到山東主席陳調元，滿想謀一縣缺，結果只發表了一個民政廳視察，民政廳長朱熙是漢壽人，常德漢壽雖爲鄰縣，可是他並沒叨受同鄉的恩惠，月支兩百元，在濟南混了四個月，仍舊到上海去賦閒索居。也許就在此時，他被有關方面委派擔任上海的情報工作？好像是「中央組織部」駐滬辦事處主任什麼的，也就是「中統」所謂的重要幹部了。由於他那共產黨的淵源，加上他的小聰明，據說許許多多有價值的共案，都是由他破獲，論功行賞，他逐漸升遷到主持上海方面的「肅清」和「策反」工作，同時他還搞文化教育工作，在上海會經風行一時的「社會新聞」，就是由他所主辦，他又做過「江南學院」的院長，想見其時他在上海社會的活躍和成就。不過，他既沒有受過正常的良好教育，又復喜歡玩女人，從前他也就難得結交一個好朋友。

抗戰發生，他聽到中共擁護中央，他便誠惶誠恐若大禍之將至的，他深怕共黨對他的報復，那時我們間在周佛海家碰頭，他的論調，似乎和周佛海一鼻孔出氣，他倆都是「恐日狂」者。南京撤守前夕，他到了長沙，他帶着一個姓李的女人去看我，那位火車夫人這時留在上海，他說他想到菲律賓去養病，希望我幫忙介紹華僑朋友，恰巧呂渭生時在長沙，便由渭生致函他在馬尼拉的乃兄和文迎，予以照料。他在長沙沒久逗留，就去香港。二十七年杪，汪精衛由重慶出走後，接着周佛海和丁默邨隨同汪精衛謀叛國家的傳說，那時我相信周或可和汪沆瀣一氣，我卻不相信丁亦能邀得汪的「垂青」，後來聽說那是丁默邨握有上海的「特工」王牌，汪精衛要到南京去，自必有其所不虞之備，因因果果，丁默邨在汪僞小朝廷裏，居然有其相當的聲勢，由僞特工主持人而僞社會部長而僞交通部長而僞浙江省長。同時，在僞組織的「殺人恐怖」之下，丁默邨成爲惡魔類的有名人物了。抗戰勝利後，我去上海，特地到極司非爾路，徘徊於「七十六號」門前，據說此一巨宅，原爲陳調元所有，後來爲丁默邨和李士羣據爲魔窟，我愛國志士葬身問者實偶是難以枚舉。着實，人不可以貌相，像丁默邨那樣儀表的人，竟然會狠毒至於斯極！有人說丁默邨的身負惡名，便是他不能省悟「兵人商人」擇業的要義，同時也就是代李士羣作了替死鬼，在我和他相與往還時，我覺得他爲人頗講友誼，尤其他對女人的一樣一往情深」。嚴格說來，他是不配擔當「特工」的責任。

三十六年春，我曾往南京老虎橋監獄去看周佛海，丁默邨也同在一獄中，他那時他正作邀取恩赦的活動，累得他那位火車夫人東奔西走，終於國法難容，好像在那一年一個夏季的狂風暴雨中，在獄內刑場結束了他的一生。那時他只四十二三歲。有人在說，日本人投降以前，丁默邨在當僞浙江省長，他已經向戴笠暗中投誠；戴和他嘗在中統軍統合併後的調查局同過事，戴是第二處長，丁是第三處長；因此，丁的未亡人也說戴先生不死，默邨是不會死的。又有傳說，丁的罪該萬死，要點是他害死我方在上海的一個女行動員鄭小姐？那守節撫孤的老母，年過七十，雙目半盲，不免「苦命」的望着兩個兒子，都是「非命」死去，他的二弟是在他做「部長」時，在夫子廟上的一個舞廳裏，給人用啤酒瓶擇死，他那三弟是一個白痴，聽說已是潦倒不堪。默邨的火車夫人，生有一子二女，兒子居長，已是快四十歲的中年人了。綜觀丁默邨一生的行徑，大可以「行險徼倖」四字作他的「蓋棺論定」。他置身於共產黨，而利用了這一關係的「行險」，轉得了「中統」這一關係的「徼倖」；再憑藉爲「中統」的人事關係，作爲投向汪僞的本錢；由他的行險，看他所徼倖的一切；是禍？是福？福兮禍所伏，丁默邨這一生，便在險倖中完結。（瘟君夢暫停一期）

千紅的青春

柳葉綠

寒冷的季節，一些脆弱的生命就在大地上凋落下來了。因此，青春在生命的世界裏都不是永遠常駐的，一年中間就有悲哀和快樂，正如生活的道路上會偶爾而出現暴風雨一樣。」

「可是，青春喜歡暴風雨；它像大海，願意無垠地盛載着輕捷或凶猛的波浪。它的永不沉默，表示它和陸地的聲音滙流成了一線。」

——「現實只不過是一個燦爛的憧憬。它也許美麗，也許醜陋；常常人類眼睛裏的和平幸福，都織遍了等色的夢。活着的世界，有時竟會是死去的——它的兩端又襯托出黑暗和光明——夜裏太陽不敢出來，白天黑暗到處躲藏……這就是一個例證！

不過，人類的生命還是活躍的，所有的青春都磅礡於世界。人類的童年是備朝氣蓬勃的早晨，青春是像火樣熱烈的太陽，老年是像詩畫一般的黃昏……但，一切的生命，都需要追趕着時間的腳印往前走——在自己的命運的土壤裏，進行春種、夏耕、秋收和冬藏。世界從來搖不動青春。大地上燃燒着的熱情的生命，正是火燄在風中越刮越猛。這些生命是走過了多少路、多少橋、多少山、多少海、多少江河和草原啊！天空的白雲追逐着陽光；地上的溪水滙成了大河。青春的腳步來自童年，它吐不完光線、流不盡波浪！最長的夜都會過去；最強的風也會停息。然而，萬紫千紅總是青春的氣象！人們都珍惜青春屏障一般的時光，愛它的聲音、腳印和訊息。但，從來世界都強加給青春最大的痛苦，青春卻獻給世界最大快樂！

滇緬邊區游擊風雲（15）

封侯

我們為了爭取自由生活，所以必須反共，那麼用什麼方法去反共呢？過去社會裏有錢人的氣焰太囂張了，地主對佃農的待遇，也不免太刻薄了，只有遵照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用平均地權的方法，使土地為耕者所有，根本消滅了地主與佃農這一名詞。用節制資本的方此，削弱資本家的氣焰，剷除掉壟斷獨霸的行為，工人有工會維護他們應得的利益，大家合作互助，根本不容有剝削現象存在，失業有保障，勞工有保險，農人有田耕，富人必須繳納所得稅，利得稅及遺產稅，人人有財富，人人有自由，不恐懼遭人迫害，亦不恐懼干擾，用民生主義的均富政策，來消滅共產主義的無產政策，站在人性的觀點看，必然是成功的。

各位教官和同學，瞭解共產制度的本質後，就不難瞭解今天大陸上，共產黨徒為什麼到處清算鬭爭，為什麼會殺人如麻，為什麼要製造矛盾和仇恨，又為什麼要三反五反及一整再整，就是為了要徹底控制人民的肚皮，共產黨認為控制了人民肚皮，就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手腳，可是我們中國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共產黨徒縱然能殺盡這一代的中國人，亦無法消滅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只要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禮義廉恥的觀念仍存在人心，反共的呼聲是永遠不絕如縷的。

除了思想上我們必須堅定的反共意識外，對於反共的技術，亦應針對共產黨的情形，研究一套打擊它的辦法，我們這間反共大學，雖係草創，但各科業務，都有專門教官負責領導，我們不僅在軍事上打擊共產黨，而在經濟政治教育建設方面，都要有一套克敵致勝的辦法，因為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有機體，我們應該以組織對組織，以速度對速度，才能給予敵人致命的打擊，各位同學，不論是編入政幹隊或通訊隊，也不論是行政隊或財務隊，全同軍官隊一樣，同是為反攻大陸，拯救同胞而努力，只有堅強團結，合作無間，才能滙集成為一股反共的力量。打倒共產黨，贏得最後勝利。」

李彌這篇開學訓詞，確定了反共大學的任務，自開學以後的大段時間，除了處理必要的公務外，李彌都到學校來分別和員生談話，他天生的幽默感和親切感，正如一塊有力的磁石一樣，緊緊的吸住了受訓員生們的心。

在這間反共大學裏，丁作韶先生成了權威的客座教授，他以法學博士的榮銜，成了李彌的清客，也是李彌閒暇時談笑的對手，無形中也就成了李彌政策的顧問。他到學校授課，例須強調李彌問題，說是目前世界問題的重心，只要李彌反攻勝利，自由世界的形勢，即將改觀。所以他用紙紮成了一個四層塔形的燈籠，最大的基層大書世界問題四字，次大的一層寫上亞洲問題，再次一層卻寫東南亞問題，最小的頂層寫着李彌問題，高可及人，放置在政幹隊門前，讓人們一目瞭然今日世界問題的重心，意味着關鍵在李彌反攻的成敗，更大聲疾呼的讚揚李彌，把李彌比作東方的加里波的（意大利中興名將），當時人們看了丁博士對李彌的崇拜，真是到了五體投地的地步了。

李部駐屯的滇緬邊區這一廣大土地，早在林則徐在未曾爆發鴉片戰爭之前，已經種植鴉片烟了，所產烟土，輸入雲南轉銷內地，在鴉片市場上，被譽為雲土，因其品質香味均臻上乘，好此道者，往往爭相抬價購買，後來轉向東南亞各地區銷售，百餘年來，鴉片烟商在這帶地區，往來購買，絡繹不絕，行長途山路跋涉，運輸必須仰賴騾馬馱運，處於山區地帶，在顧慮搶匪攔途搶刧的情況下，自然集體組成商幫，每一商幫，均有數十甚至數百騾馬隨同馱運，成羣結隊而行。因之，人們呼之為馬幫，這些馬幫，皆備有新式武器保護商運，一般小股搶匪，眼看馬幫過路，只好側目而視，不敢輕易下手。

自從李彌部隊形成後，邊區千餘里縱橫的土地上，到處駐有李彌所屬的部隊，一般大小股匪，絕多已投誠，接受改編，或有未投誠者，即自行斂跡，或另改別業。以是，商人來往經營，不再需要集體自衛，即使單人獨馬，亦能自由來往，小本營生之人，因此一時蜂起，致使山區物資交流，豁然暢通。

李彌總部的幕僚人員，得到商人的反應，希望總部能予統一保護，免去商運所過駐軍地區，均須分別向當地軍方交涉保護之煩。恰於此時，總部經費不敷應用，往往捉襟見肘，因而彼此議定一項統一稅收條例，設置稅收機構，經李彌核認可後，由反共大學財務隊受訓員生，分發各地稅所服務，從此商人一次納稅，即可不受干擾。總部收入，亦因此而大增。

李彌一面核定成立稅收機構，又恐怕自己部屬

，涉足經營鴉片，影響反共意志，因此愼重下達訓令，嚴禁所屬官兵，私自經營鴉片生意。當時一般心願，全放在反攻大陸上，軍心騰躍，士氣旺盛，對這道訓令，很少抵觸，只有駐屯蠻敦的李文煥縱隊，因爲在訓令下達前，已和經營鴉片結下不解之緣，一時很難洗手！

十一　聯吉仁激怒緬甸　飛台灣李彌求援

緬甸自從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後，即由反法西斯自由同盟領導，組織聯邦政府，參加組合的五個大邦，各有其民族傳統的意識觀念，也各有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聯邦政府，雖然亟謀建立一個民主統一而中立的國家，無奈內外形勢均所不容，參加聯邦的吉仁邦、撣邦和克欽邦，雖然認爲對外應有一個聯邦的中央政府，但必須維持各邦的自治政權，中央政府採取政治協商辦法，幾經磋商，均未能達成統一願望，反而激起各邦自組民族獨立革命軍，形成長期分裂，處於武力對峙局面。

宇努組閣期間，帽尼溫（現任總理）受任陸軍總司令，看到各民族堅決自治，勢非政治途徑可解決，所以銳意整頓軍事，準備以武力統一全國，因此，向國會爭取預算，初期擴陸軍達十萬人，舉凡軍制軍政，全部徹底加以改革，並向東歐國家購買武器，聘請軍事顧問及教官，隨後接着又在眉苗創辦一所具現代規模的軍官學校，提高軍官質素，也改善了軍隊的待遇。

宇努執政時期的外交政策，依舊沿襲大英聯邦路線，當英國承認中共政權後，緬甸也緊隨着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希圖在東西兩大集團之間，謀求中立，以避免中共強鄰壓境，靈機製造挑釁事件，不料李彌部隊強入其境，既不能以武力驅逐，又怕觸怒中共藉機要脅，除了竭盡容忍之外，在表面上不得不設法予以隱瞞與包庇，因此，緬甸政府的新聞發佈及公告，只承認國民黨殘餘部隊千餘人，已被迫退留邊疆山區，於法理上說，雖然敵視這支非法入境部隊，但寄予最大的同情，只希望這支部隊，能夠順利進入中國領土，不要把戰火帶進緬甸來，便如願以足。

李彌於民國四十（一九五一）年九月由耿馬、滄源被迫撤退到達猛撒後，部隊正以驚人速度發展中，經過四十一年間整年的訓練整理，本來是一些雜亂無章的烏合之眾，一時竟變成有節制之師，緬甸政府眼看李彌再度進據猛撒，大張旗鼓，整軍經武，感到非常焦慮，除了積極擴充及訓練其部隊，擬仍使用武力驅逐外，並派出代表到達猛撒會見李彌，探測李彌部隊的企圖和動向，於是，質問李彌什麼時候可以離開緬境。

以當時的情況，一時使李彌無法作出確切的答覆，只得以眞切的態度，對緬方代表表示：本部希望能體諒緬甸的心情，比緬甸政府希望本部離開的心情更要急迫。

似此，不得要領之後，緬甸代表最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遂提出三項要求如後：

㈠李彌部隊必須保證不與緬甸叛軍（吉仁、克欽及撣邦等民族獨立革命軍）發生來往支援等事。

㈡猛撒境內一些簡陋的飛機場，必須停止使用，作無限期關閉。

㈢不得接納具有緬甸國民身份的青年，參加李彌部隊當兵。

就法理方面而論，這些要求是李彌無法可以拒絕的，但在事實上，卻存在着影響地利人和的生存大難，一時難於接受。

在相互商無法達致協議下，雙方以遺憾的心情，結束了這次初步會商，緬方代表快快不快的離開猛撒，而以後李彌部隊的發展需要，卻在在觸傷了這三項要求。



基地高級將領王劍鴻將軍（戴盔帽直立背面者）莅臨營地視察。

首先是吉仁邦的秧子族和蒙族組成一支革命軍，要求聯邦政府承認吉仁邦的自治政權，引起武裝對抗，緬軍傾力鎮壓，革命軍因武器裝備不足與緬軍抗衡，乃轉進緬南山區，堅持革命到底的決心，派出代表到達李彌總部求援，李彌身爲客軍，志在反攻大陸，原則上不便介入緬甸內爭，但經李彌的政策顧問們，分析當前形勢，認爲現今東南亞地區，正値多事之秋，李彌部隊既然形成力量，不論如何的遷就，若不離開緬甸一天，仍不能取得緬甸政府的諒解，只有保持此項力量存在，才能掌握勝利契機，因爲前進須要有後方基地，後退亦須要有生存空間，故不能不和克仁、克欽建立關係，何況中華民國的反攻國策，正受到杜魯門韓戰政策的影響，台灣遭遇到武裝中立的限制，只有在此地區燃起火焰，才可突破這一不戰不和的沈悶局面，且爲了本部目前三萬多人的補給裝備，在地理形勢上，亟謀尋求一出海口岸，俾便從海運得到較多的補給運輸，而吉仁邦革命軍，卻控制了緬南大部份海岸地帶，因此，遂決定接受吉仁邦臨時革命政府請求，派出部份部隊進駐緬南，吉仁部隊亦派有代表駐畢猛撒，擔任觀察及聯絡，且有幹部派到猛撒接受訓練。





抗戰武術談

刼後家園滿目盡淒涼

今日禍從那裏來？這誰都明瞭的。當時地方人士均批評他家說：這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應有報應。學生隊長父子已成了過街老鼠，他們周氏本族，雖表面不出聲，但在暗中幸災樂禍；而流江村的張、黃兩姓，公開的聯合起來對付他！他父子四顧茫茫，在毫然同情的環境下，眞弄得狼狽不堪！再加孫總部情報站捉去的人，找不到人出面擔保，急得他家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最後他家人建議，解鈴還須繫鈴人，趕快去找張某人道歉求情，請他去交涉保釋，否則任何人也解決不了這件事。老頭子在無奈之下，只好派人來我家，請求饒恕以前的過錯，幫忙保釋他的大兒子。

起初我不肯答應，後來禁不住苦苦哀求，我就答應保釋，不過是有條件的，我要將我所受之侮辱！五花大綁起解遊行百多里路的奇恥大辱洗乾淨！我要他每一路賠償若干錢；三天監牢每天賠償若干，來一次總結，免得拖泥帶水。如不答應我條件，我不會理這件事的。我又說：「他們將人捉去，目的還不是要敲一筆錢，你們準備出多錢去贖人？」當時他家人要我全權處理，一切條件均答應，多少錢不在乎，祇要求人能平安回家。

我又提出意見，要周家派人和我一同去交涉，因要談判金錢問題，我不能單獨進行，以避嫌疑。他家人詢問我何人適當？我說：「情報站沈、孫、正副站長均是軍校生，最好請你們族家周心端先生做代表。周心端是軍校六期畢業生，舊文學根基很好，但可惜他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就是作戰怕死，

禍不單行橫遭牢獄災

故此失意在家賦閑，這次我舉薦了這位在鄉窮得發愁的軍官，眞使他喜從天上來，他得到這份優差，見到我，滿心感激的說：「老弟！你是知道我近況困難的這次全靠你的幫忙看顧。」

我當時帶着這位周老哥，兩人一本正經，佯作經過非常曲折難辦，幾次往來斟盤交涉；在上栗市鎮還請酒調解，才將手續辦好簽保釋放。這一次周家當然損失了很大一筆金錢才能保住人口平安。但在我方面，並非是貪心要他的錢，實在是冤枉受了許多精神肉體的痛苦，無法來補償，這口氣祇可出在他補償我金錢的頭上，所謂「有關錢財，當取應取」。

他周家有的是錢，而他的錢不一定是正當而來，如今他自尋麻煩，既然自願來賠償我名譽的損失，我當然是受之無愧。事後他家還另外送了一份厚禮，給我做酬勞；我也卻之不恭，一於受落。最後他家人還讚我是世間最好的人，能做到以德報怨，不記舊恨，我也就轉怒爲喜了。

第二游擊大隊成立伊始，除日常操練外，也無事可做，日寇那時很少向邊區騷擾，故此得到暫時的平靜。是年冬五八軍奉令全軍移防，防堵日寇進犯粵漢鐵路邊區的茶陵、安仁縣一帶，開往湘粵贛耒陽至曲江的左翼防務，萍、醴邊區由七二軍擔當防守之責。

魯軍長即下令萍鄉東、西兩游擊大隊長，即時帶領全部隊員跟隨軍部轉進。當大哥接到手令時，不禁愕然！因起初成立游擊隊時，曾向地方父老聲明，以保護桑梓爲主，如今怎能將萍鄉子弟兵帶去賣猪仔呢！這不是失信兼失德，因此決定抗命不跟隨軍部開赴茶陵。軍長見大哥膽敢公開反抗，致使他的新兵補充計劃不能達到目的，竟然老羞成怒，以不承認核報軍糧爲要脅！但大哥還是不爲此而屈服。事情演變到此決裂階段，才明白軍長的本來面目，原來是如此的奸猾醜惡，專門利用別人來穩匿自己的地位，怎不令人心寒！當時大哥和我都還年輕天眞，還不太淸楚這班高高在上的軍長玩弄權術的手段。這次得了一個教訓！他們對人事方面，祇要是失去利用價値，即刻翻臉不認賬，全無道義可言。

八年的抗日戰爭，完全是領袖偉大的精神感召！才能使全國動員，如要依靠這班祇圖保全勢力的軍隊，要達到最後勝利，那時難之又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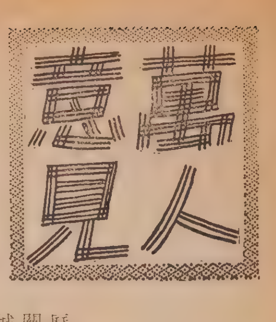
當大哥在五八軍情報隊工作時，是在敵寇入境初期，軍長曾着令萍鄉縣政府人員要跟隨軍部行動。曾經有過兩次，敵軍突然衝來駐防地區，軍長下令漏夜撤退移防，但沒有將此緊急軍情通知縣政府。敵人行動的情報，是由大哥報告給軍長的，他當然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因此每逢有緊急情況，他總是先派人送便條通知繆縣長，免得他臨時慌張，不知所措。

初期敵寇在左翼線上，好似馬走燈般來來去去，行踪不定，叫人難捉摸，如果一時來不及走，就十分危險；縣長的行動又被軍部控制，不能預早離開躲避。那時期幸虧大哥在職權上的方便，特別照顧自己本縣的政府人員，否則要靠軍部通知，他們早遇到危險了！

有兩晚敵軍突然衝來，軍部在早一小時前經已撤退，但並無通知給縣府。當晚半夜繆縣長接到大哥的便條，在睡夢中驚醒後忽忙奔逃，從後門逃出，跑到山上，看見敵軍已由前門進入到他住的屋內了！此種缺德的事情，也祇有這班無理性的軍人做得出，如不是本縣人在軍部工作，縣政府人員早已做了敵人的俘虜了。

這次魯軍長翻臉不認游擊隊的軍糧，我兩兄弟祇好自己商量辦法。大哥問我：「公糧報銷問題怎樣解決？」我說：「游擊隊今日如此結果，並不出奇，我是預早有了準備，各鄉公所動用的公糧，已全部按照手續呈報了縣政府。你現在必定要將五八軍意圖賴賬的事，向縣參議會公開陳述，並將不欲出賣萍鄉子弟兵給五八軍，所以才與魯軍長鬧翻之事講出來，相信定能得到同情，也就是得到了縣參議員的支持。」

張仲仁



中共揚秦為地主階級辯護 抹煞農民起義階級性何在

「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今人勝古人」！歷代的暴君也都是歷史的反面「集大成」者。關於秦始皇，有的說他「焚書坑儒」，建造長城奴役萬夫，民不聊生，釀成陳勝、吳廣揭竿起義，一生罪大於功；有的說，他統一六國，統一度量衡，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等等業績，是功大於罪……。以愚淺見，評價歷史人物的功罪，須觀其對歷史發展影響的結果如何？而定！

倘是說，「焚書坑儒」是一場進步的「文化革命」（姑且用現代的話來說），那末，按照馬氏（克思）的學說，應該說是「上層建築的革命可以推動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可是適得其反：是導致中央集權制的崩潰，百姓鋌而走險，先有陳勝、吳廣，後有劉邦、項羽。秦嬴政至胡亥凡十四年，國祚的壽命何其短促，「焚書坑儒」的「革命」：進步耶？反動耶？對經濟基礎起了什麼鬼作用？

歷史向前發展，君不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大思想家孔子的崇高地位，邪說異端從而銷聲歛跡，經濟蓬勃發展，民強而國富，開疆拓土，屢征匈奴，成為中國歷史上富強的一個朝代，國運延至四百餘年。

為此，難道說孔子的學說不如秦始皇的「學說」，孔子的為人不如秦始皇的「為人」，孔子影響歷史發展的效果不如秦始皇影響的「效果」？史鏡昭然，毋庸置辯。

若夫！「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滿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在別人的頭上，他自己卻高高興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玩賞，做安慰。」

是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可以說是「冰生於水而寒於冰」，也往往會借暴君之刀以殺人。秦始皇的「發揚光大者」說道，「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這句話眞可笑？世界上的好事物，諸如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科學發明，樂善好施，誰也不會因敵人擁護而自己就去反對；世界上的歹事物，諸如奸淫、盜竊、殺人、放火，誰也不會因為敵人反對而自己就去擁護。好人有缺點，當然可以原諒，壞人有優點，就令人難以諒解了。

暴君與治下的臣民之間，也是矛盾百出的：「綠林」時期，為了給農民甜一下，就大力宣傳陳勝、吳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農民起義；統治時期，就大吹特吹秦始皇是偉大的歷史人物，對中國是如何如何貢獻，簡直是捧上了天！孔子誅了一個佞人少正卯，大陸的教授之流就大作考證，大作文章，而秦始皇坑殺儒生四百六十人，他們則不作「煩瑣考證」了……。

或者有人說：無產階級只承認「階級性」，要批判「人性論」？那末，陳勝、吳廣無疑是農民階級了，難道秦始皇最後也變成「農民階級」？倘不是，如此揚秦，豈非「合二為一」呢？（嗚呼，「一分為二」到哪裏去了？）倘說，陳勝、吳廣與秦始皇不但是不同階級，且是敵對階級，而今日大陸，既同情陳勝、吳廣，又擁護秦始皇，歷史唯物的「階級性」何在？宣傳的邏輯已混亂到了可笑的地步。

「人性論」者（即「善惡論」）認為：無產階級中也有好人、壞人；資產階級當中也有好人、壞人……「階級性」論者，說什麼凡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都是好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都是歹的，那眞是瀰天大謊，騙人的鬼話。「農民階級」走向犯罪的道路——不勝枚舉。

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泰山封禪，大興土木建造阿房宮，窮奢極欲。「文攻」方面是：燒天下書，坑殺知識份子；「武衛」方面是：收天下兵器，鑄巨像於咸陽，欲一世至萬世，詎知只有二世！若夫「天之將亡人國，必先令逢其小喜，然後遺之以大憂」。用大眾語言來說，「是損失最大最大的『勝利』！」

歷史巨人告訴我們：歷代凡是焚書的皇帝，都是最蠢的暴君，越是要將歷史經驗的結晶消滅，施行愚民政策，越是加速自己的滅亡；越是開放精神寶庫，百家爭鳴，越是能長治久安。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也。盛唐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最高峯，可給古今秦始皇的一個諷刺。唐朝章碣的「咏秦皇」詩說得好：

竹帛烟消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雁聲・

台灣國府應救助難民 單是「抗議」無補於事

編輯先生：

數十年來中國人的刼難，眞可編成一大本辛酸血淚史，國家多難，人民遭殃！如今又重複六二年大逃亡時，難胞被捕捉遣返大陸的人間悲慘事件。

香港政府於十一月三十日起，又實施將大陸冒生命危險逃亡來港的難民，遣送返大陸交還給中共；這種震撼人心的消息，使得每個愛好自由的中國人同感痛心！試想將難胞遣回共區，是何等的殘忍狠心？我們決不忍

將活羊送入虎口，更何況是有思想有靈魂的一個人呢！

香港雖然是英屬統治，但英國是倡基督之愛的國家，凡事講「人道」；近年來本港搶刼兇殺案，眞是無日無之，據統計今年將近有一百人做了枉死鬼，但法律上殺人不用抵命，兇徒可逍遙法外。本港居民爲着生命安全，曾向政府提出要求恢復死刑，嚴懲暴徒！但不爲「人道」主義的英國議員們所接受。

有關大陸逃港難民被遣返交給中共，這是大家都知道，是有死無生的下場，即使留住一條性命，那種鬬爭勞改受虐待的日子，眞是比死還難過。試問英國以基督立國，以愛人如己的精神爲人民謀福利，這種偉大的「人道」主義，怎不用在可憐冒九死一生逃亡來港的難民身上呢？更何況自由國際有規定要庇護政治的逃亡者，如今難道這一切眞正的人道救助也不顧了嗎？這未免太過忍心，不講「人道」了！

據入境事務處長戈立先生的談話，有關遣送難民計劃已有三年之久，到現在才正式實施。既然花費長長的三年時間，來計劃這種不人道的遣送難民方法，爲何不將精神時間放在呼籲東南亞各國政府，本着「人道」的立場，收回自己國籍的人士，也就是被中共欺騙回歸中國大陸的難民呢？在本港也可以商請各自由社團首長，及善長仁翁等，大家出錢出力，組織一個特別機構來處理陸續逃亡來港的難民。

目前本港人口雖然已到達飽和點，兼之各業蕭條，但祇要政府領導有方，多施行有益大眾的仁政，政府與民眾合作，相信定能渡過難關。本港居民除少數特殊階級及一班肥紅貓外，多數都是洞悉大陸共黨殘暴統治的，並且大多數都有親人陷在鐵幕內受煎熬，故此都能忍受困厄，辛勤工作來自立的良好表現。

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廿幾年的時間，有很多難民幫助發展本港的繁榮，從未聞有無飯吃而餓死的難民；由此可知來港避共禍的中國人，均能發揮自己的力量來爭取生存，換句話說，大陸自中共刼據以來，逃來香港的難民，對本港不但有益而且還有幫助建設的功勞，這是有事實可證明的。

近日本港的報章，每天均有抗議遣送難民的言論，台灣國民政府亦有發表反對言論，但紙上談兵，無補於事，對逃亡難民的遣送有何幫助呢？爲何不作進一步協助政府，提供對難民的善後計劃呢？我想應該集中力量，呼籲各階層人士，伸出同情之手，挽救這班可憐逃亡的難民；尤其平日高唱爲市民服務的市政議員們，各社團首長，宗教團體及各社會人士，新聞界同業們，共同起來組織援助逃亡難民的特別機構，這才眞正的對逃出鐵幕的難胞，有了實際的幫助。

最好提倡全港節約運動，將省下來的麵包米糧供給無親友投靠的難民，並請求政府開闢一處特別地區，專供收容難民住宿，可使難民不至流浪街頭，爲生活所逼而做出鋌而走險的壞事，以至影响多數良善難民的聲譽，也可設法教練謀生技能，使得人人都有工作。

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也該負起主要的經費及糧食的責任，雖然中、英無邦交，但可由特設救助機構，或紅十字會等轉手救助。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句話；當然祇有中國大陸共產黨可全盤收落當之無愧。但我們身居海外自由人士，總不能見死不救啊！本着「人道」立場，處此刻不容緩的形勢下，大家共同起來督促香港政府收回遣送難民的成命！救助本已受盡毛共磨折的可憐難民！單是「抗議」、「抗議」，是無補於事的，盼望各有識之士提出更多實際的建議，來挽救難民寶貴的生命；東南亞各國華僑團體，亦應組織救援機構，申請親友難民回家團聚。誰無父母？誰無兒女？誰無親人？誰忍骨肉流離！請發揮人類本有的良好和愛心，來救助千辛萬苦逃出虎口的難胞，則功德無量！大同博愛，共享天倫。

張仲仁（十二月十五日）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痳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爲證明所言不謬，凡本周刊讀者，特別優待。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中共疑難答客問

兆華

一位知識分子的朋友，目前在香港經商，生意是父兄幾十年前打下的基礎，看來頗有點成就，抗日戰爭時期，他本人是返回國內讀書的，勝利前後也在內地做過事，中共公開倡亂不久，他就回港跟父兄做生意，他未受過共黨戰亂的威脅，更未嘗開清算鬬爭的滋味，由於父兄在戰前已舉家在港營商，所以後來中共在農村的上改，與城市工商界的「三反」「五反」等運動，對他的一家一些也沾不上。他雖然是地道中國人，但對幾十年來國共兩黨在中國的統治，似乎不大相干，不過他究竟是知識分子，抗日時期在國內又受過大時代的洗禮，對祖國是有份不可磨滅的感情，所以他對國家的事，也非常關心。以下是他向我提出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看來

也是香港一般人心坎中的問題，特在此公開作爲答客問：

問：中共二十五年來的極權殘暴統治，人民精神上長期困擾於各項運動與鬬爭，肉體上則經年勞動，半溫不飽，如照歷史啓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在理中共是失盡人心的，何以它至今不亡？

答：凡是極權暴政，一定是要滅亡的，這是歷史的規律，中共二十五年不亡，時間總算太長而有點意外了，推其原因，有如下數點：

甲、超歷史的殘暴——中國二、三千年歷史，歷代王朝的統治方法，不外運用儒法兩家，儒家行仁不用談了，法家最嚴峻而屬於殘暴的，莫過於秦始皇，所謂「焚書坑儒」，「偶語棄市」，收天下兵器，築長城戍邊役等，當時算是殘暴統治了，但與今日中共相較，實小巫見大巫，由「批林批孔」運動之「崇法揚秦」，與最近北平光明日報發表評秦二世之亡的文章，竟歸咎到殺得人少，統治不夠殘暴，於此可見中共殘暴的眞象。茲舉其犖犖大者，遠非秦始皇所能企及：

中共不把人作人，把人變成機器，隨意安插，任意開關，絕不能說半個不字。

中共不特管制人民的行爲，更管制人民的思想，人民無說話的自由，亦無不說話的自由，（學習討論一定要發言）。

中共摧毀人民的倫理傳統，拆散人民的家庭，使人子鬬其父，妻鬬其夫，做成至親仇視，無可信任。

中共把人民劃分階級，屬於受專政的階級，六親不認，三代有罪。

中共處理人民犯罪，不是身抵身當，也是牽連三代。

中共用糧食配給政策，使民無存糧，嚴密控制，扼殺人民。

乙、組織管制嚴密——中共組織管制人民，是分階級、地區、單位幾方面加以嚴密控制，全國農民都編入公社，以下是連、隊、工人則分別控制於廠礦黨支部和工會下，機關和大中學校內部之管制與廠礦同，城市居民除受公安機關一般管制外，更分區設居民小組，互相牽制監督。

丙、長期鬬爭，精神困擾，無休止勞動——中共鬬爭運動，一個連一個，終年不停，運動期間不被人鬬，也要鬬人，使人精神困擾，無法再想其他。無休止的勞動，難求八小時睡眠，遑論人與人的交往，總之張眼做工，閉目睡覺。疲勞、痲木、困頓、死亡，這機器般的人生就此完結，最後的利用價值，恐怕再要作爲肥料。

丁、強力徵購，民間不准存糧，使人民長期陷於饑困，惟軍隊待遇則稍優，槍桿子樂於利用爲鎮壓人民的工具。

以上四點恐怕是中共二十五年來未滅亡的原因，其殘暴統治，當然超過秦始皇百倍，然則中共今後是否不會亡呢？完全不是的，中共不特會滅亡，而且滅亡的時間很快要到，何以見得，且看下文：

第一、中共要極權統治，政治上至無民主可言，無民主則黨內亦非抓權不可，故其上層乃有不斷的奪權鬬爭，勝利一方稱爲路綫正確，失敗者被打爲反革命內奸，長期斷殺下去，總會殺出覺悟的人，否則同歸於盡，力竭而亡。

第二、中共二十二年鐵幕低垂，閉關自守，三年前以乒乓外交，打開歐美國家交往之路，其所以如此，總有其內在的苦衷，聯合國打進了，世界各國交往頻繁了，世界人士了解中共眞象的固多，中共個人與團體吸收各國自由、民主、繁榮、康樂印象的亦不少，彼此相較，自覺人是而己非，人家進步而自己落後，人家富裕而自己貧窮，時日稍長，有心人稍作思考，就會激起求變心理，求變則極權統治自會滅亡。

第三、台灣國府多年來各方面飛躍發展，成爲遠東第二經濟強國，人民生活富裕幸福，在在都給予中共很大打擊，軍事反攻馬上或有困難，但進步與安定，會對大陸同胞起吸引，海外同胞起鼓舞之情則是鐵般事實，人民覺得惟有推倒中共政權，才有好日子過的潛意識一旦形成，中共的極權統治就敲响了喪鐘。

第四、任何極權統治，殘暴鎮壓，都難以抵敵人民意識的轉變，人民要求再解放風氣一形成，一切暴力難以抵擋，古人所謂「撓萬物者，莫疾夫風」，中共雖然費盡心機去愚民、去殘民，但時機一到，嚴刑峻法自己也會解體，極權統治亦隨之而亡。

問：全世界國家和人民都崇尙自由民主，惟有中共鼓吹獨裁專政，亞非落後國家，爲要擺脫舊帝國主義統治，謀求獨立而爭與親近，爭取援助與支持，可以理解，何以一向標榜民主與自由的歐美國家，亦爭與建交，尤其是日本更不可解，究竟是我們跟不上潮流，還是世界各國政治都係低能而缺乏遠見了？

答：首先我們要了解歐美自由民主政治的弊端，所謂美式民主，更可說是一團糟，他們任何政黨執政，表面取決於議會，大部份選民選甲黨，就是甲黨執政，乙黨丙黨便落選，選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民是來自人民，當選黨算是得到人民的擁護了，他們自己國家如是，對我們也作如是觀，現在中國政權由國民黨轉到共產黨手裏而已，殊不知中共政權之獲得，是憑槍桿子來，而不是憑人民的選票得來的，但政權獲得既已統治大多數，即使不是民意，也屬既成事實，這是歐美人民一般的概念，憑這概念與中共打關係，是不足爲奇的。

其次中共統治中國，極權殘暴，爲古今中外所無了，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州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吳克教授，爲美國參院司法委員會所作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中共在大陸屠殺了六千八百多萬中國人，這實在是駭人的數字了，但所殺的都是你們自己中國人，與美國、英國、日本無甚關係的，雖然是有乖人道，但他們的當權者不是個個是人道主義者，即使心有不忍，也恐怕無能爲力，其實不是身受其害，何況又是外國人，殘暴又如何干得上。

此外近代世界亦確實缺乏遠見的政治家，一般當政人物多是目光短小而低能，他們先前把中共看成農村改革者，抗戰前後美國更幫了它很多忙，現在瞭解莫及又改用懷柔政策，無一了解中共的兇相，亦無一個洞悉世界亂源，總之只顧目前自己短暫的安全，頭痛醫頭，罔顧整個世界的大勢，全受中共愚弄，這現象如不改變，人類的繁榮安定與民主國家的前途是可悲的，美國和日本對中共的表現似乎更現實，不惜背信棄義，出賣朋友，無非爲一己之私，但將來所吃的苦果，當以這兩個國家爲最快最慘，這絕不是潮流所趨，而我們跟不上潮流的問題，共產黨的潮流是要淹沒世界的，難道我們甘於沒頂嗎？

問：中共「文化大革命」持續數年，行政機構上自中央，下至省縣，全部砸爛，行政主管上自部長，下至縣長，一律靠邊站，以後就逐漸被鬬垮、鬬臭，甚至歸於消滅，何以這期間竟無一個有份量的人逃出，究竟是何原因？

答：這個問題也歸咎到中共的殘暴統治與共產黨的互不信任使然，中共固然殘暴對人民、對幹部亦無優容，大小頭目平日各守崗位，不相往還，生活憑證配給，出外也憑通行證件，上至下並無例外，一旦事情發生，初時以爲身家清白，與已無關，靜候演變，更兼平日各部門彼此猜疑，中上級幹部也難講心腹話，亦誰也不肯爲誰肩負責任，如此任令發展，到批鬬及身時就無法動彈。

其次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劉少奇也不知是毛澤東的奪權陰謀，最初提出口號是「破舊立新」，劉少奇也下令組織工作組，王光美且帶工作組到清華、桃園蹲點，後來先前的工組一律取消，再成立江青等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跟着就所有大小頭目靠邊站，紅衛兵大造反，其實靠邊站就是「坐歪」，也可說是暫離崗位，初意是讓人清理一下，原無多大惡意，不知這正是毛澤東繼「鳴放」後又一絕大陰謀，因爲「官憑印信」，靠邊站就等於丟了權，無權當然無法指人，相反就只有被人指，到了這個田地，貴爲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只好承受工賊、內奸和反革命等罪名，再難自由行動半步了。

再說大陸的人向外逃亡，當然以港澳爲目標，（從新疆、西藏、雲南等地外逃來的甚少）這條件只方便廣東一省及桂、閩一部份，其他華中、華北、東南等地區，因爲距離太遠，是不容易談的，而且言語和路途全不熟識，也是很大的限制，長途出亡要多帶糧食，又要日以繼夜的涉水攀山，從水道更要游過大海，中上層幹部都上了年紀絕不易爲，馬思聰由北至南逃出魔掌，因爲他原是靠近香港的海陸豐人才辦得到，不是具備此類條件的，恐怕就不容易開動了。

問：中共每經過一場派系鬬等之，被鬬倒一派的頭頭很多不見了，但一個時期或幾年之後，有些又會浮頭露面，不見的時間究竟到那裏？既屬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敵對而又鬭[illegible]，怎會甘心再復供利用？

答：在中共黨內，無所謂政治骨氣與廉恥的，一律聽命於毛澤東，老毛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要你[illegible]就垮，要你起就再起，所有政治路綫、原則，只有老毛一人正確，他要你死時死實了，要你[illegible]時掛黑牌遊街，剃光頭掃地，男女一律同等待遇，最後分別關入革命學院、黨校、幹校，強迫勞動再教育，這時迴迴銷聲匿跡了，他同時掌握全部黑名單，某時叫某人出來應卜節日景色，某時又叫某人出來送個革命先烈花圈，或跑跑殯儀館，如果得到易地革命，就算重出生天，再有得撈了，從前的被鬭和刑辱，你敢翻案嗎？

即使恨透毛澤東也無可奈何，不如重新來過，騎在人民頭上總較得到便宜，因為共產黨章裏面是沒有政治操守和廉恥等字眼的。

學校為升中試家課太重 小學生吃不消苦了教師

教育司要求各校教師應作適當的調節

編輯先生：

十一月九日教育司陶健先生在教師會週年大會中發表演說：講及「學生家課不宜太重，尤以小學生為甚」，要求教師作適當的調節。鄙人適是忝居小學教師多年，聽後感慨萬千！敬希不棄瑣屑，賜予寶貴篇幅，一抒為師者之苦惱，幸甚！忝家課太重原因之一：回溯一九五二年（不是記錯的話），自有小學會考後，小學生功課日漸緊張，惟當時官立，補助及私立之中學，課程與學費相差無幾，所以考生祗求會考合格，中學學位不甚着意，故「填鴨」式教育仍未有今日之甚。會考科目，中、英、算、常四科，其中常識科遭社會人士指責最甚，撤銷。迨至一九六一年改為升中試，此時常識科而僅考中、英、算三科。此時津貼小學發展甚速，學生人數甚眾，官立及津貼中學雖有增加，但學位總是有限，因此除官立小學外，其他小學遂限制小六參加，由每年准派出六年級百分之四十、六十、八十，按年遞增，直至一九七〇年才准全部小六參加，直至現在，在此悠長十餘年中，官、津、補中學學位與參加者之比，平均不過百分之三十。同時，香港生活日漸高漲，學費及其他各方面，官、津、補等中學與私立者，漸有差異，所以人人皆欲其子女獲得一理想中學就讀，故能考取學位者，家長以為顯耀，學校以為光榮，遂導至競爭劇烈，年甚一年！

有些家長更在子女入學之初，先探聽該校採用課本若干，以為取捨。例如甲校每學期採用四本英文，一或兩本數學，則爭相前往甲校投考。身為校長者，有見及此，如何不急起直追，增加功課，橫豎教死教師，讀死是學生，干卿底事。教師明知不可為而為，有何力量反對！惟有啞忍，肺癆後計！

近年教育當局雖然年中派有調查表格寄與各校，使教師把學生功課所需時間填報，由校長轉呈，試問教師誰敢直填乎？如有直填，麻煩多矣！謂予不信，請以津貼小學為例，教育當局早已言明不准在正常功課時間外，使學生留在學校補習，時至今日，有幾許遵守？教師之精神，學生之情緒，被迫消耗，教育當局豈眞不知耶？然則可稱「尸位素餐」！知之何故縱之？責任誰屬？

家課太重原因之二：凡在一九五五年前讀書之人，請回憶有無今日之每一學科跟着有「作業」者，現在家課太重，弊在科科都有「作業」。此種「作業」，遠在一九五五年中，先由「××服務社」出版之一至四年級「國語作業」為始，其後逐漸擴展，各出版商以圖利為捷徑，（因學生每學期必須購買，不能兄傳弟，姊傳妹。）遂爭相效法，直至今日，可謂洋洋大觀。如不厭煩，請看小學生每學期之功課數量；（年級有高低之分，故科數多少有些差別，以下用平均約數，但所差無幾。）

正常功課：中文作文十二至十六篇，謄文十二至十六篇，英方英文十二至十六次，數學七百題，中文及英文默書每星期各一、二次，中、英文書法每星期各二、三次，各科中文及英文每星期抄生字二至三次。

特別家課增加：國語（中文）作業三十二課，國語電視作業十五課，英文作業，英文電視作業，社會作業，社會電視作業，自然作業，自然電視作業，數學電視作業等，每項各十五課及健康教育十二課，正常功課如有做錯須在家課時間改正，以上全部功課，除學校日常測驗及考試時間外，須在十七個星期內完成，如屬六年級，更加倍為之，請計算下，此種香港特有之「填鴨」教學，學生之精神負擔如何？

教師方面，比學生須加多四十五倍精神，始能有濟。因小學規定每班學生四十五名，例如每一學生做數學十題，教師則要批改四百五十題，有數得計，請問學生與教師雙方受功課壓力之大，不可謂不輕！教師奉命而行，無可奈何，明知如此教育，不特摧殘兒童身心，更來摧殘自己！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不料身為教育最高當局，有興革之權，取捨之力，其既知弊端，不特不作改善，竟然說風涼話，輕輕一抹，全部責任推在教師身上；一方面說家課不應太重，另一方面又加多電視教學之作業，淆混視聽，使教師成為社會罪人，良堪浩歎！豈教師不是人而是機械乎？抑教

師精力有餘而喜歡加重批改之時間乎？教師！教師！待罪羔羊！教師！

如果陶健先生眞誠來減輕學生家課，使學生多些時間接受「德育」及「體育」等，造福兒童，極爲容易，大可一語爲之；立即通函各校長，除正常功課外，取銷各科「作業」及額外補習，事情立可解決，教師與學生則皆額稱慶矣。

現在社會風氣太壞，人所共知，頑皮兒童，教師竟無權矯正與責罰，失卻威嚴，且家長過於姑息，動輒與教師爲難，頑劣者又焉能把教師放在眼內；今又加一錯覺，以爲功課之多，全是教師使然，會產生一種仇視心理，如此，教師又焉能發揮誘導之效？去年教師與當局發生糾紛時，在教師方面，散佈四方，乃烏合之眾，一旦竟能眾志成城，滙合洪流，主要原因，乃教師一意抱負作育英才，不但無功，反遭仇視，精神歷來遭受縱橫打擊太大，無可伸訴，由氣體凝成固體，乘此機緣，遂一改秀才之態。此種事情，往者已矣，不願重見發生。務期陶健先生善爲疏導，審愼發言，不可一方面逐年使用壓力增加家課，而另一面又推說學生家課不應太重，此種言與行違，匪特無益，適足增禍！現在此處特別聲明，摧殘兒童身心健康之特殊家課，全屬教育最高當局負責，與教師一無所關。

讀者人之患上

承辦政府大工程 不應集中一兩家

編輯先生：

有關「保利事件」，自本年八月發生問題，至今多月，有關方面仍未解決辦法，是否要候「清盤」案決定，始能交與何人接辦工程——交原合約人或交新商接辦；但筆者並不同意此項見解，本人認爲保利「清盤」，與政府對十一項工程「交新承商——判頭」接手續辦，應是不同性質之兩回事；「清盤」與否？是保利本身之事，將由法院查明決定；而「保利已違反承建合約」之事實，則已成爲眞實性——可從政府宣佈收回十一項工程地盤之行動中，得出具體證明；固不必候保利之是否清盤者也。基此而言，政府似宜立即恢復各處地盤工程之施工，早日疏導主要幹綫之交通阻塞問題爲佳也。

細考此次事件之發生，表面上似因九百餘萬元資金之被人移用，尤其是政府更寬予時限，希望有關人士能作善後之處理；惜保利當事者未知是「無力」抑「無心」作合理之解決？反倡「發新股票」，邀債權人加入；吾人應知保利原爲「上市」之有限公司，倍增新股，當對原有股東之侵蝕之嫌；任何人亦能算出「百份之一」與「二百份之一」孰大孰小與也；倘判頭被邀加入一「虧蝕中之公司」作新股東，寧非「一蝕再蝕」乎？

吾人認爲政府將多項巨大工程集中在一、二家公司承辦，似有失策之嫌；吾人固然明白凡欲承投政府工程之公司，應屬領有「五級」牌——現已改A、B、C級牌之建築公司，方能落標競投；但亦知政府並非按「最低標價」而取錄承商，即可伸縮決定；因此，政府過份信任某一公司之承建工程能力，現已由「保利事件」中獲得教訓，工程集中於一家公司承辦，徒引致公、私兩損而已，此或亦爲「保利問題」主因之一者也。

復工最簡單之方法，即分散負責，由原工地之各項判頭——土木、鋼鐵、石屎……等優先與政府簽約承建；亦可另交合理價之新承商接辦；政府則負監管之責；自當收事半功倍之效。倘政府仍師「統一承辦」之法——如前保利性質，則前車之鑑，有待高明卓奪矣。

人言可畏上

萬人協會春季旅行

一、日期：一九七五年元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正在紅磡碼頭集合，準九時三十分乘車啓程。

二、地點：①大埔冠春園（十二時午膳）；

②蓬瀛仙館及其他地點；

旅行過程中歡迎自攜相機獵影，本會將舉行攝影比賽，邀請名家裁定，成績優異有獎及優秀作品逐期在萬人雜誌刊登。

三、費用：旅行券收十二元（包括旅遊車費及齋菜午膳費用）。

四、售券地點：①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②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地下益昌米店；

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④彌敦道五四六號旺角大廈十二樓D座張仲仁診所；

元月九日截止售券，額滿即止，不設臨時售券，以便車輛及膳食妥善安排。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冊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六六自壽詩序

加拿大　許蘭亭

奮飛萬里。敢比鵬程。旅加五十。尙違鵠志。歷風塵而已老。兩鬢霜凝。嗟歲月之不回。長流水逝。溯自三遭異域。頻煩壓線爲人。五渡重洋。始覺奔波類我。感征夫之遲莫。悲行道之凄其。困頓滯留。擬似子卿之杖節。蹉跎潦倒。愁同王粲以登樓。望遠隔之家山。目窮千里。念久睽之桑梓。腸復九迴。含情隨別緒已纏縈。涉世並撫時而悵觸。戰雲密布。災禍連天。彈雨紛霏。腥羶滿地。鄉邨蹂躪。城市空虛。殿宇傾頹。田園荒廢。遂使載途餓殍。隱隱啣寃。猶當徧野哀鴻嗷嗷待哺。續鄭俠之流民圖繪。炸殘百物誰描。仿杜陵之憂國詩成。擬作六六自壽。

其一

屈指算從入世來　辰降六六等輪回

幾時始採籬邊菊　初度剛開嶺上梅

過去韶華誠愛惜　追思歲月輒徘徊

舉頭黃葉知冬近　奮鬬依然志未灰

其二

六旬有六豈無倫　只是溯前五十春

萬里離鄉初作客　三回去國總依人

卻憐身世風塵老　未見商場氣象新

耳順遙聞惟浩刼　邑都炸廢賸災民

其三

飛騰策達壯年時　六六敢題自壽詩

爲利忘身耆指使　勞形倦足耐奔馳

半生飄泊浮萍感　中夜聞歌折柳悲

差幸向平同願了　遊山逸預奈無期

其四

彭祖笑予滯遠方　人生易老過馮唐

況當歸路連烽火　怎遂杖鄉到梓桑

孤舘夢驚疑地震　全球血戰破天荒

誰扶世界誅戎首　萬國承平四境康

其五

待愈六六決放舟　故里長龍五十秋

廬小乾坤非浩蕩　窗虛日月正光收

庭生五柳臨風舞　階長三槐獨我留

赤禍兇狼眞慘酷　何時雪恨宰毛酋

「四弟在廣州市白宮酒店跳樓，三弟營養不足逝世，獨我留此餘生能不悲乎？吾等至此不禁下淚！」

其六

風來有六六旬圓　縈花仍歸小刼天

鐙冷淸宵長細細　詩吟心影尙搖搖

長慶起衰來偉業　桐城繼美數姬傳

名山可許白耕食　日寫黃庭四五篇

蘭亭先生之自壽詩序。至足感人，吾人遭遇，雖所處地方不同，但內心況味，實有相類似也，魯連浮海，庾信傷懷，千古文人，同深此歎。

所詢拙著「明日黃花錄」，請逕函：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鄧經理洽寄，壇主敬覆。

賀台灣岳父壽誕

葉其眞

鶯花三月暖溶溶　六七榮辰喜又逢

市隱風高淸望重　道壇春靄愛心濃

菩提廣種家增慶　華屋喬遷馬化龍

翠栢蒼松龍太岳　天齊遙頌丈人峯

恭頌菊蓮（籬影）岳母六一榮壽

菊籬秋曉露華明　蓮影波澄爽氣淸

岳樹參天先得日　母恩如海最多情

六根皆淨心通佛　一念無塵意轉平

榮降人間添福慧　壽星原本是長庚

該詩奉到已久，積稿如山，未能及時刊出，壇主致歉。

調景嶺居偶感

越　雄

調景嶺居思悄然　高擎白眼看推遷

凋殘霜鬢心猶壯　瘦減腰圍節尙全

戴月荷鋤耘壠畔　披星採蕨爨山邊

劇憐苛政猛於虎　萬死投荒廿六年

越雄先生之詩，自首至尾一氣呵成，如同說話，次序井然，而且屬於寫實，字字得力，既工且穩。任何人不能易其一字，壇主評語。

生叔壽辰有感

孫　生

天賜稀齡轉眼過，身無長物不蹉跎，

兒孫笑我青春在，左右齊家樂自多。

依韻奉和

孫　濤

福享齊人樂易過，達人妙語慰蹉跎，

人生七十方開始，百歲猶餘卅載多。

孫濤先生所和。人生七十方開始。百歲猶餘卅載多是爲佳句，壇主云。

咏舍竹

吳雁聲

半偎秋風半偎門，婷婷嬝嬝度黃昏。

睒來槐樹四邊綠；借得松陰一縷魂。

葉葉翩翻涼自得，竿竿高聳氣凌雲。

風霜刼後裝猶艷，倩影三更伴月輪。

遙想「中秋」

「蟾桂」天香縹緲來，江舫獨候月娥開。

不知今日珠江畔，幾處歌台幾處哀？

聞偷渡青年屢遭鯊吞之噩耗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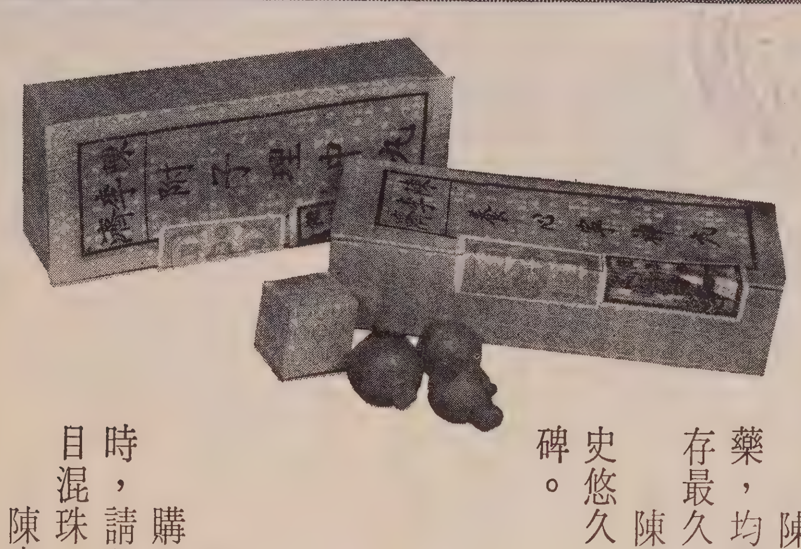
香島非金穴，未泅昔已知。驚濤連碧落，駭浪卷鯊彌。噩訊傳千里，長歌掬一悲：寧爲魚口噬，不肯帝秦辭！

雁聲君是爲大陸難胞，到港未及一年，由詩中造句，其人極具才華，大陸共黨教育，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屬於低淺，吳君之詩，當非學自學校，必係自修而得，近五十年來，所有能詩之高級文人，全部出於自修，民國至今教育最差。按照學校課程，詩人應該遭到絕種，事實殊有不然者，證明糊塗惡劣政治，不能消滅傳統文化也。壇主語。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註冊商標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1761 08422634 9